曹雪芹研究文集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四〇冊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明

東軒集選一卷補遺三卷附錄一卷……明　聶大年著　武林往哲　一
醫閭先生集九卷附錄一卷……明　賀欽撰　四明　三三
倪文僖公集三十二卷補遺一卷……明　潘辰撰　武林往哲　一三九
過宜言八卷附錄一卷……明　倪謙撰　四明　四一七
水南集十七卷……明　華夏撰　吳興　六二七

重建東嶽廟碑記

光緒丁酉二月

補授德儀署

錢塘丁氏嘉惠堂重雕

萬歷杭州府志名宦傳

聶大年江西臨川縣人一目重瞳子顯悟絕倫舉明經爲仁和縣學教論温良樂易襟字粹然善於化導士薰其德者咸知敬仰爲文典麗詩尤俊逸工於書翰得李北海家法海内得其片紙皆珍貴之薦入翰林修宋遼金三史八比之爲梅聖俞云爲人寡欲歷官九載不以家自隨

同治臨川縣志文苑傳

聶大年字壽卿父同文中書舍人肌體豐碩文皇渡江出郊迎駕卒於途母胡遺腹數月而大年始生一目重瞳天資明爽穎悟絕人日記數千言善屬文工詩書得

李北海筆法其詩爲諸公稱賞而葉文莊盛直謂三十年來作者絕唱也宣德末由經明行修薦授仁和縣學訓導母卒歸葬哀感行路里人列其母氏賢行上於有司詔旌其門服闋改常州府學再陞仁和教諭從士願也言於有司修學舍嚴學規教用有成賓興之歲諸藩請典文衡多以後至不能得爲憾景泰六年朝廷有史事徵詣翰林將用之而大年以疾告就醫不起卒於京師邸舍年五十二吳越中得其詩文書繪皆珍祕之宏治初其門生錢塘施昂爲輯其遺文刻於懷安官舍名曰東軒集

臨川聶大年壽卿著

張大參緬川三詠

山樓夜月

樓高鴻鵠寂月出四山靜天星麗寒芒城柝龍宵警仰
宣方岳職對揚天子命籌邊在協恭不覺清夜永

野店晨雞

雞鳴海色動月落茅簷小行李破疏煙殘星隔林杪晨
光尚熹微物性覺昏曉行人避驄馬去去川路杳

長川瘴霧

晨裝戒僕夫山霧遠相引濛濛曉色迷慼慼川路永炎
氛待埽除夷俗貴安靖那知南山豹此際正深隱

豐城徐氏夏陽七景

劍池龍光

泉阿瘞古獄神物爲環守如何東南天紫氣夜貫斗終
懷剸犀利亦遇斷蛟手它年延平津風雨雙龍吼

東城朝旭

陽光射閶闔城上罷擊柝塵中十丈日蠢蠢各有作弦
歌鵲比屋朱紫照城郭維此富庶邦安時事咿嚶

夏坪垂虹

夏田多嘉苗濯濯沐時雨坪西雙垂虹下飲澗中水雅
背閃晴暉山光斂餘紫安得駕成橋淩空若平地

高士遺蹤

冥鴻翔高天矯矯不可弋孺子高世上翩然謝徵辟東
湖雲水間臺榭涵空碧我欲致生芻披榛弔陳迹

鄉園沃壤

豐城古富州厥土宜稼穡時清少徵斂人各食其力風
煙接比鄰禾黍徧阡陌鼓擊壤歌陶然太平日

清溪漁釣

清溪不容船淨可鑒毛髮鱖聚寒漪鷗下輕㘝沙
明白石燦浪起微風發和入濯纓歌船舷暝相戛

古巷樵歌

翳翳桑榆日深巷見樵牧柴門隔煙火隱隱雜皋陸觀

弈未爛柯負薪已盈束籬落淡餘暉長歌答空谷

遊紫陽菴次薩天錫韻

紫陽之山皆亂峰崩崖墜石何玲瓏樓觀滄海裕日月
手捫仙掌開芙蓉道人小結菴中屋許我敲門來看竹
不見遼東丁令威夜寒誰伴西巖宿

溪山仙館圖

雲補蒼山缺溪吞遠澗流寒煙濃潑墨老樹屈盤虯洞
府非無路巖花不柰秋神仙如可覓到處有丹丘

偶興

舟中常早起清坐更焚香遠水兼天淨高槐過雨涼不
知身是客空有夢還鄉寫得平安字無人爲寄將

長淮舟中月夜

江樹晚沈沈江雲水自陰長淮今夜月獨客此時心事
往嗟何補詩成祇謾吟遙憐小兒女相憶坐更深

送吳廣文還岳陽河泊

澧蘭歌未了歸路又迢遙鴻鴈無知已魚官屈下寮洞
庭秋水棹淮浦夕陽潮記取分攜處垂楊獨板橋

移居一首戲柬陳待詔先生

艱難辭遠道辛苦又移家穉子收行篋鄰人具小車詩
煩專僕送酒向隔牆賒薄暮能來否南宮早散衙

贈郭勳衛

旅食京華一腐儒年來筆硯久荒蕪自憐白髮成衰老
寄語波神炤守護莫教風浪起中流

孔處士挽詩

久遂歸田樂俄興夢奠歌先生只如此耆舊已無多冉
冉西沈日悠悠東逝波荒山埋玉處古木蔭垂蘿

寄希純吳秀才求畫蘿溪草堂圖

我家讀書處溪水蔭垂蘿盡日閉門坐無人義酒過斷
虹知雨霽芳樹得陰多畫意能如此看渠古洞阿

舟中雜述二首

舟中無長物破硯與殘書默坐觀玄化何心賦子虛病
隨時節到貧與故交疎愛爾隨陽鳥羣飛我不如
北風吹敗葦鴻雁亦哀鳴到處蒹葭月誰家野哭聲微
寒欺病骨老態薄浮名莫覩青銅鏡愁來白髮生

送黎賢良還宰高要

十年重會面千里又分襟客路如天遠交情似海深能
官眞茂宰雅望重詞林縱飲貪泉水知君不易心

舟中雨涼

舟居長夏似新秋細雨輕涼枕簟幽自是難忘鄉井念
從來不繫廟堂憂長河暝色煙中樹落日笳聲驛外樓
獨倚篷窗看流水野鳧汀鷺共悠悠

水燈

紅光隱隱射蘆頭萬舸金蓮爛不收永夜紫垣回斗柄
淸秋銀漢度星毬鬼嫌牛渚燃犀照人憶龍宮秉燭遊
寄語波神炤守護莫教風浪起中流

贈郭勳衛

旅食京華一腐儒年來筆硯久荒蕪自憐白髮成衰老
敢怨靑雲失壯圖西去慣隨張博望夜歸長怕李金吾
何時坐我靑油幕看劍高歌擊唾壺

京華秋日書感

五湖風浪九衢塵南北東西嘆此身二十年前爲客處
三千里外未歸人朝廷褒職慚無補桃李門牆別有春
旅食京華秋又半幾回見月獨傷神

再次韻復汪司訓

豈有文章學過秦坐淹微祿寄閒身才名敢望龍門客
歧路長隨馬足塵孤枕夢回驚夜永老妻書到說家貧
京華故舊多如雨靑眼相看復幾人

秋日客窗對雨

風作黃鹿雨作泥出門歧路失東西青山繞郭開屏障
碧草和煙滿御隄絡緯夜燈思婦緒梧桐秋葉乳鴉嘵
故鄉萬里書難得幾度登樓望欲迷

陳教授先生挽詩

投簪晚歲就閒居瀟散林泉八十餘空憶雨樓歌夢奠
不隨三老載安車門人盡受河汾業掌故多傳伏勝書
灑淚富陽江上路斷雲斜日獨踟躕

附家書後獨坐書懷

一幅家書意萬重送君臨發又開封故鄉夜雨燈前夢
明朝楚水楓林下試問青雲五老峰

京國秋風病後容一飯未嘗忘鉅鹿千金何必學屠龍

中秋對月懷李侍御兼憶舊遊

中秋明月為誰圓浪迹江湖十五年白馬祠前潮捲雪
碧雞坊外路如天人間幾度陰晴變客裏頻驚節序遷
卻憶霜臺李侍御小樓重檢舊詩篇

岫菴為章司訓賦

蚤歲卜居巖岫間翠屏晚對意俱閒時從象外探玄理
肯共淮南賦小山曲几焚香留客坐杖藜臨水看雲還
年來宦轍東西去松下柴扉盡日關

同陳翰林遊黃編修閣亭

茅廬好在禁垣西巷柳宮槐路不迷露井曉分澆藥水
春鋤香帶種花泥常時獨坐無人覺幾度朝回有馬嘶
會約能詩陳學士琅玕節下看新題

讀黎氏野景集

題詩欲寄野人家華蓋芙蓉路轉賒稚子出門還揖讓
鄰翁留客說桑麻頻過傍舍因沽酒慣去東村為買花
我亦近來疏懶甚思歸田里駕牛車

題遠峰僧行卷

一片孤雲出遠峰偶然來聽景陽鐘經翻貝葉開三藏
手綰袈裟覲九重天上賜書明日月江中彈舌駭魚龍
想應歸刻蓮花漏靜掩長廊獨看松

竹石山房為金暉賦

金華失卻白羊羣來與山房伴此君煙煙翠浮光疑龍玉

蒼蒼老節自淩雲一拳潤色當窗見三徑秋聲到枕聞
欲向平泉訪陳迹洪圖風月肯平分

送陳先生賓吳江教諭

歷官吳縣又吳江為有文風被此邦闕下美除今第一
閫中才子舊無雙青山到處俱堪畫綠酒歸時已滿缸
講罷芹宮還獨坐垂虹秋影落晴窗 吳江有垂虹橋

胡員外山雲溪月樓

家在淮西山水窩山雲水月上樓多朝隨爽氣浮朱檻
夜伴疏星度綠河還岫陰移常帶暝寒巒影落淡無波
卽今霖雨思賢佐安得淩風問素娥

將移居次前韻寄陳黃二翰林

移兵正在五門西驍道如弦定不遠欲近光華瞻日月
免教蹤迹混塵泥車如流水何曾住馬識天香不敢嘶
從此故人來往熟壁間爲我數留題

京師九日移居和成御史韻

客邊辛苦又移家走向西鄰借小車雲際樓臺空暮景
水邊籬落自秋花登樓作賦懷王粲落帽臨風笑孟嘉
同首去年當此日蠻煙瘴霧渺天涯

潞河送別道士朱可名送藏經南京

親捧函經出上方玉書金簡振琳琅仙槎貫月通銀漢
羽蓋凌風引御香雲氣遙連溫室樹雁聲欲度冶城霜
蕊宮星侶如相遇和到瓊華第幾章

泰然窩爲胡克恭氏

先生卜地作行窩曲逕衡門掩薜蘿雲淨遠峰當戶秀
雨來芳草上階多焚香默坐消塵慮欲辨忘言養太和
只許莞夫知此意小車花外數相過

題尹主事所得何太守畫

寒宵旅館懸燈坐牢落羈懷獨舉杯遠道又携孤劍去
故人休遣鴈書來龍吟大澤霜先肅雁度官河凍未開
卻喜梅花得春早已知陽自地中回

十二月五日同侍郎周公瓜洲艤棹望金山

山翠空濛埠不開石田茅屋掩蒼苔野禽隔樹嘐花落
溪舫當門載酒來飛瀑長橋通窈窕斷崖雲起露崔嵬
幽棲若得如圖畫更把芙蓉傍水栽

王氏葡萄爲一齋先生賦

瓜洲艤棹望金山如隔滄溟咫尺間紺殿瓊樓空好景
丹崖翠壁已難攀長江萬里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閒
蚪蘇裊裊出牆頭翠實離離散未收月映露珠疑照夜
安得此身生羽翼馭風應與鶴俱還
風翻涼葉覺先秋孤根海外非難致異種人間不可求

是日同登江淮勝槩樓

上高樓望大江東南勝槩此無雙萬方玉帛朝京國
千里提封控海邦瓜步潮聲寒觸石鍾山樹影曉窺窗
遙知上相登臨處長有風雲護節幢

澄江舟中留別故舊

雪後晴沙五一坡孤舟斜日柰愁何白頭宋玉偏能賦
紅袖吳姬最善歌笠澤暝煙連浦樹惠山寒翠滴漁蓑
傷心一帶泉溪水添得征人別淚多

錫山飲友人樓中臨別贈以詩

小樓燒燭話平生我孤舟欲發時千里宦情雙鬢改
十年心事九人知閒推甲子憐我態漫折名花續舊詩
無限西湖風月好抱琴相訪莫教遲

余氏雙節堂

一門雙節重當今槩苦冰寒共此心掩鏡相看春院靜
挑燈並織夜堂深雲孫繼世人如玉天詔旌門字飾金
我亦平生最孤苦詩成清淚滿衣襟

次公祿留別詩韻

落魄無成四十過駒驅如草待陽和彈冠未覺青雲遠
攬鏡生憎白髮多千里宦程淹歲月十年塵夢落風波
明朝同首吳江上愁見暝煙搖女蘿

雪中重經虎丘

昔年曾過吳江上虎嶺浮屠試一登宿草久埋蘭槨骨
長廊空鎖水雲僧望窮海國天低樹暝入漁村雪滿罾

同首舊遊嗟歲晚詩情酒態付春騰

雪夜舟中

河橋風雪阻歸期燭暗篷窗獨寂寥
貧心無復少年時沙中燈火漁村市江上樓船大將旗
一飯未嘗忘聖主劍歌中夜不勝悲

吳江舟中除夕

壯懷牢落宦情微夢繞鄉山未得歸貌比潘安今覺瘦
年如伯玉始知非五湖煙月家何在萬里雲霄鳥倦飛
同是一年將盡夜椒盤銀燭賞心違

人日飲廷瑞正心堂次韻

白首相逢意謾然悠悠往事更堪憐重來又是己巳歲
卻記同生壬午年細菜春盤人日酒梅花暖閣雪晴天
舊遊還有西湖在留得春風畫畫船

元日書感

九衢燈燭上熏天往事因思十載前白首故人今日少
青樓明月幾回圓心驚節序懷鄉國跼蹐送春聲人管絃
獨掩寒窗消永夜不知行樂在誰邊

重遊江員外園亭

江家池館今無恙老我重遊兩鬢絲門外犬迎前度客
樹頭花發去年枝身輕已覺無官好興發何憂得句遲
莫怪從今來往熟得錢活酒共襟期

再次侃師韻

十年不飲西湖水三笠名山擬共登都講種桃前度客
卻尋采藥舊時僧林頭好鳥呼春夢水面游魚落晚昏
還盡一尊歌一曲青雲何必羨鵬騰

感興呈侃師

屑輿行樂問東風柳巷官橋處處通冠蓋逢迎皆長老
姓名傳誦有兒童還尋舊識賈無本好似重來蘇長公
猶有平生豪氣在兩峰南北正爭雄

延瑞諸公攜酒相過詩以酬其意

諸公攜酒遠相看知我貧居治具難柏子香銷春夢覺
梨花門掩雨聲寒相逢且盡杯中物漸老羞彈頭上冠
別與東風重有約好移紅藥近雕欄

再次侃師前韻

老病支離病怯風夜窗誰與一燈同孟嘗空有三千客
李密曾無五尺童詩酒湖山容我輩鹽梅鼎鼐仗諸公
鬢絲禪榻茶煙畔消盡平生膽氣雄

春雪再用前韻仍呈侃師

病軀如草待春風共荷皇恩造化同欲向漆園尋傲吏
曾從江夏識奇童尊中有酒堪留客霧裏看花也惱公
愛殺寥寥才思別近來詩句更沈雄

重遊報國寺懷王侍郎子涛

重遊報國江邊寺曾是當年選佛場石屋松濤天接海
祇園花雨夜吹香雲山極目悲遊子水檻題詩憶侍郎
頭白故人無在者亂峯殘照下牛羊

再次前韻酬侃師二首

鳳凰山下黃金刹龍象筵中古道場江阻越吳潮有信
土埋鵲扇骨猶香遂公正擬招陶令鮑老何須笑郭郎
亦欲上書干宰相只愁衡雪到潮陽

潮去汐來人自老水流花謝鹿爲場米炊雲子供僧飯
衣過風廊惹佛香陶令官閒思入社揚雄老去尚爲郎
摩挲石刻題名處蘚蝕苔侵幾夕陽

上司空

誰把金戈剪賊營大臣將命鎮南征河陽幕下多賓客
老子胸中有甲兵天上虹光騰劍氣風中鶴唳雜軍聲
司空勳業今裴度竹帛期垂萬古名

答友人

老去微官欲避名感君攜酒款柴荊吟邊白髮三千丈
雨裏黃鸝四五聲近好折花臨水坐還來倚杖看雲生
鼎湖聞說幽棲好學得龐公不入城

酬員外江公送牡丹詩

紅香落盡綠成陰過卻韶華負賞心頗怪園丁分送晚
偏憐國色染來深多情上日陪芳宴著意東風問苦吟
應是主人偏好客花前散盡二疏金

遊集慶寺

金沙池畔葬閻妃白石青苔墖路微往事已隨流水去

紫華空逐劫塵飛空中龍象聆僧梵海上雲霞補衲衣
更愛鷲峰高萬丈泠泠鐘磬送斜暉

過六橋

平生蹤迹半四海此日重來問六橋山靄拂衣時冉冉
水風吹面晚蕭蕭江山勝槩餘孤寺巖谷遺民見五朝
惟有老僧知客意茶瓜枕簟數相招

寄參將葵庵湯公

曾登虎阜躡洋圖更陟危崖望太湖羊祜軍中常緩帶
祭遵席上亦投壺寸心北闕瞻閶闔千里南風送舳艫
有約高秋重握手燈前看劍講陰符

次海昌凌襄韻

何處重尋避暑宮殘山賸水悵無窮更憐故舊彫零後
誰與林泉嘯咏同詩好未酬青玉案酒香期醉碧荷筒
鼎湖萬頃鷗波淨與在滄洲一釣中

飲求上人滴翠軒

迴抱岡巒千萬峰上方臺殿隱疏鐘聽經白晝來山鬼
咒食清齋起鉢龍門外犬迎曾宿客塔前雲護舊栽松
寄聲翠樾堂中老如此佳遊未易逢

六月朔日登寶石峰

奎章學士今安在寶石孤峰尚宛然日氣射窗知海近
湖光如鏡照人圓金錢捨塔從何代石屋題詩記昔年
好在同遊二三子重來笑我已華顛

新醾招侃師

釀熟山樽竹葉青晚涼誰共倒雙瓶平生於此得眞趣
舉世何人問獨醒輕篴迎風祛薄暑綠槐搖雨溼疏櫺
吾師若肯嘗涓滴便爲揮毫寫佛經

次前韻仍呈侃師

靜掩衡門草色青牀頭此日但空瓶十年宦況成牢落
半日光陰幾醉醒梧葉影中窺露井藕花香裏散風櫺
從今且斷杯中物長念觀音般若經

七夕

白榆秋色滿霓裳星隔銀河一水長千古幾人分得巧
七襄終日不成章樓前新月驚烏鵲燭下佳人琢鳳凰

何事舉杯頻悵望海天雲霧正茫茫

寄壽凌隱君

欲將湖水灑春醅添作南山獻壽杯甲子歲週餘八襆
老人星見近三台書香種滿軒前柘吟興清如雪後梅
卻築行窩久相待幾時花外小車來

重壽凌氏兄弟

玉缸春酒去年醅友愛情深數舉杯絳縣老人知甲子
碧桃仙客識天台山中奴婢千頭橘湖上風煙萬樹梅
聞說高堂歡燕處鶴鴒飛集紫荊來

雪中寄稼軒

從教雨雪過殘年痛飲狂歌不愧天鋪雀砚寒頻換水

紫駝裘薄更裝緜少陵灘頭雙鬢鬢賀老稽山一酒船
事業無成時屢改空慚敝尤賦文翹

春日憶同江繡衣留廣陵飲酒之樂賦詩東蒙軒

去年三月下揚州曾爲瓊花十日留綠水畫船春纜纜
絳紗銀燭夜登樓繡衣御史邀同醉紅粉佳人喚莫愁
二十四橋沽酒處幾時還費錦纏頭

自春連日宴飲馬上醉歸賦詩東同遊諸公

春來不放玉尊空日日芳筵笑語同千古湖山詩與寓
半生懷抱酒杯中每慙衛武過三爵恥學欽明飯六蟲
我本江南遊宦客也騎羸馬後諸公

題王維輞川卷

丹青不見王中允此日披圖憶輞川幾箇漁舟寒破浪
數家籬落晚橫煙辛夷隕口空臺榭凝碧池頭罷管絃
長誦露葵朝槿句令人飛夢繞藍田

遊虎跑泉寺

三年不飲虎跑泉一笑相逢豈偶然老去維摩長臥病
重來蘇晉愛逃禪階前塔影雲移石屋外潮聲海蹴天
先輩題詩誰最好眉山學士玉堂仙

九月十日遊山有感

昨日登高罷舉杯今朝始見白衣來從教華髮風霜改
且對青山懷抱開投老未容彭澤宰思鄉欲上越王臺
迢迢水陸三千里盼斷音書無雁回

送沈百戶還屯

東皐草堂爲參將湯公叔正賦

草堂聞在東皐上細柳飛花不到門綏帶輕裘行樂地
雞鳴犬吠達人村江煙生處留漁艇山雨來時對酒樽
竟從相過日舒嘯機甘遺法未須論

新秋雨涼登樓書感兼懷舊遊寫寄僚友維揚郡

博菜菴先生

都將歲月付悠悠遠望傷心獨倚樓病與年侵方覺老
涼隨雨至始驚秋風雲北闕懷知已簫鼓西湖記舊遊
後有殷勤君莫忘勸花開徧到揚州

登樓有懷金谿諸公

雨過輕塵暑氣收捲簾人倚夕陽樓煙花城郭成春夢

錦繡湖山憶舊遊洛下賈生空太息山陰賀老最風流
茅亭預有重來約明日西風碧樹秋

苦熱有懷往歲冷泉亭避暑之遊

憶昔避暑冷泉亭坐倚雲山作畫屏魚躍波間招客釣
猿嘯洞口與僧聽一拳苔石詩堪刻萬壑松風酒易醒
消盡平生塵土夢不煩猿鶴謝山靈

景洪先生日遣人送菜用詩以答其勤

論交早歲篤詩書宅近城西水竹居知我平生厭粱肉
煩君每日致園蔬葉長已是逢春早土潤偏宜過雨初
一飯未嘗忘此味西鄰荒圃欲教鋤

三軍無事樂畊農督勸還歸將校功勳業莫忘鞍馬上
別情都付酒杯中梅花送客飄殘雪柳眼窺春待好風
歸到九華山色裏輕裘緩帶玉花驄

春日文昌樓同黃主事黃推官袁司訓飲潘劉二
廣文用同字賦詩

春愁不到醉鄉中況復斯文此會同百罰深杯須引滿
千年往事恐成空廣文在泮沾時雨司馬論兵遇古風
歡樂幾時還遠別請看祉燕與秋鴻

和景鴻寄薛賢良詩

一任身如木石頑虛名何必滿人間折花對酒消長日
敧枕鉤簾看遠山家有遺書資講習門無俗客費防閑

別期漸近君知否好及春時數往還

春日有懷王司訓兼述買妾不諧之意以諷之

燈前月下記分攜明日春風送馬蹏楊柳渡頭芳草色
楓山鋪裏落花泥空煩錦字傳青鳥卻恨詩人詠木雞
休唱桃根與桃葉斷雲殘雨不勝題

題靈龜卷

天生人物是元龜疏鑿功成納錫宜爲問楚焞熏灼日
何如蓮葉退藏時甲蟲品類誰爭長人事興亡爾預知
從此不煩詹尹卜展圖聊復一題詩

寄廣東王參政來

儒臣馳名二十年旌麾又指海南天舊乘驄馬人爭避
新賜寫書秩屢遷魏闕九重思獻納還荒百粵入旬宣
紫薇退食多清暇吟到梅花第幾篇

送黃經歷還廣東帥幕

函封奏罷九重天歸去春袍帶御煙一飯敢忘軍旅事
諸公爭羨幕賓賢紅遮綠水馳清譽皁蓋朱幡擁刖筵
贊畫才高邊報靜梅花窗下枕書眠

寄東莞王大尹尚珣

青春茂宰擅才華書錦歸時喜過家僑寓西湖爲地主
宦遊南海是天涯荔枝香裏拈春酒榕樹陰中散早衙
千里別情空悵望隴頭誰爲寄梅花

和伍司訓呈胡祭酒先生韻

城南別墅遠塵氛詩境飄然思不羣封誥日邊承曉露
賜衣天上織春雲台衡此日多虛位彝鼎他年合策勳
亦欲摳趨拜函丈同朝能不念先君

重過永安寺棲鳳軒有懷仲訢侃公

棲鳳軒窗竹樹幽上人好我此淹留山中結社思陶令
海上題詩憶賈休百畹猗蘭香帶露一叢寒玉冷涵秋
昔年方外知心者聞說訢公也白頭

寄同官陳待詔先生

浙西遊宦憶君同山水登臨樂未窮洞口呼猿留海月
潮邊放鶴借天風看花醉舞春衫溼鼓鼙悲高談夜燭紅

半生獨得琴中趣一死竟爲松下塵花逕行窩今寂寞
芝山高冢設嶙峋迎賓下榻餘尊俎教子能官列搢紳
莫向黃村歌此曲白楊秋色易沾巾

再用同字韻酬潘廣文

可惜春如一夢中狂歌醉舞與誰同光陰似箭催人老
世事如花轉眼空只有鳴鳩知月令誰教杜宇怨東風
明朝細雨春江上一片征帆逐去鴻

清明日謁辭先考妣墓伏讀碑刻血淚淸然因成
五十六字誌感

岡路盤迴春草深東風吹淚滿衣襟慈親家上三年土
遊子天涯萬里心寒食淸明成故事野花鵑鳥送登臨

摩挲一片莓苔石大節孤忠照古今

壽之館授銅陵以詩留別予亦北行情見乎辭

又攜書劍去銅陵野寺看花興可乘歲久交情長不改
春來離恨每相仍憐君生意濃如酒笑我官閒冷似冰
別後佳音須數寄莫愁天遠雁無憑

家人勸酒念別期伊邇醉後偶賦

家人酌酒問行期莫怪卿卿有別離江上暮愁因草色
雨中春恨爲花枝畫眉肯學張京兆多病兵慚杜拾遺
不用錦書勞遠念君看破鏡上天時

上淸張君文邦約余爲名山之遊春末以事不果
賦詩謝之

幾處看山負夙期山靈怪我獨來遲欲飛客夢相隨杳
芝山高冢設嶙峋迎賓下榻餘尊俎教子能官列搢紳
遙思上際峰前路洞口桃花欲對誰

送印上人還洪都

師住章江門外寺閒來飛錫訪名山便從西竺傳經去
且趁南風鼓棹還花雨飄從天上下月波移在殿中間
蒲團一榻留分我消得茶瓜半日閒

西梁山阻風自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二日

北風翻海浪兼天終日篷窗聽雨眠舟子候潮牢繫纜
客衣經夏尙裝緜醉中不省還鄉夢衰底聊存市酒錢
翹首京華何處是龍樓鳳閣五雲邊

舟中讀湯參將詩

總戎文采冠南州千首詩輕萬戶侯鈴閣論兵山雨歇
戍樓橫槊陣雲收楚江月白銀河夜淮海天空錦樹秋
愧我杜陵憔悴客羣公幕府肯相留

袁廣文和前韻再賡以寫旅懷

杳杳孤帆泊遠津蕭蕭風景一時新窮途誰是知音者
我輩都非得意人鏡裏容顏微覺老舟中行李共知貧
京華漸近山河壯昨夜分明見北辰

至濟甯有懷東皐湯參將

閘頭塵土污征衫河上垂楊蹔去帆玉帛航通蘇北

石田茅屋夢江南九重魏闕心常戀千里鄉書手自緘
卻憶元戎油幕下幾時捫蝨接清談

戶部郎中彭公用實年未七十而致仕築館曰歸來予至淮南往訪之觴詠竟日別後賦詩寄之

先生築館賦歸來花木成蹊手自栽早信功名如傳舍部將歲月付深杯相知只有青山在漸老從教白髮催
從此日高猶夙駕柴門莫遣俗人開

早秋雨涼寓舍書懷

京華倦客雙吟鬢細雨梧桐一葉秋樹密鳥巢深巷晚簟涼風動小窗幽思織就佳人怨彈鋏歌長壯士羞
夜向上林看北斗蓬萊天近絳河流

再賡陳待詔見寄之作

榮辱升沈命不同詩人長信孟郊窮可憐世態多今雨
安得文章有古風鄉國書來絨尺素太倉米貴糴羅陳紅
客懷何處堪腸斷悵望高天數去鴻

上大宗伯潔菴先生胡公

正笏垂紳秉至公四朝恩眷極優崇天全晚節登台輔
帝命春官領秩宗三殿曉班簾影外九門寒漏履聲中
欲知清靜無爲化盡是君臣一德同

小瀛洲詩

方丈蓬萊海上山瀛洲更在海中間滄溟有路紅塵遠
碧草吹香白晝閒長笛一聲天杳杳清風兩腋珮珊珊
幾廻蓮炬歸來晚彷彿王喬鶴駕還

十四夜風雨恐負中秋用前韻仍寄汝清先生

白榆秋色暗銀河不見仙槎載月過太乙句陳天路齊
瓊樓玉宇夜寒多安期東海歸無計庾亮南樓興若何
欲倩天風捲雲霧坐看蟾影滿金波

宿寺

風攪長松勢欲顛雲容山色遠相連元戎小隊重來日
香閣餘霞欲暮天蘇晉逃禪猶說酒陶公入社卻栽蓮
蕭閒能得幾時睡又聽鐘聲破曉煙

和高翰林悼妓詩

香魂只在杏花西青鳥來時不敢棲春草共腸離恨遠
晚山猶似畫眉低青鸞鏡在空絨鎖紫鳳牋閒罷品題
荒家夕陽重過處驛騶不忍再三嘶

丹陽舟中聽歌寄蔣司訓

紫簫聲斷彩雲空誰與樽前一笑同綠水青山圖畫裏
黃雞白酒愛玲瓏可憐弄玉歸天上誰遣崔徽在卷中
卻憶金蓮偏解事桃花扇底醉春風

寄揚州張廣文

廣陵一與故人別回首蒼茫歲暮天可惜歡娛非昨日
不知重會是何年殘書破硯孤燈雨南楚東吳萬里船
幾度相思勞遠夢寄詩能不一潸然

瀔郡博惠家醞用前韻謝之

狂來每號醉爲鄉雙甕流霞荷寄將月下開樽留客慣
燈前看劍引杯長色斯麴米三春釀濃壓葡萄九酝香
輸飽數杯雙耳熱絶勝一枕北窗涼

景瞻公子新得專房詩以賀之

高堂銀燭映紅紗親抱嬌娃出畫車雲逐彩鸞歸洞府
書傳青鳥到僊家牀前並結同心帶鏡裏欣看解語花
從此弄璋先有兆不教心緒亂如麻

留別隆上人

塵世繁華轉眼空結庵聊住萬山中留將一偈酬靈澈
卻笑三年別遠公洗鉢曉分龍伯供過湖還趁鯉魚風
相思回首意無限霜落滿園秋葉紅

東軒集選

和蘇主事借鶴亭

清池密竹隱藤梢因借山禽此結茅玄圃路遙思舊主
名藩較藝遣徵書使者頻煩走傳車老大難遵太行路
平生厭食武昌魚五羊城古仙遊遠八桂霜寒木落疏
寄語詩囊舊知已莫因詞賦薦相如

余讀元人王仲翫詩愛其楊柳青旗連坐棚杏花春
春色過鄰贈迴鸞錦字新題句睡鴨銅爐小篆香
幽酌不辭歸路晚銀鞍駿馬映斜陽

帥上星錢塘倪侍讀次韻

白笑疏狂老孟嘉故人聯騎到貧家氊犀冷沁冰盤菜
雲液香分石鼎茶共愛新詩題錦字不須舞袖捲紅紗
玉堂人物文章伯曾記登科號探花

仁和學聖人殿側岳王祠

靈乳殿左岳王祠階面蒼苔蝕斷碑直氣貫天宣有死
姦訣誤國竟堪悲月明汴水無歸路潮到錢塘有盡時
還酹將軍一杯酒東風隔葉自黃鸝

過德清懷趙松雪子昂

宋朝冠蓋多陵寢尚憶王孫玉雪標何處野煙生筆冢
一溪春水長蘭苕鳥絲小楷俱零落大雅遺音久寂寥
莫向吳中歌此曲水晶宮殿冷蕭蕭

同劉邦彥遊妙行寺期蔡宗翊不至

妙行禪寺夾城隈穀雨乾時偶獨來一榻白雲松子落
滿園黃蝶菜花開閒看物態陰晴變老被鐘聲旦暮催
客有可人期不至步隨斜日下蒼苔

重遊金溪追和司訓王先生月夜登樸見懷之作

二首

重來不似少年遊逝水斜陽挽不留黃菊也憐重九日
白雲常占兩峰秋故人撫景頻開宴羈客懷鄉懶上樓
莫向尊前話疇昔炎涼世態正悠悠

繡峰仙館舊曾遊卻爲黃花九日留肯分餐毛先覺老
生憎絺綌不宜秋病軀欲覓三年艾高臥還思百尺樓
只恨相逢遽相別雲山煙樹兩悠悠

壽藏

未死先求哀輓詩樂夫天命復奚疑鏡中白髮難饒我
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槨少百年心事蓋棺遲
傍人休笑經營早爭道樊川杜牧之

寓揚州

錦帆三月下江都借問瓊花尚有無煬帝行宮春寂寞
廣陵煙樹晚模糊東風紫陌尋芳地落日青帘賣酒壚
二十四橋今夜月清光偏照客心孤

夏日書懷于東軒

石几藤牀暑不侵雕闌綠樹晝沈沈非圖薄宦慶官廩
文章別駕佐方州擲下雛鸞話舊遊鐵甕潮吞滄海闊
天門日湧大江流沙邊候吏迎征蓋河上飛花送客舟
想到郡中無一事題詩還上謝公樓

且得安居養道心半日閉門聊避俗十年栽竹望成林
文章傳世知何用笑撚花枝獨自吟

送敏政陳先生之官太平郡

石几藤牀暑不侵雕闌綠樹晝沈沈非圖薄宦慶官廩
文章別駕佐方州擲下雛鸞話舊遊鐵甕潮吞滄海闊
天門日湧大江流沙邊候吏迎征蓋河上飛花送客舟
想到郡中無一事題詩還上謝公樓

因過施彥顯雪窩詩以奉之

一窩脩潔僅容身積素凝華絕點塵寒透詩脾清似水
夢迴紙帳煖如春肯同俗態趨炎熱應與梅花作主賓
相過不辭閒坐久剡溪回棹是何人

寓常州書寄陸文阜求書

舊宅錢塘江水東來城絳帳坐春風畫中神品王摩詰
湖上詩仙陸放翁覩老盧忘千祿念家貧不廢讀書功
煩君爲寫滄洲趣著我看山坐短篷

鷺湖

碧山如畫驛亭幽此日重來感舊遊荷葉雨鳴湖水冷
稻花香散野田秋江湖滿地誰青眼歲月無情自白頭
欲覓叢祠弔先哲殘碑古屋對荒丘

和邦彥病起言懷之作

病起不妨頻見面春來惟覺不勝衣詞高郢曲難爲和
酒薄鄆巵已受圍林蝶豈知花事晚水禽還傍夕陽飛
草堂聞在甘泉裏未得相從采藥歸

正月九日獨酌有懷邦彥久不相過賦此訊之

今日新晴宜對酒劉郎何事不相過誰憐鮑老偏能舞
舊說緜駒最善歌梅蹙粉顋名雪少柳垂青眼得春多
及時行樂君知否莫向斜陽歎逝波

和劉邦彥暮春二首

劉郎不來春又殘繡簾深護杏花寒竹窗睡起茶煙午
江燕歸時穀雨乾同谷七歌誰爲和天人三策靜中看
綠陰庭院清如水遲爾賦詩還倚闌

一樹櫻桃鳥啄殘麥秋天氣尚輕寒蠶登曲薄桑初盡
燕補新巢土未乾囊裏古方開自檢鏡中華髮老羞看
花時不共劉郎醉孤負東家芍藥闌

扁舟何處覓漁翁

蘭

不隨凡卉競陽光石上叢生也自芳瑤瑟不鳴湘佩冷
一林春露爲誰香

田子玉畫竹

湖州老可饒材空京兆田郎下筆工不用渭川千萬畝
兩枝寒玉自清風

咏蘭

燦燦光風轉蕙時幽香不斷午陰移湘江日夜東流去
誰爲招魂誦楚詞

題淵明

典午河山已殆哉先生獨抱濟時才清風三徑黃花酒
文字一篇歸去來

題杜甫

拾遺曾奏數行書老去從教禮法疏聞道三年檻木大
不如且卜瀘西居

題子陵

曾泛扁舟七里灘釣臺高並兩峰寒客星寂寞羊裘冷
千古清風一釣竿

奉酬王司訓雲箋之貺四首

雲箋新製出金粟緘送煩君手自題寫得新詞誰解唱
薛濤墳上草萋萋

新樣銀箋遠見分春來翦破綠峰雲鳳樓十二誰修得
惱殺城中聶鷹文

醉書濃墨字斜滿紙春雲閃雪花題遍錦箋三萬幅
吟窗渴殺玉蝦蟆

獨倚東風有所思霜毹小帖寫唐詩多情欲爲秋娘賦
老卻江南杜牧之

待閘

終日維舟待閘開南風赤日漲黃埃長年三老歡相語
昨夜沽頭放米來

舟中夏日偶書寄盧太僕

長夏舟居抑鬱中閘頭無水路難通蓬萊只在三山上

欲借盧仝兩腋風

夜泊連窩大風二首

北風吹雨暗長河今夜連兒十里窩憔悴江南遊宦客
黃鹿滿面奈愁何

河邊白鳥蹴飛花河上垂楊是酒家馬上行人莫回首
異鄉終日苦風沙

題王茂才小景

滿庭芳草落花深彷彿書聲在竹林俗客不來塵事少
門前一半是槐陰

冊葉分題得夷齊采薇圖

石路盤迴草樹香滿林春雨蕨芽長萬鍾千駟成何用

民到於今說首陽

和周鼎京師雜詩五首

布袍羸馬踏京塵桃李門牆各自春閒道終南多捷徑
華山高臥是何人

拂拭西窗拿硯磨胸懷肝肺盡陽春城中車馬應無數
誰是蓮門問宇人

斗帳方牀不動塵梅花夢繞故園春西湖多少閒風月
盡屬扁舟載酒人

玉河橋畔避車塵回首京華幾度春爲問河邊楊柳樹
年年青眼爲何人

湖上東風雨裏塵憶陪驄馬出行春畫船歸去笙歌歇

只有青山是主人

題陳待詔雲山三首

流水桃花路不分山中亂石似羊羣一從誤作游仙夢
誰管青山與白雲

玉堂退食多清暇坐對雲山憶會稽晚飯柁樓如有約
石田茅屋爲留題

憶昔楊帆過大江匡廬飛雨濺船窗不知碧澗紅泉裏
何處飛來白鶴雙

題詩留我倚闌干

旅懷舟中偶書

北風終日打船頭天際來潮水逆流日暮舟人頻指點
孤煙起處是和州

題吳郎中萬竿煙雨圖

一片瀟湘畫裏看煙梢雨葉未全乾相逢莫唱江南曲
雲鎖蒼梧翠袖寒

題畫竹

落盡紅衣露未乾玲瓏七竅濯清瀾恍如西子臨流處
翠袖香消玉臂寒

題畫瓜

翠實離離引蔓秋西風涼露滿林丘東門倘有閒田地
千載無人說故侯

赤壁圖

江聲月色滿孤舟二客如何不共遊天上玉堂風露冷
先生應是到黃州

觀弈圖

二老從容一著難松風吹面鬢絲寒古今成敗皆如此
輸與傍人袖手看

題竹

一枝如玉倚崆峒似帶斜陽又帶風安得伶倫裁作管
鳳凰聲裏合雌雄

圖書奎壁夜芒寒湖上諸峰對座看好待煖風晴雪後

題彥顒畫中小景二首

水禽沙鳥自相呼遠近雲山半有無一葉扁舟兩三客
載將煙雨過西湖

雨餘芳樹淨無塵草色蒙茸淺帶春茅屋石田應尚遠
夕陽愁殺獨歸人

畫山水

松陰艇子小如梭魚不吞鉤水不波一曲滄浪歸去晚
蘆花橫笛夕陽多

題春草

平原歸路暗迴汀細雨和煙暖更生野火年年燒不盡
爲留春色醉蜻蜓

閣曉三首

起瞻黃道日華東暘谷寅賓曙色紅萬里雲霄秋似水
圖南有翼待秋風

日出扶桑海鎖沖城東高閣正岧嶤九門漏徹星河落
鳴玉千官趁早朝

萬戶砧聲報曉寒天高風急雁聲乾南來知有家書否
悵望鄉園獨倚欄

題畫鍾馗

修髯如戟面如藍名外孫山亦不慙舊鬼頰冤新鬼哭
朝來怒氣滿終南

題許上舍家梅花三首

湖上天寒雪壓沙湖邊一樹瘦槎牙如何舉世嫌清冷
只愛金盤芍藥花

西湖曾繫木蘭橈湖上殘雲雪未消報道南枝春信早
移船更近段家橋

瑤臺仙子跨青鸞吟遍南枝雪未乾昨夜玉堂風露冷
一枝留待倚欄看

次彥顒無題之作二首

曾過下馬陵前路煙草微茫失舊蹤一曲琵琶無分聽
青山隱隱樹重重

歌扇舞衫空自好行雲流水本無蹤琵琶欲寄相思調
人隔巫山十二重

題牡丹

移春檻裏錦成圍萬斛天香夜染衣可惜春光留不住
朝來化作彩雲飛

京師重會王牧之先生賦詩留別

石湖橋畔是君家竹樹連陰拂絳紗盡日過門無俗客
半生清興在梅花

清明日同邦彥彥顒登寶峰有感

江心後浪催前浪湖上歌聲雜哭聲今日重來多感慨
百年能得幾清明

春日同陳翰林諸公遊西湖席間書贈

分明鏡裏畫船開何引春風入酒杯本是玉堂天上客

如何也到醉鄉來

杏花雙鵲圖

朝朝傳喜報人知忘卻銀河舊路歧花滿上林飛不去

楊如醉歸圖

春風立隴出牆枝

爲劉士亨賦菊雅

平泉無石午橋荒衰柳殘蟬送夕陽爭似君家三逕裏

夏日次侃禪師韻

西風雖落有寒香

酒酣馬上夜歸

酒酣馬上氣如雲雪月燈光路不分猶有防身三尺在

種菊二絕句

夜歸不怕李將軍

題萬松金闕圖爲士容張先生

天上神仙白玉京彩雲飛繞鳳簫聲人間可望不可到

十二瓊樓空月明

絕句二首

便溪公館似仙家下馬開尊日未斜醉裏不知身是客

石臺臨水看荷花

五月二日胡孝子水亭二首

綠樹重陰掩不開水心亭子絕纖埃翻疑身在西湖上

只欠扁舟賣雪來

故人邀我水亭遊楊柳風多冷似秋鷗鷺不驚魚自樂

水紋珍簟思悠悠千里佳期一夕休從此無心愛良夜

不妨重爲晚涼留

任他明月下西樓

夏日小窗睡起書懷三首

題畫

竹搖殘雨溼簾櫳金鴨香殘火尚紅無限睡心中不平事

綾鞚青驄踏軟沙畫橋煙樹酒旗斜玉樓人醉東風晚

只消一枕北窗風

高捲紅簾看杏花

窗前修竹兩三竿蒼翠尤宜雨後看俗客不來門自掩

題仲昭竹

水禽嘵過石關干
黑甜清睡竹房幽風向南來冷似秋一色荷花三十里
夢中猶自說杭州

夏日蔣司訓留酌醉歸作兩絕以謝之

黃梅疏雨亂沾衣醉態曹騰上馬歸卻憶西湖湖上路
據鞍閒立看雲飛

題高宗遺墨二首

竹逕盤迴舊不斜薰風開遍石榴花醉歸衙著黃梅雨
西日衙山始到家

題水仙

西湖曾訪水仙王采采幽芳欲斷腸不獨梅花須退避
山礬從此也無香

藍關度馬

題王牧之先生梅

毬裝衝雪萬重山琪樹花開頃刻間寄語鱸魚休肆暴
先生匹馬出藍關

題王牧之先生梅

醉騎欵段踏晴沙吟訪西湖處士家新樣越箋三萬幅
題詩大半爲梅花

又題牧之團扇梅花

不寫桃花扇底風湯楊遺法奪天工絕勝殘雪西湖上
水碧沙寒月滿篷

雪景

散亂瓊花不滿衣空山獨樹掩柴扉相過不敢題凡鳥
也勝當年興盡歸

小景

石田茅屋是誰家童子開門掃落花一卷殘書春晝永
客來隨意具茶瓜

題高宗遺墨二首

鳳凰山下是行宮池閣荒涼御路空玉輦不來宮樹冷
年年禾黍自秋風

摩挲五十四驪珠絕勝滕王蛺蝶圖惆悵彩雲飛不盡
至今遺恨滿西湖

偶興寄友

一迴相見一迴老安得今年勝去年只好頻來共清話
竹窗風颺煮茶煙

行廣信道中

煙火茆茨四五家小園深巷樹敲斜鄉山咫尺不歸去
羞見滿田蕎麥花

東軒集選終

詩

蘇隄春曉

樹煙花霧繞隄沙樓閣朦朧一半遮三竺鐘聲催落月
六橋柳色帶棲鴉綠窗睡覺聞嘐鳥綺閣妝殘暎寶花
遙望酒旗何處是炊煙起處有人家

平湖秋月

曾向湖隄夜扣舷愛看波影弄嬋娟一塵不動天連水
萬籟無聲客在船赤壁未醒玄鶴夢驪宮偏惱老龍眠
朗吟玉塔微瀾句長笑淩空氣浩然

柳浪聞鶯

雨後翻空一派青蘇公隄畔繫漁舲只藏鶯鳥春聲滑
不起魚龍夜氣腥游子愛聞停玉勒佳人倦聽倚銀屏
待看三月歌喉老又見浮波絮作萍

花港觀魚

湖上春來水拍堤桃花浪暖柳陰濃微翻荇帶絲千尺
亂躍萍星翠幾重洲渚此時多避鷺風雲何日去爲龍
個中縱有濠梁樂關網深晉不汝容

兩峯插雲

屹立亭亭入杳冥勢雄南北氣憑陵玉簪拔地三千仞
寶蓋掀空一七層天遠不聞風外鐸夜深遙禮月邊燈
何當一埽浮雲淨起覩東溟看日昇

三潭印月

纖雲晴迹浪花收塔影亭亭引碧疇半夜冰輪初出海
一湖金水欲銘秋龍宮獻璧神光吐鮫室遺珠瑞氣浮
浪說影娥池上景不知此地有仙舟

麴院荷風

翠岡紅繞戰縱橫似看吳宮習女兵飛鳥翻空雲影亂
游魚吹浪水紋生錦裳零落香猶在鈿柱欹斜露半傾
兩腋新涼驚酒醒畫船吹送按歌聲

斷橋殘雪

醉裏曾登白玉梯東風吹暖又成泥玉腰蜷蠖垂天闊
金脊樓臺夾岸迷九井晴添新水活兩峯濃壓宿雲低

衝寒爲訪梅花信十里銀沙印馬蹄

南屏晚鐘

柳昏花暝暮雲生隱隱初傳一兩聲禪榻屢驚僧入定
旅窗偏逗客舍情月隨逸韻升龕嶺風遞遠音過鳳城
催散游人罷歌舞玉壺銀箭夜初更

雷峯夕照

宜雨宜晴晚更宜西湖端可比西施霞穿樸閣紅光繞
雲捲笙歌遠韻隨山紫翠中樵唱遠樹蒼黃外馬歸遲
何人解畫瀟湘景併與漁村作二奇康熙杭州府志

張伯雨先生詞翰余見亦多矣而此本尤精詣三復之餘作詩以識其後寶此者錢塘沈氏也

華陽外史列仙儒曾受眞人寶鳳符酒醒君山聞鐵笛
詩成滄海得驪珠蠅頭字小還能寫鶴背風高不可呼
三復卷中遺墨在六丁雷電繞淸都 安素軒石刻

文穆佳城

山出白雲層前王有廢陵碑經劫火高木蔓寒藤不
惜薤金盤何由見漆燈公侯終必復餘慶在雲仍

表忠遺碣

功德說先王碑辭有耿光故宮修祀事大雅主文章蹟
古莓苔台山空草木長行人來打槳風雨墨雲香

龍山樹色

龍山高插天樹色隱寒煙密映王祠外斜連佛寺前陰
晴知變態榮悴見深年聞道山顚冢於今尙屬錢

淸平山

城裏如何卻有山淸平境界異人間禪棲更有幽深處
猿鳥不驚心自閒

禪樂堂

禪居一味澹生涯入定淸香出定茶靜埽白雲無客到
不知蘑蔔又開花

攬秀軒

山居習靜竹房開時復焚香埽石臺潮落水平江面闊
越山飛翠入簾來

棲雲樓

禪心長共白雲閒澗飲巖棲不出山高鳳未知陵谷變
任他飛去又飛還

石體泉

分得雲根一派深年年長是沃禪心老來正有相如渴
安得從師坐綠陰湖山便覽

讀楊廉夫集

文章五色鳳之雛酒借詩豪膽氣龐白髮草玄楊子宅
紅妝檀板謝家胡金鉤夢遠天星墜鐵笛聲寒海月孤
知爾有靈應不死滄桑更變問麻姑 列朝詩集

和東坡重遊祖塔院

於菟跑地泉水香醍醐入口甘露涼龍吞滄海單持滿

僧入翠微山路長乾坤萬古有淸氣鐘鼓數聲聞下方
劑泉煮茗作淸供載眉老仙曾共嘗 西湖志

梅竹軒

一樹春風玉萬竿故園東望路漫漫瑤臺仙子霓裳舞
空谷佳人翠袖寒放鶴西湖曾幾棹釣鼇東海欲裁竿
何時與子西湖上爲我開軒對酒看

夢梅

冰魂雪態自娉婷夢入東風感使星春掩殘香煙漠漠
曙分疏影月冥冥金盤餞短搖絲幔寶鴨熏微裊鈿屏
一枕幽情詩思窘翠窗烱烱嘶晨初酲香雪林集

西湖

西出江城外煙霞隔世塵鐘聲三竺曉花氣六橋春雞犬桃源地笙歌閒魂人平時得遊賞忘卻宦中身

初度日寫懷

五十一年車下坡又逢初度意如何牀頭漸覺黃金少鏡裏重看白髮多人笑能詩貧杜甫天容善飯老廉頗相知惜有梅花在自折前枝伴醉歌

次韻答翽芳

幾年違別喜重過白首相看奈老何富貴不來眞有命齒牙雖脫尙能歌頻沽市酒消殘燭遙指天心出絳河惟有與君情莫逆他人平地起風波

答內子寄衣

山妻憐我舊蘇秦寄得衣來穩稱身落日故園歌白苧秋風京洛染緇塵同心意重思僧老結髮情深不厭貧萬里莫如歸去好幾多衣錦夜行人

諭兒輩

四兒五歲六兒三莫與肥甘習口甜清白傳家無愧我詩書世業要人捐三餐淡飯何須酒一節黃薑暑用鹽聞說有人貧餓死算來原不爲官廉

酒後步和東坡原韻

中峯有路盤桓上前代遺蹤成俯仰老釋對客欲忘言塵事惱人空擬掌梵音時答海潮聲山雨暗添泉溜響悠然長揖下烟蘿

玉珂漫使因風想虎跑寺志

梯嶺樵歌

樵路曲盤雲樵歌遠近聞拾薪衛虎過得果與猴分空谷聲相答幽林日已曛行行隨所適莫傍相君墳杭州府志

贈日福僧

歸去深居遠俗譁莫教巢燕污袈裟從今悟了三生話高倚瓊樓看雨花仁和縣志

海印堂

天門朝日擁扶桑面勝何年有此堂自是老禪宏願力應教海印發祥光

塵遠堂

自在乾坤不老身溯花崖石靜爲鄰下方雞叫扶桑曉多少紅塵走馬人

容月軒

天空雲靜海無波閒把綈衣掛薜蘿休笑一軒如斗大心寬容得月明多

梅月軒

裊裊出定夜遲遲長是巡簷索笑時不有梅花與明月半身心事許誰知

涵翠軒

寂寂禪房竹木坡白雲歸盡綠雲多晝明刻罷蓮花漏遙聽經聲出薜蘿

錢塘縣志

和邦彥

隋隄昨夜一枝開天外孤鴻帶信來良友半途如有約忍敎負此掌中杯

社集湖樓

佳時秋未半招展集高樓擊鉢催詩句折花傳酒籌主人扶大雅餘子足風流不覺夕陽暮剌舟清夜游西湖覺勝

臨江仙

夾城夜月

萬里碧霄雲散盡長天孤月流輝城陰空闕柝聲稀試登高處望露溼五更衣　不見邊東華表樹人民昔是今非驚鳴三市正南飛銀河風露冷騎得彩鸞歸

又

花圃閒鬬

芳圃萬花圍繞處嬌紅睛點香泥金衣公子羽毛齊爲憐春色好終日往來嘪　記得早朝花底散金河草色

三月三日宴夏隱士園趣軒

南園雅集多佳士此日何妨各賦詩對局敗棊無著處捲簾山雨欲來時白頭尚顧貞元曲黃絹空慚幼婦詞拍手兒童笑山簡須成一醉習家池

感歎書呈夏園趣

故園羣從多如雨鴻雁來時音信稀對月竟成今夕夢未霜先授去年衣奚奴瘦馬侵晨出細雨斜風迫暮歸惟羨南鄰高世士心忘爵祿飯牛肥

問訊園趣軒牡丹

走向南鄰問牡丹開遲應是怯春寒園丁忽報花如斗翁遂社飲擊鼓更燒錢　處處雞豚泥飲罷瓦盆濁酒如泉往來東陌與西阡雖然酒朴俗自有一山川

簇簇聲聲只在御橋西東風回首處香霧滿長隄

又

皐亭積雪

昨夜東風如潑翠今朝玉立嶙峋瓊林珙樹開瑤圻蓬萊塵世隔弱水竟茫然　玉宇瓊臺千仞表碧仙飛珮驂鸞不知何處倚闌干洞簫吹一曲鶴驚不勝寒

又

白蕩煙村

北郭秋風禾黍熟牛羊晚食平田一村桑柘起寒煙田家酒美不論錢　處處雞豚泥飲罷瓦盆濁酒如泉往來東陌與西阡雖然酒朴俗自有一山川

成化杭州府志

又

陡門春漲

西北城闉如鐵甕夜來春漲崩奔驚濤拍岸撼崑崙桃花三級浪何處覓桃源　彷彿鴟夷乘白馬潮頭日落雲昏瀆祇川后亦消魂琴高騎赤鯉隨水到龍門

又

半道春紅

記得武林門外路（一作餘杭門外路）雨餘芳草蒙茸杏花深巷酒旗風紫騮嘶過處隨意數殘紅　有約玉人同載酒夕陽歸路西東舞衫歌扇繡簾櫳昔遊成一夢仍問賣花翁

又

西山晚翠

一抹夕陽低遠樹分明翠斂西山蒼蒼松檜鎖禪關（一作蒼松拍疏鐘殘磬裏倦鳥亦知還　谷口樵蘇歸路晚六橋流水潺潺行人指點有無間天風吹散盡露出豹文斑

又

江橋暮雨

一葉漁舟吞暮景夜來江漲平橋蓑荷兩岸響蕭蕭水村煙郭外隱隱見歸樵　鴻雁欲歸愁翅溼誰憐萬里雲霄空濛山色望中遙鐘聲何處寺白鳥沒林腰（仁和縣志）

卜算子

楊柳小蠻腰慣逐東風舞學得琵琶出教坊不是商人婦　忙整玉搔頭春筍纖纖露老卻江南杜牧之懶爲秋娘賦

又

粉淚座皺綃只恐郎情薄夢到巫山第幾峯酒醒燈花落　數日尚春寒未把羅衣著眉黛含顰爲阿誰但悔從前錯（西湖游覽志餘）

雜著

與孟暉

家童累雪爲塔適欲作一詩詠之第未得結句耳詩成當錄以求教也苦寒小疾不出佥至承厚惠銘感銘感天晴穩期胥會老倦疲於應酬但思靜退而已非知己者曷喻此意耶大年拜首孟暉待魁舊契

與彦輝

來帖備悉雅厚之意文詞翰墨自知不爲世所重而吾友乃見愛如此無亦爲盛德累耶武夷舊作一首兼此奉呈或可覆醬頗乎社寒見欺老病思睡佥還治復草草餘俟面既不悉大年拜彦輝舊契筆甚佳但恐直木先伐耳又白

承惠火腿之日兼一柬甚詳但其日偶與一客飲盡醉醒而求其柬不知置何書册中故於足下委誨之意有所未喻僕數日來兩臂疼痺醫云欲作風證兼之應事之頃掛一漏萬朋舊中多失應酬老景見侵亦理之常無足怪者足下聰明特達異時居高位則施大政事爲文章則有大製作蕪陋之詞荒穢之筆何足爲高明輕重哉草草書訖下情希鑒在不悉大年拜手彦輝久契三月望日

與汝貢

仲敷書室欲以沛菴題其扁未審可否蓋仲敷名霖取沛然下雨之義如可用回示幸幸外小紙一幅已書兩詩凡區區往復簡帖出一時草草者多乞不必收付恐人見笑亦累朋友小楷不能多書幸恕老懶餘俟重會以悉下懷大年白彦輝賢友小幅是南京筆所書佳哉佳哉

作書甫畢仵來隨以付之火速迎醫治臂疾坐此正悶耳筆已告乏中書君無乃亦此絕交乎餘俟面言不悉大年白彦輝賢友十六日

承手帖并致清惠銘感曷勝區區入春忙多朋少兼之熱毒內攻浸淫之瘡發於肩背之閒旦夕出血老態如此何足爲知已道耶延議喪女已知又爲家事所累不肖亦所與聞然蹤跡不疏時得欵彼此之懷草草奉復餘俟面盡不悉辱知大年拜復彦輝賢契友

前所付紙勉書拙作數首奉納其醜好公自擇之餘不能悉也熱中揮汗草草大年拜彦輝賢友

屢承清惠斯文之意講如第文辭翰墨之末未足爲知已報耳極知懶拙無所堪可然亦隨其力之所至而應酬之不罪遲緩幸甚大年白汝貢茂異吾友初五日

重刱紫陽道院記

瑞石山紫陽道院者元延祐初道士徐大師修鍊之處

也大師有道行一日夢紫陽張平叔授以眞訣遂大悟
悟因號其居曰紫陽其後杭人丁野鶴繼修其業居茲
山二十年道成而委蛻遺骨尙存山之陽有石洞深邃
莫測列仙之堂玉虛之樓元武之殿皆極壯偉自野鶴
化去未及百年而昔之殿臺樓館鞠爲茂草過者傷嗟
錢塘固多佳勝而紫陽尤爲偉觀前臨大江後枕重湖
山多奇石松柏杉檜之木皆駢生石上又以元名公薩
天錫之詩趙孟頫之書而益重凡杭之人士與四方賓
客遊觀者不至紫陽必以爲歉然荒圮不治蓋有待也

正統甲子秋副都紀張公守常命高弟子范君應虛來
主是山屬以興復之事應虛因刱望江王虛二樓作丁
仙亭塑聖像繪湧壁葺迎眞洞頗復其舊景泰紀元夏
余與監察御史南海黃公英潮陽林公廷譽登山賦詩
周覽四際應虛請曰將重刱玉虛正殿殿成子幸爲記
之余笑而答曰姑成之余記無難者越明年殿成應虛
來告曰記不可無也吁何其成之之易耶以紫陽奇偉
卓絶之觀甲于東南兼有江山之勝而昔之至人高士
保眞鍊氣于其閒重以名公卿之題咏流傳于世地以
人而益勝豈不信哉應虛內明而外昏蓋老氏之徒學
紫陽之道攻苦食淡素爲人所嚮慕乃能修舉廢墜於
煙荒瓦礫之墟則亦豈非賢哉是役也淮陽畢文德新
淦周庸與助其費宜舉連得書後之繼應虛來者尙嗣

倪謙贈仁和聶教諭赴官序大年聶先生臨川故家子也聰幹魁梧學有源委材器雋爽不羈以儒術奮嘗分教杭之仁和迎母就養先生傳經講道之餘歸率子弟奉卮進羞爲母壽母心樂焉諭先生曰汝父之沒也汝猶在腹及汝之生也聶氏壟緒不絶如髮不圖今日享汝祿養而孫枝滿前死無憾矣後果沒於學舍朝廷嘉其貞節下詔旌表先生解官歸葬制終改教常郡通閱九載績滿來朝擢授仁和教諭予初不識先生湖海之士持先生詞翰至京師者予每見之鏘然韶鈞之鳴軒然鸞鳳之翥未嘗不誦而愛之而以未得胥覿爲歉侍

御成君敬之常郡人也茲主於予家先生壽次天曹時或過之因得敘數年相聞之好以償其歉予亦聞造其館覩卷軸之積几上者森如束箭又以見人之有求於先生者不獨在外爲然也夫朝之公卿鉅人知先生者不少矣使稍汲引之則掉臂於石渠蘭臺必獲大展其抱負乃以限於資格不皆加之意至於有意如予而又力不能爲也於先生之去能無介然乎雖然仁和昔先生孝奉貞母之地也先生躬行以表率之諸生感化靡不惇行孝行則其爲教有不徒事呻吟佔畢而已今復往也向之及門猶有存者匪惟樂其業之卒成而後進之士得先生而敵迪之得不同歸於造就乎予於是雖可爲先生慶也矧先生材名德譽章章若是文舉之任豈足以久稽之耶杭之縉紳几寓京師者屬言爲贈予故不容以默也

又聶司訓玩芳亭玩芳亭子泮之涯身在毘陵即是家促席翠煙浮玉斝倚闌紅雨溼鳥紗秋香簷落陶彭澤春草池塘謝永嘉莫向西風歎消歇雪橫牆角看梅花又宴仁和聶廣文東軒次劉邦彥韻東軒曲宴奏南嘉最喜斯文會一家青佩執經時問字蒼頭隔竹午敲茶牀邊酒熟開銀甕窗下香清繞碧紗醉後高吟雙耳熱月鉤從上紫薇花倪文僖公集

明劉邦彥哭聶東軒京邸淒涼寄病身俄聞鳥上承

塵共嗟買誼年華促自顧虞翻骨相屯千里音書成永訣九重泉路隔交親傷心今夜東軒月空照先生漉酒巾西湖游覽志餘

聶教授集跋臨川聶壽卿大年正統間人蓋達士也其詩仍襲元調嘗爲郡司訓故吾常圖畫中得其題詠爲多又嘗膺聘四省主鄉試不赴後以薦入京纂修史書緯有文名於時集中自詠九載儒官遷學諭蓋遷仁和掌教也然不知終於何官錢唐尹施君昂編其詩爲東軒集予近得之采錄如予篇刻置家塾隆慶庚午首夏

錫山俞憲汝成父識明百家詩

田汝成曰聶大年號東軒臨川人舉明經爲仁和縣學

訓導陞教諭穉懷祖率有清才文章流麗詩復俊邁而瀛翰得李北海遒意誇育士子務崇恩義爲入翰林修史卒

又曰孫大年詩翰著名一時而不得預京衙或曰大年在錢唐時嘗署枕符云文章高似翰林院法度嚴於按察司以此見忤違官晚年被徵修史至京而卒時人比之褚聖倫宜也其初度日賜燕詩詩見前 次韻答祖芳詩詩見前 嗚呼四海交遊豈止一祖芳而已哉蓋以寡合有激而云然耳

又曰孫大年之孝教仁和也歷官九年不以家脊自隨嘗有答內子寄衣詩詩見前 又有論兒輩詩詩見前 視此高風可想矣

又曰孫大年嘗賦卜算子二首蓋自況也詞云楊柳小蘋蹙愁逐東風舞學得琵琶出教坊不是商人婦忙整玉搔頭春衙纔罷露老御江南杜牧之懶爲秋娘賦粉淚淫淫紗只怨郎情薄夢到巫山第幾峯酒醒燈花落數日尚春寒未把羅衣著眉黛舍舞爲阿誰但悔從前錯馬浩瀾和云欲得尋兒覓歌舞徵詩料想前身跨鳳仙台作嫦娥顏色霽中梅淚點花梢露雲雨巫山十二峯未數高唐賦花壓鬢雲低風逐纖衫薄殘夢嘗麼陛下舉權不覺金釵落幾許別離愁猶自思量著欲寄嫦娥一紙書又怕歸鴻錯西湖游覽志餘

男初隸錄於杭之菩者無過徐雨先生徐敬校於豐
類稿十四卷既重刊以行而羅敬諭之文臨川志載水
竹居文集四十卷又東軒集不詳卷數爲門人讓安令
施昂梓於宵倉福州守陳勉又刻之然志中鬱文無一
傳及也竟求有年僅得明鈔東軒詩選一册各體皆備
雖未知選者爲誰當鼎一變亦慰情聊勝於無耳猶子
立誠更採輯詩文爲補遺三卷掇拾舊聞爲附錄一卷
語云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詩云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即匪諒其詩讀其書尚論古
人之意也夫光緒丁酉春日錢塘丁丙

殷墟卜辭綜述

明張氏約園開雕

醫閭先生天下人皆知之其簡石齋書凡八石齋者陳白沙也第七簡曰去冬復得一子名浙孫生之先四明人故也致高麗布圓領一件人參一觔皆遼產史謂世縣定海其先戍廣寧後爲遼西人是也其卒也鄉人祠之凌溪釣臺斯臺亦在遼今者鶴夢空縈所謂凌溪釣臺者更不識淪落何處萬里關山羈魂飄蕩書中有云大不幸者見簡石齋三及八豈知更有大不幸者在耶迹先生一生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婚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故其在朝謇謇譾譾處義州亂事不傷一人而眾得安定謂賀黃門無護語也嘗自謂士之進退各有其道苟退而無所猷爲甘爲頹靡其視進而尸素者何遠哉尤爲至言又書俞拱文後曰所謂自得在深造以道所謂君子存之異於庶民而聖人又異於君子若能以之自省曰吾能深造以道而自得乎吾能存之如君子而異於庶民乎抑去而無遠於禽獸乎庶幾由是漸有可望嗚呼此又示學者入德之門

乎壽鏞讀其全集類多見道之言蓋秉白沙之教不拘拘於靜坐得莊定山天理之樂而以讀書爲歸尤景仰羅一峯學成德尊退處田里士傳其學民化其德而深信進學之始在收放心及其所至以遵造化故及門者咸知爲己之學學在有用而不惑於他歧黃梨洲輯明儒學案既錄其言行謂先生不期信於人而人自信又述白沙言謂先生篤信謹守人也益可想見其所造矣集凡九卷嘉靖庚寅始刻之今重付梓因書爲序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後學張壽鏞

醫閭集九卷

明賀欽撰欽字克恭其先浙之定海人以戍籍隸遼東義州衛登成化丙戌進士授戶科給事中謝病歸弘治初起陝西參議檄未至而母歿乃上疏懇辭服闋遂不復出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此編乃其子士諤蒐輯遺稟竝生平言行都爲一集前三卷爲言行錄四卷至七卷爲存稾皆雜文第八卷爲奏稾第九卷爲詩稾以欽常讀書醫無閭山自號醫閭山人因以名集欽之學出於

陳獻章然獻章之學主靜悟欽之學則期於反身實踐能補苴其師之偏嘗言爲學不在求之高遠在主靜以收放心而已故集中所錄言行皆平易眞樸非高談性命者可比而所上諸奏疏亦無不通達治理確然可見諸施行在講學諸人之中獨爲篤實而純正文章雖多信筆揮灑不甚修詞而仁義之言藹然可見固不必以工拙論也

鎮海縣志本傳

賀欽字克恭世家定海父孟員以戎籍隸遼東義州衛登成化丙戌進士授戶科給事中謝病歸弘治初起陝西參議檄未至而母歿乃上疏懇辭服闋遂不復出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此編乃其子士諤蒐輯遺稾竝生平言行都爲一集前三卷爲言行錄四卷至七卷爲存稾皆雜文第八卷爲奏稾第九卷爲詩稾以欽常求退會陳獻章被徵來京師欽聽其論學歎曰至性不顯眞理猶籠世卽用我而我窃以爲用卽日上疏解官

去執弟子禮事獻章既別肖獻章像歸構一室懸之朝夕瞻視其學專讀五經四書小學期於反身實踐終日閉門靜坐主敬以收放心有來學者輒辭之曰己尚未治何以治人既而從遊者甚衆教以讀白鹿洞規久之磨礱淬厲成其器業如是者十餘年雖不出戶庭而達官貴人聞風仰德者莫不躬拜牀下弘治改元用閣臣薦起爲陝西右參議案乾隆志作廣東參政誤聖書至而母適病死案乾隆志云以母病辭職非也乃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資儲儒以講聖學之資謂今日要務莫先經筵當博訪儲儒以資

啓沃二鷹賢才以輔治道檢討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在經筵使養君德三遵祖制以處內官內官之職載在祖訓不過備灑掃司啓閉而已近如王振曹吉祥汪直等參預機要干犯政命非招權納寵叢奸納賂卽邀功啓釁流毒邊徼甚至引左道以蕩上心進淫巧以盜府庫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旣已鑒諸已往尤宜慮之將來內不可使職司奏牘預聞政事外不可使鎭守地方掌握兵柄四興禮樂以化天下陛下紹基之初舉行朱子

喪葬之禮而頹敗之俗因仍不改乞申明正禮革去教坊俗樂以廣治化疏凡萬餘言奏入報聞正德四年太監劉瑾括遼東田東人震恐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殘變先發聚衆劫掠顧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黃門欽聞之往諭曰若等吾鄉人也今不幸至此良苦然吾竊爲若等憂鎭城兵不卽至耶如之何衆初洶洶至是知悔羅拜而泣呼曰吾父也願教之欽曰惟不殺人禍可解守臣激變民則無辜能止殺以待命尙不失爲良民也良民何畏焉未幾有言鎭城軍果至者衆復噪曰賀黃門無嫂語環跪欽里門欽曰吾固知有是也城中擾攘至此鎭城焉得不發兵兵雖至爾等不殺人必宥爾無恐衆散去亂遂定時又有邊將詐誘殺爲陣獲者上官按之不得實一見欽卽慚伏地曰他人可欺吾敢欺賀先生耶其至誠感人如此欽處家篤恩誼正倫理厚姻戚睦宗黨冠婚喪祭一遵古禮不根之言繼亹不入於耳子姓必薰陶之以孝弟之義僮僕與人相競者不問曲直必撻以訓之日改月化一鄉人皆興於善里俗翕於異端喪葬皆作佛事啖酒肉肆爲奢僭欽以身範之晚

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大臣薦引相屬終不起少嘗隱居醫無閭山因以醫閭自號人遂稱爲醫閭先生五年十二月卒年七十四謚恭定鄉人祠之凌谿劉釣臺盛其講道處也子士諮別有傳

余少日從伯氏世卿於大崖山中讀書至古之學者爲己大崖慨然歎而問曰今天下有若人乎余未能對復歎曰曰沙陳先生公甫醫閭賀先生克恭眞其人也吾將挾舉子業從之游越數載還自白沙稱其緒論以爲人心通塞往來之幾生生化化之妙有非見聞所及者必深思而自得之未易言也白沙之學以自得爲宗與緊工夫全在涵養端居靜坐不爲私妄閒隔則心虛氣靈天理流通大本立矣喜怒未發而非空萬感交集而

不動舍是而支離於佔畢役心於贊毀力愈勞而神愈亂不足以語道矣故其詩云吾能握其幾安用窺塵編先生之學亦出陳氏在諫垣時聞爲己端默之旨篤信不疑謝病歸搆小齋讀書其中隨事體驗未得其要潛心玩味杜門不出者十餘年乃見實理充塞無間化機顯行莫非道體事事物物各具本然實理吾人之學不必求之高遠在主敬以收放心勿忘勿助循其所謂本然者而已故爲臣必盡其忠爲子必盡其孝推之家庭里閈閒冠婚葬祭服食起居必求本然之理而力行之久久純熟心跡相應不期信於人而人自信有遽將撲殺獻績者見先生即吐實曰不忍欺也城中亂卒焚劫不入其坊人扶先生往諭之眾即羅拜而泣曰吾父也遂解散待罪城賴以全非盛德能至是乎嘗併而論之二先生之學均於爲己白沙資質高明而虛靜所得爲多故所見高妙至其德立道尊體任自然從容和易不事矯飾其所以致之者有自矣學之者見其暮年氣象之可親而不考其早歲自治之甚力懼深造而欲立致自然怠克治而欲妄效和易其不流爲放蕩者幾希先

生性本篤實循循然自下學始法地之卑以固其基以廣其業如是而自治如是而誨人如是而始如是而終篤實之積光輝發越槩點者心服而獻誠敝亂者醉德而革面余昔撫東土訪先生之閭見其子鄉進士士諮文行不忝所生又聞有老門生百戶胡深者極欲招致終匿不肯見先生之風高矣遠矣今夏士諮輩錄先生言行若詩若文若奏議其若干卷遺余於戲先生之學本不可以言語文字求今先生往矣舍言語文字何以見先生之心謹序而傳之先生諱欽世爲定海人以戎籍隸遼之義州衛登成化

丙戌進士任戶科給事中養疾同隱閭山下克恭其字而遼人無老少貴賤至今稱醫閭先生云嘉靖己丑八月賜同進士出身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前都察院左都御史侍經筵兼提督團營軍務嘉魚李承勛

序

南雷謂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揆天人之奧究聖賢之蘊充道以富崇德以貴故出其門者類多卓立之彥而吾邑醫閭先生其高弟子也方白沙遊太學之時若羅一峯章楓山莊定山賀醫閭皆相得歡洽醫閭先生且稟學焉既歸肖白沙像懸之室中朝夕瞻視者十餘年蓋授受之淵源有自矣其學以靜虛爲本以日用常行爲功用其自言爲學須躬行又言爲學之要在主靜以爲應事樹功之本夫所爲靜豈直致虛守寂泰然

而無所事事之謂乎自濂溪以主靜發源而程門諸君子遞相授受至豫章延平諸公專以此教學者亦以此求放心勿忘勿助得其所謂本然而已故推之家庭里閈冠婚喪祭服食起居之間必求本然之理而力行之久之心地昭融不期信於人而人自信焉今即其遺書讀之性命之微文章之著敬修持治之功經綸斡運之機燦然畢具圭璋特達天下莫不貴之苟有志於聖道舍是其焉紫門戶哉顧是集一刻於嘉靖九年再刻於

崇禎四年荆川明卿諸老實與校勘之役未幾運際滄桑刻板散佚學者罕見全本歲壬子余在太學教習諸生其裔孫達人就序室學舉子業發其故篋獲覩家藏書刻本拱若球圖既余病寒熱弱不自勝日令門人扶坐土坑上鈔謄校閱踰月畢事因與諸同志重加考訂鳩工鋟板以垂久遠白沙源流之緒學者可盡覩焉蓋亦吾邑文虬之光也歟用是掇拾舊聞列之簡端張懋建介石

醫閭先生集目錄

卷之一
言行錄
凡六十七條
卷之二
言行錄
凡八十二條
卷之三
言行錄
凡七十八條
卷之四
存稿
遼右書院記
義州修建緣邊營堡記
史氏倚廬記
贈金德容之任石州序
一舉羅先生墓誌銘
張生文亨字說

先考妣墓誌銘
外考妣墓誌銘
明故鎮國將軍遼東副總兵韓公墓誌銘
參戎李公墓誌銘

卷之五

存稿

簡石齋陳先生一
簡石齋二
簡石齋三
簡石齋四
簡石齋五
簡石齋六
簡石齋七
簡石齋八
簡同年會元章翰林
簡同年鄭克修御史一
簡鄭克修二
簡鄭克修三

簡同年羅一峯先生
書中刖紙
簡羅一峯之子
簡陳都憲
寄族兄弟
寄族姪
示諸子
簡李參戎
寄韓貳弼公子
簡韓貳弼公子
簡傅叔父大人
與王天申伯兄
與王天申
書中刖紙
答襲修高進士
示鄉人

卷之六

存稿

簡阮鄉親
簡同年大司成林亨大
寄光祿時文泰
簡都閫王公一
簡都閫王公二
簡馬揮使
與鄧都閫
書東萊格言後以勸鄉人
簡揮使馬伯初
與馬生翔
書李漢章遺行於其挽卷
贈以德范進士
書羅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題目
書俞洪文後
簡同年熊汝明
與史揮使國章
與鄧都閫
與士諸帖字

與韋中貴書
卷之七
存稿
與陳聲之
錄世衡射法書其後以告陳聲之
又
又
漫記
凡二十九條
勸鄉人習射一
勸鄉人習射二
成化戊戌告祭四代祝文
祭胡士宣文
祭古墓文
策問一
策問二
策問三
卷之八

奏稿
應天以實疏
自劾疏
辭職陳言疏
成化戊子六月二十六日紀時事
卷之九
詩稿
自警
又
又
又
偶成
自警
又
答問者
和白沙韻述懷
人有以命賦呈者謂一絕於後
讀書

述懷
和番陽守愚巳先生韻
寄大尹邵文明
古澄丁聲遠來訪賦一律見遺因和答二首
又
答同年大司成林亨大
挽同年羅一峯
戲贈友人張解州
答守關陳司馬諒之
又
寄邵文明大尹
傅彥明兄仲久客維揚詩以寄之
伯初過訪留飲賦詩
寄邵大尹有敘
又
次余杜史與石翁先生倡和詩韻
與友人宴小莊

贈友人
人有求薦舉者題其書後
俗不讀小學以科舉不用故爾詩以紀之
哭張東海
贈達揮使
和韻喜陳本仁相訪
再和番陽守愚先生韻
偶成
和答董桂巖同年
又
偶成借白沙先生韻柬丁大尹
簡鄉親
題看山圖
溪上芳亭和士諮
述事
題扇上釣魚圖
又
題畫

墨室銘
題畫貓
題扇畫
題晚菊
釣淩溪
簡鄉人
題畫蓮
魚磯偶成
題萬佛堂壁
又
擬寄鄉人
題退休卷
題華山高臥圖賡丁聲遠之作
賞花有感
右水亭涼處
右小橋吟處
右花圃香處
右晴櫻眺處

明定海賀欽克恭撰

言行錄

先生平生奉親極孝母黨姻戚雖甚寒賤待之盡其愛敬極其賙卹親有疾則極其憂瘁湯藥必自嘗迎醫必拜之

先生於朔望祠堂行禮後必詣別宅拜從叔母率以爲常

先生性喜於訪問與鄉之長老言輒問先輩德政之善

與他處人言輒問地里風俗人物之實以至各邊蠻夷之情狀無不訪求

先生謁疾家居四十年弔喪問疾外不輕出一切貴官相訪者止是致敬以延待之未嘗往拜也間有不樂者

先生聞之曰某何敢慢人貴病官法當如此耳鄉之親故兄弟鬬牆夫婦反目執迷不返人不能措一辭者先生杯酒從容之際一言復初矣盡誠意動人不覺心服耳

先生誨化導人雖耆老商賈往往從化有史六丈者平生商於南方老而始歸慕先生之德遂來求學先生仍以前輩待之每來輒爲解說小學家禮次四書次朱子通鑑綱目次及春秋經左氏諸家傳數年之間寒暑不間史遂有所得巍然爲鄉之達尊凡鄉人從先生之言行文公喪葬正禮者史丈爲之護喪排異端守禮法老而益篤或言行有違禮者先生必正色語之史亦安受不以爲忤也又史璠者丈人從子也亦爲商遣其子從先生遊亦自取小學講說體行鄉中耆毗子往往笑之史君曰我惟從賀先生行耳久之行義卓然鄉人敬服終喪始出後數年先生爲作倚廬記紀其實以爲世勸云

先生嘗迎從叔父之喪於他州適其邊有以酒食誘殺夷虜以報功者其指揮董某者謂其當事之官曰吾聞賀父將至倘問及殺賊事以實告耶姑諱之也其人曰是安可實告只言敵殺耳已而先生得人盡情大率類此董具道其實且曰某於他人可欺於尊者不忍欺也先生往年寓客邸時視從者燒煤主家之婦見

其未習也自爲燒之先生輒致敬以避於外如是者再三則其人亦知禮而相避矣蓋化之也

先生靜修林下而實未有忘天下之心當孝宗改元之時遼東都司都指揮鄧鈺大學士劉吉御史姜洪曹琳更有不記名者若干人交章薦舉時先生有老母在堂聞之曰時其泰乎吾雖不能出而天下賢才當見用矣

先生之外父乏嗣取而養之於家已而慮曰古人必立同宗之子爲後今吾外父有姪當爲立之議其季者其母有艱色乃議其兄之舊者且曰舊於其家無用而有

孩數歲遂取爲後且謂世之舊者誦習淫邪妄誕而不知道正事乃獨教以誦文公小學教條東萊格言孝順詩有益事云

族弟禎家人嘗與鄉之劉姓公子爭貿易以瓦礫擲其馬不數日馬病死欲訟之官先生有家生貢馬直若干金劉指詣人曰必得此馬吾方已也先生知之即以與之不須禎一錢

先生自少即勤問學不事遊樂及成化戊子謁疾歸家益潛心正學杜門不出者十年至戊戌歲始造表弟馬指揮文敬園中看花有詩云齋居四十二年身未見東風桃李春今日名園一杯酒不妨聊作賞花人蓋實事也

先生數歲時常循親戚家其老者能言典故先生與之寢不一二夜得其所有殆盡聞者咸異之已而爲衛庠生慧副楊公鏞按臨見而愛之問吾州古郡名對之甚悉楊喜目淳圖出句云寶塔七層遠近皆來瞻仰即應曰邦畿千里華夷無不歸依楊益喜且曰他日必成遠器先生雖習舉業時乏典籍偶得性理羣書一冊把玩

不倦識見趨向自少年已過人遠矣

景泰初吾州以邊衛奮武絕少文學衛庠雖設而爲生員者多官府拘執充之故當時校各所出丁重役則曰吾所有讀官學者若干人矣是以讀書爲重役也先生乃挺然崛起勤於學業年十八聞遼陽新舉子匕時雍先生精於詩遂不遠數百里往從學焉逾年有得而歸鄉人稱先生自少謹飭正大雖處他鄉無父師相臨而未嘗爲褻狎非禮之事諸友之年長者亦罔不重愛焉

先生在科時凡外官有饋於科中則其鄉里同年之在科者爲之致之書籍帽襪之類盛以食羅舁入分布一切卻之同官對送者大言曰此獨不受者新選戶科賀大人耳先生略不卻也有鄉里相尋不遇以故乾葡萄一囊投之而去先生歸曰此不可受者遂訪其人於正陽門外還之比歸爲署所傷痏出徧體後歲至其時則發夫人嘗指以示兒輩曰汝父此瘡如此得耳

表親千戶馬某以貧乏割其居宅一隅賣之先生知之諭之曰汝祖宗故宅奈何輕以毀棄耶乃爲出白金數兩以贖之又表親某假貸白金數兩於鄉人須索甚急卒無以應因構讎怨先生曰當有以解之時方空乏乃假之相知者得白金如其數償之

先生嘗言人不可作牛鬪不界之人故每語人必以盡善全美之道凡鄉人有爭田者必以虞芮護田告之兄弟相爭者必以夷齊讓國告之有爲繼母所苦及弟之不道者必以大舜之事告之傍引曲譬反覆不厭故雖頑者亦多感悟焉

先生懲人之罪雖嚴斷然事過卽不復停蓄於心矣有

杜詩曰無深意味不如還看鼇壤集也

先生性喜賓客恭謹樂易好諮訪老而不懈用是屏居四十餘年而於天下人物風土民情獘俗周知如指諸掌其所友皆當時第一流人如陳白沙羅一峯林蒙菴先生所友皆當時第一流人如陳白沙羅一峯林蒙菴周翠渠輩凡有言論書尺切於進德修業者必錯錄嘗座前時用觀省

正德己巳逆瑾括民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懦遂先發聚衆縱火劫財城中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老爺鄉人以告遂請先生往諭先生辭曰吾非土官獲保里閈足矣請之再三遂從子弟十餘人往彼卽拜跪言此事恐不能保全乞示生路先生曰當有以解之時方空乏乃知悔卽不殺人猶可解衆稍戢俄而相率至東街巷口羅跪再請先生曰爾等燒屋劫財皆可抵償惟殺人不可赦明後日鎭城當有體勘人來爾輩須拜跪求生耳慎無殺人已而撫鎭人果至須臾又報發軍來勦衆復呼噪相聚曰賀老爺不曾說謊我輩再往問之先生曰城中被爾等擾亂至此鎭城焉得不發兵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當有原者衆復遲數日竟如其言城中不傷

一人屯中鑿窖得錢若干先生分濟貧乏且爲銀的以誘射焉

郡人某其子已爲儒學生以貧粥爲義孫先生傷感垂涕令家人借銀若干資之不計其報

洊令家人借銀若干資之不計其報

先生教子孫嚴而有道教門生亦然于孫男女但解言語卽教以出告反面之禮雖習舉業必教以得失有命毋爲辱志讀書暇日則教以學算數講六書習射法郊行見枯骨輒令子弟瘞之

鄉閭育女多不舉先生立法以戒家人曰吾家子婦如周元公希賢希聖尊悉以俚語易其辭揭諸壁使童蒙熟誦

先生晨興祠堂行禮後入書舍諸生揖畢則令倍誦白鹿洞規東萊格言曰此諸經之機括在吾人實體而行之眞學聖賢之要訣也丁寧反復不厭其詳雖僮僕孩稚咸習聞其說焉

先生有一友嘗爲縣罷歸簡敖不拘小節鄉人易之而先生敬待如初或以爲請先生曰此公有氣節曾於國子監奏巨璫罪惡後其人送香文廟諸生揖畢卽舉名問曰某人安在此公立應曰學生是也忠直之名傳天下夫取人者當於其大節小節置之可也

先生以文公制爲祠堂奉先始以繼禰小宗不敢祭及四代旣而得原籍定海家書知繼高祖之小宗貧弱無室廬乃歎曰謀生如此祀禮可知於是制高祖以下神主祀之爲辭以告從權之故又初從家禮以西爲上後謂文公拘於時制祖開元之禮於人情未安乃更以中爲尊焉

凡教童子卽以格言至論日夕薰聒之曰此所謂作聖之基也如周元公希賢希聖尊悉以俚語易其辭揭諸壁使童蒙熟誦

先生自少未嘗以居官受用許家人而必語以力田謀食之道曰古人仕宦爲行道濟世耳可以此求衣食乎

軍士亡命其妻以徵糧白縗救不死苦楚莫訴先生聞知令人召婦立券爲代輸或曰徒收此券耳不如無也

先生曰非汝所知也

門生某奉簡求薦先生復書諭以安命守義之意且歎曰渠聽信與否不可必盡吾心焉耳

憲廟喪先生於書舍率子弟門生齋宿有別館生三人以市無肉買豕殺而食之先生怒而責之

先生嘗曰詩不叶韻不成詩況性情有邪正好惡之心得之吟詠今學詩者不叶韻遺淫詩豈聖人刪詩教人本意讀春秋一主程胡於書取典謨訓誥諸明顯者時時誦味禮中有疑者曰在吾人精以擇之又曰文公採輯於小學者精粹之言也可詳玩而力行之先生尤喜易觀象玩辭不以高年衰病少置至於易學啓蒙沈潛反復功力尤多

李參戎守義錦三衛酋瑣合台者以燕狗子爲謀主歲爲邊患狗子故開原盜叛人廣中爲鄉導先生語李曰擒狗子庶邊患可少李猶豫未決先生曰文公白鹿洞教門生曰爲學須躬行故曰學者將以行之也不行豈規不有處事之要乎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已斷而行之乃爲不徒誦說也李意決成化壬寅夏計擒狗子誅之是後累歲無邊警

謂之學又曰躬行須是改過遷善不然胡行謂門生曰汝各家紡織否對曰不能也且無閒工夫不種田也汝輩讀書只是不信如葛覃七月等詩只是口誦此何言也男耕女織此正當爲之事今有不會種田者而已此是吾鄉所缺者卻將糧食易衣少閒衣食俱不足矣著意爲之不愈於外面奔波也

某巡按考試丁憂生員先生曰此何理也壞人倫壞風俗孰甚於此古人凡有喪者天子之命三年不過其門進倘義利不明先已陷於小人之域何緣長進耶

謂門人王瑞之曰矜之病人皆有之瑞之更多耳當省察克治之方可進也乃爲舉詩謝子事書其扇以教之

教之孝也又曰好秀才決不出考忍心害理君子肯爲之耶皆可歎也

門生有粗率者侍立恭謹先生曰朝夕侍親守得此禮便是孝敬之子矣

門生侍側先生問之曰孟子曰聖人與我同類者汝輩亦曾如此省察思慮否孟子此章喫力說許多話其意安在汝輩讀之曾得其意否讀書不切已誦說何益

因門生說孟子天爵良貴章教之曰此處說內外輕重極是明白痛切但汝輩心中不十分愛他不把來心中

常常涵泳體察何由得長進耶

李參戎談毛正郎爲屯軍貧者娶妻事先生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於鰥寡孤獨毛公亦有合此意其心雖私而事則公也李曰斂官員之俸以爲之焉得爲善曰所妨者小所成者大如彼取之如此用之人亦安得而非之今但繼其事而以誠心行之又推而及於操軍邊軍眾人亦當以爲戒而自省有善非特眾人以爲法而自己亦當以爲法而繼之庶乎德業可進也又曰善惡雖小須辨別如睹黑白方好若含糊不分有善亦不知其爲善而加勉有惡亦不覺其爲惡而克治德業何由而進汝輩須互相講究辨別之可也

嘗責一門生曰汝於朋友不取勝己者是廢朋友之倫矣夫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皆賴友以規箴切磨朋友之倫其可廢乎

獄吏有徐姓者公平謹愼曉解文移在司若干年不妄

取於人先生聞之喜曰是可教而爲善也令人送以曆日徐自茲愈益謹飭

門人某爲總戎先生以書戒之曰位高者易驕驕則賢人日疏而忠言不聞忠君報國事業由是而隳矣子其愼之

初邑中僧道盛行後以先生正教之興漸次衰謝鄉人或之者甚少雖細流亦往往自悔悟有反正者有歸儒而遊門牆者有恨其衰暮而不能歸正者

凡人家義男物故卽以其妻爲他義男之妻者殊非道理今後吾家或遇此事待其守服滿日欲嫁者嫁之

嚴內外之分男女有別人之大禮載諸小學最爲詳明人家往往率於習俗視爲末務致罹薄不修悔之已晚今後吾家當一遵正禮戒此俗弊務要男女有別以全人道

祠堂所在之宅宗子世守之不得分析所以然者非故爲厚此薄彼也將以尊祖考交神靈重根本而繁枝葉也苟違此義如世俗所爲一言忿怒骨肉乖離割戶分門斷裂破碎朝爲大家而夕若有罪鈔割者使祖宗神

歎條聽畢拜謝而退

先生嘗曰論文王之化者必序后妃之德古敦本而抑惡者必以作奇巧悅婦人爲言戒俗而法古敦本而抑末固君子之責也古人云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今縱不能行之一鄉不可驗之一家乎

同年張汝弼嘗曰吾夢中得二恨語恨司馬遷早死史記得完先賢老而後六經何足恨也縱使馬遷遲死史記得完先賢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姦雄貴勢利而羞賤貧等病能免之乎古

人貴親灰蘇子親見二程尙不信其道德若使生於其後何能信之乎縱使隨俗而信之亦虛文耳此二者皆不足恨也

先生教門生行祭先之禮每四時仲月課其倍誦文公時祭禮文且演其儀度其祭之日期預報而書之至期註銷之有始行不習熟者禮生相之

有一親家欲行家禮乃自疑曰我家無秀才柰何先生曰汝家無秀才無人倫乎若用佛教則汝家有和尙乎其人遂服

史六丈送一生來學且教之曰學些人事也好先生曰此言便不是矣人之所學唯在人事此聖賢教人之正意卻說學些也好不知學箇什麼是全好耶

先生有甥曰胡深者其父沒時甫八月耳年六歲卽從學受躬行之教弱冠時追痛其父早逝未能行喪乃謀欲追補之爲文一篇以呈先生先生覽之曰雖汝孝心然先王制禮已有定法不可過也苟有此心竭力以奉尊母盡誠以承祭祀可也

俗傳打旱孤椿者謂天旱是墓中新死人作怪所致掘

墓碎之則雨愚民無知往往妄作成化閒先生嘗告之當道禁其事後數年王備禦始至適天旱村民來告欲踵故俗王草率許之先生聞之急作一簡論其妄誕且干國典王遂悔而急止之已而天自雨訛言亦息後有南人彭姓者專以是惑眾兩城鄉民信者頗多先生言之王參戎杖其人火其書

鄉武弁喜功名者往往有燒磚包砌邊牆之議白都閫請諸先生先生曰嘻是欲爲秦皇之長城者矣嘗如是邊人死亡無日矣我國初立邊始而薙木爲柵已而掘坎爲壕又其後也爲小小土牆邊人不甚勞也今規模高厚民已告勞矣苟欲燒磚包砌非秦之長城而何古人云作者不居居者不作如秦作長城後人因而爲利而秦則亡滅此事理之明白者柰何效之縱使處之有法不勞而成只欲地方繼續修理亦已難矣 初吾州之城九里餘耳頃因連雨傾塌殆遍盡以一城雨衞之力累年不完今一城之邊動輒二百餘里倘有如吾城傾壞時何以修復今姑以黑白錯言之一城凡有三座每年春追其夫丁倘有至秋未完者公爲長計其緩當數

倍於前矣民力可能辦耶幸勿再議白公棟然而止往年東人屢欲展遼東省奪三衛河之北老虎林謂其地沃饒且自廣寧至開原甚近雖賢明重臣亦往往惑之先生聞之歎曰今日視祖宗時強弱如何民不聊生倉廩空乏守其見在者可矣奈何爲此好大喜功之事以殺吾邊人乎且東人之所不安者患在無政以養之耳非患地之狹也或者勞力而成爲利幾何而兵連禍結寧有已時況時訓舉贏尤古人之所深忌者

明定海賀欽克恭撰

言行錄

都督李公始至求寫影紙習字畫先生因作一簡勸之以爲字畫小藝不必榮心惟讀古聖賢書可以養德性發神智施於處事接物無所差繆忠君報國事業日益光明俊偉可與古賢齊驅公何不務此乃瑣瑣於彼耶李公大喜即令素日讀書之官輪流日講以來進益且請何書爲要先生乃令講大學衍義仍令其官先授於

先生然後講之歲以爲常李公德業大進

王參戎禱雨寺中見芍藥盛開命麾下作對句送先生高下先生曰今當爲誠悔畢之時思政事之闕失而改圖之可也此等戲事恐非其時

吾邊舊有六馬營保監軍鹽山王公翱所建捍禦外衛內邊境以安後虜寇大舉暫撤兵回城因而廢弛虜患日甚先生詢得其利害移書撫憲河東張公九疇乃修復清河堡又數年韓參將來分守韓嘗從先生遊尊事愈謹先生告以復餘五堡自是虜患益衰

鄉人有失其前母之墓以其母配父葬前母之子來自
原籍求其母墓不得博訪故老有告之曰汝母棺嘗被
火葬之某地但其封不識矣其子求得焉於是恐其弟
欲負母骸歸原籍先生聞之曰噫皆非理矣皆知有母
而不知父矣因簡示之其人遂服從合葬父壙

陸湛爲僧一旦慕儒道學於先生門人范以德遂反正
復從遊館下其家故習老氏業奉先之禮未能正也先
生詩以風之曰去釋從儒世所稀綱常得處便歸依如
何春夏秋冬祀尙與朱家禮制違湛慚而改

門生有慢師者先生曰讀書以躬行爲本躬行以孝弟
爲先然必得師長之教然後知孝弟而爲之故小學之
教必曰隆師親友隆之云者嚴憚恭敬與君父等也今
汝於師長之禮怠忽如此則家庭之間事親事兄之道
從可知矣此一坎不能過更學何事又曰爲弟子者須
於先生之言舊意聽之無疑即行之有疑則質之今汝
於余之言如水澆石此德業所以不進也德業不進而
徒講於之乎也者之間有何益於身心也

又曰理須講究如祭禮便須知行則爲厚德不行則爲
薄德此正格物之事也

又曰今人於他人有過甚能議論及己身之過與人相
同處便置而不問矣

先生每教人收斂精神潛心爲己嘗有言某先生公餘
則著書夏則脫去巾帽先生曰不敬甚矣自古曾有囚
首聖賢耶

或有以吳文正所著學統學基等文爲問先生曰聖賢
氣象不如是也觀論語可見

先生常言懷柔侯施聚善守邊其於邊牆止如人家院

牆不欲甚高厚然修之有法每臺有牆板稍有披缺瞭
至日高以後無警卽一人瞭餘人隨壞隨修歲以爲常
故邊無大壞極敝之時擾民妨農之舉又安有千里調
夫之害饑疫死亡之憂耶公嘗曰邊牆非以其阻賊不
來取其知出入耳操軍殺賊在吾爲將者與老成之謀
也後來不知邊事者往往築牆高厚既勞人力其有損
闕非臺軍所能修補聽其大壞然後動大眾築之虜寇
猖獗軍民荼苦較之昔日大有不侔然後知老將識慮
之遠非後進淺謀所可及也

問魏公之量固是閎氣恐亦有所偏如軍中斬一卒毀其所管者只如尋常編謂當怒之事還是怒方是如舜之誅四凶亦未嘗不怒也今魏公於此乃全不怒不知如何先生曰亦不是不怒但怒得不覺不似今人驚怪耳

七去三不去大綱是如此變通還在人如前貧賤後富貴不去者若無子多言之類可也淫者可不去耶以是推之自然可見其餘

讀文中子至辭人不願出仕處曰此是實事說得自是好與他處不同

韓文公上宰相書亦甚陋矣謝疊山卻還稱他善占地步耶

呼矣

今爲將者由其不學少知義理率皆率意奢縱若要好須得一儒官傅導之嚴考其輔相之善惡實跡而黜陟之庶爲將者不得肆意妄行矣六

六書本義之書雖非大義理所關然其發揮字畫本義誠爲有理非其他以己意著述者比

問靜極而動者聖人之復豈常人之心無有動靜乎曰常人雖當靜時亦不能靜故曰靜極而動者聖人之復此理無處不有無時不然人惟無私意間隔之則流行

矣

先生看朱子語類因命士諮曰可取明白切要者點出倣近思錄卷類鈔爲一書與學生及鄉之讀書誦佛經者老輩觀之以祛愚俗之惑可得進道之門戶也今世爲學須立志若不立志決無有成之理譬如射箭須先無人材皆學校壞之耳在位者宜有以處之也今不立志於正鵠然後可以中若或大或小則在力也今不立志高遠正猶射者不志於正鵠胡射亂射卻如何得中官絕少稱職者若提學者得其人考察而罷黜之或別項差遣務選有德行者爲之庶幾人材有望

教門生曰爲學先要正趨向趨向正然後可以言學不然終不免於小人之歸也今人見有人言欲學聖賢則

譏誚之不成爲學只是學小人學愚人耶汝輩且安心讀小學必以聖賢爲志知卽行之便是君子之徒至於理旣明矣然後應擧中與不中則有命焉若趨向專志於得卽是小人矣目前由科擧登顯官而以貪汚不忠自取敗壞者往往有之皆趨向不正志於得耳何足效乎」

黃氏東發質實少智之人言多糊塗

古之政事學問一貫事耳今人學自學政自政判而爲二故所學徒誦說而已未嘗施之政事政事則私意小智而已未嘗本之學問也故今之爲政者剛者偏於剛柔者偏於柔閒有得其一二者亦不過天資之偶合豈學問之功也故欲政事之盡善須本之學問

白沙答張廷祥詩所謂吾能握其機何必窺塵編等語不免有過高之意

白沙讀泰誓抑揚之閒亦有大過之意

先生嘗曰白沙後有書來謂其前時講學之言可盡焚之意有不滿者在

爲人上者旣是不貪亦須嚴切以禁屬官之貪方有實惠以及其人若不能禁之安能濟事

讀書須著實體察如讀孝弟章便反諸己曰吾能孝弟否乎犯上作亂吾有此失否乎善無於己卽勇爲之惡有於己卽速改之只謹守此便是讀書之法

劉向云仲舒嘗晏弗及伊呂不加向子歆以此爲過向之言固有失歆之言亦未爲全得夫仲舒於伊呂固所不及若其正誼明道而不計功謀利嘗晏何曾夢見他脚板耶

聖人之法細密而不粗率如人賢否一見之便不言我已知其爲人必須仔細試驗考察之今人觀人一見便

謂已得其實眞俗人所謂假老實者也

小人懷土如居不仁之里不肯移向仁里中去又如居亂邦貪富貴而不去便是懷土不是嘗喻出

問尹氏爲母日誦佛經一卷朱子錄而識之何如先生曰尹氏篤厚之人不違母之遺言故朱子取之然亦尹氏之所以爲尹氏耳使程子之母信佛必能諭之於道矣如其不從亦若尹氏之母恐亦別有處置不但如是

先生讀白沙先生手書爲學之方歎曰先生之資質高功夫深眞豪傑之士不爲流俗之所移者又曰先生潛軒賦

言爲學之道在乎主靜以爲應事建功之本學者宜深味之

先生嘗曰吾聞之君子讀書須求大指義不必纏繞於瑣碎傳註之閒也

學者凡事不可尤人皆當安之於命耳義理精微尙欲講究況眼前之事有何難見但爲私意所蔽於是有不能見而唯以尤人也

觀薛文清讀書錄謂其中所言克己之事甚善

韓信軍中問李左車便是聰明過人處今人不用人言者皆是此心之不明耳

驕惰之心一生卽自壞矣

黃東發謂皐陶以司刑而子孫無聞不得與禹稷契比韓信以司兵而宗族夷滅不得與蕭曹張良比眞淺陋繆言也皐陶得道統之正傳者尙謂其以司刑禍其子孫不知何等人可司刑而福其後也韓信以謀反誅乃以之比皐陶何其繆耶至其蕭曹張三子之後爲異端之徒篡弑之賊皆爲其祖宗之榮又何卑耶

偶觀李性文評曰朱子之文詳於程子者發明道理以示人耳今乃以程朱之文詳略不同爲天分之異誤矣又曰以程門之文未免訓詁家風對蘇門之文未脫縱橫氣習而言是不知輕重者也

英廟復位之詔人謂岳先生所作所謂多難興邦高帝脫平城而擧漢隱憂啓聖文王出羑里以興周此在臣下表稱可也人主自謂可如是矜伐耶

嘗論天下之士曰予在京中獨見一白沙耳

用人猶醫之用藥和緩者宜於久遠而短於應急快利者速於去疾亦能傷損眞氣雖用之得宜則可全其利而免其害也

先生教人必自小學始時科舉之學行往往舍而不讀常命諸生曰不願讀小學者無留館下於是小學之教盛行鄉邑焉

先生每言後世之人知改過遷善卽可與之有爲嘗欲取古人改過成身者錄爲一帙以化鄉閭然以急於自修竟未果也

先生嘗言東遼當祠者馬都督雲葉都督旺此二人奉

高皇帝之命航海來遠招撫夷夏安輯兵民開創衛所建立學校濯鑾腥羶使左衽爲衣冠禮義報功報德何可忘也於是鄉之耆老請於上司具奏朝廷竟不果建都督胡忠分守是州睹馬公玄孫輩歎其先世功德欲爲建家廟先生聞之使告曰馬公之祠與其建於家孰若因民情而建於吾州乎胡公曰吾不及也遂建祠城南隙地廟額祭品尙缺國典云

張汝弼傳某達官之論以爲前代取士以辭賦故有道學之說今時取士則純用經義矣更說甚道學先生應之曰是先正所謂爲已耶爲人耶躬行耶誦說耶精切耶鹵莽耶以是辨之則謂務經義而卽爲道學者其亦誤矣

先生每念謹華夷之辨謂夷虜不宜置之近牆日使窺伺我邊況又有容之牆內者遠近虛實多少強弱一切爲其所得往時賊不近牆欲來犯我邊必用姦細先來覘視今自華夷不辨之後則人人皆姦細矣因此一旦起營去後虜禍之慘不可勝言此事亦旣有明效而邊人仍踵故轍者苟徇目前不顧後患耳況賊之老小在此州卻往鄰州虜掠人雖知之亦浪浪而已此何理也又此賊旣在牆內何所不至搶剝衣服淫汚婦女一切匿之蓋上所謂言人自緘口矣又地方旣喂此等於防邊自爾怠忽旣憶其貪我食且不盜邊又以爲縱有刖賊殺此可以免罪又得陞職邊防大壞全在此耳古人云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昔年法度彰明之時虜去邊最遠臺軍瞭見便舉煙放礮而官軍嚴以備之或伺其夜宿則令步軍劫之緣此賊近邊更無他事只作賊耳今卻容其住牆內外何以關防也戊申敕諭有云舊例不許爾等近邊今朝廷憐爾窮困暫令近邊藏躲精壯人等仍須在三四百里外住劄防護何嘗許其經年累歲在牆下牆內略無華夷之辨乎

教門生曰讀格物致知便須一一窮究道理讀誠意便須著實好善惡惡如此方有益耳

觀通書誠下章三註中引朱子所論未發之中曰此說不是當是未定之說引之於此者纂修疏謬耳後考大全集中此乃與張敬夫書文公註云此書非是存之以

見議論本末耳因言修官謂者之不用心可慨也
中庸或問必有事焉一段當涵泳
又曰今之學者類多放曠不敬此是一大病乃聖門之
所痛絕者故曰古之聖賢兢兢業業過了一生若書之
言堯便首之以欽明文思舜便曰溫恭允塞詩之稱成
湯聖敬日躋文王敬止之類皆是道也學者欲學聖賢
必戒謹恐懼去夫放曠之病庶可入也
先生曰某上不能有益於朝廷下不能有益於鄉黨今
爾諸生相從若復拒之不忍爲也且爾諸生之相從者
以余爲年稍長識頗明故耳然須有相信之意則好若
不相信無益也古聖作經之意欲使人皆明此理而措
之躬行非徒使人記誦之以應科目釣聲名取富貴以
榮身也今爾諸生須知此義莫負古聖著書立言之意
可也若曰吾輩之所希者舉業而已則甚非余今日相
望之意且師生之間朋友之意若余之所爲有可疑
者爾輩當面請之若然則非惟有益於先生必有益於
弟子故曰事師毋犯毋隱因論處朋友之道曰吾觀爾
諸生於朋友之過失不敢明言恐其怪已此甚非友道

欽臣來不怕朋友之怪有失者未嘗不直言以正之彼
不從然後止感諸生之相從不得不明言以告勉之勉
之
又曰爲政須養人廉恥於下官不可輒加呵叱箠楚雖
下至吏卒亦當以廉恥養之彼然後知自重而勤於公
務也又曰今之文職六部等衙門亦有所屬然不專用
筆墨者以人知恥也武職獨非人乎顧上之人不以廉
恥養之耳苟能行之風俗之變亦不難也又曰在科中
每見同僚於吏員有小過輒罵詈箠楚待之若犬彘心
甚不平謂同僚曰彼亦人也苟不以人理待之則彼自
視益輕而愈無恥也
又曰朝廷高爵厚祿爲何只爲幾箇窮百姓而已苟不
與之爲主而聽人虐害之乃曰我廉矣我勤於公事矣
如此可以爲思臣而不負朝廷之恩乎
巡撫之職與巡按不同蓋必撫安一方之人使之安生
且得便宜處置官人一履任輒參奏許多官亦未爲
便必須先周歷各方訪其行實出令以警省之使之悛
悔不遵令然後舉其惡之尤者奏而罰之則各官自知

懼不敢貪汚嬰虐矣今一下車即參許多官則所參者未必惡之首而惡之首者未嘗參也

又曰法須簡約人方能遵守行之久遠文具而已者豈能行之久遠哉

今人於宴會若製爲歌詩辭語明白不必文飾令左右人歌之或父子骨肉間則說孝慈或同僚之間則說彼此勸勉莫忘公務或言飲不可過多或言醉後威儀言語當謹愼或以古之淸廉者爲勸或以貪汚者爲戒使人於宴樂之時不忘警懼之意則亦大有益也

先生曰今人見人有勉強把捉者便笑曰某人造作不誠實我嘗曰且得肯如此亦好了如本好色把捉不好色如本好酒把持不飲酒此正矯揉之功如何不好若任情胡行只管好色飲酒乃曰吾性如此等之人以爲誠實不造作可乎

孔子答人之言各中人之病說得如此好雖然又不似快說話者

孟子則便似快說話者

人之欲無大小但爲其所中則牽制而不能舉矣人之當官始之淸廉者及其卒多爲利更二者所誘蓋不可不愼也

又曰官之於吏當以德化之須朝夕勸諭之曰吾與汝當爲好人不可壞法以貪汚若貪賄賂虐害小民與賊盜何異今我輩見賊盜必深疾惡之豈可自爲賊盜而不顧也天豈不降災禍於其家者乎如此朝夕省諭彼亦可以省悟感化不爲惡也

問神者妙用也用卽費而顯也非神也妙用則神也蓋言所以爲用者也如雷動風撓火燥用也所以動撓燥者神也先生曰然問體用一原顯微無閒舉異端不如此

故有絕人事而求天理者曰世教不明故言天理者不知用之人事言人事者不知本乎天理所以一則流於粗淺一則入於高虛

又曰理之名雖不同實則爲一聖賢認得定故橫說直說都是實諸稱呼人或名或字或官或號皆是自不知者視之稱名則知某人稱字稱號則不知矣是則雖知其人之名其實未嘗知也

國朝吳康齋先生不知其詳曰沙稱其未嘗著書意以今之著書者於理無所發明不過爲名而已

問格物致知之說程子已論之詳矣其門人之言乃鮮有無病者何也先生曰程子非一時之言門人有聞者有未聞者且各人資稟不同又有相從不久便做官去者若資稟高相從久篤實行之方見得親切若但一時聽先生之教未能盡行雖知以爲好語然其中十分切要者也只作尋常好看了意略不同則其終也遠矣

學校乃朝廷作養人材之所理義相先之地如不孝弟不忠信無廉恥者養之何用上司於如此等人當訪而黜之然後人知務本不然則此等人雖能文章終何用

乎子弟之幼者今人唯教以讀書作句於洒掃應對冬溫夏清之禮反略不留意皆由世教不明故耳此人材所以難得也

王纁衣過義州令儒生行家禮欲通行二十五衛詢於先生先生爲之少加損益曰禮須讀而習之如孔子向與弟子習禮於樹下習之熟則行之自易矣官府文書止可舉其大綱使行之者由綱以考目可也觀小學之書曰必如此然後有益於身心爲聖賢之學也他道非無一長可取但所得者少而所失者多唯身心之學推以治人極於贊化育參天地人有求爲私屬者先生以正理喻之退謂家人曰渠來以私意求我我卻以正道勸之渠欲拖人下水我卻救渠上岸不亦可乎

白沙之詩正如朱子之文自有許多意味

觀陳翰林張御史和唐音詩曰唐詩本不十分好被和者比之又覺得他還好

古之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人焉得不善世焉得不治後世教化既無風俗不美人焉能得

善世焉能得治乎大抵人之情從俗易違俗難若風俗苟善中人以下之資皆薰陶漸染爲善矣若風俗不善須豪傑之士挺然特立與俗違拗方能去惡從善力量稍劣者已不勝眾人排斥矣況其下者乎後世爲善之難如此此賢才所以不易得而世所以不常治也

被留虜廷郤王監國少保輔相之自當日殺之非其罪夫英廟不共戴天之讐以歸英廟乃不久而郤王遂天子之位無復討賊之心且廢太子而立己子及虜人自送英廟

歸景泰但相與一見而遂幽之南內此皆少保當國時事也豈有不死之理然謂其迎立外藩以樹私恩則實無是事也又曰于公大才有安社稷功人鮮及之但大義不明遂至於此或曰郕王欲踐位少保何以處之曰當時英廟被虜人心搖杭雖郕王監國亦自恐懼不暇便豈敢有他意當此時少保處之有道使郕王大誥天下以監國復讎大義敢有上言欲王即眞者即是姦黨身家重罪如此則後來郕王雖有邪心何由能動當時既無處置後來節節俱不能死諫又不引去而主張國事

權勢自如乃使英廟禁錮南內此心何忍耶又曰于公清白鈔沒時其家實無所有人之大節猶四支四支全而有病者猶可調理一肢缺焉可謂人乎

荊楚之忠臣能助主以闢土地者皆周天王之大賊也是皆助其父而凌其祖者也故君子先務知大義而後行事

盡細微

先生嘗曰某平生於理當爲者即爲之最不會隨順人情所以多致人怪者在此然人之處世決無使人都道是的道理若使人都說是便是鄉人皆好之而有苟合之行矣

欽前日上言苦口極言者此心自不能已也蓋當日不能證言職時當退也安得不退於家今朝廷用賢納諫正大有作爲之機會也雖是居憂養病亦不得不一言也不然何以答朝廷取用之意耶

問靜無資於動動有資於靜凡理皆如此如草木土石是靜物便皆自足不資於動物如鳥獸之類便須食草棲木矣故凡靜者多自給而動者多求取故人之寡欲者多本於安靜而躁動營營者心多貪求也先生曰亦是如此

問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眞與妄耳如目有視之理耳有聽之理目不可以聽耳不可以視這豈不是天也然人之用目視物用耳聽聲則有眞有妄故視明聽聰眞也視不當視聽不當聽者便妄也譬如火有焚灼之理刀有裁割之理自是物理本來如此就人言之用火用刀得其宜便是眞若將火去焚燒人屋舍將刀去胡斫人便是妄矣先生曰然

醫閭先生集卷之三

明定海賀欽克恭撰

言行錄

先生曰人皆知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神且如此心藏往知來不可測度何神如之前乎開闢之初後乎萬世之後高極於蒼穹之表深至於黃泉之下何所不貫此心之神如此惜乎今人皆錯用此心

京都中行教化亦是難變先是貴戚勳臣家奢侈浮靡之甚須上躬行以化之又多建武學選有才德者領其

事凡貴戚勳臣及其子弟皆收入受教嚴師弟子之禮雖勳臣已有事嘗領者亦要朔望入學聽教行禮凡動作衣服宮室飲宴輿馬之類一一教之如式有率教而過人者或違教而不法者許其師月陳之以憑賞責若然則巨室既善而人皆善矣雷動風行誰復沮礙惜乎今之不然也

人材之成決在於教如永嘉之人自幼皆能寫大字教使之然也

若有一箇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欽思此人絕不曾一見
人於官貴之關過不得者更說甚道理
觀莊周非孔子處曰若三代時有敢如此說者便須誅滅
又曰今之爲官者甚是難爲盡無處無內宦故也
祖宗懲網都布按與御史相爲主賓今以諂諛二字壞之盡矣惜哉
楊信民惟至誠愛民故民愛之如父母
爲官須識大體如巡撫便須除姦革弊激濁揚清但若以後至叛逆族誅方其拒蒯通時其所處固是但其意以爲漢王待之厚而不忍叛之卻不知君臣之分既定盡職則爲忠臣叛之則爲賊臣矣君雖待我以薄甚至信不知此所以當君厚待之時則盡力報之貶降之時則怨望謀叛其心惟知利而已矣
論爲政曰只有一箇虛己下問親賢樂道之心何事不能作何功不能成
宽慢姑息便不成體面矣
朱文公除官因其處有奄豎循習與監司爲賓主遂力辭其官嗟乎今監司之於內豎則猶弟子之於嚴師矣朱文公之才德寧宗在東宮時已思慕之及登帝位始雖召用不久即遣斥況乎素不相聞者能信任之乎此
以刑戮加於身然我但當守人臣之義亦豈可叛之乎
曹操乃漢之賊臣後人當直呼名而已世之編詩者乃稱曰魏武帝何其繆耶
見人有讌和古人之詩者曰弊精糜歲月一至於此可哀也已
又曰縱作得好亦只假景虛情而已何足道耶

與僚友相處須開心見誠方是道理

周太王遷都之言孟子所載數句最好其曰不以所以養人者害人固是遷都正意其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以後精神短少更不能前進矣韓文公作琴操便只說得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後面這意思便遺了

此意尤好蓋不漠然捨之而去也

荀踐爲曹賊作謀一生至老乃自殺所謂死有餘辜者也當喪亂之世小有才而未聞大道者罔不殺身滅族

人非遇明睿之主居大臣之位雖其才識過人得君寵任斷大疑處大事然大臣擅怒謗毀交作主心狐疑而禍及矣故以小加大以疏閒親鮮能全其功而保其身者

人言唐太宗諫行言聽誠可事之君然今考其大倫之虧眞夷狄禽獸耳爲之臣者於此不諫是舍大而言小舍重而言輕是可謂之忠乎苟以此諫之彼豈肯聽從之如他事乎然則謂唐太宗爲眞可事之君者恐亦未之思也

問白沙先生讀桑書曰今觀之其論未免過高先生曰然白沙後嘗寄書來云向日都中相與言者皆當棄去不可更留之是先生後來之意也

先生教學者曰汝輩須打起精神及時進學到四五十以後精神短少更不能前進矣

教李子英曰不改過決不能進然過豈能自知故又須朋友相規戒子英對曰朋友多不肯言奈何先生曰汝無虛己下問改過實心彼如何肯說昔者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所以進於聖人之域今要得長進決須學顏子方得汝輩平日彼此相視以爲渠便比我爭多少我何必問渠既存此意所以人不肯言所以不能長進

先生謂子英曰汝所教之學生俱已讀小學乎對曰然曰小子須以是教之方有可望不然不過成就他一箇利祿之私而已

責門生曰東萊格言文公教條欽特提掇出來教爾諸生蓋以此是爲學總括處由是可以希賢希聖今爾諸生乃不能遵信如何成得人

王瑞之壁上揭掇錦二字先生以克己二字易之曰人能克己豈不可以希賢遊聖耶

問古人數世同居者其廟制當如何曰此亦不難處既

立繼高祖之宗所奉祀之廟於中卻於其旁其後別立祠堂以爲其餘繼祖禰小宗等奉祀使之各主其祀外則合爲一垣四時之祭以次行禮如此方爲得宜若只合祀於一處便只是苟且將就必不能得停當矣

今之讀書者只是不信故一無所得

事之無害義者從俗可也今人以此壞了多少事非聖賢誤人自妄引以爲口實耳卻不道若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朱子調息箴甚善如感興詩哀哉牛山木章結之以肅容正冠襟亦只是持敬之意

朱子調息箴隨時隨處之言功夫全在此也主靜先去了許多勞攘持敬之功方有入處

聖人之道自是難蓋以無時無處皆要合道至纖至微不可放過也若節義之士但只一長可取他事未必皆中節也

吳草廬道統圖說恐非有道者氣象豈有十九歲人便可以道統自任古之自任者莫如孟子然公孫丑疑其爲聖人便深不敢當豈有不待他人稱己自以爲蓋有不可得而辭者乎況北方又有一許魯齋安可謂天下無人

草廬謝僉幕等書甚非聖門氣象聖門開口便道敏於事而愼於言觀孔子顏子謙遜便可見也

後世著書之人不爲名者少

子夏之言病少

天地間本一大中至正之道惟太過不及遂流於惡如喪葬之禮自有中制若墨氏之薄與後世之後惡

侈皆流於惡者也故程子曰凡言善惡皆先善而今之人天資美而壞之多矣若天資之偏由學問而有成者蓋未見之也

因論爲學之道歎曰人須是信方可望不信則心不相符決無所成

孔門自顏曾而下諸子之言鮮有無病者有子閔子無病其餘一人是一人氣象規模

人能著實亦是難事如子路於孔子之言多是不信觀

有是哉子之迂也之類可見使其能信夫子之言安有事衛衎之失哉

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如子路輩亦是自用之意多遇如是之師如是之友而有如是之失惜哉

道理不周徧精密終是顧得一頭不得一頭故曰不矜細微之病如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人一時不敬則一時放肆悖理矣

陸子靜讀書至其爲人也孝弟章乃曰人既孝弟如何更說犯上此雖是他天質高處便有簡略細微之病如

人亦有事親長能孝弟者然些小犯上之事時或有之故爲學之功不可不細密周詳也

人之膽大敢爲若不知道則弒父與君何所不至故曰膽欲大而心欲小不可有偏

今之爲官者多是不用人言孤立於上上下不交事安得濟

後生須下問以納善然後可望

草廬看來只是聰明博學躬行切實意思少故其出處著述皆有可議

自來說草廬者便不見有躬行實得意思稱許魯齋便有躬行實踐意思今其文字亦可見

簡甚麼大抵有志者事竟成志既不在此如何有所見有所得人惟知利而不知義所以量狹小若知得義之分惟以義爲主則量不期大而自大矣

教門生曰予自來讀書於舉業上便不似爾輩汲汲當時心中便以爲聖賢之書決然不是只教人科舉決然都是行得者聖賢定不會欺人聖賢處下的方子人肯將去醫病無不效者惑世誣民者甚多故學者不可不先窮理能窮理便不爲其所誣矣

命諸生歌諸生爲學事科名之詩有一年長者亦暗笑

責之曰樂然後笑不知汝有何樂汝輩迷了正路胡行吾方高聲疾呼喚不回頭卻反嘻笑此何理也事師在乎嚴憚安可如此耶

因諸生於朋友閒全不知責善之道因命作朋友之倫來看已而各作論來請教先生讀之曰既知得朋友之倫是如此卻都會這等說話乃全不依這言行便不是人了便是鸚鵡猩猩說人的話做不得人底事一般更成箇甚麼人

教門人云無恆是箇大病汝卻有此病所以不得長進

今要躬行須先以敬爲主不敬便不是聖門家風今後放曠之言放曠之事便須收拾起方可望進經書中說自古賢聖未嘗不以敬爲首程夫子敬字至今觀之程夫子當時蘇東坡只要打破程夫子敬字便是賢聖之學東坡不免於小人而無忌憚也

學者須與朋友講論然後知見可高明不然便孤陋寡人曰此聖人事也吾焉能之曰學聖人乎學小人乎其人雖以爲然而未有痛切意及歸而思之乃謂人曰賀公之教誠天理也非其言吾何以知之吾與弟爭屋而昔蔡伯喈得王充論衡祕不示人自今觀之論衡中胡說者不少可見伯喈祕得後來頭當時若與人共觀豈經書中有兄弟讓國者吾怪吾弟傷我經書中有弟欲

無有知其繆者乎

禮記有可疑者蓋當時記禮之人非是深於道者是以多差誤有聖賢之言當記而誤遺之者有不得聖賢之意而妄爲增添者有他人之言適其意而取之者自相傳之繆誤不決擇而遂書之者故他經皆精純而惟此有雜

禹聞善言則拜蓋聖人之心純是天理故一聞善言便自不知不覺喜歡而拜謝之今人之心全是私意無爲善之志雖聞人之善言如何肯拜耶

鄉人有兄弟爭屋者先生謂其弟曰責齊兄弟讓國今卻爲兩間房傷兄弟之情國與房孰重乎彼爲人而我獨非人乎汝惟知利而不知義耳其人愧謝而去異日見兄來先生取小學夷齊讓國虞芮讓田二章以示之彼曰吾弟欲傷我先生復取孟子象欲殺舜章示之其人曰此聖人事也吾焉能之曰學聖人乎學小人乎其人雖以爲然而未有痛切意及歸而思之乃謂人曰賀公之教誠天理也非其言吾何以知之吾與弟爭屋而經書中有兄弟讓國者吾怪吾弟傷我經書中有弟欲

殺兄而兄反親愛之者吾然後知聖人教人之意詳備如此也吾異日當謝教焉先生聞之謂子姪曰人性本善但爲氣稟習俗所壞耳義理之言自少至老絕不曾聞彼何由而入於善乎以此又見天下無不可改過之人也

讀白雲許公集曰志聖賢之道甘處貧賤可謂賢矣但身心所得者淺是以不免於文士浮華之習佛老異端之感淫媟鄙猥之辭也觀其文可見又曰許公之所以如此者便無惡不仁之意故也所以聖人說好仁者說惡不仁者蓋不惡不仁則其好仁之意亦不切矣今欲養賢才以輔治理須先考察知務實行十三四員提學之官使提督各處學校到任先考學官有不堪者罷送吏部聽選別職卽選本學生員及山林隱逸或有司見任之官德行學問可爲師法堪授學職推舉之使教生員本學推舉者不妨其科舉原自有司推舉者仍令食原職俸祿一以躬行爲已不事虛浮無益之文歲貢依程子所論之法不可但挨年歲如此數年之間俗弊可革而賢才漸多矣

先生聞閭下某人劾退歎曰國家用人不能愼之於始致使小人蠹政二十餘年今雖劾罷於朝廷之事已無及矣苟不求所以用人之道雖罷黜一某人不知後來如某人者又有多少蓋朝廷用人閣者皆出翰林翰林之選文字而已非嘗考其行也又翰林之職只在修書作文苟非大無廉耻貪汚請託之甚者外官何自而議之故不才者得冒濫大用況翰林之擢惟在進士首數名耳二甲以後雖有大德大才者何由得入閣而大用乎此擢任之所以每不得人而誤天下也

內外文武少不由於宦官宮妾之門安望天下之治耶一門生失愛於繼母有怨之之意先生責之曰觀汝所言心中全無天理矣古人處繼母而盡孝者多矣見於小學經書中者汝可一一尋看汝之孝果能如古人而親有不順者乎汝之心乃大不孝非細故也我教汝兩句切要之言可大書於壁時時玩味而自省庶乎有警於心耳西山先生曰罪己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己者亂臣賊子之志也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由乎此則入乎彼汝今既有怨親之心便

是亂臣賊子之徒矣可不懼哉

爲政須變移風俗且如杭州隨俗富家大族皆令婦女盛妝坐肆與人交易送喪出城同類設席邀喪主既酹方會葬此等風俗不終朝可革今國朝百數十年來乃無有變之者是可歎也

教坊司所作淫邪鄙倍之樂懷人心術者也夫古樂久亡今欲考定律呂中和之聲固是難事然此等邪穢亦不可以革之乎京師爲天下觀法首善之地也今卻放三箇院子亂人紀壞風俗欲天下化而入善可乎此弊之來雖遠然上欲革之吹噓之耳何難之有

因論爲上司者曰下民無大無小皆呼爲父母者何也以在上能安養之如父母之於子也乃或略無慈愛惻怛之心而惟以嚴刑峻法爲事豈父母之道哉夫虎狼毒矣不食其子爲民父母反虎狼之不如矣父母二字可不深思之哉

朝廷取王宗貫敕諭方說得痛切方有箇著實用賢之意王公素稱正直不知此來如何處置須陳言將司理監批聖旨權柄歸還閣下如祖宗初制使政不出於宦官方是第一等大事然後禍本可絕天下可平但未知王公果如何耳

偶見南京壽俊會乃王宗貫守備時與成國公眾人所作命名作序乃尹氏直也曰十數人中有好者有不知者如某人貪濫小人王公乃與之作會便是惡惡之意不十分了若不知其人卻是糊突又曰耆英會名頭本不十分今又做壽俊會豈不貽笑天下後人夫在己果英人稱之可也自曰英可乎今某人爲人如此乃自稱爲俊不幾於無忌憚乎又曰白樂天九老會其名方是耆英之名是文潞公粗處若使皋陶稷契周程張朱肯

如此名乎當時雖司馬公亦預列然其初自謂年幼不敢班於是列文潞公乃命人於幕後圖其像而強之會然則司馬之謙退安知其不在於此乎又曰某人壽俊會言其在會中年少意欲比司馬公你如何比得他

簡選武將須是先知些忠君孝親道理更曉解兵法方可大用天與之良貴卻棄而不求徇在外之得失乃死生以之可哀也已

先生嘗謂重門擊柝自古然也今朝廷知重三邊之防而腹裏不盡建城郭各邊惟謹墩牆之備而住種不盡

築堡圍承平之時因循不覺一遇盜賊蜂起何以自保
先生之考二府君生於浙之定海年弱冠其叔考忘初
來遥補役叔考有弟當行臨行避匿府君慨然曰塞垣
非可獨往我當共之始至廣寧後遷義州奉事叔考極
孝養叔嘗疾踰旬溯府君躬侍於家雖極辛
苦不自知也嘗商於南州有所獲縱兄弟先持以歸謂
爲己賄已而空囊抵家導者詰責之不與之辨也又嘗
賒賢木綿於丁家道口貨貨既出而天氣亢旱府君不
忍人之艱於食也遂棄券而歸客中無事手織草屨置

之門外見有跣足過者輒與之一日邸中樹杪有蠟嘴
鳥爲巢同伴少年以計取其一其一飛鳴不已府君憫
之勑同伴曰安用此子不見其配之哀鳴乎縱之可也
乃譬曉百端同伴猶不可府君因具酒肴請之縱焉雌
雄和鳴飛翔上下府君喜謂同伴曰斯不可樂耶途值
修橋者鳩貲助之至一處適鑿底空竭惟網中上有
金環一雙遂解以畀之府君仁孝忠誠皆此類也
先生母郭氏夫人張氏卒時有女數
歲夫人養如己出既嫁之後思意不篤先生之夫人甚

明定海貢欽克恭撰

序楠

遼右書院記

弘治癸丑秋南與編次獎公按治東土以教育人才爲
首務乃選考河東西諸生之優等者庠塾建遼右
遼左二書院以分處之請謹其申以相切磨期於群
之上咸克造就延學行老成師儒主之復命賜與其新
米供億之費院額之扁巡撫鄧憲河東張公九雲之所

署也獎公臨古宜枉顧病夫請爲遼右書院記欲成諸
生而新斯院辭以迂鄙不足辱命繼而託分守參戎金
望王公彥箴懇求不已乃爲一言夫古之學者將以明此道而體於身足
乎己而及乎物非若今之學者務誦數工繼組要聲光
徼利祿而已此義利正邪之分而治道隆污生民休戚
之所係焉者予竊感焉不能苟同流俗謹取紫陽文公
爲中國之地矣秦漢以來或得或失我太祖高皇帝掃
蕩腥羶混一四海爰命功臣龍虎上將軍都督馬公雲
葉公旺由東萊航海來遼招附而經營之設遼東都司
爲義州之境廣袤餘百里東胡廣寧南庇錦州西引大
遷左二書院以分處之請謹其申以相切磨期於群
之上咸克造就延學行老成師儒主之復命賜與其新
米供億之費院額之扁巡撫鄧憲河東張公九雲之所

寧大寧諸城亦一都司也惟北鄙與虜鄰耳永樂間朝廷以朵顏三衛逺子効順遂徙大寧諸城之人於北直隸而以其地與之義州遂兩面受敵而緣邊凡百六十里最爲要害地焉正統初提督軍務都憲鹽山王公九皐乃創立六馬營堡每堡守以餘丁五十人小官一員城中官軍輪番設伏內則保庇耕牧居民外則救援臺空戍卒小寇入則黏踪斷其歸路大舉至則協力助爲聲援在彼有腹背之虞而在我得掎角之勢焉又凡在城官軍每一至邊有所止宿而無暴露奔馳之苦垣

點臺空一有壞缺營之軍丁卽時補治無久壞大壞以致千里調夫勞瘁死亡之患此實保邊禦虜久安長治之要術也自後以北虜入寇斷暫撤官軍以避其鋒遂因循而廢棄焉弘治六年分守參戎金臺王公銘修建大凌一堡填實官軍五百餘尙巨墟榛莽聞有識者咸歎其心力然皆未果乃癸亥歲巡撫寶理軍務山東張公用和巡按閻寔兵備侍御江右余公宗周相踵惠臨俱汲汲以修建營堡爲保邊首務躬親行邊觸冒險阻相度其宜區處其費與凡犒勞而賞勸之者無所不用其至而韓公之志於是始伸自大凌墩西南堡曰大寧大平大康大安大定甫踰年而皆以次就緒每堡填實多者七百少者四百人供軍舍餘從焉於是授以附堡田土使之且耕且守以漸包砌而擢賢能官以守之其官軍之多寡亦時勢之使然也自是聲勢連絡內外倚畀邊境無虞歡聲滿野積年之禍一旦掃除而利澤宏遠矣六堡舊名靖河義寧鎮虜詩榆林大安綏遠今五堡新名則張公之所易也其督工委官則有備禦都指揮張椿千總都指揮楊忠焉吾州父老喜極而憂曰安知人民已而擁眾深入摧燬官軍以蹂踐我土壤雖畫行官道夜宿圍廬者猶不免焉嗟乎虜寇之勢熾官軍之平寧既久無廢弛如前日者乎吾子若孫必復羅其禍

矣盡求德人之言記其源委利害之實以深刻而永壓乎於是武弁碧石薦紳請余文歡欣從事靡約而同余遂欣然諾之記成乃啁然歎曰是舉誠多益矣使後之繼者能體今日諸公之心邊不永固而民不永安乎苟或受賕而畀以非人私役而妨其公務科尅以蕩其恆業別墅其營壘而藏獲其軍丁寄空名而廣實事焉則烏合鴟張之寇乘之其患可勝言耶如是而歸咎於創建之人誤矣後之君子尚有念於余言也夫

史氏倚廬記

史氏祖山東東昌聊城人今爲古宜金紫巨家君名璠字公玉昭信校尉百戶公諱鎖之三子也生而剛明自好雅重鄉閭雖處廛市而衣冠言動檢飭不少慢浮薄者或誚之曰乃亦士夫態耶君惟自信而已既而遣其仲子冊從病夫遊病夫教人不能同俗專事口語文辭矣況德容歷事刑曹國朝憲臺擬議熟矣讀書讀律修已治人尙可謂無術者耶茲行也首領一州與賢大守相可否布善政以蘇窮民必有可觀者焉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況操一州之機要者乎德容勉乎哉勿若俗吏惟雖怨於濟民而竭智力

贈金德容之任石州序

弘治丁巳仲冬古月吉宜金德容之任石州幕友人戶科給事中賀欽時病居於家命其子士諮書贈德容曰當官三事古今所尙德容平生自誓曰居官取賄天罰其嗣又能謙謙自牧不忤於人自遊京師十數年來安於儉約常假貸以自遣若是者可謂有志於清愼勤者矣況德容歷事刑曹國朝憲臺擬議熟矣讀書讀律修已治人尙可謂無術者耶茲行也首領一州與賢大守相可否布善政以蘇窮民必有可觀者焉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況操一州之機要者乎德容勉乎哉勿若俗吏惟雖怨於濟民而竭智力

於鞭扑也州之侍御崔公武選陳公欽之故人也今不知歷何官已投老否德容倘往拜而請焉必有善言也德容勉乎哉巡撫都憲侯公大參前兵部亞卿張公欽之同年友也今不知遷轉否德容爲之治屬進謁之際必有誨教也德容勉乎哉孔子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此之謂也又何患善政之不布而窮民之不蘇哉若然則狗夫亦與有光矣德容勉乎哉

一峯羅先生墓誌銘

國朝鉅儒羅先生諱倫字應魁改字彝正號一峯其先

豫章人唐末徙居吉安永豐湖西代有聞人歷宋尤盛武岡教授開禮公勤王死節以故族屬三百餘寵無一人臣事胡元者祖諱求仁號善耕儒雅倜儻樂善好施考諱修大號大山耿介忠信母李氏以宣德辛亥正月十一日生先生生時有奇祥甫五歲嘗隨李入園收果長幼競取獨賜而後受年七歲善耕先生訓於庭不匝月而童蒙諸書咸徧明年學於里師時乏書里師令徧逐諸生授讀諸生未成句讀而先生皆已成誦嘗牧樵則攜書讀之自幼勤學定省之餘未嘗釋卷年十四授

而出時殞軀者幾二千人而先生獲免出口口老人竟無所得未幾大山先生訃聞奔喪執禮如初先生雖不以科第爲心而大山先生預知必魁天下成化丙戌其言果驗就題論事頃刻萬言指切時弊拳拳以格君務學爲說時謂之眞狀元爲翰林修撰無何會內閣大學士李公賢遭喪去官朝廷起復之臺諫皆不敢論列先生詣其私第告以不可者三復俟數日上疏歷陳古今復起之非是且謂如其不然必進富弼故事終喪劉琪

名曰扶植綱常事先生以犯顏敢諫爲大救時行道爲急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然士論益榮之而緘默之風爲之一變終先生之世璽省不復有起復者矣在泉時秋毫無所與惟講學翰文以自給配梁氏安人卒泉守李宗學遺以棺先生以其求文未償受之明年召還復修撰當道者語人曰某之復官我之力也乃無片言謝先生聞之曰渠非有私於我也乃改南京供職三年以疾辭朝廷不允二年章三上始得歸戊子秋抵家臥病養心之餘苦禮記註說之繁命

門人錄其要以便觀曰庶不失所執守也壬辰疾稍愈以族屬未化諭之以約束本之以律令鄉人化之喪禮行浮屠除盜賊息民業安十餘年閒兼并不作鄉俗爲之一美嘗欲倣古置義田有助以棠食錢者先生弗受且告之曰是錢雖公亦不可費以之積粟賑民可也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以覆之乙未臥病猶嘗乃於金牛山中結茅東曰靜觀西曰止密居焉四方學者往來益眾先生於講明性學者納之務舉業者辭焉越二年戊戌九月二十四日先生疾革示門人曰人之爲學易簀之際可驗怡然而逝無所顧慮者見道明也遂終先生素清儉自朝服外絲帛之衣未嘗入體歿無斂襲具乃取敝幃以斂門人方琬輩解衣以襲友人羅峻極貴侠助以棺嗣子迎柩歸隨而悼祭者數千餘人四方赴弔者三載不絕先是夏秋閒山嶽崩裂大雨如注途虎陷人烈風折木先生所居山脈忽墜一井其深叵測哲人之喪而天地山川爲之一變其生蓋不偶也先生天資剛明清介淡然無欲勵志聖賢涵養純正學貫博約才周經濟思孝懇懇至老不衰出處進退合乎道義片言隻字有關世教教人本之以誠敬成之以寧靜又以小學近思開發之倦倦不少怠先生於功名富貴眞如浮雲過目惟終日乾乾不自滿足潛修之功垂死而踐履益純此靜觀止密之銘所以繼作也先生律已甚嚴而待人甚恕自奉甚薄而賙人甚急其排斥異端以崇正學蓋天性也有識之士以先生之處而委以吾道之緒冀先生之出而望以吾道之行惜乎年不配德未老而歿悲夫

梁氏安人卒繼劉氏安人子男四人梁柱森櫏梁柱先後領鄉薦女三人一適張口其二早世以成化辛丑十

二月□日葬本里都溪坳上源有一峯集行於世愚
忝先生榜進士尊事惟謹先生直弟我不世俗讓道義
相契眞異姓伯仲也愚與先生俱以戊子謁病歸餘十
年而先生訃至又二十五年弘治王戌之夏其子梁杜
自京師走書古宜請銘先生之墓嗚呼我尙何辭哉
但以筆力綿弱不足發揚盛德是愧銘曰

張生文亭字說

文一也古今所指不同古所謂文非今之所謂文也今
之文科第詞章之謂無本之文也無本之文烏可謂之
道哉文而謂之道古之所謂文也易之所謂人文書之
所謂乃文詩之所謂思文論語之所謂斯文是也張生
文亭方專心於舉子之文嘗屢以爲己之學啓之而未
應也恐其遂以命名之義爲今之文而無意於古則識
趣卑陋而終淪沒於爲人之俗學不可振矣因其請字
故以道泰字之生其顧名思義而不爽於古今取舍之
宜則爲已爲人之擇自不容於不謹矣由是得路而進
焉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要不失爲君子
路上人也生其勉之若然則所謂文亭者乃道之泰非
區區文章科第之亭通利達之謂也生其勉之

先考妣墓誌銘

先考賀公諱孟員浙之寧波定海人考志德妣杜氏以
洪武己未四月三日生幼失怙性樸厚寡言語勤檢篤
實老而不渝永樂初從父志初公成遼之廣寧後屯衞
挾以偕行遂家於義州城常客遊江淮以貿易爲事然

未嘗苟取於人商賈之俗大抵以奢靡淫樂相尙公獨
儉靜自守不爲所移每出行遇道途溝澗泥淖輒捐資
修治或爲杠以便行者晚歲家居不出督課卑幼爲蔬
圃之業而已從父之季子曰旻以武功擢百戶公行居
二故人以二老官人稱之公初娶張氏夫人性行淳善
壯年先卒繼娶郭氏夫人謙謹勤儉時從舅姑治家嚴
夫人早夜勉勉不少懈他婦不堪其苦或多咨怨夫人
獨無一語老年撫育子姓慈愛備至賙恤親戚內外無
聞雖在疏遠罔有遺棄公一男三女妙善張夫人出也

適義州衛百戶黃紀男欽卽不肖孤女興純郭夫人出
也欽舉泰丙子舉人成化丙戌狀元羅倫榜進士戶科
給事中戊子謝病歸家二十有一載弘治改元陞陝西
右參議敕命撫治商洛等處兼分守漢中地方方欲以
母老具辭而郭夫人不起矣興純適本衛百戶胡喻家子
鑑鑑有才名不第遂卒孫男五士諮士閏士謨士詔申
孫孫女一曰眞順義州指揮僉事史文其壻也先考五
十有九始得不肖孤幸而壽永猶及見不肖孤中鄉舉
越七年始考終正寢時壽年八十四天順壬午二月二

十六日也郭夫人以不肖孤中進士迎養京宅不二載
而孤病以歸啜菽飲水二十餘年垂命之際而不肖孤
且有方面之擢夫人之壽視先考加二歲實終於弘治
元年四月二十六日也嗚呼不肖孤於我考妣學未足
以干一命之封祿未足以致一日之養其痛終天當何
如哉先考以辛之年二月七日葬城西蔬圃張夫人祔
焉茲郭夫人以五月二十一日合葬其壙不肖孤欽號
哭爲之誌銘曰

惟我考妣積善實多不食其報天也柰何

外考妣墓誌銘

公諱旺姓席氏先世徐州人考諱貞宣德間以北京彭
城衛副千戶調遷東義州衛遂家焉妣劉氏生公昆季
四人公於第爲二配韋氏故致仕指揮韋公諱顯之從
女有賢行先卒生女四人無子公少壯時嘗膺操練役
已而業農於淩之陽杜氏氓若干年成化壬寅長女壻
戶科給事中賀欽恤公老而勤勑請於家養之厥後又
以古人無不立後者乃謀諸席氏之族公之四弟早世
有子四人長者喪明議其季其壻有難色欽曰但欲繼

世耳嘗可矣況其有孩數歲遂以後公且以俗嘗之習
戚人乃教專讀小學書暨古詩詠倫理者欲使說其意
爲鄉曲勸公之心愈益順焉公淳朴謙厚有先民風不
能貿易常優游疏圃中有以米粟易蔬者公與之輒過
其直人或目公愚公若不聞也公嗜得酒遇飲輒醉醉
輒覓衽席嚘嚘然無一語忤人弘治三年閏九月十日
以暴疾卒壽七十有二以其月二十七日葬城西三里
愚家蔬圃之南遷韋氏祔從公志也欽爲之銘曰

於外考妣同此幽室旣幽且深維永安吉

明故鎮國將軍遼東副總兵韓公墓誌銘

公姓韓氏諱斌字廷用其先山後興州人祖諱福原洪武間占尺籍密雲衛至考諱春從太宗文皇帝征討陞東勝右衛指揮使調守遼東選管寧遠衛事卒公三歲叔考借職年十六襲蔭視篆本衛哲素練達者異泰甲戌鎮守宣調兵寧遠小團山截殺公擢斬一巨酋賊遂敗北矢順丁丑陞遼東都司都指揮僉事寧遠備禦王午賊眾復寇小團山指揮張禮遇難而官軍王順等二百人被圍公馳赴手刃數賊乃解時賊屢犯義州等處

上救責總兵官成山伯王琮公言諸王公曰兵在多算者勝耳某願為前驅破賊王公奇之無何調公義州領兵勦賊戰於八塔誤時賊四千餘而公部下才五百人賊恃眾攻圍公下馬督戰賊乃開一面或幸之公曰圍師必缺賊誤我耳即令聯馬營中督戰益急無不一當百賊潰諸軍亦斬首十三級擒二人獲馬五百匹器仗稱是而被創死於矢內者復十餘賊捷奏欽賞彩段白金已而上救公守備義州協同懷來伯施聚乃徧築堡圄保障耕牧至今大利之癸未冬坐寧遠邊事貶陝二等甲申巡撫都御史滕昭巡按御史常振用部正事王公姓韓氏諱斌字廷用其先山後興州人祖諱福原洪武間占尺籍密雲衛至考諱春從太宗文皇帝征討陞東勝右衛指揮使調守遼東選管寧遠衛事卒公三歲叔考借職年十六襲蔭視篆本衛哲素練達者異泰甲戌鎮守宣調兵寧遠小團山截殺公擢斬一巨酋賊遂敗北矢順丁丑陞遼東都司都指揮僉事寧遠備禦王午賊眾復寇小團山指揮張禮遇難而官軍王順等二百人被圍公馳赴手刃數賊乃解時賊屢犯義州等處若然虜將弱我而乘之矣遂率勵將卒奮呼持刀躍馬向虜眾馳擊而出虜不敢當然所擒斬者多矢之止存七級焉公復遣指揮神英出奇分擊至保安縣復斬二級巡撫都御史盧祥作鐃歌鼓吹曲刻於石以喪其功已而虜復寇緩夏花馬池眾三萬餘公曰彼眾我寡不可輕戰乃悉列車城下出精兵三千立車前賊見有備解去丁亥遷東建州賊數寇邊都御史李秉薦公武略由眾深知夷情地利上救公改充遊擊將軍同李公征之領石嗚出清河斬首二百餘級俘男婦一百七十餘口陞實授都指揮僉事仍充遊擊將軍分守遼陽等處

戊子春改充副總兵官分守開原提督遼陽鎮巡等官會奏仍移公爲遼陽守上可其請已丑以建賊寇邊不堡兵遏之非久計也乃緣邊自撫順關抵鴨綠江相其地勢創東州馬根單清河鰊場毅陽等五堡後又設鳳凰鎮東鎮夷等三堡廣袤千餘里立烽堠實兵馬闢灌莽廣屯田迄今虜不敢深入而居民樂業公之功也方興作時賊眾寇擾公擒賊首王沙魯等十餘人不殺諭而縱之賊皆畏服庚寅賊犯長營堡公率兵逐出境外斬首四級擒三十人獲馬牛器仗而還癸巳賊屢犯廣

寧總兵官歐信等會公出義州道抵興中克捷凱還歷都指揮同知甲午廷臣會舉天下堪任大將者三人公居其一丙申公受誥封鎮國將軍配楊氏封夫人祖考皆贈如公官祖妣妣妣皆贈太夫人丁酉秋建賊寇邊公率兵截殺斬首一級頃之復入寇公率兵追至古城時盛寒公每夜屯兵要路臥雪以伺禁勿然火平明遇賊鏖戰至日中流矢中公頰血出卒驚以告公但曰木枝傷耳一軍皆安乃張左右翼夾擊賊敗斬首十三級戊戌春賊眾八千餘寇清河堡掩伏谷中而數騎薄城挑

戰時公屯兵堡中將佐爭出擒之公不可曰餌兵也已而賊果大至公乃出兵背城列陣番休更戰又使卒執銀瓶示眾曰先擒賊者賞之皆鼓躍而進賊遁去次日賊復圍堡公登城分布將士禦之隊長王慶被矢射目不少移賊喧謂彙人慶拔矢還射賊駭公令嚴不可攻遂散去公乃縱兵追擊至舍人寨斬首十四級頃之會兵出鹹河擒巢斬首一百七級又出十岔口等處設伏斬首七級賊寇襄陽還公遣健步夜斫其營得五級賊復大舉寇襄陽公率兵要其歸路值淫雨三晝夜令士

卒皆下馬徒行浮言騰沸士或以諫公曰寧勞於人勿勞於馬令見賊時可用也至將在峪分設伏兵戒勵諸將賊果入算舉號伏兵四起賊眾奔潰馳擊數十里馬無疲乏斬首六十三級人皆服公謀遠不可及也其別路伏兵亦斬三級夏賊眾深入公聞報曰此不可緩圖也即勒兵馳二百里至趙二舍寨賊依山木爲險戰移時無所得公令編木爲盾魚貫而進遂擒五人斬首六十四級會大雨晝晦餘賊遁去秋洒馬吉設伏者復斬首二級同事者忌公陰中之當道參以失機取赴京貶

秋三等將士解體已亥冬上命撫寧侯朱勇等征建虜
舉公同總兵官緜謙爲右哨出鴉鵲關抵泊珠江斬首
五十級俘男婦二百八十口適賊首朱管只八等據險
欲夜下劫營公免胄出示遂降其眾納營中軍還公謂
緜公曰我軍凱還賊必據險邀擊我後某願爲殿且日
昃當至黑松林公可屯兵以待緜公徑度公至賊果衝
突公督官軍奮擊而時已薄暮公急令屯營一揮而定
賊不能擾比會公公不言緜公報顏而謝朱公等議公
功能超拔即軍前奉欽給勘合陞指揮使捷奏上以公

當一面陞都指揮僉事還京明年冬北虜侵開原而建
賊復擾遼陽時公遭謗繫獄上案重公名特召大司寇
速擬公罪聞釋之俾仍充副總兵分守遼陽且命速往
北虜聞公復至乃遁去辛丑春公詣撫順關招徠建賊
卜花禿等諭以恩威皆稽首誓言不敢復犯邊公益設
備乃伏兵鰊場等堡已而賊巢竊掠伏兵追出境戰於
朵羅合佃子斬首十一級欽賞白金彩段秋又調鞏陽
兵至馬場嚴遇賊斬首五級丙午大理寺丞李介舉公
堪任主將上命錄之兵部丁未夏朵顏賊掠長營堡公

遣兵追至境外半邊山斬首二級併獲原掠牛畜而還
自是夷虜畏威不敢復犯矣上念公功錫蟒衣一襲通
政使田景暘舉公宜爲大將弘治戊申廷臣復會舉之
上皆命錄之兵部已而公復辭職不報明年公年六十
喟然歎曰功成身退時乃天道勢位可久居乎乃復上
章懇辭上知公宿將特命鎮巡諸臣勉留公志益堅乃
復奏上嘉允爲公天性孝友嚴毅失怙甫三歲即解哭
泣服衰絰後喪母夫人哀毀甚居家教子弟有法學文
武事者靡敢怠且無驕貴氣晚年病口盛暑不跣足凡

飲酒雖不醉亦不笞詈一人口遊都庠通語孟大義尤好
諸家兵書身長七尺有咫膂力過人精射藝多謀略士
卒最下者見輒不忘善以寡擊眾每戰必召諸將佐謀
之卒有獻謀者亦傾心納采謀定而戰戰無不勝以故
人鮮及爲嘗行兵途閒司食者獻糗糒公斥曰軍未食
爲得先食一軍皆威雅重儒生每政暇必延致誦說史
傳及致政口不言兵會客惟雅歌投壺終席不亂亦不
議時政人物公自爲將三十年名著四方功收東徼開
拓邊防懾服夷虜爲一代名將其未及侯封者命也弘

洽庚申七月二十二日以疾終於正寢時口北虜患方殷而各邊亦皆騷動訃音一播朝野尤痛惜之夫人楊氏寧遠衛指揮使楊公諱政之女有懿行先卒生男四人輔軏轍軒女一人側室王氏生男三人軾輪輅輔襲定遼中衛指揮使兼資文武有父風備禦海盖二衛薦列將才者數矣轍丙午舉人軏軒學未成而沒軾習兵策輪輅皆庠生前屯衛指揮同知鄧俊其壻也孫六人璽存遠器玠璽玫璋俱幼公生於宣德己酉十月十七日壽七十有二輔等喪公能以文公正禮是年九月二十有二日葬塋在遼陽城東高峯山之陽輔嘗遊余門以余知公深且言不敢妄乃走書乞銘其墓余自辭塉闇病林下餘三十年鮮與外事惟公奇謀偉績冠絕一世義不可謝遂述而銘之銘曰

敕命分守錦義二城地方右參將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李公卒欽力疾往哭之既成服厥家嗣繼宗衰絰造余稽顙泣致其叔父之命曰吾兄不幸蚤世葬之日將刻石墓道知兄深者莫若吾子顧紀其實以圖不朽余辭弗獲按公姓李氏諱英字世傑其先永平盧龍人洪熙改元伯祖考諱斌以鳳陽留守中衛指揮同知鄧俊其壻也孫六人寧中衛傳官公考諱春復以武功進指揮使卒時公方八歲母夫人陳氏撫育之公自幼豪俊才器過人比長

襲官閑武藝成化丁亥征建虜戊子以功進都指揮僉事癸巳敗虜興中進同知己亥設伏遼陽東山邀擊建虜敗之復搗巢征破建虜以奇功進都指揮使擢主都司軍政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庚子錄東山功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鎮義乏帥臣簡命公充右參將分守焉在任七載訓兵固圉安養教化禮義日興以疾暴卒義州官第年四十四成化丁未正月十八日也公孝友愷悌豪邁明敏而尤尊賢重道以故居家在官迥拔流俗魏如也公律己廉愼戒遠聲色初錦義有佃戶輸粟帥

府者五百人公不以爲義罷去之在都司日禁樂婦不得侍燕會有召女樂者其長必問知無公在燕乃敢令往且不喜妄殺弱冠時從都憲滕公捕勦逆虜至希林手捕一男子自言本中國人被掠陷此左右勸斬其首以圖功公不可曰寧無功不可妄殺生致於官尤勇於改過嘗好獵喜縱鷹一聞禽荒之規卽謝改之厥後非閱兵不狩終身不縱鷹矣三衛部落有歲爲邊患者以燕狗子爲謀主狗子中華盜賊叛入虜中故導之盜邊公密計因虜款塞狗子爲譯者執歸於獄死焉自是累

歲無邊警公之安邊卻虜不專恃勇而用謀又如此錦義民居久敝乏材修葺公率兵境外防範之令採以爲屋雖寒暑切身出入虜巢不憚也歲嘗大侵軍士苦饑公出己粟給贍之慮官屬家子不知禮義躬聘師儒設館府第聚而教之化鄙倍爲循雅焉其安養教化皆類此也然匪直言教實躬率之方分守下車日卽建祠堂謹時祭及喪夫人一遵朱子禮不用浮屠法以故兩城化之捷於影響義州有千百戶讀書者數員公悉置之府下日令講說大學衍義以求修治之道推所得以措諸行以故知見愈高勳德愈著公之心恆恐民不安生土木徭役未嘗輕舉閔士卒貧無室者命籍其名以進將爲措資納婦使免鰥居之苦義州東北鄙土厚宜穀前守者患虜禁弗得田公欲置卒耕守兩以詿誤待辨辭任弗果今年元旦後方簡官疏軍丁貧無田者使居其地且耕且守人甚便之又以玆土不尙紡織民苦於衣教諭吏民爲之俱方下令而公不起矣民不終惠士論惜之兩城聞訃若喪父母於戲公之早世兩城失公命矣夫公母弟雄嚴毅忠信嘗以武功錫冠服亦信古道

親文儒喪祭之禮克承公志不染流俗以是年三月九日歸葬廣寧城西先塋配方氏封夫人性嚴重閨門溝蕭先公一年卒合祔公壙子男六繼宗繼先繼志繼明繼美繼德女一遼東都司白公家子濬其壻也世之帥臣保邊衛民足矣況知所以養之養且弗能況又有以教之公茲兼焉不啻賢於人一等矣迹其所以信古好學爲之基也惜乎天奪之速使其永年德業可量哉

銘曰

於戲李公才高氣雄幼孤卓立克建豐功尊賢重德聞

再即服葬祭之禮爲民作則惟忠惟孝克養克教推
已及人化成遐徼天胡不仁降割吾民一夕之際俾失
慈親號兮啼兮我公不知儀兮寒兮誰食誰衣公即幽
堂地久天長刻辰昭德萬世其光

拜別年深可勝馳慕追憶早歲京邸奉教之時如在昨
日所恨天各一方南北萬里先生年近古稀生亦逾艾
望者不知此生再有承教之日否也興言及此不覺墜
淚別來二十六年立志弗堅用功弗篤只是舊時伎倆
人物大負先生教愛盛心慚懼之甚奚啻詢知太夫人萬

福先生道化大行喜慰無量生雖不才不敢以衰老自
棄伏乞惠賜藥石之言以祛沈痼之疾普媢篤鈍勉奉
求進庶不終墮小人之歸也小兒士諮去年山東鄉試
叨中今年下第未歸此兒極慕仰先生之教幸因風加
惠一指引之當不似乃翁負教之深也今作此書寄士
諮俾託貴鄉下第舉子附上料在今秋定到便中乞回
敝宇咨京中鄉貫託轉至遼東甚幸甚幸言不盡意伏
惟心照不備
簡子齋二

奉別十載慕仰如一日今年三月末鄭宦人至得拜贈半像并領手教及三詩諸草札書慰感佩之深不可云喻端默之訓實示以入道之門積德之基所以教愛欽者至矣謹銘肺腑惟是此時爲養母治生之故未果做此工夫只宜勉於持敬以收此心須異時家計頗立叔水無慮當償此願也竊聞太夫人以下均慶太夫人年高康強榮膺褒旌之命諸子姪力學不怠相從問道者以百數南方貫宦就謁恐後鄉邦之人薰德而善良者日以益眾然則先生雖不爲世用大行於時而此道之

行於家傳諸後乎於人善於俗者有不可掩也第以病體牽纏南北萬里不得朝夕侍面丈爲此生之大恨耳鄧官人之事欽雖勉爲盡心以德薄言輕之故不能使之蚤歸又以貪故甚失款待萬乞不罪因其歸謹此上覆高麗布一匹人參三斤託附上用表下忱伏乞爲道自重不備

簡石齋三

七月十二日始得潞河發舟前一日書具悉雅懷欽向於京師聽教二年餘雖鄙陋之質不能少變然非先生

之教則患得患失之鄙夫耳今幸免此得不爲祖宗門戶辱其恩不亦大哉先生之恩固不啻此耳其所以教育欽者必欲勉進於道是誠父母之恩也顧欽庸下不能自振然勉奉教言誓死不敢廢焉耳欽比自謂此出不喜得是官所幸遇先生自今思之遼越萬里又欽之大不幸也欽自抵家杜門調攝今秋於後圃構小齋三間爲養病讀書之所頗幽靜朝夕處此以奉先生之教此外他無所慕顧猶未能少見意趣無可以請問者日後若知所疑續當求教向欽作桐鄉深處詩雖不成語

然末二句云何時三十六巖下日與堯夫御小車則實欽之素心皇天佑人不識何日得遂此願也向書喻以貴處無人於遼東往還然亦少耳非全無也若能閔欽之久遼面丈因便賜教莫大之幸孟冬作此附子仁處轉寄不能盡所欲言惟先生亮之

簡石齋四

奉別以來三十年矣斗山之仰無時不然自恨立志弗堅有孤至教因循歲月年已及耆略無所就假令自此有進所益幾何況遼面丈南北萬里索居多故誰其箴

之其不得爲君子而終於小人也昭昭矣柰何柰何四月末拜領去冬手教并詩稿一秩乃知先生居太夫人憂已踰期矣太夫人節行表世壽至九十厭世上仙固其宜也然無柰先生孝愛之至何不審憂中氣體如何況先生年已七旬當從權制伏乞節哀順變以副四海知舊之望來喻謂方今論出處者云云僭人必於其倫生何敢班於先生哉然此取舍之分不至昏昧太甚者伊誰之教耶生之所以沒齒感恩者也自恨云云惟先生閔之不以不可教而棄之幸甚小兒士詻蒙先生惠書奬進之不敢當不敢當生老矣自愧有負至教欲期此兒以不負不知果能如願否惟先生垂惠不勝幸甚前後所惠詩朝夕捧誦儘有警發但與范長史者至今未領爲冀家一遊蕩子持去山東揚州至今未歸范有錄稿亦未寄至耳相望萬里悤悤不能盡所欲言惟心照是荷

簡石齋五

往年承教於都下恩惠之厚沒齒不忘別來十有六載慕仰盛德如昨日然時一展拜尊像便是卽溫聽厲也所恨賤疾拘牽未有再拜之期玆聞先生四月來京寓慶壽方丈相去益近而不克一面以承矩誨小兒詻年幼未堪出外不能遣之一拜牀下其爲抑鬱不可勝言先生此來傳聞弗的或云以薦舉或云以註誤不知向有幾時留容一之諸友幾人從行諸賢子姪幾人在侍去年冬小姪往山海關在鄭克修繡衣處領張叔亨繡衣轉附先生前年十月二日與欽書并和陶詩寄欽絕句所以教愛欽者至矣書中復以莊定山得靜中口趣發欽讀之惶汗浹背別來屢承此教而竟不能脫擾擾於方寸其負教之罪甚矣然而猶望先生不以是棄之因風更乞開喻自今以往猶當鞭策駑鈍冀有少進也玆做處李參戎第行遽不能盡所欲言高麗布一疋奉爲禦暑之服人參二斤用備湯藥之需伏乞叱留幸甚

簡石齋六

欽往年京師承教誨之勤恩同父母奉別至今忽忽九載企慕之私無閒時刻屢辱惠書教并紀夢說自策讀近思錄諸詩及門下從遊諸友論學書每一拜領如飢之得食渴之得飲感佩恩教莫可云喻第昏昧之質立

志弗堅加以壬辰析居以來創構室廬課治田事不克專意於學是以雖荷教誨屢屢未能少進愧懼之至推其病源又以不知其要耳何者往時見書冊中先聖賢垂教之言及親承先生之誨或涵養或省察或致知力行無所不信無所不悅隨所聞見以用其力特以實非自得不知大要見無一定力且弗專坐是迄今無少改於其故耳今者屢承開示潛玩久之乃知此理充塞天地貫澈古今無處不有無時不然事事物物各有本然之理吾人何必勞攘勿忘勿助循其所謂本然者而已

然雖見得大意如此苟非格物致知灼見事事物物本然之妙烏能勉強以循之此知之所以當先也然非敬以涵養此心使其常主於中不馳於外則身且無主雖視不見雖聽弗聞至粗至近者且不能酬應之況於究義理精微之極乎此涵養之功所以又在知之先也以是知今日用功之始惟當先事涵養放心不收終難爲力矣審在何年也生侍母粗安去冬復得一子名浙孫生始就本城奉國僧寺杜門調攝旬日一歸省母於是收心讀書然亦弗能累旬端默但孜孜持敬以收放心之意則弗敢忘耳前時因循負教罪過千萬自今稍識用工夫敢復蹈故轍以自取絕於大賢君子耶自是以後積累久之幸有所疑所得續當請教仰惟先生道明教行樂莫大焉欽之不肖再得親炙函丈不識在何年耳相望萬里不勝馳情茲廣州楊官人貿易畢事歸謹貢此書無以侑緘高麗布圓領一件敢以瀆獻不罪潛易幸甚未開伏乞爲道自重不備

簡石齋七

生承恩教沒齒難忘但進學不力退處九載無少進益祇自愧懼然亦豈敢違悖至教自絕於善亦惟日夕以持敬收心讀書玩理爲事積之以久看又如何所恨邊關限隔不得聆醫嶺南以療此生深痼之疾得遂此願未審在何年也生侍母粗安去冬復得一子名浙孫生之先四明人故也田舍數人歲入不足假之故舊類不納息用是度日不至勞心既無他藝衣食復足別無所事敢不專心以奉矩誨惟先生不以愚鄙斥外而終教

之不勝至願今夏五月廣州楊官人倫貿易遼右歸嘗
託附書一緘高麗布圓領一件玆金溪書客李紹慶回
託附此書并人參一斤致羅一峯先生所轉奉有教墨
回示附湖西與李客渠歲走遼東故也相望萬里承教
末由企慕之私非筆可盡伏乞爲道自重不備

簡石齋八

往歲膺薦來京時辱惠書教并細葛感慰深矣所恨萬
里之遙十數年之別而近在千里之間旬日可至之地
拘以賤疾不能趨拜以遂親炙之願自玆以往此生再

得坐春風而霑化雨者果爲何時也南歸後伏計奉養
之餘以道自樂門下相從者日益眾而及人之功大矣
於是又羨南方士友之幸而重恨在己之不幸也別來
二十餘年自愧立志不剛用工不篤不能勉奉矩誨恐
終流於小人之歸而已先生愛我厚者其可以救拔之
者可憚苦口耶去年四月吏部發下文憑促欽赴陝西
參議任時以老母臥病累月方欲以終養具辭而是月
二十六日母病不起矣五月初母喪在殯而敕諭下臨
襄事後迺遣小兒士諮具本繳敕辭免新授職名伏維
吾君初政清明多所聽納且念欽之不才雖以病廢然
職名未奪時不可言不言可也可言不言如不忠何方
草辭職終養奏本時擬陳四事少効涓埃遭喪後欲創
其稾心不能忍欲俟終喪恐失機會用是不以一已私
憂敢忘天下之慮因辭謝冒昧以陳曰資眞儒以講聖
學曰薦賢才以輔治道曰遵祖訓以處內官曰興禮樂
以化天下本以六月下旬進無崇誠意未至學術膚淺
惟蒙聖照得允所辭所陳四事斥以浮泛難行龍之矣
內自循省惶恐無地恨相去遠不得以章草求正其所

以失也先生抱道家居天下蒼生同一仰望欽不度人
微言輕輒有論薦非特不能爲蒼生起安石且恐以薦
者之不肖反爲先生累矣上天祚皇明斯人惠然來天
豈終負人望哉士諮今年二十五竊聞先生之教有意
爲己之學科舉事業雖嘗爲之然內外重輕已能決之
殊不好也此子若可進恨不得親炙門下求薰陶之益
耳先生誠閔之因風賜教則欽父子感德當何如哉番
禺解軍者劉深歸謹此奉聞不能盡所欲言伏乞以道
自重不次

簡同年會元章翰林

自執事調官南都後欽亦以病歸不通音問者將二十年中聞子仁嘗錄寄贈執事致政詩始知執事由評事轉僉憲挂冠歸矣後令親方老官來寓族兄客邸始得備聞執事家居動履之詳足慰鄙懷同年雖眾相知者不多就中所尊仰願學者殿元會元吉孔易仲昭數公而已所恨天各一方無由親就以資啓迪之益耳應魁兒數年前嘗寄書來遼還聞已爲古人可悲也已前年陳白沙先生徵至京時有書寄欽云嘗與莊定山會聚笑語竟月許定山得天理之眞樂執事想近年未會白沙耳其得天理眞樂當不異乎定山也欽病居荒僻侍奉老母溫讀舊書而已學無寸進且入老境恆懼終墮小人之歸貽羞友朋尚念平昔因風示教敢不佩服以希少進令親客此殊失敬茲因其歸謹此奉問不能盡所欲言且愧無物可以將敬渠復來遼切望手教千萬之懇相晤未由不勝馳慕惟冀以道自玉不備

簡同年鄭克修御史一

近辱書具悉雅情且以桃乾遠遺老母感荷感荷所喻

相見未果徒是說過然人有善願天必從之終必遂也來書屢致下問自顧愚陋何能有助但往年在京師嘗聞白沙先生教誨頗多直以立志不堅無勇往力行之實坐是無所進耳今敢以所聞至切要者奉告冀今彼此其勉爲之白沙之教惟以靜坐爲先其意謂吾人今日病在擾擾必多用靜然後放心可收次第可用功矣如何如何前所云韓子作文亦進德事先正已論其倒學不敢承命小兒士諮學作易義承改教甚荷續所命題未作求教者小兒之意以誦讀玩索之功不至故先其急者耳令郎進學如何今之人以爲己之學一筆句斷只在舉業上走亦大不是小學載胡子父兄以文藝令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往而不返則心始荒而不治者不可以不深戒也令郎學於家庭想不專事舉業就使來遊門下者只爲舉業而來吾人亦不宜徇其卑陋之見不以爲己之學啓之也小兒頗有爲己之志他日遣往求正尙無靳焉臨楮不覺叨叨不罪不罪

簡鄭克修二

近審起居佳勝酒量如舊甚慰甚慰令親毛老官曩多

失敬屢荷書喻無崇德薄言輕不能小有補益罪罪令郎輩舉業工夫想大有進不知所謂爲己之學亦嘗留意否若曰吾人未嘗爲是遂不以貢望後人是己失之而又使後人仍蹈覆轍也善教子孫者恐不如是世俗日降言爲己之學便謂迂闊得罪當時矣然高識遠見如閣下者豈亦有是感哉亦謂即此是學雖不必如文公之教由小學循序而進要亦不背大道終爲君子路上人物也然亦不思而已矣誠思之寧肯安於是哉韓歐與程朱其源派孰正豈可曰韓歐亦君子而何必尋

程朱之源乎閣下愛生厚用敢吐其愚不罪狂妄幸以語蕭先生斷其可否垂示一言不勝大願

簡鄭克修三

舍親盛都司克新舍人至辱惠手書捧誦之餘如見顏色但不知何日合并以話久闊之情遂切磋之益爲可恨耳扇三柄聊一斗多感遠貺來書深自謙抑足見不自滿足之心然亦須勇往力以着實下手看所進如何好與朋友商量若曰曰來讀書祇事誦說擬議題目拘就程式僥倖科第爲身口之資則是早年爲學爲人之失今日所當痛革者也茲豈可仍以自謙且以誨人與教子弟邪足下云欲從事乎靜歎無下手處似亦過乎謙退非無處下手蓋亦實不下手耳所引無欲與心不妄動蓋靜之成功吾人固未敢望然自今勉遵節欲之訓禁戒躁妄人心未必不可下手也狂瞽之言敢以求正尙有以復我爲己之學誠所當勉令郎染俗未深無使又蹈自棄之覆轍也恩恩不能悉幸察納之

簡同年羅一峯先生

甲午冬季始領令親梁氏附書今年五月復領金溪李

客附書具悉雅情不勝感荷恭維先生學成德尊退處田里士傳其學民化其德纂集六經羽翼聖道欽嘗自謂士之進退各有其道苟退而無所猷爲甘自頹靡其視進而尸素者何遠哉欽之不才恆自愧懼閒先生之風益深斗山之仰承風疾或發艱於步履願加調攝以拔其根陳白沙不偶於春官而道鳴南海誠天之相斯文也某寒夜獨坐之作以餞子班於執事則非其類矣慚悚之甚德懋仲晤元吉樂用粹之諸公出處辱教始知其實樂用風疾近漸愈否在臯可悲有子能紹其緒

否承喻移家南方足領至意但先壠宗戚所在卒難動移克修天錫充軍口北去年之赦所司具奏不准放免克修聞以易學教科舉不憂貧也欽舍田者數人歲入不足用時或假諸人親故閒類不取息用是度日不至勞心力也惟問學之功無少進益不免下愚之歸以爲憂耳近悟進學之始全在收放心一事日夕勉於持敬無崇開斷不能接續舊時復溫習覺比往時有味但精力短不能讀所未讀今年讀易本義年終可了所喻作何工夫以還造化此豈庸陋所能惟先生時賜教誨以警督之使不終歸下愚則幸甚

書中別紙

先生所著集要刻板否已刻幸惠寄否則希錄篇首三數章寄示文爝陳憲副聞遷憲長其所刻朱子語類甚便學者是書欽曩錄於京師訛舛太甚得爲達之憲長賜以刻本莫大之惠此適書金溪李客紹慶走遞東歲以爲常若得語類得附來甚便茲奉去人參一斤外參一斤書一緘奉嶺南陳白沙先生煩覓便轉致得回音留候來年李客附來

是南北道遠音問疏闊矣是後又若干年始知尊翁先生亦是戊子病歸隱居湖西教授金牛洞方睹教化之行而報先生戊戌終矣弘治壬戌辱手書俾銘尊翁先生之墓柰何敢辭所愧筆力棉弱不能發揚先生德耳往年先生寄欽書謹珍襲以藏慕德者以得先生片紙隻字爲榮爲私取去一紙求之屢年竟弗能得賢昆仲所收先稟有此煩錄示一通使得傳示子孫永爲家寶也千萬千萬所惠細葛一端本不當受但道遠難於返璧耳愧罪愧罪

恭聞閣下與院方伯言屢念欽之貧窶且欽之不才臥病於家得免寒餒已爲優幸區區之心惟願閣下大行賜多矣貧者士之常乞不以是挂念都指揮傅海欽表叔父也年五十有八鬚鬢班白筋力衰憊兼以征傷發作不能任事表弟雲已出幼告乞代職未蒙賜允緣海寔是衰老有疾別無他故伏望高明特賜允許卽欽之受賜也此表叔父有疾乞退用敢以白若求進者雖其人堪用欽亦豈敢言耶伏惟台照不具

寄族兄弟

諸兄弟在外年久拋棄骨肉於人之大倫不無有失今俱老矣幸收桑榆之功以蓋前失庶乎可耳士賢兄攜二幼子在外景瑞兄嫂白髮如銀獨與幼婦弱孫家居貿信一往兩載有餘杳無一音通弟父母俱歿未曾一拜墓所以此而言於大倫何如早早歸來已是遲晚若更延滯天地罪人矣兄弟之情不得不以告也客中多賢必有規諷兄等歸省故鄉者但不之信從耳試以此書與之論之當有以忠言促歸者不可以不從也士賢兄輩專以無路費不歸者又大不是矣莫求遂意將就可備關西路途飲食卽便起程若到山海此間當遣人往接不誤也千萬至囑至囑欽去年四月二十六日喪老母五月二十日葬畢遣男士語赴京繳敕書辭參議已蒙准辭惟所陳四事以浮泛難行寢罷此蓋忠誠未孚學術疏陋之罪也內自慚懼而已茲因杭人馬姓者回便作此奉報區區弟兄之情惟願早早歸來以遂天倫之樂伏惟心照不次

寄族姪

在外小心謹愼汝固能之不待多囑但更有所告汝宜諦聽自家忠孝家門爲子孫者不可不謹守買賣營生固欲求利然不可利己損人有傷忠孝之家傳也汝不記憶汝祖父耶客山東若干年未嘗欺詐一人其買賣所得人誰如之後來者忠信豈能及宜乎多得財而反不及此可鑒矣賀機讀書能記一學諸生皆莫之及若自今不開久必科舉可成以此告汝使汝知積善以蔭厥嗣也勉之馬客回聊此以告至囑

示諸子

陶侃惜分陰乃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自今觀之惜分陰勤於學也朝暮運此弗急於用之物不亦費分陰而聞於學邪須知分陰當惜百甓當運不相妨費實相成就也若曰吾方汲汲科舉焚膏繼晷不敢少暇家蠲當幹者一切置之況運無用之甓邪此之惜分陰與陶之所以用心一得一失一公一私相去遠矣不可不精察而明辨之也戊戌七月山人書

餞李參戎

有益於君親有益於民物也方今知重此者幾何人哉生躬逢大人誠心下賢禮請名士設館育才不勝慶幸所恨賤疾不克趨慶恕罪恕罪

寄韓良弼公子

向嘗賦小詩奉勸賢昆仲更有二首旹令親家克明公子用勸厥子各不蒙一語之答想是迂闊之矣如何如何足下童丱時從吾遊至今不忘可謂厚矣當時論東遊諸公子表表者固非一人然皆以足下爲之冠可謂賢矣以足下之賢且不忘幼日師友而有忠厚之情余豈容自外而不思有以裨益之耶世降俗薄學術之差固難正救在足下宜有以拔其流俗而亦不免余故深爲之惜而不能已於言也大抵此病坐不信古道不行於今耳不信由不思不思由不疑故一切以今日已之所行爲當然不必更須如古人矣試疑之曰古聖賢果可學乎人之性善皆可爲堯舜其果然乎夫既知疑則必精思思之通則信矣然後知古聖賢垂訓教我後人者句句是實自然進進向前不俟督迫矣白沙先生謂

疑者進道之萌芽信不誣也足下讀禮之餘試取前詩參之此語試一疑焉以驗其然否卻以見告得反覆之庶彼此兩有益也若終以爲迂闊不敢疑焉則非予之所敢知矣令親家克明公子識見亦高聞其乃郎幼而聰敏且染俗未深復之爲易可告同一疑之

醫閭先生集卷之五

存稿

簡韓良弼公子

令弟內有賢父兄外有嚴師友如此事業之成不待卜矣但不知舉業之外更看何書更用何功古人爲己之學諸令弟亦嘗有志否有一書名曰程氏讀書分年日程者不可不看若能依據用功決成君子儒也遼陽必有此書可訪觀之卻以見報

簡傳叔父大人

屢詢自遼來者備聞尊候多福諸賢弟各修職業爲欣爲慰但彥明弟支鹽未回且聞無利許大門戶日用費力爲之柰何近干戶韓璽來言都司大人欲具奏舉欽此大不可盡欽病未痊不能起且老母今年八十有六病臥在牀欽孤子無他兄弟備養決不可出門者若奏行而欽辭疾決不成往是則非欽受詐病之罪卽舉主而母氏告終寧不爲終天之恨耶竊謂相知之深者當速語悲之使及早辭官歸養老母終其天年服闋再起庶忠孝兩全也悲之與我天申爲窗友而余亦託交悲

與王天申伯兄

恭聞奉令先妣遺骸與先考合葬夫婦父子大倫可謂兩全之矣可勝敬仰欽先考之學生也禮宜預祔祭執事憂病所拘弗克如願謹奉雞一隻聊爲祭品之助惟不拒是荷

與王天申

令姪誠繡衣公選入遼右書院用功杜誠亦然誠母老疾嗽喘不寧雙目不見物色思其子不得見日夜憂戚書院生惟歲暮得歸再不得擅出院門守者弗容故耳杜悲之在官能不思其母耶萬一自今而後不得會晤而母氏告終寧不爲終天之恨耶竊謂相知之深者當速語悲之使及早辭官歸養老母終其天年服闋再起庶忠孝兩全也悲之與我天申爲窗友而余亦託交悲

之父子閒知悉之歸養爲美事而不以告是吾人先自不盡朋友之道也是明視悉之陷入不孝之域不一引手救之也是謂悉之不能辭官歸養便已私忘母慈也在吾人而可如是乎曾謂悉之賢聞良友之忠言不恨得聞之晚惕然悔悟解組趨庭終愧反哺之烏乎因會錦州友言李廷幹父八十餘病臥弗起余曰朋友當勸廷幹歸終養再仕張解州在座曰子何舍近求遠杜母如是而不勸悉之尙何廷幹之勸余深然之用有此舉惟天申圖之山人書告

書中別紙

天申平日寬厚過人有過多所含容不肯苦口相戒相別又幾年不知近來如何孔子說好仁者便說惡不仁者未嘗爲一偏之論也今此一事杜爲吾人密友杜之過卽吾人之過吾可不汲汲救正之乎當是時也正切切偲偲時也若更含洪則自成病矣匪直無益悉之也

示鄉人

欽謝病歸來杜門謝攝鄉親故舊有以生徒見囑以寒家有子弟四三人供灑掃者辭之不得遂成化丙申在門者七人中四人有黎渦之眷事不可撿不俟遣而歸自慚德薄妄受鄉親故舊之託而壞其子弟嘗語在門者使歸語父兄別投賢師免貽後悔不蒙見允而今年二月遘或屢屢強以子弟委焉驟而造門不及走避又

以鄉之尊長臨之不敢固拒以不宜者告之亦不之信今敢備言其情告在門者使自爲去就則後之來者有不俟力拒而自止矣廣授學徒非病者所宜不可一也學堂弗便無內外之辨不可二也科舉之業置之十有二載率皆忘之又素不能攻課不可三也迂鄙之見竊慕許魯齋學朱文公從灑掃應對循循而進爲務實爲己之學也己方有志未能勇爲嘗語在門率不信從志既不合何名爲友不可四也聖賢經訓本以教人體行今但媒利祿殊不於身心省察詩云子曰則請諸先生

立心行己處事接物則任其己私率意肆行先生不得與也一或以經訓格之則口然心否面是背非類以迂闊略之在我門者何嘗不然不可五也自念不才行實未嘗徒然忉忉不足取信來者必假尊長以臨逼之既不敢方命在門者又不可一旦峻逐而固遣之用是備陳己私無有所隱鄉之尊長與夫及門之士鑒此鄙誠其進止去就必有處焉

簡阮鄉親

別久念深時詢動定於東人亦有能言所以者少慰遠懷但不識近況如何煌煌靈芝一年三秀子獨何爲有志不就此宋人題簣篇壁詩也宋文公見之有感題云鼎鼎百年能幾時靈芝三秀欲何爲金丹有消息否無乃亦有前人之感歎乎文公金丹託以喻道無消息者蓋謙辭耳非眞若足下爐火久關心刀圭空入夢也如何如何同年羅狀元賢人也今已物故今其親戴巢穎來解單三萬衛交割後幸玉成早歸甚荷

簡同年大司成林亨大

謝病東歸一別二十餘年雖出處殊途慕仰之心未之或怠前歲敝邑曹生歸辱惠手翰一緘名扇二握把玩心畫揮引清風宛然如面故人領清誨也來書以欽辭疾不起奬許過甚非所敢當此特自知不才少安愚分耳惶愧惶愧閣下以宏才碩德樂育天下英才而猶不自滿足下求聾瞽以砭不逮眞天下之師模也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不於年兄望尚誰望耶小兒士諮未知爲學而頗有此志願

先生垂惠啓迪不勝幸甚人參一斤謹以侑緘伏乞笑納不具

寄光祿時文泰

小兒去年來後再不得書時聞動定於來京之鄉人而已官署餘暇書史當不廢觀更與好僚友講論正學不唯在己有進又可推之以教子孫子孫不使仍蹈俗學之轍亦爲益非細也農桑諸書及向所聞風車車水灌田之法與所謂一年三釣等類可留心訪問備他日歸閑林下之用惟心照

簡都閫王公一

昨日進拜蒙厚款承愉教家人紡績推之以及城堡居人甚大惠也謹此方之人素不曉此用是困於無衣若上之人教勸之使一方無一家之不紡績日後人人遂暖衣之願無號寒之苦則大人恩澤之博極於久遠人之感惠不但有五袴之謠也桑棗之植亦有久遠之利不三數年便見成效又云欲作射圃於府中以較射藝亦大好事凡此俱緊及時行之邊方之大幸也恐公務繁多或以此爲不急則非吾民之福矣用敢瀆告惟高

明留意焉

簡都閫王公二

昨日承枉顧遣人止打皁孤椿事已止得否敢此奉問卽此一事閒諫納善之德可知由是推廣之所謂好善優於天下可期矣又何不獲乎上之足患哉然因是而省之可見爲人上者物理之不可不明也訴訟之不可盡信也人言之不可不審也處事之不可不愼也高明之見當於是乎有省矣敢此瀆告

簡馬揮使

某也喪母貧甚足下必弔之矣有賻喪之禮宜早行之以周其急也聞以區區所奉拙簡黏之書齋之壁此不必然如古聖賢格言至論切於日用益於身心者置之壁閒朝夕觀之接乎目警乎心乃爲有益耳今敢先書近思錄中語數條以往可以代之若未精其義暇日過我當細爲敷陳之也如何如何希回音

與鄧都閫

傳閫令舅崔公子與某公子爭田久尚未平各非爲財祇尚氣耳某聞名未相識不敢奉勸萬乞一言以告令

舅平日人人稱道崔公子者以高識大度有過人器量也今爲數畝畝田不能讓鄉里故舊乃曰田不足道彼無善辭故弗與耳如是處心如是議論在是時固不失爲眼前之豪傑果亦如是否也此所謂興正大學與仁興猶與之豪傑果亦如是否也此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讓之興非孟子興兵結怨之興如公子今所行其爲興也果何似耶公子才識殊絕於人前嘗告教乃郎以古人躬行爲己之學深蒙允納然今日吾所獻爲以示法子姓者乃在於爭不在於讓萬一迺郎偶見其翁如此不知其爲尤而效之不亦昧其所從而壞其美質耶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古人防微慎始之深意也昔馮驩爲孟嘗君市義以財乃其所有而義所無也勸公子舍田取讓亦若是云閣下備以告之允否示下

書東萊格言後以勸鄉人

古之先賢教人爲君子方方出永樂大典性理大全中最爲捷要讀書者固可學不讀書者得此捷要眞方亦可學爲君子無疑也人患不肯信而謹守之耳能篤信而謹守之其成君子甚易不然雖博學登科以驕顯榮止可謂貴人而已其能成君子耶

簡揮使馬伯初

中所百戶所屯軍尹端者死於蠡河之滸欽聞之不忍欲爲深埋之因思近設養濟院凡孤老之死者必有棺具以葬埋況賢舅伯初大人爲一衛之父母當有仁政以處之也欽故不敢自專謹此奉告以俟可否之命若無告者也爲此故耳

與馬生翔

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小學曰父母有過子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又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經曰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孟子曰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

於兄且爾況父乎論語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右數條皆翔平日所讀講者今日正當謹遵格守以事親使親感汝之孝幡然悔悟舞斑衣以娛祖母舍危就安去禍受福庶不負令尊撫師教子之心鄉人必曰馬大舍尊明師之訓以聖賢道理勸其親改過爲孝是因汝之孝成令尊之孝豈不美哉推其原由師友之所致則區區痌夫與有光矣而翔不用師言不以聖賢格言至論爲心不幾諫不號泣隨之而諫勞而或怨撻之流血而或怨不起敬起孝不反覆熟諫果使一朝之忿忘身及親陷父於不孝之地則翔之罪大矣由翔先不孝以致父於不孝則區區之爲師者不善教以壞人子弟之罪亦安可逃乎惟翔勉於孝愛以爲諭親於道之孝子以全令尊晚節之善以遂祖母桑榆之樂以爲師門蘇炙之光不亦偉哉惟翔勉之余與令尊爲舊親舊友平素交好之密人人知之令尊雖曰不喜人言然余言亦未嘗不受納也今此一事勸之未從況翔子又娚士諮女只是舊親友固不避斧鉞以進逆耳之言況又成今日之親乎不知以怨報怨爲不義則已矣知其不義而不以告則病夫自不成人矣非甚不仁者不能不告余何忍爲此等人哉援筆不覺喋喋令尊欲觀當奉以觀不欲觀可口陳此義若有疑者親來一講之

書李漢章遺行於其挽卷

成化丁亥李公漢章以戶曹主事差守京城門與奉御史同往時奉御正坐御史主事副左右側坐公更爲一列奉御不然固欲如舊且以不知禮詆公公曰汝若太少監可如舊今既奉御一列是禮也奉御忿然曰吾當言於家公曰吾獨不能言之朝耶奉御訴諸中貴之秉權者以囑司徒河間馬公召公至部問公對之故馬公曰汝胡不隨時猶是秀才性氣觸忤致禍不我與也公曰以戶曹主事坐奉御之側阿諂內臣貶爲戶之辱故不敢從儻由是得禍甘心受之敢爲堂尊累耶馬公知不可奪曰任汝爲之自是公不在奉御輒下其坐於側公至卽命升焉奉御至見公在坐不下馬而去公曰汝自便吾爲代勞也終不爲少屈比卒事竟不能禍時欽叩官戶科辱公不鄙與之交親聞之公如此公非妄語人也嗚呼卽小可以知大觀一節可以知全體直節

勁氣如公者可多得也耶可多得也耶天不慭遺斯人
蚤世爲之柰何嗣子癸丑進士夢龍會吾兒士洛於京
邸求挽詩余不能吟垂泣書此以歸之

贈以德范進士

范子從遊歲月多祇將文字事登科如今返駕成遲暮
若更悠悠柰老何　景泰丙子叨領鄉薦以德時郎相
從尊以師禮迄今三十餘年如一日也所愧自不知古
人躬行爲己之學不能以是爲教徒孤負以德一生相
尊之意與其天賦淳厚之質但得掇取科第而已在時

俗固以以德成名歸德於余余之自愧正謂妄竊師號
不能造就之如古君子之儒庸妄誤人之罪不可逭也
余與以德年俱半百卽今返駕已屬遲暮若更不勉來
日幾何今茲遠刖用賦此詩以道往年相誤之非爲來
日相勉之圖以德若能深信鄙言不以爲迂力去故習
一以小學大學所以教人之法循其次第而勉進焉他
日居官在朝致君堯舜在外則澤被黔黎山處進退不
離乎道不愧古君子之儒然則往年相誤之罪庶可少
釋異時倦遊而歸尤望交修之益也朱子嘗謂就使六
七十歲覺悟亦當札定腳跟從此做去文公豈欺我哉
願相與勉之

書羅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題曰

孟子此言非特鄒穆公之龜鑑千萬世爲人上者所當
篤信而勉行者也後之讀其書者以是告其君所謂引
君當道庶幾可爲忠臣以是告其親所謂諭親於道庶
幾可爲孝子祥也方家居而未出仕余固不能不以孝
子期之祥也勉旃謂其親不能者賊其親者也祥亦有
此懼耶祥誠不辽余言勉進諭親之孝他日進用於時

其爲忠也自是而推之耳夫豈待他求哉苟然則病夫
之望遂矣向因文王發政施仁之作嘗有所告未見傾
悟故再以申之

書俞漢文後

所作時文題目無非切於身心如此三題者所謂自得
在深造以道所謂君子存之異於庶民而理大文異於
君子所謂文王變民深而求道切終日乾乾不自滿足
之盛心何嘗非切於吾身心者苟能以之自治自能
深造以道而自得乎苟能存之如君子而異於庶民乎

抑去之而無遠於禽獸乎舜與文王所行如此孟子嘗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引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則是舜文之聖皆吾人所當學者吾嘗有此學之之志否乎以是自省強勉而行卽是爲己不差路途歷幾由是漸有可望今則只是以之作文求取科第略不關於身心縱使異日得遂所圖不過爲富貴之人而已天之賦予吾人者如何而自暴棄之如此可不哀哉此意近屢以告諸生而略無信向匪特不信且不疑焉故再以申之

簡同年熊汝明

往在滿豐屢辱書教自遷官西行音問杳然病夫時展畫圖玩手筆感舊懷人之念不能已已不知此生再晤語親密如曩昔觀政銀臺省否也生東歸時辱贈詩期勉以道德至今佩服不敢有忘但索居日久過失弗聞恐終負故人相期之至意耳自西行弗聞政譽道遠地僻故然然卽清風推之恵政之及人可知矣未知近得此則半年之閒訓解字義將及二千書皆可讀矣就使幾于若有上六七歲者便當一遵文公朱夫子小學之日減其半日訓五字一年之閒亦有此效若是不學則一年之閒不曉一字直至老境無分毫之益豈不哀哉

下一二甚荷

與史揮使國章

聖人作書教人讀之明理修身推之治人也武官雖藝爲尚然不讀書明理豈能忠君報國克盡人臣之道哉余所以惓惓勸爾讀書者爲此故耳前日面會相勸已得允從云一日能讀十行一日能訓解十字者果能如此則半年之閒訓解字義將及二千書皆可讀矣就使日減其半日訓五字一年之閒亦有此效若是不學則一年之閒不曉一字直至老境無分毫之益豈不哀哉

今點孫武子送去此汝武官本經今日急務可便讀之暇日卻來爲解釋其義也會聞更當告以所當讀之書茲不以告者恐爾憚其難而生疑畏之心耳勉之勉之

與鄒都閫

欽之不才荷蒙誤舉母老身病有孤盛意愧負愧負更望執事充此爲國薦才之心廣詢博訪不聞幽顯苟得其人隨其才德之巨細或上之朝廷或薦之鎭守或用以自輔或委拔衞所以主軍政此忠藎之大端也若以生之不才有孤盛意而遂沮夫薦賢之心豈可乎哉惟

高明勉圖之

與士諮帖子

爲訪賣子女者何姓名果欠何官府債如是督府當告令免之不告則孤平日相推之意吾黨得以薄待人之罪矣晏朝士未相識一聞其和輒悔矣不以白金十兩贈其行況此部民爲貧賣女償債使骨肉分離者肯不憐之吝三數兩白金忍視其至此極耶二事之輕重緩急得失可否不俟智者而後知若以奉告無不從者縱令已賣爲之贖歸亦無不可以類推之凡有負於府不

能償者可一切寬之亦父母斯民之一端也不致忠告吾黨之罪告而不可斯可已矣

與韋中貴書

戶科養病丁憂給事中侍生賀欽頓首上書欽差鎭守遼東御馬監太監韋公閣下竊以孝於親者亦欲人之孝忠於君者亦欲人之忠蓋推己以及人聖門之所謂恕也欽竊願學焉欽自幼讀書膺舉不敢苟徇俗以榮身肥家爲事惟欲隨所居之位盡事君之忠而已然而三十登進士第三十一選給事中三十二卽以病告歸

大矣用是謹陳四事少裨涓埃盡思以效愚忠之萬一

也內一事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者欲朝廷鑒已往之失

開方來之制謹遵太祖高皇帝御製皇明祖訓之治也

且太祖高皇帝之訓卽古聖帝明王之制非全不用內

官也非不與之祿非不富且貴之也特用

之內庭使修其當爲之職分而已不假之軍國重權使

害家而凶國也修其當爲之職分則祿秩常保富貴無

失而無踰分干紀之禍此所以上下相安君臣相慶我

皇祖之訓所以歷萬世而無獘者也遵之弗違不惟我

國家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福使內臣各安其分守

其祿秩保其富貴永無復如前月王振曹寧舒良吉祥

專權僭竊殺身亡家滅宗赤族之禍實亦內臣萬萬年

無疆之福也然欲竊念閣下雖亦內臣然在邊疆身先

士卒親冒矢石奮勇殺賊自少而壯壯而老矣與其他

鎮守內臣不理邊事害下罔上者殊科若閣下者實忠

義爲國不私其黨者也且聞參戎羅帥嘗言閣下今秋

決欲辭老請釋邊寄區區之心益深敬仰以爲閣下解

一已之事權固已見其善然未可謂之至善也豈若充

平日忠讒爲國不私其黨之本心上章極論使自今內

臣一遵太祖高皇帝祖訓之爲至善哉如漢之內臣呂

強以忠直流芳旣懇辭在已之侯爵不受復上疏直詆

其黨弄權壞國不應封侯違高祖重約至今千百載香

名偉績載之青史傳頌萬方當與天壤俱獘也閣下歷

覽前史夫豈不知今閣下忠義爲國之本心何讓乎呂

強然豈可使呂強專美於前而不致思齊之力以求儷

休並美同垂不朽耶且人生於世多無百年而乃千萬

年不朽者忠義大節有功於世道故也閣下今踰六望

七矣其去百年復能幾何而不及今圖所以不朽者苟

以遲疑失之豈不爲終身之悔九泉之恨哉或者曰韋

公平日待子厚實稱揚以勵諸士子今若此必得罪於

公矣子方家居而得罪鎮守重臣子不懼禍哉欽應之

曰不然公之厚我非有所私也知余愚忠故也惟公克

忠是以相知今余之此舉正愚忠所發也公之克忠正

當有契於心耳夫豈私其黨而以爲罪哉且盡忠於君

臣子職分當然也吾知盡吾當然而已耳禍福之有無

豈所計耶或者又曰子進諫於君可矣而又告之鎮守

內臣使言於上蓋慮己力之薄而反求借其黨之力以攻之耶曰不然也余之進諫於君蓋希慕爲忠臣也而又告之韋公者知公之忠不私其黨力能行此故以告之而成之爲忠臣蓋遽伯玉恥獨爲君子又吾夫子所謂君子成人之美之意實區區所願學推己及人之恕也豈曰吾力薄而求借其力耶或者之疑以釋用敢備錄爲書并錄呂強當時所上漢帝奏疏以獻閣下試於靜中令知書者講讀數過決意行之使天下之人皆曰韋公者當今之呂強也不其偉哉不其偉哉孟子曰人

皆可以爲堯舜呂強云乎哉惟閣下勉之無負區區之望然是舉也閣下果能深信愚言不謀諸人而決行之上也謀之平日忠信正道識見超卓之士終必贊而成之其次也若與患得患失同流合污待公衣食之人謀之則讒諂交作胡能有成斯爲下矣公其慎哉且是言也欽一告於君以吾君之聖明足以納忠諫不敢不告也再告於公以我公之忠義可以致忠告不可不告也是欽之所以待公者不輕矣公無忽哉公亦自重哉若曰言則美矣吾弗能行也則孤負平生之忠義不能拔出其黨如呂強之流芳永世矣豈所謂自重耶

醫閭先生集卷之六

明定海貝欽菉撰

存稿

與陳聲之

前日清河獲功可喜可賀病夫恨不得面致鄙忱耳閣下平素忠勇得士死力乃今遇虜果有成效豈不偉哉然丈夫忠君報國建勳立業正在此時羊山之捷其發端耳不可以是自足也嚴號令明賞罰謹訓練布恩信熟韜略益求爲將所當然而未至者無不勉焉則所建立

當烈烈轟轟如古賢將照耀簡冊也寧止是耶前勤閣下法种世衡教射法閣下行之亦略效矣往年假諸閣下者今爲造銀牌二十面面重二錢謹遣奉贐以繼行之久當得效同世衡也勉哉勉哉餘惟心照

錄世衡射法書其後以告陳聲之

此誡自警編政事類中欽嘗舉以告人信古者少若無爲不爲俗情所制將見明效既臻邊方愈固職任克舉聲譽益隆公論攸歸榮遷可必也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古人不我欺也吾弟勉之

又

射銀的不聞其詳謂當立一的於教場不必銀者使欲射者先於此演之日日如此其世衡餘法爭差役與該杖責射能中則得優差與免責治者亦嘗行之否然不來不得一字之報謙巽之過即成柔懦矣惟吾弟思之止此吾人當師其意凡政令之施皆當準此而行也自

又

聞道細河多美政吾弟見賢思齊而後已必不徒羨人而十自棄也嘗見前輩不自用能從人之善新施總兵爲都指揮守義州日操軍有法義州少能騎射施公操演時不分官軍舍餘悉令騎射時總戎韓公以邊事降指揮同知備禦錦州聞而使人視之不數日其操演一以施公之法不嫌於學人也以故韓日以高爲時名將不知吾弟師人之善亦有恐人謂我不如彼之嫌否如何

九月　日清河羊山之戰虜見我軍奮勇追之卽退遁追者歸輒隨之有軍士數人謀曰此有溝可伏兵汝等牽我數人之馬歸我輩伏之溝彼躡爾後伺其至伏起射之爾等反兵追之賊可得也謀出於下非將令也無人爲牽其馬且恐歸者不返援之也事遂不成羊山戰勝歸有虜二十餘人隨我軍之後至牆下我軍入境虜始歸軍主有云若此緩緩與敵更選百十精騎入境而西復出而東自後攻之首尾夾擊彼將安往惜乎不能

也二事皆出在下之謀以此見爲將者當廣詢博訪云

成化丁亥都憲李執中東征日虜聞兵至空室以遁有一勇健壯夫夜操兵坐其室寂若無人靜以伺之虜潛歸視其室入戶壯夫從旁擊殺之至明擊斃賊首歸撫順有百戶某夜當上城疑其妻有淫行欲伺察殺之取所佩腰刀以往至城上見賊有登城者將踰女牆百戶以刀斫之墮而死視之乃虜賊也使其無刀非特不能死賊反爲賊所害而禍及一城矣百戶之以刀自隨固非爲巡城而然然巡城者之不可無兵也如此

遼東管家莊長壯男子不在舍建州塢至驅其妻子去三數日壯者歸室皆空矣無以爲生欲傭工於人弗售乃謀入虜地伺之見其妻出汲密約夜以薪積舍戶外焚之并積薪以焚其屋角火發賊驚健裸體起出戶壯者射之賊皆死擊其妻子取賊所有歸是後他賊懼之不敢過其莊云

塔山所有江總旗者名通勇健善射刺榆堡之敗所領十人通乘良馬善走餘九人之馬皆不能及通曰余走則脫矣餘皆不免虜手吾不忍也乃下馬背相倚而立令其九人曰此吾人死所也不可不死中求生時天暑

十弓惟二弓可射通視虜來攻處則射之內六人中賊矢通曰傷者毋坐坐則賊乘勝而攻吾俱死矣傷者立如令賊不敢逼皆得免歸通之力也

遼陽東山虜入剽掠至一家男子俱不在在者惟三四婦人耳虜不知虛實不敢入其室於院中以弓矢恐之室中兩婦引繩一婦安矢於繩自窗綳而射之數矢賊猶不退矢竭矣乃大聲詭呼曰取箭來自棚上以麻稭一束擲之地作矢聲賊驚曰彼如是不易制也遂退去

聞右屯卒有成沙河者軍敗虜將脫取其甲冑衣服而
殺之其人自分必死奮然取所佩銅銃擊虜碎其首而
死虜恨亂斫死之
戊午九月二十七日射西門外會高姓舍人自云貼邊
十許日歸貼邊亦虛應故事耳遣去貼邊者多有疾生
瘡者無瘡疾者類多軟懦不能弓矢間有勇捷能射者
不多也自言渠貼某臺臺軍五名三爲南人匸人取米
賊來攻貼邊軍二名各持一牌自衛反命南人射南人
辭不能而持牌者竟亦不射守臺貼臺者俱不精如此
可乎
九月西門外習射會二舍人自貼邊始回云前日某千
戶率某等十人往貼邊見某不任辛苦一宿命某歸余
曰汝貼何臺曰清水臺軍俱被虜去卻遣人貼之臺軍
少可以貼臺無人矣貼者能獨居乎名曰貼耳實不往
也可居處居之耳
九月二十八日營城臺虜賊數十人攻之守臺劉百戶
者率臺軍禦之射死二賊一馬賊曰我三宿內多來報
讎劉患之預徙他臺越二日賊眾果來約三百餘攻圍

其臺見無人也上臺毀其屋破其甕而去當時若伏一
二百勇健者臺旁屯兵馬十許里外應之取勝必矣
爲將者當用勇敢智謀忠義之士爲腹心頭目手足之
任勇敢者不退縮智謀者能料敵忠義者能爲國而不
爲家爲君而不爲身所益多矣若或所用失人懦弱者
先退遁以爲民望無謀者率迷惑以失事機不忠不義
者惟利是貪而已豈知忠君報國親上死長之道哉將
之用人誠不可不愼也
一隊官軍二十五人多者不過十四五少者僅得五七
人而已餘皆入私門矣軍政如此望其克敵不亦難哉
經年不操兵何由精兵士貴操演訓練使有勇知方可
也
賞罰不明則軍士孰肯用命
當殺賊時則退縮不進人得賊首則從而妄爭焉其無
勇無恥亦甚矣哉
一人斬賊數十百人爰而爭奪之壓斬者氣不得出幾
至於死既解斬賊首者雖負痛以獲功故弗言爲將者
明知之而不究亦何以懲後耶謂當治爭奪者之罪使

有所戒庶後有賊人各奮勇殺之不至叢於一反傷吾人而失脫當斬之賊也

斬賊爭奪由狩獵爭奪而然能禁狩獵之爭奪則斬賊之爭奪自息矣

邊城濠之外當作土牆圍之屯樓周密日常省視以防越城之盜濠當注水環之不宜空也

河口之功逆天者至殺漢人以圖功主者不即時驗首級二三日猶俟兵主以故逆天者得肆其奸虐南城上城無目者方氏後爲人斫其首去數日棄出之驗不是民吏之弟三堂親驗功於義州時有數人買漢人首

過恐爲人所識故耳有買姓者爲人斫其首後棄盛以布袋棄之東北城僻處宋三者爲人斫其首身屍支解其屍城東南惟此賊被獲伏罪旗纛廟殺死一男子無首東門外內官園井中一死人無首獄中二人不得死罪者病死日久時亦割其首後數日棄一首於分司南李氏院中奉國井中汲水得一死女子屍無首可十許歲城西河沙洲上水激出一死屍亦無首亦可十餘歲河北岸有一男子屍無首初見者再往止有血盤無屍相拖入水中矣方驗功時有持男子首髮短而蟲白乃

者呼不至恐事發故後於廣寧竟成之此決非廣首無疑者當時得功後有此逆天悖理之徒作亂如此而在位略不加意究竟恐壞其功余曰功自功罪自罪兩不相妨小人無知乘機造禍非上人使然然無聽信者余曰譬之一定銀十兩雜以二三兩銅是假銀矣若能提出其銅雖止七兩一定是眞銀矣聽者不之信漫記之於此俟後日天道報復云右所聞見查究實者如此其數傳聞未經究實尤多

懷柔伯在任當久雨時遣人呼王馬陳魯許等五六千

百戶語之曰連日雨我日日心在邊上幾回汝等可各
往某處治其水口愼哉朝廷疆界施某地方累及爾等
往治數日畢功歸乃設酒延之曰朝廷疆土施某地方
累及汝等飲畢遣之後來將官慮及邊事既少而禮接
下僚者尤不多見也人或舉此告之則拒而不信或信
之反輕其爲失威嚴也
紀信陝西鄠縣宦餘曉暢軍法白尙書用兵陝西時嘗
信任之
翁泰李錦威寧學生治周易有學識持身不苟李嘗寓

京師有王干戶者聞其賢欲以爲贅壻不從右三人聞
之工科高文薦
支禧蘇州昆山學生制行不苟有不樂科舉意聞之同
年徐文亮云
陳先生江西章署人隱居著述不求人知徒步百餘里
爲人癆疾不受其報六七十時猶如此著韻書解周易
其易圖次第與康節有小異云
韓先生幼倫通州衛干戶兒嘗業舉子以有司待士之
薄遂絕意不爲閉戶讀書以著述自樂右二人聞之甚
得之若不言卻是蹉過了也
謝元吉人有聖賢之書嘗如看相書然乃有益人觀
相書如言鼻高隆則吉低折則凶必以鏡照鼻自考曰
我之鼻高隆耶低折耶高隆則喜不然則憂矣如言面
正滿則吉偏狹則凶以鏡照面自考曰我面正滿耶偏
狹耶正滿則喜不然則憂矣讀聖賢書如言仁義言禮
智與夫不仁非義違禮弗智一一自省於身我果有是
善我果無是惡耶以是而爲憂喜以致思齊自省之力
則庶幾其有益不然雖誦之甚習記之甚嘗亦何益於

進修哉

戊午八月下旬自二十日起至今九月某日西邊大安綏遠等處臺空虜賊無日不來窺竊或十許人或二三十五七十或百人晝夜圍繞攻擊或踰時或半日夜不勝乃退轆軸山臺成守百戶張欽初與虜答話虜覷頭射之中右手背張驚曰虜作歹矣呼其卒取甲披之未及披左肩又被一矢張以矢禦之一賊從旁石崖伺張不見欲射之張一矢中之墜崖死攻之愈力張卒有欲射者張止之曰汝射不力爲所輕侮長賊氣且喪矢其

人從之張發百餘矢中虜死傷之者數人矢竭矣吾人被傷者三四人賊猶未退張曰賊若再攻不已吾無矢以敵之不免死矣丈夫不死賊手吾當自刎汝曹自力也俄而賊退次日賊復增騎來張以其臺不可守且力薄率其卒趨鄰臺以避之賊見其臺無人乃攻圍鄰臺禦敵經時不退官軍將至虜望見乃解退

所管之人教訓須常以忠君孝親報本道理及進止擊刺之法啓發警告之不厭煩可也

年年有敕燒荒去卻境外荒草使虜遠遁如何有燒裏荒之理我曾面見都司王備禦大人他說不曾燒賢塘可自斟酌他日城中無燒柴牛馬無穀草要荒草用修邊人馬用柴草何以得之又射箭一事賢塘莫道我已能射要必步下馬上日日習之軍士當以敵愾爲心於武藝固當致精而凡一語一默一動一靜皆專專以武爲念可也講求陣法攻戰擊刺稽忠立節除患安邊一切著實事務雖戲劇亦以武事如李廣好射席間亦以射爲戲且凡飲酒扮戲又皆取忠勇者詞曲談話亦然久之成俗人人皆忠勇向義於安邊何難哉

勸鄉人習射

种世衡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民吏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者使之射射中者優處或有過失亦

使之射中者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靑澗城遂成富強於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

右自警編政事類所載者

世衡誘射法行之靑澗比數年人皆勁兵虜不能入或者曰世衡宋名將靑澗城种所莅雖曰以銀的誘之射然以威令行於所莅誰敢不從其成功之易固當也今子以給事養痾林下教止可行於館下生徒而已餘人孰從焉余曰不然吾州舊名宜後以尙義者多改今名宜然在昔乡尙義者今獨不然耶是事也世衡行之輔以威令成功固易今以不相統攝之閒人行之誠亦難矣

然不曰州之人尙義者多乎尙義者多則雖無威令人自知其爲義而勇爲之其成功豈不亦易耶況吾人雖病居亦時得見分守備禦千總百總管軍諸公談論及此必曰此吾守土在位者之事病居儒官乃爲之吾可不助成之乎必下令城市鄉村凡在官不在官一切之人俱赴某處習射中者某以銀的弓弦爲賞不赴者有罰又何患不如彼之有威令耶三數年來人人皆精於射虜不敢入邊得以安其享太平不亦休哉

敢告吾鄉尙義諸君子共力成之後之人必將論之曰是舉也病夫某倡之時某官某某賢士夫某某助之是用三數年克成此美事也使非病夫之信古不顧時俗非笑奮力倡之數百年美事固莫能繼非諸尙義賢官僚士夫助之雖或倡之亦莫克有成也如此則無愧於我義州之人而義人之尙義信有徵矣不其偉哉

又

世衡誘射法最善病夫憫人之生長邊方年力強壯者不習弓矢卒然遇虜奔竄不暇然亦莫克免難也用是

妄意舉世衡此法以勸誘人射以爲在古既有明效今人行之亦豈不然然人之所見不一或者曰世衡將也有事權者也將有軍令有事權則有所統莅靑澗城种所有之土也有土斯有財有財則不患於銀的之不繼矣行軍令於所統而銀的又無窮焉此所以不數年能成功也吾子病辭給事歸非若种之爲將有威令也居閒林下與民庶無關非若种之有事權也子有土田不過數百畝所收入常不足以贍家口時貸於人以取足非若种之有土有財而銀的無窮也坐此三不如亦欲

如彼之成功吾見其難也尒應之曰予之言不爲無所見也然知其一而不知二也知其勢之所驅不得不然而不知其理之所至自不能不然也是舉也至於人人能射則人皆勁兵虜安敢入可以保邊疆盡報國之忠可以衛父母盡人子之孝可以保身家而爲知可以庇鄉黨鄰里而爲仁且吾州自古多尚義士是舉義舉也自昔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射禮率以此爲重以吾尚義之士一聞病夫興此義舉以勸之其心孰不欲爲忠孝仁智者其勇於是不啻水就下也奚其難且人心天理人皆有之患無有啓發感動之者耳今此諄諄反覆諭之曰射之爲義古聖所重自今觀之上可以忠君孝親下可以保身及物啓發感動之如此其從之易固也知吾州多尚義士耶人皆知此爲義舉則爲之勇爲之勇故勸之至勸之至則感發興起者益多將無所不偏矣又何專恃乎勢之所驅利之所誘耶尚義者何取於利利之所誘特村夫小子耳何異乎無威令無事權無銀的以繼之也昔吾夫子答仲弓爲政之問曰舉賢才及仲弓慮其不知乃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余曰前嘗言之矣蘧伯玉恥獨爲君子事有非獨力能成者是用有請於諸尚義士夫也或若唯唯而退因次其語以重諗夫鄉之尚義者

成化戊戌告祭四代祝文

粵稽古禮支子不祭宗子主祀支子相之雖不躬獻心得以安惟我先祖世爲鄭人洪武之末先考來遵家於義州生我不孝蒙賴先德讀書登科列職諫垣謁疾家食四時祭祀止於考妣私心不安曰以滋甚且自我祖上及曾高墳墓在鄭未能展省伯考有孫近弱弗振依

於族人僅免寒餒祭禮不舉推此可知緬念本源戰慄
無地古人制禮證以義起雖無列鼎亦竊朝階忍泥古
儀棄先祖祀用作神主恭奉祠堂禴祠蒸嘗無敢或怠
尊靈不昧來憑來依享我孝誠永錫遐福敢以清酌用
伸虔告尚享

祭朗士宣文

維年月日居憂病夫賀欽遣子士諮謹以清酌之奠致
祭於朗夫士寘之靈曰維子之德兮剛介誠淳服父
母之訓誨兮正道克遵凡世俗之趨好兮百不一慕聞

齋居而幽獨兮潛心內務維進道之有基兮誠子心之
所喜遊吾門之朋儕兮鮮與爲比方進修之汲汲兮遠
器是期胡造物者之爽其報兮天折隨之嗟我於汝家
兮世世親姻況汝父子兮來遊吾門汝訃忽至兮我淚
沾襟力疾哭汝兮摧傷我心從今永訣兮悠悠終古遺
汝友以奠汝兮辭以敘予情之哀昔汝生於予言兮靡
所不從我今告汝兮汝其予聽嗚呼哀哉尚享

祭古墓文

維年月日戶科給事中賀欽遣園丁朱紀以隻雞杯酒
之奠昭告於前朝古墓主人之靈兮蓋不知幾何年
掘土作牆石棺以見崇何愚夫俄而不告埋骨別所取
棺入城貨人爲槽用飼畜產自恨無德化及家眾乃致
殘忍成風石棺飼畜比比皆爾曾念古人骨棄何所我
亦人耳忍復用茲安得仁人在位行政各使遷骸得歸
故藏德薄力微痛惻而已謹遣園丁酌酒謝過不亡者

存鑒此誠意尚享

策問

問馬營之設本以屯兵禦虜良法也以遼東各城言之
營堡具在而廢舉不同或一城六營俱有騎卒每三營
統以一都閫者或一城數營廢舉相半營置一指揮者
可指實而評其得失歟以義州言之曰清河曰義寧曰
鎮虜曰青楡林曰大安曰綏遠其營亦六何以但存其
名而空無一人一騎歟豈他城宜舉而此獨宜廢歟抑
別有難舉之故歟或者謂正統間北虜大眾寇廣寧時
以眾寡不敵收營兵集城中虜退宜加繕葺以至

此其果然否歟又有謂六營之土田俱饒沃營設步騎二三百且耕且守不惟邊患以祛而軍士得養一舉兩得莫便於此其論果可行歟舉者是則廢者非廢者得則舉者失二者必居一於此矣請爲我言之以告於受邊寄者

問見可而進知難而止用兵之常道也而孫子亦曰避其銳氣不若則能避之又曰小敵之堅於進而不知止奈何後世有逗遛之法焉此法一行則可進者進不可進者亦不敢不進矣不可進而不敢不進其於所謂避

其銳氣與不若則能避之者亦有所戾否耶漢光武起自兵間爲帝而除行軍逗遛法其果知兵而然耶朱子作通鑑綱目大書於冊其以爲善而美之否耶除之誠是也則今之任將征伐而復以不能兵者監制而督促豈不有哥舒之敗耶願明言之

問古者兵農不分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亦足以保邦禦侮誠善治也後世歧而二之以農供兵兵則四時在行伍肄戎事可謂專矣何爲禍亂相仍反古者兵農不分之不若耶豈專者顧不若分者能保邦禦侮耶抑別有

明定海賀欽克恭撰

奏稿

應天以實疏

戶科給事中臣賀欽謹題爲應天以實事臣切見連年以來災異之作略無虛歲而今年爲尤甚自春抵夏或風霾屢日或黃霧障天或狂風怒吼或日月無光始則恆陰而少晴明既則久旱而無雷雨陰陽失序氣候舛差天之降災莫甚於此得非人事不修之所致歟昔董

仲舒對漢武帝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者此之謂也於此見天心眷佑我國家仁愛我皇上欲其恐懼修省以享治安於億萬年也頃者禮部尚書姚夔等具陳災變之故乞修內外之政綸音奬其忠愛且曰內事朕自處置外事便斟酌行此陛下一念應天之實心也是以命下之日陰曀頓然而晴明既而以久旱爲懼躬率羣臣齋戒三日以答天譴此又陛下一念應天之實心也是以命下次日微雨應期而即降天人感應一何速耶然而自是以來風霾既息而復作旱勢日甚而可憂所以然者豈陛下應天之實心謹於前而怠於後耶抑羣臣無應天之實心以助陛下之格天耶不然何前日感應之易而今日感應之難也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言人君不可不致謹於天變也以今日言之天之怒而變也甚矣而陛下方且遊樂是從吶喊動地鼓砲震天其爲戲豫馳驅何以加之而所謂應天之實心果安在也詩又云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言人臣不可不致謹於天變也以今日觀之天之難而蹶也甚矣而在廷大臣以及羣僚方且怡然自得恬不知憂惟務承順懼怿聖情陛下以爲可行彼亦曰可行陛下以爲不可彼亦曰不可習成諂諛之風全無謇諤之節其憲憲泄泄何以加之而所謂應天之實心以助君而格天者又何在也若然則今日感應之難非天道之難感固感之之心有未實故耳伏望陛下念天變之可畏憂民命之將絕痛懲前日餘省躬求言之詔篤格天之實心修格天之實德行格天之實政遊晏之樂非所以克謹天戒也必實絕之而不敢爲無名之賞乃所

以暴殄天物也必實止之而不妄費內事之處置所以正天倫繫本支也必實謹其分而溥恩澤之施經筵之講學所以明天理窮道義也必實究其旨而求貫通之妙君臣上下之情不通則天地之否也必日御便殿延接羣臣反覆治道而貫以通之君子或在野則天民之隱而當進也小人或在位則天事之蠹而當去也必參之於衆驗之於獨實以進之實以去之以至一政令云爲之際一出入起居之微無不實循乎天則之自然而無或違焉如是而復下詔以切責乎文武羣臣斥其怠

事廢職之罪開其悔過自新之途使各痛以自省而陳其既往之失期以自改而勉乎將來之善務盡其實不事虛文其或過而不改善焉不勉鰥官曠職妨賢病國者罷而黜之以勵其餘如是則君臣上下同一應天之實心矣以是實心而齋戒以致禱則必如成湯之禱於桑林而大雨數千里必如周宣之靡神不舉而轉災以爲祥天心有不豫天道有不順天災有不息天澤有不降者臣之未信也臣猥以庸愚備員言責不能進盡忠言以裨朝政論列邪佞以除國蠹致茲災告罪不勝誅

還要同加警戒以回天意欽此臣切惟自昔上天垂戒未有君臣能加修省而災害不弭者也今自春徂夏而天意不回者臣等有以知其故矣蓋今所謂修省惟陛下一人耳其餘大小諸臣起居自若恬不知畏其間寢食不安憂形於色以社稷生靈爲念者幾何人哉如臣等猥以微陋濫居言路平時緘默取容上無所補下無所濟徒爾尸餐以致災害荐臻曠職之罪無所逭矣雖皇上量同天地不加譴責而臣等律以大義實難自容若尙戀祿偷安阻塞言路則罪益大矣伏願皇上體上

天垂戒之心俯從所請將臣等即日放歸田里庶幾在位諸臣知所警懼修改以回天意是臣等庸謬始於冒進雖無補於明時終於勇退尚少愧於流俗緣係言官曠職自劾乞退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辭職陳言疏

戶科養病丁憂給事中臣賀欽謹奏爲辭職陳言事臣係遼東都司廣寧後屯衛籍由衛學武生應景泰七年山東布政司鄉試中式成化二年中進士成化三年二月選戶科給事中在任辦事至成化四年五月亢旱爲

災臣與本科給事中胡智兵科給事中董旻等二人自以濫居言路曠職召災具奏自劾願乞放歸田里庶使在位諸臣知所警懼修改以回天意特蒙先帝聖恩不準退歸本年六月臣以弗能謹疾得患風溼等病調理三月未得痊可照例住俸陳乞養病蒙吏部題準回衛以是年十二月抵家於今二十有餘年矣調理病軀奉養老母中間疾病有間供養有暇則指引後進之蒙士勉以爲己之正學幸成良材得爲世用亦微臣圖報之萬分也臣終身志願不踰於此茲遇皇帝陛下丕紹洪基光臨大寶一心清明庶政修舉內閣大臣承順德意薦舉人材臣之愚戇誤居首列蒙恩授陝西布政司右參議撫治商洛等處提督官軍民壯兼分守漢中府地方四月十六日吏部發下文憑一道令臣依限赴任臣中心惶懼莫知所措蓋臣早蒙國家造就之恩得從言官之後不能推明所學以道事君臣罪多矣病歸養親二十餘載方安愚分甘老田園乃今復遇陛下收錄先朝舊臣不次超擢就使高蹈遠引之士處此亦當出爲世用況臣素懷犬馬報効之心者耶但當是時臣之舊

疾未能全愈況兼臣母郭氏年八十有六自二月初五日以來病臥在牀日漸危篤臣實孤子無他兄弟方欲具本陳情辭職乞恩終養而老母以四月二十六日病故矣及方浹晨而敕諭下臨收涕易服出迎拜受感激悲愴莫能爲心緣臣當日在科歷俸不過年半計年較勞殊爲淺薄驟陞方面義實難安敢瀝悃誠冒干天聽伏乞聖慈收還新降參議恩命使臣仍以舊職養病守制他日終喪畢而疾愈敢忘天地之恩而不圖犬馬之報耶雖然聖主難逢病軀難保誠恐一旦身先朝露則

報恩之言徒成虛語九原之下能瞑目乎是臣身固不
可冒禮以進而言則不可不及時而進也安敢拘拘守
居喪不言之禮節而默默以失千載難逢之機會也耶
伏惟陛下初政納諫多所舉行臣今不敢毛舉細故重
煩聖聽謹擇取今日至切至要至重至大諸臣所未言
與言之有未盡者四事昧死爲陛下陳之一曰資眞儒
以講聖學臣伏謂人君之治天下欲求四海之治當盡
爲君之道欲盡爲君之道當講聖王之學聖王之學何
學也所謂大學者是也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其綱也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目也唐
虞三代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者由人君之得此學
也漢唐以下所以治不古若壞亂相仍者由人君不得
此學也何則得其學則君道誠不得其學則君道乖此
治亂所由以分也是大學也經作於孔子傳出於曾氏
程子表章而發明之朱子序次而補註之西山眞氏又
從而推衍其義實以經史無不備焉載之策簡昭然明
白固無俟於後人之贅言而亦陛下已嘗講讀之書矣
臣今復舉以爲言者非不知陛下嘗講讀之蓋區區愛

君之誠惟願陛下不泥於世儒口耳詞章之習不惑於
鄙夫古道難行之言不徒講明之而實信之深不徒深
信之而實行之篤循其分明之節目進其有序之工夫
則大學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之道不在方冊而在陛下
矣夫如是君道豈有不盡天下豈有不治哉是則今日
之急務莫先於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所謂師友之臣
尤當訪求眞儒以充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厠其間也所
謂眞儒者學以爲己知而能行不事空言者也所謂俗
儒者學以爲人徒知而不行惟務口耳詞章之習者也

伏惟陛下留神致察今日經筵勸講之臣其爲眞儒耶
抑爲俗儒耶果眞儒也必能積誠感君開導有方涵養
聖質薰陶聖性開發聰明進德修業何憂聖學之不得
君道之不盡哉果俗儒也亦徒備勸講之虛文無格君
之實德其不阿徇逢迎讒諂面諛亦足矣尚何望其有
補聖學之萬分哉是則聖學之成與不成君道之盡與
不盡天下之治與不治一繫於經筵講官者如此則陛
下今日於眞儒俗儒之辨其可以不明而進退取舍之
際其可以少差哉伏惟陛下大施明斷天下幸甚二曰

薦賢才以輔治道臣聞帝王之爲治莫急於求賢人臣之忠君莫重於薦賢伏惟陛下卽位之初詔求賢才以弼治化此可見陛下有願治之盛心得政治之要道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臣敢不以臣所知者爲陛下薦之臣先年在科之日接見廣東新會縣歷事監生陳憲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非記誦辭章之流實躬行心得之士有格君之德有經世之才是誠當代之大賢宜爲士夫之矜式臣在京師接人多矣未見有出其右者也成化十五年以來廣東左布政使彭韶欽

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右都御史朱英前後具本薦其才賢吏部移文所司以禮起送成化十九年三月到京朝見以身病母老陳乞終養蒙朝廷授以翰林檢討令其親終疾愈仍來供職迄今六載不知陳獻章前用豈不足以贊襄道化而致隆平哉大抵賢才之生無代無之惟在人君訪求任用之何如耳苟求之以其方待之以其道則聖賢之才亦將出爲世用矣何患天下之不治哉臣更乞陛下再諭內外大小羣臣悉心推訪各舉所知果才德學行殊常之賢或山林隱逸或庠序生徒或小官下職一皆以禮敦勸萃於京師依明道程子養賢之法置爲延英之院以處之豐其廩餼卽其貧乏以大臣之賢者典領其事止以應詔命召不遽進之以職凡有朝政典禮使之討訂使凡執政近侍之臣互

與講論如學政則討論程明道之論學校程伊川之看詳學制如貢舉則討論朱文公之貢舉私議如經筵則討論程伊川之經筵奏劄必使今日之學政今日之貢舉今日之經筵一如程朱至當之定論以革近世浮華淺陋之習若然則與陛下近日納太學生之言行文公家禮於天下以革浮屠千百年之積弊豈不同一痛快人心也耶其有益於朝廷宗社有益於天下後世豈不大且遠耶況此諸賢切磨已久德業益進陛下特賜召對以觀其才識器能則屢歲之間人品益分然後就其

高下大小而任使之則天下賢才引類而進陛下德政之美雍熙之治端可比隆唐虞三代矣伏惟陛下察納而決行之則天下幸甚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宮臣聞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內則公卿大夫外則州牧侯伯一皆遴選賢才弼成治道若內官之設載之周禮曰內小臣曰閽人曰寺人曰內豎紀其職掌不過正內人之禮事守王宮中門之禁掌女宮之戒令與內外之通令而已未聞任用竄寺於中朝外方使之典政本而掌兵拳者也此堯舜三代之治所以雍熙泰和而非後世之所及者歟

降及秦漢而下先王道廢時君失政奄宦小人投隙而進竊弄國柄傾危社稷自趙高亡秦以來宦官之禍無代無之如漢之弘恭石顯單超侯覽唐之程元振魚朝恩仇士良李輔國宋之童貫梁師成讀載在史冊不暇悉數恭惟我太祖高皇帝洞鑒前代之失創爲萬世之法內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外設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其內府監司局庫衙門之設載之御制皇明祖訓內官之條紀其職掌亦不過洒掃供養并飲食諸物禮儀

筵宴關防出入等事而已亦未有干預朝政職掌兵拳之制也其創制立法之善蓋與古昔帝王同條其貫宜爲聖子神孫萬世不易之法祭何後來守法少疏宦官倖進內而職掌天下奏牘得預大政外而鎮守各處地方掌握兵拳遂致內外交搆黨與衆多作威作福盜竊政柄納賂招拳貪官鷙獄文官武將多出其門氣燄薰灼傾動朝野引用姦邪排擯忠直以致士風頹靡國體虧傷社稷傾危蒼生塗炭臣不敢遠舉只以耳目所及近年害政尤甚者言之正統間則有王振喜寧景泰間

則有舒王王誠天順間則有吉祥牛玉成化間則又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之輩焉凡此之輩方其得志之時正漢史所謂迹因公正恩固主心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禍不旋踵是以或陷上虜廷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爲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起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拳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藏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也是致國本頻搖而復定宗社屢危而

不忍言者矣茲者恭遇皇帝陛下天保佑之至必有臣子所皇祖之規莅政之初百度惟正進賢退姦去讒遠佞奄宦之害政者屏斥流放不使在側於以見皇上眞大有爲之主也泰和之治指日可期天下臣民罔不欣忭雖然臣於是猶有憂焉何則臣恐祖制未盡復病根未盡去一旦發作復如故矣伏望陛下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澳發綸音昭示中外凡今大小內官一遵太祖高皇帝祖訓凡分職監司局庫諸門者各照註修其職掌不許分毫干預朝政一應在外鎮守監鎗等項盡數取回赴京蓋旣曰內官但應處內而乃布之四外名實不正莫此爲甚殊非帝王之制皇祖之訓決當速改無可疑也若謂在廠訪事內官可以發官吏之姦贓各邊鎮守內官可以防邊將之姦宄此又不思之甚者也夫自古聖帝明王明四目達四聰使天下臣民皆得進諫中外之情毫髮不蔽姦贓官吏自不能容庶政惟和兆民允殖曷嘗以訪察之拳假之奄宦使之作威作福以害家凶國耶況其假公正之迹遂姦慝之私所訪察之姦贓常小而自作之姦贓常大所訪察之姦贓雖祛除於目前而所自作之姦贓實遺禍於久遠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成化年間汪直之輩可以鑒矣各邊將官旣有巡撫之都御史又有巡按之御史凡有姦宄足以關防矣今乃處處設立內官果何益乎徒使蠹壞兵政殘虐軍民將官之賢而知兵者爲其拘制當進而不得進當止而不得止往往有喪敗之患將官之庸愚姦貪者則以賄賂相交結成私黨肆爲姦惡愈無忌憚蓋鎮守將官旣賂鎮守內官而鎮守內官則常以良馬金寶賂

其在朝擅拳之黨類一有言將官之不職者則主上左右前後之人誰不爲其斡旋其根愈堅其惡愈肆害擾黎庶不得安生刻剝官軍苦無所訴甚至隱匿邊機妄報邊功以有爲無以虛爲實欺誑朝廷致誤刑賞而莫有爲陛下言者畏宦官之勢重故耳使各邊無此內官其爲將官者何所倚仗而敢如此乎縱或有之亦不待如此其甚而巡撫巡按之官已言於陛下而罰之矣寧致九重之上壅閉而不得聞乎是則各邊內官欲以防姦而顧爲姦究之地陛下尤可以爲心腹而倚任之乎

大抵內官類多邪惡雖千百之中有一二忠謹者然亦不可使之犯分以干軍國之政譬之婦人雖賢不可主外事若國使婦人預政家使婦人幹蠱牝雞鳴晨之禍不旋踵而至矣內官婦人實同一理惟陛下遵祖宗之制而一一革之則天下臣民有不歡忻鼓舞而歌詠聖德者臣請甘妄言之罪自後一應人等敢有奏請內官預干軍國政事者卽是姦黨伏乞皇上立法定罪明著簡冊以示天下後世則姦謀永絕矣必如是然後爲能近守皇祖之規不少違遠遵帝王之法無或悖大中至正而盡天理之極至善全美而無毫髮之私不惟增光祖宗實可匹休帝王由是禍本永絕士氣永振言路永開賢才永進黎庶永安邦基永固盛哉自昔宦官擅拳敗國身家亦隨之今處之有道使之各安其分保其秩祿享其富貴永無殺身亡家絕宗赤族之禍是則非惟我國家無疆之福亦自今宦官無疆之福矣臣之此言上合天理下順人心遠不悖於帝王之道近不違於祖宗之法陛下於午朝聽政之際試出臣章以示在廷羣臣并請太祖高皇帝御製皇明祖訓使近侍之臣宣讀講解則凡不私結內官而忠於陛下者必皆以臣言爲是而欲陛下速舉而行之也其或以臣言爲妄者則是以天理不必合人心不必順帝王之道不可遵祖宗之法不可守其爲內官之黨陛下可以默識矣若內官之中邪妄者固不可與言而平素忠義果有如呂強張承業者陛下亦以臣章問之則亦必不阿其黨以臣言爲是而欲陛下成此大有爲之聖政矣惟陛下體乾剛健斷然行之天下幸甚萬世幸甚四

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臣聞帝王之爲治必以正風俗爲先風俗善則人爲善易而爲惡難風俗不善則人爲善難而爲惡易是風俗之善與不善實天下治亂之所由係也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帝三王治隆俗美臻於泰和者由禮樂之得其正而天下爲一也後世之治化陵夷風俗壞亂者由禮樂之失其正而紛亂無統也然則禮樂之教其正風俗之至切至要者乎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當治定功成之時制禮作樂固極其盛矣然由粗以入精因略以致詳不能不有待於後聖也昔文王以大聖之德百年而崩必待武王周公繼之而後教化洽於天下此亦理勢之自然也肆我皇上丕紹洪基之初達聰明目聽納忠言罷黜浮屠妄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葬之正理眞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之聖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未極其備口頹敗之俗尚多仍其舊而未革其新且如異端邪術雖曰罷黜而僧道寺觀充塞朝野者無異往時妖經邪說惑世誣民者尚如昨日病根未拔日當滋長矣喪葬

凡竊尊之事力可及者何所不爲此則婚禮不行之弊也至若祀禮不修故雖縉紳之家莫不徇俗苟簡況於庶民小子豈知尊祖敬宗故爲木主者少而懸紙幡以標題者多以禮祭者少而招師巫以惑亂者衆至若祀邪神於家禱淫祀於外棄父母之孝養舍當務之人倫者尤不可勝數此皆朝廷祀禮不修故無以定民心而一民俗也臣請以淫祀之當毀者試陳其一二而陛下擇焉如五嶽四瀆五鎭等神我太祖高皇帝深知鬼神

之情朋合聖賢之道悉去前代封號之妄誕而仍復各
神之本名一洗千載之陋弊永爲萬世之成規奈何後
來雖明詔昭然而陋弊復作如東嶽泰山之神但謂泰
山之靈耳初非人鬼也春秋祭祀祇宜設壇立主以祀
之豈可建爲廟宇塑爲形貌而仍用祖宗已革妄誕之
號乎且又別爲廟宇塑爲夫妻不知又以何山爲之配
也豈非妄誕中之妄誕者乎昔季氏以大夫而祭之孔
子尚議其僭竊何乃今之庶民小子盜賊娼淫皆得僭
越諂瀆而污穢之乎況地如斯已爲非禮況如遼東相

去二千餘里亦爲廟貌祀之名曰東嶽行祠夫山爲至
靜之物其神安有巡行之理且又塑爲十代閻羅之形
刻燒舂磨之狀以惑亂萬姓展轉妄誕一至於此又如
關羽之廟祇宜建於生長之方有功之處豈宜徧祀於
天下若以爲關羽平生忠義可爲世法則古之忠臣義
士較功度德而遠過羽者多矣何獨於羽乃宜如此哉
又如眞武本爲玄武朱時避諱改爲今名玄武爲龜蛇
北方虛危星宿之形似之故因而名之今各處立爲廟
宇塑爲人形別作龜蛇名爲二將凡此等惑世誣民理

常寺之雅樂而古淡和平無可議者至若教坊司之樂
其聲容節奏已非雅樂之比而司其事者皆無恥恥失
人倫淫邪鄙陋之徒堯舜三代之典樂者果用如此之
人乎以如是之人作如是之樂用之於朝廷之上宴享
之間其惑上心辱朝廷亦已甚矣尚望感人心之和易
四海之俗而成唐虞三代之治耶況其院本雜劇之類
率多淫邪戲慢之爲所謂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
悲者也豈非蕩人心壞風俗之尤者乎是皆唐宋胡元
以來因循未革之積弊也夫以朝廷之上根本之地而

所以爲天下先者如此以故淫邪之聲不正之樂海內成風莫覺其失甚至高建戲臺斂錢作戲致使城中少長聚觀男女雜處虛費民財壞亂民俗所在官司略不禁止是豈聖朝之美政耶又如京師及各處娼樂其流蕩人心壞亂風俗比之上所言之俗樂不啻百倍不識聖朝畜此果安用哉如郊祀神祇此淫穢之樂不可用也廟享祖考此淫穢之樂不可用也朝廷宴享此淫穢之樂不可用也諸侯用之足以喪其國大夫用之足以喪其家士庶人用之足以喪其身是上自郊廟下至庶

人皆不可用也不識聖朝畜此果安用哉且京師爲首善之地萬化之原萬姓之所取則四夷之所觀瞻必標準立教化行天下臣民一觀國光勃然興起若虞芮朝周而爭田之訟自息可也豈可設爲三院以畜淫穢之物而爲天下之陷阱耶況此等娼淫所服者莫非錦繡之衣所用者莫非金寶之器淫邪之聲響徹街衢妖豔之色照耀道路故雖文武官員士子亦往往墮此陷阱之中況膏粱之子弟經營之商賈游食之惰民一睹此物隨風而靡廉恥既無資財耗盡上不顧父母下不卹妻子柔弱者至於漂流乞食死於道路剛強者至於劫財殺人不畏國法禍本不除積習既久後來之禍可勝言哉且天子以四海爲家海內之民皆爲赤子如養民則不可使一夫不獲其所如教民則不可使一民不全其倫凡此娼優同爲陛下之赤子也柰何以禽獸畜之使其子子孫孫永陷聚塵之惡而略不傷憫之乎恭惟陛下負不世出之資爲大有爲之主奮然以唐虞三代之教化爲必可行以今日之極弊爲必可革不爲因循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爲鄙夫俗吏之言所遷惑於

凡臣所言冠昏喪祭之禮淫聲妖色之害與凡臣言之所未及或言之有未盡者其詳載於大學衍義及御製性理大全等書乞命經筵講官一一詳說使邪正之辨利害之分聖心洞然一毫不惑由是於祖法之所當申明者嚴令以申明之家禮之所當舉行者詳悉以舉行之異端邪術必拔去病根而不爲姑息之舉淫邪祠廟必查審拆毀而不爲因循之政禮讓之化未行者必崇尙德教而使之行禮法之未一者必嚴其政令而使之一凡今俗弊一一痛革則上自朝廷下達四海莫非大

中至正之禮矣若夫教坊司之樂有未善者則求知鐘律之人而改作之院本雜劇決可革者則著爲定法而永革之典樂淫邪之人或號令之使改行而從善或更易之使散處以爲民京師及各處娼淫原無夫者則盡令嫁主從良原有夫者則不許仍前淫亂使其務紡織以謀衣食習廉恥以全人理則淫穢消除化爲良善矣公卿以下祭祀宴飲之類朝廷舊無頒降之正樂故人皆陷於世俗之淫邪今當次第制之以化天下而於不正之淫樂一一革之則上自朝廷下達四海莫非盡善

全美之樂矣夫正禮雅樂自天子出如此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風俗既美則民心自善民心既善則天下之治可與唐虞三代並美矣何有不序不和枕陴之憂哉若有謂世俗之弊積習既久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今不可遽然革之則是因循苟且之論而非善繼善述之孝也竊譬之治田畝者厥祖父載芟載柞而未竟畝養材木者厥祖父課舍梧檟而養棫棘爲之子孫者終其餘畝易其棫棘而爲梧檟述之孝耶抑但因循其舊而可以謂之孝耶此事理較然明著無可疑者若

必以承誤踵訛爲孝則陛下於前日傳奉之官不必革左道之徒不必問進寶玩者不必罰宦官之蠹政者不必收錄矣豈理也哉由是必屏斥而言官之黜謫者不必收錄矣豈理也哉由是言之則凡當今之弊一一革之爲是而因循不革者未爲孝也伏望陛下自斷宸衷而決行之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伏謂六科給事中朝廷近侍言官也臣竊此職名同衛養病未蒙視奪雖曰家居猶是官也時不可言不可言矣若復不言如負職何然則於今不言不惟負此言職而實負

我英明天有爲之聖主矣不忠之罪孰有大焉臣雖至愚讀書爲士君臣大倫切磋久矣安敢自棄以速大戾於厥躬乎此所以至情迫切不以退居病處一已私憂而能已於言也所陳四事實愚臣二十餘年靜居林下千慮之一得方今之務至切至要至重至大誠無出此伏惟陛下察納而決行之則聖學盡而大本立矣賢才用而大政舉矣近習疏而大病除矣禮樂修而大化行矣雍熙泰和之治端復見於今日矣非特愚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大幸也臣甘冒天威不勝惶懼慄慄

之至爲此具本併將近奉敕諭一道專遣親男賀士諮賫捧奏繳謹具奏聞

成化戊子六月二十六日紀時事

慈懿皇太后崩詔內閣議別葬不祔裕陵時大學士時等上疏言大行慈懿皇太后今日祔葬與皇太后萬歲後祔葬自不相妨不宜生嫌別議以失大倫皇太后不允堅欲祔葬上御文華殿集文武羣臣諭旨羣臣無以應即首而退時科道官列後聽聖諭不審及退刑科左給事中毛弘北面以手遮大學士時等曰面諍廷論此其時也何以退時等以從容答之比出文華門諸大臣多徑出有至左順門西者科道官尚集議文華門西以詰失此機會恐後終無挽回之理科道官禮部尚書夔等乃跪伏文華門外不出時大臣尚多觀望禮科給事中張寰大聲呼曰諸大臣平日居大位享大祿受國厚恩今朝廷有事乃不諍將何往眾乃無敢不至俄而司禮太監懷恩等出夔等迎而哭曰大行慈懿皇太后不祔裕陵大不可者太監何不諍之恩曰我不避死公等當何如弘對曰吾輩豈敢避死今日幸朝廷不失倫雖死何憾不然致他日宗社不安雖舉族死亦何益耶恩曰恩等每進諫太后輒怒曰爾等迫我死萬一太后果欠安不幾陷吾君於不孝乎弘曰諭親於道方可謂孝若阿從太后一時之意不以祔葬使太后得罪先帝則是陷親不義安得爲孝耶眾曰然恩等亦哭聲達於內時殿雖闢而上猶在御榻以察羣臣退言何如耳恩等止哭諭羣臣少退俟再奏眾退各衙門章連上上自持章奏太后知羣情不從乃允之上御文華殿集羣臣諭以請命太后得允悉如羣臣議眾叩首呼萬歲聲動宮闕而退

詩稿

自警

戰兢防失足頃刻莫馳心勿謂人誰見當知帝汝臨

又

爲學不謹篤到底是空言猩猩與鸚鵡孤負昊天恩

又

我生幸屈儒者流放心日日胡能收聖地可造由立本

我田既荒安有秋適國迷途不知返作室無基良可憂年過半百尙如此轉眼光陰成白頭

又

聖賢典訓六經中一本流來萬不同片語未曾精著力此生不覺遂成翁始知口舌空談病難及身心實踐功莫告冏輈已遲暮勉旃直欲造崆峒

偶成

年老垂還少夜長醒更多土牀煙火足趺坐默吟哦

自警

嬰兒之態終身之謀人知是務同俗是求卑汚凡近日趨下流

又

大人之度天下之慮天知是祈同理是顧高明光大天衢放步

答問者

問余何事寄西林祇爲從前枉寸陰欲識只今端的意請君細玩壁間吟

和白沙韻述懷

青鎖當年覓路頭幾回聯轡向圜丘別來老大渾無至愧負乾坤第一流

人有以命狀呈者書一絕於後

一臥雲山三十年飢飡糲飯渴清泉此生自信能知命莫把行藏更問儞

讀書

清晨起坐小茅堂萬事無關一炷香展卷細觀前聖奧馳名敢學世人狂也知老病年光促爭奈詩書意味長但願桑榆庵有得前隨流俗趁斜陽

述懷

壯歲辭青鎖還山坐白雲天時看代謝世事斷知聞菽水奉慈母詩書教後昆未能忘鄙陋嘗獻野人芹

和番陽守愚丘先生韻

聲利沈痾幸已廖煙霞痼疾豈須憂非關遯世矜高節自是匡時乏遠猷瑣闥兩年空竊祿還山十載免包羞管寧本是遼東客不願重過五鳳樓

寄大井邵文明

長官辭縣賦歸來獨愛幽花手自栽何日一樽同笑傲只今惟有大司成歲晚能全故舊情猶怪書來無警戒索居多過賴誰更

輓同年羅一峯

二十年前同及第數千里外歎離羣誰知竟作終天訣空對丹青泣暮雲

戲贈友人張解州

平生少陵詩先生嗜之極方其得意時寧知有六籍吟哦固所愛句語肯輕擲未合此格調終年不下筆章成

特示人蒼古多弗識朋儕無賞音撫簡自歎息懲此謝詩壇酒量空無敵我言揚子雲太玄終不匿今晦後應顯勸君無固必

答守關陳司馬諒之

碌碌行藏兩鬢星甘心待盡水邊亭匡時有志迂何補學道無聞醉未醒鄙陋敢知符夢寐高明誤許見儀刑眼中好德陳司馬山海茫茫雲樹青

蕭文明書寄光風大字有作

故人手寫光風字遠託征鴻寄草堂鐵畫銀鉤且休論

高情雅意可能當

又

珍重遼西海釣翁聞揮大筆對光風書成不寄青雲客
却意平生賀克恭

寄邵文明大尹

鄉書曾得共推賢金榜題名子更先大尹有才還解組
瑣闥無補早歸田利名風浪都無與泉石膏肓兩不偏
同在故園不相見閩山遼水思慽然

傅彥明昆仲久客維揚詩以寄之

山人寄語三公子便買歸舟莫更留南國可知春似錦
高堂無柰雪盈頭黃金滿載皆由命白手還家豈足羞
兄弟師生分非淺詩成四韻淚雙流

伯初過訪留飲賦詩

退士臥聽傳呼聲驚起倒屣門前迎故人久別喜會面
賦詩酌酒心相傾

寄邵大尹 有跋

長官愛菊適常情有甚東籬與落英祇恐偷兒窺絕品
不教放蕊只觀莖

又

昔聞陶令無絃琴今見邵公不花菊得趣豈在聲色間
異代長官同一律

逢孟卿揮使爲余言母舅邵先生愛菊特甚有名品
數種東上所無嘗爲好事者遣僮緝去其幸存者自
後每當發蕊輒掐去之不令放花時時撫玩其萃以
自適耳余聞賦此奉寄因憶古有無絃之琴今有不
花之菊復成一絕併以錄呈他日面晤倘當叩問菊
之眞趣如何也

次余杜史與石翁先生倡和詩韻

白沙老子仙遊遠青簡遺音塵夢多江海百年鍾間氣
乾坤萬古濶餘波龍潛稍見黃金闕鳳去空餘翠竹窠
西港可人今杜史此心元不隔關河

與友人宴小莊

瑣闥無堪早退藏衰年幸得病軀康分曹校射依芳樹
對景開樽樂小莊休言席上杯盤惡且喜壺中日月長
況是吾人俱白首更憂何事不徜徉

贈友人

何人過我釣魚亭四十餘年故舊情義子一章豹虎息
明時幾度鳳凰鳴寸心燁燁昭千古萬目明明看此行
多少疲癃望蘇息莫因聲利負平生

人有求薦舉者題其書後

半生榮辱斷知聞遠處茅堂伴白雲何事利名場裏客
却將書札撓幽人

俗不讀小學以科舉不用故爾詩以紀之

紫陽小學人誰讀祭酒居然教不行念念只歸官祿上
謾言父母與神明

哭張東海

東溟居士金蘭契筆底龍蛇滿我家病裏一聞乘化去
舉頭觸目淚橫斜

贈達揮使

顧公雅操堅冰檗邵令辭官援菊英怪底君侯美如玉
顧門高第邵家甥

和韻喜陳本仁相訪

昔時與子共談經情分相投北斗城別我十年身已達
聽君一律句尤清幽居忽訝高軒過多病深慚倒屣迎
況遇故人丁大尹連牀同與話平生

再和番陽守愚先生韻

白雲堆裏得安身名利無干遠世塵靜把簡編窺往哲
每將菽水奉慈親江山秀麗詩懷壯窗戶清幽瑟調新
幸有此般閒快樂任他人醉五陵春

偶成

凌之滸兮一竿竹水洋洋兮山矗矗青鎖歸來三十秋
閒雲野鳥相追逐日長午困憩茅軒聲利無關心自足
終身得此復何求況是書香兒已續

和答董桂巖同年

謝病歸來已十霜閒中養就野夫狂每尋瑤草和成藥
自翦青荷製作裳幾曲枯桐秋月白一竿修竹暮煙蒼
鏡湖原是吾家水還擬扁舟泛渺茫

又

仙崖老桂凜風霜嫩柳妖桃敢放狂十載長懷人似玉
幾時再與子同裳青山遁迹心常泰黃閣憂時鬢易蒼
日邁月征隨所遇青教大道草茫茫

偶成借白沙先生韻柬丁大尹

行藏自昔貴因時莫使傍人起更疑玄聖春秋非我事
先天圖畫是心期放言不論人長短考古惟求道盛衰
幸有簞瓢能免死何妨隨分老耘耔

簡鄉親

攜壺欲就名園賞借問如今春淺深但得紅芳飛未盡
便來枝下聽鳴禽

題看山圖

問爾看山人山中坐幾春定知方寸裏無處著纖塵

溪上茅亭和士諮

釣臺高處小茅堂退士登臨歲月長假寐不爲黃閣夢
無營還笑白雲忙清風明月何須買綠水青山自可常
三十年來無外事此心贏得不炎涼

逃事

忽忽光陰六十餘年來猶自惜居諸茅軒鎮日無塵事
一灶清香一卷書

題扇上釣魚圖

江上釣魚翁不識家何處我恨淩溪未得朋安得與君
同去住

又

倚杖看閑山垂綸釣淩水山頭宿霧開水面清風起

題畫

雲湧青山動橋橫碧澗斜幽人無俗事拄杖去看花

墨室銘

墨宜黑不可白粉宜白不可黑粉而白墨而黑反而試人而靈豈無則人而試斯大惑

題畫貓

軀如雪兮尾如墨兮雙目如炬勢雄傑兮主家鼠輩羣
唧唧兮特兀夜遊閙白日兮汝獨何爲弗搏擊兮華飾
以戲空竊食兮空竊食兮曾不思其職兮

題扇畫

月下兮松間清琴兮罷彈倚松兮看月何塵俗兮能干

題晚菊

豈必滿頭方足樂略教經眼便堪奇如何不對重陽酒
寂寞經旬見此枝

釣淩溪

晚涼匹馬出垂釣城西隅蚯蚓費且盡觔鯉祇自如時

或得其稱輕重不盈銖沽歌指歸路得意豈在魚

簡鄉人

從來退士偏憐菊見說君家品最奇欲挈一壺來就賞不知何日是開時

題畫蓮

因循六十年未得成君子花神如有知還應爲人恥

魚磯偶成

何人笑我上魚磯本是窮荒一竹枝縱然有節中無物怪底長江舉釣絲

題萬佛堂壁

峭壁鑱成萬物身招提開創幾千春行童不識尋幽客誤作參禪問法人

又

雲端石洞可棲身水繞山園膳得春傳語高僧休厭客西林曾寓著書人

擬寄鄉人

萬里慈親命已傾天涯遊子更南征也知爲使飛難到豈有烏雞負所生吟身莫戀風光好歸棹須兼晝夜行

若向西湖聽杜宇聲聲都是勸君情

題退休卷

五十年來早退休三邊賢達子爲頭題詩每上春山寺載酒頻登夜月樓釣艇有時江上泛兵書盡日篋中收常憐李廣非知命抵死何曾到列侯

題華山高臥圖贈丁聲遠之作

太華峯頭經月睡洞庭湖外貼天飛欲知動靜元無二試問遼東丁令威

賞花有敗

落花羣芳枝已空遊人往往怨東風誰知寂寞幽園裏猶有楸花一樹紅

二月十九日史三親家置酒園舍以賞春芳花落枝空且有後時之歎傳杯既久起而較射散步隣園忽見楸花一樹紅白可愛同遊盡歡抵暮乃已因有此作

山人識

先生坐水亭三伏不知暑多少熱中人妄得此問處

石水亭涼處

橋下寒塘淨橋邊風物清倚闌閒得句不入俗人情

右小橋吟處

種得四時花終年香不絕有暇輒開樽何必逢佳節

右花圃香處

高樓時一上眼界豁無涯望入遐天去悵然有所思

右晴樓眺處

醫閭先生集卷之九　終

附錄

醫閭先生墓誌銘

潘　辰

愚始聞醫閭先生之訃既爲位哭之已而厥嗣鄉進士諮奉先生高第弟子外甥胡深所撰狀請愚銘其墓愚與先生道義相契垂五十年非燕游一朝之好可倫不能以不文辭按狀先生諱欽字克恭姓賀氏其先浙之定海人隸遼東廣寧後屯衞官籍考孟員甫妣郭氏以正統丁巳三月十一日生先生於官邸幼挺嶷岐長標洵

淑總角從鄉先生習舉子業心不自滿曰爲學止於是耶及聞先儒所謂以誠敬爲入門踐履爲實地諸語因自省曰作聖之功端在於此弱冠以詩經魁山東鄉薦兩躓春闈咸卽日歸省或諷之以取捷徑則曰老親在堂定省不可久曠吾烏知其他成化丙戌登羅倫榜進士丁亥春擢戶科給事中謂家人曰古人事一職豈肯苟然爲是職尤不可以苟爲省遂書鄙夫可與事君章於壁以自警戊子春亢旱與給事中胡智董旻各上章極諫先生言修德弭災當以實心行實政庶天意可回

今朝廷所行未免徒務虛文不報先生復以言官曠職召災自劾求退雖不得請而去志決矣其年冬即告病歸杜門不出專以進修爲務初在科時聞廣東陳白沙先生爲有道之士修刺謁之一見契合遂相與講明治心修身及經綸大務終歲弗輟至是懸其小像於靜室時率諸子焚香拜之儼如神明大聚古聖賢典籍於中矻矻焉窮日與夜而幡閱之必求造乎其極而後已有來學者則謝之曰學者君子之爲己教者聖賢之餘事自治不贍何暇及人人之於性命道德之蘊天理民物之彝經世之要道爲學之大法所得益深始內屬焉而其爲教一以躬行實踐爲主文章政事次之磨礱粹礪成其器業故及門者咸知有用而不爲己之學學在有用而不惑於他歧矣雖不出戶庭而達貴人聞仰德者莫不躬拜牀下得其緒餘而惠及生人者恆多弘治改元大學士劉公吉首薦先生才堪大用乃除陝西參議撫治商洛等處兼分守漢中府地方錫之璽書假以便宜懇辭不就乃陳四事一曰資眞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數十萬言極其閎切皆人人所不敢道者使得見於行事天下可幾而理矣處家篤恩義正倫理厚姻戚睦鄉黨救災恤患重本抑末冠婚喪祭一遵古禮不根之言纖毫不入其耳子姓能言與行者必薰陶之以孝弟之義僮僕與人相競者不問其曲直必撻以記之鄉俗溺於異端凡喪葬者皆作佛事啖酒肉肆爲奢僭而不顧其於奉先事親之禮背戾尤甚先生以身範之日改月化漸入佳境仍舊習者百無二三焉性酷愛山水每時和景明必攜門人子姓登高涉遠徜徉嘯詠而歸充然獨有所得爲學雖不務詩文然應酬之際信口流出一皆藹然仁義之言大有關於名教故得其片紙隻字者莫不寶之正德初年錦義二城激變鉅室鮮不爲其所撓獨相約不敢犯於先生之族雅量汪濊喜慍不形惟愛君憂國之念老而彌篤每聞朝廷用一善人行一善政輒喜而不寐如有違遠則疾首蹙額不能安也庚午十二月四日以疾終於正寢壽七十有四配屈氏本城官家女有賢行與先生同德比義相資友少先生三歲先四日而卒生男四長即上洛次士閻士謨士詔皆積學

待聘女一適本城都指揮史文孫男十一世雍世和世泰世平世清世寧世安餘幼女八長適錦州都指揮梁臣次適本城馬都指揮家子倫次適指揮劉潤餘亦幼以次年二月十五日合葬於閭山之光明谷中先生少讀書於此山之西因以醫閭山人自號人遂稱之爲閭山先生云於戲以先生之迹言之其學雖未大明於天下而能明於一家與一鄉先生之道雖未大行於天下而能行於一家與一鄉先生之德雖未大被於天下而能化其一鄉一郡之強暴以先生之功論之則其學之

醇其道之正其德之粹其節之高其名之稱表表昂昂所以風勵天下垂範後世者固無窮也豈曰行於一家化於一鄉被於一時一世而已耶是不可以銘乎銘曰允矣先生偉哉男子力到功深達原達委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諫則忘身隱則樂已不愧不怍盡善盡美表今風後寧有窮已我作斯銘用補國史

醫閭先生附錄卷之終

刊醫閭先生集序

予承乏撫遼之明年爲嘉靖庚寅公暇取遼誌觀之知義州先給事賀公欽者爲一方人物方謀訪遺迹以究竟其爲人適大司馬遜菴李公封公存稿示及且有序弁諸首蓋梓傳之意寓焉閱其稿立言制行鑿鑿皆爲已慕古之學眞足以開來繼往李公巡撫斯地距今已十稔矣猶有此舉其好賢樂善嘉惠後學之意良至矣顧可違乎遂命工梓之敢僭言於後者又重韙賀公之子舉人士諾之請也嘉靖九年庚寅六月六日賜進士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巡撫遼東兼贊理軍務山陰成文書

醫閭先生集後跋

醫閭先生吾遼之先達海內之聞人國朝之諫議給舍也行在鄉評望重寰宇實紀名宦錄予小子不敢贅小子後先生而生六十年眞伯前聞不獲親炙自童而知學與兄宗賢子求先生之言行以自礪每恨無所就正嘉靖庚寅復齋成中丞廣遜菴李大司馬之意刻先生之集遼之後生小子讀是集始知有先生矣始知有先生矣予小子病其字之多訛督巡淮海乘暇校正命梓翻刊用以告吾鄉人俾知所感發興起以移易風俗以成先生之志敢云傳之廣遠云乎哉嘉靖甲辰秋九月賜同進士出身四川道監察御史奉敕督理兩淮鹽法兼管河道後學齊宗道謹跋

德清俞樾題

光緒庚子鉄全
唐子民畫周像

提要

臣等謹案倪文貞集三十二卷明倪謙撰謙有朝鮮紀事已著錄據李東陽序謙所著有玉堂稿一百卷上谷稿八卷歸田稿四十二卷南宮稿二十卷又有奉使朝鮮之作爲遼海編並行于世今皆未見此本乃其子岳取謙所自校訂者刻梓以傳蓋謙生平制作極富此則汰存六之一者也三楊臺閣之體至弘正之間而極弊冗闊膚廓幾于商咏一音謙當有明盛時去前輩典型未遠故其文步驟謹嚴不囿體近三楊而無其末流之朴而不俚簡而不陋亦龍單一時然有質有文亦失雖不及李東陽之龍單一時然有質有文亦彬彬然自成一家矣固未可以聲價之重輕定文章之優劣也乾隆五十一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文一也而所施異地故體裁亦隨之館閣之文鋪與章辭道化其體蓋典則正大明而不晦達而不滯而惟適於用山林之文尚志節遺聲利其體則清發奇峻瀠洄蘊冗以成一家之論二者固皆天下所不可無而要其極有不能合者故君子觀人之文不必識其面聞其論議親見其所施爲而其器識材用之稱乎此或宜乎彼斷斷乎其可別已是雖殊世異代操吾說以求之無所不得矧耳目所接風聲義概之在天下方盛而不泯者哉東陽學青谿倪先生舜咨爲同年交最深獲見其先文僖公集與天下士誦公所爲文舊矣公居南京有

火厄手掇舊稿數帙以出青谿復力檢得之雖顛散佚尙多不能盡錄公既沒青谿乃取公所自編訂者爲三十二卷刻梓以傳東陽始得而備見之作而歎曰我國朝崛起中原用夏變夷奄有六合光嶽之氣全得于天自高皇時宋學士景濂諸公首任制作而猶未得位文皇更化楊文貞諸公亟起而振之天下之休養涵育以暨英廟之初富庶之效可謂極盛矣而劉文安諸公出爲逮于憲廟其用猶未已也時則有若文僖公相與先後揚厲其名大著其在景泰間應制賦詩中官常立俟以進自餘碑板金石之文雲涌川溢沛不可禦嘗奉使朝鮮卽席命筆略不搆思國人皆縮頸吐舌駭歎不能

已及歸梓其作爲稿至于今存焉嘉公之雄才絶識學
充其身而形之乎言典正明達卓然館閣之體非徒棲
宂處者所能到也故蠟中歷蜡險晚登通要不得盡見
于用而其於典章道化剛一代之盛以爲後視者如此
豈非不朽之事哉背孫盛作晉春秋傳之外國後有購
者於遼東得之宋孫甫作唐書甚自珍惜將火後歸問
其書他不復顧斯文出處與此正同然二氏之書卒不
見于世者謂其子孫不足以繼之也公修英廟實錄未
及終書鈐繼入翰林以成事告校諸前代其班馬氏之
風乎且青谿爲學士爲禮部侍郎尚書益美承閣當代
所僅見行業之著其於公益有光焉後世稱江東倪氏

之盛者殆不獨文之爲重而文其微也是固不可以不
傳已公諱謙字克讓學者稱爲靜存先生已未進士及
第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文僖其賜
謚也文有玉堂稿百卷上谷稿八卷歸田稿四十二卷
南宮稿二十卷通爲卷百七十則裒爲家集青谿與其
弟工部主事皐鞏共藏之而適海編刖行於世云弘治
癸丑秋八月一日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
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經筵講讀官兼修國史晚生長沙

李東陽序

倪文僖公誄　　年家子程敏政撰

南京禮部尚書靜存倪公先生之捐館也有詔贈太子
少保謚文僖遣使者諭祭官給葬事恩禮優渥走竊私
念古者公卿大夫之請謚也有狀其定謚也有議其受
謚也有誄而近代閥焉走童子時即獲登先生之堂先
生不鄙而禮之其後又獲與先生之子侍讀君岳聯名
鄉薦書同職詞林踵先生之後通家之誼視他人爲深
顧無所用其情謹掇拾舉行補爲誄詞一篇授侍讀君
用備家乘云爾非敢以施諸廟堂之上也

嗚呼倪氏有偉靜存泝流而源維寬之孫由汴徂澗三
徙上元展也仁里煥乎德門維是靜存粤克讓父生抱

奇質不與衆伍電輝雙目星列四乳早遊社庠繼入公
序勤學好問遠邇夸詡策登一甲名動九重筮官詞苑
日直蘭峯巍巍北岳代祀禮其旱遊社稷恤亡不爲歲凶潛
渺朝鮮皇華使通夷獠嘯獉避其詞鋒入奉經幃恒事
啟沃番從文華每有忠告再轉桂坊薦佐芸局時分郊
獻亦預廷讀景皇稽古圖志告完胡越一家有筆有刊
進大學士位極儒冠予出內帑白金綺紈英廟中興俾
告復位荆楚諸王有祝有幣秩中大夫得參政議歸載
官舟圖書襆被迫居翰長選輔皇儲詞言懔懔容色愉
愉揚當京試遂握文樞才者藪進幸者斯祛白璧何瑕
青蠅載止詔獄難窮朔方遠徙左右琴尊倘佯山水釋

尤來歸害愷害喜倚與舊學復侍今皇東閣珥筆南院分章兩京與禮除命交相萬壽來賀賜衣輝煌維老成人宜大宗伯疾疢俄嬰優間竟獲特荷恩綸錫之誥策祖考增封寵光有赫胡命不淑遽棄高閣士林傷鹽當亡悼驚贈官保節惠易名祭遣使諭葬許官成鳴呼靜存身歷三聖華國之文事上之敬忝議百年豈無攸定哀榮一時於斯爲盛矧有令子庭訓孔揚玉堂接武金榜傳芳新亭江遠鳳壘山蒼冀裘不墜冠烏永滅嗚呼文僖沒而不亡

寮奇偉之資負謨博之學文詞浩瀚如長江巨河容止端嚴屢如泰山喬嶽名先甲科職居館閣秉直筆於編摩竭忠誠於啟沃雖騎箕春卿之遷嘗未盡於謨施而繼武聯芳之美已有徵於似續歟佳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福安商輅贊

倪先生克讓正統己未及第官翰林肆以文鳴內外陞學士侍郎尚書甫六十餘致仕人多謂生稟異氣者也宸翰岳持真像示子恭在廼親筆剛楞永固以贊之

器宇恢廓容貌清丰生質之異聞氣所鍾製作奇而古才識富而充接人和而不流執禮節而適中窮達一致龍辱弗忪後學小子景仰厥風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前翰林院侍講濂左春坊左中允經筵講官關西楊鼎贊

賦

早春賦 景泰四年正月二十六日應制

敬曰孟春者四時開闢之端生育之首天地交泰萬物亨通古先哲后政令所行罔不因時之宜故於是月下覽大之書行慶賜之典所以體好生之盛德也肆惟皇上臨御之四年爲景泰癸酉時維初陽盛德在木皇上既於元旦受萬方朝賀華夷畢集拜舞稱慶固已合人心之驩載矣復於辛日祀上帝而郊風塵屏息瑞日晴麗又有以致天心之昭格焉翌者滌垢掩瑕行慶施惠

裁成輔相參贊兩間四海臣民咸遂生育其法天體德之心與古先哲后實同一揆是以和氣薰蒸充塞宇宙條風應候惠日暄妍庶草蕃廡物無疵癘鳥獸魚鼈罔不咸若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從可卜矣臣猥以菲材職司文翰伏覩盛美不勝忻抃謹拜手稽首而獻賦賦曰

粲日臨於營室兮開六合之朗晴昊山川之秀麗兮發草木之光榮散清蕩之氣氳兮布和氣之淡蕩表盛世之休徵兮信豐年之氣象惟斯時爲何時兮屬句芒之御辰幹一元之氣機兮回八荒之早春聆龍精之戒旦兮正青陽之司候攝提指乎孟陬兮玉律中乎太簇既配仁於四德兮復屬木於五行乾坤泱北以無垠兮動植榮育於生成鬱暖信於梅枝兮見天心之來復規韶光於柳眼兮驗百卉之回緣劃殘溯之已泮兮增太液之清波積雪之盈融兮蔚瓊島之峻峨鳧鷖鷖以思歸兮羌呼羣於水曲鳥嚶嚶以將鳴兮欲遷喬於幽谷蟄蟲蟄其驚戶兮紛蠕動而翔飛潛鱗躍以上冰兮競鼓鬣而揚鬐採上林之桃杏兮含無窮之芳意況御苑之蜂蝶兮亦聯翩其遊戲感萬物之暢達兮來振氣以陶鎔想春光之九十兮塞宇宙之沖融仰聖皇之御極兮茂對時而育物開明堂以布政兮居青陽之左个乘鸞輅而駕蒼龍兮慶

賜行而宏播躬郊壇之祀事兮格精誠於昊蒼修祖廟之肆享兮通肹蠁於先皇爲萬民而祈穀兮曰農事之當布懸象魏於觀闕兮謹昭宣乎憲度施政教以順序分渙號令以維新運堪輿之妙用兮法造化之深仁恩波溢於海寓兮祥光被乎四表惠溥及於鰥惸兮澤旁覃於胎天在日月之所照兮及舟車之所通具顯圖而畫方兮孰不涵熙於覆幬之中顧微臣之庸陋兮徒竊祿而無補聖德奚以名言兮惟頌歌而蹈舞歌曰震宮初動時孟陽兮木德惟仁萬彙昌兮惟聖天子開明堂兮流慶施惠法天常兮玉燭和調日舒長兮世躋春臺俗醇厖兮河海清晏遍廣埏兮四夷賓服來享王兮小

臣作頌肆揄揚兮伏願聖壽傳萬無疆兮

聽鶴軒賦

予友郭君彦理艤在南京嘗持聽鶴軒卷索予爲賦予時僧計北上迫於試期不獲遂所諭令從親至京復出此卷示予展視則已爲畢閣勳衛公所先貽亦效顰於末非敢與之角貴不爽嘗約爲賦耳其詞曰

弭余節於瀛洲兮陪羣仙以遨遊聆天風之下上兮落脩響於高秋靜余武以延竚兮愛餘音之斷續覺塵耳之頓豁兮濯寒泉於一掬恍羣眞之飈極兮鏘珮玉其琳瑆疑鈞天之廣樂兮律協應於宮商道逢余之故友兮序汾陽之世譜爰傾耳以告余兮斯乃胎禽之送語

曰予嘗豢此兮儼眞素之芳容匪吾子之見賞兮孰能得夫予心之所同嗤粉黛其駢列兮紛拇爭而擊筑拂梁塵以過行雲兮適足蠱心而蕩目嘅風雅於中古兮曾一聲之莫逌引圖吭以振羽兮若大音之正希繫生物之有聲兮形氣軋以相成繁噪者亂吾慮兮哀怨者傷我情惟伯趙之與鵾黃兮肆類舌其無餘憐燕鳧之來往兮歎梟獍之不可與居彼離巢之急難兮羌不可道也羅鵾鴒以嘵嘵兮又杌虞而莫之好也豈若吾之仙客兮出青田之世族形慼世以屢變兮壽千齡而不老密葉蔚兮交映紛穆穆其繁英訝晚妝之閉靚莹能駐春色以常存斡化工而自騁者也當其結根后土破萼羣冰顯穟粟素臉凝脂粲玉容兮照暇藹天香兮逼

瓊花圖賦

后土瓊花世傳天下惟一本金完顏亮犯揚州揭之而去自是遂絕後以八仙花代植故處金貢士伯玉求奚中書希純畫此花索題其上故爲之賦

元造運兮無停摹寫勃兮生成曾物物以雕刻乃自色而自形何瓊芳之毓秀揖穠華於廣陵繫幽魂兮久逝恍喚起兮如醒爾其煤麝揚芬毛錐脫穎意匠方玄天機乍營翦瑤島之襍雲印碧紗之滴影柔柯潤兮相依密葉蔚兮交映紛穆穆其繁英訝晚妝之閉靚莹能駐春色以常存斡化工而自騁者也當其結根后土破萼羣冰顯穟粟素臉凝脂粲玉容兮照暇藹天香兮逼啄元圖之瑤草席威威之遺慶兮策南征之故勛匪子

脫鮮飈動搖步容起於洛浦零露厭浥薠阿毋於瑤池疑玄圃之仙卉鮫六丁之夜移羌地靈兮所鍾豈人力兮能爲頓使墓英失艷千葩奪奇諒寡寓之獨步意東皇之見私遂令江都之名勝境因物而猶垂也乃若遷客追懷騷人繼芳雅韻爭裁高吟競爽唐眉觀裏恨跨仙女之遊無雙亭畔紫槪醉翁之賞想神物兮禁阿瞥千齡兮無恙奈狂虜之頑頭掘本根而長往待息體於遺槀終飄魂於槁壤覽物理之興衰慨予情於俯仰彼靈區兮猶昔望徽人兮不還繼芳躅者誰子惟見聚窮冤兮入仙匱託跡於刻素將孰識其孤妍嚬吁兮麒麟之生異乎犬羊猶鴛之翦燭屬乎文章是皆出則應瑞見而

靡常顧茲瓊芳之拔萃抑亦和氣之醞釀雖器車兮莫儷殆三秀兮可方然而鳥獸草木信希世而呈祥者矣則夫公卿將相豈有種而流芳也哉

種德堂賦

吏部考功郎中永豐彭先生嘗出其會祖寫崖先生種德堂卷示謙知寫崖系出宋御史中丞公之後以醫活人子及孫世其業至先生昆季發身科第列職中外先生家嗣公鼎貳縣東莞羣從盛而且賢君子謂爲種德之報也縉紳大夫著爲文辭述之備矣先生不以謙爲不敏特命賦之不敢以蕪陋辭謹製斯賦以復賦曰

永豐之邑源西之濱有隱君子寫崖先生之居爲宋御史中丞九世之孫抱遺經而不售外聲利如浮雲崇善薬之貯儲濟斯民之遑瘝有翼其堂扁曰種德方寸之地是爲阡陌俾綿綿之若根見芃芃其允植收所穫於百年曾有秋於力穡者也爾其嵰茂戰柱固爲善哨使無良疇厥功曷成或耘或耡固爲藝使無嘉種厥生曷嘗時播百穀必大田之既戒復錡基之待時始東作而可興羌未耜其能施然而或水旱之相仍或螟螣之爲虐之勤動乃求儲而得饑孰若此德根於性天匪有假於外求第反躬而自全苟栽培之日厚鴻生意之孳孳順後艱以無虞恆豐儉而有年想其蒔之以仁布之以義易以禮樂耨以孝弟振聲華以蒂苗懷忠信其如穗以謙遜爲溝洫來淵泉之善類以明決爲鞫去稂莠之私僞豈助長以戕生惟直養於浩氣亶心逸而日休順所天而無媿菁秉志以終身諒食報於來世猗歟先生古賢爲儒鑒穎穎以上征澤津津而下流有孝子而不匱更孫枝之好修擴家學以專門克紹遹於箕裘達會玄而益大信復始於公侯彼會者何合浦雙珠伯天曹以考功仲玉門而曳裾擢科第以聯芳歟中外之美譽彼玄者何藍田摻玉長佐邑以哦松季待價而韞匱皆懷瑾以抱瑜方以似而以續緊此德以既蓄嘉肯播以相承印天道其不爽宜後葉之迭興昔三槐之蔭連與五桂之芳騰由本固而末茂實異代以同徵爰引長

而弗枲將蔓延而易勝挹前哲之高風慨九京其莫作緬遺範之可師允有開於後覺胡愚黔之蚩蚩致牛山之濯濯既蕪穢以就荒抑何望於能穫念揄揚於世美託文辭而永垂紛篇章以有逃粲瑳琲之陸離擧陶嵐之寔缶敢厠陳於鼎彝捐毫端之瑣縷寄仰止之退思

竹塢精舍賦

竹塢精舍者蘇之崑山錢君景和藏修之所也景和家貧時嘗愛竹有歲寒之操環植舍外森然有淇澳湘水之勝其清高之志可見矣景和茲膺剡薦起爲侯門師範乃以是徵題於子子嘉其請之勤也遂援筆爲之賦曰

覓山之麓有林蔚然結重陰於十畝鴻鸞竄於九天翳翳低回翔紫鸞之天燭緗笋離立倚翠袖之嬋娟羽葆張兮待月碧玉燧兮生煙逗薰風以脫穈罥夜雨而行糧時有曠達之士避俗之賢託之爲友望之若仙闕精舍以相狎日盤礴於其間或騷其琴或手其編坐芳根以對弈藉蒼苔而肆筵捐瑣玕以吟嘯彷彿汎湘浦而入淇園也一日舍之主人遊樂之倦憩几而息夢一瑰特君子長身秀眉青衿翠幘俯而揖拱而立曰天下之物可愛者多矣何獨於竹而見溺乎將謂其色堪玩則貌倩者孰若粉黛之妍暫其聲宜聽則鏗戛者孰若管絃之繁急清標之芬豈勝蘭之襲稚筍之味宜似肥

足踏翻而忘歸

辭

壽菊堂辭

覽名區之殷庶兮紛甲第以次騈中華被之竹構兮茵
庭戶以藏春挹機英之餘液兮日衆賓之攸植介慈園
之壽考兮紹憂忘而樂集緊數人之克孝兮詵嘉卉之
標奇豈移根於玄圃兮抑接軫於瑤池涼露徹其芳潤
兮晴吹梳其翠葆秀於玄造兮憑靈芬於富媪惟
蟠木可共諧兮必瑞芝可連苗期後天而不老兮歲三
光以同調將倚檻以載觀兮頻移晷以徵晒齡刮慕於
篾鏗兮卜胡間於眉尹既莊椿以早謝兮羌三益而莫

將鼓坎坎以承懽兮舞蹲蹲仍自儛雖物理之難齊兮
實顯融於不朽也盡愛日以膏親兮固將導茲酸於同
久也亂曰蓼之敷榮厥得地兮緣葉黃華紛表瑞兮能
忘親憂樂罔既兮眉壽無疆偉昌機兮立朝有子珮玉
璫兮宸翰昭回詰仁顏兮諼焯增輝親解顏兮華堂永
固歸乎並南山兮

梅月辭

歲冉冉以將晏兮肅萬里之冰霜山林黯然消瘦兮草
木蕭其摧傷何天意之有偏兮獨備美於孤芳先百花
以競放兮早有得於春陽衆殊珠璣之錯落兮插繁英於
病叟當大雪於積紛兮羌迎春而索笑骨梭梭以屑鐵

君子之曉載驟載驅載驅載驅言行邁孰授之維昜云能維帝

政錢磨倪某故作是詩以贈云

君子之曉別李公也李公以國學備彦入憲臺爲御

史宦轍所至有聲時望攸屬祇奉綸旨總理兩內學

君子之曉別李公也李公以國學備彦入憲臺爲御

史宦轍所至有聲時望攸屬祇奉綸旨總理兩內學

命是將蹇蹇匪躬敢怠遑
豈無他人式舉憲綱不如君子德音孔彰文化久孚薄
政亟布海隅江左謳歌載路
山有松柏澤有蘭茗皇猷千里濟濟彝倫敬敷在寬哲
后明訓爰嗣鐸轡有鉤其振
相彼小子侯閎之珠因材長育其成若林時雨沃之仁
風薄之睠言歸只天子樂之
君子之馳四章章八句
慈烏
慈烏憫孝子也四明宋子昇早喪父賴母訓以底成
立而母亦繼歿後遷西夏迫慕不忘作堂扁曰思訓

錢唐倪某爲體其意而作是詩焉
慈烏在林爰及其哺哀哀母氏棄我弗顧
慈烏在林載飛載集哀哀母氏棄我弗卹
人孰無父我獨早孤人孰無母我獨罔母昊天悠悠隆
此大咎愛心憧憧疚如疾首
朝腾于堂淚交我顧夕降于堂淚漬我衣我續我盪我
瞢我詩惟母之訓云何弗思
蘭山蒼蒼鄞水湯湯心之思矣烏惟有忘
蘭山岌岌鄞水湜湜心之思矣烏其有極
慈烏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萱堂
萱堂壽貫母也詹事府簿趙君有母夏氏著于宗
族嘗夢感錦蛻生二子伯曰敏以科第起家爲校官
仲曰政即府簿也有孫八人一顧鄉解君子謂爲積
善之滙云今年壽屆八十康寧無恙府簿君蘇仕子
朝欲迎養未獲懸念不已子嘉其孝爲作是詩俾寓
歸光庶以爲貫母初度之頌焉
彼苗者萱于堂之域母氏戾止心乎孔惕其懌維何錦
彼苗者萱于堂之階母氏戾止心乎孔悦其豸維何孫
枝詵詵元兮愷兮洵美且仁亦有克子踐迺後塵

豈無天祿爲養匪薄豈無旨酒式燕以樂孫子若兮母
兮曙兮蔣考無期等喬岳兮
萱堂四章三章章十句一章八句

古詩五言

金臺詠

憶昔燕昭王招賢築高臺千金市駿骨郭隗乃良媒方
延樂毅至復數鄒衍才猗與剛幸輩袞袞彈冠來得道
信多助英風颺九垓芳蹤久渝謝遺趾猶崔嵬落日伏
狐兔清霜披草萊悠悠覽陳跡仰止情徘徊

遊正陽門

玆晨值休浴高步城南樓徘徊俯層構一覽人極周吾
皇馭宸極薄海繼宏猷獻琛工樂趨事神功不日收萬雉

切臂漢八應千斗牛提封億萬里賦貢走夷酋增崇天
府圖偉冠帝王州抽毫未能賦微吟紀斯遊

送同年李進士郁歸省

憶昔挾長策同上黃金臺排雲叫閽競吐瑑玕才日
華麗五色星采聯三臺春風曲江宴爛醉流霞杯香衢
控玉勒飛蓋相追隨長歌激層漢此樂眞快哉送令名
與姓一日傳九垓鵠立待通明忧若登蓬萊我約赴星
期袖拂天香回君思定省賦又向家山來解后過金陵
頎寫懷抱開交深志逾合敬久情不衰欣然敘疇昨共
酌荊蘅酷未諧投轄歡且復張帆催飛飛白雲遠森森
清流洄到家親意舒喜色知盈膝升堂奉甘旨拜舞慶
保終始全景行人所欽書史容無傳

永思堂爲錢唐朱彦明賦

椿萱隙已零棣蕚繼凋喪永佩過庭言無復倚門望如賴伯氏存亦耐泉壑埜子立復何依旦夕增悽愴皇皇沒世悲耿耿終天悵願言守厥身名宗庶能亢

山水畫

蒼山疊秋旻岩壑慴蕭爽虛亭閟無人古道絕來鞅雲迷遠近村樹隔東西濃安得滙塵襟中林恣幽賞

送陶進士希文南還

丹穴有鳳雛翼出風塵表振羽淩紫霞翩翩五雲縹一朝覽德輝下翮梧岡曉和鳴叶九奏快舉愕羣鳥方翼巢阿閣更許浴靈沼何爲鑠其翮相違向中道依依送將歸開尊寫襟抱靈物孰能遺歲寒宜自保噬我本潛

鱗尙逐魚在藻終當入蓬瀛相從拾瑤草

石蒲畫二首

齒齒水中石脩脩石上蒲清風一披拂疎聲自紛敷宛若避世人悠然山澤臞坐疑碧溪月移影在庭隅

青蒲翦拳石秀碧浮東海龍骨自糾纏霜鬣更灩灩九節信通靈四時常不改不遇九疑仙中流復誰採

題畫金蘭

桑毫奪化工寫此湘皐榮猗猗轉光風粲粲散金英此君靜相倚歲寒同結盟珍重置座隅將兄交友情金以堅利斷蘭以揚芳馨

王母儲氏貞節詠

盛年結褵時擇配良偶階將期共白首遽云中道乖大義往從之豈復惜餘骸仰思親在堂爺痛子在懷茹蔬保貞潔遲首仍無釵從一志靡移甯如枳遶淮踣力奉姑尊孝養誰能儕晉燈課兒學賢希參與榮壽今過古稀德光距終埋赫赫須旌書昭昭下天階綽楔表高門榮寵垂無涯千古共姜節清風與之偕

贈趙生文博西還

昔我占科名所學慚未充一朝拜官爵謬厠詞林中吾子雁門俊鼓篋游泮宮不辭負笈勞千里來相從自覩皆皆何以啟子蒙嘉子志勤篤館置園軒東籬慰語

經史午夜聲颯颯問辯恣研討物理靡不窮操觚事修辭吐語超凡庸磨礲刮其垢文藻尤春容由子性明朗有若金石鎔荏苒經二霜所得亦已豐猶首懷故都歸思何叙叙再拜別我去嚴城動晨鍾時當秋氣涼一葉飄井桐到家展省餘事業宜專攻況子宰臣後鄉里稱儒宗賓興諒不遠高折丹桂叢偕計上春官朝端會重逢勉崇令德庶俾聲光隆

薩編修母挽詩

桑榆景西頹耿耿即元夜入旬遘二豎遽然遽殂謝平生遭多艱幸勤靡倫服姑病謹扶持爲禱北辰下豈惟侍湯藥甘旨極豐腴喪塋禮咸備夫孝名與俱夫亡屏

齊沐家貧恆晏如詩書課過允喜踐青雲衢敢不好所偕閭遠道封章未及榮玉轓已難保翩翩南飛烏憂心悄如擣淚覩玳山原流丹濆秋草

中村朋業和草廬先生韻爲臨淮尹彭光賦

憶昔中村居名流盛詩賦百年何所餘合抱當時樹良疇盡膏腴豐年詠多稌況負邑城南相遠一舍許桑麻遂獻榮牛羊樂孳乳纍纍近古墳宰木煙雲昏日落雙鍾畔惟應狐兎蹲欲持一杯酒往酹千載魂承家有賢令餘慶知長存尚期守茲業綿綿在兒孫

陪祀三陵倡和詩時正統丁卯長至也

出都城用曉字

嗣皇謹時思丞祀烈祖考撫行遣貴戚分陪及徼眇陛鐘何由啟撞叩所喜務研精不問辰與酉展卷應華覩觜赴三陵出郭天乍曉員精升暘谷晴暉散林杪況當落筆龍蛇走乃知初其中必在勤斯有京華歲將淹思一陽生便覺春意早仰願天壽山巍巍倚天表

途中遇風用色字

盪廉西北來長途肆狂傻鞭騅渡清河隩列勢轉亟拗沙昧雙眸舉秩類自拭豈容披際當正藉貂裘敵行行抵山陵薄暮殊未息且須就村舍把酒禦寒色

入山用林字

同寅二三友聯鑣陟嶔嵚僊僊龍虎地蒼蒼松檜林愛日麗中天寶殿光流金三陵若鼎峙永鎮坤維深聖賢仰在天何以致居歆庶蒸相明祀精白惟此心

題蘭寄潘景瑞

浦城潘君景瑞爲吾鄉天教授節菴李先生之壻也景瑞爲館甥時嘗與予講學於玉兎泉東書樓之上情好甚洽尋以遭乃尊捣臘府君喪扶柩還閩遂爾別去邇來十有餘年矣每一思之未嘗不引睇南望也適其姻婭余正術考績來京始得詢其起居之詳然于聞之古人之交友有日金蘭契者盡取易同心

之語也茲正術歸無以爲景瑞期因求中書希純奚
先生作爲墨蘭幷題數語於上託正術以寓景瑞庶
以附於古人交契之義而伸久別之忱云予之所望
將必有徵於他日也

叢蘭在幽谷擢擢冰雪姿霜筠其貞操楚楚珮玕枝光
風汎踈穎白露凝菲滋清芬彼百草豈謂無人知我欲
結爲佩采芳薦彤墀怊悵隔澧浦路遠莫致之悠悠十
年別迢迢千里思含情託毫素永固同心期

清心軒爲徐彥澄賦

至人本無欲賢者能算之天眞洞軒豁靈臺果何疵彼
哉夸毗子汨汨務外馳元珠渴水昏寶鑑凝塵涵晴能
旋努力支大廈會食玉堂杯明年矜同把

題墨梅

崚嶒霜風嚴萬木僵欲折胡爲此餐者孤高挺奇節滿
孝思椒漿奠瓊笄君能濟時艱非可閑邊者北轅宜早
我舟故鄉回君帆亦南下相逢白下橋襟懷倍傾寫金
陵最佳麗遊覽時並馬攀蘿挾幽僊歷磴清雅暫會
忽云別解秋若陶瓦迢迢咸陽道煙霧護松楸展墓伸
幸吉奉姑歸育女已及笄貳室得賢娟緘羅幸有依
夫婿亦云亡嗈嗈遺弱子子母其居簇矢心如白水
子今長能孝閨母與外姑雙節厚民彝咄哉首鼠徒

送楊侍講還陝省墓分韻得把字

灌與拭粲然發光輝南州孺子孫克己恆自持冀令方
寸間清如湛漣漪心清萬理明酬應靡不宜寧知眾欲
攻伺隙抵我巇勉焉愼毋間素魄當空垂

題薑龍

蟠泥伍魚鼈晦能識其神一朝雲雷便奮躍飛天津葉
公豈眞好劉累安可馴蒼生望已久爲霖沾八堧

題畫虎

錦文何斑斑電目復煒煒日落嘯空山百獸皆披靡橫
道正磨牙在阱乃搖尾威彊勿終恃君子貴循理

雙節行爲華靖賦

曾姬正青年嫁作朱家婦三歲喪所天一女方在哺
辛苦奉姑歸育女已及笄貳室得賢娟緘羅幸有依
夫婿亦云亡嗈嗈遺弱子子母其居簇矢心如白水
子今長能孝閨母與外姑雙節厚民彝咄哉首鼠徒

題四景卷

春花正堪賞春酒復可沽鴛言策雙蹇挈榼携美奴溪
橋縱閒適風旆遥招呼暖香襲碟秩黍然桃李株梵宇
隔雲林亦可尋浮屠歸來錦囊重想多明月珠
竹軒啟蓬扉中有校書叟扶笻抱古桐來覓賞音友遠
塘花亂開香氣入戶牖扁舟蕩湖橈載送百壺酒山僧
出古寺杖錫遨奔走何如俯清流快飲拍鋼斗
幽亭閒宏敞古勝居崇岡杖藜三五叟相携此徜徉俯
視木葉緋醉眼朝來霜行旅涉遠道開僧歸上方溪漁
有至樂一葉雲水鄉撫景淡忘返遥岑留夕陽
六出花正落積玉高崚嶒山城絕過客古寺無遊僧孰
云石徑迷有木尚可蒸孰云水脉褊有魚尚可膏擊蓋

沽酒歸擬欲澆凌兢寧知下帷士顧忘寒氣增

送曹晁中書南還省親三十四韻分得青字

宣尼古大聖訓子重過庭聿賢漢名相傳家惟一經顧
茲燕翼謀在昔有與刑引之乃弗替世德流餘馨昂昂
千里駒逸足追風霆委儀更清液儼若鴛鴦停嚴君領
縉紳雅德崇朝廷延師務啟迪編簡對疎螢奧理善研
析牛刀初發硎藻思復敏贍高屋方建瓴揮材向明時
染翰依槐廳聲譽藹儒彦有耳無不聆時望孤雲飛思
親恨無翎睽違在南國幾易弊階冀封章徹當亡詔許
諧歸甯翩然戒行李組帳開離亭飛歌還行雲酒傾雙
玉瓶西風掠眉冀去去亦易醒兄當秋欲深瑤空霜露

煌煌壽昌星午夜光現丙瑞應列仙儔入旬慶盛景素
駝長者譽忠厚著鄉井積慶鍾俊良高步蓬萊頂經綸
清明時內相鈞軸象老仙荷推封錦誥凡四領何異倘
父榮猶存武公譽名位接三台祿養豐五鼎威鳳來虞
廷傳甚儀觀整適當初度期九夏日正永綺席延南薰
璧月耀東嶺盃分春酒骨婉迭冰漿冷兒孫迭稱觴酣
饋親嘻嘻金紫萃一堂貴盛暢與並仁者壽而康遐算

題宋用孚孝友卷　陶宏景

天乞以身代用章病用孚極力調護請於
用孚與兄用章客淮揚用章病用孚極力調護請於

願世爲兄弟既卒歸其喪上谷交游嘉其孝友賦詩
美之故予亦有是作

緜緜常棣華粲粲荆樹暉彼柯葉榮由茲本根固嗟
哉弟與兄同胞均乳哺形從一體分何異手足顧京城
藉甲兵淮南歌尺布澆風日遒扇紗臂視如路噲能念
天顯二惠忻僅睹承權共克諧幹蠱胥遑驚淒涼伯氏
填天涯遷沈痼羝旦彼何人仲也心切慕悲悲捐此身
乞代仰天呼高元勿見察大夢竟難寤絕筆脫塵凡遺
言激衷悽瞑目願有依旅櫬獲歸葬友愛本因心至性
天所賦磁柱屹頹波古道獨回泝厚德閭四方輔世非
小故千齡孝友名可以垂竹素

倪文貞公集卷之二終

古詩五言

山行雪

喧煩厭塵事思此邱壑滿二老有夙期杖屨山中行穿雲入翠微漸覺路不平深林不受暑夾道如相迎長風萬里來振作滄籟鳴新涼灑襟袂滿耳俱秋聲況携三尺桐可以宣幽情憑勝發孤嚮古調餘咸英豈無考槩叟岩棲此逃名相過敘情話淵酒時與傾興味自相貫其結泉石盟

曉行雪

雞鳴眾星沒驅言即長途靡靡事行邁從以雨僕夫漬溪水流鬱鬱龍樹敷日高門未啟隔渚煙村孤選蓼樹雨耳健於千里駒長鳴度溪橋野色迷平蕪問君此何之覩光上皇都將彈貢禹冠不受終單縞丈夫四方志致身乃良圖懷玉勿自衒所貴待價沽豈若鄉井兒齷齪惟守株

橘庵爲劉傅賦

瑞居抱沖素一室無塵汙至道契軒農獨與世好殊后皇有嘉樹移植當庭隅冰霜氣逾厲華葉紛榮敷清陰覆衡宇悠然懸一壺香侵擣藥杵色映燒丹爐豈云擬侯封高役千頭奴摘枝飲泉水坐便沉痾蘇活人萬春

憲憲懷緩興盧蘇仙去世人惟君乃其徒何當造君廬一掬從君需覆飴爲予治白髮還成烏

題蘇湖陶氏所藏淵明歸去來辭圖

淵明歸去來初非薄五斗悠然獨往意寓興詩與酒三徑有菊松門垂五株柳清風北窗下羲皇以爲次大書晉徵士千載名不朽至今一篇辭諷誦在人口良工得其意模寫出妙手後人能寶藏什襲若瓊玖傳家豈不美所貴德世守勉爲繼高風名宗庶無負

題小景二首

秋山秀而高秋水湛以碧山空水厭縮冉冉霜葉赤孤村賣酒家長橋過行客古寺數聲鐘斜陽在東壁

蒼蒼嘉樹蔭高閣臨江渚水光映山色長夏不知暑幽人繫小舟來此坐容與晴做滿煩襟誰能送清湑

陪錢學士飲都景章宅有詩見遺次韻

憶昔隨驥尾早承君子知同朝篤交義何殊鳳鳴岐宿知信素履世路多艱危章公既爾穿錢公亦逢蟻而我復嬰禍三入各分馳雖云居患難志節同堅持諒是松柏性不畏霜雪琅天道乃好還光輝今若斯司制起永叔典棨容后夔疲膂力末乘敢辭筋力衰公皆圖槓幹允爲天子毗援茅誤及茹自揣夫何宜喜茲展清讌深杯安足辭久別重歡聚豈伊人力爲慷慨發高興示我清新詩陽春本難和聊敘衷腸私

金蘭爲華德題文守敬怡齋蘭

蕙蘭被幽谷緑葉何紛披紫莖擢芳英芬吐清奇豈同凡草伍自與修筠宜終歲抱貞獨不求人見知所以君子心對之悄自怡誰將邱壑容遐以黃金泥光輝煜人目粲粲生華滋外貌雖可奪玉性終不移

九月十日王祭酒雅鳴山登高分韻得日字

昨朝屬重陽陰雨何濛濛今晨忽晴霽仰而見白日浮雲喜盡斂四野青山山可城重佳節招邀登萃排遥指辨觴撫茲馬遂開遥極目騁駒返暘一覽風景悉仰瞻賓公塔俯慰矍宝坐聽絃師琴冷冷鼓清律張筵對黃花酒泛金尊溢況我八九人俱是衛開秩緬思陶淵明

東籬與高率周雅詠鳳凰唐風歌蟋蟀若復不盡歡轉盼流光失勝會苦難常後籍安可必明年知誰健莫厭杯行疾

古詩七言

賦得天上麒麟歌壽盧大海時正統改元除夕前二日大海卽廷佐初字也

麒麟本是天上物頭角崢嶸光五色紫皇案前頗馴擾蹀躞紫霞毛骨瘦濯濯無纖埃忽然擊斷黃金鎖來降江南盧氏家多君生來最清淑循趙跨下尤奇特碧蹄蹀躞凌紫霞毛骨瘦濯濯無纖埃逸氣英英襟敏捷碧玉煖發藍田種冰壺冷浸瑤臺月槁種早向芹宮遊文光夜夜摩牛斗仁看破浪出南海

一枝折落鴛宮秋猶今歲穀行將暮喜逢佳辰是初度壺觴日暖蒙蘆長南橋流輝照庭戶流霞滿酌琥珀尼玉膏鶴笙大第吹碧桃花底東風軟元圃天中白日遲牌龍出圖龜出洛丹鳳翱翔人間鬱物紛紜感盛時豈可將身老邱壑白駒疾去不可呼及時汗簡當涵濡知君固是麒麟種姓名擬向麒麟圖

雙桂軒爲侯給事臣賦

君家軒前雙桂株何年移植來庭隅深叢勁幹互盤錯凌雲欲礙西飛烏秋高木落萬山瘦不與凡卉同凋枯鮮飆輕逗翠雲捲海露微滴丹霞敷朝來海色在庭戶照眼宛似柔桑扶又疑沒水走蒙茸同根綿出齊珊瑚

借問此種塵世無云會步月飛雙鬼覓裳咲舞綠陰下珠宮貝闕開銀鋪吳剛假斧競斫取桐氣夜膚砭肌膚素蛾欽秋不暇惜但剩一片冰輪孤奇葩穠郁良可娛歸路夐絕非人途共言持此巖關閭們參直上天閽呼天顏一見喜日都騰芳挺秀無纖汙勅培藝圃近槐棘作我梁棟知非誣紅光爭射斗牛象逸氣並吐虹蜺粗仙標沐灑鳳池雨天香割入龍涎爐世人仰望起欽慕似隔弱水瞻蓬壺我聞此語吁嗟乎治然憶若餘醒甦始知在人不在物乃比連枝二丈夫邵林燕山世已徂百年佳聲猶合符大賚絕倒驚奚奴大賚絕倒驚奚奴

敗荷鴻鵠扇面爲盧大海題

聚茂滿塿芙蓉先蓋舫婦娃捕蓮子蓮房摘蓋雨藍枯幾柄猶存夕陽裏鵝鴨羽翼何輕盈隨風下上雙飛鴈幾回課恨學步鳥並立蓮塘如有悄煙寒水冷秋無際盡史揮毫豈無意入手看來倍感傷明倚南薰咏葉棣貧士文淵

題周中書琇畫松贈戚芑

東吳才子天池客染翰從容在西掖不嫌墨汁污朝衣愛向溪藤寫寒碧淋漓元氣何老蒼筋蟠骨立龍蛇僵踶風混地鱗甲紫霞雷裂石鬚髯張天矯拏空形態遥一兒驚人前復卻持鏡欲刷千歲苓謦露疑聞九皐鶴英標自是梁棟姿頭角崢嶸慮有時歲寒且爲廟貞操待用明堂非爾誰

題漁水禽圖

清霜乍落邊風高鴻雁南征吹羽毛長天飛盡楚江晚衡煙幾點投衡皋山骨孤奇水痕落晴沙一片平如削虞機良少意米多任爾從容飲還啄飲啄知誰伴寂寥寫盡白華聲蒲塘危柏半折蕭寒巻雪花不向波間消收拾秋容入毫素應使弋人何所慕夜月西樓過數行稻恐隨聲夜打殺

王舜咨山水爲繆行人模題

煙嵐萬壑吐復吞雨過汎漲溪流渾野橋山店夜初曉香靄不辨東西村幕樹蒼蒼迷近遠白雲滾滾銀濤捲昔封古道關無人未放曦輪上孤巘舜畤王翁八十餘眼明能看細字書醉揮老筆元氣俱風景似是圖匡廬多君長才擅尋對好山覓還芙蓉翠看盡駭駭憶曉行

君家不種閒草木數竿碧立藍田玉此種知從何處移若非湘浦應洪崖脾近時從一借看只疑移入眞蕾谷

詩成正揆皇華轡

江村晚景圖爲趙汝宏題

建炎六龍飛渡江江南有水分天潢王孫稅駕向何許
堅先生之德亦復然武公化去已千載爲爾重歌淇澳篇
嗚呼爲爾重歌淇澳篇

山水畫爲祝紿事題

連峯起伏如蟠龍幽壑下浸馮夷宮溪深水遠足魚鼈
時有孤舟垂釣翁人家幾簇依林薄共食溪鮮有異樂
黃鳥啼殘碧樹枝白雲鎖斷青山腳籬鏡鏗之孫寫作圖
筆法不讓方壺當時清隱苑在目萬朵芙蓉浮太湖
我亦有居環水竹西風吹老千竿玉披圖日夜憶江南
夢繞溪頭舊茅屋

題渝川鄒貴彝墨竹

題竹林圖

往年京城少修竹好事移植今頗多我屋庭前四五箇
鮮飈披拂青婆娑愛此渾如水蒼玉坐對清標良不俗
倚闌吟賞趣無窮洗盡胸襟塵萬斛紫芝山人人品高
風雨落葉聲蕭蕭渭川千畝籠龍骨并刀翦入蛟人稍
初疑帝子雲中下葆蓋霓旌翠堪把復疑流水激雲根
中隱徂徠逸游者山人山人多才令我一見心眼開
此境人間在何處便欲躡屐凌蒼苔洞簫石上吹一曲
月明定引鸞鳳來君不見蕭郎慣貌湘浦秋後來獨步
文湖州近代商集賢更數柯丹邱意匠經營幹天巧卻
羨妙墨追前修太史知從何處得掛向虛堂淨如拭不

不可無栽培灌溉胡爲乎不如似君寫數挺舉杯吟對
聊相娛

萬里江山圖爲唐縣史賦

先生之卷不盈尺中有萬里江山圖展圖心目頓開豁
一葉兒見煙波徒嗟我平生好遊覽夢魂長夜飛江湖
微官羈絆不能往悵望漢廣峨眉孤畫工毫素得眞趣
簸蕩海若并天吳三峽濤痕繞白帝九疑翠色連蒼梧
安得乘風破巨浪飽帆瞬息追奔烏宜君得此重愛惜
青黎夜光驚僕奴珍藏什襲豈無意甯止供玩資吟娛
問津非欲近星渚梯雲應擬游清都詩成莫動海天想
且對西山傾百壺

題成侍御清風亭歌

侍御成澹菴善爲寫竹眞嘗築亭於故山小金峯下
滄浪池上效雲林子友石生篆籀法作萬竹於亭壁
入其中爽然若清風之襲人也字其亭爲清風而屬
子賦之

雲林之子骨已塵九龍山人亦復往今日搶浪有澹仙
篆籀獨追秦漢上結亭正傍小金峯素壁虛白四面空
醉揮堊帚掃萬玉煙梢葉葉含清風清風脩脩石牀冷
夢入壺天吹不醒與來吟斷碧牕秋身上瀟湘水雲境
紅塵不受暑不侵籜龍滿壑幽且深墨華盡帶科斗跡
翠袖疑傳環珮音亭中有書兼有畫牙籤如鱗插高架
不可無栽培灌溉胡爲乎不如似君寫數挺舉杯吟對
聊相娛

萬里江山圖爲唐縣史賦

先生之卷不盈尺中有萬里江山圖展圖心目頓開豁
一葉兒見煙波徒嗟我平生好遊覽夢魂長夜飛江湖
微官羈絆不能往悵望漢廣峨眉孤畫工毫素得眞趣
簸蕩海若并天吳三峽濤痕繞白帝九疑翠色連蒼梧
安得乘風破巨浪飽帆瞬息追奔烏宜君得此重愛惜
青黎夜光驚僕奴珍藏什襲豈無意甯止供玩資吟娛
問津非欲近星渚梯雲應擬游清都詩成莫動海天想
且對西山傾百壺

修竹士女

何太守雲山圖爲江侍讀賦

米氏墨妙非等閒百年復有高房山只今竹鶴何太守
意營慘淡能追攀連峯半露蒼龍脊雲起溟濛翠光濕
小橋流水緣通村野艇無人閒傍石清溪萬頃淨不波
溪上茅屋空煙蘿岩穴誰云遙逸多惟有叢桂山之阿
嗟我平生偏愛畫欵素毫縑不論價近得四幅旋失之

卻嘆通神皆羽化玉堂老仙之愛與我同朝回對此心
神融便欲因君買東絹爲乞援毫圖華嵩

萬里江山圖爲浦友謙賦

乾坤渾沌始二氣相蕩摩盤古未首出涪渺知如何一
從高下奠清濁山岳峙立流江河至今山作漾沙勢水
載厚地無停波百川萬折競趨海連峯迤邐堆青螺嵯
我閱情本好遊一官束縛如蘭窠天生好景在人世未
得放棹窮經過老彭脩脩江海客胸蟠造化誰能識醉
握毛錐寫作圖萬里分明歸咫尺風雨濛濛元氣俱林
蔭森鬼神泣令我披圖思爽然恍若掀篷倚秋壁高
者何爲如削玉峨眉熊耳通巴蜀低者何爲如伏象灘

瀕瞿塘雪濤澎湃遠如羣龍飛上天近如萬馬奔飲泉深
壑幽沉積蒼翠淺渚洞澈涵清漣巫峯十二淨可摘瑤
參散擲夔門邊漢皋春晚客遺珮湘浦曉涼人刺船山
長水遠望不極滿目但見浮嵐煙錫山浦君最濶灑不
愛黃金偏愛畫得此何殊席上珍白璧明珠喜盈把君
不見子生李嘗仙千載馬子長足跡所到皆文章芳名
不逐草木腐直與山水爭輝光嘗知此興亦不淺撫卷
爲君歌慨慷還君之畫停我筆呼童捉酒澆詩腸

陳貞女詩未嫁夫亡
自縊而死

陳家有女年正芳修容毓秀居蘭房詩書女誡過目誦
保抱諸弟叔且良父母生平最鍾愛明珠在掌門楣光

遠公東林開白蓮平生慨想不一到夢繞落星湖水邊
五羊顏君南海客胸中邱壑誰能先興來潑墨寫此景
妙奪造化天無權青山蜿蜒欲飛去滿壑浮雲紛擘綿
澄江浩浩渺無際但見萬里乘風船漁村樵徑偏林麓
有路宛達諸峯巔披圖可望不可即似隔弱水觀蓬元
先生鑒別稱儼然寶惜不啻瓊瑤鐫高堂素壁時掛此
頓使穢懷塵慮蠲朝來索我賦長句愧乏大筆揮如椽
何當把酒呼李白共和六一山高篇

題畫海東青歌

有鳥橫絕來海東白日片雲飄天風決雲萬里過榆塞
欻翮誤投魚網中三韓五島渺何許此地胡爲遭紲縶

將軍得之不敢畜愛護獻入明光宮神姿矯矯託縑素
特立似與銀瓶同劍鋒新淬勁翮整玉花細縷奇毛豐
星眸瓊吻水晶距英氣滿韝眞俊雄常思雙鵝上霄漢
肯爭腐鼠趨蒿蓬聖明端拱罷遊獵雖有長技誰能窮
何當爲爾解條鐩看擊凡禽摩碧空

海東青鶻屬鳥之黠者中國所不產出遼海之北東
海之西乞列迷之地夷人往往以之入貢武定侯郭
公鎮宣府時軍校有舉網得之者公乃獻之於朝而
命工畫者圖肖其狀其子聰請題於予故爲賦短歌
如右云

題李白應召圖

仙人本在九天上謫句人間特豪放酒酣詩思捲滄溟
吐出欲光高萬丈名花獻賞宜新聲玉堦正倚沈香亭
翰林供奉在何許天子呼來猶未醒清平調進詞偏美
白璧青蠅生暗毀采石江頭恨不窮明月沈沈浸秋水

古詩七言

應制甯戚扣角圖歌　景泰三年閏九月十三日

齊桓有國東海頭賢聲藉藉聞諸侯會盟歃血霸中土能以大義尊宗周當時左右賴良弼不惜頻招求君門萬里孰能達猶有隱淪甘飯牛甯生驅車卧牛下夜扣牛角商聲謳南山白石發高興坐歎堯舜逢無由短衣至骭老貧賤壯志功名行且休公聞歌聲加敬禮知乃異士非常流一朝振拔置相位宵旰與之圖治謀功光賜履保民社麟筆曾經宣聖修攘夷匡世豈不美惜假仁義無宏猷何如聖朝建皇極釣渭耕莘俱見收羣賢致主邁三五甯有耆駿居林阪賡歌響答在庭陛永固皇圖千萬秋

三顧圖

炎精煽餘耀赫赫樓桑村甯知大耳兒乃是隆準孫東都九鼎忽傾側羣雄盼睞孰敢問當塗衆願獨凶悖劫遷入許將豪吞將軍仗鉞正宸極飛羽桓桓萬人敵間關荆楚功不建拊髀幾回增嘆息一朝冰鑑稱卧龍三顧枉駕來蓬中奮髯躍起翊天步契分交驩魚水同典謨奎壁東風飛一炬遂令鼎足地三分立國西南拓疆宇出師表入陣圖忠烈智略古所無渭南乃逢狼顧徒兩敵相遇非天乎英聲義氣垂千古仰見遺容磨獨拊王佐堪追伊呂儔若論管蕭安足數

山水畫

碧山在水江無波小舟一葉如飛梭山光歷舟載不起滿目排空橫翠峨中林可是楊雄宅路指巖阿放舟入問字須教酒剩携誰識先生元尚白苔封辭蝕一徑微綠蘿古樹環荆扉陰嵐漠漠每入戶空翠濛濛常濕衣夜來一雨經林莽添得江聲滿前浦開門萬壑總浮雲吞卻山根猶未吐幽隣雅好能無同一簇人家居瀼東危橋策杖從小童來往性應桑芒翁嗟哉卧龍躯隱約何似爲霖徧寥廓君不見伊尹當年耕有莘三聘幡然起邱壑

題松鶴圖

高堂屏障開見此古君子昂然塵外姿何日傳畫史蒼若緩步雙足高楚楚臨風梳羽毛引吭清唳向寥廓聲振林木驚寒皋千年頂上丹砂重素翮翩躚欲飛動青田路遠可思歸赤壁江空會入夢骨清本是絕粒仙棲息合居雲水邊半溪新漲滄寒玉一樹古松搖翠煙寫眞舊數薛少保此筆人間亦應少子晉瑤笙杳不逢雙雙影落緑山曉披圖愛爾非凡禽萬里常存瀛海心人寰一夜忽超越碧漢徒傳空外音

萬壑碧煙卷爲鄒允達賦

金陵鳳凰臺之西有勝地焉鄒君允達先塋之所閟也塋之外嘗闢別墅以嘗山水之會有古松數萬株望之鬱然相繆若蛟龍蜿蜒拏雲攫石交結爭奮人其中翠濤滿耳蒼雪灑衣林霏澗霭爽人心目不知塵氛之侵暑氣之及而身之在人世間也允達樂之恆避喧藏修其間閒秋官郎中周公善繪事乃請爲暑叟寫眞既成因命之曰萬壑蒼煙要予賦之久之未有以復也今春會試來京謂子曰此圖必得子詩與之爭蒼古可也子媿其意勉爲一歌書以爲先容若子者豈能發後凋之奇然允達英邁有氣節磊落不羣覩其志足以知其人矣歌曰

君不見泰山之巔蟠老龍高蓋偃蹇排寒冬參天白是隔風雨胡乃坐累秦人封又不見匡廬之崖霜雪盛馬攫塵尾枝交暎已從方士資養生更向桑門作談柄何如鳳臺之西千萬栽一一長身封綠苔貞姿高潔負奇氣磔砢總是明堂才乍疑森森劒佩羽林客怒髮衝冠鐵衣澁又疑翩翩雲罕紛前驅翠葆碧幢攢列戟大株小株鱗甲堅正直豈畏藤蘿纏露滋雨洗淨如沐但見萬壑搖蒼煙道鄉之孫我之友愛隱松閒與松偶城市紅塵沒馬涘誰解尋盟歲寒與冬叟秋官放筆寫作圖墨華滿紙煙模糊經雷蛻骨縮人癭扳地怪柯編虎鬚披圖浩歌對君酌青雲絕勝蒼煙壑上苑霏微煙更多來遊好控巢松鶴

山水畫爲李考功題

倚天壁立青芙蓉蜿蜒起伏如游龍夜來驚雷挾飛雨化作白雲千萬重白雲如波起平地樓臺不辯金銀氣但見蒼蒼玉女峯離立分明露羣髻誰山深寂歷天欲秋亟亟綠樹臨溪流無人復歌小山隱惟有桂樹枝相繆披圖似是房山筆元氣淋漓墨華濕并刀剪取滄溟波方丈蓬壺歸咫尺天官李卿家上銑早謝舊隱登清朝看山莫憶釣遊處且作夔龍臣舜堯

題母子虎圖爲許宮庶序班賦

南山蒼茫何蒼蒼深叢巢穴虎所藏負嵎長嘯百獸恐

時取黃羆充饑腸雌雄乳孫并哺子引向林閒聊戲耳世人只謂勢生猙寧識馴然有如此良工意到筆法精長縑掃出於菟形松根激石怒濤捲疑有猱猱雄風生我愛此圖深有補猛惡猶知依父母何事人間梟獍徒面目雖人不如虎

溪山琴意圖

我生素有煙霞癖玩水窮山記疇昔一從爲宦步青雲間郤登山雙屐屐忽驚尺幅墮我前噴岈翠岫浮嵐煙清溪雨過碧波漲石鱉瀺灂皆流泉濃綠陰森擁高樹樹杪晴雲如擘絮誰向磯頭結小亭亭中有客藉紫苔抱膝長嘯襟懷開瑤琴宜歌水雲操

已見蒼頭携到來轉軫何當彈一曲坐想餘音振空谷
遊魚出聽鶴鳴皋雲根細和泠泠玉幽人適興山水間
白雲靜與人俱閑溪居軼隔鷺鷗渚殘照滿崖猶未還
慚予謬應寶與舉網疎無能報明主看畫悠然憶釣遊
思繞江鄉舊衡宇

雪擁藍關圖

西方有佛名浮屠形神寂滅久已殂何年委此趾與顛
流傳震旦惟其徒唐宗信重如璉瑚遂自鳳翔迎至都
韓公抗疏懇伏蒲願投水火斥其誣忤旨謫逐瘴海隅
迢迢遠道勞馳驅于時嚴冬雪載塗藍關秦嶺雲糢糊
老成有子字清夫冒寒慰勞驚相呼作詩示意嗟可吁

衰朽之骨其收吾一身不惜萬里徂人心復正賴公扶
會聞頃刻金花敷詩聯湧出此則符湘乎仙乎知有無
至今畫史寫作圖

滄浪弄笛圖

江楓翻緋松葉青江水湛碧迷煙汀隔江好山開翠屏
閒漁罷釣舟爲停舡頭晏坐景清絕手把湘皐紫鴛笻
老龍吟秋吹一閔響遏行雲山石裂天吳驚起風捲波
紛紛亂落梅花多安得桓野王岸上來相過便呼拍浪
兒獨速舞短簑相與三弄滄浪歌

商山四皓圖

商山鬱嵯峨中有三秀芝四皓此避秦採擷充其饑清

野樵撥雲來翠微深林曲徜採幽奇息肩暫憩古崖側
忽遇兩翁閒奕棋伫立相看未終局斧柯已爛何其速

自是寰天日月長邵騭世土流年促

吳廷暉山水爲陳秋官題

扶桑冉冉金烏飛翠蓮萬朵迎朝暉瓊雲捲絮互吞吐
玉女峯頭應晒衣山深似是蓬萊島弱水無波自環繞
五粒松枝千歲桃中有仙人拾瑤草流泉百尺垂晴虹
高閣下瞰馮夷宮幽亭隔渚對深院赤闌遠見危橋通
眼前佳景看不足更愛漁舟兩相逐安得投閒弄水雲
來侶魚蝦友麋鹿

題塞上牧馬圖

龍河四月春始回胡雛縱牧沙場隈坡陀草軟茁新綠
驕驤風逸皆龍媒羣胡圍圈藉鞍韉酪漿嘗紅人面

四弦彈出塞外聲醉起蹁躚舞胡旋聖皇恩露覃胡天
宴樂休養能生全只今街尾盡入貢日見赤舄千萬羣

題竹石山鳥

楚江暮雨迷蒼梧淋漓綠玉煙糢糊巢深何處宿鸞鳳
聲斷不聞啼鵾鵌一筆濕重欹疎翠山骨巉岩露蘢背
孤倉特立此棲身何異幽人獨海沉晦昂頭緘噎常忍饑
羽毛應待朝陽晞明看旭日放新霽一仔長空萬里飛

拂菻三疊

鎮朔將軍總兵官武強伯楊公將略兵威深仁厚德
足以服北敵而惠邊人忽爾中道傾逝哀慕何極靈
輀載道返葬京師乃作拂菻三疊俾執紼者歌之以
助哀云

悠然燕然高插天上摩日月含雲煙屹如砥柱鎮北鄙
虜敢睥睨不敢前具瞻方爲人倚賴一旦傾頹嗟變遷
嗚呼一謳兮謳聲切霜雪入樹皆偃折
洋河洋河水潺潺銀漢下注來人間潤滋邊地足生植
脩山激石波回環洪深正資人飲澣奔流入海何由還
嗚呼二謳兮謳益悵貔貅百萬精神喪
上谷上谷連朔漠戍樓清切鳴鼓角英威遠振邊塵空
天驕聞風盡膽落皇天不弔心孔哀將星夜殞何蕭索
嗚呼三謳兮謳已終重城萬里來悲風

朱繡衣母陳孺人壽詩二十四韻

東風二月春無涯堂背競開萱草花倚門喜聽噪簷鵲
忽報遠道兒還家遠道兒還自何所玉關紫塞迎風沙
兒從前年持憲節邊城遍歷臨荒遐嚴霜凜凜拂繡斧
攬轡瞻落青驄騧幽障雲收絕烽火深戍日落鳴寒笳
威宣德洽境寧謐馬肥豐草兵無譁豈不懷歸養阿母
載驅回牡歌皇華流光荏苒歲兩閱細數歸期忻及瓜
昨來受代整朝佩銀河水廢回仙槎龍樓入覲五雲曉
天顏有喜承褒嘉下堂阿母重迎勞問兒久別時何賒
誰知設帨正初度母子懽聚人爭誇況樹高門表貞節
命服煌煌榮翟珈童顏紅暈體康健綠鬢未改如堆鴉
壽筵宏敞雜尊俎蔈蔈讌鼓聞頻撾繡衣新換綵衣舞

香雲藹藹籠鳥紗新筍將孫拜堂上桂枝挺秀蘭抽牙
幕開黃雀自堪饌冰柈白魚還可叉才聞王母致碧藕
又見小玉供胡麻更看伯婆年八十一門雙節無纖瑕
晚膚酥養享厚福人生至樂誰能加我觀南極吐光耀
賦罷南陔空歎嗟何由升堂祝毋壽玉杯春酒傾流霞

周秋官山水畫爲李員外題

江村杳靄路不分野人作伴鹿與麏五月六月雨三日
千山萬山皆白雲平堤漫漫江水綠翠樹重重覆蘿屋
苔封石徑絕行蹤持鑱何處尋黃獨模糊潑墨掃煙巖
前代畫手稱房山郎官意匠得其趣嵐光不散迷屏顏
多君生長山水窟到山愛山常拄笏甯知皓首出榆關

坐對燕然惟咄咄天台雁蕩浙水東夜夜家山鄉夢濃
有待拂衣歸舊隱與君林下自相逢

煙竹爲鄒侍郎賦

美人遙隔瀟湘渚一望琅玕翠如許欲往從之路阻長
兩岸冥冥足煙雨雨餘窣窣林秋氣憑綠煙常向滄江橫
日高不辨鷗鷺影風細時聞鸞鳳聲萬竿玉立何瀟灑
誰把霜毫爲君寫遠水平吞青草湖寒雲迥接蒼梧野
老仙公退居南宮愛此香皋冰雪叢莫嫌歲晚鎮相對
爲與此君標格同

夏景詩意畫爲于景贈題

前府軍于君景贈請居上谷予亦繼往卜隣幾四載
矣今春同荷恩釋南歸故鄉山陳與祖所畫唐高駢
山亭夏日詩意索題予閱之宛然湖山甲第故家景
物乃若頗與祖先爲之者而君得之頁不偶也君之
歸水光山色朝登夕眺固已飽餐有不待觀斯畫而
興意自足但欲就君軒檻之末平分半榻招黃鶴而
邀飛仙歌遠遊之篇舉流霞之觴一洗千古塵土胸
臆不知肯著老夫否因詩以訊之

柳花飛盡春歸後翠幄重重嘉樹茂日長庭院梅雨過
滿地濃陰閒白晝參差池館倚碧空臺榭半臨湖水中
曲欄飛棟落晴影分明倒浸碧宮誰言綠暗紅芳歇
一架薔薇染猩血棕櫚葉戰起薰風萬斛沉檀座中爇

珠簾掛在珊瑚鉤暑氣不侵樓上頭嫩涼細細透白苧
天吳世與人間秋衝煙白鳥飛頻到躍諸鮮鱗俯堪釣
抱琴逸士許登臨倚檻幽人從笑傲荆關妙手眞絕奇
毫端寫出無聲詩清漣傑構照雙眼佳境似倩夸娥移
深深門逕紅塵隔此地甯容車馬客刻水開居賀監家
輞川別墅王維宅君辭舊隱西湖濱幾載看家憑四隣
只今歸去手親理聖恩已許爲閒人踏花旋掃湖邊路
霧閣雲窗總如故嘯歌聲落雲水鄉水伯山靈亦歡顧
蹇予自斥青瑣班與君住對燕然山枯魚縱壑馬脫羈
放舟同向江南還何時訪君帆獨掛來賞湖山避炎夏
置身俱在圖畫間笑用重看古人畫

題赤壁圖爲錢景和賦

坡仙豪氣隘八荒馬鬣天脫神龍驤思如百川赴東海
嬉笑怒罵皆文章天門萋菲多鬼蜮放浪遠投雲水鄉
江山如此良不惡況有赤壁臨滄浪天存此景似相待
新秋灝氣傳清商老仙載酒赤壁下煙波萬頃一葦航
是時東山月始出浩欸棹雪迎流光清風徐來水波靜
毛骨颯爽生微涼憑虛浩浩不知止空明坐擊凌蒼茫
水天一色粲星斗恍若有路通銀潢座中倚人吹紫玉
嗚嗚怨泣孤舟嫦倚歌相和豁襟抱拊景慷慨悲興亡
山川千古留霸跡東望夏口西武昌昔當曹瞞順流下
舳艫千里旌旗揚臨江釃酒氣何壯傲睨已滅孫吳疆

東風一炬悉灰燼廟算豈料輸周郎只今英雄果何在
惟剩山色摩青蒼寓形宇內海一粟日月苦短江流長
遊挾飛仙不可得有酒且共澆詩腸江風山月不須買
匏尊相屬樂未央洗盞更酌醒復醉枕麤頹卧夫何妨
後此時維冬十月重繼斯遊從雪堂仙魂化去邈千載
獨遺二賦鏗琳琅我會奉使向荆楚扁舟載月經鞏黃
醉呼坡仙酹赤壁招魂擬欲憑巫陽橫江倘見舊孤鶴
掠舟西去蹁元裳嫦無詞賦續高興夢想風流今幾霜
良工意匠有深趣筆妙不讓顧長康平生于公想與慕
愛貌此景歸毫芒一朝眼底且驚見彷彿坐我尊俎傍
始知人生貴適意何用屑屑行嗟行藏

雙松圖爲陳叔謙賦

幾年遊宦紅塵陌處處垂楊蔭華宅東風吹春入綺闥
名花旖旎饒顏色東家錦幄籠牡丹西家紅藥圍雕闌
翠松偃蹇挺孤秀詩人移植庭前看陳生好事者家有
琴月樓繞樓不種閒草木從人貌得雙蒼虯彈琴玩月
有眞趣歲寒對此情夷猶披圖一見之如向徂徠野天
風颯颯毛骨寒恍訝奔濤座中瀉郤嗟舉世愛妍華得
似陳生憐醜靚抽毫爲生賦思與神俱清何當登生樓
試鼓三尺冰洗我平生塵土夢刁蕭聽作松風聲

孤凰吟

呂氏爲趙氏婦四歲喪其夫方當盛年能守志不易

以養其姑有其子趙氏賴以不墜其節堅其孝篤誠
世所鮮及者矣朝廷既旌其門君子又多爲文章以
美之呂氏之志足以白于天下矣故予爲作孤凰吟
以述其志云

鳳凰巢丹穴雙飛復雙棲生雛甫三歲鳳去竟不歸孤
鳳失偶鳴聲悲欲隨鳳死念雛饑況鳳遺老母風雨巢
傾危葬巢養哺母與雛誓言不遂他鳳飛母健喜有託
雛成毛羽奇海水可竭山可移孤鳳之志終不虧百鳥
慕節孝上達天帝知天帝旌其巢千古萬古聲名垂

送徐泰士亨知雞田

我帆纔向清源落君舟亦來閘河泊客邊相見喜無涯

握手交驩敘疇昨自驚別君數載餘不知出處今如何
爲言已預烏臺選一官左授羅田除聞君之言爲君惜
無乃多材被時疾明經鄉校舊無雙射策君門曾第一
時遭詆訾妄見疑覆試禁垣文益奇眞金百鍊愈精徵
烜烜四海聲名馳從此材華日增重宜侍清班居法從
何爲猶以富生嫌造物於人眞戲弄龍媒遶步遊天衢
局促乃同轅下駒牛刀小試衆稱屈感事拊時增歎吁
此去羅田亦不惡百里熙熙事耕鑿得官且足爲親榮
臨治應須究民瘼君毋自餒當自寬人心感化知非難
好敷仁惠及封內自有美譽聞朝端綠楊兩岸搖晴色
水滿官河留不得丈夫壯志貴遠圖九萬從茲展修翮

倪文僖公集卷四終

明 倪謙 撰

古詩七言

題張中書子俊畫孤舟讀書圖爲吳宗起賦

昨夜滄江雨初歇雨岸山屏翠烟疊江空浦極悄無人
但見小舟橫一葉舟人所適非取魚危坐船頭惟讀書
音聲朗朗出金石馮夷起舞龍鼉趨蘭橈不舉隨流去
渚北汀南無定處只知兀兀了殘編不覺亭亭倚高樹
知君自是隱者流孤蓬短棹輕王侯經年對語手中卷
鎮日忘機沙上鷗濯古先生青瑣客揮毫日儗金門直
忽看高興落江湖却向烟波寫眞逸玉摩詰張志和畫

意詩情相蕩摩攜青蓬底喚不醒西塞山前春雨多

上國觀光歌爲沈侯官司倉用賓賦能畫

袖有五色筆囊有萬言策筆可補造化策可干明辟幾
聞皇朝詣公車又見嚴徐向都邑奮志適從上國遊扶
搖九萬搏修翼日月明三殿虎豹守九關玉帛會諸侯
梯航來百蠻金張甲第互紫陌夔龍禮樂嚴清班光華
眼底觀不盡致身已在青雲間不慕銀艾金章不羨乘丹
轂自分草莽臣但足升斗祿東葛方容就晉郵南闕復
許煩搜粟清曉君門開謁帝趨明光天仗建羽旄霜韶
儀鳳皇玉階稽顙荷恩出海嶠行覽三山蒼攜壺送子
都門道晴日輝輝照芳草酒闌征旆逐薰風回首蓬萊

五雲曉

風雨歸莊圖爲錢景和賦

陰雲蔽空如墨堆長風入林聲撼雷木葉驚飛水波湧
忽送一天山雨來山翁行行在中路急歸遠向溪橋度
破傘高擎稚子扶杖瘦泥深不能步到家入門呼老妻
快燒榾柮烘我衣

雪後山行圖爲前人賦

深山雪後巖壑空搓牙古木號嚴風長溪流澌凍欲合
野徑時有行人通青騾裝重征途白三子懷冰凜寒色
鄉園何處渺愁歲晚天涯猶作客前村有酒不惜錢
冷氣直透三重綿

湖口石鍾山爲庫部王郎中恕賦

彭蠡之口雨石鍾上下壁立金芙蓉何年鼓鑄出煊冶
造化融結當鴻濛山靈昔聞訴眞宰帝令疏鑿驅鬼工
雕鎪險陋向山麓空洞穴隙紛玲瓏鳴聲底用事撞擊
自有巨浪乘長風何殊張樂洞庭野大音迭奏聞金鏞
五老分明俯垂聽經鎖藏蕩馮夷宮爾來世歷千萬古
至今追蠡懸高空坡仙當年適臨汝沿洞南去路自通
平生好事此足見放棹特過湖水東月明夜抵絕壁下
怪石正與風濤衝噌吰鏗鞳互響應寓目始得窮奇蹤
此景居民久應識口不能道嗟漁翁詩成援筆歎且笑
漢人語簡唐人庸我皇會此飛鯨鼉攀崖上登山閣中
龍香落紙飄宸翰滄江夜夜光如虹憶昔皇華使荆楚
柰子王事方匆匆天生佳景不一到悵望思逐南飛鴻
王君舊隱此游衍要我作詩抒素胷不知夙願可償否
汎月來遊追長公

五龍圖爲胡監丞題

我曾讀易披韋編乾龍飛躍當天淵神物變化不可測
千古惟聞文彩傳忽驚波濤捲虛壁眞見羣龍紛糾纏
分明五色照雙眼崢嶸頭角爭蜿蜒鬣鬣猶張紫戟堅
晴瞳閃爍金鉦懸前拏後攫爪牙露左卷右舒鱗甲堅
居中天矯更雄健簸弄明月驪珠員翻身怒擊海水黑
噓氣瞑結陰雲元揮霍疑驅鬼神會淋漓訝與河漢連

乘潮欲掣鉅鼇足鼓浪正湧飢蛟涎鯨鯢喪膽深竄伏
鯤鵬矯翼遙騰騫陽侯馮夷駭且怖一吸愁將空百川
望中慘淡白日晦凄風颯颯來狂顛忧惕長空灑飛雨
霹靂破山揮電鞭噫嘻好手豈易得經營筆底何精專
奇形異狀恣揮寫直與造化工相宣想當盤礴何處見
禹門西上春風前僧繇已矣所翁死絕藝信足追前賢
古來好龍惟葉公君今志尚亦復然高堂懸此靜相對
坐覺窗戶生雲烟嗟哉粒食民所天旱暵每憂民瘠捐
便當叱起作霖去四海常令歌有年

母子虎圖爲前人題

昔年曾侍朝元殿虎豹守關龍馭輦鳳皇在藪麟在郊

濟濟四靈俱入獻聖皇端拱垂衣裳大韶擊柝諧宮商至和感召及羣物鳳儀獸舞爭趨蹌就中於菟引三子炳炳文章妥其尾馴然拜跪伏闌圈天子見之心亦喜一從宦轍走西東幾年不復見妝容良工筆態巧爲此將汝置之圖畫中目光射人威百步意氣揚揚甚虓武一聲長嘯巖壑間疑有淒風振林莽舉頭高爲城掉尾長爲旌生猶雖可畏猶識子母情一兒顧其母一兒跳且舞一兒當母前相向得其所怡怡不見怒與嗔但覺哺乳恆相親磨牙吞噬向百獸乃能骨肉全天眞君不製此絕勝金屈戹我來擎出便斟酌云是新成會未持見魏家良將初授鉞子肉遺之甘飽暖又不見廣武城頭翁就烹一杯欲索分其羹何事人心忍爲此爭如物謂余玉堂仙素有江湖量錦袍溫淋漓會醉宮壺釀此人正與此杯宜滿勸頻斟不容讓乃錫以嘉號名曰學

性仁恩明更憶宏農施化禮斕斑渡河還負子胡爲倉卒棄吾兒天豈無知天不畀人言虎猛我言虎良母慈子孝藹乎一堂會參之義閔子孝對此爲君歌慨慷

張廷端畫楚水推篷墨竹爲鄭簿賢題

長竿半入空短竿加臥龍張氏之子筆意工題作楚水推烟篷篷窗所見僅如許外此目力焉能窮想當倚棹湘江清密葉脩脩翠含雨中有鈎輈鷓鴣語隔岸何人吹紫簫彩鳳迎風欲飛舉鄭虔之清如此君歲寒高節復出羣并刀入手爲持贈截取湘皐半畝雲

學士杯歌

冬官陳進之雅好客子嘗訪之於官舍留子飲出一金盞觴余形如珮環甚巨曰此盞子新制未有名也今得先生至而始試之其遂名曰學士孟進之不善飲而好勸客連飲子數盃酒酣強子作學士孟歌因援筆以答其意歸與親朋觴酌間舉此杯歌此詩亦精金百鍊方在鎔煖光爍爍飛晴虹一泓傾瀉紫波凍鑪錘妙手資良工員不從規方不矩形若瓌環深幾許製此絕勝金屈戹我來擎出便斟酌云是新成會未持麴生歡伯每相投却付尊罍爲伴侶冬曹陳君眞好奇謂余玉堂仙素有江湖量錦袍溫淋漓會醉宮壺釀此人正與此杯宜滿勸頻斟不容讓乃錫以嘉號名曰學士杯杯惜以子辱子亦因杯顧何如喚起謫仙李一飲一石襟懷開今君棹酒船歸向三江口高陽有舊徒總是文章友舉杯吸盡囊中春吐出新詩千百首

淮之水輞山陽友義舉居士

淮之水去悠悠公逝矣不我留乘雲至帝鄉上挾飛仙遊俯視下土方孰軫蒼生憂萬金不惜濟窮匱古亦罕見今無儔淮之水波混混入人深公之德身榮章服維民則子登甲科務學殖天之報施甯有極淮之水流無已公之名垂後世高風杳邈徒仰止嗚呼九原安得起爲易太守題日本僧所作田廬圖

在昔尋仙閭祖龍欲度弱水求瀛蓬徐生樓船載男女滄溟遠汎將焉窮海洲駐節不復返至今有國扶桑東君民卑國奉夷教詩書亦沾鄒魯風一人在御重梁遠梯航萬里車書通來賓重譯貢方物授館致餼恩優隆使臣筆底曉詞翰丹青繪事兼能工始知文化洽殊俗意匠彷彿荆關踪禮西郎宮寺瑰客溪藤數幅陳南宮召之放筆态揮灑風景寫出江南同野趣百尺跨溪水旗亭一簇依林叢長途策蹇過行旅關岸騎牛來牧童居民比屋事耕稼郊原禾黍方芃芃提其經行寫所見家山想是勞形容郎官出守分虎銅携圖謁我幽軒中爲言此畫非所重以出遠人聊見崇爲君乘興寫長句

日華正照東窗紅

題松陰假寐圖歌

雲山萬疊深復深山根碧磵清人心幽人長夏忽來此避暑坐愛蒼松陰坐來睡渴目雙瞑誰計斜陽在東嶺如雷鼻息和泉聲風捲松濤吹不醒吟魂縹緲隨天風不知清夢向何處但見據膝身如弓華胥覽遍神應悅樂聽鈞天情更愜鄆鄆只恐熟黃粱會當乘之起東海直至天門之九重文明有象眾咸睹仰天大笑墮驪後遊仙或臥蓮花峯天官筆韻含飛動此幅尤爲人所重披圖堪歎古今人往事悠悠皆一夢

送楊洗馬京閣較藝還朝

先生自是文中豪魁名燀燀馳清朝早登翰苑閟中秘尋入宮坊居上僚京閭多士如雲集聖主親煩司黜陟經幄初辭講讀班詞垣暫輟經綸筆乘傳南來半月程深院下簾秋氣清掄材時案寸心白批卷夜窗雙眼明譽髦簡拔皆精確尺璧明珠光爛若竚充庭實獻彤墀喜動龍顏承寵渥

泰山春雲圖歌

泰山雄跨齊魯東自古以來稱岱宗造化鍾神插天表丈人日觀羅諸峯氤氳元氣互吞吐時見層雲生盪胷觸石而起膚寸合頃刻瀰漫橫太空曾不崇朝雨天下坐令四海歌年豐惟我藩垣老方伯仰韓棄與茲山同

百萬蒼生屬摩撫熙熙共陟春臺中天飄在手慰民望一心默會神明通欲雲而雲雨而雨川嶽効靈無不從仁恩洋溢洽東土噓枯起瘵甦疲癃遙望春雲蔽巖壑宵舍坐對心神融頓使移來在窗几筆端意匠資良工山藏雲氣白靄靄雲連山色常淇澳只今春雲滿夏島悠揚日護蓬萊宮久待公來作天瑞輪囷粲爛昭時雍會當乘之起東海直至天門之九重文明有象眾咸睹五色夾日隨飛龍

大藤賊謠

東莞陳君敏任廣西平南訓導成化改元春大藤峽有賊焚劫縣治擄君及妻王妾孫十數口去駐鹿兒

山王訴於賊言夫親老乞釋歸養取銀收贖賊從之
乃屬夫贖女以出縱贖吾出亦無顏見人也比賊起
營入峽堅執不行王與孫皆被害君收其遺骸葬之
鴻塘縉紳表曰賢烈茲君來教京衛武學子聞其事
傷其抱節而死足以厲婦德也爲作大藤賊謠以哀
之
天地有氛氣鍾此大藤賊峽深路復險憑恃爲窟宅稟
性若豺虎吞噬乃其德官軍不能制時出寇城邑成化
改元乙酉春賊入平南燒縣門人財驅劫如豕奔羣聚
鹿兒山下存嗟哉儒宮陳廣文傳經講習師道尊一家
妻女十數口同時被擄權妖氛厚邀金帛贖性命殺人

爲戲輕雞豚陳君有妻王義不受賊辱訴賊釋夫養父
母語夫携金將女贖一身自分不苟活夫女得歸甘瞑
目賊入峽紛起營迫王去堅不行賊怒殺之妻亦殞生
二婦並貞烈照映冰壺清千秋萬春揚令名安得上帝
遣六丁下劖疊嶂如砥平賊失所恃無欺淩夫婦相保
民永甯

悲哉雙鳳皇吟

東莞陳公世珍從戎於廉重義輕財樂於周鄰人以
德公稱之成化改元秋城爲廣西流賊所破公與妻
胡氏皆被擄驅至大蟲埠孫貴擄金往贖遇他賊奪
而殺之賊議欲釋其一公夫婦哭讓不忍舍遂皆被
害其子平南訓導敏求得屍歸葬取銀收贖賊從之
乃屬夫贖女以出縱贖吾出亦無顏見人也比賊起
營入峽堅執不行王與孫皆被害君收其遺骸葬之
鴻塘縉紳表曰賢烈茲君來教京衛武學子聞其事
傷其抱節而死足以厲婦德也爲作大藤賊謠以哀
之

悲哉雙鳳皇雙棲復雙翔雄鳴雌應之雌雛向梧岡覽
德一出爲世祥翼覆百鳥無扈庇豈知羣梟夜突出肆
侮驅逐離故藏山深醜類多搏啄毛羽傷何異魯郊麟
顛踣遭鉏商雙鳳皇良可悲雌雄相讓不忍離雌雛爲雄
死雄亦隕眼中見義不見害肯圖苟免虧天彝雙鳳皇
悲罔極灑淚向天天亦泣鳳幸有孤雛文采備五色恨
不棣梟罔其奈弱無力含痛負鳳歸痤之鶴塘側雛兮
儀舜韶遠向天池集帝憐鳳義郎雛孝會有天恩下褒

錫雙鳳皇悲罔極

元都看花詩意圖

播州司馬南遷客萬里歸來頭尚黑元都觀裏看花遊
千樹新桃好顏色劉郎初來花滿庭劉郎再來花盡零
隆替都來十四載眼中故舊如晨星撫時感事詩成後
佳句流傳在人口人生得喪等浮雲義命於人宜自守
嗟予去國亦有年披圖懷古心茫然贏得閒身老林壑
一任晴春花競妍

夏太常半壑秋聲竹

太常夏卿鳳池客會向龍堂揮翰墨興來愛寫青琅玕
刻意端生秀色眼中此幅尤絶奇龍鱗總抱冰霜姿

大竿淩雲勢直上小竿枝弱形斜欹大竿小竿如玉倒
飄蕭葉葉金刀錯西風昨夜入中林忧覺秋聲滿巖壑
疑君鼓棹遊湘川兩岸修篁搖翠烟蒼梧望斷滴風雨
筆底閒將幽思傳又疑推蓬向淇澳漪漪滿地贈新綠
醉將筠管掃烟梢似惜佳人在空谷當年湖州妙入神
意趣所到皆通眞兎起鶻落有遺法異世接武卿其人
念我平生性孤潔重此淸風與高節展圖一見爽心神
涼襲衣襟灑蒼雪掛君高堂絕點埃紫簫好備伶倫裁
月明試弄參差琯應引和鳴棲鳳來

十六日與學士錢公亞卿韋公會飲於崔都閫宅賦此以謝

龍蟠虎踞金陵邑佳麗繁華稱自昔萬戶笙歌多宴集
況乃更遇燒燈夕崔侯好客慕三益繡幕高張展瑤席
邀我三人飲瓊液三人宦跡久離羣一朝會合交歡忻
我侯好武兼好文明時仗劍期策勳華燈照座凝火雲
麝蘭吞吐揚淸芬欲歌湛露過夜分只今四海無兵戈
聖主在上玉燭和年豐時泰黍稷多蟬緌吹竹宛轉歌
迴風舞袖紛婆娑東君手持金巨羅如此不樂將如何

訪盧大參莊所次錢學士短歌

東郊遊賞情難盡獨有盧莊占佳勝不辭路遠訪幽居
門枕菁陂麥苗盛我公自是天池鱗讀禮暫爲林下人
繞廬綠樹作儔侶入戶青山成友賓烹鮮命酒忘歸去
村徑還諳舊來處好鳥留人不住啼垂楊馬首蒼烟低

題竹壽太常李先生立之

乙未五月十二日乃是太常先生之誕辰肯堂獻壽寫
綠玉薰風滿座淸無塵高堂四壁懸長幅我獨愛此看
不足眉壽應期衛武同滿勸霞觴詠淇澳先生美質玉
粹溫步玉早登金馬門只今容臺挺高節葉葉雨露涵
天恩一片歲寒心千古龍韜意老去終爲淸廟器庶廷
九奏鳳來儀好協至和鳴盛世飄飄正帶浚雲氣

萱草圖爲吳元玉題

吳家堂前春日杲光照幽蘭與萱草蘭萱開作黃金花
母心忘憂顏不老阿母看花開壽眉香風滿座春晬遲
金鼇突兀出滄海扶疎掛霄珊枝花前稱觴獻阿母
膝下佳兒綵衣舞佳兒已作水部郎喜看祿養榮三釜
佳兒與佳婦日日娛堂前萱花倚慈竹色與蘭爭妍一
片心如寸草微仰視白日當空懸阿母年年在好花歲
歲開慈顏比花花不如秋霜不到堂中來會聞鄉衍谷
吹律和氣復何似君家壽域中萬彙融融光奪目爲母
一奏長春曲

題月夜鳴琴圖爲莊知州賦

空山無人秋夜涼銀河熒熒流月光蒼龍百尺落松影
松梢露滴沾衣裳幽人中夜耿不寐起抱絲桐思長
坐據苔石不知冷橫膝對月調宮商山高水深趣未已
友賓烹鮮命酒忘歸去

誰其知者同徜徉七絃不盡太古意下聽獨有仙娥嫦
娥高餘響振山谷啼鳥驚起爭飛翔夜深欲鼓廣陵散
斜月半落山蒼蒼呼童抱琴且歸去淨掃白雲眠石牀

題山水圖爲董英賦

烟嵐溟濛山萬疊根蟠古檜虯枝結滾滾流泉何處來
激石穿屋浪飛雪竹林古洞深復深石牀露冷莓苔侵
洞口幽人橫素琴彈出步虛雲外音兩鬢並坐如黃綺
山風吹衣淨如水閒讀黃庭一兩篇滿地白雲飛不起
山深地僻人跡稀誰許仙家依翠微何當來訪赤松子
灌我塵纓臨石磯

明 倪謙 撰

律詩五言

顧雒周以詩見寄因次其韻兼柬楊景通

憶別過梅暑今看近麥秋秖將詩遣興還藉酒澆愁氣
吐雙龍劍文成五鳳樓可同楊伯起相對說予不

送張都運還治

鳴珮曉朝天修程著去鞭馬蹄經海上鴈影落淮堧日
照千岩雪風飄萬竈烟梅羹待調鼎早晚謁甘泉

徵聘圖

避世非吾願恬居乃士操從知邱壑陋孰與廟堂高天

上來纏幣林間集鴈羔秖應謝田里接武向夔皐

李文璧輓詩號九川子年四十八卒

已矣九川子臨風增惋傷俄成蕉下鹿竟作井中桑宿
草秋迷塚陳編夕在床四枝丹桂好雲路看聯芳

題竹送吳僉憲赴湖湘

方岳選才冝重煩出建章湛恩承曉露直節凜秋霜衣
繡過江表乘驄到漢陽臨歧無以贈交意託瀟湘

送王克敬南還乃雪坡公子舅舅也

舅氏頭全白賢甥鬢亦蒼百年消幾別兩地詎能忘歸
興臨江渚離情在渭陽贈言忻滿卷珠玉照行裝

題廬山景

奇絶匡廬境芙蓉翠萬重雲迷白鶴覩日照紫烟峯虹影懸晴瀑鳥音送曉鐘何當謝羈束林下散閑蹤

王司鐸輓章子撰宸任御史號書抽病耳葬峻峯

音容悵已遐振鐸仰餘風獨抱濂溪拙誰醫長史聾文鴛翔鳳闕白璧痺蛟峯潛德書新刻虹光照墓松

次韻惟聰江湖逸興詩

壯歲長爲客飄飄類轉蓬山河千古在登眺幾人同雲樹連淮綠烟花入沛紅倚篷彈古劍目極大江東

寄上海李仲瀟知縣

上海有賢令九江文獻家長材刀中窾清譽玉無瑕吏靜常封印民安早放衙謳歌聞百里傳誦到京華

賀劉中允父壽六十號松溪

我愛松溪叟賢聲聞海東耳從今歲順顏勝去年紅好客酒多貯陶情詩自工遥知榮祿養壽與大椿同

送滑志庸楚府良醫

行人去武昌藥籠共詩囊醫國馳清譽傳家有異方雨中淮水白雲外楚山蒼到日懸壺處應添杏幾行

希顏子林琚廷振挽詩

不折非爲天君名久益新學徒希四勿年僅越三旬南斗銷豐劍西郊踣魯麟斯文天已喪甯不爲沾巾

志希顏氏子天不暇之年徒抱爲邦器會無買棹錢卿雲嗟易散白璧恨難全慶遺賢孫子儒風百代傳

送憲掾趙綱歸南昌

江南方溽暑何事獨言歸赤日齊執扇清風越苧衣櫓聲鳴鴈渚帆影掠漁磯萬里青冥闊行看一鶚飛

輓壽官趙公韜九十應詔冠帶有榮壽堂翠雲軒號鸛鶴

榮壽人何在芝蘭播德馨軒雲迷冷翠壠樹聳新青漢詔優加級姬文特與齡九皐遺怨鶴清唳有誰聽

次韻羅都憲歸老詩四首

解却都堂印紅塵百慮休鄉心中夜枕宦況五湖舟已遂林泉樂甯忘社稷憂菊松三徑裏相過有羊求

故園風景好歸去樂無疑濯足臨清沘充腸茹紫芝金章違世寵黃髮繫宸思會逐蒲輪起調元晚更宜

脫簪辭上國歸旆掠匡廬恩已俞封疏名猶載璽書西山朝氣爽南浦暮雲疎咲指門前路幽清水竹居

年未周花甲翩然拂袖塵高風追往哲全節見斯人柳映陶庄晚棠遺邵陌春嗟予亦散吏惜別向江津

秋林寄傲

林下日夷猶蕭蕭黃葉秋乾坤雙白眼杖屨一蒼頭笑看烏鳶鬧閑陪鹿豕遊閉門展書臥高枕亦何求

耕心軒

有地纔方寸多君用意耕町畦無限隔壠畝自寬平但覺荒蕪墾甯容稂莠生百年惟種德孫子業西成

愛溪詩爲江右劉仲穆賦

環溪風景好遺愛在兒孫載酒船猶繫垂綸石自存常
教高柳護忍使別流渾無限羹牆感難忘罔極恩

胡大帝挽章 二首

涵素嗟何在逃名已得名據梧常瞑目策杖每怡情詩
筆遺殘稿儒林冷舊盟無慚郭有道會誌鳳西塋

和同年話舊韻

浮生嗟命窘宦海足風波去國憂方切還鄉幸已多新
恩來紫禁故道復黃河君德知難報華顛敢謂皤

禹門桃浪暖奮鬣早隨波浪水年華速浮雲世變多播
遷依塞月滌滌挽天河但惜成衰老清霜入鬢皤
清風來綺席尊酒綠生波訪舊情偏感論心話較多浩

懷魚縱壑佳會鵲填河信是同年友蕭蕭髮共皤
諸公抱奇節砥柱障頹波致主勳庸盛匡時事業多麒
麟在靈囿龍馬出榮河我獨眞鴛劣妨賢媿髮皤

盛竹莊處士輓章

早歲辭淞濱移家住帝鄉六龍方在御羣鳳喜鳴陽翮
翮翔霄漢冥冥避稻梁閑招扳桂客細和考槃章神采
無瑕玉詞鋒百鍊鋼著書常滿案種竹已成莊山水供
藜杖煙霏護草堂奇才追屈宋高臥傲羲皇驚坐名何
重趨庭教有方鳳毛看擢第玉樹復聯芳共美家聲振
由來慶澤長從知心匪石其奈髮如霜夢熟邯鄲枕寒
生薛荔墻秋風來弔鶴夜雨泣棲鳳碩德俄淵喪深悼

益惋傷高山空仰止清泪欲沾裳

送許太守赴南安

翰苑才名重容臺秩望清幾年頻薦鴛五馬忽專城紫
禁分符去華軒露冕行文星南斗避卿月上江明想倘
雍雍治甯求赫赫聲文翁敦教化黃霸務寬平撫字心
無倦殺和政有成嶺頭梅早發回首寄瑤京

胡宗肅世德堂

肇跡由嫣汭傳家自越州萬支原共本一派轉分流瑗
族今承宋陳封遠紹周鄧林多杞梓卞璧賸琳瑯蘭茁
堦庭秀麟從藪澤遊宦門足詩禮儒業守弓裘省解名
方顯師資望更優阿翁榮薦秀夫子樂林邱方伯難兄

貴科名令器收青雲聯濟美懿德允垂休猶理全中得
爲仁豈外求學皆敦古訓行總肖前修厚澤何能斬芳
聲孰與侔綿綿若瓜瓞翼翼著謀猷喬木光閭里恩波
下冕旒子孫欽厥世復始見公侯

律詩六言

送蔡明遠南還二首

三秋故國久別一臂京華作交天上丹葵向日沐間野
鵜鶘巢酒汎菊英晚酌暮落燈花夜敲歸去滄江歲晚
北風爲送船檣

嚴裝歸興非淺對酒離情不堪寒颸正吹客袂暮柳難
挽征驂薊門煙樹新賞禹穴神奇舊探明發相望何處

落花芳草江南

律詩七言

寄金陵諸舊游

書劍天涯惜解攜偶從霄漢躡雲梯文章幸瀆宸睠覽
名姓親勞御手題天近玉堂人語靜曉趨金闕珮聲齊
舊游多在長江外幾上高臺望眼迷

午日內晏賜扇并綵縷

五日垂紳侍曉朝明時恩寵喜親遭彤庭新賜藍箋扇
蒲館初分綵線條綺席瑛盤堆角黍玉壺金盞出蒲萄
醉歸馬上仙風軟猶覺天香襲錦袍

題畫

平生幽僻愛林泉客裏看圖思渺然松磵水流花自落
草堂人去鶴空還湘潭暮靄連蒼黛廬阜晴暉散紫烟
野渡扁舟能借我擬從江上訪坡仙

和少保楊澹巷游九龍池詩韻

神物何年去復還共留靈迹此池間怒吞海氣雷奔壑
淨滅雲根雪滿山時雨餘添新漲闊晴嵐常映碧波閒
仰懷先帝登臨日悵望垂髫不可攀

竹軒爲宋以臨賦

琅玕特立繞茅簷清逼幽懷稱養恬風細珮聲來靜几
月高鸞影落疎簾碧窗烟細茶翻乳曲逕苔深荀迸尖
何日抱琴容直造倚闌吟嘯一掀髯

送李檢討詔還安成

詞臣榮着綵袍歸便覺文星關下稀驥足方將開道路
鵷聲先已報庭闈關河杳杳多秋色梁棣依依映夕暉
曉殿論思專有待早來同候掖垣扉

送袁尚寶忠徹致仕還鄞 善翔

明時深沐寵恩偏老賦宜休世共賢青眼閱人聊戲耳
黑頭爲宦已播然公卿出餞東門祖童僕歸耕負郭田
方丈蓬壺應咫尺醉遊莫惜杖頭錢

送章進士綸畢姻還永嘉

笑帶爐薰出曉朝故園歸去賦桃夭瑤池阿母初通信
銀漢天孫已度橋龍虎榜中春擢桂鳳凰池上夜吹簫
香閨可似張京兆眉黛殷勤手自描

龍眠書舍

四簷古木數椽居一點寒燈半夜書載酒豈無人問字
到門時有客巾車碧山雨歇朝吟後石榻雲開午夢餘
聞說昔賢勤學處或從長白又匡廬

山水畫

披圖塵眼一時醒巖磴渾疑舊日經深樹雨餘雲滿壑
危橋波漲草連汀山屏晚稱支頤對瀑布晴宜洗耳聽
林下豈無高士隱欲攜藜杖叩柴扃

哭同年施修撰宗銘

多士同傳玉陛臚可憐先聽獨先殂空留姓字題旌榜

無復絲綸翼聖謨沙白雲鄉國遠冥冥長夜旅魂孤
老天迍奪知何意泪洒西風只痛呼

送陳侍講中還南院

曾向鼇頭壓俊英詞林載筆久馳聲紬書舊沐蓮金寵
校藝今推藻鑑明寶殿香隨雙珮遠玉壺冰映一官清
辭朝不用傷華髮袞職爾縫重老成

觴月樓

午夜清輝萬里同開樽邀玩綺樓東金波散彩明虛牖
綠蟻浮香注碧筒汗漫神遊銀漢表風流人在玉堂中
寒芒吸盡襟懷爽吟就翩翩氣吐虹

送胡進士拱辰宰夥邑

鳧舄翩翩下九重青年膺詔宰花封滿城桑柘春風媛
百里絃歌化雨濃枳棘暫看鸞翮翮梧桐終聽鳳雝雝
宦遊況是頭俱黑好掬清泉淬劍鋒

送陳侍郎璉致仕還東廣

丹扆彌縫重老成那將白髮謝時名夷夔禮樂兼能典
韓柳文章最善鳴冠冕堪悵辭雙鳳闕柴桑晴望五羊城
黃金寵賜知多少膽與鄉人樂治平

寄盧廷佐謝赴京時惠帶

石頭城下一分襟路入金臺別恨深鄉夢空憐終夜到
壽觴還憶去年斟已從元服加三祝好向明窗惜寸陰
白是臨岐情最密故將束帶表同心

柄雲

悠悠出岫澹忘機歛迹相依與世違輕絮乍開風滿榻
素濤低捲月當幃肯教碧落從龍化惟許深巢護鶴歸
最是蘧蘧迷曉夢秪疑莊蝶繞身飛

壽少保楊澹菴二月二十一日

南極呈祥瑞氣飄鶯花二月慶良朝曉騰台座星偏粲
春入沙堤雪已消彭祖壽齡方七袠阿衡事業重三朝
化成喜際明雛盛金鼎鹽梅正倚調

萬竿烟雨圖

誰研清露染霜毫掃出瀟湘萬玉梢滿地蒼苔穿稚筍
一溪流水浸香苞風雷夜撼龍蛇窟烟雨寒傾翡翠巢

疑是南郊駐厭羈旌羽蓋玉雲交

詠內閣雪山呈少保楊澹菴

玉署朝擕白鳳翬瓊山重疊望中分補天想煉媧皇石
行雨疑籠楚岫雲雕琢豈勞經妙手品題何幸及斯文
太平有象遺蝗滅應有謳歌處處聞
幾疊冰崖擁禁扉玉堂吟對喜相宜銀屏恍自雲中倣
瑤島應從海上移爽氣晴連鵷鷺觀凍痕融注鳳皇池
鼎調深仗阿衡力甯惜羞羶暫效奇

和少保楊澹菴內閣雪山詩韻

絕憐嘉瑞喜親杯頃刻參差勢自繆天姥淡橫銀抹額
麻姑全露玉搔頭六花令鳳元冥布一簣功由內相收

終潤土膏流素液南郊秫仗已鞭牛

賀馮郎中宗旻陞秩

九年嘉績著工曹超擢還應服舊勞天上承恩看委佩
風盪殘沙成浪痕解渴僕夫求茗汁療饑野婦刷蔡根
行看至禱通恆嶽海內均霑雨露恩

送姜太守濬赴廣南

喜分符虎荷優除作守勞君萬里餘花發玉京朝趁駕
雲開銅柱晚停車蠻津水煖漁投罟爽道風暄客趁虛
好布天恩化殊俗九夷雖陋亦堪居

送蕭編修懿歸省

曉辭丹陛散鳴珂詔許南歸喜氣多柳外行裝青雀舫

花邊供帳紫金荷月明華表應聞鶴雨過春山正擁螺
展罷孝思還戀闕綸閣載筆候編摩

巫山圖

壁立巫山奠獨申綵毫幻出萬芙蓉嵐光映日三千仞
黛色參天十二峯峭拔連屏秋兢爽參差羣髻晚偏濃
不知神女今何在空說陽臺夢裏逢

雪坡爲顧維周賦 鎮遠侯子

六出紛紛費剪裁侯門深積淨無埃一簾梅月朝猶在
滿地梨雲晚未開坐想琪花敵玉笋行看珠履散瑤臺
雅懷對此多清賞司馬應專作賦才

霽雨恆嶽五月一日發眞定途中有懷 甲子歲

倪文僖公集卷之十六終

律詩七言

竹雪軒爲陸元泰賦

六花萬點撲琅玕清遍幽軒稱倚闌雲母屏風金佩冷水晶簾幕翠翹寒初驚袞袞高節渾訝脩脩舞素鸞吟興頗同袁令尹徑來不問主人看

送曹子琛還句曲（弟義克員外郎）

在原常誦鶺鴒篇視弟親勞到日邊叙話連床忻對雨思歸秋旆遠衡煙家隣宏景燒丹竈地接茅君種玉田莫厭西風霜入鬢刀圭好乞駐流年

送賀司訓懋赴應天（本學人也）

儒職清高荷美除南還榮養有誰如官居魯泮諸生表家近秦淮半里餘前絳雨霑新背笈北堂花擁舊肩輿懸知講罷歸來晚綵服烏紗倚倚閭

分題得泗亭懷古送友別

艤棹閒登泗上亭殘碑猶載舊時銘鹿亡自合歸隆準建渙顧渚不須猜斟泉旋煮軒轅鼎酌酒且停鸜鵒杯難息蒼生知有志鳴珂早晚日邊來

蛇斷何爲泣素靈芒碭山頭雲漠漠沛豐城下水泠泠人生萍梗受風吹踪跡分飄底用悲碧海鱗鴻傳錦字大風急起歌臺莫舟子開帆未肯停

洒墨軒

幾載臨池事偃波元霜一握手輕磨揮毫還法宣王敬清秋鷺鵠見沐姿爲師喜有胡安定知已豈無鍾子期鈴閣玉堂清切地抽毫來與共論思

徐進士父挽詩

恩親有堂橘有軒苕封石徑無塵誼持竿隨處坐臨水掃素曾龍逸少鵝飛絮落花春欲老問奇載酒客頻過

抱罋或時行灌園服鳥三冬止蘿屋鳳鵷五色翔薇垣
遠道奔哀泪如雨莫向月明重聽猿

筠川書屋爲清河太守致仕李君賦

一川寒玉水沄沄晚節高風對此君藜杖醉吟三徑月
角巾閒步九皐雲碧窗燈影穿林見石榻琴聲隔岸聞
治郡功成身早退賢名千古重斯文

雲我軒

素濤一榻洗煩襟兀坐相忘契誼深入戶往來如有約
隨時舒卷共無心端期捧日丹霄上還擬從龍碧海濤
欲訪巖棲不知處曉猿夜鶴伴秋陰

壽醉耕老人 七月四日

老向青山友鹿羣養高林壑不求聞一壺常醉床頭酒
數畝閒耕隴上雲碧漢壽星晴晃曜玉爐香篆暖氛氳
郎君綵服承懽好爲問秋光到幾分

董學士輗詩

碧山泉石賦歸休俄共耆英地下游老去葵心猶向日
病餘絲鬢豈禁秋南宮閥卷思甄拔東閣揮毫憶校讐
媿是門生情倍感無從雙涕奈橫流

陳恭侍郎父靜誠先生輗詩

九霄雲盡六龍飛啟沃深勞補萬機鳳駕屢過諸葛徑
魚竿獨慕子陵磯朝端勛舊俱丹轂馬上山人尚白衣
完璧莫傷歸夢早聖皇諭祭古今稀

儒門奕葉舊簪纓高步風雲際聖明剪刈羣雄資翊贊
貧安四海屬經營生前節義酬高爵歿後哀榮冠列卿
媿我鄉人生最晚清風時仰靜誠名

國子吳檢討先塋四景之二

楓橋月落

吳江楓落水通橋斜月將沈斗轉杓兩岸秋聲隨籟發
半篷寒影帶波搖漁舟乍起吹殘火估舶爭開趁早朝
幾度吟詩憶張繼鐘鳴山寺夜迢迢

寒寺鯨音

招提遙隔閶城夜半蒲牢吼地鳴度嶺微分山寺曉
穿林偏帶野泉清高低正徹三千界次第頻連百八聲

獨有思親情倍感烏啼月落夢魂驚

松月軒

偃蹇長松拂四簷瑤空移上海東蟾金波湛湛光浮檻
蒼雪霏霏影入簾老鶴聽寒時振羽怒虬終夜自垂髯
幽人對此渾忘寐一任更深漏轉籤

和王廷器檢討夕譙李揮使東軒詩三十首并叙

承示傑作捧誦之際若覿人子入市睹寶貨駢集不
覺目眩心掉然業已許和故不揣駑劣廢一夕之寢
強成其數錄奉廷器翰長宗大揮使非敢言詩第欲
踐言云耳

賓主論文對酒巵燈前傳令影交馳香雲拂坐元無定

華月窺簷似有私李廣雄韜子所慕王維佳句世同推
明時幸接丹霄羽致主黃虞敢共期
坐對雲屏不啟關恍疑蓬島在人間鄉衣華冑多君武
玉署清資羨客閒取醉漫勞新酒勸諧歡頻用巧辭訕
祇應義重能延款不放花驄步月還
繁絲豪竹弄新聲絳蠟光分綺席明投轄已拚厭此夕
飛觥何惜到殘更酒酣風月胸中滿詩就雲烟紙上生
憶昔洪都高客賦獨誇王勃最先成
詞源浩瀚瀉三江百斛龍文筆可扛藝苑雄才君獨步
吟壇勍敵我須降銀絲細斫吳中鱠玉管新翻塞外腔
昭代行看樹勛業隱居誰羨鹿門龐

遠寺昏鍾已罷撞錦袍黑髮映明釭清歌聲度黃金縷
法酒香浮白玉缸笑語送歡人隔座豪呼博塞月盈牕
良宵懽會惟三益此樂人間信少雙
爲問潛陽幾日歸談元運訝泄天機醉狂始覺醒來好
今是方知昨已非莫向蓍龜占否泰且從裘馬共輕肥
深情能保如膠漆青史陳雷繼有輝
開軒待月費吟思詩律會推一字師晏樂儻拚今夕醉
四時松竹共青蒼開軒人玩情偏爽把酒聞吟夜正長
功勛須及少年時名駒未試誰能識良賈深藏世寡知
醉後不禁喉吻渴霜柑細嚼紫香囊
子喬飛舄下西清來聽古桐絃上聲玉椀香雲傳茗汁
但使酒腸寬似海何妨連進紫金巵
金盤丹魄薦芝英鳳髓臛吐烏銀屑牛斗光騰寶劍精
奎璧方中北斗高謫仙醉着錦宮袍庭松月浸蒼龍骨
檻竹風梳紫鳳毛杯送頹霞歌宛轉爐圍紅玉坐周遭
却羨主人能飲客酒行只用兕爲觴

碧天孤月起東林人在重門畫閣深吟賞每招諸友共
清幽不受一塵侵瓊巵爛醉醺頭酒紅箏親翅漢上襟
坐久但聞香貫腦掠煙如穗髮桂沈
金猊添火裊香塵酒入歡腸不醉人奇石喜看三仞玉
早梅誰寄一枝春紫檀鐵撥繁絃急孤管雲箋麗句新
散步虛庭霜月冷清風婀娜動垂紳
封侯萬里建旌旃今日兒班超忭相高小帳金柈滄翠袖
長槃絳蠟照綉袍今宵痛飲當辭醉倒臥忠肯憚勞
會使燕然重勒石功名端的冠時髦

瑣扉玉立俯清渠歲晚珊珊繞燕居客到閒從林下飲
詩成多向節間書九天風月賡光霽一氣陰陽驗慘舒
寶主交惟何所似依依綠水泛紅蕖
滿注葡萄甕裏春開軒剡俠兒天眞菲才自媿登金馬
壯節君看剖玉麟燈下呼盧人影亂庭前貫葦月華新
吟壇強和驚人句夢入池塘覺有神
姓名早晚出金甌秉燭何妨入夜遊舞曲有腔頻換譜
酒盃無算不論籌開中運璽思陶侃醉裏彈棋笑奕秋
逸豫每能存惕厲行藏隨處沐天休
寶主相看共眼青喜聯冠佩侍彤廷多材俱美成奇器
馳譽爭誇正妙齡鳳竿深浮千日酒鸞刀細簇五侯鯖
及時懽賞眞明達莫待霜華短鬢星

須化風雷北海魚午夜偏能娛盡興三冬知不廢琴書
明朝我試來相訪一榻清風醉夢餘
胸襟灑洒更疏通燕喜應知有古風一曲清歌番子夜
百壺春酒醉新豐更收殘漏霜初下雲度輕綃月淡籠
千載南樓傳故事庾公高興與今同
斗室閒清自不羣日華常映海東雲麝煤人鼎香浮篆
蛇腹橫琴散斷紋每喜三冬頻會友誰云一飯敢忘君
却憐月夜霜華冷凍損琅玕瘦幾分
碧海烏沈莫景昏東君娛客管絃諠年豐已卜經三白
陽長方當會一元鶴髮喜瞻南極粲丹心常仰北辰尊
貂裘綉褥圍爐坐誰道連床席未溫
佩玉鳴騶總俊賢詠諸探賸更鉤元酒開臘蟻清歌送
榮簇冰絲玉指傳椷柚煖煨霞滿座闌干醉倚月當天
蘿關一徑殊幽僻絕勝王維舊輞川
良宵踏月遠相尋翠壁疎篁助細吟度曲不須敲象板
賞音惟許操瑤琴佳人慣索纏頭錦公子閒拋買笑金
宋玉高堂會有賦麗辭傳誦到如今
酒酣耳熱臉生紅劇辯高談四座空繁弱笑彎何慷慨
豪曹獨拊自英雄清音嫋嫋頻吹竹爽氣飄飄欲御風
醉倒秪應同枕藉日華還待出籬東
夜永銅龍滴水遲玉壺春酒送青絲鸞箋細咽渾忘醉
纏綿分背思所思虎衛將軍偏愛士詞林仙客每留詩
碧落驚寒膈影疎東牖月上捲簾初已成霧雨南山豹

何當一拜高堂上壽母親稱百歲巵

送古廉李參酒南歸

立朝四十有五載名節赫然聞九州請老許從今日去
效官與古人俱喜看羣弟上封疏卽詔有司供驛舟
聖主虛心思舊德乞言還見起林邱

覽秀舫分題得潘陽湖

番湖風靜水無波此日曾乘畫舫過萬頃天光澄素練
一拳山石湧青螺朗吟赤壁蘇仙賦閑和滄浪孺子歌
佳勝經行宜縱覽應知清興倚淸多

送張驛丞

明時作宰向雷塘薄宦那知謫遠方身事不須驚寵辱
人情何必歎炎涼一雙白璧元無玷百尺青松老更蒼
萬里滄池終奮翼重登朝著詎能量

扈從謁陵十詠正統戊辰春二月也

駕出都城二十六日壬午

鑾輿曉發帶春曦鞚勒旛旌起六師御路塵清森虎帳
神泉風暖擘龍旗寢園祇薦存周典原廟修祠陋漢儀
濟濟六軍扈仙蹕不才何幸亦追隨

沙河駐驆

曉馹旌旗遍野紅貔貅百里衛行宮山連北極三千仞
身在中堅十二重散騎徐牽金絡馬將軍齊帶寶琱弓
入探已進天厨膳甲帳彈碁啜紫茸

御營啟行

御營五夜發沙頭滿路金蓮散不收天外長風驅鉄騎
海東初日耀戈矛花香遠逐龍旂噴草色低承鳳輦遊
聖德神功彌宇宙萬年玉刻護松楸

寢園祗謁二十七日癸未

翠樹重重寶殿開五雲常日繞蓬萊纔趍玉殿香進
忽報黃麾導駕來下輦還須中使引合班不待禮官催
鼎湖悵望飛龍遠坐抱遺弓淚滿腮

恭陪大祀二十八日甲申

人間節序屬淸明天上時思軫聖情法從班連庭陛肅
粢盛香拂几筵淸禮嚴陟降終三獻孝格幽明在一誠

此日微臣陪祀享只歌潛頌答昇平

侍閱軍容

聖皇閱武禁門西翠葆霜旄簇仗齊雲擁旗旛輝日月
雷轟笳鼓振山谿材官結隊皆羆虎賓馬成羣盡駃騠
勛業由來輸衛霍却慚簪筆侍金閨

銀山從獵二十九日乙酉

日上千峯紫霧消銀山蒐獵按金鑣露香芳樹攢紅錦
風淡長楊轟翠翹迫野鳴鞘圍萬里層空飛箭落雙鵰
從官誰道相如吃賦就淩雲氣獨飄

龍池銀宴三月一日丙戌

水殿筵開對碧峯大官頒賜拆黃封方壺縹緲環三島

靈瀑鏗鏘噴九龍在鎬昔聞同豈樂奔流今見總朝宗
幸逢上巳當修禊分得恩波似酒濃

暮迫回鑾 初二日
丁亥

三陵辭罷起高牙振旅還宮鼓吹譁路除七將方移行殿壘
前茆已駐曲河沙九天日馭臨黃道萬里覓旌擁翠華
時喜昌平賢父老爭持牛酒進官家

北郊迎覲 初四日
己丑

海道龍驤已載途甲光映日似銀鋪百年禮樂逢昭代
萬古山河壯帝都朝士舊正齊觀覲謁黃童白叟競擁扶
詞臣歸從鑾輿後惟聽鼓鼙高振地呼

律詩七言

臥雲堂題居處謹卷

一枕悠悠臥翠微白雲滿地掩柴扉迎風疑化蒙莊蝶
汎月誰收玉女衣有夢終同元豹隱無心遊接紫鸞飛
欲分半榻陪怡悅莫道紅塵未息機

賀盛叔大陞御醫

醫國神功奏十全新承雨露日華邊清資喜列金閨籍
素問多傳玉版篇曉月禁垣雙佩入春風都市一壺懸
數回欲覓燒丹處紅杏林深虎正眠

聶司訓玩芳亭

玩芳亭子井之畔身在毘陵即是家促席翠烟浮玉笋
倚闌紅雨濕烏紗秋香籬落陶彭澤春草池塘謝永嘉
莫向西風歎冠敝雪橫墻角看梅花

次盧廷佐寄來詩韻

青春去後幾時回銀漢仙槎待子來卞玉且爲藏匱器
松舟終是濟川才秋風北渚歌遺珮曉日南山詠有臺
萬里封侯談笑覓旂常行見策元功
忽報雙魚傳尺素吟看懷抱轉難開

題劉季康綠筠書屋

宣聖五十五代孫孔克愚輓詩代錢
半畝多栽綠玉叢小軒深結路斜通疎林細雨兒孫長
高節清風父子同鸞影常時翻簡峽颯聲良夜入簾櫳
鄉人相訪應相許只道秦淮是刻巾

世醫堂

百年一枕錢塘夢編溯寒潮送夕陽

同王侍御飲東郭草亭

侍御王公滿綵菁最四月六日謙持酒往賀至則棘
寺沈先生草窗劉先生西塍徐先生憲模陳先生已
先至置酒東郭草亭之上侍御遣人來速遂往同聲
一歡退而賦此以紀其勝

楊卿亭子郭之東此日能來笑傲同綠酒旋移花底榼
玉珂遙駐柳邊驄歸去晚麗譙猶帶夕陽紅
醉後聯鑣歸去晚麗譙雅懷喜遇王文度末席叨陪太史公

送彭狀元弟純正還安成

阿兄喜中龍頭選難弟能諧鴈序情天上客床方對雨
沙邊官棹已開晴黃花籬落家千里紅葉關河路幾程
歸去甯親知有暇書齋良夜賦秋聲

送楊編修假御史職僉兵兗州

天書晨下紫泥封奉使旬宣向兗東深仗干城當閫外
足知兵甲在胸中蓬萊久載詞臣筆海岱俄乘御史驄
萬里封侯談笑覓旂常行見策元功

題劉季康綠筠書屋

半畝多栽綠玉叢小軒深結路斜通疎林細雨兒孫長
高節清風父子同鸞影常時翻簡峽颯聲良夜入簾櫳
鄉人相訪應相許只道秦淮是刻巾

世醫堂

雲際遺名識鳳凰放鶴亭空湖雪冷採芝歌斷野庭荒

一家醫術妙通神心地俱懷利濟仁肘後方書傳父祖
囊中藥物備君臣丹砂夜伏芙蓉鼎紅杏春鋪錦繡茵
試問白頭無恙客幾多先世受恩人

送蕭都憲啟出鎮山西

綉袍金帶拜恩光玉節青驄入晉陽疆域廣輸連朔代
土風勤儉自虞唐三秋碧漢西飛鴈五夜威弧北射狼
邊務方殷君暫去歸朝還擬振臺綱

宴仁和聶廣文東軒次劉邦彥韻景泰辛未

東軒曲宴薦南嘉最喜斯文會一家青佩執經時問字
蒼頭隔竹午敲茶床邊酒熟開銀甕窗下香清繞碧紗
醉後高歌雙耳熱月鈎從上紫薇花

遊寶石峯次邦彥韻

葉逗薰風翡翠香低傍畫闌爭逞艷還勝砥柱獨回狂
只疑昨夜嘉賓散遺却倘書紫荷囊

送吳司務天爵從胯都憲巡撫貴州

萬里巡邊佐憲臣春風一鶚振青雲榮循舊是江東俊
溫石今空冀北羣百粵停驂消瘴雨五溪飛檄靖妖氛
化行徼外恩威布應向明時早策勳

劉醫官原博輓詩號草窗能詩

蚕繼箸纔賦蓼蕭奇材雅望重清朝國風共許千年在
劍氣俄驚五夜消濟物參苓遺藥簏傳家珠玉富詩瓢
春來綵遍王孫草堪歎吟窗閟寂寥

輓葛節潤

移家久傍賀蘭山卜得幽居水竹間冰鏡光涵丹鳳尾
翠雲陰護白沙灣雨濤夜鼓溪頭瀑風籟晴抽谷口斑

于與句容葛節潤節文兄弟交非一日矣皆文雅篤
行誼節文商於江湖客死陝右予與之前年予過句
容嘗主節潤今別甫二載其子濂來京始知其已於
去歲卒矣又得不與之慟乎故賦此以寄予情之哀
君家兄弟玉連枝何事霜風數見欺客路舊憐歸櫬晚
鄉關今痛訃音遲一朝永訣成千古兩地相違僅二期
有酒莫澆原上土鳳毛相對不勝悲

送徐瑄御史按蜀

繡斧分巡出鳳池使星五夜拂參旗峨峨江上元通楚
邛笮民風舊近夷諭蜀豈勞司馬檄入夔應憶少陵詩
臨岐不盡同年意伫看澄清體睿思

送鎮江錢醫官　壺懋

拜官歸去沐恩偏醫國功應奏十全藥自赭鞭知異品
方從金匱得眞傳鍊砂尚伏爐中火摘橘還分石上泉
為想江城春市裏杏花如雨一壺懸

景泰壬申九月初六日經筵講退蒙召至文華殿
皇上負扆而立面垂顧問賜楮幣一千貫復遣中
官賜雪花梨及餅果一籠荷恩感激賦此以識

中官宣召入文華虎拜丹墀沐寵嘉雙玉不移留獨久
重瞳屢顧語尤賒內庭翠楮裁雲葉上苑仙梨釀雪花
仰荷恩頒深感激天光輝赫照貧家

送周德元還崐山以文學舉阻於例而歸

金榜香名擅甲科夕郎三載近鑾坡青年買誼才華富
素帽匡衡諫疏多兩袖天香丹鳳闕一帆春水白鷗波

錦遊鄉國眞堪美把酒臨岐奈爾何

江湖勝覽爲王景和賦

萬里江山一短篷壯遊隨處豁雙瞳三湘洲渚推敲外
百粵風烟笑傲中赤壁夢回秋月白金臺望斷夕陽紅
京華刮目驚相見非復東吳舊阿蒙

謝定襄伯郭公登惠馬

渥洼神駿齒初齊惠我從來紫塞西素鬣梳風流電疾
玉花照夜白雲低千金未許論高價萬里何當試逸蹄
從此朝天騎去穩不愁風雨汨塗泥

題竹

金壺素楮墨淋漓寫出扶疎帶雨枝湘浦啼痕秋作點

洪圖翠色晚含滋牕前把酒閑吟處篷底停橈獨聽時
滄海新波添幾尺長竿欲繫釣鰲絲

詠寶劒贈董侍御

身佩吳鈎百鍊鋼芙蓉出匣耀寒芒斷蛟直欲趨東海
斬馬何勞借上方怒斥姦邪驚落膽氣淩豪俠凜飛霜
平生致主憑三尺星斗遙看夜有光

劉詹事宗器輓詩

先生廉介著孤標步玉登金志不驕久擅文名高一代
曾揮史筆記三朝曹涎德望追前哲宮尹清班接上僚
委蛻翛然成永訣芳魂空賦楚騷招

寓宿大勝寺詩次韻景泰七年冬至陪祀三陵與地官楊亞卿同賦

清嘯聯鑣駐寶林禪房花雨坐來深上卿酌酒陪高論
老衲焚香語夙心供食頻分香積飯問經時度海潮音
不因修祀承朝命此地何由共壺觴

題周秩敏諭哭兄詩卷

見說君家好弟昆伯壎仲篪幾朝昏紫閫憶花先陌
義竹空悲節自存鴻鴈秋風秋別思池塘春草役吟魂
詩成裂帛情深淺衫袖重重是淚痕

送胡克容上舍南還

挾策聊爲上國遊故鄉歸去屬深秋黃花佳景多清思
青鏡流年正白頭科目從知非力取功名須信待時收
相如珍重連城璧他日重來價定酬

送柯狀元歸省（新改侍賛少卿）

宮花六見落鵷槐鄉思臨風不易裁舊業暫容辭翰苑
新銜却喜換符臺名從黃甲掄魁早身約青春作伴回
綵服甯親多樂事祇應清夢繞蓬萊

西池草堂爲周儀賓奠璧賦

西池池上草堂幽門對波光一鏡秋卜宅也知同杜甫
觀魚聊復似莊周懷人高興欣忘倦玩世閑情狎海鷗
白藕作花眞可愛家聲無忝紹前修

輓何忠節和何太守澄韻

碩德長才素有餘豺狼甯意與同居蓑宏不化千年血
蘇武空傳萬里書義重邱山惟自守光爭日月許誰如

皇家錦誥褒忠節奕奕雙桓在故閭

題楚府于敎授荣圖卷

搖曳長裙也自嘉却從老圃託生涯漢陰抱甕無機事
活水蹲鴟有歲華紫芥放花晴舞蝶碧茄成子雨鳴蛙
閑來偶作冰壺傳露夜黃蘆謾自誇

送韓陽布政致仕還越

陽春到處輒回蘇老去辭榮乃丈夫已負盛名垂汗簡
只餘清節湛冰壺歸田早辦歐公錄賜地應分賀監湖
鶴骨松姿行益健幽尋不必倩人扶

輓薩侍郎琦子

翰苑編摩二十年容臺典禮荷喬遷為臣報國才須盡
哭子還鄉病已纏四尺孤墳嗟自掩一槭遺葉竟誰傳
可憐宦達俱成夢追憶平生倍愴然

送周先生司敎崖州

瓊崖南涉赴崖州此去傳經是勝遊月映珠光渾有淚
雲連蜃氣總成樓莫言土俗兼黎獠會使儒風變魯鄒
有待化孚趨覲日恩波重沐鳳池頭

壽徐溥編修父六十號荆南漁隱

荆溪之南有漁叟手理釣絲今幾霜秋風攤簽蘆葉老
春雨放棹桃花香六旬華髮介繁祉七月綺筵生嫩涼
玉署賢郎致養祝壽解先寄水雲鄉

和內閣李學士賞花詩有敘

文淵閣前花砌舊芍藥三本頃年萎不白振天順二
年首夏五日敷榮暢茂開成深紅淺紅淡白三色者
八朶重棲累萼粲然奪目閣老冢宰李先生置酒邀
院長彭呂林李劉錢六先生共賞子亦幸聯席末會
者八人適合花數冢宰以為花既異常名亦不可襲
舊宜製佳號以寵之乃名淺紅者曰醉仙顏劉先生
以為合用玉堂盛事為名以別凡品遂名淡白者曰
玉帶白蓋以表冢宰之榮賜也予竊名深紅者曰宮
錦紅亦用李供奉故事冢宰乃自作詩一章連和九
章因以開筵獻酬賡詠盡醉乃散翌日諸先生和章
次第皆就予才愧疎拙勉和十章敬用錄呈敬正乃

幸

青宮出閤正年芳禮葩先當習太常翰學八人期會合
宮花一夜巧鋪粧珍羞旋簇筵前綺金印初封肘後黃
獨樂爭如能與衆共將高詠送清觴

日講學士相會習儀而此花適開故云

玉署藏春發舊芳細推花數象綱常八枝相應攢新朶
三色齊開逞盛粧嫩葉翻風梳鴨綠香鬚傾日撚鵝黃
菲才何幸承清賞到手甯辭激艷觴

三種天葩各獻芳策名容可襲凡常錦拖宮樣袍初製
玉琢瓊葩帶始粧放蕊競當炎夏赤託根終近省闈黃
顏紅更愛羣仙侶霑醉瑤池阿母觴

少年曾採杏園芳今見名花憶往常綵穎蒸霞濃有態
玉盃擎露淡無粧華筵權賞傾醽醁佳句賡吟寫硬黃
氣運隆昌吾道泰靜觀物理謾傳觴
兆協文明夏始芳昔賢何乃視爲常鳳池培得千金種
鰲禁堆成百寶粧近侍曾聞亞姚魏品題今喜賴蘇黃
調高春雪知難和引興還須酹巨觴
四朶團金昔吐芳八花簇錦勝閑常梅詢謏說薰香袖
何晏徒誇傅粉粧地切清華依日月氣鍾靈異本元黃
不須遠論韓公事千載能無慕此觴
太史揮毫紀異芳意同麟簡不書常數符元愷知呈瑞
會集夔龍爲洗粧內省花容眞富貴詞林才氣總驪黃

吟安獨愧偏疏拙舉白堪浮綠蟻觴
省藥元超百卉芳幾年寥落喜歸常士逢聖主垂情眷
花被天工著意粧壺譜雅歌鳴魯薛詩盟高會及江黃
太平宰輔仙儒輩自合公餘醉玉觴
藝苑英華久漱芳連篇捧誦句超常不資詩伯風騷體
爭樹花神錦繡粧玉液滿斟恩露渥紫微高應德星黃
時和已卜豐年象後樂何妨各盡觴
勝日追陪與晏芳會開眞率具家常暢懷內酒頻斟酌
照眼仙姿正點粧寶篆當筵茨吐白玉瓶堆案拆封黃
明年此際期重盛問訊花神酹一觴

清溪醺玉便面爲孫廷璧戶侯題

倪文僖公集卷之八終

律詩七言

夏日遊宣府李揮使北園席上步于景瞻韻二首

時天順庚辰六月也

野花園草競芬芳坐愛南薰透葛涼飲量任開千日酣
醉魂猶到五雲鄉原思自信貧非病杜甫誰知老更狂
倒着接䍦揮不省路人爭說自高陽

綺席風生酒氣芳清酣何必按伊涼得朋自喜皆同志
爲客常愁在異鄉歸思空懷宏景逸行歌堪歎接輿狂
舉頭瞻望長安近一片丹心獨向陽

和韓都憲詩有序

子昔奉命校文京闈精於去取一秉至公權臣有因
子故不獲售其私者大爲所恨遂妄生媒蘗中以奇
禍必致死地以快其忿時則有都憲韓公持正不阿
力爲脫解始得減死謫戍邊城感刻無極嗚呼悲夫
頃者公亦奉勅臨邊喜覩二天之庇權臣積惡貫盈
猥于非命報亦烈矣惟公知予誣枉之詳荷蒙惠顧
聖德好生疎禁網肯令冤濫及非辜
復以詩見慰殊增感愴謹步嚴韻二章豈敢言詩聊
以泄不平之氣與夫懷德之衷云耳

威荷力全垂死際拚心恆愧莫酬恩
肯爲權姦改倖門禍機陰中只聲吞南冠獨受羈囚苦
東海誰明孝婦冤直道不容還似柳小才見殺已如盆
文人何幸憐枯魚枸沫時沾勺水恩

再和前韻答韓都憲

昔承詔獄下黃門五百嚴刑氣若吞虐燄相陵將致死
皇威雖近敢稱冤女生不見門懸帨妾殞空憐坐鼓盆
幸得投荒離虎口北行深荷九重恩

邊塞窮居蓽作門舉家脫粟强須吞千金劍利甘遭折
六月霜飛苦抱冤墮地何殊星化石洗天惟待雨傾盆
安能釋繫歸田里沒齒銜芽頌聖恩

待漏會陪紫禁門氣豪雲夢羨胸吞持平難解姦臣忿
忍恥常懷逐客冤望眼空懸棲鳳闕澡身欲借洗頭盆
喜逢伯樂能知己朝夕甯忘國士恩

錦衣獄中有作追錄於此

不才自保一生無禍中陰謀恣矯誣貢院本期登俊造
圖扉何意齒囚徒通宵不寐更三鼓終日相親火一爐
聖德好生疎禁網肯令冤濫及非辜

次韻于景贈百樣嬌郎麗春花也

雕闌頻倚暗銷魂其奈風前百媚存春醉半醒渾覺量薄
曉粧纔罷粉香溫旋披仙子嬌相倚解珮江妃笑欲言
宜化綵雲歸闕苑紛紛凡卉敢同論

擢芳穠麗不沾埃六月纔從塞北開玉頰爭妍偏惹恨錦苞凝艷半含胎雨滋巫峽行雲倦風引昭陽侍晏回可是多情憐國色殷勤分種客窗栽

次韻于景瞻秋懷五首

承示秋懷之作五章宦情羈思讀之凄然然子岑鬱之衷甯獨異此顧亦未之發耳因步嚴韻聊以自泄詩成快吟數過不覺感傷淚下盈掬是則四時之景惟秋可悲豈非古今所同然者乎

瞑雲寒雨暗亭皐范叔誰憐爲解袍涉世逢屯宜自遣謀生多計亦徒勞小窗字畫臨羲獻孤館詩箋究鄭毛圖史相親如故友窺人況有月輪高

塞垣榆落早驚秋鴈影砧聲總是愁客裏詩情元亮酒天涯鄉思仲宣樓抵金書信憑誰寄畫虎功名付道謀身墮窮邊俄二載不知何日大刀頭

蕭瑟西風送晚涼千山搖落寄他鄉烽煙時警深邊戍燐火宵明古戰場蝶夢悠揚雲杳杳萍踪飄泊海茫茫久知身後名無用莫羨杜陵黃四娘

百雉孤城夕照明班超空動玉關情尖峯刺眼呈秋劍眼盼宮車勞望幸回思往事總成非

靈籟傷懷皷夜笙陟險自憐鹽驥苦知機不及海鷗驚

遼陽張教授升謫寓隆慶爲社學師以詩見寄次韻奉答

中宵睡醒煩憂集臥聽朝雞戒曉聲新篇詞藻發春榮遠慰羈懷見舊情道比曾參猶受謗迹同康伯且逃名一窗晚黛供吟笑滿座春風屬化成隨遇悠悠皆自得莫論隆慶與襄平

和韓都憲秋夜雨有感

欹枕無眠夜氣深綿綿積雨異商霖空階滴瀝侵雙耳
孤館蕭條攪寸心短焰此時惟對燭清聲何處忽聞砧
離懷賴有詩能遣坐擁寒衾謾自吟

乙酉元日立春試筆時五十一

年華荏苒鬢如銀甲子今朝過五旬成化新正初改歲
大鈞元日正回春九原先壠關心切千里鄉山入夢頻
只待河開便歸去江村耕釣老吾身

次金太守伯玉詩韻鄉舉後同赴京道中阻凍故
云

歲晚官河守凍時宦途能起昔年思多君久荷分符寵

嗟我中遭失路悲故里相逢成老態交情閑叙展愁眉
如今有子俱登第更羨賢郎早出奇

書懷

世情宜假不宜眞齋曰功名只剩貧垂老獨憐丹悃在
相知空歎白頭新青蠅積毀能銷骨駿懼分甘足養身
長嘯碧山甯負我何如歸去作閑人

樂清軒詩爲沙士清題

門枕清溪畫不如杜陵新卜浣花居蘭英繞砌清宜珮
柿葉垂簷綠可書磬折奴顏羞媚世羽輕仙骨欲憑虛
轂擊蹄奔耳不聞一軒幽僻離塵氛吸殘竹葉杯中月
洛城多少行窩內爭候堯夫駐小車

章方伯尚素家山十景之四

隄流圍玉有圍隄如帶
上建旁息亭

夢斷梅花帳底雲古畫品高煩客定新題韻險向人分
年來久抱濂溪拙誰讀宗元乞巧文
日出城東未啟扃捲簾山色送遙青萍池水煖魚留子
苔徑風暄鶴唳汀月里高歌垂釣檻子雲晏坐草元亭
只愁秋晚棄惟上太史應占有客星
不是詩仙是酒仙逍遙物外閱流年桑山移得雲根石
鑿沼分來竹裏泉袖手厭談當世務閉門閑著養生篇
支筇幾度尋幽徑疑入蓬萊小有天
竹床高臥靜無譁誰識城中隱者家棋局不收蒼蘚石
綸竿常占白鷗沙短籬帶露惟栽菊碧樹抄雲或飯麻
安得青囊醫國手爲君痼疾起煙霞

欵跡銷聲樂道眞牀頭釀熟味偏醇還巢社燕如歸客
窺榻寒蟬似故人落落乾坤雙短鬢悠悠泉石一閑身
如今老我投簪紱結箇茅茨作近隣
平章風月信多能佳趣秋來分外增鶴驚行中無夢到
鳳凰臺上有詩登梅窗點易研溪露棐几躭書費炷藤
已覺胸襟忘物我蕭然渾似了禪僧
抱膝長吟倚樹根肯爲形役喪吾存采芝客去方欵枕
看竹人來又扣門春晚落花薰几席夜深華月光琴樽
人生出處多關繫何日相從盡細論

游息閑亭結搆低縈迴流水漾玻璃圓橋有象清環璧
帶玉集暇淨繞隄五夜光芒粲星斗三秋氣焰吐虹霓
渚蓮汀蓼供吟賞雅稱幽懷取次題

江旭浮金江東通橈桃花
渡西通橈舞江

桃花渡接舜江潮景態朝來未易描一片綵霞扶日上
萬條金縷逐波搖龍門鯉化翻朱鬣蛟室人歸弄絳綃
滿目晴光觀不盡乘槎思泛海天遙

月湖放棹有賀知章故宅

幽居新搆月湖傍湖上烟波正渺茫客棹每依鷗鷺渚
漁舟常寄水雲鄉輞川應許王維老鏡水曾容賀監狂
他日塵纓端可濯閑將一曲和滄浪

雪嶺歸樵有白鶴山

薄暮深林雪後天野樵歸擔聳寒肩踏殘白鶴山頭雪
斫盡青松嶺上烟短笛數聲離谷口長歌一曲到窗前
清音入耳忘塵慮閒詠丁丁伐木篇

和胡大甯悼亡詩韻

瓶沈簪折事希奇造物年來頗見欺白髮幾莖添短鬢
青燈一點照孤幃梨花夢斷春歸早桃葉歌殘月上遲
昨夜有人彈別鶴隔墻拈弄不知誰

送高仲顯送弟敬宰吉水

出宰花封羨季方煩君遠送到江鄉青山影落朝移舫
白雨聲喧晚對床滿耳絃歌聞魯邑一襟風月付奚囊
歸來莫放秋容老有待登高把菊觴

挽刑部劉尚書

南京刑部尚書劉公顯孜忽感奇疾雨疏於朝始得
予告濒行子往候問見其體羸神耗心痛憂之不意
力疾登舟至嚴灘而沒感念疇昔爲賦此詩以致哀
挽之意云

半世臺端著繡衣晚居司寇肅刑威匡時有術君恩重
執法無私士論歸抱病乍回疏傳轍招魂忽傍子陵磯
海邦幾甸存遺愛望絕蒼生雨淚揮

賀盧廷佐父母同壽

鶴髮雙親壽考同五花誥詰拜恩封武公盛德歌淇澳

僖母高年頌閟宮冠簪珮珠明翡翠袍呈鶯綵繡芙蓉
光榮共享兒孫養千歲冰桃薦酒紅

謝嚴克勉送蛇酒

酒浸蝤蛇醉骨香麴生風味信非常捕難曾記宗元說
釀美應傳白墮方萬里鐵題來桂嶺一賀分惠到茅堂
感君仁惠扶衰病行意相携入壽鄉

和郁景章寄魏冢宰詩韻

世事於心了不關杏花春雨墮紅斑著書覓句情偏樂
寶藥修琴意自閑林下白衣供酒至山中黃耳寄書還
獨憐擾擾塵勞者費盡機謀在世間

次韻奉學士錢公原溥

昔陪勸講侍文華共秉丹衷輔國家只以讜言資啟沃
肯將曲學騁浮誇幾年客路隨芳草今日庭磚踏舊花
何幸南畿重聚首同年契誼自毘嘉

次韻奉亞卿章公大經

志務忠誠肯務華眞言端不顧身家名高四海人爭仰
望重羣僚世共誇節向疾風知勁草文從麗日見奇花
愧予亦得陪清會細讀新詩字字嘉

次韻奉謝總戎成國朱公

手提虎旅鎮京華自是元勳世將家德澤深爲黎庶感
忠勤頻荷璽書誇爵分茅土傳千葉陣挾風雲演六花
武畧文謨匡社稷明良會合際亨嘉

寄甥徐州衛蘇寬揮使

一別賢甥歲易徂每思把酒看昆吾十年道路秋雲滿
千里音書旅鴈孤牙帳風清知校武柳營月白想投壺
對床夜聽蕭蕭雨有約重來覓二蘇

柯詹事孟時輓詩

平步金門上玉除龍頭妙選振芳譽瑤編每進青宮講
幾年憲部總刑章此日朝天促去裝只以覓仁輔堯舜
肯爲刻覈事申商九重入覲當清曉一葉驚秋送早涼
舊寅大半傷凋謝目斷閶天淚滿裾

松坡竹塢二莊處士輓詩

白茅山下有雙墳云是莊家好弟昆已共昇棺還故里
曾同賣藥在都門懷金客去喈求報種杏人存盡感恩
喜見鳳雛爲世瑞綿綿餘慶屬兒孫

黃楚祥院判母輓詩有孫中舉

歌殘黃鵠撫遺孤玉立兒孫盡璉瑚醫國術高龍授訣
擬科名顯鳳棲梧堂前零落忘憂草林外哀鳴返哺烏
苦節清風垂閫範百年無媿下從夫

贈韓都憲永熙致仕

指麾諸將耀天戈百粵蒼生賀撫摩滕峽渠魁皆勦絕
蓬門士女盡謳歌膺擢素仰韓忠獻威震今聞馬伏波
名遂功成歸故里碧山之樂奈公何

送周司寇廷玉獻績赴闕三首

弼教南臺正五刑滿腔春意藹仁聲紫苔翳雨封嘉石
綠柳凝煙繞贛城已建于門容駟馬還聞鄭履進孤卿
精神拜舞龍顏喜寅亮天工屬老成

秋臺司寇老尚書滿績今看覲玉除白鷺洲邊揚去舫
蒼龍闕下整朝裾上卿雅稱三台列元德偏宜八座居
喜有陰功傳燕翼薇垣麓禁接芳譽

送崔冢宰克讓赴闕

德尊望重有誰如來典南銓數載餘位冠六卿周冢宰
官聯八座漢尚書寸心向日傾葵藿萬里朝天振佩珩
昨對紫垣贈北極秦階兩正騰光

喜動龍顏逢舊弼晴咨應見席頻虛

九月八日蔣宗誠請治城登高分韻得將字

治城佳節近重陽絶頂登高景倍常極目青山皆繞郭放懷綠酒正盈觴塞鴻江上涵秋影籬菊尊前散晚香燕客喜逢詩社友一壺甯待白衣將

一碧軒爲盛鋐題

北塘一水接清溪萬頃波光望眼迷星斗不分天上下煙濤常拍岸東西暖鋪翡翠平如掌冷浸芙蓉綠似荑愛此結廬成小隱沙鷗來往共幽棲

梅揮使冰玉軒

一軒瀟洒絶紛華四壁圖書趣自嘉清氣逼人冰欲泮

堊光滿座玉無瑕何殊天上神仙宅不比人間富貴家獨坐長吟詩思好篆煙閑裊度窗紗

歐齋爲陳杰主事賦

歐公昔以齋名舫今日君將舫作齋翠岫人甯嵐氣潤綠楊當戶鳥聲諧煙波自覺閑情遣尊酒渾教俗慮排日上舵樓眠正穩野鷗沙鷺共忘懷

送盧大參廷佐赴官

喜遇清和四月天遠從郊外送行驂論心義重車難輓惜別情深酒謾傳夾道黃雲翻麥壟幾村綠水沒秧田權聲想沸東西浙應荷天恩廣布宣

倪文僖公集卷之九終

絕句五言

題花鳥畫

芳圃散香風春色遲如許幽鳥寂無聲名花婿欲語

題小景二首

碧水搖荻花金風蕭桐葉山中有幽人坐待松林月

渺渺平湖月煙波接太空柳汀垂釣者坐裏一絲風

題畫

移家白雲深靜枕清溪曲日莫門不開茶煙颺蘿屋

題花卉翎毛

簇簇海棠枝雙雙白頭鳥何處聞一聲春風鎖愁曉

家慶堂爲吳宗政賦四首

廣堂播光風疎簾散香霧中有孝親人承歡在階阼

升階拜家慶載笑親心樂萊衣戲舞餘大斗時復酌

酌酒介期頤綵竹亦駢列但願甕中春消盡頭上雪

雪消壽自延善積慶由天試看浮世上誰得似渠賢

題四景畫

水深不可厲欲濟川無梁不有榜舟子即翼空斷腸

山中怡白雲危冠坐清秋亦有幽棲志朝簪未許投

青青不改色江水自清深寄語同舟客休生故園心

孤蓬載晴雪槎枻寒江玉何處赴佳期林疎認茅屋

爲江陰伍教諭題葡萄二首

滿架延秋蔓虬鬚拂面長草龍珠帳底偏愛午陰涼

秋冷驤龍臥高垂領下珠紫驄銀囊裏遙想出天厨

玉露承金掌滴滴下碧虛內園知此味應賜馬相如

風雨歸漁

江樹風力斜江波雨聲急孤蓬有歸漁清寒壓簑笠

水僊畫二首

嫩人有所思江皐寂無語翠袂含香風翩翩欲輕舉

南國水中仙芳姿皎冰雪羅襪暗生塵盈盈步明月

把釣

幽人倚孤松垂釣滄浪波游魚未吞餌水風吹綠簑

朱買臣

樵夫荷雪擔太守懷金章世事多反覆貴賤安可常

魚

蘋藻綠依依鮮鱗躍處肥江湖宜適意切莫近漁磯

竹

懸崖見一枝露葉青可數宛轉逗風同翩翩翠鸞舞

梅

孤根春意動忽發八九花莫將稀疎看清香浩無涯

山水小景

蒼蒼雲外山磊磊磵中石古道無人過寒橋浸寒碧

題蒲石

拳石浸清漪靈苗亦自奇虎鬚眞可拂相近莫相疑

劉主靜學士題墨梅見寄因次其韻以復四首

故人天上客遙寄一枝梅問是誰知已鬢頭舊大魁

一斥投遐荒寒肌瘦似梅下簾秋院裏猶想共掄魁

咄咄坐終日何心復賦梅惟應學弓馬塞上縛渠魁

蓬萊春日暖金鼎待鹽梅早踐台衡地調元酌斗魁

絕句七言

留別盧大海

同居泮水采香芹契合金蘭獨有君只恐一帆江浦上

離襟愁對夕陽春

秋雨有懷盧大海

秋雨蕭騷知不禁小牕無寐擁寒衾只愁靜院空階裏

滴碎相思鮑子心

聚禽圖

花容相映鳥相呼無限春光在畫圖可愛爭棲傍修竹

不知誰是鳳凰雛

題畫

誰向山中友鹿羣書聲清夜隔溪聞石田茅屋如堪借

我欲來耕隴上雲

墨竹推篷圖

倚風爭舞翠雲翹半啟篷牕酒量消薄暮欲投湘浦宿

隔牕誰弄紫鸞簫

題竹

露葉凝香翠欲流月華涼浸一庭秋恍疑阮相疑

玉節元旌散不收

小景爲馮副使賦

春山春水足追遊滿目韶華興未休說與蒼頭多載酒

景逢佳處即停舟

寄趙永祥楊景通

退朝兩袖帶天香時復凝思入故鄉白屋近來會到否

素軒修竹長應長

次韻狀元梅

暗度寒香散碧虛百花頭上噴驪珠看圖却憶臚傳罷

醉促前訶過紫衢

蓮塘水閣畫

曲曲闌干面面風危樓半墮水晶宮清香何處濃薰酒

一色芙蓉十里紅

生子報內叔

畫樓日暖雀聲乾俄見深閨已報安偏喜呱呱供一笑

朝回頻揭繡簾看

月梅

冤魄移從海上來玉龍水底誤疑猜夜深鱗甲驚飛動

萬顆驪珠脫蚌胎

壽萱堂爲陳用文賦

花前舞袖勝前歌酌酒看花笑語和但願憂忘春不老
花開常近北堂多

怡親堂四時詩爲臨川程潛麟賦

深深簾幙護香雲臉暈丹霞酒半醺試學兒啼供燕喜
春風笑語隔花聞
白紵新裁換越羅仙郎能舞又能歌晚來侍寢頻揮扇
但覺涼生枕簟多
堂上筵開晚未收霜柑初破洞庭秋婉容膝下承顏色
不借萱花爲解憂
冰下寒魚入饌鮮紅爐畫閣火頻然靈椿不改青青操
自是春秋過八千

畫棣

紫毫喚醒老梅魂人在孤山月下村從此春風消不得
玉容猶帶雪霜痕

西湖圖

湖上嵐光紫翠濃高低臺閣畫簷重鄉山滿眼不能到
何日歸看九里松

題風烟雪月四梅

想見冰姿照素袍數聲橫笛漢江皐如今不逐春風落
憑仗山中紫兎毫
一笑羣仙齒粲然霏霏玉屑鎖寒烟蹇驢踏雪曾相遇
流水斷橋山店邊

東君私許冠羣芳萬斛明珠夜有光朔雪紛紛莫相妬
六花爭似五花香
孤芳宜託歲寒交倘白何須費解嘲五夜不禁清到骨
半痕斜月掛晴梢

題竹

誰剪修篁百尺梢獨餘翠葆半含苞不妨紫鳳飛來晚
認得烟蔵有舊巢
一夜涼飈轉素商鳳毛月下影回翔玉枝瘦損知誰似
却憶東齋在首陽

題畫

散步林泉帶夕曛忘機飛下海鷗羣緣溪古木半黃葉
隔岸好山多白雲

題海棠蓮桂梅花四仙子

酒酣紅玉暈香腮幾樹仙葩一笑開滿地綵雲春夢裏
只疑神女下陽臺
盈盈羅襪憤淩波低首無言欲翠娥欲約水仙遊洛浦
臨風誰唱采蓮歌
雲鬟翠袖玉搔頭緩步行依桂子秋記得霓裳羽衣舞
飛神曾向廣寒游
一別江南幾度春折梅誰寄隴頭人詩魂不作羅浮夢
何事冰姿照眼新

小景畫

雨後來登水上亭殘紅柔綠滿前汀道人不是憐春色
爲愛芙蓉萬朶青

題史仲昭畧竹

曾移綠玉到磐齋幾度詩成節下題偏愛小牕明月夜
紫鸞飛落翠雲低

寄仁和聶司訓

編帶隨車去莫攀詩名重見動江關畫船酔倚芙蓉露
吟到西湖第幾山

畫松菜

秋末園蔬已著霜青青偏愛晚菘香沙鍋爛煮和羹吃
誰識淡中滋味長

雙鶴

綠樹寒泉雪羽明引吭時送九皐聲飄飄兩腋迎風舉
我欲乘之上太清

題山水畫

溪上長橋對水扉野翁來往淡忘機白雲隔斷人間世
塵土何緣得上衣

寄鄒廷璋號南湖醉漁能畫

幾年書劒客京鄽掃盡溪山水共烟今日南湖應改色
翠篷添箇醉漁船

掉頭不顧拂塵衣駭鹿驚猿去似飛我在京華仍舊好
何用冰壺出蔗漿

枯荷脊令

秋冷池蓮葉半凋夕陽飛並影蕭蕭幽禽尚有相親意
却歎淮南尺布謠

題過廷璋所藏錢惟心墨竹石

鏌龍葉戰風冷冷滿耳秋聲生翠屏便好參差裁綠玉
九苞鳴鳳在虞廷

辛未八月初四日奉天門朝見口號

端笏晨趨玉陛間御爐香細繞龍顏嵩呼拜舞朝天罷
賣殿東頭綴鷺班

初七日選預經筵謝恩

經幃啟沃賴賢才何憶虛名及草萊仰荷聖恩天廣大
願傾末學報涓埃

十六日文華殿進講易象禹謨

緋紫鏘鏘集殿廷君王負扆坐橫經儒臣講說通天聽
聖學光明似日星

講罷賜晏

御晏宏開左順門玉壺屢液滿金樽經年鄉國勞奔走
今日新沾聖主恩

題荀荀二首

密葉風生夏日長菟龍珠帳晚生涼主家留客琅玕簟
何用冰壺出蔗漿

舊甲徬披照眼低鼎湖去後更誰騎却疑劉累眞能擾

天矯長髯到地垂

草蟲二詠

蛻殼清高寄碧柯莆知螳背已操戈人生得意須同首

右螳螂捕蟬

近日吳園露更多

清秋趨趨草蟲鳴殘蝶猶翻粉拍輕促織不知緣底事

微軀時起觸蠻爭

右秋蟲殘蝶

牧牛圖

怪雨盲風撼柳梢便騎老牸返前郊任將破笠掀將去

莫捲江村屋上茆

弄雛牧豎倚陂陀閒縱芳村綠草多殘喘只今誰復問

古槐陰處痒頻摩

題刻絲蓮花水草

渚花交映玉芙蓉綵縷粧成錦一叢身是天孫機上手

當年刻楮未爲工

題枯木竹石

天上曾乘泛斗槎歸來閒置海東涯波濤洗出金鼇背

葉葉琅玕擁翠華

雨竹

九疑清夢隔烟螺湘木悠悠別思多滿眼翠華秋色晚

倚風誰唱竹枝歌

題畫贈王都憲公度四首

都憲憩菴王公奉勅總督京輸撫循畿甸直節英才

著于中外還朝未幾使車復南轡得小景一幅因析

爲四詠題其端以識別恥以寓同年企慕之私耳詩

云乎哉

髯龍偃蹇負奇姿紫甲蒼封屈鉄枝應盡冰霜心不改

後凋應向歲寒知

翠屏屹立聳嵚崟不受纖塵半點侵絶頂去天惟尺五

蒼生深係仰韓心

暫解簪纓憩翠微公餘清適澹忘機此身雖在江湖遠

魏闕心懸咫尺威

銀汞遙飛石鮮危望中一道玉虹垂九重天上多恩澤

常注狂注萬頃陂

傳說

審象旁求傅野賢商宗一夢格皇天爲霖已束巖前板

築就王基六百年

題夏仲昭墨竹

雲鎖秦樓夢不歸憑誰重把玉簫吹太常游戲容臺上

翠羽分明拂硯池

紅梅

仙子朝元下石壇却留丹竈付雲看玉蚪偷得三千顆

瘦骨清癯奈歲寒

捕魚圖

雙飛紫燕掠春波綠漲芳洲次第過試問船船爭舉網不知誰箇得魚多

題奚官調馬圖幼年在學中作

不是奚官不敢騎自緣龍骨世間希瓊林晏罷遊春陌應使人誇匹練飛

貢院撤棘黃學士以詩見遺步韻以復

命題當避歷科同細檢經書啟素櫳夜半錄成分次第曙論先得祭于公

考校新增八子同三千文卷集應櫳五經搜閱分詩禮

兼判春秋十二公

從知內外久扶同防範其如限一櫳得誇成讐俱不計已將盟誓付天公

共說前科志操同肯交關節透簾櫳飛章交搆徒爲爾美諡玉成文介公

倪文僖公集卷之十終

絕句七言

仲秋丁祭禮成分胙見及因成小詩二絕錄奉掌敎王先生

陪祀成均振佩珩年年鼎肉餕神餘誰知萬死投邊裔亦荷分賜到謫居

庶品頒來出豆籩親嘗深仰道如天此心若也含微玷舉筯能無媿聖賢

八月二十日夢與二美人共飲席上各請賦詩余得一絕醒而忘其首句因足成之漫紀於此

蟬鬢雲鬟遲麗妝鬱金香噴紫羅囊平生未識紅鸞字願借春纖寫數行

于景暐以閩情和予夢中之作少寓熱中之意因効顰以復十首

幾回搦管不成章空把鹽梅插路傍封臂絳紗何日解菱花一夜恐飛霜

又逐飛雲過女墻曾陪歌舞在昭陽如今羞見纓頭錦空惜餘音繞畫梁

湖山石畔好燒香銀漢無波玉露涼低墜翠裙深下拜細將心事訴穹蒼

落月流輝照屋梁又看紅日上扶桑若爲化作山頭石

只愁金簿翦刺離腸恩寵難憑苦不常已媿短檠墻角棄何時遊鯉海東洋

青山白雲圖

蒼蒼萬壑暝雲淨誰伴深林鹿豕遊眼底鄉山故無恙一帆孤負五湖舟

鷓鴣畫

白雪毵毵好羽衣藕花洲渚恣鳴飛自緣肌骨生來瘦豈是魚蝦不療饑

次韻董廷器閨情

昔周之國風爲孔子所刪定其間男女夫婦之詩殆居其半蓋男女者三綱之首萬事之先人情之所不

能無者後之君子或去國之遠或不得於君則多託之以寓興望夫婿之不來冀君王之眷顧悵年貌之衰謝欲才甫之及時也讀者弗察類以房闥狎昵之私是之豈足以知詩人之旨也耶若碧溪董先生所示閨情之什蓋有以近之矣率爾和去辭媿弗工覽者能以此意求之則思過半矣

柳絮飛時雪作團亂人心緒正漫漫侍兒呼取添衾裯道是輕盈不禦寒

默倚雕欄數雁行雙眉應破遠山蒼不如後院閒消遣去送秋千喚女郎

遠道同車未肯齊爲圖名利逐兒曹歸期望斷門空掩人老東風燕子樓

坐對梨花月影高

片片飛花逐水流園林綠暗不勝愁斷腸無計留春住

鳳幃拋却綺羅香一別天涯有底忙幾陣黃梅窗外雨飄灑淚沾藕絲裳

白汗凝珠拭素巾壠頭麥熟又嘗新鎖窗倦繡停針線蛺蝶飛來最惱人

柳岸涼風透葛蕉心旌愁絕正搖搖蘭舟去後知何處新水空添沒斷橋

破愁曾借步兵廚一枕渾忘醉夢餘鸚鵡無端却饒舌賺雪低掩猩蹲踏

遠寄寒衣手自縫泠泠涼雨滴疎桐孤燈相伴坐來久不覺忽聞山寺鐘

高柳清秋咽露漿聲聲應是怨淒涼妾懷敢向何人訴只禱虛空爇夜香

散步苔階晚飯餘月華如晝列星疎碧天多少南征鴈若个能傳萬里書

昔賞黃花到夕陽奉君歡飲罄壺觴如今九日人何在縱有香醪不忍嘗

壁燈炯炯夜籠紗霜氣生寒隕素華坐擁繡衾清不寐數殘更點思無涯

愁緒無期每自來羣蛾雙鎖遣難開夫君不學衡陽鴈一去如何忘却回

香滿金猊火滿籠燈花報喜結芳叢阿誰向我忻相賀明日歸期却又空

鴛鴦城翼兩心安此願何時得了還空慕青青松與竹歲寒不改舊容顏

題小景畫

白雲紅葉已驚秋蘿屋涼生景倍幽長嘯碧山甯負我不勝清興繞滄洲

題驚絲畫爲龐地官賦

羽儀偶別鳳池行暫落蘆花野岸傍回首俊風忽飛去碧天空闊海茫茫

潔白清修立釣灘雲程遙待逐鵬摶漁翁不識孤高性
漫作沙鷗一樣看自仲秋丁祭至下皆寓宣時作

二月初四日夜夢中作

庭前昨夜起秋風落葉瀟瀟萬木中猶有此君顏不改
依然無恙月明中

題王孟端碧梧竹石

朝回曾據鰲峰石蘿葉淋漓草制多一別掀垣成白首
鳳凰棲老碧梧柯

題畫寄楊尚書宗器

一臥林泉絕世埃紫門深傍碧山開故人遊在青雲上
常夜頻勞入夢來

墨梅和苗學士韻王牧之筆爲謝景明題

姑謝仙人去不還臨風玉雪想容顏王喬袖有長生術
喚醒冰魂楮墨間

海月初高瘦影斜淩寒璀璨吐冰花一枝懸向高堂上
玉樹從來屬謝家

題米南宮雲山圖

雨聲入樹密如烟雲氣埋山白似綿罷釣歸來掩關臥
不知春水到門前

金蘭畫爲王司成題

幽獨元無富貴心誰將花葉染黃金援琴試鼓宜尼操
惟有靈均最賞音

題懸崖墨梅

深冬崖畔一枝懸幾點疎花鬧雪妍五夜影橫清澗底
抱珠疑是老龍眠

畫龍

天矯拏雲出海深九霄常抱濟時心何當捲却滄溟水
去作人間六月霖

畫虎

雄視耽耽夾鏡明空山日落每橫行壁間只作尋常看
一嘯風生百獸驚

題漁舟小景

山色浮嵐水拍空釣航閒繫綠楊中飯鐺旋熱蘆柴火
一股炊烟散晚風

觀蓮小景

高閣涼生五月秋芙蕖萬柄出清流披襟獨倚闌干坐
爲問先生可姓周

易洞爲丁無咎賦

羲皇卦畫本天然首贊何勞擬太元獨抱遺經深洞裏
不知幾度絕韋編

爲郁景章題竹和張廷端韻

從教桃杏逞春酣獨立江皐分所甘誰把紫簫驚宿鳳
淩風毛羽綠毿毿

題赤壁圖爲太守金伯玉

赤壁江空水接天舉匏揮翰憶坡仙如今只有東山月
合照當年載酒舡

題懸崖竹

晚移孤棹過湘川翡翠晴搖兩岸烟吟倚斷崖清不寐
一枝涼影月中懸

又題竹石

昔年視草上鰲峰日照瑣圩翠影重一別鳳池今十載
枝枝猶帶露華濃

題竹二首

扶疎林外幾枝存猶有清陰落酒尊莫惜烟梢半摧折
春風爭看長龍孫

蕭森綠玉楚江濤積翠凝烟自滿林試看歲寒冰雪裏
青青方見一生心

詩餘

臨江仙題觀泉圖

檜壑泉隨朝雨後冰簾一片誰收兩髯開坐古磯頭回
頭頻指點飛雪灑清秋白羽停揮涼意透冷光晴射雙
眸夕陽不盡古今愁伯牙絃上趣會遇賞音不

菩薩蠻題小景畫

短蓬裁雨隨流下木闌畫槳無人把兩岸碧波平羣山
似馬行浮沈飄一葉遠水長天接欹枕愜吟情有詩成
未成

滿江紅題把酒問月

靈籟無譁良夜永冰輪初上秋如許金風薦爽素波清
漾白玉臺高天咫尺褰裳覽眺吟愜暢便浩歌把酒問
姮娥遥相向如漢水葡萄釀似鯨吸江湖量乾坤兩白
眼任渠豪放想是長庚來采石金鑾年別青藜杖待更
闌抱阮好歸休林雞唱

明月棹孤舟題月下撫琴圖

露下天壇秋月皎閑來此豁舒襟抱細拂冰絃閑調玉
軫彈曲廣陵仙操思入冥冥塵慮掃繞十指鶴鳴鸞嘯
流水高山子期何在不見賞音人到

好事近題踏雪圖

雪小橋流水不知寒春意已潛泄望隔崖何處有珠宮
瑤闕

漢宮春題半身仕女

金縷裁衣更腰繫霓裳內家妝束蛾眉淡掃高綰烟鬟
凝綠隔窗遥見倚東風海棠春足還堪恨被遮羅帳凌
波步蓮雙蹙一枝楚江寒玉露纖纖十指春兼輕掬秦
樓何處悵望鳳鸞追逐何當拂琯啟朱唇暗留芳馥想
只待賞音佳伴爲吹簡洞天仙曲

次韻鶴漪仙賀費彥昇壽六十

莊椿甲子費壺日月歷象也難推候瑤池阿母向西來

特地把蟠桃薦酒竹梧標格稱鸞風采但見年年依舊稱觴莫道我來遲喜和得陽春添壽

踏莎行 題扇

湘竹披烟刻藤裁雪欵舒歷就棕櫚摺動搖一握展開時半彎恍訝瑤空月赤日低焚火雲高結人間何處逃炎熱便將入手不停揮涼風滿面眞清絶

浣溪沙 題夏景

紫燕營巢語畫梁海榴噴火散清香困人天氣日偏長夾道槐陰張翠幄滿池蓮艷鬪紅妝薰風殿閣送微涼

喜遷鶯詞 贈南京太常少卿莆田陳公赴戶部侍郎之召時李立之少卿尚留南寺

帝城清曉見彩鳳翱來九重丹詔寵溢弓旌光生輪帛

云有聖恩宣召偉器惜居閑散雅望合登樞要典三禮有一夔自足何須雙妙爭道舊會向粉署蜚英久矣推清操政貳民曹班聯常伯看展經邦才調趨駕曹參乍別前席賈生初到敷奏處聽薰紘阜物世躋熙暐

小重山 題斑竹白扇

十二江妃白練裳微風吹不散剡藤香斑斑清淚灑英皇雜魂斷金珮冷瀟湘暑氣正探湯堪憐一握入手相將翩翩鳳羽近人翔全憑仗付與透襟涼

畫錦堂 送都憲高公致仕

黃甲高登烏臺峻擢其奈親老誰將幾載白雲入望攬亂柔腸一杯荻水懷桑梓兩封章奏達嚴廊吾皇道爭

明 倪謙 撰

頌

聖德格天頌

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德者格天之本也迺者正統四年自春徂夏亢陽作慝靈雨不降溝澮乾涸來牟萎瘁蒔插有後時之憂西成失有秋之望皇上惻然憫之曰天有數之適然在人宜盡理之當然迺稽承勑厲反躬自咎減膳徹樂省寃恤孤下寬大之詔停不急之務兢兢業業罔間晨夕遂致聖德潛孚達于冥漠天心降監霖雨應祈以和召和提於影響天人感應之機何若赫炎雲漢見憂八章屢言睠茲持久天心始回惜乎聖君有感立隨於惟聖君德與天俱超軼商周比隆唐虞於惟聖君德與天一蕩蕩難名巍巍莫遞成功盛德用告神明臣拜稽首謹揚頌聲以似以續歲書大有臣拜稽首天子萬壽

表箋

請建皇儲表 南京禮部

伏覩成化十一年六月十八日欽降禮部勑書朕皇子年已六歲尚未有名恁與翰林院會議定擬來聞如勑奉行欽此臣等聞之不勝踴躍懽慶以爲國家離明有繼主器有託誠宗社萬年無窮之福也臣等竊以貽謀燕翼周武所以詠豐芑預定太子漢文所以尊宗廟自古聖帝明王君臨天下未有不以蚤建儲副以爲宗廟社稷萬世之計者也肆惟皇上嗣膺大寶十有二年矣向嘗建立儲闈不幸早薨今東宮久虛前星欽耀中外臣民遑遑仰望已非一日一旦恭聞勑旨知華渚之虹以徹既省滯寃復郵愕孤眾務斯復民力用甦懷柔百

流喜斗樞之電繞孰不以爲皇上必遹降德音卽定大本以之正位於少陽而尊居於鶴禁也哉然涉月經時不聞明詔臣等心如焚灼踧踖靡甯乃敢詢謀僉同合辭上請伏願皇上念承祧之重塞窺覦之端俯徇輿情時賜明斷立皇子爲皇太子以定人心以隆邦本綿社稷久長之慶紹祖宗統緒之傳庶以愜中外羣臣之心副四海萬民之望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等言狂計愚實出忠愛干冒天威不勝悚懼待罪之至

冊立皇太子賀表

某官臣某等伏覩成化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冊立皇太子詔諭天下謹奉表稱賀者臣某等誠懽誠忭稽首

頓首上言伏以震器承祚衍本支於萬世離明繼照溥恩澤於八方正一人之元良罄兆民之懽戴恭維皇帝陛下聖由天縱德與日新承祖宗積累之洪休撫國家重長之景運是以祥開宮壺篤生龍鳳之姿慶錫穹蒼允協麟騶之應遂定天下之大本懋隆宗社之昌圖臣某等職守南京忻逢盛事仰前星之瑞世祝聖壽以齊天

賀皇太后表

伏以長樂慈闈至養孝隆於聖主重熙景運厚澤歲衍於神孫恩被臣民懽騰海宇恭惟皇太后陛下覽仁雍肅柔順溫恭法先帝之勤勞母儀四海翊嗣君之德理

贊

處士程用中贊

蚤罹釋騷避難奔走長際聖明喪厥父母墓封崇以若堂面哀毀其如勤祖構克承面考行聿彰闡紘弗績而恩義彌厚知樂顏堂生也何憂邱首得正死也何負嗚呼此其所以爲忠壯之孫伯苻之後者耶

周亞卿畫像贊

堪輿鍾秀篤生偉人文名應乎列宿德譽冠乎朝紳爰竭丹悃受知紫宸允愜平中外之望付託以東南之民無隱不獨有官必陳邦計資以充羨黎庶樂以拊循容之舒也溫其如玉澤之博也盎然如春身歷事乎四朝

行不染乎一塵誠所謂國之柱石帝之股肱民之父母世之鳳麟者也

嘉慶堂贊 并序

昔宋吏部尚書夢得葉公高宗朝以節度使致仕歸老霅溪其後子孫散居包十二山之下殆今千數百家若惟讓者是已惟讓之先有堂曰嘉慶元季厄于兵燹惟讓卽舊址募工伐材而搆之屹復故規惟讓尋遷寓京師遂與堂別而此心未嘗忘之也乃徵學士大夫珠玉紀咏乎斯堂以其子順天庠生寬嘗從予游欲贅一言子閱其所修世譜而知葉氏嘉慶其名致金閨之通籍奮騰程於九萬近天顏於咫尺道在經綸志亶忠赤端笏戴冠垂紳正舄接曉班於鵷序向來尚矣尚書之後有暘谷者應居行義不慕榮進閟

田治生家以豐裕嗜賜鄰窮匱人目爲長者生均茂克肖其志當元政失御歲歉人飢嘅然曰吾豈可忍視一鄉之瘠而俾一室獨肥乎卽發廩濟之大疫殍死盈道又爲斫楛掩埋之生伯森荐經亂離克守世業不墜生子謙獲際聖明海寓清甯益修植德善務繪爲圖其子中書廷瑞出以示子子覽而異之遂爲之贊贊曰太鈞播物元氣渾淪惟人克全物乃駁昏嗟嗟二貓形質有異生子互乳不相猜忌捕嚙鼠輩貓性所知胡於他產一視同慈匪貓之慈盛德之應以和召和表慈家慶家孰無貓孰若我卿父父子子蕩乎中庭信及豚魚昌黎所紀千載北平允儷厥美伯奇履霜閔損

嘉慶堂贊 并序

昔宋吏部尚書夢得葉公高宗朝以節度使致仕歸老霅溪其後子孫散居包十二山之下殆今千數百家若惟讓者是已惟讓之先有堂曰嘉慶元季厄于兵燹惟讓卽舊址募工伐材而搆之屹復故規惟讓尋遷寓京師遂與堂別而此心未嘗忘之也乃徵學士大夫珠玉紀咏乎斯堂以其子順天庠生寬嘗從予游欲贅一言子閱其所修世譜而知葉氏嘉慶其名致金閨之通籍奮騰程於九萬近天顏於咫尺道在經綸志亶忠赤端笏戴冠垂紳正舄接曉班於鵷序向來尚矣尚書之後有暘谷者應居行義不慕榮進閟

巖廊而鵠立此其九門未闢而待漏於左掖者也

貓互乳圖贊

太僕少卿錢唐王公家畜二貓一牝類獅子一斑類玳瑁各產四子啣置一棲互乳不擇蓋和氣之應也公嘗繪爲圖其子中書廷瑞出以示子子覽而異之遂爲之贊贊曰太鈞播物元氣渾淪惟人克全物乃駁昏嗟嗟二貓形質有異生子互乳不相猜忌捕嚙鼠輩貓性所知胡於他產一視同慈匪貓之慈盛德之應以和召和表慈家慶家孰無貓孰若我卿父父子子蕩乎中庭信及豚魚昌黎所紀千載北平允儷厥美伯奇履霜閔損

御廬人反不然盍視此圖

尙寶宋君士皐像贊

猗與宋君衣冠偉如梧竹其標金玉其軀氣淸神融陽煖方諸美質令望圭璋瑾瑜學問富蓄山藏海儲文辭豐縟雲敷霞舒發身名科春榜鄉書列職近侍紫垣玉除肆夏以行奏齊以趨禮以爲衛敬以爲輿孫志守謙輝光不踰方物發謀應務有餘圖書滿家以怡道腴琴瑟在側塵慮以祛正而不阿通而不迂彼美若人君子之儒二惠競爽鳳雛龍駒接武瑞世其在此歟

兵部尙書徐貞襄公像贊

容端而肅氣溫而穆惟德章只鳳羽之文麟趾之仁爲世祥只用逸蠻方曰來享王振乾綱只守備南畿參贊

倪文僖集卷十二　七

戎畿勤靡遑只位長夏卿作帝股肱弼元艮只錫子便蕃宸章屢頒被寵光只境宇甯謐功存社稷紀太常只清白一節孰可磨涅允貞襄只仰瞻遺像爲國棲愴我弟旁只積之孔厚保艾爾後衍餘慶只

鹿千戶編行樂像贊

系宗五鹿職典千兵德容外睟才器中彌彼交匪敎其儀不忒兎罝好仇羔羊自得

李靖庵像贊 又號太虛散人

瘢然山澤之儒而昧乎道眞泊然聲利之途而超乎世塵心存希夷抱先天而獨玩神遊溟涬與太古而爲隣吟發浩浩之趣醉懷拍拍之春是蓋將歲弄日月於費壺淺歷甲子於莊椿者也噫此其爲太虛山中之散人也耶

徐醫士季東先生像贊

長身而美髯氣充而神全少適情於湖海晚遯迹于林泉非禮弗爲而寡合者人以道自樂而所契者天心椎倘千古之交手不釋百家之編傳世學於青囊精藥性於赭鞭治病能生死而骨肉寮理則造微而入元斯人也雖其聊試工巧而爲當代之名醫實則不求聞達而爲在野之遺賢百世之下高風邈然

訥庵陳士謙像贊

艮玉在璞盛德若愚遨遊湖海浮湛里閭洗簀頴之耳

倪文僖集卷十二　八

讀洙泗之書松雪書法馬夏繪事筆之所工金石遺文鼎彝古器家之所儲放懷少陵之詩高隱子雲之居抗志物表遊心太初茲非在野嘉遯之賢斯文博雅之儒也耶

李太常立之父像贊

坦乎性情肅乎儀形著德容也峨山崢嶸江水淵泓秀所鍾也存心有恆待人以誠持敬恭也周鄭孤惸舟捐棄傾義是從也遺子金籯何加一經致登庸也宸翰褒稱命服光榮施恩封也貴而不矜名重鄉評仰高蹤也子孫衣纓奕世其承何天之龍也

鄒宗伯宗盛待漏像贊

德懋學窒神清氣豪早擅文於甲第遂司武於兵曹其
律已也著冰檗之聲譽其修職也致夙夜之勤勞是以
克篤忠藎荐荷寵褒方圻父九伐之法是典遽伯夷三
禮之柄是操職踐容臺之長位居宗伯之高樸頭革帶
象笏緋袍獻納待九門之漏明良慶千載之遭斯人也
覩其累朝委重奕世濟美豈非國之麟角家之鳳毛也
耶

約庵柴永春像贊

挺梧竹之高標適江湖之清意雖泰不驕以義爲利視
人無間於物有濟樂悠悠之性天存怛怛之心也噫斯
其爲約庵之風致也耶

李太常宗周陪祭像贊

得緒性葆眞之旨負稽古考文之學宗黃老之元虛典
夷夔之禮樂心之靜也千頃之陂神之清也九皐之鶴
早晚容臺之尊繼荷清卿之擢敭歷兩京以肅雍而相
祀事歷事五朝以寅清而承寵渥觀其齊明盛服有孚
顒若其詩所謂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者歟

友竹張志確像贊

鐵面霜威足以懾姦固緋袍象笏足以肅敬仰早綰當
亡之知荐擢外臺之長敭濁揚清伸冤理枉橫鶩於
秋空擊豺狼於草莽是以郡邑賴以澄清而朝廷優其
爵賞斯人也其高明之識剛大之氣蓋得孔門賜也之
達孟氏之養者歟

畫士汪孟文小像贊

其爲氣也靡然而清其爲人也愨然而誠蚤遊心於畫
則與考槃碩人寤寐於山磵之中蓋其身雖隱而道則
顯外雖約而內則豐學之博也著於賦詠擅高吟之妙
苑遂馳譽於墨卿天機超越意匠經營此所以筆端造
化咫尺有萬里之勢胷中邱壑磊落成一代之名也歟
才之艮也形於翰墨奪鍾王之工德之孚也則授徒而

學士鑢先生像贊

性姿清粹風神秀朗文能華國馳翰苑之名學足致君進經筵之講籍籍書香之傳楚楚風毛之長撫夷却金蓍使節於南交牧民遺愛建生祠於東廣天挺三吳之豪人歌一代之仰茲非所謂有大設施者由其大有涵養者歟

箴銘

存養軒銘爲周文彬作

惡黎克生曰彼天厥形惟肖理賦焉心爲神明性體全純粹至善豈有偏仰惟亞聖覺乃先懼斯戕賊操斲堅昭晰大訓垂七篇存之毋似雞犬然養之勿若杯與棬

修身以俟惑罔牽天命我立聖可肩惟周力學務一虔

不舍不害志愈專服膺弗失匪外遷俯仰無怍希先賢

守謙齋銘爲馬駙作

天道虧盈曰謙是益惟人時憲宜守勿失牧已以卑承物以虛尊而有光卑不可踰處高斯危履滿斯溢慮以下人邦家必達相在茲字持之靡忘無往不利終焉允臧

甯靜齋箴

周尙文甫以甯靜爲室慾之方而徵題於子子慮其未知要之所在也故爲遺之箴曰

心處於中也甚微而欲攻於外也甚衆譬彼寇攘侯隙

而動使扃鐍之靡固將轇轕以畢乘槩匪有道曷云能勝所貴君子惟甯惟靜豈橘木兼死灰若止水以懸鏡洞然其明浩乎其虛雖紛接之不足吾隨應而有餘物莫能遷事莫能亂理欲之幾於焉以判嗟嗟甯靜曰敬是待厥要爲主始克勝私古我聖賢從事於此罷卿司訓用厲終始

存素軒銘爲鍾廷玉著

人之一心皎然虛白是爲太素純粹靡忒外物交誘其中乃移一爲欲染本源竟貊汩汩而生貿貿而死禽聊獸耶相去無幾庶民則去惟君子存持循固守仁義是遵務克已私用反天理刮垢滌污日新不已如彼日月

出雲以升始非加損今非有增惟一惟靜存存弗失揭

銘座側武警晨夕

古山石銘

尙寶司卿蹇君伯榮太師忠定公長子也君初度日其子時澤時潤嘗獲奇石以獻背文隱起曰壽誠壽徵也君因命曰壽山余爲銘曰

山之壽文隱貊翠峯巉巇奇秀堪輿閟秘介耆耆俾彌胜永同久山之壽後天朽

坦齋箴爲吳敏宗政著

道若大路人莫不由矢直砥平會何阻修行之以仁蹈之以義踐之以信運之以智八荒洞達無往不然斯普

履坦以全其天味者弗循妄存官府出門有礙自貽伊
阻往者弗遵私立畛域乃爲他歧爲問茅塞人欲滋熾
日險履危心勞日拙其存幾希乾坤之德曰惟簡易自
惜先民心同天地彼君子兮坦然此心永保貞吉而戒
是欽

馬升雲達字箴

維人有身最與稚異首服旣加幼志斯棄字言孳也名
義所生大賓攸命爰責其成錦衣馬公桓桓貔虎秉國
憲綱兼資文武篤生靈器秀眉玉眉麒麟之乘鳳鶱之
雛升也其名雲達其字木生地中易象之義君子觀象
欲德是修至于高大積累之由乃蹄顯榮如木之發接

武青雲亭衛九達迺贊寔遵茂策華勛勒銘鼎彝圖像
麒麟是爲亢宗亦曰善繼繩襲組傳珪子孫弗替崇階峻
級不已其升詢名考義參參服膺

冠而字所以貴成人之禮也錦衣指揮同知馬公有子
曰升唯敏好學材器偉偉冠而字以雲達盡取義於易
象也鉅卿宗儒從而發揮之已無餘蘊尙容置喙其間
哉然雲達營納交於予則是朋友有箴規之義也故書
以貽之

尙士廉字箴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廉者士君子守身之
節操也然非心清而欲寡則見義不明處事不審其於
所取爲能保其不傷廉哉蓋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廉恥
立則士習美而民俗厚國之綱維於焉以張而天下治
矣故士莫貴乎廉士之不廉猶女之不貞繼有他善奚
足尙哉金臺尙君名清賓爲製字曰士廉嘗與予同舟
南下朝夕促膝而談欲予演繹其字之義而體諸身也
予聞古有訓廉之箴因推是義乃爲箴以勗之箴曰

先民有言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君子臨財勿苟得
廉於所取由心之淸心苟昧理溪壑豈盈故分所當得
雖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使或非義則不取諸人以

一芥富春七里灘洛陽三尺雪視利祿如敝屣凜千古
之高節明樞八百石錦障五十里徒歟怨而召禍留害
遠於一已咨爾士廉貴審厥從蟬蛻汙濁藹雪清風爲
鑒孔昭最哉夫子敢布訓辭用告侍史

白石硯銘

良玉生煙中含太元是爲我田以筆耕其間用資吾之
所欲言

木枕銘

木之質堅如石中凹自成匪雕飾以藉吾首薦寢席賴
爾安眠體舒適

倪文僖公集卷之十二終

記

明 倪謙 撰

故參政胡公祠堂記

正統五年夏四月某日致福建參政事廣德胡公卒卜宅兆於井亭峯東黃姥嶺之原即地構祠以祇奉祀事既成其子英袞紲走京師謀名公誌刻以歸葬繫牲有石屬予爲記俾後之奉祀者有所徵也予謝蕪陋不獲命惟胡氏遠有代序自宋安定先生諱瑗教授蘇湖家泰之如皐後徙寧國復徙桐川之東沖代有聞人至菊隱公諱士通晦跡弗仕公諱廣字致恭菊隱之長子也

年十二而孤母陳教飭謹備口授以經書皆克通念曉析比長遣補州學生肄力問學大有攸進母歿號慟毀瘠廬于墓者三載永樂初升太學擢工科給事中居職蹇諤有諍臣風節攝通政司事懋著忠亮簡在寰衷仁廟紹統陞交阯按察僉事尋以位不稱德留公總臺憲未行進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振風紀疏滌冤滯持三尺無所低仰激揚糾劾直言無忌蒙恩賜誥追贈祖父如公官大母及母皆爲淑人出爲福建參政附安孤老剪鉏强猾濬福州城河以通舟楫至今人賴其便正提調等官自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禮部尚書胡濙而下二十有六人各共乃事惟謹其進士裒然舉首各陳所統改元盈秩至京陳詞乞骸骨上允所居官以六經治道之要將親覽焉讀卷官自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而下十有二人見以對揚宏休而謙與四明章綸預焉明日各詣國學致仕公有材略尚氣節則人之急出貲力猶棄秕稗務道德猶嗜芻豢嘗奉命入蜀取材見貧民親喪不舉諭令儉葬多助給之建伏波將軍祠程明道先生道南堂以敦風俗晚年惟以睦宗戚娛賓友課子姓爲事一旦遘疾且革神色不亂手書二詩呼諸子示戒而卒嗚呼公以探淵之行乘時奮庸歷中外懋著嘉績宜其生致顯褒歿垂令聞而又篤生克子以承厥宗可謂濟美矣宜畀以詩詩曰

胡氏大家曷奕繁衍德積而昌及公斯顯始居侍從喉舌是司屢疏論建受知于時摧摠臺憲風裁聿肆出莅閩藩式靖以治既老而休益礪晚節進退以道是謂明哲溘然永逝實維考終爰卜幽宅黃姥之東山有松柏

是虔是甃塋廼鬆作廟奕奕孝孫來享印盛豆籩陟降堂止惟公安靈我作銘詩麗牲是刻億載萬年承祀無忒

瓊林宴歸記

正統四年三月初一日皇上將臨軒策試禮部所進士百人是日以頒降德音詔移次日及日上御奉天殿策以六經治道之要將親覽焉讀卷官自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而下十有二人提調等官自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禮部尚書胡濙而下二十有六人各共乃事惟謹其進士裒然舉首各陳所見以對揚宏休而謙與四明章綸預焉明日各詣國學

領進士巾袍履笏始釋褐又明日皇上袞冕御正殿廷
設占簿百官朝服侍班鴻臚臣引進士至廷陛傳名放
榜時洞庭施槃魁天下士謙第三人賜進士及第繪第
二甲前列進士出身明日賜狀元進士朝服冠帶楮幣
有差敕光祿具醪饌賜宴禮部命太師英國公張輔主
宴讀卷等官咸在焉實月之初五日也明日拜表謝恩
又明日乃詣國學舍菜先師禮成而釋服時進士皆天
下俊造攸萃旅寓京師惟繪以貲富徙實家安定門外
宴之夕沾醉而歸鄉閭好事者榮之爲肖其貌於毫素
繪喜其成之酷似且有警也裝褫成卷題曰瓊林宴歸
以謙同年屬記其事謙仰惟聖朝之待士禮意至厚恩

榮至渥夫豈褻其寵靈哉蓋將感發其心而望其稗贊
國家之理也士子服是殊遇宜不惕然思竭報稱於所
施乎謙觀是圖知繪之圖報也切矣何也蓋士之績學
未出窮經考古監前人已行之迹孰不喜其成而憤其
敗賢者樂與之齊不肖者羞與之酋吾苟得時行道必
爲此不爲彼此恆志也及一旦遭際聖明踐歷亨衢確
然不易厥志者固多然圖於榮利日負而月忘之以至
於萎蔫者亦有之矣繪用是大恩左右是圖莅政之隙
時展而閱之必曰皇上優待我者若是繪宜如何報也
以此自警則必爲此不爲彼之志惕然常存非榮利所
得而易乎知其勛名德業將與古名臣埒上不忘殊遇

重修豫讓橋記

距趙城南幾十里水自東山來橫亙於道古有橋架水
上以濟行旅即戰國義士豫讓死所也代久傾圮於水
暴足經是者咸病焉知縣事吳橋何君友聞於正統辛
酉由進士出宰於斯興踣起廢有爲有守歲甲子秋八
月嘗出按行至水涘爰仰遺烈惕然懷感乃稅駕諭父
老曰若知夫豫讓之所以義乎昔臣事智伯感其國士
之遇及智伯爲趙襄子所滅壞地三分家無噍類而讓
以死報之挾匕首入其宮中塗厠以冀得志於襄子也

至被覺獲幸得釋又漆身變容吞炭變音違妻拒友必
欲成其志去伏此橋下俟襄子出而圖之復被覺獲竟
斬其空衣而死屢仆屢起略不少變雖未得扼其喉揕
其胷而一念之加于襄子者固已盡矣此其義何如也
讓既死於此橋其靈爽將不亦依於此橋乎今頹缺斷
壞民病于涉無讓猶將舉焉矧有讓之烈乎昔南國愛
甘棠不忍伐以召伯生憩於此故也則夫死於此者能
不加愛而忍視其廢乎大義耿耿誠足爲委質事人之
法吾將表其迹以風厲吾民也爾謂何若父老咸稽顙
曰諾於是首捐俸資衰輿情所樂助計得錢若干緡乃

募工鬻橋以石中券水實上隆旁殺廣二丈長倍之高一丈五尺爲祠堂橋西以安其靈費不在官役罔及民踰月功以成告是年冬君朝會京師過予家屬記其事予以君一舉得三善焉夫追復古迹俾前人之遺烈以彰義之發也俾行旅之濟涉以便惠之及也俾斯民之趨向以勸仁之推也一舉而三善具可謂能知爲政不有過於鄭僑也賦代之理人者非法令所急不皆加之意君獨急法令所緩若此非賢而有才殆將有不暇也君在壬戌癸亥歲嘗修建中鎮伏羲媧皇三廟又嘗修宣聖廟以暨城壝壇壇罔不完固其規畫率類此務民義敬鬼神君有之矣因併記之以告於後之人

墨莊記

人恆以田爲莊未嘗聞以墨者蓋田衣食所籍以出故莫不竭終歲之勤以爲廩庾之積絲枲之儲至有連阡陌跨郡邑而不以爲多者利之所在故也至於墨儼不可以爲食寒不可以爲衣而宋靜春劉先生之家乃聚書千卷謂爲墨莊若與田疇之富者爭雄迨及後人宣泰居新淦覽岡復能脩其業而不少墜不已迂乎殊不知田之多者人力或有不齊旱潦螟蝝或有不時則秋成之穫也失望而況厚藏者大盜之餌沃壤者勢家之隙搆爲燕息之所顏其眉曰愚菴徵言爲記予惟天之賦於人者曰仁曰義曰禮曰智謂之四德而人所同有者也全而盡之則爲聖爲賢否則反是至若愚者智不足而憨有餘蔽於氣稟之偏者也廷用卓犖有爲敦詩說禮志希聖賢之道其肯以愚自居哉矧受朝廷分閫之寄雄鎮一方出提戎旅則運機決策開闔若神坐守

貴州都司龍里衛指揮使鳳陽儲君廷用嘗即所治之

疆閣則休兵鄙民寧謹按堵又非愚者之所能也以是名菴厥義何居子嘗思柳宗元之序愚溪有曰窮武子愚不可及智而愚者也顏子不違如愚庸而愚者也皆不得爲眞愚然則廷用也其可謂之眞愚哉夫釣聲以鉤譽鼓力以射利智者以爲巧而愚者拙於是也奔競以冒險狡獪以賊天智者以爲長而愚者短於是也是智也乃穿鑿私智非吾所謂天賦之德也是愚也乃顓寧之愚非吾所謂氣稟之偏也廷用之愚其在於是乎然猶未也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老聃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愚而至是則於聖賢之道幾矣予亦世之所謂愚者因記廷用之菴也遂書此以偕勉焉

重建陽春橋記

毘陵東南大郡也統邑凡四而無錫爲大邑有水貫邑城中道陽春門以出蓋由京口入澌江演迤八百里名曰運河以通餫餉者也今作石梁跨河上曰陽春橋因門以名之俗曰跨塘按錫山誌陽春門外初無橋有路自顧橋偏門出下塘達景雲泰伯垂慶延祥四鄉至元末僞吳據平江重築錫城而偏門廢洪武戊辰邑民黃襲等始於門外數百步許架木爲之燥濕迭更木易朽腐兼水勢衝嚙風雨震陵橋不能支歷載以來隨葺隨壞俾所扁曰慎軒去年冬挈其子潛來遊京師未幾治任將歸翰林檢討錢君原溥與孟顒有鄉好而雅重其爲人乃于永嘉謝廷循甫圖其所謂慎軒者而屬記於予

慎軒記

松江宋君孟顒居華亭南梁閘一室庋圖史其中爲藏修所扁曰慎軒去年冬挈其子潛來遊京師未幾治任將歸翰林檢討錢君原溥與孟顒有鄉好而雅重其爲人乃于永嘉謝廷循甫圖其所謂慎軒者而屬記於予欲弇以石以始至而未暇也適冬官亞卿廳陵周公巡

以贈子嘗思之人之一身所以運用乎四體者心也所以管攝乎一心者愼也愼也者豈非脩身之要乎夫事物之來也紛紜轇轕畢集吾前苟不接之以愼其不爲之誘奪於中也者幾希是以君子所過雖有險夷而險夷一致其愼所居雖有隱顯而隱顯一致其愼愼而若是則中有主不可得而誘奪矣蓋險者畏途也夫人而知愼之惟不忽於夷則無適而不愼矣詩曰用戒不虞是已顯者明處也夫人而能愼之惟不忽於隱則無時而不愼矣詩曰不顯屋漏是已然無適無時而不致其愼固爲美矣使或有初而鮮終亦何益哉故昔皐陶陳謨必舉愼厥身修思永爲言愼而思永則修身之道備

而天下國家之本立矣孟子讀聖賢之書倜儻而尚義言無妄吐行無非踐蹈若臨淵履冰而恐陷墜也故名軒以愼而自警焉則於險夷隱顯其必知所用力矣子恐其愼於始而或忽於終也故重以思永之說孟子果持是愼久而不息則私欲以過天理以存道有不在於是乎此固翰檢之意子特申而記之也尙愼之哉

巳湖草堂記

崑山徐公孝氏嘗誅茅緎屋以居居之南二里許有湖曰巳城因扁其居曰巳湖草堂主客主事夏君存良其鄉契也爲之請記於予且曰巳城邑之巨浸也望之蒼然有桑柘蒲柳之陰就之粲然有菱芡蓴之榮近湖皆沃壤廣夷宜稼掬湖水以灌之歲入恒倍公孝朝出耕暮歸輒偃仰是堂樵歌漁唱之往還烟蓑雨笠之出沒渚禽林鳥之翔翥皆在堂外而爲公孝所有又其麻枲足以衣秔稻足以食果蓏足以實豆籩黿鼈雞豚足以備鼎俎凡可以贍其生者皆無事於他求公孝居而樂焉客至則擊鮮呼酒以適其適酒酣浩歌杜子美卜居之篇蓋將自附於浣花滄浪之勝者也幸一言以記之子惟君子得遂隱處之樂者必在於治平之時康衢之老出作入息而不知帝力者有唐堯之在上也子美以文章名海內然遭天寶安史之亂干戈播遷殆無寧歲雖營堂於城都然居未三載而入梓及閬復居成都

居未一載竟卜戎渝而出峽矣堂之敝也噫誰歟葺之公孝際聖朝明盛之時四海寧謐里無桴鼓之警門無追呼之及而迹無轉徙之虞日與田夫野老優遊逸豫非公孝之幸而斯堂之遭乎雖然地不自勝因人而勝前乎子美流花之榭固自若也一得子美遂流聞至今而名益彰前乎公孝巳城之湖亦自若也今其美既專於公孝矣則巳湖之名將不因公孝而有聞於後世乎公孝抱德不試其清節雅操賢於人也遠矣尙恬然自守毋使外誘得以奪之而輕於去就可焉不然吾恐草堂之靈得以移文而拒之矣遂不辭而爲記

聖朝勛貴大臣鎮遠侯顧公有冢嗣曰維周別號雪坡警敏英偉博涉經史攻翰墨喜吟咏略無紈綺之習嶷然圭組之器廟堂之具也予雅重之而樂與之游暇日嘗過其第坐余軒中圖書四壁脩廣不踰尋丈睹其楣間扁曰處夢予疑而問之雪坡曰人之處乎世殆若處乎夢也予昔生於貴陽比長寓於桂林尋移家金陵今又居於金臺也其間憂喜相仍怒歡靡定窅然而迷茫然而失倏往倏來而不可把玩以今思之曷異莊生之蝶消于之蟻而鄭人之鹿哉抑豈特予爲然彼徵之爲能參天地贊化育道行於當時澤覃於後世此孔子所爲拳拳也雪坡生熙洽之朝荷繼承之託行將珥金貂

草木舒翹吐英非不穠郁可愛及其凋謝漸盡則向之可愛者非夢乎巨之爲江河奔濤激浪非不湧洞可愕及其風恬水落則向之可愕者非夢乎高之爲山烟雲之興方彌滿岩谷而忽泯於無迹也則向之興者非夢乎大之爲天雷電之作震耀宇宙而忽寂於無聲也則向之作者非夢乎故以今日視往日則往日爲一夢也以今時視往古則往古亦夢也今之視往固知往之爲夢後之視今惡知今之不爲夢乎故凡物之有形者皆有變也皆有變則皆爲夢矣雖天地且然而況於予乎予用是視處斯世若一大夢焉吾子以爲何如子曰噫卓矣哉雪坡之見也人生百年瞬息其忻戚得喪倚伏去留紛出於吾前也皆非吾之所有也狃於造物莫知

襲茅土以翊佐皇明之運其以所蘊建爲事業必矣尚惟孔子之道是存是行庶庶之間夢見周公則策勛樹績曖然爲國家名臣而不媿乎聖賢之徒矣詎非善於處夢者乎雪坡忻然曰吾子規我以道敢不黽勉從事幸爲述之以記斯軒之壁於是乎書

椿桂堂記

順天府學教授梁君礪嘗持一圖示予予展觀之有堂曰椿桂之堂堂之內外男女衣冠秩秩如也予驗其人王君曰此子家慶之圖也堂之上衣緋橫金坐於左者大母夫人王父憲使復菴府君也衣綠繡翟坐於右者大母夫人王氏也左立侍者長伯父宗吉隱居不仕者也右立侍者

姑梁氏喪夫守節蒙恩旌表者也西軒之內坐而對弈者二伯父宗儀舉賢良三伯父宗會爲給事者也堂階之東倚屏坐而鼓琴者四伯父宗止右春坊右司諫坐而聽琴者五伯父宗幹縣令也堂階之西坐而觀畫者六伯父宗常縣令立而觀畫者予先父宗仁縣令也先父在時偕諸伯父奉侍大父母於一堂之上天倫之樂友愛之情藹然可掬鄉人慕之相與名其堂曰椿桂蓋取馮道贈竇禹鈞詩語也先父繪而爲圖藏於家歲久朽敗長兄砬懼遂湮泯以書抵磏使更新之而是圖用成敢干一言爲記嘗觀世之名宗右族開於先者有矣後之子孫不能以皆盛盛者有矣不能以皆賢此豈人

力所能爲哉天也聞諸梁氏系出宋相克家其家溧陽自封縉雲侯汝嘉始後有克昌子居簡嘗爲宋漢王郡馬奕世載德簪紱相繼深培厚積慶源綿衍故復葢起而承之以儒業奮身自縣令擢憲使廉能之績著于官惠愛之澤及於民篤生七子一女兩居侍近粲然聯璧之輝三宰百里昂然鼎足之峙一則待詔公車一則端居求志而處閭閻者亦能堅守從一榮沐褒旌一門昆季並霑恩祿是雖本於家教之懿天資之美以臻顯融謂非上天儲祥委祉鍾於德門豈能致如是之盛且賢哉月復菴壽踰九十而諸昆令名赫然中外靈椿之老丹桂之芳信不讓於古矣昔荀季和有才子八人時號

八龍以比古之元凱節婦女子也毅然有丈夫志廓伯仲間雖謂之梁氏八龍可也今也椿桂驚秋俱已凋謝礎以高材實學克世其家然而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梁氏歟椿桂之蔭蓋無窮也遂書此爲後徵云

湖山清趣記

淮安大河衛戶侯周大用氏河南固始人也繼承世勛以有祿位雖居武弁雅志詩書嘗作別墅於城西擅林壑之勝其北若青芙蓉萬朵獻秀几席之上則有鉢池之山焉其南若鉛光一鏡浸淫欄檻之外則有西湖之水焉大用每當治事之隙則載酒約朋往遊其中或哦詩鼓琴投壺博弈以適其適前顧後盼但見草木之葱

蒨禽鳥之和鳴樵歌漁唱之往來野馬紅塵之不及恍然如度弱水居蓬瀛不知身在人間世也其爲趣也不既清乎因題其別墅之楹曰湖山清趣大用以董漕至京謁余求記維夫趣之清者由心清也心清斯趣清矣人心本清也然多役志於物欲溺情於富貴而汩沒於聲利縱處埃塵之表豈能祛其塵氛之懷乎惟君子之心湛如水之無波瑩如鑑之無疵事物交於前而不能動也紛華接於外而不能誘也雖居城市之煩其清自若況即境之清乎以清心即清境清趣之發有不可云諭者矣大用其有得於斯乎抑聞之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大用之清趣在於湖與山也固有合於仁知

之心矣矧大用以久勞於外今年請以子代謝事而歸退將佚老於是茲歸也笑傲泉石之間採美釣鮮怡情高尚所謂知者之樂仁者之壽將不兼有之乎他日憶得如君休官南下道過淮壖訪君別墅分風月於牛欄溝趣之妙其亦肯以告我否也姑爲記以俟之

南安府重脩廟學記

學校王政之本也君子欲化民成俗必由于學故古之王者建學居民以教學爲先務觀諸家塾黨庠遂叙國學之設可知矣自胡元入中國教夷俗壞聖道榛塞肆國家誕啓文運四方萬里海隅莫不建學立師以迪民彝作士氣迄今治平幾百年風俗還醇賢才足用有衰相去倍蓰不啻何哉良由爲守令者有屈力單慮祇順德意有視爲簿書所不責漫不加省以致然也若南安郡守金公伯玉其知祇順者乎南安舊有學歲久屋敝景泰三年秋公受命來知郡事甫下車祇謁孔子廟顧瞻殿廡荒陋弗足揭虔安靈堂舍傾圮弗足講學行禮以爲端本澄源之地攝壞若此容可後乎卽圖撤而新之乃捐俸貲爲倡寮友及郡縣慕義者咸樂助之於是鳩工庀材並手偕作廟殿講堂僎廳門廡以次完

告壯偉閎耀煥然改觀自經始至落成以月計者若干

順齋記

天地之道萬物之理順而已矣在易有之震上坤下其卦爲豫震動坤順有動而和順之象故其彖傳有曰大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子嘗求其說矣日月之行景長極於南陸短極於北陸而分至啓閉之序爲不失四時之運春生夏長秋斂冬藏而析因夷隩之時爲不爽何則順乎氣

也使氣有不順則變異生之矣經正於上而庶民興善於下是以刑清而民服何則順乎理也使理有不順則乖戾及之矣在天地聖人非順且猶不可況乎君子之身其可外順以爲動乎順之爲道率性而已夫喜怒哀樂未發性也發皆中節則謂之和和者順之至也是故之所遇休咎通塞至不一也要皆以順處之雖大行無所加不可枉道以從人也雖窮居無所損不可違道以干譽也安分而樂天行法以俟命是以其心休休無入不自得使或鑿智以自私逆理而妄作是猶卻步求前倒植求茂烏能有所達哉古之聖賢大行者有若大舜

伊尹傅說周公者矣窮居者有若仲尼子淵者矣觀其漁于澤耕于野築于岩而不以爲辱君天下相天子而不以爲榮烈風雷雨而不以爲變跋胡疐尾而不以爲戚畏于匡厄于陳蔡居于陋巷而不以爲憂非順乎至順奚能無適不安若此哉故所接雖不齊而順之則齊所遇雖不一而順之則一非順之齊一也道齊一也是則君子之順動可不以聖賢之道自勉乎禮部右侍郎兼左春坊左庶子餘杭鄒公宗盛嘗讀程子所作動箴而有得於順理則裕之旨顏其室曰順齋而屬予記予少與公同遊應天府庠知公爲深蓋公爲前詹事府少詹事贈太子少保文敏公之子也文敏公以宿德耆學

受知仁廟先在青宮遣公讀書京庠諭之曰用心學業俟長用汝比文敏公歿上特命有司營墓建祠春秋祀以少牢公感朝廷期待在於纘承先業奮然肆力經史志掇巍科仰副恩意宣德中貴游子弟援例入國學以規進取咸謂得計獨公不願務學益顓果於正統戊午領鄉選明年登進士第觀政兵部大司馬鄺公素知重公薦授職方主事精敏有爲秉操廉介門無私謁俄轉員外遷郎中尋擢亞卿進今秩清德雅望爲時名臣其於動箴之言深有取焉者良由其平日動必以順而無一毫外慕之私者也制行之美學術之正於天地聖賢之道可謂無愧矣嗟夫玉音在耳世德彌存而公佩服繼承一惟理焉是順其於君恩親德又何負乎君子發公斯齋觀公斯名足以知公之所養矣是爲記

明 倪謙 撰

記

環溪清趣記

去新喻邑東百里有谿曰枏溪水自葛嶺百丈仙峯而來東流數十里匯爲一湖復流而東入于清江程氏潛鱗之居正據湖上門對仙峯翠色森然可掬水勢縈迴環其屋趾臨水面山有幽絶之勝每溪流遇雨烟霏盡斂波光嵐影掩映澄徹漁歌樵唱之往還錦鱗白鳥之飛躍潛鱗視之意趣爲之清焉因扁其居曰環溪清趣其亦有領於吾言矣乎遂爲之記

江山好處亭記

太平爲郡在南京之南百里之遠右枕長江有山焉曰采石有磯焉曰牛渚江自西南來合湘沅漢沔之水直走磯下姑孰之溪則自西而橫入于江驚湍駭浪晝夜衝激有聲磯之南正値天門東西二梁中東一水蒼翠汙穢之所雜耳使渟泓之久則清之本體固自若矣人之一心虛靈不昧萬理皆備不異水之清也彼仁義梏亡天眞斲喪者清何自而得哉殊不知爲私意之所蔽利欲之所昏耳使存養之久則清之本體固自若焉君子知心之可以物也於是已私務克天理務明以清其心心既清則意趣之發尙何往而不清哉潛鱗居占梢溪之勝環溪之間無非清境即其境之清有會夫心之清而清趣發焉於是藏脩容與悠然自得則誦詩讀書若溫嶠袁宏謝尙李白崔宗之諸賢皆嘗於此登眺而耕道獵德莫匪清之資也援毫鼓琴投壺博弈莫匪清之宣也把竿弄舟枕流漱石盟鷗放鶴採芹種蓮莫匪清之適也心遊鴻濛之外志超埃壒之表渣滓爲之消融邪穢爲之蕩滌其意趣之清何如哉雖然外以清感則內以清應斯固潛鱗之賢矣然猶有待於外焉使含是溪吾之趣將有所不清乎要必環是溪清如是之市朝亦如是不以境遷不以物變然後私無所容而清無所間德豈不益造於成乎潛鱗詳雅好文好爲江湖之遊予慮其出或異乎其居也故終之以恆清之說潛鱗其亦有領於吾言矣乎遂爲之記

歲時亦得以遂遊觀之樂也容可坐視其廢乎乃捐俸貲爲倡命廣濟寺僧脩惠募材重建亭成太守與客携酒肴登而落之凭亭遠望則烟嵐之杳靄雲濤之洶湧風帆沙鳥之往來長鯨巨鼇之出沒仙梵之廬漁樵之居舉接於欄檻之外千態萬貌景像無窮有以使人心開目明神爽飛越於是揚袂引觴曰樂哉斯亭固復其名曰江山好處屬記於予予以謂花鳥本平時可娛之物也然感時恨別者見之適足以驚心而濺淚郡之江山信可樂矣使爲守者化未能敷於下爲民者政未能安於上外有責於人內有愧於已則登斯亭也觸物興懷無非悲傷感慨之境孰見其爲可樂哉今太守涵煦休養措斯民於衽席而民親愛之不翅父母上下之間心孚意洽蓋無適而非可樂者況目當江山之好處哉是宜太守之樂其樂而使民同其樂也亭之復古詎不宜乎

尊聞齋記

人之一心本高明也而每溺於汙下者私意蔽之耳誠能撤其所蔽則人欲淨盡天理昭晰其脫凡近以遊高明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焉然理欲混淆要必博學審問其典籍以求之耳典籍乃經傳子史百家之言積之充棟載之汗牛其於道德性命之原禮樂刑政之本脩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危之故靡不具載于焉講誦研通悉之所聞得不博乎聞貴乎能博而尤貴乎能尊不博以求之則淺狹固陋無以通古今而達事變不尊而守之則泛濫支離無以體諸身而適夫用博聞而至於能尊則道在我矣在我者重則在外者輕天下之物舉不足以動天性之眞煥然呈露其高大光明也爲何如哉在易有之艮上乾下其卦爲大畜象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茲非尊其所聞之謂乎象曰剛健

篤實輝光日新茲非高明之謂乎聖賢之道不外乎是而已矣曾子守約動求諸身而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宜其獨傳聖人一貫之妙至漢董子又引是爲武帝告此其所以爲漢之醇儒也歟朝鮮任元濬子深甫嘗名其讀書之齋曰尊聞蓋有得於曾子之言而志乎聖賢之道者矣頃以使事羽儀天朝以予嘗使臨其國也請文爲記予聞子深以明經領鄉書擢甲科第一人仕至其國典農少尹文章名於時才德見於用能尊所聞之成效歟尊而不懈其進未可量也嗟夫國家詩書禮樂之化洽於四表而朝鮮越在海東不亦漸漬尤深故其士君子皆彬彬好學窮理盡性不畔聖賢之道若子深

者焉是誠可尙也已故不辭而爲之記爲子深者尙若
董子其亦以是而道其君也哉

狎鷗亭記

朝鮮王城之南十數里有水曰漢江其源出自金剛五
臺二山而會爲長江西流以入於海予昔奉詔往使其
國嘗至江上登樓讌詠又放舟江中泝沿爲樂見其涯
岸宏闊波濤浩渺風帆往來沙鳥上下襟懷軒豁景趣
無窮恍若置身滄浪漢沔之間而忘其身之寓於東方
也別來數載每遐想江皐風致未嘗不神俱往也天順
改元之冬朝鮮吏曹判書韓君名濬者承其國命來陳
封事君舊閤別墅於漢江之涘搆亭其間而未之名也

以余嘗駐節經遊知其勝槩俾來問名於余因徵言以
記余爲名之曰狎鷗而復之曰鷗水鳥之間者也滅沒
江海之中飛翔洲嶼之上非人可畜之物也而胡爲能
狎之乎然色斯舉矣翔而後集鳥之見幾者如此故海
翁曰之海上鷗之至者以百數以其無幾也及欲取而
玩之鷗乃舞而不下以其幾動也惟無幾心則鷗自相
親而可狎以君長身玉立儀度秀偉仕於藩國著甄別
公明之才使於天朝謹服順敬畏之禮則還國也柄用
方隆何暇鷗之狎乎不知萬物之情必無幾心而後相
感萬事之理必無幾心而後相成不可使有一毫私意
寓焉幾心誠無矣則立於朝也人莫不樂與之親登斯

西村耕隱記

去浦城縣西五里許有里曰上相里邑人李君公器世
家焉公器有屋數十楹環植以竹背負羣山岡巒起伏

面臨大溪水勢縈迴溪之南則有夢筆之峯西岩之山
以相映帶溪左右皆民居相接雞犬相聞蔚然成村公
器有田數百畝於斯土皆膏腴公器恆負耒躬耕其間
視世之榮祿泊如也公器居而樂焉因以西村畊隱自
號頃者其女兄之夫潘君廷瑞被醫學訓科之薦來京
受職乃寓書抵予屬爲之記余嘗念夫公器先君子節
菴先生爲應天府學教授時公器年方弱冠質淸氣和
性敏悟篤事詩書習舉子業文思贍逸予與之朝夕講
明麗澤之好甚洽也自其侍父滿秩去遂爾乖違逮今
幾二十稔以其所素得而涵蓄之久意其志於繼述將
必奮身科第接武亨衢以出效世用順乃違吾所望遁

跡谿山從老農學稼以自附於沮溺之徒豈其然哉徐而思之則知古之賢人君子閒居之際未嘗撫所事也若呂望之事於漁百里奚之事於牧買臣之事於樵而耕則伊尹之所事者也當其有所事也身固隱矣一旦聘於成湯獵于西伯贖於秦穆舉於漢武則皆釋耰耨棄綸竿却鞭笠捐柯斧幡然而起嬰軒冕之榮服文繡之華論道經邦以佐成霸王之業功著當時澤流後世回視襲時則渭水漁翁虞原牧豎稽山樵叟而莘野之農夫也是豈終於隱耶公器智不足以營商賈巧不足以爲工技其所守者先君子之田廬也匪事於耕將曷事乎於是春而舉趾夏而耘耔以服勤於南畝之間耕

穫則取先君子所遺之書細讀熟玩以樂堯舜之道秋而刈獲裒其所入于以倫甘旨之養奉賓祭之需皆可以無求於外而自足時不我用則藏器以養晦時乎我用則行道以濟時卷舒屈伸惟時是視公器之志寧不在於斯乎由是言之則公器之所謂隱蓋所以基乎顯也於古之賢人君子之所存殆同一轍矣遂書以記之延瑞歸試以余言訊之其必以予爲得其心乎

瑞竹巷記

廣東左布政使臨海侯公仲敷其先君子槩巷先生之沒也葬于城東白竹山之原宰木已拱矣景泰己亥春墓林之中有竹焉忽發一筍挺然秀出勁不知其爲奇也及夫枯槁乍解蘖葉始數數節之後則歧爲二枝偕榮並奮干霄直上見者驚訝于是咸以爲異焉曰此侯氏之瑞也因名其墓巷曰瑞竹之巷頃者方伯丁艱起復來朝京師乃以是徵言爲記予聞之記曰瞽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是則祥瑞之來未有有其兆而無其應者也侯氏之瑞不生于他所而生于其親託體之墟非其世澤所積之厚而靈秀之發自不能已歟不鍾于他卉而鍾于歲寒之節非其子孫之生既盛且賢而物之同德者感是氣而先兆歟是竹也不著乎他異而著乎兩歧之美非其家兄弟友恭夫婦好合無乖戾之風而象之有見于物歟信佳瑞也夫德者無

形之理蘊于中而難見者也理既盡則雖不求天知而天自知之必假夫有形之物出奇效異以彰顯之而使之易見焉故韓昌黎作董召南之詩謂其孝慈之行惟有天知而爲之生祥下瑞焉此之謂也方伯以明經登第爲名進士拜刑科給事中爲良侍從擢參廣藩再擢今秩爲賢方伯德之修于身刑于家而施乎民者已無不盡以故上天生雘下瑞假其墓林之竹以彰顯之而又昌其後於無窮也夫豈偶然之故哉田是厥應不爽將見方伯之名位壽考固同是竹之堅貞而子孫之森然傑立抑同是竹之駢茂者矣遂不辭而記之

唐張中丞廟肇祀記

常之無錫縣西錫山之麓舊有唐御史中丞張公廟一區廟之前有泉一泓乃宋嘉定間道士盧至采所鑿丹篆瓠甓而爲井假公之神以主之凡有疾疫禱公請泉飲無不愈代著靈異具有顯跡錫民錢守常謂公生能捐軀爲國捄能禦患救民考諸祭法能禦大菑捍大患則在祀典之義合鄉耆白于有司以爲公死節睢陽已有廟祀而公闡靈茲土受惠獨厚顧無報祀禮典缺然願春秋致祭以荅神貺有司具其情達諸禮部禮部以聞朝廷許之實天順元年四月十六日也命既下有司恪遵詔旨每遇春秋正仲亭祀如儀錫民得遂所請莫不躍躍以喜僉謂宜伐石以記其事守常爰請予言其誠而錫以福乎自是民之于神以我粢明與我犧羊

記之蓋公諱巡鄧州南陽人登開元進士第由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河令調眞源令安祿山反至德元載起兵雍丘討賊移守盩陵拜主客郎中河南節度副使二載賊攻睢陽急乃入城與許遠共守遏御史中丞臨機應變出奇無窮守凡十閱月前後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力竭城陷爲賊所害詔贈揚州大都督宋建炎間加封忠靖王元至正間累加護國忠靖威顯洪濟景祐眞君之號烏乎自古忠臣仗節死義以身徇國者有矣然未有若公之烈者也觀其以疲卒守孤壍抗强虜援絶食盡人知必死眾議東奔公曰睢陽江淮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于是忍死以待隣兵之捄豈料其終不救耶可爲扼腕而痛恨者也及城陷見執慷慨就義視死如歸忠烈之盛何以加諸人孰無死死而得所則雖死猶生也故曰死有重于泰山公之謂矣使當時無公以扼其衝賊席卷而南肆其兇毒生靈受害可勝言哉是則蔽遮江淮保全王室公之本心也東南之民知公之心感公之恩廟而事之思有以報此錫山所以有是祠而肇祀于今所以不容已也然公錫福于民愈久愈著者由公剛大之氣充塞乎天地而不散貫徹乎古今而不泯故隨其所在有叩必應無非一氣之感通也況錫民積誠以奉公公得不鑒其誠而錫以福乎自是民之于神以我粢明與我犧羊

而享祀不忒則神之於民將俾雨暘以時百穀用成菑害不生物無疵癘抑亦默佑于無窮矣斯舉也守常倡之合于禮而務乎義可嘉也已是用記之俾後之人知祀事之所由始

順聖川新城記

去宣府城西南百七十里有川曰順聖水泉流潤厥土維沃壤厥草維繇地宜牧自國初以來以邊兵之强實資馬力爰擇斯地廣爲蓄牧期城堡建室廬爲處凡一十有七厥惟舊矣歷歲滋久廢弛蕩然肆皇上光復寶祚之三年爲天順己卯脩舉馬政遣工部主事孟淮至宣府經理其事時鎮守太監王受鎮朔將軍總兵官

武强伯杨能恭承上命偕詣是川考求遺址議以爲川之東西相去百有餘里地界遼隔遇警何以保障且舊堡湫隘無水亦難久居宜於川中別築大城爲便題請於朝詔報曰可遂相與恪遵睿旨度鮮原觀流泉興築新城悉心規畫命萬全都指揮使李顯鳩其工守備蔚州都指揮僉事趙瑜保安衛指揮僉事焦玘董其役於是陶甓庀材雲委山積版鍤甕輿並手偕作惟二公軫念人力數往撫慰用是士咸感勵役不告勞而工不待督凡爲城每面相距以步計者三百有六十城之崇以尺計者三十有二址之廣爲尺二十有五其顛爲尺殺於址者八隉之深以尺計者十廣爲尺三十有五城爲

門三南曰永盛東曰錦雲西曰寶順門爲樓十有二楹城之中爲室廬五百楹他如神祠倉庫與夫董牧廳事靡不完繕經始於天順庚辰三月七日而五月某日乃訖工僉謂宜琢石勒文以垂示久遠顧以屬謙辭不獲命乃言曰易有之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國家以宣府地隣漠北而兵馬爲邊藩大務于以興仆起廢修復舊典甚盛舉也太監公以典厩內臣武强公以元勳世胄英名勇畧爲鎮守總戎於斯乃克協心恭命度土地之宜畫長久之策高城深池以設其險斂兵歸牧以有其備外無所虞內有所恃固而戰克虜不敢窺敵不能犯以靖疆圍以藩皇國可不資於計謀乎備邊固本於計謀然非明智之識弗能運也非剛健之才弗能行也故必炳物情於幾先如燭

桓桓二公匡國之步不日告成永固塞邊守在四夷天子萬年

計邊亭記

國家之事以邊備爲重而備邊之道以計謀爲本計不出于素定而欲臨事有爲伊何能及故孔子之行三軍必曰好謀而成而孫子之著兵法必首之以始計是知自古用兵行師未有不本於計謀者也況乎在邊鄙之地統士馬之衆臨出沒之胡而欲使吾食足而兵强守固而戰克虜不敢窺敵不能犯以靖疆圍以藩皇國可不資於計謀乎備邊固本於計謀然非明智之識弗能行也故必炳物情於幾先如燭

照鑑茹而不疑中肯綮於事會如矢激衡決而不滯然
後兵出萬全而動無遺策矣茲非善用計謀者乎宣府
大同乾爲西北要藩壤地相接以其北距沙漠也朝廷
皆宿重兵命武將以鎮禦之至於養兵之方制敵之略
又命臺憲文臣經營籌畫共集大勳誠以事莫重於邊
備故也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姑蘇韓公恭捧璽書來莅
塞垣宣府大同蓋總理焉二處憲院之後各有亭一區
公往來聽政之隙退息是亭於邊務機宜熟思審處以
求合乎至當而後行焉因扁其顏曰計邊所以著其志
也公負明敏之資經濟之學廉直之操器宇魁梧襟韻
高爽早以明經第進士擢侍御史出貳臬司入長內憲

撫循江右休聞聿昭正色立朝風稜峻整皇上知公更
事中外特達有爲以爲邊藩重寄惟公可任乃召至便
殿面垂獎諭特加厚賚而遣之前此命官蒞未聞賚
異數也公佩皇上知眷殊恩勞心焦思篤盡忠悃於邊
城隘口靡不親歷道路險易虜情虛實靡不究知布德
施惠興利除弊戎政一新以至申練習之訓明斥堠之
事申嚴處臨敵寡謀慨然以作興教育爲已任乃檄宣府
大同都司及各衛所守臣置學延師以教蔭襲子弟使
無一地而無學無一人而弗學於是亭之所計者也豈非所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出於是亭之外者乎嗟夫謀之運也惟
不出環堵之室折衝千里之外者乎
明智者能成之計之行也惟剛健者能決之公之才識

倚兼備焉是宜收效之速也昔周宣中興賢臣畢輔詩
人美之有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又曰不顯申伯文武
是憲吉甫申伯克全文武之才者如此三代以還縉紳
介胄歧爲二途而文武全才世不多得乃今於公焉見
之何何媿於古哉則自今以始抒朝廷北顧之憂爲萬
里長城之託功存於社稷名垂於竹帛固有屬於公矣
公嘗謂謙曰吾嘗名吾亭曰計邊盡爲我記之謙不敏
請以是言揭諸亭壁

宣府新建義學記

國家內自京師外及郡縣莫不建學立師選秀民爲弟
子員而教養之至於邊衛則未始有學也宣德中嘗建
衛學矣而未之能徧也若萬全都司所統衛所凡一十
有九惟都司及開平衛有學又皆以教屯營子弟而有
官蔭襲者不與焉茲非缺典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韓
公奉命巡撫宣府大同總理邊務驅馳戎馬徧歷塞垣
公暇即相尋於干戈而
武備既飭輒隆文教顧惟邊藩介胄日
儒服俎豆之事漫不知講用致學術不明節義罔識遇
事難處臨敵寡謀慨然以作興教育爲已任乃檄宣府
大同都司及各衛所守臣置學延師以教蔭襲子弟使
無一地而無學無一人而弗學於是亭之所計者也豈非所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家之用蓋達爲政之本者矣其德不亦甚盛矣乎宣府
文昌祠側有隙地焉可以營學公乃發羨糧積貲募工

簡材命萬全都司都指揮僉事江山經理興販始於天順辛巳四月十七日中爲堂曰申義左爲齋曰時敏右爲齋曰日進爲師生訓肄之所以間計者各五堂後爲宅二區以處其師以間計者各九崇垣四周高門外伉規制煥然罔有不備以是年某月某日告成至於束修書札筆墨凡百所需皆給於官名曰義學前刑部員外郎李衍平陽知府楊轂謫宦於斯聰以爲師諸生來學者百二十餘人巡按監察御史朱君鉉躬襲厲之於是是學衣冠彬彬誦洋洋儀度之盛殆與庠序埒矣嗟夫古者文武非二道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古之制

也故詩人美魯僖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此之謂也然受成獻馘莫不在學其故何耶蓋欲先禮義而後勇力耳後世此制久廢士皆乘時以赴功名之會而無禮義以爲之本以博陸之賢身都將相功存社稷而不學無術卒僨其宗況其下者乎今公追復古制嘉惠後學萃武弁子弟而遊歌於斯教之以詩書六藝之文孝弟忠信之行成德達材明體適用使皆知聖賢之道君臣之義以淑其身將見其朝益暮習日改月化忽不自知其造乎高明之域而就遠大之器文武全材名臣良將胥於是學焉出見義而能勇臨節而不奪用無不宜任無不效則胡虜不足服而邊患不足

珍矣此則公之所期待者也繼今以往爲國育才咸能以公之心爲心俾是學相承而不墜遺澤之被其有窮乎是用勒諸堅珉以示於後使知是學之興自公始公名雍字永熙姑蘇人以進士起家爲監察御史轉廣東按察司副使遷今秩相其成者鎮守宣府御馬監太監王公受鎮朔將軍總兵官都督同知陳公友守備長隨張公遐副總兵官都督同知董公斌總理糧儲戶部郎中馬君馴也

大同新建義學記

子思子曰脩道之謂教烝黎有生莫不各具仁義禮智信之性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率而行之所謂道也然不能盡率其性而合乎道於是聖人爲之裁制品節使其仁親於父子義盡於君臣禮別於夫婦智睦於兄弟信實於朋友不過教之順其道而已苟逸居無教則必肆欲妄行而民性天倫皆斲喪而昏敝之矣是以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非可後也矧武臣子弟皆將服官政典兵戎出死力以衛國家捍疆圉使不務學則德業不脩材識不充而不知君臣之義統馭之方教之又可後乎用是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姑蘇韓公奉命巡撫大同邊備既飭即以教育武臣子弟爲事乃相度城中隙地而建義學焉中爲申義堂左爲時敏齋右爲日進齋高其閎閎崇其樊垣區域幽深制度宏壯衣冠

萃止絃誦斷然誠足爲講學育才之地也公嘗謂謙曰斯學之建雖創意自予至於材之所出工之所役經營區畫勞心殫力以底於完美者實有賴於總兵官彰武伯楊公焉蓋公乃穎國武襄公之猶子將畧本於世授威名振於夷夏而又崇儒好學兼資文武是以能急先務志與予協而成此學也盍述之以示後謙聞干羽舞而有苗格泮宮作而淮夷服自昔懷遠之道必本於文德之敷而不專恃乎武力之競者也今斯學之建文事武備交修不怠豈惟足以格服遠人于以教成將才出爲國用假以歲月其必明倫盡性德修識充皆足以受閫外之託折衝之任則夫今日蓋蘊于櫜於禮樂藏甲

胄於詩書而伏至險於大順者也長顧却慮訏謨遠猶志不出於一時而爲經久之規不在於一身而爲邊防之計若二公者豈非以安社稷爲悅者乎由是知非公之知本達變不能以作新斯學非彰武之樂道有爲不能以協成公志惟二公德同道合心孚形契是以謀無不藏動罔不吉其致斯學有巍然煥然之盛也不亦宜乎是用告於後人使知興廢之自天順壬午四月十一日八月十五日則始訖工之年月日也

丹陽新建七里橋記

成化元年秋八月某甲丹陽潤曰新作石橋成以其去縣治東七里也名曰七里橋明年致仕戶部尚書邑人沈公潤具事狀寓書京師以記見屬按丹陽爲鎮江屬邑有運河焉上通京畿下通蘇松浙閩交廣凡乘傳遞供漕餉脩職貢上于京師者舟楫往來率由於斯而珥濆則運河之支流也水達珥村驟入於金壇溧陽之境水口舊嘗橫木爲梁以濟不通元延祐間僧祖秫易之以石材惡工鹽旋就傾圮仍橫獨木於上每值霖潦暴溢或霜雪凝凍濘滑爲甚牽挽之夫負載之徒冒險而進者少不戒於足輒致墜溺歲不知其幾艮可憫悼縣尹蔡侯睹之惻然興嗟曰此民患之切者而廢不見治非有司之缺失歟欲易以石而計費浩穰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公奉璽書拊循畿甸亦嘗欲建是橋而力未及侯以白于公公曰吾志也即斥公帑羨儲白金三十兩以助厥費侯於是設法規畫捐俸貲之入致勸募之方定罰贖之科廣裒財用乃庀工徒積灰石礲砟甃砌蹲鴟爲趾環券爲竇犬牙交錯務底堅艮以正月甲子始事閱八月而功告訖橋之修一百二尺有奇高三十一尺有奇廣得高之半而竇之高二十五尺上設欄楯蛟蟠螭結制度精緻所費以億萬計由是往來者如履康莊無復墜溺之虞者矣尚書公寓書有曰茲橋之成邦人歌頌都憲與邑宰之德者載路咸願刻石以紀其績垂於無窮謹磨堅以俟惟橋梁之役古者每歲當天根見而水涸之時則治之有民人土地之常事耳今丹

陽爲諸路會通要衝之地橋以濟人厥棄重矣長民者往往坐視其廢而不加省劉公總憲一方能恤民病之急首爲伏助蔡侯力任其責措置有方一毫不以勞民不數月間成此鉅功除此切患夫豈可以有司常事槩論哉昔子產以乘輿濟人孟子譏其惠而不知爲政者矣是宜書之以永邦人之思公與侯其惠而知爲政者矣是宜書之以永邦人之思劉公名孜字顯孜萬安人素著德望今擢南京刑部尚書蔡侯名實字以誠鯨川人有治劇才所行善政爲多是役特其一端云

京口運河疏濬記

鎮江爲郡瀕楊子江通江有河曰運河與江北瓜洲相直凡蘇松江浙閩廣之人舟出於江者率由是徑而易達然自京口牐至常郡奔牛鬬一百六十餘里間地勢高隆河形淺狹止利小舟之行其漕運鉅艘與夫官民帆舶俱從夏港涉大江經圌山始克有濟水道迂遠暗沙險阻不時風濤發作輕則檣傾楫摧重則覆溺戕生或遇寇盜動罹劫害且並河之田一遭旱暵則水脈枯涸不能浸溉坐受饑斃公私病焉景泰間郡長吏欲事之績也自井牧溝洫之制廢而後河渠之說興古昔能疏濬具疏以聞詔巡撫工部尚書周公忱相度事宜勘計工費疏入而公以謝事去天順間總督糧儲都憲李濬河導川者史不絕書則水之爲利誠爲政之先務也功之鉅者其費侈利之博者其勞多然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故於是役李公不鄙其費志圖興役諏召還朝後巡撫都憲崔公恭奉命踵至以爲便國

舉於前而崔公不憚其勞力任其責於後則卒潰於成者崔公之功也不亦能急先務者歟故今遺惠在人豈惟起人無窮之思而偉績在世其必郡乘載之國史書之與古能濬導者同垂名於不朽矣遂書以畀之使刻焉

倪文僖公集卷十四終

明 倪謙 撰

記

富春清隱記

新淦嚴君陵岳世居邑之仁和其先洪武中以富室徙
寘京師故今居上新河修廢舉之業秉禮好義敦尚儒
素子三人曰誠曰德曰祥皆謹飭有士行卓然樹立陵
岳以其世系蓋出於漢之嚴子陵也因以富春清隱自
號富春者原其世居之所自清隱者宗其世德之所尚
也夫君子抱道懷奇固欲以兼濟天下非獨善也時不
可道不行始飄然遠引甘與木石居而鹿豕遊豈得已

哉彼子陵者道可以匡時澤物而才華是閟也德可以
軌世範俗而聲跡是剗也身可以紆朱拖紫而羊裘是
着也于可以秉鈞持衡而綸竿是執也其意何居蓋謂
西京之末諛佞苟容名節掃地當建武初羣龍滿朝足
以爲治所乏者名節耳於是抗志青雲思有以振之蟬
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所以助成王化者深矣卒
使東都名節相師成俗雖國步艱虞羣雄角力咸朶頤
漢鼎而莫敢動伊誰之力歟若謂其不仕故人無心於
世而甘於隱者抑亦觀其跡而未察其心者也故其桐
江一絲清風千古在常人景仰敬慕尚不容已矧陵岳
爲其後人也耶陵岳生當熙洽之朝太平無事之日安

分樂天無求於世雖居廛市之中而取予不苟志不營
利其恬靜幽遠之趣殆不異於巖棲谷遁者焉則其謂
之清隱者蓋亦師子陵之心而不泥其迹者也其不可
謂世之逸民歟陵岳介其友沈廷庸徵子爲記遂爲之
書

友松記

姑蘇施侑廷業甫世家洞庭東山乃子同年狀元宗銘
之從父也讀書好禮鄉稱善士嘗以友松自號頃游京
師謁子靜存軒中觀其投刺題曰友松子怪其所友物
而不人則曰吾學孔孟之道者也孔子曰無友不如已
吾於是求勝已者友之而有合於孔孟之道者不易得

也惟松也歲寒後彫孔子亟稱焉是以友之也曰松之
有合於孔孟之道者安在曰吾觀世之人脅肩諂笑面
而不心者多矣而是松也蒼顏鐵色不媚於世其所謂
正顏色斯近信者乎世之人翻雲覆雨杜口徇人者多
矣而是松也露滋雪虐不知榮悴其所謂富貴不能淫
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乎世之人器小材薄緩急
難恃者多矣而是松也扶顛持危梁棟不撓其所謂不
可小知而可大受者乎世之人見利則趨見勢則附者
多矣而是松也挺拔林邱無所阿比其所謂矜而不爭
羣而不黨者乎其有合於孔孟之道者若是是則君子
也是則大丈夫也故子與之定交歲月既久情分益密

雖陳雷之膠漆愈鄰之雲龍不是過也予聞而歎曰嗟乎白五交三疊之說興而友道幾絕昔大舜與木石居其始是乎則廷榮之於松其眞得勝已之益者矣其亦善學孔孟之道者矣遂援筆爲記其語云

石室小隱記

山川奇特負絕之壤探幽遠秘人跡所不能到固宜讓猿狖麋鹿以爲宅使其與人境相接乃棄辱於樵童牧豎得以踐躪輾轢焉夫豈君子之所忍哉故古之幽人畸士遇有佳景必薙蕪奢穢以出其勝亭焉臺焉以當其會從而遊視嘯傲以暢其懷非志敦高尙者孰克與於斯常之宜興有東山別墅焉乃蹇律伯度之所居也

去西南十五里有石山山有一洞洞前多脩竹竹陰有一磵自山之陽而來注於慈湖磵外平疇爾望有遠山皆屏列拱揖於前眞佳景也洞爲崩土堙塞棄辱有年矣居人雖多莫知其爲異也伯度顧而惜之命工除拓於是深得數十尺廣得幾丈僉高得幾丈悉石玲瓏石筍下垂奇絕始露豈天藏此固有待於伯度耶伯度構屋數椽竹間名曰石室小隱士林諸公以細草春香小洞幽之句分題賦詩以詠其勝亦有序而記之者矣僉憲事文行卓然爲學者所宗少師東里楊公尙書毘陵胡公雅相敬重正統初薦入翰林預修宣廟實錄書成授前職入侍經筵有啟沃之益歲癸亥殿庭有雷震之異欲仕衛玉求售則喪其所守矣隱居求志席珥待聘孔

送劉忠愍公祠堂記

人臣負經國濟時之學者必有長慮却顧之見存愛君憂國之心者必有忠言讜論之陳幸而其言得行則足以防消流之微杜履霜之漸而禍患消弭國家蓋蓋不幸其言不用而身以危其言卒驗而治以素此忠義之士所以痛哭而流涕也翰林院侍講安成劉公球字求樂其學窒於春秋登永樂辛丑進士第授禮部儀制主事文行卓然爲學者所宗少師東里楊公尙書毘陵胡公雅相敬重正統初薦入翰林預修宣廟實錄書成授前職入侍經筵有啟沃之益歲癸亥殿庭有雷震之異

公上疏條陳時政得失凡十事以進言皆剴切最要者
欲上總攬乾綱不使權移於下廣眾乘豐宜爲禦邊之
謀疏入用事中瑞見之慮見削奪深以爲恨日夜聚議
必欲殺公以鉗言者之口尋假他事下公錦衣衛獄唆
司刑者加以非法公竟死獄中自是縉紳喪氣言路聲
塞權瑞益無忌憚專恣日甚司刑者怙勢作威薰灼可
畏公乃於其家附其子以爲屬逾六年已巳秋虜果犯
順權瑞挾上北巡大臣懇留不聽六師出境遂以失律
誤國死於亂兵司刑者亦爲延臣捶死於朝野稱快
公之言至是驗矣若公之心一出忠愛知有後患恆爲
國憂故披瀝肝膽懇懇爲朝廷言之冀以感悟上心牧

權立政思患預防以興太平之業使用其言固國家之
幸也卒扼於權瑞言廢身危徒使其言中若蓍蔡夫豈
獨公之不幸也哉朝廷念公以忠諫沒追贈爲翰林學
士賜謚忠愍遣官諭祭于家復命有司肖像郡之忠節
祠足以慰公之靈矣然未有特祠祭公者公之子廣東
參政鉞浙江副使鈁乃市地邑治北構堂三楹龕於中
嗟遂以增崇脩飾爲任廼市美材傭良工經度而侈大
以奉神主冀以祭庫表以崇門室於後居子孫以奉祀
事以至齋庖之舍咸具焉郡侯許公聰邑侯唐公寬繼
至皆給材助金以相其成祠始於成化戊子冬十一月
而明年春三月乃訖工鉞以書抵京屬謙記其事于石
用垂不朽夫表揚忠義以樹風教守令之職也不敢以

蕪陋辭謹爲之記繫之以詩曰人臣事君其道曰忠苟
利於國不有厥躬侃侃劉公有學有操橫經講筵引君
當道天忽示變爲戒孔昭宜修德政蓋其自消訏謨遺
猷乃具人告犯諱觸忌禍機是窮謂公必斃我柄斯專
豈意假手斃尤烈焉泰山鴻毛等於一死磔鼠踣麟快
彼惜此帝念忠讜曰我良臣鄉以渥典幽憤以伸爰配
鄉賢五忠一節爰作斯祠式專對越公歸來只顧茲蒸
嘗公神在天千載欽光我作此詩永歌公德子子孫孫
承祀無忒

太平蕪湖縣重修廟學記

學校乃三代治民之具所以明彝倫淑人心厚風俗而
興賢材是以後世率循莫之或廢況我國家化民成俗
尤必以是爲先務任承宣者顧後於是奚可乎哉蕪湖
爲太平屬邑有學在治東南一里許宋元符間始建國
朝永樂初蓋重修焉景泰天順間嘗補葺罅漏僅而克
支至是歲歷滋久風雨侵蝕蟲蠹毀剝棟敗棱傾曰入
於壞成化丙戌德郡陳源來尹於斯謁廟周覽嘅然興
嗟遂以增崇脩飾爲任廼市美材傭良工經度而侈大
之易其朽腐正其傾欹加瓦甓以厚其庇覆施丹青以
新其黝昧殿堂齋廡悉復舊規復以飾生合食之無所
也甦會饌堂三楹於堂左以藏息之無居也甦學舍圃
十二楹於堂後舍後則建觀德廳於射圃以習射學前

則建題名碑於靈星門外以書科第氏名他若神庫官
廨門墻道路湢庖靡不完具邑佐陳侯侍御邑人黃謨
實贊其役於是廟貌儼如學官偉如蔚爲東南之冠教
諭長樂謝文禮訓導豐城黃樂金陵石正嘉侯興作之
勤不可使無聞於後乃命學子賫牒來京取文以記其
成惟夫庠序者國家之元氣也風化於

有紫芝蒼松蟠桃大椿而荆棘烏附之屬不苗焉鳥獸
則有威鳳祥麟蓬龜巢鶴而蝮蝎梟獍之屬不育焉人
之生其間者則有黃髮兒齒孺色台背後天不老而終
古長存隨大化以遨嬉與太初而爲隣者焉昔嘗造其

域者若廣成彭鏗李聃擊壤之叟海濱之老茹芝之皓
皆逍遥其間近若香山睢陽洛社至道之英則亦涉其
境者也柰何世路嶇恆相背馳遂至視之若神洲之
不可到仙源之不可尋良可慨已今有一翁蓋生且長
於是域而不自知者也其爲人也呼吸元氣之精飲漱
太古之醪神融而貌澤身康而足輕方瞳綠髮睥睨物
表泊然外其形骸而不爲其所役者也嘗挾陶朱之術
土苴金玉散以濟饑帝以章服華之於已若不與也有
桂五枝芳馨襲人將以一寄之月窟而移獻帝傍此其
志也翁徜徉玩世逢人不道姓名人鮮知者有爛柯樵
子過而識之揖之曰吾嘗觀子奕於長春壽域中相別

固無恙乎子適過而驚曰長春壽域中乃有斯人耶疑其年而問之曰彼何人斯樵子曰此人顧其姓昺其名世隆其字閱甲子三百誕彌之祥歲舍玄虎朱明屆孟簀莢始抽時也子閱而異其人遂爲之記

和州儒學重修記

和州之學舊有尊經閣在靈星門外前俯市河左通城堑右瞰廣衢水道環繞舟楫可行象古泮宮之制也歲久閣廢地爲豪家所侵築垣作室垂四十年致水道隔絕宮墻湫隘成化己丑太守萬州陳遜貳守會稽董錫相繼下車協心爲治顧而病之欲有事焉未暇也閱又明年惠敷化行利興廢舉始以其事達之董學御史陳選遂復其地而通道於其上學門之前爲他地所隘亦買而開廣之伐石跨河甃泮水橋正接王道而達于河南夾道樹松柏百十株又甃小橋其傍以便來往岸南復買地百十丈以通左右而達于廣衢建泮宮育賢二坊翼於兩端學門庫陋則撤而高之倉廒傾圮則構而新之凡築墻以堵計者三百甃街以丈計者二百於是廟貌尊嚴靚深學宮恢宏敞爽林木蔽虧水波縈廻地雖復而壯偉逈過於昔矣費甚鉅皆資募助而不取於官役甚大皆事傭僦而不勞於民相其役者則有節判龍游徐惟吏目博興劉澤贊其成者則有訓導李梁許英遂安洪思琳工始於成化辛卯孟冬而畢於次年壬辰季春僅六月焉亦可謂成之速矣和之耆老暨學之士子咸謂斯役也不可無文以紀其事儒學生馬永賢乃來徵言於予古昔堯舜周湯文武身任君師之責以井田封建肉刑爲治以庠序爲教治化之盛非後世可及周衰聖王不作孔子有德無位於是身任師道之責獨取先王之法載諸六經以教後世不過推明民彝物則之道而已凡有身者用之則修悖之則戾有家者用之則齊悖之則紊有國者用之則治悖之則亂有天下者用之則平悖之則頗肆生人得由斯道而不化爲異類者誰之力與是以萬世遵承衰冕尸祝崇事於學校禮之宜也故先王之法井田可廢封建可罷肉刑可除

惟學校則歷代相因而不可後其不以此與國家建學選士子成德達材之意乎諸子於斯尚潛心孔子所示之學至矣可不謂之賢乎諸子於斯尚潛心孔子所示之學窮經考古明體適用端正心誠意之功盡民彝物則之道近足以修其身而齊其家遠足以治其國而平其天下斯善學孔子者也如是則學有所本道德明秀殆見出於科目者皆實材用於朝廷者皆眞儒豈非斯學之光乎是固國家建學與諸公與學之意也故因記其成併書此爲諸士勗焉

皆春軒記

常郡太守吉水龍君遵叙嘗扁其軒居曰皆春人因以皆春居士稱之士友雲間郁君景章嘗爲茲軒之客而坐於春風中者久乃來屬予一言以記將以爲居士贈而置諸茲軒予聞諸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何心也心乎生物之仁而已矣故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之仁也至者坤元萬物資生坤之仁也一元之氣渾淪旁礴資始資生未嘗間息雖則窮冬積陰若無春矣而一陽來復生意已兆此天地之心於斯而可見也至於三陽和氣充周萬物咸暢勾萌甲坼翾飛蠕動盈覆載間莫非春矣是時也無一地而無春無一物而非春茲非天地之皆春乎人之有身天地之所賦也以一身視天地則天地爲大吾身爲藐而於形矣以道視天地則天地此心也吾此心也形可囿乎人能心天地之心則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乾父坤母民胞物與凡與吾並生於兩間者孰非吾之所當盡心者乎是以君子同物我於一視洞八荒於一闔自一身之微而達之天下之大面背跨盈一身之皆春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家之皆春也老安少懷各得其所天下之皆春也飛潛動植各遂其生萬物之皆春也人孰無此心也然性以情窒理以物蔽於是方寸之間自爲町畦利於其身隔形骸而分爾汝利於其家隔

落撓而分比隣尚何望民物之皆春也哉雖然萬物向榮而一物獨悴則天地非全功滿堂燕笑而一夫獨泣則君子非全仁春未易皆也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亦在其善推所爲而已矣遵叙夫資醖厚襟懷洒落學問該博才識明敏容人之量宏愛士之誠懇而表裏一致焉其名軒以皆春者蓋能以天地之心爲心而欲充其仁者也故其以名進士拜監察御史知蘇之嘉定縣擢知徽州府今知常州府所至推其所爲治官如家愛民如子布德施惠遠邇周浹被其澤者洋洋然熙熙然若遊春沼若登春臺非由其一身拍拍皆春何以致隨其所及而物物皆春如是哉用是上而巡撫重臣嘉其循良下而田里細民感其恩德推是心也豈惟一郡皆春而已不日大用是承上佐天子對時育物有不能致天下皆春也歟是用記之以俟

瑞芝亭記

成化八年六月二十九日福建布政司左參議盧君廷佐喪其先君子愛竹翁於金陵君聞訃即日解任匍匐奔喪回家拊棺慟絶愛竹翁嘗得壽地於城東之楪山廷佐乃扶柩於斯斷土穿壙親執其勞用朱文公灰隔法以葬葬畢廬墓側增培邱壠手植松柏悲號不輟人不忍聞然有母老在堂每念母時一歸省已復詣墓所久之山培日高松柏日茂鬱然成林墓左右忽有芝

叢生甚眾蔽於茂草初不知也中有如盤盂者突出草際始覺而視之大小得十二莖有紫色者有金色者有五色者予嘗往訪之目睹其異嗟歎良久因名其所居廬曰瑞芝亭而為之記曰人子之事親貴乎生能養死能葬也竭盡心力而無所不用其極者乃子道之當然初非過分之事也然孝德之至可以通神明一念之誠可以貫金石況草木之微者乎此芝草之生有以見廷佐孝德之感也廷佐平時事親孝謹其居官也父母已受封凡得一佳帛一美味不敢服嘗必寄歸以奉親及居父喪不忍親在泉壤居廬泣血親培土樹松又時歸省毋以致其孝遂致叢芝燁燁產於墓塋至十二莖之多豈偶然哉夫芝草無根世不常有乃天地至和之氣所鍾秀此所以為瑞也廷佐執親之喪惟知盡其所當為而已抑孰知至孝感通昭格于天天得不生此瑞物以表異之乎且不於他所而生於墓塋其為徵應蓋昭昭矣昔易延慶喪父廬墓側手樹松柏旦出守墓夕歸侍母紫芝生墓西北纍生玉芝十八莖人以為孝感所致以廷佐方之其事正同於以見天鑒孝誠不以古今而有異也延慶之孝賴太宗文皇帝采入孝順事實以垂訓萬世廷佐之孝有能舉以上聞得不昭之為世勸乎雖然能孝於親未有不能忠於君者也廷佐舉進士拜兵部主事陞郎中進今職廉名素著行將服闋趨

朝朝廷求忠臣於孝子正欲得廷佐其人以為用吾知廷佐以孝德推於有政其事業之恢宏德位之崇顯可以預卜矣遂用記之以俟

康壺窩記

勳業著於朝廷者必蒙優待之厚恩功名戒乎滿足者必保終始之晚節故大臣得君於上全名於下荷聖恩愈久而不衰者其感激思奮敢不佩服聖諭銘諸座右以示終身而不忘也哉此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兼大理卿程公康壺之窩所以名也公本新安名族移家何間早擅文名擢登進士列官禁近者久雨佐雄藩再領羣牧遂進都憲出鎮東陲入長秋臺肅清邦憲尋進

司馬贊畫兵謀敗歷中外聲望赫然已而蜀夷不靖特命正位夏官總師西伐不數月夷境削平上甚嘉悅旌以兼官未幾以南京為祖宗根本重地遂勅公南來鎮守公早夜精勤百度修舉遠邇畏服中外晏然柰染足疾慮妨政務具疏力求閒退蓋思以滿足為戒焉皇上念公勳業之盛注倚方篤採欲勉留重違其意乃始曲從特降璽勅有兹特允卿所請命還鄉里從宜調治倘其勉進藥食用臻康壺疾若脫然去體其毋久安於家之諭其所望於公者深矣公拜勅懽忭厥疾頓滅朝廷之於公何其優待之厚若是也哉公感恩眷乃取勅中康壺二字名其所居之窩朝夕瞻仰如對天顏其喜幸

爲何如耶夫皇上冀其康寧而復起者優待之至也公功成名遂而身退者保全之方也君臣之道交相盡矣雖然公出將入相材兼文武出則定疆圉安社稷入則靖邦畿保萬民輔弼四朝爲國股肱心膂番番國老不可一朝而不在位者則公斯去也其果長往而安老於斯窩也哉昔宋文潞公彦博請老致仕再起平章軍國重事後請老復以太師致仕公雖抱微恙而年未周甲況日臻康寧誠如皇上之所望矣尙若潞公復幡然一出以宏脩大業待乎年至則歸老斯窩尙未晚也公卿大夫多爲詩以詠美其所謂康寧窩者予僭爲之記且以訊於公云

金壇尹汪君瑞麥記

瑞應之來豈偶然哉皆一心之感召也心極其恭敬則能體信達順凡所施爲自然各當於理治之所及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以至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無非是敬之功效也是知一心恭敬豈非感召之本歟故曰脩己以安百姓又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之謂也觀於金壇縣尹仁和汪君仲和瑞麥之生有以知其然矣仲和乃繡衣公之仲子翰林修譔伯諸之弟也明辭經登壬辰進士第成化甲午拜前職先是几天下縣尹吏部率取太學生年深待次者授之往往以久滯仕途必續於循吏之傳不日入陟憲臺大其設施則德化所及當不止一邑而已也遂爲叙諸篇端以俟

句容龍潭新驛記

驛站之設所以通朝廷之使命待四方之賓客陸給以騎水濟以舟供其廩餼而便其馳驟者也是以上德以宣下情以達而庶事以濟爲治者其可後乎句容龍潭驛邊臨大江與江北儀眞相對凡自北越江而南者必首抵於是蓋江南第一驛也自洪武初年設立然以其岸江而追近於水頻年以來爲江濤衝齧岸日崩圮遂及是驛亦淪於水居者無棲身之地來者無止息之所驛丞新昌劉謙白其事於直隸巡撫都憲畢公公顧而病之曰是惡可廢而不復者哉乃爲擇地而重建焉於是相度其宜陟巇降原躬行閱視得隙地於歲積倉之西蟠龍山擁其後大江橫其前方山遠峙以爲印山水拱迎風氣完固誠悠久不拔之基也乃與應天府尹詹公府丞白公謀之而協專委通判李公董其役知縣濮公庀其材始工於成化乙未九月是年　月　日訖工迎勞有堂燕室有寢享有內庖乘有外廐主吏有第役夫有區周以高墉表以重門措置有方程督得宜民不知出材之費工不憚趨事之勞棟宇一新軒昂輪奐規模勝舊遠矣謙以新驛之成不可無文以紀於石乃遂其事造予而請焉予以謂凡事之興叛不有以倡率之則繼承者難爲功不有以繼承之則倡率者無所託況乎傳德澤布政令必事乎驛誠爲政之所當務者也今是驛也荒廢無存賴都憲公相擇其地俾事興作而倡率於前於是通判李公知縣濮公仰副指畫得以繼承於後一旦易廢爲興起壞爲成制度宏壯有足爲江南列驛之冠矣是則非都憲公無以啟創始之功非李濮無以任營爲之力上下相資始終相濟自是江濤不及形勢便安至者如歸永無後艱其爲利也寧有既乎遂爲登載於石俾後來者有考焉

麻城縣新建南門橋記

麻城縣湖廣黃州之屬邑也其縣治黃河之南漢江之北四通八達之地城南有水一溪曰黑龍龍龜春夏則水潦泛漲秋冬則水縮凝涸前人嘗架木爲橋梁以通往來以其高而且危也商賈樵牧驅車馳騎與凡邑民之

拱迎風氣完固誠悠久不拔之基也乃與應天府尹詹公府丞白公謀之而協專委通判李公董其役知縣濮公庀其材始工於成化乙未九月是年　月　日訖工迎勞有堂燕室有寢享有內庖乘有外廐主吏有第役夫有區周以高墉表以重門措置有方程督得宜民不知出材之費工不憚趨事之勞棟宇一新軒昂輪奐規模勝舊遠矣謙以新驛之成不可無文以紀於石乃遂其事造予而請焉予以謂凡事之興叛不有以倡率之則繼承者難爲功不有以繼承之則倡率者無所託況乎傳德澤布政令必事乎驛誠爲政之所當務者也今是驛也荒廢無存賴都憲公相擇其地俾事興作而倡率於前於是通判李公知縣濮公仰副指畫得以繼承於後一旦易廢爲興起壞爲成制度宏壯有足爲江南列驛之冠矣是則非都憲公無以啟創始之功非李濮無以任營爲之力上下相資始終相濟自是江濤不及形勢便安至者如歸永無後艱其爲利也寧有既乎遂爲登載於石俾後來者有考焉

麻城縣新建南門橋記

麻城縣湖廣黃州之屬邑也其縣治黃河之南漢江之北四通八達之地城南有水一溪曰黑龍龜春夏則水潦泛漲秋冬則水縮凝涸前人嘗架木爲橋梁以通往來以其高而且危也商賈樵牧驅車馳騎與凡邑民之

甓堅緻完好殺高爲平易危爲安人不知材之出工不知已之勞穹然若長虹之亙空而巨鰲之臥波也於是行旅無墮溺之患往來有坦塗之便矣方伯李公正芳邑人也偕邑之僚屬暨士大夫僉謂不可無文以記其成請予爲記惟橋梁不脩昔人以爲過乘輿濟涉賢者以爲譏是故知爲政者之常務也況縣令爲親民之職貴在聚民之欲去民之惡則人心感悅親愛若父母政化所及蓋有不言而信不令而從者矣胡君之令麻城惟其心一於愛民視民如子故凡其所欲者必與聚所惡者必與去卽是一橋爲民之病思以利之雖貲穫工鉅爲之不憚其餘從可知矣宜乎斯民愛戴有以服從其化也

倪文僖公集卷之十五終

序

贈貳尹俞君重理嘉定序

餘杭俞君貴芳爲嘉定丞九載矣秩滿上天官吏民遮道留不能得則相與謀曰昔事耕作體足沾塗橫吏撓猾鄙邨有無俞君爲政而吾力已蘇矣昔事蠶織繰車夜鳴狡隸叫呶雞犬不寧俞君爲政而吾業已成矣照寒哺饑子惠孺敎自君之來民有父母鉏強植弱莠去苗登自君之來禮義以興其有功德於吾民者若是今以盈考而去雖不忍舍如王制何曷若借請于朝庶得

以久安吾民於是合四千餘人拜疏乞留詔可之踰食知縣祿俾仍舊職既得請其民咸歌舞於道嗚呼爲俞君者果何以得此於民哉傳不曰民之歸仁猶水就下獸走壙是則仁者誠出治之先務治民之大本也世之吏民者率多酷刻以爲能壟斷以罔利其民視之奚啻寇讎不旋踵而爲其所訟者有矣安望其致存愛去思之感哉今俞君乃能使民如就下之水走壙之獸咸歸之門以勵風俗維學致御史事已數年矣重荷宸恩至京師以還鄉友方亮需言贈之予惟孝者百行之本萬善之原也能盡乎孝者則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而況於人乎況於物乎惟維學孝親之心始終如一故其精神所感不惟化乎人而又格乎物也然人心不可以僞欺

而物情不可以僞得徵諸人物之協見其一氣所感之同維學之孝信乎爲可嘉矣聞其風者得不興起乎哉

送王廷器宰湖口序

金華王君廷器初拜九江之湖口令潯行過別于余曰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始明茲將往宰一邑子亦何以贈我應之曰子不敏何足以知之雖然嘗聞之矣昔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躭也其爲魚博而厚味子賤善而行之而單父以治君能體乎斯言是亦子賤而已矣君試往

治必有駢接而迎吸之者是則所謂楊橋也求味之美者固將望上之人之藥之也爲民父母者果克盡夫潤澤之方則其痾瘝宣有弗瘳者乎維靜以仁存心則其藥物固已富矣茲而往療肅寧之民必能窮其受病之源酌其緩急之宜絃歌禮樂以導之務農力本以利之鉏強扶弱以綏之公平慈愛之化淪浹於其肌膚骨髓之內由是聾者舒呻者歌而疾癘疲瘠者舉脫其舊日之患而安於衽席故曰上醫醫國此之謂歟殆見歲終稽事其獲夫十全之效也必矣維靜儒者也而醫乃其餘事乎以其有合於治道於其行也故喻之以醫

送李教授赴廣州府學序

天地之氣混淪旁礴流爲江河時爲邱嶽昭爲日星而

幽爲鬼神莫非是氣之所爲而人得之以生則所謂浩然者也然而有義氣焉有血氣焉義氣者集義所生故沛乎有餘血氣者失其所養則欲然而餒人能自反而縮以養成

皇上宵旰圖理躋世平康而其所託一
面之寄獨委以二司七八大臣其責任之重何如哉是
以匪得宏才舊德之士未嘗輕以畀之也比天下藩憲
之位多奏缺皇上集公卿大僚於廷各舉所知擇堪是
寄者秋官大司寇金公首以貴州司郎中林公文載名
上聞皇上擢公爲山西布政使司右參政命下同寅諸

公偕中朝大夫士咸以爲宜爰謁文爲其行贈予惟參
政之名創於唐紹於宋蓋以施諸相職者也我朝以是
移之藩臣豈非示隆重之意於岳牧哉公由進士出知
鄧州滿績入遷郎署宏才舊德著聞朝廷今擢居是職
當山西一面之託責任重甚果何以統治之乎嘗聞蒲
夏平陽堯舜禹之更都柳子所謂有茅茨采椽土型之
度溫恭克讓之德師錫僉曰疇咨之道百獸率舞鳳皇
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昌言儆戒之訓無爲不言垂衣裳
之化故其人至於今儉嗇善讓好謀而深和而不怒憂
思長禍而怡以愉者也方今堯舜在天子位雍熙之化
洽於四海者久隨所向而易於爲治矧猶有三五遺風

必預有所擇也比山東萊州府知府闕聞於廷皇上詢
擇其人於公鄉大夫時主戶部事克讓崔君賢名素著
而受知於少保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楊公者久公首以
君薦乃授君爲是郡守地官察案諸公華君翹舉爰要
予言贈之惟東萊禹貢青州之域地負山海利擅鹽鐵
太公用之而富人管仲資之以興霸號爲盛強蓋自古
記之矣君得有而拊之則政令德澤旋倪士女皆恃君
之身以安以致果何以副厥望哉盍君爲順德之廣宗
人登丙辰進士甲第理河南司實閱六載果敢有爲而
材德優厚以是理僻瑣之郡雖事幾無窮眾務交集猶
屹若砥柱植若楨幹能爲上下之所恃矧當盛強之地

者誠其克副所望也必矣或曰今之秦非向比也民之流移者殆半是不然人皆漢王成不嘗治膠東乎膠則秦之國也其流民自占至八萬餘口治有異等賜爵關內侯其故何即蓋以成勞來不意可恃以安其生也君誠若砥柱幹足以爲民恃則其自占又豈有異於成哉治成之地而能不與之異吾知朝廷爵秩之賜亦不與之異矣

贈長史楊先生致仕還吳序

鄜王傅楊先生以年髦謝事將還故里審理李公合諸僚佐設供張祖道都門外咸願贈徘徊胥與感念曰先生德及我輩厚今一朝辭位而去情何以堪雖欲留行弗可及已乃謀授簡於予俾序以贈先生而抒其情曰先生嘗與子同官固所知也子烏得無言乎予曰先生學端行潔器量宏深莫測端倪儀矩斬斬然而言論容接則盎如春陽之照物也故居於鄉鄰而人薰其德立於朝廷而士宗其學史館編摩受知於聖明講筵啟沃致重於藩邸天下大夫士聞先生之名者不問識不識亟稱曰厚德君子厚德君子云走生也晚幸嘗從先生之後而先生之盛名在人耳者有不待予置喙于其間而無陋之言亦不足爲先生增重也諸君固要之予度不能辭乃爲之序曰先生吳人也素有隱操洪熙改元始以求賢起江東授翰林檢討預修仁廟實錄進編修

再預修宣廟實錄進修撰正統辛酉皇上以弟鄜王當就傅擇宿德儒臣於翰林得先生命爲之輔未幾陞右長史朝夕納誨多所裨益踰四禩先生以年至求去上俞其請王若曰賢傅即舍予去予將何以考德而問業乎疏奏留之更踰二禩而先生年七十有六矣求去益果王勉留者再四而先生之志竟不可奪遂蒙恩得賜歸老焉子聞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先生彈冠而起拂衣而還進退從容無所愧怍何往而不得其義之安乎今之歸貌雖異乎壯老而家山釣遊之跡則固宛如昨也身雖涉乎隱顯而道義之具於一心則不因之而少有變也故曰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噫所謂厚德君子徵先生其孰與歸審理君曰是可以抒予情矣遂錄之以識別

神京詠別詩序

神京詠別者何詠神京之景而別薛準宗禹假之以泄其思而抒其情也天下之景多矣獨有取於斯景者何神京王氣所鍾靈秀所發壯帝居而拱宸極是豈他景比況游於是而別於是固不得而外之也景之目者何居庸疊翠玉泉垂虹瓊島春雲太液晴波西山霽雪薊門煙樹盧溝曉月金臺夕照是也予閱之而歎人之不可以無友而友道之有益於人也奈何曰詩之爲教經之以賦比興緯之以風雅頌今是詩託比興於景物而

因以賦其事得三經之旨然其音節和平出於聱叡之下非風非頌大抵皆雅音也夫比焉與焉賦焉者率有意義豈不謂居庸之翠由積土之厚所發欲子積中發外之似之也薊門之樹由培本之固所達欲子培根達枝之似之也瓊島之雲斂散之無時盧溝之月盈虧之有候欲子體其變體其常也太液之波澄澈之無涯西山之雪雖粲之無滓欲子師其量師其操也以至玉泉之虹盈科而行金臺之日容光必照又非欲子之法其有本乎諸君子輔仁之益麗澤之資良在於是不然則諷咏之可也直言之可也何特規規於是而不寘乎宗禹可謂端於取友矣宗禹爲今應天府丞公之子年富

性敏學行勤慤受父母命畢親迎禮於京師將還親所宗禹往哉尙體咏歌之義益進其學修其行策名薦書以濟厥世美將見偕計而來簉羽朝列則今日詠別之地豈非他日立身之地乎勉旃無負遂以是冠諸羣玉云

鄒處士輓詩序

東吳處士鄒公公敏有二男子一女子男子之長曰亮南京秋臺司務次曰順北京冬官主事女子之夫則顧行人雕也公用是游歷兩京名重公卿大夫間所至皆倒屣驚座今年夏自京師南還亮所未幾俄以訃聞凡朝野之士通者戚者行相孚者齒相埒者靡

不浩歎惋惜發爲詩歌以哀輓之所以哀者哀公之德

膴而食報廉也哀公之鼎養豐而遽不祿也哀公之壽甫逾六望七而卽止不前也哀公之老成典刑後死者失所儀範也可哀者不一而足大篇短章川溢雲委子輒將使引柩者之歌之也嗟夫自庾殞緋謳而後有黃鳥以哀三良有薤露以哀田橫今之輓詩卽其遺韻靈輀在塗以是詩歌而引其紼吾知匪直宗族之姻閭之而慟悼雖會葬之人莫不惻怛也匪直會葬之人爲然雖行道之子莫不悽愴也匪直行道之子爲然雖天地亦必爲之結陰而雲烟爲之改色也禽鳥爲之悲鳴而泉壑爲之嗚咽則是詩

艮菴文集序

文言之成章者也道理之無形者也道非託於言其理不能自明言非載夫道其文不能行遠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六經之文唐虞三代帝王之道所載孔子之聖所刪定萬世祖之不可尙矣戰國秦漢而下學士大夫躡塵嗣響者代有聞人然求其言不畔道文不悖經者漢則董子唐則韓子朱則歐會及濂洛諸子元則虞邵菴焉上下數千載間文章大家不過十數人斯亦難矣蓋文運與世運相

關文章之盛者世道之盛也肆惟聖朝汎掃區宇奄踰
唐虞之藩域光岳之氣於斯復完逮今治平幾百年鴻
儒碩士濟濟挺生匪惟侍從之臣恢張皇度粉飾太平
者其文超軼前古而奉將帝命者亦足鳴一代之盛焉
若成君始終是已君生十五年即用志古學自先秦兩
漢魏晉唐宋近代諸名家之文靡不沈酣咀嚼茹其醲
吐其疵於經不悖於道不畔然後肆筆而形於言觀其
所著有金匱雜書百篇理筌三十二章記序傷銘賦說
等作共若干首亦云勤且富矣論辯明切辭旨雋永若
岩寶出泉迤邐而不窮若武庫兵森然無所不有若入
宗廟見三代虎蜼瑚璉之器信非虛車而可行諸遠者

也君家常之無錫登正統己未進士第今拜大行人咨
謀宣度足跡殆徧海內薊方壯強而又貢之以博洽其
學之進也未已睨年才氣益老勒成一家言俾董韓之
緒及君而不墜斯實予之所望也不鄙謂予同年屬序
其集故不佞而書其端

周同知輗詩序

嗚呼此為哀輗同知建寧府事周公之什也予讀之不
能無感於哀焉公第永樂乙未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
擢廣東道監察御史於南京敭楊彈壓威望赫赫豪黠
欺負之徒靡不屏風斂避而獨與今湖南房尹張先生
過從相得也蓋先生與公同出越之山陰予時年甫十

倪文貞公集卷之十六終

羽 倪謙 撰

序

虞山歸隱圖唱和詩序

虞山歸隱圖者爲琴川陳君性孚而作者也性孚少有隱操讀書虞山中杜門却掃不求聞達邑長吏廉知其名以賢良方正薦舉之出爲衢之江山丞有惠政及民聲績兼茂無幾念蕙帳久空草堂誰葺而白雲猿鶴之無侶也將歸而終隱焉以償初志乃抗疏遵榮奉身引退不翅驚鴻駭鹿之難羈也行人成君始終喜其行之勇決手繪是圖復爲詩以發其志凡善性孚者迭從而

賡之成君以子職文翰且識性孚也既索予和更需弁以言辭不獲命輒爲敘之若此性孚歸哉倘遇幽人畸士於清泉白石之側席落花汎羽觴取是詩擊節而歌之殆必有賞音者矣遂書以歸焉系以所和詩曰

虞山繞衡茆蒼蒼開畫圖君昔杜門隱其處詩名磊落聞江湖賢良一鶚忽膺薦披腹直上天閽呼與其邱壑徒守株孰如致主追黃虞白駒無復歌空谷耿耿丹衷志匡國爲丞捧檄莅江山社稷人民歸所屬撫字常懷豈弟心光明徧照逃亡屋德化由來易感孚黎庶謳歌總權服故園花樹滿晴川歸夢夜夜飛吳天絲蓴玉鱸味偏美幾載長竿閒釣船式微賦罷喜欲顛上疏乞身成士安利至其用法平恕特緒餘耳所至惟知殫誠盡

贈魏克明還南康序

刑部尚書南康魏公年甫六袠餘得疾乞致政朝廷素倚重公勉留視事請益力遞賜璽書褒嘉給路費以優其歸歸甫一載而竟卒訃聞天子悼惜遣使諭祭命有司營葬事恩至渥也公家嗣克明率二弟詣闕祇謝將還鄉人寓京師者徵言贈之惟尚書公厚德雅望爲時

職初豈計後之盛否何若而爲之然天報厥德不能不
加厚於公宜克明鸞停鵠峙稱其家兒昆季皆賢從以
孫子也克明昆季勗哉胥以繼述爲念修身慎行以迓
承遺休務學敦禮以光大遺業出而掇科取仕則思遐
蹐是蹈否則亢宗紹統爲一邦之望族而罔貽李勤訾
房杜之嗤其孝不亦大哉勗哉克明昆季

送連州朱太守赴官序

嘉定朱君廷玉拜東廣連州太守瀕行進士潘君時暘
其鄉人也徵言贈之惟連州介楚越間僻在嶺表前古
例爲謫地凡獲戾於朝者輒竄之若唐劉禹錫韓愈宋
張浚輩可見不惟夷視其民而且輕視其牧何待連之

薄若是也肆惟聖朝以四海爲一家中國猶一人雖遐
陬絕域拊之咸同赤子矧近在南服之連者乎用是大
剖積古之弊選授民牧率與中州郡縣等開科取士登
庸其俊艮亦與中州才士大夫不異其民竊自奮曰朝
廷待連若是其厚吾輩寧容自薄哉故力本務學習尚
醇慤逮今蔚爲佳郡所謂齊變至魯魯變至道者歟廷
玉爲守於是蓋出於材選者也廷玉通伏氏經論秀於
鄉登名太學天曹試所蘊拔寘上第遂得守連而連非
昔日之連也夫朝廷既不夷視其民而其民又能勇於
遷化豈不爲易治乎以連之易治而能宣布皇上恩德
以文翁教化爲先不驚材於期會以陽城拊字爲心不

衒能於催科彼非木石孰不感悅愛戴服從使君之令
者哉天曹以連授君固謂君能盡是道者矣君其勗諸
尚體朝廷待連之意

贈國子學正王先生赴官序

南京國子監學正致文王先生受任將行客有徵言爲
之贈者予嘗辱先生知雖蕪陋固當有一言識別況重
以客之請乎先生世家湖之歸安蚤從翰林編修孟簡
周先生游問學大有成就宣德己酉選浙江鄉試明年
會試登貳榜不願就職去游南膠癸丑會試復登貳榜
乃就儀眞教諭丁艱起復改山陽通績九載進今秩先
生端雅凝重言動有則望之栗然就之溫然蓋道德充

夫成已所以成物聖賢大學之道不外乎是而先生盡之能事畢矣故予於是行所以序先生道德之實若此若夫功名遠大之地進膺可期然先生素不以是累於心而予亦不敢以是瀆言之也遂書以贈

送王景和還金陵序

王君春景和字也其先潞洲人厥祖以茂材舉因至南京家焉景和與予居相隣比而少子一歲總角時常各挾書冊就鄉塾師講授以故相知有素其後稍長君以幹蠱遨遊四方而予宦寓北京音塵違越者頗久一日訪予靜存軒中即其容則莊重修潔儼乎其有儀也聆其言則詳雅確實煥乎其有文也即其所歷則羅浮武夷三峽五嶺江漢河淮然後知其得於游之助也多矣夫夏蟲不可以語氷井蛙不可以語海何哉所見者隘也景和足跡無所不到其目之所接耳之所聞不特踐前人陳跡而動懷賢弔古之心其日與四方賢士大夫伍而漸漬薰陶之益亦已深矣則所見烏得而不寬哉予亦有好游之癖然縻於職業不能暫離頃因使至恆陽不久而返未嘗一騁眉睫以豁平生襟抱安得不因景和致予之健羨也耶景和之念尊甫士能甫定省久曠過予言歸乃酌之以酒而歌曰

江東之雲兮曰暮多我思美人兮鍾山阿喜一遘兮在帝畿歲聿云暮兮胡遽言歸高堂有親兮遑定省雨雪載塗兮風色凜凜蓐已駕兮不可攀美人復向兮江南還篋有綵衣兮尊有春酒我亦有親兮安得相從君同祝千萬壽歌竟酒酣遂抗手而別

謝欽院判醫效序

太醫院判士謙欽先生聖朝之名醫也僚友院士莫不服其業之精理之明而縉紳大夫以至委巷士女莫不奇其效之神也醫至於是亦至矣夫人具血氣之軀喜怒哀樂熾於中風寒暑濕伻於外差失所調病於是乎侵焉輕賊其形重戕其生雖至親莫能復而孝子莫能代也而醫也投以七劑輒能安其危全其親而遂其孝欲致人之弗感得乎此冬官亞卿王公所以存報於先

生也公夫人病寒熱積數日不解舉家惶惶以先生有鄉曲舊好趨告急焉先生往診之藥一再投而疾徐以瘳公曰何其神也先生曰寒熱者客邪也所以害乎元氣者也吾之藥內以護其眞元外以祛其邪氣調和適絕使自遁焉彼剛峻之劑非不快於一時而不知元氣抑已傷矣昔之善醫國者亦然養民以德所以護元氣也禦寇以兵所以祛邪氣也是以伊傅周召培植六七百載之商周蕭曹房杜能培植三四百載之漢唐率用此道若商君之醫秦勁悍猛鷙不貸毫髮痛刻而力鉏之其國富兵強甚爲快也然四肢枵然而大命以隨適所以斃之也公爲朝廷良相用因以是告焉公驚曰先

生之德匪惟壽吾室家而又有所厚望於吾敢不服膺乃授簡屬叙以爲謝子特爲書之使天下皆知先生非直㝡於醫也

贈張行人詩序

句曲張君仲書正統乙丑科進士也觀吏部政逾年拜行人司行人夫行人之官掌大賓自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此其職也歷代以來職無定名我朝尤重其選銓授必以進士誠以其將命萬里專對四方君德之宣國體之重於焉以係可不愼擇其人哉仲書以詩經取高第爰當專對之任信無忝於厥職矣雖然

適數百里有惘惘之色入直三省有刺刺之語此人之恆態也則出使於外無幾微見顏面若毀員外者幾人茲觀仲書受是職將銜命以出乃獨躍躍自喜而不卹其他其志果安在歟予有以知之矣豈不謂在廷庶僚限於職守多專而不咸惟使臣周咨博訪得以廣上之聰明達民之利病使天下受其賜況乎當茂年負美質軼跡所到探奇覽勝觀風考俗益足宏其學識廣其聞見以爲輔理弼亮之助宜其躍躍自喜也仲書其亦有志士哉由是迹其所至所謂若健者升梯舉足愈多而身愈高矣使遇韓子於今日則必將以稱侑者稱君子言何足增君之重也朝之大夫士凡善仲書者相與賦詩爲贈謂予同鄉且厚是以屬爲序云

贈嚴正學字

予友嚴君正學爲安慶通判可誠公之季子也公丞上元時正學與予同被選入應天府庠未幾朝廷遣侍御史稽理學事以正學非邑民弟子不許正學退卽官廨攻舉子業年茂性敏而嗜學聲名籍籍也予暇日輒往訪之正學居一室圖書四壁與之談吐論英辯或時取壁上琴爲予鼓一再行意度洒如也善爲詩有思致一時知名士多樂與之游嘗嘗當大比挾所得入試不偶遂棄舉子業篤志古學冥搜博覽於書靡不通究其志蓋不安於凡近也後侍父官安慶父卒歸鄉里藩省大臣

知正學者爭欲使出門下遂就承事浙藩事畢謁選天曹子見而諗之曰以君之才則明達而敏以君之學則博洽而遂固大用之資也何乃屈節於是哉正學曰君子非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苟得其道於崇庳何計焉承事雖微猶可假是而行所學矧吾先君子亦嘗爲之者矣吾固不得而辭也觀其所負之大而甘所就之小若此其賢於人也遠矣茲得典傳儀眞過予要一言以別夫位尊而德薄者雖不與毀期而毀自至何則非其所當得也惟德位相埒然後謂之宜今正學德浮于位譬猶以合抱之木備椓橛之用見者必睜眙動容交口稱譽必求宜得之地以處君則高位厚祿之晉承可以

逆知於他日矣于與正學相知惟素而義不容默也遂序其出處之槩以致望焉行矣正學其尚懋慎之哉

贈李郎中陞秩序

都水郎中李君孟陽行在工部尚書友直公之子也尚書洪武末任北平布政司參政太宗皇帝舉兵靖內難留尚書守城及登大寶擢冬官亞卿深被寵眷遷至大司空正統戊午卒于位皇上悼惜錄其功遣官祭葬賜一子官授孟陽工部虞衡主事蓋特恩也孟陽姿貌碩偉器識宏達雖所職在山林川澤之事而朝廷以其長於規畫凡將作之經營繕治悉以委之以故三殿之告成百司庶府之翼正城壖之完固攄忠效謀實與有勞

焉比滿九載適都水郎中缺員中外廷臣咸以爲匪孟陽莫勝斯任奏名于朝詔踐今職縉紳君子榮其績之成而位之進也需言賀之惟上天眷祐我國家不惟挺生奇才以匡翊景運於前必篤爲生賢子孫以承藉於後所謂世之不顯厥猷翼翼是已然朝廷於有功之報優其祿重其位以待其嗣人者豈徒然哉蓋以前人之德望之也昔周宣命仲山甫必曰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命召穆公必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未嘗不以世德勉之今尚書舊爲大司空而孟陽復陟冬官正郎則纘之似之固朝廷所望於孟陽者也孟陽爲政既焯有成績而教有成繼爲一郡師而教益振則厚德碩學固已馳譽於時矣今而爲太學師也豈不宜哉將見表率於上而諸生効法於下其爭相磨濯得不彬彬爲盛乎同庠由是益加祇慎夙夜盡心以圖報俾師不負於天子俯

仕於朝者榮之屬言爲賀予必申以風昔之好者以見先生善筑之有素也先生名純字惟一姓耿氏云

贈仁和教諭赴官序

大年聽先生臨川故家子也軀幹魁梧學有源委材器偉爽不羈以儒紳奮分教杭之仁和迎母就養先生傳經講道之餘歸率子弟奉起進羞爲母壽母心樂焉豈足以久稽之耶杭之縉紳凡寓京師者屬言爲贈子故不容以默也

續譜翰選序

宣聖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而無其位慨道不行於當時也廼載之於書以詔來世由是人極以立綱常以正凡厥有生得並立兩間而不淪於禽獸之域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聖人有功於天下後世若是其遺德餘休得不

子每見之鏘然韶鈞之鳴軒然鸞鳳之翥未嘗不誦而愛之而以未得肖覿爲歉侍御成君敬之常郡人也茲類不息聖胄與之同存而不息觀諸孔君唯伯之所譜益可徵矣唯伯別號若菴素士宣聖五十七世孫也系本東魯自四十二世校書郎檜後唐同光間避難航海始家溫之平陽寶爲南孔之祖五十五世克愚隨父文愈遠而愈盛乎故天地不壞聖賢與之同流而不壞人學翁任爲西湖書院山長因徙家於杭實若菴之會祖也故若菴今爲杭之仁和人南孔舊有家乘克愚嘗續之矣若菴承父司封員外郎希德之命重加校錄始於校書而終於五十九世彥澤支分派別昭穆秩然學士大夫從而見之者莫不仰聖澤之深長歎後賢之傑出咸著爲歌詠以美之若菴彙爲一卷題曰續譜翰選一

日乎是卷造予謂曰諾闕里之裔孫也游學京師頃得
會大宗衍聖公彥縉於城東明照里第惠以太祖高皇
帝戒諭石刻本及魯司寇像手植檜銘金絲堂記各一
通屬諾來拜林廟諾不敏將有事焉欲搨是以爲合族
之華願一言弁其端惟能言其祖郯子見稱若菴遡流
窮源修明世系豈特能言而已哉其致人之稱頌也宜
矣然詩有之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若菴誠唯世德是
求保有家聲而勿墜則克肖象賢信不媿宣聖之子孫
矣若菴尚念之哉是爲序

贈武學教諭葛君致仕序

京衛武學教諭葛君維鎮以年踰六十請老于朝詔許
之將歸四明之慈溪予同年王君用節與君有僚友之
契爰屬予言以贈昔孔殘年七十三上書去官韓退之
謂曰君尚壯矣去之果殘曰吾年至一宜去吾爲左丞
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爲二宜去退之歎其賢奏疏乞
留以謂殘守節清苦議論正平筋力未衰不宜苟順其
求不留自助也夫以殘年當致事又處重難此其去誠
宜也而退之尚亟留之今葛君之年甫逾六望七不若
殘之多葛君之職事簡望尊不若殘之難而清節正論
不減於殘不知葛君負何宜而去也使遇退之必見惜
請留烏能使其遂所願哉雖然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士
之節也老馬爲駒不顧其後詩人於是而興刺焉葛君

於永樂丁酉舉明經于鄉登宣德丁未春選分教閩之
晉江秩滿而還京衛身任師道二十餘禩文武之士材
成而德立者中外相望其善之及人也廣矣故倦羽必
思故枝潛鱗必樂深淵道既行於當時名固全於晚節
若霽斯行若澂斯止亦其宜也是以不待年至而辭榮
以歸則其身雖退而德實進矣由是而觀葛君之去豈
爲無所負乎君之歸角巾藜杖逍遙徜徉指童子釣游
之迹尋海鄉鷗鷺之盟邦之人必相願慕以爲香山
之老洛社之英世果復有斯人也不亦韙乎用節喜曰
吾子之言可謂得其心矣盍爲我書之遂錄如右

明 倪謙 撰

序

贈湖廣道監察御史沈君序

沈君廷器予同庠友也登正統戊辰進士第觀政刑部逾年以材選拜湖廣道監察御史或謂予曰廷器擢臺憲職之雄峻清要者也眾人以爲華廷器不色喜若慮夫任重責大之爲難稱焉予曰否廷器學贍才充端厚勤敏其在刑曹不數月而疑獄健訟咸能斷決郵罰麗事與老于吏者齒茲居六察正其宜也又何稱之難其必心存敬慎而蓄于色也夫器之受物也小者易盈而淺者易溢御史臨制百司糾繩不法威望凜然彼喜事者受之則驕矜自恣往往至於盈溢不以其器之小而輒背馳各天一方而松楸之祭掃缺然賴有兄子熊克承父志修厥歲事亦第乙丑貳選以出司教江右石城則祭掃於焉益缺矣雖恒命子姪之家食者攝之然如在之誠終莫能致欲乞假一歸用展孝忱而蚖豕橫道又莫能達則此心歉歉殊無已也茲又當外補因繪赤嶺雲松爲圖隨寓展觀雖弗克躬掃墓田庶其雲松嶺之柏乎孤根特立挺拔直上故能貫四時凌霜雪焉與女蘿非得附麗固不能以自立也善乎周書有曰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徇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尚畀一言以道夏之志也乎哉余聞孝子於親之歿睹其詩書棺槨不能舉之飲之者以其手澤口澤之存故苟不惟理是循而吾怒乎奪率附麗以行其私必至於作威以徇是爲女蘿之類也故必介然持其中正蹇蹇譬

元改青之博與夏之繼武則於正統已未沿牒湖襄宦也夫以餘澤之存且不忍忘況其體魄所藏之地而忍

赤嶺雲松圖詩序

襄陽均州學正鄭師禹先生爲信誠孝人也滿秩來京嘗手一圖示予且曰夏世家荊田里之澄塘去澄塘二十里許至安樂里柯山西南有嶺焉曰赤嶺先大父諱元行兆二世母李天麟行億十八之葬地也以世父諱元行兆二世母李耐焉而大母陳別葬穀城山之燕尾峯夏則與堂兄蕃失怙皆幼比長蕃登宣德庚戌春官試榜第司教澧之慶

忘之乎是以古者士去其國則哭于墓而後行蓋哀即壠之無主必有返國之期也先生昆季子姓席祖考遺德皆以文學起家聯輝競爽有光先烈誠士林所罕得然而邱壠之邃欲主守而未得圖返國而未能也自非先生狀其景物常存於心目之間抑何由而寓其思乎予知其每一披視則崇封巍峩儼乎其若堂也宰木森森乎其林立也瓌瑋蕭槭肅乎登兆域而陳薦奠也則其身雖去國而精神血氣固已默相感通於赤嶺之下矣詎非善致其孝者乎先儒有曰不忘先塋孝之大者也先生以之予既道其志復系以詩使時歌之以泄其思詩曰白雲兮英英蒼松兮亭亭紛瀰漫兮散復凝宛可識君之睹兮伊隴畒咸皇風大振兮沴氣清遲歸展兮明日

贈黎先生赴西安教諭序

大量黎先生臨川故家子少孤篤志務學不懈比長授經於翰林吉士傅太常先生之門學益端邃宣德初來遊南京卽以能文鳴今冢宰南齋魏先生時爲太常卿名德鉅儒學者師尊之見先生所著輒加稱賞先生因拜門下就正所業南齋保器待之子時爲郡庠生甫冠

勉然以應四方知已之求雖欲刊謝浮藻一歸大雅而力不能也於先生得無健美乎夫以先生績學之有本授受之有自薛寓兩京尙能致從遊若是其盛況乎受朝廷之命任分教之職其爲盛也當何如哉宜其作成多士出登科第而最績書于天曹也茲膺明陟得衡之西安教諭西安之士沐先生之教彬彬成就將不異於池陽也又可知焉夫今之爲師者率患教之難施才之難成往往以課殿被黜然於先生則惟見其易其賢過人不亦遠乎茲將赴官雖久欲相資而不可留也故子贈之以言然必道夫夙昔之好者以明先生善教之實爲子所素知也是爲序

贈應天通判蘭君赴官序

予嘗慕古之爲人牧者不徒績著於當時而名譽之美又能流聞於千百世而不泯果何道以致是哉迹其行事率務孳孳愛民不矯亢以爲廉不苛刻以爲能而循良之政爲可尚已以矯亢爲廉則飯塵釜魚非不能釣名矣而實惠不及於民徒廉也然一錢之選百紙之受者何害其爲廉以苛刻爲能則蒼鷹猛虎非不能集事矣而遺愛不懷於民徒能也然蒲鞭示辱征科政拙者何害其爲能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蓋必豈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績惡得而不著名惡得而不遠乎以今而求循良之牧若

蘭君景清固其人也君爲蜀成都之簡邑人自太學釋褐通守湖廣之常德以憂去官起復改南京應天聞君之在常德未及期而去其民之食力於家者懷其德而靡忘士之宦游於外者頌其美而不寘窮意君爲郡未幾而感召之速若是豈所謂能釣名而集事者耶及君辱臨敝郡始獲瞻拜下風挹其德容則端重而不浮觀其矩度則春容而不迫聆其言議則又温厚而不伐也然後知君爲豈弟君子而非矯亢爲廉苛刻爲能者比也感召之速宜矣哉且應天京郡也其民萃五方之人事繁且劇初通守之缺也所司馳傳以請皇上命吏部慎簡賢者授之吏部即以君應詔是則銓衡之知君又已久矣夫以外郡而遷內郡地不同也而民固同白遠戶而視近屢民不同也而心固同君茲往也孳孳術良之政必以治常德者以治應天則君聲績之益茂德士須其美者甯獨異於常德乎然則君在此行矣予也喜劉寵杜暹劉寬陽城其人之爲吾郡也故樂序以爲贈而深致吾民之慶焉

治亭登高詩序

九日登高厥有故事而南京詩社諸君子每歲九月九日携酒徵登城南之雨花臺更番作主以爲樂惟正統己巳以朝廷有事不果登今年八月十六日恭聞太上皇帝鑾輿還復臣民罔不忻抃於是大司空周公之子

仁俊作主折簡速賓欲尋舊盟適值陰雨以雨花臺泥淖不可往改登治亭蓋治亭在城內朝天宮通明殿後治城山上近且易陟故也至九日伏遇聖天子德音渙頒大赦天下恩澤誕敷人心悅豫仁俊以爲聖化維新理宜嘗慶今日游樂云胡不可遂約會於道錄至靈胡公文珪所是日所速之賓二十有八人至者則尚寶宋士皐黃門劉有融翰檢王之深進士陶元素揮使彭大用士人徐時用江文初賀存誠蔣主忠嚴克企張廷桓張志確金彥端李啟明葉廷玉吳宗啟方元服以及道錄元義李明善萬宗賢時天已開霽諸君褰衣登山拾級而上亭左右草木蒙密後有竹林森茂於樹罅間俯

親居民萬屋鱗次石城壁立縈迴勢若飛鳳西瞰長江若匹練在地東望鍾山又若蒼龍起伏黃金殿闕隱映紫翠中佳氣鬱勃皆接於几席之上諸賓列坐亭中僅而可容仁俊持觴捧觴以享賓酒數行而止請自亭而降仍至胡公所則已張筵以俟復以次序坐笑語歡洽酒行無算或謂今逢菊節乃無黃花可對非負美景乎胡公亟取一盆置堂中諸賓益喜更迭傳令舉觴不如令者浮以大白藹然斯文之樂也酒半仁俊起曰勝會不常豈容無述盍舉唐人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徧插茱萸少一人一絕分韻賦以詩紀一時之勝可乎諸賓曰諾皆卽席賦成而韻

獨不及予意欲予爲首敘也日將夕諸賓皆霑醉散去其不至者仁俊亦遣人投韻索詩翌日詩皆就仁俊積爲一帙示予予讀之則曰先正有云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諸君子昔也遭時多故則懷忠憤之誠可謂先憂矣今也萬方歡慶斯講游觀之好豈非後樂乎然諸作鏗鏘要眇沖淡和平不惟在位者類皆能言之士而韋布邱園者亦足以鳴國家之盛焉於是命公南來公至是甫及二載而遽然下世矣可痛矣夫謙有二親在堂得請歸省適值公喪啟行還葬時公卿大夫士執紼而送者數千人謳吟哽咽發爲詩歌行道聞之莫不掩泣公諸子乃錄其可知者得若干首聯爲一帙而命予序之嗟夫國家以公爲四朝老臣實維文廟培植以遺後者故都邑之重惟公是託所以宸衷無南顧之憂者有公在也今公已矣國失所倚而人失所望則凡有知者孰不泫然哀之乎哀不能已而繼之以泣泣著於言于以見非一人之私情乃天下之公義也故爲敘于篇以備史氏采錄之一端云

南京禮部尚書王公輓詩序

太宗文皇帝龍飛改元之初首賜進士冒棨等四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復簡拔秀異之材二十有八人入翰林爲庶吉士蓋所以上應乎二十八宿也今南京禮部尚書臨川王公實與焉賜閣中秘書日勑大官具餚夜給膏火費萬機之暇上每躬課其業嘉待優禮倍萬恆品所以儲養造就爲後日密勿贊襄之具也公長身美髯昂然朋行中上獨異之已而擢翰林修撰陞侍講進學士職上累北征沙漠公必從行逮仁宗昭皇帝宣宗章皇帝尤見寵遇陞公禮部侍郎入內閣參預機務正統間修國史爲總裁開經筵爲講官彌綸啟沃厥績維懋

國家以南京爲根本重地鎮靜碩畫必藉威望老成之人於是命公南來公至是甫及二載而遽然下世矣可痛矣夫謙有二親在堂得請歸省適值公喪啟行還葬時公卿大夫士執紼而送者數千人謳吟哽咽發爲詩歌行道聞之莫不掩泣公諸子乃錄其可知者得若干首聯爲一帙而命予序之嗟夫國家以公爲四朝老臣實維文廟培植以遺後者故都邑之重惟公是託所以宸衷無南顧之憂者有公在也今公已矣國失所倚而人失所望則凡有知者孰不泫然哀之乎哀不能已而繼之以泣泣著於言于以見非一人之私情乃天下之公義也故爲敘于篇以備史氏采錄之一端云

贈天文生萬英序

雲夢萬君英字世才通歷數星官之學今年秋當道薦其名于朝上命禮部欽天監試之術果精習獲補本監天文生交游者咸榮之徵言以贈惟星歷之學尚矣以歷數言則自伏羲畫八卦以象二十四氣炎帝分八節以紀農功黃帝迎日推策乃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大撓造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斯六術考定氣象建五行察發斂起消息正閏餘述而著焉謂之調歷而後世本之然以聖人之智其於天地之理陰陽五行之運日月星辰之紀考驗推測無有不盡其立法倚數固宜歷萬世而不忒也然傳之稍久其應輒差自

堯舜三代及漢唐宋以來歷未嘗同何也蓋天地之數妙不可測者常在於毫秒之際而其象與氣推移贏縮亦有時而不齊積以歲月則不能無差理固然也聖人不能使歷無差而能因其差而是正此歷所以屢變也以星官言則自黃帝創受河圖始明休咎降及高陽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堯則命羲和出納日月考中星以定四時舜則在璣衡以齊七政夏則昆吾商則巫咸周則史佚諸侯之史則魯有梓慎鄭有裨竈齊有甘德魏有石申皆掌著天文各謹圖驗其巫咸甘石三家後代宗之而相傳至今者也肆惟聖朝祇若天道治歷有法而無所差忒觀天有器而無不脗合所以前民用而授人時占吉凶而審災祥者亦已備矣自非性識明達深究古學豈能極占步之妙哉英較試其術果精習獲補本監精習而無忝所薦則推氣數以驗天常觀天文以察時變必能舉其職業矣職業能舉祿位由是而進焉英聲茂實能不著聞於觀臺之間也哉英益勉之庸書以俟

贈陳編修歸葬詩序

景泰紀元之春予與黃門司馬先生自朝鮮使還至遼陽聞編修陳先生奉命來祀北鎮祀畢詣蓋牟啟父櫬迎母歸蓋尊甫姑蘇人宣德間謫戍於是以歿而母因寓焉故也予乃偕黃門聯騎往蓋牟致祭慕下升堂拜其母期同還朝而先生啟窆未及遂抗手別不數日先

生至京曹厝父櫬都城外奉母居官舍當是時先生即欲歸葬以入仕未久不敢言私既逾年先生書滿考稱天曹奏賜勅命當贈父如子官母封孺人先生曰是可以言歸矣疏其情以聞詔許之舁櫬及母發舟而南同寅諸君子咸著爲歌詩以詠別謂子宜序子不敏何敢僭於斯竊聞宋魯之犢贈也乘韋先而吳鼎後是以不辭嘗觀世之故家令族不幸而遭遷謫者多矣往往星馳水逝一去而不返其能故國之復者幾何人哉先生當門祚中衰之秋父母昆弟越在海東而先生巋然若魯靈光獨存京師垂莫淬礪肆力問學太有所就竟以明經領薦策名進士爲第一甲第二人拜官翰林入侍

經幄卒致父櫬返于祖塋毋氏歸于舊廬荷龍章寵錫光賁存歿故國既去而復歸門祚既衰而復振骨肉既離而復合非由先生之克子能若是乎先生之歸也襄厥大事敬恭桑梓孝親之念可以無憾矣然皆上之賜也肆惟皇上富於春秋懋隆聖學而先生爲經筵講官以啟沃爲任固不宜以久去也故曰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尙式遄其歸以副同寅諸君子屬望之意可爲是爲序

賀曰溫孫先生壽七十序

國博豐城竹軒孫先生有子五人謙識者三人也謙爲童子時嘗從春坊諭德臨江黎先生游獲拜今致仕都

憲公曰良先生與公同謫宦居南公遇物豪暢器度宏厚謙心慕之蓋都憲竹軒之次子也謙在京庠時獲執弟子禮於教授曰讓先生講下先生善於啟迪深承奬厲謬領鄉書以出謙心德之蓋先生竹軒之季子也謙在翰林時獲與侍讀曰恭先生聯官先生先達老成廉介方古謙心敬之蓋侍讀竹軒之中子也三君子材德聞望中外相埒餘二人雖不識晚蘭崖桂之華珠聯璧合之美當不異也矧曰儉先生仕不出鄉又早世曰溫先生初不仕謙不之識也固宜使曰溫先生亦出而用世材德聞望詎後三君子哉先生有子約以禮經登鄉選升諸太學循例南歸省侍其親時教授先生主客禮

貞節堂詩序

貞節堂詩者乃縉紳大夫爲王君允毋孺人劉氏而作也孺人年及笄歸王君雲年二十有六而寡生二子允方五歲信方三歲上無舅姑下無童僕煢煢孑立飲蘗茹荼誓守其志躬勤紡績以撫諸孤允年七歲卽授以經遣入郡庠爲博士弟子員鬻簪珥市典籍以資其學視其勤惰時加奬厲故允業成名立登正統乙丑進士第拜福建道監察御史今孺人壽踰七袠康甯無恙此貞節之堂所由以立而縉紳大夫之詩所由以作也予聞之易曰貞者事之幹也又曰貞固足以幹事夫人之遇事所以頹墮不立而失其素志者不貞故也知事之

爲正堅固確守無所移易是之謂貞君子處事莫不當然而況婦人從夫之義者乎在恒之六五有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傳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終守從一其德恒矣此所以爲貞也孺人以盛年羣居甘心窮約教育二子自鬢髮以至種種守其從一之義近五十年志操堅確凜然如秋霜烈日其德之有恒如此謂之貞節不亦宜乎彼有徒慮餓死自失其身以淪於禽獸之域者聞孺人之風媿死無地矣昔衛之共姜守義嘗作柏舟之詩以明其志當是時陰教行于閨門先王之澤未泯夫子取之所以爲世勸也諸君子詠歌孺人之節大篇短章極相推美使觀風者采之以附柏舟之什而傳

誦于天下後世其於共姜又何遜乎國家興行表厲風俗凡閭閻士女有能守義若共姜者輒旌其門若以孺人之節上聞予知旌門之典不旋踵而及之矣矧御史君身跻顯融躬致祿養蹇諤之操著于臺端朝廷乃推所自將必錫之宸章寵以命服以爲孺人榮又以見天佑善人其理不爽死者有知衛不含咲於地下乎嗚呼御史君之名由孺人之教而有成孺人之節由御史君之孝而益著是皆可書以爲世之爲母爲子者勸也用是述于篇端

贈御醫孫先生醫效序

少保兵部尚書于公之壻錦衣衛千戶朱驥患傷寒疾既念而復作勢日向劇賴希賢孫先生治之而愈驥感其活己且念其術之良也微予言以彰之于閒昔漢張仲景本內經難經之旨著金匱玉函經及傷寒諸論其論六氣之所傷最爲詳備晉王叔和纂岐伯華佗等書爲脈經敘陰陽內外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氣口條陳十二經洎三焦五臟六府之病尤爲精密二氏之書誠千古不刊之典也後之學醫者莫不本之近世以增鳴者曰劉守眞張子和張潔古李明之輩號稱醫道中興守眞于和攻伐邪氣多用宣洩之法潔古明之護養元氣多加補益之功蓋皆明夫氣運之變而通於陰陽之化者矣今之言醫者莫不宗之先生之爲醫也精究張王

之書深傳劉李之妙其攻病也陷陳克敵若韓彭之用兵其養病也紾輯拊摩若蕭曹之治民辯證於指下取效於目前隨宜應變未嘗十失一焉異乎世之泥古守常者矣是以先生之醫著聞京師凡嬰疾者必往求治屢集戶外至不能容而先生應之亦未嘗以富貴賤貧而有所擇也夫疾既愈而復作他人治之或不以爲難也在先生則易焉其術之良豈不於是而可信乎惜予言不足以彰先生之美而盡驥感德之情也先生浙之仁和人世業醫永樂初侍父居太醫院今爲御醫其學得於家傳尤多云

贈河間太守王君赴官序

京衛武學教授粊梁王君用節用薦擢河間府知府或有言於予者曰河間大郡也密邇京師頃者胡虜犯順震驚畿甸河間之民倉卒駭散輕去城邑賴天兵掃除遠竄漠北其民稍稍引歸喘息未定心迹未甯王君茲往不亦難於理乎予曰不然駭散者非其民之罪也守土者之過也使守土者能捍禦以爲之保障則民有所倚而不懾矣至乃奉身先逸民有不從之者乎惟其如是故朝議以爲保障其民惟王君爲能故其薦之而王君者由進士起家爲刑部主事以事解官大臣交章論薦復起而任教職學術之正足以啟迪乎後人材識之俊足以建立乎事業今奉命出守雖當乍散復歸之餘

從而推誠布公宣德振惠以修內政興治補弊思患預防以禦外侮民有所倚必帖然而甯謐矣譬則良醫之治羸病而投以參苓之劑慈母之字孺子而審其惡欲之方病甯有不瘳而子甯有不安者乎吾見其易而未見其爲難也昔漢朝歌盜賊充斥鄧隨舉虞詡爲之長故舊弔之詡咲曰不過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及到官設法擒戮境內獲平後遷武都破敗羌眾招還流亡假貸貧民開通水運家給人足一郡以安故艱虞之際正志士立功之秋而謂王君難之乎子徐待之英聲偉績不久振聞於都下矣或者無以對未幾用節啟行諸同年仕於朝者咸出祖以餞之予以在列因舉與或人言

省爲監察御史張君孟弼告孟弼請遂述之以贈用節於是乎書

贈蘇郡太守汪君序

大江之東郡之大者以姑蘇爲稱首戶口之版土田之籍視他郡奚啻倍蓰故生殖富而恕訟繁其財賦之上供于京者以億萬計然欲使其民禮教興行姦冗屏息遂俯仰之顧無征科之擾非有宏傑之材爲之守照之以仁制之以義繩之以禮約之以法而由之以誠未見其政善民安而悅服於心也故凡爲守於是者恒選選其人焉比者蘇守以缺聞皇上博簡羣材而得地官正郎汪君清夫遂以授之清夫爲隴右義武王世顯之後

自金人元代有顯人與予同登已未進士第居地官之朝或邊粮之當積或儲道之當理必命清夫往治咸稱厥任其材之宏偉著于朝端久矣今俾出守一郡人多爲之惜予則以爲宜也何則蓋清夫先君子宗賢嘗通守淞郡有能名清夫實侍左右淞與蘇地若齊魯然土風民俗固所素諳者也以宏偉之材而居素諳之地仁義之施禮法之布一出於誠而無僞政有不善民有不安予不信也矧近之爲蘇守者前有況公後有朱公況

之治也以剛果朱之治也以簡靜而皆臻于理清夫茲
往將為況之剛果歟抑為朱之簡靜歟昔趙廣漢守潁
川以威名聞韓延壽繼之以禮讓化及黃霸代之務以
篤厚因其迹而大治今之蘇殆不異古之潁川而君繼
二公之後將不異於霸也審矣他日政理有成聲績兼
茂其致璽書褒美入於廟廊又豈異於霸乎倘慎旃哉
凡同年而升者燕餞其行謂予載筆于朝屬序以贈

明 倪謙 撰

序

贈都憲王公詩序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公公度二親相繼早世皇上御極之初嘗推恩賜勅贈其父爲給事中母爲孺人矣又三年復賜誥加贈父爲僉都御史母爲恭人公思欲錄黃燎告邱隴時奉勅總督江淮漕運撫巡畿甸郡邑屬頻歲河決爲患水旱饑疫相仍民生寡遂公勞心焦思方務築塞賑卹未敢言私今年爲患者已息相仍者已蘇時漸康復歲之秋仲還朝議事始疏其情上陳乞歸

展墓皇上若曰朕倚卿以國計之重民務之殷而卿眷念桑梓孝誠可嘉事畢卿其速來以副朕望於是錫楮幣爲道里費俾乘傳歸以寵榮之恩至渥也陛辭朝之公卿偕同年諸君咸賦詩爲贈而授簡於予以敘之予以謂君子盡心王事不以私而害公者急君之義也報本反始必先公而後私者厚親之仁也孟氏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忠孝盡於君親公珮接其儀度言議雅愛重之以爲若公珮之才宜就儒業以出足爲天下用乃羈於醫曷克展邪及其卜鄰甚邇朝夕往還益洽然後知公珮幼從內翰楊廷端先生游學有授受爲亞卿周公侍御趙公郡博孫公所器

待咸欲舉大郡庠而公珮亟以代親爲事不果其孝可
嘉矣公珮攻書喜吟詠每偕二三友過予靜存軒中簪
燈夜酌輒投壺聯句以爲樂酒酣奇語雜出拊掌諧笑
與意洒然酉中抱負何如也見予鄙作必加賡和頃刻
數十篇不厭睹其詞鋒差差余固敝鈍之不暇也景泰
改元公珮隨王師往平閩寇而余亦乞假歸省遂爾闊
別明年子還朝又明年閩師始班公珮以功授醫院幕
職食其祿不事其事乃復省晤暇即尋盟過從情好固
不異於疇昔也茲公珮念二親衰暮久曠定省得請于
上翩然戒歸余性本鈍不能俯仰與世諧賴公珮不鄙
棄予今其歸矣則酬暢之樂誰與望之及思公珮始之

遺外功名甘就醫業者既爲親而出今之登名仕版思
念之孝始終在親子敢以朋
盡築養者復爲親而歸一今
友私分悕悵於其去乎於是舉觴餞之而歌以侑觴曰
南風之薰兮三伏波九峯無雲兮鬱其嵯峨君茲歸止
戲綵服而進春酒兮親亦怡止鬢皓而顏酡燕喜之樂
爭柰爾何朝家需忠賢以翼理兮惟孝之求豈容君兮
抱道不試而遠遊車載腓兮馬就服君來朝兮吳淞不
可以久留歌竟在坐之賓咸歌詠以餞之命予序之然
必及夫交誼者以見公珮與予斯交之好若此也

閣內翰戚文滿序

古人論不朽者以立言與立德立功並稱故君子道明

于已而不獲見諸行事則必立言以垂後若史氏之職
是已三代以上之史即詩書春秋皆經聖人所刪定不
可尚矣秦漢而下其英君誼辟之盛德大業賢臣名士
之豐功偉行與夫一代典章法制之施理亂汙隆之跡
使後世得以究其顛末詳其是非逮今久而彌彰者不
有賴于史筆之存也耶使無載言之筆雖功高德懋孰
爲傳而有聞乎是惟言不朽乃功德所由以不朽宜其
稱之並也以立言爲職者其重且要不亦明甚矣乎今
之史職在翰林曰修撰編修檢討朝廷於是職必慎簡
甲科文學之士以充而餘姚戚君文滿獲拜翰林編修
益出於慎簡也文滿自幼侍親宦途風承家學性精悟
不凡年十五六時操筆爲文章雄詞麗句已纍纍不窮
比弱冠其辭益騁若百金駿馬追風絕塵逸氣橫出蓋
其得於天是以過於人也予每期文滿之才足以魁多
士居翰苑而無媿其後出領秋薦果登進士高第選翰
林庶吉士被擢爲史官竟如子之所期但少歉於魁名
耳茲文滿既陟清華禁近之地任立言要重之職則纂
述鴻猷鋪張盛化褒功贊德著于簡冊以傳信於天下
後世者固朝廷所望於文滿者也而無識者類以閒冗
視之何曷足與議也哉願子學殖荒落亦嘗職立言而
不知所以言以今觀之增愧於文滿者多矣然則文滿
善培積而不已其嚮往可勝既乎太醫院士滑志康君

仰人也榮其拜命來請贈言予與文端交最久知最深故喜一道之以見朝廷用賢當其才而且爲吾黨賀也

贈刑科給事中王君序

給事中言官也以諫爭封駁糾劾爲職在昔諫議拾遺補闕即其任也古者諫無官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士庶工商無弗得諫者漢唐以來諫官始有定員以天下之政四海之務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任不亦重乎是以天子深居九重而耳目所及罔不周知者由諫官以言之也爲是官者必練習憲章明達治體有長慮卻顧之識存忠君愛國之誠衮職有闕則犯顏而不難大臣有失則直指而不忌誘以厚利而不動臨以白刃而不懼然後爲有以盡其職也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斯之謂已雖然進言固難而納言尤難鴻惟皇上言路大開納諫如流爲言官於今日者豈不足以行其志乎瀘川王君廷鑑夙負異姿先君子耕樂處士朝夕躬課以詩書比長博延名師訓迪故其學有授受正統戊午領鷹而起兩薦教職不就卒業太學業益充博景泰辛未擢進士高第今年秋拜刑科給事中君之在大學門下從游之士甚盛乃相率來徵贈言於余余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官守言責不得以相侵也然使當責者拱默而不肎言不當責者又侵官而不敢言將何以善其治乎君抱充博之學有用世之志茲獲任言責之重際納諫之君則昌言論列而効蹇蹇匪躬之節蓋千載而一時也蹇蹇之節著則言之行者道之行也由是善治稗於國家風采振於廷端尚曷讓古之諫臣也耶昔宋歐陽修余靖蔡襄王素爲諫官當時重之謂之四諫余於今固有望於廷鑑矣遂書以爲之贈

劉侍御輓詩序

嗚呼此爲吾亡友敘琪劉君自新哀輓之作也然縉紳君子哀吾自新者抑何若是之多耶蓋以自新早失怙恃克篤志力學攻苦食淡不以祈寒暑雨少懈遂以詩

經發解于蜀登正統己未進士第拜官行人九載榮滿薦授貴州道監察御史奉勅諭蜀山都掌夷寇遷秩南半載高位厚祿未及晉承而遽以疾卒此其爲可哀也自新魁岸磊落爲行人將命四方擅專對之譽爲御史深入賊境曉以禍福諸寇悉降不煩師旅其才略爲甫見宏猷大志未及盡展而遽止於斯此其又可哀也自新嘗言吾先世以來多不得壽不知吾齡之延否也乃以山岳名諸子今自新甲子果不及週年僅五十有一其命矣夫此其尤可哀也自新之可哀者若是則凡縉紳君子篇連牘累所以悼惜之者安能已於言耶言之發也人情所同又安能而不多耶子與自新同年舉進

士交契甚厚其子山紋郡薦爲陰陽正術以其爲世宦之家也山頃來京授職乃以諸作輯錄成編徵爲之敘嗚呼吾尙忍序君茲什也耶雖然世固有蹔華陟要者矣其官資非不高也壽年非不長也至其材德略不爲人所稱甚則詆訾交集在生前且不免焉況身後乎由是觀之則吾自新雖不得隆貴轉於生前而所以壽身後之不朽者固有賴於是編也故不辭而序之使傳焉

清風林詩引

出南京朝陽門外四三里有俞氏文貴居焉文貴維揚人居於是數世矣父彥清偕母氏年垂八十具慶在堂文貴有兄文顯文德文德任南京留守左衛百戶皆敦

睦有行誼豐於貲畜賢而好禮家林有竹數千挺望之蒼翠蓊鬱賢士大夫樂與文貴游者恆造竹所嘯詠時或天風徐來柯葉披靡觸撓參錯播而成聲恍若登有虞氏之廷聞鳴球之憂擊趨文石之陛聆琅玉之珊然也挹之者汗獨爲之滌鬱不惟悅人之耳而又爽人之神也因名曰清風之林文貴商於湖海心未嘗不在是林也頃來東師慕太常卿夏公墨竹妙天下乃持縑素求圖其所謂清風林者而時展玩焉將以徵名能詩者題詠其上以寫其適介秋官員外錢君原傳屬一言爲之引惟夫風大塊之噫氣也不自爲聲而聲生於物之所激不自爲形而形生於物之所遇故風

一也簸塵沙則爲狂鼓濤浪則爲怒汎蘭轉蕙則爲香是皆因物而有變也至於竹中虛外直有冬夏不易之節中立不倚之操物之至清者也惟竹之清也故激之而成聲遇之而有形而風也亦從而清焉是以人之挹之悅乎耳而爽乎神徒知風之爲清而不知因夫竹之清也且天下之物可愛者多矣而文貴於竹而植之而圖之而詠之而獨加厚焉何耶吾知其心必窮達不移其守得失不渝其志羣居而不附麗特立而無比周於竹之清實有契焉者觀人之親其德者無不愛而接其儀者無不悅是何異於竹風之相值也耶此文貴所以不他之愛而獨厚於是良有以也詩曰維其有之是以

似之其文貴之謂乎昔者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今諸君子皆能言之士詩之作也固亦若是文貴披是圖也詠是什也不知清風之在林歟抑亦清風之在詩歟其所得當益深矣是爲引

贈揚郡太守王君赴官序

昔太史公傳漢循吏謂其能奉法循理不尙威嚴故得列於是予嘗思夫代之爲理者法而能奉則承流宣化以盡職而非法者有所不爲矣理而能循則持廉秉公以守身而非理者有所不行矣如是則德化漸洽而民心悅服又何待威嚴之及哉凡假威嚴以爲治而强民之從者皆不足於理法者也內之有不足而形生於外是假

欲臻治理之效不可得也及效之不臻而乃誣民曰難治豈理也哉揚之爲郡介淮海之間自唐以來天下繁盛之地稱一揚二益人民之夥物産之殷逮今猶然乃江北一都會也比者郡守以缺間少保高先生其郡人也欲得循良之守以惠彼民而素知大理寺副主君宗賢薦之天曹奏于上擢補是缺宗賢陝右三原人中辛酉鄉試登戊辰進士第選翰林庶吉士日親炙館閣耆老成人所聞所學皆康時之略聖賢之道蒞拜官大理剛毅嶷敏著于有爲屢平反大獄執議不回無少阿僻今都憲蕭公時爲棘寺卿每以第一人稱之其足乎屬故列國皆有本系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國滅宗散其法遂廢於是以門地相高而譜牒始興隋唐之時蓋

揚固大郡也頃因水旱相仍民多告病使或爲守者矜智挾私而立威以逞其何以堪之今乃得材足志立之宗賢焉則夫斯往承流宣化持廉秉正惟理法是循是奉蓋可知矣其德化容有不洽民心容有不瘝者乎由是豈惟將受國家增秩賜金之褒他日儻傳循吏又當不後於古人矣君將赴官內翰劉君偕縉紳徵言以華其行故述期望之意爲贈

丹陽董莊陸氏族譜序

陸氏之先望出魯國五季時有睦三府君始自眞定來擇練塘之南句曲山之左居之是爲丹陽董莊之陸嗣武略將軍鎮江衛副千戶良佐念其先人武略府君嘗以光其族則蕃衍昌大未可涯涘續是而書者又容有窮乎遂爲識其左而歸之

潞河驪歌序

景泰六年八月定襄伯郭公奏臣生三月父喪母守節
教臣獲底成立至正統初喪遺言與父合葬南京祖塋
屬有同產兄病不能往權厝西山俄兄又喪七年南征
麓川十四年北征留鎮大同景泰五年召還往返備邊
久未歸葬臣得疎思親不勝哀痛幸賜回遷葬以副遺
言上憫其情許之詔工部爲營葬事遣官諭祭有司給
驛舟歸其喪陛辭將行縉紳交游胥與餞於潞河之渚
咸賦詩爲贈凡得若干首合而命之曰潞渚驪歌蓋取
古逸詩之義也謂子辱鼓孚之末宜敘簡首惟人生大
節忠與孝耳子盡孝於親仁也臣盡忠於君義也仁義

修而君子之德立公世家臨淮大父營國威襄公從太
祖高皇帝削平宇內爲開國元勳男尚貴主女侍椒房
一門貴顯世莫與倫公爲戚里貴游器宇環傑材識英
邁而能折節事學書無所不讀發爲詩文清奇雅贍脫
炙人口是蓋有得於天而非積習所能及也自洪熙初
宿衛禁庭立朝幾二十載才不少試既而仗劒臨戎南
征北討始克展其將略累樹戰功用致茅土疏封河山
入誓時族嗣侯方有耐金之失公不藉梯媒復起而得
之龍章褒錫貤榮祖禰非忠盡於國曷能爾乎茲復拳
拳以繼述爲心念我夫人顧言力襄大事不遠千里奉
其體魄祔於祖塋非孝盡於親曷能爾乎忠孝兩全大
哉宜其眷遇之隆若此也抑予聞之昔秦少游卧病汝
節以立君子之德莫有逾於此者矣然朝廷於公顧遇

南直舍高符仲携鞠川圖示之曰閱此可愈疾少游得之喜甚卽於枕上引之怳然若與摩詰入輞川數日疾良愈公之歸故鄉山川歷歷在目睹先世邱隴之所覽童子釣遊之跡其心之喜殆有甚於少游之觀圖者矣疾寧有不愈者乎尙勿藥早來以仰副睿諭之盛心是緗紳之所望也太子少保兵部左侍郎俞公偕諸君子篤僚舊之好屬筆於余以爲贈於是乎言

贈達先生赴襄陽教授序

先生括蒼之宦族也始祖哈麻仕元爲鎭江路達魯花赤高祖志公爲撫州路同知曾叔祖兼善進士及第死節封魏國公謚忠介祖彦廣仕國朝監察御史陞湖廣

僉憲父文有隱德不慕仕進日以詩書教子姓以故先生之學得自家傳深有源委永樂庚子以詩經領薦浙藩登甲辰春官貳榜第來教應天府庠宣德初大理卿西昌胡公撫巡南畿大興學校增廣生員謙甫暑年預在選列獲隸先生講下執經問難啟迪良多方資卒業於朝夕而先生以滿考去矣後聞先生擢教新淦再擢鎭江所至勤於誘掖士子彬彬造就鎭江乃其始祖宣化之地卒葬於此邱隴所存先生因卜居焉先生有三子曰顯曰褒曰鎭皆秀敏克家而顯之子曰穀性亦聰悟俾二孫俱入郡庠紹儒業今年再以滿考來京將辭老歸於鎭江遂休致之樂天官卿謂其耳目聰明筋力不衰而年且未至不允奏補襄陽教授不日陞辭將行括蒼新淦以及鎭江諸縉紳慕先生之德咸徵能文者爲序以贈應天諸君子以謂吾輩可無一言矧子職文辭又在門墻桃李之列欲默得乎謙惟以門弟子而爲文以贈師果理乎哉抑觀古之人於其師言動之吁必謹錄而識之不特孔門爲然則文以贈之蓋亦理也先生性温厚坦易執禮翕翕然甚恭遇義舉則毅然不讓爲文不事絺章繪句必傅於理教人隨其資稟高下訓諭之皆有所得存心介特一毫無所苟取此其概也故其三歷名邦前後三十餘載道化日孚德譽日廣豈偶然也哉則夫先生斯往襄陽士子固知坐於春風

中矣謙不佞因述先生言動之概爲贈用附於古人謹識之義云

盤泉詩集序

詩者言之有音節者也言之有音節一皆本於自然而不容已焉若康衢之謠擊壤之歌二南之詠是皆髫童野老委巷女婦達其情之所欲言者初豈有意而爲之哉以今觀之雖學士大夫反有所不能道何耶由其被先王教化之深而發乎天性之眞者自然而成音也後世之爲詩者養之未至而欲模擬古作極力馳騁排偶聲律風雲月露以爲工牛鬼蛇神以爲奇而古意索矣惟陶韋之沖邈李杜之典則膾炙人口世爭傳誦之以

至於今豈不以其音節自然有得於風雅之遺者乎盤泉先生名寶字篤棻姓李氏盤泉其別號也先爲豫章人九世祖始徙豐城先生生而長身美髯居家孝友早從鄉先生朱至貞遊刻志問學授徒於鄉不慕榮進永樂中郡守以秀才薦起之理刑憲臺拜河南盧氏丞持身廉謹有惠愛之政後謝事歸以壽終平昔喜吟詠每有所得輒形於詩詞達而止不事稀章繪句然惟以自適多不存稿其子太平知府若虛掇拾遺墨僅得若干篇彙萃成帙凡古選歌行近作絕句諸體略備所謂存十一於千百者也以子有同年之契屬爲校定既刻諸梓復俾子序之予觀先生之詩冲逸而不窘迫典則而

不奇詭有和平自然之音無模擬馳騁之態蓋涉陶韋李杜之蹊徑而上追乎風雅者也考其所詠或酬答親友或紀述宦遊或寫己懷或勉子德無非天理民彝之懿而其操履之端學術之正涵養之厚居然可見得不有傳於世乎孔子曰有德必有言於先生信之矣若虛以名進士出守大郡文章政事卓稱於時嘗荷推恩贈先生爲兵部主事茲復圖其不朽者如此是則仁人孝子之用心矣遂忘其譾陋而序於篇端

贈夏文振序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其用最大也故爲官保民掌養國子則教之六書書必同文漢制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唐則有明字之科墨試說文字林通者爲第古之重字學也蓋如此詔令之出政事之紀道德功業之載制度文章之述率惟字書焉是賴可不重乎使作字者或體有未精義有未究而弗得其法則其所書非繆必俗烏能布諸簡冊而傳諸天下後世哉是以國家慎重其選凡貴遊子弟能攻字書者俾入綸閣以精習之俟三載業成授之以職蓋即古昔教試之遺意也崑山夏文振氏乃今太常少卿仲昭先生之季子也先生早以高文碩學登進士第入官翰林以精字學

選書聖製太宗文皇帝愛重其書嘗面加獎諭示爲人法於是先生以善書名天下文振秀穎超特篤志儒業讀麟經究褒貶之旨暇則操觚染翰傳其家學體義兼精波磔有法字畫遒美無謬俗之弊今年秋時當大比以侍父官舍不獲還鄉就試上章乞習書翰苑以便孝養試之入第詔允其請交遊咸以爲榮徵言以贈惟夫自古專門名家匪獨經生學士爲然字學亦莫不然也故以王逸少爲父

倪文僖公集卷之十九終

序

贈都督趙君參戎宣府序

正統己巳秋邊塵弗靖今兵部侍郎楊公時爲翰林侍講奉勅假御史職往山東糾率義旅以備非常尋召還朝與予論及山東帥臣亟稱都閫趙君良佐之賢不容口敦詩悅禮善於用兵有折衝尊俎之風予心識之未幾良佐來京備禦胥晤於侍郎公所目其儀度則詳雅而不矜肆耳其言議則忠信而不回遹採其氣略則捄遇而不萎蕤蓋將才也始信侍郎公之言不誣景泰甲

戌秋朝廷知其賢賜勅俾協贊果敢營軍務君到馭有方兵校悅服今年秋宣府左參以缺聞朝廷謂惟君可當斯任遂擢署後府都督往鎮之鎮守懷來永寧延慶等處邊選也夫錐處於囊其末未有不見鋒考於簏其聲未有不宣君惟抱負之在內者有素故其材美外見聲譽外宣自有莫之能禦者是宜峻擢之加有以簡在乎帝心也蓋君世家鳳陽曾大父某從太祖高皇帝起兵削平海寓累功都指揮同知伯父德勝官至大都督封梁國公配享仁祖廟庭父某任都指揮分閫山東君幼嗣爲指揮使用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薦亦陟父秩其傳珪襲組固有以見其世澤之遠而振拔有爲克光先烈則君之所自致也今往參機畫發謀出慮詰戎慎守內衛京師俾同磐石之固外禦醜虜俾絕烽燧之警此則國家所望於君者然也爾公爾侯河山帶礪所以酬君之勛伐者得不有見於他日乎君陛辭戒行縉紳咸燕餞之而屬予爲之序行矣良佐尚懋之哉

故工部尚書周公輓詩序

天啟國家興隆之運必篤生俊偉非常之材以輔成鴻業若詩所謂降于卿士實惟阿衡保茲天子生仲山甫是也故其存也人仰之去也人思之歿也則又皆哀傷悼惜有不能自已焉孔子曰吾惡夫弟之無從孟子曰哭死而哀非爲生者是哀者豈有所勉而然哉情之感

者深則哀之發者甚也昔子產之歿鄭人爲之巷哭叔子之歿西州爲之罷市蓋以是夫廬陵周公當太宗文皇帝龍飛之初策名進士與會榮等二十八人進學翰林爲庶吉士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越府長史奉勅巡撫京畿擢工部侍郎進位尚書歷事五朝幾五十載聖譽外宣自有莫之能禦者是宜峻擢之加有以簡在乎帝心也蓋君世家鳳陽曾大父某從太祖高皇帝起兵削平海寓累功都指揮同知伯父德勝官至大都督封梁國公配享仁祖廟庭父某任都指揮分閫山東君幼嗣爲指揮使用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薦亦陟父秩其傳珪襲組固有以見其世澤之遠而振拔有爲克光

特著所至鋤强植善興利除弊其理經費常賦既足而
餘糧充羨以之賑饑奉公天災流行而民不憂利役繁
興而民不擾修廢舉墜百度惟新而民不知所出功施
於國家惠洽於黎庶豈惟東南列郡仰之如神明戴之
如父母而公卿大夫莫不抱其仁風而景其賢範焉故
於其謝事尙惓惓惜公以爲何可一日舍斯民而去既其
去也東南薦饑無術以救尙望起公以爲必有通變括
民之方豈意公之歿乎哀之甚也哀之而有言言之而成章公家嗣仁俊輯而錄之屬謙爲序嗚呼上天
生公貫以資於國而國家用公足以盡其材高位榮名
保全終始豐功盛烈垂休史冊可無哀也而公卿大夫

猶哀之甚何邪誠以公爲國之股肱民之山嶽老成凋
謝不可復得而情之所感有不覺其詠歎之深焉者爲
國哀之爲民哀之而非出於一人之私者也哀不於私
情而益有以見公之德之盛詩旣就編遂敬獻而爲之
引

都門送別詩序

君子之去國也哭於墓而後行所以傷邱隴之無主也
一旦得返故園復守塋域以盡餘齒得不爲人所慶幸
哉淮南羅禮文莆文節其字草亭其別號也以文學名
淮海間士大夫識與不識皆知之曰草亭先生儒者也
家遊子弟從之游文節古貌龐然而惟道腴是味惇德
其樂可知顧其裝橐珠聯玉綴行色粲然可謂不落莫
矣遂不辭而爲之序

高氏世譜後序

名宗鉅族莫不以賢子孫而盛以乏賢而微其所以盛

者由其積德累善慶澤深長奕世濟美繼繩而不墜也四明高文正氏其先汴人始祖瓊仕宋眞宗朝景德初契丹入寇上幸澶淵瓊扶輦渡河卒摧醜虜康靖宋室亦欲就先生而請益顧何以爲廷義告哉雖然莊周氏有云身非我有是天地之委形也人生寓形宇內耳目鼻口雖堯舜無不與人同獨全其性分所有而積中發外之容則奕然與人異耳故君子道德之蘊蓄於己者旣盛則英華暢達其睟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者亦皆出乎自然而無所勉夫豈常人所可及哉今觀畫工之貌怡笥也置身翠壁叢篁間裁冠褒衣坐閱經史風采藐然予以狀其抱石之介全竹之貞所謂不惟得其形似兼得其神氣性情者也余雖未識廷義仰是而親豈

非有德之士乎有德者必得其壽將不如石之不可褫竹之不改色乎昔鄧瑗行年六十而化宣聖七十不踰矩尚父入十陳丹書衛武九十著抑戒年彌高則德彌邵廷義告第余尚少廷義數歲也庸安知余言之非是爲廷義希第余尚少廷義數歲也庸不與年偕進乎余敢以非乎先生以爲何如

瓊孫母董太夫人壽九十序

太夫人董氏乃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會昌侯孫公之尊壺聖烈慈壽皇太后之母也皇太后誕育聖躬纘承丕緒康靖家邦復正宸極功德隆盛亘古罕倫皇上志篤尊親爰伸公義於歲首勝月

之良荼率羣臣拜上徽號大孝聿昭輿情允愜而太夫
人高壽適當九十身際太平之昌運日睹曠世之盛典
心益怡樂體益健強耳目聰明飲食加進蓋不知閱世
五百四十甲子矣太夫人有子五人曰繼宗嗣會昌伯
以翊戴功進侯爵曰紹宗曰顯宗曰綱宗俱錦衣衛都
指揮曰純宗崇揮女六人孫男十人曰璉指揮曰贊曰
珍曰玫曰璋曰理曰瓏曰瑀曰瑛俱干戶曰璟尚幼孫
女十人曾孫男女六人諸壻若孫皆謙恭厚孝養
備至慶太夫人壽踰九十擊鮮灑酒以次捧觴升堂爲
壽太夫人亦樂爲之留恩光慶澤萃于一門噫何其盛
哉拜慶之頃不鄙命謙爲序以致頌禱之意謙惟本大

易厚祥跋自臻用致篤生母后備任姒之聖訓成子姓
著陰騭之賢翟弗在堂金貂繞膝脊椄族陳絲竹迭奏
富貴尊榮登于壽考洪範五福太夫人實全備焉豈非
古今之所僅見者乎稽諸禮九十者日有秩君命使人
受飲食不離寢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所以
致尊養之義也此隆古禮待人臣之老者若是況在母
族之至親者哉是以皇上於太夫人眷賚便蕃中使存
問者不絕於道尊養之義四休往聖而又加封誥命俾
其優崇有端淑柔愼慈懿靜專德者門僕子宗爲之
下奏章悉達帝所而南京六科無事封駁科務稍簡於
是每科特存給事中一員以總之雖不事封駁然或朝
廷政事有闕失皆得以諫王大臣百官任非其人皆得

以糾彈也則是以一人而具衆員矣員衆者事易員獨
者事難則南科給事中視今不亦尤重矣乎廷儀當英
妙之年負敏贍之學一出而角藝文場輒能策名甲第
藉聲于時及調銓部職清地禁復登近侍之列則茲往
南科居兼職獨員之重亦將何以舉之乎蓋廷儀宦學
相承世父叔瑜嘗由永樂甲申進士改庶吉士亦拜禮
科給事中父道英以鄉進士任大治教諭則廷儀憲章
之練習詩書之講貫耳濡目染得於家庭者有素矣余
知廷儀茲往諫正糾彈必能慎重自持進竭忠讜務裨
治理以舉其職豈若窮鄉新進世務未更之士立名好
異觀望喋喋以撓政事者哉昔司馬溫公嘗謂言官當

以三事爲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
治體以廷儀之賢殆無塊於斯言也名位之進此其基
焉可不勉哉是爲序

贈南京兵部侍郎李公序

昔有周既定都豐鎬復營洛邑以朝諸侯是則東都西
都之制從古爲然哉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削平四海
以金陵形勝甲于天下爰定鼎建爲京邑城闕之壯屏
宇之華制度周密規模宏遠逮我太宗文皇帝入正大
統益加修飾翼翼濯濯罔不大備永樂中車駕北巡肇
建宮闕厥宇於行在設官授職悉如京邑至正統中乃
革行在爲京邑而以京邑爲南京於是兩都之制始定

贈浦城醫訓潘廷端序

浦城潘瑩廷瑞乃江西撫州太守奎善公之孫鴻臚少

卿文錫公之子應天府學教授節菴李先生之壻也節
菴以高文碩學厚德雅度表儀京庠爲多士所愛慕余
時親炙講下深承禮待異於諸生而廷瑞居節菴甚室
與其內弟公器皆妙年負英資篤志問學節菴遣從余
同窗友王文通習舉子業獲連視席而二君不鄙膚譾
就相資益乃朝夕相與講明經訓之奧商訂文義之疵
相得甚驩由是節菴凡有曲讌酬勞文通必召余與偕
後鴻臚病沒廷瑞以憂去節菴秩滿公器以隨侍去遂
爾相別然相憶之情恆惓惓也正統中余以領鄉書北
上成進士承乏詞林雖與二君南北相違而音問往還
相續每開緘見其手札宛然如接顏面也意期二君必

褒然取科名以出然皆子立無他兄弟備養用是力學
以侍親若將終身焉適者邑之醫學訓科缺員而廷瑞
嘗旁通醫經脈訣著括人之譽僉以爲宜乃薦其名達
於朝廷瑞因趨裝來京始獲胥晤宦邸以二十載相違
之久而遂一旦相敘之情其樂爲何如未幾廷瑞就試
醫院中式詣銓曹奏補前職別余南還不可無一言以
贈乃告之曰士君子出膺時用者率皆遠去鄉井仕於
外方廷瑞之拜官也獨能守其邱隴田廬之舊一可慶
也列于庶位者率皆身親案牘政務惟繁而廷瑞之蒞
艱起復遷教延平淞庠縉紳暨門下嘗從游者要余贈
之以言余以謂道喪千載而二程夫子始紹其統以傳
於龜山豫章延平則所授業者也二先生每當講誦之

餘危坐終日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壹
以天下之理胥由此出既得其本而存養益熟然後擴
處洞然泛應曲酬而發必中節矣此其學之所得者如
此故其接後學答問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
要之以及身自得爲本也先生司教於諸儒毓德之邦
而振趨者又皆感慕景仰希蹤前哲之士使操於已而
化誘於人者誠以二先生爲法則道學復明士風丕變
茫茫墜緒得不振起於今日也耶行矣先生予且望之

贈華亭知縣楊君赴官序

余被命在東閣重修天下郡志偶閱泌郡所上志書見
其登載名宦不數人而於上海則紀楊尹之績曰尹名

昕字某溫之瑞安人以進士舉於鄉升太學景泰二年
來爲上海推誠感物一廉自信人不忍欺毋以就養終
昕奉柩歸葬邑人爭賻之不少顧百姓有哭於道而且
歌曰楊中堂楊中堂來何遲去何忙又歌曰楊知縣爲
政淡然民自便各里聚錢六七萬餽送楊侯侯不盼云
余以謂古之人於去任之際有選一大錢受紙百番以
徇民情者今君乃更一毫不取其廉潔之操殆有過於
古人矣心竊多之時學士錢先生與余同預纂修席相
聯也先生華亭人於上海爲鄉封余因舉楊君之績論
之先生亟稱其賢不置曰是信然也況吾郡之志乃太
守葉公所修公治行卓越慎許可侯親爲其屬使其績

贈姜先生典教固始序

鄱陽姜貴憲先生早侍叔父鄧州學正志達先生在官
途漸濡家學時今內相李先生執經就講學行出倫輩
貴憲因與先生獲連硯席有麗澤之益先生尋以所業
擢魁河南登進士高第累官吏部尚書翰林學士入秉
鈞軸而貴憲因叔父解任南還卒業饒庠屢遊場屋不

偶今年始膺有司之貢來京師試高等入太學方得與
先生晉晤敘平生歡契分誼如也未幾以母老在堂陳
辭願就教職得祿以養毋詔許之試復高等拜河南光
州固始教諭先生雖欲留之而志不可奪也潮行交游
大理廷評浦君偕紳需言以贈余以謂相業與師道
勢若相懸而事實相資也相爲天子用賢於朝廷師爲
天子育賢於學校學校有所育而後朝廷有所用師道
有所立而後相業有所成是相與知學校者賢才之源朝廷
者賢才之流也以位而言固相崇而師卑以功而言則
有難而用易以難易崇以卑易易其事正等耳貴憲之
於內相昔未仕也其業則相資於一已今既仕也其道

復相資於國家夫豈偶然者哉肆惟聖朝以深仁厚澤
化成天下雖山陬海隅莫匪聲明文物所洽矧當中州
之地乎貴憲出自儒宗富於德業今往踐師席正已以
率之盡心以迪之材雖有高下也教則因其所資道雖
有精粗也語則量其所及將見士子歆慕感發充然無
不有得材成德立疑然無不可用不日彬彬接武而出
擢於科目揚于明廷儲以待國家任使當不有貴乎相
業之成也耶師道之重若此故於茲往特舉相業之等
者以明之貴憲尚懋之哉

贈劉少尹赴應天序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是爲南京以集慶路爲應天府

太宗文皇帝駐蹕北平是爲北京以北平布政司爲北
天府兩京二府有尹有丞其秩尹視六曹丞視九卿並
以方岳及侍從之臣居之所以重其任也稽諸古周官
有內史掌治京師漢分置左右內史後更京兆尹左馮
翊右扶風是爲三輔後漢都雒置河南尹以三輔陵廟
所在不改其號唐都長安爲京兆府以河南爲東都又
增太原爲北京是爲三都並以親王爲牧置尹以貳之
各以少尹通判府事宋都汴爲開封府牧尹不常置牧
以皇子領尹以文臣充又以河南應天大名爲南北西
京皆置留守其後武林建鄴亦建行宮武林視汴都建
鄴視三都並係執政從臣以充歷載以來罔不以是爲

重誠以畿甸之內輦轂之下百官軍民萃焉國方萬國
瞻焉匪得聞望素著爲縉紳所推服者以居是任尚以
壯國本而懋民情也哉朝廷授任之際必慎加簡拔而
未嘗輕以畀人爲是故也刑科掌科事給事中劉君洙
茲被推爲應天府丞蓋出于慎簡者也君廣信之貴溪
人尊甫先生嘗典維揚嚴郡姑蘇三學之教啟迪有方
士風丕變君隨侍左右過庭之訓漸濡有素用是德崇
業廣以書經舉江右鄉試爲第一人登景泰辛未進士
第拜給事中封駁章奏無所遴失出使還羅涉歷鯨波
不避險艱布宣聖德得將命體使還進掌科事未幾擢

丞應天夫府丞古少尹也給事國侍從也以侍從而居

少尹固為宜矣況君簪筆螭頭覩風海外其德望素為
縉紳所推服也哉則茲往也尚念朝廷簡拔授任之意
若是其重展布宏材以贊庶理俾朝廷之基業益以固
京畿之黎庶無不安則國本得不賴之以壯而民情得
不賴之以懌乎予郡人也喜吾民之得所賴也於是合
諸君子餞君之行而僭為之序

倪文僖公集卷之二十終

序

順天府鄉試錄後序

國家立賢無方廣延英乂於開科取士不惟簡拔於學校凡貴游民秀兵校史胥皆得抱藝來試誠欲盡天下之才慮有遺珠之惜也士生斯世抑何幸與天順已卯秋適當大比太學及畿內士就試者幾三千人盛矣哉順天府以考試官上請皇上以命臣定之臣謙臣頴首受命恭詣試院悉心簡閱以承休德得文之合矩度者一百三十五人遵定額也鄉試錄成故事宜爲後序臣

惟人君之馭天下未有舍賢而能治者粤昔賢才之盛不誘於近利故能就大器而立遠功也夫然後可謂豪傑之士矣可以與稷契緜益周召畢榮並驅而爭先矣使得魚兎而忘蹄筌以是自足而不知所以自重人將誚之曰古今人不相及者若是豈不孤皇上求賢之盛心也耶願與諸君子共勉

潞河讌別詩序

皇上復辟改元之初以太常少卿陳贊先生久典明禮其官先生尋以年逾六裘上疏乞身上謂其精力尚強祇慎其職賜誥命以寵榮之追贈其考吏曹郎中公如其官先生尋以年逾六裘上疏乞身上謂其精力尚強勉留視事越明年重惻其老詔始許其歸適其子給事中世用奉命使海外國回得侍行朝之縉紳莫不咨嗟者有玉孰謂覩於外之文不足以知其中之抱負乎故

歎慕以爲朝廷得優老之道先生遂退休之志而給事
遇偕行之榮於是相率載酒轂設供張讌餞潞河之湄
又各著爲聲詩以頌其美酒既行有議者曰先生年未
七十學問老成居容臺清華之地遠政府繁劇之勞豈
容去乎或曰先生素安恬逸遺外聲利與其裘冠鳴玉
之檢束孰若杖藜製芰之逍遙也與其驅馳埃壒之間
孰若嘯傲煙月之表也此其去也余曰不然君子幼而
學壯而仕老而休皆順夫自然之理而已是以七十致
仕載於禮著於令古今所同在上者不强以事以盡爲
君之仁在下者不貪其位以盡爲臣之義君臣交致其
道進退各得其宜斯爲美也議者之言豈知先生者哉

且君子全名爲難全節尤難常情孰不思有立於壯盛
之時鮮有不少變於晚暮之日若先生者早以明經薦
授杭郡文學造就有方爲藩臬重臣所器待請總修浙
省宣廟實錄秩滿來朝還入翰林爲待詔日直內禁進
典籍再進五經博士文章著述傳播四方用薦出參廣
藩當海寇繹騷盡心拊綏民多感化未幾入居奉常參
總禮樂著寅清之譽歷中外始終無疵可謂能全名矣
矣茲又知止足之戒不待年至奉身引退可謂能全節
矣名節兩全不易所守賢於人也不亦遠乎則先生茲
去不特可爲縉紳之楷式而鄉邦賢士大夫歆其風概
子弟接其儀刑抑又足以敦教化而善俗矣其爲世教之

贈于永亭南還序

錢塘有惇本厚倫之士曰子君永亭乃前少保兵部尚
書公之子也嘗與其弟故府軍戶侯景贍同誦成塞垣
永亭泗宵南還而景贍獨留馬營永亭不勝白晝看雲
之思兩度居庸來覲之天順己卯收其先人遺骸歸葬
西湖之塋既襄事復念其弟不置北走數千里度關直
抵上谷與胥晤於宣城寓館友愛之情藹然可掬雖二
蘇夜雨對牀之懽不是過也總戎都閫大臣見其克篤
恩誼雅推重之而凡相知者又莫不歆慕其德而嘉羨
其賢也永亭茲慮先塋久違歸興浩然於是前錦衣戶

侯楊君廷玉合素所交善携酒餞住餞之余亦在座酒
乍行余執爵而誚之曰人之處世也適樂土者情所欲
涉畏途者情所憚也君已脫畏途而安樂土曷異鴻毛
遇風而巨魚之縱壑也在他人語及舊游必掉頭搖手
而不之顧矣君乃往返於斯至于再至于三而無所憚
鴒原之情果若是其深矣乎永亭曰嗟乎余自幼賴先
人教育以底成立撫愛不翅所生況先人無他嗣允惟
余與景贍耳余幸荷恩麻獲返葬先人少伸罔極之報
至念吾弟獨謫於斯忍一日而忘於心耶是以亟往亟
來惟見有可樂而不見可畏見有可欲而不見可憚也

尙遑卹其他乎余聞而歎曰噫使天下皆曾閔也則孝友之名不聞惟於父母兄弟之道有不足而後孝友之傳始立觀永亭孝於親友于其弟如是謂爲惇本厚倫之士非耶視古史傳所稱可以媲美而無媿矣遂連飲以數爵余亦樂爲之酣瓶罄顏醺抗手而別

北園讌集詩序

天順庚辰夏五端陽日余被滿來宣城僦屋以居有公事則出應驅策否則杜門守靜以經史自娛宣府前衛有揮使李君者親賢嗜學辱枉過余數邀至其家歡待甚至遣弟經從余受進士業家有園一區在城北門外六月十有七日李君以時炎酷請余出爲避暑之游忻

然命駕偕行者則有故刑部李文盛錦衣楊廷玉朱尙德府軍于景瞻皆謫寓於斯者也乃聯騎出北郊循城之濠折而西行僅一里許至園所下馬入園則董揮使弟珩單揮使弟祥士人姚寬王敬及李君君弟紳經皆已先至園周四十餘畝南面堅墉北負羣山擊屏環抱聯屬不絕有泉出山趾自西而來流過園前以入于城第成什而罷以是言李君名紱字士章濠梁宦族醇雅有士行克篤孝友好客之心本其世德云

詠雪倡和詩序

雪之爲物當隆冬寒沍之時鍾嚴凝清肅之氣其爲形有霙分六出之奇其爲色有瑩白無瑕之潔其爲德有潛消疫疹平治險穢之仁其爲功有潤澤土膏覆滅遺

蝗之大故雪以時降自昔稱爲豐年之祥而騷人韻士愛其形色而重其功德者於雰霏雨集之初晴開委積之頃往往見諸賦詠以形容而頌美之若宋之謝惠連唐之韓昌黎宋之歐陽永叔蘇子瞻黃魯直諸賢皆有大篇其他律絕尤多而永叔守潁州約容賦詩至禁體物語以見其巧子瞻繼之所謂妝南先賢有故事醉翁詩話誰續說當時號令君聽取白戰不許持寸鐵者是也余被謫來宣城閉居無事歲十一月六日曉起凝雲欲同天意釀雪揮使李君士章置酒於家速子與前秋官潘君時暘錦衣楊君廷玉朱君尚德府軍于君景瞻高尚董君士珩爲破寒之會華筵乍啟羽觴競飛俄大

雪積紛交錯藏空而下近則穿簾承幌覆屋凝階遠則冒隴蒙山縈林羃徑頃刻之間萬里一白士章喜曰茲非國家之瑞乎不宜無述也於是子與諸君彼此倡酬各成詩二章于以敘一時之清歡追千古之高興雖不能效歐蘇二公禁體物之巧至於撫景寫懷而寓夫愛重之意者則不異於昔人也既而雪止酒闌客皆散去予退而僭書所詠并序所由於卷以貽士章庶見士章以文會友之美而諸君之作即各具於左方詩曰

六花庭院舞廉纖吟賞金杯酒共拈素練漸看理屋角瑤簪俄許擁山尖香生石鼎茶初熟暖拂銅爐火旋添醉後風狂天已霽玉塵飛挽下南簷

遥客何勞賦式微開尊對雪厭重扉鉛華有量經盈眸雲母無聲自在飛酒故清寒須縱飲詩慳高韻卻忘歸羈懷總爲高情散義氣如君古亦稀

知菴稿序

姑蘇韓公永熙正統壬戌以明經登進士高第拜監察御史按巡河上大振風紀劬強制暴裁處得宜館閣諸先生亟稱公年富才優超越倫行舉其河上所爲數事之善以語同列子時在史局親聞其論已知公長於政事而未知其能古文也後公進位都憲出鎮江右得公所作西江詩選序觀之見其議論宏博始知公長於古文而以未獲多見爲憾焉茲子請寓宣城公奉命來理

邊政日其剖決庶務隨刃而解規畫事要口占以授書史幾於腕脫其機警天成非人可及不鄙出其平昔所作知菴藁見示俾序一言然後幸睹全集閱之連日不厭歌詠其詩則眾體咸備咀嚼其文則詞致高遠秩然其有倫紊然其有光煇煇其無疵滔滔其不窮所感者無非愛君思親之懷所談者無非經國卹民之圖蓋公浩然之氣養於中者既盛故其所發英偉洒落而光明正大雖詞林之老於文者未易方駕也豈非豪傑之才聖賢之學者乎夫政事文章非二道也公之文章得韓文公歐陽文忠公之矩度公之政事有陸宣公范文正公之志節然政事非韓歐不施而文章非陸范不能也

谷其盛者而言公益兼而有之矣嗟乎古之君子其學也內以修身外以治人所學彌高則所治益修而成功益崇是以建立於世則天下被其澤今之所謂儒者幼而學之仕則棄之故從仕數年比之進取之初固已大異矣安能有所樹立而厭滿生民之望哉公立朝爲才御史居臬爲能按察登臺爲賢都憲臨邊爲名方鎮所至政聲赫赫擇被生人良由其學有所本不以既仕而棄故著於文詞者如此其美而又極其富也其傳於世也尙何疑哉公齒方壯強德業之修藻思之運日新月盛媿予言不能文姑承雅命引諸篇端以復至於續集尙有俟於大手筆也

送應天府通判林君序

宣德中始建萬全都司儒學於宣府及今幾三十年矣一時游於斯者固多英俊之士而策名科第嶄然露頭角者則有林君孟暘孫君良佐爲傑出焉良佐尤非孟暘比良佐中春官貳榜就陝西咸甯學諭以行獨孟暘不安小成必欲取進士高第以償素志每戰輒北益礪不衰孟暘不特精舉子業尤工古文辭善筆札所謂莫邪爲鈍鉛刀爲銛卒不能與主司合非命也夫然夜光結綠自有定價宣城人士散其德範珍其辭翰莫不爭相愛重行于於鄉亦云素矣今年選期當及天官卿不恤其志概使就試寘諸前列遂拜南京應天府通判職

泉口竺氏族譜序

昌筠竺君自什伍長以軍功累陞宣府左衞副千戶讀

儒書性朴固才良行端事凡有望於理者弗肯爲也總戎大臣以鈇鉞來鎮上谷者皆敬禮之延置幕府與籌邊計俾署行軍斷事裁決得宜言輒見聽未嘗依勢作威倚法以削也年甫逾六旬以老謝事家無餘貲簞瓢屢空惟以清白遺子孫此其志也嘗出其宗譜一帙示余要一言以敘竺之先本姓竹後因避仇乃加二畫而爲竺後漢竺晏嘗爲凝陽侯此可考見者也南宋時有九十者家富族盛始居紹興上虞之牛步稱牛步竺世九者分居峽縣之靈峨稱靈峨竺世十者分居明州之泉口稱泉口今甯波奉化之泉口是已九十一者生一子諱廷振理宗時貢元廷振生二子曰奇一奇二奇

一生二子曰尙一教諭尙二處士尙一生五子曰與一教諭與二處士與三教諭與五處士與六學正尙二生一子曰與四學錄其與三教諭本尙一子出繼尙二後歿葬本里厲家山者昌筠之大父也諱大鎰洪武中謫戍葬本里金雞山者昌筠之大父也諱大鎰洪武中謫戍上谷卒於保定藁葬宣城東今以昌筠貴誥贈武略將軍宣府左衛副千戶者昌筠之父也大鎰自離鄉井間關轉徙艱苦備嘗而能篤意於宗譜慮後世子孫昧其所從來不知出於奉化之泉口也乃自述其世系之詳復爲圖以明之時昌筠幼舉以授之其有望於昌筠也至矣昌筠果能成立不負所望什襲保藏裝輯成帙所至携以自隨復加增修罔有遺缺使若趙伯魯之簡不猶斷港絕潢而何據以窮其源乎茲焉賴是得以知其上世宦業之傳書香之襲其來者遠則昌筠今日仆而復興徽而復盛而克紹簪纓之美者豈非世澤之深長也耶嗟夫杞宋之文獻不足孔子惜之魯國之分器不守春秋譏之今竺氏宗譜大鑑作之於前昌筠述之於後父子一心傳守弗失可謂克盡尊祖敬宗之孝者矣竺氏之子孫抑何多賢也歟昌筠旦暮將晝錦南歸持是以往訪其泉口宗族墳墓之所在百年之系離而復合足華其宗而懋其祖矣是爲序之

北莊雅集詩序

宣府前衛戶侯張銓孟文甫有莊在北城外五里許土壤膏沃歲入頗豐足以供賓祭之需山勢蜿蜒環抱如拱如揖其前則有柳河川水自西而來縈迴東注瀉如玉虹湛如索練而此莊實據其勝蓋佳境也天順癸未正月望日適當元夕帝京火城金吾弛禁上谷雖居塞垣而廣塵不飛邊方無警傾城士庶亦皆燒燈張宴以樂太平之盛蓋佳時也孟文置酒在莊上請予往遊偕行者則有吾同輩諸宦諸公以及儒宮士友皆文雅之流而無介弁之雜蓋佳賓也既至籩豆具陳盞斝交錯物備水陸之品座無絲竹之喧蓋佳會也夫以佳境遇佳時合佳賓而預佳會則觴酌咲談歌咢歊洽得不暢

敘佳懷也耶於是酒酣耳熱諸君子多有所作盡醉乃散翌日孟文來需予言以紀斯會之盛予以爲君子所遇不同貴乎無人不自得今吾輩寄身邊野皆順時安命略無離憂旅戚以自愼穫況孟文尙禮好客雖在軍旅不忘俎豆殆有祭征虜之風焉情分之相契燕樂之相親宜乎諸君子爾汝之相忘發爲詠歌不自覺其惟然而成什也嗟夫艮辰易徃盛筵難再則斯會也可無述哉因敘所由於羣玉之右

高昌家乘後序

高昌家乘者乃宣府前衞指揮同知高公偉所修者也偉生於遺腹譜佚不傳得元奎章閣學士虞文靖公所

撰高昌王世勳碑爲據始有統緒輯成是譜今其孫甯亦生於遺腹嗣爲本衞指揮同知以戰功陞指揮使於其家乘自祖偉而下既已續書欲予一言以序考之高昌有國居西北畏吾兒之地在元魏時有曰卜古可罕者生於木瓌遂爲其國君長實高氏之始祖也傳三十餘君在唐時是爲玉倫的斤其子葛屢的斤徙居交州又傳百七十餘載在元時是爲巴而木阿而忒的斤亦都護亦都護者其國王號也舉國歸附太祖仍爲亦都護卒子玉古倫赤的斤嗣卒子馬木剌的斤嗣卒子火赤哈兒的斤嗣卒子紐林的斤嗣封爲高昌王卒子帖木兒補化嗣卒弟錢吉嗣卒兒子不答試里嗣卒子和

能然乎其光前而燕後又甯有涯乎爲不辭而書其後

送太常李少卿獻績朝京詩序

國家大事在祀與戎而祀事之奉所以報本反始達天子之孝敬交神明而通肹蠁和陰陽而遂萬物事無大於此者況南京爲國家根本重地天地山川社稷之壇壝在焉高皇之陵廟在焉歷代帝王國學先師及開國功臣之祠守在焉與夫祀典當事之神時有所祭月有所薦皆隸太常所掌自非清德雅望精白一心者惡足格承祀事而致神明之昭格哉遠者不暇及姑即正統間言之若冢宰魏公雍言鄭公學上金公皆以宏材碩學爲卿於茲豈惟禮備樂和祀事修舉一時道德文章

蔚然爲士林所歸重諸公既去繼之者鮮用儒流是以
內乏格神之德而時不順成外無及人之善而士不歆
仰寥寥久矣聖天子嗣統之初首嚴天地百神之祀遴
南京太常卿佐以缺聞詔簡儒臣補之於是天官內閣
重臣咸謂翰林侍讀李君立之爲宜遂以應詔乃輟經
筵史事與地官正郎陳君悰擢爲南寺少卿君勤慎端
介修明禮樂嚴荼祀事罔有怠忽其精白一心誠足對
越神明而無媿者也未幾陳君召還爲地卿而季爵夏
伯仲頡頏道德文章士林歸重頃復襄時之舊地因人
而勝不其然哉茲立之三載蕃滿獻績詣闕縉紳多爲

詩以餞其行夏君以予與立之有舊寅之雅屬敘簡首
子以謂翰林太常皆士君子養德之地也翰林以文字
爲職太常以禮樂爲任皆無政務之累者也以其餘閒
沉酣載籍窮探聖賢之奧博究古今之變足以極其學
力之所至立之之學之德昔之養於翰林者已久今之
養於太常者益大由是而置諸密勿之地其經邦宏化
豈不能堯舜其君民也哉君之性正當國家願治之時
羣賢藁征之日館閣諸老皆君之知已爲朝廷倚毗以
天下爲已任者君往參焉以輔理宣擇流溢四海使予
佔畢餘波仰觀聖君賢臣之事業於蓬蘿之下雖衰朽
荒落亦能勉效漢之王褒宋之石介作爲詩頌以詠歌
太平之盛不徒老死邱壑而已也相見故人爲我謝焉

容臺別意詩序

舜命伯夷爲秩宗命夔典樂今之太常卽其任也命皐
陶作士明刑以弼教今之大理卽其任也夫典禮樂以
事神明刑以治人而必各專其任者其亦因其材德之
所宜歟仁和夏君季爵以進士拜官秋臺擢丞大理進
南寺少卿丁艱起復轉南京太常其居大理也訊鞫詳
審讞決平恕嘗著明允之效及居太常也精嚴祀事統
和神人復著寅清之美是則古人各專其任者君則兼
舉其職矣其材德之施固無所不宜哉蓋君博綜羣籍

該通典故謹持三尺練習憲章故能隨地而著其績也
茲者朝廷澤覃四海寬刑肆赦以承天意恆慮斷獄或
有未中而南寺正卿久缺念公昔在大理奉法守正風
績素聞遂擢爲正卿俾賴禮樂之司仍踐明刑之任則
其已往之效簡在帝心有可見矣命下將往覲家同寅
李君立之暨諸寮屬咸君德誼相率賦詩以贈合而命
曰容臺別意屬弁以言惟夫上天眷佑我國家生賢輔
治濟濟其盛然文學吏事各負所長鮮有能兼焉者也
兼之者僅見於君斯非天獨厚之以爲一代之良弼乎
今朝廷愼於用法亟於求賢而惟公是擢公仰副從欲
往俾庶獄一清將見人心悅服和氣自臻躋世隆平致
君堯舜隱然爲時名臣而擅皐陶夷夔之美於今矣諸

君之詩珠聯玉綴須其德業榮其恩眷非直敘其別意而已予故爲序之以附於大雅崧高烝民之什云

湘江春雨竹卷引

古之善寫竹者唐則蕭悅宋則文與可元則趙松雪李息齋諸人皆能以藝名世以予所見不過獨幅數竿而已未有相連數十幅相聚千萬竿若是卷之富者也若夫湘江乃多竹之地延之以洲渚潤之以風雨其山迴水繞之勢淋漓淩厲之態亦未有若是卷之曲盡其妙者也蓋姑蘇夏公仲昭以進士起家學贍才高精於書翰拜中書舍人時錫山王孟端與公同官以墨竹妙天下公從而師之盡得其傳下筆輒臻其妙韞材日聚遂擅出藍之譽四方之人得其一墨競藏去以爲珍玩後公遷吏部郎官出守瑞州入爲太常少卿名德日重公每自斬意有不合求之或不可得遇嘉朋契友雖不求有得意筆則舉以遺之予舊辱公愛嘗記與公遊武定侯家圃見其有卓石甚奇語予曰聞子使朝鮮得其佳楮肯見遺乎予曰諾歸遺二番越數日乃作墨君遺予下帶坡石細視之乃圃中所見也公咲曰吾豈欲楮乎特爲米芾圖石丈也其風致高邁如此今爲同寅李公宗周作湘江春雨圖後自序云宗周雅好書畫適與琴棊與予往來甚久索予墨君未能酬之又云今年夏公事頗簡雨久不出故爲作此則公與宗周情契允合重

其清尚故揮毫命意致多且妙如此豈易得哉一開卷間莫非篆籀波磔之法其水石陰森枝葉茂密恍若倚煙篷而弄水雲度三湘而望九疑不覺神爽飛越塵襟蕩滌則是卷留於天地間尚何讓於古人也哉計公平日所作似此卷者當亦無幾公茲已物故此卷誠何可得宜宗周之寶愛之也問出示求題其端慨念疇昔爲之惘然

明 倪謙 撰

序

送都憲高公歸覲賛序

人子之事親也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可謂之孝矣故古人之於養親必曰忠養曰養志者忠謂盡其心志謂體其心也能心其心則啜菽飲水足以爲懽不能心其心雖日用三牲未足爲孝此大舜之心所以惟欲順於父母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貴溪高公上達以進士起家累陞前職家有二親賴一弟侍側爲養公故得移其事親者以事君既取科第以爲親榮又能修職以

濟時用致朝廷兩馳恩封褒顯乎親其亦遂人子之至願矣公受恩感激益竭智殫誠以圖報稱英聲茂實煒然著於兩京朝廷知公材可大用委任日隆公亦克肩重負仰承上意其建功立業固駸駸而未已也奈何弟忽殂謝二親衰老年近八旬無人備養二親之心豈不欲公之在左右乎然人臣之道不以私害公是固難於歟日也公之心豈不欲輔成盛治乎然人子之道不以義掩恩是固堅於引身也故公之始也備以三宜退者上疏自陳欲乞致仕上方倚注不之許終也備以親衰老者上疏再陳懇乞歸養上嘉其孝乃許之蓋公所存惟以父母之心爲心必求歸養以順之不得其請而不止是雖祿之天下有弗顧棄焉其肯貪榮慕利忍遺其親於衰耄之日乎此其爲心眞仁人孝子之心矣視彼分爨而不之卹絕裾而不之顧者詎非公之罪人也耶歸也率其婦子拜二親於堂上會聚之頃恩光耀於里閭懽聲溢於房闥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加此者也南京刑部大理諸卿佐咸歆羨其行命予爲序以贈於是乎書

送少宗伯章公歸省序

天地有正氣得之者爲正人正人之生也心術則正而不講學術則正而不曲處事則正而不阿道之所在則任之而不辭義之所激則勇往而不

憚忠節堅峻可與泰華爭高冰霜爭嚴莫非正氣之所爲也古之正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今見一人焉章公大經是也公學端塞有氣節登正統已未進士高第授禮部主事陞郎中立朝謇諤以航濟自任奉拳以愛君憂國爲心臣時澤物爲志遇事敢言多所裨益景泰中上言十四事劉切懇至備懲忠歎朝廷嘉其納直逮寘閒屏天下聞之莫不重其人而危其身公怡然處之會不以死生禍福少動其心也所謂正人非公其誰歟天順初英廟復登宸極嘉公忠義詔復其官尋擢禮部右侍郎調南京禮部召至文華殿面加獎諭賜白金文綺而遣之其簡在帝心可見矣未幾賜誥贈其祖父皆如公

官祖母母皆淑人既而遷南京吏部所以致恩眷者甚厚今上嗣統之五年復擢南京禮部左侍郎其倚注於公者日隆重也茲公念自出仕以來未得一歸其鄉先壠久違慈幃曠省具情以聞詔許之趣裝戒行南京諸公卿咸出祖以餞以予爲公同年士也屬賜以言惟夫忠孝臣子之大節也公之事君惟思勉竭公義不敢少顧私恩是以至是始言而朝廷從之忠孝爲兩盡矣肆惟朝廷方用正人以輔理與化如公者豈宜久去位哉展省之餘還旆早來以副朝廷之望可也公爲開王審知太傅仔鈞之二十二世孫敝舊居浦城始祖貴生太尉務始遷樂清南閣宋之時若參若得象若醇諸宰執皆

其世德之顯者也公蓋無忝先烈云

慶興甯尹劉君壽六十序

予友劉君士達初知浙江麗水再知湖廣耒陽今知郴州興甯三宰名邑皆在江南故凡遇考績述職必得便道過家省邱壠會親戚故舊以敘鄉情去歲冬當會朝之期北之京師今春朝罷受勑還治歸經故里適士達壽屆六十三月十三日其初度也於是親知咸爲之喜爲醵會以賀之其內弟戶侯胡君彥奎謂予與士達相知尤厚宜序以言正統閒予與士達同遊應天府學年皆弱冠朝夕相與講習討論麗澤之好甚得也時司教者則有詠菴張先生提學者則有脊菴彭先生皆吉人

贈祭酒王先生獻績序

國家之治本於賢材賢材之用取於太學而太學之教

主於祭酒蓋天下之士學業有成膺科貢之選者始得升于太學太學之士教育有成登銓曹之選者始得列于有位是則太學者賢材之淵藪祭酒者師儒之綱領也故國家鼓舞一世之人材尊賢使能俾蘧百工之績而盡君道之責於上祭酒甄陶一世之人材舉賢薦能俾周百職之用而盡師道之責於下是故萬事以理四海以治而兆民以安者祭酒施教育材之功也其任豈輕也哉自非學行足以表於人德望足以服乎衆者未易以勝斯任也若毘陵王廷貴先生豈非學行之兼備者乎先生神韻清粹博極羣書志操醇雅辭藻俊拔蚤自京闈出領鄉薦景泰辛未會闈高擢殿試賜進士及

第爲第三人入翰林爲編修陞侍講進左春坊左庶子登大寶遇救得釋上知公忠義召至文華殿深加奬慰特擢禮部右侍郎閱一年拜南京禮部尚書以金幣未幾遷南京吏部復轉南京禮部左侍郎子誤蒙聖恩獲厠以白適積久成帙題曰困志集天順改元英宗皇帝復

僚末日得接公緒論間出是集見示子捧誦之則見其發諸肺腑協諸聲音者皆和平怡懌凡以寓夫愛君憂國之誠思親懷舊之感而絕無怨悱抑鬱之態焉故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觀公是詩忠孝之志可知矣嗟夫君子之事君固以行道爲事是以自古忠諫之士無非欲致君堯舜措世隆平而道因言以行也初豈暇爲身家計哉使甚有所願計則畏縮而不肯爲矣惟公炳炳侍左右以爲輔弼則蔑封進秩之典有不及於先生乎

避當雷霆而不懾果何恃而若此哉不過恃區區之忠義耳故公甘就羈囚與死爲鄰而夷險一致安危一節使他人處之將靡魄喪氣無聊之甚矣何暇寤歌嘯咏以抒寫其胸中之耿耿乎孔子曰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公之謂也公之諫疏已有學士錢公敏之矣不贅欲子一言敘是集焉嗚呼公之大節著于國家聞于天下夫人而能知之至於處患難之高致則未之知也使得是集而睹之其仰慕又當何如是用敘之使傳於世

同年唱和詩引

正統己未科進士僅百人至成化甲午三十六年間物故者已過半而仕於南都者惟禮部左侍郎永嘉章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醇安胡公而已寥寥若太白之配殘月吁可歎哉去歲朝廷復起侍讀學士雲間錢公於翰林起予於禮部禮部翰林皆在禁垣之東官署相近而胡公憲臺乃居直北太平門外相去殊遠欲會頗難故錢公章公與子三人以近得數會焉況予三人者皆進士第拜山西道監察御史正色立朝志擬大抱負者必有大設施詎非然哉巡撫寧夏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公騰霄保定涿水人也自父祖以來皆事儒業祖領鄉薦拜慶府長史父舉進士拜職方主事公生於宦寓器識英偉少承家訓學問充足登景泰辛未進士第拜山西道監察御史正色立朝志操卓特遇事敢言風裁凝重竟忤權要謫戍廣西其所養有可見矣今上登極宥復其官重立臺端清操逾厲前二年擢福建按察使又二年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兩廣又二年改任南臺明年仍改僉都督運淮上諸處又明年仍改南臺甫三月而寧夏之命又下矣揚等處又明年仍改南臺甫三月而寧夏之命又下矣

重柄寄以重地烏能鞏固疆圉輯寧邦家也哉故曰有大抱負者必有大設施詎非然哉巡撫寧夏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公騰霄保定涿水人也自父祖以來皆事儒業祖領鄉薦拜慶府長史父舉進士拜職方主事公生於宦寓器識英偉少承家訓學問充足登景泰辛未進士第拜山西道監察御史正色立朝志操卓特遇事敢言風裁凝重竟忤權要謫戍廣西其所養有可見矣今上登極宥復其官重立臺端清操逾厲前二年擢福建按察使又二年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兩廣又二年改任南臺明年仍改僉都督運淮上諸處又明年仍改南臺甫三月而寧夏之命又下矣揚等處又明年仍改南臺甫三月而寧夏之命又下矣

士君子能建大功樹大名於天下者由其材識志節涵養有素故舉而措之無難也使或養之無素一旦授以

盖公所至撫綏有方剖決無滯嚴而不苛寬而不弛處事當乎人心舉措合乎公論是以士民感悅動致成功朝廷知其材名德望久矣故一聞陝西巡撫憲臣有缺上以爲更事老練無逾公者遂排衆議而特用之此其所以有是擢夫寧夏東接延綏西連甘肅邊防之重鎮也背負賀蘭以爲屏蔽南面黃河以爲環衛其險足恃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況乎邊鎮可不恃險以爲守乎然自北敵搆兵頻年侵擾境用靡寧興師進討累歷聖慮柰其出沒無常兵至則退兵退則集非不爲我兵所克而入境之心終不知戢夫禦戎之策以治內爲本治內之道在於明斥堠阻要害勤哨掠察姦細精簡

練備儲侍利器械蓄威養銳以逸待勞凡若是者固皆公胸中物也內治既修則以戰則克以守則固曷慮外侮之不戢哉公往撫軍膺斯重柄必不以險爲可恃而以內爲當修運籌帷幄折衝尊俎而俾備無不飭可知矣自是外患潛蹤邊亭卧鼓參旗井鉞廓然太清則疆圉容有不固邦家容有不寧者乎所謂北門鎖鑰萬里長城非公其誰也如是實足以仰答皇上之知遇而大功之建大名之樹有不於是行見之也哉南京六部諸公卿榮公之行咸賦詩以贈而命謙敘簡首云

松岡先生文集敘

永樂二年太宗文皇帝選狀元曾棨而下進士二十有八人爲庶吉士上象二十八宿儲養於翰林出中秘書及古法帖使之誦習親臨課試期之曰文必如義獻體待優異儒者榮之後果成就皆爲名臣宣德中宣宗章皇帝遵永樂故事亦選進士若干人爲庶吉士儲養之意禮待之優皆比二十人宿樂安姜先生實與是選先生宣德癸丑曹鼐榜進士也天分既高而又得閣秘書以博其學日從閣老文貞文敏文定三楊先生及泰和臨川二王先生游聆其論議觀其製作浩然有得故其爲文春容詳贍和平典雅一以韓歐爲法詩則清新富麗有唐人風致宣廟時召試於文華殿愛其所作特加稱賞每一篇出膾炙人口遂著名於翰林四方來求者履滿戶外宣廟亟欲用之授以檢討而宮車上賓矣英宗登極命纂修宣廟實錄敘事有法咸稱其有良史才書成受燕資進職修撰日以文字爲職業所作益富然體素孱弱竟謝病歸其鄉歸未幾而竟卒其所遺文稿甚多子鄉進士京收藏子家久無知者去年秋先生門人淮安太守袁潔士瑩就京錄得三百餘篇慮致泯沒乃親加校正編爲十一卷先之以文後之以詩總題曰松岡先生文集以予與先生爲舊寅相知也走書來京求序是集刻梓以傳未盡錄者俟續編也嗟夫道者無形之理文者有形之器也無形者苟非有形者以載之則道何由而見乎故文者載道之器文不

載道雖工無益也載道　文六經不可尚已自亞聖七篇之後至唐而有韓子宋有歐陽子皆能發明斯道振起衰陋一超於古其時號文章家非無柳子厚李翺籍湜王臨川曾蘇之流至論大家正脉未有過於韓歐者也是以朝廷獨重之先生之學本於六經貫穿乎諸子百氏生際文明一嘉之運光岳氣完之日資諸老漸濡之益荷朝廷作養之厚是故胷中所蓄理足而氣充筆端所運意新而辭達今觀是集升韓之堂嘗歐之戞其材之辯博若人萬金寶藏左攜右取而用不窮其勢之步驟若馭千金駿馬長驅遠騖而力不竭迫大家而接正脉有不在斯文乎誠不負朝廷之所期矣使其獲久

於世則視韋北門代言東閣足以潤飾絲綸而無愧而事不可必如此此固士君子之所共惜者也然其一生精力所寓賴士瑩而有傳焉亦足以慰先生於地下矣其與李漢集昌黎之文同一厚於師者也漢自爲韓序士瑩顧謙以屬予第慨當時舊寅皆已物故存者惟子一人此子所以不得而辭也故敘其儲養之故以見朝廷待之有在云先生名洪字啟洪松岡其別號也

贈司訓方先生之淮上序

人非生知豈宜不學學豈容無師生而不學則無以通古今識事變必至於擣墐而索途面墻而居暗也學而無師則業無所授惑無所解必至於孤陋而寡聞孝悌忠信之德合天心而致河渠之盈溢忠契聖心而致簡任之專

倚惠洽人心而致遠近之歡愛其聲華事業爲日盛矣而又崇儒重道迎先生以求其所未至焉他日豐功偉烈表表樹立足以紀旂常而銘鼎彝者可量乎哉予知先生茲往名固重於九鼎矣是爲序

贈浙江參議盧公赴官序

古人有云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是雖以器識爲先文藝爲後使其器識既優文藝復美其致遠也得不益有以建立事功負荷爵祿也哉此予於盧君廷佐有以見其人矣廷佐予同庠友也素知其爲人美姿儀寡言咲沉毅而莊重寬裕而有容立心正大居家孝友處事詳審裁制得宜其器識之過人也早遊京庠博學能

文材藻英贍領薦而起登進士高第其文藝之超衆也故其授兵部主事陞郎中持廉秉介清譽籍然嘗奉勑選軍河南策應關陝師行有紀秋毫無犯擢福建布政司左參議縉紳咸以小其用爲惜廷佐忻然自足慮弗克稱到官不憚險僻遍歷郡縣以撫綏之時值歲荒饑民將相聚爲亂即爲開倉賑濟施以恩惠遂皆寧謐未幾以父憂去官民愛慕挽留不可得奔喪回家葬畢廬墓側者三載手植松柏旦暮悲號有芝草十二莖生於墓傍人皆以爲孝感所致南都公卿多爲詩文美之服除當詣闕念母老在堂不忍去左右將有終養之志然其賢名素聞於朝特改授浙江左參議即其家起之廷

贈前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公輓詩序

喜怒哀樂皆人情之所發也然發而尤迫切者惟哀爲然若孔子於舊館人之喪則惡夫弟之無從於顏淵之死則不知慟哭之至是乃出於至情而不容遏也今觀縉紳諸君子於都憲陳公之歿發爲聲詩以輓之所以哀其志之無成遇之不幸傷痛迫切至不忍讀茲非出於人之至情而不容遏者歟公諱价字維藩別號退叟其先爲河南光山人元末徙蜀之銅梁家焉自幼穎異學識過人弱冠領鄉薦登進士第知臨湘縣選擢山西道監察御史陞江西按察僉事進副使遷貴州按察使召拜右副都御史此其歷官也其爲縣令也遺愛在人

至今思之其爲御史也清刷京畿諸郡文卷巡按河南
辨出積年冤獄人稱神㠯也先犯順撫安郡縣民皆安
堵其在江西也聽斷明決獄無滯囚豪猾屏跡風裁廉
然其在貴州也土官懷貳奏發其姦宣布朝廷威德遂
致革心向化夷獠猖獗坐制息滅邊境以寧其爲都憲
也勑巡寧夏英宗皇帝召至文華殿面加奬諭賜以楮
幣今上登極遣賜白金文綺甚厚及錫以副都御史詰
命封贈祖父母父母如制此其政績之概也及其移巡
陝西也時值頻歲旱饑親行賑卹固原州土民滿俊胡
種也起逆謀據石城山以叛公慮其與河套敵人毛里
海通爲患非小宜急討之乃與總兵官合議進兵俄得

巡撫延綏都御史王鋭使報會期同進公以方略已定
勢不可止惟囑其趣行策候爲上遂謝其使而行兵去
敵營不遠遇敵與戰殺傷甚衆忽狂風起西北塵坌障
天彼此莫辨兩軍俱潰遂退駐蔡祥堡議復進戰問得
報朝廷遣都御史項忠等以京兵來會因退駐固原以
俟協謀再舉比項公至旋致克平王鋭兵竟不至且怒
公異已乃奏公貪功失律取敗以逮責徼遣勘驗無狀
者福之厚也是以公歷世四百二十甲子而精神炯炯
容貌悅澤色若孺子步履輕便健若壯夫高壽之徵不
惟以詩酒自娛於得喪不計也嘗省侍其親於鄉遭母
喪哀毀感疾竟不起嗟夫迅雷不及掩耳故兵機以速
爲神也公料敵勢方合當及其未固而破之緩則滋蔓

之壽命亦由之而有永也公之敬獄不下蘇公壽命之永不亦宜乎不特此也至其諸子又有若荀龍之盛而且賢長子伯常任翰林編修爲經筵講官以文學嚮用次子紱領鄉書以科名登進森森蘭玉亦皆克承家學將接武而起又有諸孫若干人環侍膝下世澤之長不於是而可驗乎昔于公爲獄吏所決人皆不恨後起屋高大其門曰吾爲獄吏多有陰功後子孫必有顯者今可容駟馬高蓋車至定國果爲丞相公之陰功不下于公子孫之顯不亦宜乎公既有致壽之由又有裕後之本則自茲以往年彌高德彌邵屹然爲國老成人不翅砥柱之峙中流泰山之凌霄漢朝廷有所倚賴縉紳

有所表率其福壽之來有若川方至日方升殊未已也子也尋公愛辱不可無一言以賀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敢誦是詩以爲公祝焉

書

與岳內翰季方書

向者區區遠使湖湘得聞先生榮登黃閣遷爲斯文之賀復回南京復聞先生播遷陝重爲斯文之感然身雖困而道自亨跡雖晦而名益著其於進退豈不綽綽有裕哉浮雲白日始翳終明是以先生有此環召始信公議之在人爲不泯也大用之承翹足可俟尙當一出匡時澤物竟其所施聞特謝區區之望實足慰天下之望也區區不幸被摧權姦陰中以禍謫居塞北如墜陰

崖窮谷日與魑魅雜處命途多舛一至於此小兒岳回遠遠旌榮歲華忽已兩易行間重承盛餞眷愛厚情懷言獲奉顏面保養康勝無異平昔忻躍不勝又言居毋念不忘養拙林下百念灰冷遂久缺奉謝使者南來累辱存問其爲感媿何可勝言恭審起居清勝甚慰馳仰子之戚重蒙寄聲幾欲裁書奉謝不果昨者令婿蕭秀才到來荷以椒歷垂惠益感厚情茲因回便客邊媿無可將薄有閩扇二握用以侑緘暑炎惟善節哀保玉

與王都憲公度書

向會武昌重蒙款曲不意別後又多更變然得歸安故土順時養晦且爲閣下喜也嘗謂豺狼得志輒肆吞噬雖能屈公而不能屈世之公論雖能病公而不能病公之名德抑豈知其旋復摧殘亦不自保是知於公欲屈而反伸欲病而反腴之也天下之人識與不識凡該者皆欲公起萬口一辭有若被人負貸者然近聞朝廷果特起公始臨西陲仍督餉餉光復舊物柄用益隆人心稍快若負獲償天道好還如是得不深爲閣下賀乎區區不幸囚秋闈主試杜絕倖進觸忤權姦被其陰害謫戍邊部命臺途窮一至於此然而見害者俱殞絕首領天報甚烈雖所報不專在予然罪惡貫盈固可見矣困中安分樂天賴庇苟安不足爲道因便敬奉素楮少敘鄙懷海有粗帕二方用將遠意關山限阻不能趨接風采所冀大展宏猷澤利民物使區區遠荷餘光是所望也臨楮翹企不勝悵悵秋涼惟爲國爲愛重

與宏襄伯郭康濟書

既奉詔會各堂上官同考矣復欲獨疏退人故嘗聞天下之事合眾人之見者則論議所至或無大相貼奉助揮洒伏暑萬萬爲國愛重

與吏部章亞卿論考察書

書止之

退任一已之智者則聰明所及或有所未周而況斷決之果則事得以定于一更變之數則人得以售其私亦自然之勢也頃者朝廷慮兩京庶官不職行考察之典大夫國人皆曰賢不可然後察之見賢見不可然後用之去之則是既合眾人之論尤加一已之察則進退黜陟有不得其當者矣違眾而獨察則不惟不能周切恐所及反中仇人之計矣區區杜門卻掃休閉里閭竊聞閣下寵任隆重進退百工不勝雀躍然人才全備古今所難第望閣下洪度優容去其太甚台眾人之論而無事一

已之察斷決之果而無事更變之數則事定于一而私無所售上足副朝廷委任下足致人之帖服從變可弭而和氣可臻德望益隆而寵任益篤不然誠恐眾怨紛然輦轂折軸可不慮哉以閣下大公至正之心固不慮此然區區辱在同年過蒙愛厚不得不爲閣下過慮故敢以狂瞽之言私布於下執事如芻蕘可採望於後舉少回執意停思可否可止則止幸甚惟閣下其審度之

皇恐干冒不宣

說

贈趙履正字說

刑部主事姑蘇趙公常理有子曰貞及冠學士金先生

制字之義日在木中木若木也日所升降在下爲杳在中爲東在上爲杲詩曰杲杲出日是也夫日必起於東而沒於西無南徙北易之忒是其所出有常所也必登榑桑而至虞淵無越度失次之變是其所行有常序也其麗東也容光必照是其有常公也其旣往也必復於東是其有常信也然其所以有常者豈非實理以爲之主乎理乘氣而立氣由理而行道之體因是而可見故孔子觀川流之不舍晝夜而歎之曰逝者如斯噫逝者果何物哉所以明道體之本也然道無形而難知故狀無窮也爲後人者誠能潛之而益深導之而使流然後通達而無滯焉可名其伯曰潛而字以勝通夫澤旣滀而通則困深流長而未已也使其末流之積也不大則

將支離而難收微弱而莫振必使如海之停蓄承受而無所不容可焉可名其仲曰海而字以勝容澤之積旣若海之有容則浩瀚無津弘廣之勢自見隨風渙散天然之文自成可名其叔曰浩而字勝弘曰渙而字勝文也浩乎其弘矣渙乎其文矣又必於滿怠之處而觀其溯焉於此觀之則擇源有本益可見矣可名其季曰瀾字曰勝本是知瀾者所以施其功海浩渙瀾者所以施其盛然功之所由施盛之所由底者非德則有所不能也爲五子者尙聿修厥德以爲衍澤之本則下民之與功又何所不宜哉昱也勉旃毋徒負其名而忽其實也

遂如其請著是說以貽之

丁氏五子字說

淸江丁嘉謀世居邑之蛟湖德善行誼著於鄉井子姓皆讀書習禮克守家法不墜以兄貴居京師遠來省視天顯之念和樂之情藹然可挹然嘉謀及兄有子五人胥未有定名乃偕造予爲請且欲制字而伸其說焉予惟世之名宗茂族所以能獨久彌盛者由世澤垂衍於無窮也爲後人者誠能潛之而益深導之而使流然後通達而無滯焉可名其伯曰潛而字以勝通夫澤旣滀而通則困深流長而未已也使其末流之積也不大則

將支離而難收微弱而莫振必使如海之停蓄承受而無所不容可焉可名其仲曰海而字以勝容澤之積旣若海之有容則浩瀚無津弘廣之勢自見隨風渙散天然之文自成可名其叔曰浩而字勝弘曰渙而字勝文也浩乎其弘矣渙乎其文矣又必於滿怠之處而觀其溯焉於此觀之則擇源有本益可見矣可名其季曰瀾字曰勝本是知瀾者所以施其功海浩渙瀾者所以施其盛然功之所由施盛之所由底者非德則有所不能也爲五子者尙聿修厥德以爲衍澤之本則下民之與盛容有涯涘盍與勉之哉是爲說

贈李彥昭字說

物之昭明者莫如日日者太陽之精也運行於天而其機不停出地則光煜爲晝入地則光斂爲夜當其出也羣陰盡伏六合輝朗無容不燭無遠弗及逮夫魔中天臨下土光芒炳耀莫容仰視及其入也雖淪於虞淵之字而星月晶熒莫匪光之借也故每旦發於暘谷而進進不已焉時或爲雲羅所翳薄蝕所干其本體昭明固自若也修德君子可不於是而知所勉哉夫人之有心猶天之有日心之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物猶日之光精不虧而照萬方也然天賦是理於心局於氣質而有不同焉其心之精粹而無疵者常明之日也心之昏駁易昧者干翳之日也而本體昭明實未嘗息故必因其

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可也易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其此之謂歟誠能克其氣質之偏不奪以外物之誘則所賦之理森然畢具而無少欠缺昭晰洞徹而無所壅蔽初何異於常明之日也蚊姑蘇婁東馮景輝之堉李姓而昇名未有字而問於予予曰昇日光貌爲字之曰彥昭而伸以自昭明德之說復問昭之之要曰蓋稽諸大學昇曰唯遂書之

風憲說贈監察御史沈時宜

沈君時宜以進士拜福建道監察御史于時贊客滿座或問予曰內外百司庶府官有定名至若御史何哉予曰內外百司庶府被物謂之風懸法示人謂之憲故風行於上而物動於下憲振于此而人肅於彼職專決令者若可言憲矣不可以言風典司聲教者若可言風矣不可以言憲惟御史於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官吏之賢否可美可懲可興可革可糾可旌皆得以言于朝廷而決于一已其風之及者廣而憲之持者嚴是以獨舉而歸之御史也然風也憲也若何能廣且嚴乎曰風之被也有所不率必輔之以憲憲之及之不廣憲之示也有所或昧必導之以風風憲之不嚴二者蓋交相用也且風被於物時乎長養則當之不嚴二者蓋交相用也且風被於物時乎長養則當借吹噓而使之榮時乎肅殺則當施揚厲而使之枯不可縢於一定之迹憲持於已以吾之中中天下之不中以吾之正正天下之不正不可狃於一偏之見若是則風憲之能事可畢矣時宜世宦之門也爲志續學以科名顯庸於朝廷躋華陟要職居風憲道之大行茲惟其時使物之被其風已之持乎憲誠不膠於一定而狃於一偏豈非吾所望於時宜者哉或者唯唯都指揮李公問予言而善之因請書之爲時宜贈遂錄其說

松泉子說

天下之物飛潛動植洪纖高下至不一也莫不皆有理存焉苟徒以物視物而不以理視物物甘不爲物所奪者幾希誠能以理視物則凡屬於目而感於心也皆足爲吾養身修德之助昔小雅詩人之陳菁菁納海也有取於

鵝魚檀穀玉石之物其意以爲誠有必著之機理無一定之迹善無全美之類惡有相資之功蓋以理觀物而非以物觀物也然則陶君曰忠以松泉子自命得不有合於詩人之意也邪且松之爲物堅勁峭拔歷冰霜而其色不變此其體也及著之於用則能棟明堂而不撓柱大廈而不顚泉之爲物淵泓澄澈貫四時而其流不竭此其體也及著之於用則能滋稼穡而有秋成雲雨而澤物曰忠之學將務明體以適用其有取於松泉也豈乃物其物矣非知曰忠者也蓋曰忠爲晉都督交廣荆江八州軍事長沙桓公侃之孫世家臨江新淦公有公以善書登進而尊甫復以詩書教授鄉曲用端天資固美然得白漸習亦有素信爲名家千里駒也使其爲學因子說而加勉不以始終有間不日策名甲第嶄然露頭角而出濟時用其所至果可量哉其所至果可量哉

讀書臺沈硯池及陶毋墓陶簨遺跡具存公嘗謂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世傳以爲名言曰忠爲公後人尚以斯言自勗則其德成材達而著於用也當不異松與泉矣曰忠嘗介中書舍人姜君孟圭過予徵言是爲松泉子說

凌昉字用端說

錢唐凌君士亨之于昉將冠而未有字其交善盧君廷佐來問於子及其冠而命之子告之曰日始旦之謂昉蓋字之曰用端夫日太陽之精附天而行者也其出也必始于東當其浴於咸池拂於扶桑光明漸著遂乎麗于中天四海之大罔不畢照然日之行固有所始君子之爲學也豈無其端乎故爲山必本於一簣而流水必進于盈科未容躐等而凌節也是以洒掃應對小學之端也而爲精義入神之權輿格致誠正大學之端也而爲齊治平之張本登登之築至于百堵千里之行由于跬步苟或謹始而怠終務本而遺末豈能若日之明從微而至著哉此君子所以貴乎自强而不息也廷佐同予說而善之請書之爲用端勉遂爲之書用端貌豐氣和白皙可念且篤志力學年方弱冠攻于書翰作爲詩文材藻英發子每誦而敬愛之蓋其世父尚寶司卿士昌公以善書登進而尊甫復以詩書教授鄉曲用端天資固美然得白漸習亦有素信爲名家千里駒也使其爲學因子說而加勉不以始終有間不日策名甲第嶄然露頭角而出濟時用其所至果可量哉其所至果可量哉

孫時相字說

太醫院御醫錢唐孫希賢先生有子名佐年茂質美篤志力學從翰林編修岳先生游先生嘉其志雅器重之因其冠也字之曰時相其同舍士友爲之請說于予而致勉焉予謂代天理物而居斧扆之尊者君也助理萬物而居端揆之任者相也君垂拱仰成于上相正百官均四海以承令于下於是事合於一綱紀不紊而治功始于東當其浴於咸池拂於扶桑光明漸著遂乎麗于中

以成古之有國者莫不皆然黃帝舉風后力牧謂之六相虞舜舉八元八愷謂之十六相伊尹仲虺湯之相也周公召公成王之相也漢之賢相曰蕭曹丙魏唐之賢相曰房杜姚宋宋之賢相曰韓范富歐此皆勳業著于當時而聲名流於後世者也然其行實載於經布于史冊皆可考而知時相續學以待用仰師古人尙友前烈抑將何所取法乎嘗觀韓退之之論周公有曰當時天下之賢材皆已舉用姦邪讒佞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咸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消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

所沾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夫周公精業若是則古今之相豈復有過於周公也哉此時相之所當取法者也果能以周公爲法斯不失人臣以道事君之大節而致主於黃虞三代之盛漢以下不足道也雖然用與舍屬諸人者也學存諸我者也在我者不可不力而毋徒自諉可焉時相勉乎哉

贈蕭廷器字說

孝陵衛指揮使蕭君名瑋字曰廷器君以命字之義未達請予釋之予乃爲之說曰石之美者謂之玉玉之美者謂之瑋玉於是琢以爲珪爲璋爲瑞爲璧爲球爲琳爲琫爲琬爲琰爲琮爲璜之器所以著其用於宗廟朝廷之上也然器之爲用必貴乎玉者以玉有溫潤而澤之仁縝密以栗之智廉而不劌之義垂之如墜之禮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之樂瑕瑜不揜之忠孚尹旁達之信玉之爲德若是古人用之所以象其美也故鎭圭以合諸侯以恤凶荒用其仁也齊有食玉用其智也芽璋以起軍旅用其義也國君相見以瑞相享以璧用其禮也鳴球琳玉用其樂也邦國玉節用其信也琬以結好琰以除慝用其忠也兩圭祀地黃琮禮地用其能達於地也四圭祀天蒼璧禮天用其能達於天也圭璋特達用其能達於德也此器之爲用所以必貴乎玉也今夫執玉而謂人曰吾欲以爲珪璋人必曰可何

哉周于用也執珪璋而謂人曰吾欲以爲琮璧人必曰不可何哉局於器也廷器將門之胄也美風儀攻書史精騎射膂力過人承父祖之勳烈守國家之陵寢孝盡乎繼述忠竭於勤慎材美肇然固八尺無瑕之玉也培養厥德全其在璞之質以立其體則以之用於諸侯而仁見焉用於軍旅而義見焉用於相享而禮見焉用於結好除慝而忠見焉隨其所用而無適不可是之謂不器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吾有望於廷器焉若昔孔子謂賜爲瑚璉之器是局也廷器勉旃尙毋屈局於器哉是爲說

王錯廷堅字辭

人生而名命於父冠而字命於賓禮也古之冠禮元服三加與夫命字皆有辭今此禮廢已久非好古君子孰能行之左府都督分閫遼陽太原王公於其冢嗣錡之冠也能舉三加之禮錡之外舅前都閫陳公爲命其字曰廷堅既行其禮可無辭乎乃爲追補乎辭以勗之曰屹屹之臺崇構九成基惟堅也彌久弗傾煌煌之輿遠道千里材惟堅也彌勞弗毀矧茲錡鐵西方之精孕靈太白粲然光燄厥性革曾不少變鉅鞠洪鑪貞姿百鍊淬鋒清泉斂鏑越砥水斷蛟龍陸剸犀兕莫與儔清霜紫電凜凜橫秋君子浩然以志帥氣直養無害充塞天地駟不可隣涅不可緇物莫能屈介然自持咨爾廷堅勿渝雅操尚顧斯名唯實之蹈

贈劉氏二子字說

高陽劉公普觀其先自永樂間來居京師惇德樂善世承詩禮公有子二人長名福次名祥福精推步之術居欽天監爲天文生祥尚輸粟之義獲榮冠帶之賜二難秀敏瑩若連璧首服既加寶嘗字福以順卿字祥以達卿而其義未白貢士姚秉常爲請子說以發揮之稽諸禮有云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也寔以克靜字子殆今不違宵居未知所以爲靜而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君長內則以能稱斯名也欲底安靜其道何辭子以謂字必有辭所以著其義而示規戒焉古之道也安而字曰克靜其得乎道也哉順卿勉之尚於凡百云爲罔不順之於道則福即此而在矣禮又云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藪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生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董子曰和氣致祥是知祥之萃於世者豈非本於信實之達也哉達卿勉之尚實體此信於身則其所發自然中節達無不順而致乎祥矣爲二子者一則仰觀俯察究天地之秘一則忠君孝親服朝廷之寵皆能挺拔自振出乎流俗者也況佳名美字本諸禮經余特略述梗概以告若夫意義之全則祭統禮運備焉請考於斯而躬踐之庶名實相副而爲知禮之君子矣秉常既欲余言則忠告善道固所當盡者也遂爲說以貽之

李克靜字辭

子自上京東書南歸買舟潞河得與金臺李君安共載君亦欲南遊爲賀遷之圖蓋皆爲名利所役而然者也舟中問敘因論及其名與字而詢於子曰安之有斯名也寔以克靜字子殆今不違宵居未知所以爲靜而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君長內則以能稱斯名也欲底安靜其道何辭子以謂字必有辭所以著其義而示規戒焉古之道也安而字曰克靜其得

繕性之道矣於是辭而告之使勉焉解曰

人生而靜天性自然渾然有中不倚不偏洎乎無營是曰安宅天君以宵虛室生白感物而動欲斯有遷馳騖膠擾日戕其天所貴未發默加存養夜氣清明無物不長致省於動在審其幾必愼諸獨察乎隱微閑邪存誠敬以直內知止能得物莫能累惟克猶甫尙保爾眞不聞不睹以全靈醇事變紛攘沈靜以待目無全牛迎刃而解我辭爾告古訓可徵爾服我言毋忝爾名

贈江氏二子字辭

金陵江淑政浙西舊族也其先洪武中以貲選來居京師遂有籍於是以德善修其身以禮法治其家以詩書教其子閭黨稱忠厚誠篤之士必曰淑政也淑政有二子長曰勇字克禮次曰容字克寬夙承過庭之訓皆端謹信慧怡怡孝友入其門藹然春陽之和煦也且善勤生治產以致養旨甘滫瀡之奉罔不充給可謂克家之子矣交親者咸愛重之於是倪公仲仁鴞請於子曰二子克禮克寬得字於既冠之日爲已久矣然其義則未聞也茲欲一言釋之以致勉不識可乎子以謂冠必有字字必有辭禮也今既失是於前追而補之不愈於終失乎乃爲之辭以告庶使知進德之方以盡交親之義

人之爲德貴乎有勇苟無所主必至妄動暴以傚物剛而縱人一朝之忿亡身及親所以孔子戒乎血氣自反而縮養以理義見善力行禮爲之防勇而無禮實亂厥常嗟嗟克禮尙思自勵以禮制心剪斯合義人之爲量貴乎有容苟有所徹狹乎厥中窒而不通拒而不受自暴自棄甘於汙陋所以孔子美乎能寬豈惟得眾萬善歸焉不解細流海斯成大朝盈夕涸溝澮之隘嗟嗟克寬尙廓其天藩籬不隔八荒洞然我作此辭用進厥德朝斯夕斯服之無斁

陳孺人質素說

揭陽鄭君秉貞之妻曰陳孺人潮陽故家女也孝奉姑婦相夫教子咸盡其道淑行確實不事華靡宗族賢之皆稱之曰質素戶科給事中蕭君龍其壻也爲之請說於子稽諸易曰無咎惟善補過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蓋婦人伏於人也事在饋食之間無所敢自遂焉況可有非儀乎有非儀非婦人也況可有文采乎夫質者文之素素者采之質質素者婦德之本也故天下之物必先有質而後有文使婦德而從事繁文則趨於巧飾而非室家之所宜矣此其所以貴乎質也繪畫之事必先有素而後有采使婦德惟務采絢則流於浮藻而非閫閾之所尙矣此其所以貴乎素也婦之德有四古者九嬪以教九御曰德曰言曰容曰功德必貞愼而後謂之質素有所嬌僞則非也言必信愼而後

之質素有所虛誑則非也容必婉婉功必精緻而後謂之質素有所曼冶纖麗則非也昔者先王之教始于閨門關雎麟趾之化播於二南所謂窈窕淑女歌其德也害澣害否歌其言也曷不肅雝歌其容也爲絺爲綌歌其功也有勤儉孝敬之美無慢易驕侈之習其質素爲何如孔子刪詩列之國風之首豈非垂法萬世而爲閨門之所當法者乎婦人之行不出中門固有不可得而知者然即宗族所稱以求孺人之實其於四者之德質也素也必能兼備而有合於詩人之所歌者矣用爲說以貽之

殷氏五子字訓

禮生必有名冠必有字人道之當然也名命於父字加於賓所以致成人之義也嘗觀冠禮賓告之以字之辭曰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服永受保之古人之於字貴貴而賤賤也如此今人之於字賤賤而貴貴有不知義之所在者多矣尚安望其能宜哉殷氏兄弟景禧景和居金陵新河有年矣務德嚮義爲邦人所重有子五人教以詩禮舉止詳慎景禧子名晃名晟名昂景和子名顯名昱亦既冠而字矣親善胡某嘉景禧景和之有子也來告予曰殷氏之子晃曰廷貴晟曰廷章昂曰廷振顯曰廷秀昱曰廷哲賓既加以美字矣然未知所以爲宜也願示以宜之之道使知獲福保守之方則幸焉諸君子之用心可謂愛人以德者矣言何靳夫

席氏三子字訓

姑蘇包山右族有席氏焉昆弟三人長名敏誠次名敏惠季名敏政皆未有字也敏惠游于京師獲交金陵之士於是沈君廷庸爲之問字於子子爲字敏誠曰以忠字敏惠曰以仁字敏政曰以德廷庸以爲相規以善朋友之義也乞爲訓辭爲其昆弟勗乃告之曰夫實無妄

是之謂誠純一不雜天理流行天地萬物無非實理人之一心與天同體心有未盡則涉僞虛事皆無實小人之趨是以君子必貴以忠忠實不欺誠存於中嗟嗟敏誠宜忠是力心主於忠斯無不實分人以財是之謂惠見困必矜遇窮則濟民胞物與其本實同豈以彼此有間於中心或有偏遂生畛域喜戚何加秦越肥瘠是以君子必貴以仁心存惻隱萬物皆春嗟嗟敏惠宜仁是務一視同仁惠斯能布法制禁令是之謂政政者正也率必以正正之馭物如彼準繩觀感而化無爲而成道苟弗行心何有得本之則無恃末何益是以君子必貴以德德以臨民有恥且格嗟嗟敏政宜德是崇家亦有

政孝友睦雍惟爾三子尙隆厥義夫豈遠而欲之則至存之在我體立用行朝斯夕斯勗勖勉勿忘

說梅箴

草木具貞白之操者莫梅若有識皆重之王君牧之善寫其貞超君伯顒得求其一枝於箴翰林諸公見其可重咸排比剔幹著筆於上以寄興伯顒慮棄捐於秋風也乃裝潢成軸復有發揮之者梅亦逢矣夫當其寫是梅也本以備箴而已初無圖傳意也及再經品題遂爲士林奇物以傳然則士君子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不求有名不得已而名立有異是梅者乎予於是乎有感

王德明字說

金陵王公士英其先錢唐人也厥祖洪武中以富室徙京師遂家於斯公敦厚謹愿惟禮義是蹈鄉稱善士有子曰晟性資純篤端重寡言克遵義方之訓年踰弱冠未有爲之字者鄉貢進士寧君廷用爲請於予予爲字之以德明而爲之說曰晟者日之明也日乃火精眾陽之宗兼乎氣機運行於天光輝烜赫而明無不照者也當其出於暘谷升于扶桑麗于中天凡在下土無不炳煥者明之至也日固至明然人于虞淵則昏昧矣隱于豐隆則晦冥矣烏睹其爲明乎殊不知地雖能隔於一夜至于平旦則明雲雖能翳予一時至于開霽則明蓋

明者其體而蔽者其外也外曷能虧其體者人性之德亦猶是也性受於天虛靈不昧萬理咸備其體本明也然不能不蔽於外誘故物我相形利欲相攘顚倒是非混淆黑白而淪於闇矣君子當加刮磨之功因其心之所發而遂明之若孺子入井之事感而惻隱之心發則推之以盡乎仁而仁之德以明蹴爾嘑爾之事感而羞惡之心發則推之以盡乎義而義之德以明以至辭讓是非之心隨感而發無不擴充而禮智之德以明則外誘不能蔽而厥初爲能復矣由是天理流行本體明徹士林奇物以傳然則士君子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何異於日乎易曰大人者與日月合其明斯之謂也聞之晟愉色悅容事親克孝甘旨備供念劬勞之德無

可以爲報也本浮屠法不飲酒茹葷者三載雖於禮有未合而其志則可尙矣予字之以德明者固望其推孝親之心充四端之善日用之間惟理是循而不徹於外則德無不明而用無不當矣德明尙覩日之象致其學力以明其明德於已哉是爲說

贈楊氏二子字辭

楊氏之先山東靑州益都人也洪武間來居金陵今爲江寧人兄弟二人長曰銘次曰芳皆通敏有才識勤於治生克隆友愛雍然以和鄉黨皆稱美之有字銘以德新字芳以德馨者字義則未知也其所友善者問於予且求予言以爲之勉子謂名必有字字必有辭古之道

也乃申辭以訓之曰德之在人具於一心均稟同得眾理森森或拘於氣或溺於欲苟不知修必至亡梏所以大聖惟我成湯銘之於盤自警不忘其盤伊何沐浴之器其銘伊何日新不替身之有垢皆知洗爲心之有惡洗反不知所貴君子日新其德猶潔其身去其邪慝舊染既去靈臺淨鑠日新又新動皆以天銘乎銘乎尙加修復淨潔身心如恆澡浴勉旃弗怠勿間始終是爲君子表裏沖融華之在物芬芳馥郁冉冉襲人其氣可掬所以蘭茁空谷自芳宣尼鼓琴靈均佩囊不以無人其芳不吐保其天眞人自見取物芳以華人芳以德明德惟馨非在黍稷人之爲德本無不明私欲蔽固乃始晦

寘疫猶姦回日流汙下穢惡彰昭掩鼻不暇所貴君子在明其明刮垢磨光朗然太淸本體旣明應物成富美在其中馨香外暢芳乎芳乎尙與天游德充有本其芳自流勉旃弗怠勿入子昏是爲君子香名遠聞惟爾二子卓然有立早莫交修在乎務德我作此辭用訓爾成實苟克踐何媿斯名

侯完字以全說

侯氏仲艮江右人也生子曰完年當弱冠旣加首服賓爲字曰以全其友史信爲求字之說於予天下之物完則爲全器缺則器不全故肉好完則爲全璧軱完則爲全車惟人也以形而言則四端五典百行萬善五官百骸九竅有一

不完固不得爲全人以理而言則四端五典百行萬善有一不完又豈得爲全人哉故氣稟於天者旣有以全其形矣則理具於心者可不思有以全其性乎蓋性分之中萬理咸備純粹至善渾乎天眞無少欠缺本皆全也及其隨所感而發也乃或寡仁鮮義蔑理無智孝薄於親弟缺於長忠虧於君信爽於友而始有不全何哉利欲之私蔽之耳故君子克去己私動無非禮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使其操存久而涵養熟則天理復還而性眞以全初非昔不足而今有餘也於是體備用周汎應曲當左之無不宜右之無不有其爲全人又何異肉好完而爲全璧軱完而爲全車也哉雖然世之人於物

不完者非全器形不完者非全人夫人而能知也至於性行不完者非全人則有所不知也故舉以為以全告以全尙揚然以思吾之一身賴父母全而生之矣其務全其性行以無忝此生斯之謂孝以全其勗之哉

跋

跋趙松雪東坡像贊

趙松雪在翰林文名重當世其游戲翰墨特餘事耳而類非人之所及蓋其人品甚高與意所至自然絕俗令觀其寫東坡遺像并書山谷贊辭識者謂其自描類李伯時楷法類姜堯章斯固然矣抑亦論其跡也原其心其始自尚友之意乎嗚呼公爲石泉作此石泉已矣而持信能保藏公已爲之感歎今持信何在而公亦仙去遠矣流傳於世乃爲宋氏所珍襲子安能無所感哉然而公

之遺墨固無恙則知公之名將獨重於當世也

書趙松雪人騎圖後

右趙吳興人騎圖自云得意筆距今垂百有餘年而神采精明勢能飛動若坐松雪齋中睹其抽毫落紙時也非有神物默相奚能不爲灾燬蝕若是豈易得哉前後大夫士更相詠賞已盡厥美詞翰清古宜與此圖並傳皆不易得也尚秘重之

跋泉坡先生書

自漢張芝創爲草書筆勢流動縱放不羈遂爲學者所宗至晉王氏父子以善書名天下而逸少乃謂我書比鍾繇當抗衡比張芝猶當雁行其重芝如此然論者謂

吳興徐君孟珪躬畎畝不求聞達因以畊樂自號舊得古畫一幅面悅之蓋耽田家刈穫西成之事也畫不著作者氏名而筆法甚精孟珪嘗徵文學字文君記之學士張公浮屠純一師詠之矣然其畫歲久粉素朽剝孟珪固其子士權仕游京師更命錢唐夏君臨之而仍冠荷圃記詠于其上示予徵言昔宋馬和之嘗作詩經

圖傳于世子親是圖彷彿大田艮耜之篇是圖或出於
和之與不可知也夫農事生民之本天下之至勞者也
彼世之貴富子姓生於綺紈養孰知稼穡之艱也若是孟
程父子用是重繪此圖而冀其久存豈徒以爲陳玩而
已乎無非欲使子孫之親之者居畎畝之間則當知効
此而不惰食朝廷之祿則當知致此之不易也其詒謀
之道遠矣嗚呼賢哉

跋李瑢書

右朝鮮國王李昤第三子安平居李瑢所書予嘗使其
國所得者也夫以三韓遠夷而能工於筆札如此于以
知文化之無外也敬奉內翰錢先生共賞鑒之

跋瀕東送別詩後

右得全詩二十首作者十二人乃倉使浦君廷玉曾祖
之遺物也廷玉辱與子交嘗曰珍曾祖諱仲淵其先高
昌人發身科第仕元爲嘉興路同知卜居建康之溧陽
州後陞湖廣廉訪使州守林公輩繪瀕江送別圖成賦
詩爲贈聯成一帙元季兵戈搶攘中遺失不知所在國
朝正統初訪求得之然圖與前後章皆已裂毀所存者
僅此殘墨而已予聞之因閱諸作多以場屋爲惜簿書
爲勉似未第而作掾於憲司者殊與廷玉之言不類姑
置弗論獨惜夫長篇短章珠玉輝映皆可傳誦然甫及
百年輒已零落使無廷玉之賢購求而表章之則此終
爲覆瓿之具而先德不幾于湮沒乎傳曰莫爲子後雖
盛弗傳良有以哉遂爲題其後而歸之爲浦氏子孫者
尚什襲而藏諸可也

書司馬溫公告身後

右司馬文正公授龍圖閣直學士告身一通公十二世
孫給事中恂之所藏也公之在宋朝正聲勁氣天下共
知今觀所降之勅詞極褒奬豈惟天下知之而受知於
君亦深矣惜其垂老入相僅八閱月而卒不獲竟其所
爲然已變爲嘉祐治平之治嗚呼世豈復有斯人乎九
原有作吾願爲之執鞭

書宋權通判婺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司馬儼轉朝散
郎告身後

此宋權通判婺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司馬儼轉朝散
郎之告也儼爲溫國文正公之孫今刑科給事中恂之
十世祖給事公重裝藏成卷出以示子子因嘆夫名宗
舊室何處無之然爲子孫能保其先世手澤者會幾何
哉今給事公豈惟保守不墜而又克繩祖武其賢矣哉
文獻足徵於斯見矣

跋孔唯伯所藏夏日紀興詩石本

右駙馬都尉永春侯王公夏日紀興詩六首從而屬和
者六人錢唐孔公唯伯得其石本裝褫成卷出以示予
不惟見逢掖之士方袍之徒纓皆能言而聊姻帝室者

亦足以暢其性情之正焉國家文運之盛概可徵矣尚寶藏之

書聶廣文懷坡堂卷後

士有曠百世而相感者有同世而不相知故孔子去周

公

後今去東坡幾四百年讀斯賦也觀斯圖也當時風景宛然在目蓋廷瑞志慕東坡之爲人非取翰墨之工以資玩好而已也覽者當知之

書陳祭酒贈楊編修序文後

翰林編修宗器楊先生榮膺制命褒贈其親得請還咸寧燎黃展墓此序乃南京國子祭酒陳公所作手書以贈先生者也先生嘗卒業南監在公講下故公知先生甚深特加器重是以序文逃先生峻卻太守之女力辭都憲之職二事爲詳謂可以戒貪得厲廉恥而抑奔競先生志節之高固不止此二事然此二事衆人所共知故詳言之其所不知者可類見也先生子畏友也素以克篤之學負海內重名秋闈春榜俱擢第一殿試賜及第持身正大處事明決足以當大任而不疑然恬於進取故富貴不能以累其心也夫君子惟知在內者重故視在外者輕苟或持志不堅則雖能謹於暫未有不忽於久者先生自寒素以至通顯堅守一節終始如一非其燭理明而知幾審能若是乎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先生近之矣

跋嘉瓜圖後

福建道監察御史句容張君孟弼大父諱觀洪武五年夏六月嘗有嘉瓜雙實同蔕產於家園以獻于朝上顧甚悅薦諸太廟特加錫賚親爲文讀之伏讀聖製有願爾世世家和戶寧有志子孫封侯列公雖千萬世休忘勸農之語復有草木之祥生於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之諭大哉言乎是雖皇上謙沖不有之盛心抑以見瑞應之臻非偶然者夫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況句容爲

國家祖鄉當建國之初而和氣薰蒸靈物是生固足兆宗社綿綿之慶矣然不於他壤而獨茁張氏之圃豈非天監厥德有足以與國匹休者乎皇上既歸其德而又稱願之實張氏千載之遇也今其子孫自觀以來食指數千詩禮相承簪紱相輝蔚爲盛族而孟弼又以正聲勁氣著名臺端玉音所褒於是益驗猗歟休哉孟弼子同年進士其在廷也不啻鳳麟芝草人快睹而景慕之嗚呼張氏之瑞豈獨嘉瓜也耶

跋王會圖後

右王會圖一帙乃新淦崔溪萬石長席氏緝簡所家藏者也緝簡頃游京師出以示予觀斯圖所繪四夷人物

奇形詭狀被服紋飾人人殊種凡二十有八咸有名
識其拳髮深目或繫帛或手器或耳環者有十類曰芮
芮曰滑曰渴聲陀曰獅子曰胡密丹曰白題曰于闐曰
周古柯曰呵跋檀曰龜茲其用帛裹髮或元或素者有
五類曰河南曰武興曰鞏曰若昌曰鄯善曰佉有加帽戴
冠若蓮花豹尾者亦五類曰波斯曰百濟曰新羅曰倭
曰高句驪其躶而以帛絡臂者有三類曰北天竺中天
竺曰狼牙修其被髮者高昌以花帛掩踝者天門也以
豹皮抹首者建平蠻以虎皮雙尾飾首者蜒也最前一
種冠纓簪巾朝衣寬博翼以二侍類大酋長者縑素杇
跋而不巳使其得見未入昭陵之跡其愛慕當何如說
者謂羲之爲字聖信不誣矣克温亦以善書獨步國初

方諸國降附甚眾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如周史集四夷
朝事爲王會篇寫圖以示後乃命閻立本圖之當是時
突厥突利可汗入朝頡大酋長者豈其人乎且太宗
之爲君也削平僭亂統一華夷其功固鉅矣爲師古者
正宜引君當道夙夜兢惕以保王業若周公退遜於越
裳召公戒謹於旅獒斯爲美耳奈何以是圖侈蕩君心
而啟其好大喜功之志也耶卒使十漸之失不克終而
遼海之役勤兵於遠師古不得逭其責矣今去有唐幾
千年要之是圖非當時立本之筆乃後人模臨無疑然
筆精墨妙非龍眠居士輩不能作雖有殘缺不害其爲
可寶也緝簡尚珍藏之

書研山圖卷後

此卷有米顛研山圖及其所自述後圖拜石事并系論
說又圖馬式并述滕固學所記則梅花道人也米顛之
書似與後筆相類豈皆出於梅花鹹最後有郎之札子
則親筆也黃門司馬先生出以示子一展玩間獲見四
賢之高致宜傳好事用廣見聞

跋宋克温所書超松雪蘭亭十三跋

右宋克温所書蘭亭十三跋正其中年得意筆也夫超
松雪以善書獨步當代而於右軍蘭亭石本至爲之屢
跋而不已使其得見未入昭陵之跡其愛慕當何如說
者謂羲之爲字聖信不誣矣克温亦以善書獨步國初

然必書其所跋者其愛慕松雪有異松雪愛慕羲之也
耶劉君既康得其刻木裝褫而寶藏之是又愛慕克温
者也

跋米家書畫卷

米元章天資高邁書法入神畫有奇思元暉博學嗜古
能世其業作畫草草而成不失天眞書亦臻妙論者謂
宋之有元章元暉猶晉之有羲獻也元暉紹興中拜兵
部尚書高宗眷待甚厚賜御書右文殿碑又詔書道山
堂碑其見重如此元章墨蹟余嘗見之而元暉之筆則
未睹也錫山應先生忽持此卷見示謂爲元暉眞跡題
曰米家書畫昔山谷贈元章之詩有滄江夜夜虹貫月

盡是朱家書畫船之句先生尚保藏之余恐光怪之發將亦不可得而掩也

書葉秀實傳後

自古嘯聚之盜其初也率皆焚廬舍恣殺掠以脅人之從及其後也攻城邑僭名號蔓延而不可制當烏合時使得材武者草薙而禽獮之厥患頓弭不然必至與師用兵始獲摧破其黨雖卒歸殄滅然生人罹其殘毒溷亂相因而起而國隨以亡者不少焉若漢之張角唐之黃巢宋之方臘蓋若是已蘇之崑山有妖僧有提點者在元季時聚徒焚劫勢日猖獗有司莫敢誰何公傷鄉人被其殺虐奮不自顧率敢勇士掩捕之皆就顯戮使

是時微公禍有不可勝言者其陰功厚德何如也僧既死公嘗戲作舉火文以狀其惡公五世孫與中今爲山西參政賛戎邊圖錄是文以傳於世子於是而歎唯公陰德之厚故能鍾慶於後賢唯與中之賢故能表章乎先德皆可書也

書朝鮮權近應制詩後

朝鮮陪臣權近可遠當洪武丙子夏被徵來朝奏對稱旨及宴游都市以寵異之累命二十四題俾之賦詠復親灑宸翰製律詩三章以賜後近祗捧還國追感天恩之旨我太祖高皇帝嘉其篤實恩禮優厚命隨班文淵閣涯遭際之隆謹用緒謄附以已作珍襲永爲家寶國王

閒之爲銲梓以傳不朽甚盛舉也更曹判書擧爲近之孫有事天朝以謙嘗使子其國也出以見示屬綴一言窃謂自古帝王有作惟大舜嘗爲勑天之歌皋陶于是乎有明良之詠乃元首股肱相與賡難于一堂之上未聞疎逖之臣得預于此者也惟皇祖以天縱之聖御平海宇悉士悉臣仁同一視雖若近之爲陪臣者亦得以霑龍章之賜伏讀彊無詐息不納逋逃載修禮義之句大哉皇言誠得撫飭邦之道者矣聖德之盛固已軼于有虞古者列國皆有詩惟吳楚缺焉蓋巡狩陳詩將觀得失以爲黜陟時吳楚不承咸令黜其詩者所以夷狄之也仰惟皇祖命近陳詩詢朝鮮開國之由遷京之故與夫邦域之所屆道路之所經固不以夷而外之也而近也敷析詳明音韻諧暢可謂能言之士矣聖治之盛抑又過于有周良由朝鮮自箕子以八條之教化導其人而詩書禮樂霑濡聖化者久故其國克知畏天恪謹侯度而士皆好學用不乏賢則所以維持鞏固相與延國祚于無窮者固于是編見之矣眞世寶也三復敬歎而書其後

書黃學士鐃歌鼓吹曲後

余嘗被命在東閣纂修天下地志欲採當代人物以見其郡邑之所產然名公鉅人建功立業者莫詳于國史乃發內閣秘藏罔得拜觀累朝實錄而太祖高皇帝創

裝垂范之即制禮作樂之與其在然其所作之樂用于郊廟而隸太常者則皆諛新曲而協雅調用于朝會燕享而隸教坊者則皆譔新辭而用舊調至于戎旅啟行凱還之際所以揚武德以振國威者其樂則未之見焉豈朝廷惟務偃武修文而未遑及之歟故迄今用于戎旅之樂雖協舊調抑亦有其辭而無其辭耳翰林學士金城黃廷臣先生嘗撰鐃歌鼓吹十六曲以備紀我朝太祖太宗之神功聖德辭意宏壯音調鏗鏘誠可施之戎旅者也使朝廷于啟行凱還之際舉而奏之豈不足以補戎樂之未備乎若先生可謂有志于禮樂者矣莊誦之餘敬識其末以侑

跋李揮使紱所藏莊生說劍圖

書曰后從諫則聖拒諫者未有不喪亡者也然人臣進諫其道有二有直諫有諷諫犯顏不諱之謂直婉曲開導之謂諷直諫施之明主無有不從況諷諫乎諷諫施之庸主且不敢必其從況直諫乎趙文王好劍士莊子欲諫止之先治劍士服往見以投其好徐以天子諸侯庶人三劍爲諭以開導之文王雖庸亦能從之而罷劍士昔齊宣王好貨好色好勇孟子皆因其情充其善以格其非莊子之意亦猶是也故曰巽與之言能無說乎若莊子者可謂納約自牖而得諷諫之道者矣此畫筆意精工狀出當時說劍情態甚妙殆非李龍眠輩不能原其所以作此者以見臣得進諫之道君有納諫之美者也豈徒賞玩而已哉雖然莊子爲人大抵以全身遠害爲高而不肯用於世今乃從悝千金之請聘遊說以蹈危機何也其亦寓言也歟

跋定襄伯郭登畫

定襄伯郭公康濟乃開國元勳營國公英之孫以貴戚入侍仁廟爲勳衛累立戰功疏封伯爵其天分極高自幼折節務學博洽羣書爲詩文有奇氣尤工書翰嘗從鶴城金文鼎先生遊先生善繪事師董源黃子久公目得心解落筆輒自不凡府倅馮君得此幅見示意必中年所作觀其簡淡蕭散意趣高古眞可與鶴城頡頏孰謂矯矯虎臣躍馬提兵摧鋒破敵者乃能弄粉墨於毫楮間有如是之妙也耶蓋其標韻閑雅故形於遊戲者自與庸史不同能武能文信一代之奇材也然公亦自靳少與人作故知之者鮮用是馮君欲予言以彰之抑亦愛重其人者歟

跋趙魏公書文賦

趙文敏公書法妙絕當代以子所見其石刻散在天下者不下百數十本而墨蹟流落人間者稱是所見者若此所不見者尤多也論者謂其人品極高故其形於筆端者自臻神妙雖然亦由於積習所致也古人有云筆禿千枝墨磨萬斛不作張芝即索靖蓋文敏天分既高

又加之以積習宜其書法遠過人也此本文賦乃山陽畢侯聖家藏故物觀其行書筆意皆自義獻中來而融會變化極其精熟誠不易得也嗟夫書法士之一藝耳非積習則不能以致精況事有大於此者乎

跋英國公張懋先世遺墨卷

太保文安忠僖侯張公文端終年嘗作二絕句用隸古書之以示其姪英國公廷勉有收綸罷釣媿懶讀書之語蓋侯弟兄鼎立享有茅土為國虎臣豐功偉烈垂邁當世而之人惟知其為驍雄武勇之士孰知其中之所存乃能知止足好文學形諸韻語若學士大夫之所為是豈常人所可及哉宜其以功名始終也廷勉謹識而

珍襲之其與無恤保懷中之簡者曷異亦賢矣哉予於此有以見故家之文獻矣遂書以歸之

跋趙吳興所藏朱文公墨蹟

晦菴先生著書立言垂訓萬世當時筆削裁定之際其稱述趙充棟今欲考求其折衷去取之故雖片紙隻字有不可得願其與人往復書簡乃於士大夫家往往見之觀吳興所書斯帖豈惟筆法精熟其道高德盛詞氣謙恭藹如接春風顏面於几席之前抑何幸哉後生小子以才性自負者睹此老成典刑自足折其驕矜之氣是亦所以為教也公不寶金玉而寶此是知崇儒重道者不亦聖賢之徒也歟

倪文僖公集卷之二十四終

明 倪謙 撰

跋

書抱呆子集後

盈天地間凡物之有聲而鳴者皆軋於一元之氣使然若雷之轟鎗風之刁蕭水之砰湃木之吟號獸之吼鳥之嚶蟲之噪其聲之發爲氣所軋雖欲不鳴而不可得也他若竅於竹緬於絲虛於金冒於革其爲聲也雖假於人以鳴謂非軋於是氣不可也惟人也得是氣而理寓焉情發於中則聲必發於外其音響節奏長短疾徐亦皆出於自然而不容不鳴者也故其爲聲可歌可誦

可喜可愕上而朝廷學士大夫鳴國家之盛下而委巷肖夫女婦自鳴其情者何莫非是氣之所爲乎此君子所以貴養其氣氣得其養則聲之鳴者自不涉於凡近矣金陵孫政秉忠甫先世以武功官揮使至君食祿不事事雅志恬靜隱居鳳臺杏花之村工繪事喜吟詠其所往還非帶笭箵之翁則負發硎之叟蕭然物外與世相遺胸中苟有所得輒形諸聲詩文辭以鳴其情之所欲言幽情閒淡脫塵絕俗蓋有莊生逍遙屈子遠遊之趣焉非其浩然之所發耶秉忠嘗錄以見示題曰抱呆子集抱呆其自號也君子即是集而觀之固足以知其所養者矣

恭題寵榮錄後

永樂中太宗皇帝北巡仁宗皇帝監國時則有春坊庶子進詹事府少詹事郡濟職輔導侍左右敦厚純誠端愼和易文詞雅贍才德老成啟沃匡贊多所裨益上寀於聖學好文重士於公心志契愜眷顧特厚恆有詩及手札以賜公歿上登極追念舊德賜誥祭贈太子少保謚文敏其子南京禮部尚書幹繕寫爲一帙名曰寵榮錄錢梓以傳出示臣謙且告之故曰先人所得宸章凡八紙第一紙爲丁酉冬至朝賀畢上遣中使陳昂賜肴羞十卓于家并賜此詩第二紙已亥春隨侍皇太孫五皇孫朝京陛見文廟喜曰這老秀才還好時爲

善陰陽書新成未頒特賜一本留月餘遣還上遣中允黃琮賜醞鹿五隻內醞五十瓶至滁迎勞并賜此詩第三紙有進讒誣搆者文廟曰這老秀才是朕所除者置不聽上聞之喜賜此詩慰安第四紙上因皇孫進學孝愛賜此詩褒勞其後四紙一則索書一則荅問安一則病中寬慰者也臣謙聞之沐手捧誦伏睹聖製有賢良作輔翊及鼎鼐得其人之句慰札則云卿之苗裔余爲提挈必不使墜入蓬蒿之流諭祭則云勑有司建享堂置墳戶歲時致祭嘉愛之情顧後之恩鄭終之義藹然溢於言表三復仰歎聖德如天所以待公者若是其重公之事上以道所以得君者若是其深皆可見焉觀之

當時寵遇之隆君臣道合哀榮終始者蓋惟公一人而已猗歟休哉既今宮車上賓公亦侍游霄漢而天地麗藻粲然具存公之子孫固宜保之於億萬年矣然天下後世得是錄觀之則知仁廟資賢樂善之誠形諸賦詠其與帝舜明良之歌成王敬之之頌夫何異歟幹起家進士茲果不墜蓬蒿致位宗伯清愼端介紹休前閭為時名臣克副上之所期於昭在天之靈其必有知而忻慰矣自今子孫尚繼承家學出為世用以無墜先業無忘聖德哉謹拜手稽首而識其後

跋楊文貞公書途中詩留別李勉巷

正統四年少師楊文貞公奉命歸省于廬陵途間多有所作至清河手書以遺太守李公信圭詩雖止十一首而其重交情感今昔念君親重死節乃具見焉不獨餘致高遠而字畫亦奇逸心志之存可識矣公文章為世所重未嘗輕以示人而以遺清河則清河為公所重又可識矣今為清河子冬官副郎遇所藏豈非李氏之家寶歟公之詩有東里集傳於世以今考之十一詩皆無焉豈其錄刻者早而晚年者有未及歟有若是軸者存後人得以徧采而續刻之庶無遺珠之惜也

跋王文端公論李勉巷文手墨

太保王文端公與鄉郡守勉巷李公同鄉相友善文端在翰苑者四十年文名滿天下勉巷嘗典文衡然以歷官

郡縣故文名殆為政事所揜耳今觀文端評勉巷之文謂皆有理趣非苟作者則勉巷之作豈飾輪轅者乎又舉歐陽文忠公三多之說告之子以謂三多以讀書多為本書讀既多文不求工自工矣所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也二公以是相規益其有得於文忠者深矣豈不足以見其淵源之所自歟勉巷子冬官副郎遇敬父之執寶藏是帖于家其賢也已

跋盧廷佐所藏先世田叟醉歸圖

姑蘇盧文義先生好古博雅家藏法書名畫甚多此卷畫騎牛醉叟筆意精工因無題識漫不可知故說者不一或以其冠帶謂為田畯或以其帽插牡丹謂為洛陽賞花者未知果得作者意否大抵時和歲豐稽事有成少有所給老有所養故於春時祈年制為酒食以相燕樂而田野之間有此醉歸之叟也其亦摹寫太平之氣象歟夫農衣食之本天下之至勞者也今觀此叟阿然醉飽而得此一日之樂豈不可喜孰知其沽體塗足而蜷彼三時之勤為可憫乎此君子所以當知稼穡之艱難也先生珍藏此卷意良在是其子愛竹翁鼇孫福建參議廷佐相繼什襲手澤如新其克承世德者哉

跋香山九老會詩

廬陵香山乃王公恆安所居成化庚寅秋恆安弟益安自河南歸友竹周公偕弟仁迪遜巷陳公往賀至則會

恆安及弟利安子姪省孚墨莊劉公於在春堂凡九人年逾八十者二人八十者一人逾七十者一人近七十者五人益安開筵以齒序坐皆蒼顏皓首笑歌為歡友竹首為七言詩以倡序以紀之八人者皆屬和金春玉應翛然成什誠一時之嘉會舉世之鮮有者矣友竹之子琬繪而為圖刻梓以傳而屬題其後昔唐白樂天嘗於香山履道宅為尚齒會預者九人今友竹之會地名人數皆與之同豈偶然哉樂天作詩有曰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更應無詩美如此孰知今日友竹之會遂與相埒安可謂此會之更無哉況樂天會上皆拖紫紆朱之客而友竹諸老不過三世家宗族世姻鄉閭逢掖樂道高隱之賢尤為難得其視壞叟芝翁又何異哉但不知此會此夕太史曾奏德星之聚否也子與友竹數十年前嘗遊冶城登高賦詩為樂閒別既久復見其有茲會之樂知其賞心樂事雖老而未倦也故喜而為之書

恭題永樂四年御賜新進士魯穆還鄉勅

國家之於賢材鼓舞作興獎厲而振拔之則賢材孰不感激思奮砥礪名節以祈不負於知遇也哉伏覩永樂四年太宗皇帝賜進士魯穆歸榮之勅玉音諄切始終以聖賢之學勉之又以自滿自怠戒之其期望於臣穆者至矣為臣穆者果能不負聖諭由進士拜官福建道監察御史陞福建按察僉事超拜行在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歷官中外三十餘年冰蘗之操始終一節受知列聖宣宗皇帝賜誥有廉敏剛方焯有風烈之褒英宗皇帝賜祭有卿以先朝進士久歷風紀允操廉潔之譽則知臣穆賴聖化之所陶成亦已深矣今臣穆有子臣崇志克篤前烈世濟其美亦由進士拜給事中陞南京太僕寺少卿超拜應天府尹清聲雅操接武芳猷寶蔵忠勅出以徵題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又曰世之不顯厥猷翼翼其魯氏父子之謂矣莊誦之餘謹拜手稽首而書其後

題三舍劉氏族譜後

自五宗九兩之法廢學士大夫能知其先者有氏族之志存焉唐初惡故家以門地相高乃取其說一槩而非斥之至唐衰而譜學亡矣宋歐蘇二家始為世譜後有作者成宗焉故程夫子嘗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天下不忘本須是明譜系立宗子法又曰宗子法廢後世譜牒尚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是知譜牒之修其可後乎南京太常少卿安成劉公紹和博學慎行篤於宗族取先世譜牒而續修焉始於南唐工部尚書適其後三世孫以下相繼皆補成均鄉人遂目為三舍劉氏傳至三世孫南壽始為之譜十五世孫塤嗣修之又四

世至紹仰復續之自宋元以及我朝歷年五百有餘歷
世二十有四由根達支派流窮源昭穆世次一覽具見
其所以收宗族厚親恩者實賴於茲可謂能尊祖敬宗
不忘其本者矣末復作詩繫一志其有望於後人者豈
淺哉夫不有作之後將何述不有續之前將何傳今劉
氏作之續之世有其人得不傳述於無窮哉後之人繼
繼繩繩皆務學修德以光昭先烈庶不負紹和之所望
矣遂題其後以告其宗人

書王亞卿救災奏疏藁後

孟子曰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夫社稷之
安者由民安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以古之大

臣以安社稷爲心者無不以安民爲務視民之饑寒困
苦必求有以安之不惟身任其責又必聞之於朝以冀
言之必行非安社稷之臣抑何能若是哉予於今南京
戶部亞卿王公見之矣公於成化九年爲刑部侍郎時
奉命總理河道因見自京師抵揚州頻年旱饑臨清武
城至德州又有黑氣之異民多流亡雨澤少降具疏言
狀乞朝廷遣祭山川之神祈禱雨澤及詔廷臣講究弭
災卹患之策皇上覽其所奏惻然興嗟卽下詔盡蠲山
東稅糧順天被災處所亦量減免仍發倉儲出內帑以
賑濟之仍遣禮部侍郎劉吉祭告東岳鎭東海之神凡
其所言一一舉行皇上敬神卹民之心如是是以天心

書玉亭題名記後

南京翰林院後舊有亭環植以竹侍讀學士雲間錢先
生學富才雄以文章鳴海內服外夷及居閒於家朝廷
念其舊學復起用於南院先生至號其亭曰玉亭因念
我國初至今掌院事者氏名無紀實爲缺典乃稽故牘
題其氏名刻石置亭中使後來者有考甚盛舉也謙於
成化丙戌夏嘗奉命南院視事未行而遷禮部則南院
者謙亦嘗授任於斯者也南京太常少卿西蜀李公立
之安成劉公紹和皆輟翰林講讀而來相與嘉刻成而
往落之井識歲月於後云

題白鶴山人傳後

韓日新嘗爾燕趙古多慷慨豪傑之士如郭隗樂毅荊軻蔡澤之流皆其人也今觀白鶴山人豈非襲其遺風者歟山人名瑄字韞輝仕至尚寶卿大司徒夏忠靖公之子也山人雖世居楚而實生燕趙間好俠而任氣有朔方之餘習少馳馬試劍喜論兵志欲有爲於世而落落與世難合嘗三上章欲募兵北破胡虜不果乃去而西遊華山南望匡廬越洞庭上衡岳返櫂黃鶴磯下浙江左參政末幾拜左僉都御史提督巡撫兩廣加賜綵幣以勞之聞念時事輒形論議發爲詩辭浩瀚而洪放皆鑿鑿可行世寧知者獨兵部王亞卿知其人嘗薦其有經濟才時不能用山人益韜晦晚求南都便祿以養母然山人負

其奇崛不少屈節於人用不用一付於命故作白鶴山人傳以見志子讀之而爲題其後曰

平生磊落負材雄爭向明時惜未庸白鶴不知高幾許山人氣節擬相同

紛紛肉眼笑狂迂誰識經綸志有餘莫道山人無膽氣也曾三上破胡書

題韓公大傳後

天佑國家莫先於生賢佐故必有命世豪傑之才出際文明之景運宏太平之盛業初非偶然之故也若右都御史韓公鍾醖粹之秀氣全英毅之美質文章政事之兼優文事武備之並懋四方賴之以平王國賴之以定

勳業炳炳照映今古非上天生是異材以保佑於我國家也歟觀學士錢公所作公之大傳可以見公之爲人矣公生而姿稟異常幼已爲人所奇矣及長而甫冠輒領鄉薦登進士高第拜監察御史陞廣東副使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改山西副使召陞大理少卿尋復右僉都御史奉勅巡撫大同宣府陞兵部右侍郎出爲浙江左參政未幾拜左僉都御史督征兩廣蠻寇尋陞左副都御史提督巡撫兩廣加賜綵幣以勞之聞父喪守制勅陞右都御史起復總督兩廣軍務開總府於梧州得便宜行事久之引疾乞退上初不允乞休不已乃賜致仕此公歷官之槩也其爲御史也辯寃獄平

於外雖暫居閒而朝廷之上四海之遠無不仰公熟名望公復起入而保王躬補主闕以宏濟大業此固山甫永懷之心而亦公之志也故吉甫作誦以慰之予固非吉甫比然知公永懷之心有素故題公傳後而亦以是慰之

跋錢宗嗣醫者滿腔生意畫册

右畫一册乃金太守伯玉及善繪者爲名醫錢君宗嗣所作者也其畫有山水花卉禽鳥總題其端曰滿腔生意來徵余言予以謂生者天地之大德也人得是理以生所謂仁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民胞物與一視無間惻怛慈愛無不欲其同生並育於天地之間然欲行吾之仁惟醫爲然故醫之爲術濟人利物起死回生施其藥石之功躋之壽康之域其生意何如也宗嗣於此觀其山水滃然而雲霞舒森然而林木茁無非生意之流通觀於花卉禽鳥發榮之暢茂條達飛翔之悠然自得無非生意之動盪即物理之生意有感乎滿腔之仁心其生意之勃勃果孰能禦之哉是則繪者以是畫爲宗嗣贈乃所以爲其仁心之助不特資其玩好而已也

憂樂格言爲夏都憲題

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君子純乎天理故能樂天知命雖處貧賤亦坦然蕩蕩無人而不自得小人不知乎此所以雖處富貴而其心常戚戚歟古

惟我太祖高皇帝條成大誥三編太宗文皇帝纂集爲善陰騭孝順事實宣宗章皇帝采輯五倫書列聖相承前後一心無非勸善警惡導民歸於禮敎而已其亦有合於經歟三誥五倫其終始以何條善孝二書其終始以何爲署以何人歟五倫君臣之道則詳其曰父道而下何爲之與三誥三書其理亦有相通否歟諸士子服膺聖訓有年其悉陳之毋泛毋隱

問洪範八政以食貨爲首蓋食者民所急貨者民所資而政莫先於養人故也方今上供京師之食率仰給東南餉軍民相兼漕輓止藉一渠之達使渠水充滿則舟行通利而粟可致矣設或水淺舟膠則有起撥之費

水口口則有償納之費及登岸抵京又有僦車之費
歲復一歲欲軍民無疲困也得乎稽諸古有請糴近粟
可省漕卒而後果便者有江淮之道各自置船而免傾
覆者有諸州回船給鹽以償其費者有引泉便漕舟通
而陸費省者可得聞其設施之方歟其法亦有可行於
今否歟方今通行四方之貨曰銀曰楮曰錢銀出山川
所產歲有常額市有定價惟錢楮出於國家鑄造使相
兼而行則利柄歸上而民亦便矣今則楮日加輕有停
滯之弊錢日加重有盜鑄之弊銀日加散有消耗之弊

日復一日欲國用臻富足也得乎稽諸古有言不惜銅
爲滋益氣血之良劑保養壽齡之大丹意必有在於是
也叟曰此所謂味五味之濟者也人具是形固當調攝
出內帑收授而會子自重者有赴平準倒折而子母相
拳者可得聞其措置之術歟其法亦有可行於今否歟
夫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治法之所當然也伊欲水陸
無虞貲無浮浪而人力以甦輕重得宜物無翔貴而國
用充羨必有其道願酌古準今以對將采而獻之於上

走之志未止於斯

對

味濟對

丈人曰君子於味所存以正所嗜以常常則可久正則
保玉以全爾天年雖然似陟乎方外之習有我之私也
允臧彼醯醢淋漓烹飪精鑿禁臠侯鯖山珍海錯雖可
以塞爾饑腸充茲大嚼然致之匪易得之亦艱苟庖人
之弗繼將必俯鐺衆頤顧鼎垂涎是以動色於衆染指
於寵甯知禍福於是糾纏孰若此濟味得天下之正而
恆在日用之間至美不和純質以全一飽之外曷足以
累吾之天叟之意其在是乎叟曰此所謂味飲食之濟
者也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爲其養小以失大也
請言其大

丈人曰人之一心眾欲所攻物交於物乃引厥中是以耳悅淫哇目好冶容鼻臭蘭芷口嗜肥腯四體所務安佚是從驕奢宴樂毓毒厥躬彼其居列粉黛筵開綺羅食前方丈笑擁笙歌醽醁酒藿肉割羔宰駝沈湎敗度其百萬呼盧千金結客嗜欲無厭終豈貞潔至有非分妄求貪多務得富擬封君田連阡陌忘身殉貨珠貝駢集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孰若此澹有典有則音在黃鍾色惟尚白環堵之宮聊以容膝莞布白煖蔡糗可給擁月吟風枕流漱石一棚之外舉為長物中有眞味匪言能悉若是何如叟曰此所謂味澹薄之澹者也武侯曰非

澹泊無以明志此亦儒者之素行耳願聞其宅

丈人曰作德者逸作僞者勞順理優裕逆情鬱陶富貴在天窮達有命恬澹自守何事奔競爾其熠火乍舉羣蛾競集醯甕一開蠅蚋自溺走利絲毫奔祿寸尺是以銜玉求售投刺願謁趑趄囁嚅患得患失囚首喪面奴顏婢膝吐露肺肝指誓天日初若可信久當有實爾或美宦是躋志盈計得聲勢誇誚蹐蹻可挹恃其矯劇惘不作其心迹甚至位高則嫌勢均生敵疑軋慠遏承問雖然尤欲聞其古味之實

丈人曰人匪生知孰容弗學具載方册博文守約知其味者貴乎能嗜嗜其味者貴乎能樂踐徑一差大道叢

薄故四聖交象帝王謨典詩之性情春秋褒貶樂則神
人以和禮則上下以辨洙泗問答濂洛講明大彌天地
炳若日星遠徵近取拳拳服膺施之于家則長幼序推
之於國則教化行布帛菽粟是爲典刑彼莊老元虛楊
朱仁義申韓刑名管晏功利蘇張縱橫范蔡辯議不韋
呂覽太公史記以至憤世嫉俗幽人狷士放言高論殆
千百計非不馳騁古今發揮理致豐縟美新駭聞驚睇
膾炙人口膏馥可味然以之輔世植教迪民成治致遠
恐泥其流也不能無弊孰若此澹在乎聖言揖堯舜於
寤寐接巳軻於几筵蔬食水飲簞瓢陋巷而得所樂之
自然飽經飫道含英咀華而忘魚兔之蹄筌若是何如

叟曰此所謂味理趣之澹者也得之矣然猶未也史談
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必有
至當歸一之論幸畢其說
丈人曰厥有一物生天地先張主人物萬化出焉代明
日月流峙山川飛潛蠕動發育兩間存乎吾心之中則
純粹而混融虛明而宣通不倚至正大公推乎其
前而弗究厥始推乎其後而莫知厥終不以榮跖而有
啬不爲堯舜而加豐但全之則爲聖爲賢失之則爲狂
爲蒙是爲古今之會事物之宗故舜禹之精一執中所
以執乎此也湯武之建中建極所以建乎此也周公之
思兼三王思乎此也孔子之一以貫之貫乎此也周公之

詩禮之所載載乎此也洙泗濂洛之所明明乎此也則
叟之所以味之者容非在於此乎於此玩味涵養本原
刮垢磨光性眞皎然存天理於流行之際過人欲於未
萌之先自强不息終日乾乾苟無二以無雜可希聖以
希賢此冲澹之極致而莫有出乎其前者也以是聞于
叟何如叟勃然改容避席踧踖而言曰此所謂味天眞
之澹者也至矣盡矣其靡有加矣斯固走之所願聞也
走端居守道存吾心養吾性以事乎天猶懼坐井而未
有所明今得聞丈人啟蔽燭然若執熱而濯我以清泠

上梁文

倪文貞集卷二十五

應天府學門上梁文

應天爲京兆之大府儒學乃首善之名區枕秦惟而引
清溪風氣於茲而融結左鍾阜而右聚寶山形相向而
拱迎梵塔凌空卓東南之文筆江湖通海湧朝夕之詞
源是宜庠序之聿興雅稱衣冠之萃止前修多靡古跡
留奇宋學士之聯句金春泉題玉兔吳皇象之斷碑鼎
峙號紀赤烏英俊來遊進其德而脩其業師儒樂育誦
其詩而讀其書深究濂洛闢闡之傳上泝禹湯文武之
道共沐菁莪之化雨皆成樸棫之良材濟濟多士之克
生落落名賢之迭出月宮攀桂雲路跨鰲魁京闈而冠
甲科文章追班楊董賈登臺省而榮爹袞政事邁韓范

富歐際文運之大亨仰先聖之遺澤惟是廟堂之空闊
夙慊門闕之崢嶸櫺星居朱鳥之中離火當文明之運
茲焉取象偉矣開祥奈何風雨之震凌遂致材木之摧
腐不有改作曷聳觀瞻茲者恭遇府尹魯公府丞白公
台郡儒宗琨陵宦族斯文山斗善類棟梁顧此一門之
當爲欲圖千古之不朽撤其攲棟易以貞珉府推王公
既協謀經始於其前府判宋公復互力贊成於其後掌
教耆碩克符厥志分訓諸彥各罄乃心士希賢賢希聖
聖希天子何人也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吾豈匏哉相
與效脩泮之魯侯不惜召剖璞之荆卞乃咸地不愛寶
嶽則效靈琬琰出乎崑岡瓊瑤臻乎泮水斷來山骨全

無斧鑿留行移至雲根猶帶峯巒餘潤斷鼇足以立四
極巍然數仞之高表杏壇而啟重扉浩若千金之費崇
素王之廟貌餘夫子之宮墻雲漢昭回上擎天而下鎮
地樞軸旋轉闢則乾而闔則坤壁立閑吾道之大防矻
峙障廻瀾之砥柱精蠶改色逢掖增輝從古所無迄今
始見任使風吹日炙管教地久天長十年百年千萬年
垂衍無窮大書特書不一書揄揚罔既念我昔爲游歌
之所可於侯無贊頌之詞請激昂工匠之歌聽敷唱兒
郎之偉
梁之東泮池春水禹門通好待一聲雷奮蟄錦鱗箇箇
化蒼龍

倪文僖集卷之二十五終

神道碑

明故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武强伯楊公神道碑

昔我太宗皇帝慮北虜遺患頻歲親征朔野清肅宣宗皇帝亦嘗北伐殲夷殆盡自是息兵思得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固守要害保乂王家時則有若潁國武襄公洪勇畧不世出朝廷乃拜爲遊擊將軍禦邊獨石尋佩鎮朔大將軍印鎮宣府公凡出兵必與其猶子武强伯能彰武伯信偕戰輒有功用致羣醜竄伏威震夷夏天

下稱邊將之武者必歸楊氏後洪熙元年能佩鎮朔將軍印鎮宣府信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大同東西掎角保障邊陲深爲國家所倚賴天順庚辰閏十一月朔能亦卒年僅五十有二訃聞上震悼爲輟視朝遣禮官諭祭致厚賻命冬官營宅兆其弟倫扶柩歸京師以是年十二月某日葬阜城門外釣魚臺原謙嘗爲誌納諸壙矣倫茲伐石樹碑墓道復欲謙爲之銘謙荷公愛厚無可酬德不朽之圖其矣敢辭謹按狀公字文敬姓楊氏能其諱系出太原霍山王宋有諱軻者官揚之六合因家焉曾祖諱政陝西漢中衛百戶祖諱璟嗣昔以潁國貴贈柱國昌平侯父諱琳以公貴封榮祿大夫後軍都督府同

知季父忠以彰武貴封驃騎將軍後軍都督府僉事初潁國嗣父職調開平二弟與俱自陝來宣寓居城南而公生公幼莊重異常兒從耆儒魏麗宗講學習孫吳兵法膂力善射宣德中嘗還漢中展墓督府稱其孝潁國欲玉其成貲遣使遊公乃之齊魯吳楚之墟親賢取友智充識博比還潁國益奇之正統甲子春從潁國戰賊以克列蘇賊棄輜重走擒獲打剌孩等二十餘人以功陞開平衛所鎮撫有族姪開平指揮使宗幼疾不任事潁國欲易以公疏聞詔許更代於是公任指揮使宗任所鎮撫戊辰冬戰賊濼河三岔口敗之擒獲且丑哥等已巳春擢都指揮僉事秋從潁國戰賊大同聚落店追參軍都督朱公謙戰賊懷安城東敗之擒獲猛禿耳麻帖木兒親解詣京上嘉其功賜以金幣冬從潁國還朝有金幣之賜時虜人近地詔公追勦遇賊紫荊倒馬二關連戰敗之擒獲也刺厮等奪回所掠人畜景泰初元春擢都指揮同知賜以金幣壽拜遊擊將軍禦邊宣府賜以戎具金幣甚厚夏戰賊八里溝及荊子村敗之擒獲省洪大使等秋還朝擢都指揮使冬詔仍充遊擊將軍統神機京兵辛未春丁母夫人陳氏憂尋擢後軍都督僉事充左參將鎮宣府夏進都督同知尋充左副總兵錫以誥命甲戌春召還總神機京兵天順改元春以

迎復功擢左都督賜以金幣尋命總兵宣府賜以金幣
夏大同有警詔裨將往彼會兵禦之公奮然請自行戰
賊磨兒山及石灰砧敗之擒獲擷骨兒等奪回所掠畜
眾秋進爵武強伯食祿一千石乃上疏欲乘虜敝舉兵
殄之上不許賜勑獎其忠勇戊寅春賜以誥券加封奉
天翊衛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柱國制辭有剛
毅忠良驅虜振軍之褒秋杂顏胡欵塞言虜且入寇公
欲以狄攻狄結以礮火諭使夜斫其營果大敗之俘獻
所獲於朝上善其策夏虜寇大同復請進討虜聞公至
悉驚遁秋戰賊新河口敗之擒獲努沙奈尋往獨石戰
賊韭菜衝追至保昌州賊勢窮蹙悉棄輜重遁詔發兵

策應大同賊聞公至退去乃還兵保境賊聞公還復入
公復馳往賊又退乃糧兵境上駐逾月賊竟不敢復入
而還初公師行中夜有星如孟墜城中光燭地如晝眾
咸爲公憂師還未幾公果卒卒之旦猶力疾坐廳事籌
邊自昊而逝言不及家事公沈毅警敏善用兵號令嚴
明秋毫無犯有食民一瓜者輒寘以法駐營則寂若無
人欲養馬力常與士卒同步寒則給以衣裘病則給以
肉糜遣醫調視死則給槥祭葬之用能得士死力所至
成功北虜讋憚至以楊爺呼之處事詳慎嘗墾隙地署
蔬粟以供公費盡革軍衛科擾築室數百區以居河
南戍兵省其僦屋資順聖川牧地建議興築二大城措
畫有方工不逾月奏免徵價軍士物故馬匹人德其惠
律身廉介燭理明析剖決悤訟深中下情重文教朝望
則詣廟學謁拜督厲生徒性至孝侍膳問安不離親側
敦睦宗姻不遺故舊傾身下士忘其勢分故卒之日宣
城爲之罷市遠近號痛如失父母雖女婦童稺亦皆哀
感非公恩德曷以致茲雖告名將不是過也夫人蔣氏
卒先公八年繼王氏子一人祿早夭女二人贅龍門所
千戶弟王英嫁龍門衛指揮使張祥公無嗣以倫襲羽
林右衛指揮使銘曰

陰山猰貐久字噬鍾毒蓄姦繁種落弱則欵附強弗若
鼠伺鳥集肆兇虐我皇赫怒整於鑾莫草薙禽獮靖絕幕
爪牙有將雄膽畧奕世虓武秉忠恪委以北門司鑰鑰
授鉞擁纛鎮雲朔乘障以待騎且驍有或嬰之疾擊斬
梟纛犬豕俯就縛生俘死馘氣沮索子遺餘孽遁遐邇
邊烽息燧靜鳴柝威行塞外疆圉拓民安國篋境清廓
章德昭勳儕顯爵鐵券金章誓河嶽長城萬里副攸託
憂抒北顧心孔業今無與儷古可角庶幾永世不朽
營頭星墮光明燦乘雲上征返冥漠訃聞當亡色驚愕
悼惜褒郵恩典窀窆螭蟠龜負石堅確載德墓門媿筆弱
吁嗟九京不可作千秋應有來歸鶴

故定西侯蔣公墓碑銘

公諱義字惟忠姓蔣氏揚之江都人高祖諱三公曾祖

諱八公祖諱從龍皆贈定西侯父諱貴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定西侯食祿二千石追封涇國公謚武勇母李氏封夫人公生而穎敏自幼言動不凡倜儻好學讀書過目輒成誦克通大義尤厭飫左氏春秋有會心者相與究遺經之奧論古今之變雖對談竟日未嘗有倦色聞其言者皆心融而意愜也性剛毅人有忿爭不能平者率曰公正人也盍往質之公爲據理折其是非咸悅服解去無有後言平居恭謹自將嚴若不可犯及至接人則謙和樂易畧無貴游習好爲歌詩有思致篤於教子俾從明師講藝周人之急義所當予捐百金不吝苟非義雖一毫莫得也故友金

姓者父喪不能舉公憐之爲市棺資以金帛有趙姓者貸公金三斤久弗能償或曰必致於理始可得公歎曰始吾濟其急今虐之仁者固如是乎卽焚其券言者大慚人以是益高公之德量其行多類此正統己巳武勇公卒于位公爲冢嗣當襲爵以足疾辭進子琬襲焉越三年賜誥封公爲定西侯天順改元春公有疾時上命琬祀神武當瀕行諭琬曰吾父起戎行積勳伐以遺我後人汝膺重爵宜朝夕策厲思繩祖武報國恩以忠臣良將自期吾死瞑目矣脫有不諱汝其識之比琬還而公已卒是年六月二十九日也春秋四十有四娶王氏封夫人有懿行子男五長璟蚤卒次卽琬學博而行篤克世其家珍瑾皆幼女四武強伯楊能永康侯冢子徐昌東勝衛指揮使張瑛會昌侯冢子孫璉其壻也孫女四嗚呼國家之興天必生雄武不常之材以佐成鴻業慶流子孫與國匹休非偶然也武勇公早從義旗征交阯靖沙漠鎮松潘平麓川經營四方兵罔弗克豐功偉烈冠于當時著于信史公席蔭麻藴才德正當大究厥施如李西平父子繼令聞而亢厥宗乃以疾廢甫荷侯封而又遽止於斯也惜哉武勇公制葬於榆河鄉義井里之原公之卒上遣官諭祭命工部營葬事以卒之年八月十九日祔于墓琬懼潛德未彰乃奉文學金君銳所述事狀請予銘其墓碑孝子之志也銘曰

猗嗟蔣公涇國世勳盟重帶礪有赫前聞公宜紹休爲國方召千里龍媒淹于撫阜天病厥形弗病厥德既武既文動合矩則蹈若儒素左圖右書忠信爲佩仁義爲與繼志象賢是曰克子蘭茁其芽復濟世美爰繩祖武屬之閩孫公拜列侯推封寵恩赤芾葱珩煌煌命服下壽未期溘焉不祿玉瓚黃流必以類應酹壽是膺盛德斯稱爲善者懼謂理莫徵天乎就知壽之以名帝聞曰咨汝子世胄祔其先人官爲營塋蠶蠶墓門我銘其石賢者之藏過車宜式

登仕佐郎應天府陰陽學正術薛公墓碑銘

公諱富字仲德姓薛氏京口人高祖□□元爲萬戶父

士明毋羿氏公幼聰敏志學博通載籍尤精星歷易數之學洪武丙寅以明陰陽徵至京因家江甯永樂初應天府復設陰陽學府丞王公諒薦公堪任學事詔授正術公在官恪勤厥職寅畏小心候時諏日罔有差忒公學務簡府長吏知公廉潔事輒屬公裨贊爲多公存心忠厚導人爲善有不善務爲掩覆人稱其長者句容縣令受民嬸隱開河事覺上命鞫實府以屬公公勘他所以復令得釋上將北巡糧運甚急府推俞某愜怯不能督轉屬公公直抵江北給饋不乏府尹向公瑤深器重之被薦預修永樂大典校正範圍術數皆精確諸司盜課鈔事覺朝廷命追償闔府官無得免者獨公不預嘗

署經歷司事屬徵丁鹽鈔萬計假貸江甯邑應代者至公慮有失僦民庫貯之甫移去邑夜火焚罄鈔得無恙若有神預告之者咸歎公爲盛德所致內局織工製造鹽惡屬公追償公不忍加刑眾工相戒曰勿宜累長者悉輸完其仁恕率類此以老謝事蒙賜勅命進階登仕佐郎正統己未十二月七日以疾卒享年八十有二生元至正戊戌六月四日公爲人謙和樂易言行端愼溫然君子人也人皆樂親之居家孝友弟道元早卒家貧賤躬紡織以撫之嘗牧牛田野間每袖書於牛背上讀人咸異之甫成童縣尹欲舉民秀增廣學校生員時贈知州章無餘財配蔣氏有淑德有子曰玉琦瑜玉欽天監主簿瑜嗣應天陰陽正術有孫曰謙誠誼讓諫謹詳謙天

道碑銘

公諱佑字廷佐姓謝氏世居安慶桐城之清淨鄉會祖惠一號添錫祖住慶值元季世亂有乘時入鄉劫掠殺人者公從容諭止解其所縛而縱之賴全者眾世稱其有陰德遠人聖朝天下平定即鄉之朱清渡葺舊廬以居樂善好施鄉人號爲心善先生父永富母王遘疾刲股和粥愈之人謂之孝子妣錢氏有懿德生二子長倪次即公也公天姿儁爽幼有巨志父早卒家貧賤躬紡織以撫之嘗牧牛田野間每袖書於牛背上讀人咸異之甫成童縣尹欲舉民秀增廣學校生員時贈知州章公某封員外郎黃公子清俱爲庠生共舉公族長之子

以充族長度子弗堪集族子弟問孰願爲皆默然公獨
應曰吾願往母惜之爲泣下公慰母曰兒得爲秀才不
愈於牧牛乎遂補庠生寓員外公所拜爲師員外公教
之習字肄業公遂知用功日進一日竊朱書欲求生富
貴須下死工夫十字於几員外公忽見陽斥而陰重之
教諭冷公暄初至選公聰敏者數輩注意訓迪日授書
數千言公讀不過二三十遍輒能背誦冷公深期待之
諸生遇假日多事佚遊公獨理課業於史志諸書無不
博覽工詩賦及駢儷之文不泛交際遇益友必執贄以
求講訂知州公愛如已子供其所費不靳習詩經患無
師傳聞南昌未孔脩先生引拜吉水尹司正先生得經

義百餘篇以爲式自是融化成文越三載經書豁然通
貫宣德乙卯遂領京闈鄉薦正統丙辰登進士第觀政
刑部邑自國朝開科以來無登進士者登進士者自公
始舉邑咸歎慕之丁巳授本部陝西司主事讞獄公恕
已未秋以疾辭歸辛酉疾愈赴京壬戌春調戶部四川
司主事蒞政有能聲命齎官銀萬錠赴遼東糴糧以實
邊庾陞署本部廣西司員外郎景泰改元賜勅褒美贈
考如公官姚封太安人妻封安人迎太安人就養官舍
已巳秋北虜入寇以公有風力改監察御史奉勅出鎮
大名練兵保境以爲京師聲援公至脩城垣造器械拊
流移訓士卒號令嚴明百度振舉軍民帖然事定還朝

其家皆朱出女三一朱出二丁出適周道吳希道章顯
皆宦族孫男一孟祥孫女三瑾已卜卒之月二十六日

葬公於祖塋馬公銜之原茲來京師奉太守公所述行實請予爲銘將勒石樹於神道太守與公自幼連硯席同寢榻講學幾十載先後俱登進士第又爲姻家厚善親愛莫加焉則所述信而有徵可知矣遂取而次第之而繫以銘銘曰

精金在鑛夏玉在璞燬乎成文必假追琢公負異質如玉如金刻志力學允爲國琛閭氣所鍾超出凡伍維嶽降靈生茲申甫策名甲第獨步無前歷職郎署聲績卓然經國保民才兼文武擢長雄藩累承褒詡位居方伯爲古諸侯東畏民愛德孚惠周入爲輔臣縉紳望屬以疾引年克知止足優游林壑遂其高情千載疏傅接武

令名甲子數窮公亦永邁甘棠之思廣存遺愛勒銘神道式著徽猷彤管有錄茲焉是求

墓表

明故懷遠將軍指揮同知李公墓表

皇上嗣登宸極改元景泰薄海內外誕布維新之命謙奉詔使朝鮮道次遼陽塔山時有虜潛寇境上守禦塔山定遠衛指揮同知李榮率兵追勦虜悉遁去謙見其威武心甚偉之比使還榮泣告曰不肖先考懷遠府君齒未半百輒已不祿卜葬塔山之西痛惟潛德弗彰恐遂湮泯先生職文翰幸昇一言以表諸墓道再拜以請謙嘗偉其爲人世德之美可徵矣矣容辭按懷遠公諱旺姓李氏古邳石蘭社人也曾祖諱五世父諱駒俱贈懷遠將軍指揮同知父諱興紹世父勳績從太宗文皇帝舉兵靖難懋立戰功累陞應天衛指揮同知公襲厥職沈毅有勇畧凡遇敵必先登陷陳無所恇怯永樂間數征迤北公輒與焉宣德戊申劒與中征哨擒獲虜寇牛馬人口朝廷嘉之賚以白金綵幣布帛庚戌調寧遠衛守禦中左千戶所初建城郭經度規畫不憚劬勤卒底成功善撫士卒皆結以恩信及今人思悼之正統十三年九月六日以疾歿于正寢春秋四十有五配董氏劉氏子男二人長郎榮次顯女二人妙能妙連董所出也女一人妙明適百戶蘇友嫡嗣全劉所出也

嗚呼國家蓄羆虎之士列在疆圍所以保邊防而遏寇暴也公材識超邁果敢有爲能使虜異其賢於長城也遠矣天謙假之以年其屹立東藩折衝萬里足副所託曷爲尊之速耶然有子克踵遺躅勇烈綽有父風豈惟保厥餘麻爵秩之榮將日進而未已也可卜矣爲子孫者尚益紹隆於弗替哉是爲表

明故贈金吾將軍錦衣衛都指揮使李公同室太夫人郭氏墓表

公諱觀音保姓李氏其先西域人也曾祖梅的古祖普吉祿在勝國時任西寧州同知遂家西寧父倒剌沙母吳氏倒剌沙有弟二人曰南哥監督當元季兵亂邊疆

多事南哥移家陝西之華陰居焉洪武初舉族同弟總
刺歸附國朝太祖高皇帝嘉之授南哥鎮撫職俾鎮西
寧南哥殁子央闕提土兵累征迤北達寇茂建勛績朝
廷與之分土錫爵會寧伯仍鎮西寧公沈毅有謀雖不
事事凡軍旅之務英必咨問於公公與之商量皆懸中
事機故英所至克捷爲時虎臣公之力居多焉公性質
直與人交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遇事有違理者必面斥
之不少貸故人皆親愛而敬服之公次子文方數歲嶷
然如成人公嘗指謂其母曰是兒骨氣英英非凡材也
大吾家者其在是乎可善教之恨吾不及見也蓋春秋
四十有三而卒時永樂丙申某月日也子四人長玉早

喪次郎文次通次贊孫男十人鐸鏞鉉釗銓鑄銅銘鍭
鑑孫女六人指揮使魯鑑祁瑛陳雲其壻也餘未行太
夫人郭氏西寧人也自幼端靜柔惠爲父母所鍾愛及
笄歸公逮事舅姑早暮恪勤孝養婦道克脩主中饋相
祀事皆身執其事不以假人綜理內政秩有倫緒待嫡
戚御婢僕曲周恩意及公謝世卽屏膏沐誓守厥志拊
訓諸子恆以繼紹家聲不墜先業爲勉諸子遵承慈訓
無日敢怠而文薾力善騎射尤好書史叔父會寧侯侍
左右以備任使洪熙改元遘會寧征勦黃達子有功宣
德改元進貢來朝入見
宣廟奏對稱旨明年特授西寧衛指揮僉事四年會寧

召還擢文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代之鎮守尋召還
擢都指揮同知俾隸錦衣衛北征有功擢都指揮使賜
之誥命推封其三代故公贈金吾將軍錦衣衛都指揮
使郭封太夫人文之配張氏封夫人寵眷優渥時人榮
之景泰甲戌正月十三日大夫人以疾卒春秋八十有
一文銜哀具疏以聞詔許歸葬乃爾匍歸以某年月日
葬之西寧城北八里車卜魯川之原既葬還朝天順元
年春以翊戴功累擢前府右都督佩征西將軍印鎮守
大同懼潛德弗彰乞予爲文以表諸墓嗚呼國家幷包
總攬惟賢才是用忠勤能効而賞隨之李氏族著西
疆世篤忠款用致析圭珥貂簪崇五等績亦偉矣公上
承世澤克加培植而不食其報以殁然慶鍾厥子龍章
褒贈賁于身殁而郭亦已親享其榮則亦何憾之有哉
矧爲之子者材武出倫方隆柄用功業之建日進未已
則其所以榮親者又寧止於是耶故爲表之以俟

明故奉議大夫周府長史張公墓表

洪武丁卯二月十五日周府長史張公以疾卒于官歸
葬邑之三溪地郇山之原越七十一年爲天順戊寅其
孫端被薦來京始克奉狀謁予文以表諸墓按公諱鳳
字景翔號白羽生其先光州固始人後唐間有爲太師
梁國公者隨王氏入閩後有爲將樂簿者因家焉故今
爲將樂人曾祖諱日宣祖諱德昭宋朝奉郎父諱本元

元統癸酉進士仕至贊建儒學提舉母蕭氏提舉少從外祖宋進士廖公遊廖之學私淑龜山之傳授受有自故公所得本於家庭明易書詩三經子史諸書靡不通貫元末盜攘行省署公爲本縣尉公防禦有方盜不敢犯國朝天下甫定開設學校公以經明行脩首被薦爲本府儒學訓導公以師道自任勤於啟迪凡經其陶鑄者咸克成材時延平有濠梁唐公鐸廬陵胡公子祺相繼爲守二公皆賢牧皆禮貌公子祺至爲公立傳鐸入朝爲兵部尚書薦公孝行適諸王初封就國選賢爲輔遂擢周府長史公在藩八年開導匡翼無所違失每以春秋進講發明尊王賤伯內夏外夷之旨甚悉王輒稱

善深加敬待蓋春秋四十有八而卒配汪氏先公十年卒生男一曰基女二適李宗亮吳恭繼楊氏後公五年卒生男一曰某女一適湯某孫男一卽端也公儀觀秀偉性資和厚篤於孝友事親克致色養撫兄遺孤不異已出應物一以至誠臨事務存大體嗚呼士君子克積學勵行以足於已則隨所用而無不有以自立觀公爲尉爲師爲傅咸卓然有立如此了不由其學行之足乎已歟惜不及下壽而齎志以歿此其爲可嘅也今有令孫將由薦達進有祿位則餘澤之承有不在茲乎遂爲之表

明故昭勇將軍萬全都指揮使司都指揮僉事致仕李公墓表

孔子謂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孔子豈未得於躬行哉蓋以薄人不可事虛文當務實行也去古既遠世降俗漓若漢萬石君陳太邱醯釐長厚化行家邦爲世欽仰豈非所謂躬行之君子哉余至宣府聞致仕都指揮李公敦德服義子孫秉禮能循古道雖名武弁儒紳猶或難之茲非萬石太邱之倫歟而今則已矣惜哉公諱徹字子素姓李氏鳳陽臨淮人祖諱濟元行樞密院判元季世變鳩兵保境天兵臨濠梁率所部歸款從大傅徐公取蘇州授廣信衛鎮撫洪武初征閩建寧將樂松溪克之改正千戶調守階州賜明威將

軍指揮僉事祖妣陸贈恭人考諱庸嗣授秦州衛正千戶討平陽河州迤西巴撒川及七倫族諸番寇擢指揮僉事尋擢陝西都指揮僉事妣時封淑人兄諱循嗣授平涼衛指揮僉事謫交南攻破吉利冊安老慈麻太原蠻寨復職歿于化州無子永樂丙申公嗣之改宣府前衛甲辰扈蹕北征宣德戊申從陽武侯薛公戰賊古北口敗之俘獲人畜什器甚眾有白金文綺木綿楮幣之賜庚戌賊寇青邊口追擊敗之奪還被掠人畜尋奉勅備開平明年命領神機兵巡邊乙卯詔守青邊口數年賊不敢犯正統丁巳上命大司寇魏公出視邊政薦公才堪任劇進署都指揮僉事掌萬全都司印政修事

舉戊午綜理兵屯勸課有方時朝廷發京儲實邊命鎮
遠侯顧公督運自居庸抵大同每三十里爲堡士卒接
遞鎮遠舉公董役公病推輓勞困米漬不前建議糧在
道者皆隨處收貯爲便疏聞上從之人賴甦息鎮遠嘉
其材識解腰帶以贈癸亥詔守柴溝堡明年從參將楊
公戰賊以克列蘇敗之獲其人畜什器實授昭勇將軍
都指揮僉事已巳年五十八卽上章謝事以子紱代之
君子賢其能知止足也閒居十年以天順己卯正月十
一日告終于家年六十八遺言勿作佛事生於洪武壬
申六月一日公樂易寬仁沈毅有謀其北征也糧竭士
饑比餉餉至驟得飽食多脹懣死公集米帳下節約分

給所部不死一人百戶韓榮拾遺申部卒誣以盜上怒
將斬之公爲訴其情於安遠侯柳公轉聞于上得貰死
榮德公再生朔望輒焚香向公所拜禱之其戰以克列
蘇一卒失馬危甚公呼載馬後從者因脫馭馬乘之得
出後卒偕父詣公泣謝公不以爲德也每出兵必囊藥
以療病卒多所全活公旣謝事適虜大舉入寇守將統
兵出戰獨鄣巍羅公城守督令嚴急柝聲不絕公謂宜
靜防之都憲用其策城守無虞虜旣退我軍多遺神銃
銃礮於戰所公謂宜收取以備軍實至今沿邊得資其
用公之力也嘗有客寓粟數百斛於公家值雨濕浥公
爲密補所損不使客知天性孝友父早喪事母務得歡
心湯藥必親嘗時新異品必奉母而後食事必咨而後
行母歿哀毀與弟衍恩誼深篤衍卒語及輒悲慟業廢
子姻黨婚喪有不能舉者出貲周濟喜書善本捐
金購之好延納賓客親賢善交晏憲僉彥文瞿長史宗
吉誦寓於斯公皆執弟子禮從之講學故公行業過人
遠甚每從大將出師必延公至帳與參籌畫退而未嘗
語人述其德善可謂無媿於躬行君子矣配董氏封淑
人前指揮某之女懿行純備子六長卽紱宣府前衛指
揮僉事以戰功陞指揮同知階懷遠將軍次縉紳縗純
經縉卒經習舉子業女四嫁指揮周賢楊琳楊俊一未
行孫男女四紱以公卒之年二月七日葬于宣城東馬

頭山祖塋而墓上之石未有文以刻乃奉鄉貢進士林
孟陽所述事狀請予爲表其幽潛嗚呼德厚者流光德
薄者流卑故視其子孫之興替可以占其世澤之厚薄
今紱昆季質愿雅醖飭德厲行不惟強於武事而又力
乎儒業非公厚德之所致遹能致然耶則夫聯珪襲組
以光大其宗可識矣是用原其德而爲之表

明故 萬全都司都指揮同知文公墓表

公諱宏廣字同仁廬之合肥人也祖考諱道國初從龍
而起累立武功積官永平衛指揮同知考諱郁改當峪
衛基德流澤日厚日襲鍾慶於公魁梧剛勁閑武習善
騎射性資軒豁落落有奇節洪武戊寅嗣官改鎮州中

屯衛再遷密雲及薊窒二衛所至不久皆有成績著能稱永樂庚寅扈蹕北征勞績居多賜文綺二表裏楮幣八百緡壬辰改宣府前衛壬寅復扈蹕北征奮勇前驅爲宣廟所器識宣德丁未四月因進馬入見文華殿特見嘉奬擢指揮使賜白金二十五兩文綺二表裏命掌衛印公祇承休德興仆起廢兵政一新士卒悅服七月從大將出塞俘獲達人詭霍帖木兒等獻于朝賜白金三十兩文綺三表裏楮幣三千緡九月馹召至京奉勅往使迤西亦昔闊等國辛亥復奉勅往使迤西亦力把里等國跋涉險阻俱歷三歲始還克將上命罔不服從正統丙辰朝廷以其久勞使事威望著於遠夷賜勅俾

統精兵三千分守柴溝堡地當胡虜出沒要衝公練兵息馬多設方畧以謹備之虜不敢犯屹爲宣城保障十一月擢萬全都司都指揮僉事辛酉閱虜近塞公統精兵出境遇敵戰閔安山俘獲達人脫花赤等獻于朝擢都指揮同知賜白金五兩文綺二表裏壬戌嬰疾不起公有家在宣或勸之還家療理者公曰我受命守邊死于此分也胡可爲自便計耶家人不從强舁以還逾二日竟卒實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也春秋五十有七生於洪武丙寅九月二十日配李氏婦道母儀著于閨閫天順壬午某月某日卒次配吳氏馬氏方氏方亦卒子三人長曰瑄嗣官宣府前衛指揮使歷樹戰功陞萬全

都司都指揮僉事分守柴溝堡克踐先烈次曰珍曰瑤女二都指揮陶忠孟璽其壻也孫男三人錦錡鎮孫女一人公生於世祿之家而能秉禮好義端方不阿事親孝處弟曰昌遇達克篤友愛撫輩從曰瑀璲璲不異所生家庭雍睦敭歷士卒結以恩信盡瘁王事未嘗退憚惜乎用之未竟而年之不假也悲夫以卒之明年正月二十六日葬公于城東不食之原而墓上之石久無文以刻瑄懼潛德弗彰奉事狀再拜以請乃爲摭實而表其墓曰自古明臣良將際國家亨嘉之運以出布德宣威攘逿奸宄以佐成一代盛治績著當時慶流後裔何其偉也公雄傑武勇負材不羈受知朝廷委以邊寄用能

攝服天驕懷柔絕域功崇業懋身荷寵榮視古人何多讓哉昔博望通道西域漢德昭宣於遠李牧坐鎮北庭胡馬不敢南牧若公者可謂兼之矣嗚呼是爲表

故中書舍人曹廷端墓表

廷端諱晃號可齋姓曹氏廷端其字也其先由汴中徙濠梁宋南渡遷句曲族蕃盛因名其地曰曹莊有諱萬四公者始遷茅山之百社村生三子分東屋西屋中屋三派廷端東屋派也曾祖伯達祖道銘俱贈吏部尚書父義南京吏部尚書致仕母某氏封淑人廷端姿表明秀如玉雪可念風猷醞藉自幼端重無童習見先生長者於道執禮甚恭咸器重之性閩敏囧承家教篤志問

學尚書公欲博其材遂從祝給事中顓授進士業沈郎中爲忠習書不鄙從予攻詩皆有造詣又遣通外國文字能精譯其義著爲文辭則春容一本諸理不戾於榘矱讀詩歌則清逸有巧思粹然成音字畫則端勁遒美甫弱冠老成者多自以爲弗及也挾所得將奮身科第適朝廷選能言者給事館閣廷端在選中年雖少被服素潔絶無貴游氣在公恪勤遒事無怠退則延名士講學賢聲籍甚未幾擢鴻臚屬秩滿進中書舍人入直文淵閣恭巽和厚舉止閒雅出入有常度不愆於儀諸閣老先生深相敬愛禮待有加凡朝廷高文大冊內外制誥四夷君長詔諭多其手筆潤飾綸紼朝臣荷誥勅推恩

其親者得廷端書輒喜幸以爲榮居清資幾二十年士譽翕然歸之尚書公以疾卒于家訃至廷端號慟幾絶遽奔喪歸體素癯弱遂積哀成疾不起年甫四十天順八年正月初三日也距生洪熙元年正月十五日廷端性孝友事尚書公盡色養客至承順左右其子職無惰容處朋友克全交好不以始終有間賜人匱乏傾貲不吝有在患難中者雖遠方必緘金附寄以濟慰之其好義如此不善飲而樂歌客至必觴酌盡驩論議古人賡酬篇什情興藹然士大夫樂從之遊若聶文學大年詩人所以共惜之也惜其人則必求其志節之懿而表著之斯不徒惜矣先生諱金陵姓張氏字承翰以字行世居古水文昌鄉西團生而氣質警敏不凡九歲就學讀百數十篇不止四方牘卷軸求其作者充積几案森如

東筍家多藏古圖畫朝退宴坐一室時取而展玩之以自適或焚香鳴琴一再行或散步庭除觀花卉生意或倚闌默坐延清風而待明月高懷雅趣超塵絶俗不知軒組爲何物也故廷端之卒人皆惜其氣稟過清故造物靳其壽歟所著有可齋集若干卷藏子家庭端元娶李氏董氏俱卒繼陳氏無子以弟之子某爲後以是年月日祔葬某原祖塋其從兄上舍廷明介朱侍御良玉奉童內翰大章所爲事狀請子表其懸綽之石予於廷端辱有一日之長義不可辭乃爲論次如右而復爲之言曰長山窪谷必產良木名宗世閥必生英材鳴祉固應發於庭端也而仕不厚祿廷端碩學醇身立志遠大固應致於耆艾也而年不中壽抑命矣夫抑命矣夫然其材名德業表表著聞文獻相承克濟世美異於弗堂弗構者萬萬嗚呼廷端此其爲足以不朽矣源深者流必長穫而食之不逮於今有不在於後乎是用焯

故監察御史張先生墓表

承翰張先生有用世之雄才而弗究厥施以殁此世之人所以共惜之也惜其人則必求其志節之懿而表著之斯不徒惜矣先生諱金陵姓張氏字承翰以字行世居古水文昌鄉西團生而氣質警敏不凡九歲就學讀

書過目成誦作詩對輒有奇句攻舉子業師逸功倍先生長者皆器異之比長長身美髯丰度英爽音如洪鍾言動磊落頎然偉丈夫也宣德壬子中順天府鄉試明年中會試乙榜當外補詔試內庭與梁棨等十數人同被選留俾冠帶進學成均蓋養成其材將大用之也凡遇瑞應慶賀必製詩賦以進輒蒙賜賚正統改元仍中會試乙榜以母老就職得授應天府學訓導在任以師道自重樂於啟迪親之者懽然若挹春風贈霽月也先生善屬文援筆立就作詩歌藻思清逸論者以太白樂天擬之一時文價大振求之者屨接外戶時總戎襄城伯李公尚書損齋黃公南齋魏公深相推重恆延訪之事無能爲役則揭之石未有文以刻敢以屬子謙於先生在京校謙在弟子列受教良多深辱知愛奬許今不可作矣仰惟厚德昜勝永嘅峻來京師泣謂予曰先君之墓已有僉憲王公銘之矣然縣絳之石未有文以刻敢以屬子謙於先生無能爲役則揭

乙丑秩滿被選理刑內臺踰年拜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激揚清濁風裁峻然都御史周銓所爲不法會同官劾之或有危之者曰吾用盡吾職耳他非所鄙也尋果爲銓黨所排左遷柳州雷塘驛丞銓亦竟死於獄安遠侯柳公總戎廣西以象州屢爲獞獞侵擾民無甯居會藩泉重臣議起先生署州事先生爲立信設法揭榜撫諭獞獞解散民遂生業景泰甲戌上計京師藩臬方交章薦知太平府事遷以母喪去官矣遂歸家守制先生舊有背疽疾已愈比服闋復發竟不治卒實丙子八月十六日也春秋五十有六遡其生爲洪武辛巳三月二十二日先生在成均時號倦卷在內臺時號柏巷所著有前京文稿吟稿人瑞軒集藏於家曾祖道益元延祐進士祖安禮鄂州學正父伯顯號勿齋舉進士累官翰林修撰母劉氏娶贛氏卒繼鄒氏子四峻嶙崙嶙卒女二淑甯卒沛甯在室俱鄧出初葬櫬山越八年遷葬河家源南塘山天順癸未二月十二日也先生爲人豁達豪邁坦易無城府與人交傾倒盡底裏樂周人急雖千金不惜人有患難必極力拯救之事親篤孝愛待宗族鄉黨有恩義先生在京校謙在弟子列受教良多深辱知愛奬許今不可作矣仰惟厚德昜勝永嘅峻來京師泣謂予曰先君之墓已有僉憲王公銘之矣然縣絳之石未有文以刻敢以屬子謙於先生無能爲役則揭

德振潛當效執筆第媿文辭蕪陋弗克揄揚而義又弗容讓也乃爲之表曰先生早以材選嚮用有待俯就儒祿爲養孝可嘉矣裘鳶臺端不畏彊禦以彈擊舉職忠可尚矣然官雖挫而志不撓迹雖抑而名益振視彼首鼠脂韋媚世取寵者賢不肖何如耶使天假之年必蒙簡拔以酬平昔國家儲待之意而竟止於此抑命已考其平生忠節信足垂家聲而遺世軌故特表之以示其後之人

友義居士墓表

友義居士者何淮南畢公文德其人也友義者何公平生惟義是務公既歿淮之士君子不忍復稱其字以其

樂施於人久而不變故私諡之曰友義也其爲義者何
公貲甲於鄉不擅其有以周人之乏不憚其難以赴人
之急此其爲義者然也義舉甚多未爲悉也試言其大
者正統初朝廷募民輸芻粟助邊公嘅然應詔致從子
瑛授職千戶身膺冠帶之榮丁巳徐淮大水民饑發粟
二千石賑之已巳朝廷命將南征士阻淮漲不可渡乃
造巨艘二於清河口濟之民有李氏婦以舅牛借隣死
欲賣身以償卽代償之天順癸未黃學士廷臣謫廣沒
妻孥扶柩歸葬陝之蘭陽甲申夏舟阻淮上不能歸巡
撫王都憲公度弔而憫之詢可任其後事者淮之父老
咸曰非義士文德不可乃以託公卽請籍實館于家買

地葬之市屋居其妻孥財物俾不失所成化丙戌民饑
粥子女者眾悉以善價收育立合券約歲豐還之鑿義
井十餘口以濟汲置義阡三區以便葬造橋四座以利
涉設義學清平坊以教貧家子弟施藥餌圓明寺以療
人疾疫婚無以娶者錢帛之死無以斂者棺衾之其汲
汲爲義若饑渴之嗜飲食惟恐不及於是義聲溢於淮
甸雖販夫野婦皆知公之篤於義也尤好崇飾祠宇若
淮之雷聲殿杭之紫陽院正嚴祠壞費鉅皆公爲新之
又新三官祠紫霄紫極二宮元妙觀徐節孝祠東嶽行
祠眞武諸像或塗金或範銅用財不計亦義舉也四明
陳祭酒敬宗記其事甚悉淮陽高少保世用序其恩慶

之堂謂公寬惠行善如楊甸賈禹鈞平量助喪如李玭
郭霆西蜀江少師時用亦云人之乏累貲鉅萬而貧得無
厭見人疾苦未嘗與一善念以周急之是乃守錢虜耳
視公所行得不汗顏乎時以爲確論公諱德姓畢氏文
德其字也以字行宋司農卿世長之後至和間有曰公
叔者蘇文忠公嘗遺以手札迄今藏于家祖震始自姑
孰徙淮父昇名士母段氏公幼穎悟讀魯論未竟輒曉
其義師大奇之經史多所涉獵性孝友父蚤世母病醫
莫瘳每夕焚香于臂禱北辰願身以代病卽愈與兄文
貴同爨五十餘年一錢尺帛不以自私治家雍肅咸遵
禮度其事先盡孝敬處宗族以和待賓朋以誠馭奴僕
戒以守官律身之道玉遵其訓有廉濟名公一日疾革
語子姪曰人之負高貲者貴積而能散也吾無益於世
惟樂賑施庶以行吾志焉汝曹勿厚自殖宜脩德以承
之能用以義斯善矣勉之勉之遂卒成化四年七月十
三日也享年六十有五遠近聞之皆驚悼曰義士已矣
自郡大夫而下赴弔者皆哭盡哀配程氏繼濮氏皆有
淑德子一卽玉娶裴氏女一適楊倫孫三永遠亨女二
適甘棠次許徐茂玉卜以次年正月初三日葬公鉢池
山之原已得錢學士原溥之銘納諸壙矣茲復具事狀

再拜遣使者來南京謁予文刻石墓道爲不朽圖予與
玉有斯文之雅而公之卓行不可不著之爲世勸也乃
不辭而大書以表之曰茲惟友義居士之墓其平生義
之形者乃其仁之發也其施恩於不報之地者蓋自有
報者存也嗚呼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倪文僖公集卷之二十六終

墓表

明 倪謙 撰

奉政大夫廣東按察司僉事顧公墓表

成化七年辛卯三月三日廣東按察司僉事顧公以疾卒公無嗣其兄倫弟信卜以是年九月二十八日祔葬公吳縣楊寶山祖塋奉雲南大理知府丁太初所述行實乞予文以表於墓按公諱儼字廷望姓顧氏曾祖泰祖至善封中書舍人父叔泰中永樂乙未乙榜任河南淇縣教諭母張氏季父叔謙任禮部精膳主事公之先蘇之吳縣人洪武中中書以富室徙京師因家金陵公

幼負美質器宇魁梧有志于學早從里中師遊輒能詩賦工書法若老成人人皆奇之既長侍主事公京師從故友燕談爲樂或携尊出遊登山臨水把酒賦詩浩然忘歸世事一不以掛懷抱人皆高之卒年五十有五生翰林侍讀學士士謙張先生學學大進累試京闈不偶乃歸教授鄉里遠近來學者屢滿戶外正統戊辰巡按御史齊公聞其賢以經明行修薦于朝召試優等授嘉興縣學訓導教人有法士多成就登名甲科景泰乙亥丁內艱服闋至京適朝廷選儒臣以充臺憲公與焉拜陝西道監察御史以績最賜勅命階文林郎贈教諭公如公官毋宦皆孺人公持廉秉正糾擊不避人嚴憚之

所得俸資輒以賑施故舊賓客晚結屋城東時會鄉耆故友燕談爲樂或携尊出遊登山臨水把酒賦詩浩然忘歸世事一不以掛懷抱人皆高之卒年五十有五生於永樂丁酉十月二十七日配張氏生女一適梧州知府徐汝暘之子吳庠生偕以兄子鎮爲後嗚呼仕無所苟者君子所守之正用無所局者君子所蘊之備也苟焉而仕則知進而不知退局焉而用則優此而短於彼又何足尚也哉廷望之爲儒官也以薦爲憲臬也以選以勞休致也以疾仕無所苟如此守之正也可尚已司教則能以善淑人司憲則能以法繩姦以武戡暴用無所局如此其蘊之備又可尚已所可惜者用未究而遽

退年未耄而遽止祀未續而遽尼得不重昆弟宗族鄉黨之哀也耶使無是石以紀其德履之詳而垂之無窮將恐百世之下有不得以考而知矣故爲之表

故竹隱盧公暨妻包孺人墓表

封兵部主事愛竹翁喪其父竹隱公母包於姑蘇權厝淺土景泰甲戌始得吉壤於吳縣橫路橋側彭華鄉之原亟欲歸葬屬有疾乃命其子鄉進士雍還吳以是年二月八日合葬焉于嘗爲銘以誌其墓矣今成化甲午雍爲福建布政司左參議丁父愛竹翁憂展墓於鄉追思祖德欲立石以表于墓以子親契甚厚知其家世爲詳復以文見屬子義不容以不敏辭乃爲之表曰竹隱

公諱成甫字文義姓盧氏吳之舊族也曾祖榮祖名俱有隱德父鎰國初知福州永福縣廉勤惠愛遺德在人公丰儀秀麗廣顙脩髯器宇不凡人望而敬之孝于父母篤於學業有志用世會永福府君殁獨任家事遂隱不出以永福號竹軒因號竹隱閑居以經史自娛雖佛老醫卜之書亦皆博涉好蓄古法書名畫縉紳多與交往至輒出求賞鑒所得評跋翰墨爲多臨財廉介無所苟取有儒者副地後圃得金數餅以獻公曰爾所自得何預我爲悉推與之有司聞公賢舉爲里正公剛直無所偏徇有爭訟者不赴有司而赴愬於公公爲剖析是非莫不信服委督區賦民相戒勿不可以吾輩事累長者率爭先完納無敢後鄉飲延爲大賓公儀度有容覩者欽慕歲荒民乏食公極力區畫以賑給之賴民感其德相率圖公像於神祠事之子清附籍南京時迎公就養公至雍方五六歲公愛之抱置膝上拊之曰汝父甚孝幼年時官府督匠急家人皆避匿汝父獨挺身出見官被捶楚不少怨毋病焚臂香以禱其孝如此汝能如汝父之孝可也見雍秀異教以篤事詩書曰亢吾家者必此孫也今果如其言惜公不及見也包孺人同里耆姓唐集賢學士融之後諱妙音端重貞靜動循儀則事舅姑以孝姑歿居喪哀毀歲時奉祀皆躬執其勞治家有法待宗姻撫卑幼成得其宜一日遘疾召諸

子婦訓之曰居家以和睦爲本慎勿多言搆非以生離間吾死無慼又曰聞孫雍讀書有進宜遵書勉以忠孝大節可也公之卒在宣德壬子二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六其生爲元至正丁未九月六日孺人之卒在正統辛酉三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六其生與公同年之十月二十日生四男三女十孫男二曾孫鳴呼詩書之族所以彌久彌昌者由世德之積也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一自然之道也盧氏之先世德相承者久至永福則推以及於一邑竹隱又推以及於一鄉積之厚矣故其流澤至廷佐之身而始發策名進士歷官大藩有爲有守廉稱焯著用致馳恩於親父子顯榮光昭前烈

況其德業之建名位之隆日進未已則施恩於祖又可待矣予用是表之於墓使人知盧氏流光於後者實厚德之報也夫豈偶然之故也哉是爲表

明故前奉政大夫湖廣按察司僉事成公墓表

天順癸未三月初五日予同年友錫山成公敬之以疾卒於鄉春秋六十有一既葬邑之某山某原十有二年矣其季子邑庠生約今秋來應京闈鄉試謁予以墓表爲請予嘗記公歿後其伯子翁以教官守制起復來京知公與予同年契厚求爲輓詩序屬調官赴任期迫不能待而去今余心缺然則斯請也敢不爲一述以償其伯季意乎公諱始終敬之其字也姓成氏別號澹菴會

祖榮七祖玉山父彥文俱隱德弗曜毋夏氏以永樂癸未九月十八日生公丰神秀異長身美髯嶷然不羣髫齓時日記千言過目不忘比長六經子史無不通貫又解音律多藝能攻舉子業以資進取深於理趣以儒士應宣德乙卯鄉試中式登正統己未進士第觀政內臺拜大行人使陝右禁茶又使賫經於楚蜀所至咨詢民瘼凡道途所經古人陳跡及名區勝境輒形賦詠語意溫雅力追古作襟度灑如也風憲缺詔詮司遴選擢公河南道監察御史時朝廷方重軍伍選御史優於材署者十二人分巡天下以理之公居第一俾清軍政於四川比至播叙諸州苗蒐叛逆勅督官軍策應兵部尚書靖遠伯王驥深入蒐境擒除黨類築城叙州選練士卒守禦民賴保全還朝胡虜犯邊復勅領兵紫荊關策應會昌伯孫忠虜悉遁去還陞湖廣按察司僉事敏於疏決獄無繫囚臬事有未當者多所舉明以直言爲當道所忌休官還家怡情泉石畧不以得失掛懷抱結屋數楹如舟名曰錦江舫以示知止之戒又作海嶽軒於橫山別墅花竹環繞分泉注於軒前名曰導泉暇則枕流漱石詠歌不輟以自樂所著有澹菴文集金匱理筌紀行集澹菴詩集行于世配杜氏虞氏子男二長繪任教諭次約性女二劉清臣馮泰時其壻也孫男二鳴乎君子抱道於己而致用於時固思以濟乎民物也然時之

所遇則有通有塞一惟順理以安之而道之全於我者自若也是以進退用舍無與於已其囂囂自得抑何往而不樂哉吾友敬之學博而材清志高而氣直早有得於聖賢之道一旦由科第出以効用賢勞使職肅清憲度兼優武畧參預戎機道已及於民物矣抑且見幾知止拂袖而歸開幽曠之軒亭樂林泉之雅趣置利祿於土苴寓情性於篇什是則萬鍾何加一簞何陋其高風遠度豈不眞知輕重大丈夫哉雖其材未盡施壽未盡享若有不足然所以遺於子孫者則有餘矣況其文章之瑰奇常存光燄於世乎子故爲述其行藏之槩於墓石後有聞公之風而致夫懷仰者未必不有徵於斯文

也是爲表

恩榮官張廷端墓表

嗟吾廷端汝何爲遽止於斯耶千里故山來視其子子秩垂滿將膺超擢汝何爲而不待耶遺素殘墨流落人間至寶橫棄暑不自惜睹物思人將使吾何時而忘邪蓋廷端精於墨竹名著當時評者以爲夏太常後一人而已仲子

字行初號夢椿太師楊文貞公諸公皆有詩文嘉其孝別號肯堂曾祖樂常祖億之考以大號友竹妣鄒氏配楊氏有賢行生三子四女子曰憲即局使娶吳氏卒曰心習舉子業娶顧氏女之壻曰鄧雷舉人王銳鄒鶴王堂孫男四循環健登孫女四其一擇配安州楊太守子恩餘在室憲扶柩歸卜某月日葬海虞積善鄉郁澤里祖塋以予其父執也自爲狀蓑絰跨門請言以表于墓嗚呼有志之士孰不欲以所長成名於世然無所取重而託後無聞者多若吾廷端雖斂其才而不獲少試然以墨君精妙見重於世後有睹其奇蹟皆從而仰慕之此其名又安得而泯沒之哉使廷端獲用於世則其成名於後未必有過於是也嗚呼廷端其亦足矣吾故抆淚而表于其墓使世之仰慕之者併以得其爲人云

墓碣銘

義官梅軒華公墓碣銘

景泰五年東南大侵餓莩盈路朝廷詔發倉廩以濟有不足則勸助於民錫山梅軒華公首輸穀千斛於官得賜冠帶階九品之榮退檢租簿凡累年逋負者以萬斛計曰民饑如此何忍責償一筆盡勾不復索復貸佃粟千餘石不取其息鄉人感戴皆舉首加額曰願公福壽自是梅軒高義之名振遠邇成化二年十一月八日公年八十以壽終諸子卜以五年正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欲樹碣墓上為不朽圖乃介予同年友王公敏行具書帑實鄉儒鄧倫氏所述行實來乞文刻諸石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嗚呼公所謂好義之君子歟是以表其行

以聞於世按公諱佐字仝亮姓華氏別號梅軒生而魁岸疑重不好弄年雖幼如老成人從學於鄉先生余子華因氏焉春秋時華督其裔也南齊有孝子寶家錫山十八世至榮仕宋徙汴又三世至原泉隨宋南渡復歸錫居梅李鄉隆亭里又七世至璟宋德清茶園正拯領則公之高祖也奕世衣冠為邑望族曾祖燧祖得昌又不墜家業死無憾遂卒公系出宋戴公子考父食采於徙興道嘉塘里父脩文有隱操母陳氏配鄧氏子三人芝蘭藪女一適顧雍孫七人威立本節朴質敏女六人曾孫二人銘曰

胄啟於宋公族之宗逮齊孝子始居錫峯後徙不常復歸於錫代多聞人衣冠焉奕噫惟梅軒偉乎其容愾慨失驩賢聲日著邑長吏舉督隱賦仁恕公平大家牛車小家攜負爭先樂輸公充其儲而民德其惠時巡撫工部侍郎周公既知公端介命為總收深加禮待好施予好義古人之風折券捐貲惠周於眾窆古孰儔南陽樊

[illegible]散給昆弟均一不偏遲則誰匹茂陵文淵家事勒斷
質成咸悅河內向平太原王烈東漢高士今復見之章
服有曜稱德惟宜大輦令終自天錫類身去名存聞于
世世

京庠生默菴陳克遜墓碣銘

克遜諱讓姓陳氏默菴其號也其上世爲雲間人洪武
間徙閭右曾祖子眞始移家來居金陵今爲上元人祖
思聰父廷輝皆不仕克遜自幼好問學聰悟不凡比長
入京庠爲增廣生進德脩業勤厲不懈試優等補廩膳
生以家去學遠夜宿學舍几几焚膏讀書殆忘寢食工
文辭說理精確同舍生以爲不能及累以尙書舉於鄉

輒不中人爲之咎主司克遜則安於義命未嘗少挫其
志也性孝友朔望必歸省侍母有疾刲股愈之父母相
繼卒居喪哀毀幾滅性遇忌日及正旦冬至輒不茹葷
躬詣墓所祭奠事其兄某敬愛兼至拊兄子祥如己出
爲人端謹和厚交朋友有義氣重然諾取與不苟介然
以節操自持隆於事師不以家儉而廢其禮提學憲臣
以古之爲教先德行後文藝命教官舉諸生中有德行
者以示勸教官首疏克遜孝友之實舉憲臣甚優禮之
由是克遜之名益重於縉紳間矣克遜不爲崖絕之行
不一通竟以終視天嘗嘗莫知彼寫喟顏殤與跖壽
蓋今古之攸同援筆灑淚抒九原之幽憤來萬里之悲
風

墓誌銘

故新建榮僖侯夫人趙氏墓誌銘

天生瑰奇之才建非常之業蓋必有賢媲相成於內焉
若新建榮僖侯夫人趙氏是已夫人世家河間交河性

泰順有識量父某世王氏嘗奇之曰是息必貴非凡子
稱年十七同邑季公士中閎其賢聘爲子婦遂以歸玉
玉卽榮僖也候幼從戍嘗州左護衛在具慶下夫人執
婦道事舅姑盡孝敬洪武己卯文廟靖難兵抵大寧侯
卽歸順隨鶴南征夫人與別曰丈夫秉時奮庸當以身
徇國毋畏危自幸而懷內顧也侯是其言遇戰疾力故
積有勛績以底平定遂由總旗四轉至指揮同知夫人
在戎戍艱苦備嘗處之晏如也宜德己酉侯又以功四
轉至伯爵膺誥命階勳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柱國食祿八百石追贈三代夫人獲再封瑪時家
既貴顯夫人克謹禮法閨門雍肅每訓子孫必先以起
喪爾母來視母子歡聚于此亦已九年我仕朝著爾贊

家辛勤之道下逮媵妾有螽斯之美均視嫡庶合鳲鳩
之德至疏戚長幼處之罔不順適正統辛酉侯先下世
至是而夫人亦卒矣實丁卯五月二十三日春秋七十
有五子男七長曰英襲任府軍前衛指揮使次源早卒
次海次賢次良亦卒次春次泰女四府軍前衛百戶范
達其長壻也餘未行孫男七奇端佐倫儁仁使孫女五
曾孫男二瑾璹曾孫女二以是年某月某日祔于榮僖
之墓而英持其僚友都指揮僉事掌府軍前衛事李聰
爾與爾母還家料理想爾喜見親屬病必可痊我徐圖
便差來視不意奉使東行比還卽得凶問聞之頓足搥
胷傷痛無極況聖恩錫我勅命爾封孺人三月八日拜
受天寵正宜永享光榮何爲不待而逝命之涼薄一至
如此嗚呼志不以窮阨而動行不以享豫而渝卒相君子就大勳享厚祿作則垂裕其賢可書以銘
曷辭銘曰

此耶夫生必有死此固常理然不及下壽而青年天折永違偕老之願此所以爲可深痛也豈心思抑鬱之難療耶抑療治之不及耶抑大數一定而不可逃耶言與泪俱不勝嗚咽奠此一觴聊伸我心嗚呼哀哉祭訖盥日上疏乞省祭詔許之撤位而歸爰卜是年十二月二十日舉柩祔葬江寧縣新亭鄉祖塋之次嫠黃以告孺人有德容性聰敏通書史大意克謹婦道父諱友直其先杭人也移家京師占籍上元博雅好古爲時聞人母王氏貞靜慈淑孺人之賢母氏之教也叔父曰友聞兄曰愷弟曰恒曰悅恒爲應天府學生銘曰

孰畀之淑也噫曷奪之速也噫從爾姑於茲麓也噫尙敢承命服也噫彼蒼者天茫不可告也噫

明故奉訓大夫戶部員外郎王公墓誌銘

戶部員外郎王公年五十忽感奇疾奏乞養痾于家詔許其歸歸家檢方服藥優游十有一年而卒時景泰癸酉十二月七日也春秋六十距所生爲洪武甲戌正月二日公諱鎬字子京生而豐秀動止異常童長老咸器之被選入州學授博士經學大進甫弱冠以禮經中永樂甲午京闈鄉試上春官屢辭乙榜弗就入國學卒業益成宣德己酉拜戶部主事居官廉愼勤職業性凝重不妄言笑處事精密吏不敢爲姦用是利澤下流人嘗游其邑過處士見其子邑庠生輔侍側循循執禮閨

徙雅重公奏遷補員外郎缺聲績兼茂物議以爲得人正統丙辰聞父喪歸躬負土成墳手植松柏哀號柴毀人不能堪有芝生墓側鄉鄰謂公孝感所致欲賦詩頌公公曰草木何知力謝絕之服除仍舊貢司徒方倚重公竟以疾去公家法嚴肅以力本務學訓厲子姓晝耕夜讀日有程課故墾以明經登進士拜戶部主事公之教也嗚呼若公之材使不困於疾克盡展焉則利澤所及益廣祿位所進益崇矣而遽止於斯不亦可慨也夫然慶鍾後人足紹前烈抑亦可無遺憾矣公先世汴人隨宋南渡自高祖允恭而上皆居建康譜逸世系無考至曾祖永福始遷和州故今爲和州人父仲文樂善好施以公貴封戶部主事母湯氏封安人配陶氏有淑德亦封如母子男三長郎璽次塤偷女二適陸顯宋俊孫男六世榮世昌世美世俊世傑世顯孫女四公之卒璽解官歸將以年月日葬公郡西歷陽鄉祖塋乃奉吏部考功郎中陳君宣所述事狀來請銘爲之銘曰

學遂而端行方以完治世之賢中道遭瘖弗究所存竟止莫前奕世濟美允蹈遺軌簪笏有傳茲藏體魄我揭其德永固萬年

臥雲處士居公墓誌銘

臥雲處士者句容之耆彥也正統庚申秋予省侍南歸嘗游其邑過處士見其子邑庠生輔侍側循循執禮閨

庭蕭如知其德之刑于家也退遇邑人事有未白多就處士求直無不悅服又知其德之信於鄉也心竊重之歲丁卯秋輔以明經中鄉試歸處士已得疾逾月竟不起矣惜哉實是年十月一日也春秋六十輔以明年正月十日葬處士移風鄉小羊村原尚未刻石誌墓景泰甲戌輔會試春官六懼潛德弗彰爰奉監察御史張君紳所為狀徵予銘歸納諸壙予素重處士者銘矣辭按處士諱安字處謐性閒曠遠聲利慨息一室蕭洒汎翫皆無心物也因號臥雲祖仁父廣威蔚書有行義母李氏處士幼有鉅志耆問學樂與儒者游所交皆天下知名士或勸之仕則曰以漆雕子若從游聖門尚未能信

於斯吾何敢矧羣賢滿朝吾得沾沐德化耕鑿食力以盡吾齒為太平逸民不亦可乎君子知其志之高尚矣平居言笑不苟持身甚嚴闢家塾以教子弟小有過輒加誚責以故皆訓謹無外務嘗謂弟莊曰父母生吾兄弟三人長兄敬早世惟吾與汝在恆惟世人鬩墻生忿重惟先考資志早喪而潛德卓行皆宜表見於世乃使良由為異姓所惑也尚戒於斯又諭諸子曰吾與汝叔生既同胞死當同穴宜表曰難兄難弟之墓此吾志也汝曹識之故邑之名有家法者必曰北郭居氏云處士宅心仁厚拯人饑寒鄉人患難惟恐不及前後賴其舉遷婚嫁者甚眾嗚呼易有之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又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書稱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令視處士被褐懷玉不求聞達而棄仁好義率其素履篤乎孝弟於易書所云蓋無媿矣雖抱道不試種而未穫然教子登科將躋顯榮食其報者不在茲乎處士配陳氏有淑德子三人長曰範次仰輔次曰轔女一徐藩其壻也銘曰

與雲為徒樂山澤抗志不降德茂積身雖云晦譽猶籍惠愛在人永無斁甲子一終反窀窆慶垂厥嗣光曷奕欲知幽潛視此石

明故贈刑部主事劉公墓誌銘

永樂辛卯二月日贈南京刑部雲南司主事劉公以疾卒越四十年是為景泰庚午以子讓貴始受勅命又三

年讓為閩藩參政因拜表闕廷始自述狀請乎為文誌諸墓讓之言曰讓喪先考時兄敬甫六歲讓甫襁褓有所知識比長先祖及母嘗道先考行實以誨讓讓謹識不忘茲賴遺庥獲有祿養而先考不及見痛恆在心重惟先考資志早喪而潛德卓行皆宜表見於世乃使耆而不彰不孝之罪也先生讓故人幸矜而賜之銘將歸葬黃迫而納諸壙子不獲辭按公諱浩字孟然世家永平灤州之七里河其先有諱君榮者仕元金牌萬戶君榮生天麟襲父爵守大興州天麟生彥和值元季兵擾失其官偕母避亂眞定之井陘彥和生通甫通甫有五子曰士中士舉士員士興其季即公也遷居滄州故

今爲滄州人公生有美質慎舉止寡言笑自幼即知嚮學通甫常期之曰吾家世爲武臣至我父子中經亂離廢厥遺勤今適際聖朝偃武脩文四方底定汝尙以文進用毋墜先業乃遣入鄉校讀書洪武丙子偕鄉先生孟鐸赴京講讀御製大誥受楮幣之賜回家益力於學入州庠從學正宋經授尙書晨窻夕檠志不少懈逾年經愛其篤學補廩膳生兩赴秋闈鄉試不偶修德講學持操念厲平生不解飲酒不近博戲專力儒業於秤斗較錙銖市利俱所不識因積學過勤得疾經歲不起竟卒年方三十有二通甫葬之龍堤北三嶺原每閱公所築輒卻天大慟曰天乎何奪我愛子之速耶我何以生

爲親隣聞之莫不灑泣通甫拊教二孫遺讓入州庠紹公志語人曰吾行不媿天既折吾子此孫必將顯吾宗知其孝又知母賢銘奚辭按母姓王氏諱澂字本清舊首山文殊嶺祖塋之次乃緘翰林編修戚君澗所述事狀走書數千里來謁銘予與通爲同庠友又同里閈素也悲哀吾老不及見之今讓登進士第拜秋官擢參政其言有徵云嗚呼公舊爲簪纓家功德及人者久遒世多故門薤中衰公積學種德將起而振之亦其時也而青年夭折此天之莫可致詰者使世爲善者觀之不幾於忘乎然慶鍾於子致位顯融公雖則不獲祿位於生前治生母助理于內產業益豐裕日致滌瀡滑甘以養父母皆手自烹飪不以假婢使後文貴卒母謂其夫曰妾父承宗系之重不絕如綫幸從弟已長欲俾自立以紹王氏宗祧可乎友誠賢其言盡推所有與之惟取荒頓朽敗者自給久之業復起雖家無贏貲而吉凶賓祭之禮靡後於人曾祖諱德仕爲安仁尉祖諱興二父諱文貴母吳氏文貴無子惟弟一子少鍾愛母甚及笄爲擇嘉壻得同里陸友誠曰王陸載郡乘族相埒遂納諸甥館友誠善治生母助理于內產業益豐裕日致滌瀡滑甘以養父母皆手自烹飪不以假婢使後文貴卒母謂其夫曰妾父承宗系之重不絕如綫幸從弟已長欲俾自立以紹王氏宗祧可乎友誠賢其言盡推所有與之惟取荒頓朽敗者自給久之業復起雖家無贏貲而吉凶賓祭之

陸母王氏墓誌銘

太學生陸通孝于父母得請暨親於家時奉其婦若子列拜稱壽承顏養志恪脩子職親心甚樂也逾三年通

需求菅苦乏由母之能節縮也平居寡言笑御下寛肅
有矜卹心嘗有貿媼寘貨物于母去而暴卒物主索之
急媼子莫知所寘不能償母召而歸之媼子德之爲稱
頌于人人用是里鄰皆知其賢云子男一卽通博學多
材以庠生升太學踰顯融有日矣孫男二曰貞曰崧貞
早卒孫女四銘曰

子也克孝婦也盡道母也知教德也允蹈前培後紹爰
食其報勒銘元兆百世有曜

倪文僖公集卷之二十七終

倪文僖公集卷之二十八

墓誌銘

大明故平羌將軍甘肅總兵官西甯侯宋公墓誌銘

男 倪謙 撰

國家以神武戡定區夏允賴羆虎之士佐成鴻業於是錫爵酬勳俾傳罔極然出自閥閱者恃崇高而昧學識備員尸祿者爲多求其席父祖遺勳荷國家重寄輒能懋騰聲績者予於西甯侯宋公蓋僅見也公諱誠世家鳳陽之定遠曾祖諱晟膂力有威重當我太祖高皇帝龍興初隨父兄來歸從下江南定中原東征西伐動名

日盛拜僉右軍都督府事出鎭甘肅太宗文皇帝臨御陞後軍都督府左都督尋授平羌將軍充總兵官遣廷臣即軍中進封西甯侯世父諱琥駙馬都尉尚安成公主襲侯爵仍授平羌將軍總兵甘肅祖諱瑛駙馬都尉尚咸甯公主亦襲侯爵北虜犯順扈駕將兵往平之沒於戰陣追封鄆國公謚忠順父諱傑襲侯爵典宿衛禁兵克篤勤慎母蕭氏中都留守蕭某女貞靜有淑德公幼聰悟好讀書性孝友軀幹魁頎爽及冠美鬚髯善騎射有勇畧景泰初侍父居京師王申往視別墅於涼州寇入境掠牛馬長驅而北者公時率家僮出獵遇之連發三矢殪三賊賊駭散驅其所掠而還邊人驚歎曰

眞將種也甲戌還京痛祖死節承父命還南京祖塋具衣冠以葬乙亥春侯疾作馳書召公夏五月公兼程至京泣拜侯牀下侯曰吾忍死待汝今及見吾目瞑矣越七日而卒公哭踊幾絕殯殮如儀官爲賜祭營葬公扶柩歸葬祖塋罔不周愼秋九月襄事詣闕謝恩詔令嗣爵每侍朝上顧其狀貌甚奇之謂可屬大事不數月命署右軍都督府事政如素習尋賜璽書命出鎭甘肅授平羌將軍印充總兵官公至鎭夙夜惴惴圖紹先烈訓戎兵撫士卒謹邊防明斥堠革姦弊公賞罰秩然武備修飭封疆完實一日閱武教場忽中風疾亟舁歸而氣已絕矣時天順丁丑十月二十一日也享年三十有一

訃聞上悼惜爲之輟朝配田氏旗手衞指揮田忠女克營公喪戊寅扶柩至京擇地都城北某莊之原以葬請命於朝上遣有司諭祭營冢擴卜以今年 馬鳴呼公本貂圭世胄宜爲驕侈所溺乃能折節務學養成其材是以甫嗣侯封遽登樞府總戎西陲月未一期卽收安輯之效使天假以年則外服羌胡內固邊境屹然爲國保障當與古名將埒矣大厦方建梁木中摧不亦可慨歎也夫公無子以弟讓嗣封讓乃具事狀請予銘其墓予與公有過從之雅其塾師錢司訓景和子故契也素聞談公家世行已爲詳忍無言乎遂爲之次第而系之以銘銘曰

神龍飛天雲駿奔闕再造乾與坤桓桓虎臣識所尊
慷慨仗策歸轅門揮戈崩角孰敢捫率師齋伐車嘽嘽
秦隴底定戎旅屯甘肅出鎮作屏藩分茆錫爵功首論
食邑西土傳後昆雙麟並出玉潤溫嗣侯尚主通天閽
繼世守邊陲浩釐振揚丕烈光炳輝廼父禁兵司虎賁
鑾輿扈從陪金根惟公挺生志高籌長身玉立虬髯掀
曾蟠豪氣雲夢吞好文能武勇畧存國家倚任錫寵恩
督兵樞府肅不宣眷惟西陲古煌燉往佩將印平羌渾
威行徼外控諸番奕業濟美古莫倫邊塵不驚靖塞垣
武備甫弛嗟沈淪聖皇悼惜鄧典惇命雖天折名節完
靈輀歸乘萬里魂白璧下痊城北原我銘揭休刻與璠

令德億載永弗諼

故錦衣衛指揮使徐公墓誌銘

天順改元之春皇上自南宮復升宸極維時錦衣衛千
戶徐公暘從總戎中貴衷甲挺刃以防不虞事定以功
陞指揮同知賜白金文綺越三日召暘至武英殿勞之
有曰朕在南宮卿每仍共事達忠欵不避艱危朕念不
忘其陞暘為指揮使子孫世官倍賜白金文綺俾御用
監寫經日給大官酒饌越明年夏病暑六日卒於澄清
坊甲第實戊寅六月十三日也享年五十有二訃聞上
深悼惜之公字孟暘姓徐氏暘其諱也浙之鄞人其先
世宋於杭十世祖某宋承事郎某生諤舉進士尚書省

幹官諤生天佐臨安府監稅天佐生天民國史實錄院
校勘官丞相江萬里表知安吉州辭不受歸以琴自樂
琴得東嘉郭楚望天台劉志方之傳與守齋楊少師三
衢毛敏仲製紫霞洞譜傳世徐氏琴自天民始天民生
企宋承節郎元世祖既平宋遣使召天民時已卒促企
入覲世祖聞琴歎曰騰揭里忽魯赤華言天下樂師也
俾授完顏壽曲為製完顏譜命官不受歸隱橋李南陽
村企生德符舉茂才兩浙鹺司大嵩場管句製琴史雜
言曲調卒於鄞縣大白里因占籍焉曾祖和仲通春秋
編宋史要言鄞學訓導文廟潛藩時以琴召見受重賚
及即位和仲已卒召其子惟謙及孫守眞俱至南京克

也公感上知遇一念忠忠愛貫乎金石雖風雨漂搖曾無少變其氣節不亦可尚也夫公姚呂氏生公及昭其眾弟曰琳璉玟瑤配田氏循婦則子二長甫東駕隨侍舍人次用皆能業琴與書以承公教女一武功左衛指揮男王宣其壻也甫用以故鄉遠不能歸乃擇地都城朝陽門外曰之原卜以卒之月二十六日葬焉乃奉刑部郎中錢博所述事狀請銘墓石子與公交久且厚爲知已而刑部之狀又可按不誣謹取其忠義之著世所共知者銘之其辭曰人固於氣數固有定修短與奪孰云非命已乎孟賜侃侃忠敬憂國忘家罔知危阱卒翊龍飛底于康靖皇曰賢臣功莫與並寵數方隆一債不

遽豈其定者有司其柄壽止於斯延後有慶勒銘堂封百世可證

奉訓大夫鈞州知州項公墓誌銘

公諱凝字伯高姓項氏浙江金華人也世居溪下界通齊橋曾祖某祖壽欽考文昌俱隱德弗耀妣李氏慈惠淑柔文昌於洪武二十五年以貲殷富移實南京占籍應天之上元居龍江復成橋樂施子多以棺槥助喪賙卹貧困不望其報公天資醇厚器宇凝重自幼不好逐里中羣兒戲舉止老成長幼咸異之嗜讀書不待督勸而勤永樂間以民秀選入應天府學爲弟子員習毛氏詩學日有進弟曰富克幹蠱以治其家公養親有託克

謙於卿召爲府學弟子員遂遊公講下承其誨益則謙
今日得踐仕階者皆公之賜也安敢忘公大德乎鍾以
遠不能歸乃奉母命擇地城南東皐村之原卜以是年
八月日葬公來問銘於余謙傷公壽不附其德誠爲可
憾然其平生始終惟謙知之爲詳也非謙銘之而孰有
遺德不亦尤可憾哉乃敢不媿蕪陋以謙所知次第書
之俾銘刻石藏諸墓銘曰

德蘊厥躬若玉在璞才充於用若鎔之劑不殫民力趨
者自樂循良豈弟恤乎民瘼辭榮引年制行之卓允矣
君子不負所學存者實豐胡壽之約永藏斯邱土厚水
遲蝕石揚芳其辭也確百世垂休後者其作

賦公徵輸有藝賦足而民悅甫二載謝事去其居鄉里

比歲薦饑公發粟以濟全活者甚眾鄉人德之公寬裕
仁讓和易可親以清約自持不爲斬絕之行歷官中外
幾四十稔所至興利除害惠澤在人每思世人飾誇辭
而實實行因號訥菴以自厲所著有訥菴稿辭旨溫醇
務於析理又嘗編次晦菴刪定古文孝經及春秋旨要
藏於家春秋七十曾祖諱明叔元三公府從事祖諱彬
卿平樂州學正父諱彥彰贈監察御史廣東參議母周
氏累贈恭人室諱氏早卒繼白氏贈封皆崇人子一人
吾鮑宣也以女妻之父嘗患背疽時年八十眾醫已莫
療公已出仕喪耦適以續姻還乃禱於天願以身代忽

三人賛將歸卜以　年　月　日葬公城北黃湖山之

陽奉其同邑國子博士房令所述事狀來請銘嗚呼若公文章政事表表著聞而功名始終克全晚節其德若斯銘何媿乎銘曰

干霄之木節勁匪曲棟此廈屋也大鈞之祝八音譁續厥聲穆穆也繅藉之玉瑩無類蓄終返初圓也老成範俗胡然不祿景仰賢躅也黃湖山麓元兆所卜銘用振其馥也

明故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武強伯楊公墓誌銘

天順庚辰閏十一月朔鎮朔將軍總兵官武強伯楊公以疾卒于位傾城駭痛市爲之罷遠近無問老稚婦女皆哀慕如失父母訃聞 上震悼惜之爲輟視朝一日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賻郵其家公無嗣其弟倫自京師來奔喪扶柩還京卜以是年十二月 日葬阜成門外釣魚臺原從母兆也乃欲爲兄不朽之圖丐謙銘其墓石謙辱公愛厚義弗容讓謹稽其世系勛伐德善之跡爲序而銘之公諱能字文敬系出太原霍山王宋有諱輈者官揚之六合子孫因家焉高祖順不仕曾祖政漢中衛百戶祖璟嗣政璟皆贈柱國昌平侯父琳封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薨陳氏贈夫人督府昆弟三人公其仲也洪武中潁國嗣百戶調官開平偕

二弟來宣府督府實生公於城南寓舍公端重和厚早知嚮學習武事勇畧過人宣德中督府命公省先塋之在漢中者公獨走關西展奠盡禮挈族屬還聚宣城督府喜公之孝正統初潁國知公材器不凡俾客遊江淮吳浙以博見聞還留侍帳下甲子春從潁國戰以克列蘇生得虜酋二十餘斬首倍是獲其畜眾什器拜開平衛指揮使歿子軍衛所鎮撫初公有族弟智歷官開平衛指揮使歿子軍家奴嗣亦歿姪宗嗣幼疾潁國欲以公易之丁卯秋疏聞詔能嗣智職宗嗣能職戊辰冬潁國遣公出境詷賊遇於濼河三岔口先登生得若干斬獲有加擢都指揮僉事己巳秋從潁國哨大同遇賊聚落店追北至栲栳山生得二人奪回被掠人畜什器尋從左參將都督朱公哨懷安戰賊城東生得一人親械詣京有白金文綺尋敕充之賜冬敕召潁國還朝公從之賜以白金文綺時北虜入寇勢猖獗甚卽命公督兵征哨戰賊累荆倒馬二關左右脅中二矢生得若干斬首有加奪回被掠人畜甚眾景泰初元春擢都指揮同知賜以白金文綺尋敕充遊擊將軍提兵宣府巡邊賜盔甲弓矢佩刀銀杯文綺楮幣夏戰賊萬全右衛及西八里溝矢中左股生得一人斬首有加秋還朝擢都指揮使冬詔仍充遊擊將軍統神機京兵辛未春居母夫人喪奪哀擢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命充左參將鎮守宣府賜以楮幣夏詔洪充

宜府總兵官挂鎮朔大將軍印能進都督同知仍充左
參將信進都督僉事充右參將信公從弟也一門三將
同鎮邊陲時人榮之壬申冬命充左副總兵癸酉夏賜
誥封贈父母妻甲戌春敕召還朝總練神機京兵大順
改元春迎上復辟擢左都督賜白金二十五兩綵幣二
表裏尋奉制諭充總兵官挂印鎮宣府賜白金五十兩
綵幣四表裏夏大同有警詔公選精兵付裨將討之公
願親行賜敕獎厲命統前兵戰賊磨兒山及石灰站生
得六人斬首十五級及奪回被掠畜眾秋進爵武强伯
食祿一千石時虜飢敝公欲乘機出勦詔慮輕敵勉使
持重不果戊寅春錫以誥券加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

階特進榮祿大夫勳柱國制詞有剛毅忠良能驅虜寇
之褒秋朶顏達來報虜將入寇公欲以狄攻狄給礮火
俾夜斫其營果如公計破賊已卯夏虜近大同公引兵
赴之至皆驚遁庚辰春城順聖川工不閱月人無告勞
秋賊入洗馬林公追及於新河口生得一人尋獨石有
警公出兵勦之戰賊韭菜衝追北數百里至保昌州賊
勢迫皆棄輜重遁獲其畜眾什器師還俄大同警報郎
引兵往賊已退公還兵保境賊聞公還復入公復馳往
賊又退乃耀兵塞上賊遁不敢復入逾月師還奏罷軍
士官馬徵贖官仍為給補獲免者數千家仲冬廿六日
公自閱武回偶感寒疾醫誤以氣治病六日遂卒悲夫

卒之日猶力疾謝邊務及晨而逝無一語及家事公先
往大同時丙夜兵將發有星如盂墜城中光燭地有識
為公憂之至是卒驗云公英敏詳慎慷慨好爭平居循
循然遇敵則勇氣自奮善用兵號令嚴明師行整肅有
貪民一瓜者輒置於法與士卒同甘苦遇寒柬者則出
私帑市皮裘衣之病則給以肉糜遣醫療視死則棺殮
祭之必歸其喪故人畏威懷德樂為效死北虜敬憚至
以楊爺稱之雖古名將不是過也修築邊城斥堠得法
賊不能犯擇地蒔蔬鬻供公費盡革科擾之弊築室數
百區居河南戍兵樂得其所持身廉介深達下情有懇
訟者灼見情偽咸服其明性至孝親膳問安不離親側

未嘗輒入臥內惠睦宗姻嘗出貲嫁族之孤女不遺故
舊交全終始下賢禮士人樂親之蓋春秋僅五十有二
而卒距生永樂己丑十一月十五日配張氏先公八年
卒禦葬宜城今遷柩合葬繼王氏女一長適官族王英
次適龍門衛指揮使張祥銘曰
天佑國家篤生英賢降神鍾靈節彼燕然偉器雄姿視
舊交全終始下賢禮士人樂親之蓋春秋僅五十有二
前無古將署世承允兼文武乘時奮庸懋建武功由裨
及專遂躡父蹤乃總元戎乃酬閥閱鉞旁金貂虎符龍
節天騶畏卻保我塞疆惟忠徇國罔敢或遑桓桓虎臣
為北藩屏威德昭宣永息邊警國有輔翼人有怙依而
不永年其誰不悲誰能不死貴遐休聲猗嗟武强芳流

江清釣臺之原深閎元宅揭德振華爲刻此石

故驃騎將軍萬全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李公墓誌銘

公諱顯字君謨姓李氏山東濟南泰安州人曾祖諱先

贈明威將軍蔚州衛指揮僉事曾祖妣陳贈恭人祖諱

旺前淮南樞密院副樞洪武初歸附從薛右丞常國公

徐丞相西平侯宋國公定遠侯顯國公等征伐四方靡

不克捷累官大同左護衛指揮僉事祖妣戴封恭人考

諱榮嗣前官改大同左衛妣張公自幼齡喪父優給以

祿永樂庚子嗣前官宣德庚戌從楊武侯城獨石赤城

仍從茶順侯出塞燎荒巡邊乙卯選領騎兵沿邊巡哨

正統丁巳從總兵官都督方政遊擊將軍楊洪巡哨赤

兒山斷頭山等處尋以刑部尚書魏原選統兵駐札沿

邊樺皮溝等處巡哨癸亥從左參將石亨統騎兵出塞

偕弟茂茂子瑄遇賊金山戰勝有功甲子擢指揮同知

賞白金絹布茂瑄皆陞大同左衛千戶已巳用薦陞指

揮使守備大同再陞署都指揮僉事尋加實授截殺達

賊斬獲有功景泰初元陞都指揮同知賞以銀布復遇

達賊戰勝有功辛未陞署都指揮使天順改元詔加實

授尋奉敕充右參將分守西路未幾調萬全都司掌印

視事辛巳冬十月十三日以疾卒于位公性樂易和緩

不立町畦凡事務從寬厚有長者風容貌不踰中人而

沈毅有膽畧善用鐵叉遇敵不懾所向必克識見超卓

文移山積剖決無滯發摘姦慝吏不敢欺勤於任事恆

日昃不暇食不告勞勤用是在官無過責在下無稽怨

臨邊有中貴將臣臺憲公事之皆合其志寮屬雖多公

處之皆得其情治家雍睦交朋友克全信義御威獲有

恩中懷坦然未嘗營利卒之日家無餘貲其賢可知矣

公疾革諭子英曰吾疾殆不起矣汝當祗承世緒宜以

忠君孝親爲志善事季父友愛弟昆教于孫以詩書習

武事雄官遠方吾不得見矣子在汝所其善拊之言訖

厥厥而絕享年五十有七距生永樂乙酉八月六日配

張氏大同左衛千戶張忠女善助有淑行側配黃氏子

女四人長卽英大同左衛千戶次雄廣東潮州衛千戶

女一嫁錦衣衛百戶朱遠俱張出次俊黃出孫男三人

玫琦琥孫女六人俱幼英以今年　月　日奉柩歸葬

大同白羊城西祖塋賚公事狀衰絰踴門泣請爲銘以

誌諸墓謙被謫來邊荷公待以客禮矧目擊盛德於公

也無能爲役則銘公之墓尙奚庸辭銘曰

世澤之延有開必先源深長也轉坤旋乾大明麗天來

祿將也爰佐有虔摧攻無堅武惟揚也戎階屢遷奕葉

承傳功用儻也嗣龍受旃簪紱蟬聯業彌光也噫公早

年日薄虞淵克自强也受命巡邊掃除腥羶兵威張也

名日以宣進握將權竭忠貞也分閫萬全委任益專勤

下遂也厚德宜綿壽厄不前成盡傷也如彼力田稅在
後昆允繄昌也我新阡揭芳有鐫永甯斯臧也

守備塔山指揮使李希仁墓誌銘

正統己巳冬余嘗奉詔往使朝鮮道經塔山時遼東新
被寇鈔虜勢猖獗入爲患守備指揮同知李希仁率
兵剿殺追北出境虜窮迫棄輜重遁去獲其人騎而還
予目擊其事嘉其年壯志銳勇於敵愾爲作逐賊歌美
之是後虜望風畏懾莫敢逼其境他方有警希仁輒提
兵往援戰屢有功朝廷重之擢爲指揮使天順六年以
驍雄奉救簡按統兵禦敵希仁率精騎五百遇賊義州
城向西北泣拜誓欲雪憤好問學樂施予公餘手不釋
卷賙人之乏拯人之急貧喪賻以棺槥獨老贈以粟帛
與弟顯友愛無間志忠篤昔篤在虜庭每旦具衣冠登
事毋夙興必先啟而後視事得佳味必奉母而後敢嘗
孝父臥疾半載晝夜侍湯藥衣不解帶比歿毀瘠成疾
振邊鄙凡論邊將之威武者必及於希仁也希仁性至
士卒不避艱險慷慨瞻敵勇氣百倍未嘗挫劒以故聲
庫甲兵悉皆充備希仁嗣守斯土綽有父風遇戰身先
士卒下馬各執刀銃免胄親冒矢石步戰而前無不一
當百賊大潰斬虜酋哈台把禿等一十二人俘獻于朝
上錄其功方議褒擢而大用之而身不待矣可既矣夫
其弟顯頃來京師奉事狀謁予泣拜以請曰先君之歿
韻先生嘗賜之銘予先兄辱先生愛厚今不幸亦歿幸
哀而重賜之銘予顧希仁才畧膽氣表表出倫恆期其
建功立業爲國保障必將銘鼎彝荷貂圭有不難致者
孰意其遽止於斯也尙忍銘其墓哉雖然知希仁者莫
之年九月四日祔葬塔山城西祖塋銘曰

鷹揚鳳翮而孰舁其全兮山頹玉折而孰奪其年兮太
徵郎將瞻其餘星躔兮華表海鶴何時歸來乎故阡兮
子孫孫子尙彌永其傳兮

靜庵徐處士墓誌銘

徐處士昱字季東別號靜菴金陵之隱君子也其先爲
姑蘇茂族曾祖谷祥祖仁皆以德善著吳中父子宇先
生洪武間以儒醫徵入太醫院始遷京師故今爲金陵
人先生碩德雅望爲時所重與蔣恭靖公齊名其所交
與皆名賢鉅夫處士夙承家教日侍燕談得於耳濡目
染以故學遂行端動止不苟少欲博觀天下名勝吳越
閩海多所遊歷所至親賢取友其識益充遊力既倦乃
歸構一樓扁曰怡晚棲跡其中有終焉之志庋列圖書
自聖經及諸史百氏靡不貯儲日事披索以自怡得異
書必手自抄訂嘗曰聖賢之道在是吾終日求之思以

體諸身也或勸之仕不應尤精於醫得家傳之秘治人
疾無弗愈者酬以直不受曰吾既不試此亦可以濟人
耳豈計利哉人德其惠爭爲詩文以頌之士林諸賢聞
處士名多與內交蕭山魏冢宰公臨川王宗伯公雅重
處士聞其及門躧履迎之或造其廬講論彌日冢宰已
歸休年九十餘猶貽書不絕嗚呼處士抱道於己而無
求於世若此可謂隱君子非夫處士儀觀脩整性度矜
嚴與人不妄接待人必以誠居家孝友奉父母得其懽
心事諸母伯兄敬愛老而彌篤家饒於貲樂周人之急
生二子曰圭曰圻皆有樹立方將以家事付之不幸相
繼天喪圭遺子鎮處士拊愛甚至歎曰吾行不媿天遂

奪吾二子何也抑昌吾家者在此孫乎乃闢西塾延師
教之鎮亦英俊好學駿髮有成配余氏早卒終身不再
娶圻娶劉氏卒繼魯氏圭娶顧氏皆以貞節自守女三
人某某其婿也孫女二人俱幼養子育之以恩不異已
出處士怡靜寡欲人期其必登上壽然春秋僅七十有
五而卒以故咸悼惜之處士生於洪武辛未八月初五
日卒於成化乙酉八月十一日鎮將奉柩以是年九月
某日於江甯縣萬善鄉燕湖村之原啟俞氏竈合葬乃
奉其師鄉進士陶君淵所爲狀來乞銘嗟夫古有特立
獨行之士不用於世則不能自見於天下匪得史氏表
著之惡能以傳於後哉然則今之特立獨行非處士其

人乎顧予雖不足以表著之或賴是可以傳於後此所
以不可以無銘也予何辭銘曰

噫嘻處士敦古學也全蔪保和還太樸也銷聲閟彩蹈
遐邈也玄酒在俎玉不琢也雖約爾躬澤流涯也委順
歸宿其藏確也我銘無媿辭庶用昭其卓也

故靖菴處士李公墓誌銘

金陵有清修廉靜處士曰李靖菴者年六十有七以成
化三年五月九日卒於正寢其季子觀子門婿也奉僉
憲王公所狀事行及其姪孫應天府學生寬續述來請
銘按處士諱詠字太素姓李氏靖安其號也先世姑蘇
吳縣人高祖道復元世祖朝爲平章政事翰林學士承

旨舟祖森山明宗朝爲監察御史祖成之父文正入國朝俱不仕洪武中以貲富徙實京師占籍應天上元處士生而端愼詳雅有志於學祖父暨兄時芳皆擅鑒別攻琢寶玉異能入事尙方永樂宣德間累蒙聖恩優復其家家日饒裕處士用是得休閒自適從謝儒士孔昭遊博涉文史兼得其畫趣閩冬官華主事某講易有得由是潛心於易手不釋卷與劉中書某論書法遂善書志尙恬退不慕榮進於世味紛華勢利之習畧不挂懷抱謙巽自守與物無競惟日以圖史資撿閱得昔人詩文未刊者必手自抄訂好蓄古彝器物恆置座右以供玩喜吟詠趣有所得多於詩發之所著有醉吟稿少遇

才士陸致中口授鉛汞龍虎丹訣每欲脫屣塵凡棲跡太華山以太華有太虛臺因號太虛散人作太虛散人傳及古朗月歌招隱辭以見志構一樓以居扁曰此樂凡佳客過從必開樽談笑豁舒情興爲文記之暇則或策蹇或肩輿登山臨水以遨以遊竟日忘返事親盡敬養預買地爲壽藏人稱其孝嗚呼若處士者雖居市廛之中然安分樂天無求於世其特立獨行夐與流俗自異故其生也爲無忝其歿也爲無媿蓋有隱遁不汙之節焉可嘉也已處士生於洪武辛巳九月十三日配臧氏子四晉娶徐氏益娶周氏節娶尹氏觀娶倪氏女二適潘衡石城尹羅瑄孫男四瓊珠兀瑞耐葬鳳西鄉先

塋其葬之日則卒之月十九日也銘曰

所樂者道而不逐物遷所廿者澹而不嗜物妍所牧者卑而不爲物先嗚呼茲非尊尙之賢委順天年是曰歸全焯德有鐫永安斯阡

故艾菴陳先生墓誌銘

金陵有儒醫曰艾菴先生天性淳厚居家孝友讀書寒暑不輟世業醫克究家學父菊隱翁爲太醫院士永樂中車駕北巡仁廟監國翁嘗扈從先生請於仁廟乞代行不許因留侍左右日見親寵多所嘉賚好種蒲養以盆池奇石供清玩一日梅雨中置蒲軒外忽一叟冒雨至揖曰聞子幽清來共賞之乃延入座話若脫畧世故者久之辭去竟不通姓名先生異之他日雨叟復至先生待愈恭叟曰盛貴有恆於子見之五月一日宜候我虎踞山吾有以教子至日疾不果往越三日去則叟莫知所適矣惟於寓所得書一函歸啟視之皆方書秘訣也由是洞明要旨藥人疾一匕輒愈人皆以其遇異人故京師有一貼之稱且心存濟利未嘗責報大司馬靖遠伯王公少宗伯羊城陳公吳郡金公皆有贈言推重好蓄古今法書名畫嘗捐金購之景泰中居憂於火先生惟抱歷世遺像自烈燄中奔出他一無所恤喜賓客座席常滿談笑生風嘗以出自相門世胄扁其堂曰培德以自警曾學士鶴齡爲之記宣德辛亥喪母哀毀還

葬四明流食者三載菊隱歸老南京先生善於奉養膳羞藥物無不順適其意扁其軒曰蒲庵張學士士謙記之正統癸亥菊隱歿先生廬墓側殆反葬毋塋毀瘠彌甚平居惟務教子俾人治一經書聲琅琅不絕後奉詔優老以長子代一日得疾神色不亂瀕殆索湯沐浴浴罷服深衣就寢奄然而逝可以見其所養矣先生諱愷字仲和姓陳氏別號艾菴世家考亭宋有曰升之者相裕陵封秀國公謚成肅弟申之昭化軍節度使子澤補京秩以言青苗謫官四明子孫因家焉曾祖淶元四明驛丞祖杞考伯俊號菊隱以名醫徵詣京故今爲金陵人母韋氏娶張氏繼孟氏二馮氏子男三長鍾娶梁氏太醫院士克紹

世業次鎬娶金氏乙酉貢士次鏡娶邱氏壬午貢士科第聯芳時人榮之女一適貢士高敬皆張出女二適夏官鍾郎中子宏士人杜原慶皆馮出孫男四淮濟清浴孫女四幼先生壽七十有九生於洪武庚午七月六日卒於成化戊子三月二十九日以其年某月日葬某原鍾等奉金太守伯玉所具事行謁予爲銘予雖不識先生而聞其爲清雅恬行之士且其子皆以明經舉於鄉鑒樞傷寒諸書對客談及了辨如響故其醫爲精永樂中朝廷詔太醫院選名醫子弟讀書以備用命趙友同吳敏德二先生教之先生方弱冠在選中得於授受益探閫奧二先生獨愛之曰是子不羣他日必以儒醫鳴也後先生果以儒醫鳴都城求治者眾先生不避寒暑

牧菴先生墓誌銘

牧菴先生諱景宇克企牧菴其號也以成化五年秋七月二十三日卒其孤以是年某月日葬于江南安德鄉麻田村祖塋以謙居連里巷於先生有平昔之雅請司訓方君元服狀其世系行實來乞著銘於其墓謙家食時嘗導先生知愛去仕於朝懷德不忘迓者歸休而先生以七十獲升資延賦言爲壽方幸往還接笑談而藎道德豈意遽捐館哉先生之銘宜得名筆顧予言曷足爲先生重然其孤請之勤元服之述叙而信諗於先生之德爲所素知尚安忍辭乃按狀爲序而銘之敘曰先生姓嚴氏世爲姑蘇人曾祖亨甫隱德弗曜妣潘氏祖道通處士以醫業起家徙居金陵妣顧氏父尚節先生傳家學以名醫召爲太醫院士擢梁府長醫妣沈氏先生資性過人好學不倦通周易嘗習舉子業有志用世竟以攻醫而止讀書不數遍輒能記至老不忘於素難鑒樞傷寒諸書對客談及了辨如響故其醫爲精永樂中朝廷詔太醫院選名醫子弟讀書以備用命趙友同吳敏德二先生教之先生方弱冠在選中得於授受益探閫奧二先生獨愛之曰是子不羣他日必以儒醫鳴也後先生果以儒醫鳴都城求治者眾先生不避寒暑

不問富貧皆往治疏取藥效於是擅名大方學者皆裹
糧來從先生悉以所學授之學成不忍舍去先生爲人
氣岸高狷介方直不從俗取容每歲暮人家多掃壠
先生祖壠未登有來召者皆不赴其動必以禮若此平
居讀書手不釋卷喜吟咏嘗學詩於雲間許士深先生
得其法凡有所作援筆立就語意清粹膾炙人口學士
周公功敘結詩社於金陵先生預焉詩筒酬唱多出人
意表同社敬服喜賓友至則命子具壺觴爲樂尤能睦
鄉匱乏愛好人倫兄弟四人兄克昭先卒拊其孤踰已
子與弟克勉克明友愛彌篤有以族衆求分者貲財任
其所取一無所問曰非吾志也晚舸一室扁曰頤老左

圖右史日玩索其中或經旬不出克勉新居市橋西不
半里許時時一往情話而返去年忽遘疾劇而平
者再今秋復作先生度不可起遂戒家人治後事果卒
享年七十有三生於洪武丁丑九月二十二日配陸氏
有懿行先四年卒子男二曰縉善幹蠱綸勤問學皆賢
而克家女二嫁同郡顧旻趙驥孫男三俱幼嗚呼自世
敎衰士之敦古道者鮮矣波頹風靡之餘有如牧菴行
誼志節屹若砥柱特立於世豈非古之遺民也歟銘曰

東漢風節陵賀殷之高尚其事惟後之儀猗嗟牧菴世
承令德抗志物表先民是則早肆于學博極羣書醫精
理明由師碩儒者於醫心存利濟名雖有聞學徒雲
諸素蘊之發一寓於詩居家友愛伯壎仲篪制行端方
高潔自守樹能務滋休儲厥後麻田之原有封若堂過
者其式君子之藏

進階亞中大夫荆州知府張公墓誌銘

公諱嵓字廷瞻姓張氏其先居灌州宋仁宗時國子丞
叔完徙青州五世孫贈太常丞泰來又徙沛太常子至
儀扈從南遷始居上虞今爲上虞人至儀十一世孫與
賢勉功郎奉化丞與賢生原道原道生九功宜春教諭
宜春生孝先則公之父也以公貴封當塗知縣母俞氏
公幼從宜春府君學性資頴異長復慕學大有成遂
以詩經中永樂癸酉鄉試登春官式榜授南昌宜城教

諭九載秩滿以少師楊公薦知太平當塗縣攝廣德州
事秩滿以績最賜敕封父如公官母妻皆孺人時太平
甫國徽州三郡交章保公知府事不許擢公南京雲南
道監察御史未二載陞鎮江知府又三載丁當塗府君
憂去官服闋陞公知泉州命賚璽書與之未幾又改荆
州三郡通歷九載當滿考去公亦上疏請老官民連疏
保留詔增秩三品還公於荆尋念母老復以疾謝事不
許乃援詔書例覓棄官歸歸四年卒成化四年七月二
十三日也享年七十生於洪武某月日公在宣城以師
道自任色嚴而氣和望之可畏即之可親立教條嚴課
試諸人不倦指授爲文皆有典則士多成就登名甲科

治民廉潔堂齋舍不以擾有司非公務不至縣門令丞
敬憚之在當塗一更宿弊懈弛以嚴字民以惠縣以大
治每春時輒親歷畝畝勸民耕稼乏牛具種子者爲助
給之旱則爲文白貢以禱神修築圩岸陂塘以豬水凡
利民者無不力爲屢致歲豐有聯麥之異靖遠伯王公
率師南征蘆川所過州郡憚於供億多置閤道由太平
郡守憂之公曰吾能辦之乃使人諭民無恐集各縣徒
役分其芻糧別以旗號迎犒江上將士咸悅有軍士掠
民牛畜以去公陳于靖遠即斬以徇諸軍肅然民賴以
安在內臺不事苛察務持憲體嘗監操京衛軍馬督察

城禁劾其將官弛縱軍令以振有婦人被誣謀殺親夫
繫獄十八年不能決公訊知其枉即奏出之在鎮江以
地鄰當塗民素知公比至抑强扶弱勤於拊字遠近悅
服在泉州俗多狙詐頗尚威嚴州有大道眾惑於怪廢
阻不由公即闢而通行仍植樹以蔭過客士大夫服公
識正作詩頌之有市河久塞前守以役巨悍爲公設法
浚之遂通舟楫毀尼僧巷百餘區改爲社學延師教民
子弟尼僧悉勒歸嫁郡有土豪糾結肆虐鄉邑莫敢誰
何藩臬亦不能制布政石公屬公治之公親書一票遣
卒召之曰來則良民不來且有罪豪曰此公忠信廉潔
不可犯也即赴府見公諭令改過許其自新遂稍戢斂

既而石公至索其人公復召之豪見石公大悔曰我以
公召故來若石布政何來也石公以其罪惡深重終爲
後患卒命公杖殺之鄉民戴香路側豪黨潛走京師奏
公上命法司遣官詣泉體勘事皆無染指豪黨罪移置
日北在荊州郡多王府下人多出擾民公以正繩之無
敢窓肆公剛毅有守歷官三十餘年未嘗營產業才高
識遠治劇有餘所至以興學爲務太平當塗二學頹毀
公爲新之鎮江學僻居委巷公奏遷之在荊泉亦然政
暇詣學講析經書督厲諸生尤盡心刑辟詳於訊察務
在得情獄無冤滯持身廉潔一塵不滓退則靜處一室
焚香觀書蕭然若物外人爲文古雅詩尤清逸字法歐

虞時應人求舉筆立就爭寶傳之配趙氏有婦德生一
子一女子曰玢女嫁會稽章懌側室某氏生子傲馬氏
生子某孫男二洙泗孫女一曾孫女一以卒之明年十
月葬官樣山原玢走京師奉山東布政使葉公冕所述
公之行實乞子爲銘以葬子於公素所知識銘尚何辭
遂取所述敘次之畀之以銘銘曰君子之志行道濟時
苟得其位大布厥施於惟張公道明學窒所養既充用
無不備橫經師席士類以興作宰近甸燀然政聲入陟
都臺憲綱以立曰范曰張邦之司直出典大邦所至愛
人曰召曰杜有腳之春居有異績去有遺愛水鑑玉壺
名聞中外方究厥用俾贊化機去就明決浩然言歸今

之名臣古之循吏功德在人懷思罔替公則逝矣有不
逝存流慶之遠貽于子孫

墓誌銘

進階亞中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致仕晉菴先生

彭公壽藏銘

明 倪謙 撰

先生名昂字祖期姓彭氏別號晉菴出唐安定王吉州刺史玕實宋御史中丞思永十二世孫也居廬陵山口至六世祖司農少卿永豐人會祖貴德號雪崖累科不第遂隱於醫名其堂曰種德祖景忠克紹厥志父叔敏累贈奉政大夫吏部考功郎中母黃氏封太孺人贈宜

人先生素有異質幼不好弄七歲入學日誦數百言師曉大義嘗隨鄉老入寺禮佛獨不拜寺主琇師強之斥曰佛乃裸跣何拜爲師大奇之考功遊從里中碩儒會以南學不數載於經書悉通貫作爲詩文詞理淵永沛然莫禦年十六龍泉劉思文聘爲塾師永樂甲午年二十五以書經中江西鄉試明年登進士第釋褐觀政獨侑職端介自守得一美衣食必先寄親諸生惟事記誦陳文僖倖乃令各置經書熟讀講解教其爲文選陳綱等二十人躬誨以導多所造就學舊有女神祠能作禍福先生初至家人詹暴死眾爲禱神而甦乃積薪焚之平其地爲厠布政司委同禮部主事彭孚恂督修郡縣志書所至不受餽遺應聘考雲南鄉試入廣南府界有瘴臨安府生者以黃金爲贄拒不納至則黔國沐公晟及布按二司禮待甚重請主文衡出題餘都帥沐公昂及布按二司禮待甚重請主文衡出題餘宋優劣論擬宋眞德秀進大學衍義表過梓宮感懷詩中首列補建甯教授蓋少傅楊公榮舉之也在官幾九不預乃知前生故遺嘗試也在建甯前此尸教者多以貪酷被黜學規久弛先生至一新教條率之以正士氣戴閏父喪歸正統元年起復適朝廷設風憲官提舉學

勃興嘗奏褒崇先賢朱子其詞謂孔子刪述六經垂憲萬世集羣聖之大成朱子註釋六經裒集諸子集羣賢之大成今朝廷於孔子闕里春秋廟祭設官教其子孫以倚貴其嫡嗣乞於朱子建甯舊宅祭其祠教其子孫獨其徭役疏上公議韙之又建尊賢堂祀建之先儒若胡安國蔡九峯眞德秀耆民許崇道以醫畫得侍權貴與生員游亭有隙時按察副使王增在分司講疾疑魔魅崇道即以亭居近童五郎祠入誣增惑之收亭父叔七人株連者四百餘家先生因官吏聚揖對之辯其誣增忻然盡釋逮者嘗歷考浙江湖廣鄉試士服公明著書傳通釋有益後學在南直隸不猛不苛甚得大體教

人必倍誦經書史籍而後較其藝勸懲有方士集頌陶人材輩出嘗辯嘉定民朱行等三人非謀殺建平陳良二等十五人非強盜眾服其明劾罷教諭周子葛溫彥澄訓導劉瓛胡溶徐善同揚州知府李貞安慶知府陳泰郡縣悚惕修葺各處學校及漢五更桓榮大司農朱邑吳將周瑜宋儒胡安定歐陽永叔朱晦菴游定夫元學士危素高郵守李齊等墳祠士知尚義奏毀天下非叢林寺停給僧牒及勒年少僧尼還俗禁刑寺菴修設齋醮又乞免徵戶口鹽鈔賑濟飢民糧買陪葬牧馬牛考校守令宜以逃民多寡爲殿最無舉人教官宜考不通經降用取人宜開解額多見采納在考功凡赴選官

曾犯公罪者舊皆降用先生白於堂謂宜依不降律雜流官犯罪者不論功續即於原授資級降先生又白宜從當陞資級降皆如其議吏役歷滿參問重歷初無定規先生奏乞定爲條例在山東車駕北狩奉　敕操練軍馬固守城池簡民兵飭軍器屢抗攘外安內之疏循行郡縣無不親歷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所至懷賢吊古多形賦詠有勝覽詩集及著各郡通志藏濟南府學先生歸江浦張公瑄常熟程公宗相繼來爲郡守皆先生門下士也時來謁見絕無私囑惟以均徭決獄愛民利物爲勉二公佩服皆爲良吏先生歷仕幾四十年囊無餘貲以遺子孫詩書素業與布衣時不異成化改元詔進階爲亞中大夫優游棨杖清德雅望爲鄉邦所重先生內無城府與人交以誠信坦易可親先生嘗得吉壤於里之東陂烏臺山乃爲壽藏於斯欲謙爲銘以誌命子玹具葉教授孟明所述行實來寓謙所謙昔嘗受教講席先生不以謙爲無似過蒙獎許辱知愛甚厚恆念無能爲役茲承嚴命敢以不文辭謹按狀序次之繫之以銘銘曰

大江之西山川融結靈秀所鍾挺生賢哲得氣之正美姿異常龍泉淬礪凜乎鋒鋩學博而精履行純篤少爲儒宗講道鄉塾爲親而出名科是登俯就儒祿咸以考稱橫經皋比一洗陋習教鐸再宣士多成立惟昔先賢

有功斯道修祀追崇光我名教手秉憲節施教益洪時雨所及譹乎春融義行如秋稜稜面鐵無枉不伸有衮必折言苟見用道由以行遠由辰告雝其鳳鳴入司黼陟執德不回曾謂神駿而可繼羣出登外臺清操愈厲海表澄清澤亦遠被翩然解組進退從容時行時止含道之中垂橐而歸全名保節冰鑑玉壺一塵不涅國之楨幹士之範模俯仰無媿聖賢之徒樂邱斯營達觀一世載德貞珉用詔來裔

承德郎應天府通判林公墓誌銘

公諱春字孟陽姓林氏其先台之甯海人曾祖某洪武初以戍事遷居金陵祖某又遷山西太原府右護衛父

本榮又遷代州至公又遷萬全都司龍門守禦千戶所至宣府乃定居焉公生於太原性資穎異有志於學比來宣府時縉紳儒碩謫居於是者眾公往從之資其講益入萬全都司爲弟子員習尚書精究典謨訓誥誓命之旨博覽羣籍學日宏肆爲程試之文深有理致尤工古文辭鄉人多持卷軸求之家有其作精於書翰師蔣廷輝黃養正鎮邊重臣若都憲羅公亨信李公秉侍郎劉公璉參政葉公盛皆雅愛之深相推重景泰庚午應順天府鄉試中式會試中副榜當得校官不就入太學放依親歸參政舉同纂修都司地誌搜考訂定善於序述持身端慎遨遊公卿間惟以禮接一言不及外事有

事逮繫者多資重賄要其借重解釋力謝絕之雖以禮遺以金帛者亦卻不受人皆曰士居貧而能有守若此眞難得矣復入太學從翰林學士呂文懿公卒業志期必舉進士文懿嘗嘱子道公之學之才之美予已知其人而未識也天順中予爲權宪所陷謫宣府嘗至學宮見少師楊文貞公扈從北征詩刻石堂上碑陰刻吏部尚書王文安公記公所書也子初以爲養正書問之乃云公書又於他處見其所書已作甚多歎曰名下無虛士信哉未幾公乞假歸始獲面晤言溫氣和薰然君子也鄉人素愛之延請者無虛日多速予以陪公能飲至數斗不亂酒半必握拳商射呼笑爲權意度灑如也後別去意其必舉進士竟不成待次吏部僅授應天府通判專理馬政人咸爲之惜公曰始仕得六品京官於吾足矣所患職弗能稱耳及至官以清節自厲攻駒考牧悟盡乃心公平不苛民受其惠無敢干以私者每行縣較閱止食公廩一毫不取於民蒔蔬公廨隙地至則摘以自給其廉如此或有笑其迂者公曰我儒者誠迂若楊伯起則吾之迂者也我願學焉初考獻績於朝吏部以最聞詔嘉之錫以敕命進階承德郎賜其父如公官贈封母妻皆安人再考復以最書政聲日起性酷好書每暇輒磨墨伸紙揮汗呵凍寒暑不廢字體清勁遒麗得之者皆珍襲之予幸被宥還復得與公胥晤南京相

處者六載每造公必留飲至醉呼笑之樂不減疇昔今年暑氣最熾公中暑毒適當開科屬理場屋事勢遂成痢疾不能食予往視之言論尙如平時不數日竟卒嗚呼孰意其遽止於斯哉公爲人外雖和易而內實剛毅處兄弟友愛交朋友誠信接賓客敦睦居官孳孳愛民廉介之操乃其素志不以始終有變故其卒也貧無以爲殮裒積衆賻僅能舉其喪歸其制行可見矣公生於永樂辛卯七月九日卒於成化辛卯九月五日享年六十有一配朱氏子男四澤娶田氏潤娶宋氏浹泗幼女二淑蘭適士人袁寬淑蕙在室孫男四熙煇炫熠孫女一公之卒也子弔而哭之澤等泣拜曰不肖孤遵先人

治命將扶柩歸宣府卜以明年　月　日祔葬城東祖塋先生辱交先人最厚墓上之石敢以累先生嗚呼予曷忍援筆銘公之墓乎雖然予不銘當孰銘者乃爲之銘銘曰已乎孟陽才高當世而德重一鄉已乎孟陽五十爲郡而六十告亡志方行而未大惠已洽而皆讓一塵不涅賢聲振敭顯陟不待噫其可傷予發其潛使後之過者知其爲廉吏之藏

敕封承德郎兵部主事盧公墓誌銘

公諱清字茂林姓盧氏姑蘇吳縣人也高祖諱榮曾祖諱名祖諱鎰國初知福州府永福縣考諱成莆母包氏公母幼孝友出於天性年六歲時包有疾公依依母側憂泣不食醫至輒向之拜泣醫爲感動昆季四人公齒居三凡事知敬讓二兄永樂中員外張公某承旨取匠於蘇限里報數成甫時爲里正不忍以平人槩報懼責避匿官索之急公時年十五郎代父赴官致被箠責怡然不怨恐人以爲難年十七郎能幹蠱挾貲往遊陝右翰林檢討吳公公祖母弟也居官南京公貿易還因往省之滯留者久以藝聞知者遂以名薦入尙方辭不克釋因寓於京公寬和公正守備太監羅公深愛重之工作之事悉令總任命協贊南京工部郎中王公用督理衆工咸有成緒歲癸卯歸省於吳值母有疾焚香於臂以禱母疾果瘳後以身槩於官不獲歸養時迎二親就

養京師後父母相繼歿於吳中痛弗克歸竊襄大事茹哀成疾乃命子羅還吳合葬之於橫路橋側彭華村之原公性鯁直正大無所回曲人有過卽面折之有相爭者就質於公以理諭之無不聽服釋去宅心忠厚尤仁慈雖無贏貲而好施不吝嘗見鄰人死不能殮公憫之脫子珥飾市棺濟之有貸財不能償者輒焚其券嘗有所識貧病爲市藥予之時懷錢陰付其家爲調攝費不使病者知後病者覺感激嗚咽又嘗遇人河側置所賣入浴浴罷賣爲人竊去乃他人物也懼不能償泣欲投溺公問其賣幾何爲解囊金如數與之遂解其溺其人感悅而去又嘗造屋鄰家有病者來告曰脊衝吾家病因

所致公卽爲改造家人難之曰業已成矣改爲公不
答已而病者相繼死始來謝罪其長厚多類此時置米
及錢戶側遇丐者及門輒分與之一日不與卽不樂也
丐有受惠多者恥復經公之門如路有病行井有病汲
者皆爲出貲鑿砌尙義之心如一日尤矜物命飮食未
嘗妄殺見籠禽鳥必買放之篤於敎子以雍秀敏遣遊
京庠督厲其學雍果有成舉進士爲兵部主事以最續
進階承德郞天順甲申朝廷推恩封公如雍官身雖顯
榮不踰素履德積益懋郡大夫禮重之每鄕飮必延爲
上賓公儀容秀偉美鬚髯閑于禮度揖讓有容觀者忻
羨成化壬辰六月二十九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七生

於洪武丙子五月五日公平生鬬潔好脩心地坦易絕
無城府處事一以道義交朋友誠信和洽克全終始未
嘗吐剛茹柔鄕黨中稱公厚德者無間言故卒之日人
皆哀之曰善人已矣配張氏有淑德克內相以成家封
安人子男五雍熙泰和皞雍今爲閩藩左參議有廉能
名泰皞早卒女三適沈銘唐良杜元吉皆士族孫男二
禮裕孫女二長適翰林院編修倪岳次幼雍奔喪歸卜
陽丞考用文徙居句容龍潭妣王氏用文累官太醫院
判遂家南京以文學德行歷事三朝卒贈院使諡恭靖
恭靖生四子長主善太醫院使次主敏次卽先生次主
忠先生世其家學以儒醫鳴凡抱奇疾莫能識者經先
生胷視無不愈急於拯人有求輒赴雖雪夜炎天不辭

倪文僖集卷二十九

將務本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主孝姓蔣氏人以其所居齋名稱之曰務本先
生自號樵林居士其先魏州人五世祖安中金國子助
教以直諫不聽棄官隱居揚州之儀眞明醫道以傳子
孫高祖埜山處士曾祖靜隱公元揚州路醫學教授祖
伯讎元進士入國朝用薦爲翰林修撰辭以疾出爲蘭
陽丞考用文徙居句容龍潭妣王氏用文累官太醫院
判遂家南京以文學德行歷事三朝卒贈院使諡恭靖
恭靖生四子長主善太醫院使次主敏次卽先生次主
忠先生世其家學以儒醫鳴凡抱奇疾莫能識者經先
生胷視無不愈急於拯人有求輒赴雖雪夜炎天不辭

而亦不責其報有疾之家必以先生爲歸活人不可勝紀先生性敏質醅好學不倦博通儒書故於醫爲精以內經乃先秦以上之文辭理古奧疏其義以示學者或勸之仕曰仕者將行道以濟時也非吾所能吾雖假醫庶德可以濟人矣必仕爲喜吟詠祖杜少陵庾邵菴氣邁神壯每酒酣輒誦楊鐵崖八陣圖斬蛇劍二賦擊缶爲節以自適正統初與蘇雪溪劉草窗沈啞峒王金粟及弟主忠結爲詩社後諸公淪謝復與賀存誠張友菊諸君子相唱和所著有務本齋詩卷及樵林摘藁若干卷藏於家愛臨古帖得李邕趙孟頫筆意尤精鑒古凡彝鼎圖書皆能別其時代久近眞贋多蓄爲玩而亦不

留意焉篤於友愛上事兄姊下撫子姪曲盡恩情家庭之間怡怡如也理家惟尙質素男婚女嫁悉有定規墳塋祭器無不周備房櫎整潔絕無華飾曰我等不耕蠶而得飽煖可不與天地節無益之費乎至遇孤貧則賙卹無所惜沐其恩者甚眾襟度灑落於月夕必焚香鼓琴作文王楚歌之曲一再行音韻激烈聞者感愴自製有樵林操人多傳習之子誦有異姿年少能文章先生辱公愛厚而哀公之逝誌也固宜其敢以蕪陋辭黃氏世爲閩之延平膴樂人九世祖伯恩宋進士授建昌尉累官四川安撫制置使兵部侍郎卒贈少師謚忠簡八世祖讜舉進士授通奉大夫自通奉以下俱隱居不仕至公始顯曾祖德字子實妣傅氏祖貴字彥高妣楊氏

貧官皆由不儉故也又曰昔范文正韓魏公趙清獻呂夷簡皆嘗爲是官盡心刑獄後皆以名節顯汝宜效之

氏考崇字宗允姚蕭氏以公貴贈祖考皆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祖妣姚妣皆淑人公諱琛字廷獻生而聰敏過人博學強記善屬文尤長於詩宣德壬子年二十中福建鄉試卒業南京太學月試常居前列祭酒陳先生深禮重之正統己未中禮部會試廷試賜進士出身授戶部四川司主事陞本部貴州司員外郎山東司郎中景泰癸酉陞江西左參政尋陞左布政使丁母淑人憂服闋改浙江左布政使在任幾一月陞南京戶部右侍郎仍食從二品祿三載秩滿將奏績入朝俄奉敕往巡四川賜誥進公階以其官封贈二代及妻出巡幾二年召還然以高年勞王事精神漸衰猶力疾事事不懈

是日自部歸覺體重不佳至夜不起公卿大夫聞之驚愕曰天何爲奪公之速哉皆吊哭盡哀公之在戶部也時尚書淮陰金公濂號知人妙柬僚屬一時所得皆天下之選公在稠人中尤耿介有爲最爲所器重嘗檄監商船稅於揚州督輸芻束於天津八衞及河南諸郡清理糧儲於蘇松等郡所至皆赫赫有能聲在蘇松尤著蘇松自工部尚書廬陵周文襄公奉敕巡撫得便宜行事所在公庾積有餘粟凡有興作輒以取給費出無經豪民猾胥因而得爲姦利部使者往往爲威富所欵不能根究公至稽覈嚴明搜抉欺隱一裁之以法無毫髮寬假豪猾憚懾宿弊以蠲時論韙之其在江西也有姦民數百輩嘯聚賴州山谷間剽劫爲民患公直抵賊巢擒其首惡數人置諸法餘悉不問盜遂屏息公歷官中外年力精強有志事功於民情吏病靡不究悉以嚴察見稱人不能欺及長戶部也庶務雖劇乃更御以寬簡凡事總其大綱餘悉責成所司吏或有撓於法輒不貸也論者以爲得大臣體其巡四川也兵荒之餘民甚凋弊公所至布宣上德問民疾苦考察官吏失得興利除害旌賢善黜不肖不憚險遠跋履山川雖偏州僻邑賑鄙撫綏無不周歷由是政令一新民用安裕公爲人性樸厚坦易內無城府外無矯飾與人交一以忠信言溫而氣和遇事剛決則毅然不可犯持身廉潔服御儉約

衣無華靡食無兼味出入敝輿羸僕所居廳事僅容旋馬與物無競同官尚書鳳陽陳公俊至無室廬公即他徙以所居讓之好施予僚屬有被誣之京貧不能行者即以白金若干兩助行喜接賓客言論款洽忘其勢分有不知官資之崇貴也其平生立心行已眞率負義氣類若此卒年六十有一生於永樂癸巳十月二十日配陳氏屢封至淑人無出側室李氏生子三人長卽謙國子生次讓早卒次謹女一人未聘銘曰

閩山之英劍溪之靈挺生我公爲時鉅卿先世有聞遠自忠簡公襲其芳亦以儒顯侃侃居位經國如家出藩入輔聲績懋嘉周宣帝仁遑遑靡及公也劬瘁而民則

逸靖其匪懈夙夜在公一德終始惟懷朴忠其心休休
其介如石蹈素履夷噫孰與匹方隆倚注弱是仔肩曷
不懋遺俾也命延哀訃上聞卹葬有制我作銘詩泝聞
於世

儒士蕭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瑄字廷璧姓蕭氏其先爲江右廬陵人洪武間
徙閩右來京師遂移籍江甯縣今爲江甯人曾祖文興
祖友嘉考學讓妣王氏生子三人伯琦仲卽先生季璵
皆能世其家而先生資稟尤異聰悟不凡學讓甫不授
以他業惟遣從明師習舉進士業學既成三舉明經不
就三試京闈不遇開門授徒從游者雲集多所造就先

生事親孝處兄弟友愛甚篤家庭之間雍雍如也與人
交不立町畦坦坦和易縉紳大夫聞其賢多願與之交
長者車轍日交集其門先生材高識卓通達當世之務
長於料事每論成敗得失後皆如所言故人有疑不能
決室不能行者多就質焉先生爲之剖析開明罔不切
當退皆信服敬慕之雖屢爲揚屋所抑然用世之志未
嘗少衰嘗曰使予得效一官必能粗舉職業不在人後
志不克遂柰何先生身居畝畝而心恆憂國愛民間中
嘗條陳時政十數事幾萬餘言以在草萊不果上然頗
傳誦於人守備南京總兵官成國朱公雅好賢重士罔
之亟遣人禮致先生先生往拜之公一見驩若平生恨
相見之晚時倪遭於其家其爲人所重如此先生雖不
仕而教授於鄉足以自得良時勝日與文人墨客遊名
山奧壤賦唱迭和適意斯文足以自樂曾亥灑然若無
所係累也今年盛暑中先生偶得微疾猶能與人對奕
然醫者誤視連下之遂至亡陽而歿實成化癸巳六月
八日也聞者靡不驚怛曰先生所至未易量也而遽止
於此何耶皆痛哭惋惜之享年四十有九生於洪熙乙
巳九月一日先生無子兄琦爲治其喪以是月十三日
葬於安德鄉大井村先塋之側先生與予素所知厚而
墓上之石雖不忍銘然非予孰當銘者適琦以中書舍
人羅仲祥所述事狀來請遂銜哀而爲之銘銘曰

文行蔚然爲時名儒車可致遠棁於通衢養高林泉以
道自娛雖隱其跡廼顯其譽璞碎乎玉淵隕乎珠咎將
誰執非命也歟百身莫贖捥腕齎紆勿怨勿尤以慰幽
壚

敕贈承德郎南京工部主事吳公改葬墓誌銘

南京工部屯田主事吳珵元玉未第時先君子以成化
改元乙酉歲三月十五日卒於京師葬崇文關七里鋪
東皐村之原翰林學士邱先生爲銘誌其墓蓋十年矣
歲甲午元玉獻績赴京念親越在異土乃啟櫬遷歸南
京改卜地於安德門外石子岡賈家山之原擇是歲十
月某日葬焉乃自爲狀復求予銘誌之按公諱達字道

通姓吳氏別號思菴吳江人吳之得姓原於泰伯吳江之吳則其故國遺允也自高祖壽七而上世遠譜逸莫可考壽七遭元季之亂諸昆散亡獨與兄壽六存世平收復遺業惟餘耕牛一金蟾一乃析以居壽七取耕牛以金蟾遜兄卿人笑其呆遂稱爲呆宅壽六爲蝦蟆宅壽六子姓洪武初詔滇南在吳江者猶盛壽七生榮一榮一生眞一眞一生彥銘則思菴之曾祖祖考也榮一有巧思嘗觀梓人造梵刹悉能語其架度隣有顯忠寺將建榮一謂僧曰吾能爲爾建之僧殊未信及召集匠工示以成規果致結構堅美業梓者咸忌之榮一卒詔取閭右實京師眾梓遂以眞一舉因移籍上元家於金

陵思菴早喪母周甫八歲又喪父育於繼母周比長精敏過人讀書數傳世業以高藝聞永樂初執役於尚方蒇扈蹕北上洪熙改元奉命還南京營繕弗果正統初復召北上占籍順天之天興時規建府部百司公署當道俾敦匠事揄材度工審曲面勢咸極精當績成勞勤居多同僚衒求者多得授官思菴獨退巽不伐恥於干進而天性直易樂善好施遇人之疾厄艱窘及貧無棺具衣衾者爲所取者廉所遺則腆有于嘗庸日賤賣顯一世之短雖家無贏貲必極力以濟強爲之備閭以自己所置送終之具與之居東有長渠橋圮獨力爲之以至修井甃路皆助其成以便汲所部工有老疾者援例白當道釋之或持物來謝固卻而去平日讀書知大義嘗舉古人言行之善者與人言壹壹不倦以子珵聰穎遣從明師講學資給不乏嘗謂之曰吾家蝦蟇派有登元進士者入國朝不仕年百六歲卒吾派有祖姑嘗許歸鄉之士人未行而士人卒者誓不再適以終其身吾家世尚節義爾當勉於忠孝勤學厲行以無墜先緒可也天順已卯珵中順天府鄉試會試辭乙榜不就期中進士以爲親榮而思菴下世矣惜哉逾五年己丑珵始中進士拜前職以績最受敕贈思菴爲承德郎南京工部主事配連封太安人子男一卽珵女一適儒士張瓚孫男二襲袁孫女二長適周經次幼珵告予曰先君蘊德器於身而不及施晦跡眾技中而世罔知不肖既得祿爲養而

竟不待使又不得歸葬故鄉何痛如之故茲改圖望先生矜而賜之銘以伸不肖之心使先君子雖無聞於今庶有聞於後此則先君子之幸而不肖之志也予聞其言而哀之畀之以銘曰

君子之心求盡在己窮喪之逢不爲戚嘗嗟嗟思菴德厚才艮所見試者一藝之長度能第功孰出其右彼躁銳取榮我獨退守樂天安分歉晦不施力之所及見就必爲所取者廉所遺則腆有于嘗庸日躋賚顯一世之短雖家無贏貲必極力以濟強爲之備閭以自己所置送終之具與之居東有長渠橋圮獨力爲之以至修井甃路皆助其成以便汲所部工有老疾者援例白當道釋之或持物來謝固卻而去平日讀書知大義嘗舉古人言行之善者與人言壹壹不倦以子珵聰穎遣從明師講學資給不乏嘗謂之曰吾家蝦蟇派有登元進士者入國朝不仕年百六歲卒吾派有祖姑嘗許歸鄉之士人未行而士人卒者誓不再適以終其身吾家世尚節義爾當勉於忠孝勤學厲行以無墜先緒可也天順已卯珵中順天府鄉試會試辭乙榜不就期中進士以爲親榮而思菴下世矣惜哉逾五年己丑珵始中進士拜前職以績最受敕贈思菴爲承德郎南京工部主事配連封太安人子男一卽珵女一適儒士張瓚孫男二襲袁孫女二長適周經次幼珵告予曰先君蘊德器於身而不及施晦跡眾技中而世罔知不肖既得祿爲養而竟不待使又不得歸葬故鄉何痛如之故茲改圖望先生矜而賜之銘以伸不肖之心使先君子雖無聞於今庶有聞於後此則先君子之幸而不肖之志也予聞其言而哀之畀之以銘曰

君子之心求盡在己窮喪之逢不爲戚嘗嗟嗟思菴德厚才艮所見試者一藝之長度能第功孰出其右彼躁銳取榮我獨退守樂天安分歉晦不施力之所及見就必爲所取者廉所遺則腆有于嘗庸日躋賚顯一世之短雖家無贏貲必極力以濟強爲之備閭以自己所置送終之具與之居東有長渠橋圮獨力爲之以至修井甃路皆助其成以便汲所部工有老疾者援例白當道釋之或持物來謝固卻而去平日讀書知大義嘗舉古人

中都留守司正留守徐公墓誌銘

中都留守司正留守徐公墓誌銘

公諱顯隆字文盛徐其姓也世家鳳陽曾祖諱達從太
祖起兵平定天下爲開國元勳封魏國公追封中山武
甯王祖諱膺緒驃騎將軍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考諱
景弼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曾祖妣孫封中山王夫人
祖妣朱妣毛皆封贈夫人公委容秀朗舉止詳愼雖生
貴族而克知嚮學馴雅溫恭無驕蹇之態年二十二襲
授府軍右衛指揮僉事處事勤敏綽有政聲守備南京
豐城侯李公賢深器重之委總教場操練軍馬嚴約束
精訓習號令明信士皆畏服修舉廢墜聲威振起天順
丁丑協同守備鎮遠侯顯公與祖薦之於朝言其知識
超卓武藝精熟莅事公勤律身廉介乞加奬厲詔調南

京錦衣衛治事錦衣典朝廷禁旅職任親密公剸理繁
劇善於裁決無不允當材能益著成化庚寅中部留守
司留守缺員詔兵部推選兵部以公應詔遂擢公署正
留守事留都所統八衛吏牘民詞日填委於案公剖理
無滯境宇晏然屬時亢旱公率所屬官吏父老齋沐致
禱於城隍神祠雨澤隨澍遠近霑足遇秋穀不登民乏
食公憫之爲請於朝田租悉皆蠲免民德其惠朝廷眷
待專重凡祭告皇陵必命公行事公感上知遇夙夜寅
畏竭忠圖報柰何底蘊未及盡展而體玉違和遽戚風
疾即具疏乞閒詔仍回原衛撥醫治療回南京未幾竟
以是疾卒於大功坊第實成化甲午十一月二十日也

享年五十有二生於永樂癸卯二月二十四日配唐氏
龍江右衛指揮彬之女有淑德執婦道子男二鐸襲南
京錦衣衛指揮僉事娶濟川衛陳指揮女繼娶武安侯
鄭公姪女鉞授承仕郎娶鷹揚衛胡指揮女孫男一世
恩女三適本衛千戶劉壽餘幼鐸等卜以是年十二月
二十一日祔葬公於祖塋奉進士陶元素所述行實來
請銘爲之銘曰

惟我皇祖龍飛濠梁曰有魏國同起帝鄉奉命徂征所
至必克四海削平功居第一上公錫爵加以王封河山
帶礪垂裕無窮曰子曰孫繼居督府赫赫元勳奮揚厥
武篤生我公英毅出羣長嗣父職官居府軍乃登帥壇

總師教練乃陟錦衣公勤無倦留都缺守簡命往充案
無留牘訟簡囹空雨澤愆期有禱輒應奏免田租以全
民命在官數年惠政實多所施未究歸歟養痾嗟公之
生王門厥畹縣國匹休世承貴顯公德之懿覽厚溫純
不驕不縱服義懷仁公行之良尊禮儒碩持盈守謙動
循矩則國方倚任何遽云喪遺愛在人其誰不思薿薿
橋陵公祖陪葬公祔於茲我爲銘壙

旌表孝行龐公墓誌銘

公諱景華字宇春別號松雲世爲吳之松陵人曾祖積
之祖昇甫父彥恭俱有隱德洪武間以產殷徙京師占
籍應天今爲上元人居長安街西彥恭號安分平生行

巖見侍御金公庠所撰墓誌母吳氏有懿德公幼有至
性彥恭歿方九齡卽知哀毀母嫡居守節慈訓有方屏
膏沐躬儉素粥嘗理以市書籍遣公就學里塾歸則課
其所業公佩慈訓力學不懈人以爲非是母無是子也
比長爲娶婦徐氏服從姑命勤於紡績織紝家因以饒
孝養豐腆母心安且樂焉宣德戊辰母嘗得疾貼危公
湯藥必親嘗夜則稽顙北辰以禱差而復作乃刲股爲
糜以進疾果瘳又嘗作痢刲股如初復嘗糞甜苦謂其
妻曰糞苦母不死矣果復瘳嘗至龍潭江滸時大風舟
多覆見有溺水起附舟底者十六人公卽捐金購人駕
舟往救之賴以全活又舟陽道上有井夜行不知者多
失墜公見而病之爲命工鑿石爲欄以護其拯濟多類
此天順戊寅春鄰火藝近所居乃籲天曰吾母老矣願
天留此終餘年頃之風反火息人皆以爲孝感所致母
壽九十餘有司以其事聞天順己卯詔旌其門曰孝行
復其家丁役成化初纂修實錄嘗采其行跡以進母至
九十有三而終公號慟痛絕衣衾棺殮悉合於禮太史
安成彭先生爲銘其墓葬鳳臺門外安德鄉王家山之
原與父合窆遂廬墓側朝夕哭奠有強盜十餘人欲虜
其墓聞其哭聲曰此孝子也遂各遁去有慈烏集於松
柏靈芝產於階砌縉紳多爲詩文美之成化丁亥府尹
王公溥汀甯丞廖公世清欲舉其孝廉不果乃以賓禮
請預鄉飲鄉人慕之成化乙未二月二十六日以疾卒
卒時取紙筆述身後事以遺諸子享年六十有五生於
永樂辛卯三月十五日配徐氏有貞行克勤內助子男
四拯娶張氏撫娶朱氏撫卒朱守節挩娶梅氏掄娶王
氏掄以儒士薦供事南京禮部將授以官孫男一祐孫
女三長適陳某餘在室諸子卜以是年三月十六日舉
柩祔葬祖塋奉禮部印局使張懲所述行實來請銘嗚
呼人之行莫大於孝景華孝於親者如是其於子道盡
矣是宜朝廷旌之爲世勸也可無銘乎銘曰

生事葬祭事親終始孰能盡之曰麗孝子嗟嗟孝子發
於一誠病不惜軀葬則守塋謂天莫親乃息延燎謂人
不殞其名曾閔雖往公襲其馨玉山之藏既安且固過
者式之孝子之墓

陳御史母太孺人徐氏墓誌銘

巨測乃止強暴烏棲芝茁瑞應畢臻拯危濟難孰非此
仁至行上聞有詔旌表雙桓在門於以勸孝嗟殞其壽
史山陰陳直夫喪其母太孺人徐氏於官舍先是成化
丁亥直夫以公事赴京復命未歸而先考居蘭處士卒
弗及親殮痛恨罔極今又以考滿赴京太孺人適七十
且受封七月七日其初度直夫亟歸將爲壽而太孺人
已病直夫獲侍湯藥日增劇竟卒哀哉所幸者得親棺

殮歸稍遲則又抱處士之痛矣茲將扶柩歸山陰啟處士墓合葬於黃龍尖山之原奉南京工部吳員外元玉所述狀來請銘直夫少從余遊有舊好嘗升堂拜母予固當銘按徐諱某其先眞定人父得中任杭州右衛百戶太孺人年十四歸處士今贈文林郎監察御史處士娶未數月代父戍交阯時交阯不庭道梗遂止寓廣西梧州北流太孺人日躬紡績以給後處士召還乃隨居京師家益落太孺人佐以勤儉得弗墜處士性剛方與人寡合雖齟齬於時率無一事罹法網者皆太孺人有以相之也處士夙喪母事繼母盡孝養母憚京師苦寒將挈所生兒輩還杭自便留弗從太孺人謀脩人事繼母盡孝養母憚京師苦寒之積以貲其行直夫奉孺人扶處士柩歸葬時母尚在未幾亦卒太孺人連遭太故易戚兼至又具棺殮葬兄喪之不能舉者平生性簡靜寡言笑不好華飾無故不踰中閾庭肅然宗鄉婦女相觀而化者爲多家無贏貲而好濟人之急蓋其心所樂也祀事之供必潔親賓之御必豐膳季子直夫少頴異處士俾就學直夫亦克荷屬所與賢人君子過其家必親治具以延款之處士弟早喪所遺兒女教育婚嫁無異己出直夫既拜官每諭之曰吾幸已見汝成名矣汝宜檢身心持清白毋怙勢作威以古人之風績自期庶能常保此名以光汝祖汝父於地下吾受汝養心亦少樂吾雖無翟母之賢汝可不以方進自勉乎直夫所以佩佩自立不徇流俗者皆孺人有以教之也太孺人生於永樂丙戌閏七月七日享年七十三人女一人長子曰雄早世娶董氏守節二十餘歲終於家生女二朱欽莊曼其婿也次曰剪娶楊氏生女一尚幼次曰壯即直夫娶章氏繼徐氏嗣封皆孺人生男一曰忠女嫁錦衣千戶王福銘曰

嗟太孺人安於固窮相夫令終教子奮庸婦道母儀懿德兼隆封敕之華滋養之豐易約爲泰不知在躬訓厲之切惟孝與忠惟慶之積源泉日東從夫龍山同掩幽宮過車宜式賢母之封

明故奉政大夫修正庶尹荊府長史司右長史孫公墓誌銘

公諱本字仲立先世浙之錢唐人大父仁父榮皆有隱德洪武中以貲殷徙寶京師遂爲上元人公生而姿容俊雅性敏悟蚤喪父事母盡孝有司以俊秀選入京庠問學懇篤經書子史靡不研究尤專治易嘗構一軒軒外植梅因號梅窗讀易別號養正取易蒙卦義也學者多從之遊宣德乙卯登鄉選明年中春官貳榜授閩之武平縣學訓導喪母扶柩歸山路崎嶇備嘗險阻竟抵先壠以葬起復改教浙之嚴庠勤於啟迪各因人材高下以施教士子多所成就秩滿擢湖之安鄉教諭一以嚴之教法教人賴其甄陶出而效用於時者爲多景泰

癸酉東廣秋試藩臬聞其學行聘主文衡一本至公去取允當號稱得人秩再滿擢荊府右長史公勤慎密夙夜匪解責難陳善獻可替否裨益良多歷事兩王深蒙眷顧善處僚屬咸相敬讓撫鄙軍校莫不感悅在藩府一十七載人皆稱曰賢相嘗蒙恩典錫以誥命贈考如公官贈妣封妻皆宜人公自以位既通顯年復衰老累章乞致仕王不許成化乙未冬命使於京師舟還在途忽遘疾子大有侍行至儀眞遂卒實七月十日也訃聞王深震悼數爲墮淚累遣官賜祭恩禮隆厚享年七十有三生於永樂癸未二月二日子一卽大有恩授七品義官女二長適南京工部郎中潘傑次適嚴州守禦

所千戶趙瑛卒孫女四長適靳州庠生陳大經次俱幼公爲人學博行醇心平氣和持身以禮接人以恕平日於貨利淡無所好惟好蓄書籍累千數百卷不已喜吟詠操觚染翰吟風弄月出人意表每遇佳景良朋宴樂則浩歌以自適曾次灑如也其在嚴陵有居諸集安鄉有呵硯集顧陽有仕學稿藏於家公樂顧陽風土嘗卜其地大原里木麻保之原以爲壽藏今大有將舉柩葬於是而傑爲之婿今年省公於顧適公有北使之行擬當衆皆悅服巡視鳳陽倉糧去姦懲貪抑強植弱辨理寃抑風聲凜然歷任幾九載威德兼著戊子陞福建建寧府知府公興學校課農桑正風俗一郡大治庚寅歲待公回而遽爾永訣乃述公行實請予銘以誌於墓予與公少同硯席薰公德誼有素自涉宦途會面無幾今饑民有掠食者上司捕之公曰皆吾赤子也毋庸捕卽加賑卹民皆感悅屯軍有欠稅糧者將鬻妻女以償公則不可復見矣感念疇昔則墓上之石固所當銘也乃

時大用以展布底蘊而僅止於是甚可惜也予忍銘公之墓哉雖然使予不銘則無以傳於後而信諸遠也遂不辭抆淚為序而銘諸銘曰

驊騮綠耳騁乎康莊龍泉泰阿粲其鋒鈍材器健利公也可方戟戟豸冠曰范曰張翩翩五馬曰龔曰黃遠來是期賁志莫償嗟徐墓原有封若堂流澤之遠俾熾昌

倪文僖公集卷之二十九終

傳

通判嚴公傳

公姓嚴氏紹興餘姚人也諱誠字可誠性敏嗜學受業於鄉先生庸巷宋公之門爲入室弟子公長鬚秀眉儀度詳雅占外可知其內嘗詣邑倉細米爲泰政羅公所奇留承事藩省公慨慨以父兄早世而身係母與外姑之養辭黎政曰君子抱道於己以見試也得祿爲養以成孝也曷庸辭公度弗可違乃就隨事效勞無纖芥稽愓藩長貳嘉其恭愼咸以遠大期之事竟謁選得播州

驛丞時外姑已歿奉母之任公善承順顏色母安其孝不知道之險遠也未幾母終於播舁櫬歸葬服闋調丞雍邱滿陟涞水巡檢獲造僞章者三人擢北京中兵馬副指揮發摘姦伏寇竊問風欵跡改丞上元邑竇村民被劫民與鄰村有隙因誣其爲盜繫獄公至察知其枉辯出者一十八人咸扣額曰活我者公也都憲李公採木徽州郡檄公率徒二千往役拊綏得宜逮終役徒無逸者都憲嘉勞之曰使董役皆若嚴丞何事不濟嘗督官粟抵淸源入倉主者要賂公不聽怒欲譖公公以事理面折之其人媿而止朝廷嘉公政有成績賜敕贈父宣義郎上元縣丞母孺人室孟亦受封公感激曰吾無以報君上也滿秩請老於朝不許陟安慶通判郡有余忠宣公廟歲久剝圮頹敗公謁祠下慨然曰表忠節以厲民守令職也卽命工葺之并鐫補其文集刻板以傳屬邑懷甯學舊無文廟立爲規建以疾卒於官年七十有一公爲人和厚易直行端方敦信義在上元時與長干僧月山交善常以白金寓公所僧病且革公具以還僧曰吾無可託以後事累公僧卒公備爲治喪葬餘物付其弟子智覺公明敏有才局性惡狡獪而鄙艮善故當兵邏則以嚴察舉職居牧民則以豈弟著聲急所先務達爲政大體視財利泊如也有三子曰肅威方嘗誨之曰吾歷官四十年惠澤皆歸於民所餘者惟約素耳吾

無所遺以淸白遺爾謹爾惟勉之肅克樹厥家威今卒方攻儒業負器識起紹先烈爲儀眞馹丞太史氏曰公始以力學養親爲志固無意於世也一旦遭時賢汲引幡然効用展其材智卒致仁愛結於民名聲昭於時恩榮及其親有古循吏之風焉偉矣哉故爲傳之以聞於後

忠義子傳

忠義子名鍾姓張氏滁州金牛敬人也父瑀任山西行都司都指揮使生四男鍾其仲也居家孝謹習孫吳兵法慷慨有志畧膂力絕倫善騎射正統己巳胡虜大同總兵官定襄伯郭公登召募敢勇士以充選鋒鍾年

十八仗劒詣軍門慮募定襄見其驍雄英邁甚奇之曰薛仁貴岳鵬舉之流也即留寘帳下有警即率以殺賊景泰初元庚午正月從定襄出塞遇賊沙窩先登陷陣奮不顧身賊奔潰生擒虜酋納哈赤等獲其車馬什器及奪回被虜人口三月賊臨大同駐城北陽和坡從總兵官武清侯石公亭出城擊之賊敗走追北至石佛寺等處生擒虜酋虎义等而還四月復從武清赴京率遊兵前哨行至河河村遇賊三路入寇偕父及叔瑄兄鉞將兵五百人與賊接戰賊衆四集縱擊我軍我軍不利皆退走止遺鍾父子四人鍾恃勇躍馬衝入賊陣引滿左右射無不應絃而斃賊衆披靡俄所乘馬中矢仆鍾

墜地乃舍馬步射殺百數十人矢盡遂爲賊所圍賊憤其勇拔刀斫去其左手曰汝復能射否鍾猶用右手揮石以擊賊賊益憤劃其手指盡開身被十七創瑀調兵復戰賊引卻乃載鍾回大同道路之人見其痛楚無不悌下霑襟翌日創甚而卒時是月二十四日也得年十九葬之城東王覇村原城守總戎以及大小文武士咸爲文以賻之城東王覇村原城守總戎以及大小文武士咸扼腕悼惜廣靈親藩哀傷其志親御翰墨篆書忠義二大字以賜復爲詩挽之大夫士從而歌詠之者甚衆初沙窩石佛寺之捷兩上其功詔兩陞鍾爲大同右衛所鎮撫比報下而鍾已沒至是定襄復上其死節之事詔倘之陞鍾百戶鍾無子令以弟鎮繼其職尋積其功定

陞正千戶云史官曰謙承乏詞垣日凡天下忠烈貞義盛德大節足以厲世範俗者皆執筆論議具載國史若鍾者毓德將門盡瘁王事遇敵愾而不懾蹈白刃而不卹忠義凜然千載猶有生氣使玉其成功業之懋必偉然爲世名將矣不幸銳氣方張遽遭折劒嗚呼其可使之無傳哉用是特爲著之以備采錄詩不云乎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可悲矣夫

茂國剛毅公傳

茂國剛毅公諱彬字質文姓李氏鳳陽定遠人曾祖福祖榮昭世篤德誼爲鄉善士父信有材畧勇銳絕人從太祖皇帝起淮甸平定天下積功至明威將軍濟州衛

指揮僉事洪武己巳以老謝事公代之時年二十九磊落有大志辛未率所部兵從潁國公征北虜歷朶顏鴉山追襲虜酋阿劄失里至洮兒河身先士卒多所擒獲復歷黑嶺寒山磨鎌海千及黑松林熊皮山追襲虜酋其驍雄召見與語奇之遂隆眷注明年遣巡視宣府沿邊諸城起信爲遼東都司都指揮使癸酉遣相度宣府城基明年率兵築之并築德勝口城乙亥又築萬全保安城明年征哨泥河營黑松林至哈剌還駐兵廣昌乙卯靖難兵舉公爲前鋒首率兵攻克薊州遵化進指揮同知繼攻克雄縣漷州進都指揮僉事已而戰眞定拔永平下大甯劉坦

上取廣昌明年麾白溝攻濟南累樹奇勳進都指揮同知其冬破滄州明年斫敵單橋擊眾棄城追奪順德畧地定州勳績愈懋進五軍都督僉事冬戰楊村中傷上亟遣醫療治賜藥物俾還北平公不自餼願力疾隨軍自効上嘉其忠勇諭之曰卿其暫輟戎事之勞歸輔世子居守壬午上渡江正位宸極命護中宮至京念其勞績居多癸未永樂改元定功行賞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右軍都督府事豐城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襲錫以誥券追封其三代自曾祖至父皆豐城侯曾祖母湛祖母王母張妻周皆封侯夫人由是倚任益至甲申夏鎮守江西秋召還明

年送趙王赴北京還往捕阜君山寇丙戌南征交阯命充左參將有白金文綺之賜率師入境水陸夾攻直擣賊巢禽獲魁黨俘獻於朝悉平其地戊子凱還加祿米五百石尋命勦平東海倭寇明年總督操江尋往長河禽賊李法良械京庚寅勦捕福建海寇頻年為國墾苗除害耘鋤海內不避險艱未嘗少息上深嘉奬錫予勑書一時將臣無與為匹壬辰佩征虜前將軍印命充總兵官鎮守甘肅有白金文綺寶繒之賜至鎮振揚威武邊塵清肅甲午召還扈蹕北征胡虜明年鎮守陝西丙申召還扈蹕還京尋佩征夷將軍印命充總兵官鎮守交阯在鎮七年遠人畏威懷德莫不帖伏境宇甯謐王

寅年六十二卒於位交人市為之罷相向號哭如喪所親訃聞上震悼為輟一日視朝厚加賻贈敕有司歸其喪遣官諭祭賜葬宛平縣西安里之原追封茂國公謚剛毅加封三代祖考皆如公爵妣皆公夫人子賢嗣封賢卒孫男嗣

太史曰天開一代之祥必於興王之地篤生豪傑龍騰雲蓁出佐景運共成王業若漢祖開基蕭曹陵勃皆由豐沛以從光武中興鄧賈吳岑皆自南陽而附策功錫爵為時虎臣非無意也我聖祖提三尺起淮甸一時從龍而興者大抵皆濠梁之傑也積功累勳率階小隸化為公侯何異於古乎今觀茂國之父奮跡濠梁既以勇畧從定天下致位閫帥而公繼之復佐而何視漢豐沛南陽之豪不足多也公為人儀狀奇偉襟度宏遠深沈果敢端靜有謀忠誠以事上恩信以服下小心畏慎有功不伐有勞不矜用能深荷主知信用日篤凡有大事輒以屬公咸克有濟信為一代之名將矣公謝世已久子賢孫勇世爵相承一德惟肖皆典兵柄有聲於時流慶之長於斯可見矣公之勳伐具載國史然世之人或未之知也故為著之以補家乘乘之缺云

哀辭

八趣陸先生哀辭

冽波甘泉兮涓涓其流山環水榮兮境深且幽中有隱者兮巢與由淡無營兮焉求澹泠風以上征兮魂杳杳其遠遊頫人寰以超忽兮遺小華亭之故邱石田兮雨愁書榻兮陽收白鶴怨兮雲慘清露滴兮松樛烟竈不午兮月亭已秋雪壓梅坡兮霜摧橘洲悵八趣之寂寞懷斯人之好修鋤間之詠兮歸田之謳林壑收聲兮孰唱孰酬瘞白璧於印墓埂之原兮風木颯其蕭颼子將掬寒泉以爲酒兮采秋菊以爲羞薦芳馨以一酹兮路阻絕其無繇徒臨風而永慨兮託楚些以寫憂嗚呼有子蹟顯融而荷推封兮行寵賁乎天庥

肯穫李先生哀辭 并序

先生地曹主事朝陽之父也得年七十有五而終於正寢不可謂不壽然朝陽善於厥職朝廷方將賜敕以推恩其親而先生之碩德雅度宜享其榮而遽爾即世此朝陽之心所以致其痛憾而予與朝陽爲同升亦不能不爲之永慨也於是乎哀之以辭辭曰

緊羲和之於邁兮杳一去而難追少者忽焉壯兮老冉冉其瀕衰睠往古以逮今兮孰長存而不死惟脩德以全歸兮庶名稱於沒齒顧碩人之制行兮外聲利如浮雲躬六籍以明道兮推所存而淑人善俯察以知名兮入靈臺而應召曰慈顏之違養兮詩百篇以自悼羌以遺子諫從明師游業成舉進士爲監察御史以廉能稱暮年思故土挈家東歸弟伯欽滯留中道先生僑寓上新河遲之越三暑矣景泰壬申以諫責敕封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諫得請歸省始克迎先生還鄉既還之明年以疾卒蓋春秋八十有三矣臨卒猶命諸子蠶秘器爲二以待弟其孝友蓋如此跡先生平素遇事必勇

於義待身必本於禮嘗單騎開諭邪蠻兵息變弭糜藥
食療征卒生死肉骨以至受王成遺孤之託資姚彧寡
弟之生全敬一承宗之祀皆行誼之卓卓然者他未能
悉數也且喜吟詠不爲苟作著家範以誡子孫終日危
坐如對大賓華靡之物不加於身非聖之書不接於目
高風雅範起人歆豔故先生之歸夷人號泣遮留遺壯
委舍無忍毀敗其盛德感人有可見矣先生卒君子因
所號稱之曰巳山先生嗚呼詩稱綿綿瓜瓞以謂周人
之生先小而後大也況一蓆駢實豈非子孫蕃大之祥
乎然返遭顛踣疑若有兆無應今觀先生既徙復歸身
荷恩封享有壽考而子孫貴盛聚族同爨者八百餘指

是知祥瑞之臻示之於中微而告之以終吉固已默定
於先矣天道不爽豈不信哉某先生郡人也與御史君
同年契好暴歸省時嘗拜先生於江上獲贈風采今幾
何時而遽聞卽世甯不重某之哀也耶乃爲辭以抒余
哀辭曰
吁嗟巳山三峯崒萃摩青冥堪輿毓秀蜿蟺旁礴元氣
凝丹砂石英名材奇產甯獨勝篤生偉人魁梧傑特著
美稱耕道獵德詩書講貫務研精好仁樂義若饑嗜食
渴飲冰阨窮不戚安命順理困彌亨雖在蠻貊忠信篤
敬亦可行既老而歸不忘厥初樂所生封章褒錫命服
寵被承恩榮縈天報施處高聽卑信有徵宜膺遐算軌

合四同之義則取友天下若子與君者果孰繼哉予以
姻事未畢別君遽去今式遵歸而君遽不穀疾不及視
棺不及斂痛裂肝肺曷之可贖惟君於德也修於學也
力使天假以年則成世鉅儒爲時名臣不辱矣乃豐其
名而嗇其壽然則造物者噫何酷哉玉碎瓦全固君子
所爲痛哭也韓子云生而不淑孰謂之壽死而不朽孰
謂其夭然則君之死可謂不朽其淑矣靈將載途用返
故鄉勿震勿驚邱首是藏清酒是酹永訣於茲號叫慟
悼不知所辭嗚呼哀哉

祭兵部徐尚書文　晞

望重澄江位崇台輔名埒鄧侯量侔叔度始爲冬官焯

著才賢繼進郎署兵曹是遷簡在宸衷深蒙寵異命掌
司徒居根本地爰念舊勞曰遠匪宜尋召還朝益隆倚
毗蠢彼夷酋俶擾南紀師行薙平轉饋千里凱奏陞廷
聖席廣虛嘉厥丕績擢任尚書鷺詰推恩上及三代子
復有官才亦超邁光前裕後自古鮮儔富貴壽考厚德
之由霜露見侵移疾在告訃音忽聞罔不哀悼國祠元
老天不憖遺縉紳趨弔賞涕交頤矧託葭莩情慟尤切
敬酹一觴哀哉永訣

祭楊文定公文 溥

惟公學行端窪忠誠自然興王之佐命世之賢早占鄉
闈繼登甲第豹尉彪炳鷺停鴛峙編摩翰苑彤管是操
勤勞邦家雙鬢已星立朝侃侃紳儀刑忘身盡瘁爲
疾所縈上章歸政皇鑒厥誠投老故鄉將保餘齡胡不
慭遺大命以傾天喪斯文國失老成士之所仰民亡所
憑某生公仁里挹公德馨承訃告哀恒然神驚拊棺心
裂拜像涕零江東千里發紼有程恭致一奠爰達幽冥
祖體匪充篷實匪盈豈伊物膴情因以形公來格思勿
昧爽靈

歸杭祭祖塋文

某以不肖早事儒業發身科第獲仕朝基
維先世積德累善慶餘所鍾爰念移家南京已六十祺
塋域荒涼越在故鄉久違祭掃引睇南望曷勝怳惕茲
幸得請言歸桑梓敬趨墓下芟治蕪穢增培舊封謹以
牲醴庶羞式陳奠獻嗚呼木必有本水必有源人之有

祭副都御史丁公文 瑄

惟公氣鍾秀淑挺生金陵橫經庠序德譽早鳴齒方弱

身厥由乎祖報本反始禮所宜先伏惟尊靈體魄永託
萬年安固尙垂默佑庶我後人謹告

祭河南王副使文 鈺 過武城時祭其墓

惟公問學該博器質穎異橫經序庠發身科第預皇上
簡拔之選登翰林清華之地藻思英發天章輝麗史館
編摩著述升班馬之堂經筵啟沃獻納挽程朱之轡抱
經綸有用之才負剛大不撓之氣朝野久振乎賢名緩
急足勝乎重寄嘗輟講而卽戎蓋文事而武備爰擢貳
憲暫辭文陛大振風紀盡祛姦弊未彌月而施政輒聞
境而蒙利何嬰疾以難瘳遂出人之不意始傳聞而悸
心終得實而隕涕予茲任復朝端舟次河際悵滄海之

珠沈顧黃壤之玉瘞清醑式陳徵情攸繫於以見死生
之交於以伸僚友之義靈其格斯予亦行忌嗚呼哀哉

祭妻叔友聞姚公文

惟公器宇魁梧丰姿灑落誦詩讀書克事問學和以處
眾信以待人履道坦坦謁然陽春德爲世重行足人法
薦書起公遂登師榻循循善誘啟沃實多教有義方子
躋賢科身將命官子荊得祿情未一伸胡逝之速故鄉
何許委順於斯聞訃驚皇曷勝痛悲匪物之豐惟情之
切一奠寫哀纖以嗚咽

祭劉狀元文 儼

昔公挾其所得掉鞅文場早有聲於鄉解乃復藏修於
家而多士從游已如眾山之宗岱是以一出而遂魁天
下臨軒之策見其學術光明而正大既入官翰林大放
厥辭議論敷陳則又瑰奇而古怪蓋由其材之蘊於已
者明敏而氣之得於天者豪邁故每纂述爲副總裁則
刪定筆削繁簡適中而是非不貸嘗主典乎文衡去取
惟公而勢家被黜者反交章而見害卒之邪不能干正
志不少挫而廷議克伸聖明是賴果使用盡其才也則
可爲士之榘矱國之耆蔡奈何英魂杳邈遽爾脩然而
壽不登於耆艾鄙典是褒謚加文介禮實異乎常僚恩
蓋逢於希代靈輀戒途警教如在聊寓情於一觴重吾
儕之永慨

祭劉秋官文 玳

功名事業貴全始終中道毀折祇係其逢當正統初甲
科高擢學有家傳深探筆削牛刀小試出宰於莆獨承
旌異德化以孚大比京闈入司文柄藻鑑精明得士爲
盛尋進乃職敷於秋曹嘉績維懋復膺寵褒才優行端
著聞有素白璧青蠅乃罹罪誤超超遼海駕言東征安
分樂天孰知辱縶執經相從至者如雨俾各有得如飲
河鼠茬苒歲月謫居六葬恩典方及嗟公已歸士之升
沈漫不可料豈謂如公獲此非報位既弗達命亦匪延
莫可致詰悠悠昊天旅櫬南歸祔於先壠一望愴然雨
淚如涌潔觴薦俎用慰爽靈同年之誼死生之情嗚呼

哀哉

祭母舅何公文

噫維我母喪在孩提賴有舅在如睹母儀辱仕中朝家
累是隨扶持左右得所怙依中道顯踣累卵之危周旋
拯濟易險爲夷解網歸來獲接笑嬉爲別未幾逆毒遽
罹飲恨而終怒觸山摧厚德未報痛莫可追越在南服
夢想神馳敬陳一奠以情寄此辭

祭墓文

維我祖宗世積德善錫福垂慶啟佑後人致有男岳發
身科第繼入翰林授職編修獲沾祿位茲者歷官三載
乞假歸省追念聲容莫覩瞻望封塋曷勝哀慕謹以清

酌庶羞敬伸薦奠伏惟尊靈來歆來格

祭姊夫吏部主事徐公文 昱金華武義人

惟公夙負材器秩授天官典司封爵有聲朝端仕路方
亨遽思勇退解組歸休不貪名位優游林壑以道自娛
高風清節可敦薄夫負郭有田耕食自足泊然無營貨
拔塵俗維我有姊早歸於公偕公東歸思慕曷窮昔我
來杭片帆東下竟達武川獲伸情話回首未幾我姊淪
亡豈意今日又聞公喪子雖先傾有孫克繼女亦有家
心無累係壽踰八十令終歸全路阻莫弔心焉怛然東
望傷神淡烟殘日再覩無期百酸交臆遙致一奠式表
寸忱靈爽如在其來鑒歆

百日祭蕭廷璧文

惟君有才有學有識有謀累試不偶一疾遽休志無一
成孰不痛惜日月不居倏臨百日君每期我許用朝端
今果見用君已蓋棺使君生存其善必倍今焉知否九
原茫昧嘅念交義永隔死生特陳一奠以告幽靈

祭定襄伯文 登

惟公問氣所鍾天挺人傑炳炳文謨桓桓武烈博極群
書一覽即徹形於述作日光玉潔旁通六藝種種精絕
器宇豪邁魁梧岩跌開國元勳世承閥閱翩翩貴介材
氣卓越早以國姻宮闈進謁糾糾雄姿龍馬蹀躞帝曰
虎臣留侍禁闥帶刀宿衛忠勤罄竭茲麓川蕞爾狂

孽一旦興迷肆行寇竊皇赫斯怒整旅遏滅受命徂征
兵柄手挈乃佐元戎耀武聲罪深入賊境擣其巢穴磨
楯走檄越江飛楫牙旗所指靡不摧折我武維揚百蠻
畏懾賊窮送款南徼有截奏凱還朝天顏悅位進督
府寵冠朝列乃眷西顧雲中守缺乃倚於眾公宜受鉞
推輪往鎮虎符龍節威宣萬里雷轟電掣胡雛狡凶邊
城犯劫帝詔親征齊驅騶馭軍聲沸騰瀚海爲熱六龍
所臨視虜如芻豈意權姦矯制駕劣車駕蒙塵行營諜
血虜來誘我臨城詐謫公欲潛師可還聖轍虜覺而遁
謀成計泄義膽忠肝可貫日月虜抵近郊敢恣狙獷公
率壯士短兵交接斬馘無算如刈大羯人畜遮回敵滿

山坪虜遁敗劒豕奔獸厥邊陲以甯和議始決露布以
聞獻俘報捷論功第一時無與埒乃進伯爵茅分土裂
金書鐵券垂裕後葉赤心報國言極剴切擾地有龍飛
天網設神謀廟算機智明澈古有孫吳公焉超軼事定
召還帝嘉動業命守南都境宇甯帖胡爲左右已進讒
說西土居閒著書不輟我皇馭極夢想賢哲虛席以俟
總理戎牒人望所歸輿情允愜出入將相方召穆契六
師奮張四夷震叠遽謂老成不蘂耄耋封侯賜謚郵典
輝煒寵輔南來瞻望嘆咽聚寶之山風氣完結安魄於
斯千古永訣敬陳一奠情深物褻宰樹棲風助我悲啜

緊國家之用賢惟老成之倚仗顧董正於五刑乃於公
而是望何司寇之期年遽溘然而凋喪失股肱之才良
勤緒紳之悲悕念當公之早歲登甲第以發身陟秋臺
之郎署體欽鄘之至仁持三尺之法律俾枉雪而寃伸
致刑清而民服爲明時之鳳麟尋擢參於湖藩纔暫佐
於汴省既正位於外嘉振憲綱而肅整復召居於棘寺
孳廷評之標領終進位於六卿謨漢調元於台鼎荷聖心
之眷注若皐陶之任專錫三代之寵誥沐雨露之恩偏
年未幾乎六秩命已掩乎重泉竟賫志而長往不慭遺
於彼天嗚呼國有黃髮則謀議審朝多君子則治道隆
如公等胡厥世而委蛻在我輩徒抆淚而捫胷孤槻返

孚冀北一舸下乎江東敬臨風而致酹蓋上以爲朝廷
之痛惜而下以盡僚友之私衷

祭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公文 時

稽古之學濟世之才出登科第爲天下魁入官翰林文
名早著薦居內閣深承恩遇侍帝左右近日月光遂進
侍讀入長春坊繼遷太常職兼學士翻獻皇猷典司內
制薦承寵擢天官亞卿尋居司馬秉持鈞衡乃陟崇階
位大冢宰表率百僚平均四海保護太子進秩三孤爲
國元老輔翼匡扶眷命益隆三公之少寅亮天工經邦
論道朝廷委任方切倚毗云何一疾泰山其頹緒紳驚
惶天子震悼郵典褒崇加封易號謚曰文憲贈以太師

哀榮終始疇與等夷猗嗟我公名位已極所乏者壽人
爭惋惜爰命祭葬聖恩惓惓魂歸故里丹旐翩翩舟次
龍河言還有日凡我同僚孰不傷蠲敬陳一奠聊表素
情靈其散格有淚如傾

祭太常寺少卿贈禮部侍郎學士林先生文 文

於惟先生鍾靈毓秀學問淵宏德性溫厚早領鄉解名
重南金掄魁甲第入官翰林史館編摩纂述精確進侍
經筵緝熙聖學敷教中秘師表近臣清名雅望推重縉
紳儀矩雍容特立朝著醅然可親瓊林玉樹待人處己
惟誠是存汪汪之度莫測其津朝之正人世之君子雖
老彌壯遽思知止懇車桑梓益樂壽康豈意一夕善人

云亡天不憖遺爲範鄉邑哀訃遠聞孰不悼惜某等嘗
與先生昔侍同朝魂今逝矣杳不可招遡望南天閩山
迢遞一奠寄哀爰伸舊誼

倪文僖公集卷之三十終

方外

明 倪謙 撰

賦 詩 贊 銘

貞白齋賦

仁和重陽巷道士徐淵貞嘗以貞白名其齋蓋著其志節之美內守正固而不涅於物也縉紳大夫多取物以論之予恐二之則不是也乃觀於梅而有合焉遂爲之賦賦曰睎大鈞之播物及金行而有成俄坎北以閉塞致下上之隔并水澤凍堅朔風大鳴昆蟲入蟄木葉盡零既慘淡其可愕復栗然而難勝噫胡爲乎然哉曰此

氣運之貞也當曙光之未分凜霜華其徧飾迨雲影之欲同紛雪片以交積溪壑改容乾坤一色置身玉壺飛神太極俯萬瓦以盈寸冪平地而數尺噫胡爲乎然哉曰此凝氣之白也夫貞不徒貞必賦乎形白不徒白必鍾乎物顧羣卉之披靡豈無遺世而獨立者乎有摽者梅孤芳晚節老幹鱗虯喬柯屈鐵胡歲寒之可僵匪剛吹之能折是其得氣之貞而挺然冠絕若乃冷蕊楊芬夭葩吐奇珠裳瓊珮玉骨冰肌卻五采而不受信一塵之莫緇是其得氣之白而瑩實無瑕惟貞且白實梅能全羌比此梅之德乃屬壺中之仙鍊形保神持正守一藏之若愚斂之益密不爲天下之先常存太古之質此

齊力晦顏氏賢妙契無極表神游太古前覺徒事深閉
和光以圖全星冠墨者徒託迹沙虛玄斯道匪歆慕曷
爲思勉旃所理尙容默爲爾裁新篇

贈濟川航上人還京

深山多白雲散漫隨飄風滄海有浮萍飄泊無定蹤人
生四方志況乃爲禪宗江湖足行脚幽勝靡不窮昨來
挈詩瓢長吟度居庸浮杯桑乾水振錫燕然峰老我居
槓陵一笑忻相逢跏趺共情話萬事回頭空邊城落日
黃朔吹號寒冬拂衣歸舊隱南遊如驚鴻嗟我誤偏寵
何由脫樊籠臨風起深羨離思徒冲冲

古詩七言

魏尙書墨竹爲靳上人賦

我昨移棹遊湘皐瀟瀟西風吹鳳毛嫩涼輕透白苧袍
推篷把酒歌離騷仰觀勁節排雲上綠玉交加靜相向
落落宜裁漢祖冠翹枝欲化壺公杖義和鞭日秋陰淸
扶疏影重弄晚晴耳邊忽聞鷓鴣語鉤輈格磔林間鳴
揭來久作瀛洲客夢想奇遊知未得偶從精舍見圖畫
墨花尙帶江雲濕上人愛此如拱璧重是司寇尙書筆
此君何可一日無幽窗坐對心神懌

題彭道士山水畫

黃冠本是仙者徒慣寫萬壑雲模糊酒酣袒跣倒墨汁
興意所到成狂呼長林破屐知遠近野水微茫疑有無
包藏元化在胷應不讓前代方壺平臣相閒不相識
往往縑縠睹眞跡定應縮地術通靈鷹蕩匡廬移咫尺
空山無人耕白雲但見家家橫屋脊我欲尋幽一問奇
不知誰是揚雄宅

郭熙山水圖爲丁道錄煇然題

仙家洞天三十六地脈獨數華陽靈我師佩印主其所
霧閣雲窗常不扃支鐙玄夜煮白石飛檄白晝鞭轟霆
茅君禮罷月如水控鶴直入秋冥冥玉皇聞師司下土
召赴彌羅紫霄府命臨眞境向蓬萊玉珮霞琚綰簪組
舊遊爲別今幾春時憶家山魂夢苦危峯飛瀑正當門
閒御長橋跨溪滸郭熙畫手稱良工運毫命意趣不窮

當年應預寫句曲深林窅壑何其同我師得此如拱璧
索我開圖着詩筆賦詩看畫思飄飄何須更躡王喬舄

正月十七日謝省長老過訪

碧峯老師八十餘松姿鶴骨淸且臞春來自負足輕健
徒步訪我新樓居憶昔我師年正少詔選來宗法王教
法王返旆向西天北上京師覲天表大齋修建沐恩輝
給牒復許江南歸歸來默坐守空寂深隱禪關依翠微
久向山中厲淸苦雙鳥何曾入城府念我如乘雪夜船
逸興翩翩孰能阻感師意氣眞古人平生交契老益親
年華迅速四十載愧我蹤跡猶江塵我昔歸休樂泉石
曾向山中候巾舄只今復握南省章路阻雲峯隔秋碧

師精易道妙入玄神機深得一行傳吉凶悔吝掌中見
談鋒落口綸流泉坐倚南窗話情舊洗盡胷中塵土垢
雖無清供出伊蒲喜有名言破孤陋興闌別我還碧峯
手內徐嫌扶短笻出門一笑不返顧飄飄兩袖揚春風
臘高逾八今望九知與須彌同不朽待我來揭一擔香
敬祝我師千歲壽

律詩五言

送羽士吳道璇

穩着飛雲履還乘犯斗槎蓬壺拾瑤草勾漏覓丹砂野
鶴應看奕仙源或飯麻何時拂苔石聯坐讀南華

松隱爲羽士吳碧山賦

老樹不爲棟山人應共潛瘦枝橫鶴骨密葉灑龍髯翠
色侵孤榻秋聲落四檐蒼精宜駐景服食定能厭

寄珍上人兼柬聰公

南國違支遁於今已十秋紺園成久住白業自精脩思
演林間梵待歸江上舟遙知聰侍者清意滿高樓

律詩七言

送曇上人見中住延慶

一襟歸興下林邱方外芒鞋足勝遊碧漢有聲間錫過
滄江無浪見杯浮蓮花漏滴祇園晚貝葉經繙石榻秋
談柄宗乘應大開膢馳清譽滿南州

靜菴爲定上人賦

抱茅爲蓋靜爲銘斷盡塵緣養性靈花雨曼陀時散彩
林開簷蔔自多馨蒲團定起雲生衲石鼎香消月滿庭
已覺禪心如止水須妨投碟試清泠

春谷爲神樂沈道士賦

和氣薰蒸徧九垓谷中風景勝蓬萊天桃豔李能紅白
舞蝶遊蜂信往來別有壺天行日月全無世路接塵埃
從今解得尋君處夜夜丹光燭上台

姜羽士涵碧軒

天上五城十二樓此樓直接鳳麟洲翠華當戶山如馬
碧影涵窗水似油鶴筆乘風清受暑鷺笙吹月最宜秋
飛仙弭節神清爽安得相隨玩白鷗

題畫送姜惟寅

久別相逢白玉京仙官欲陟太常清十年夜雨瑤池酒
二月春風紫禁鶯江上魚龍迎桂檝山中猿鶴候霓旌
夢梅猶紀烟霞癖接武天衢好致聲

送宗華上人主杭普福寺

祖印相傳屬惠能蕭然塵外一高僧遠歸天竺三潮邊
暫數長干塔上燈紫竹秋巖和月臥綠蘿春徑撥雲登
何當躡屩分清賞共指雙峯話葛藤

送戒璇住蘇州定慧寺因得省祭

妙年奉檄主禪關杖錫甯親故里還宰樹近連祇樹綠
衲衣新換綵衣斑丹青勢出烟霄上鐘磬聲傳紫翠間

選佛場開花雨散方袍來會有諸山

贈濟川航上人還京

殘冬分手向郊坰路入重關挹翠屏上谷已遊秦郡縣
燕然曾訪漢碑銘朝來清供蒼龍鉢暮雪後歸裝白馬經
行觸禪心總詩趣吟成莫惜寄邊亭
庭松偃翠月如銀一錫南飛邈莫親芒屩正侵邊地雪
衲衣不染塞垣塵道傳乾竺機緣息詩擬湯休句法新
回首居庸暮雲隔天涯誰念未歸人

松鶴軒爲丁羽士賦

長松幾箇傍簷楹老鶴如童靜不驚劍氣時衝蒼雪冷
丹光夜燭縞衣明九皐聽徹神偏爽五粒餐來體自輕
閒向爐中添艾納一琴相對有餘清

答趙惟甯羽士惠詩次韻

詔許休閒故里歸聖恩深念侍儲閣黃金廢下慚橫帶
白玉堂前憶賜衣世上面朋秋露薄眼中心契曙星稀
新詩慚我情偏厚沐手吟觀向夕暉

夏仲出郭歸遲暮投山寺而宿與無垢淨上人坐話漫興賦此

僧房宴宿境幽偏野衲嚴棲不計年木食草衣脩淨業
薰爐經卷伴枯禪雲生坐石諸緣斷月印寒潭一性圓
曉起揚鞭入城去南山回首幕嵐烟

七月四日避暑天界禧上人西巷號天祥

西巷避暑遠尋盟灑面松風夾道迎竹塢披襟毛骨爽
石牀欹枕夢魂清庭前樹古知僧臘林下雲閒識宦情
大地蒼生望霖雨憑誰呼起鉢龍行

草堂歸隱爲大覺住持洪性源瀾性海賦

相攜無着與天親卓錫誅茅遂隱倫世外不生塵土夢
山中共息水雲身烟霞閒伴初歸客猿鶴歡迎舊主人
悟得眞空諸念寂草堂風月倍清新

贊

無際畫像贊

廣顙豐頤鼻頭垂下是誰露一毫端覩看非眞非假道
印古拙吟坐蜀山逮下徵以鳳詔遂遠覲乎龍顏開解

脫門守毘尼藏住法席之宗師爲緇素之皈向匪獨自
利兼欲利他游如來寂滅之海等功德恆河之沙莫從
幻相深求要識箇中風味一輪浩月澄江萬古長空無
際

張仙神像贊

六星煌煌燿斗極降精委靈著奇蹟神司若祿福寰域
好生之仁合天德手挽長弓姓可識子囊槖富儲積
有求必與無所惜盍觀眉蘇得轍軾格不可度矧可射
凡百君子尚翼翼

維摩贊

維摩在昔以滅爲樂四大增損百病俱作有身是累私

智所鑒一性眞如無病無藥庶法門無二任人行撤手超然登正覺

九霞道人范玄宇像贊

鶴骨之清松姿之古翠羽衣裾玄雲步武炯神明其內朗澹冲和其外晴樂奏六律至音資以諸和法受五雷元氣屬其吞吐其飛神也仙洲鳳麟其訪道也名山龍虎遂致進經錄之清階主眞人之紫府觀其鞭笞鬼魅則羣邪伏藏叱咤風雲則甘霖沾溥此其人蓋誠格高穹功施下土壺公之儔旌陽之伍其自號曰九霞者豈其餐日精於東華觴瑤池於西母者歟

泉銘

天馬山幽谷巷玉乳泉銘

太平之當塗有鄉曰歸善有山曰天馬境深地僻人跡罕到其東則有天王山峙其左其西則有黃渺山瑩其右又有老目山拱其南大現山擁其北四顧盤互爲靈秀所萃結居民濮氏據山之西而家焉濮之祖嘗睹山東最勝之處而愛之曰此地宜建佛刹非凡民所當處也乃搆草堂三間其上莊嚴佛像名曰幽谷巷延僧以主香火既而物故繼者乏人有宗受上人者號心印杭之仁和人自幼出家西湖之靈隱禮韜光眞如海爲師授禪教遍遊名山參禮者宿嘗憩錫大報恩寺景泰間去遊當塗濮之彦曰景口見上人若有夙契遂敦請以主斯巷上人方倦行腳顧其地眞足棲禪遂從其請於是翦榛蕪拓舊址重建佛殿三間左右廊廡禪堂庵寮十間象設供具靡不完備丹艧金碧照映山谷蔚然爲一佳刹也第所恨者山高而峻石堅而頑乏水以給僧衆每取水直抵山下澗邊斛汲相去一里有半山勢陡絕肩不可擔用筒背負祁寒暑雨賤冰霜觸炎熱犯淋漬辛萬狀成化甲午經歷李公玉衡精於地理嘗至山中上人語以乏水之故公指山左石上而告之曰此中有水何不鑿之上人乃焚香禱於佛殿及山神隨其所指而鑿焉施工至二丈餘果見水泉涌出甘冽香美泛溢而上足充巷給鄉人聞枯石得水奔走聚觀嘖嘖歎異上人於是介玉衡來京謁予請賜泉銘并乞名以紀其事將傳示永遠予爲名其泉曰玉乳而記之曰人必資食以養生食必資水以烹飪故一日無食則餒一日無水則廢是則水者日用之尤切而不可缺者也況乎斯巷也食指頗衆粥魚齋鼓開日待哺而苦於無水艱於遠汲若之何而不告病乎一旦遇李公而指示之遂能得清冷於山椒出雲液於石窟汲之者謝險阻而就平易自是絕負筒之勞去陟降之苦果何由致此哉是以山神効靈佛力垂貺由上人戒行精專誠意感乎是以不記繫之以銘曰

水行地中實維土脈石也煉剛水何由得緊維幽谷山
骨厚堅飲啜之養乃資澗泉里半有餘方達澗滸負筒
遠汲登降良苦衡也今璞天牖其衷獨具神鑒啟筌爲
通石竇發祥源源不息豈伊山靈泄茲髓液積誠所感
金石爲開地不愛寶潤澤後來汲者免勞飲者獲濟匪
由上人揚鑣斯異昔人功德移自竺西今穴此孔將無
與齊石中得泉詎非玉乳錫名作記永示千古

倪文僖公集卷之三十一終

明 倪謙 撰

方外

記 序 說 跋 贊 茶榜 塔銘

海天秋月記

京口姚道宗氏務神仙學有蛻世出塵之志始受業於朱公可名之門繼從姜公可常學五雷法雲中玄濟張先生予識也深於丹學之秘道宗復從而師之嘗與遨遊泳海上尋安期羨門之屬訪方壺懸圃之侶時值秋夜海月麗空皓彩奪目恍若置身廣寒清虛之府而挹桂子之天香也因以海天秋月自況一日玄濟先生

偕道宗黃冠羽衣謁予館下袖出是圖徵記其事予惟天包地外地處天中天地四方莫非海水所通其大無窮其深叵測月則陰精與天同運而不及有體而無光其盈虧也以受日光之多少遠日則光滿近日則光盡海惟深且大故月之出沒望之皆在於海夜當夕陽既收列星有耀水天相薄遐邇莫辯狂濤洶湧萬變惶惑吁可駭畏也已逮冰輪挾潮東升纖翳不干影落淵底上下合璧激盪動搖金與翠旂隱現鯨波之上常夜之月莫不皆然惟九秋之夕天高氣清萬境澄徹冤魄光明於斯特甚幽隱畢燭洞察毫末珠胎蚌母含英孕華魚龍鼉鼈樓蛟室但見踴躍後先光怪明滅此海天之月所以宜於秋也道宗以此自況其意豈不以爲海

茅山玉晨觀住持希安杭錄師方外士也山中多古松盤薄而偃蹇翠色高寒窠然若辟穀仙人癯然離立之狀希安愛之因以翠松自命而徵記於予予觀古之離塵絕俗之士莫不寓意於物而未嘗累於物故烟雲月露林壑水石變化儵忽流峙無窮凡可以適性情之正者則皆取以自近至若草木之微其芳潔孤高生意暢茂尤易以感人之情而爲人所愛若靈均之蘭惠小山之桂樹子猷之竹淵明之菊和靖之梅茂叔之蓮樂之終身不厭至形於詞詠以寫其情之數子者其天分之高興寄之遠類非汙陋之士所能窺其萬一初非物於物也獨松也未聞爲人所愛而希安取之其寓意得不有類於數子乎哉蓋松物之壽者也其翠色貫四時而

不變歷歲寒而後凋注沆瀣之華薄日月之光白鶴棲其顛清泉沃其根靈飈時至聲振笙簧希安遺世獨立鍊精保形朱顏若童其比德將無翠松之似乎宜其冥契於心而見取之深也希安茲提點觀事而斯觀相傳爲展上翁開基歷周秦漢晉至人高士往往於此登眞至梁陶貞白卽其地建昭眞臺以藏諸宗師丹經寶冊唐改紫陽宋改今名實霞外勝地也希安少慕元學親得以文杭公暨長春劉眞人所指授故造道深詣不惟力樹宗門繼前脩之道德而寓物自適之趣復有類於古人是豈汙陋所能窺哉或曰千歲之松下有茯苓食之令人壽昔偓佺食其實能飛行如走馬希安所取容或在此予曰審若而言乃假於物而累於物非知鍊師者也不可以不記尙俟見希安而訊焉

愚樂記

江陰鄧太初氏有道之士也能用五雷法劾治鬼物及禱禳皆有奇應成化四年夏禱旱黃州巴河市致玄帝兩現像於霞光之中秋禱旱羅田亦現霞光五色雨皆大澍人以爲神異爭敬事之嘗以愚樂自號頃遊京師介羅田尹徐君士亨謁予因請記其所號愚樂者予聞而疑之孔子曰知者樂未聞愚而樂者也夫愚者氣質暗劣之謂得賦之偏者也菽麥之不分是非之不明膠柱調瑟見刖廢屨嘗嘗然若擿埴索途而莫知所從也

昧昧焉若塵鏡晦蝕而莫知所茹也是故學者必刮磨克治以拔其偏學問思辨致其知也篤行踐其實也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功施倍也然後氣質之愚始可化而爲明焉今顧以愚爲樂是乃安於愚而不知學也其可乎哉況太初能旋乾轉坤駕風鞭霆無不如志愚者固如是乎或有在坐者曰太初非不學者也其將學顏氏之子乎顏子學於仲尼聞其言不違如愚人而已及其退也居陋巷之中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是其愚非眞愚而樂乃眞樂太初之愚樂其在是乎或曰太初非學顏氏子也太初老氏之徒其學老氏者歟老氏之言曰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乎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愚何加焉然又必曰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夫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乃大道之玄德也頑鄙無知獨貴玄德則全純抱樸虛無自然而有感必應此其所爲樂乎予聞二人言疑尙未決乃折衷於士亨士亨曰二說不同後說近是遂書爲記以復太初太初其亦以爲然乎否耶

送道士徐得振歸虞山序

姑蘇常熟之虞山有壇字曰三元凡脩眞樂道之侶多棲跡其閒道士徐得振年富質敏慕也得振年富質敏慕老子法遂遁棄人閒事從主教道觀鍊師李啟陽遊茲以未給部符至京請授旣寤聖恩飛扁南還鄉友呂志

祥輩要子文以贈行太史公曰道家之術以虛無爲本
以因循爲用凡人所生者神所託者形形用則竭形勞
則蔽形神離則死死不復生離不復合故聖人重之由
是言之則知世之宗其教者是蓋合其離生其死固形
存神後天而不老者歟自柱下史以道德五千餘言唱
之於前而後和之以莊列其流寖遠其言愈熾今其琳
扎琅函至於充棟自匪得於眞傳曷能闖其門徑哉歷
世以來高人奇士克臻厥妙者載在仙史不可謂無矣
意所行必有其序所造必有其方得振歸於虞山逍遙
物外漱石枕流吞烟霞而飲沆瀣不知紅塵野馬隔方
壺於幾重也尙卽其書而索其理因其人而驗其實一

旦心領神會九轉功成將恐若緱山之鶴長揖而謝世
矣得振勉諸試歸而叩之於師亦必以子言爲然

神京別意詩敘

祭天神祀地祇享人鬼茲國家之大典也然其鐘鼓玉
帛之將升降擊拊之節自非廉靜寅清妙解鍾律精嫻
儀度之士以贊相對越於其間烏能來胙饗而致齋齊
也哉維寅姜先生出自姑蘇名族性資警敏神情高亮
早謝塵羈寄跡老子法中國家建天壇於都城東隅卽
其傍萃多士而居之俾執天地百神祀事而維寅寫焉
樂之奏和而有倫禮之行秩而不紊蓋其心志專一而
恆存乎敬者然也所謂廉靜寅清之士非歟正統初太

常列卿以其才行遷等擢居典佾服勤効勤年所多歷
今年春乃具疏薦之於朝進授南京太常寺贊禮郎先
生既受命治裝將還中朝縉紳所嘗交好者咸繪圖賦
詩以敘別冀次成帙題曰神京別意謂子於先生尤舊
屬首敘焉嘗憶正統庚申子得請南歸謁先生於涵碧
樓上掀眉笑談焚香煮茗彈琴詠詩意氣相得已而出
嘉醞觴酌握拳呼射劇飲擺甚天忽阻我以雨遂與連
榻數夕倚闌聽竹潺潺作碎玉聲恍然如入方壺圓嶠
不知身在人間世也自抗手一別於今十年每念斯樂
未嘗不神俱往也今先生名重薦書位列清選復得展
良晤於官舍敘好平生喜懼方殷而先生遽回轅南指

矣子之心詎能釋然乎雖然子有二親在堂朝廷方崇
孝理不日辱賜封敕其必容一省覲而歸可卜矣先生
往哉尙俟我軒楹之側春日載陽碧桃始花予將於是
而尋盟焉姑書此以先之若夫職業之脩祿寵之厚此
固先生所素能而宜得者有不待子言之贅也

贈萬全都紀蕭鍊師序

萬全都司道紀司都紀志淵蕭鍊師居宣府朝玄觀主
盟玄教爲傾城所嚮慕暇日余嘗往訪之見其方丈之
室中列玄像事之以香燈鐘鼓甚嚴而壁間所懸復有
方巾褒衣者宿畫像疑爲世間得道高士之流而祇事
亦蓮訒諸鍊師曰此何人斯鍊師曰此吾所生之父景

行皆士也吾世家錢塘少慕玄學洪熙改元年十九辭
父母出家於杭之長春巷投禮都紀靖和袁公爲師宣
德二年去遊龍虎山進謁正一嗣教四十五代張天師
蒙傳授五雷祈禱大法四年北上京師聞鄉先哲履和
蔡素崇教弘道闡法通靈周眞人居大德觀乃詣受教
蒙傳授靈寶齋法八年鎭朔將軍總兵官永甯伯譚公
奏請開設萬全道紀司蒙朝廷授以前職今歲吾年五
十有五矣遠離父母已三十餘年而晨昏甘旨之養未
嘗得一日侍於其側以申其孝念欲回杭省侍寒爲舉
職所縻而不能遂也不幸吾母早世吾父年已八十慨
慕容儀耿耿於懷乃寓書族人爲圖父像轉寓吾所庶
幾得見顏面雖不能承慺養志諧膝下之娛而獻壽稱

觴亦聊以盡客邊之奉此像是也予聞之躍躍以喜曰
世之所謂道家者流率以割恩勦義爲高而遊乎方之
外率以煉形存神爲事而超乎物之表不知此身者何
自而生欲鍊存形神乃割斷恩愛而忘此身之所自是
自絕其本矣尙足以爲人哉尙足以爲道哉今鍊師雖
寄跡老子法而立心制行顧與吾儒之道不悖謙冲而
簡靜疏通而質直拳拳焉不忘其親而畫像以事之將
欲報其恩著其愛而姑爲是不得已之爲者是亦孝子
之至情也使其果獲侍親之側其孝當何如宜其於道
有得而異乎尋常忘本之徒萬萬矣予於是賢之爲延

譽於人人而同具秉彝者亦翕然賢之屬序以贈夫樂
道人之善君子之道也故爲書之不辭

五臺山倡和詩集序

五臺山在雲代之間峯巒有五巍然若臺故以名焉在
昔相傳爲文殊示現之地往往有神光之異號爲靈山
又名淸涼山柳宗元送文暢遊五臺所謂將與文殊不
二之會是已其巖壑雄秀林木茂密凡幽絕之境多爲
僧寺所據金碧樓殿輝映山谷靈踪古跡所在有之世
之緇流素士慕茲山之勝而躡屩來遊者肩摩踵接日
有其人然未聞有能形諸歌詠以傳於世者豈其僻居
一隅而聞人韻士未有一駐足者歟抑雖有作者而無

勾曲之茅君浦陀之觀音五臺之文殊是已未易徧舉
然其事載於詩書其跡紀於志傳必待考而能知非若
聲詩得於諷誦之間而易足以感乎人也覽同師知其
然乃於五臺若有夙契特取古作載賡迭和賡傳於世
豈惟使天下之人歌詠之頃有以知茲山之勝大士之
靈抑欲感發其心咸懷嚮慕同趨覺路而入不二之門
者也其志不亦大乎是可嘉也遂爲題於簡首云

無聲詩序

金陵羽士丁惟正從其師道紀曹公於雲間其神清以
朗其氣爽以和其道得玄虛之奧其趣脫塵凡之陋歲
嘗還金陵訪故舊親戚往來不厭頭戴華陽巾身被鶴
氅有若鸞鳴鶴唳徹於烟月之空嗚呼惟正其有道之

氅衣或飛雙鳥於吳門之墟或杭一葦於江濤之上人
望之飄飄然神仙中人也性好詩兼好畫遇良辰佳景
觸目感懷輒形諸詩詠思致高遠辭旨俊逸眞不啖烟
火食語其所交與皆方外名流儒林詩士賡和唱酬以
抒寫其胷中之妙略非世絆可得而羈紲者凡士之工
於繪事者必具楮墨請其著筆人亦樂爲點染以投其
好所得甚多蓋其所寫不過以狀古人詩意初非庸史
俗工研丹塗鉛競華騁麗者可比也閒嘗出以見示則
見其峯巒起伏烟雲變滅長林古木山村野墅與夫寒
汀遠渚酒船漁艇之景燦然溢目所作非一人所圖非
一境莫不各極其閒雅之趣採造化之妙焉惟正請題

九峯禪要序

世尊大法自迦葉二十八傳至菩提達摩流入震旦乃
弘教外別傳之旨謂不立文字單提直指可以見性成
佛此禪學所由始也達摩之後六傳而至大鑒大鑒之
後五傳而得臨濟若今默堂照禪師則臨濟二十四代
之法裔也師父母早亡年三十志願出家入蜀山遇神
頭正和尚遂師事之尋往道林參無際宗師深得玄奧
後禮潔空和尚於銀光言下有契乃蒙印可退隱九峯
之東印者數十年參究玄機精進不怠脫然頓悟心境
圓融罣無滯礙故其形諸提唱凡升堂示衆及詩詞歌

偈等作一一無非發明向上大事俱從眞實踐履及肺
腑中流出卽非擬議而成直而不俚顯而無跡眞救病
之良方甦旱之甘雨濟生死苦海之舟筏也明人圖太
虛以師平日所說亡佚者多近卽其僅存者編集成冊
題曰九峯禪要將鋟梓以傳以求予序予聞單傳之道
以靜默爲本師於接物之際乃費辭說致多如是何耶
殊不知師說而非說非說而說覽是錄者誠能卽文字
不離文字於其言意之表恍然有得始信本來面目各
無差別斯不負師喫緊爲人處庶苟徒事尋行數墨覽
之蛀鑽窗紙欲求出路何可得哉師形若虎踞音吐洪
暢鬚髮留髯其長過膝世壽七十有五說法三十餘春

門人四十餘眾示寂東印關維得舍利甚多可謂善於
智識者歟予嘗於斯道而來意懶惓不可無辭以復也
用是勉爲書此以貽夫世之禪學者

航上人字濟川說

僧錄右街闡教古心堅公有上足弟子曰戒航字濟川
者姑蘇琴川人也夙有圭性嘗悟不凡精究內典而於
儒書亦多窺閱喜吟咏作爲韻語清新灑脫無疏筍氣
故名動江湖有能詩聲嘗典大隆福寺書記及主維摩
寺比者蹁躚振錫來遊宣城將窮探塞北山川之壯風
景之美以著於詩遇吾黨之士則粲然相與而不相逆
然則僅師畫犬得趣其亦有遁之好歟後乃畫觀音易
之

跋宋梵僧僅師畫犬

嘗支遁好養馬人有譏之者答曰愛其神駿聊復畜爾

舊作蓋亦知非所當好矣韓昌黎常言浮屠氏善幻多技能觀此畫信然宣城士范原博家藏此畫上有米元章所題眞跡可謂一絕皆不易得也

茶榜

緩火炙活火煎鼓陰陽於橐籥前浪平後浪湧沸江漢於釜鬻非鬪煮蒙頂之露芽自是淪蓬壺之瑤草丹邱子服此而輕身換骨玉泉公飲之而返老還童湖海交游因效採蘋之獻壇場凡聖幸鑒傾葵之誠仍須七碗平分畢竟一塵不滓渴睡漢從今喚醒長生藥何用別尋看取冷淡家風臘掃三冬之瑞雪高超清淨境界同挾兩腋之清風請嘗試之乃所願也

故性天皎禪師塔銘

師諱如皎字性天四明鄞邑周氏子也母金氏師生而七歲患腸癰醫剉生蠐螬以治師見惕然曰物我皆命也忍害之乎奪而放之父母奇其幼慈曰必佛種也病愈乃命出家里中觀音院禮正菴中公爲師洪武壬申正菴攜師至京請祠部得度爲僧時年二十因挂錫天界尋受具戒奮然有志學佛首參僧錄左行善世兼鳳山住持同菴簡禪師同菴一見器之命處侍室還典藏鑰復依南隱正公究明楞嚴經旨講讀晝夜不懈因而過勞得咳血疾或曰與其劬神若是孰若禮教外單傳豈不省力師聞之卽往方丈叩決同菴舉拂子示之師茫無領會未幾同菴謝世值正菴主饒之景德師隨侍偕往舊疾增劇不能安禪欲還天界養病正菴曰吾方賴汝匡輔汝若去吾獨處此無益也遂退席偕還疾尋愈聞古拙俊禪師居繁昌乃函香而往重乞開示古拙命參無字話頭於是復回天界發憤究竟誓不出山禁語千日永樂丁亥會古拙奉詔旨天界山居終老師幸親炙一夕夜靜推簾見月驀然觸破同菴舉拂子因緣歎曰原來佛法初不離見聞也翌日詣山居見古拙入門不作禮震威一喝古拙曰皎上人今日冷灰豆爆莫是貧人得寶麼師曰寶卽不得得卽非寶曰憑何恁麼師卽趨前問訊退位又手而立古拙曰父母未生前畢竟作麼師屹然一默良久古拙曰還我向上句子語未絕師以衫袖幮首趨出少選古拙師與無相玉峯同飯玉峯問古拙曰皎知藏適來酬對若何曰見牛矣未得入手也因飭師曰此亦大事要得徹底風光正好用功在師因呈偈云午夜推簾月一彎輕輕踏破上頭關不須向外從他覓只麼怡怡展笑顏古拙閱之以掌撫師背曰此正是持不語底人也汝既得之且可去水邊林下頤養道胎亦以性天二字述伽佗爲之助喜云皎然心地冷如霜肯爲時流錯較量性卽是天元一體旃檀不刻也馨香師承印可遂侍正菴同入南山卜築陽林嶺以居俄正菴示寂少師勗國公復卜居左爲塋乃飄

然度嶺至西坑別築菴名圓覺居之時甲午冬也自此影不出山者二十年至死闔千日宣德壬子武林請主虎跑不應明年祖堂幽棲復固請之不獲已一出據猊提唱學徒雲集未久倦於槌拂拂衣歸隱日與圓明大宗鄰宿往還酬唱優游卒歲而已正統癸亥三月初示疾至十六日集弟子垂誡曰文章佛法空中色名利身心柳上烟惟有死生眞大事殷勤了辦莫遷延復問云死生既大汝等且道如何了辦眾不能答徐云我今無暇爲君說聽取松風磵水聲言訖而逝師存日嘗自壘塔於菴左隴之陽越七日其徒翕奉全身瘞焉師以

洪武甲寅七月二十三日生世壽七十僧臘五十所度弟子若干人師儀狀魁偉性格清奇度量舍宏威檢堅峻口不言人過失徒眾越度者惟以冰顏示之待其自化有犯之者怡然不與較兼涉外典書有晉意平日漫成偈語無非發明祖意以示人其孫祖傳既爲結集行世復狀行業懇乞予爲塔銘可謂不忘祖德克篤繼述之孝者矣用是悉取所述於狀者序之而系以銘銘曰

蛻山房林泉增媚欲跡繭藏人則向依如大海水眾流
自歸觀化從容飄然隻履苦海航推法門棟毀有巍萃
堵英山之陲示來世視此刻辭

先少保文僖府君自游庠序卽負重名平生制作極富成化庚寅回祿之變岳方歸省於家倉卒之際挈一笥以出及歸他已無及由是先世所藏蕩然一空惟先君文藁幸在笥中得存岳卽收拾散亡今爲百七十卷鈔錄數本與諸弟共藏之其間有經先君手自校訂者得詩若文八百九十篇別爲三十二卷謹用刻梓以傳噫自先君棄不肖今且十有五年而始克就編稽緩之罪誠無所逃因拜紀刻完歲月於卷

之末俾後有考云時宏治癸丑秋八月朔也

資善大夫禮部尙書不肖男岳百拜謹識

題夏太常湘江風雨竹卷

湘江風雨竹一卷乃太常少卿東吳夏公仲昭所作者也以贈錢塘畫史戴君文進學士張先生士謙簪爲序之文進復以贈同邑高應翟君德宣德宣復囑余題其後蓋仲昭永樂乙未進士素工書被選在綸閣太宗皇帝甚重其書以餘力師中書錫山王君孟端寫竹盡得其妙孟端沒仲昭之竹遂獨步當世四方之人得其一筆莫不寶愛之仲昭作是時爲吏部考功主事正其中年得意筆也說者謂書與畫一法耳工書者必工畫其信然哉余觀其平昔所作或直幅或橫披不過三五竿

而止耳十數竿而止耳未見有若千尺多至數十竿若是卷之富者也誠以文進一代良畫史也山水人物翎毛花卉無不臻妙是以仲昭曲盡其能以示之以文進爲巨眼也文進見之能不撫卷而愛羨之乎使其未造精妙文進名手顧肯求之余以是知是卷之不易得也且竹之爲態得水則格益幽清得風雨則姿益活潤況湘江乃多竹之地仲昭抽毫運思狀其景於目前鷁灘鷗渚縈迴曲折清流激湍瀠洑溶漾而叢篁密篠掩映於兩岸之間微風搖動疏雨淋漓其幽清活潤蓋有無窮之趣焉一開卷間眞若接蒼梧瞑煙而駐重華之覽雄也眞若弄瀟湘水雲而鼓江妃之瑤瑟也眞若翠雨

於靜存軒銷夏綠

童戲圖

曲欄護春小園內芳草芊綿織新翠屏山牡丹開暖風吹墮輕紅粉香碎誰家兒女蜀錦襠柔髮初薙靚色光兩兩三三戲晴晝歡呼競出花臺傍軟韉木架雙旗插綵繩低垂畫板滑向前推送身轉高架上連環韻鳴軋腳尖背蹴香塵飛珠汗微霑金縷衣丹青假面态堪抹舞腰更把鞦斑圍嬌娥並坐遺鍼綫手弄折枝情戀戀花脽小鼓閒不敲竹馬金鐃拋地徧玉貌撲燒意自癡紫蘭綠葉紛離披君不見聖主仁恩致蕃育四海民物

雪景爲毘陵陳公懋賦

江天雨雪路盡迷層巒壁立瓊瑤梯蒼松凍合玉髯老翠篠寒壓銀梢低屋底幽人常閉戶最愛銀華絕類汙碧窗半啟捲書幃手把青編映輕素村南有客隱者偷一肩驢槖來叩門遙知相對飲五斗紅光滿面春風溫人間此景良不惡林泉似傍蘭陵郭會須乘興訪元龍共傍江樓招白鶴

山水圖爲兵部郎中王恕題

玉堂清署春風前焚香看畫皆神仙畫中風物得眞意峰巒隱約披雲煙大山如龍欲飛去小山盤盤如虎踞奔流一道破山來散作濤聲滿江樹遠村微茫三兩家古渡無人橫斷槎近村茅屋蔭榆柳門前沃土饒桑麻

別有高亭向洲渚斜日滿簾水禽語滔波浩浩欲吞天蜃氣昏昏欲成雨初疑匡廬山下落星灣又似洞庭湖上之君山瓊宮貝闕倚霄漢無乃蓬萊方丈非人間我生慣識山中樂隨意雲樓與山閣故鄉一別今十年石泥梅花幾開落臨圖忽憶舊遊躅便欲沿溪上郎壑此身留滯未應歸回首江天雲漠漠以上武林舊舊集

題稽僕射廟

僕射唐家輔弼臣牝雞聲裏正人倫敭扶靈輒羣全趙璧負俎如竟入秦萬里忠魂悲夜月百年廟貌顯明禋可憐風雨湘江路須爲當時一愴神 明忠錄

登漢江樓

倪文僖公集跋

案明史倪岳傳岳字舜咨上元人父謙終南京禮部尚書謚文僖又案朱遵之金陵詩徵註稱文僖會祖啟圖初由錢唐徙應天之上元祖德潤父子安是倪氏舊爲浙人也戊戌春官遊錢唐獲交丁君修甫越一歲修甫以文僖集囑代刊既成又囑作跋語官謂斯集所載李序已備稱之所欲言者僅申其移籍而已然非故爭之用爲吾邑光益深歎丁君于其鄉之文獻溯源及流不憚餘力而官忝作者同邑轉忽忽靡以彰之所足愧矣

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江甯傅春官跋

倪文僖公集跋

倪文僖公謙字克讓正統四年進士一甲第三人生有奇質日光加電賦雪景云蒼松凍合玉翁老翠篠寒壓銀梢低南郊草堂云林鳩喚雨山光暝鉏稻舒花水氣長攜酒秋清觀納稼杖藜春晚看餘桑公於已已奏使朝鮮風采凜然時有所作即席揮洒略不經意見者驚以爲神至今國中梓行其文景泰間入直文華殿應制賦詩中官立候以進天順初屢遷學士簡侍東宮己卯主考順天黜權憲之子遂誣搆以罪謫戍開平四年憲宗詔復舊職尋與其子岳同日奉命入史館纂修英宗實錄進禮部右侍郎轉南禮部尚書乞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賜謚文僖公德量寬洪誠信無僞喜奬後進不遺故舊嗜學至老不倦公奉命祀北岳而夫人姚夢岳神指香盒童子曰以爲爾子將產復夢緋衣神人入室而生文毅公故名岳祀枝山言公頎躬廣顙美如冠玉腹大十圍體有四乳云顧文莊言其曾孫翰儒舉公腰帶圍可容中人四鑲立朝多所建明著玉堂稿上谷歸田稿南宮稿遼海編公居鑲作坊巷甚狹夾街皆鑲工列肆公輿從出入肆工皆起立公呼至前語之曰汝吾鄉人毋爲我出入妨汝作務第坐爲之後復起立再語之始坐而不起後有某御史亦世居者內授職後怒居民倨坐執送巡城欲加以罪巡城御史詰問爾等小民何

敢如此居民訴曰小人俱爲倪御史所誤備述前事且云實不知御史又尊於尚書也巡城盡牌之次日謂某御史曰聞居民言令我亦慙耳

過宜

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先生姓華氏諱夏自號過宜二霍山人諱明義第五子也山人手錄綱目正續編凡攘夷狄屏宦寺及一切蠹國者以成一家史歿八年過宜彙其遺稿編定一集顏曰攘史記之曰目中俱若有不可忍之境胸中俱若有不能已之事交游骨肉有痛心慘目之變而宇宙民物有大足椎心指髮欲生罔從欲權莫借之苦今其書尚在天壤間否壽鏞不得知所可知者過宜既因其文而笑天下之愚且拙壽鏞轉因過宜而惜天下之愚且拙者何少也哉過宜少與同里王公家勤齊名同受業於亭陳公子龍夫倪黃劉黃陳五君子者非天下至愚且拙者哉而訛奪頗眾文詞古奧語語率眞雖閒有酬應課藝諸作然先生精魄所寄與其過而刪之毋寧過而存之縱天下笑先生之愚拙固先生所樂為天下笑者也嗚呼自先生死而妻死夫子死父一門節烈彰彰於天下後世然則愚且拙者不大可慰哉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

後學張壽鏞序

序

予著敬止錄百卷記鄞一邑事自宋迄我明七百餘年間名臣偉士不勝書張文定公謂吾邑文章德業蔚乎炳然如登泰岱採羣巒爭奇聚秀不可得窮子則疑獨忠節一傳自德祐袁天與之外寥寥無聞焉是何也豈山川之秀地氣所鍾獨在於謫吉履祥而激昂磊砢之槩爲少歟乃至甲申大恤以後而其風始盛殉身罹難者不下十五六人其最著者始於陳恭愍繼以錢忠介華過宜而張蒼水終之毅聲奇節炤於百世上下而華

先生爲最難恭愍忠介安於其分不如是不可以爲人臣先生之死與蒼水同然蒼水登賢書委贄監國扈蹕鯨波不如是則其事爲不終先生固書生也讀孔孟成仁取義之語而善守其訓窮岨絕壑草衣芒履亦可以自安哭巒穉曰志在恢復者環堵之中不汙僞命居一室是一室之恢復也此身不死此志不移生一日是一日之恢復也巒穉者死翁洲者也其言蓋若此乃先生不謂安也蓋嘗論之前此各郡縣眾憤環起聲援持角猶禍不紿瞬糜爛無遺顧欲隻身奮臂於虎兕之叢不

稍再計厥後其立志爲難昔唐睢陽雖乘建瓴之勢而我可大聲以呼建鼓爲招明大義而發眾心今處虜門中聲色雨泯厲垣是虞須防口舌之猜井愼寐語之洩其難用爲難既獨排羣議知海上藩帥兵不足恃願取諸虜左右兵將爲用預以監國海上勑委之咸俯首聽命至願出妻子爲質其奇謀更難然謀已就矣期已定矣甲已及被弓已待彎而賊臣告之大獄斯起不爲千古所扼腕哉當海師入鄞左郭先生已先兩日就繫蓋事先儻於賊臣先生節述謂海師之入在先偶誤也當其時

忠介方扈監國入閩諸將復會以次復興化建寧及邵武圍困福城勢已垂陷舉閩地可十之六七浙酋集兵塞衢先生初未聞事機適會使兵猝起不意聲勢遥聯虜膜背受敵東西當大震必有乘之而遍起者天下事自不可知予恐後之人以明哲二字謾身者搖脣鼓吻將嗤先生爲妄舉樂禍以笑訕之而忠介閩中之役在今已無知之者誰復爲先生論及此耶雖然先生固曰識時務三言作隱恥上珍則正不必如予所論也先中丞節鉞戚五年挈全城而還先帝於陟天半載之後

以赴撫秦遣命而虜已得關中返遯於鄜之野甫歸未及三月先生輒來屬先中丞爲主相得歡甚每止宿語竟夕不休節述中所云同同志奉吾郡最忠誠而最有巨望足支武憲邦者主登誓是也先生於丁亥十二月初二逮繫郡獄踰一月爲次年正月七日旋及先中丞則赴杭鞫時已無生望而得倪脫歸而先生獄中貽書云悠悠之口動幸公得白此事此心亦何可白亦豈此輩能白噫若先生則得白矣時同志逮者數人同先生獄詞者先生以一己承之意欲脫諸公於死而不可得

對簿一錄殆先生自爲爰書也然則先生之任死豈不爲尤難也哉先生繼室陸自經以殉遺孤名凜愍甫八歲林廷評荔堂奪之俘籍中養之成立與天與死後絕相似遺文爲壻楊大介所彙錄爲十帙先生常自況於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因即名爲過宜言有被先生指摘者緘毀其二今存八帙敬止錄中予集鄞文之足光吾邑者爲三十卷因借之凜愍處將錄其文之要領者入之開卷泫然如對先生焉讀諸札及敍述等篇尚如在疇昔往來密謀之日焉嗚呼蓋三十年於茲矣昔先中丞哭先生有詩云好需赤幟殲胡日乃是黃泉吐氣時今其時矣甲寅霜降隱學高宇泰撰

過宜言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兩番對簿語略
與塌楊大介書
與塌楊大介書
與塌楊大介書
就逮次日與塌楊大介書
與塌楊大介書
與塌楊大介書
與塌楊大介書
與塌楊大介書
與塌楊大介書
與塌楊大介書
與高玄老先生書
與駱天植書
與駱天植書
與駱天植書
與高旦中書
又與高旦中書
與李昭武書
高虞尊伶仃歎序
與林霞舉書
與林霞舉書
與林霞舉書
與林霞舉書
與友人書
與友人書
與友人書
與友人書
與友人書
與友人書
與李昭武書

明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九淵華先生傳代
文士亦當盡心
虜在吾目中
錢法
九招之樂
攀轅集序
賀公祖李心水先生攝郡政序
序李司理制義
上南儀部黃海岸夫子書
與某書
贈林先生序言
與莊漢曉書
與某書
壽章義先生
壽太玄方先生六十序
壽鄭光祉母六十序
疏稿
與堉楊大介書

與堉楊大介書
與堉楊大介書
與堉楊大介書
自引詩稿
卷三 文
與某書
南北軍論
述赦論
儲穀論
庶官治亂之原
惠商論
王者信賞必罰
聖王躬孝弟以敦化
五行六甲之分
問推曆生律
問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其道何如
問郡縣入爲守相漢制如何
問何以知敵壘之虛實

卷四 文
寧郡許公德政碑記
寧波府學碑
上魯國主疏
會弔忠烈陳公啓
啓王園長宗師
鄔母某孺人五十壽文
盟崔山祭關聖文
同盟祭張震吾文
祭某文
哭沈岳生文
祭某人文
祭葛海門文
奠徐母張宜人文
哭許玉斧宗師文
七期哭龔鄰士
葛仞上稿序
任社序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贈參軍說衡王先生遷居序
奉賀誥封淑人林母楊太夫人六秩壽序
勸振序
崔詩序
二沈子合稿序
某集序
范眉翁先生傳
與聞年王書
與陸康侯書
與陸康侯書
與陸康侯書
與友人書
與白下孫如驤書
陟明文館與選姓氏
卷五 文
正議
與王樞曹書
與王樞曹書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弘演納肝
書宗譜後
海憲王公壽序 代
代序百祿府君生平蹟爲居明緣起
遊石鏡山記
明州定川華氏緣起第一世
代記施公山起蹟
存社序
三禮序
過宣言 文目
張文韓制藝序 代
同工異曲
聞母李夫人六秩壽序
三泉王先生七十序
代祭從曾祖妣李安人文
代賀孝廉華九淵母李孺人七十壽序
代壽中表兄長卿華先生七十序
斯干集小敘
代賀凌霞兒六十序
與堉楊大介書
卷六文
先父二霍山人筆蹟記
與祖臺李研翁書
與方涵斐札
請誅奸輔疏 代
復楊氏聘啓 代
過宣言 支目
壽錢希翁四十序
陸魯公陸耐僊合稿序
祭某文
上某啓
與某書
自跋稿後
春庭日永圖序
上宗室署府事啓 代

壽徐玄溟八十序代
評秋有文後
自記文後
四書解
卷七文
戊子歲獄中旦節述蒙難始末示幼兒凜悉
家書
告關聖文
設醮祭鬼文
與聞又存書
李昭武雁字詩小序
李昭武梅花詩跋
楊玄石詠草詩引
楊玄石雁字詩序
楊玄石梅花詩引
訂謝寅生姻盟
祭太嚴謝太親翁文
代友奠謝太嚴文

與高旦中兄書
與壻王字日書
與壻王字日書
與壻王字日書
與壻王字日書
與壻王字日書
與壻楊大介書
與丁在躬書
與丁在躬書
卷八詩
過宜言齋文目
與丁在躬書
與朱告公書
與顧順昌書
與顧順昌書
與顧順昌書
與高旦中兄書
與聞年玉書
與張孔飾書

奉贈高鄖陽公玄若一十八韻
戊子姑洗閏月既朔擬古體三十二韻奉贈高四
盟兄晨駟
賦得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奉贈高五盟兄旦
中
奉贈丁盟兄在躬
挽趙天生
旦晨八韻
二十日向道對簿受夾脛辱有作
過宣言 支目
聞鄖公被逮赴省
古體二十八韻別霽虹盟兄
被逮丁亥獄著
卽訊
陷獄
備餐
烏啼
雀喙
鸛鵲

喜蚌
雨淫
月皎
愚感
蒲傷端午
鼈唱
旦漫
友囚
納蚊
過宣言 文目
賦得枯魚過河泣
賦得百祥奔盛明
賦得虎欲囓人不避豪賢
穴城倖別日再鞫者四囚持甚初逮時出獄後
因別同人及董幼安王卣一兩廷評
破械後發歌章衮
發酬纓被
山中一百五韻 甲午聞變後著
望哭留都死節臣儀部江石黃夫子海岸

過下莊弔陳太常潛夫
賦得見橐駝言馬腫背
同駱貢士天植讀銓省疏稿
得倪六兵曹浦城殉難消息
入武林遇放鄉榜
英濟祠同李燦如談衷
淫思豔渴三首
眺雨西湖湖如欲訴獨屐繞隄行止隄畔三乞兒
坐煨酒

贈友人卜居
偶贈張生孔式
答王廷評卣一
緱城訪胡子紡復不遇聞其結茆龍宮絕頂山上
衙水東陳生葬山樓聽夜
贈堪輿
丁亥歲春旦哉生魄某偕同人來盟鶴山小詩奉
贈
雪中紅梅

同王廷評韻
仲春二日驚蟄節雪雨適徐計部朔日飲某書室
詩成見示和韻
丙戌雨大雷電雪先日乙酉雨自丁亥至己巳連
雨夜雷有懷屠兵曹
同王廷評韻贈周參軍敬可
阻大磧贈知事客
得苕中閔二則鴛逢生書
閩義武陳萬良被獻
贈迎降不殺
靜遠軒發魏紫一萼王廷評贈名牡丹命詠之
和王廷評苦雨見憶
讀史
春分節復絕晨炊乞徐計部瓦盆左右蒔蓮兼書
觸目
同王卣一韻
讀鶴山社業賦贈同人兼簡陸子華星
讀女史

虞美人
峯壁丁
詠史
反招魂
孔子履
漢高帝斬蛇劍
王莽頭
乞食禦重陽醉歸謝惠節黍二十枚者
癸未歲賦別王八盟兄北上
甲申歲夏五答同盟言賀家慈七十
登縣城躍龍山
贈妓八絕昔妓有戀歡之辱
贈曉妝
贈步
己卯歲同王八盟兄桃李門雅集奉呈江子令老
師二十韻
楓湖傳座瓶蓮受月 戊寅
丙子刖歸答宋子擅曰

去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卽贈王八盟兄東發
寓新市題壁上畫蘭
春郊贈沈生無際
廣陵
淮陰侯墓
乙酉歲同錢刑部義營撫螢
同錢刑部戰舫窺虜
飲鍾副將夜營口拈四絕
江中望月
孤鴻曲
贈鄞父母二首
除夕陪王廷評過友刖歲次日立春分得雁足

附錄
過宜著述攷
鄞縣志人物傳
鎮海縣志人物傳
鎮海縣志列女傳
過宜先生華公狀略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過宜先生華公傳

華氏忠烈合牒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過宜言卷一

明鄞 華 夏吉甫 著

明鄞 楊晦遵大介較集

兩番對簿語略

寧郡慕古擬古惟癡心者偶中其實耳是以口邊忠節

前修亦媿故不遮風雨盜獲奢藏慨任戈矛寧看荒冢

葬戎時睨宗邦漁父頻覷鷸蚌近難冒蒙同患非云一

我僻存血性蹈仁夫豈無人或者愚不敵智僞足掩純

以致誚疑各半實望多誣承口口道口巨公信竪兩番

對簿存一時事敢欺心筆誣彼罪知口口旦夕不能坐

口明心而力薄知短終難奮飛適有爲姚江王職方介

紹云練有精兵千當移復紹師復寧急須公札往請耳

予神思頗疑殊覺不鼓而同事友勇往甚促札往札已

行矣又嫌機事未盡恐呼吸未可靈也促易札札無從

追因用帖名續發未幾直指駐寧郡舊紳原任太僕

謝家富耦國掩耳大明字樣藉手首訐希圖邀媚值職

方事露其寨中藏悉被獲而同盟名多與所首符以二

之日戊辰予首就逮荷鐵入獄籠家尚未知也踰庚午

忽解兵薄城頃之退去而監國大學士謝亦械下獄癸
酉赴直指訊先訊謝謝頻叩地稱述清功德及表己向
推誠靡敢失此生節至意頗直指萬年德音介福敢後
備諸乞憐態且曰治民若有異心未敢出兩次首也命
之退乃避左右訊予出謝揭二其一則載有屠獻宸董
德欽董志寧王家勤楊文琦文瓚文球七人一則李文
繼及予夏及慈水諸馮氏也復出職方營所獲同盟帛
書二通指予名曰爾名耶曰然指屠董諸名曰何等人
耶曰秀才耳極會讀書曰誰爲首曰首予予年長且兩

書皆出予手筆曰何爲其通賊也曰非敢通賊通有心
大明者耳曰爾輩與王翊稱義盟弟竟同飲血酒乎曰
未也難道我北人亦可與爾稱盟弟乎曰有心大明雖
天下人皆同盟也曰爾通賊宜死信言之吾當生汝曰
求生細人之行不欺儒者本心若云忘大明即是有欺
只今尙恢復不來兵馬莫集糧草莫辦徒懷耿耿耳曰

蒙塵彼竟降虜追錢刑部起義王武寧執詞問謝罪彼
願督餉自贖監國幸越不次入東閣惟問暮夜金即用
千金員美姬行樂耳坐陷錢塘急切奔降而大刊揭帖
告當事明歸心大清赤忱是一反覆小人行同狗彘也
此好事豈有他分惜與他同獄未免抱愧耳直指點首
者久之又問予李文繼曰明朝英俊向同古文社今五
六年內廢筆硯亦疏矣又問予馮家禎馮薦曰慈人耳
地隔且喔咿嚅唲子也復出揭問楊文瓚何如人曰是
一名孝廉然極文弱鄉居不求聞達者直指色忽厲曰

難道爾一人謀叛耶我欲生爾爾尙抵塞我嚴刑爾矣
曰爲大明則七尺已拚雖鼎烹曷懼苟僥倖毋死而支
吾粉飾何以對大明何以信朋友前年薙髮雖因小人
有毋然監國在閩永曆在廣明正可與何敢輕死直指
候和顏手指帛書中奴罪貫盈語曰此云順治不德乎
曰然天亦悔禍曰此云天意屬明乎曰然義旗四起曰
天下起義者多歟曰是也至布置已定發不待時曰你
如何布置有說則生無說則死曰心腹腎腸肝膽皆布
置也亦何言既已爲大明則聞爲恢復計無不色喜苟

有可通不能不大言以壯任事之氣而又何藉區區實布置爲直指又點首者久之予又曰誠能布置豈無一番舉動奈生長瀕濱非其地眾心懼禍無其人獨存介石以號召瀕內之有志興復者耳直指若又點首然者曰屠獻宸何人親耶予不應又問曰屠宸卽獻宸乎予又不應又曰屠與董董諸人何在曰初二日卽出就逮經今六日奈何問未獲司獄中人耶曰同謀豈止五人曰妥得盡人而望以忠義也直指又若點首然者復肅容云尙可質言以免爾死曰蒙霽顏曲詢豈不惜死但

成仁取義祇慰寸衷亦何憚而不甘心正法以表素志直指又點首久之乃命予下呼詢李李猶強項不承謀也呼詢馮氏馮惴惴哀告乞命耳於是發謝及馮李赴會議所聽道勘釋而監固予司獄中李自願伴予於獄適遇倪廷評玄楷因蓄髮被仇家首亦受刑被獄相與共入籠彼此和歌曇花傳奇中木公不肯屈魔鬼錦纏道諸折歡笑徹旦予私擬公孫杵臼及侯生田光輩意玉成同盟肥遯卜他日報成事也未幾而楊氏兄弟被獲矣聞長公文琦慷慨無卮詞予淚涔涔下卽聞道解

屠獻宸董德欽赴台見直指予不禁頓足穿履底以臘盡十有九日府奉道所遵院文取予同楊氏兄弟與李及馮及王董面鞫定罪時王董尙未出家屬被縛耳然王被拘丁搶毀無餘矣除夕屠董自台歸聞其力卸專嫁罪非復平時激昂態圖養有爲也旦晨賦獄中八韻寄慨越七日府又遵道所轉院批再取予及屠董與楊文琦等嚴對簿必欲實屠董不同謀併帛書中布置已定八言且曰爾不求生已矣良心難昧別人豈可誣得曰前對按君一字無欺今日復將誰欺曰屠董與爾並不相識而書中何插入他名耶曰亦爲屠董諸友平日不忘大明談忠說義指矢天日故爾曰得毋借屠董名士名藏煽王賊乎曰論職方王翊予亦素昧平生也因楊友文琦向善翊而予喜其有恢復志藉以蚤見日月遂不禁走筆之迅也曰何爲而有屠獻宸又有屠宸也時予憫屠董因念錯求生致家焚室慘今直詳所以則屠董死矣寧便贖身又重違平日面面心諾有如社稷河山毋敢負自許許人終始屠罪一若直指訊時必不言特舉筆屬予耳併不言同人知有是札也韋府未

之察也叱予奸甚巧借他人名首尾叛賊事成功獨擅
事露他歸罪謂予直大盜耳予曰假識禍隨其後曷不
竟脫己名且苟有暮夜心寧能他不一及天下豈有與
人共其利害而一旦罪無旁讓之理穿箭者如是乎韋
府閉目搖首已復曰清朝有天下二十餘年刑簡賦薄
急行科舉有何虧負多士竟不記兩年內我諄諄示諭
耶曰自祖父來受明朝太平德澤登仕食祿身亦膺崇
禎先帝寧郡餘幾十餘年且叨弘光先帝南都恩貢人
生君父有幾就如一密交好友或隔絕他邦或他鄉遇

難亦時時在眼可歸則歸之否則養其子孫克紹箕裘
豈以君父而膜外置之誦詩讀書傳舍君父誠未敢也
惜今尚恢復不來祇虛聲耳韋府乃正色直腰昂首大
言曰按院命我嚴鞫布置已定發不待時八言須一一
招明免受刑夾曰按院已知此八字爲空言矣弄筆虛
張總不離文人習氣也曰太祖高皇帝聖諭毋作非爲
爾密行布置思量內應非爲不若是乎曰今日之事天
日在上鬼神在旁公論在天下是非在萬世予身不能
久矣即有亦膏腴潔衣多買田產爲子孫計耳否則擁

姬妾傲物取快一時如與大明結終沒世不可解之仇矣
挽一石弓家不能足旦夕儲祇用胸中一團赤血上答

安得鄉紳只苦這幾個秀才爲着明倫堂三字丹心耿耿不能昧一戴紗帽狠心狗行無復人理韋府屬聲呼夾予夾予舉地予高聲應曰有同謀有布置曰說來曰崇禎先帝造謀弘光皇帝統兵其餘大學士范景文四川御史陳良謨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黃端伯杭州府錢塘縣知縣顧咸建監國太常寺少卿陳潛夫一班忠義皆予布置也韋府不許予大聲呼再夾予絕而復蘇昂首應云予不能再見老母矣老母老母何苦育予太祖高皇帝何苦立讀書一科多方培植迄今二百餘

年獨令讀書人受苦也予被讀書誤矣文人不可受刑盡人曉得讀書須識是字文人應解何苦何苦不過死而苦公覆乎杵曰甘爲其易所以全程嬰也程嬰豈利身而死杵曰乎朱亥不虛侯生之死荊卿不虛田光之死侯生田光未嘗爲朱亥荊卿三窟也即今日爲公瑾死者復生生者不媿若荀息乎我死不在今日在二之日矣即不在二之日在四之晚及七之晚矣夫復有何程嬰朱亥荊卿者果能無媿乎果能不負約乎果能令他覬況我子身孤苦止有賢倩看我不若瑤老父予兄

與堉楊大介書

會旦老只過朱告翁處萬無不相晤也急晤非有他不

弟之同心協力也則我以終鮮兄弟而不足懼家徒四壁知計短促不足懼一逮即赴認死決裂不能轉移不足懼何恃而復有他覬布置八字我若解說不過而天老無詞於張主箏保天老箏波道府前無台州察院之利己妨人乎又恐大獄遂起矣再三思之千難萬難我在獄中無他埋怨無他希冀始終一舌不生活望合獄芙爲歎息是亦無媿於天地神明也啟予手啟予足有拶夾笞毀之傷誰爲爲之萬乞旦老與芾老念弟無求生以害仁則已矣天老不應過督我也郭有道恥獨爲

君子是我今日也皇甫規恥不與列是天老昨日也索性到如此死豈難痛快胸中所欲言而一附大君子以分一腳忠義乎字日前日縣監中我有數字附往不知與天老看過時曾毀否伯仁雖自願死今不免多一重爲王導而死矣不得不愼審也

與堉楊大介書

忽聞有示死我忽聞有批生我播弄之極但自分一死耳承多方救援感甚感甚不知如何做事萬一徒勞不如留餘以管我後人爲囑老母已託顧妹丈承其許可

炤及早寫定不必大只一立像巾條足矣用貢生冠服木主書大明貢生華某立此爲標以遺後裔樓上書及手錄乞同丈母一一簡封作如兒在不知來生也字日父逃身禁家毀母辱其心應苦不敢煩贅目下所最急者全軀而死爲上幸不作婦人之仁懇懇

與堉楊大介書

偷生到今不無家下之慮承姊丈再三週旋歲寒松柏疾風勁草姊丈眞卓千古矣又百方思欲活我設果慰勞則自此以後完聚皆足下所賜也但我無念貪生尊

意不忍令死尊意已盡而我生無期斷斷弗用姑息法須打點精神前往體訪如何詳如何解如何批轉萬一迅雷不掩徒苦異處反使鄙願不遂矣只因思量不出死所曉夜不能合眼日閱無權牀上無夢姊丈定當憐我也卒歲如何設處室人豈能作無米之炊乞安慰之萬弗鬱躁徒使外議有不安家母之名再諭再女十分妥貼弗激怒爲娘者徒累做娘有不慈之歎就使家下粗可我在獄中尙無妝飾過節而況家藏如洗約略柴米油鹽等項斷不可無不知姊丈用何術爲我料理也

乞詢丁林處陳奎書曾送去否如竟付浮沈則當再作字往耳書中非有陳請不過託且訣耳芾老曾來否乞詢旦老有一別商屠董無音耗柰何玉老不許保說待詳轉則鼎老不無急欲詳乎曾過瑤仲處否天植書已煩孔飾送去矣昭老所爲非不可只賤性生平不習慣爲喜幼甥如保出乞囑他到監口會我一會此人眞鐵漢也眞忠義也家有兄姪親有仲舅不無三歎然而仲舅公較賢矣

就逮次日與壻楊大介書

昨日府堂已將審語等項取進矣適纔昭武乃郎來傳按使已有文來竟改作徒且云路人盡知即家兄亦曾對他言如此慰意萬萬必無之理之事之勢也足下幸

弗以流言相惑

與堉楊大介書

適縣差來出一牌盡列姓名自楊文瓚起層宸止說係海道批府明日解府審者乞即往縣工房先生朱玄明舅公處確查文如何行明日本府鋪堂可不必萬弗妄用只遠遠炤管我儻道批有出路則本府門路我亦無銀老毋切弗令到家兒處丈毋耐心苦守勸其不必惱怒悲泣王親毋如過來只言家貧犯事萬萬勿埋怨一人至囑便中得賜一會懇望懇望

過宜言 卷一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與堉楊大介書

二項俱難登對要見何故助我一兩此決非直指有是問乃天老自為此言對直指以卸肩公札也層宸之語更覺無稽如此則我與馮京第首尾矣豈欲救援人出焚而反加之焰乎總之死只一死亦要分明幸過旦老詳盡言之蓋天老極有作為恐不必以難題目撿人而出活自己也天老自然活我自然死又令我受刑我反不瞑目矣若老豈與天老同調乎萬祈查確示我更須旦老折衷是非

與堉楊大介書

受刑後膽碎矣風聲鶴唳無不惴惴事多錯出萬一再有意外如何當得起承尊駕不念我舊日之直情薄德而嘔心竭力以待我伏乞決斷要緊昨府已取年貌矣若是解道豈無苦楚況聞杭獄有牽扯乎千萬過獄門一晤至囑

過宜言 卷一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與堉楊大介書

天若二老抑仍禁乎保乎或脫然乎院批如何語乞鈔來一看若云與某對質如實同罪則我已定罪矣昨旦兄過晤諄諄囑賢倩頻過相會說話相聞眞是千古人品感之念之午間有數字寄歸幸即為我面致家下作何料理尊駕會時我話十忘其八及至別去許多湧出胸中自一杭州有音耗否念之念之

與堉楊大介書

足下如何不歸且竟無分曉也院文旦夕必轉所進呈允否亦聽之已耳會審如何下落院批即駁來我決不能再受刑辱也文信國坐臥燕京三年究竟頸汗元人刃而且見夢於子以髮倘絕束為怒則可生可殺而不

可辱先正之言如案即或不肯死而刑以迫之招使死或尙爾有生而甘心刑辱以求生決無承死蚤矣反受刑楚也只苦足下不歸舉目無人胞兄絕迹妻兄袖手恐尸蟲蟻積徒令烏蟻予食耳書到幸即起身目下尙忍死以待也我岳母健否諸舅寶眷定納祉年老干古肝腸即卣一身上見之佳室佳兒自是康好謝寅生憐我而以女女我如兒亦是千古僅聞在杭諸公不另啟幸一及之

與高玄老先生書

恭惟老先生以天地祖宗社稷憑依之身而陡蒙大難夏處獄中藉是卜興滅寐不渝惴喜聞不屈而歸夏慶心慊矣悠悠之口動幸老先生得白夫此事此心亦何可白亦豈此輩能白總令彼無敢柰何而後我得以告無罪日月之食可見不可更祇重知人欽仰耳夏自就逮以來願濺頸血以報答大明以奉老先生而不能不思完手足以還父母兩次夾拷幾無全體又出慷慨承死之後誠知有故豈敢稱冤目下知卣一破械不勝加額但院君一案決無盡脫層董兩公思留身有爲破家

與駱天植書

盟兄盈庭正議從井發援覺弟今日赤心空報國班首忍拋兒之句作美話矣洵非盟兄能傳弟耶但弟百無

一生不敢同范蔚宗久稽望活盟兄多才起溺定乏私
恬然弟寤寐以思有何無過而重勞盟兄暨諸同盟諄
諄切切歟夫人第一等死李侍郎文信國耳第二等則
程嬰杵臼之死第三等子路結纓之死弟雖死於鴻毛
僅與草木同腐獨以目眉心肺實實有過不得處反若
冒難蒙險不死不已癡衷賴諸同盟而有可無否也死
者復生生者不愧此則盟兄千古也使我有身後名不
如當時一杯酒此則弟今日也弟索性在初四初七日
茫不知所之亦已矣迄今惟願全軀歸先人墓側猶若

團圓完聚然者儻天不肯慰盟兄之願乞速速相聞可
也明出地上賴君子兩明繼作惟大人盟兄品題豈僅
月旦評家倩涵之祈一發揚爲囑邇來訛言弟事甚輕
幸爲弟疑弗爲弟信儻得閑時仍祈顧弟獄口俾弟面
致謝不盡

與駱天植書

謝太親翁之弔因受羈難行而令小兒往是亦童子不
可爲禮也反重費親翁鄒廚又兼厚頒童子何知豈吾
盟兄不一阻乎盟兄不但不阻謝親翁而與老嫂推食
以哺小兒何盟兄之厚待到十足田地弟至抱歉到無
可自明小兒之張冀收拾亦到十足田地也蚤聞知悉
欲借鼎完璧又以童子不請妄自開封弟恐封識不宛
然則眞璧反鄰套耳故不敢容商所以報李乞先聲謝
謝兒歸竟捧白羊爲己有至不許阿母一問弟憂之甚
疑他日必愛錢之尤也聞其打點買書及紙筆諸項毋
豐衣服及他想弟覺寬懷以爲或者還可在禮義鄉也
但不知他日果能成品毋負盟兄與謝親翁否耳不盡
卣一書來有飛翰倘欠修儀八兩與致瑣友有交情
倘薄不可明示以意之語當如何週全此奴爲人也幸

與駱天植書

謝親翁盛情海山莫似矣但素帖如何送去弟初意待
涵之歸措處些少禮物藉以將敬目今弟在禁中而留
諸舍下竟盡變爲衣食資矣此盟兄賑所知者雖謝親翁
曠絕千古不以形迹相論而弟實不能爲情柰何或留
得弟存而約略行禮此在弟亦不敢望者敢以之飾說
乎乞盟兄爲弟告罪過儻至廿二俟涵之歸計如何大

抵厲素書一邊覺弟尙從容作書中情語否則明日之約亦不敢方尊諭也總之此兒成立決不忘泰山之報及通家子之報耳特此啟上不盡

與駱天植書

歸舍反增傷感何異靈筵慟哭只爭夢覺不同耳矯情鎭持五內陰裂乃知男子之假婦人卒眞可敬也又知演劇者楊夫人生祭椒山公不爲動色殊非難事蒙屢週旋銘心殉骨寅生愛女弟婦夢寐欲求儻果慨然則結姻於形骸之外鬚眉道氣傑出紳衿作一段千秋

佳話矣幸吾兄玉成之公韓翁令愛長小兒二歲弟婦過聽日者或天未肯爲小兒作合也乞存諸吾兄胸中已耳昨下顧南京方兄諱授字子留其人頗骨立因尊正隨母同居杭州而身避試走吾寧每非其岳老仕於淸故不久處暑時遊外訪死闖死南及死魯節義纍成帳祕盡其家富甚欲不埋沒志仁於荒煙衰草中也寓延慶寺石塔西房乞吾兄一訪之爲快踰二十日卽返棹南都迄將弟對簿記略膽一本詩不必綴後弟當另錄請教併煩過字日索弟原詩本錄所贈吾兄詩與之至囑會方兄時微詢其舊年恤弟者未識何友轉寄弟雖心領其惠不能不一知郵筒也同事友已知道詳語而決不聞弟目下院君依擬其肯知弟乎統煩吾兄時時察訪一知卽示弟囑囑疑弟好名每以名愚弟坐必死卽以承死罪弟弟爲人之難一至此卽死亦不令美好一至此昨弟婦挈弟胸襟大慟見友至作孺子泣無則哭直送出大門後晤家母至母兒妹一團倒地嘈嘈哀沸人生到此豈可令定有梟日而使知弟綁肆市街乎吾兄幸以院批急聞眞弟生死之託也聞鄭公

豫矣乃知古人臨難一絲不紊眞難事也小兒捧答東
肅謁家慈已卽謁弟於禁中諭其刻苦誦讀脩身惕厲痛
自刻責以報答駱老伯鄒鑒之選謝親翁瑤席之坐小
兒亦言家母亦曾分付過河山可移盟兒不能忘矣待
涵之歸當率小兒升堂叩謝恭聆教誨使爲完人報效
也弟尙有微囑焉家兄與弟最友愛近時移世易弟進
取無志家兄情貌頓冷蒙難來不相聞問又每恃年高
望重卽明時亦不勤脩禮家母前或遇慈辰而弟在舍
則閒有過祝時弟惟盡弟道令節誕辰必率小兒過拜

大兄巳嫂三位姪壻從不曾見家母一面而涵之無不
往家兄賀新歲者兩舍妹夫未嘗受家兄郎舅之目雖
先嚴祭像輪應兄供弟必設小像於家致家母不能不
以家兄兩姪及三姪壻之光景罪弟無報報之反而弟
克脩弟道者所以盡弟職也亦所以教小兒也今年一
應節祭分付小兒無往蓋因其在卯不欲使習知大伯
伯姆及兩兄冷煖厭薄之態眼耳承謝親翁破格之愛
家兄姪必無親誼之待而小兒惟靠岳翁撫恤如子如
姪矣此弟隱衷恃愛敢以披瀝或肯同謝親翁一顧弟
更欲面謝面囑也院批卽案誠妙孫道到壩矣弟恐其
未肯妥靜釋然也方子留曾會否字曰曾一酌保法否

與高旦中書

荼喜圖歸頓騰蹕躍若弟在歿特幻抱聚散耳活則灰
燃死則毛褪不關緊要事體令兄卽公祖宗社稷憑寄
之身烏容造次重卽公白宜重盟翁儻盟兄不萬分珍
惜謹祕將誰爲白出卽公是盟翁肩任更宏遠也弟雖
偪處圖中無時弛慮杭如留眼每得家堉涵之一字必
重回翻覆閱玩至五六十次而後置偶有入想又復取

看再三夫涵之書僅短幅而弟癡讀類呆者總心有所
屬故也今慰喜甚矣昨楊贊玉令兄自杭歸云院批屠
董所再呈候旨再勘四字則應遲死期也弟承死在蚤
舌不更氣亦在蚤而祇苦雖肋更受侮辱以中計賣弟
之友而鬼怪求生反恨弟當日太認煞使難轉移而又
恨道中拷夾不庇屠老且每每以好名譏弟以弟既自
號忠義薄弟使弟時時入耳之浮言決不投杼決不驚
虎且日耆聞弟婦有盤盤得知大不快意天老弟恐身
後有他而盡毀嫌疑字蹟併移藏元日獄中所書蒙難

始末嶽弟好名故然耶總之無欺耳弟今俟死已矣乎日曾謬著易史一部每交配一古人繫詞則用五經通詮舊先膽出二篇兩年來頗覺欠妥又多塗抹增加未曾竣篇又孫子十三篇每句用古人兵法註出起漢及我明兵法多與相合註僅半而身逮矣獄中苦難完此二書意欲具呈楊通判乞其諭獄中官卒撥一間前房及身在而脫稿誠知必付覆瓿欲以瞑目無視耳不知得遂其願否弟全家俱賴給恤更承辰兄告公頻過頻賜簸論者遂謂弟獲救荒奇策殊堪訝駭弟又憫卣一

慘變已極子尙坐禁而執大理以責卣一之徒飛翰悖德悖情坐視且至下石薄惡如此督其商保字日彌縫其師弟而飛翰反毀弟初作奇男子今諭意別人索助自濟不啻醜倡婦伎倆嗟乎盟兄不謂卣一有如此高足也涵之極承青眼統望空稽首以謝令兄老先生詩章肯發一盡讀否網羅鏃翼知路莫奮聊煩枯管以伸契闊

又與高旦中書此巳月十九日書也

天植雖屢從輕而未能脫然尙須費一番區處柰何柰何語云凡作事寧爲積愛者所憐而毋爲見仇者所快今見仇盈國中矣天植之肉其足食乎弟止此一頸久已許人否則不因之更加殄瘁乎某兄作爲弟夢想不到弟果然癡人也然弟以褊性竟成癡痼者亦有說焉弟非不欲與俗俯仰與世浮沈也此必大作手纔堪騎兩頭馬一則領袖聲氣一則依附聲氣一則父兄爲當世顯宦可作護身符一則喪滅廉恥臂可東西移而面可黑白改但此一項視前諸項較無骨力矣然而索性禽心甘同忘八亦一大作手也儻顧惜名義還思躲閃

如號名士走聲氣驕人白日耳弟家世儒貧無可護身而皓首窮經操行孤介諒爲聲氣所不齒又天付迂癖生今反古略涉模稜或獨坐或夜覺定發黃汗是以日夜作蠹蟲非批點往書則手鈔多帙飢難忍憤難平悶難展寒難定總藉圖史解免而不急急干進好名入覺至沈湮十有二年始受知於黃海岸夫子始則赴考未有不狼狽不僅落孫山已也至使府選考而獨發學戒飭在當時吾慢吾學寧鍛羽決不更氣雖作世上鶴鶉一握闈議終以青矜老而又犯大辟首領不保害及妻

孥迴首一思相知甚寡而海岸夫子之死玄倩太常之死俱弟最契其餘醜顏或僅識面輩昔年鴻社之舉極蒙同事拉弟而弟心鄙潞陽斷不肯就至卣一亦有言在今日思之凡爲弟所師喜不面上點一黑痣也醫人割股別人衣冠不正儼如身溼塗炭寧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弟原不與見仇者稱友而亦不能向積愛者乞憐想足下必不逆弟之浮喋也椒山集如整出借弟急眼一閱囑囑餘俟面悉

與李昭武書

佳章二幅時時捧誦以作面對贊翁一作一字一珠咸可爲弟後榮也解道無有不刑殞首之苦豈若受刑之難弟未有不自計引決矣木仲自脫只可惜屠老爲己極其周密然業知弟決不食言亦稱知己弟因涵之往省後舉目無親竟如登鬼錄一般有懷無從告訴有心無從通問一應看古下筆俱屬艱澀兼之家兄大罵大罪非但戒兩子不登叛門即家母年節亦不一拜逢親逢族惟惡口毒罵弟罪曷勝擢髮耶使家兄不喜而又使老母受慢不孝不弟大倫盡喪何以爲人是以終夜伏牀痛哭日閒雙眼竟花頻蒙吾兄憐愛長公頻慰不覺淚復淫淫自當指山石稱謝也併鼎致贊翁謝謝昨公翁大人移盒慰問又委書對簿兩次情語頃尚走筆餘不多悉仍煩盟兄通我消息囑囑

高虞尊伶仃歎序

脈脈千古不聞亟丈尼父見文尚歷知數知人知神而後得之近今惟椒山年譜曾云見舜或律動而天神應也若文中子必謂遇魯叟則惑耳胡僧見彭生化豕創爲因果輪迴以欺智人乃謂三國人品爲高皇呂后三

傑及項重瞳再世雖楚羽溫布頑勇滅倫頗相似淮陰奇男子竟化身曹瞞耶不忍倍漢淮陰忠肝固如鐵矣憤女子詐而侮獻斬漢冤淮陰殊甚嗣是顏李文陸猶後來者居上韋皐爲孔明後身已覺不倫而云吾夫子生韓滉時正得一有道羽士又因季路再世而起毀聖誣賢當不特秀禪師呵黃庭堅入驢腹中矣漢翼德巡於唐飛於宋差足比擬即非敢失節亦若券玫亭賞睢陽人倫天道語不置則睢陽學問獨優次惟武穆湖南寺詩與所上諸章疏動膾賢舌不知桓侯謂昭烈應以

禮折超悍固非純任天資也況讀浩陵桓侯刁斗銘皆
侯手書雖末技亦工與惜乎一死殊覺無謂鵬舉力足
制兀朮而授首於宗子之家相骨肉自殘令人髮指必
若睢陽斬六降將食雀鼠併其愛妾督雷將軍輩中矢
六折指一呼南八男兒同義力可爲則爲不可爲則死
毫髮不謬零丁吟所繇借信國哭張許見志也許微不
及張故後世止曰睢陽云噫讀書當明其大今名公巨
士自稱忠孝名義其布帛菽粟也復卑之謂不足聳觀
聽僥倖事偶合古必互自標榜且薄子房不足爲而詆

孔明鄙蕭魏鄧李爲近世而周召而伊傅譏翼德鹵莽
矣鵬舉未明哲矣睢陽何必食人恢復何必守睢陽矣
信國餓七日不死吞腦子不死坐臥三年一小樓不病
鬱鬱死而終頸膏元刃又謂黃冠歸故鄉實懼死矣況
乎寡廉鮮恥滅絕君父肺肝莫掩石出水落而動撫孔
孟又懼孟不足折人也必誣引孔子令時中同於馮道
而後已百不一懲胡元居儒七等在倡優下降至聖爲
中賢之慘而媚於禺奸之慶弔俄而談當今文名如黃
海岸夫子師之友之倪鴻寶禮部鄉之里之黃石齋先

生或謁或訪以驕人未敗思其言言固千古涇渭亦甚
辨聲譽足動公卿奔走海內矜飾家傳者謂張許納信
國之馬豈非馬能義如義犬義蛇義猴義象乎猴有猴
冢蛇有蛇冢即猛如虎亦有虎冢稱馬冢夫亦秋夜生
賤人貴畜以與睢陽相琴瑟也予猶憶丙寅三月渡蛟
川大風覆舟浮沈颶濤十里許自分葬江魚腹中而學
不能賦騷魚不納抵孔浦得破浪出去春連晨不爨即
三旬亦不滿九食乃爲癡思下縣禁不能死其他時瀕
死者屢屢不但暨陽之夜逃留都之不吞美餌而接淅

逃又不獲死豈曰神實呵護大抵吐棄不嘗耳然後知
信國之馬滿腹文章節義也是以取貴乎睢陽馬果受
何人胎信國果何人再來哭睢陽廟者爲信國公而哭
信國公廟者眾乎寡乎抑僅馬乎昔杜默哭項羽廟塑
羽大淚今日誠哭信國公廟得下公淚如塑羽否謹以
問之秋夜生時戊子姑洗閏月書於皐陶座側

與林霞舉書

不意受東山兩首而同心俱禍屠王及楊氏七人一項
弟及昭武及慈一項孰知觀瀣有寨寨主逃而先事附

往聯絡之公家帛書遂露所繇殃及同盟也惜主寨者素昧平生耳然安可怨及作合者初七日院辟左右訊弟云汝與賊通定該死罪汝若直言則以汝作首當免於死應之曰原為大明豈敢避死且作此事時已置性命度外院云謝三賓同謀乎應之曰三賓為寧波人最不齒反面事仇行同狗彘崇禎先帝時彼忘君猶居鄉也弘光蒙塵彼遂降虜迨錢刑部舉義王武寧欲以罪手刃三賓願措餉自贖因貲緣入閣奴兵過江彼即背監國出降如此反覆小人好事豈有他分直指點首者

五人外實無有他初二日身被逮入鎮撫司初三日下獄獄中人豈識朋友行止直指又點首者久之云汝再直說我免汝死曰若苟免於死何以謝石交何以對心何以見大明二祖列宗即憐而許以不死亦必要求一刃以正法直指始正色云免汝受刑入獄聽候今弟死在目下矣祇恐浮論汗人謹書訊曰確事煩盟兄他日為弟解嘲弟老母大年託舍妹丈矣弟婦生死未卜小兒乳名如官憐其尚幼欲保全存祀盟兄或呼之一見面創同盟獲使成立弟一念癡眞不獲同盟兄皓首交

久之又問云李文纘同謀乎曰否彼一秀才同文社則有之未嘗預此又問云楊文琦文瓚兄弟乎曰然文瓚何如人曰是一書生向來不涉此事者於是出兩揭姓名與弟看已再出帛書問云此何如人乎曰皆秀才誰主謀曰夏年長且謀有日且廣食十餘年又受弘光恩貢若說忘了大明即屬有欺只可惜今日恢復不成願盟兄他日成事以不食言瞑弟也今事多錯出八兄現蓋保全其事友也而訊曰獨任其死夫亦為其易者祈

聞口口口冒險問八兄消息眞是千古弟慷慨就逮在拘提乃以類獲百口何辭大抵歸於凶終耳黃泉若遇好朋友只當飄流在異鄉弟喜生泉下矣十九日府者久之又問云汝同黨何往且同黨外又有誰曰同黨

招已成弟絕無他言祇於己名下手押忠義二字只處死較易守死較難家下作婦人之仁獄中同縛虎之嚴未能乘便引決奈何奈何安得全軀不令刃汙吾頸也初七日院審道審時謝三賓之搖尾乞生萬分狼狽十九日府審又醜諸馮之備極諂佞貪忍惡劣則弟之挺勁巖巖丹心無改視死如歸眞不識時務大媿明哲二字矣未受明爵即無補於忠母在身許更全虧於孝豈不晨夜有慚衾影承諭如兒事銘感殊深但弟死而家不受累則未敢以蠢犬煩嫂夫人翼哺也只朝夕看視

或減雞鶩食開當阨之惠憐父而傷其子即造七級浮屠不啻矣徐捨兒隔鄉弟不便言訣乞致聲山案已定扳累禁絕犴獄若阱不獲再覩鶴山顏色指石盟心庶幾夢寐猶得遇之

與林霞舉書 戊子正月

誠含笑乃上天或怒弟不揣妄動守死甚苦家下婦仁獄中卒愼始則鐵扭雙手而立諸籠押穢斯食斯今竟叢汙孱體而通晚屈曲寐視醒視自頭及踵蟻蝨作穴偶於日下一抖衣而纍纍下者如小雨細沫面垢頭蓬未經沐醺已二旬餘矣而囚伍又以漆面炭手手瘡顆顆如巖邊蝟蠕伸腕討搶其棒腐不可聞偏來鑽鼻視彼刃即加頸果然禪家解脫也迴思鶴山石交弟甚醜劣盟兄弟氣力於弟獨賚弟甚負我知交盟兄平日竭蹶心力氣力以爲弟弟無一分報效今復百謀救弟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未識究竟如何也弟獄中每爲八兒課卜似尙多吉想數日應得確信耳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亦以是驗之弟惜與三賓同禁數日至今其座覺汙又誰知三賓竟以弟得生爲之一歎

與林霞舉書 戊子二月

不意弟延喘至今也或者原在大夢作戲乎細君每以字來報吾兒之日夕探問諄諄顧恤同骨肉視弟弟眞如死者復生而吾兒之生者不食其言乃爾千古石交又無此一段也弟府招成斬解道拷夾道必死弟而以

廿三日暗申按院算目下批文必轉弟命旦夕矣所苦不能晤吾兄一面耳孫道行日必歸舍下再別毋晝或於是日舍下抵掌頃刻眞是及弟生命而大歡無已也未了後補敢以望之同盟可惜八哥家毀子禁身竟狼狽至不能含殮業師天下慘況無出其右聞吾兄亦同恤弟者恤之爲其子謀出獄且百計措金爲憲獄周旋眞交籍中有一無二矣弟冒難始末一卷祈存作佳話元旦示如兒一段亦祈藏之爲不死弟也弟註孫子一部每句以古人之行兵遣合者釋之易經三百八十四

爻爻用一古人像出而繫詞則以五經貫通者通出俱將成帙一旦被逮遂未脫稿兩註俱沒沒矣未免痛恨小兒如官命名凜咫後字儼思讐子命名凜尺後字戒欺意欲令之顧名思義做一好人讐子已矣凜咫之兒必祈吾兄嚴督成人弟冥冥中必有銜結報也弟別無他託玉成孤寡喬望吾兄耳近作數首呈政倘俟面晤不盡其心

與友人書

某事無可他慮未免奪之使不快須助些薪水之贈所謂趁熱而勉冷之也萬不宜遲即煩某面付爲妙恐彼處倘怏怏靜則長智暫息今日以盡弟情而復有意外耳方子留曾晤過否昨小价來路遇寄贈二詩小价不知其姓名弟讀至末行則云西壁無聲子具草弟意必帝簡兄也短歌一篇律詩一首佳章妙絕弟實不敢當媿極媿極其短歌內一聯云孝經中幾句宜讀愛髮膚魯論卒三章方知立禮乎眞是藥弟實祕恨聞之較遲耳祈兄一詢果係帝老爲弟謝謝所託天植兄保字日事如何分曉弟非有私見也卽弟未冒難家下屢屢不

炊而況在禁家既不能煙而監飯又不可缺誠知巧婦亦難然薑桂成痼決然無貳想飛君亦不應他疑弟矣薑云曾得實分曉否涵之不歸閩其家書尚當稽半月不禁夢寐孤恝俟天稍霽擇一吉日煩兄率如兒過大哥處送丁大哥館舍也但其師果何人乞問之

與友人書 二月十六日

不辭跋涉冒難蒙險週全印友自老於犴室海石永銘豈僅浮說所云高誼已也昨承顧倥傯未遑詳問兼他友在座不敢仔細一訪曲祕肯無汙穢惡再賜枉一終

鄙詢否聞字日體乏和爽中心怦爾苦蹇信足睽隔通
侯昨會時想習其況狀矣未識果何如也大情到此實
難強辦面孔弟不能引決而苟且延喘受辱受譏竟成
一沒廉恥人矣抆濺頸血以上報大明庶幾手足可啟
以示二三子不想兩次受夾足無完脛爲父母羞而日
復一日偷食息盥兄平心觀古豈有卑末如弟者乎
談忠說義誰其讓弟學足人師行足人表萬口膾炙豈
其分弟一腳而謬思插入忠義公然首逆乎亦自覺赧
顏甚矣近來世道變更心學殊別卣老之有飛翰弟之

有文倩公愚何異狄靈慶其餘固悠悠多口乃有從形
迹外起見者每欲以愛女字我如兒弟一時未敢唯諾
也忽謝寅生諄切慇懇每致意駱天老不薄逆賊之裔
夫寅生多讀古人書乎負海內赫赫名乎食明祿以世
乎而獨能向汙身垢迹中取許一不識時務之盡逆所
謂有心大明皆同盟也弟豈敢孤其盛意使萬世不爲
傳品也耶擬即訂盟惟隆獎之囑囑前承託李友小炤
已成否如未也乞速之院文旦晚決到無論依駁依固
刻期也駁則豈可使此身再受刑辱乎萬一因卣老在

杭解往會審弟豈可枷杻就道而復坐臬牢乎古人雖
不輕責人死而王炎午生祭文丞相其忠愛文信國何
如也弟恨平日不能與卣老平昔通透講解遂依迴遷
就兩地一律受辱假如奉旨到底不免則受辱何苦弟
早已承死絕無生想而又受刑夾視人之不肯承死而
刑夾與僥倖偷生而刑夾是甘者大異知弟生平罪過
多端天必不欲弟潔淨死耳涵之不歸弟尸蟲蟻聚矣
語云死如可忍吾忍死待君弟忍死待涵之也兩目可
血枯矣歸期杳杳何奈何極承告公盟臺又存盟兄恤

顧謝不能盡但涵之來書數目託高人帶歸等項聞如
未對想弟獄不通風無從一問故耳敢煩微探之毋留
形迹爲懇晤後即發燒伏牀索諸病腸偶得贈言雖意
字未佳錯愛容錄出請教也

與友人書

昨承同殷靖兄顧弟於獄弟不及對殷靖兄詳悉談衷
末又感卣兄之甚辱不禁破涕遂速盟兄之行別後弟
意抱衾欲絕可生可殺而不可辱卣兄精到之學意欲
寄慰具慶耳然天下事決無騎兩頭馬者小人有毋自

不應妄思君父既背親思君則致身竭力安能充充無
憾弟贈兄句內所錄有人生限七尺五倫半潛恨之句
而贈掖青盟兄有報甘飴甄濺啟視捫胸梏等語雖不
佳字字嘔血也殷靖兄即歸乎儻俟天霽而歸弟先贈
近作數首附呈敬可親翁罣政再偷閑另贈謝親翁也
儻已返棹則概置之後幸爲弟叱致飛翰事無不如命
因向識其爲人故以人治人久久後盟兄乃驗弟言也
西老事速行爲上弟謗自當往止植老不可竟撇昨日
惠教弟受益多矣弟數日偶失和夜夢獄鬼如市從東

監聲聲叫華相公乞食投枷帶鎖傷手折足至西監跪
而哀求弟以爲呼弟同行人也喜而見之慘其狀許以
啟口度之眾鬼拜謝隨弟而沒弟此時亦忘弟之應斬
矣蓄衷不言不慮獄官見獄不乏病人申文設醮煉度
在初三日派弟多金弟意欲問天老商所貸處今亦已
矣乃知弟素性硜硜而即惠盟兄之救弟於險些兒也
雖弟必變物以往償而其迹可疑天下事不可苟且如
此在朗翁甚近兼多事後昨說或再酌以此友素重道
義恐其不便令其刻苦也何如何如

與友人書

某公之惠不啻再三推食食人已居超絕而推食出自
某公則似與弟同飢渴矣網中人坐受賑餔心猶刀割
此惟鮑叔知我也聞楊堉歸倘未及面又聞天棄家書
目下始會乃弟於獄浮猛擬進呈院君統提弟等一案
質活卣一氣甚勇奮夫活卣兄固弟本心也而果得若
呈中願弟亦何必就提而後活卣一乎急切中得完別
同志同盟諸兄翁詩弟坐待甚從容矣如兒擬出月二
三兩日內過林大哥就丁大哥外舍祈兄各以猶子督

之第一學做好人如二十四孝章章訓誨凡涉篤行方
正佳言佳事必指摘撕仍仍不廢筆楚假令滄浪終
咏濯纓斷不可令之干名進取祇通古今事繼弟書香
俟起後來亦恐犯造物之忌豈敢復有他冀耶飛翰奸
狡悖德忘師幾再見狄靈慶也而責之出字日於獄以
彌縫其愆猶存厚道耳勿令其支吾浮飾墮其慣習行
當致檄我鶴山兄弟嚴氣正性俾革面洗心庶不令某
門牆多胡紘輩也某之薔數決不宜遲兩老之說已之
爲上近閩有舉助弟之美而妄行強迫致弟有陽作奇

男子而陰同老婦妓謂弟再生子魚者幸愼之併祈謝親翁同植老潛詢之此話何起雖飛翰近亦舉此規弟矣寒食事得那處家祀不盡嗟伯有也感極感極草成二詩草草呈郢其某一章當另倩錄手附往原稿祈即擲弟心緒麻亂恐有複句疊韻故敢求吹索昨又聞郎公復獄然乎弟眞如草頭上露併難爲知己一道耳

與友人書

小价傳弟婦之說云昨晚蒙盟兄致吳公之惠弟且愧且謝殊覺食旨不甘初問兩公所云恐其已發而中有

阻者弟既不欲虛人之諾而或可因其已發者一佐拙婦之炊故敢相詢不虞動吳公之憫也弟將何以爲心弟想古人不食嗟來之食在今卽嗟來亦古道矣乃謬許弟之癡赤每來高誼破格焉則破家容張儉今正不乏恐張儉已鄙而況負良友如今日張儉更鄙乎在弟今日之禍初非爲仰事俯畜計亦無功名想也得重光日月而遨遊諸同盟閒一逞衣冠之樂自遂別項怡悅此硯鄙諸公洞識且素不欺共志卣兄所由正色責弟者每每奈功成入山竟爲時俗套語弟固隱之心耳何

與友人書

初不意延喘至今也喜兄與某同入郡城搖搖寸衷苦難面悉兩番刑楚辱莫大焉承死在前受刑在後亦一奇局弟固不望活也而終以盟友賣弟全身弟明入其賣則所以處弟不無過毒矣天老乃郎赴省告覆審已准已歸而又不相聞弟豈能仍若府審時出弟不意乎

總之家中多婦人之仁而弟又因大介久處杭州恐尸
腐無掩蔦蟻爭飽以是忍死待大介也今兒入城矣院
文到日弟隨機行耳承天植生死之誼訂不令死於道
路又蒙從臾寅生敝親翁破格慷慨以愛女女我如兒
兩公不無然許否兩番對簿語暫奉電以消時雨之寂
非好名也實因不能逢人說項而假茲代口亦因氣誼
諸公喜聞是語故耳看完即擲下弟苦無多本幸弗與
別眼過之蓋此亦空言恐貢實禍也天稍霽祈過一面
盛惠謝謝

與李昭武書

兩公詩妙絕令人無敢賡和承諭雁字詩先奉上餘容
弟諷讀數過贅小跋一汙楮尾仍再請雁詩一首也舊
亦有上平下平韻共三十首雖不通理今竟盡棄矣日
來悶悶殊甚荷贊玉尊大人屢賜膏藥又歷遺价相問
昨聞患疥未愈弟處竟無可到其寓一通慰問煩贊老
爲弟致意院批應轉如已依擬須急切知弟此係生死
患難之交藉以堅盟幸爲弟留意邇來發一語必觸忌
觸怒令人不敢向天老處討一消息乃知天下有抑鬱
鬼也笑笑

過宜言卷一

明奉宜大夫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九淵華先
明鄞 華 夏吉甫 著
明鄞 楊晦遵大介較集

生傳代

嘗歷稽載籍能當一面稱幹臣其品自挺著至於遇或
不及時或及時不大展甚有未嘗一日當宁已隆厥聲
施於後者今昔人何特重遇也余觀起部尚書郎九淵
先生工古文詞精草篆行能不獲徵諸牒而徵諸牒即

耿耿莫並乃在籍未久以方今脩有權舉苟且饕歲月
將若何余知九淵信不朽矣傳曰九淵者姓華氏名顏
字九淵別號心齋其先無錫之梅李人系出南齊孝子
寶後孝子二十一葉而生原泉原泉生暎暎長子永以
宋紹興末寓四明占籍施山則自祖弘首元至元榜來
供職始故及九淵得世有施山而山隸定海之北因自
寓公爲定海人焉九淵父贈工部員外郎傑嘗丞內鄉
攝政清而惠一旦感疾歸內鄉人願致其邑女李氏納
之生九淵今贈起部公與喻宜人偕歿九淵雖廁名邑

弟子員例食餼口望眼之猶及圯下受書時也李宜人
以故嚴九淵令博遊毋處當是時贈起部公素稷貴游
產不足謀而侈廢產俾九淵讀室益罄孕宜人卽龜裂
絖寧能嗷多指食以需九淵脯乃九淵故長兄子存義
襲且豪前九淵謂第往耳吾日積盡資足佐斧家幸粥
糜代飢不及必自身盡之使公恝往而迹絕裾卽今日
何以處不肖義九淵謝唯唯入茗大中丞潘公見若渴
令諸子執鞭九淵意不可應寧國守史公聘一時名士
若鄒君臣虎願與交九淵獨不樂太守卽率寂寞返返

卽入郡向兄子存義所讀余嘗耳九淵奉母不給於鮮
兄子鮮之夜讀不熟於膏兄子膏之以故聲名籍籍冠
蓋閒所居戶屨常滿因積贄補太學日益事遊足迹幾盡
幅巾酉領幾薦癸丑成進士時當館試大宗伯孫公因
修隙者刺二難字以不首九淵甲特懸庶常榻揖九淵
九淵執不肯往遂東馬首明年春奉宜人入郡主工部
屯田司事董山陵役有成績忽遭艱去服闋改本部營
繕司監節慎庫夫庫廟鉅萬緡稱泉府而歲費不經便
出入者墨況在錫貢莫應應而兄耗三之一僞易五之

一遇徵發賣得我於頰而睨不敢稽其用積貯寧不立盡九淵沈幾極慮絕干請石赤不奪荷先皇帝初立乞裁煩費杜弊孔誠合卽非制得著爲令卽不合卽制可爰爲撫一睢吐納之管是薙毋敢眯睜目以深謀肉而身城社風因上三事請十庫之藏除可經久不朽納作會有餘輸錢聽貿弗令羶餔墊恣蠹壞以啗我疲民講吉凶諸禮儉分封自一切器用弗進悅奇技淫巧而鑠我積珍愼解納採辦借力守土官民敍勞勤爲陞擢弗厭姦商積蠹壑而斁我膏血當是時九淵逆知與中貴

人大不便而大司空王公獨才之於是天部郎闕擬九淵名上會有齮齕者因例轉本司員外郎題督兩窯軍器皇城鼎建諸務司節愼庫如故先是攝庫不得他攝事卽無攝事而賄得敗名敢嬪以智術爲他巧者其罪沒九淵冗百蠹節濫爲毋乃瘠形苦神祈節用以報主知如府第片瓦成額費薪三十而窯監猶多張瓦以蜈值一楠木率三萬金致而司木以不中長不中圍微腐於遺輒報罷廠使例倩委國服例遞給權璫貿弊於吏胥吏胥穴賣於牙紀脣輔依而握籃焉而九淵矢當日

榛臣弗先期頓委我弗後期瑣禁我實卽與陶成卽與埴以用換材以效償勞止給據以煩司帑者報銷而手不一涅且事必身之日與操作人按表責成能咄嗟辦而不苟奏功圖故計額擬費費視舊僅什之二匪用每仰給而子來家不破刀布益饒嘗伏讀覃制曰爾以土木勤劬事我皇祖考於鳩工之肆習聞爾竭股肱集事惜銖兩明廉山陵之役三月而奉皇妣以幽宮司庫之寄餘而積羨鎰於千萬赫赫聖明知臣節敏豈惟臣幸不孤天王諒臣勞瘁矣未幾果病病旦劇而捧校粵之勅以行不浹旬卒於德州公署時天啓辛酉夏五二十四日也距其生隆慶乙丑春秋五十七歲悲夫九淵性穎捷氣憤滿而外貌雅馴與知邊要灼敵情廣寧陷願得裘帶入戎馬場懸羯奴頭致闕下假令試事竣越次進對翠幕南庭安知不談笑拾之何有者乃不惜霄漢又窘其月日卒令功業不立見謂非遇耶遺子一名嶽太學生而先是九淵故長兄子存義因好施家計益窘至不敵而殂九淵聞而憐之以是年檄善所適遇德州而九淵手曰白袍點墨終不可湔山雲老

吏猶知之吾庖節愼時若先子頻舉以簡我我不獲拯若先子溺若先子寧望我我恨不早見若成名使今日得下報若先子遂卒夏乃輯九淵前後牒議爲疏稿併舊刻北山小集雁字詩行世而特丐予總九淵生平云

文士亦當盡心

天下需士爲理也亦惟士實不媿於所期而卻令彼輕重之遂得疵我而忽之謝太傅不離絲竹而身繫天下安危文潞公綜覈精細而屬使卻立不敢前自何賈絳灌斬焉分鄙而冤之哉爲文士矣詩書果不可焉上歟

意者尼父不答問陣而誦法者遂從欽俎豆事以基彬彬治耶然則祭受福戰必克又何以稱耶因及前哲文事武備之相需謂文士亦當盡心而伸論之夫天不異治而鑄人也而亦無視所能予人視所不能吝人也祇此踵頂直立耳而上貳舉下貳履凡頭藉而捍焉心腹恃而衛焉囊揉大將所以於百萬軍而磨墨盾上草露布有異乎歟拱之則捧揖而著議怒之則奮拳而禦侮敬如不勝於執玉威且吞勢於拔山何投壺之遥言拔獲豈揮羽之未堪聚米且圭行蹜蹜如循而弁行剡剡起

新書足疚而髯割於超兜傷於布獻劍險於卓而驚匕信於劉是謂譎而懵臨江澄清聞舞與擊楫俱豪而識不敵賓變不敵胡長嘯未可摧勒而披丹且見嗤敦是謂名而盜則何如不依古陣法者戢鬚髯而蒿矢中敵不取旨者棊賭目也以人論天道眞甚也則何如臨敵不堅而兒輩已大破賊也以知人舉親裕甚也則何如猝然遇虜者鼓灰奕水而八千舟卒皆鐵騎也以捐身任事赤甚也宋初與契丹九十戰而靈壁之役爲一勝則布衣獻策時每事堅稱善或非誣李唐玄肅之慘不勝

書而瓜臺之誦爲心苦則運幄服虜時平日好大言或
非譽鄢陵重擇帥而事詩書者任元戎焉蘇韋注跗皆
君子幾再使聞執讒者殲焉遷聖於史已而世家子房
則詳記拾履以爲得黃石公書所自而基漢四百載甚
且貌其爲姣好若婦人定後世儒者氣象之評焉而列
傳韓淮陰盡沒其所繇授兵法者不一載矣嚚度囊沙
將多益善豈盡天授耶何家貧不善治生而苛譏其不
學道謙讓耶李陵降虜甚甘自下於蠶室以盛稱彼有
國士風意有以信其所學歟宋統如晉武事各渡南而

愈不振果清言致斃理學滋禍歟憪帥餒於應猝而踞
牀不起下反以爲勇遂奮再整而賀捷名帥不辦禦敵
而鐵意手揮至自擬於亮乃臨行閒而卽殲未可謂善
師不陣善陣不戰也土實不毛而欺言薤首盡掛林木
立按圖以發其奸地善水草而詭言赤里絕無壤澤俟
親履以驚臣識未可謂讀律曆而知阨塞險要分行甲
而善進退施舍也貫手及肘而鼓音不衰敢免胄而趨
風鏑至必射而矢竝不折遂橫戈而荷雪未可謂善技
以花法炫觀短接以轉身誇捷也表立而艾蘭偃旗右

獲不成擒不獻量馬而滾藤斬木眩目及殲腰不失寸
未可謂揣摩不貴簡練心手不煩嫻熟也以水覆軍以
茨捐壽神於用閒而狙詐咸作使吾甚虞輪扁之屬垣
矣以火牛勝以火雖勝斜軫何自敗以增竈進以減竈
進新山亦幗敵變於習成而髣髴信如神吾甚虞沐猴
之毀裂已幕南無庭而汲黯長揖非倨也祇稱臥治淮
陽耳曷不可如發蒙而振落燕然勒銘而班掾手穢也

非刻也能志諷外戚矣亦何其欺主而冒功吾甚虞畔
拔之長黨也故言兵凶也言戰危也攻殺擊刺之方犁
擒掃逐之術凡可說也正朔在江南孤窮而伸義帝王
層數自有眞而誓靡此生敢失節者孝寬節義獲戰勝於
圍城王導忠誠再反正於奔輿出則方叔召虎覺孫臯
之品不足齒入則稚圭文正併韜略之帙可長恢萬邦
憲尹吉而儒者乃有此人則文士盡心或應在此而不
在彼

虜在吾目中

人臣專閫天子無從中制而本於率懷陳謀使天子明
見出萬里外然後主憂可不西顧而得言謁乃心以忠

為一人弼故登壇決策喜恨相見之晚詣廬指圖孤窮如水之遇一出三秦而定漢鼎一入隅蜀而存漢祀果不口其算至萬天下人猶族而疚也夫恪慎如充國足法也願馳至金城圖方略以目見者審耳而屯田便宜往來阻帝親征而光武不禁胡心曰虜在吾目中矣噫人臣不當如伏波哉自非險佞寧忍以賊遺君父而起不階尺土者習處行閒久而便乃成皋睢水何尚悲傷

胸捫足事也況復不戒而受困白登則親師之不利悉如目厥後唐文皇未聞命將即善兵如李靖勿將也究以智勝羣情而事無不濟宋藝祖身一至太原耳未嘗不命將即黷殘如斌如翰任之專且先雖彬弗若也而事有克濟不克濟則親師之善否悉如目嘗聞兵機貴密正言而入詭辭而出非特盛時爲然從戎恆以輕泄敗也劉曄且知規魏明矣隴西天水地非貧瘠也楊廣牛邯將非冠玉也方望去而王元存謀非不能神鬼也隗囂爲一方主詐智多端孰知援遨遊兩公閒嘗與已

同臥起必詳悉地利阨塞險要人情順逆向背國勢完覩實虛以佐彼明主而身爲漢室導苟以天威臨之或虜在目中而吠劍可了旦屬援來事事精備援果能探囊而拾取首級乎而方岸焉不避左右同於前借箸而條畫所以遂使囂恚驅援手中迷也吾以知光武之知人善任使惟援能不負所知而又以知光武之長於料敵惟援能用囂囂不能用援也宋瀆淵之役萊公力勸帝親征帝內不釋然祇日窺相公所爲爲安險雖一嘗過河折虜哉終以中倖兵取重之譴而歲幣甘踰三十萬稱弟究以惑孤注恥城下之盟而受困白登則親師之不利悉在或亦令兀朮蚤飲馬泣哉忽厭兵樂臨安之僻顧天渡狂奔不安席高宗已頻傷虎而坐驚曲木矣李綱若祝和議蚤成而朝堂罪榜撤作中興輔臣第一三呼過河之志憤發瞋臣八日奏捷之算虛思擣飲盈盈煙霧塡眸化作大理忠魂怨血也悲矣昔周公瑾赤壁敗瞞代謀者謂主權尚疑甚應急入開之使舊瑜時載星戴星謁齒齒畫如契而已接權手砍案之劍出燼瞞水師牛邯將非冠玉也方望去而王元存謀非不能神鬼也隗囂爲一方主詐智多端孰知援遨遊兩公閒嘗與已四十萬灰逕矣蔡功惟斷乃成裴晉公特威望壓眾耳

必李憲得賊祐而夜雪著勞羊太傅祚不忘平吳前主定算而恪以張華恢以杜預猶需至龍驤收風迅不得泊之利也則吳在祐目中亦優爲周郎智而晉武之時不若漢故斷亦不獲若吳主權也夫夜繩度糸石而李氏以樊若水亡願犒師爲東道主而鄭滿以周商人懾置觀營陳閒至擒縱者七而南人心服丞相天威不復反後世臥榻雜處五湖不會見囊駝於荆棘歟即虛若劉琨足動石勒之敬即奸若林甫尚磽安祿之膽而徒知秦檜之議和爲可罪韓侂胄之大伐金爲可罪李膺百慮衣錦夜行而嚇威虓虎以收天下之債帥貲郎而廢之而穴之而篝囤之平戎禦寇束手無策好官多錢不啻盤銘銘爲即胸中不便尚能大言者無其人也安望馬革裹屍圖報明主至大不辱國或敵絕糧道長江阻歸涉死地而使士卒感義若賀若弼提孤軍抗羣賊身佩妥危而氣少衰若李晟移幕南無王庭三入雲中不見虜若衛青霍去病而賊膽寒西賊破膽若韓范而中璫馬伏波援相伯仲也囂既反援上書詣行在帝與

杜喬憤時憂國之讜論爲可罪而位高社鼠權侈堂雀百慮衣錦夜行而嚇威虓虎以收天下之債帥貲郎而廢之而穴之而篝囤之平戎禦寇束手無策好官多錢不啻盤銘銘爲即胸中不便尚能大言者無其人也安望馬革裹屍圖報明主至大不辱國或敵絕糧道長江阻歸涉死地而使士卒感義若賀若弼提孤軍抗羣賊身佩妥危而氣少衰若李晟移幕南無王庭三入雲中不見虜若衛青霍去病而賊膽寒西賊破膽若韓范而中璫馬伏波援相伯仲也囂既反援上書詣行在帝與

其言謀畫時諸將每有疑議郭憲亦諫而帝弗聽援策輒定噫其在異時事會議未定虜馬已渡江矣

錢法

登今稽古而在官在民相與權子母而坐謀精衛司令於腹邊者亦唯錢而已然母蠢則鬬絕子弱則黨孤安得鍾山之銅與日月相隱沒天地同平傾也是以國昌而錢聚國衰而錢亂明君察相清謹恪愼以潤通膚血而勢不免久久瘠婺蠹惑主殖私自肥而室空迅貽天下矣曷俟當五病毋當十病子而鈴說四銖五銖獨以

劣以續於無已也鈔法不時熾歟楮幣不昔尚歟夫亦苦愛銅惜工者舞文刻下之不可爲國因至思飛蛾而萬不一得耳請無言單子之權賈生之法張潛夫之交會子與勝國之寶鈔也國初錢與鈔猶相通迄今罔聞楮幣已耳何至殃貽錢政乎夫金銀山澤之利可以與民唯錢不可私鑄此七福三禍誠卓議也而鑄以輕重屢變夫重鑄患難用其累輕輕錢弊盜鑄其禍烈嘗攷歷代之輕重增損與利害遞變也周景不鑄大錢乎秦錢一比於周而有半兩之文未幾而人日作巧風日趨

薄榆莢一輿而錢害雖盛如漢高不釋慚矣後豈無四銖五銖哉而或八銖或三銖意行而行意易而易誰實紛更之俑何待新莽亂漢事事法古謬思祖周大錢徑寸二分又造契刀錯刀一刀宜五千哉淮南子謂十二粟當一寸蓋漢制也莽以漢尺一寸爲其尺之寸二分於是二刀不行而獨大泉行唐高祖武德四年行開元通寶錢歐陽詢製詞書字誠盛觀也前此而劉巴以權目前而紛紛苦盜鑄是慮也意欲使錢無故而儲不涸之倉長流水之源乎則言虛弊得一精明廉幹之良吏

足矣不過曰官鑄宜嚴也責成宜專也經用不給請鑄兵興不支請鑄則上委下下委吏胥改私鑄者不刖六銖梁兩柱苟焉偏安者忍恥甘辱至水浮風漂鵝眼綎環葉子荇葉薄衣糊紙世愈下而政愈鄙政愈鄙而錢愈亂錢運遂與國運相衰息耶世儒毋侈言四銖五銖也即今如其治如其數而輕重又何不倫也蓋曆分荒算候節謬乖莫知較黍而定尺每痛人身經絡息脈準之度之無不有數計而咀咬之等分不齊鍼穴之銅尺失中稍不勝餐力而按方投救者致罔或克壽已夫錢固國家命脈也可不計輕重較銅計銅較冶計冶較火乎使銅美薄不中聲冶大小不中律火文武不中候

不舉者亦如律連坐國中中書省參改鑄小錢廢錢銅

一斤較舊多鑄錢十五文舊器銅一斤較舊多鑄十三
文請各行省倣爲例高皇帝曰鑄錢豈得以多寡爲則
煌煌祖訓眞萬世可通行也然而惡錢不立法以收之
可乎舉時錢高下悉等廢銅入官刻時刻到而償值寧
值浮於銅無銅屑於值更命廉謹使者於產銅地面畫
法採取卽於其地開鑪無吝工無惜費無愛銅特禁民
閒親造銅器除鑑磬挑鈕外一切禁止其官物必賴銅
成者奏聽禁止無已而丈六金身咸若願焚身鑠膏以
爲天下肥也於是載立之制支者征錢解者支銀稅糧

樂於納錢而耗羨少耗羨少而人盡鼓舞願輸人盡願
輸而當二當三當十當百俱可無窮將鈔幣或不時舉
行矣何必狙之以鹿皮盜之以飛錢苛之以置監歲課
錢五百四十九萬貫敲人之肌而吸其血哉夫河潤千
里不崇朝而徧雨於天下者錢也粲黍定尺本黃鐘之
長以立錢之準可百物不失職以出貫今古而人尙肫
樸器趨古穆恍遊鼎彝之世而樂樂利利化居懋遷寧
鄙同爲賦而相灌輸歟乃蒿目苦金錢之告匱而無術
以處爲

九招之樂

夫測表吹律皆在黃姚以下而制器尙象實自羲軒而
前八索定六十四限爲歲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而時
以議制時以辨分時以正野時以類族辨方皆禮事也
獨至豫而稱先王作樂崇薦治神人和上下焉五民一
君之世眾順而動聲靈霆然若雷出地奮矣予思雷也
者運天地之元氣以鼓萬物之生機者也氣所由發雷
不能蟄毋謂命理弼教法四罪而呼不瀝也禮樂固刑
罰之底也禮樂不作刑罰不清而斧鉞鐘鼓皆敝矣百

姓不勸則上不可薦上帝配祖考下不可懷諸侯和師
眾故雷霆不威而霜霰咸集也虞廷以休戒以威董以
九歌勸弗壞樂也者所以勸也周書開釋無辜亦克用
勸厥民刑用勸勸乃說生且忘死也上稽豫曆其當周
文王戊午乎文王因壘降崇猶虞后舞干格苗也文終
殷服舜總唐師文不得天而遇紂舜得天而禪堯故舜
作樂得名招也然九招之樂實始帝嚳而舜乃專有之
何也舜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則舜所
創說爲樂經耳永者心聲之中也彼志微噍殺與麤厲

畱末廣資以至流辟邪散逸蕩淫濫可能永乎吾恐養不足純其氣鍊不足貞其力識不足精其辨未許和平悠裕使剛柔變友徐疾諧意也故永者人心之正樂本也律和樂而已則末也積中發外樂不可爲僞記亦言之已然永而無節奏猶非永也或以鐘磬節以盆缶節以搏拊春牘節擊石拊石依我磬聲曰應曰和節奏燦焉爲而大抵殷於爲民勤於贊主六府敘而九歌熾九歌列而九招所自始賡歌云股肱喜哉元首起哉則府惟修已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則正德已百工熙則利用而厚生已其戒之用休乎仁之至也曰叢脞曰墮其董之用威乎義之至也爲章三爲句九而更於勸之俾勿壞爲益信大抵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堯以來允執之傳也而禹稱述讚美之舜及皐陶相與歌而拜颺之而特命曰招非紹堯乎故九德之歌九招之舞皆指賡歌而發樂也不則樂莫重於招而虞書罔載僅載此歌又不登解慍阜財諸什豈無意耶予嘗按譜而求股肱三章皆宮調也每章以黃起調以黃畢曲黃鐘宮而太簇商姑洗角林鐘徵南宮羽矣其登歌之器有

簅再作句再起凡歌出一聲之閒鐘磬各一聲象兩儀也鐘磬一聲之閒奏賡各四聲搏拊各八聲猶四象八卦也其琴聲十六而一度一字猶十六成卦也句或三其字或四其字意長意短語增語減唯不敢逾其節故云節也順其節以動故曰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刑罰清而民服也古樂使人斂肅新聲使人蕩放蕩放人便之樂自亡曷獨歸獄於秦火耶漢儒誤謂擊卽戛也拊卽搏拊也似猶立三器之名也宋人渾戛擊鳴球爲一物

搏拊琴瑟爲一物而併三器亡矣理學家慣慣如此烏乎使招樂至今存耶夫樂有以文義存者詩章是也有以器數存者六律八音是也有以聲調奏譜存者工師以神意相授是也聖人以明物之智制爲黃鐘之宮自十二律出而律呂之能事畢矣其器數皆經也說者謂黃鐘九寸故招用九不知虞夏皆取法河圖黃鐘實十寸其制樂則九者體河而用洛也唯聖人不廢三兩惟三兩不廢九六三兩則六三則九三其九而二十七三其二

十七而八十一三其八十一而二百四十三三其二百四十三而七百二十九三其七百二十九而極之五十三萬一千四百四十一所繇範圖天地曲成萬物通知晝夜周濟天下以至行師動衆治賦計畝施祿建宮也則禪國征苗不煩車徒齊政封川不錯黍米建表八尺之中而收積萬里之外惟九招倚數於易也且樂以十則不變而一之至九各可變樂以十則不成而一之至九皆爲宮而十不爲宮一至九皆爲子而十不爲子示天下萬世以后夫人不當自位臣惟順揚而子奉晨昏耳舜所由二女賢而無當世名五臣聖而一時不竝帝商均無啓明而後世歸不肖也亦旁於九招矣故招稱九夏亦稱九夫又若不無爲而錫疇也簫招九成鳳凰來儀春秋文成數萬麒麟西至尼父每自歎河圖不出耳而考禮定樂見文見舜以思統招舞於未墜焉子故得考信六藝如或遇九招之樂而特論而出之云

攀轅集序

心猶面然悅則獻摯故式歌作誦而食之畏之尊之洽

年可三其百曩者慕岑憶霸遙思再來前人而或願易地雲中或願沐雨徐部卽未然而夢裏嘗蔭日臨虎渡不僅劉石羊碑溺閻者祝慰及目稽斯今得不虛似昔也余佩均體子恤衙衆父惟岱翁老公祖惠治吾甬職職濡鬻時入肉而血亦裂凍而花甫息幞而躍揚之相古載而蝦澤浹五邑若萬鱗一魚從鬐尾而躍揚之相古載牒有若茲建麾也月適及期而安樂其育恐恐然輩而族聚曰一旦以卓異徵而羊粱不爰處我侯也可柰何於是色懦甚羣集以謀予而予不能不諾其惕恐恐然

輩而族聚曰功令不問久任則績期須臾耳熊賦甚永爲侯憑耶於是色叉惴甚羣集以謀予不能不同其悸乃公性篤孝強起作明州守晨昏彌切偶不慰志於迎養浩然欲掛冠歸視膳市野頓慘離膝目瞪魂黯叟稚面黧戶忽屏諷而書城可灰也檐忽息煙而億秭等梪也井忽止汲而貨畜甘朽機忽斷杼而緯組莫恤也悼予無生嗟今斯疾爲齒闔以限其屨爲驚封以牽其軸爲祈神告哀以丐其緩時橫野盡赤則以爲旱不災我我侯其忍遺予而恢焚鑠肌已時土不毛則以爲饑不

困我我侯不恤我穡而稻蟹無種已因戴星出入虞終絕裾去每央夜亦作數十驚驚合而共呼天蟻陣而懇當事不避十七阨百藉叩閽乞借我侯以下爲子孫慮庶幾哉所居人富救此一方矣未幾勸留視事者飛章雲集眾情乃蘇沃既集而沛甘澍慰滿望農徵論慈良者更勒爲善即怙讌不慕亦滌腑圖新祈我侯之憐予不再爲非倖邀公說而茇也以故公門下士某等帙額盛德覆潛不憚委悉以越眾伏之篋爲集悉記攀轅盛事以傳不朽以備採史余今樂得序之以私志殷憂而獲慶也夫公之美政亦

賀公祖李心水先生攝郡政序

令甲率三歲大弊羣吏之治而郡長因以職行則佐郡牧者於一郡事無所不當攝乃庸庸祗祗威威毋剖造播敗而民歸作新何獨司理是注也往稽孟侯詰德罰並衡呂命遡皋士欽恤之旨矜弼民於中而奸究亦因戢志則樂爲良理豈徒立名赫然懸尺法若董澗之毋敢人哉夫羣不逞鷙擊鷹搏敢肆焉扞吾網而國不勝咨鮮不眼若雨曰於理也蘇及疏壅覆潛不憚委悉以至盡地無冤奪中丞宜指之愎而撫羣兒而歸郡亦曷不予嬉慶曰於理也賴今鰥寡憫益矣何幸邀天之衷

而惠借心水先生李老公祖來怙腹也先生釋褐即首有甬其政績誦諸父老微獨下車時正居官體釋莫贖笞禁吏獄暴遏呼里擾挈五邑而與爲春與爲晝至於海嘯鬨聚動煩戒嚴乃先生捧檄之他署而賊罔畏即揚帆翩若翼先生居署而賊知懼即銜尾走若潰誠不俟稱戈麾誓而萑苻可潮鱷馴之使代治粟寧不刑粟而德粟代治兵寧不刑兵而德黷是故佐行部安席未暇閱閾闖以校文聘浙闖又以閱武濱稱特憲平亭旅書而又夙夜明浚懸寧府印里

居百姓每歎息言公誠賢柰何困天下事一人使踣頓道路也但寧俗素淳樸今苦蠹壞當事者不困此一方時虛太守座煩公臥攝惠顧甚渥矣狐尚懇社乎鼠尚敢噪庾乎虎尚敢咆鄉乎奸者尚敢不輯而善者尚不綏乎唯慈愛者吉良兆且徵之已事公暫在攝吾安所久留使君治一旦召拜臺諫寧亦安能久使君轍諸黎獻飫澤以哺方丐多士頌揚而先生門下士如某沐教獨隆因重其事以屬予予前兩士問爾欲銘先生不朽乎亦曷不炙淑先生體先生奉其尊大父某大父某公

訓而母夫人又早年矢志甘布素督先生讀先生奉唯謹毋敢自勞苦因以繼先志而發其祥天亦誕送先生石麟以昌厥後報之卽今日甬郡畢棄咎勅懋和聚歌庸又咸舉荻訓而光昭焉援神契稱士孝以究鄉大夫孝以譽先生遜事無煩以祥刑將無不譽耶長受鄉薦有文名通籍時卽上母夫人節於朝而莅治復舉中罰當膽屺不究耶祇服厥事恆念鞠蓑固今古紳劦也亦眞主上信珪也發聞自海隅式歌且舞永保受命民當必有朕弟呼之不僅太史司寇蘇公是又就爲攝徵矣

序李司理制義

聿而尼父生於今亦應從制科起然豪義不玄林也麟史不左策也方秦漢莫與幾何言魏晉及聞筮賣愀焉終利夫白則調視萬古頹風大極究無踰主時矣梁簡文謂巧不可階質亦不宜慕舁州云聖人無意以立言而達其所本有柰何陵顏吐沈乃稱樂無踰此也夫欽昊肇步曆乎厥號文思璿璣俑周髀宣夜乎厥德文明疏導膺山海爾雅乎厥稱文命鑿度流而卦氣地員手實流而鹽鐵汲冢圮石流而野乘稗官儲說說林流而

論衡白虎陰符流而申商南華流而參同玉蟾乎厥彙
文言猶未也卽以時論斷自辛酉及今辛未上下十年
時幾數易觀人文者每懷江才鮑拙之愾而賴有先生
笥祕砥柱代波今幸私淑其全信知勒歌典樂設儀同
庶周官定制考工核物潔不礙輝峻不傷銳同於作服
者觀象納言者聞律而一旦宣四方之力以左右有民
乃言遂果底績今雉法不久久人哉語云曷以一時驕
吾萬年夫業有萬年何謝一時請得擬其倫者柱下史
葬合尼父玄文馳化會稽后珍息暴悖大冶灑俗自是
而枕虎卑己必天下模楷方喜得御故氣足以囓權貂
樂府中聖剛足以彎倖諂筆傳垂後忠足以馴跋扈封
章安社翳文饒之議論南渡一人之節義入來方成之
事業六花五出之兵機肆亦穎徵弈賦學解鼓妖胥國
蝶菴白嶺花葬以茲乎陳來莊嚴之報將轉陵安薰灼
之怪案墨攪水急就無非經濟學僅趙州鹿方勝常山
粟而不覩天授先生家乘之全以再稽今日趨庭所自
哉況先生誦法尼父著義獨根極理道凜凜若雪霜薯
蔡之不昧不柰秋實春葩悉浮藻置之蓋以定力大造

夫時矣鏗記室有云陳思爲建康之傑公幹仲宣爲輔
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
延年爲輔考之禹貢揚州三江旣入瑤琨篠簜得與筐
包錫貢先生集行利賴先東海哉是又尼父鑄人也

上南儀部黃海岸夫子書

南極新奠麗光萼吐兵藏文文藏兵兩嫌戰疑荷師臺
應望出山臥古激今之氣蒸蒸蔚起偉奇傑士咸願馳
侍赤烏觀輝榮袞某獨戀昵衿衫汗虛特達學負遠期
向不獲便郵踧額台祉亦實顏羞語拙罷手未敢通名
與訂交銘感矢及夢寐今龍飛拔貢前來赴廷部試奇
遇師臺掌文衡炳知超等特譽某更聲騰海內矣得邀
青電捷秋邇卜然應蚤肄成均或應往銓撥歷恃恩待
命又渴甚也至某屬受擯列恃舌猶存霄輸陡飛謬雄
非晚賦才無罪或不終抑在人下昔年品題允爲後時
人天法眼立式也謹附情稟可勝戰慄

與某書

極蒙老年臺揚贊轉輸惠飽壯志不啻關中茂績某碌

務無能祇懷拙矢雖在道苦旱而視艱瘁如飴初十日乃抵西陵然時時想某年伯五日約也行閒賞犒略在可緩至舊給滿期來月又已應支在壘卒斷難梩列即波勦急賴裹糧無心不焚無目不渴年臺或避多口而忍弟某三軍罔濟則弟罪猶小或致弟苦脫巾之眾諸道飛渡獨餒不前反爲坐視者藉口俾義舉淪同僨辱年臺今日亦何以爲弟開釋煩賜多方苦口必祈某年伯察舊未給與及今應給統發救窘仍祈年臺身駕庶足小濟目前惴惴且奴虜盤踞西陵卽屬賢祖勳城計將四集促搶凡其閉徑道出虜不覺者似難歷諳伊人想年臺忠孝夙矢必有以惠教夫速餉救卒道律滅虜而又拯弟枯肆之活不使以主兵貽口實則不朽盛事雖自古在昔先民無與媲美矣弟爲國爲民詞迫而宜幸惟炤原可勝蘇覆不盡

贈林先生序

夫吏道廉平之足爲治也廉則儉儉則無欲平則靜靜則無擾近世事欲立名功欲責報行欲炫世揣摩祈中變節曲徇則亦擾甚矣安所得崇尚夫廉者而果信清使之揚帆鼓棹以歡懋遷者而十僅一稅之無倍征又

捐俸贖治學宮養多士而諸子衿爲色起大抵鎭如山陂陀去之迅馳水沿洞出之訟斷而不刻飭務整而不糾故謂公不可犯乎十不得一然公卒難犯謂公慈且溫而終惠乎一可得九然貌公實難盡方諸載籍雖子路之夜刑在側不若宓子賤恐民有懼心也黃次公之優容憊丞不若龔勃海務安不務勝也郭喬卿與兒不失期不若魯中牟使童子能馴雉也且士安凝重而坐秦萊公之績尙書恬淡而無負丞相之知不煩慊從而宣武難靖使得高枕而淮陽政淸休容稱懷愼愼約重

文簡公蓋得天地嚴凝之氣而以仁行之者歟是以海既安瀾矣輸我三熟野既銷蠶矣奏我九登膂僧將桃帆駛轉軸年書大有而登天府者眞譽髦斯士則公之澤甫甚渥也藉公若疇不至一人無覆倚公若離裏非公而安所庇命大家曰公眞無欲百姓曰公眞無擾則公之爲治又無得罪於大家百姓也然公又貊其德音翕受敷施美利利天下而不言甫治矣聖化自東南矣

與莊漢曉書

恭荷老年臺勞神朝夕莫安桑土俾會勦旅眾無憂東

顧銘謝銘謝弟某就道後遞遞聞報而策蹇兼程於赤地幾犯兵家所忌然抵西陵已初十日矣所需兵餉前咨某年伯萬兩米五百石僅得千金佐啓行其餘定約四十日之期將滿應給八月分之請已頻剋日渡江即五日解赴此老年臺同面訂者迄今似置罔聞而舊給古稱焚廬舍破釜餉以示士卒亦必持三日糧弟某其能量沙息脫巾呼乎乞老年臺多方澤枯轉伸如焚之情於某年伯必察咨悉給庶倘立濟至前日娥江道上已有擒奸犒偵之賞況即日斬馘功在必酬是又不敢聞之某年伯則某請餉之苦心萬不能緩惟年臺實知我天旱殃人浙中不可車輓尙賴手運雖戴星未能時至嗇圭既竭巧婦失炊萬一虜知財匱以老我師害及東浙矣某年伯年臺應慮及之臨楮戰慄望眼已穿伏惟恩恤不宣

與某書代

恭唯老祖臺撫字屬吏受澤於婁東奠安甬江復子謚於下邑某何幸隨地俱受恩施也茲痛五月之變方處苦塊虜氛入省敝郡多懼立異不揣拙癖謬爲矜民所

拊巖線立盟勸懇王九老登畝集兵江干事多意外因
提汎杭湖山又知義輸不及額餉毋忘九老義兵食義
餉成說卑約堅矢期無愧勦復大義不自意又煩督過
露刃相脅幾致不免特題吳三府專理義兵餉務冀祝
無他荷蒙老祖臺駐節如枯魚得活如僵尸可起懇乞
調護司餉奉旨釋敝汎軍譁勿令懼勢雄嚇奪而前此
官兵侵食義餉者盈二萬有奇雖張閣部於公祖移察
正供償補尤賴老祖臺嚴檄至火藥軍器貴標下遊擊
精敏忠練自起義來向委採造伏叩台勅彼終始應援
無誤軍需其城營各兵曾致書吳三府挑選百餘稟命
更番藉茲新穎鼓舞朝銳則某渡江有效皆老祖臺昊
天罔極也某孤介不合時宜唯賜憐愚苦而許之三軍
幸甚國家幸甚中興聖主幸甚甚佈悃哀籲無非瀝血某
更有私請十二之戰渡營隔岸虜來衝六次不動幾稱
義兵第一柰各帥敗衄恐孤軍難立收營偶乖淹沒數
十人時中軍某比童戀汎託病償機革職逐歸聞騰播
訛言煽惑搬移反加惡諱衛弁不念世澤居平則盜運
肥家臨難俱獻印降虜見某起兵競求從征自贖乃某

過宣言 卷二 三三四 明叢書 紡園刊本

督諸內弟學念非先生無可者而先生固翁族猶子亦
心賞諸內弟識性淵長俊骨清遠胸吞雲夢不芥帶偉
有所期遂諾與俱行行最久翁所治輒歷先生性至孝
向不受外聘喜廬居讀讀得意必歸與父母稱快獨無
敢示瘠容重煩父母勞苦朝夕饘膳不離側能承志供
慕嗜而精察色不喜所自以慎先未病藥其在予翁署
邸祇慶有母耳然邁矣日所擊鮮感懷羹母必迂迴期
附致而合母平日匕即如見母不獲致身不敢嘗也更
念惕暑寒苦不獲立篇千里以奉晨昏每察聲知候望

氣瞻形酌古經驗方採台名山芝石以頻郵羞母而變
母神色使恆和其家居睦兩弟握手相得至極歡先生
初無上世遺而身愛讀又不習治生季弟就外傅卽失
怙爲之哺且教而嗅咻之至長旣冠以成婚憾無可與
齡益弟而恤嫠孤十餘年如一日焉夫資於事父以事
母則其孝同先生披血籲天乞父算者四閱月而瑱不
我許雖偶見鏡中怛如無父之子今獲事母服洗腆勤
劬惠養至遲方時如在膝以爲厥母慶已資於事父以
字弟則其愛同封祝首多富使仲氏樂稱小韋獲厥彊

矣而瞑弟不廢祀與斬焉在疚者無不其餕而懼也誰
實爲之資於事父以鑄天下人則其錫類亦無不同先
生特其身未貴耳諸內弟以次出山矣今聞中謳長司
李者非同生三內弟簪仕初耶聞予翁未有諸內弟時
先生亦韶齡也其遊知交皆先生大父行爲長者慕慕
如恐不見非當世能文正人卽王臣貴公子弗與通聞
吉移作父母蔭室別廬於西北偏佐先曾泉冢宰公完
搜家乘讀異書怡老令國家聘耆儒修就見百年盛事
有執經史問疑者衣帛衣裼見戶外屨常滿而伸義爲倫紀萬世慮不爲身如忠烈若柯凌公稱
斯廬不卜致天子問歟余言非佞先生亦膺閭而加爵
先生高足也先生曾一詣秦得門子張君某孝廉與其

壽太玄方先生六十序

肚懷豈弟庸受凝朴神結算齡非其人民而獨存我忠宣未樂也則碑君子銘萬年卽頌是茂耳卽頌邦家光耳寧盡虯禿可指許而凡牌而鮐者瘠而鵠者扶而起而鳩者至過弗東西敢冀就見致天子問耶今里居淑哲何嘖嘖多太玄方先生靡置也以爲太玄能世其自甫田來裔忠裔節由烏巖宗祀分處旌宅者復祖五身七善事彊父至九十友厥懿兄六平先生博學持正得聲於賢每歡太玄之循禮吹和翩翾相倫序烏太玄偶不逞願於讀而順其智秉以位富無刻心以籌山可足

水可頭而彙問奴百章千然列咸矜手高高者若之夢夢者因之總總者殷之輔之或則逋貪而義焚或則與釜而益火策敵陶賈而誚其相地厲徙之愚輸可卜牧而剔其隱欺餌市之詐誠素封夙景腐遷哉亦饒經濟不沒不痕未易一二也人又言太玄坦易肥適多知古事而育丈夫子二恬雅者委家綸聰穎者職書城身則逍遙焉意行而行意止而止夏不劬櫛以蒙暑冬不急燠以蹈寒而色恆能喜體屐肆潤飲太玄醇無不祝迎醢如方至川飲太玄屑無不欽玉澤有生申嶽而與太

玄互貿無不拜公平如風雨春也於是丁其週甲而友姻必奔走予言愼爲獻兕重予思眾口所祝不增而福與其宦而擾窮竅藏風長脩悋何如民而腹腸推赤力食食德卽智商黠農乃千足慰矣併想而仍求乃萬焉幸歲取千焉又獨願己贏豐萬焉疲思竭精卽有杜下八千歲月而無陋巷一日飲食況上壽中壽迹能迹思蘇張稱月下兩閒乎太玄無競心終鮮躁志卽釋毒慮不畢巧於所匪覬以陰耗受資而亦不招忌弋損以游蝕所享何必世康而後披裘石戶爲穰城老人爲雞窠

宋祖哉茲日者太玄左撫兄背問得無寒而右手兩賢子所上卮次猶子卮次女子夫卮職職唯唯萃祥德閭拭目抱經者以經起家而發太玄性生厚篤之仁善將自古在昔唯太玄得美所恃以有年誰賁香山者鼓驕人盛事也幸爲予前壽太玄一進酒如泉乎

壽鄭光祉母六旬序

驗古家媛能以節煉年而裕枝發榮俾徽音詷世訓子忠忠著輔國訓子孝孝著克家不僅樂康躬坐隱藤几而歲享晨祝旦頌也蓋精神厥久彌新也家女夫楊子

涸之與鄭文某正配先生學奢志銳自期偉卓不得意於試覆苦讀殆齡時舉兩嗣子甫髫且孩鮮內外匹母誠賢祇煢煢處疚耳乃卻奮茹冰一意兩公成造振聲名以演先生未慰之願翦髮剚薦廣被無所不益子學併未敢輕嚼柏姑厥發遊無已而穎其長公智且善心計使之賈美其次公秀日讀盈尺使專力執經今家道隆隆起可再見已寡婦臺築懷清矣而能文頗著几滿戶外高明屐騰昔人常自教兒之譬溯母稱未亡人及今二十餘載其閒辟焚軀雪縷縷貞血也形槃影壁踽踽也始而處則芥母敢帶視賣不蒯繼而嫁則鮮姑之爲縣也地不斗大耳而懸僻颶洋之央即盡毛其土而配則菰君母敢飄啖茶勝數已未足計戶而粒每告糴於旁邑舊時軍止土著輓倉儲而飽之尙苦不時給也今且多兵矣雖鮮食可日給耳唯波恬至得腹果也乃可呼侶而漁今水棲復多盜矣近又歲屢不登貿遷渡絕而供應浩煩供應又責之里役搜括織絲派捐竭窒劫掠風呼征求星聚富里無從易予唯有炊骸所幸灕濱地朴猶知忠義加以現任知

成禮歷慈而鄞所見荒塗不草殍黎僵臥眞出鄭監門繪圖之外乃迤邐至象山縣而更有言之慘目者象山之爲縣也地不斗大耳而懸僻颶洋之央即盡毛其土未足計戶而粒每告糴於旁邑舊時軍止土著輓倉儲而飽之尙苦不時給也今且多兵矣雖鮮食可日給耳唯波恬至得腹果也乃可呼侶而漁今水棲復多盜矣近又歲屢不登貿遷渡絕而供應浩煩供應又責之里役搜括織絲派捐竭窒劫掠風呼征求星聚富里無從易予唯有炊骸所幸灕濱地朴猶知忠義加以現任知

蹋腹魂也淒露悲雨滴滴望珠也手紡耳咿唔塗塗痛喁也始而處則芥母敢帶視賣不蒯繼而嫁則鮮姑母敢犍比蓮爲肝中而配則菰君母敢颺啖茶勝數已而養則飴子戒子猶膽不汝簒御則與蜜不與蜷獨糜不棘章章壺鵠也今母甲慶週令嗣行沐母字育乞言侑堂上雅余習聞確因得質言之若此子思天地中空物撐賴節唯木蓍幹朝其性者厚其滋忍其氣者和其暢寒其思者耀其體命年曰天不於其數也志專而神沛也享年曰永不於其過也守辣而輔澤也誌

縣姜圻噢咻之卵翼之能於掣肘時洞見撫字俾民甚
愛其父母而不忍變焉偶有智門寺僧倉庾頗蓄饑氓
情竭黠者欲破其囷而迫之使糶是亦勢所必然乃僧
貪罔理陡閒客兵而構動干戈因之玉石俱焚矣夫民
欲爲禍固不勝兵也而及禍以逃禍則萬民猶一心也
三月十八日臣適抵象山縣治凡近郊家室惴惴兵禍
百不能驅客兵以倖無死而入城晨起果有刈民如草
之事屍橫交道血注成池彼父我子互泣無首甚且夫
被戮而妻已受淫體若積柴頭如聚壘嗟乎此時臣見

三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民接踵而死於怨其痛心及髓之憤若火燄燄灼可絕
也縣令姜圻徒跣奔救僅得出一言慰民而煩囂屏息
似忘酷慘臣又闖先是民不敢僧縣令稔知其怨而莫
從白民亦將謀發難以伸誣也而臣適至咸知臣爲主
上使臣遞相戒止曰毋驚我主上勅旨也及諭祭次日
兵戎尋鬬身膏刃而猶聰聽縣訓臣於是知唯民之甚
馴而可教也卽流離困苦中迫窮愚害而猶知有君父
矣且臣所捧者王言耳尙未及賜振恤瘼也而民特拱
護之恐後令甚難恃者令長耳令長誠慈誠不吝捐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民直親之不敢逼民若是不饑死卽兵死也以告羅
而羅兵以羅兵而尙念君父以罔譬民豈如雞割其母
而卵併不畜民其如蟻石已煮而槐亦無穴然何以爲
民則念愛戴以沒身棄而爲兵不免甘心爲虐則明大
分持大義世沐二祖列宗之恩澤而及今唯懷不替者
亦獨此民甚憐而可倚耳書云君非民罔與守邦又云
民唯邦本本固邦寧故佳兵猶屬不祥也易又云守位
曰仁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師貞眾正以毒天下知
靖民益不可以兵也臣願主上急頒汗詔風馳象山恤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民疾苦問災弔慰以安厲魂而畢棄咎如慈如鄭如奉
凡被兵之地統行撫恤所稱俟后其蘇卽哀惸獨一詔
已臣所由目擊心凜而仰體主上實切愛民之仁不敢
不急入告耳如臣言可採伏乞主上敕部施行臣某無
任感激踴躍之至

與壻楊大介書

違晤已久當有新構成帙矣乞簡擲其一欣賞何如望
渴望渴自膺爲師之責日在忙中擬偷暇趨前作腹談
亦不可得卽小奴又不能藉一指引路可朝夕候問至

今唯懷怦怦心耳近來文有寄歸否札中幸一道及路途退僻不便附書之苦身幸平安以爲家慈及室人慰囑囑此時寒家望眼穿矣且從來笈遊未有如此之魚雁儻金故也便中附讀併一候興居不盡

與堉楊大介書

踉蹡至此挽舟越溪之險殊大危人三復王陽之戒陡然汗湧且勉強應命實非所願而開先兄煩我以多徒其待王卣一如天待華夏如地欲辭不能欲就不可竟若歧路羊又若稱雞肋以不佞之走茗走台復走白下而筆資頗饒未敢驅性命以殉今日得毋爲所賣乎何不仍舊丁在躬身家免負舊諾亦無受賣之恨實不信大地名家而有此舉止也足下爲我思之當復何日前日一到廬潛受其所接之价惡氣卽欲反棹緣之路費忍氣而來今如何忍得過也卽容面晤縷縷不盡所言因附萬金祈先達數言草瀆

與堉楊大介書

近來愈甚未識何故不意爲貧而仕受如此苦楚想平日作惡多端天特罰我了此意不好與人言得自苦自覺非好嘵嘵於左右徵褊衷厭人也走筆及之唯恐淚下不盡

與堉楊大介書

敢恭明日到縣說來奉謁故特敢以事相囑實知混擾幸唯亮恕數日前敢恭曾與我言重申延請之意及揀書房在側欲聯牀共話之意希圖見賜本頭而今終不肯賞覺大悔且甚無意興許多云云我只不應夫我半

生章句矣有何本頭倚靠幸爲我言之出胸中或可給人之求而本頭原無一頁苦苦疑我不發教我何以自解又阻我五月不歸無論身邊茲無一領單衣不便當暑而前日家書說家慈之病如兒之病都未有愈如何放心雖曰爲貧而吾耕於外不得顧家人苟有恃誰復能遣孟子一完斷斷要歸煩倩臺幸爲我言既蒙推誠相與到宜玉成歸去以便早來完講經之局一則爲家慈生日自來歸拜二則慶賀關帝辦祀演戲且一觀家中安否料理些世務妥當凡相知都是相諒否則豈好

爲炎炎之下趨蚿也乞囑他到用相體或多敛束脩浮於半例之數以便歸家措處使可脫然就行方是肺腑所謂以上牙錢說也他決不依我決要歸即束脩一釐不送亦斷要行而輕薄經紀到我則愈重我心事決矣煩倩亹以己意再三言之蓋敢恭之急切來見非無爲也因特走啓餘容行時面悉不盡

自引詩稿

嘿農習舉子業不暇詩癡未敢隨豪舉也生盛明妄懷攬轡癡未敢隨章句讀也乙酉閏月廢手椽執戈同仇解維江澨至虞邑竟不可舟跨蹇先卒兼程而進抵西陵已初十晚矣西陵適值王大將軍合盟各處議帥戴月臨江旌旗星列即閽奴廝狡猾不足當此整銳也某

日夜焦慮者萬無一術以濟呼庚耳夙知老年伯指揮此項未遑煖席所以苟可支吾不辭枯目前承頒發所給四十日今屈指盈二旬有奇毋論駒隙不待踰睫而諸兵卒先時之請兩耳又壅目今徧地告赤轉輸倍艱向奉台命作五日限某不敢坐守稽困師行盡惴惴想如期也夫鼎諾未蒙時至而八月又切眉燃行閧噭哺慘險難狀老年伯諳於親履或不待某再三情懇而某之焚心剜骨影衿自痛昨盟壇上刻期諸道竝渡闔處西溪萬乞老年伯統發舊所未給與今所應給速勅精

敏運官曉夜相拯使某不後渡江之師不脫營旅之巾則台臺庇僅一開國肅李而全活萬姓生靈陰隲詎貽非淺況從戎士卒鼓壯生色是又得老年伯而江南有人矣某臨楮可勝戰慄待濟之至

過宜言卷二

南北軍論 代課南雍

南者萬物所相見也北則終物始物之地焉聖人嚮明出治必南面以聽天下故古制前朝後市而王宮在南凡明堂四塞世言北上西上東上以及南上無所不稱北也蓋君則位陽而統尊餘若地道妻道臣道祇陰含而相護也然唯公卿爲衆職之綱故率百執事羣牧下

至兆庶遞以序而下之而逆其勢以上戴天子惟京輔爲萬土之宗故總文教武衛及州師瑣至邊徼甌脫縕一氣而散之而仍大居統以共適王家而聖人者爲之被光以訖聲康首以艮下亦甚可偃兵不用息賁革之道使虎賁盡皆裨冕矣乃復陰寓其不得已否或德敷而虞逆命否或外寧必有內憂否或居安不可忘戰而古今來之軍政較獨詳古今來軍政之關治亂較最顯漢去古未遠猶識井田遺意既獲秦鹿河帶山礪矣復調郡國民衛宮而名之南軍主衛尉調三輔民衛京而

名之北軍主中尉意以郡國去京師遠民欲有他而無
恃故緩急反得賴三輔居蠶轂下民不忍去天台人台
里居世守之誼則迫窮禍患能相救援也其左右京輔
都尉尉丞率皆屬中尉而番上與南軍等所委寄兵事
非郡國比故唯漢太守號郡將兼領武事都尉掌佐守
典武職他自三輔而外及王公國大抵相比郡守中尉
比都尉劉呂之際太尉一入北軍而非種始鋤宮府之
慎固封守何如耳雖其後番上變而長屯而遠征遂至
淩替其初未嘗不善也愚故等漢制而上下之隆於周

美於唐不無陋光武而悲宋成王即政周公指虎賁常
伯戒王知恤康王始作太宰俾齊侯呂伋以虎賁百人
逆於南門凡虎賁皆王宮衛也親臣勳胄總司禁旅爪
牙銳士宿衛王宮而且罔非正人惟吉之求慎選扈從
侍御之任幾與詢謀輔弼大臣等故中葉王室之亂齊
桓公聯各國諸侯會首止以定之內難頃靖而王朝未
聞有女謁寺人之慘唐初府兵之置無事則耕於野番
戍問罪則近出即歸未嘗窮兵於外歷年苦戍瘴至即
上者惟京師宿衛耳有警即命將以出事解即罷兵散
於府士歸於朝將帥無握兵之重而民不失業凡將帥

執戈而備戎行獻馘即荷鋤而稱農子亦若世官世守

之無容輕棄焉所以人不鄙之不爲而且王朝六軍止七萬五千人已耳大國三之次國二之復一之雖以管子內政亦謂得士三萬人足方行天下豈若後世動用百萬人及六十萬人四十八萬人耶弊且至從戎如乘市逃亡如避火於是淸句不可而召募召募不戢而抽丁騎夫悍將居外而叛韓黥七國祿山僕固是也居內思篡卓莽曹馬是也其閒稍能綱紀節義蝟出又如李郭不可相下而反令魚朝恩觀軍容使致八節度之師俱敗夫夙沙殿衞已大辱國而況天子皇皇僅藉刑餘

增重乎不然國戚可恃也梁竇鄧馬已有優劣而況盛漢有莽弱宋有賈將若之何權寵佞倖每喜邊隙無問地利阨塞險易賊虜僅狗鼠竊動思擁京衞重兵以行稱若干萬軍以空名虛位糜國家之糧餉而歸則多入效勞私姓秦王室之官賞毋論禁軍不可輕出四方安則畿甸安而外衞多以應召雜非如禁軍可輕收逞勞而悍者乎無已而爲南北軍慮恐追亡不若嚴補也追亡則中瑞紙之忌而嚴補庶足爲病羸之藥補不用召而用句不可用抽亦不可庶幾同州縣編籍之法均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徭赦論

令與法咸以恩民也而赦則膏令法之烈而澤其枯上世眚災赦罪疑赦幼弱老旄蠢愚赦而良民迫欲身盛時之君子矣及觀呂刑配亭在下又云作配在下惟人主知典獄者之可配天而命罔敢輕焉則人臣亦以配天之典獄自雄而欽之恤之雖謂章法申令即時時赦天下與民更始意可也後世鄙典獄爲賤事因輕其學而民命如嘗明主不得不勤慈於赦矣嘗上稽史牒戒赦者得百二焉勸赦者得十二焉晉天福中張允駁赦亂朝奚論請讀漢王符述赦論而大言之乎老盜服贓孝子忍仇赦之不利乃在律豺性難馴旦脫夕梏赦之

不利且在惠舉管子所稱赦者先亡後難久不勝禍之說以惠爲人之仇讎法爲人之父母足相師師而罔弊不幾疑肆大眚爲尾父以私學議上而薄視春秋與鄧析挈悝之刑書伍也夫麟經自桓悼而淑舛札且甚賢紀姬非以善善故赦與收荆秦而尊牧息且入盟鹿上非以惡惡故赦與猶未也戶編鳩鵴以爲督而何檮杌之不化騶虞家齒薇芑以瞿樊而何蝮蛇之不同艾蒿故螟蜮賊也而蝗變爲蝦豈盡類在捕蝗黎困也而蔥化爲葹豈當門必鋤蜂蠆毒人何使與馴禽俱育鬼蜮短耶猶未也月令止以季秋月斷刑已耳孟夏出輕繫仲夏益囚食何也仇至不與國不共天已耳獨設調人之職何也然則取喪于易而愈可斷赦之然否可不可矣赦非聖人之得已也隆古何嘗無赦即夏殷末季雖涅刑以逞未聞興獄衰周監謗耳流而偶語而腹誹酷遂箝于鬻禁復沿而獄特而宿囚刻甚及于一瓜而承反遂先元輔誠有如劉德威所言失入無辜失出更獲大罪吏各自免競就深文者矣殺不辜寧失不經豈聖

舜以怙終誘天下乎夫總理之謂天必至之爲時而因四體有艮焉有震焉君子以議獄緩死何述述風以地之以消息盈虛之謂易凡天與天以下君與民靈而人歸而木不受焚澤以容木而養不窮井固有生之之道與蠢而物古而今與後與當時而萬世總生剋于五行而已生則有剋而太剋則無生易卦六十四而專言刑形赦之心而先用議者爲中孚孚者上入而不悅也中生于木木不震則不芽而滋木以水易水而電則木芽者六焉其最著者解之赦過宥罪耳要各有所述解以雷鼓雨潤稱也而赦宥何述述雷之靈發而檄雨也春焉奈何疑吹息者之必禍林而涓涓者之必將成河乃忽諸而慘付之乎況以赦故議不赦何議聖人情見乎詞矣至于賁而赦之意愈摯矣賁者山下火也止山下鬼燐蟻燭耳高不危松柏則碩果無慈卑不懼田萊則嘉禾自寔故以無敢折獄者述火之寔能止土而土不敢滅其母以使乾坤熄也至志主乎赦而神而明之則奇無窮旅旅以賁反勢已燎原矣火炎岡而玉石咸焚

吾甚懼流鑠之聚冤也則述夫火性就燥火得所天而
鳥獸何託昊天疾威斁土改色而草木何滋君子明愼
用之而不留獄焉意以伏兌澤於離體而寒火不虐位
巽木於艮山而艮培使長遇來周必死而獄可藝草何
如遇徐杜必生而院有巢鵲也況旅以偶且暫釋耳其
敢居刑茲無赦以爲家耶果以旅不留獄之故而必愼
無赦爲也折獄致刑而豐明罰勅法而噬嗑聖人豈武
健嚴酷而斬艾是快乎豐以日中致刑是與眾共棄也
殺之三而宥之一日已戾矣寧雷收其聲而姑藏蟄耳

噬嗑以雷電明勅貴使知趨避也若夜行而刑在側雷
徒號矣寧天斂其笑而緇化醇耳故述噬嗑之電先見
而雷乃出頤中物何不可縱述豐之雷既發而電仍隨
憂炤天下何不慶章譽也然則候日中者不急功以思
赦也而以電出雷因不赦而陰行其赦聖人之仁愛如
此哉漢高入關與民約者法三章耳以承秦之弊得天
下而位九赦文帝承呂后之弊位四赦厥道用解秦二
世大赦劉景升父子歲歲赦斁矣夫赦皆禁矣且令三
覆奏甚而二日五覆奏美哉善用乎也漢元和理出囚
千餘人貞觀中縱死罪三百九十人宋開寶貸死四千
一百八十人民何幸得生其時耶由是而知世輕世重
刑治用輕刑亂用重刑平用中意欲懸而不用似主旅
詔有司勿舉駁以所上繫囚課郡國殿最特旨許大理
寺奏審恐意有喜怒或不詳五聽而明勅憽然徒令民
重足而入澗也厥主噬嗑四凶之罪五鬼之逐近乎豐
然諸葛赦不妄下而猶兩赦迹其處李平廖立寧秉沫
斗以折人肱斁悲夫賁之爲折獄害也筮之不無愀然
焉曰文致曰舞文淮陰通豨晁錯居守忠武莫須忠肅
意欲千古枉詞誰爲之信而黷朝廷甚焉盛開告密使望風自誣鍛

罪急縱出之誅牝朝又甚焉盛開告密使望風自誣鍛
鍊成文借題盡網循良吏寧以身膏斧鉞而無敢向酷
主求活矣人主眾父父何忍使眾子子連雞而納阱也
況民則愚矣陋矣其罪足哀禹且下車泣之何不可示
赦而使禹湯羅吉無用武地耶無敢折獄聖人所以善
救賁也雖然人主將赦天象先見漢張讓庇張成矣安
得李膺其人而用之是以均赦也蠲逋減稅爲上已責
寬病灾之郊祀典禮灾之建本生孫灾之餘可無赦而

更不願信禍福之報妄言皋陶之後不帝而淪其俗如
盜梁胡元者

儲穀論

蓋中原者邊鄙之藉也衣食者百姓之藉也故邊鄙固而後百夷庭中原安而後邊鄙奠衣食足而後中原熙今者四方多警天災頻仍嗷嗷萬口幾不願有須臾於是撫字之司牧袖手無策即當宁拊髀凡可爲元元計者不外鑠振二議然亦小補目前終非久安長治之策也則當今最急而可守者無踰儲

穀一議請試言之夫積儲者天下之大生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攻取戰勝何爲而不成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然古之積貯者藏富於民而今之積貯者并不能藏富於國古之積貯者導利於下而今之積貯者專利於上也畸贏之夫腹無半菽而桁楊獨逼於催科肘見之民身有百鶉而大吏猶華於供帳里社耆長千里運糧而委家懸磬甚不能養牀絺妻以補中道衣敝於是爭趨末而獻胼胝率鷙悍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友奸一不如意鳥獸散矣匹夫作難千人嚮應可不寒心哉

夫弭之術無過課農以繫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其骨肉以繫其心而已無十年終歲之慮而欲求旦夕效恐巧婦決難借炊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余觀大無麥禾之書府無虛筆則薦饑病國未有如今日者也猶憶分天下爲郡縣以來備荒之政莫過漢漢以前有廒倉隋以前有洛口倉唐義倉宋常平倉皆隨在而貯猝遇水旱之災則於焉是賴即不幸師旅之興亦於焉是給今試覈官舍之所藏每郡能得穀十萬焉則司計者可安枕矣得

五萬焉猶可以意爲轉徙也而今或不能滿萬也夫各地皆有官倉本爲寄囤其存積實鮮何哉唐宋以來義倉社倉義倉蓋千有秋之日發銀以糴者社倉蓋收民穀以充者義倉之法凶年散之豐年斂之初未嘗不善也然其貸也寄之里胥而詐冒之名多迄其償也責之里胥而徵求之弊作至於借一償十借十得一以及借止一年而徵至十數年不休貧一時之安至使賣妻鬻子受徒流而不足以償其害豈忍道乎若社倉始於漢耿壽昌而盛於隋長孫平唐戴胄之徒計天下積至數

十萬以上每歲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所積獨多而法令則先行於貴近也宋準正稅之數二十分而取其一亦唐之遺意也今之公卿巨族方曰我不願振於後亦不願出於今更有卑之而謂我方待振奚以振爲力能使有司莫可如何者庶幾因二倉之法酌以常平制度量民數以貯粟酌遠近以立倉豐年增價而糴凶年減價而糶委富民以掌之臨廉吏以主之州郡之贖鍰行省之羨餘悉以供其用其爰書之既定而入貲贖罪者不得以銀抵而必輸穀入倉則勸富家出粟復其身榮之表里則慕義者或亦不少貴入賤出新入舊出母出子入一惟其平上捐金以爲母而上不廢一錢母之入無盡而子之出亦無窮不過三四年又何慮積之不裕乎夫是則藏富於官因以道利於民計上因以不瘠於民下居豐則多糴以泄輕而農不傷遇災則多散以廣惠而歲不病寧尙患民之不安於恆產而根本不固也哉

語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故目前之弊大都在此豈能奇乎先儒之言曰有治人無治法今法固犁然具也乃州邑之吏反持尺一以逢歲澤何濟乎則更在擇其人而課之矣

庶官治亂之原

人君繼天以立極矣而非人則誰助爲理稽古得人則治安可據五德終始之說而謂治亂若循環然以重爲天誣遂惑及明主也嘗疑二典建官獄法四極也而官法九有牧法十二辰惟喜百工以良元首而後倍之又極于法天與易之三百六十而倍之亦更又於其閒有績用勿成焉有膺聘就榮焉有奔告焉有鴟鴞幾食子焉則上觀三代唯夢臣舉治亂在庶官之命以朝夕輔德不禁潛夫氏之鹽梅其旨也人主喜小才則濟奸者售信偏聽則貢諛者秩與師友謀政與左右爲國而使聲樂技藝之人不見侏儒逃匿始設官無非民極已夫凡厥庶民英俊賢智愚不肖大小相萬也離民之類而出鄉得與士齒則庶官固賅役寮采任伯左右相上也物簡則治物煩則亂物貴則簡而治物賤則煩而亂天子尊無二上耳乃適見於天或蕩陰事以治陰爲妃三爲嬪九爲夫人二十七爲倘御八十一適見於天或蕩陽事以治陽爲公卿等妃嬪爲大夫士等夫人倘御而

又以三倍以六倍等天地之數晝夜之策亦甚究密矣
共瓢而趨而智者善成器以用之愼者謹未患以衛之
勇者屏怒氣若捧盈仁者差斟酌以序渴人雖十不裂
也竝耦入山而虞則思火宜獵樵則思雨養薪竝耕問
濱而田則慮可桔槔漁則憾難竭澤天下不負宂而滋
蝨乎是以空署可歎也積薪亦可悲也況唾壺虎子不
替綴衣虎賁之恤已耳而後乃烏蛇御用花石貢採握
重寵矣尙衣尙食祇同執戟守門之要已耳而後乃宣
陵孝子後宮假兒名棄實矣語云寅亮天工眾星皆天

工職也豈能使人主意而增損之如翼爲之官而五帝
同盟天下偃兵內平如衡獄無冤人柳爲之官而天柏
垂柳時豐物阜昴爲之官而天街有客遠夷就列胡不
治或官以壁而司空不戡人勞物疫官以房而鉤鈐疏
節何淸地裂胡不亂則以視人主乃有官修而恆治者
鼓規藝諫與旦左彘右寧遐司觴司璽與嬰冠苴甲冏
敷而其原豈濁有官瘝而恆亂者甘露龍團曷不若去
種逐纖隱敗文災曷不若直豕指草而其原豈潔有論
定官之而足稱治者太宰爭伯於晉大夫讖禍於豎一

節何嘗禍國逐客罷阿滅戍逃金爭豫出緡偏才豈必
辱主有位定爵之而亦稱亂者春秋以世而三桓專主
七穆恃寵如同附贅戰國以士而一言取相千里爲駒
如聚蜫然政不歸臺閣似矣四世三公以眾望不能淸
君側之難杯酒釋兵權似矣四賢一不肖以鐵肝無從
射高墉之隼非不澄其源而與波俱逝乎有不輕官而
治不可亂者介子靈荃之功□而邊幸無狐筆句便貴
之心愼而器鮮生蠹有不吝賞官而亂不復治者櫂趯
盌脫致誦糊心迷目而寵養厮卒可冠而虎夢郎符授

對廬指掌歷正統之朔而亂總轄以成名預遷膺官而
人仇幾不可膏正法之刃先授且爵而天書遂足鉗賜
珠之舌而保治卽以養亂用平章以汗范陽之背何使
視丞相振落直諫官以木宮中之子何忍使拾遺而悲
舋血同一牽裾也而批鱗以無愧蜂蟻何如晨牝以薄
慝狼虎同一垂紳也而傳檄以斬殿上之弄臣何如罷
謫以謝逆金之問罪獻妾同名而僉事爲人拂鬚而參
政何如惡德是爵而胡銓不處小朝以求活私昵用官
而韓吃不憤同牀之蠹國故賢則后夫人之嶌亦可掌

能則胞閹翟煇之賤亦可餕周禮一書皆官職也誨書
所稱治亂之原禮樂取千刑政取萬太平之象畿輔取
千宮府取萬百足誠不僅也而一指有時勝無迹之風
厎官無嬪帝堯所咨也人主或以爲可忽胡不諭良弼
之言而更取周秦以後事觀之

惠商論

爲本末之說者動思崇農而抑商商固病耕也且能羅
奇技淫巧而蕩國心管商更欲絕之著爲令漢祖禁賈
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又禁毋得爲吏漢

武窮兵海內邊鄙多事財賄耗耗而不贍許入物補官
出貲除罪徒使佞臣興利已耳縣官終至大困而富商
大賈轉轂百數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
困於是桑孔輩奏立平準法大農得盡籠天下之貨物
價不騰躍而智商亡所侔利夫惟賈三倍君子是識詩
取譏焉而況與之爭什一算及舟車征及茶酤海魚竹
木山產地出既就其土而課之俟其轉而稅之而又迫
其輸於官而奪之甚者官市耗望何以掩人於晝而攫
之金耶子思竝生而爲人貴者取卿相賤者任耜趾其

餘力不能耕而艱險無避捐其身於水火盜賊中而向
蛟鯨豹虎乞錐刀之利其勢甚可憫況亦恃其億中之
識而樂爲不厭父母莫與養妻子莫與恤其情亦甚足
憫當至日閉關之時先王欲養之不行與元后同靜則
其繫甚大國有大祀蓄靈聚貨貴百物不失職巡狩則
史納以觀淫好其事何甚隆禹貢重懋遷而蒸民乂神
農藉交易而民得所爲近利市固長奸通其
甚責周禮以弼市供王之膳服故令司關與之節通其
入達其出且分地陳肆展成奠價復設泉府賈斂貨之

滯於用者而民不售者物揭而書其抵以待不時之賈甚至力不逮急需者官貸之而取息以國服其政何甚攣粥市以禁過市有罰其權何其專故有國商焉民俗悅安而息幸不縮士簋簠貧杼行陶運治飲食固民質也有異國商焉耳目受詔享談不貲蜀錦燕駿不脛不翼彬郁亦文治也有天下商焉唐儉衛奢泰擴齊詐動之以俎豆簠簋狗馬土木悅之以家禽君果戚米揚菟伐其欲而慰其志足不憚蓬轉心不辭旌懸也而節儉仁主心計重臣猶且獎勸之字拊之侮爲禦焉寬爲恤焉

甚至悅之女閭獨婦山以喜其寂焉商賈不行則懼知我之年不順成也舍而之他則戚知我之來工無術也古聖王雖未嘗招商關中而多方懷保若此如無父之子者豈專爲宮禁計官府計兵衛邊鄙計亦以養吾民也民不制衣則寒而自織寧供民不再食則飢而自力爲商而正否則惟錢若水之急流勇退庶幾商而慧矣寧裕民老死不相往來則同聚禽而綏文芹野賈豈能禮何也化居之謂商功成名遂身退萬古之善商也漸而蠢爾小氓黠能作巧幸而天澤既辨無能越職而犯耳否則盜庫伐冢何所忌而不爲奸富窺人之好乘人之急而設法以奪之至不盡不止何異妄窺室中之藏者

此商之义安百姓而利賴國家亦不淺也且商非庸劣者所能任凡出有入無挨時審變調燮暑雨均節陰陽明誼正名知幾防患幾於治人之國者同事范少伯用計然之策以伯越而扁舟五湖貿鴟夷以易金體可謂智商留侯納圯上之履以爲韓而滅秦誅項卒於定儲位以報漢封留辟穀無以長頸烏喙辱龍顏隆準亦不陶朱役役勉辭奉邑是爲神商東方曼倩避世金馬門滑稽而多端俳優而善諷言仙言儒而使一時身榮後世聲美是爲謫商嚴子陵當聖明之世披裘隱釣愚不知爲誰氏頑民也而客星犯座棄備不益夫亦佐漢無術恃其少與謹厚之文叔同學可藉之起身後名耳是爲商而苦李鄴侯山人衣紫復祚全倫幾不免貞娣元載之毒而猶明盧杞之奸辨廣明之孝和回紇定大食雲南有人臣所不能有之功而才足佐唐道能隱鄴是爲商而正否則惟錢若水之急流勇退庶幾商而慧矣何也化居之謂商功成名遂身退萬古之善商也漸而能遠豈若震而喪貝哉陽翟大賈居奇貨以亡贏長樂老子老販國以事十主行不入類安所得漢祖者起而

重辱焉予是以大先正惠商之論而及之以示儒者不可謀利以爲身國家不可病商以滋弱也

王者信賞必罰

執法而治天下謂足以正君臣尊名分顯忠遂良羣奸剔佞使百員犂舉而國家可倖長治乃議者嫌其無尊親之誼惟法是飭以爲嚴而冀恩祇可治效一時也夫法亦何弊遵法而法或弊非盡以嚴失也愛惡有情焉是非有識焉意賞而賞若所懸矣而能不耳眾喙乎意罰而罰罰果不借矣而能不需庭鞫乎親睦之世不

廢命咈相彼盍旦授其柄於在下之鰥旌嶽揚之未及集聖治之不誅重車服以欽四鄰制官刑以儆有位歷今古莫謂其英多而制峻也於是信賞必罰遂爲王者慎率之憲矣論虞士所稱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動必稽天信乎賞罰不爲人主私也矣易亦有言天道福善禍淫似又人主原非自爲賞罰也而君子之法大有也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焉則又何說夫火在天上故大有也雖日麗天萬隱一燭而運行及午下固見光而上亦見土遂以是命雷出雨節風收電被四塞以君子之暉

邪不決刀鋸空缺使遊無良將廷有譽臣儻帥壅於外妍諂蠹於內卽董安煮鑊孝惺吹火日烹刃數人國家之威法矣立昔漢祖封堯昌以輔趙重陵勃以安劉而

噲商猶在產祿尙容不旋踵而幾亡漢唐宗以識誅武
娘隆無忌遂良之職武功成矣貽謀叔矣而猶借張蘊
古盧祖尙立法於後世賞罰不基峻乎胡爲乎赦敬宗
勿誅念李勣勿虞其奸不三十年天下士大夫駢首就
死而唐易爲周先主入蜀尊彼之親用我之仇似有賞
無罰而蜀靖延州之敗元昊陷塞門三川宋不殛夏竦
戮范雍委任韓欽似乎無罰無賞而元昊亦不敢肆故
賞罰得人則明不得其人則黷用之一人之身而無不
明用之衆人之身而無不黷奈何握豪傑志士寵辱之
權而可以假借之游移之使俗不知勸人無能惕耶吾
願其無以成見亂也勿以王夷甫識石勒而俾亂宮之
醜得易蕃而漢勿以周太祖同晉武而使元進之才不
身以手鞅鞅非少主臣似矣厥功不可十世有乎容容
多府詐矣欺主不足膏斧鉞乎願其毋以姑息奪也衰
魯之民望在季恐伏社以鼠忠晉之良勳在趙豈大尾
非狐仆碑奪主惡忠鯁而忘其媚媚人鑑終不搖於車
柳握兵制主處潰贅而反豢悍藩天口何被驅於膽腹
吾願其毋優游惑寵也左相右相國家豈能治理而甘

乎吾更願其毋人言奪也僞恭若莽安漢若操雖周文
姬旦不免招譏得臣晉忌孫晟宋忌郾行說張元俱應
買譽而況理學之儒且謂馮道如曾仲十主無之天下
幾以被社危社稷之大或疑孫通愧觸龍四皓滅劉丞
相可以佐呂罪伯仁功薄而死靈景諂燦而毒功不過
準汾陽居淮陰之險孰白棄公之駭而得生罪以倖免
李陵竊曹沫之節何惡陳湯之舉而謚繆不觀君子之
爲法乎非以我生與彼自生非以我死與彼自死天覆
於上時行其中日月之用炤臨其下徒借賞罰以自飾

其喜怒揖讓不類者而送之郊圻不令含怒者負斧鑕而伏魑魅之下耶故貯必用之人著不赦之令禮樂政刑相須而用史贊漢宣信賞必罰成中興之治雖視下民有嚴不僭不濫者有間矣然庶幾賢主哉

聖王躬孝弟以敦化

化民亦多術矣術之所在人主不憚迂身以就之而民疑即聯鄉牧以遞而督之而勸之而鄉牧亦疑何天下之喜疑也習有習聞宜與相守民有恆性貴與相綏唐虞不傳術以化民而命官特愼亦不立術以命官而基之本也高高者天山能畜之本天之氣以奉天一統所成大有倫類篤實而輝光日新斯教成大畜兩者王化之義焉上極則勢孤與倫類交孚而天乃祐之吉斯治者順動而天地如也享上帝矣而復養聖賢主鼎者長子故烹飪而匕鬯不喪也有帝王合祀天地享餕逮下後能阜萬民而致百神薦上帝以配祖考人心悅豫王心貴絕下則忠讜不效況乎事天而後能事人事人而凡其坐堂立表懸象垂則百世者動必稱天所以示人有尊也聖王尊不絕上故貴不絕下尊絕上則奸衆生

以居正天本無色得日成暉麗天而後麗土萬國所以攸同故大有有明堂之象大畜爲封禪之道也魏文不知此義而祇以遣夷君長皆當扈從伊洛煙火常稀恐示虛弱以阻太宗之封禪而不知君多慙德因化家爲國以宮人脅君父非孝也玄武之變告或不在秦而盡滅其祀室其室非弟也獨不可規之使悔以孝弟貽後乎然昭陵毀觀眞大臣事耳宋太宗背太祖之命而位庠養狩問以修弟職而後心體忠厚性情和摯百行克敦五倫無書使諸侯自爲正而沒世不再見干戈之慘異姓相殊爲大饗特祀時祭月獻以盡子道崇師尚賓傳元侃俾杜后之藏匿不靈致廷美德昭烈折而開寶皇后不成服逆親殘氣化本實傷趙普之罪幾莫贖矣

愚嘗思古今遼有天幸者獨漢之高祖耳秦誅矣項滅矣迴思其父太公頻置於危幾作俎豆之肉今始得稱上皇受天子之養以樂餘年則日至三問之道及身得優爲之何止聞遷豐邑以怡悅乃父已耶夫天子有父子漢治所以不古也且聖王之以孝弟致治者其國祚眞開創之君所絶無者有大舜之遇而不得爲武王之必靈長民至今思爲三代之化何淳也質秖不再雍熙莫覩季古惟周治稱盛傳曆八百雅頌之美眞彬郁矣親親相及曆百世而宗支常口故二南贊化

之德故周獨配虞伯禽開魯而證孝故魯稱望國聿生素王泗壇正統萬世之王者奉之則成治違之則極亂入國觀教行在六經虞夏以前宗黃祖天則二典準天而易禮樂之道起孝弟所由肇焉虞夏以後宗夏祖人則誓誥準人而詩春秋之道立孝弟所由暢焉然則易食急鳴鼓協社而救焉謂過者天人所共有天過而人諫之君過而臣諫之父兄過而子弟諫之所以達孝弟之權而教恩也既以承天順時而敬日月則不必別治禮樂詩春秋者天下治亂之大歸而聖賢帝王精神之所萃也故易立於上禮樂行於中詩春秋者經緯而出之春秋首天次時次日月次君夫人首天之意以郊社

術以化天下詩首夫婦得毋虞君夫人之不能自治而倫教始乖乎後世婦與寺相比因使佞臣媚士種釁於內夷狄寇賊奸宄於外天惡厥子之不辨淑忒至有邦而不能造也特產惡以覆之而又卽借妖淫羊犬以隨權惡者之後春秋終而秦誓起周德雖衰蓼莪棠棣之澤猶足淑也昭襄以詐力陰移焉而因邯鄲姬以易嬴使呂政無父旋出趙高以斬家使胡亥不弟終於閻樂肆毒呂祀殄而漢熾矣漢興不二十年而呂雉垂簾惠帝不獲全如意以謝高祖或亦報分羹之忍非所以處

吾父乎文帝仁慈節儉百姓再覩成周之化然而布粟謠興遂不免殃流七國矣第母后之亂止四年外戚之篡止四十年而宗祀仍不墜者以漢制傳諡必兼稱孝猶知敦本故也民心思漢兩朝之忠節獨著其化澤何甚饒歟自是瞞奸亂作蒙天欺父而丕植相忌髦弁奐奪禍不必婦寺也懿戚統自謂世傳靡替南風一競五王互噬慘至懷愍降虜而牛且易馬嗟乎宋齊梁陳隋父不免於子兄不免於弟誰則遵孝立制克恭弟職相率而淪於匪類矣奈之何事必法古監隋如文皇者

事而載及金縢謂兄有勞弟宜代之父有疾子宜死武以倫爲旦之兄而旦不能不以位自處於子也易道陰陽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旣著家人矣復敘夫婦男女後天地而先父子不羅書禮詩春秋之總而教戒天下乎是以王者孝弟必不親女史近貂瑞朝夕侃兒詔士甚饒歟自是瞞奸亂作蒙天欺父而丕植相忌髦弁奐奪禍不必婦寺也懿戚統自謂世傳靡替南風一競五王互噬慘至懷愍降虜而牛且易馬嗟乎宋齊梁陳隋父不免於子兄不免於弟誰則遵孝立制克恭弟職相率而淪於匪類矣奈之何事必法古監隋如文皇者

五行六甲之分

君子革天命以治曆明時而使萬國奉從王之朔百代欽建紀之正則五量治五氣起消息察收斂而斗柄若其占焉元會賴其定焉夫亦審八節以作農功齊二至以恤織事立三聘五朝十二巡狩以修禮樂而協合五事十二辰十日二十八宿之運流伏逆吉凶顯晦以驗吾德政之修闕耳故唯聖人能法天亦唯聖人能辨陰以測陽得其所爲陰陽者而五行始不汨陳矣會其所爲五行而六甲又以次相終始矣然五行六甲之說創

於黃帝雜於漢武而精於濂洛諸子黃帝立之爲陣圖意在勘亂一師鬼臾區故時惠而辰從漢武專言休咎眾喙爭鳴因是有陛下主何說以行乎而世乃爲術家所惑矣今通太公之意而言之大抵潔清之氣爲最先其質寒弱故象水所謂初生之陽也得陰以濟之則水便溼而成火火又初生之陰也是以火爲水妃稱天下之母焉孕於水則木孕於火則金而土則黃其中而通是又非六甲之天略乎馮相氏辨敘事以會天位保章氏案封域以覩妖祥而帝王創業慎正閏以一夷夏昌克廢此第思運而不已謂之行每歲莫正保能無變動歟先三日以辛後三日以丁而謂之甲振民育德不於圖新而愈重告誡歟後世司曆者不知因在天之天以

以候徵五行不緣是悉乎夫獨陽不生獨陰不成物物俱有陰陽焉則無物非五行所交會而生也惟水生木而月令夏至伐陽木冬至伐陰木蓋陰陽之於木爲最著其芽也以雨潤其堅也以日暄其發也以金疏其伏也以土植而其遂體而助子也以木摩然木得水而即萌也故曰甲甲者事之始數之終猶言甲則必坼而行於氣之不可遏也乃其中有四火焉四水焉四金焉凡子之寅之辰之午申之戌之無不履端於甲而復交於乙傳於丙丁以及癸則一爲端而終以十稱六甲者迎日推策探五行之情周天氣者六期爲備終地紀者五歲爲周五六合者歲三千七百二十歲爲一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爲一週歲朔又復爲之元元者六甲所由起也紀者六甲所由終也是又非六甲之天略乎馮相氏辨敘事以會天位保章氏案封域以覩妖祥而帝王創業慎正閏以一夷夏昌克廢此第思運而不已謂之行每歲莫正保能無變動歟先三日以辛後三日以丁而謂之甲振民育德不於圖新而愈重告誡歟後世司曆者不知因在天之天以象稽降於地者以形辨入於人者

循在人之天而止欲恃籌算以合之不合或屢變其法而求或執一家之理而測五行六甲所以愈混混而多迷也予嘗思天造以來風木姜火軒轅土少昊金顓頊水其本德以王者皆用生也而帝嚳堯舜禹湯咸因之而不改秦欲以前代所不勝者爲德遂尙亥首十月以勝周之赤漢以後俱踵之始宗逆行不用生而用剋焉而後曆祚永短不復如古矣今以堯典星虛發周曆八百度之堯初虛九至女五得九百六十餘年夏曆壬子至壬戌四百三十一年殷曆癸亥至戊寅四百九十六年

三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年而通以禪受之四十年則帝摯時爲土穀之交矣春秋元年己未距參之初度當三百二十年爲牛女之交而周始衰素王命統至於秦末斗之交七度半四百八十六年又三十六年入牛二十五度爲漢曆之始自漢至宋皆在斗二十五度之內元當箕十度距漢一千五百七十八年而斗漢再闢遂綿我明曆祚於萬萬年凡計唐典以盡元曆五十四度得三千四百五十六年而日虛九終於箕十五行遞轉六甲相始此其左驗也閒有八十二年或六十六年或五十五年進退不等語云

帝王主日以日所至求之而五行六甲無可差謬矣故三王以前七十餘代空存名氏伏羲至黃帝二十五世各在位百餘載五帝相承三百八十八祀而由堯舜以遡曆始日纏箕十交於斗杓當得一萬九千四百餘歲史稱三皇各萬八千歲訛也然論少昊之始日在大梁大梁爲子則降婁爲丑實沈爲亥實沈爲子則大梁爲丑鶉首爲亥鶉首爲子則實沈爲丑鶉火爲亥行生甲始至一百五萬一千九百二十載而以次相授之軌始大齊已以五行之失次驗之王者與臣無禮則木不曲直而夏多風言不從則金不從革而秋多霧靈視不明則火不炎上而夏多電聽不聰則水不潤下而春夏多暴雨心不能容則稼穡不成而冬多雷雖嘗以洛下度以鮮于莫幾矣以六甲之本性攷之甲子之情好行貪狼亥卯之情怒怒行陰賊寅午之情惡惡行廉貞已酉之情喜喜行寬大辰未之情樂樂行奸佞戌丑之情哀哀行公正雖智若一行精若守敬莫踰矣而五行失位六甲無紀亦卽以日占之東旦始浴朝旭麗耀何甚淸明也忽而煜障雲邪氣起者法爲女謁漁美於日出

後爲近臣亂政于日禺中爲大臣欺誣于日晡時爲妻
妾役使輝光侵奪珥蜺詭作應厲爲傷嗣害世蓋日失
其陽故星精散流辰步乖忒變異往來無常上明堂貫
尾掖剖擊慘於炮烙也太白篡越犯庫兵寇之占也昴
虎出端門卑賤有篡尊者值歲相守則又來內難寧非
知天道遠人道邇者之能大懼耶且五行之權從其所
生六甲之權從其所化五陽之年客運有過先天十三
五陰之年客運不及後天十三平氣之年干支比齊故
六甲不能敵五行也氣運之行各有主客制化之用則
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次制十二管於崑崙之下

主氣而運客故行六甲暗相濟也氣生運曰順氣剋運
曰刑運生氣者小逆相得則微運剋氣者不和不相得
則甚此五行六甲所由主輔也故曰土運之歲上見太
陰火運之歲上見少陽少陰金運之歲上見陽明木運
之歲上見厥陰水運之歲上見太陽此甲運所由六也
初運風木二運燥火三運溼土四運相火而五運燥金
其實有燥金卽有良金有寒水卽有明水有風木卽有
雷木有熟火卽有游火有溼土卽有燥土此甲偶乙丙
偶丁而戊偶已之類也書稱五行易言六子而六甲之

建實自命大撓始

問推曆生律

嘗聞天地之本陰陽之端而已陰陽順而四時成陰陽
和而律呂生上天垂象聖人則之而天下大治矣自庖
羲畫八卦以象二十四氣神農分八節以紀農功至軒
轅氏乃命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大撓造甲
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總斯六術考定氣象以建五行而
正閏分焉更命伶倫取竹嶰谿之谷斷兩節間長三寸
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次制十二管於崑崙之下

聽鳳凰之鳴以制十二律而樂律生焉嗣是三王之世
建寅建丑建子各爲歲首大夏大濩大武不相沿樂迨
秦而律曆之書俱毀矣於是言曆者西漢之太初東漢
之四分魏晉之皇極唐之大衍五代之欽天宋之應天
以至乾元十二律所用之律凡數變而洛下閎謂八百
年當差一度晉虞喜謂五十年退一度宋何承矩又倍
之隋劉焯取二家之中數唐一行以大衍推之乃得八
十三年而差一度曆家宗焉此推曆多寡之殊也以言
乎律則律書成於司馬遷謂黃鍾爲九寸其三分爲損

益隔八相生由是而生十二律議者議其推至仲呂難以復於黃鍾後京房錢樂之復別六十律演爲三百六十律與十二律之古制愈謬自後祖孝孫王朴之流皆以黃鍾九寸爲法又有以尺生律以律生尺之說紛紛互起以之和聲而聲不和以之候氣而氣不應皆非三代遺音矣此律增減之說也至曆之生律正往復之故升降之倪非曆不足以明律非律不足以明曆愚請得而陳之陰陽之數不過十二在天爲次次者舍也日月之所會故謂之辰天分列之舍也在地爲辰辰亦日月之所會故謂之辰天分列

二十八宿宿各司其度十二辰之律與天之度皆有合焉日纏星紀律遂應之故律應一歲之候曆紀周天之運律之氣一歲一周自子至亥律終而復還於黃鍾天之度亦一歲一周自子至亥次終而復會於星紀律與天度固同運而並行者也蓋天日錯行其度乃成積而爲歲時日既至其氣乃升候以爲律氣之所升度之所成其理一也所以布氣因時順時生物而天道備矣亦王道之大端也太玄曰律則成物曆則編時曆律交通聖人以謀其此之謂乎雖然寒暑遞嬗忽以紀年氣候默行感而爲聲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孰從而測之哉則其稽之分杪紀之躔次察管之長短審氣之高下定黍之多寡灰飛管通時日不爽者此聖王之以人謀而佐天工者也至於熒惑守心宋景禳其咎實沈爲祟晉侯受其殃歲在玄枵而知宋鄭之必饑歌北風而又歌南風知晉楚之勝負妖祥驗於分星吉凶存乎占候則步伐進止之閒非觀乎天文而察乎氣數者亦難以言乎九天而九淵也律者律也師出以律律者法也一成而不可變也故月令首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而聖王之明刑亦以律名焉然則苟知此者治道無勿備矣不可不察也

問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其道何如

國非民不天而撫率俾之眾以功主非獨農父事也周禮分職而治而司徒主教然不辨物宜不審土性不省風氣而膠一術以造選兆庶國何由擾故士得譽髦以爲山川之鍾靈則幻以爲祖宗之培育則信以爲龜筮之協卜則疑以爲弁棻之倫教則確聖天子思養民以致賢故民數登於天府而賢書頻興計偕明問所由課

保息之道也禮稱保傅易重消息師保若臨而父母綏之出入有度而外內懼之未嘗履畝而教樹藝民不呼箕豈俟讀圖而尙緩刑民無畏借請得本周禮保息之六而參酌今昔以詳言之乎一曰慈幼自料民作巳已啓算賦之漸夫成有德以造小子謂莊士可老其材以資元子之輔勇稚可馴其氣以堅神孫之衛而樸且蠢者可還其畝以無私復邑之寵耳道在身民養而勸有友之弗伐身民獻而濂孺子之其朋所謂包蒙養正使無失所已矣何以漢法年十五而賦乎六尺孤豈能勝

役因是有給胎養穀及廩童子之不能存活者恐竭太倉粟又不足市惠矣後世有凶年鬻子爲之贖之法而甚至易姓而賈與嗣而俞恩不加溥乎然贖入井之赤而養之國中以薺丁賦與收道旁之卵而育之健卒以壯邊衛終不若儆舍賜塾使異日進版通籍而榮否亦退編百姓而慈卽荷鋤戴笠皆有士君子之行也一曰老老自對策從征咸懷木靜之悲夫因杖年以分鄉國之與上人共有此天地而狎民如雞割復生揮民如蠅戀老也何謂振窮侮煢獨而畏高明斯民所由多在疢也莫訴廢農桑而避反支中主且知不可乃立之肺石而反若刻木其不對焉天威咫尺違之旣若萬里而猶使見如鬼也誰實使然則日講治內之采薇治外之天保博公子之仁而麟趾廣諸侯之仁而騶虞而後命眾無伏閾於庭也胥匡以生恍如聞七發而病霍然起則大臣眞宗子之家相而能不自慶后至之我蘇何謂恤貧蕭壁面而解慍絃斯民所由恃無恐也爲國家實此里居而政不猛於虎疲之輸額律不峻如羊慘不災告賜

田租之半而妻貿子易救荒何不若拯焚乃無俟耕藉而勸穡貸種併杼軸詢焉元元卑陋方竭蹶以赴急公而不至嗜懸時見也誰實回天則日考舉鼎之不再樂懸之不作損膳服之正以問飢蠲享祀之簋以益振而後子黎可不棻於途也相倚爲命直若渙王居而汗浹民膏則君側有邪風之圖繪而能不日歌施舍之教恩於是陋民國之枝也而智愚以次而移則刖門瞽樂有定位矣柰何有螫蜂血頴士之悍而使忠僕幾殞乎以濩菜之拙濩麥休留可鳳以直挺之執直律老奴可董

必盡富髯長鬣之相乃可廷立而議東畝質蕭禍乃在笑而黑面發盡敵之憤腸足奏白樹之捷病豈在貌即其材樗櫟亦可守府無儥而宇宙果生棄人耶故又有所爲寬疾焉善人國之紀也而善正以富而穀則關中塞下藉豐肥矣柰何奴輩利季倫之財而使金谷無賢乎寡婦見重於秦始懷清是臺邛令得客如馬卿上林取貴必欲踵平準灌輸之術俾利歸主上手實自占殃及而就漢言漢以定繼漢者之所宜焉漢宣帝即其一時失而況後時事欲遵其法而行之乎愚請得因明問所閒若商祖乙熟知小人之依不適有居之戚以爲與朕乃在民而仇心有壽母之千金疑獄有通神之十萬病其有斯民惟艮三干石也於是愼選郡邑刺史及諸王國乃在國此其家不貧要能折節若任氏而朝廷不終利

守相久其任不數數變易凡治理奏最輒賜璽書勉勵
增秩賜金至爵關內侯後公卿缺即次年來增秩賜金
進爵者定爲差以次進用雖明經射策得爲高第眾許
有宰相材亦必許賜政事考莅民功由郡第一入守三
輔而後首作元僚相天子故一時循良獨盛如桐鄉渤
海東海潁川誠彰彰足紀然而有急於邀譽以干主而
自固其寵遂得竊經術之美名以暗售其奸若蕭望之
其人者望之在元帝時頗以元老見重當其在宣帝時
補平原也懼弘顯之中而辭爲左馮翊也必得中官諭

意而行其始也忌將軍韓增之功而重矯節以抑馮奉
世之賞其繼也且懼延壽發其廩餼官錢事而坐棄市
矣然爲趙爲蓋爲楊之冤死未聞出一言匡主猶懼逆
鱗也至位仰奴於諸侯王上首足下柰乎初附史高究
籍石顯相天下固當如是耶夫望之猶如是而能責王
成不以僞增戶口進黃霸不以鳳凰神雀進崇尚刑名
之朝芝草甘露何紛紛也其材固不同非能相飾人亦
有言汝輩可至刺史參政魯子敬薦龐士元非百里材
武侯之稱蔣琬亦云則相天下與治一邑實異故守郡

者先有令名願得百姓心果足自負而繩是以居一人
下或反殃民而病國若宋王安石青苗法獨澤於宰鄧
時民至今祠祝孰知基宋亡國之禍耶況武襄善將而
入相則病孝肅善尹而爲輔則拙文正文忠尹湖尹杭
則民安之而留事天子則不靖正直如廣平丰度如九
齡議論如忠宣善處人父子如鄴侯日奏四方災異如
李文靖愚不知其以何郡治理徵也夫材固有宜分任
不宜獨任者有以老成慎謹主之而穎利佻達俱無患
以喜事急名參之而凝厚持重不能救者韓魏公謂相

行其間而不知所爲者觀漢淮揚奴視大臣公孫弘而
獨懼汲長孺之難惑以非宋契丹不畏經略若种世道
讎而獨謂中國相司馬愼無生事開邊隙汲長孺矯制
發倉卧治淮陽不宜以罪律卽宜以曠律果何以稱循
良長吏也況學不說與忠不葛郭才不齡崇度不正端
而思結比黨以阿主復開取州牧守令之小忠小信以
窺主欲而欺天下究必長養奸競者次第而躪蹵其君
國家安得不弊宣帝綜覈名實重郡縣守相可也歷三
考而視報績之最多以入爲公卿一時亦未嘗不多淑

也乃或實聚斂而名理財用實掊克而名抑兼幷實開
邊而名討不庭實尙同而名一衆志他若移囚外舍也
欺之以圄圄空矣水旱不以聞也稱大有年矣以諫諍
路絕謂無事可言賢材盡廢謂小人退聽上好下甚人
主安得知之況人主倚大臣爲耳目大臣倖其在己者
平日以何事得寵卽舍此無良策矣安望其引君當道
耶況漢以少府朱暉議祥瑞坐左遷其綜覈當否又何
如耶春秋時大國之大夫命於天子次國則或自命卽
文達在英廟朝密書顯斷萬機精覈局體一變成化閒

三原河州覃縣封立居則岳屹動則震擊大事斧斷小
細海嘗豈生死富貴所能動哉弘治中華容洪調鈞陽
靈寶諸公志存約納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
體似又一變然未嘗非名卿也神廟時江陵之才若元
之學若君實而執若荆國究以攬權而敗不聞誤主斷
繼之若太倉吳縣四明諸公定亂定儲灼灼史牒愚不
知列祖擇相之意果何如但前不法兩漢後亦不法唐
宋則視宣帝郡縣守相之制優劣固不待辨矣

何以知敵壘之虛實

儒生不諳武事則仰屋而思文治耳或若吃艾幼年每
問營壘善地當世笑之以爲迂而非務也博極羣書熟
知地利阨塞險害及名將下壘得失猶恐按圖索驥終
必受患故聚米爲山谷形不若身至金城上方略也而
變化孫武之虛實精悉吳起之料敵坐文皇衛公於口
而徐思其問難方且集思耆老誠結士人恩招鄉導庶
幾得敵情以爲我利而偶可收坐勝之益今明問不及
下壘之宜否而急欲知敵豈非敵多狡詭能以鴈張惑
我驚心既使我奔命欲疲徒苦束手就斃乎夫上稽載
籍敵壘未必難知其擇善水草便居止擊刁斗自衛智
勿遜也山防絕汲水防溺淹挑塹布角警夜無誤嚴相
勝也居則掩旗息鼓僞示無備行則塞井夷竈勇誓不
返氣同滿也即處上據形彼利此害內以衛腹若數十
萬堅兵以壯邊又若百十重鐵甲愁莫讓也何以知敵
壘之虛班馬聲矣而幕烏城烏嬉煦相樂則用羊而鼓
寧不同唱沙而籌乎何以知敵壘之實掎角成矣而蒙
虬踞豹無踰夷地則氣蒸而雲寧不同身膽而嵎乎何
以知敵壘之虛而若實曳柴揚塵伐木以益兵勢僞施
蹴踘閉壁而鰥鄂食毒淫祟草策全以詭未可與伐巧
何以知敵壘實而若虛匿壯出老外伏中空形人而觀
者謀耳然此固成局也智在吾先者得早爲之而立於
不敗至於率十萬之眾連營七百餘里而誚魏孱吳將
敢死之士分屯亦且二十里而平蜀都報漢則知上將伐
謀不如文人之執議也哲士輕險不如老成之持重也
淵井陷隙如牢如羅兵家所忌也而深謹者反得憑之
以爲勢奔走勤勞未定未息銳衝可敗也而仁信者反

得勸之以作忠則虛實不以地也鄭國渠而韓秦俱利
襄陽城而宋元始革得失固在人矣則虛實不以時也
往亡不避而仇國無邦蔵星在彼而師行亦克盈息固
在意矣五丈原之屯狼顧者誠悸心矣而甘虎畏以候
之釣鼇山之城鷹視者寐不忘矣而急搏豹以據之列
熾燃芻而收士鐙之捷秣馬夜俟而創休哥之臂一以
三百槀大舉一以千餘破數萬何張文亮之不及黑面
將也雍熙利戰以就食雄州而隕無敵於陳谷建炎利
守以道出鄜延而拒計臣於廷議一敗岐溝而燕薊不

可復一潰符離而中原不可望何必張忠獻之異於曹
武惠也其因敵之廢壘而興之平青澗既屯然後延安
固勢河東致粟其得敵之要壘而奪之乎白豹來歸然
後族屬我破聚積我焚靈武不乘則表裏山河糧馬饒
富時有文靖奈何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綏州能守則
招納屬羌湟蘭可復幸賴魏公庶不使中國蹙衰終成
衽壘故蕭撻凜不中裴環之弩而宋師不可過河呂許
公不法子龔之智而契丹肆將南下溝壘未成可擾也
且戰且城冰合果如神助旌旗亂動可擊也誤發進音
誼敵豈藉人謀貫手及肘而鼓音未衰朝銳豈能夕惰
吞目割腸而戰氣愈雄志立不因人挫夫人身戎服以
亂江中之楫兀兀向水營而勞面陘姑編行伍以佐鼛
張之載雷將目睢城而受矢然則以壘臨敵者上也與
敵爭壘者次也我欲壘而使敵覺者又其次也至使敵
壘之而反得驕先處以禦我為術亦卑矣相度今日之
時與勢敵亦何必壘旗鼓所向雨迅風馳任心奔突雖
露處而無以困之雖糧竭而莫可促之一旦闖入我方
圖身會議視賄擇師蹜蹜焉受命軀行三十而徇二十

而止被邊之民已蹂躪不忍目睨矣而我且思報睚眦
審喜怒結籠腹豎使操筆墨而議其後者力能威之以
與我全軀保妻子然後問城土之與敵若相遠者握重
兵而屯焉發號商舉止盡故事耳曷足以摧敵閒有能
者兵未動而聲已聞實未至而形先見使敵人謀我日
深備我日嚴而我徒張虛聲以來實禍矣豈非我特示
之虛以誘其必擣而用實之奇不反在敵乎因成較事
虛實若炤敵不必用以薄我我亦何從窺以邊敵昔
高皇帝命將伐蠭咸面授揮旨即智謀之文成神勇之

魏國百不一得而萬里之外甌脫之穴如廟算則無不中者凡我所進止與敵所趨舍何其瞭然也成祖躬掃胡塵行必絕漠而大寧棄蠡遂使左臂單寒然聖不世出非特鴈軼往古也厥後惟責成相臣與夫督撫鎮巡已耳楊文貞對景陵曰今內閣臣知邊將才否道里險易遠近及虜情順逆惟榮耳臣等皆以不及是以裕陵時仇鉞之擒寘鍤出地圖指示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汝鼐首置何初祚昭聖臨朝而邊腹尚賴乂安石彪鎮戍大同遣使獻捷盛陳斬首無算皆鼐致林木上不能悉致岳文肅

所其人不能對而後曹石亦不敢挾虜以恣橫自河套之失虜入居內地邊臣不敢正視王威寧謀知滿都魯等寇西路而妻子營於紅鹽池乃身率兵薄其營擒斬多首盡獲其女稚駝馬令滿都魯等掠歸而廬帷妻子畜產皆蕩盡乃相顧慟哭遠徙不敢復居河套地厥算何偉耶沈希儀之在柳州也求得與猺通商販者數十人厚撫之使爲詗每得賊聲息動靜凡有出勦雖肘腋親近不得閒先鋒旗首不及知而賊寇他所與絕遠村落度官軍所不至者沈兵又未嘗不先在善以甚風濮

過宜言卷四

明鄞華夏吉甫著

明鄞楊晦遵大介較集

寧郡許公德政碑記

未嘗戢暴旦夕思良郡守爲撫循蓋幾疲童歌舌矣茲
何幸而獲借雲翁許公祖來殿此圉也夫甬地斥鹵其
土磽而民健悍然亦知率令故易化特以宅處海隅與

魚鼈爲伍往苦倭今苦賊數年來更苦狐虎天倖不使
腹魚鼈而亦無所避舞法者於是甬誌所載侯牧凡治
能懲弊者稱最上焉然用雉治而不獲乳若中牟用兎
治而不獲縱若京兆用稻治而不獲明若召陵用澗治
鑪治而不獲安若上地靜若淮陽則安得望之廣漢稚
圭希文輩以社稷才出爲刺史安枕而政自清耶始公
成進士爲計部尚書郎庾鼠庫蚊固自遠矣豈不忠信
敢灼灼炳天壤哉則聲名先無損於治郡而夷攻先世
固太岳之後奕著顯哲聞封公祖嘗一爲邑宰不數桐

鄉愛民及先生身眞兩山大小焉諸傳也先生後從春
秋起斷獄以麟自漢世業隆重之允元明保發奸柔遠
將盡十二牧五千州悉以來蘇徯后焉句甬方祝得天
而耆老士民咸曰天何暮我叔度哉將謂甬不得蔵而
賴公之粒食我也甬塗無瑞而賴公醇飲我也海市不
蜃而賴公之縱壑我也假非公而戎烏乎癸之齒烏乎
冪之而羣不逞讎伏否黿鼉其煦否雉馴圃虎渡北鳳
凰集潁川否譜著虔公食實否夫環五邑民祈歡好其
婦子歌呼烏烏而反思畜租捋荼甚拮据以痞我公驅

馬虺隤極於羽譙尾傲百瘁至我者而惟以薺是圖則
太守眞元后父母矣夫今日藉公若幬不可一人無覆
頭之必藉公若離裏又懼一日去公則澤國咸庇公若
命也今慶公下車而耆老則脛集而迎輦諸生爲公祖
門下士若某某咸予姻族使予得盡言如此雖然記稱
成族化民必先於學先生從春秋起斷獄以經漢世已
隆重之況復衙高赤僕杜胡何必賴楊得意言然後知
人閒有長卿耶則已置身於鄭玄橋公超市戴憑坐
重五十矣先生又爲徽國之祁門人慕法孔子者誠無

若徵國考亭而淑考亭爲宋沈端憲公煥爲勝國許文正公衡澤何能斬知先生教多士必不絕孔壁聲爲彬彬起魯諸生禮樂豈惟使重譯來王以靖海燧即大將軍無所用其武哉予又將頌於朝曰聖天子化自東南矣

寧波府學碑

寧郡學之建創興葺載諸先哲碑記者甚詳且悉然必經濟巨公惠忠廉敏者乃獲惟大猷而舉之故致人材蔚而士亦多出爲名臣後人遂以郡大夫卜君聖文華

之運近因學荒而不治頹圮於因循者多歷年所且得某林公繇計部倘書郎出守吾郡精鍊夙著入境視學釋奠畢環視贊序而憫焉因同博士弟子商所以自捐俸外益以贖鍰委心計值諒之耆而復身爲之鳩工審執公餘即詣不嫌與操人爲伍凡新者因者墝而更者拔穢棘而潔且色者務無苟且以奏功而必永永之是圖雖百度具舉丁夫雨集未嘗議輸派以起釁僅歷寒暑而殿齋祠舍廡不崇宏壯麗雲蒸霞變輝煌雄古諸多士沐作人之盛舉相率乞余言勒麗牲之石以垂不朽余稽往誌吳公治平第一偉兆蘇公始爲勝國許文犬子我公嘉乃政績得久安東南臂以答明天子者如屠妖龍法猶賊雖悍不炙雖荒克擠雨雪應於祈弁職戢於字凡事與民休息幾於不毀一爐而推陽政猜者及今所未見也曾聞試校矢日屏黜他進使呈身營倖者趨而知恥而博稽有道之士必不苦舍爾靈以觀我頤乎則葺學特其一事已然前此不乏任是事者何以多方獎勸上自部使及寅位以至義耆助有差而未聞已而竣即竣亦竟毀有如公之忠厚簡易無擾無率教乃公鼎新肇翼之雅意入學舍而鄙馬融王弼之爲進足尊而澤可思乎諸多士以時習禮顧瞻弈奕能不替不倦濟濟寧文邦國用光公固以萬世作人一朝而諸多士寧不可以飭報上罔極哉倘必如杜公碑必俟水立然後徵不朽耶

上魯國主疏

重地必須得人乞因才簡任以安內攘外事臣思主上御紹面省枕寧今虜猶踞杭扼江過渠則面猶彰蔽也

而避難者狡奸者橫將悍兵思打糧者俱破浪至寧以
弱之肉而奪之食則枕險且重窖也民不聊生何可固
圉武不馴性何可禦武自非彈壓得賢撫綏得額東南
矜情執法懲鎭差而杜噬民之害蕭驕伍而敕從律之
威綜核名實寬恕小微務持大體喜崇休息其持身御
下安邊裕本祇期明斥堠詰奸細而毋好事滋擾眞激
濁扶危之憲臣也加銜署寧波府同知事臣某發奸摘

伏如神勸耕諭業如父或曰古之遺直或曰眾人之母
威恬鯨波法黜狐社惟野馴禽惟河渡虎眞焉翊京兆
重臣所謂刺史卽相太守卽將也今臣某奉旨以知府
攝道事臣某以偉幹列同知不免掩能抑智未可展驥
項駟台無竟授臣某兵巡瀕道特予敕印解謝府事而
陞同知臣某任知府定川舊有軍門府署原爲撫臣巡
遵祀江之所祖設汎地整飭鎭臣戎務似應移撫臣某
遵祖出鎭而道署又可仍居道臣則憲章不忘體統無
紊千城囚壘兆民安席矣又臣思昔日文強武弱迄今

武強而文不肯弱遂致相持起釁識時務者爲俊傑調
養氣質首在贊序培風育才之化并藉臣某協督一方
是又多人士所願奔走者也臣標下將卒多厲寧人每
聞訛謠動凜顧室家道府得賢自足消其恐懼而一心
勤虜矣

會弔忠烈陳公啓

國制首重養士尊隆篤摯而今日乘輿凡有胸者不忍
以崩聞伊屬誰罪同社蹇不獲畢遇知人快隨忠節同
難貪無可散捐結客奔與義憤同仇接讀邸報知吾鄉

陳賓日先生以臺中死國從者時氏以下妾死主兩木
磊磊一朋烈烈臣誠垂帛妾實可冠逝心如焚孤柱濁
流瞑目猶視指髮漢章蘧舌惟泣日呼穹芥軀獨愛梓
祝節沒無愧墓中夫子生堪稱王國寧人敬檄同心於
某月朔日辰刻齊集府學明倫堂設位瞻拜仍議公請
選地特祀噫皇上十七年勞惕神瘁民艱億萬心拊育
報享身禍去奸振落從善轉圜罪己敷詔有耳皆瑱亦
能言奉天慟奮袂之忠慕道默思通籍頌聖肯誰爲天
寶貞不舞之象惟公得死猶歸覺已已猶無公等捐軀

赴難入甲申幾見伊人有母不顧孝既仕朝祇樂刃膏有類不依違卽居鄉寧難旗誓天開領袖嶽降甫申肆敢懸檄俟摽何如頌攀公舉請言血誠尸告不同佞諛生祠

啓王園長宗師

天藻偉人不律啟劉蕡之火國綿麗運石倉長農口之孫是以敷腹劀於伊皋應如鳳侶梧而天自與語況當轉腕舒於魏郎乃若春生雪而國悉揚芬故曳紱映桃花煙霞色宰相之器而垂紳抱桐葉麒麟圖文士之容

園長王老公祖下帷思神穿牀古集位周秦漢晉而第其價昂薄不冤呼賈陸董揚而引作朋否可俟寵立論爍九流之液搖筆禿四海之鋒博厚出自王風富豔全無霸氣雄則崩山立浪覆傾天地之心怪則飛電流霞驚眩星辰之目閒若停雲靜樹去去如來清若彩石文魚歷歷可數人云墳可四而籍可七遂知世應萬而葉應千豈僅賦欲同時徒致花恆植禁大抵理勝者文薄薄則介貞色濯傳謨典之首功惟夫文勝者理消消卽意巧言繁媿燕許之大手嗟當世紛澤而成糲藻乃以

鄔母某孺人五十壽文

始予爲諸生時與齊雲先生家君某相燭慕顧居限一衣帶水未嘗登其堂記偶於交衢識其儀狀軒圖而奕後登不枯之岸榮葉增繁處無價之場深流彌廣

展不負車書某摹稿有得憂世方深重理舊言讀諭恐

如是枰十萬師賢一紙虎座之神威旣展螢窗之光氣

二家葬崑尤之骨安某奏局一方釋李昊之驚八極洽

鼓相襲壯氣肅朝靈之瑞鯨鱷尾蛟蠏共馴曹飲方酣

隼新拈括而至巖廊偉業自昭史冊勳伐而有儒術旒

見於澤國紫氣聚於句章慈風孚解辮之夷韶英與鉦

方奇傑標建文樞幸當屬鑰東隅得借練兵海上文星

佇看口天賈馬想經術於契夔六合殊材蔚興意匠八

接公語千里渾似流丹所以闊地曹王拜禮樂於思孟

文九圖猶如挾纊卽雞談滿席咸願與札僑交覘而必

誚騷客之愚雖崔日相尋未敢與李杜齊名而得讀公

樓船汾水三都宜倡父之辱停毫顧盼羽獵長楊九辨

中丞不墜輕清之吕廬黃門寧流重濁之風捧腹縱橫

風雅革浮侈悲今日簴鏤而爲象形是獨波瀾廣弘庾

奕光起然亦時或見之旋聞仙去國中休杵呼皐以薔
爲佳公子皐及予問牀得持三輩子愛弟緣知持三郎
其快壻也因獲聞其外母某甚悉遊某孺人失天之年
歷今十有六祀矣向固頌其孝淑也偶以艱嗣子爲孺
人慮忽而朝夕拊諸膝者清雅弘遠詞麗器妙使鄔宗
復見此寶焉乃知孺人曾爲置側室且安其誕育而特
珍之若所自出也某又清臼裔未嘗饒貲也孺人矢中
道志服浣衣至做匪勤辛切作苦以裕有貞郭而佐嗣
子讀於是爛其盈門俾持三慶尚罄旣沒無易古藤几

豈敢供餘若致願固有之黃蛇之卵可銷疾翔雞之菱
可生羽馬丹折蝦鬚爲杖路公食龍肝瓜去尺而不口
瑕巨挂醪舉體如金薤膏一粒千歲所不憚竭餘力以
津之也亦知西那汗國之聲風木七百歲未一損三千
歲未一折乎其以是爲孺人柏浮忻國之蘭金泥而鐫
其色變白有光如銀燭封函匣而鬼魅不敢干乎其以
是爲孺人石世界有盡昆明水尚黑也相傳滄海不盡
爲桑田口六廣洋萬古如怨乎其以是爲孺人竹孺人
亦烏可朽亦何論子姓方隆貴甥接起今日者孺人持

壽孺人者以往或亦爲予言而加爵矣

盟崔山祭關聖文

維神生肩臣弟沒爵帝王累錫非榮選言莫諡讀
麟堅一三之節數欲挽於存心乘馬遇六二之屯剛敢
婚其不守寸心永矢合天道地道人道以著尊兩願平
持統儒宗道宗釋宗而成大義聲齊世赤衷萬年夏等
假人心之作巧歎古厚之莫敦風氣莫可以散懷賢聖
由今而日遠告善胸甲規非耳瑱袖手敗乃公旁睨修

私隙誰則復生知不媿方且聚首興背言同志惟悲友
聲特戒是用瀝肝作誓剖腹不移以薑桂銷入山以楓
葵萼用世以揮金暮夜握節霜晨甘司馬之四壁信吾
朋以摻鱗衽里居捫蝨麗天日止成都之八百桑笞予
主而總以耿耿不寐出入不欺上帝以然諾不欺出入不
悖爲幽贊明神自今伊盟虔後莫替毋黨同伐異迹標
榜而取譏毋我石彼戈竊貌交而傷類毋自恕而責人
太難毋顧恩而求多無已毋形嫌而性昧使盟好不終
毋尚容而長過使縱匪敗正達窮靡閒尾首咸遵畈依

今日之帝君忠貞重及於曹奸復慕昔代之亭侯仰止
莫弛於國貊有渝此盟神人互殛

同盟祭張震吾文

維祖抱孫祝孫成立孫捋祖鬚求歡索食將啼笑以當
鼓吹而言言朝夕況頂摩鳳雛手攜燕翼晚識阿翁實
自孔飾登堂茗戰欽翁齊稷翁性孤高藝苑培植謂孫
幼衰身同棲息謂孫儉寒愼簡出入謂孫美秀妙選津
梁謂孫強記博求友匹因父道尚嚴純用慈督快伊子
有兒笑容時掬憶晚過從翁不扶藜揖晚升階道範整

過宣言 卷四

孫茹連曷不酉翁而樂鮮雖子賢則孫令而孫以悅其
父者悅其祖然子孝則孫順而父又以資於事父者而
慈厥父之孫則曷不酉翁而使書扇慘視手澤慘思一
旦孫隨子以慟哭於中庭嗚呼晚與孔飾學則同盟痛
則分體耳聆翁訓箴規中禮哲人忽殞典型誰起莫贖
百身零涕如雨

祭某文

桃源歇春柏房霙夜雪海淚崩錦山咄謝風黑天迷夫
人莫贖遊實瑤池登大悲閣齊休里曰整轅薤歌或泣

或慰各諺同愀慰夫人德允篤眷曩作配太翁東府蒐英公車蚤對臺端著聲借貳西江政聲赫赫威肅萬夫寅曹牌易再理鹽筴握綱持紀噩吏風解猾商茅靡旋榮憲臬目刃無全犴鮮孥巢闔饒母錢不爲骫骳權門杜跡論詘交扇尤能操飭拂袖扁舟杜門丸石頌曰有伉並老燕翼參伍近運貴恆絃易紡紉侶讀紫金蓑折夫人布衮誥姞一象服魚軒拾如歸券口則世恆非惰則衒夫人端肅不逸不倦韋布自如貴莫我變太翁矜廉夫人是甘太翁績奏夫人是將太翁解組夫人是

哭沈岳生文

箴太翁林樂夫人是寧德傳譜誌寵綏鼎俎臧戴獲銘嗟嗟岳生其嗢異地麟耶其借博士槐耶其守臥者爽七日戒而遂追作西山起耶豈若人言岳生不屑屑與讀禮暫緩推輪奉慈藤几夫人胡恝繼爾沈湮石煙電世競蠶利而永樂長吉遊耶夫岳生邁心道志豢腸籀火焦山竭川德積何淑耋耄齒年慘及子嗣哀徹重泉胄玉體鐵肝泉仁山義出則使州牧之柏松咸悅甌脫覺父母朋徒之不可頓恝顏生殲子讚孔明後身胡信之墳鹵處則令相勵之盟諾不寒地隔之流言莫說金粟借現供奉才子贈乃同仙史寂鄙者援術家星信以領振同社之衣以氣鍊其人之骨以識砥濶學之士之言謂天定人莫勝曠者摭風下人卑之誕謂逝者狂以袖拂交途之土負郭無壤而甘菽以怡親色硯田南面樂陋者迂彭顏石范之盡謂祕器不痛怨達者誇將穫而蕭壁以弄家私羞囊不事資產聚國族觴其父映雪磨杵之志謂後必有恢演而予等獨悲夫節志

許與文章帶礪日月矢心久要莫棄今其已矣何處再得一岳生相視而肝忠氣義興言及此潸酒滴淚神必有知咸同噓歔嗚呼尚享

祭某文

冰清暑燥瑀斧霜凝舌萬脥岐伊昔介諾烝髦指揮石磴大小山曦米臼出甲草帶淫書痛翁茲今時艱慘目蒼生囑起朝野望騰視水投錢入楚莫鼎捐身許國嘔血答闇睡側釐蓁臥庭淚柏天不殲纂人莫贖翁敏武峴羊口碑壽石式歌州鶴心桂焚金異

邑茂桐載塗脩竹騷些號屋賦皋沛流矧抱忱私從同瀝獨闖惟毀滅毋慟未亡型身孰儀怙室無父視彼食寵誰鄰誰睠視彼乘危曷巡曷遠贈言尸素壘恥增郊更觀肉謀地荒廣治翁著不朽郡誌旌功翁餘未懷嗣孳繼志喀喀泉瞑煌煌土樂旅櫬歸來升魂降祉與薦顯簋滌陳潔卮情深咨洟閩如歎息尚享

祭葛海門文

日考卮辰弧旦少長登瞻顒顱肅懿視稽摹範饗爨文誦師閒淑揚剡屨不鳩端襚尚羊和凝講席齊稷啐鄉

慰孝寧順邦家鵠祥更式型典能昆宗伯直忠著節袖風解組膺雪輦荻獲以譴歸公歎廬席繼膺寵召公囑報國存奠天開沒榮摹石公實終始襄哉廣勅介福百年躋耄頃刻老人不耀譴乃在歲哲士云殄勩天曷濟惟予小子長公兄弟願言身瞻禮集口口恢演未竟崢嶸需選況有奇操差次令子曰貴曰富人然公唯公方不朽猶勞形悅惠平師儀慘言神靜拜綍焚血如聞實解助我畏友擗踊血灑縹緲神來歆茲悃奠尚享

奠徐母張宜人文

有當世名願鄉之面之過而市合寓而旅聚出髻卽與
計偕而棲枝上林年同聘誼於是士大夫疏戚遠近深
知耳熟者又無不慶母篤念女弟謝媼秦姬愼選妹壻
峻岸柱砥眉彩膽照丹披腹奇表儀萬世哄唾朝芝於
是不世俗榮親而賢聖奉親者又無不卓母苟歲非樂
酒碩兄近陛輔扆須母胎海胎儲專城樹棠功母識慮當日
口碑沒焉鐫石祿養百年嗣徽宗祏有子一人鴈彼男
百祇懼未洽碩兄之汞思何旦丁運變空城播遷颶狂

飛誶蔽咀咬失權奪頂移踵殃母遘殃母遺仙苦莫甦碩兄人子
之滅性而寧不相獨而癡然況某等共辜台疚憤泣莫
言爲聚子子媿恃便便獨憶碩兄孺慕稱孤青年通籍
陟作殷逋倏丁哀泣父不卒養母因國奪誌諸年譜悲
慘交集再憶某輩拜母訂交壽母揚觶榮母章服奠母
香灶匪今伊今改星換序目睨從同賦騷觸忌敢拔血
淚以寄母乞摻入碩兄阮嘔之數斗而或則封翁再來
或則長公復起以教陳帝京歷都之昔母亦或遊蓬島
或在祇林呼鄒衍招一行問其立說作乎述乎誰僞誰
眞以確余輩窮經攻史之不墜母熊母荻蒙分篤學母

機母杵蒙分堅志母几母扇蒙惠作儀母笞母繳蒙鼓
敵愾倖得竊附碩兄不合時宜之腹而奈無可贖母於
斯際薄言潤壯和淚陳辭煙雲縹緲魂無不之嗚呼尙
享

哭許玉斧宗師文

龍燭慵銜蛇珠厭餌翠菱斂碧明莖熄鐙痛裂關楊皐
呼楚屈歸來夫子降假徐孺帝育一天文衡兩浙赭繩
束枉匠寀滌汙咆蠵莫囊瑩葦盡隴變臼出甲吐吾澄
湖何蝗不蝦易蔥而蒞鰈輪光赤雷斧雲蒸虎班碎金

龍鬚撥錦叱欸芳札起嗜良箭通神玉壺笑電口口枕
安無患拊歌如何山竭酉藏氣逢庚害休杵奚里悲閣
軾書手口握兵臂海駐節嗾張已豆躍冶能壺恩造幕
烏口蠶蠻鄉朔預柴轂澤泳茨簷而況性奇冰操計部
樂郊忌鼠春野賓鴻孕則拊車政成河纍戴星戴月堯
柳舜梧天露天蒙魯梓尼檢非萊咸竹有邵皆棠五嶽
同摧萬海一淚某等入轂知躍懷芹書聿勤澤動木寸恩
看草小攀髯灑雨附翼悲風筆舌辭膚嗇危血熱無貳
爾情降格宜諶尙享

七期哭龔鄰士

屈指鄰士之死蓋七日矣即諺稱首七也富而知禮者每舉祭不知禮者則崇佛事其次亦備物作飯而已耳不依夏祇持兩行淚惟向靈牀而作孺子泣既媿不能效古人服成又不得若世俗修舉一切鄰士當亦痛我空具此七尺軀也噫原擬開靈受弔而貧不能具巾帛以答姻友之貺且旌儉俱力弗有辦特黏情稟於門以辭辱臨者文之美名雖曰藏頭其實露尾也謹錄於左夏罪過山積不知修省而天降之罰殞厥拙荆之命

吾於堇邑得仞上氏焉迹其勁綺殆與燕衛比烈矣夫堇向以能文雄天下予獲遊其地所見如昌明博大風雅典贍磊落崚嶒精深悍練俱可指屈而不免以已之候與人之候未獲相迎因尚嗟遽下耳仞上以少年道骨酣癯於駭編怪志中而定準畫典使氣不受滔心不他買脞不外聲相顧一旦籟發蘊展爲能舒徐縱敘快行意之所至以徵吾量之滿俾天下人睢玉之賈乘之璩陵之亦混樵之恍乎日五色也而眼者欲眩宋五施也而繪者取工而無不餕噬虎冰沸鑊也乃獨向溪窴孺子之籌帷而刎頸折昵戚乎東山布衣棊墅而催人誚我之窮也然而假成大笑又非所宜只默默終日飲孺子泣耳先一日始懸掛旌影而猶未敢表毬於門以迎姻友之弔慰也然爲七計則四矣噫何逝者之日若斯迅也豈生者忌故久也噫延至二十有八日而柩不發聲扃載立皋其徒勞兮些無益與吾賢妻終決絕矣噫

葛仞上稿序

猶秦狎鷁停乎亦或參政提風學士上壁而以平執拗
者之信無他且併下尊學者之自謂不如乎寧謂八股
中僅吸呼轉變實虛含吐之是精必待異時事然後徵
品誼哉江令子曾爲予盛推友仁一社錯舉林盧王蔦
爲昔今不再得因以出山事業期之未屑屑齒盛唐四
才翰林四諫已也而元祐四賢豈當肩擬耶然予於委
季試時若已射覆及焉每多令子之心折爲不誣令仞
上復尊讌爲同社先世必將欽予之所言仞上者字字
不可銓乙俾予將珍千金不擲矣夫仞上之腹誠邊也

掌膝於正邪要害縮盈治革珍扶治忽閒靡若南陽龍
也惟未遇乃便便而眠耳得起而相助爲理寧不赴仞
上之所自評論盛朝運午驗諸隨陸靡不武驗諸何參
靡不文仞上所簡練爲揣摩者不僅稱雉矢贊也位置
古文辭爲頑說稱一代大作手又寧不若予之爲仞上
許然則董士誠雄前仞上者以茲大其覺後仞上者以
茲爲堅其統而耦俱仞上者又以茲爲己之候足而人
之候亦相迎也

任社序

寢處蠹腹者不憚舉墨十挺而看屋梁而著書思欲作
雉贄得一當司士以同大君膳則任誠不啻鼎矣乃帝
未必若鬼而齒兒目短口穿鼻鼻穿頰無能日荀雲陸
一聞三都有賦思得酒瓿以覆之誕且至舁海濟江焉
坐失驅師而抉鳴梟於東徒不禁體弱者之滋惑何終
鮮任人識耶夫夢社作注昌若蒙蝨作吟蕭蒭劉卿矜
愼不傳而甜焉與雞談玄鳥傳語非好稱非是也其任
固甚卓耳余輩把柔翰持油素四尺鉛摘異語迫欲知

人國家事而狀若貧鬻未免遁擲戶外雖麤尾脫滿餐
飯中亦徒勞淨衣之易意者日與外事相關而不獲落
眉入甕齒血於案頭蓮以篆籀其腸胃耶夫會市創於
環橋寧煩伐汲而思誤有得幾至與鬼爭讓則廣肌願
疲也曲折盡意而平生樂事無踰此則課篇不必三熬
也片石可語坐臥不忍去復思插身虞樂中平分支語
七百許謝言萬餘之席而親與洛下諸名士敘致超玄
爲裴僕射爲張茂先爲安豐夷甫則雅會眞今日事也
雖然人亦有言癭已勝肥狂已勝癡亞惡襲衰上官彌
誠無如下官口即顓亦何容辨夫知是非有任之矣李

益稱盛名之下果有斯文纂組經緯得之於內必有漢武其主且急宰夫膳上林之摯而寧使滌器向當壚婦老哉顏之任社亦曰不可勝以待可勝也同志其謂我何

贈參軍說衡王先生遷居序

余讀史至僖虔年入立境何處復得下帷其乘時甚迅也及觀純懿各還丹寧無因而德位相繼者七葉豈休徵其祖耶何天之昌爾熾也然則人不可知天固易卜也余鄞治東說衡先生余弟翁王兆奇先生宗姪也髫

齔嗛挫咸謂當肩人家國事乃不若其皇大父大父起家弟子員而以邑丞著則豈金陵之貽教元澤哉兆奇先生爲余言仰川公四子說衡最幼諸郎各植其私而說衡歲舌耕佐父餔膳且壯年未婚不以傷厥考心惟積嫉行勤苦吟以歡彊父於是仰川公慶有子即族閈亦無不爲仰川公得子說衡慶也未幾丁外艱家益壁

大號曰古人三十登壇戴若思何如人哉吾不早知第達有命而徒苦邁毋乎始娶樸社李令勉力事姑而獨身仗劒之燕遇有氣力者薦爲執金吾掾說衡意不可走商華起部公公勉之就時駱大將軍未之奇也值神宗賓天京師訛言藩變潛伏奸犯御事將不測大將軍皇遽失措謀諸參軍事經歷何公亦無以應說衡進曰是不難凡從入朝者例有駮急檄取勳戚大臣及諸部寺

鶃牌鈐衛印尾預戒司門譏之鈐則令入撓者下於理奸且自戢明日光宗即位大小臣以次成禮而朝廷肅清於是何公才焉大將軍大奇之及熹宗朝受知於代何公之今督撫甘肅劉公念劬凡大婚邊捷土木封祀莫不與焉臣未假歸而日夜咨毋以未嘗君冀爲念時

起部華公奉廣東主考檄以行懇欲同載歸省公辭曰不可子誠孝子有婦能善事姑婦寧必身膝下爲且子奉親甚奢矣子少時除夜週遭金守至丙得失者還之失者旦詣謝以爲伊父元日差畿中唐姓者窘甚攜愛女易金子多與之鏤其女嚶令嫁良寧不可爲併毋在家齎吾試事竣當假歸告爾毋言慕旅望狀子後歸未晚

也不自意起部公道殞而說衡亦遇恩署邑丞行且受職矣以爲吾出外久吾母果臞腴否忍急腐嚇而絕裾也以故癸亥來家至壬申母逝其閒喪葬長兄併殯長兄天折之子悉以身肩而親養餘年幾十載華公壽其母詩有懷橘負糧卑祿食之句蓋洞說衡裏也今說衡五十矣得入京就職念故里遼不可以訓子計江北醇謹里暫就中表而居焉諸親友因繪圖稱祝乞言於予夙知心齋華公之無溢美兆奇先生之不佞因序其詳如此夫張平子爲賦自慰歐陽永叔作高隱美劉渙

皆說衡年也說衡後之哉宋趙師民當仁宗朝年五十始登第歷太平節度判官御書寵行則樹績方茂耳況施牛莘鄉毋與放翰江中說衡行之素矣不僅若孔愉趙狄至中年幸一遇也嬖退之縣丞廳壁記憤其職嗛不得盡用謂力勢反出簿尉下夫丞誠貳令於一邑亦孰不當問從此佐大吏毋與利毋長弊協和乃心以用吾幼學于公高大誠可拭目俟也

奉賀諧封淑人林母楊太夫人六秩壽序

蓼合以裕其母而帶者膏焉附者滋焉故歷殷生商薯

最謹審故交不必博所與游皆當世知名士予嘗聞夫人樂翦髮剉草以匡益嗣子也凡問客通名必速之殷勤曡接而未嘗不躬到屏風後側耳聽時而謁長公而勁挺潔介性嚴正不移純粹易醇度渾厚不刻夫人色怡甚時而謁大行公殿颺先生小韓子取高第最早閑己飭人不苟同時好適歸里服方關紳而進者品品視其泉石衿而進者骨骨齒其邀穆閈而進者氣氣礪其赤丹夫人色怡甚其與次公穀男相周旋乎淹贍孤冷者武若接也則曰惟公賢秀典雅莊慤者尸

可編也則曰惟公誼篤夫人色怡甚他日或拂然意似有不得諸賢嗣各長踈請所咎而夫人又怡甚蓋諸嗣眞率恆衷各引分擔如而歸於式先軌報國恩提推後舉若揭文正已任天下令公再造社稷卽遇未卽遇而悉符合也殆夫人胎訓培其天而儲教鑄其人歟夫頮封翁之祥不於身於之人大封翁之報願爲忠更願爲良夫人蓋以萬世相夫子而以自古在昔經濟之事業期後胤夫人殆不凡矣崔山同盟而捐予曰登堂而拜林母咄咄逼人敢云他耀歸而各侍其母淡焉茅褐亦

迺以絕裾累子彼閭門母倚何如哉林母當帨辰惟顏自可心在母在身許雖千金不奪今山臥非義矣重勗解勉正告以出圖吾君急爲之毋我慮則未必不手諸復則戀私親爲鄙念兒恥則勤旨甘亦未溫母不識大嗣卮卮地曰所不同仇讎力以獻馘執醜告歸省樂三日酺者有如此酒寧渠夫人得算眞大繁衍眾不禱而夫人多福矣余曰信俾授簡焉於家婦鵠於國母鵠敢併誌同盟莊言補路史所未逮以爲後券時弘光乙酉歲之菊月也

勸振序

浩浩者敷疾威於下土而野草盡赤幾使牧無魚夢民不除慮無不軫隱而癟體是痛爲眾父父者復及眾子子而曷不分痛以善處人父子乎敢爲吾里先無論紳衿義俠凡慷慨若子敬高雅若文舉或展錙銖或推嗷粥咸付壽昌寺使得爲糜食飢非敢曰作第一功德亦聊慕治市買飯效濟變之吉舉以釋螻蛄爲私之鳴也謹因寺僧大慈執募簿來而義之特爲弁其言於首

雀書序

只拓落侍郎到得腐司馬而世或淺之謂字特千鎚耳

夫深而無何畿而淨舉案蓮以益皆思禿眉入甕不啻自課三熒的於濯則色介則嚴懼則醇參軍疏其壅關關其莽蕪尙已然予思句意神骨處處著錬莫若西漢賈太傅而賈文從儀禮來如子長述虞夏以來必言孔子抑非崇經不足重矣嗜古者未能高據上游樂於趙之便易而名亦易獵率一時輕巧佻僅之資以赴遂薄視臨川子固謬稱僧耳餙腐朽而不自知其手之穢糞則柰何不詆玃太玄耶予與卣一每言及此未嘗不痛

文章視世爲高下一語併訾經生藐不可以古文辭詞效迎嫗言以誌售擅白窺見獨深故每動色戒予卣一者卣一甫週卽解書易稍長乃旁通諸經史當就舍之年而汲冢爾雅稗官野乘已無不精取爲以練材穆氣走筆都城謨典千古唯石鼓嶧山刻或幾焉遷雄遜莫及也而獨嘖嘖向予多擅白氏骨識道上心手險奇不虞當以萬世換人一朝豈但馳三十里閒形容未敗哉數次山子厚予雅知擅白燥髮耽異尤酷戀藏焚兩集其性植固靈迥矣元美序宗子相公相合而不相下氣字輒盡情狀及意鎗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夫簡有所不相入而相爲用予因識豪傑於辭者其傳原以練於學捐棄故伎至於不餽不鄙則峻潔截止腐司馬孫可之云文章如面又云說要害宜一二百言者數十效法矣何必拓落侍郎然後沈博絕麗參軍豈欺我哉

公制度後世莫及者眞時雍主聖洋洋盛朝典也卣一此又卣一藥石之論予以薈於衷而擅白誚卣一買太

傅不是過夫有奇文乃有奇識擅白識卣一也

二沈子合稿序

南北不相及一旦稱知已而事之而淑之而勳業期之則表著不在立言乎乃循周迄漢以稽今代有所尚即代傳不朽錯舉顧陸眉蘇啓之繼禹也鄭馬濂洛孟之宗孔也而以遇論使孔子生今應從制科起四時雖高見成周宇宙特廣任貪則薄姑學則愎舉古則迂恃悟則謐以致氣習壞而風虞不競於此有權心焉用單心於讀古經翼諸選而示之律以挽頹耳兩先生文釐革弈葉以古文詞起故相業稱文恭高節稱嘉則而方伯學憲如三限五劉悉萃一門不啻宣帝所讖珠弟玉昆難淸之弊甚盡是以文懸國門國以式里里以式家使

也今上特重顧申夫子居翰苑矣非以其儀身軌物儀世典謨也哉然而文成字落海內不吝千金易之又再睹當年課藝慮無不頌祝而願出門下是薦天下人而編其戶以相絃也某幸早膺末座之齒併得惠教諸難勳明憲飾兩叔氏文使快意而讀之激黯者噴薄者天朗氣淸者崩風屑雨者髮其心而石出膚合鐵其骨而鑿竊代山者捕龍蛇搏虎豹與之角而力不敢暇者而流風迴雪落花依草者意激而言不覺思澹而辭不迮天拔出於自然骨氣奇高詞彩華茂者各樹幟於八柱中使世不敢奪其驩而舞直壓倒新舊新語非特奴隸卿雲衙官屈宋也夫世之爲靡靡也其病在趨時然趨時亦何病當今崇重經傳揮斥道釋禁不許申商管晏混詮孔孟而一惟統註之是式他如義易之不以焦京蠹也書詩之不以內外傳賊也尊一統而大居正可再見成周宇宙特廣任貪則薄姑學則愎舉古則迂恃悟則謐以致氣習壞而風虞不競於此有權心焉用單心於讀古經翼諸選而示之律以挽頹耳兩先生文釐革難淸之弊甚盡是以文懸國門國以式里里以式家使

長安紙貴而暫爾抱膝者特需時而起耳行與吾師接武而作聖朝柱石舍兩先生其誰且聞兩先生翩翩英俊坐擁書城其王大父方伯公自賜書而外蕭然四壁而王父承焉以傳聞有道書兩先生復身爲太史公介弟足不出戶外性復好施凡里中能文而貧者力爲周急稟性孝友爲通都最則其器不可多得矣夫當事者孰不欲其弟之爲文忠而亦欲受文忠之目於其弟圖役至矣乘運奮飛則知兩先生不僅如夫子之知予某樂而淑之事之以勳業期之是從其文其學其品可一

一卜之不爽也敬弁其言於前而風之十五國以爲他日券

某集序

夫慈以鑄心則口憾忽怡於想霧情能閔目斯聖憂頓釋於言膏是以喞雲晨露之詞雖麗開目曜而表光猶夜梅裝柏酒之韻朗籟發山于而隅泣不春故惟邱塋奠龍曲曲輪鞅國典而視几庭禽伋絲絲締結民綸此非清濁制深世紛體解因與圖揆興利造物施伴者其孰能橫襟而披日中之照捫蝨以澤萬世之枯如斯乎某

公某鄞邑人也四七之宿胎凡昴角吐瑞於墓野十五之風納國機杼成織于枕心德則廣淵學非章句敝音溫雅平人短併失己長飲世恬醇冰利矜且推義抱純孝立顚於貴胄燠寒不簡至三敦雍留構於歐疆花萼安非起十破產而他人父怛若不代之字拂榻而迎孺子賓獨願爲之童人思起安石以爲蒼生國望重路公而弭邊隙乃嗣龍驤首庸廣師臣因雛鳳捧恩勳移布素笙合緱峯之鳥錦開蜀水之機螢飛下帷之書鶴籠小山之桂莫不懷邦養道厚志溥身安土貞心流波砥

濂獨辨犁駢正名荀孟目聰不蔽其恫體弱獨起其文則公之學術也肋丹霄之儁魚愕雛睨纂青冥之增禽馴鳥視呼就掌食寧鷺遠而息牙點折壁珠豈狎騎而墮髯則公之忘機也搖墨而硯作魚龍之祥發言而管諧律呂之鏗思報太平冠冕英俊則公之文章也家有賜書居無完屋肇喪而口八百之桑蕃訓而陳三十之腋風遠流高物疏道親則公之家乘也某幸見知寧辭縷述緝其種類昭山中宰相之才概其生平峻雲路羽儀之色使後之聞紹武而思慕者讀書知要撫康熙

而悼恩者尙論不誣云爾

范眉翰先生傳

先生諱天翼字眉翰甬上葦邑人也本定海人鄭姓母朱氏甫育眉翰而失所天更適陳某先是陳某亦從其母長於范因冒范姓眉翰遂哺焉故亦稱范天翼居甬滸爲葦邑人未嘗髮腹腑斬斬善讀先秦西漢及歷代史過目輒棄去非當今眞實知名士氣情的鶩古人而爲能文有血性之巨公大人心熟目竭者決不與面或果然強項方行卓犖乎磊落不羣甘困阨以膝時開亦

適從之以故學愈峻潔品便招忌尤痛擯輒美及夜行籬嗥而竊時聲之輩而世得望瞻眉翰顏色又不啻醇醪飫焉故一時畏之慕之喜出眉翰座右以爲眉翰御眉翰初名飛鵬字仲鵠與袁季穆宗文暮年時俱深沈寡嗜刻苦務記覽受有唐員李之目而一紙成舉國辟易走季穆自以爲不及仲鵠也癖好春秋有創解不守師說人亦莫知眉翰所自而時以己意登麟壇發難識興不識咸拊腹大快海內互相駕說即素號子愼亦遜心焉而競不欲顯言眉翰以掩身譽是以著作可伴天壞而名不踰甬蛟川有氣力者嘗言之邑令公偶一受知而卒亦不售日事聊落聚同志商訂古今集數十里鹵夫廝養使與知忠義事而同居諸范乃自務服美斬眉翰出入戶眉翰因含忿多避之高家長嘯閣靜坐側首憑几不語夫長嘯百歲高翁寄傲處也繚以山接山有池而閣獨翼其北若亭然朝夕坐周穆公汝昌百歲翁令孫高魯直斗標及龔天樞金宸天樞亦文雄惜齎志天沒而穆公負俠骨重然諾胸衔天地與眉翰深相結郡中老成每喜眉翰爲穆公所友併喜穆公所友眉翰顏色又不啻醇

翰則兩人欲不朽矣崇禎己巳歲江右海岸師以迦葉孝節義娓娓張目不倦持觴觴王生隆勳等曰人生肝膽有數毋輕之俾中道涪歎也悲夫今八閩里嬉戲相徵逐出入動肝膽矢誓若要離文季吾優爲之而毛髮有涉理勢必可爲者力思避諉毋敢面焉況功名高已分利多自與不念擠陷阱哉卽二千古自期亦喜待下石而一引手救以爲己功卒未嘗恤其身心時位或

好惡弗與諧合萬或一乖隱願而醉舞諧笑公眾私評靡所不忍反眼矣此今日聖賢聞眉翁不湧汗乎王家勤卣一讀擊絀社鼓爲夏言眉翁溫克可親照見肝膽卣一智若郭嘉齊物甚奇每每獨出心眼賞罰斷不能易而推許眉翁眉翁憾不從事焉異日中土鑾貊不吝錙金易卣一一字必得卣一所言眉翁以思眉翁肝膽有數之語眉翁當與上

一世矣壽夭天也遇不遇時也功業文章惟吾所樹假使眉翁不自持品而好與俗醜訢洽尙覺小人顯欲難彌況大君子正視卽眉翁處地不奇不比孤孽特甚數盡沒沒亦朝露挂草耳安得國人願然曰幸哉范氏有子而鄭眾族謀之而陳聚族謀之若眉翁惟不遠其年眉翁遠其年居鄭鄭重居陳陳重居范范重慮不獲人有眉翁而惟恐一不當以失眉翁歡徒令二十八載奄忽春秋甬上咸誦范天翼以陰利萬而萬未之福也孰知異時事披眉翁肝膽隆崇其品格煥然光氣大顯必有恨不及見以爲生辰恨以爲眉翁悲以爲念日之甬辭惜則視彼壽而遇與孤孽之始不遇而終遇孰垂孰

能殮殮皆出周穆公汝昌先一日眉翁自定死期簡生平著作及箱帙手錄盡付穆公眉翁又不特鄭去居已矣夏定海人也識眉翁最後居葛與禹服交禹服盡悉其詳因四明大社獲親眉翁屢聞見規讜論其座過車之痛曷其有極謹採攷迹意綜緝終始懼久而乖謬至拱木已稹使後之思眉翁者不無傅會以重傷眉翁之心且聞眉翁室人紀氏閒靜巽穆痛夫子甦而復絕者三所生禎宵方五歲穎異絕倫又得死者復生生者不悖之穆公爲友君子欲以知眉翁之善後也時大明崇

禎壬申歲二月上戊日

與閻年玉書

窮苦不肖之人天降之罰實亦自作自受承尊諭懇懇直是念及螻蟻矣扃舟往來三吳勝概日豁胸襟賢友知心聚談晨夕翻古論今走筆懸河直大福利也奮年所懇亦是一時無聊幸勿在懷嘗如如期到手惠我今日即五穀輪迴之所亦無從覓矣弟久久忘此留諾何曠達胸次反猶挂抱也愈罣弟罪矣妻母高年不耐憐女三旬九食時數致愁乞勸慰爲囑楊大介倩君久無

音信近況如何令岳大人萬福

與陸康侯書

冬末之廿九日爲家慈陡病半夜延醫弟魂不附體直至今初五日纔有起色急切於十二日修齋禳祝那當措置百苦交心所以林友來書無頭無緒想老舅定已知之悉矣館在江井巷勝於空過日子看家慈一則以懼之年出路不成益發淡薄奈何批事求路公批摺到府不若懇囑陞糧道批銀已解司批迴既失該府不便補印仰官吏存案此照數字寫聶君一張鈔呈託路公

囑批行府此最上一乘也批摺似爲不必惟老舅裁酌

閻年事廿二宵虹出來當有的報也草佈不書

與陸康侯書

某歸知宅上一路福星恭喜賀喜岳母因憶令郎染鬱伏牀各藥鮮效目今服家弟之方稍有起色尚未脫然可行坐耳家下爲人遍移初意欲借大舅一屋粗卜數椽苟安所以一家分寄只纔兒出家一節令妹不肯今亦帶至宅上前某歸知老舅尚在可否則家產未可輕搬單留弟一人衙家躬鑿以不能善煮學范文正公劃粥故事苟且度日徐美緣其叔死前往承繼陡得田產可四百金不能再來作僕是以弟獨自管家誠恐盜賊正多萬有疏虞絲毫皆老舅所惠之脂膏也何忍輕棄意欲接令妹暫歸柰宅上今日似不可少此一人況岳母又在牀褥弟安能使老舅母即歸仍返令妹寒舍也語云富貴不離故鄉又云錦衣歸故里老舅高明自然念及只可憐弟若喪家之狗柰何柰何弟自正月閒以令妹之病過苦過勞二月又爲舍姪考試東奔西走費盡心計目下上病閤腕下病濁淋一字不可入目昨廿

八日應本府考試倩友幫扶自己竟不能成篇不知與選不與選儻僥倖得一名又調往紹興在三月半會齊此身此心豈能專得大物憂苦亦自知耳寧波米甚貴而喜有兩只苦太多府考童生壓死十餘人弟因病不能挨擠隨勢跌倒失去木屐紅鞋苦可知矣陳處舊年賃價向少一兩向以借老舅之說權詞應之今迺迫甚緊且身到湖州水次萬一相晤乞挪與之弟蒙思共四金豈敢得隴望蜀然事出無奈時嘗破格相亮故敢爾爾考卷無一篇在家容印來四舅誕辰初擬寄詩扇一柄奉祝奈賤體不堪構思統容鶱旋面罄併將花紅取去弟到紹興或候案多日過老舅水次已歸鶱一葉舟過省問候亦未可知也

與陸康侯書

大舅不知何日歸省一番虛驚即時超散眞岳父母閭門洪福也弟在紹興時爲四舅令愛完姑卜一冥壻不廣其竟爲入學首名此雖完姑自己命運亦二位老舅天作之好也坦郎姓聞名琪字年玉其尊翁譚絃字恭武坦郎溫柔樸讓恂恂君子與完姑女貌郎才天生一對與四舅眞眞翁壻也弟初意欲請大舅之命而爲之奈令妹再三作主催速遂奉厎毋許可纔敢斗膽做媒者乃倣盟弟名聞璋者又與坦君同祖兄弟也弟再三議定四舅不責聘親翁同令坦不敢望裝資賀素風一團意氣相與處所以十六日過約而襯衫等項仲秋二位老舅色色美且送去矣所少者黃羅道袍一件及紗鞋襪耳弟已訂四舅補來雖然多費是亦歡喜破財又兼成全婚姻大事亮不罪弟輕舉妄動也首名入場七月閒弟陪坦君拜見岳翁伯翁翩翩十一歲之美少年萬口稱賢不知四舅如何作東使弟大嚼也令妹自稱大媒又到宅思量白得媒錢奈何奈何餘不盡便達

與友人書

以端冰而居奇殆先爲楚國陶朱而後爲霸越少伯也且呂氏春秋一部眞陽翟不朽事業社翁返棹時注注書帶草弟早滌肺候讀矣弟守困到今豈尚幸逢年而荒陋猥鄙又不能鎔愁著書以自見耿耿不寐草木齊腐亦惟社兄以法收拾俾弗終冀壞也初擬送某人壞適當內兄行日則弟抱雛處之懷兼有一難合人在寓

又無顏其朝夕而某方揚鞭看花更不可以弟沒時運者在傍因此遲遲解維耳當同吾兄看新貢榜也薦謝山中一百五韻政避難時居鄉所撰者夙擬請教實不敢大匠前弄斧鑿幾番欲出而中止今弟到省中賀某戰勝後即過茗禾上金陵謀作富貴家傭奴而手無可藉特先附訂削此時刊工應閒甚況正謀硃卷窗稿是某撚指下無敢不恪恭慎勤者敢煩社兄爲弟從臾即問刊家擇善書者用橫九行直下二十六字精寫照原圈評賤名即刻題下者底應空二字不令齊地刊板數字或四塊或三塊單面刻弗用筐格中縫蓋欲分印則可成本而合印則可成幅目下當用成幅送人而所刻之背俟續補然後訂本其字眼圈評統祈爲弟放訂使無差謬至於工價宜先付者煩轉達某挪放些更妙儻其不便乞轉肩之岳老統容弟補償其價多不過五錢焉知不可作令兒鹿鳴宴中討喜之惠則弟仍無容出自己也餘不盡悉

與白下孫如驥書

三江息烽自蛟海至燕磯者軋褦以織弟獨不能問濵舲伸忱記室去冬曾藉手敝研友王天棐兄通歡行蒸候而天棐兄又自武林返棹轉託使羽未識果不致浮沈否也春仲偶乘便過訪閔兄達生癸未之秋與台翁周旋日下時盟臺方坐禮廬高居非舊弟一一抱歉弗遑慶弔然如面侍左右矣讀閔兄課試兩刻多出大手筆典雅穆豔靈爽層接有才如此而不即聯躍併使人謀否臧則知天誠有以大任兄翁矣捷秋拾唾特後胥許兩貴人一比耳舍親王貞一以拔貢赴京偉人奇彥當使牛首雞鳴生色胸羅天地襟織古今而坦衷惠容奔走願稱弟子恨晚兄翁慧目見之自縷縷識弟言非誣目下乞爲之謀一寓所悅其即次至過廷試遇能文弘誼如午社盛雅者不妨留之翻閱異祕以共秋闈是亦兄翁爲有心上進人造福也否則貞一必東歸就試本省矣虛觀紫氣出關想我輩快不媿讓令尹喜也新刻已有幾種乞賜教以藥狂瞽仍望綸音慰弟枯目空槭乏忱無任戰慄之至

陟明文歸與選姓氏

宋濂字景濂坐孫愼累
安置茂州卒於羹
劉基字伯溫
佐命功
王禕字子充使雲
南不屈死節
葉伯巨字君升平遙教論上書
分封求治用刑下獄死
練子寧字口口靖
難死節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
古靖難死節
解縉字大紳征交趾籠漢王出為
廣西參議後中讒逮死獄
于謙字廷益土木之變擁立景陵力止
南遷敗北虜迎還太上以冤死
劉球字求樂正統八年應詔陳事
忤王振矯詔逮公害於獄
孫燧字德成宸
濠反死節
羅倫字彝正劾南陽
李夢陽字獻吉疏論
寧下詔獄
胡世寧字承淸泉江西
時劾寧王下獄
楊愼字用修諫大禮
雨被廷杖謫戍
王守仁字伯安劾劉瑾
廷杖謫龍場驛
舒芬字國常諫阻南
巡廷杖謫提舉
康海字德涵脫李夢
陽於阨爲忌者
夏言字公謹禮垣議
郊祀稱旨凡四
張敬孚字茂恭初名璁
議大禮稱旨凡
沈煉字純甫縣令遷
錦衣衛經歷疏
謫戍雲南永昌衛
南讀平山賊及
宸濠亂定兩廣
爭大禮
再廷杖
所中禁
錮終身
拜相主復河套
被讒死西市
四拜
相
劾嚴嵩廷杖謫塞外復忤
督臣楊順殺之併二子
高拱字肅
卿
張居正號太
岳
楊繼盛字仲芳諫開馬市違獄訊
謫尋起劾嚴嵩死西市
余寅字僧
果
王世貞字元
美
高攀龍號景逸
死瑤禍
李攀龍字于
鱗
韓爌號象
雲
楊博
曹學佺字能
始
徐渭字文
長
楊漣號大洪
死瑤禍
桑悅字民
懌
鍾惺字
伯敬
趙用賢字廷
陵奪情廷杖謫
民
繆昌期號西谿
死瑤禍
周宗建字季侯
死瑤禍
文翔鳳字天
瑞
李應昇字仲達
死瑤禍
魏大中字孔時
死瑤禍
倪元璐字玉汝甲
申死節
黃道周字幼玄閩中
起義死節
朱大典號未孩丙戌抱聖
牌全家自焚死節
魏學洢字子敬
死孝
楊廷樞字維
斗
文震孟字文起以言
事忤瑤削籍
陳仁錫字明
卿
陳子龍字臥子起義
全家死節
左懋第字仲
至和議不屈死
節
黜明文歸與選姓氏
李東陽茶陵
人
盧柟直隸
人
張居正號太
岳

王思任 山陰人
姚希孟 吳縣人
許士柔 常熟人
陶宗道 會稽人
鄭鄤 武進人
李雯

過宜言卷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過宜言卷五

明鄞 華夏吉甫 著
明鄞 楊晦遵大介較集

正議

百爲身謀彊父可他人姓矣況父眾父古人無已而背墳墓棄親戚夢寐猶思遇也閒閻被纓於喪關更見情性或不甘詠棠棣禦侮乃向啄室食子之鴟鴞而問綢繆以予已伯有曷克包羞而厲噫父誠毒矣子實禍之意非圖當時榮歟身後名歟則皆重謀身者也重謀身

過宜言卷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必左右睨左右睨惟馬牛風而鼠雀黍已國賊是操非權也讀書知大義操賊必討濟則君之靈也漢廷二三子齒各耆艾練事智長豈應置君如弈棋乃不務匪躬且操已喪關中地志協伸大義而承僞進書崇諫稱莽且操已喪關中地志挫身折逆丕篡位怨怒彰熾堂堂帝胄承統朔以討賊煥若日星二三子滅絕旦心已耳復逞詭靡說進滔天辭欲誣毀唐帝諷解禹稷何甚不利爲漢家臣而顚倒中乖耶當日柴桑之役火井未墟舍權固無可與爲援也設是時操蔽矣獨權軀耳荊州臣恪守治命惟謹公

子琦無恙昭烈負扆得無慮恐既生瑜亦灰死赤壁不然矣惟荆州臣忌昭烈之土荆而逍蹙賊操以厥主子琮首阨窮之俾梟梟如喪家狗僅佶倔而收孱蜀傳統二世漢脈不絕如綫亦幸耳今荆州臣弗甘心昭烈昭烈獲從荆州起社稷人民權輿瑜安敢反脣而視卽不願掎角其圖關中討凶逆祇坐大江東北賊亦未必得計矣且景升撫有荆土值四方多事不宏遠謨袖手高枕雖昭烈地無尺闊寤寐不忘賊操重念景升同沛祖枝無逼而圖之忍假令壽景升而覩

逆草草正位號若淮陽更始時吾知昭烈惟協輔閎啟一意討丕以祗告奠恐後矣則孤窮志義敷腹四方甚卓也荆州臣當日族昭烈無他讒祇以得民心與有海內英雄名耳終遂拗而餌君父賊曷屑汙利刃迎斬荆臣舌哉益州臣先謀迎操操不受因迎昭烈屏藩益以無俾成壞柰何益州臣播弄忠智疑阻聲嘑反授昭烈以隙念國賊爲重者固然耶漢廷二三子非篤荆州寵則膺益州眷者也操父子足薰炙其險殘奸僞未嘗不聰充耳也聚族而逆期全軀保妻子或賜爵通侯與

奴罪貫盈天亦悔禍義旗雲聚老賊臺領袖各鎮夏等可勝橫戈之舊敝府布置已定越舉隨舉定越之日萬祈麾下急指一旅到寧協倡恢勦毋使虜蹄漏返幸甚儻蒙允諾乞示舍宿地以便壺漿也臨風布悃曷既神往

與王樞曹書

昨揚口自躋老處問津來謁附有公札想達記室矣承楊瑤老傳盛意許於定越之後急發一旅助成寧舉甚滴水火但定越之後急切得到寧府尤爲渴仰萬一稍

您時日舫府發不待時矣乞提師合慈旅直擣定海舫
地亦從東直下與抵關師合攻亦要著也懇著示以便
知會囑囑來提塘官陳姓幸指示其與姚江塘報其寓
使得通慈水魚溪至慈城達定地更紉其事之雅相晤
不遐未盡一二

弘演納肝

衛懿位祿鶴而左右秉軒其肝舛甚翌食公肉不盡肝
意留有主肝而令非寵如公者律耶如此則其臣實難
耳臣何論貴賤大小戚遠惟凡百知君為極苦耳君有

失德匡弼是資君質不樂聞讜夫亦臣毒之使然黠者
窺國事之非肥遁市哲欺襲察幾至謔快其言之不幸
中而熟視面顏無愀色祖宗奕葉之生育寧無一日之
澤於下而既不同積愛憐反若有累世之怨焉何冒肥
瘠不相關乎夫言知幾言明哲於長安浮蔽百里日蹙
女謁寺宦奸相倚則有託而逃誠卓卓也姓更矣社屋
矣吾君寶慘而臣子袖手惜軀稍知倫義者慮應不若
不獲同君死社稷反據前事短長聖明謬錯評詆君過
日彰臣賢口口甚者誦生成之大德於讎不憚貶尊隆
之號於我演能不瞑呼天乎夫布衣親戚有急必能奔
計急全身而駕彼駱也就世俗言之閩國被兵道叱一

赴豈其主蒙塵而傲焉高枕介士當密友之逝血淚藐諸且嘆咻焉卵翼焉期他日成立終先人畝至丹至構以幸已可無密友地下媿豈周道親親相及一君亡復立一君彼土毀此土可堅緒猶足延臣志不絕嗇猶足灌臣心不寒典型恃賴也德澤踵頂也演即百歲炳炳乎正告四方者亦惟恪股肱以衛心腹耳衛存而演適他國衛亡而演獨身殉乘軒三百竟無一敢收葬君肝者亦何知演腹中柏竹互峙赤血淵源鬱蔥乎衛城佳山水也懿公爲不朽矣懿公樂不正其終似有臣如演故演樂不自永天年以君實有肝故然則演得傳至今公議在人乎敬慕在狄乎抑待諸楚邱乎自古亂離戰爭之際節義輩出忌之而不使表著忌且扼扼且擯擯即動得誘且速禍耳弘演捐身扶主可告無罪於懿公併以上答懿公先世而更不羅狄人之毒已

書宗譜後

當雁宕之地週迴皆水也而祖廟即浮其上中列孝子神位左原泉公右百祿府君次左季六省元次右在八處士五主沒世不祧崇創業也榜其堂曰思孝齋子孫居於下日益繁茂焉萬曆丙子大父葺是堂而新之予父董其事得墨漆漫於神廚之左積塵盈尺封識漫滅不可識相傳以爲在八處士時物也蓋處士之自施山來贅也首營宗祀而併祀木匣於上以擬周家陳寶大訓之意以故予父得百祿府君所自言其生平者與季六省元之書後再五秀才之敘述然後知非謬也攜入郡城而懸置危梁者有日矣時夏尚未生也歲乙卯出以示季大父起部公起部公題以詩且贊焉夏始得讀之今又十有七年而錫之隆亭宗叔祖某某叔從時相會於吾山甫叔處考定海支派所由來以爲百祿府君稱孝子之後原泉孫暎子載在明譜者昭昭足據也尚何可疑予遂歸而發櫝錄上數篇敬詳述其梗概以佐修譜時之彙入亦以徵百祿府君之自述在八處士之崇祀予父得於丙子起部公贊於乙卯而及予夏之身一旦與叔山甫晤梅李鄉隆亭之的派俱非無故也敬奇而附言於左

海憲王公壽序 代

國不甚需材矣而運才以識然歸重在養焉唐張公器

云吾未嘗以元氣增喜怒使氣海常溫耳則誠善養已矣故治天下寧不可若攝生希夷隱士幸遇太平而徒以鍊老即壽八千何足爲世有余每慕醜侯鑄帷決勝子長記其狀爲美好嫦而卒得從遊赤松子今不可再見其人矣乃今惠遇我公祖王老先生而大足徵信者始公成進士時甫弱冠而歷清曹入領儀部尚書郎時

渴樹人意且慶無土不爛有洛如花耳當事者嵩目於編版內外處處見告至勤宵旰輟食而熟視浙東要害之鑰無以踰公遂爲海隅民請命而急公越夫論今日之上籌重兵重餉耳餉牛出自浙或海氛不靖莫可恃野草以無恐其誰裕飛輓奴賊不一授首每提浙兵往禦雖募有烏合孰任精練而可與共邊防況全浙地勢急在四明大將軍身鎮靖海憲臣即坐寧郡城以庇飭牧弁下輯卒內撫黎外察島酋賊上壓債悍師中儲胥餉閱以應公家不時之檄雖遂巡惕息早暮孜孜以爲事不得其領則困而公之來御也曰吾得所以爲治矣伍空不難召而訓耳餉匱亦堪多方處耳即所宜嚴繩者彼惰驕輩寧不可法而整耶因用摘伏之神得遂昔誤聽撫以屢中其奸者蔡賊之陰事併黨與誼輸情儻以次不中兵是公爲四垂命也公方壽躋天下旦夕膺

綸封之命既揚盛治以籌帷決勝愈知氣海之當溫何不視攝生於爲治以徵其壽歟予嘗謁公於都門每與聞末議熟察公偉略遠媲留侯敢祕篋緘陳敬從諸君子後以侑觴祝云

代序百祿府君生平蹟爲明楛緣起

余不習他長頗善識能言已往事不謬亦不遺猶記在金撤離喝軍時多居鳳翔四太子以撤離喝軍與劉夔攻宋和尚原余始從兀朮挫劒余隨南人投金者俱北頃之有談朝事者曰南朝遣使臣議和自今可弋息無事矣其一曰都元帥未許也劉豫請師已命都監將前軍南下左副元帥調軍繼進時宋人不之覺耳於是投北者謂余曰不去必飽羶服挈余至淮上四太子屯軍竹塾鎮得淮人橘若還兵而投北之人與金別將已爲宋韓將軍所擒予遂寥落無寄幸稍慧知趨避生死依南人以居誦讀聖賢經義兼習夷言易姓氏爲阿里當宋皇帝崩於金有馬角龍髯雪窖水天之句而宋屢遣通問使何鑄乞和金方代蒙古而所立劉豫又爲宋將岳飛等所敗四太子戒嚴宋又遣行人王倫至撻懶處

求河南地且道秦張二樞密之意將奪岳飛荊湖宣撫職另議監軍使恩主成大事也時余已通書史託身於撻懶部下甚見親信故得與聞其詳是年金晉國黏沒喝卒岳飛等復屯江州四太子閻劉豫欲貨已馳白金主金主以束拔撻不爲左右都監四太子撻懶爲左右副元帥執劉豫於汴選用有勇略者而汴人華旺爲眾所推居四太子下副元帥遣王倫還曰爲我語秦檜之和議若成異日當以石晉相待出一金盒寄檜之妻王氏曰好作事行此盒不逾月而王倫復至右副元帥所

謂且緩盟宋尚未相檜耳苟得舉兵以相脅惠甚然不宜深入俄諜報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矣撻懶遽欲以河南廢地啖宋且將弱金阿懶不允而蒲盧虎之位在幹本上撻懶附焉由是從撻懶議秦檜復令王倫至撻懶所問梓宮諱日定和議申明立豫之約撻懶應諾俄報撤離喝爲宋少年將李世輔所苦金主乃使其侍郎張通古偕王倫至宋以詔諭江南爲名歸河南陝西地要帝以客禮見通古於是胡銓上封事而通古錄之以歸四太子拂曆昨舌復聞岳飛韓世

忠大怒各請報效四太子遂自祁州渡河去撻懶陰使人再以金盒與槍妻王氏曰可令槍奪將權弗使居要地會撻懶同蒲盧虎謀反蒲盧虎伏誅四太子曰撻懶無故而割地必有陰謀王倫至可弗遣八月金殺撻懶於祁州予走還汴時宋紹興九年金天眷二年也明年夏五月四太子兀朮與監軍撒離喝分道陷宋河南陝西等州郡撒離喝爲宋吳璘所敗走鳳翔兀朮爲宋劉錡所敗走汴宋岳飛駐師偃城其子雲大破兀朮拐子馬兀朮勞而大慟益兵而來岳飛敗之於潁昌又敗之

於朱仙鎮兀朮走還中原大振宋岳飛忽奉詔班師初余之走汴也前汴人華旺亦爲兀朮將率所部從征至朱仙鎮余漸長以同姓故竊入其軍而旺亦不余疑也余乃告以來時事且言家居無錫去孝子慕里許故孝子祠是吾先世也吾祖行三一爲爲官吾父行四一余爲吾父之長子向因靼子至錫余爲虜入撒離喝軍中後歸撻懶困苦萬狀百死於一生偷至今日而尚未得定魂夢以與吾祖吾父相見也余亦何以爲人哉旺曰勿憂行且相見矣因與金將王鎮崔慶李覬崔虎忙查韓常等定謀各詣少保乞降而少保一日奉金字牌十二百姓遮馬慟哭聲振原野少保面五日不去以俟民徙而旺亦棄職與余雜奔至淮金師已渡淮余兩人疾走鎮江趨無錫詢孝子慕謁之經里許旁人指曰此隆亭梅李鄉華氏里也余因得至家拜吾祖吾祖康好尚在拜吾父父曰子何爲者余長跪道所自吾祖淚淫淫下父曰嚮建炎時金阿里蒲盧渾追今上至明州次年北還至平江湯知府走遁兀朮焚掠入常州鎮江府遊騎擾余地民眾豕奔不及顧余七歲子被虜俘掠此時不兵死定膿飢死豈有至今尚存之理余曰兒不肖不獲待大人甘旨然祖父及父母與諸叔之聲音容貌尚記憶無謬也大人何疑之太過吾父曰安知不得之遂入口以行詐乎宗人名旺者亦爲余請之哀乃父素嚴重不即子余也時諸叔及次弟適至余呼名問訊一一不爽吾父始憐之再拜請吾母吾母併祖母嬸矣父呼余五一呼弟五二而諸父亦各有弟楚楚濟濟先後相友時紹興十有一年矣一日祖呼余曰吾在汴時方幸爾父之生汝及家隆亭又嗟爾之被虜也今天送汝來

歸以永傳吾宗祧意者天實祿之人誰敢廢其令汝名永
字百祿乎余拜受唯唯歲癸亥改臨安府爲太學余思
以貴入而太學生張伯麟者怒相檜黥配吉陽軍因不
果歸而娶同邑之女劉氏期年而生子先是弟五二有
子序千一余子應序千二而從弟五八亦於是年有子
序千三俾爾熾而昌子孫殆繩繩起矣祖大喜未幾祖
沒余以性喜遊復奔走於外出沒鑿湖采石及太行劒
閣諸處余偕來稱兄旺者至帝都吳少保飛一慟而絕
天乎天乎殲此良人紹興二十年庚午再入臨安秦丞

相磾施全於市大逐遊客余遂遁隱吳山想見越王句
踐入吳沼吳嚭扣劒而歌又聞金左副元帥撤離喝爲
金主亮所族黏沒喝吳乞買俱無後朝廷拱手聽丞相
之旨而丞相有疾則詔罕執赴其第議事進封丞相建
康郡王加其子嬉少師竝令致仕丞相死万俟卨湯思
退陳康伯用事時事日非金虜蠢動懼以身膺斧鉞有
年金大舉入瓜州劉汜敗績鎮江報急余整裝歸省道
梗弗通易歲得至平江遇鴈自建返得見余前子千二
以承事從詢知余大父母及余父母俱告謝頓地哀號
絕而復甦又知千二亦娶婦生子甫彌月而疫疫及子
婦併殲我室人時當兵火之方熾欲至墓下慟哭而不
可與諸季聚首又不能千二又以屆鴈入臨安也悲夫

平山而丹竈徒存仙蹤杳渺德之撫然而悲余駭之德
之別去余徧遊明州東至鹿山遙望一舉於人蹤甚絕
擬茅其下終樂也乃步入阿育王寺踰陳山直遊烏石
甌竇兩勝地而烏石之山黝黑有巨人跡闊可六寸長
一尺五寸甌土赤如丹砂傍列仙井左右二小壠中
有小沼亦一奇觀也迤邐至樂嶼山下余因與慈谿隱
士王簿公姓顧者稱莫逆得買一廛色於樂氏樂憚於
遷而余亦倦勤因乞其地而居焉未幾亦生子慮與錫
山之序相湏索卽從錫山猶子千三後以十二千四行焉

何使余之願首邱而不得也余將老明州矣余習慣於
遊明州何可樂喪親纖室天實逼處余明矣今上淳熙
十四年有臨安人談金事至今禁女眞不得稱漢姓學
南人衣飾迥思余冒姓阿里時幼不知務奔走虎口捋
虎鬚塞外莫可與言止見荒塵土窖生骼腥渾慘不覩
光昭之日月而復當金木風禿寒鴉露宿角動馬嘶鳴
金嘯肉時余獨淒其坐地自知異域塡溝壑望族而羣
犬羊矣安望如今日之目張而不光齒掛而不韌邀有
天幸自獲彼姝再育五子而前所生於錫行千二者亦

相聚而與樂所生子行二千四名慶者俱有子且得以
兒故世其官慶又當承事入畿矣山河可易人壽寧幾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老者盡少者壯幼者長必然
之事也余懼一旦逝息去使子孫無可考生不獲盡孝
於大父與父後不知大父與父之有余不肖子也一生
浪蕩視依依者罪當萬髮兒輩譜家世第曰百祿府君
其先無錫人原泉孫暎子世居本邑梅李鄉隆亭去華
孝子墓里許宋紹興末客遊明州遂家焉庶幾知我庶
幾爲尊者諱爾時大宋淳熙十四年丁未冬十有二月

壬寅錫山三世孫久堅父永百祿氏呵筆述
公之生也實爲徽宗宣和七年乙巳而被虜也則高
宗建炎四年庚戌歸錫則高宗紹興十有一年辛酉
卒於寧宗慶元二年乙卯三月丙戌日未時卜葬樂
子以寧宗慶元二年乙卯三月丙戌日未時卒於樂
嶼山下華家匯然以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居明生
嶼山下華家匯卽卜葬焉知此序之成爲淳熙十四
年丁未冬十有二月壬寅年已六旬有四矣時余年
十有二歲矣猶見吾祖體龐白皙無雞皮老人踹跚

厄羸之態生於汴居於錫沒於虜卒葬於定海之樂
嶼山華家匯難辛百萃萬死一生思之身凜凜然若
割若痛不知其涕之無從也今上開禧元年乙丑又
余以武學生上書得罪遠竄建寧府錄此一本以行
因書此尾以俟異日子孫之毋相忘余也

遊石鏡山記

去楓湖可七里而遙眾峯列峙突起一山當其腹遠視
之爲大山勢不可合而反吐焉若繼若附然苦無甚怪
奇亦不秀拔頑禿與眾培塿等耳從遊者爲余指曰此

石鏡山也有方正學先生墨蹟焉山舊有章氏居先生幼讀於此題詩壁上迄今瀝翰如昨也余聞其言而心爲之動遥望山雲亦忽改色凡所見沙崩土立雲行鳥飛巔危徑險與石之攲者傾者盤者孟者走者止者與木之蓋而偃者橫而交者如東黃綺角箕踞而傲世如崔孟葛龐抱膝而待清如孤臣孽子悲思忉怛忍不啼猿如冠劒大臣交戟儀矜靜不爭虎又如天威震怒所至摧朽一二忠臣義士不敢言靖難時事夫止識山也不識山居之曾有先生而寥落岑寂萬卉俱腐及知有

先生而蒼翠欲滴淡宕欲睡槎枒而葩麗者爲博古而磊砢而英多者爲矢節蠹山何幸乃遇方先生不朽哉因紆蹤往炙其地望東南行踰二溪沿山後有一小溪以旱故砂石細出可緣崖而上喜不陡峻不數武卽平坦結小茅庵卽方先生讀書地也椽盡隙損隨風壞欲墮守庵者爲一老婦人詢先生所題老婦手指東首壁窮讀有詩有記頃不一瞬而草木反得以生生相傲也曰是也壁皆板且蔽滿以塵袖拂不可淨蒿生以盂水滌之字皆漫滅止見甲子剛烈及後賢等數字而已雖難句讀大抵皆弔先生詩非先生筆也或云北泥壁面

府君名汞字久堅又字百祿孝子寶二十三世孫也係毗陵無錫之梅李鄉人大父原泉公名暎原泉公之

五世祖仕宋爲都尉自惠山移居汴梁父暎以宣和七年乙巳生府君於汴靖康閒原泉公扈駕南渡始家於無錫梅李鄉之隆亭里建炎四年平江陷兀朮入常州鎮江府府君爲兀朮遊騎虜之北去紹興庚申歲始還無錫娶同邑劉女生子一人名午會朝廷當中葉府君甘貧賤以沒世遊隱吳山辛巳年遇閩中令宋耕之子德之同往明州得妾於定海樂氏之女因就樂嶼山下居焉其來歷巔末載之府君自述者昭昭可攷府君卒於慶元乙卯年三月丁酉日申時卽以是月葬其里華

家匯樂子五人曰慶曰度曰庶曰庇曰庶與千二名午者遞爲承事子孫繁衍纔纔不乏傳余諸大父千三六秀才名某者一爵父輩太學篤信齋二上舍生名李秀才伯父五千一秀才父二上舍以儒業起而家始大宋祥興元年戊寅冬閏月丁未日再五秀才慶元府定海縣五世孫弼弼頓首譔

代記施公山起蹟

余名弘字魁遠行季六登元至元已卯科省元大宋已卯元求南人有材者甚急余遂舉浙東省元自分愚拙不欲爲知己用而定海縣治之西北九十里施公山向係商舟出沒之區地極險要苦海寇達魯花赤張進創巡檢司以禦之余爲縣令馬含沙刺薦之達魯花赤阿里沙乃以萬戶鎮守寧至檄勉就是職遂家焉爲百祿府君第五世矣自余曾大父二千四承事至大父及諸父生年月日與所娶沈氏譜一爵大父輩武學生千三六秀才名某者一爵父輩太學篤信齋二上舍生名李者自祖某以言事得罪竄於建寧府攜譜以往而二上舍亦於德祐丙子三月被伯顏虜之北去遷滅莫記所幸者百祿府君自敍譜耳余書居施山始末於百祿府君自敍之後以示奕葉子孫無忘所自始也元元貞二年丙申秋八月上戊之吉四世孫筆記

存社序

聰明三十里不顧乎而神氣絡萬里矣然千里思駕可一日命則志通天下凡推海橫宇入吾意而地不尺闊也故以力用而夸父愚以悟用而操鬼猶足智然銅鳴鐸厲神物固不易傳也世之奇子建者雄稱步才不復疑其胸竹而典論論文獨置愛弟不道迄今追建安七子不終列子建自不泯泯乃知立社必不能使名賢無

外遺而社交之出足稱準也蓋人持其識才精學與意
梓相捷應也予嘗思甬文每操風會之先獨不樂與異
壤拔幟之幟是以世欲邊陲吾甬乃天若開之使後出
愈奇遂起某閾而振六朝之盛矣夫正則騷子長史工
部律荆國文代儀不朽而祖守者或習自種或臬自新
蓋所動誠在風也王劉沈謝今始虎炳果誰爲之歟國
初忠文濂溪青田諸子軼有宋而上奪文貞燕許之席
似亦法六朝遺體而究繹選中賦頌蹤屈蹤枚耳其補
亡且追三百矣安得簡忽其意而縟繁是咎卣一爲予

言某天才奔放自絕今古特以富腹麗心故肝肺皆若
纂組耳然論文不部奇險貴嚴伍不外豪宕貴基厚不
棄佶傭貴奧闢李廣寬之樂何如程不識之臥而禦警
也汾陽不可及惟淮王之旗幟壁壘爲可師武侯所以
天瑜而走懿也耳元結凝然如山尚矣孫可之何如人
哉否則盈唐多煙霞癌何足重要使歐陽公不黜即已
而好作豔語豈果墜馬牛腹子雲有本耶退之束功令
耶晉宋之際胡爲有彭澤耶同甫孰龍孰虎自謂獨長
而人各有意原無庸一格也惟子建甘不齒於兄丕

而亦不恥七子之不與即若甬文不兢兢與天壤爭幟
里神符彼爭穎一舍者豈能百世不惑哉讀祉一編當
幡然起也

三禮序

陡焉圖書水出合義文旦孔口皓靡慰不幾令物足誘
人悲哉兩氏言空豈若聖經言格因以知物博而大何
緣幻而詔潛會自記乃見楮中橫見側出而悉陳以臬
學柈者睡悟天度乎遂稱王弗錯等白鹿九華講學一

輩元公制作悉盡倫制豈留此大缺漏以需後補要見
仰思待旦作何籌算意者周家祖稷爲堯農師歷虞及
殷皆侯服也豈敢妄僭天子於三恪各率其舊於本封
可師也至冕獨尚周或亦如臬門應門社稷辟廱當時
固諸侯之禮而後世遂以爲天子乎於徹田爲糧踵之
而別法於夏殷可思也然則公旦不法先王蓋不替思
貞世篤之遺而舊有此制即以定昭代一王之盛夫子
既非殷遺亦非周頑祇爲萬世定經則準天測地聾古
亮今無非克己以歸天下居閒周孔者獨窺兼修之祕

果然知人神得矣豈僅熟典故以備顧問

張文韓制藝序 代王芳洲

合宙山是文韓之文今令定海定海士復彙刻其前後行世者以諷詠之不休而併樂丐言於余以余與文韓同里且同社今所治又同隸於甬余惟甬澤國也定治與余鄞治相隔二舍許而要害特甚假大將軍重鎮之故地浮於鄞而耕止一隅民不勝鄞而居多譁伍一旦糗糧失峙踰垣而起者若馬牛風雖其邑幸無豪猾大家爲之輔而賢司牧每畜租捋茶身之爲瘡而期羽譙乎鞴且舶烏乎帆盤烏乎經赤烏乎瑞用濶濶之不太峻否用稍稍之不傷察否用兔兔之不過蹤否用雉雉之不狎乳否是惟溫中厚貌得周書所稱誠智誠勇者斐忠信之忱以出而後敷心腹腎腸於百姓以歷告爾志則明命卽黔首則也崔崔者且顧爲舅若父矣坦懷以龐服諸健悍而儥帥固奉趨謹也卽有衛霍不樂長孺爲揖客乎因以拊循三軍而溫之若挾纊百姓愈用是得堵席矣春秋稱夫子以天自處以理服人性命之文敦於不息今日非文韓其誰與歸詩云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夫祉吉甫之歸鎬而必樂與張仲共飲非武功告竣文治伊始乎定海固倭艘賊艘乘颶出沒所見旨旗旄鉦鐸大半用武時也又韓可彈琴揮麈而淮陽政清以方文翁化蜀吳公治行第一非夫之眷命用懋乎人心惠而日多宋語曰人性奇者掌文爛炳宣公文正何必不奏績於爲令非社稷臣亦可百里材乎又韓束髮廣藝余奇之於里所著文冠冕宇內余卜之於社今釋褐而奉職循理余且信之於同屬漢人舉士以文行徵讀又韓文毋論定多士彬彬淑法異日又韓功業爛卓茂近日吾南國之得籍者恆首是地而亦恆以治行退之從六朝駢麗後一翻新曲以合古樂工之論倫從律而於子雲相如曰同工異曲夫樂作縣興天子諸侯以及卿大夫士凡事於朝祭燕享者工其首尚也工人井歌而天作維清騶虞貍首魚麗嘉魚南臺湛露非一端也夫亦各有當焉後世從軍招隱孟門城傍至落梅

淋鈴且不及武溪深鴻飛鼓雁矣豈教工者之過耶相如合纂組以成文賦誠絕唱然上林大人已開玉樹烏棲而況美人兆子夜長明兆闔怨卽謂經緯宮商非所貴而清廟閟宮安尙此纖麗哉沒後而奏封禪幾於屍諫豈自悔其曲之誤而知顧乎子雲太玄擬易法言準語廣騷解嘲明志甘泉羽獵長楊規時事身碧馬金雞而心沈博絕麗成帝誦其賦邸王侃四隅等銘頌以爲相如也而子雲又言長卿賦不從人閒來高文典册用相如於是賦都者稱相如之才揚雄之美賦西征者述

府十五曲無可芟薅也世之穢相如以俳優畜於帝子猶子之祝若母無不若其母而必久有母以葩荻訓之雲以劇美頌於新至謂文人無行亦獨何歟夫與王莽劉歆董賢竝立者非子雲乎而雄獨三世不遷官及莽纂漢又以耆老失次遷大夫慘且至投閣矣秦聲楚聲俾在昔徵天眷不誣準還運於凝冰而衷矢日耀其考祥之鵠則稽子譜多因母得聲於盟兄脊虹未能阻陟岵趾也霄虹幼而孤長於母夫人李氏李爲里中先賢鵬蒼公愛女蕭蕭清臯惟守內則一部贈盡資來作家宰石塘莊簡公曾孫婦莊簡公介節歸世雖位高寵厚依然儒素所後孫以恩蔭不獲壽子留弱室瘁其媳李夫人膳而孥夫人復身寡家徒壁立舅不蘗有枝於是上自滌器以迄持節飄飄乎氣若凌雲以擅天下之絕勝

十墨拮据惟謹嘗遡其稱未亡人來幾二十五朔矣廩慎惟衾影知之恆痛惟霜月惘之艱辛惟蘩匜痛之而孝穆嚴肅亦惟細紉巾帨櫛枇盂盤識之口絕不自狀難以煩大母勞苦大母悅康若不暇隱其暮獨然者致郡喙一聲曰賢哉婦而母曰思所以大吾祊仍莫若讀庭可供束脩羊者殫力舉赴舉丈夫子二長公瑚璉之器麟鳳之姿而次公霄虹髮未燥舁諭踰寸淹電十行一瞬受當世小韓子之目頃蓋五千言毫尖閃爍勢若萬秩能文巨公動以不廉戲之謂卽膺殊寵勁業後日

意練神陡如其文骨矯姿峻如其度春溫秋栗如其節今未越宗瀟灑而坐重憑座恆滿戶外問經屨非我母謨謀實匡輔歟樂有子之博遊諸名士爲陶家母陳宗祖法物以式子孫爲韓家母而使祿家昭寒儉以絕人倨侮爲李家母卻縞輓鹿不替先人志意以楷模後祀爲范家母矧撫姪若兒令名山著作又不亞宣文義成平饒巴婦之才而不貴懷清築譽卓曼女之識而不忽綠衫召危天澤秋節暇告若響霄虹鈞弩一發捧檄寵以作女蓋何必東山乃堪捉鼻而特幟身教俾賢嗣棟

固季所授者迄今諸猶子奮志成立各謀其父畀而先生獎勵之無少阻亦無德色若先生亦忘其身所捄築者則不知天地間有失得事亦寧知非覩而乃損隲蝕資以耗精乎故先生得日撫諸子及孫及諸壻若次公子社友升伯之鵲起鬻序季子隆賓之人材就徵長君仲君各振家聲因而散步江澨見夫雲輕風靜汪汪若噓襟次忽焉波浪漫漫島嶼氣蒸爲伏虵爲虎豹爲斗插入漢爲怒呼崩日何不可曩富榮而泡身世以列子忘鷗代仲連被髮羽儀永式寧直敦睦作模儕前志云

楚邱先生年七十一曰吾乃始壯耳孫邈容止甚少已八旬有七矣唐李守奉使至瓊州瓊州老翁更異年八十有一而叔父皆二十餘其祖宋卿更久久至二百九十五相與進椒盤飲屠蘇不數寥寥世綵復見嗤於九代祖之雞巢小兒豈盡海中土厚及臨沅井赤哉公器也吾未嘗任情喜怒使海氣常溫夫然後不受目於匠氏而萬世信以全樗矣先生形幹魁梧軒軒有大人氣而恬穆淳沕無所事機巧此如範金爲鼎者歷劫厭世益不欲以家人產溷我叔氏曰若翁素樹德若尚至勞勤劬則怡然甘之獨時時戒我叔氏謂夜分煮休以是罔不當內鄉公意凡我內宗以逮衡路率聲滿焉蔑不誦我李夫人者婦鵲也內鄉公官以廉懸車後生計講索夫人朝夕治具以內鄉公歡俾內鄉公忘貧厭世益不欲以家人產溷我叔氏曰若翁素樹德若尚懋哉以大爾華以無負若翁則胡不數篋交四方賢豪

叔氏謹受教輒以學遊名藉藉縉紳間成均鵲起聯翩
大廷拜官水部冠冕帝京我叔氏御潘輿舞萊衣以供
其匕筯太夫人歡然承之曰我不意有今日第恨若翁
不早見若之成名而又不勝愀然也則又蔑不誦李夫
人婦鵠者匪唯婦鵠實大造於我華也夫天欲祚華而
長發其祥則實生夫人介之景福故里有內德其壺範
爰有蘭玉譬燕山烏衣克昌厥後獨唯壽結大年光延

玉燭斯謂夫人之得於蒼蒼不爽而云胡陽九婺星隱
芒神遊紫冥魂返扶桑嗚乎哀哉蔽芾有翩其歸素輔
彼斑者襦傷心涕洟嗚呼哀哉徽音不朽寵光紫綬無
將斯將鑒我俎缶尚饗

代賀李廉華九淵母李孺人七十壽序

余自諸生時與九淵相鄉慕顧所居相遠幾百里許未
嘗登其堂記偶於交衢識其尊君晴峯先生華首蒼顏
而神情清朗容止齊稷卽之如耆艾人退而後訊知其
爲耋之年也又因知喻孺人與偕年每私以爲九淵慶

工以課九淵業如是者不少閒遠先生與喻孺人俱謝世益虞以家累九淵讀促使遊學於外率終歲一歸省九淵雖負笈遊然名重冠蓋閉所居戶常滿因修贄之貲以遊於太學甚或數歲乃歸謝孺人勞苦孺人曰若翁宦薄勞吾所素嘗非自苦獨苦不能早見孺子名成耳蓋及今九淵已豪舉猶數舉是語以訓故九淵負篋讀不異諸生時雖其天性倜宕不以一舉自豪然本孺人之教亦以孺人能其家無小卻顧也今年孺人屆七十九淵為上觴而諸親友以侑觴之詞屬余因為具道

三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若此余觀前志孟孫獵聚於庚宗生武伯兄弟以亢宗周安東娶於汝南生伯仁仲智而方幅王謝蓋天所發祥非偶也然皆有所徵庚宗之帷墓徵於夢汝南之精辨徵於材若先生於孺人其何以徵焉人亦有言眾口所祝不禱而福先生蓋徵之內鄉云余故因壽孺人而併推先生之德與喻孺人之賢孺人者舉九淵兄弟之觴而俯仰所事意不能無愴然或聞余言而為加爵未可知也

代壽中兄長卿華先生七十敘

寒署為解貧者更自捐藥餌無少嘶病已人亦不敢言而內又多病數殆醫不能瘳自以意裁古方試之輒效更益博古方書醫日益而以病謁者眾至輒應之不以操家於本業不無作輟矣顧其子璩慧足訖業輒棄去奇不得當而其王父亦老倦家政與世叔析箸自此始可唾掌不復問生產而內亦能其家長卿志益肆然數弱冠補邑諸生就傅如往時長卿家故饒銳志青紫謂從郡城受書皆名師稱沈箕仲余君房兩先生高足也幾滅性其王父強飲食之乃起治喪喪畢奮志亢先業

三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報但設飲食之長卿實不能半卮一匕也嘗曰吾往艱子天幸以償我何必人償之卽人亦祝其子貴顯以爲償也而璩果籍諸生閒且務滋德皆謂有天道而亡何竟天亡識不識皆爲之痛然幸有幼而穎又人人以爲長卿慰而亡何其孫又殤余謂長卿生平簡易表裏洞然不知世俗所謂機巧事與人處孤行一意而已爲樸事繼母嚴撫異母弟愛接宗族惇交友信處姻黨冶雖孳孳屬猶肺腑不獨疾病相急也爲厚行方而性執吐言必以衷修禮必以情不爲唯諾委曲以遜人爲宜凡此

皆南華所謂與天爲忒從與使置俱初亦爲動已置不顧惟日與其內齋素佞佛或謂長卿往艱嗣竟以庱禱得之猶有昔之冀耶顧非時矣長卿笑曰吾今時爲陂子若孫在者猶天折何望更育吾姑須其復耳昔柳州曹泰年八十三方舉子上津張元始更慕蓋九十有七余卽望七十天不余獨者子未晚也蓋自信若此余別先生八年記別時鬢鏁倍余屬虞其殤子若孫故以天損又虞其急子故或以人損今二者先生皆無之是宜益生且眉龐耳毫亭亭鶴立骨相又宜壽望而徵其大易文檄久已席蠶注壓倘容續政毋罪不先誼切同舟弗劬三返

代某人納采約

不自意邀天之幸而博謀氏得遇上宅婦爲小兒偶庾家淑質登車詣彫蜀壁素儒撥絲獲姣其寧可遲烏羊爲敬弘禮特以乞巧期未支機石尙難採取俯從日者議卜接月之二旬具菲雖然登堂拜舅旨酒獻觴則潔篋耀紡帀月亦覿矣敢不祝諸宗祖走俜紹以告期也再拜稽首盥手修約

斯干集小敍

余知則公於卣一座上云則公前事貞木踵玄暉之奇秀林樹川流今宗卣一祭明遠之雄邁瀑飛霞起旣稱壯夫揚雄復寤君子曹植於是沈吟短翰揮灑長言沙排陸賦而簡金幟拔趙家以樹赤窗明閃電溢目玲瓏倦枕遊仙臥迫湖島斯蓋則公擁卷而得意關中練師而續顙杵上者也然縭慶所自焉爲句甬次公四海宗匠則公身坐延明之席親照夜光而次公卜得服愼之車惠攜聯璧道近鐙傳筆推譜繼擬於漢剛潔著吳門之梅而嚴光表節擬於宋徽國產理學之朱而季通慰志斯又則公穜孝帶賢肘仁跗聖者也身兼眾的學可逸

耳初未知尙有兄凌霞足箕也凌霞今驕甲友人嘖嘖頌歎乞言於余余始知之凌霞乃先生元子爲正配汪所自出甚聰敏捷慧處艱疑冗棘頤指就緒喜聚皓首或幼齡勉勤忠孝興致疊勇又樂爲人釋怨解紛一言山定纍喙不鳴人莫敢干以私雖家庭亦無假顏色凜凜具諍友貞士之骨特不獲操鉛槧謦聲米廩者緣先生初居鄉偶不悅於其繼母丁避禍入郡城時凌霞甫髮吉甫未孕也大父亦無分產於先生先生方株守一經不得不急奇贏於其子拮据謀口三及葬而義財稍

詵俾先生事其父得歡事繼母使悔以次婚其弟酉三各命讀及賈且賈而致富卵翼猶子如其子一不較駢枝之無禮諭使頓心頓革皆凌霞從臾之力也凌霞氣象近儒者性又與善讀者相習先生不獲以儒顯特舉千秋大業祁嘱吉甫吉甫終日束楊腹面蕭壁鈔諷百城書足不爲博名移腰不爲救飢折而名藉藉冠蓋閒當世卽欲強起之以慰生民望俾先生繼志有人又皆凌霞玉棻之功也夫盡父得子而无咎國人靡不曰孝然難乎其父父作德而子克家國人遂忘其孝則賢子之大願也而父固望令名於其子凌霞善必稱父過必歸己以時所得爲喜及父在而彌縫輔相合外黨內黼無不銘恩懷報思以百身贖先生靡替也今日時不得爲則惟自悲眇躬而曰予實不類曰疚不如茲曰實貽父羞盡晦弦暑雨祇痛猗嗟而毋敢言己實有勳於當日已然急完葬大父母上慰嚴父昔年擇吉起墳身受牆毒而不獲藏親之苦以爲父幸有餘年所終身涕洟不欲拭者獨此耳誰實爲之父豈忍俟子補乎至撫我諸弟雖不免天降之割靡不可披血赤以妥靈於

自有也不可聞予言而加爵歟

與堉楊大介書

春去許久近況如何某兒拉尊駕話闊乞於明午撥冗過我以悉縷縷新作亦須多攜數首萬萬勿他辭且不佞亦有未罄之衷急欲一晤至省城事體須斟酌行之以必穩必妥爲妙弗爲名心利心交戰也謹愼囑囑附書乞到日卽往寄因陸舅公於望前必起身歸家故耳承諭容日撰之儻得便當十二前走奉五月閒得同歸否併問

過宜言卷六

明鄞 華 夏吉甫 著
明鄞 楊晦遵大介較集

先父二霍山人筆蹟記

江南霉氣最盛雖灼火流金而地行者可以屐於是伏日家出橐中之積而炙之一時璨璨眯人光奪雲綺恍如將軍散騎相攖不盡不止予居貧不敢效嘲前修挂長竿鼻亦素喁無腹便可曝積筆資置有古書數種而又不善著檄蠹文任其出沒而醉飽焉心甚妒之乃拂

階前石以次運曬圖負暄藏耳不炎煽畏也且翻且閱肩背俱瘡倘想念幸不生般時生般而身司諫天王聖明動施炮烙將若之何檢至散亂莫紀者寧靜伸之而得吾父手筆焉字若新出於鮮其一則自著年譜起萬曆丙子終大啓庚申歲僅四十年閒事耳其一則近世帝王自石敬瑭以盧龍十六州地與契丹借兵滅唐及我大明英宗皇帝辛酉十一月朔京師除各衙門行在之稱之日雖無標記若欲攘夷狄宦寺及一切蠹國者以自成一家史也然止有年月日時已耳夏細讀之淚

與汗傾吾父一生履歷具在年譜可悲可痛照見鬚髮
而帝王歲月攷諸年譜創手於萬曆丁巳卒業於天啓
庚申池楊案雀研露筆霜大抵錄朱子綱目與續綱目
閒有去取或更其一兩字書法目中俱若有不可忍之
境胸中俱若有不能已之事交游骨肉有痛心慘目之
變而宇宙民物有大足維心指髮欲告罔從欲權莫借
之苦一一刺管於楮藏意於畫令人定氣研想不啻驚
起垂病而吹寒於室也敢盟手淨存端楷謄錄顏之攘
史書年纂成一集以誌不朽雖然吾父仙去幾八載而

此帙何至今乃出也又何以絕不聞於男等趨庭之日
而獨發光於敗篋也又何以不及吾父之身滅貲以鏤
定當貴長安紙價而至今家景寂寥鶉衣不再食之日
始皎焉挺著也豈有待與豈今可以傳與審是則幸矣
使男授有祖業什襲如富人方走臧獲發箱篋之珍何
暇慮及墳典則有貲卽可權子母而家計必倍於昔億
識屢中而三致千金若陶猗潤屋文身我長獨擅又何
論宗祖宗祖可弁髦棄之何論吾父吾父可度外置之
安克如今日惠逢手澤而殷殷念相靡已徒餘此血淚

珠逝耶吾因吾父而笑天下之愚且拙矣不遺載策傳
後而壞土則刻心營不使其子孫窮苦自奮而欲令享
素封衣冠裳馬走沐猴於五都市而況當其身豐不及
子而不腆或身幸老于豐而子卽不腆與身在不知子
已不腆而尙以豐傲身豐日晒世之不腆不屑與不腆
者伍而後竟不敢望不腆者之肩項遂甘效犬馬無從
者可勝計哉榮謝升沈事暗莫知以理推測今古皆然
霽氣閱此最多當知海屋籌莫可指數耳予有感焉因
筆之爲記時崇禎首元戊辰夏六月日恬羅現身男夏

書於天一隅之若蔭萬間斗室中

與祖臺李研翁書

浙東不守時時如處沸鼎且夕望拯惟恃丹師來惠來
蘇望且成怨矣天幸弔民蒙祖臺深慮深隱虞村廣養忠銳
爲宗社生靈先拯舊治恭讀威虜處肅書字字滴血不
但虜在目中進止機宜成算破竹國家屬令公再造淮
陽西平今日再來不意濱海得立拜重光也某等誼不
與虜其處艱難扼鬱動輒遭危雖身命不愛亦未敢遺
無益之禍隱行布置隨就隨敗今荷祖臺登誓卽氣運

亦易挽迴況奴罪貫盈昜難殲滅或負戈以作前驅或
整旅以資後勁睢所命之祇祈拂拭孝陵恭拜天子萬
年祖臺壽考某等喜叩階有期可勝神起附上迎忱肅
書來令

與方涵斐札

教書先生做了從軍蕩子衽金眠革此境亦殊可笑或
者勒復得來庶掩此一番醜態也向承存問未遑踵謝
初歸又在冗中不得迫切過晤一旦蒙修重九禮知老
弟不以廢業罪我矣柰何又招我於飲耶江干百務叢

集儻偷得刻閒自奔盡縷縷

請誅奸輔疏代

秦爲除宗社大奸用滌君側振人心關中興勦復第一
事語云城狐社鼠爲其憑丧家殞國也故釐剔宜蚤杜絕
宜先束縛貴急是不可苟且漫圖致難救藥朝廷之倚
畀而以庸懦奸險處之非狐鼠乎用一庸懦其僨害猶
需歲時用一奸險其僨害立從旦夕總之壞我宗社非
小而況無所不壞如今日所稱輔臣也臣觀新授輔臣
宋之普臣無暇舉其往事當主上奮義起兵之日需才
甚渴會逢其適驀然來赴主上欲其洗滌前非憫勗國
難處之師保兼以司馬謂宜痛祖靈處棘聖體臥薪期
奔走天下豪傑而惟勦虜復土爲念何意志不同仇心
生膜視倣侮時務賄賂日聞臣約其莅事來大罪有十
今日何日自貝勒陷省之後人甘斃雜家樂羶腥薦紳
領袖而通醜正佐蒙恥而納降天幸永久我明特出起
義忠臣捐身蒙難破產從戎扼虜錢塘聲固潛邸未聞
之普一勸主上出非常獎拔特鼓銳師之朝氣而反疾
舉義二字如仇拂脣瑣耳欲阻撓主上林旅坐成解散
大罪一也祖宗德澤在人人猶知奮況忠謗信疑之臣
掀髯抱膝之士豈必借才異代要在人臣虛懷延納倒
屣勸駕今時當草昧百蹇未出宜思百里集思千里告
善而之普徑設夜央門關朝午白鑞識面錦玩呈身使
攀鱗附翼而來者憤胸裏足留同羈縻欲塞蔽主上耳
目使不聰明大罪二也主上入越之後偶因勤政臣下
不獲時見則袖疏捧讀寧無奇謀異策內匡朝績外贊
邊情卽晨拜章夕示答猶虞言不肯盡而之普厭聞眾
論奏本千積方且糊塗法拂屏息忌諱雖不乏發鈔祇

成故事欲填塞主上謙虛使同侮愎大罪三也今猶救
焚拯溺時也勢稍緩而焦且滅矣主上方不辭倦憊每
爲臣下強起乃之普不憫君父之宵旰不憐民眾之驚
危坐視西征將士眠風睡雨午前則散髮箕踞剔指嗅
垢午後則呼私擁膠察摺閱餽其入直不過二時絕無
經國急謨大罪四也台寧紹三府視天下版圖僅彈丸
耳苟不渡江則萬難禦守雖無知三尺尚懷危仄之普
日益偷安未聞扶馭江干督將飛渡設無撫臣于頴痛
哭不幾丹楹綵柄粗野正位使四方謂主上無遠大規

模而遂凜凜祖宗之禋祀何恃而延大罪五也所謂大
臣貴休休有容也凡立國之初每有布告下人於此卜
盛隆焉誦神聖焉故舉一逸而山林知勸用一廢而賜
環生色閭耆遠則起臣張國維王澧矣近則起臣朱兆
柏方逢年沈延嘉矣或入朝解組或借端繳敕或隱遯
未改或養望猶初而相呼戒進喜爲觀望豈非之普負
隅賢臣不知所出乎之普猶復居己鼠護其貪畏嫉
人庸阜雄我踞盤使主上渴賢樂士之推誠因之普而
障隔不可信大罪六也殷鑒不遠前事足戒先帝公廑

而百計抑舉義使人鉗心不敢道是欲廢義何啻滅倫與主上協佐中興者賢也財也既已正人投轄諍臣杜口矣而貪緣無恥二心反面者翩翩鱗集陰長其飾罪求爵之智則出重帑買薦固裕如耳一行百效此實彼營直使餉竭於畝粒空於節相耀而爲伴食模稜臣知卽版隸盡編虜夷入侍之候猶立見衰巓況今吳山之馬足猶存越水之龍鱗初躍耶不幾令之普賣主鬻國而無顧也語又云刑亂國用重典蓋法嚴使人懼伏乞將之普正罪魁市懲類殲巨則萬姓歡呼眾心整肅無

法之普而將心不奮吏風不潔失地不還奴虜不滅臣亦不辭鈇鉞而謝之普也臣誼關休戚隨主上遜荒同患悉鶉艱慘今日之局猶鑄器然方將草創埏埴日惴惴謀冶而鼠來穴之投鼠者又或不忌而壞之恐臣罪不先矣臣爲此瀝血劃衷謹奉烹鑕上聞

復楊氏聘啓代

余定海人也系出錫山而居鄞則自家兄存義始雖通籍不乏人大略以古文辭起家其一經相傳幾若王謝

壽錢希翁四十序

今丙戌春正月年盟翁希老四十之時督師江上其標營將士讀書知禮有忠義者乞侑雅於予以上爲希老壽予思壽政應爾且未也而論希老之若無不意外視年者夫得年尚非其意中而況稱祝況祝必大乃言以驚耳眩目乎則又嗇而揖予曰儕不文願情顓而口口

是又予酌適不容口已方希老爲諸生以遵古經傳不
合時宜後吏太倉以孤冷憲民不合世宜一丁國變以
慷慨舊義不合俗宜如名固當世豪所趨也而汙若欲
浼利固爲庸俗子所重也而藐如輕羽漢術雜霸則陋
之周道相及則敦之庶尙善同則酌之以善不立需凶
不立除結成悲憤以習爲苟且慕爲因循時來怒指予
猶憶翁去夏閏月赴多衿舉義之請直辱偽於眾紳方
禮下時而國中氓庶無論賢否智愚識與不識垂老及
卯咸爲駕而擁入署於已隍之復城卜天命之無改至
入舟之異而心不陰喜惟戰必爲諸鎭先功必讓諸鎭

扶杖禿鶖垂涕慶須與予知希老向病瘠咯血縷縷如
珠而強起辟易人不啻萬夫敵蓋宗社固陰護希老身
以堪此多難乎其誓師也募卒爲子而頻稽父在兄在
獨子無在以思錫子類餉卒用勸而特恤家三人家五
人家豐謀拙以不沒民脂盟爭長之雄而發其悃懾悍
逞之餽而制於禮重藏斬之勞而信其賞予知希老性
稍戇每面折不容過而屏息調劑如慈母然蓋宗社固
蠶信筆詠君側之奸集百忌百不顧履伏莽之如餡對
揚天休惟恭用幣至於急除虜敬先崇善務洗兵敬先
正笏用我一朝換人萬世希老感激傷時對人多牢騷
扶老攜幼曰我秋毫不犯錢令公也則分汎詣杭湖室

不平之氣頓足咨嗟幸聞予言怡色進三雅已

祭后土文

惟又二月辛酉旁死魄越翼日丁亥里人華夏焚香於鼎貯酒於盂拜手厲言於華氏土氏之神曰今有道嫡孫夏恭修歲時於祖母墓幸惟二三輿櫬空木枯形未歸幽室魂想化城神靈不妥后土震驚冥母拉父亡弟椎心先室暴露山鬼啼聲磯德彰聞皇天震怒奪兄喪家誰當其咎夏不能祇承上帝以迎福祉刑於有家虔舉時祀尙克災禍不祲燕燕如故飢食寒衣實神之祜

過宜言 卷六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惟爾有神厚培斯土定盤無恙人謀不阻迺今祇薦寧云故事道旁穰田望奢榮施神既佑我必光華氏用伸清酌迎祓有自尙享

陸魯公陸耐僊合稿序 代

國靈傑人人靈傑文文固聽人爲豔寂也兩表上裏訓令而玄林終不可經卽文皇煨煨炳四方哉視隆準代來子止見跟寧敢與蠻鼓吹予偶稽以著書見者汲長孺誠姚崇買宋廣平終謝許燕然誰爲社稷重人足清殿朝側而懾服壬昵以盡寒蠭驕之膾祖宗朝忠肅椒山得題命意桂薑林立凜凜八柱閒肅容懼起與讀濂溪郁離及近今八大家有別自可與知人呼大白耳雲閒陸氏魯公以計部來守茗茗大木不一書民魚魚就犖矣公單心博謀腫及脛股力上疏言狀請蠲請恤而又不憚廣詣以風賑茗幸不災水民賀得齡未幾復苦旱公代犧刻自責毛吹莫吝無已而起城隍祠其神囚械作七日訾不報願以身膏諸火天果集霖若注遂樂有年其閒易蝗而蝦易莠而麥易鵞而雉行仁義旣效矣而怪則貞良續則潔清高無貴虐寅不怙肆私人不中飽祿家肅功令遐邇靡不視魯公父母我也陸固雲閒望族碩偉峯列保無假我公枝若胄一蘇予耶不自意奇邀寵眷而岱瞻老公祖出撫予四明矣猶惴石齋臨侯雨先生獄天威莫測公時甫司平乃能不千怒而平反之偶獲讎者不知獄吏之貴而忠亦靡不白海內慰望懽雷至萬里一聲以故下車而扶杖者偕跨竹觀化成惟渴謀重徙薪法嚴入淵而且祖常平制以權未患一時不遽米珠薪桂簡訟息譁衽疢卯赤俾得易疇而砂不殃粒靖海而贖不儌煙摘鱓餌以問谷駒養桃

實而釋惡歎蔚起人文丕乘運郁入鎬留洛再見於浙得李遇徐以甫棐若何必拔中不共樂東海天哉同社駱子國挺勤學而喜論執兩先生制義對子玩諷曰豈長孺不善善書廣平止考一賦耶國朝文體六更相業三變豈云集不代傳耶雖然遜抗機雲靈秀踵結忠宣詳明訓切腹心猜主而九齡九淵以爲濂洛諸賢冠矣駱子無多其人傳文愈傳耳

祭某文

維公忠貞累世清節嫡嗣家有賜書居鮮丹桂文章千古師表萬儀苗嵩傳經帶襟得替四祀存唐一碑墮淚桐鄉去思益廟炯鐫樹人十載麟石毓奇盈膝五龍怪峯繡砌文毋案折胎訓壽闡徐嫂畫灰伴吟賢繼公坐享勝事之無踰胡爲薄塵而怛棄豈憤大人巨公之築戶膜視宗社而不計而欲向青苔隧路尋洞中刖有之天地既不忍北都之痛蒙塵之慘預走兩京諸陵而拗稱輔荒徼實賴爲盟恭惟護湯新日協秀渙符周冰兆開祥毓中興帝佐衛封靖逆激揚翊運隆勳寓輦已詠車來恬澥欣逢節駐四野迎駢而忠奮壯髮指冠義勇之知王命知父命憤關填胸之忠義某敢起公靈而橫林立五國捧鉞以潔新怒肝寒甲烈憤暴飛恩拯一觀今日之天下誰識是字誰豎忠幟早隨風靡誰羞嫁

方人慰雨師救暵座安專闢地歡星客騰焚某樸祇行
愚談世務不能捫虱信思起懦陳時利有媿張蚪逐腥
羶而猛起從風志飲虜血其如渴同馳驅而義標屯雪
願奠黎情其若飴伏願誥教藥迷先聲旗指既駭眾蠱
竝赫鐘鳴則荷帡幪而三軍氣奮祖德新楓於今時更
叨庇佑以九野色開惠甬徵猷於剋日

與某書

足下深怒而反膺慘辱豈特髮指旁觀然亦惟浩歎而
已此借交報仇重讓古人也天算狠甚意富淫而故厚

其憤於足下使一旦殲滅此輩而朝食耳幸忍斯耐斯
稽古及今含恨侮而不償之十者有幾弟雖身不趨左
右而一夜亡起時時與某兄相消息總之目下尙無能
爲也卽小小稱勝亦未可賀得意也出入顧所書稱不
敢忘足下知之已熟百分鄭重使讐者不覺備元載笑
不可測誠一法耳

自跋稿後

喪偶後無意問業因謬擁皋比勢難曳白不得不援筆
就就輒思佳句每欲與巨公偶第巨公難遇矣予自幸
得最崇重而嚴事之獨惟卣一卣一外鮮且絕矣且時
文多不入予眼予亦嫺近玩古時必取卣一作逝玩卣
一簡潔坦易直擬伊傅訓命是又不可下與先秦西漢
雜讀敢以六經四書爲經卣一作爲傳性理大全語錄
等書爲疏義因而日夜寢處其中自覺有得目今非性
理諸書不遵非卣一作不式然予捧卣一作而諷詠之
至於再至於三予自分不能及卣一矣夫卣一之文卣
一爲之也卣一渾厚溫雅不露英穎併不伏機械時至
而事起功成而迹化人與交不啻飲醇自醉大抵孝弟

傳聞有道故下筆無佻巧無鎚琢起止開闔中於度發
收舒斂調於律是非尊經通古稱閎儒耆所得武也予
雖不能匿詐設險然壘隘不容亦好爲區別易生喜怒
而不信不平又不厚獨卣一容之若鮑叔知我耳夫百
不一若卣一而欲學卣一文去之所以愈遠與卣一相
去遠而知讀卣一文併自持所言樂於就正卣一以堅
予心之崇重而嚴事則亦惟卣一不我棄也噫予前作
多受賞於卣一而友人之自言能文及自言有能文名
者蜂聚問譏予自顏其言曰吉悔自訛所以謝蚊雷也

今若更之欲去前此之煩膚穢穴而不得要領迹涉詭遇卣一必能哀而正之復自言曰吉甫訛則先代卣一摘也柒書之望集得捌旨因彙訂之以問卣一而偶書於後

春庭日永圖序

凡舉觥稱祝必用辭綴然非實有徵則浮而非志予今日喜得爲某母某夫人誦也陸都憲公生於李李與某居相枕而叔昂氏又不喜投飾於是知某爲勳裔今將軍某先生某夫人所自出也某生四歲而孤其父某公

奇材偉績爲當事推轂能以不點墨養聲望故遺資舍琴劍無他夫人茹冰蘗以養厥子辟紕佐膳對薦佐讀殆二十餘載靡寒暑間又復積紉紉佐褒用是某雖英英少年哉深穩達練精心計幸無愆輸輓任祇苦往年阻於漕弗獲一歸省迄今辭督使之檄奉母晨昏而母亦適稱五十壽矣諸姻友相繪圖乞予言勸祝以爲某志願損夫涼伐切膺痌瘝揭竿扶義慕推戴不慕倚秦執筆從戎急同譬遂急興漢伏願河山猶舊誦絃發麟鳳之聲日月重明耕織歌藻米之色搢廷不見立矛閉玉妥於謝域肅浙東至止無非救我一方逐漠北爲家

仍是聲施萬國薄具菲悃虔薦不腆再伸鄙情用陳短
幅踧踖啓可勝欣舞踴躍之至

壽徐玄溟八十序 代

萬子稱子也而一哉心以願久有父更喜祝他人父如
厥父然而貌傳則近諛諛不肖銘膚誦則許借借不面
若援一旦筆而壽人千古名爲其子宣父情爲其子行
告其父行志爲彼子行歡彼父行色雖一竹三雅徵庶
趨燁燁神王矣玄翁老先生余輩中賢祭酒也倍家父

年可三其十鄰比不數武遙威儀典軌深予嚮慕景行

者非近今晨夕而先生長公掖青又爲予同社兄博奇
莊勁文心無秦漢以後骨性軒軒遒上予嚴憚之自雅
盟八易歲焉前夏家居初學以次觴滕前猶憶戊寅曆
二三兄弟分賦所得題月一至徐祠呼舣作竟日歡時
同社感懷寢膳者言及必健讚掖青尊人壽至高次卣
一具慶次予振謂振父春秋甚富卜降年永而依依靡
有既也未幾卣一翁鶴嗚先生以週甲解組歸自號圃
叟特卣一日事遊傭耕硯田不獲時時侍予振以王命
辭父命始得假一捧兕祝耳而迫上即日道竟不諾予

居庠最有聲慕東山白一發息機志未嘗忘人忠孝事
也乃儲養掖青美翰凌霄礪雄鑠石諾開兩山貞折十
矢於才韓富擬教悃於清巢許擬教潔於節嚴陶擬教
峻於文燕許擬教麗先生行止齊稷丰裁哲厚迄今鬢
甫見斑而湖濱激灩浩發千頃至時與人顏色而遥望
色者必陡起肅立恐後惠教一高言莫不以手擊頭稱
快甚身有天佑祥而復撫賢嗣輩行胸臆豈值年猶始
壯也惠和豐潤可卯角矣是以先生名最芳行誼最修
整頒言齒齒可戶編而懇令姪臺諫先生孝廉君每與

人言之信凡能文有道氣巨公必傳之乘以垂不朽而予特詳掖書交契及爲子不獲諧之願以壽先生以榮掖書或亦諾予言而頻加酌乎

評秋有文後

言易者各自爲家由周及今幾數十百種而無非以私學汙誣最初先天之理曰純粹以精曰潔靜精微三復斯篇適知易教於今定本

覆舉每言世有識緯意欲拯患於未形後人遂以熾奸秦惟卜筮視易故亂是用長擬效春秋成文訓來翼奸

三四 明嘉書 約園刊本

忠貞滅惡蠹斬昔今無忌憚其心其識其學豈僅自古未有

昔王荊公欲疏眷秋思不能得見孫莘老釋解謂已百思果無有而遂廢學官不習視宋劉落花妬更覺狠毒

覆舉不但審言恨不見替將俾人焚易

抽心苦髮蜎蜎呈養搜髓出孔魚魚赴理軒蠹博而曜日豁縟欵以燦覆左謨右訓前詩後書儼如瘁臣披展隱心歷其位然後知寅畏猶是上古蓋惟冀弗尸厥職以免咎也敢望許風流宰相而況榮肥謚蔭一輩

秦燃灣入峯指萬悟歸里黃庭彡同聚俗呼童呼女祇恐戴晉人劒吠也

排墳撮砌單出蔚豔險詭而情猶紙薄亦謬認氣力盡下者捲袖叫奇絕可偷欺市寶也詩誣誣書瀕瀕百二無非天府而豈僅十七阨之有焉象懼人戀人臥遊人得憑意以儀昔稱武庫擬杜佝是將牢太過力於禽芟而獸獮得昭賢非樸昭潔非爲媿彼耳恃目恃面誣蒙此鄙邊舉葬套輿與始曩諸爾套新不再活剝塗附經正民興一言法萬乃知挽頹而之隆盛當今急藉伊

三五 明嘉書 約園刊本

人
修眉長指爪不事剪剔而雅潔幽然可愛經翻美妓戎服書生自是烏衣巷絲竹行衣冠恐眉山十里蘇家猶未免取法乎上
熱料遇輩題偏同山積不幾扮演假局鬚眉空孔居閒按古每見聖王吝予胡爲番錫亦樂稱朕胡懽三接皋來兜來綱來檜來豈足鼓舞豪傑淚乾廟鬼極攻擊散整之巧而顯盛朝寵賚以使萬帝門洞開如心識力格乎斬塵煥昔

請重兵邀封蔭而後持閫命或者久握冀龍或者怙武脅國或者窟身避害往夙二字爲當今逆耳毒藥所以腹邊不戒焚林竭澤昔歌薄伐奏膚功歸鎬行永久本張仲孝友憲吉甫文武腹中腕中合靖王宮及邦君室人才如螺我才如蚁人形如蝼我形如鵝我力如虎人氣如鴞我氣如鵝天梨每詩予座右贊龍離離蔚蔚乃在覆之表豈搜採見奇誠哉是矯
姬獻焉座叱奸誓不價沽胸錦而身命幾至無生旅豎兼程亦少爾租焉涴之和持幸一一賤正性忠誠奇偉之大人君子渴心識面借炙庶足以藥吾狂也
餐茹皆城覆水罷朋侶惟嚴祕石瓊運之巧手鑄之金冶人目無非寶玩
在朝詰無友慫之樂而友諠摯深前乎上古故瀝血臚借題披說自今熱衷人欲奮欲泣乃信文生之情情因文起垓下之歌悲失意大風之歌泣得意撫琴動操雄

浩猶如在目惟情固不朽也
嫣然韻潔練神飾度其靈秀儻儻從指尖蓦起即之而
欲滴遐之而標高醉之而曷人誰我某一時將去乃信
少年韓子果然宗之以上
雅飭麗拔氣海溫甚而凝重又如山立今百家頎碩無
不入其籠中博則學而醇則養邃則性而鑄則體叔度
年四百年明盛豈爲易遘謀篇誠麗且卓矣上下卦名
移作食物本草種類凡厥治得本爾壁中杵中似光見
士見豈屑與近卉爭堆角馥
勢家雖有奸如山弗敢犯不則行論無出纔朝牝朝視
爲股肱心膂臣罪當誅曷不幸而遭咸有一殘之時也
應現作翰林藥今乃知筆無點塵器根卓爾豈僅曰翩
翩年少
晉人清漢人潔語神超自足儻我理到自足聖我蓋讀
書如商帝取關中首崇扼要則天下大勢風篤綫理而
況禮樂倫紀輝煌一代法物
章貢合流涇渭兩別非黎炬胸然終遐歷落昔正每貴
選於祖故掀腹飾而教人斥揮乃重茲星宿窮而奇來
堆碣
不以易侈而侈不以便豔而豔世誠繁有駱擠出平雄
祇恐粉飾要苦耳儻儻逸俊輕揚入室另闢今日文家
一座
樂中實煩子僕臣妾悉選而閒諸則精潔者留浮縟者
黜乃知聖王制作大典或五百年或千八百年或六百
年四百年明盛豈爲易遘謀篇誠麗且卓矣上下卦名
移作食物本草種類凡厥治得本爾壁中杵中似光見
士見豈屑與近卉爭堆角馥
勢家雖有奸如山弗敢犯不則行論無出纔朝牝朝視
爲股肱心膂臣罪當誅曷不幸而遭咸有一殘之時也
某典嚴懍滿腹於廷尉徐御史慈悲三昧合造其門

異材
明揭一富字舍理財笑富急出一順字豈與墾殫箕斂
及諸平準算告者倫公旦得志於相周尼父小試於委
乘一不傳於子再世而弱一不幸有徒卽時鼓攻政慮
爲楊可呂惠卿輩俑也世亦何辜適逢此位費兩聖人
許多下筆苦心
緒文翠照月青梅滴側生倒出各爲春以獻愛不特智
勝羣情而襲人朝爽作火井冰丸洵合異珍珍之得時
則爲五虎彼傑彼虎向誰受馭世末

有克享多方之命而孤立者也考運觀物準昔揆今以
腹笥發其墨斑以兩際燭其萬百千雄霸終遜斯文縝
重
格天從祖聿求元聖凡博訪集思之臣卽帝心所簡也
盟洲之力在寇而功歸畢殲儂之武在狄而屢從麗故
實左右形諸頌鷹只或字外字千古純臣揖難多屈矣
徵昔引成辭鑄旨鍔腕下一一峯起
七變入臼米出甲昺昺卓其義只皎峻若范中郎耳而
方國圓國寧遜次山怪誕怪誕極而莊雅監矣茲倘虞

眼瘴特和平之骨性由來不佞
瀟灑綽約姣好若美婦人哉三寸舌何甚山凝海奠也
廣平梅賦靖節閒情徒讀其文豈獨馬遷乃圖信子房
神氣去而萬里溫溫德基淑人誠玉
毋脈脈勿爲論而渡處必絕耳接軋鴉目送舞鶴從來
典實悉現眷綴
拘圈子則博算子之功苦離圈子則誕技人之理屈極
錯綜變幻而不踰其本亦有壁僧亦有杵姬上馬斬敵
下馬露布異才誠不可格格

飲公瑾醇則視日嘗恐其疾恐輪西乃生拗人別也臥
遊茲章有無事靜坐便百四十合幽棲者會之
兩篇祇及文王箕子高宗帝乙耳於釋義獨出顏氏子
直可與三聖王一聖臣往參爲伍矣彼庖羲神農黃帝
堯舜僅制器推及之嘗思道斷虞書周公繫爻何不多
他引而孔子更愼舉焉又奉高徒位置其閒問仁問爲
邦占去復卦一爻噫三百八十四爻三百八十四聖人
也自孔子來顏氏子不可及矣
昔人謂兩論皆有爲言之所以濟萬世王易興憂患終

不類騷詮釋義理亦惟使人懼耳不信奇剖一畫乃見
天下多故紛紛也霞舉以九哀時事接楮賦此杜工
部奔走行在賦詩悲憤草野孤忠竝之呼宇宙長夜
鬱拔昂藏殆猶水展龍性山突虎威膽識神觀未許有
兩

腹中何所不有獨輸其無不合時宜向疑蘇姬猶作輕
薄學士語偏於讀奇篇時自喜五言之信

胃猶篆而腸機軸誰爲繡虎誰爲變豹祇令平心以觀
始前見後人頂後見前人底爲不誣

臥側無深衣古褶隱褥不譽碑德記沁目惟迎祕瓊刻
腑祇盎鼓鼎直欲以家私侮世而雕鏤錐畫叱屏裝塑
近體寧爲雄伯定心殊大險絕

氣肅能時語練能秀其神勃勃上騰而能中度律以歸
雅有心制舉固貴斂萬寶於筆尖俾人抵手作想也

一涉樂類將快發號損集攖人邪許近則覺其不異因
閉點覃亹諸爾等項力襲獻倚門笑矯立孤挺雄悍莊
大陳古而無供怪石以陰引近玩遵時而不彩土鼓以
態陽祕玲松榮柏悅如歷告心骨肺志我不亂誰云八

股未可觀品

谿中相攻鼠譽外發黃土乎哦白石乎可浴猶目敵日
而色從人幻掀叫撫思足樂簧求祜禎耳自非煙褰雨
聾不辨晃此遠山

蕭韶鳳凰之樂今不昔見快無靡曼淫哇及一切輓媚
以嗜雜耳根意卽韻音美善雅製精裁再起先民太古
直坐臥其下三日不忍去

不寶夜以丐聲譽不營日以賣身名室啼戰而猶樂曰
性無能借拯於壞也冷進接而甘孤曰腹則無可合時

宣也紛紛呶口頃刻銷耳惟此寸心自足千古平居直
言敢諫臨難仗節死義至幾終義當事大臣果欺心唯
諾思無儷百足耶儒者動慕范秀才已任天下豈只是
兒人惡來人悅易爲諸經冠豈許人軒救漫滅每讀坊
選舉業者藻采恆麗立名者意思閒險否鑿度否數氣
渾入參同楞嚴或誣爾雅山海心竊疑之以爲潔靜精
微寧應如是今日乃有折衷願以此作式天下雖然天
下心謀者面謀者無不知夫子卣一矣則易道當緣斯
取責也

自記文後

致知格物一併在誠意章內然卻即以誠意爲致知格物則不可大學存其目於經而括其意略其迹於誠意章內使人深思自得恍然省悟於有在無在閒此微旨也時文皆未窺此致知在一句

上老老三句即治國章孝者事君三句及興仁興讓意只言國與天下有同心耳但人有此心便當推此心與天下同之使均齊方正全在絜矩之道一句或問說極明盡上截喫力講不得喫力講則末句不活躍只三疊享以宣邕之何其和也等語看題最合又云作文只宜講大意使題境宛然可想若和字層層疊出不獨拖泥帶水且俗氣滿紙矣誦習既久未有知其非者禮之用一句此題在境遇上驗仁遂言終食無違仍是去處富貴貧賤矣註云存養之功密然後取舍之分明是食一字比之而又以曲處之使各遂其願欲也此艾千子先生之解也不宜將同然之心套語呆講三句矩字是現成借用語不是譬喻此絜矩句還未痛透發揮即就上三句略想大意以下文當覆解楊維節先生文只點一句確然不易此任閒長之說也但先輩文以民做國人換國人字維節先生上字換天下字平天下章

孝弟爲仁之本不可形肖特舉不仁者以反證之則孝弟而必無不仁之事是孝弟爲仁之本也故本立道生不必他證能止不仁則道生矣馮開之先生全章作如此君子務本節

艾千子曰禮本是和則用字何故貴字何故楊貞復君非不尊也臣非不卑也實天之制矣強焉既無所強足以爲君臣矣猶且爲之都俞以接之甚者爲之賡歌燕享以宣邕之何其和也等語看題最合又云作文只宜講大意使題境宛然可想若和字層層疊出不獨拖泥帶水且俗氣滿紙矣誦習既久未有知其非者禮之用一句此題在境遇上驗仁遂言終食無違仍是去處富貴貧賤矣註云存養之功密然後取舍之分明是食一字比之而又以曲處之使各遂其願欲也此艾千子先生之解也不宜將同然之心套語呆講三句矩字是現成借用語不是譬喻此絜矩句還未痛透發揮即就上三句略想大意以下文當覆解楊維節先生文只點一句確然不易此任閒長之說也但先輩文以民做國人換國人字維節先生上字換天下字平天下章

言志處不可放空又要像中一節纔好顧無伐善節

克己就不能爲仁復禮處有一段加飭功夫此儒釋分

門處一日乃不遠之復是夫子洞識顏回性情庶特地
導迪之意歸猶與也卽歸其有極而天下知所趨向也
若許其爲講到以禮與人相遜處覺泛而不當克己復禮一句
賦此題畢反覆觀看覺與性理不協因取大全讀之乃
知朱子之言爲定本也朱子曰此與志道據德章不同
彼就德性上說此就工夫上說只是游藝一腳意思耳
又云志道三句上字以用工言此三句上一字以成功
言又云與詩立禮成樂不是說用功次第乃是得效次
第與於詩全章

充無受爾汝之實也推所不受而達之所受而無所滲
漏然後滿其量無適而非義矣充字有察識在此深足
發人深省人能充無一節上是存天理之本然此節隱微正幾
之動處不得汎在境地上講玩莫乎口氣亦不可倒爲
隱微挑顯見當順爲顯見挑隱微纔是莫見乎隱二句通篇貫
徹得道不遠人四字起股每提人字後股句句體貼得
慥慥一段語意絕無旁溢處所求乎臣二句

四書解

格物以我格物也尙費工夫窮索若物格則物無礙我
者矣隨處通徹萬理盡融所謂聲入心通之耳順也先
儒舉明皇揮劒拂畫像而叛將之首自落於范陽以此
爲物格此理大可思人皆知格物耳非物格也

誠意致知格物三件合併愼獨所以致知而誠意也謂
誠意乃致知則可謂誠意之事已畢而後致知則不可
經言先後以詳其條目傳併之誠意所以示學者以下
手入門工夫也此節應頻喚知字

凡古人徵引詩書處散散點綴不必拘泥玩無所不用
便見硬依註爲釋親民而由己而民而親民此俗

儒拘牽文義之說也朱子分章亦言其大概耳若作文
亦從中節專揭新民亦不善讀朱註矣該獨揭自新爲
是看康誥緝熙淇澳章前後語意無不歸重自新所謂
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盤銘章
人原不畏獨知耳
上老老三句即治國在齊其家之事而申言之齊治章
乃言教成之本若天下人各欲遂其孝弟慈則不惟身
薄斂之類是也故下文有理財用人之事
建極以教之又當使之以各遂其願如置產分田省刑
此之謂民之父母猶云如此方叫做父母欲人上者以
父母自處曲體民情使心無不周到若舍此則民仇矣
故曰辟則爲天下僇有國者不可以不愼細玩上所惡
於上節曰所惡曰毋以使叮嚀勸告要如此耳非干百
姓之譽使頌我作父母也此之謂民之父母句
凡驕泰之主不能絜矩以同民好惡者皆自財始故既
以忠信驕泰言得失之道已畢復因上人土財用而申
言之見生財自有大道只在生眾爲疾食寡用舒不必
以財爲患而又反覆言之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
又舉孟獻子之言以深見長國家而務財用之戒叮嚀
反覆見得君之所以失眾失邦不能爲民父母不能絜
矩以遂其孝弟慈之願歷觀三代之所以亡春秋戰國
之所以敗亂相尋未有不由於橫征暴斂者此大學痛
哭流涕之言深切著明以示終篇之意愚案朱註此因
有土有財而言一段甚詳此意非忠信驕泰所包甚廣
而但以理財一節以一端例其餘也生財有大道節
從愼獨來方可謂之中和不根愼獨而概指中節謂體
則常人皆能之矣惟常人不能而愼獨者乃如是故中
爲天下之大本和爲天下之達道未聞常人皆能位天
地育萬物也
道也者先當分別戒懼愼獨不可合次節乃辨明動靜
二字不可分尤先當講明不覩不聞如何解何謂不覩
不聞蓋人心既與物接則耳目有所寄而有覩有聞矣
未與物接則耳目無所寄而不覩不聞矣君子不離道
於須臾則無時不戒懼非不戒懼於所覩聞也特舉不

覩以該所覩不覩而戒懼則所覩可知矣特舉不聞以該所聞不聞而恐懼則所聞可知矣非專戒懼於不覩不聞而忽忽於所覩所聞也如此則人必有覩有聞之時多而不覩不聞之時少其離道也豈特須臾也最可恨者道本無可覩可聞及天命之性原不覩不聞竊性氏見明見暗聞喧聞寂安有不覩不聞以小辨破道也過不及之差也

何謂戒懼慎獨不可合從來以慎獨戒懼獨朱子分別言之蓋不覩不聞是汎論統體工夫自所覩以及不覩自所聞以及不聞乃己所不覩不聞之時以見無時不然之意慎獨則人所不覩不聞而己所獨知此獨知則不論不覩不聞及所覩所聞時皆介然獨覺故君子既嘗戒懼而尤致謹於獨知之地譬之大學不覩不聞則顧視盤銘明明德之事慎獨則誠意下手工夫譬之末章戒懼是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慎獨則潛雖伏矣內省不疚之事今一概而同之則不應獨後用是故二字矣何謂動靜不可分不覩不聞以該所覩所聞見無時不然可專屬靜乎介然獨知之地在所覩所聞時對眾寡未對大小此知介然有覺在不覩不聞時未對眾寡未對大小此亦介然覺可專屬動乎且存養二字始於孟子之時孟子恐後以養性爲事天未聞以存心養性專屬之靜也此朱註不分動靜之確

卽一飲食而視聽言動可類推矣弗涉色聲香味塵根楊復所云事多忽於平常故識每昏於忽略理莫精於淺近而察未盡其精微因不知昧而妄見斯出安得無過不及之差也

國有道是社稷無故疆場無虞便是若說到喜起休明此時何故變塞有道不變只富貴不能淫之意變卽貧賤不能移遯世不見知之意

以射之失形君子謂失不由己可謂由己可謂君子每事反求諸己自然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所謂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也君子反求其失斷不可回護其無失

妻子兄弟父母只虛虛渾渾發一體感動之妙則卑邇高遠皆在其中此古文章妙處夫本章明曰自邇自卑通上章言居易反求下章誠不可掩皆自邇自卑之意置高遠於言外矣作者必以父母爲高遠與自邇自卑不旣矛盾乎又有反其說者曰父母非高遠也則又將

於父母之外另尋高遠亦與自卑自遯矛盾矣聖賢之言徹上徹下無所不有不必言何爲鬼神何爲祭祀之鬼神總統論陰陽合散之德而插祭祀一段以證於祭驗又於詩驗最活潑不拈滯

誠非專爲鬼神設也而鬼神尤可以見誠蓋言自顯自顯者之爲誠不若言自微而顯者之爲誠尤見誠之必形此中庸於子臣友後九經三重天道人道之先挈鬼神以見誠之妙

周公成德乃言周公之事作禮樂定制度成周家一代之法平等敘過大義粲然弗講到以禮壓天下欲天下諒其忠諒其孝使大經大典化爲奸雄操縱天下之術舜其大孝非孝就可以得天命也難道人苟順親雖功德無補於當世亦崛起而在此位乎不知舜以德得天下爲養而成其大孝非謂以孝得天下也孔子之言非如孟子之瞽瞍底豫而天下定以直截引誘爲教故引宜民宜人之詩則通其義於禹湯文武矣武王末受命非不得已而代殷至是始也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年而伐紂計其年已八十七矣又六年而崩天下甫定未遑議禮樂之事以其爲末受命也若以爲待紂之悛不得已而舉兵則十三年中三年居喪又十年而舉事十年中布置經營聯屬西土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後世臨洮以西羌巳蜀與楚之境北方數千里如此舉事之速猶以爲再三待時則必通計文王服事之年而後可耳況商周君臣之分又自有說古者夏商之世雖有五服九州而諸侯或臣或叛視其德爲向背非如後世郡縣之地稟命於王朝也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夫成湯巳朝諸侯有天下矣證殷自湯甲之後諸侯莫朝至盤庚而後諸侯來朝盤庚之後殷祚復衰至武丁修德行仁乃復朝諸侯然則當時天下大勢可知矣雖周亦然周自穆王而諸侯有不睦者宣王中興諸侯乃復宗周故曰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曰叛國則天下已非殷矣武王與紂之時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故者未易言也

周公追德固不以禮賄天下然亦安能以禮服天下天下將曰爾自孝先王耳豈有服其孝而諒其忠者哉王季重各不亂而天子之親可行其相安而天子之尊無

恙得禮意矣使諸侯大夫皆殷人也而心非之得無於
應天順人之舉有不合乎
三年之喪不獨父母也嫡孫爲祖爲長子爲妻天子達
於庶人一也周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曰王一周歲而
有三年之喪二焉故後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達字照大全饒雙峯說達諸侯達天子德教加乎百姓
列於四海天子之孝及一切達權達變不過朱註中一
節一枝國家王制大備萬世由之小大由之盡倫盡制
無以復加兼有二端在內一則繼志述事禮以義起能

達權通變創先王之所未爲一則制度詳密使天下之
人至於諸侯大夫士庶皆得因分循禮是以天下由之
小大由之萬世由之而天下之人通稱他爲孝
九經明曰凡爲天下國家蓋諸侯列國皆如是不獨天
子也若專作天子則周固已其主矣後何必曰天下畏
之何必曰遠人封邢封衛此齊桓之治亂持危也罷馬
以爲幣縷纑以奉鹿皮四箇垂櫜而入稍載而歸此齊
桓之厚往薄來也蓋王事終而霸事興矣陳赤石所言
治封疆之外無如覓而有體供其困乏豈憂根本之日

紲登其人材豈憂仕路之太廣最是往來二字皆當時
列國卿大夫來朝聘之人非實往實來名來利來之謂
其人非必盡如季札叔向子產韓宣子之流故下曰嘉
善矜不能然不特此晉公子於齊齊桓公以女妻之有
馬二十乘及寓公之類與晉卿皆楚材之類皆所以
柔遠人也則往來二字註中爲之授節委積亦一端耳
凡事猶言事且須前定何況達道達德九經爲天下國
家之重者道前定字亦汎指非達道之道豫則立防微
杜漸之理狃漸忽微就不豫了

齊明盛服乃修身時下手入門工夫非欽明澄徹動容
中禮既修以後事也凡帝王身心性命題不要講玄虛
幻渺無處下手如高堅前後之歎
蓍龜四體將夫子一部易占與威儀定命之說細思之
是聖一部大道理所謂蓍龜指人稽疑之本四體開反
躬惕己之圖弗得以春秋時人俱能言其驗遂略去
所以載物節重在及物次節乃言所配之量末節是自
然不二之意誠也純也無息不已也但不得謂不二乃
所以誠也或問云二則雜一則純純則誠雜則妄故曰

不二所以誠也故句當照純字純則自然無息意即在不二中帶出如此則是既不二故自然無息而至於生物之多所謂既無虛假自無閒斷以不二即不息者有異通章要是至誠配天地功用之盛

過宣言 卷六 四明蔵書 約園刊本 四

洋洋即費隱章之大莫載也優優即費隱章之小莫破也兼大小不倍而爲言非爲禮而言此猶易明獨專指敦厚以崇禮則悖謬尤甚蓋尊德性節逐句分次尊德性承大莫載而言指洋洋發育峻極也道問學承小莫破而言指優優三千三百也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字爲一章之主則修德凝道者止有道問學以盡其至小而無閒者更不必尊德性以求其至大而無外者不幾於無源之水無舵之舟乎

君子修德凝道所行合宜自然災害不及其身朱子所云非如揚雄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口以口口天命也

盡性配知人至命配知天極妥鬼神妙於無形而吾質以不衰之法宜乎道之不相謀也看來建天地質鬼神皆當如此講比擬取義者似非

過宣言 卷六 四明蔵書 約園刊本 五

百世以俟猶云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耳然非爲凡民言也君子之德不靠位與時卻靠位與時不藉位與時者可考可建可質也必藉位與時而窮過者民可使由之耳使其信從非三重不可俟百世聖人之理豈一時之信從所及哉此理似拗然堯以是傳之舜舜之所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周文周以是傳之孔子此固在不尊不信之外也

今天下節止有位字時字尚未有德字蓋就守府之君言也東遷猶然夫子目擊當時諸如陪臣大夫有不忍言者特舉此萬萬不能改者由其粗以告之使知大統之義春秋天子之事所以存周禮也

殷禮之亡以周之興也右史左史記動記言盡已更置禮安得存

無堯則中之統不開無舜則中之統不廣無仲尼則天下萬世必不知中爲日用飲食之事有堯而僅傳舜舜傳禹有仲尼而天下萬世乃統知爲天人性教之祖然人知自仲尼以前執中授受爲二帝耳至夫子而其統

通於愚夫愚婦與學者之身而性教皆祖之
人之傷人物之害物人與物又相害此出於形氣有我
之害與天地不相涉似非天地有以致之也天地但能
大生廣生而已豈知人物之相戕相害哉必曰相害乃
妨害之心不綱不弋與封山解網之心皆欲全天地之
竝育者也天地萬物竝育而不相害而不能禁萬物之
自相害也故裁成輔相之功歸於聖人此聖人與天地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竝立爲三也此句爲仲尼心體包括眾理而取象雖非
爲裁成輔相而言然當併註之
天地之大仲尼之大在大小兼該上看出非就德字推
出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一句
君子不動而敬信此躬行之極也民自化之不待賞怒
耳非謂併賞怒而無之也堯舜之世不廢刑賞此聖人
之治與道
無爲之治毫釐千里豈無賞怒哉非之勸威非由賞怒
也不賞不怒豈曰無賞怒廢賞怒民自民犯有司耳未

聞皋陶之官不設也
忠信不學究竟一鄉皆稱愿人而已此事大可憂
關雎憂樂據毛註則指宮人以爲后如已得未得而憂樂其義固勝以爲宮人當后如已得未得而憂樂其義亦勝有以憂樂屬之文王謂文王當時未必如此思慕如此哀求也吾于春秋見夫子以善惡而爲君子小人以君子小人而爲進退用舍以進退用舍而爲治亂存亡而爲鑒戒趨避其尚無輕於好惡哉謹好惡者於春秋學春秋者於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仁
富貴貧賤是說向外去與去仁仁字無涉後節終食無
違說向內去將去仁成名又覺粗了前節黏仁末節問
心極難領會
曾子嘗欲以思而體道而道終不可以思而得嘗欲以
事而體道而道終不可以事而求故聞一貫之說無以
形容但知其如是而已忠恕不是一人千萬人之謂亦
不是心學套語亦不分一貫是聖人忠恕是賢人二見
妙萬物者吾不可得而知也儻然四虛之中變而通之

與民不倦謂忠恕之心即彌綸之府可也舍此別無妙
萬物者已佯造化者吾不可得而知也確然依據之地
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謂忠恕之心即帝王之命可也舍
此別無佯造化者已小大皆受當體而呈顯微無閒實
觀自合忠恕即天下之大本即天下之達道人非虛寂
未有盡空其心而一無所動者即此所動之心環爲神
明畢致之心而以正君臣以篤父子至平等也則至昭
融矣人非下愚豈有盡迷其性而一無所覺者即此所

覺之性環爲動靜感通之理而明則禮樂幽則鬼神皆
日用也而皆同體矣在聖人旁皇周浹以效其動而變
化成學者敦本辨業以近其性而物理得眾庶發情止
義以防其失而尤悔算若此者皆忠恕也則皆道也一
以貫之而已矣爲天爲人爲安爲勉看得徹上徹下方
能融貫

得人非謂爲宰在得人也子游原非取滅明輔政此節
語意政如陸象山曰監守司守令風俗之主若止於旗
旄在前徒卒擁後之人是崇是奬而陋巷窮茅守正不
阿之士或不之及則風俗何由而美子游只知滅明一
事風俗可想矣
此章書論相天下者須要才節兼全然後可以肩弘任
鉅但曾子開口說一箇可以託可以寄然後說到臨大
節見得無其才而徒有節也濟不得事夫士苟立志感
願以身許國假使汝有了這些才如受人託孤之責自
家雖是無欺卻被別人欺了終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
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不擾權竊權卻被
別人攘竊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寄矣故云可

以託六尺之孤孤君是幼君託則身爲之任而不敢有
所讓身爲之代而不能有所分春秋諸賢多適他國依
人一事昔人尤重司城貞子遷伯玉其證也癰疽瘠環
猶煩孟子辨之以知當時因字之義則宗字作儀刑取
法思齊切磋最妥 因不失親二句
固蔽二字愈穿鑿則愈遠固猶實也不過曰唯至誠能
知至誠耳何等明白時說作固蔽固閡之固於聰明聖
智之上又有一固聰明聖智者不惟流爲聖智不惟流
爲二氏亦流爲套話蹊徑從古未有聰明聖智之人而
炫露洩越如時文反證之謬者即作固有固然亦是性

命所同得不獨至誠也且此節只重至誠難知原不在固字生枝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過宜言卷七

明鄞 華 夏吉甫 著
明鄞 楊晦遵大介較集

戔子歲獄中旦節述蒙難始末示幼兒凜凜

甲申夏五穀宗皇帝三月十九變報至驚悼躃踊念郡中紳固盛時富貴臣也祿養久莫習痛苦事或以家敵國足資雪恥屬意太僕謝子與沈太史介弟交諳其古雅想質性有授屬意在沈而太史公誠文弱然猶發策閒難諸有心人視彼守財虜用多金巧辦其子行人刑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死賄附忠節者稍異耳予無可奈何因會崔山兄弟倡同心哭從主死義之陳侍御艮謨及殉妾時氏於鬻以愧居官者且作傳傳之毋諱毋譽已而踰年爲乙酉五月虜渡瓜步安皇帝復蒙塵浙會不守凡吾鄉巨望及最有時名自來作聲氣領袖者悉高擬俊傑識時務也呼類奔降攘臂懼後時失寵利予赴文廟肅拜慟哭終身誦交信國成仁取義四字耳郡中紳袍獨解素夷狄行乎夷狄大意擁當事輩印庫往省上歡忭冀謝惶恐表適會稽鄭姚江孫以次舉義路隔不可通於是鄞貢

士董志寧倡議乘機鼓同志邀刑部錢起兵會定鎮王
翌綴視師遜子入錢幕委子險危艱阻蒙謗怨利害得
失相關倚悉獨身肩倖無償如調停鄭王爭盟錢謝疑
構王錢受誑不相下佐吳判公措餉弗殃苦民令樂輸
而刻期調給俾江上卒臕飽恨不一當虜又頻冒矢石
躬搏虜牛頭灣等地不顧手龜面裂其事詳錢刑部寄
謝諸札并予在營汛所附通家友及隨所委報錢刑部
書中子家故苦窶乃以從戎急公務百爲行閒謀思滅
虜朝夕窶益甚錢刑部不聰於聽子勁挺率眞不弭謗

獲及紹興之變奉老母避虜定海鄉雁宕祖居地薯山
中一百五韻未幾雜髮令嚴母懼子以身殉泣勉難如
令因賦哭南都殉難儀部江右黃夫子海岸及仕魯太
常武林陳玄倩潛夫以寓慨黃夫子曾司理寧郡子首
受知每奇待子而潛夫亦出黃夫子門下又同子從錢
刑部戰虜虜彈如拳大雨過頭上聲呼呼勿懼也能與
世所言明哲違而驅其所愛共溺死下莊橋執居平議
賊口噫監國左右及前後有位士大抵積勁骨擬茂林
脩竹沫唾忠義可源泉也而潛夫皎然孤死乎況踴躍
投順更從時服色者野馬塵埃復精鍾四六豔語子疑
此輩猶存日月霾曀方始耳採薇終餓非吾事也或潛
身賣卜斷休咎以端人義志乎抑隱壺漿世恃古應驗
方而治當今膏肓疾耶詣質關祠不許詢他焉者不許
謬思守初服泣秦庭而復已覆敗則吉再問再吉念守
正朔近惟舟山旅耳或不必舍之而從人異地儻項豎
子善聽奇計勉修仁義安在會稽不足亡秦也養身有
爲原速貧速朽語新葬篡漢惟不勝思漢者接軫輿義
遂來盈子魄闢輩以起嗣白水六十萬滅楚賴三戶惟

寐不忘報而終得誅秦王子嬰弱宋既慘徽欽再慘厓
島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則雖度宗二子在江東亦已矣
故中興恢復亦賴有不度德量力者以癡衷勝天爭數
感天地宗廟社稷之靈也一絲繫鼎寧一夫不可以存
衛尼父知道之不行而無敢廢君臣之義孔明三分預
定而鞠躬盡瘁盡賢者溺俗知者習聞與時消息千古
一律偷夫動言李陵孟達李陵孟達豈可爲訓且事必
不成卽關妝繆乃心昭烈猶思報效曹公華容道上膾

炙評口慕容垂雖能復燕而終以噬堅成胡俗魚羊也遂慷慨冒險渡海見兩藩無雄志遠略大言耳方誓師應吳淞歸正人尙疑尙忌無協恭美事意因默返棹而慈水大俠猶訛海上足剋期待也陟大舉走信王廷評及予予急奔阻竟以慈事逮予入鄞禁苦禁卒狎侮有枯魚過河泣一賦諸同盟各從所救葛太史盡排羣議得請原督撫曾令鄞邑今爲齮使者力兼賴署鄞楊府判憐才而始終邀董王兩廷評心血赴道訊五次陷禁六旬乃得出著有罹械破械死謝生謝等吟時監國職

方屠明經董咸謂予得生果然天不絕明也廢食寢罔懈少康南渡思又聞監國尙在閩永烈位於廣魯衛與楚縞素復漢官威儀聿堅厥志風呼遠朋董毋周誠賢毋也稱未亡人久久歲受明節婦饘雖清吏隆重之不廢給毋擯清給戒無領而日懼其子怠想明謂吾倚門望汝也先是原大司馬慈水馮及其兄天津撫兩人名下多奇士今半從清屠贄緣慈水可因將於虜信且有徵矣忽傳原直指李尙隱越山谷間髮絲絲可數號江東南各義寨若臂指而亦多虜中干城爲心腹屬予走晤湖濱逆旅壯任氣殊覺凜凜乃與語曰公以羈旅處虜中俾遐遁感公拊循激發輸家財恐後暨易天目三衢五湖立許馳應曷不可脫免出耶曰吾待海上師耳曰吁公何見之左也海師不可恃久矣負虛名特欺虜不能辨耳曰非海師不能折虜不發眾譽也虜師以舟山故諭誠輸款矣豈他焉者足令懾服歟君能令蛟鬬虜毋尾吾後乎錢塘可飛越乎得紹興未必可守吾欲使越城望海桅舉火而海師見越火急移小舉渡我軍疾擣杭若耳迅雷不及掩焉庶幾集吾事也予曰公意誠傑終虞以海師償也近者義旅鬱鬱欲奮苦無創之者公陟從會稽起寧無各以力乘虜之促矜肘而奪其魄惟恃公謀斷分從義旅從台溫接閩渡江指吳會且列卒咸平江悉定浙中地迎監國行閩會合上流水陸馳金陵彼海上岸自愧晨星附末光恐後矣柰何握肩項而仰鼻息於人爲曰天下人不可戶說久矣子非儒家者流也大足用強爲我乘長風亦何吝予諾歸立渡遇馮夷幾不測復出眾劫者利刃下始獲揖大將軍座次慷慨剖指來大將軍曰君言信但不識直指何人

將也應之以某某營爾曰無名將耳曷壓虜曰世有李廣霍去病其人必獨當一面不向人乞援矣曰南軍議軍也卑卑無足論北軍驍勇然既爲虜用能保必背主如呂布乎曰刺原誅卓乃見呂布始亦誰信今重其歸正已矣必願背主吾亦何利曰直指巢有作爲曷不大舉而猶賴我爲發難之是期曰不幸處浙又遇有舟山苦難破人胸中竹耳今受舟山禍最酷矣急動者身誅處井者眼血虜按籍誅貢富必誣之通海使罔訴若雞連受割也公亦知望公且毒公乎曰養身待時知己知彼兵家旨也聞虜兵道孫枝秀能辛苦凡得報卽刻就道所過無聲眞鬼神不測非可易視者曰孫信鬼祕然貪賄多慾不忠於清易與耳否則肯容公舟山營蒐裘耶時微視大將軍有鞅然狀曰虜知府更欺公甚大將軍似不欲聞目上視須臾曰師行貴愼重識時務也周文王三分天下得二尙服事殷直至武王一怒安天下誰其知之予正色云文王事殷殷臣耳公誰家臣耶大將軍面發赤拳毆予臂曰過予丑五年及壬辰予不靖安天下天誅予今且不爲直指發一旅天誅予直指苟爽約吾將割子肝以益餉膳其留子爲質子曰不定期相響應而僅發數旅塞責是誘使僨事也恐不得獲食子肉矣予因得入越報直指諾而澥上師終賣予不肯動時七月閒事也或委風信或姑發誓或託整飭底仲冬而鄞外翰楊始從翁州至道侍御慈水馮職方姚江王斫案起大將軍兵躬會直指於越先是屠職方所聯北帥願出妻子爲質者朝氣欲懈子請得監國魯王海上敕幷越中直指奉旨便宜掛滅虜將軍印委以堅其志一面飛羽會馮王一面同同盟奉吾郡最忠誠而最有巨望足文武憲邦者主登誓一面磨墨草討虜恢復檄布告天下意毋煩海上師而定紹定寧也居無幾海上僅發師不過二十號又不及紹地三舍餘遙發火而直指及馮王俱猝不及應事遂敗適虜按過寧太僕謝甚不喜大明有恢復事發覺子及同盟所酌答帛書虜亦搜得姚江王職方所棄營子及同盟所酌答帛書遂逮子下獄

家書

只可憐汝母子病痛誰知衣食誰靠苦楚誰訴如何過

日然而刻苦守志自有賢豪嘗顧神天庇佑決不令無
救也娘娘老年惡境誰與分痛做媳的須萬分委曲即
在姑丈家實是放心不下如兒不要東走西走儻林家
來領則彼處有各房子姪恐其欺侮儻來領不去又恐
入下流廢時失學我死之後家屬無妨儻丹老不負前
言林家譬如撫養些須有助則爲娘的緊領身邊督令
讀書學好亦妙宜同楊姊夫從長計議嗣後如兒不必
往大伯家拜正拜壽及上墳賀節我死彼決無把你娘
兒做人看者捱至十六七歲苟能成立自然好眼看也

遇公公等忌日隨分菜蔬羹飯家下一拜否則祖堂單
用香燭亦可盡心再女往王家十分苦楚矣又要淘氣
只做孝順媳婦盡己本等自然相諒曇兒不死須要姊
夫措處往學課算照管阿弟安慰母親樓上書籍或手
鈔或套書或裝訂或草訂須整衣廚一口收好封鎖點
點是我心血詩經春秋尤要藏好如兒會讀書則俱好
讀之他日從王姊夫讀五經要緊卷箱內時文亦不可
廢棄爲囑

明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前漢壽亭侯

關聖帝君告文

維神功業著於季漢祀典隆於大明忠義歷萬世而不
磨是非因更時而彌卓宋監簪教唐傳玄宗五代蹟禪
神應坐慟神有爲人弟者爲人臣反罔罔知神有信諸
君者信諸友誰懷顯論諸命命有通塞而神持國運
獨在存心律諸時時有旺衰而神識人倫無非天道操
固漢賊也幷吳婚無許春秋遺恨儻忘恥安能雪恥圍
誠盟地也雖衣詔藉成荆襄不借必報仇始賦同仇正
氣無非類之歆哀哉相奪子享命祀惡作奸之瀆悲夫

淫廢不恭故像塞四垂外內貴賤凜辨森嚴而祠盈九
有榱桷几筵恍聞歎息某等章句小儒夜行惕惕君父
大義日恪砰砰自顧膚髮有因實難輕擲人生肝膽無
幾得委不珍志士蹈仁誓心俯仰匹夫不奪尚賴鬱磊
類聚雪腸儼然山社十人敦諸金之好千古顯砥玉之
交特擬夏五朔朝盟神師保卜於後庚三日潔告史巫
禮崇致齋宿齋誠表曰明曰旦嗚呼神武代上天凶吉
必行善而是者降之祥黔黎皆天帝子孫惟處歧而爭
者盼其赤今夕何夕不敢問隱祕於神明此心曷心亦

或借壺觴而涕泣神豈將牢不肖輩敢作過於先漢將
軍赫赫在天視後代猶如前代作德與治否德與亂每
寄恩慈於批點小書生兢兢處下舍吾君無復有君咎
不敢諂瀆不敢疑祇慎夢寐於慊慾是用肅虔預伸盥
沐洗滌肺腑圖盡丹忱敢告

設醮祭鬼文

告爾一切鬼魂等衆凡爾等之死於獄而爲鬼也其生
前罪過不過爲酒食計耳爲多得錢計耳腹不能飢則
冀人有己所不應得之貪而身不能貧則貪人以己所

不可得之財甚或因酒生忿積忿成怨于是干犯憲條
遭刑入獄而偶至餓死病死及主禁者受爾怨主冤主
之賄囑而忽然益死冀爾之婦絕爾之祀亂散爾之父
子典賣爾之妻女非爾肉屍于烏鳶蟻犬腹中爾有爲
所犯之罪過祇爲飢寒未應致死且目擊大逆不道罪
無可原者之定招必大誥減等踰年必命恤刑及冬至
用刑又復臨期疑肴而更有矜屢屢特恩之赦即萬難原
釋矣復官爲衣之食之俾終老獄中而有天年斃不若
爾之可原可肴可矜可哀而反壽死無訴立殞莫憐也

得錢意者見處高握權而有勢利者之率不避此形迹
君子德風小人德草遂起慕效而相習成風乎或見在
彼者之恣意肆行決無禍患災害而爾爲之卽罹法網
觸忌諱不許改圖自新而鬱鬱坐死難甘欲爲今日之
人固難也爲今日有罪之人尤難也而爲今日所稱有
罪之罪人更難時勢實然爾可無苦是以齋沐虔誠藉
眞人羽士之徒薦爾甘露漿香積飯煉爾水火超脫苦
海或全靈返眞或託生正品勿仍貪酒食禍身勿仍思
多得財殞命視在囚有一體之痛勿令刑者加苦視處

禁有同冤之慘勿令憤者生嗟總有生時領得來之血
性斷不昏沈死時帶不去之衣食誓無迷戀苟能忠孝
粉骨應甘儻屬詐奸治亂俱恨廉恥澌滅雖生猶死政
恐鬼蓋與伍正直常秉就死能生又恐鬼不能近滄桑
亦有變更而君父始終如一凶吉適爾翻覆而詩書今
古咸貞惟不識學之人偏多公道獨衡倒山之氣乃足
爲神盈世閒行屍走肉在獄內毀裂冠凡爾鬼眾有
心自然擾擾迄今醮禳陳祭悉令閻闇予不爾欺爾當
從此脫離牢籠爾若予欲爾必自今立除怨恨今日尊

有我明之大仁在難猶賴皈依之超度爾來受煉而魂
無不之爾卽釋罪而苦無非道用陳悃忱肅伸昭告

與聞又存書

昨謁家慈獲歸適晤某大罵天植殊失生平伎倆畢見
然後知歲寒松柏之難也涵之云諸凡統屬周旋生死
交於此乃定有一事必須覿談特令小奴走請眷兒諒
無玉趾之吝

李昭武雁字詩小序

排雲痕漢獨麗日以憂照天下而或字人教萬世蝶蟲

長或字一貞乃心不奪志率出關兵氣噤噬而聰有耳
者炯其目霜履冰至雁過節隨自古羈旅孤孽所由雁
字諷感也用晦生當更曆能不降若墨胎氏擬隆中梁
父吟其志意固深遠矣而忽得謗鬻吏議與夏共就逮
用晦得立白不忍舍夏去而自願與夏同獄幾二旬及
奪用晦赴輕禁乃共天放相淒其騷憤仰指天靡敢不
踢舉視地吞聲所畫頸血難濺圍腰難折欲哭不可欲
泣近婦人偶觸雁字唱和咨嗟有寫其刺割愕悼險患
不能已之衷得三十韻焉恍乎盲乃左腐乃史臏乃孫

也其討賊橈乎露布沈乎弔乎唁乎以呼覺天下之人
臣人子以鼓舞天下之爲忠爲義爲貞爲烈乎夫回顧
父子莫虎若也張禺山謂昔伏草今坐衙大吞人畜小
盡魚蝦矣豈知父子尙猶迷性耶則必如蟻乃識君臣
耳然刑死陣死不無忠鬼蟻忍食其肉蜆選懦而天罪
之人譴之鬼非之之輩皆無恥行屍也不穢棄恐後與
吾恐蟻卽不好潔若蚓必甘飢死耳乃知知君臣不免
飢死知父子尙可威飽罌胎兄弟所繇受當世譏也且
尼父立教教爲人也正學謂讀書幾年猶不識是字意

是字無踰一也雁蓋侶正學而誦法孔子矣用晦不欲
莊語觸時忌感雁字成詠折劈點畫詰屈離奇忽正法
豔葩忽悲楚酸忽高雅忽曲頓挫暢快其所謂人者一
者以陰寓微風凡用晦所爲不極苦哉用晦異禁後簡
夏宜打破生死關又謂宜如顏魯公關夫子用金遁今
之不靈

楊玄石雁字詩序

蜻蜓失謠蜘蛛鮮隱莫敢題門鳳而詠獄蟬心誠棘矣
天放腹不合時宜夷怨原憤性與時乖其初預計偕卽
著有蟲鳥二史識者謂同子瞻嬉笑怒罵也夏獨否之

李昭武梅花詩跋

獨焉似是耳洛蜀辨亡矢牛李亡唐翩翩呼引蟻墳蝨
阜而瓢裂人家國不顧視彼興唐殷肱百工多文中子
門牆也何河汾無黨名兩漢節義矢心天日也何可悲
不可罪今鳳德既衰鶴不亂羣水落石出而不能不傾
心雁矣豈僅重其能字歟天放中輩語幾舉家殉難其
長公實慷慨若狄梁公自承意欲乞天放兄弟歸養蓋
習尊公家教然也尊公固當日白太傅耳與奸媚處而
能不受其涜第使仰視天令丈夫子足無媿即卑視膝
而不獲日擊鮮亦如飽太牢已況乎左長公難兄右天

放難弟茲讀天放處封城與邛友用晦賡和成雁字三
十律孤不飲啄飛輒哀羣瞻仰昊天心存甲子有何大
讒而使人慘怛爾爾雖天放旦夕白矣然就禁亦三月
而讀天放雁字詩無不知其曾下於理於是三十律即
三十雝雝雁也積字共得一千六百八十去易策之萬
以還天數多易零之一百四十以養靜坐無事而特觸
雁字補廣八卦遠取物象之缺謹於月令與比四始漸
不乏象而麟竟絕書焉今賴天放橫見側出壁痕釵腳
縱橫散斂以盡雁字之情狀曼聲乎靜市諠譁簇豆乎

續斯譜而銅琶鐵綽板唱天江凍去遷客騷人無不
可各以意以遇已何必不泪羅賦何必不首陽歌而亦
豈謂廣陵散於此果絕

楊玄石梅花詩引

造物妬奇故奇必有屈曲險仄見而遇奇者亦必從最
不得意之地無從告語之時及舉目言笑不可歡之日
而後精靈卓透譬如寶劒匣中飛吟能夜非值不平不
輕試也天放梅花詠著自平日習予耳久矣每憾不得
一讀假令天放當日出讀予子不過一諷三歎斂其雅

豔幽冷使梅能含笑已也賞不置口徒及膚耳能即詠
以見梅之精神與梅之鐵幹孤枝而詠梅至百者之自
見其百折不回之意乎年來文章憎命羽鎩網羅人如
日叢荊棘祇合廣卿著書而天尚不發天放枕中祕也
至去冬獄起天放逮下士而用晦自子向牢出俱禁適
感梅供皋陶天放發所著梅花百詠命用晦和而予始
得快讀遂見天放心不他借舌不更氣志恪體恭藏惠
和於夷隘參白豪於甫窮鍛稚放於阮慎和頤拘於坡
脫有曼倩俠諧之玩而不黨勢湯有令公聾啞之規而

不慕仙泌有汪汪千頃之可澄可滀而不與三君八俊講節義有古社稷臣之不冠不見而不與大將軍萬戶侯借武事靖節閒情廣平寓賦豈屑庾家枯樹烏雖悲虞篡鴻歌戚寧曰傾城遲李怒則生側淵耶能致萬谷沸辭峭則壓危石耶恍乎眾山令僕分梅之貞而孟宗竹寇公柏傳梅之學而夫子庭前檜院梅之運而上林未立之僵柳神梅之用而再熟天大雷電以風之禾茂松悅柏住建共而梅如隕涕霜露薙覆屋厓而梅將誰依天放百詠似翻成百世界也不和靖而中峯意秃髮大林蹶吾恐天必不諾許矣盡天生人於是時有勞人而肯有是時逸大乎鴛寄梟獄友人生限七尺五倫半潛恨又即事贈友報甘飴頸濺啓視捫胸恍又有云讀書慕奇事慨不自身建束髮訂酬答嗜義飢忘飯君父豈博名寒暑窮衣褪得濯在執熱暇與商利鈍謹因序天放梅花百詠而掇拾附政并請用晦唯之

訂謝寅生姻盟

家徒壁立久在世眼而又以心存甲子謬思貞明晦之志雖懿親罔敢然即許一二鐵肝石盟不無形迹自遠

盟兄駱翁天植每致親翁思高義雅獨深諾重憐及幼子凜思慨許愛女相字是惟椒山先生得此隆遇耳視今日稱多讀古人書或赫赫有時名與祖宗食祿以世者誰濁誰潔誰醉誰醒親翁傳矣未敢謂某足傳也訂盟於禁婭足傳姻而某誠以附而彰矣盟沐吉書即命兒拜告宗祀未修六禮先肅一言宜譽一時可勝萬古

祭太巖謝太親翁文

著雍困敦之歲執徐接月哉生明因弟夏癡忠受禍限趾犴陛憤不能奮痛不可前家壁立耳而又遭籍沒忽

聞變至奄焉怛喪欲哭則如怯死欲泣惡其近於吝藉長言代悲囑某祭酒炙雞率猶子忝孫壻凜思酹奠三雅而讀其父夏湘筆文曰太翁曠神怡志壯腹達觀非其所爲性郎天年考終市隱遯世意適而扶藜看雁嘗旨而曰擊不鮮并可忘所爲革除遷改事非有子而身輕事足耶令子賢乃翁樂令子孝乃翁壽令子能立品而乃翁遂千古矣生而烈沒則已焉非盡子過也使有當時榮不如身後名則國人所繇幸有子也嗚呼爲人難而爲心不肯死之人更難爲君父而不肯死心之人

尤更難豈曰名存不走聲譽名不必起且以不測之禍博名而甚犯崇事聲譽者之忌恐愚或莫解突然則營養豐乎身貴乎豔驕人而權赫一時乎藏必不可釋與必無容訴之冤而報讎逞胸快乎騎勢難下下卽遭噬非實有君父之心能與然後交道可講姻法可宗也此非實有君父置弁髦殆至水落石出風疾草勁拔木發屋揚砂石而根深基固眼不瞇矇爲君父而不肯心死者盟交訂姻於至險極危之日乎予始交令郎寅生親翁則於錢刑曹義署不踰日而寅生拂袖歸則以義署多楚咻慮美事無終也然而刑曹傳矣寅生樂壻予子不能不煩駱天植兄作合天植亦以抵義得貢當今仕諱未仕職諱未職貢諱祚以苟延一日之喘天植倣焉不諱而且決不出謁今齮使者前日最文字相知之堇令則天植傳矣惜予不足重寅生不可傳乎寅生傳而耳公論在天下是非在萬世寅生不可傳乎寅生傳而太翁可含笑入地矣薄言一匕聊展親情尺幅情長萬年此日嗚呼尚享

代友奠謝太巖文

丹嶺婆折莖草不證夜書叔翼南極星沈在昔逝苦伊慰我宗祖何必曾邱梟綬若國恩世受與賤身崛起及赫赫有當世名操聲氣領袖者方責其夜氣陝處下僚終身祚子與窮措大老學究及擔夫販婦曰不識丁者

腫背蹲鴟發聲銀泉滌穢天笑驅腥況某中壽世故熬
深因孝能友種德嗣馨煙霞領袖花月懷襟拇擘長嘯
逍遥養生子膀問餘日擊能新俠腸絕世豪氣冠英婦
能榛栗膝疊雲卿謂享艾福收算遐齡載塗歎息聯井
悲鳴人呼天只限以疚膺生如可贖百身胡云九泉誠
逸隧路息呻登堂八拜爾汝節君夙聆彝教怛化傷情
愴翁手澤杖几紫藤銘翁口澤忠孝儀型深衣古褶總
影稜層觥籌飛錯座酒盈樽淚隨卮滴感舊愾音肅忱
顯盟登贈鹽琴

與高旦中兄書

極承俯創救援甚許周恤餓閩兼家倩確傳不啻口出
弟鏤心刻骨惟有大明銘肺鏤腑再見盟臺矣昨府招
已成不強弟活此後喜無干連株累猶幸幼老大抵碩
果惜卣兄填溝壑耳弟懼首領異處在早晚閒當預謀
全軀法恐未獲面吐縷縷上則祈盟兄協輔重光瞑弟
公眼下則祈盟兄玉成孤寡慰弟遲肝儻因今日而置
世事絕口不談弟未免死而猶視也家倩大介頗能作
好盟兄可與敷腹幷鼎致督輔異日破格獎勵爲囑卣

與壻王孚日書

尊老喜平安蕭院見過候按院會審發放顧沛爾而
刑罰不加身眞上天福善也曹叡云死如可忍我忍死
筆盪弗盡欲言

與壻王孚日書

待君忍死待尊老一面耳只恐按君發寧質對或又有

一番苦楚從容就死一難至此昨讀木翁來札殊增悶
悶夜竟發熱雙足疼痛到旦伯仁雖不悔死但昔日王
太傅有由我而死負此良友之憾今日爲太傅者何如
乃知昔人盆死人於獄中而逃自己生命猶爲上古也
府夾已自苦毒道夾至今不能下地勉強蠻癘弄毋
妻每飯大半賞同囚耳豈若三公尚得快談不若我沈
冥也昨仰庫酌給一紙特往家兄處問之果係華霞領
附子藥價霞夏溷名遂起一番風波也罪自己作一呈
家兄云無之特着人往查承發房號本亦無有今云者

翁諸郎目擊想是柳下惠恐後有盜跖株累而前往告
案以明別籍故有云云之批而今諱之也然可爲我解
嘲矣乞致意瑤翁謝謝致意屠董兩公慰我懸懸毋論
凶吉無非飼雀渡蟻也尊駕不能保出奈何幼甥諸人
如何著落昨初七日府審歸獄有驚聞鄭公被逮赴省
一詩詩成旋棄道審日聞府庠明倫道一事至蚤閒適
翻牀薦得詩稿駭其首句竟成讖特錄寄政以志同慨

與壻王字日書

讀來札字字眞摯令人不忍頻諷和韻深刺悲慨編管
什可無怨聲幾乎鴻飛冥冥也尊公卓絕瀕內久仰不
愧不怍果是眞尊公形影我輩今日之禍亦只求不愧
不怍而成荷安愧怍赤貧如我自可高枕無憂矣若瑤
天諄諄以省呈爲囑每欲下筆殊更棘手視死如歸蓋
爲頂踵難借耳復作卑詞哀懇如伏乞祈某年某臺
等語曷勝痛楚文信國坐臥燕樓十年謝疊山至甘應
牛膲馬而亦不免於死何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
平生未了留補後人養身有待只合如隆中苟全亂世
此吾儒當學子路先正原非欺我子哭之曰天祝予天
祝予斯言豈佞前道刑後會有一詩今特錄政若老處
請教容再錄呈其令愛貞烈乃錢家婦耶抑尙處閨乎
乞詢確賦言寄贈聞尙有十歲愛女前日道前言及偶
忘煩并示我

與壻王字日書

來札慘悽惻及塗人只寬解尊體爲上大介初一日來
書云卣來按使審過被夾被拷仍凜守孤心迹大白此
二十四日事也等語昨又接廿七日來書高公無恙全
賴卣老之力省城不乏志士仁人咸爲分痛卽兒童婦

女俱至隕涕李馮二老大賢有愧撫院審期不違等語
知尊公歷盡苦楚尙存生命或者天佑善良大難得活
願以此自慰尊體非特王氏關係卽予華亦大仰賴異
日使小兒不墜家聲我死可以無視惟藉教訓玉成耳
萬一尊公後來以刑辱故不免垂斃臣死於君子死於
父誠是本心然逮而相死幾可絕系所以古人重繼述
也割股嘔血且未必孝而況重者遠者大者俱在尊身
昨奔州父子果確論也只目下保出爲上道文暗申我
命旦夕近來全軀念重異處不無惴惴告駮恐鞭長不
及馬腹況無費無人柰何柰何附數言煩同三公酌之

或大介在彼爲我附往何如

與壻王字日書

與尊公相友半生形影醒醉絕無相欺而總之以不愧
不怍爲期許故讀同古文同好學同志束髮垂老百年
一日過試詢案彼最此殿殿者忘最而且以彼最卽此
最試作行世無不互吹毛疵塗抹匠意竟忘作手何
人旦晚聆晤言不及他惟忠孝信義互相勉勵雖少年
時有優丐之好亦倡和作好偶有朱擅白沈陳齟齬一
事此平生一大罪過也及擅白忘矣飛翰受業門牆能
以小謹取信尊公而我甚疑其心一時微有痕迹此亦
平生一罪也外是則無不同文同倫中清中虛復中權
矣國破姓更蒼松古柏歷久如新日者尊公一日十二
時幾無虛刻到舍中渴談每以大比年等候揭曉爲譬
昨我被逮早一日尊公勸我他往不意身竟入山不深
辜我日者慷慨獨任之意今我被刑被夾尙在本土尊
公他鄉之苦柰何柰何大介初一日書來云廿四日又
過臬審被夾被拷仍凜守瓶甚惡吾鄉之多誣也來札
盟卽同盟無不剜心而況我肺腑又忝姻誼又共患難
乎父子之間更非他焉者所能摹寫矣今尊公毒苦受
盡向後自是生機萬一不保噴鼻薰香我特後時耳安
知不作黃泉好友只尊公有佳兒我實無有仲年小犬
全賴尊鴛教訓令不墜家聲可與尊鴛稱東坡少游亦
足千古願保重尊體父忠子顯代不乏人如我明王怦
被難而弇州兄弟才名獨擅一時孫燧死忠而世有聞
人要在後人繼志述事雖痛苦非淺言所解而遠大亦
時有優丐之好亦倡和作好偶有朱擅白沈陳齟齬一

貴相期目下惟設法保出爲要省中調停未免太嫩尊
公卽有見到之言豈有見噎廢食我微嫌尊公解省決
無生理何處不可自裁而汙頸刃及獄死乎然我亦土
人言木人耳身迷當局蓋勸尊鶱不得不爾長歌痛哭
非詩不可行當寄五七言也來札當竄數疊字待梓以
雪尊公血性耳不盡

與堉王字日書

猶在圜中吾心甚苦厲聞怡然幷不欲督過飛翰自是
肺肝誠潔學問精純無累尊公大德鄙懷欽悅交至也

天一四明閣書 約園刊本

尊公果得生歸喜慊寤寐聞會審出東山手揭辨誣而
東山誣罔無實以此大白尊公則我之累友形迹亦明
矣但院君一案決無盡脫而我又以府招冒名脅逼首
逆致斬卽或布置等語然拷不出布置是眞豈是哀矜
情鞫兼之家貧力薄習識短淺斬一人以活三人舍我
其誰我所由修身以俟也若老見諭到省再呈此在若
老天老瑤老無有不可而我不特不可且不必矣只致
意三位畢竟等尊公實實出獄而後爲之勿太性急致
統解杭州許多不便在我不過一死惟爭遲早日暮耳
尊鶱出禁一事就是尊公釋然蕭撫有文亦決不肯無
故而赦何日早出一日哭奠令祖夫子問安令堂親母
今竟不然徒使我得罪璘友耶我平日無得意事自獲
交尊公外惟兩堉爲人合大美長堉涵之尊公卻鑒其
生正盛平無以自見不禁爲才識所累不矜細行近丁
國難大徵疾勁不但險中氣骨更見亂世能臣若尊鶱
胸奇腹麗每有文成尊公必持稿過我互抵掌賞慶舊
年十一月間曾受盛朋幾諫號泣之規向尊公直述而
尊公卽過我言之謂鮮得友益儻改心出祀易服結納

无一四明閣書 約園刊本

是失德也人子應諫豈有如此而諫乎意將諫做忠孝
而令做不忠不孝乎就不幸而辱身亡家毀身喪命爲
人子者合苦不合怨我以尊鶱言時之氣色體態及有
無斷案質尊公而又共歡吾堉之主裁不差尺寸也及
承幾次來札及佳句稜稜直上嚴恪不移悔不獲與尊
公覿面快談耳舊年詩集一本乞設法簡擲至囑急切
中要膽數作寄外故也元月八日祈一和來爲懇我因
急欲尊鶱出禁負大罪慝安得速相晤而許一訴縷縷

與堉楊大介書

初一日廿七日來書俱已領悉卣老大抵斃矣以我二十日之夾至今不能步履則卣老可知興言及此豈僅分痛所喜某諸公爲之調停不若我之舉目無親業登鬼錄也日望尊駕服爲之枯不意道詳竟於廿三日暗申按院直至昨初六日方知大足駭愕至使家屬到院告駿無從手腳奈何今聞按院已於初二日回省目下必有批轉儻或依議吾命旦夕安得至親埋掩我尸適纔家母一病幾乎不起毋病幸稍愈而室人陸病喉舌亦要我附一紙前來此非我懼死而爲之蓋以寬我母妻之心而母妻婦家必以有生路而我決絕以死也外字日致尊老書一封乞致之兩番對簿語一本傳示好事諸公作一談柄幸甚

與丁在躬書

盟兄平日推食食予買居居予恤予全予又累償弟負又爲弟淘氣臨難又救濟而身且多費復值連喪盟兄之爲弟至矣即同胞兄弟如此亦萬中選一盟兄其誰儔耶雖弟今日之禍或無愧于天地祖宗社稷未免有不度德量力思伸大義之譏盟兄獨觀過知仁願捐產活弟自古在昔先民有盟兄肝膽乎弟被逮及今自謂情眞罪當就僇應爾是以心安意肯絕無飲泣態前日聞八兄赴省不覺大哭今舍壻楊大介傳盟兄至意又不覺淚淫淫下也論小人有毋不可以身許人今日玷辱名行無可爲毋歡則雖生猶死久矣猶幸家妹夫許養老毋天年而妹氏及妹壻爲老毋所最愛頗慰怡色惟盟兄會時多方贊揚堅其盛德始終即荷玉成不淺

別妻不及中道別子不及成人倘賴盟兄他日垂憐小兒如官可讀則令讀不可讀則令更業然而使學爲好人崇尚孝弟重信義愼廉恥不苟且富貴功名或途中相見或時一賜杜或知禮造謁乞諄諄忘嚴氣正詞以督責之眞猶子比兒弟庶無慚地下耳八兄未必生還乃耶亦願看顧儻有意外生機再容悉縷前舊价身下所達小札會到否再附數言聊寫守死之難破已寂寞

與丁在躬書

弟自被逮來日日在鬼錄矣不自意延喘至今未能知
老母尸窶事卽立春日賄卒歸舍一別宗祀勉妻子學
好初未曾言到家需雖弟婦能不執此相瑣屑也至二
十日道審夾足遂令人委頓弟婦始悉盟兄前後周給
及就鞫幷家餐所藉一一備聞獄中且言盟兄每到舍
下慰諭吾母若母吾兒比兒不能不痛下沾襟弟之生
命難卜而弟之報效無期或者此番舉動庶幾不愧不
怍得見原盟兄耳論此事原委幷非弟造之孽假令入
山能深不過弟一身毀滅惜八兒臨難忽生怨言多出

過宜言 卷七

師母八嫂煩興罪責失弟慷慨任罪受刑無苦之深心
情事到此不無可歎今成招斬弟而同人俱生矣儻前
者日月再見可有榮高忠望及弟乎想盟兄所必知者
弟總之不欺本心故書冒難始末及兩番對簿語留示
兩兒凜尺凜咫字字質言無一欺語日後盟兄爲弟訂
定得鼓舞好事者一刊布幸甚其餘事體已蒙盟兄心
許弟未敢贅言反多脂粉惟嚴訓小兒做一個不墮落
品銘感以世也小詩呈政不盡

與丁在躬書

諄諄訪恤不避形迹古人曾載諸史今日乃信無虛史
也辰翁旦翁信義聚焉鄖公家教如此豈非山河社稷
實式憑乎弟死遲遲固所願耳然而苦弟小如逸弟不
能示以此相囑昨讀家壻涵之書云璘岐奠三人爲卣
老者至矣極矣各家醞資相扶大是爽利看此光景令
人有不可不作惡之想等語弟豈忍卣老有此名色哉

與朱告公書

爲公西之母請粟冉子篤友誼也原思辭粟秉狷性也索性分金多自與令鮑叔明知小人有母自是天下才不欺人做法弟固不敢今人自爲也而實實以古人待友一粒一毫受惠心苦周給恤飢拜謝罔極陶令乞食至思冥報相貽亦眞靖節卓立處不屑五斗折腰而屑飢驅我去弟果低徊而慕矣但日復一日歷久柰何無慷慨引決之勇徒成鄙人耳鄙公廉官被累濟卣兄又濟弟弟何以爲情蒙盟兄破格周旋聞小价竟到宅上取米大非弟心踴躋殊甚惟指川原松柏稱萬壽無疆頌謝也近獄中錯雜垢目汙耳鮮辯贈言之頃舊作二首呈正幷辰翁均斧鄙公一歸迫切示消息與弟囑囑諸惟銘感雖夢魂猶知稽拜

與顧順昌書

自愧平生無一分好到妹丈而負德實多既累妹丈憂慮又煩妹丈周旋更重妹丈擔子可憐家兄視同路人不得不諄諄相懇妹丈如此大恩上天必有厚報豈希罕弟來生犬馬耶如兒孤苦伶仃倚藉表兄弟勝作同袍萬望福甥恩甥他日好眼一看老母暮年苦楚兼病痰火祈時爲勸慰至於身後事體家兄定有一番厭聽言語叫苦叫極罵大罵小令我寡妻弱子見面不可不見不敢惟在妹丈保全不使出醜可也藉妹丈之力老母延年日月再光則相知姻友如駱天植聞又存高旦中高辰駟楊涵之輩心樂誼重無妨如兒身任力肩妹丈兼管當又有一番局面矣老母壽容煩令兄老伯閒時一寫爲囑審語已定無可別說欲會尊顏鮮得其便妹丈愛我惠我全軀乞慈恩涵之弗致苦弟弟日復一日過不得也惟妹丈哀我

與顧順昌書

妹丈許養我老母天年弟不但死得瞑目仍當報來生犬馬也近又聞告示行澥兵道審究亦未免打死矣打死與殺死何異乞周旋弟全軀爲囑幸勿姑息致弟苦死總之他日分付令郎弗以不肖之子視我兒妹丈向來忠孝決弗以不肖待弟弟爲明死伏乞憐之

與顧順昌書

妹丈歸寧弟竟不知竟失候問罪罪老母不健心中大苦煩妹丈醫養又獨令家妹服勞眞是坐臥不安世閒

生兒如弟誦詩讀書有毋不能事而身陷獄中以愁老母以累至戚果然畜類不如也惟願妹丈福壽康寧九如三祝諸郎一路功名無災無難到公卿作爲善者榜樣耳道詳竟不落房竟于廿三日暗申目下定當批轉弟命旦夕矣孔飾書乞附往

又與旦中兄書 此典刑前一晚書也

世事惟以安靜爲主憤心認眞豈成良法令親元仲二翁厚藏被盜是亦髮指目裂事也到今日更覺有治容之誨弟不敢不恃以烏之愛而進言如左恐盟兄亦宜用一逆耳苦藥乎自發覺後日有謠言到禁或云擾歸者大缶掘出者大槽不下數十萬金往來如織李發李塊縱然不實豈可令外人風影此一不便也當事之心路人所知必與相拗今日豈是卻金的世界此二不便也以動聽而令鵝鴨妄意室藏此三不便也諺云急犬跳牆保不令匪人竄入什伍以痛快其所欲爲乎此四不便也目下萬金之說寧無耳報鼠不憐無米而意濃他穀此五不便也因五不便潛生三釁象有齒而亡其身一釁空言賈禍二釁一味自是竟忘禍賤三釁弟

而已

與聞年玉書

一生讀書廷師是字恐以識時務爲俊傑一語遷就作奸佞遂使粉骨碎身大虧孝道爲當世士君子所譏今日豈是卻金的世界此二不便也以動聽而令鵝鴨妄意室藏此三不便也諺云急犬跳牆保不令匪人竄入什伍以痛快其所欲爲乎此四不便也目下萬金之說寧無耳報鼠不憐無米而意濃他穀此五不便也因五不便潛生三釁象有齒而亡其身一釁空言賈禍二釁一味自是竟忘禍賤三釁弟初二日被逮院訊道訊無所不身任其死捨身全友十九日府招亦成旦夕閒法場正法耳乞盟兄一慰我外母儻室人有志苦守萬望盟兄曲成小兒如官或能成立幸勿目爲清朝之子相與唾棄恐後也我室人自謂於令岳爲妹於尊正夫人爲姑或無得罪盟臺乎則擾

眼一看必有隆報罪人不孥想盟臺亦自首肯也卣一向爲盟臺欽重意氣頗摯因與弟同逮而聞聲潛隱不料入山不深從大嵩地方被縛解省宇日先因父無覓處身禁且刑毋辱家毀今滄朱令親踉蹌衙閤過省探視苦無依靠煩盟臺多方指引尚在可救亦須挪移救援卣一非負人之人而其家亦尚可辦也盟臺更便於慷慨矣非敢以小女之故而妄薦顏面耳張舅頻顧於獄銘甚銘甚不及祖餞以此抱愧令岳前乞致聲

與張孔飾書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千古孔明誰能癡望然不瞑目古今一律也總之誦詩讀書畏心難昧丹誠無改視死如歸東湖樵夫補鍋匠溧水女子廬中人陳東厨厮輩與他何干大凡忠孝事要眞要決莫錯認識時務爲俊傑遷就作他日奸佞也平日以此爲人即以此立教百分果斷臨期止得一半賢弟於此徵學問徵涵養莫聽人猖猖呶呶也一生師弟無他相託小兒如官有通家兄弟之誼時一看管督他學好成人涵斐肝膽鐵石向來心銘嗣後或年惠米贍我如兒待其成

詩

奉贈高鄖陽公玄若一十八韻

一聲啼鵑萬山赤錯雜披丹眾彈射珍重秬鬯不易祊
絕通天地棄三尺餓夫扣諫羞裸將鎬豐倫著流言叔
率育氓蚩皆帝系城野呻吟豈戰哭抱孫哀父泣中身
忍縱豺狐殘骨肉牛豕橫睥難異同混混濁弈砥柱獨

恐汗僞署棄平原倒印司農憶舊福憤對嗟囚上下宜
斯罪生成原莫贖拘縱視扮鬼伎倆剛直何勞能白黑
臨平湖塞大人開貫索星輝元老色重新楹梱問曾孫
稼穡圭田祀仁粟嗣徽演商庇阿衡功祈師保跪投桔
勁挺梧桐穩鳳凰汎愛荇藻浮鳧鴨洗空野馬愛土臧
出腹經綸陪簀祫佳兵堂正潛兩丸焚掃背芒望衷甲
名山草木慟長年梳剔冤專繼手狎領袖健鶻呼角鷹
灑血飛毛啄怪豔考時逢可勢如吞樊籠掠翅渾忘折
忘君咨嗟昂罪姐冠峯虎眼泉蹙樹魚鱗鮓怒特祠貞

盟兄晨駟有序

人已交氣格理無傳淵淵四山中寧鮮枝棲終
如登泰山頭痛赤土身熱死妄之世狂誠階厲
猶亦未敢賀康每憶西海赤白石石打石石且
潤潤盡火燃炎起數丈至永日奄之以風而火
熄還石如初夫風滅火火出潤潤乃在石物以
感遠爲貴恃才倜儻苦向香漢辨優劣臥龍先
生所繇寶寧靜也四兄戀舊甚寒暑一思標氣
不數玉界尺未嘗絕交交自絕肯是予坐獄事
無一言退而尋之幽邃篤其情冷落濯其色迫
窮禍患害蒙險獨立違眾相慫倫有五得勿自
潔自哲飢節有三得弗淵膝慶喜到賦成筆止韻
不險山川氣乃源拱把乃知靜遠者因景裁交雅赤雪
襯金盤黃流輝玉斝側珠形我機製錦美容捨誦讀惴
戊子姑洗閏月旣朔擬古體三十二韻奉贈高四

棲孤甚戒苟且湖蛙欣默硃巴獸懼工寫別調可氤氳
冷寒何脫灑綿神負日暄俯仰除風蒸偷死足丹候歷
艱揮臼打任眞坎窞樂卽理彌縫算顧思同族語瀝血
和歌假幸不絕褒鶩胡爲波野馬或好精物隱宜憑降
神嘏烏乎睡蓮淫莫起眠柳舊靈鵲媚放舟喜蛛鶺飄
瓦敢教稻蟹豐頹倚蘆鴻社臼變七出甲爐烹三尙赭
滅米功非細枝撐體並擯君豈勞稼穡親瑣謹薺樓密
逞孝友璧暗鍛忠誠冶汎愛籠槹櫟浮響危屈賈霜鬢
丁謂慙璞腊卞和踝折翮傷膚愚牽蘿補破廈款識確

過宜言卷八　四　明藪書　約園刊本

獻慶須臾避蒙苴寅賓丑漏盡光國觀重正發省象緯
逼孚占文炳也畦畦水聲唱曲曲山築閒設法在哀矜
舍憩休佞高

賦得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奉贈高五兄旦中
有序

高五兄稟性靜專卽傭樵莫知其介弟也雖抱
膝益州圖鬚眉矣頻入狂訪予勿慤勿慰色諭
已耳示扇書矯健頓挫方舉配其人意槩稜峻
和身氣力盡下而腕勢飛舞接對後時憶其孤
情奇諾頹倚危坐離立肩隨閒躡躡如鍊金石
偶讀杜律得艱難豁達等句陡悟若贈賦二十
五韻私誌過宜人選交有道毋許渭來濁涇甚
摯矣

誓虎碑仆虎入城誓虎碑豎虎呼渡截海山形如堵墻
五丁勇鑿夜猶寤天乎矯枉縱驕子人急鬚眉將帝妬
松不屯煙嫕枝潔澗惟岑寂洩泉素上重下重影帆翻
方鼈鼠鼈謀角怒涸漏枯鱗遊沸泉峯高雙雁赴回戍
龍龜同穴苦江南笳鼓一聲忙隈路嘅口悠悠匯噫河

過宜言卷八　四　明藪書　約園刊本

簟醪脈脈嗟瓜步愁雲結雨猿抱哀紈扇冰壺象筵布
籌筆驛荒穩臥廬賣獸街出雄劍注二分四始薇塵氛
八度三關爭章句呂色虧迷渴者浴漢章散赤癡能聚
爲誰敷勸躍小劉總此心肝師文潞況弟魏君友侯贏
又況蘇子憐董傅羣狐鳴繞書騷咄獨鷁掠來垂翼笈
窮思爲厲訟徵幽耐得體殘攜自裕射的曾聞築卸亭
當關虛魏知經庾殘冀冷炙潛悲辛髯雪髮星證愕怖
依醉謀身足忍堅生逢閨位皆奸忤德衰何俟楚狂歌
曲誤終須公瑾顧誰贖遊饗養玩世莫瘵通籍專聰數

我甘捐殞答庭趨君唁贖生延祭胙幸不兩騎諧性褊
若教鳴鼓刪旁注艱難豁逢叔牙知佶倔貞嚴樂克餔
品到可傳交道顯玉予立卓銘顏鑄

奉贈丁盟兄在躬有序

盟兄周急成性只予一人壁立矣入獄來久不
家累得內書獲續爨煙拯踰未難灶香展謝賦

傳如右

外巍外煥疑規矩手翻險面背瘡眼誰勤宛肉心
際艱獨更鍊肝肺鸞鈴寂聲化吹鬻車笠夙期膠與漆
臭味贈句出呻吟一日足人品賓君萬古名

過宜言 卷八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怒髯悻當氣聚憤羞看蜜嘲類相率是葵耐曝寒烹爐
骨肉剝膚況罔鵲孤玉食師師憑作威愾京愧我急商尋
諾金輸君學愚賈嬰杵玉成丙狄譜辛苦臭蘭渴捧日
散疏滌氛岫峯雨

挽趙天生詩有序

天植簡余趙友天生諱景麟鄞庠生向無慕時
譽鮮赫赫名丙戌董封陷肅衣冠獨沈甬澥迴
別當世知名士家急斬水救之出周孔見血者
憂舌嘳血故毒足盤蹈目眩花旋黑身孿髓並剜未瘳
心疾困索遂肉臲歡世事蘇門嘯人倫蜀道難夢中能
祇因頻念祖摧壓勢多端弔唁拙詞答堅貞無色寒如

過宜言 卷八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目稱抱愧今竟以此疾逝矣予志之曰國篤恩
饗淪胥風靡安得百趙散作天下晨星錯落式
南北萬情奔悅予且矢文賡招隱耳不意志言
比興酸楚寒澀腹隱簡嚴私存笥帳懼傷今日
子雲未敢自高伏獄謂無慙傳趙也
世艱催白髮頭黑恐搖心力薄矜聲譽神怡慊影衾氛
靜堅持是風喧我願瘖踽涼譏性褊通脫曷淪今汨羅
無苟且泗水碓千壬雲漢衣冠色鬢眉寒燠森論交因
臭味贈句出呻吟一日足人品賓君萬古名

旦晨八韻

單心存甲子赤血漲孱軀俑昔悲遷就違時別吞吁帝
咨元日重月正面南殊竹簡詳巢鴆椒盤負哺烏果誰
肝膽薄同患是非愚毀辱訣憤慘捐殉絕寡孤篤論敢
問黨論品懼嗟觚死法倡吾拙前編錯怙迂

二十日向道對簿受夾脛辱有作

執殳醒曷涸追欄惆悵闔傳語將毋文士殘

聞鄖公被逮赴省

碑絕表忠仆辟廱堂成醉白忘崇墉捷淝唳鶴晉朱序
福塞嘹鴻石戶農猶望克來號素縞忽驚鄖困獨停春
傷胸霹頓無脛足目暈燃金光治鎔

古體二十八韻別霄虹盟兄有序

霄虹臥處雲壑凡百置之度外眞蜀葛寧靜不
啻矣夏與風雨訴心每出腑血以藥我啼麟笑
鳳今日何時念我石交封肝爲贈

百舌巧淫春簧耳翻人意顚倒播是非花長子孫魅得
計在昏曉鑽窺幻作吏腥風饞餘餂則傚敏童特主張
居夷盟典型就殄瘁鬼蜮原藐祖誓不共天地誠知橫
梟雄終遜荷鋤醉乃苦心拗憤舉目觸荆刺焉能待高
秋枯槁一焚熾鸞術拙羹梟教梟起貪餌血性奉至尊
悲辛卓宜義身不恕下體龜勉滌形愧上士惡通脫恐
從潛葬懿隘弟飲跖泉攻徒宰鬻費顓妄棟梁骨中庸
險危崇紙鳶入雲漢挼繩濮隕墜摩轂土陷渠忍過君
如苛耗家養豔蘸沾泥發祖喟求甘竊雕飾靜聽揚粉

過宜言 卷八

雨餘宿宿語蜃市四塞鼯珥不肯風視祫來憂卜訕唾
順雷行慍集衰充驚邀仇快呼羣惻泣近婦妖怙獨聰
魂定古纏深省發經營薈力答舊勞

卽訊

瞻烏雄失膺蜂螫飴鏤何勞吏怒嗔諾腹尙慇車過痛
饑腰不折米呈囂支難共廈聊且睡考作吾堂慨予屯
夢國指孫身竟罹敢安孤擘冷傳人

陷獄四月二十日有序

封城戍驀納予柙無可屈伸作蜿蜒狀吏不忍

予奪之出與共臥起卒莫肆虐錯落諧詬家供
簞食呼縱漆面臭惡囚各舒煤手亂掬盡
一麾緹引昏驅檻鍛鍊思奢拙受辭力怯縛雞儼阱虎
聲羞蜜啷暴鍾蠡掬爭匙麥因時盡封扃砧魚凜夜其
未了騎箕同不汗吞哀祇夢毋攜噫
傭餐四月二十二日有序
日記收放姓氏候司囚獃判禁卒舉筆山重各
囚無一知書遜予雄逞所長日書三曆莫敢奪
傭遂獲食家食無他凜

餌慙啄顧墜枝口沼吳蛤化西施舌報漢鼠羅蘇武膺
予美報祥青白吏起扶石柳續春陵
靈鵲
意潔蠨蛸愆酒萬於樊蠅止伴然吁刑新用罔奸山犯
信謗流殃禍木屠承反狄公生謝狡怒狂箕子著疇愚
困蠭躭祠瞻鵲循吏惟今祖莫須
喜蛛
憑眸赴想百疑纏痛定悲增顧景憐屈柳問對開獄鬻
周來組織動民煙地存三戶倡誣罾江渡入千輸紿鞭

綿殘絲垂神護摘雲霓耕市昨啼鵑
雨淫
莫禦江河鹿豕居踰汶踰濟目愁余墜淵瘰痼簷簷仙
濡墨裴菲咄咄書自覺隱懷耽懶訴亦癡情種怯寒歔
首蓬櫛雨休膏沐出日思痂愆絕裾
月皎
改歲樂飢忙夜月何緣罥此挹清輝入胸粉白冰堆雪
裱體霞丹電戀磯塞馬應嘶鳥道滑屏騶舊繪豹文韉
淡煙領袖塵氛侶極目徵前對照祈

狄泉野井水之濱往史誰處小楷謄墉訟角穿行露畏

蔥蒨

歡母屏書薄草玄春王以朔峻防川愁同幽憤編蠶史
迫嫁舞文案鼠篇文髮千縷思慮百寸肝五鼎食亭忽前
斷蔥指指頻驚囓會渴磨盾慰銘燕

蒲傷端午

不識厲階旁虎符虞庖薪濕釜寒呼披心璀璨丹砂汁
論血鈷鉿白賞徒猛裔大秦午誕貴捷丞迎澶未征娛
獻身草諫追時賜莫止離騷哀怨劬

籌唱

過宜言卷八

天醉能醒際仄平釐憂弗恤愛腥聞孚迎貫索穿虹蝀
忠顯柏人化碧氛殷逋果頑洛誥諱呂苛曆促漢章愍
阱鎰徹夜影如唁漏唱籌籌速舊昕

旦漫

嗣子未應萬歲夜其然改適恤無疆生能庚戌傳皋比
占到甲申巢蠟殃遠玉敢聞君出入京房徒卜國妖祥
盈城竈士蛛蜘隱扣角短衣盤錯香

友四

木予七汝聚朋覺樂竭敢輕送子軀頂踵是葵操蔓鈔

賢愚溘露異跡蹦桂枝宿辣霜溶液冰骨敲寒欲鍊珠
囚坐擬疏肆大書叮嚀合毀卽完膚

納蚊

日照不繼萬鑿濁玩微如豢市幽隈悲潛屋社願膚剝
夢憎庭幃聲毋顯序暑飛羞頁小正鼏時曉夜殷其電
朋來被底阿房誦佞蠹窩蝨利嘴推

賦得枯魚過河泣四月二十七日序佚

枯魚過河泣道傍知者惻何事爲枯魚圖史癖酣蝕矢
茲霜露心迂脩烏兎牒肝肺咎祖禰意氣傾交識願農

過宜言卷八

靜雀羅歡母嗟馭叱曉霞旦門綺夕影鐙室白秉桂耐
禍幽棲蓁晻苦節忽然曀陰霾慘此舍沙射首蘗困檻
窘身楷死灰溺篆箱囊木災塒塿膚牀剝勁孤遇愍凶
血性乃縲紲籲哀問霄漢說刑眼最晨夕鏘鳳輝古今編
蟻渡頃刻因騰午日虹冀祥六月雪誰戴下車禹施澤
被囚狄獲踵武襄知再見崆峒活片言盈庭肥引手援
溝瘠繩繩南國盞栩栩莊周蝶獄上鄒陽書庖烹召父
割呼天邀耳淵漫夜咫顏尺迫昂皐極懷遂奮習習乞

賦得百祥奔盛明五月望日小序

讀杜律有句觸目兼獄中質民占歲誌感

元統百齡天待罪雨血兩毛首譴每純氣樹人晴自新
洗月浴日補過乃平雄逐竊悲塗炭合章雷電腥風改
瑞從天降地出奇禮止山居川汲採靈貨洋洋百物職
禹貢靡諶王會紿冤額曲折醇氤氳鸑摩空歸慈愷
臥時閃鑠鏡殿登到處哺含報章駿日恫合暘曉虞陰
假之憂照眷光海自昔干戈書有年難民何辜聚殞餒
帝痛沈沈恤艱食敢誰循艮侈富賄蠢爾私肥豺吸鯨
嗟民伏感償身醢因多慈慘產豕軼設法生成嚴舉劾

患同閱彖涸祥災睿智武神更精彩貴人社稷慎樊棘
鵲烏飛遶呼韓壘奇教易伐著孤忠靖難周公孺子款
衣冠雅澤芊綿綿匕鬯嗣救天下宰至今鐵鎧俱大仁
山色鬱蔥渌泗浼蕩穢當時戒盡敵念祖貽民容舊蕾

賦得虎欲噬人不避豪賢六月朔日

出穴狂爪牙依嵎狹臥睡餒嘯目失盲怒撲威加翅禦
侮尚趾趾梟鸞合分異胎成不反顧矇瞳瞳盜天醉是以
繡足文慙愧滇丁字亦云炳革祇怙頑靡益智憚人枯
無膏擘子疚藏恚列士衷桂薑孤臣惴刖剿鐵肝售毀
決彊項失軟膩視眡無暇緩饑來足甘餓一閒腥風馳
信非典型利之山險與枕之川傷楛崇城市猶料貲柔
毛萬針刺秉姿妬君子慈愛反詖僞況不餐露水何知
賓餼餽骨肉滿眼甘徒步似憂置謀生全用虐小大可
珍頻久安天下聰亂命害忠義禁錮鮮否羣慨發佃漁
喟紛爾蓁家客屍呼驚瘧痢腸膚已葬腹尚復銘倚庇

其之亭午免開議獨醒在抱膝暫以杜觀思
穴城倖別日再鞫者四困持甚初速時出獄後六
月十七日

迴腸曲折安危撰抬履應輸錘袖艱接項勢吞殘莫塑
捐軀坐燭辱難刪憑憂詞遜多賊憤準古身殉誰我慳
烈火熬肌寒骨勁重悲往矗立矛孱

因別同人及董幼安王卣一兩廷評六月十八日
夜至丙

初就逮咸如疫予弗敢近兩廷評問救至錯襟

纓迴旋出獄敢云天幸尚未釋顓者意自問不
測慭怪威惴惴呼小子啓手足已囑別同人擬
明日懸弧載且
史曲佞魏諸葛寇伯夷非武文無謬託孤心許渾賢愚
高歌易暴吾君救衰釣踪邁似戀新禍談扶統登天晝
眾人國士欺彼已天道人倫序婚媾胄潢靖難異姓死
鍋匠傭樵方幅齒血泣成王祇自挾餓虐伊今燼葛藟
正氣巍巍歌信公彌縫汲汲誦夫子夷居忘陋素其行
畔召胡然貌未已尊慕后倉崇明哲敢驕蹇壁穿廉恥
殉身赤族敢同疵雷老魏澤殊難事不媿復生能爾爲
共母百條慶煩枝爲眾子子何所思斬衣中柱弱不勝
履尾不受咥加膝渥以醺憐蚿至憐目餓面能飫腑慈
痛斯民貴須賢殫寧怒獨醒歌高堂隱濁瀆肅肅
貞執法馴下淑媚斌堂吏梏牘案野民樂耕壯虛園貫
索城莫嗟杵曰寶鵲草瑞於囿麟舄詠成社翳夏遺惇
疚以罪納阱罟澗峻期必入胃貊何足數赭石壓葵色
撮氛排蠹腐貴力懾膽惴俠契捫胸苦詰歎室夜央吞
聲庭日齲毋饕饜不興癡餵餒幾瞽出卜聚誰握發聞
圜嚴拄倣誚慍固窮呆思危鬼厲霹惠黃河笑慘溝賈
令乳塵撥飯始粒電鑠雷能雨顱感憫重蔣片言奪遂
塢熟視彼彊幹粉飾文怯僂從容盱餤狡狻勉恃怙
智憂蓋盆武神劈兜斧觀過民秩席麗照星環堵美事
留碑碣文章起尋繡京室不媿增重昊天譜

過宜言 卷八 十六 四明盬書 約園刊本

楊公救予甚恐位力不稱且恥獨爲君子而郡伯
頗著強幹聲前往分美既失首肯後憾拂上官深
文重督過公一不爲動從容醻性以沈猛勝慷慨
予得脫而公亦無可議故有熟視彼彊幹諸句
爰酬纓被有序
貫索星失担實董子若思首醵金書致王八盟

兄始嗣林子霞舉趙子西星竭蹶倡多友誼葛
仞上大史篤布衣交排郡議代訴前鄞令手拨
必得詩乃已至卓絕古今文舉幼安德祖卣一
矣

注水平地性所瀉字祇四輪聲在把逐鴉迎鵲紛多事
輅卜何如塞翁馬慘彼姬生排牆聲羞慕阿家壽聾啞
山關桂露天上漿稻蟹肥鮮善價買搔首憐頂復憐足
口無可語掌受打與我共心氣煩深輸君雪白脫沾惹
念田殷殷急效穡乃給耦鋤終畝假蚕蜨方孳錢鎛拙

井烏許石謀聚野一時望實掩耳趨訂古眞卓交情雅
骨肉封城滿眼枯頓足分陰疚及踝尚寐無生暑腐癡
僻纔出穴恒天下自是不忍寂寞余觸畏露行念察者
胸不合宜合屢餓筵座驚談綏若若陸沈既非緣木錯
杵曰定釀供祭舉

丙戌五月二十有九日太白晝經天次日方營潰
監國魯王出奔客歲夏閩來精神廢於一旦小儁
敢生呼悼傷礙君子惟私守伏臘題得意篤身經
目觸偶留流覽而已壽鏞案此段仍原稿乃下詩之發端

山中一百五韻有序

得竹二十箇擬交戰法互以梁翦茅覆之用稻
稟線垣特不障其南留與萬類同燠寒也中奉
朱几緇圖史賞罰往事無坐論謂力不任耕稼
聊戴是以全亂時性命卽命之曰戴廬丙戌歲
踰端午再旬颶風朔馳頹勢如挈嗟夏茫無安
頓賦此誌慨
皇帝十七春霾氛喜漸潔念亂集殷憂求賢渴晨夕抱
膝一布衣寂寞籌影壁許身不敢慙慷慨麗日月心肝

獻至尊迎刃解盤錯取訕同學翁傲飢嫉干謁天教數
椽香古友同席尺斟酌先所忌偏拗誤方策長安滿錦
綺彌縫眩聰目桓桓尚長子遺親國儀忒怗慢諾懷邦
疆隅盡漬血朝貴事咨嗟聖主殉社稷聞如冷澆背陡
汗定乃泣巨望屬伊誰心期授足入奮迅願前驅橫馳
制梃力倉皇何客氛靜重遜先達唁哭奔聚螢侍御完
貞烈勁草擁道周隨風效披拂雨露久滋榮彗孛傳驛
驛攻毒蠆蜂宜雪恥盟突厥顒彼景略儔強秦培晉朔
出我武侯志馴權歸漢鹿辛苦史督師專閫得掎角燕

陳餌相疑淮流險天割嚴法繩逋租慎器儉足國義激
巖谷才汪洋滌腑臆城塵霞舊標松古秀今發天壽暫
異阻驕子護碑石百物荷幷幪何緣怛黎藿愁髮三千
丈沐握飧膏澤被鬢頻搔短隱行逝裴葛衍衍富日醉
童戕罰弁側卜居共一井蒸瓠可酬答荆婁耐補綴衣
寬百鶉結猝辦過麗公少長忘年集詞辨傾泉注面癟
展紋髮稚子學虎嘯蹲跳腳不輟端立似有思袖手勢
垂膝形貌遇未經笑侮拋瓦擲眞率豈售欺迎眸樂淳
樸出處莫論評未可輕優劣惟夢漢官儀膽薪勸庭諤
苗頑格法律貧賤知酷禍在聯絡嘲人他不我魚寵買

日出驚人稀日落紛肩逐異寶重價沽詔書傳樞閣江
南可無事說君懼蕭索禁嫁訓宵奔鬻官飽落魄非當
廬剝明晢驚目前茅廬且脩葺聲譽點者翁交道疑拱
揖渴汲拾校烹飢驅乏詞乞密疏星在留低昂燕巢木
列上珍酒泉竭於壑母儀應淑女龍種昌殖嶽搜括劬
未慣恃博雅焚香捧著撰緯約燕支花漢家佾金窟潺
計臣捐主免囚辱屠慘報郤揚京口驀飛越鐵甲悉瘢
湲淝水流八公折齒屐宋石銘儒生眄詒祠臧質再造
腥纖指舟可掬愛赤倫胥舉堅城蕩捲籧袒頸亟須謀
功令公撥芋衣能白邊隙杜廷叟無樓乃司鏞觀今稽
俊英時務達薰灼覬於俘懣胸眾射的欽爾太倉令寒
古初史言豈粉飾願謹讚馮劉玩君弄棋奕餘鑠絕人
枯皮肉脫秉姿夙僻寡灑淚仗盟鉞踴躍與從戎斫棨
祀韓賈予主敵懲昔必無今古文未刪闕五月颶風起
訂謀畫師出治氓蚩先聲韻鉦鐲村落慰來蘇扶觀偉
胡沙逢面刮星粱既險危崩頹勢如挈圖史盡蒙塵飄
散無收拾暘和已撤戴將何禦霜雪固崩乘天運虎溪
冠服雞犬肥不警稻穫橫畝熟生平具肝膽墨綬果掀

合種菊採藥不斷髮景行仰孤竹扣馬遇知人歸岐尚
耽粟姣好留侯美爲韓蚤脫擊鄰嫗向多釀壺漿爲誰竭遠活呼酒糾慤杯送瓣覆
望哭留都死節臣儀部江右黃夫子海岸有序
夫子雅不好赫赫名事崇簡達毋智擾再理武
艱去發藩隱幾擢不測訴諸朝直歸甲申之秋
強起任秩宗獨痛皇太子冤獄藩時妃誕死無
從請上方劒吞寧舍丙呼嬰泣泌未幾南都敗
陷獨不出謁索括城儲至師邸藏不盈三百文

募購愈迫有執以獻者直立弗北面睨眾力士
按其項而蹲之不可得時引若仆焉時仰若睡
焉寂如尸既已無可柰何情勸威劫四八日而
不許卒就刑其僕泣請殮已另具藏大書黃海
岸先生僕入木白綵初夫子作寧郡士嘗感天
童和尚旋棄去幻形貌身曷若重倫惜身填委
溝壑於空植世以是凡記年誌
日石介波痕誰眞誰贋孰易孰難夫子嘗謂夏
非予不識爾敢謂此言非譽

鐙輪心則煙頸血展懷閒隱忍餓山判奴逃設爲不嫁
寄節貞繫馬陳範竅聖恨瓊枝一葉曾倚虞異人躬敗
煩興論半勺天漿萬醯營聚微魄魂審方寸
過下莊弔陳太常潛夫有序
杭州陷太常奔會稽集義兵五百營下莊視牛
頭灣可隙入揚帆直指磯星隕頭上如拳大聲
呼呼弗懼也移懷談月情質氣殊謝橫槊狀獨
及黃海岸夫子入遍不許以至死意甚悲壯更
願執其僕鞭蕭山復陷急葬妻妾中流妾將乳

不惜身抱石從之無汙頸以刃并無令得娠我
自出或追其居序及入宮河南大不理於口南
都誰兩夫子魯封誰兩太常即其人定矣
天如有思人玩朔骨碎荒塗撒水雹巧且雲棲智風靡
潛夫於此能眞卓資身鮮術鄉曲譏大節肯與眾同濁
怒朝波濺甲冑銀逵山嵐補旌旗日螭列奇男壁墟虎
胃刻籀篆印斧鎖下莊石潔水潺湲洗恥不洗已屈膝
捐生知奮螳螂臂一死爲厲鴞梟室莫望妻賓妾玉孕弗珠
莫教腐蝨汗遺孽憶昨南都狩北時誰笞媾求用毗裂

齒毀舌斷頸血流俯仰稜稜挺腰鐵海岸父師友有僕
夜臺雅集萬年說爲道桃李化柏松門人華夏意計拙
戀母留身怙壯懷玩世依隱壓胸熱避賢未敢薄長農
到處煙霞呼靖節

賦得見橐駝言馬腫背

柳州種樹傳至今園叟橐駝名順寫又見畫圖傴僂形
是耶非耶信而且髯年出塞觀成壘擬議雕鏤乃識假
鳧脛羊頭氣癡蠢背砰遮擁天然治聞是澤生偏惡濕
緩勢踽踽數平踝顆鹽珠粒剉草肥功茂輸受祿寡

過宣言 卷八 二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習奔騰應土著奢驟姐犬朋凡馬何緣遂渡十七阨
擾予田稉災貼社兵燹蕩焚爾復殃佐墨扶殘城市赭
質樸古耆聰俊童腹聚苦奇相戒啞將毋邊荒耳目澀
亦樂德邦聲譽惹習慣闊頂無儀鼠生割祚鱗几上鮓
參錯物毛終四足曷異隆晦豐脹哆憐爾黨郡猶羈孤
滿眼骨肉妬忍者逐風闢入殫膏脂誓日害徵宅石瓦
休戀髡鉗非節烈多疑湩酪不灑灑潔水秀山囑毋涸
舞獸聚麾宣曠野

同駱貢士天植讀銓省疏稿有序

天植豪邁俊爽率眞自矢協勤義旅擁錢刑部
於署懷疑鮮有治者至日中昃矣觀集氛弛天
植急爲冠且腰掖之出升誓擒逆僞始克成事
嗣即說定鎭來盟酌所餉調妥爭憍乃以奉擁
戴箋得貢士錢疏敘不言功功亦不及適見銓
省嚴絕冒濫甄別眞確一疏焚衣巾慟哭文廟
爲某某抱印而匿爲某破家犒士被飛謗爲某
鄧主義今院臣某創義謀爲某而同事止某某
亦不一及省公權重當時經吻取不次寵如寄

過宣言 卷八 二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意失則白者可汙意得則已參其逆矣急可薦
其貞世方千金寶一字字且垂後將毋爲天植
沒沒恨眾請奔悅咸以獻譽爲宗岱恒卓絕因
梵刹綴麗石石仕譜山不幽眞開時興廢天植
識獨靈潔腹實是字故大節凜如險無苟避近
者東浙更姓駢肩唯惴後矣拔瀝表素不但若
銓省所言前日同知對陽工緻笑破人口而貢
諱科矜諱口職諱任天植獨傲言直首所自貢今
忘君任子蒙被生慙仍未聞胎禍設因此觸忌

遭不幸誰白孤衷或演劇然貞操終慶不負安
所向權重一時輩撤當胸掩心鏡而爲孤衷白
噫正邪性習半緣信史勸懲事繫時經庶正躍
邪安得活史狐而論坐子長蔚宗舞文徘耶雖
癡則生拗害不睡索盲眼口絕聲諠身輕戶甲編踵頂
夜獨牀支器是非苟葺兩騎今立卓劉馮奕敗昔蒙譏
緣書一字無迴折慘競山山醉落瞳

過宜言 卷八

得倪六兵曹浦城殉難消息

白水未白火井赤大書特書嗣改適誣天若無天乎云
粉骨飴甘愛顏膝名花種別上林春峻坂偏譏此馭臣
美新奔豔鎚歡句充隱諜佳捷運閫俘祖銘恩輕夙眷
漆崁懷忱冒獨嗔盈盈日奪四方紫輩訴繇來竭肝髓
肺腑思厚不馭舌魂果有之莫冷齒

入武林遇放鄉榜

宜不合居里危城亦錯遊風呼腥是血日照午猶秋學
穡須鋤棘問磯滌釣裘獨行濡溫雨乘乘浪馳騮

英濟祠同李燦如談衷
大地容雙身而來幾相識碧天萬霞綺圖輿多敔戾皎
爾心鏡懸色塵眼珠特諾金鑄人品肝鐵平世棘卜座
李克奇結廬魏文式景星印兕觥赧氣徵鯉戢信海俠
士盟千波納胸臆

淫思豔渴

天迢樓思迴極夜影能單薄體耽沈夢飢腸怯秀餐鏡
疑鸞照絕絃怨鳳求寒寄恨來縑素開箋印淚瀼

其二

過宜言 卷八

亦惜杜鵑血情深望蜀號迴腸傳眼裂變訴學書騷枝
渴雙棲翼絲抽獨繭繅長千應賦什辛苦問鷓鴣

其三

擬得生前續銜恩報稻粱曾憐旁錦醉許助靚妝忙浴
粉脂春雨愁筒黯夜光煙波撐日起敢負喚江郎

眺兩西湖湖如欲訴獨屐繞隄行止隄畔三乞兒

坐燼酒

百歲幾逢寂寞湖答予人換腐笙竽遠鐙煙單山山睡
獨屐泉呼井井烏桂露曉消犬子渴檐簷橋風波發鳳雛謨

雨三簑笠猶停唱嫗否賒饘冷乞鑪

贈友人卜居

白屋春成色青霄露掛松石麟傑地出梧鳳選枝雍酴

醉迷公瑾狂呼得簡雍堂長年似日經萬入雲封

偶贈張生孔式

心思天地合失得古今論憫世攖龍蠖談時把虱捫呼

來誰見顙醉睨恣遊視孺子候橋履爽朝霞適飧

答王廷評甫一

洛祉風流千古意孔林霄雨六經仁憲誰壯志頻書咄

輩出奇眸動識塵諾予憲邦呼吉甫行賢避世議劉晨

因難歌哭宜檀酒頹倚眠鋤發野猖

緱城訪胡子幼復不遇聞其結茅龍宮絕頂山上

嶋皐從天座虎頭不許描湃移澄水練冽澈石泉瑤冶

顧慙鄰濁醪開聾獨幺勁嚴正學侶感慨右軍遙猛見

醒疑夢雙求地盡繆

宿水東陳生葵山樓聽夜

冊葉隱城雉笋風驚幕烏漁歌仙子曲佛磬髮生盍不

寢因懷占悲時解獨娛窗櫺專納月壁靜夜樓殊

贈堪輿

數土區分師禹貢滔天獨解奠堯都眼街漆點騰雙電

胸渭桴乘狎萬嶌方寸鉞鋒驕洛墨一圜心穀種牟珠

塞瓠鞭石封傳古王氣雄發憤無

丁亥歲春旦哉生魄某偕同人來盟崔山小詩奉

贈

謹地讀盟傾意氣射鴈益餔薄尊羹日紅骨格六經鑄

雪白肝腸五鼎烹平楚正蒼審蓋笠伏戎應刈急醒醒

□□□□東山展甲子春王訂東牲

雪中紅梅

物改星移傳薝火圖賢褻見散盤鹽液蒸鐅石寒能夢

骨耐凝冰餘不燼冠掛吳門藜閣暗旗飄楚縞漢宮遲

披丹衷甲謝暘雨拂拭回春麗曝炎

同王廷評韻

簇簇吐丹充耳髮朔風吹白醉眠吾歲寒能改後彫色

春旦誰迷旁魄朱錦樹纏香悲繪素冰壺凝血識淪濡

因奇六出恩冠玉慘淡梅妝悔壻夫

仲春二日驚蟄節雪雨適徐計部朔日飲某書室

詩成見示和韻

爲懷曝獻耐春寒曲曲轉賒行路難熱燕翼張撾羯鼓
睡龍目慘舞兒罕載塗銀砌天幬賂與莽珠棲雨長奸
卽事敢賢招隱樂南陽偏奮失彈丸

丙戌雨大雷電雪先日乙酉雨自丁亥至己巳連
雨夜雷有懷層兵曹

相逢悲古今亦存有耳不聰無膚臀山石徜汙春色晦
舊客鼻酸同室門農莫能耕泣穡旱節婦戒厖勵漫旦
巢富米魚鳩方之見災災見譴麟經蔭木已頹靡靡塵

過宜言 卷八

居東更杳譽處人往壘立林眠銷冰冰熄熱縱疽潰肉
□□□□魂銷黯君牀笏滿銘文貞伊誰繽緒煥綸音
本意緜來堅似鐵應伴科頭黑白□□

同王廷評韻贈周參軍敬可

敬可氣貌堅潔喜擁書腹儲不廉常一倅吳邑
惠政思今亦卽掛冠歸所著有曆律志

同甲薄蜘隱推蚡獨魯申姿標玉界尺眉頴授髭銀撤
蓋驚兵子點鬼重細論穢史硯池濯懼修膽口旬愼朔
詳帝貶角端擘禍禎水月戒行李鉞衮曩避秦鸚鵡兒

楊孔鶴龍匹陸荀亂山煙霧迹櫛露石棲巾贈花展遊
譙卽事牧樵詵埋照託茗戰酋爾元規塵起予咄悄紙
教忠忍稚皴不夜天能旦層輝進杖春

阻大磬贈知事客有小序

阻磬旅得樽篕爲予主人風雨夜甚展悶逞冒
刃勢處脫坐亂乘攻因借箸接節而歌相和作
大夏聲追復興論嘈憮不便單行俄激湍息聲

斂容靜聽
誰許踰疆藐石怒恃漲奔湍文武露地脈轟轟亂吟吼
風雨舟橫眼已渡賭隱墳豪解予意訂予俯仰轉留疾
徐級閃如猛士四方起投袂斂如乃身集蓼申旦誓挽
潮靜水涼火薙潔謹素胸恪口氣春宴崢嶸苦天系春
陵行道州示拾遺志諾責負慙指石契

得茗中閔二別駕達生書

地隔濟時變應同目巧機豳部巨室諱麥黍質民謨折
獄暝先昔害文今是非思誰禁帝獨識火燭吾微

聞義武陳萬頃被獻

天下耽奇關技窮窘飾非誰悲無尺潔動險及瘠腓量

展存頃覆拗俗瑣誹譏牒牒狎雲峻耘方猛暉行屍
眼落井山力發深省視坦蹶不隨低徊勞杖脛後惴前
人底前應羞後項如畫有重纍望苦抗峯迴

贈迎降不殺

鴟鴞不合煩賊僕城社林泉棲飛宿祿家圭窦畢贖頷
貧室綢繆他叡闢雨囊煙鎖悶孤身泗鼎依依着翅八
笳拍舊傳應塞北京觀猶念角端昱

靜遠軒發魏紫一萼王廷評贈名牡丹命予詠之

寂寞揚芬獨冷嚴絕交債徑荒原不離側涴愎其隘自
是人艱學乃誣藏巧械斂舒春理足香餘樂蜂蠆

和王廷評苦雨見憶

答諾聲心寤和從總癡情想許身重風吹木拔嗟攀柱
天漏衣衛杳過踵獨我亂離如喪予不澆壘塊肯寒胸
李陵報漢伊人倘爾馬汝車誰者舂

讀史

檄召銅山崩殉情丞相特賊膽何寒驚靖宮奪亂側誠
知逆鱗死悅安在社稷豈醫翼朝賢今驕市門色忍主
以榮身嘉禾養螟螣

春分節復絕晨炊乞徐計部瓦盆左右蒔蓮兼書
觸目

槩飢今始拙險令壯懷備圍腰牲所束逆關私鄙僞抵
齒想知交頹倚昏成睡句三襲不興餘日復多匱寂寞
念古人我生豈幻寄敢云貞勁骨無術假鄒幟枯腸化
爲筋獨立轉增厲惟毋懼怛子如忘絕晨飼妻劇兒腹
枵側頰貼其咀蠢爻皆較疲刺刺鳴胸溏西鄰菜成圃
撲面箭黃瘁忽慘風生妬暗香吹滿鼻醬子靜捷聰霸
氣阻耳喟獺縫屨空怡將無同操懿對妻札數行騙嗟
脫馳騎選曠乞瓦盆荚蓉合時蒔曰予室勞婦是物關
禎瑞其醜豔繡錦其芬脞瘟醫其臂滋弱渴其實充珍
饋害歲遇漿酒叢蓼列陳肆代馬南來嘶徒莖盡棲蜗
汝巧我奪炊約袖斂容訣操作在悶懷老憨疑媚茁
發根祇深穴搜出重累慎節芟盤錯婉箬胎孩脫折藕
暘阿嬌濯潔鳶姤嗜幼兒問旨否高腕呼予舁姑慈諭
急孫持肘扯姊珥鬧持愎解紛色勃鬱呻蠻妹弟聲兒
疼躍拯身仆地菟爾起箕捫染滓面漆狀鬪時禹詛予
借題口經濟春土力如虎厚築杜倒髮篩浮簸礫屑淨

練便繁穊零落稀露萌勻濕薄鋪埴精神起花早雨滴
葉珠墜拭壺烹作茗新香糲酩醉譚笑倡俯仰恍擬綵
舞戲殃招盟弓友提筐接踵至灑喉索救餓訝予無悲
事或訴如有言或語虞觸忌膚肥僎析骸胠血吸到涕
非凶夷富族無辜迫貪縱戚戚同衾離裔裔路旁棄喫
緊燕堂成葦穀焚家計冠冕怵貧婆伊今始合吏豈不
頷來蘇何威行火雉乃知倫聚淳寒舍唐虞際願天無
縹緲急民慰先帝帝不勸友代昊天瘡具贅曾聞三餉
徵不斂伊寧穡亦或左右攘治醴樂餼館速旦隕慧旄
吁駭逐內奭蛙紫閨可分齊匡何殲遂

同王卣一韻

似續曾孫宜命祝兆農驛驛放鳩辰氣溫煩罕雲隨杖
心素肥甘紫護鴒屋漏痕憐書聖髮齋房芝拙鑑形銀
變蔥社稷思儒賚贈斧嘗旨耐替人

讀徑山社業賦贈周人兼簡陸子華皇

不私酌斗斂穡我飛鬧瑤琚灼春火虹耶電耶赭牒牒
方懼忽凝奔左右生成石鼓不慈饑捫天搥碎師尹巖
賞疑戚破古人意奪席膽誰利刃芟端硯惡眠佞操笏
近壁鷹鄰奧寵蝎閒袖治安冠切雲爲蠆可榮堅甓汲

讀女史

沼吳自咎蠡死蠡卽吳忠美賂岐封伯鄂醢端女戎嬰
廢韋伏誅太眞薦瞽聾綠珠千古麗烈貞盡石崇乃有
窈窕妃八百嗣淑躬

虞美人

幕有烏危漢人祇緣天錯愛簡予屯一解天僻愛枯
腐相友親何能坐愁戚角勉賣少婦嗔一解氣吞虎飲
吸鯨劒鋒霜雪淬侵妾色俱銀一解隆準楚之稗顚倒

羨阿翁義楚子所盟毀諾羞乃公一解報彼姜池呂家
雉翩翩乘亂奔其雄愧彼村田呂雉啄雀集鵠弋飛鴻
一解碎子肌似玉灑予血作燐世道多翻覆剛腸植紀
倫一解

峯壁丁

石峯不忍與天訣傴仄奇撐神思刖二百四十春秋災
三萬六千詩酒讐多參乃罪潔貞心撫琴山響爲誰音
倚松賓雁迎霜月冷僻知希怨異今

詠史

赤身離薄俗愀時渴聖賢同所悲寒暑禪人老豈敢虛晨夕規模昔誅討不憂年欲往憂天惜治早未便陰飢腸民咨實縈抱社稷以取貴胡忍刈如草君明萬臣澤得寵心顛倒私喙長忘負種禍絕蟹稻續續浮雲蔽芝棘並秋掃殃黎謗善主珍瘁委弔昊倘畏秉簡肅繭忡枯槁乃總日錄裁掠譽績粉藻挑達原綴牘輸金亂野稟麟鳳賀樵漁雞犬知兄嫂耆齒鬨練智販誤拯老媪戇直隘根器僞愿巨溢貿亂派怛繁鑿腹危搖思腦我古陋紹衣迂摹錯桎栲甲庚朋戶飫觴笏膚穴堡擁美忘身蠹懲害磨牙蚤左絃右自竹投栗報能瑣四夷樂朝隸羣奸銷日杲樣挾適會玄經筵釐白阜三萬六千噫二十一番考僞劣膽眼奇潔貞非浴澡

反招魂

天縱文心天授嫉易人姓命皆膠漆廣大中空筆樹塞讒舌不甘巧鉗銼浩浩沈浮背曝曰江魚知已別未得俯仰星身何處京昏蟄憐民曉夜瞪意匠經營波畫平臣罪久長終始拥敷胸鮮與時宜合有位自忠主聖明重爲告曰呼皐誠慇慇理敢聽堅必四方南北無可居

灣角偷生劬貧蠢索不高塘隼遂爾蔽蛭成蚯蚓將毋醜顏汗冷以慚人守牡而知牝噫車馬傾覆兮吠莽牲哇衣冠禁柔兮伯夷饗餮帝命造錦兮經緯暴悖穢汙雲漢兮蔓根戾結

孔子履

厲風蒙面侮塵掛潔身亦急嘿悼嗟聲儒豎開當阨小魯小天下獨叟宙何窄衣袂憑評詆治亂出繩尺旦旦詩華裳几几譽處爲四塞多懼頻引咎在行役瑣碎足至理悲深慮原百目不縱衽左階趨或婦幗杖不扣侯

脛登堂審弟跖誰教莞勝憮萬態自相格散錯歸所整繁星布成弈遯世往帝咨孤立眾賢責歧途莫遷借神奇從踽踽干戈送壯年量履鼓落鮑

漢高帝斬蛇劍

首難嶽秦飯曾拥帝眞曆定發惟聲三章自大弛囚勇一劒猶痕萬血腥當道縱蛇天應慘念田焚蜈國祥刑創垦合享曾加爵討魏誅新喬獨銘

王莽頭

問頭應葬莫生唾以文遂篡古若簡勢張學富誰疏迂

懇呂金多痞眠臥千秋節義困阨激四百春秋簾階大
陰風淒其驚說項首肯咳名餓虎坐
乞食禦重陽醉歸謝惠節黍二十枚者
身若心不今非目卽縈抱語默乖所分交踪任眞掃去
去尋萬里壯頗巧遜早幸有絕俗知惜情諳通老錯愛
予冬日樽酒同潦倒慙愧拾遺才論文發奇藻豈忘城
郭非斗室前民曝深恩難棄捐忍餓想修昇營飽乃得
醉飢撰別野棄年豐旬食三眩眼疼護腦盡室耕石田
況復面牆島悼嗟聊行國雞犬安兄嫂本不顧時肥敢

怨劬勞考勸美儉仁粟鄭重曾孫稻粟黍美如飴饋出
新相好似憐乞役疲分旨甘卵祼登高望雲樹聚散疑
賽禱黑痣著人頂淵池合浴澡一舉費天下愼莫輕草
草心結避鄙空往復際交道

癸未歲賦別壬八盟兄北上

筆渴艱賦別惜別驚心渴依臂撐輪翻共枵旨粟脫書
城奇械攻苔碑若剝萬予美彌象胃來刖胼胝拗忽耳
軋鴉飛呆睨陣雁闕旦整丙讀車風馳乘浪笛成竹出
臥廬揮塵靖軍菱圍抹清笠鞋燠寒遁裘葛地麗漏奇

南骨稜休賤禍鵠矢鑿節巧戀鈴棘位犛附經東家叟
啣嗟南宮适大名宇宙垂異動口鬚捋編史綴嘶鞭圖
幽子趾發鐃歌析裏催墨磨盾上潑瘏悲孕蝸宮避議
蹲鴟闢禍介畏醉皆揖拱道訟掇攜廁四盧楊惠邀雨
封末一五銘作箴三千髮覆額硎型夙師儀血至猶拜
刺長踞受加危愼捧鄭重鉢送浦訂賓鴻臨淵券祭獺
征途有張仲怡親洛陽客

甲申歲夏五晉同盟言賀家慈七十

母齡于異視得于貪亦欲柴胸焚夕晨箕眼淡榮辱止

止睽樞杵行行拙鄰燭非朱兒不覽學鴞伯乃沃齋旨
肥脩摯書膏烹以浴愁著奢織鐙煜煜遇渴遇毒卜粟出門筮
初節懼毫籌零束薦馬怯結綴羞兕嫗醴酸孔碩風傳
尹徽嗣纘華屬陋巷麗陳錦寒氈巍建纛章垂奕葉師
字一金千贖畫狄智迷烏惠礲恩志鵠首稽生古稀庇

登縴城躍龍山

落月見顏色標鮮屏燭銀語溪低透影應谷遣如嗔天
塌河山迄身撐社稷勻血誠留褐石悪腐故鄉尊

贈妓八絕時妓有戀歡之辱
紫陌香傳右凍春當壚少婦坐含嚬雙眉舊是王孫畫
新恨紅顯粉未勻
嫻把閒情笑倚門畦蔬屋滿怯盤飧十千不顧鄰姬酒
玉筍纖纖剔竹根
輕呼小字應新鶯檀板遲層度曼聲曲罷斂容如欲訴
整衣微咳撫秦箏
敢將珠淚溼哀絃萬轉思郎日抵年指澀不勞銀甲代
彈來勝殲布頭箋

曉來對鏡惜朱顏漢燭煙飛九折灣釦落空階人自拾
開箱獨簡大刀環
死生一木天然種枝折風欺爲阿誰新植肉芝猶似昔
溪聲長發五更悲
荷塘梟宿難栽柏槐穴蟻穿不入柯此夜孤鐙曾照媚
舊年新枕憶微酡
愛花豈要隨花盡花盡偏憐春漏催二十八言驚句急
一時紅粉紫雲回

贈曉妝

榮哉狄孃皐總命虞借官因滌染扃戶不迎諫傲侠耽
書僻文章聽世募構龕稱畏築奔井豔成都孔譜刪疑

句瞿曇貢理數詩吟神鬼泣墨潑蛟龍趨學貢懋親策
允升渴巨儒彼顏王子敬右閔穆嵩嶽秉哲塵埃識懷
奇出入呼鐵肝心火鍊石骨諧金鏤煙雨謝公展波濤
季路浮慨時張戟脣斷史引杯劒荷畏生言卓胥申大
節殊辭山昭昧昧投韻合愉愉此道多翻覆披襟信有
徒

楓湖傅座瓶蓮受月戊寅

梧井隙窗受月憐嬌妖暮護玉瓶蓮絲抽秦女移心苦聲寂梁奴渴血鮮剛挺一枝禪偈簡孔藏千態劇倀緣帝師輸鑿西施臂應妬妃傾學士箋

丙子刖歸答宋子擅白

燕臺買駿登隗骨越海圖帆與爍鄰品卓眼空悲俗譽人奇學古阨居貧天閒五色迷看日筆吐毫煙嬾泣晏梁父吟成廬策獻肯疑道險樂埋輪

即贈王八盟兄東發

莫謨愁沽酒鄰釀夜獨賒好彈馮煖鋏憤發正平撾萬

過宜言 卷八 四四 明嘉靖書 紛園刊本

鑿泣雲樹低橋窄漢槎明朝風土異起履慎三巴

寓新市題壁上畫蘭

素壁幽蘭植揮毫錯異嗔扶葩橫倚劒出葉卓含珍清韻原殊俗芳顏豈媚人暫移九畹色此伴已經旬

春郊贈沈生無際

小築蕭疏野徑幽振衣更喜及春遊輕鞭選客樊遲御散鼓頻敲郭泰舟日落岫雲新柳綠氣蒸湖海碧山浮吳謳嬌媚聲疑絕流水潺湲戲白鷗

廣陵

吹簫明月夜何之畫舫漁歌想昔時行樂江河城郭改世情天地古今疑千年隋柳傷心碧一日邦蒲覺後悲寥落行宮先寂寞黍離會見廣陵碑

淮陰侯墓

淮流不住水潺湲直入荒郊濺血痕一日大風歌猛士千年青鏡照黃昏神龍興盡怡然腐古樹參差任俗論心赤奉君生果幻孳孳牧豎裔王孫

乙酉歲同錢刑部議營憮螢

不教腐草泣餘照司馬攜來帝座珠以欲止焚山地赤因風逐浪海天隅含光點點千夫血灼灼星星七月廬

試劒赫周怒石尤帆戀汀鑾煙參錯絕景物各相刑旗掛秦關縞鞍嗟蜀道鈴橫舟不耐寞批點獨醒醒

飲鍾副將夜營口拈四絕

金環鐵鞚足相拒吹角鳴鉦勢風雨無恙布帆衝浪出怪來皁帽身衣羽

日落旗飄色拂塢平沙列幕氣虓虎令嚴聲肅士銜枚

火煖帳前欲歌舞
臨江灑酒夜彭鼓綺筵燒燭月未午捋鬚橫槊口成吟
自昔將軍不好武
出征歸載仲山甫飲亦吸鯨手擘脯爛醉磨盾掃白綾
不揮營麗擲詩譜

江中望月

戰骨何辭朽橫戈任世詼不堪憑屋社遂夢負扆孩八
樹百年澤魚泉萬壑洞隔江吳月慘孤小傍征桅

孤鴻曲

君不聞孤鴻聲最悲求朋思主落花吹吹將一曲風中
隱淮水北流何日回彈琴忍聽朝飛操孤鐙燼熄梅花
早梁邊去燕不巢棲主人烏烏洞簫稀斗柄西移獨照
君粵山掎角楚山雲冰天雪窖南來血寄與哀鴻驚枕
聞

贈鄧父母二首

不盡封侯願識荆觀光喜得慰生平才慚璞玉應難剖
名附雲霄亦易成萬里長城資柱國千年黃石借談兵
即今文武稱爲憲況在宮牆學步情

過宜言附錄

過宜舊述攷

四書解案解凡四十七篇即在過宜言中

對簿錄句餘土音　全祖望曰職方獄中自著對簿錄敘蒙難事甚詳案亦在過宜言中

初易朋鶴草堂集

易史過宜言　夏與高旦中曰平日曾謬著易史一部每爻配一古人繫辭則用五經通銓云

操縵集過宜言　甬上續耆舊傳作操縵安絃譜全祖望曰職方精於音律嘗手訂操縵安絃譜

過宜言八卷甬上續耆舊傳　高宇泰曰先生遺文爲其壻楊大介所彙錄爲十帙先生嘗自況於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因即名爲過宜言有被先生指摘者竊毀其二今存八帙

詩稾案詩稾亦在過宜言中

泗水鼎樂府句餘土音　全祖望曰泗水鼎職方獄中所著樂府述蒙難事

昭代名賢集東澥舉樵華公狀略云嘗歷選昭代名賢集硃黑圈剔其人自一二圍益以四五

鄞縣志人物傳

華夏字吉甫一字默農世爲定海人祖徙郡城東遂家焉

馬生而穎異稍長讀書能強記聞古忠孝節烈事輒斂容契其人數日不置　張孔式撰傳

受業於倪元璐又同學於黃道周劉宗周案全祖望子劉子祠堂配享碑華夏王家勤皆由止陰陳堯年來載山講堂歸而築鶴山講舍以昌明子劉子之教已而同受知於新城黃端伯華亭陳子龍浙東所稱爲華王二子者也全祖望撰華氏忠烈合狀甲申難作號慟絕地取諸所爲文詣文廟拜而火之扃小樓足不一下且狂且哭如不欲活及有告侍御陳良謨殉節訃至者乃急起草檄告同人暨諸鄉先達會於學宮爲位明倫堂東偏遠方赴弔者千計已復爲文祭之幷爲立後福王監國夏以丙子副榜例成貢士　李文纘撰狀畧乙酉六月浙東兵起首與董志寧倡大議預於六狂生之目授兵部司務尋晉職方主事皆不受請以布衣從軍與太僕陳潛夫出戰牛頭灣彈某措餉弗殃貧民令樂輸而刻期調給俾江上士卒騰飽過宜顧夏雅索勁挺肅樂亦不能盡與之合遂謝去

從頭上過如雨不退　忠烈合狀旋入錢肅樂幕復佐通判吳又七月而江上潰時浙東未下者祇翁洲彈丸地而士大夫以至軍民尚惓惓故國山寨四起皆以恢復爲辭會肅樂航海入閩連下三十餘城閩告急於浙浙抽兵應之夏曰此可乘之會矣丁亥乞師翁洲故總兵黃斌卿猶豫不應夏憤責而歸未逾時慫之大俠以御史馮京第海上往復書洩牽連夏捕之入獄家勤與董德欽

悉力嘗救忠烈合狀會通判楊日章原作楊菜今改補亦爲言諸兵
道卒白而釋之出獄張傳夏不以爲懲謁御史李長祥於
東山長祥曰吾於會稽諸城邑俱有股心一鼓可集但
以寡助爲憂斌卿猶不信夏益恨而激之斌卿大怒奮
欲得海師以鼓動聲勢夏曰海師不足恃也公何不以
中土之師速舉長祥曰此聞人頗以海師爲望子其強
爲我行乃再乞師翁洲斌卿曰我軍弱中土之助我者
可得幾何夏曰布置已定發不待時將軍何庸以寡助
爲憂將軍之師入蛟關范公子兆芝當以徐紿事孚遠
柴樓之師會可得六百人將軍之師至鄞江楊推官文

過宜言附錄　三　四明萃書　約園刊本

琦當以王職方翊大蘭之師會可得千人王評事家勤
當以施公子邦玠營江之師會可得三千人張屯田夢
錫當以大皎之師會可得四百人而屠駕部獻宸當以
城中海道麾下陳天寵仲謨二營之師爲內應可得千
人將軍之師至慈溪馮職方家禎當以其子弟親兵會可
得五百人將軍之師至姚李侍御長祥當已下紹興以
遲將軍其東山之寨當有使者來除道以俟而張都御
史煌言當以平岡之師會可得三百人將軍之師渡曹
江章都督欽臣以俾山之師會可得二千人將軍之師

過宜言附錄　四　四明萃書　約園刊本

急移小壘合李侍御軍西渡蕭山尙有石仲芳寨可得
千人將軍以此眾長驅入杭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何庸
以寡助爲憂斌卿猶不信夏益恨而激之斌卿大怒奮
拳擊之曰吾今聽子言儻李侍御爽約吾且取子肝以
餉軍然斌卿特強許終無出師意夏歸乃令楊文琦往
時馮京第在翁洲力勸斌卿文琦曰累失期事且壞今
十一月四日直指使者至天台監司而下皆送於南渡
可乘虛至也我當約諸道畢集以待將軍之樓船東山
之兵亦以是日入越斌卿曰諾自夏偕文琦家勤諸人

入關直抵寧城東之三江口諸道兵無一至者海道孫
枝秀嚴警以守陳仲二將不敢發斌卿知有備亦不敢
攻而去世楨乃令知府韋克振大陳刑具訊夏究其黨
與夏乃慷慨獨承曰心腹腎腸肝膽吾同謀也及問帛
書所載楊王孫董諸人皆言其不預知府再拷之夏大
呼曰太祖高皇帝造謀烈皇帝主兵安皇帝司餉其餘
甲申乙酉殉節諸人范景文史可法而下皆同謀也知
府三拷之終不屈而是日謝三賓亦爲人所告下獄初
三賓欲害諸君子以求用不料枝秀之豔其富也欲并

殺之而取其室乃使人上書告之又使人密語夏曰謝
氏汝冤家可力引之當爲汝報仇及共訊夏曰咄嗟此
乃反面易行首先送款之人也而謂其不忘故國吾死
不瞑矣三賓跪旁搏顙謝曰長者長者夏在獄中鼓琴
賦詩如平日自稱過宜居士或問之曰周公之過不亦
宜乎何有於某戊子五月二日行刑巡按謂曰非不欲
生汝奈國法何夏曰事成吾不汝置事敗汝亦不吾置
也狀合狀至市卽盤坐大呼高皇帝三而受刑張傳絕命時有
白光一縷冲天而去合狀年五十九葬定海之雁宕鄉張傳

魯王還軍翁洲贈夏檢討門人私謚毅烈夏生平撰述
最多忠烈合狀其獄中所著對簿錄述蒙難事甚詳精於音
律手訂操縵安絃譜不知流落何所泗水潛夫亦鼎亦獄中所
著樂府句餘土音注乾隆四十一年詔入忠義祠勝朝殉節
諸臣錄

世事但講經授徒有師道門人日益進爲世所尊信云
林時對撰儼思小影記

鎮海縣志人物傳

華夏字吉甫別字嘿農其先定海人祖遷於鄞案張孔
夏世爲定海人祖徙郡城東遂家焉生而穎異稍長讀
書能強記聞古忠孝節烈事輒儆容契其人數日不置
父存義以好施鬻其家夏少與王家勤齊名同受業於
倪元璐黃道周又同爲劉宗周高弟已而同受知於新
城黃端伯華亭陳子龍浙東所稱爲華王二子者也是
時夏雖諸生而謂謂有范滂陳東之風眾人資其清議

以爲月旦以恩貢入太學案李文纘撰狀畧甲申難作夏號慟絕地取諸所爲文詣文廟拜而火之扃小櫝足不一下且狂且哭如不欲活及有告侍御陳貞謨殉節訃至者乃急起草檄告同人暨諸鄉先達會弔學宮爲位明倫堂東偏遠方赴弔者千計已復爲文祭之并爲立後福王監國夏以丙子副榜例成貢士乙酉六月浙東兵起首與董志寧倡大義預於六狂生之目案鄞縣志與董志寧王家勤張夢錫陸宇燝毛聚奎謀舉事當時所稱六狂生也復奉錢肅樂書說定海總兵王之仁反正迫魯王監國以倡義功授兵部司務晉職方主事皆不受自稱以布衣從軍與太僕陳潛夫出戰牛頭灣彈從頭上過如雨不退案過宜言復佐通判吳某措餉弗殃貧民令樂輸而刻期調給俾江上士卒騰飽旋入蕭

過宜言附錄

樂幕顧夏雅素勁挺蕭樂亦不能盡與之合遂謝去又七月而江上潰時浙東未下者翁洲彈丸地而士大夫以至軍民尚惓惓故國山寨四起皆以恢復爲辭夏知人心未去會蕭樂航海入閩連下三十餘城閩告急於浙浙抽兵應之夏曰此可乘之機矣謀之益亟丁亥乞師翁洲總兵黃斌卿猶豫不應夏憤責而歸未逾時慈谿大俠以侍御馮京第海上往復書洩牽連夏捕之入獄家勤與董德欽悉力營救出之夏不以爲懲謁御史李長祥於東山長祥曰吾於會稽諸城俱有心腹一鼓

可集但欲得海師以鼓聲勢夏曰海師不足用也公何不以中土之師速舉長祥曰此閒人頗以海師爲望夏曰愚以爲海師必不可恃長祥曰子其強爲我行乃再乞師翁洲適京第方在翁洲力勸之斌卿曰我軍弱中土之助我者可得幾何夏曰布置已定發不待時將軍何庸以算助爲憂將軍之師入蛟關范公子兆芝當以徐給事孚遠柴樓之師會可得六百人將軍之師至鄞江楊推官文琦當以王職方翊大蘭之師會可得三千王評事家勤當以施公子邦炎營江之師會可得千人內應可得千人將軍之師至慈谿馮職方家禎當以其子弟親兵會可得五百人將軍之師至姚江李侍御長祥當已下紹興以遲將軍其東山之寨當有使者來除道以俟而張都御史煌言當以平岡之師會可得三百人將軍之師渡曹江章都督欽臣以俘山之師會可得二千人將軍之師急移小壟合李侍御軍西渡蕭山尚有石仲芳兼可得千人將軍以此眾長驅入杭百里之

內牛酒日至何庸以寡助爲憂斌卿猶不信夏益恨而
激之斌卿大怒奮拳擊之曰吾今聽若言儻李侍御爽
約吾且取子肝以餉軍然斌卿特強許終無出師意夏
歸又令楊文琦往劾洲京弟等益勸斌卿文琦曰衆失
期事且壞今十一月四日直指使者之天台監司而下
皆送於南渡可乘虛至也我當約諸道畢集以待將軍
之樓船東山之兵亦以是日入越斌卿曰諾自夏借文琦
家勤諸人經營恢復事東西聯絡飛書發使日無寧晷
嘔出心血數石至是以爲功有緒矣而謝三賓告變當
乙酉冬三賓之阻蕭樂起軍也自度不爲清議所容及
再降於新朝益決裂刊揭自言其前此歸命之早而爲
王之仁所脅今幸得反正見天有日然卒不見用乃益
思所以徼功者廣行賄賂遂得反閒之力中途賺取夏
所貽大蘭帛書盡得其詳由分守道陳某以告之巡按
秦世楨世楨乃詭期不出而密調慈谿之兵以襲大蘭
成吾不汝置事敗汝亦不吾置也絕命有白光一縷沖
天而去案張傳夏至市朝盤坐大呼高皇帝三
而受刑年五十九葬定海之雁宕鄉　魯王還
軍翁洲贈夏檢討門人私謚毅烈夏平生撰述最多亂
後散佚僅存過宜言八卷其獄中所訂操縵安絃譜泗

過宜言附錄 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水鼎樂府對簿錄藏於高宇泰家今惟對簿錄尚有存者夏死時子濂思方呱呱在抱妻陸氏於數日前密託云（子祉望撰華氏忠烈合狀）乾隆四十一年詔祀夏忠義祠欽旌勝朝殉節諸臣錄

鎮海縣志列女傳

陸氏名玉辰華夏婁夏爲魯王檢討死國難妻當徙遼或告陸陸指其子儼思曰此貌孤安託夏友林時躍者應聲攜以歸次日告者復視陸陸倘春曰老姑在不獲

終事矣以此充數日糧耳春畢結帨於梁引頸就縊身肥重帨絕時炎暑流汗浹衣乃坐而搖扇謂家人曰予且一涼尋復結帨而盡其絕命詞曰鄙以扶義死妾敢忍辱生豈不念老姑懼玷妾苦貞欲死旋復止者姑雙淚零妾今隨郎去老姑長營榮晨羞與夕膳誰其爲經營何以展妾意殷粟倘盈勉持白石杵爲謀鑿與精妾已早絕粒膂力枯不勝縞衣汗浹背哭聲和登登老姑鑒妾意加餐日一升妾今隨郎去夢中還來寧（明史參周容列女傳咸豐五年題旌）

先生諱夏字吉甫別號默農系出南齊華孝子寶後宅錫之梅李宋紹興末來寓四明占籍施山施定山也故世爲定人祖□徙居郡城東遂家焉幼慧異言笑落落稍長喜觀書聞古忠孝烈節奇偉事輒斂容尤能粗了大義出就外傅嗜古弗輟塾鉢嚴制舉律酷詰無他獵懼妨閽羅寧俗皆然故古學久敗績失據間合燼思借一者未鼓羣駭嘿農子矚古涅特甚必嚌其胾肪罔沤爍罔眠臥饕餮醒謔一之於書塾師恚謝去而殖學日

阜漸有聲然試輒蹈人乃大噬之後生腐儒至動引口實戒無若某之坐痼嘿農則灝灝屹剟秕黃醉墳誥成一家言疑石鼓冢汲而樊紹述孫樵劉蛻之承下風也會臨川黃公端伯李寧極賞異揖庭跟國士教公故文中烏獲起進士爲名家峻氷檗不入一龍一水除葷十年所宦情風斷茲與送衿抱憐意氣自以爲相得晚嗣是名益立戰必斬讋例受餼西陵若雪吳會閒不鄙而彰子之役且雋偶乙二二字割於法寘副咸惋惻焉家逾隳落無能供太夫人脯糒藥餌物乃應禾中大姓

某太學聘偕之金陵每成均月旦捉刀率出頭地目是益敬禮之然終已不得志號於詩託於山磯水澈月萑風蘋賀囊嘔且滿遽歸侍菽飴維燕敏無何甲申難作崩慟已取諸所爲文詣文廟拜火之扃小樸足不下地且狂且哭如不欲活適有告吾鄣陳侍御殉節京邸訃至者乃蹶起草檄偕石雁霞舉洎用晦大告同人及諸鄉先達會弔學宮爲位明倫堂之東偏同盟畢至自遠方赴弔者千計已復瀝血爲文祭之義聲煜奕陳公故無子兄止一子幼外民詭爲公遺言欲以夫人之猶子錢公肅樂爲盟主以閏夏十有二日舁至院迎萬歲亭

遂定議偕同盟輩謀起兵共推丁丑進士原任邢部司置廳事號咷羅拜不下數萬人聲振原野踴躍擊鼓自辰至晡不散錢公故病弱蓐擠喧省久力疾不支退就寢凡部署區畫悉晦熹言等代仔晦亟引嘿農延入署兩人徹宵條列主次第播誥按行揮蚋刷汗汙曙猶憶漏盡農枵甚左右進壺酒雪以盎齒余兩人勉一引滿抵掌怒目疾書翊辰錢公建牙纛中外斬斬遂治兵蒐舊伍新籍立得千餘公委同義生欽熹赴蛟關約鎮夷王公之仁於望日視師復命晦宸煌馳告姚江孫能兩公且約師期繇是幕職悉農勤掌諸簡賦策儲閱技擊

冠殮之自備一本大署某公之僕名於上尋就書一時

較稗試佐錢公一乃心力矢天日維公亦篤任焉各義旅飛札往復旁午灑灑立應指切利害如然犀洞火比公出泣汎俾農協董寧義餉有所須牘多齎空頭簡預用印記若干通授農令得便宜發請忌者卒以是中之公不能察繇是拂衣謝事不言功敘亦弗及褒衣岌冠風議而已丙戌夏五錢江潰農適在家憤裂欲自裁太夫人泣止之因潛跡某山之麓踰頃薙髮令迫且徧責投誠狀農慷慨直敘前貢士履歷詞旨簡倨輸之府而身戴毘盧破縷疏屨忽忽恆若失人目爲癡其秋偕石

介遂潛行主余弟南豐邸肆泰庭哭悲壯甚鎮南亦欷獻泣數行下左右感噢莫能仰視因囑指誓定期與旬章內外舉且成矣有告變者僞憲急下慈闓城巨石支之大索有力者率厚賄立脫有凌某詞連嘿農竟械繫無雜譜稍不合意望望去之嘗歷選昭代名賢集凡死義死諫者有所建白杖且戍者輒硃墨圍剳其人自一二圍有益以四五雖名宿巨公籍甚或微於品者寘之劣者乙抹之無恕辭特慕于忠肅方正學楊忠愍數公卒倦而釋之方下獄也衆洶洶謂禍出不測親故莫敢近獨幼安料饋稜稫日出入禁毋少忌觀者髮悚舌咋

欲幹天下事當思如何下手如何收煞事成如何結果不成落何名目死生雖不計畢竟果不徒死否又云斂鋒藏銳俟時可爲則轟烈一場勿徒盡其心不計事之成否人皆知致身爲忠不知爲天下愛其身忠之大者朝夕即復數四擊鉄唾壺忽浮白起舞頓足旁若無人者已而感涕妻子莫測其故又嘗誦元結語云人生不能師表朝廷即當老死山谷嗚呼今竟何如耶下手畸歟收煞倏佻歟弗務結果先較名目豈嘿農心徒死乎畢竟否乎心果已盡乎抑未乎致身乎爲不愛其身乎爲天

耶人耶吾道非歟嗚呼自庸俗人觀身無半通之綬三寸之組家乏斗筲交游鮮氣力猶試輕羽燎於熾火之上焦沒焉耳胡事之集胡忠之爲無益徒敗乃事耳嗚呼何以爲嘿農解農亦安求解耶千鈞弩一發不中則折牙摧撞廢滅而已其亦安求解耶夫死刀鋸與死山谷等耳第次山藻盤譽於前椒山齎壯志於後孰師表孰輩棲謹拜手撰

過宜先生華公傳

先生諱夏字吉甫別號嘿農南齊孝子寶後居無錫之梅李鄉宋紹興末來寓於定占籍施山故世爲定人祖徙郡城東遂家焉父二霍山人舉五子而先生居次生而穎異尤著孝友然於人寡言笑多落落不合稍長喜規書能強記古文詞聞古忠孝節烈事輒斂容仰企其人數日不置出就外傅塾師最以制義禁勿嗜古先生

潛自漁獵日臯有聲然試輒不利人多嗤之動引先生爲口實曰勿爲若等誤人也而先生守志益篤亦不顧若所言力購奇書無閒晨夕未有識之者會臨川黃公端伯李寧爲文中烏獲極賞異之先生與公遂以意氣期許恨相得之晚嗣是名益立所試皆前列受饁而西陵若霽吳會聞浸浸知有先生矣子閩幾得復失偶以一二字不合主考意竟置副車其分房爲錢塘令宋公某評語手筆恰與先生無二亦一奇也初父謝世後太夫人獨與先生俱脩極供奉殆後家迺隳落不得已就是幕職悉出先生手佐錢公一乃心力公亦任之甚厚餘即命同事赴蛟川約定鎭王公之仁於望日誓師由退就寢翊辰公建牙讌中外遂治兵舊伍新籍立得千有二日舁至院迎萬歲亭號咷羅拜不下數萬人聲震起兵共推丁丑進士刑部司錢公肅樂爲主以閏夏十令爭賞璽綬望風納款先生忽忽眦裂遂會同盟定議進哀醆咽不能竟讀此時清兵疾下勢逼臨安都邑守原野踴躍擊鼓自辰至晡不散錢公故病弱力不能支令先生往哭諸寢長歌紀弔於官先生聞之益踊悼無已復爲位哭

忌者偶中之公不能察先生遂拂衣超謝事第褒衣岌冠出入麾下聽事成而已丙戌夏五兵潰先生家居憤裂欲自裁太夫人止之因潛跡山麓踰頃薙髮令追且偏責投誠狀先生慷慨直敘前貢士履歷詞旨簡倨輸之府而身戴罪盧破縷疏屨忽忽若失人多癡之其秋偕諸子過句章赴鎭南肆秦庭哭甚悲壯鎭南亦欷歔泣數行下左右感哽莫能仰視因囑指示定師期謀且立後訖福主帝於南畿先生以丙子副卷例成貢士未成矣有告變於兵道者急下慈闈城大索詞連先生竟械繫獄時爲丁亥之四月日親故洶洶懼禍山不測莫幾江南失守各踉蹌歸里而昔所受知之黃公不屈死

敢近獨董幼安料饋纍韁曰出入禁無少忌而府判楊
者夙有憐才之目屢爲先生言諸兵道卒白而釋之出
獄後人勸其宜坦易自適庶免賈禍先生笑曰死生命
耳終勿改柯易葉如昔時會原任鹺使李某將聲義塗
山先生密往謁約邀舟師爲掎角且曰直指行在某日
卽空城無備事可成矣又以書達王樞部欲其先紹抵
寧謀卒不成而謝太僕竟陰上其事十二月有二日密
捕先生發重禁翌兩晝瀣師薄甬濬而舟遽及城直指
尙未離寧大呼集兵舟師敗遁先生獄成兩番對簿總

以恢復大明爲辭而語不一連同事府鞫厲聲呼夾夾
至暈地先生卽舉范景文陳貞謨黃端伯顧咸廷陳潛
夫一班忠義爲布置卽於己名下大書忠義二字語益
烈府爲之驚招定暗上諸院先生坐獄中以著述爲事
詩古文詞日益以富大抵皆成仁取義之言也客有解
之者曰聞院君憐翁當生矣先生叱之曰否否文信國
古之忠義者多矣或死於官守或死於言責斷未有尙
在布衣而卽致身蒙難者先生之死胡爲哉先生之死
蓋將以一絲繫鼎爲天下忠義倡也爲天下之不忠不
義者多矣或死於官守或死於言責斷未有尙在布
衣而卽致身蒙難者先生之死胡爲哉先生之死
蓋將以一絲繫鼎爲天下忠義倡也爲天下之不忠不
義者多矣或死於官守或死於言責斷未有尙在布
衣而卽致身蒙難者先生之死胡爲哉先生之死
蓋將以一絲繫鼎爲天下忠義倡也爲天下之不忠不
義者多矣或死於官守或死於言責斷未有尙在布
衣而卽致身蒙難者先生之死胡爲哉先生之死
蓋將以一絲繫鼎爲天下忠義倡也爲天下之不忠不
義者多矣或死於官守或死於言責斷未有尙在布
衣而卽致身蒙難者先生之死胡爲哉先生之死
蓋將以一絲繫鼎爲天下忠義倡也爲天下之不忠不
義者多矣或死於官守或死於言責斷未有尙在布
衣而卽致身蒙難者先生之死胡爲哉先生之死
蓋將以一絲繫鼎爲天下忠義倡也爲天下之不忠不
義者多矣或死於官守或死於言責斷未有尙在布
衣而卽致身蒙難者先生之死胡爲哉先生之死
蓋將以一絲繫鼎爲天下忠義倡也爲天下之不忠不
義者多矣或死於官守或死於言責斷未有尙在布
衣而卽致身蒙難者先生之死胡爲哉先生之死
蓋將以一絲繫鼎爲天下忠義倡也爲天下之不忠不
義者多矣或死於官守或死於言責斷未有尙在布
衣而卽致身蒙難者先生之死胡爲哉先生之死
蓋將以一絲繫鼎爲天下忠義倡也爲天下之不忠不

義者嫉也嗚呼先生死而妻死夫子死父一門節烈彰
彰如斯先生傳矣正學椒山不足過矣張孔式拜手撰

華氏忠烈合狀

在昔文章家無合狀之體惟葉水心集嘗爲陳同甫王
道甫作合志蓋出於史之合傳予因援其例於狀但古
人於夫婦之閒未有不以婦統於夫者今雙舉之何也
曰華夫人之烈非凡爲婦者所可同也作華氏忠烈合
狀

檢討華公諱夏字吉甫別字嘿農浙之寧波府定海縣

人也其後遷鄞少與同里王公家勤齊名同受業於始
寧倪文正公已又同學於漳浦黃忠烈公已又同參戴
山之席已而同受知於新城黃公端伯華亭陳公子龍
浙東社盟所稱華王二子者也是時檢討雖諸生而謂
寧倪文正公已又同學於漳浦黃忠烈公已又同參戴
山之席已而同受知於新城黃公端伯華亭陳公子龍
浙東社盟所稱華王二子者也是時檢討雖諸生而謂
有范滂陳東之風浙東資其清議以爲月旦以恩貢
入太學乙酉六月浙東兵起首與董公志寧倡大議預
於會稽諸城邑俱有腹心一鼓可集但欲得海師以鼓
動聲勢檢討曰海師不足用也公何不竟以中土之師
速舉侍御曰此閒人頗以海師爲望因其勢而用之耳
檢討曰愚以爲海師必不可恃侍御曰子其強爲我行
乃再乞師翁洲時馮侍御京第方在翁洲力勸斌卿斌
介神道碑已而論倡義功授兵部司務尋晉職方主事皆
不受請以布衣從軍悍帥枋成諸經畧皆不用然猶與
陳太僕潛夫出戰牛頭灣彈從頭上過如雨不退檢討
雅素勁挺忠介亦不亂盡與之合遂謝去是爲乙酉之
仲冬又七月而江上潰是時浙東來下者祇翁洲彈丸
地顧浙東之學士大夫以至軍民尚惓惓故國山寨四
起皆以恢復爲辭檢討謂人心未去也而錢忠介公航
海入閩連下三十餘城閩人告急於浙浙抽兵應之浙
之守備稍虛檢討曰此可乘之會矣謀之益急丁亥乞
師翁洲翁之故總兵黃斌卿無遠畧猶豫不應檢討憤
洩牽連檢討捕之入獄或曰亦夫已氏所爲也囚中作
生謝死謝罹械破械等詩家勤與董公德欽悉力營救
出之檢討不以爲懲謁李侍御長祥於東山侍御曰吾
於會稽諸城邑俱有腹心一鼓可集但欲得海師以鼓
動聲勢檢討曰海師不足用也公何不竟以中土之師
速舉侍御曰此閒人頗以海師爲望因其勢而用之耳
檢討曰愚以爲海師必不可恃侍御曰子其強爲我行
乃再乞師翁洲時馮侍御京第方在翁洲力勸斌卿斌
介神道碑已而論倡義功授兵部司務尋晉職方主事皆

卿曰我軍弱中土之助我者可得幾何馮侍御曰布置已定發不待時將軍何憂以眞助爲憂將軍之師入蛟關范公子兆芝當以徐紿爭遠柴樓之師會可得六百人將軍之師至鄞江楊推官文琦當以王職方翊大蘭之師會可得千人王評事家勤當以施公子邦炯嘗江之師會可得三千人張屯田夢錫當以大皎之師會可得四百人而屠駕部獻宸當以城中海道麾下陳天寵仲謨二營之師爲內應可得千人將軍之師至慈馮職方家禎當以其子弟親兵會可得五百人將軍之師至姚李侍御長祥當已下紹興以遲將軍其東山之巢當有使者來除道以俟而張都御史煌言當以平岡之師會可得三百人將軍之師渡曹江章都督欽臣以俾山之師會可得二千人將軍之師急移小舉舍李侍御軍西渡諸山尙有石仲芳巢可得千人將軍以此眾長驅入杭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何庸以眞助爲憂斌卿猶不信檢討益恨而激之斌卿大怒奮拳擊之曰吾今聽子言儻侍御爽約吾且取子肝以餉軍然斌卿特強許終無出師意檢討歸乃復令楊公文琦往馮侍御等益勸斌卿楊公曰累失期事且壞今十一月四日直指使者之天台監司而下皆送於南渡可乘虛至也我當約諸道畢集以待將軍之樓船東山之兵亦以是日入越斌卿曰諾自檢討偕楊王諸公經營恢復事東西聯絡飛書發使日無寧晷嘔出心血數石至是以爲功有緒矣而夫已氏又告變夫已氏之欲殺六狂生以阻軍也自度不爲清議所容及再降於新朝益決裂刊揭自言其前此歸命之早而爲王之仁所矜今幸得反正見天有日然卒不見用乃益思所以徼功者廣行賄賂遂得

反間之力中途賺取檢討所貽大蘭帛書盡得其詳由分守道陳讜以告之直指秦世楨直指乃詭期不出而密調慈水之兵以襲大蘭定海之兵以勦管江姚江之兵以搗東山三道之兵皆潰急捕檢討得之屆期翁洲兵入關直指鄞城東之三江口諸道兵無一至者海道孫枝秀嚴警陳仲二將軍不敢發斌卿知有備亦不敢攻而去直指乃令知府大陳刑具訊檢討究其黨與檢討乃慷慨獨承曰心腹腎腸肝膽吾同謀也及問帛書所載王曆蕈諸人皆言其不預知府再拷之檢討大

呼曰太祖高皇帝造謀烈皇帝主兵安皇帝司餉其餘
甲申乙酉殉節諸忠范公景文史公可法而下皆同謀
也知府三拷之終不屈而是日也謝昌元亦爲人所告
下獄初謝氏欲害五君子以求用於新朝不料枝秀之
豔其富也欲幷殺之而取其室乃使人上書告之又使
人密語檢討曰謝氏汝冤家可力引之當爲汝報仇及
共訊檢討曰咄嗟此乃反面易行首先送款之人也而
謂其不忘故國吾死不瞑矣謝跪旁搏顙謝曰長者長
者檢討在獄中鼓琴賦詩如平日自稱過宜居士或問

之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何有於某戊子五月初二日
行刑直指謂曰非不欲生汝柰國法何檢討曰事成吾
不汝置事敗汝亦不吾置也絕命有白光一縷沖天而
去監國遣軍翁洲贈檢討門人私謚毅烈生平著述最
多亂後散佚僅存過宜言八卷其獄中所訂操縵安絃譜泗
水鼎樂府對簿錄藏於高武部隱學家今惟對簿錄尚
有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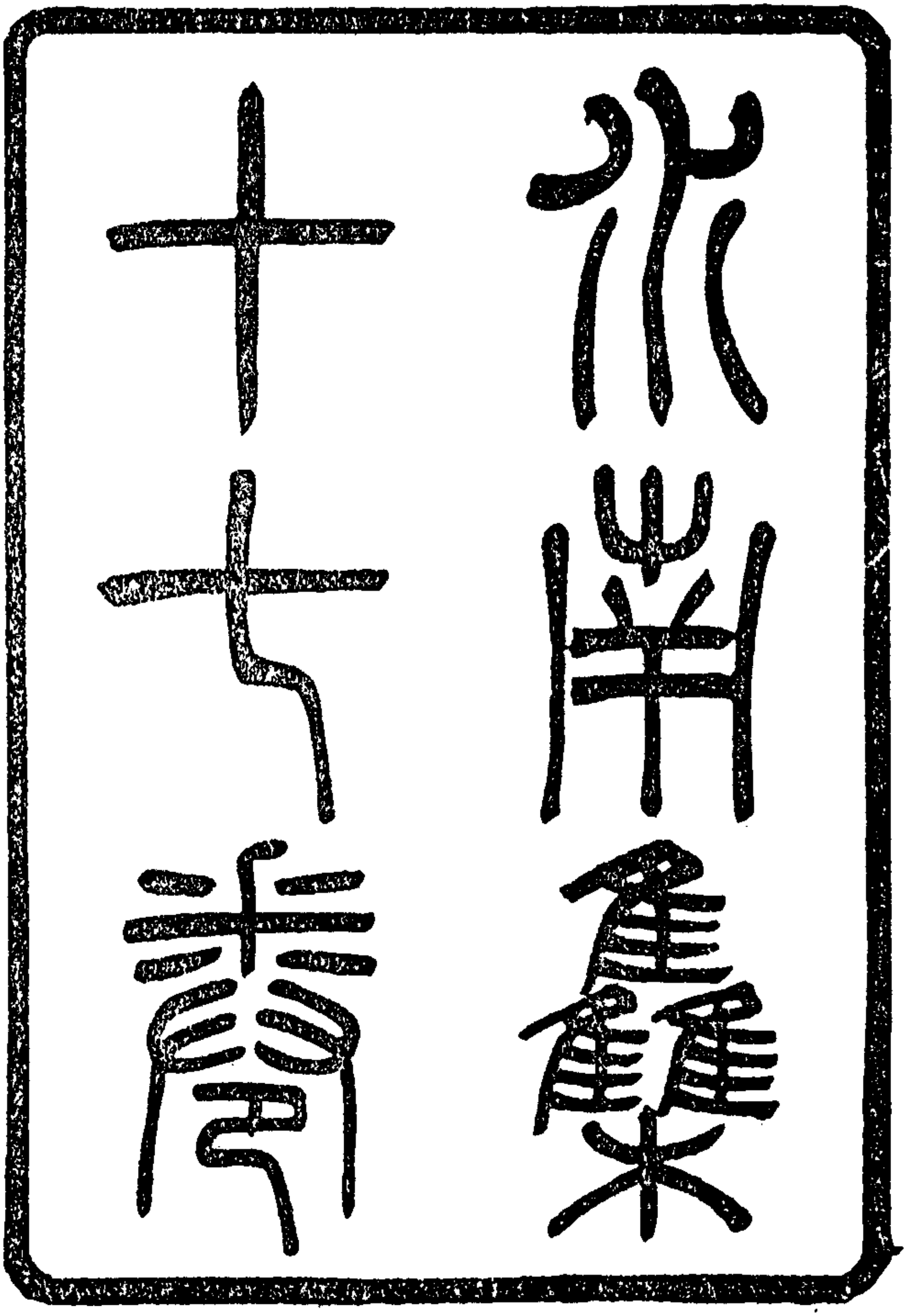
檢討夫人陸氏有雋才而性貞且孝檢討被難夫人絕
粒七日不死或曰有姑在何可死也乃日進一餐檢討
正命夫人親詣市紉其首於屍負以歸既殮復絕粒其
姑垂淚勸之復日進一餐已而有令徙諸家妻子於燕
檢討之友高文學斗魁急過語曰夫人當自爲計夫人
曰諾願得斐衣以見先夫子於地下斗魁卽以其妻所
有予之次晨起對鏡歎曰天乎吾不得終孝養矣視其
盎中尚有米親掃曰春之舂畢跪於姑前曰婦不隨郎
去恐終不得事姑也姑其強飯自愛以保天年語畢其
姑哭夫人亦哭隣里聞者疑觀如堵牆皆失聲哭夫人
徐起投繯堂中既上而絕者再時方盛暑汗涔涔下鄰

人或以楊梅一盂進曰願夫人嘗此而後死夫人亦渴
甚啖之盡以巾拭汗復易繯而絕檢討次子濂咫夫
人於前數日密託檢討之友林評事時躍竊出匿之但
以獲兒聞其家莫有知者夫人之慷慨從容旣克從死
又克保孤時人以爲巾幗中奇男子云其後濂咫竟育
於林氏年二十始復姓詳見予所作評事阡表有謝寅
生者亦義士也素與檢討不相還往至是忽訊之獄中曰
吾願以女配公子檢討許之寅生乃分以田宅而成立
之謝氏之爲枝秀所陷也亟行賂於直指發其貪墨事

枝秀罷官訛亦多方下石以報之而刊揭自暴其前此
告變之功并爲枝秀所陷之屈然卒不見用嗚呼皇朝
應天順人同軌畢附檢討欲以精衛之力塡閟海波亦
何可得卽令是時所圖得遂浙河如破竹亦豈足延西
崦之祚乃一擲不中至再至三卒以喪元可謂愚矣又
況重瞳受病一往疏防不密失身胥人抵隙竟漏多魚
之師坐而受縛同盟駢首仇讐快心言之可謂浩歎者
也然而欲存君臣之義於天地之閒則小腆雖頑終賢
於筐篚盛裘之輩至於身經百練終不爲繞指之柔皇
朝殺其身未嘗不諒其心矣若乃夫人之凜然大節故國
故家均爲有光而臨終妙用才反出檢討之上又一奇
也彼反覆如夫已氏到今亦安在哉全祖望

過宜言附錄

過宜言附錄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茗溪之源發自天目德清其上游也山川鍾秀魂瑋卓举紆藻洼匯裒萃而爲人才越自南宋沈嶽士講學吳羌繼之以休文之博洽吳潛之經義由此其選也緣是人文輩出代有述作蓋高降神或此其理歟邑治之東有水南先生馬總卿岐疑釋褐司諫既蹶而甫陟遐謝而旋歸其宦情殆泊如也遂乃留心著述前後刊摹播行多矣惟水南一集其子綏寧尹夢徵謀鋟諸梓未果有姪翀肖以懷慶別駕改經閩閫實刻成之然尚未全也問日求文於蔡子白石予惟先生前逸二君老友也樂爲序之敘曰有天文有人文天地之文章萃於光岳吾人之文章發於言辭其致一也典謨三百篇尚矣屈宋而下沒及六朝唐宋其間操觚染翰之士大率抵抑幽隱投閑置散者爲多何哉文之在人必得天地之精江山之助林泉之逸趣然後發而爲文詞泄而爲疏章暢而爲歌詠寫情寄懷點景寓興要有獨得其真而勘破化工之妙者此蓋神以凝思思以宣志志以發氣氣以達辭辭以會題題以狀物胸次磊落吐精華燦然煥然照耀簡篇無怪也使夫宦塵之羈跡簿書之勞形則固將輟思停毫候迎判理之不暇矣寧能吟詠覓日也耶先生年未强仕掛冠桑梓結廬兩山之間屏絕人世紛華應酬手摩簡鈔情著述雖

祁寒盛暑不廢朝夕故其瀾翰盈篋卷帙幾百用心亦良苦矣昔人有言作文固難評文亦不易自文選出而文有定格音制作而詩有定律以今攷之文貴沖澹風尚典則詩宜蘊藉詞取瀟脫騷雅之宜贈麗歌誦之宜鋟鍒舍是其何取哉今先生水南一集以體裁悉具且又根極道腴發揮理窟俊游清深温和簡勁紀傳則緻簡之註疏押詠則休文之聲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益信也由今追昔倡和其有人哉先民有作百司承式是固宜錄以垂不朽也已先生之奏議具國史殿歷具邑乘志況具家傳考摭具別籍籍各有名首各有序總若干萬言今長往矣其遺響餘韻則尚在焉斯亦一邑之光也古所謂鄉先生歿可祀於社此固其人非歟因詮次其頗末標之簡端嘉靖甲子歲仲冬之吉賜進士第南京工部右侍郎同邑白石山人蔡汝楠序

水南集目錄
一卷　騷類
二卷
三卷　五言古詩
四卷　七言古詩
五卷　五言律詩附排律
六卷　七言律詩
七卷　五言絕句
八卷　七言絕句
九卷　雜詩五言　四言　六言　三五七言
十卷　歌行
十一卷　詞
十二卷　記
十三卷
十四卷　賦
十五卷　行狀　墓表
十六卷　文
十七卷　書簡
十八卷　奏議　啟箚　疏

騷類

封馬君防風氏有國于潮今武康封馬山其所守也　明德清陳　霆聲伯著

合九州兮來同走玉帛兮會風曦羽儀兮何紆渺重江兮洄潏揚參旗兮拊鼓沿長波兮對蛟舞心懽悅兮罔惕委巨鼈兮九畹若有人兮山之陽列雲旌兮駭風與令儷象兮從後戒文豹兮先驅棄鑾衍兮帝所司下土兮福予美山數兮無疾禾發發兮在野歲將成兮鴈几繽紛進耳兮舞連蜷靈來降兮有儀恍三丈兮堂前鳴鉦兮吹簫桂酎漉兮靈醉只羌頑懷兮欲留乃遺余兮

芳芷把芳芷兮莫昭聊紉佩兮自喜

楚殤羽有廟都城中號曰憤王或云初建汗弁山後徙入城中事見南史

弁山兮夾夾憤氣薄兮雲慘虎哮兮蛟啍鬱威神兮遊行遊行兮何止挺弓戈兮掾公宇牛何爲兮解轅堂何爲兮虛左驂芒雲兮起龍揚四海兮大風指鴈溝兮誓予孰反顧兮江東歸之洪兮力舉山可拔兮氣沮慘哀歌兮四發涕橫流兮如雨美戀晚兮難離心惻惻兮欲摧命奈何兮佳人時不利兮逝雖樂莫樂兮楚之窮悲莫悲兮該之下延曷影兮太息非愁陰兮破馬髮上指兮怒填膺飲長劒兮血漲青化爲鬨兮統山精終千古兮恨不平望九里兮懷彭城往來其間兮驅風霆

龜亭侯孔翁放絕餘不溪中龜左顧而逝後封侯清印如龜放焉悟而佩之

孫郁懷佳人兮水湄沐芳澤兮從女掇瑤華兮登席潔桐溪毛兮在俎重堂兮燎香宛若來兮雲飄揚君夷猶兮曷之介卿亭兮吾邦謹裳兮覽煇星兮有輝左紐兮龜章耀肘後兮昭神奇俯滴茗兮樂佳羞水碧兮瘴飢嵚崢嶸兮向晚耿余中兮遐思簷鐘兮日沉颸輪兮忽騰日青楓兮獨疑君不見兮愁凝愁凝兮奈何叫空山兮不聞固離合兮有期羌永嘯兮閟薰

峴山祠祠在峴山之陽碧澗湖之上浮碧亭之後以祀瀕平原蘇涼城王梅溪三公皆舊守湖者也

重湖渺兮雲海山靡靡兮舊鶴夫君兮不留穆清風兮其如在被葛蘊兮訊古殉山石兮修阻駕何爲兮崖陰舟何爲兮水濆溪有芰兮澗有瀕簇蘋沮兮紛前陳君行兮遐翔目瞬瞬兮愁人莫何知兮當階烏何愛兮循屋野芳秀兮春嶺木葉落兮秋谷莽平原兮遐矚儼生氣兮可掬雪霏兮坡下梅偃蹇兮溪曲川原兮曷終暖將事兮蕭烝桂堂兮靚深薌檻濕兮青紅蓼白雲兮裊衣晃明月兮佩容浮山兮玉瞼冷秋顏兮江楓氣景兮倏忽靈來兮其中靈之來兮若聞祥風颯兮襲塵廣其乘兮下從紛總總兮玄雲采芙蓉兮芳洲擷隨君兮清望遠道兮莫致歲冉冉兮其已君不可兮再期聊采

芳兮自許

吟飛仙沈東老瞻于東林宋熙寧中呂洞賓過曉而別預示東老以化期後人取明吟飛過之句建樓山間

秋空兮澄澄雲月兮千里嫦嫦兮天風瀰滄海兮如沈

夫人兮與天爲期御清氣兮翱帝紫秋空兮無雲蒼梧兮忽傾越之威兮四

兮夕顧往來兮獨知曠城南兮無人嫦蒼龍兮髣髴青鸞

搖明月兮振珮環范光走兮青蛇翻踏長魚兮奚波爽

雲章兮霞縷氣橫嫗兮自豪睨橫玉兮叫雲挾龍君兮

弄烟水擘榴皮兮東林染橘香兮洞庭君不可兮少延

攬曙光兮東明漁村兮起烟江露滴兮魚龍醒招獨鶴

石林公去鄧四十里地介長興有大小玲瓏山怪石森立宋淨土葉夢得曾此寓居著書山間因號石林居士

若有人兮烟蘿顏飽杞菊兮忘歲年石玲瓏兮雲窈窕

嫡獨處兮發清嘯褒松炬兮續夜燈野狐參兮山魈行

錯雲根兮路嶮巇世寥遠兮孰余朋余既處兮染永遐

息簟蔑兮蔽桂枝壑秋發兮荔葉紫飲有澗兮汲清泚

馴伊尼兮摸扑握入巡櫚兮山暗隘屢羌歲晚兮氣候改

駿駿兮窮欣聊岡書兮從容忽風光之阿嗣石海兮擧雲蘿

君倘卧兮不可起采芳香兮嚴之

黯空山兮寂無人鳥啾啾兮猿猱多山中人兮避飛鳥

明華老兮喜草碧既恩君兮空白石水溅溅兮風飀飀

憲帷冷兮蟲司秋松作合兮豐入冥泥公子兮不可求

斷橋梅雪

斷影兮斜橋孤山兮路遥凍雲兮林表積雪兮梅梢酒

香兮不聞山家兮掩門吟採兮泊晚秋月兮黃昏

東溪操

溪之水瀰瀰兮我釣兮刨影轉而夕暉清流自東美蔭在西忽委蛇而獨行吟採兮泊晚秋月兮黃昏

則有芷歲之豐屢矣伊東人之樂兮樂且無涘

畫戚船買得魚偏美詩意

風雪兮漫漫溪山兮路難銅瓢兮煮冰鵝足兮並椀酒沽兮村墟魚買兮江干溪堂兮有期永言兮清歡刻舟兮不來書轉兮夕寒梅花兮手折把嗅兮更閑

屈子問渡

若有人兮江渚遲獨立兮愁予回風兮薄人木葉下兮

秋衣世謂兮孰分心煩兮曷紓懷佳人兮千里波渺渺兮迴思枻之鼓兮滄浪道可泥兮和光何皎皎兮足持羌清濁兮胥忘忽耿耿兮獨期歲終晚兮秉芳叫蒼梧兮道遠雲溶溶兮山蒼蒼

悅蘭

有若蘭兮江之渚蘅清芬兮布芳猶三湘深兮夜雨九畹秀兮春畹剡叢閣兮嗟冥知王孫去兮行未歸紛縹無兮縹紲悵芳杜兮妻迷若之南兮湖之曲移之來兮動盈掬遲若人兮修楚騷可得而怡目親彼人兮賢淑紉予佩兮蒼玉肆臭味兮相似奚浮棄兮可欲掃一石兮清風鼓瑤琴兮三終寄高意兮何遠渺獨見兮江上

之青峰

古樂府

莫惱翁

婆娑社鼓桑柘村老翁整頓烏角巾東隣西里競來集百壺春酒邀田神旅酬飲福互主客年老推翁居首席數時挼節量陰晴瓦盞頻頻勸浮白樽罍倒卧日復斜手中拄杖扶回家孫男笑覓袖中菓孫女爭收頭上花莫惱翁翁已醉捕下土床鋪下被整備溫柔放翁睡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肩燕鎖春愁思君如鴈燕獨自宿青樓

又

自君之出矣對鏡懶勻飾思君如殘花日日退顏色

春花紅

春花紅春花白春花本何巧造化假顏色紫絲紅錦夾道張東風十里飄芳香殷勤車馬趨韶景留連蜂蝶憐新粧南園一夜霧風雨粉光汚歐膩脂委馬蹄蹋過成軟塵燕鵲啣來補殘壘

同前

春花紅春花白世間如許堪嘆息君不見玉津園鉄撾紛擊花不全又不見漳南路木棉之花委朝露昨朝貴勢轉天日今朝悴血狗不食吁嗟春且有盡何況爾花

同前

春花紅春花紅愛隨璧璧來深宮三年不肯吐芳語千
藥正可方嬌容花雖不言花有稅藥解令羞藥邀笑頭
風鴉鼓春又來不惜深紅媚年少君不見磨笄山下
血紅於禰花人吐舌

同前

春花紅春花紅昨日歌鐘前今日風雨中平生金屋於
解語到了飄零逐流水君不見青溪塚馬鬼坡瓊枝恨
結香褰派多繁華回首一場夢奈你春花不久何

楊白花

楊白花隨風起遊絲不能聚飄泊墮江水春江一夜生

綠萍帆檣萬里商船行隨波逐浪渺渺踪跡此生永別難
爲情楊白花定何許深宮連臂日長時腸斷歌聲淚如
雨

墨布袍

宋游提刑文丞相似之採宋亡抗節不仕書所衣布袍背曰前宋遺民大元百姓或薦爲福州總管俄不起

墨布袍粗且黑心中事背上墨宋時遺黎元版籍死不在閩廣生苟依本石安能易彼章與滅俛首躬身廟伯皇天鑒區區寒暑晴雨在我寧暫釋迫教辦了蓋棺事覆我首領纏我骨若不見岳侯背盡忠大字衛社稷齊眉誓偕老舉案意儘恭此箸遺歸伯鸞手義蔡飯麥賓愛願荷箸下喪軀魄世間無箸狗觀此面慙赤木箸時相同天乎中道訣船鎖波心月波心有月照見腹腺痛痛若何痛定卻思想所得徒勞孤多狗之肉肯下咽箸觚喉喉豈彈就舷猛扣喉管斷天地無聲鬼神見君不聞狗人國過箸在途狗必拾一箸且

木箸痛里人邵氏妻至正末賊擄閉舟中欲污未果因夜以木箸簪腳喉斷而死里俗稱爲節婦

木箸痛痛若何喉豈不得語痛我姑與夫我昔主中饋此箸雙騈舅姑位舅姑舉箸婦心喜衰境須教飄滋味齊眉誓偕老舉案意儘恭此箸還歸伯鸞手義蔡飯麥時相同天乎中道訣船鎖波心有月波心有月照見腹腺狗之肉肯下咽箸觚喉喉豈彈就舷猛扣喉管斷天地無聲鬼神見君不聞狗人國過箸在途狗必拾一箸且賓愛願荷箸下喪軀魄世間無箸狗觀此面慙赤木箸痛痛若何痛定卻思想所得徒勞孤多

潭水清洪春春本歸安縣人元末盜起父德元引之至新市避亂居無何紅巾至春春

陋空舍中賊猶欲逼之
春冰赴水死時年十九

僦木村田居無城又無郭賊多孰備槩賊少亦擊掠阿
爹到新市說有官軍駐官軍快殺賊賊懼當不至提攜
同行露忍死事遂寓一刹　朝賊四合兵將御先避東隣金
吊盡西舍城娘去獨存儂身走無所道傍望屋爹救躲
免面始藏伏猿臂已持把驅至岸拉上船回思死清水
勝活污濱問仙人潭清見底一生事一口水身本潔安
川洗死留名德不孤邵節婦沈回奴

宋公子松雪翁題孟頫宋宗室也國亡仕元國
好事多應酬程公元入詩云玉堂學士宋公子
清乃作宋公子

宋公子元學士送涼置往事忠赤報明主瓜田十畝荳
不理兩岸青山自溪水琵琶抱過別船月龍管鸞笙樂
啞耳鷗波亭對鷗侶誰家白鷗忽飛下卻憶月山墜龍
死

五言古詩

山水便面

扁舟載筆床招手釣鰲客風烟領華髮人在山水宿夕陰起樓閣晚雨過蓑笠掀蓬得詩句隔水數峰碧

扇面

仙臺墮瑤蕚桂闕散金雨纖纖月娥手灑灑素鸞羽嬉徐本絕塵詩骨不受暑高談泥霏雪清風俓如洗

題畫

芒鞋踏山月筇杖涉山境回頭松竹林滿地龍蛇影松風度澗滿竹露滴衣冷何當坐絃琴適此涼夜永

題扇圖

松蒼沐沆瀣草碧霑朝雨靈壑本無物清氣恍如洗朋行得詩境信步放晨齒夾岸開桃花美人腳春水

題扇圖

山間易作秋松下不納暑煩襟此焉滌飛瀑清在耳白雲久欲留明月胡當起坐深不能去吾志在山水

遊慈相寺行至東菴退院

庭柏鬻蒼翠秋深失黃落植根既深固物類欣有託瓜藤與荳莢裊裊相纏縛因之凌彼霄青紅耀春夢回頭歲已巨松守死卧空壑

題畫

口看坐聽水不信石苔冷長松會人意時復借口影稿梧未成彈妙意已先領回看夕陰促雲外數峰暝

山間期友人抵宿不至

微陽下西谷片月上東嶺歸禽衝暝色吠犬逐蘿影幽人期不來風竹負清境山房懶歸宿秋雲石床冷

題畫

石砬枕寒瀨蘿調謝塵鞅青山半入雲曉色動秋爽聚茅可八九橫艇亦三兩何處來塵風漲梢腳溪響

蓉抵湖寺

孤峰鈸殘照墓壑網春暝鐘聲度湖水沼遞烟月冷空門誠持定小犬司夜警倘有歸庵人青鞋踏松影

題張翁乘槎圖

盤槎來有期滄海去何適涼風入月秋吹上斗杓北明河星耿耿榆樹曉歷歷仙家亦良苦天孫困機織

太乙蓮葉舟圖

長風萬里浪弱水一葉舟俯窺星河流神光照八極道氣騰九州何時值蔡杖煽我林屋幽

三酸圖

閒情嗜淡水老境耽甘飴如何慕滋味成此相緣启常聞魚飲泉冷暖恆自知茅簷慘相顧一笑莫成痴

虎溪三笑

酒壺了酣適蓮社散齊非柴東林片月上西澗暝鐘度平生安禪腳卿作送客步一笑涉前溪衡風虎邊過

墨山茶

寒塘映秋日一片青玻瓈悠然當春風鶴頂丹忽雨六根變青螺固其性染色亦自宜何當化碧出水呈神奇

槿花與深戲甲葉爭健循墻影空密月黑固難辨

墨牡丹

紅絲捧高硯立佞清平章東風第名位尚得稱花王誰移錦障春萃我寶墨堂嫗姿已傾國春淚空香糞

墨菊

落英飫騷客秋墨畦石亭方袍本來緇亦有江南僧譬如相驪馬在意不在形陶公强知事醉卧不復醒

墨芙蓉

寒塘染秋色翻作洗粧池霜紅俯清鑑坐覺顏色縐心情懶作妍風韻時出奇居然冷鐵面尚振春風姿

蘆鴈畫

秋風萬里志暮雨三湘東聞雲苦限隔似落寒塘中鴻鴻替怠難啾啾呼乃雄孤舟憶水宿漁火明江楓飛濕雲暗暮渚殘月明戍樓寒聲有晴雨入耳皆窮愁況復江湖聽斷葦風蹴蹙客悄厭所值野鳥啼鴈鳴長烟破暝色明月照江水寒枝不用擇清夢得我喜灑湘明日程一宿且驅旅驚雀亦多事飛匝中夜起宿江南多稻粱平疇散餘粟沙洲唼蒲稗頻日不啟飽小鳥號多智相勸勿草草穀深水復滿且此網羅少食

青魚題六安朱一莊秀才畫

寒塘映秋日一片青玻瓈悠然當春風鶴頂丹忽雨六根變青螺固其性染色亦自宜何當化碧出水呈神奇

白魚

昔入王者舟今落豐史筆想當網作鮹銀刀晃同色浮
江混素練跳雨拋玉尺水渾固可隱水清人易得

鯉魚

錦鱗三十六鼓舞氣勢雄天門豈不寬胡爲乎池中三
春桃浪湧一夕風雷通回看作龍去寄謝馮夷公

鱖魚

春溪濺夜雨綠水涵桃花變化且莫言肥腑自足誇細
鱗暨金星巨口紫玉牙扁舟憶西塞蓑笠風敲斜

九月望夕登辟圃臺

高臺下風露萬里灝氣浮烟然冰壺中懸此玉鑑秋商

適從何處來飛勢尚掀側天丁鞭坤軸大體難動易恍
然小蟲鳥猿猱懷月夕奉安我當拜何止丈人石

拔秀峰

凌空秋有影飛爽曉無際羣囓總輸伏挺拔獨瑰異蒼
猿斧加修絲帶雜亂繫時看白雲起長旻正秋霽

碧泉宮

崑崙啟玄竅靈派瑩秋碧大瓢我能飲俗耳誰許滌雲
朗瀉晴彫月小浴涼夕焦枯請無慮斯此即甘澤

迎仙門

涼風吹布袍松子落青島洞關絕塵氣石砌護香草世
緣苦難畢身計誠欲早烟雲倘我開招手訪果老

呂公橋

峰迴路疑斷梁跨石新登清宵候仙馭碧砌擁秋葉吟
飛涉何處徙倚空步屧行贈月地影春閨曉同涉

盤龍磵

一磵動且深蜿蜒此幽蟄升天豈無階祭空曷須翼風
雷需變化雲雨係呼吸山君謹阿護唾礙焉敢入

桃源洞

古洞迷白雲松泉響春澗時尋仙源路欲飽石髓飯詩
成不受忙公事偶得閒回思避秦者撫景足遐嘆

水經香社陶通守家山八景香社寺名有水環之

空潭湛心印飛沫普法雨入山六根淨鏡鐸況在耳土

花涉青鞋松吹迎白羽山僧趣具茗竹塢碧烟起

山迴鑑泉

青山帶郊坰山足迸泉穴作鹹味誠異流潤源靡竭野人不入城醯酪種種缺居常事餅盎聊用薦蕨蕨

古篆文光崖陰古碑法

濃青盛松幄古綠餘苔帷伏龜閱歲年背有前朝碑光華射奎壁詞意妙色絲歸閒許來讀紆徑看扶藜

孤峰仙蹟前朝嘗於山頂架石屋

山雲披白衣巖溜瀉蒼玉仙人久飛化眞氣空石屋天風韻流鈴遺響振林木應有世外人相仍飽黃獨

東灘奔瀨

長灘狹而險巨石縈以亂奔流日夜急怒勢捲高岸晴雷隱在耳飛雨寒灑面松根六月秋坐我滌神觀

西阜朝霞

宿雲始開駛曉色方熹微火烏噴赤光林阜爛有輝仙裳早颺綵天錦晴撤機相戒莫出門晚雨占淋衣

石塘顧影

方方半畝塘湛湛一泓水澄光信可鑑獨影了無愧三尸久藏伏腸胃安事洗聊寄山中人中年庶幾此

松崗擁翠

千崖作秋氣萬壑失宵曰蒼雲偃成蓋空翠滴如雨山人不可見猿鶴自相侶往來迷展踪唯聞度流水

解官後寫懷以無官一身輕爲韻

秋風吹我衣秋日照我廡歲華坐成晚庭樹忽以枯感茲願流景奔迅不可呼況復百歲中老色驅歡娛田園思田園居松菊吾豈無物情苟如此長鋏歸來乎

十年廢私養奔走事一官豈知世多虞但信意所安風波卒然興上下百節灘回頭把篙舵始覺行路難慚愧世上人所幸已掛冠妻兒强知事有酒能爲歡

日出東作興日入羣動息昆蟲至微眇一歲半藏蟄吾生亦何事駸駸苦形役坐令渥丹臉變此枯卉色金丹不可就飛化亦恍惚歸當飽鮮睡庶用守吾一

玉皇舊時吏一斥緣天嘖三年雲夢睡十月河陽春呼

回列貫索膝暖未及裀復作河東行星珮蒙車塵老牛既穿鼻動止俱由人放歸逐水草今日還吾身

往年東海上曾晤安期生指彈千塵空遺世一羽輕我欲從之遊入海觀蓬瀛俗緣苦相誤戀世仍鍾情荊棘交胸中梨棗何由成今當潔腸胃無用祈三彭

鷄窗夜讀潘方伯歷履圖九首

更闌寺鐘寂卧犬當堦橫青熒溜燈影伊吾徹書聲搜探姚姒窮論說丕軻鶩寒衾未成擁隔舍聞鷄鳴

秋閨折桂

富年飽文學及此槐黃秋青雲許誰梯皓月須我修手把第一枝氣壓三千儔歸看綵衣換仙籍天香浮

瓊林春醉

英雄列三百禮樂陳三千龍門雷有聲蟄蛰驚新傳人
逢太平運馬躍春風前醉餘尚看花柳外搖長鞭

東廣覲風

行行廣海道驄馬翻玉蹄冰月入夜清霜雪當夏飛野
讞報豺欲庭栢看烏棲氣高九秋上坐覺南山低

內廷入侍

九門徹寒漏宰辟初押班凜然鐵面威喜動玉帝顏追
跡柱下虎驅逐殿內鵷百僚總錯愕翼翼清都閒

閩藩司法

埋輪奏剛果攬轡思澄清內臺已無雙外臬愈有聲八

閩瘴霧開一道寃獄平行看總憲度腰帶金花橫

西川憲長

吾皇明四目重以庶獄煩閩海有憲臣論薦由師垣付
之紀綱筆一雪川蜀寃至今雪山重清節誰能諼

公餘清適

秋霜豺狗寂夜柝狌猩清美哉羔羊風適此琴鶴情青
城落我詠錦江濯我纓鐵冠未能謝夢裡淮山橫

蜀藩左轄

旬宣古南伯藩屏今西陲公來雪山名公去甘棠思誰
云雨露德出自冰雪威入朝衆瞻仰仗下端躬圭

鴈塞從戎 沈念慈登鼎次第

從軍古云樂而我良足哀嬋闈吊形影先嬪棲高萊彎
弓胡月寒捲旆星摧悲哉脾間肉馬上歲月催辛苦
研六韜經籍手自開貂蟬信榮美會自挹鑾來

鷄窗講學

三邊靖煙火戎幙閒清時牛馬漫不收行伍飽且嬉詩
書腴吾腹孔孟足我師皐比豈不佳脩脯亦可資青燈
對髫總口誦心思惟獲麟嗟道窮三復空漣洏公本脊秋學

仙宮探桂

十年守螢窗一日爭雲程過眼色不迷擲地賦有聲文
華飽秋料意氣超時英高拈蟾窟枝穠袖天香盈行間
淡墨沁馬首紅旗明嗟嗟衆瞻仰武帳榮儒生

帝里看花

風雷鼓氣運霖雨思才賢廣廷籍鵷袍棘袖天香盈行間
龍卸魚服騎鶴餘腰纏遭逢信有時塗抹安足憐鈿車
揭帝幕綺陌飛塵烟誰哉獨年少杏花新詩傳

赤縣親民

藍袍釋儒褐墨綬彰漢儀百里生類蕃均我膏澤施仁
聲藹三異美政光七絲鸞鳳詎久淹鵷鷺誠不爲公餘
頌琴鶴簾隙南薰吹青霄接鵷鷺振鷺看差池

秋臺治獄

紫垣位台極左右執法明方春象魏懸列署司我平陽
春既成化冰蘗仍有聲晞茲白雲司三尺煩作程覆盆

賴昭枉化筆每適輕回看畫地處茂草時叢生

郊亚陪禮

九門出鑾輅大駕臨圜丘千官擁風雲萬隊嚴貔貅天樞直黃道帝德凝玄旒趨蹌玉帛間唾涕敢自由禮成奏迴鑾鼓吹喧皇州傳宣錫周宴湛露恩光浮

畿道清刑

百年致刑措四海傳頌聲吾皇敬愼心尚慮獄失平曰予輟曹務攬轡南畿行所志在平反帝德矧好生雨露東海郡春轉濤陽城陰功報雋母鶴髮看遐齡

新池毓鯉鑒池蓄魚取以供母市魚大特易此下六首爲歲寒山人六應詩

長鑱掘山骨開此影月陂高臺暎秋日俯視青玻瑠小

鮮類可喜赤鯉尤出奇周行千里間淡月腴雙鬐中堂具甘旨孚罟供不時回思剖冰勞天意良吾私

精舍湧泉山房巖下湧泉若醴取向墳祠爲酌獻之用

巖棲困遠汲夜甕乾欲死山靈役跑虎一夕玄竅啟源泉湧若雲異味甘勝醴天誠憫姜孝江脈忽移此簷花照冰鑑竹覓導蒼雨居常不敢漱歲薦備明水

栗枝連理栗爲山人之父所植歲取登豆父歿枝忽連理

山人烏角巾歲晚空四壁食貧計所濟霜後課收栗筠籠問餉遠木豆屢供客豈無服玉方甚有補中益遺言謹薦芰嘉樹懷頌德異哉連理枝清陰蔭仙域

芝草呈祥先墓之側朋有罔極亭之下榮芝八莖孝感所致葛蘆韻

青山多白雲中有避世客脩琴到城市歸路逐松石秋風桂花老谷口數峰夕盡徑不逢人蒼苔但麋跡

題扇

林巒橫夕靄澗谷戒春暝雲房掩蘿蔦來此對詩景流淙石實聲棲羽風枝影長嘯人不聞空山月華冷

友漁

黃塵世路遠白首故交息相看務水事情景兩堪適清江浴鷗地滄海釣鰲客平生放浪懷投老結三益煙中和欸乃篷底勸浮白留談江樹秋伴宿浦雲夕桐江詎殊契渭水匪齊跡一笑情轉親滄洲老眼中碧

奉題西野封君眞宅

川原淨秋色淮水日東注青山啟神道聯塚正相似蒼珉卓華表西野揭雙字伊人作黃土有客頌家世恩封一生寵伉儷百年誓靑雲子起家白首婦同事生存既偕享況復遊相繼前榮我誠溢後福知未既山川衍來脈松栢儼生氣尙感行道人下馬誦碑記

東華詩醫者號東方華之氣人得之以生意取此

天地有生氣磅礴靡不通儲爲萬物源酌自東皇公伊人稟淸冷內暢外益充燮調一失宜百病隨見攻回生在返元厥理良易窮醫心得玄訣投劑殊下風大鈞司棗鎔妙在三指中勉哉東華子益氣斯全功

送褚二守還遷地謁

行行執君手又作城南別我行返萑葦君上九重闕雲泥故自異萍水亦聊合飛鴻去故渚正坐天宇濶覬臺擬襄漢賢守踵登涉淸風至今在崖石聲高碣向來濟時事豈不在展泄努力事前往□壯易衰歇奔曦不受繫去意那可遏回首望雲帆雲峰但明滅

自一詩友人別號

天地大無外氣機運不已氤氳首化育一一均賦予在人足恒性夫物具倫理嗟茲異條貫萬有故不止吾嘗觀厥初端自一元始譬如澄秋夜月印萬川水回頭月在天皓者一而□猗人稟良知藏欲只腔子散爲古今則運作天地紀萬千語變化終始究根柢伊誰示我訣

太極在掌指萬理會一源經綸寸心起寄謝自一公尋源會知委

英山道中書所見古崖下有棋盤石相傳昔有二道者對奕於此遺跡儼然不知所傳否也

行行策羸馬度此重山巓崖陰踞盤石蒼點餘苔錢上有奕局痕刻畫何深研僕夫指示我昔者世外仙爛柯泄其秘剖橘戲其天乃此潛形神手談怡長年一著天地老再著陵谷遷成敗世莫知機訣誰能傳終爲駕鶴去遺跡久益鮮巖雲想奩薄山月見子圓石涼每濯磨棘刺時鏤鐫至今行路人感歎留詩篇舉手謝僕夫汝言豈其然吾生樂佳遯泉石長夤緣松壇與槐院當局

爭一先中年事奔走慚愧遺世賢長嘯挾銀魚簡書不
我便古人不可見往事空目前下山踏蒼徑欲藉松陰
眠

畫虎　有小虎在乳
程指揮家物

將軍信愛虎虎常當座隅威行入面風驅逐狸與貔小
者成文章大者雄牙鬚坐令山谷間藂蕞無驚虞於戲
老方叔靖敵思捐軀時平偃威武抱子聊嘻欷虎在將
軍胸膽略輸周瑜夜寒起長嘯陰颯衝紗幮

于獻訪戴畫

前村皎月滿霽雪呈夜色寒梅數尺花交影弄三白溪
堂門未掩清興足今夕故人曠談麈懷哉水雲隔扁舟

發山陰泛此溪清碧鴛言返孤棹行且聊偃息歸來月
亭午冰漏下點滴應留不盡思時向夢中憶

丹崖

高崖入層雲氣勢聳千尺松根絡頼土琥珀曉流液誰
移仙城霞界此鶴峰碧巖香發朱草澗水出砂粒山人
事爐火靈洞夜光赤招手洪崖公相期此栖息

野農詩　從兄天啟號

心無市朝慕性本田野喜負郭十畝餘入口藉生理良
苗敷遠風秀黍沃靈雨荷鋤月下返飯犢夜深起租庸
了官府饘粥慰妻子拄杖東西阡閒行看流水

雲谷

雨雲不出山晴雲長在嶺潛蛟吸蒸氣極目栖鵲失巢影夕
陰澗松合野意黃葉暝歸僧入深杳仙犬吠幽迴山人
懶似雲經月睡不醒洞口夜無月孤猿鎮城冷

太行分秀　張府公西林勝境七首

我昔駕星軺晨抵太行脊高躋切雲表周眺極天末壺
山入雙矚鶯阜接龍脈一青共朝爽連雨餉秋色崒高
故敝體嶽降詎殊昔回首瞻西林風雷起幽壑

漳水合流

老龍懶爲雨枯澗生浮塵轟雷一夜作大霈來傾盆千
流滙成浸萬壑赴若奔衡漳故自新決作長河渾鴟鳧
匪爾國游儵浪自欣終看會滇渤超徙天池鯤

佛嶺摩雲

蒼藤借上援青壁費前仰東瞻渺雲海下視失寰壤疲
樵憚登陟過鳥阻來往不知雲霧深但覺衣袂爽山人
慕飛舉信步畢幽賞長歌人不聞天風振餘響

鴛坡鋪翠

持斧采茯苓草露澤雙屐西坡亂雲路十里古松槚荷
衣濕成染山翠濃欲滴樂哉世區外有此山水窟天風
渺虛徐清響發涼夕待約陶隱居于焉聽笋瑟

藥王神會

名山崇廟貌勝會盛香火駢闐士女集連蜷巫覡舞都
梁燎蒼鼎水碧登畫俎陰颼助蜚響神障動雲母靈源

啟廣讀謂是神物府睠此寮世功祈報歷千古

北極靈祠

峰迴松風長危磴出蘿蔦上有紫皇殿碧瓦耀晴昊帝尊儼廟坐祝史嚴汛掃風雲擁輿衛日月照龍藻達人慕眞境遺世嘆不早何當置短鍤住此種瑤草

樂女仙飛

神山非渺茫塵世信脩濁飄雙美姝白日上寥廓覓旌導冉冉雲旆去漠漠空驚日腳斜不聽珮聲落蓉城位縹緲姑射倡綽約尙想游故郡風簫下鸞鶴

枳軒醫者號

晴簷暗周匝紆徑沿蒼青靈雨霽嫩叢蔭此風日清子學洞庭味花借楚畹馨從教鼻觀痴晝夢薰欲醒挽彼橘井泉和之參與苓調成一大丸彈破邑州城

月梅

氷葩點虬幹霽此初雪天乾坤泄清氣疎影橫長川香苞數個個耿月鳴胎仙折腰訝老竹靜夜聞珮環暮塵盎千斛恍若登仙然快哉脫凡宇白鳳思騰騫

雪梅

飢雀喧空堦門前雪花白詩人擁爐坐呼酒敵寒色梅枝太瘦生擎重笑無力初伸老鶴膝繼損玉龍骨明月好清事扶影上窗格夢回紙衾冷乾坤落冰窟

風梅

玉堂夜不閉晝角曉更哀東風極相妬雪片爾蒼苔含章睡初起殘月臨粧臺迴風倘作妍趁逐球簾開人應惜花老花亦須人陪清尊且相慰醉後知誰哉

煙梅

朝煙水邊村暮煙林下屋疎花著煙罩慘淡愁可掬端如貌姑女輕紗裹寒玉肌膚恨蒙垢臨水洗氷粟我思孤山下冒冷曳筇竹清吟了花債僧家正茶熟

紅梅

東皇善游戲運巧奪化工嫣然桃杏春移置氷雪中南枝照嶺白間此一抹紅孤高更餘妍百卉皆下風得非蜀苑梔傳自青城翁清香固相似凡格誰許同有如山

澤臞丹頰逾女童草衣抗嚴冽道氣內自充歲華倏衰晚美色殊未逢誰哉憫寥寂落月千山空

梅口

土脈妙生氣蓍我五出花胡床席芳韻旦境清無涯獨歉水部才略抵處士家西隣富園藥雜卉妍春華豈知屋角枝矯立氷雪葩蒼龍寫盆池幽影橫而斜明月忽上來扶上窗間紗絃琴有餘興起淪盧生茶翠禽一聲曉曙色驚林鴉

墨菊

閒居數秋事匆匆臨九日西風盛塵土污我九華客江南有高僧遠訪陶令宅濁醪易作吐夕徑滿秋墨貓衣

豈不美驩馬安在色千古知者希寒香寄寥寂

春草

東風入燒痕靈雨濕原黑化工妙生意百草動春碧西堂適詩夢南浦又行色江蘺感騷客書帶暎文席餘花藉春晚煙雨慘愁迹王孫去何遠杜宇歸未得幽閨抱深怨小砌行步寂綠痕暗廊廡新月到簾額

竹

我昔湘江遊春雨正滴瀝鷓鴣一聲暮山頂亂雲黑平蕪著煙重萬玉慘寒碧渺哉蒼梧野千里斷行跡寒聲入孤枕齋閣迥寥寂黃昏天欲霽雲裡數月出開門看屐去苔滑徑難入不見湘江人惟見淚痕濕

聲煙渚分皂陣水鄉別蘋汀各斜照蘆港判晴雪採菱人夜歸燈火互明滅浦雲渺相對沙樹杳難合老漁熟溪路迴往釣雙月睡起迷故灘東西水天濶

介石

亭亭峙彼石侃侃誨我介中堅意斯靜外屹勢靡懈維人百年事和豫誠所快難移夙匪石易溺早宜戒譬如飲醇酒和意益肩背□制苟不存沉湎亦足害吾惟介然守犒□□物外有如羣醉場醒眼獨長昧貞松壓□卉砥柱扼狂瀾賦性了不遷終吉固有在剛腸幾人具浮俗吁可怪巍然古丈夫瓦足當我拜

蔓菁

幽人寡生事手把東園鋤瞻彼五畝金藝此百品疏至味含土膏勃興春陽初朝來沃露雨纖綠手可梳征南有遺糧散種週背儲素莖長瓊玫翠葉翻羅裾長鏡事采掘老甕時出蝠飽無黃獨功味妙韲鹽餘先生首蓿盤久拌撐腸書夜深欲解酒煩懣祈一舒美哉冰壺中涼露澆芙蕖侵晨起書傳坐使流清譽

靜庵

黃塵撲車馬城市眞火宅營營競蝸角攘攘逐駒隙有生孰無事大道豈多術所以超世士一念貴能息向來靜庵地閟與人境隔夢寐二十年松堂寄寥寂官階亦何有手版思暫釋歸去來山中閒雲卧秋白

大溪帶春渾小溪事秋澈同原偶異派風景迥殊絕檐

久爲林下人不踏市朝路煙霞種成頃高節遶窗戶閑門掩孤寂啼鳥聞一箇呼童理茶臼起傍綠陰坐涼月簷際來清風石邊度一觴萬事了苒苒簪冠墮

意齋醫者號

農皇去我久百草失靈秘紛紛刀圭手一一古方泥吾觀用藥理正與用兵對決機雨陣間要在一時智死生無常數藥裏有奇遇吾能妙獨見豈必諧衆議良劑在運用昧者拘胷視孰不按古人未免誤今世達哉收効速意也得法易珍重記我言我言久當味

游古號

大道日以遠涪風變澆漓孰從太極先妙發天地機吾觀大易訓炳自羲皇時周孔更相傳後先開羣迷嗟嗟聖軌湮世道成多岐智巧皆狙公官使非龍師紛紛異好尚一一誇新奇坐令天性眞竟作民僞滋王子事敦行恥與流輩齊悠然隱几中直向先天窺典墳手焉釋彝鼎念在茲羹墻思晤對夢寐姬周期吁哉俗學蔽心口恒背馳誰能返厥初卒與賢聖歸青燈夜窗雨默坐諧者稀瑤琴勿絕絃會有鍾生知

東軒

林鴉曙色散窗紙初日紅幽扉向旦開生氣自牖通先生起宴坐懶散鬚髮蓬相對茵蓆盤招致青皇公寅賓

測彼景負暄便乃翁舂餘向陽花秋背落葉風養生蠲沆瀣道骨堅喬松何時示我訣下榻茲軒中

松坡

高坡勢崚嶒卑坡路迂曲蒼官面目古歲晚時雲麓晴光濃欲流清氣湛如沐夜濤恐栖鶴午蓋護眠鹿山人餌茯苓手斧斷蒼玉短衣潤來透空翠霏可掬行當風煙窟坐愛山水緣商歌寡酬應飛泉響空谷

半閒處士

勞生百年內何者全其天樂哉半閒公肆志林與泉兒輩傳詩書僮僕營桑田閉門畢萬慮口酒終餘年知非雖五十錫祉方百千夜無飯犢起晝足攤書眠桑榆未

云晚造化獨我偏豈須製長繩白日當空懸布鞋與藤杖中歲證地仙閒來看調鶴松壑晴雲旋

慕桂

秋風何搖搖吹斷老桂枝向來月階影竟作土枕思小山寂無人招隱空有辭回看碧雲低風露增凄其懷人嘉樹在覽物手澤遺勉哉程后人尚繼燕山詩

齋居閒坐偶起扁舟之想

江山助奇思風月來閒人橫几一冊書旦氣清通神誰能事奔走驅馬東華塵烏紗浪誇美終後漉酒巾昔賢務超達嗟我方沉淪強顏對妻子俛首隨朝紳平生葵藿懷飽食無所伸青霄邁冥鴻滄海揚巨鱗天壤各有

適東縛胡不仁散髮雲林中濯足清泚濱馬知禮法煩
白眼勞我嘆揮手謝俗徒世事且勿陳扁舟五湖想吾
欲從玄眞

寒翠軒斑竹

亭亭青琅玕片片黑琅玕瑁湘潭暗春雨蒼梧渺無際初
疑鷓鴣斑漸識女皇淚鮮寢洗教淨亂點拭未去先生
愛秋爽灑掃館蒼翠九疑落屏几清影搖夢窅五更起
梳沐殘月髮委地鐵冠久厭重老籜新有□□□□玉
硯墨汁灑滂沛春來籜龍起頭角帶□□□應戒饒口
我亦頗好事會須赦玉版□□鳳凰翅黃簾久爾缺痛
惜付編次花陰映□□爲我障外內

唐大□□廣東開□任

街泥滑馬足時雨朝來收樹色膏沐餘萬翠濃欲流衣
禍早就裝書畫亦在舟無酒可醉君劇我離別憂憶昔
共場屋幾踏槐黃秋梯雲愧先步□壁嗟空投明時樂
青深甄叙多才獻青衫昔□儒墨綬今爲侯眷此遠大
材置之荒山陬鞭策異牧羊斤刃無全牛鳴琴畫堂寂
下簾吏人休□□綠滿庭蕪子丹成邱孰云道里遐自
□風物優努力事功名簡閱昭冕旒天涯異南北去
那能留孤帆日力遠落日□滄洲

霍岳頂凌霄樹樹故漢物今化久矣

我聞扶桑樹三萬六千尺冰蠶掛虬蘭朝影蔽紅日于
茲有凌霄撐拒固相敵根盤壓祇土枝餘拂嫗石秀鍾
岳瀆靈蒼染旻漢色皺皮飽霜雪老態閱今昔地高五
松爵勢挽萬牛力時移接陵谷歲久變朝夕遺封侈故
事殘碣莽陳迹我來事弔古捫訪極巔末乃知神物化
恍惘庸可測蛟龍挾風雨終豈山中物矧伊敢樵采把
束等楞樸同行二三子感嘆聲嘖嘖長歌下山去晴空
片雲白

贈世和閔君 君輸財拜散官而更有獲熊之喜

陶朱去云久孰累萬金積散財有明訓薄俗競鑽核猗
頓滯河閔宏度固匪測牙籌笑稽算寶鏹樂輸鄭濟人
我何吝助國恆所急維時歲乙丑黠虜敢深入三邊議

誅討千里計供億君時奮然起輦運助兵食附名大將
衙入奏小人式帝曰來汝嘉畀汝散官秩烏紗耀頂髮
寶帶賁腰飾光榮駭閭里見者聲嘖嘖義聲薄彼蒼昭
鑒錫陰隲熊羆兆佳夢麟鳳產奇物笙鏞試帝聲玉顆
驗頭骨異香謫鸞幢瑞果散瑤席爲生固甚榮有此願
復畢問君何能爾百福聚有德高懷契桑梓觴酒覺羞
溢念言事充類爲義亦多術仁人信有後天者時可必
請君潔庭除三槐好培植

送人卒業南雍

孤村極芳草落日連滄波送送臨潞江別意傷如何丈
夫有勁氣涕泗未暇多盡此酒一盃聽我三疊歌歌築

商家霖漁釣周王戈夢達固有時造化元無他子昔抱
長才意氣儘濯磨蒐採到姚姒論說宗正刪倣帝價莫
酬世態妍脩蛾荊山老卞公抱璞遺巖阿青衫一十年
塵土黃沒靴千里逐計來瘦馬頻相過一瓻未容借俛
首文學科歸途指賢關樂育涵菁莪功名倘來事鬚髮
尙未皤焉知塞翁馬□□□□□贈子雙吳鉤掛之金
盤陀斗文勿令翳憑仗時摩挲

雙璧堂江陰嚴氏姑婦一節

清節照千古未論月與霜請君試側耳聽賦雙璧堂雙
璧本民婦初未霑恩光孱然閨室姿猛力肩綱常良人
中道殂佳兒早年亡嗟嗟兩孤影夜燭梟秋房三年詎

盡哀一死謂且將坐看慘淡淚掩羅衣裳鋼刀志令
女栢舟師共姜瑩然兩貞白終始無瑕疵比霜時益茗
比月秋益涼爲姑前足稱爲婦後益彰天寒日色薄歲
晚草樹荒無人弔斑竹有雨來白楊雙壁復雙壁高誼不
孰可方世間瓦全輩無論犬與羊民風日漸偷漢廣不
可望伊誰作佳傳坐使長流芳

三節卷 元季天下亂張氏兵至雪川邱氏一婦姑爲賊所逼誓不受汚胥赴水死

兎絲緣喬松相守期久長纖纖弄環手未省縫衣裳兵
戈一朝起禍洞風塵黃連城送降款手版迎道旁嗟嗟
女中英罵賊如睢陽瓦全誰復能玉碎吾何妨清溪一
爲虐遺臭荒榛中直前前蹈危稍避宜可從我時毛髮
竦相顧慘失容西鄉人虎橫驅伐力未共孰知山水窟
亂水浸此三月光川靈護花鈿水妃收香囊三綱世間
債一死身獨償至今雪水聲相咽空悲傷芙蓉抱霜死
死矣昧則吾何哉桃花妹獸默凝春粧

潘拙庵雙輓

撚筆作哀些值此黃葉秋天公爲動容併與雲色愁我
詩亦何愁悼古懷隱憂人生俛仰間華屋成山邱哀哉
白日速不爲生者留雖歸同穴藏未遂同室謀一死固
已矣百哀誰能瘳慘結人子心兩淚併血流春風閒酒
盃夜月空粧樓悠悠隔夢寐簷樹風颼颼

見萱

逝水無回波去景不可遮傷心北堂路滅眼萱草花見
花不見母抱痛歲月賒憶當母植時蘭樹交芳華薰風

啟長夏桐影搖綠紗金斝釵鬬妍翠帶裙同誇鴛鴦起
爲壽母面凝丹霞相看咏宜男樂意莫我涯春榮不滿
眼轉盼霜雪加坐使忘憂叢殄瘁成枯蔫東風慰人意
歲復葉與葩而我慈壽顏繫此空谷嗟見萱若見母此
意良足嘉春暉尙專剛寸草須萌芽

落淚磎 在山道中險惡處晚多虎暴

夕陽下林影復嶺來僧鐘行人懼天暝況阻落淚磎歸
鴉噪野田水聲雜村舂道旁寡官舍踽踽孤行蹤烟中
來者誰認是樵山翁爲言官且休前路難斥衝於菟近
爲虐遺蹟荒榛中直前前蹈危稍避宜可從我時毛髮
竦相顧慘失容西鄉人虎橫驅伐力未共孰知山水窟

復此多暴兒已矣夫何言我生值途窮回銜就民舍飯
格燈燭紅呼酒慰心神僮僕困睡濃篠深背山黑簷矮
前堂空鴿鵒夜半叫四壁來腥風

黃秀才端石硯

琢開鐵馬肝中有金鴝畸良工巧心思匠出方圓形方
邑隱豹霧圓泓漾文星千金不易酬尺璧浪有名明窗
主文會永夜伴書槧十年苦未穿寸筆聊自耕洮河產
紋綠歙溪掘深青嗟彼庸陋徒夸品論輸贏黃子敏而
學器宇夙老成眼前乏長物一枚同平生松侯爲作媒
剡子爲發程袖中穩懷去獻策天王廷

高肅政憲長春莊壽卷和韻時予已得謝兼敘已意云

好飲古犀首獲備門下走硯田久成廢腹笥亦何有時
從閻公席屢沃穆生酒疎脫偶不覊一雪吠羣狗先生
正法眼眾信意獨否人才傷歲暮眞意見日久感茲流
落踪值此提挈手端如魚飲水冷暖自在口生也既不
辰命也夫何咎先生夙通達早歲蹇作守操持三事箴
戒飾一事苟明刑弼風教執法肅僚友芒寒色兼正中
夜仰南斗春回弱柳前臘退殘雪後星圖啟壽域雲液
送仙卣堆盤紅縷簇落釜錦鱗剖宮躔履嘉吉神御叱
邪垢頌篇富兩軸詞意妙讋曰口予步眭眇荒斷不成
故齒髮雖正強材質固先朽情知衆所棄獨愧意空右
利途古難合嘆息王曰叟明當放雲水大醉揖廬阜鵝
鵝異今昔槐棘願三九翔翔洛陽道相印鶩在肘臥楊
東山雲醉舫西湖柳先生歸來乎吾以是爲壽

別駕朝天卷爲姚通守題

孤篷泝江雨千里作行色風高木葉下湖水縮寒碧流
雲曉徘徊徂鴈晚嘹嘹感茲念行役攬鋭頭幸黑紅雲
帝鄉路賒望天咫尺星言戒僕夫中夜口舟急大江會
吳楚長淮道南北兀突彭城樓凌競馬陵石維時霜雪
候寒氣徹膚革征車碾月道逆旅藉冰窟燕山青在眼
雙喜動眉骨停驂抖埃霧解橐理簪笏疎鐘萬戶啟蕭
仗百辟立敷言洞民隱錫宴湛仙液迴途指烟柳煖翠
搖澤國馬首江南春天香散穠鬱九重日注想三載行

報績去去甘棠陰祥風藹晴陌

題蓮花鷺鳥圖取一路功名到白頭之義

寒塘下斜日病柳眠清漪紅蓮似相語幽意誰能知公
子何處來矯立有所思以彼清泠淵照此冰雪姿端如
京洛場三五春風時千金媚傾國翠蓋相追隨小鳥熱
肺腸跳脫爭佔枝前身豈安仁秋鬢先成絲游魚正爾
樂鉤餌初未垂參差荇藻中豈信有物窺乃知有生地
白首多憂疑況欲全功名一路無顯危青衫病司馬嚼
字不療飢有如此聯拳袖策將安施勞生抗塵土所志
日益卑魚鳥未我嫌丐作江湖詩畫工信有謂野性豈
在茲蒼寒未成蓼醉墨空淋漓

秋夜有懷

涼氣入畫屏缺月在高樹蟲聲泣風露敲枕破餘睡銀
缸伴清夜耿耿照羈思永懷千里人展轉不可置起步
庭宇寂梧葉滿堦碎仰視河漢明雙影黯凝竚天遠眼
可到地遠夢難至千何寫中素援琴作商意

楊二尹雙喜春魁畫中老梅盛開旁則雙鵲飛噪其下則山茶開于雪巖之下

東風競春事早暖凍冰槎偃然第一枝百卉不敢花晴
簷亞香雪雙鵲聲喳喳化工信不私一喜傳天涯君家
老光祿青紫俯首拏廣平鐵石肝古賦湔浮華掄魁後
人事袍笏行可誇有如此畫中玉立看槎牙山城笑衰

晚官舍如僧家强顏作春句寒雪開山茶

水月寺和人韻

水性本虛靜月亦長清圓妙哉法界中超躍三大千道
人學道者閒剎水月邊以彼參悟功了此諸空緣水渾
豈由魚月缺匪病蟾圓觀本來地當有所以然白牛滿
露地摩尼照澄淵是中無多子須坐三十年我來泊孤
棹水滿月在天作詩探色相一笑聊參禪

會飲劉太守宅贈別江右王先生王乃劉之表兄時同飲者李京兆

燃燭坐更鼓起看夜未央空堦走梧葉敗壁啼寒螿詩
文會匪易孟酒情相忘浮生夢寐耳世事勞更張山城

亦鮮歡頼有秋花黃斯文有奇運三宿聚一堂況遇江
湖豪少徵增光芒云何草草別書劍聚一囊東門折殘
柳北渚覓去航區區有餘想明月天一方知君學靖節
歸卧追羲皇與君執雙手孤我熱肺腸寒雲暗江樹相
對成悲傷

垂虹亭夜與故人話別

菊花了三秋楓葉紅初冬江頭買孤棹暮雨鳴窗篷客
情未成寐況復風濤春請君燃楚竹坐聽楓橋鐘十年
阻離別半夜聊相從昔眉雲梯晚乃攜詩笻曠懷陶
靖節豪氣陳元龍笑他艷桃李甘老秋芙蓉歌酒東山
儔禪悅南雲宗醉來喉舌乾茶鼎吟風松眞情夙相許
狂態時見容回看復南北慘淡贈孤鴻

七言古詩

題天長縣公館壁史太尹請賦坡體四時詞

春

梅花落盡桃花吐楊柳輕黃學眉嫵閒庭日影亞簾櫳
小院春寒閉鸚鵡王孫一去不復歸斷腸芳草空凄凄
猛地相思不知處門前人過紫騮嘶

夏

曉粧香滴薔薇露汗濕羅襦粉珠墮簾前柳絮送春詩
帳底梨雲夢郎路芭蕉一雨涼思生手拈團扇織羅輕
何當移發曲江春待看瓊林與仙島

紫陽道院和元薤天錫韻

日長睡起卻針線濃陰滿院圍棊聲

秋

井梧一葉驚秋雨夜壁寒蟲向人語小窗刀剪促征衣
淨几爐瓶伴沉水邊城路遠信使稀鴈鴻一一皆南飛
欲寄相思無處問西風吹夢返羅幃

冬

重重氍毹幔深深閣曉拂粧臺雪花落鳳團分鼎鉺緣芽
獸炭當爐爇紅角淺斟醉後無人扶寶簪半墮紅珊珊
梅花夢醒起來看一庭耿月涵冰壺

送吳仲原弟

短衣匹馬征塵滿天際鼯舟浪花遠風高塞北鴈行疎
木落江南水痕淺丈夫一劍走四方鴒原暫別庸何傷
請君且盡一斗酒碧山滿路皆秋光

留別朱希范用徐安之所出韻

小窗夜雨燒銀燭共話升沉與榮辱出門一笑天萬里
何惜樽前醉醽醁旅途後夜神魂清零落驚懷夢寐驚
相思回首渺雲樹江水滿船空月明

杏園春色

小園曲徑羅春芳杏花一樹紅出牆露華濃滴夜皎皎
月色淡映天蒼蒼幽人睡起梳掠早窗影東風弄晴曉
何當移發曲江春待看瓊林與仙島

紫陽道院和元薤天錫韻

紫臺碧殿青霞峰海日激射光玲瓏瑤壇夜劒擲星斗
銅硯秋露研芙蓉閒雲占住巖頭屋屋後飛泉落蒼竹
道人相倚吹洞簫月在涼松鶴歸宿

筠泉卷

萬竿壁立烟雲深一道直瀉澗谷空寒梢拂瓦煮翠鳳
晴影掛窗搖白虹道人高軒納秋爽永夜虛簷月華朗
坐令胸次無纖塵自起開琴寫清響

月崖

碧崖墮月秋氣晶風露九天河漢明涼松卧影野鶴宿
猛虎做聲山鬼驚紛紛桂子落香雨貝闕珠宮夜如水
紫簫相倚吹鳳凰足躡芙蓉五雲裏

杏莊

藏春千樹萬樹花中有廬皇仙人家抄方曉硯滴紅露
揭藥夜櫚紛紫霞易穀濟貧何所惜子熟纍纍盡陰德
深林日夕斷人行咆虎一聲山月白

松月

碧崖秋高夜氣冲老蟾倒掛崖之松蒼龍百尺奮牙爪
明珠擎出馬夷宮山河墮入冰壺裏涼影紛紛落窗几
洞簫清斷羽衣寒皓鶴一聲天似水

淩波仙

盈盈春月生江渚渺渺春愁壓江水風鬟霧鬢下九天
雲步仙塵躡千里飄然而往飄然從鳳鈎三寸纖羅紅

驚鴻回首忽不見落日雨岸蒼烟空

梅仙

芳香滿甕賣酒家落月未落參橫斜冰魂夢託藐姑女
綺袂忽來夢緣華一聲翠羽東方曉睡醒含章梳沐早
古奩春暖淡粧成起揭珠簾闘妍好

石壺泉測元峰觀十咏

飛聲夜作秋雨鳴潴影曉看冰壺清鑒人毛髮淨可數
漱我齒頰寒欲驚我昔都梁弭行節醉酌玻璃讀殘碣
道人試爲出大瓢待看如前吸蒼月

方丈琴聲

涼松有鶴澗有泉錦囊六尺琴七絃高冠未卸貌莊甚
俗耳不對心泠然初疑閒雲度晴渚旋聽梅花點冰泚
溪山清冷爐火銷起看門前月如水

芙山鍾秀

金鵝諸峰坤上來芙山當面芙蓉開巉巖削自巨靈斧
雲錦納入崑崙胎松陰臺殿無人掃霧幛雲屏任圍繞
鐵冠落後石枕涼卧看溪南作昏曉

夏漾流清

虹梢一片白雨收鷗邊萬頃蒼波流京塵不障蓑笠夢
海月獨釣溪山秋東歸便作黃冠客一曲還同鑑湖碧
請君抖擻脚底泥陪我滄浪弄長笛

東樓月上

竹間層屋金氣涼松頂朗月銅盤光坐來丹桂落香雨
玩久白露凝清霜山楹海嶠遙相對照碧冰絃豈無意
驚烏不定小犬嗥知有幽人尚來去

西閣雲橫

夕陽半斂山翠收野雲歸宿茅簷頭書龕潤逼不成雨
臥榻温護誰知秋屏閒爽氣朝還暮坐對西山頗頗拄
長松全暝苔徑迷雙鶴飛尋舊巢路

織簾祠古

青山落日今古情荒祠千載留高名朝哦久絕瘴猿哭
夜織還假寒蛩鳴雲林散髮呼不起剩有清風激頹靡
荆榛滿眼時獨過一盞松花薦溪水

乾元鐘鳴

烏啼金井夜四更霜侵茅舍雞初鳴翠微尙隱梵宮影
碧澗已落疎鐘聲一敲西嶺收殘月再杵東床動行客
道人有耳了不關正臥梅花帳中雪

玉壇斗煥

鶴巢在樹月在壇桂影臥地蒼山寒七星垂象射銅劍
五緯有曜昭金冠天門烱烱祥光發一道江風肅華髮
步虛聲斷禮竭闌坐見南箕斗邊落

雲洞丹靈

絳桃落雪古洞香烏龍卧草白晝長黃金欲就枕中實
蒼鼎獨按雲間方坎離相養復相制精液初凝騰紫氣
靈扃一點誰許開長日雲霞職封閉

蘇堤春曉

杏花梢上闌殘月楊柳枝頭啼百舌東風吹醒湖上春
綠霧紅烟曉明滅須臾日出湖舫行賣花遙聽沿堤聲
游絲技痒不可忍隨風絆住紅蜻蜓

漁舟

扁舟一葉西風裏浩蕩烟波五湖水丹楓落照明如綺
世間榮利浮雲薄機心久厭誰能作近人白鳥沙頭落
桐江拋卻老釣竿慚愧塵夢時相關鱸魚清興思雲間

聲野　里人陸鶴鳴號

羽翎何自來遼東戴七履九頂頰紅山房引頸作清唳
寒濤滿谷鳴松風林皐亭下三生路夜夜玄裳濕仙露
一聲叫破赤壁秋江月依依向船窗

別王宜之

人生聚散吁莫常後夜月明天一方窗間翦燭話尊酒
四簷萬雨聲琅琅丈夫有志射四方仗劍出門何慨慷
造化固君且勿忙有冠弗彈羞王陽作詩別君君胡傷

竹石

脩篁十畝烟雲碧怪石千年巨鼇立坐吟有客停籃輿
醉拜無人具袍笏清風小築四面亭雲根碍月琅玕橫
何當呼箬去蒼蘚容我席地聽秋聲

雨峰插雲

雙峰高高一萬丈積翠浮空屹相向東風挈雲雲不起
散作跳珠滿湖雨山南山北今古愁六朝輦路荒烟秋
遊人不斷春自好兩朵青蓉鏡中曉

四皓圖

商顏之山外人世祖龍腥風吹不至碧溪瑤草紫巖芝
草可引年芝療飢劉與項蹶兒戲局面輸贏竟何事
冥鴻千里不可羈漢庭何者來羽儀青山無塵白雲古
思君剛厭長安土

太行分秀　張西林六景

羊腸屈曲幾百盤鳥道出沒青雲巔南從王屋發地脈
北抵恆代連風烟層巒疊嶂伏還起積翠延來一千里

試從絕頂望西林四朶青蓮立秋水

漳水合流

空山急雨衝巖花漢流赴壑驚奔蛇夜疑潮崩捲高岸
曉看絕澗橫浮槎雲開天淨雨意息曲汕平潭喜盈溢
憑君莫遣注漳河瀦與山人備朝汲

佛頂摩雲

丹梯碧棧紆復縈翠尖萬仞插始青征鴻低礙塞門影
天籟遠遞風宵聲陰巖蒸蠧夜龍起半嶺濛迷過雷雨
何時信腳上青冥手抉浮雲共天語

鷄坡鋪翠

千巖萬壑晝入冥西林十里聞濤聲蒼雲護地眠鹿穩

翠露滴空棲鶴驚我昔徂徠獨登陟手撫龍鱗玩長日
空山景物儼昔游長嘯時來坐蒼石

藥王神會

名山廣濆神所棲山君社主咸依歸藥王封錫表昭貺
士女瞻拜薦靈威玄池有物蒞冥職藥裹時憑禱求出
何當散此痼寢屙坐使蒼生脫瘡疾

樂女仙飛

青天白日鷹祥雲天風翼翼吹飛輪海山從許叱霞馭
塵世那復遺仙裙從來純孝感天帝帝遣西池列名位
何年來看唐昌花卻導雲軿玉峰去

五言律詩

秋意

秋意入林皐西風夜怒號江空楓葉冷天淨鴈行高闇夢驚殘織鄉心動大刀尚憐關塞苦霜月掛征袍

又

題扇

水落鳧汀晚江空雁影寒山明秋雨外舟盪夕陽閒久客嗟蓬鬢餘生寄釣竿小亭長笛路何日借清閒

沈周畫

華髮風塵古青山意味長釣竿終我老鷗鳥看人忙野

嘯閒雲白秋吟落葉黃話濃田坐久西日下林塘

東園散步

古徑謝車馬閒門通薜蘿綠陰行處有紅雨坐來多鬢感秋蓬客人逢春夢婆往來時節晚動業歎蹉跎

題菊

落葉林閒屐閒雲野外亭看人雙眼白把酒四山青袖有屠龍劍裘無相鶴經樓運今未穩此意愧山靈

山亭

崖樹多年古山亭盡日閒意行流水外身在翠微閒拄杖鳴金鐵桐絲寫珮環曠懷輸未盡西日又催還

秋江扇面

落木三秋景清江萬里天米家淮海句賀老鑑湖船山雨溪風外蒼鷗白鳥邊一竿終擬往中酒過年年

刻潛臺竹

愛此山中好籃輿日日來冷泉清見底蒼竹淨無埃石古高僧定松高老鶴回醉來登絕頂人在妙高臺

又

古竹山中寺幽尋我獨閒夕陽開晚翠霜葉借春顏失馬心初定來牛意不關倚松成獨笑路黑未思還

山水畫

猿鶴幽棲地煙雲小洞天謝他天上客作我地行仙晚策口林翠朝孟漱石泉開詩忘甲子誰復記流年

又

松樹撐崖影泉聲瀉石磯漆琴山水奧玉麈笑談中鶴夢醒秋雨茶煙颺午風未教專此境黑髮正留公

題抱琴醉臥圖

處世誰非夢眠琴笑獨醒石苔攤睡簟雲岫列圍屏萍水偕歡伯華胥到廣庭不知誰喚起山月照岩扃

題松鶴扇面

明月羣峯夜清泉獨壑秋山人渺何許蕙帳儘窮愁野宿寒雲暝長鳴曉露浮惟應古松樹曾此伴浮丘

題畫雲山圖

暑氣蒸梅潤山閒五月天石泉飛雨點崖樹帶龍涎占

寺鐘長寂幽居客尙眠不知村遠近雲裏認炊煙

山行

野樹補山隙寒流激石根只知行過水不辨是何村風色秋題暮人家盡掩門有詩無處寫蒼壁刻苔痕

老松

獨節冰霜古千霜歲月深月明留鶴宿風雨伴龍吟花隱晴空粉陰攢午地針垂看雲氣合仙島路難尋

題畫

野步依流水閑情付落花樹陰藏候館微口枕過家西日衡山翠東風拂鬢華歸帆天欲暝岸柳見栖鴉

泊江口

千里征帆卸三江暮雨昏濕雲低度樹孤鳥倦投村久客悲時節勞生役夢魂欲眠還未得相對有潢鴛

題扇

木落南天晚風高北雁秋江山歸短笛書盡有扁舟利路饒芳餌閒心付直鉤不妨成漫浪吾道寄滄洲

訪梅

綴引溯邊鶴閒尋郊外春暗香詩有料疏影月傳神翠羽霜中柱瓊枝雪後新巢居不知遠癡子結芳隣

又

枯眼聊觀物江梅竟可人五英春信息一白雪精神夜境巡籬獨冰橋躡屐頻月香迷遠近歸路認湖濱

林下

世路成無用山林幸有期石泉供洗耳松日欵敲詩意境閒方會身心靜獨宜南山應窮笑雲出已多時

題畫

身世雨清曠風煙任往還野航秋水岸林屋夕陽山雲亦知人懶天方借我閒相看機事少鷗鳥下蒼灣

畫眉鳥

曉色侵粧鏡春聲入畫堂捲簾晴日煖拈筆遠山長淺綠非時褪香紅作意芳東風還易換爲爾惜流光

鵪鴣圖

淺水菱灘晚清霜蓼嶼秋音聲空自應形影不勝愁斗

粟天何甚美衾信可傳題詩還有感斜日下原頭

錦鷄皆鄭大尹畫

春滿河陽樹催耕鳥正忙彩疑驚在枳馴比雉停桑照影山泉潔梳翎錦綬長會看登服色胸次煥朝章

野鴈

黃鳥傳清弄葵榴暗午陰一雙還一隻能泛復能沈曲岸饒莎草方塘漲夜霖卻看飛鳥化入觀五雲深

鷺鷥

江上秋容好猶紅鋭裡看拂雲崎影落衡雨暮聲寒斷夢依殘蕙鮮鱗近淺灘青香終振羽早晚綴鵷鸞

睡漁圖

醉眼晉騰夜江聲浩蕩秋物情眞大夢身世總虛舟風
露侵毛骨蒹葭拂釣鉤古今誰復醒寒月下滄洲

睡樵圖

百年强半醉一日大都閒樹密款斜日枕高支遠山境
當蕉鹿處身在叢陰閒獨覺不妨晚海蟾時照還

睡起

小睡復易醒起來適見山俗緣隨白粥世事老紅顏掘
雪鑱三尺棲雲屋半間不須愁夜寂頻瞑鶴飛還

韋原師

海月遺孤影松風剩梵聲幽明今異路猿鳥舊同盟石
窟誰趺坐雲崖記獨行晚煙林樹暝吟眺不勝情

何處難忘酒用香山居士體

何處難忘酒江湖事遠行夜潮船背落秋月渡頭明不
睡閒長笛相逢算去程此時無一盞何以慰離情

又

何處難忘酒窮途歎所遭乞漿皆苦井秣馬但空槽雨
汗淋衣袂灰塵撲鬢毛此時無一盞何以救疲勞

龜溪別意

流水去何急行雲飛莫停水禽衝客棹煙柳帶溪汀聚
散一杯酒飄零四海萍別愁遙不極回首暮山青

己酉元正試筆

迺逕春光轉崢嶸歲運新百年雙老鬢四序一閒人匙

潤餳膠齒椒香酒及唇掩關門巷寂飢雀扣堵頻

登行至謝公鄉

候館宵聽雨征驂曉度山驅馳半生事妨占一身閒寤
寐義黃上行藏季孟間終然成失路慚愧利名關

苔隣叟和人韻

問我歸何早歸須菊未殘境雖非老蔗身已口高竿雞
黍家家具山林步步安所圖隣水竹況愛碧峯攢

贈霍山林鄉老居對紫峯山

鶴髮不滿鬢一味山林閒無覊繫長日有火養大還紫
峯卓綵筆蒼溜鳴玉環興來發長嘯飛杖煙雲閒

把酒思閒事二首

把酒思閒事何人坐得安老漁登釣石禪客上蒲團繡
閣藏春女黌宮掌教官總能祛世事非意不相干

又

把酒思閒事何人睡得牢老僧初退席首相幸辭朝書
榻秋聽雨湖船晚罷篙此回無急擾衾枕任逍遙西湖之遊

拜檗簾先生祠堂

第一溪山裏先生半畝宮石泉餘古色松韻想高風鐘
鼎名安在山林道未窮檗簾良獨苦相慰有鳴蟲

南塍憶祖

落日南塍道秋風倚杖時水源分澗溜木本散風枝老

去不自覺悲來良獨知慈烏歸點點繫此動情私

南窗寄傲卷

處世在閒適爲生口幾何有琴兼有酒能詠復能歌人

在羲皇上身居安樂窩虛名眞可笑急景度飛梭

都門別意卷

夜雨客床冷秋風歸路長一盃收別淚匹馬載行裝古

道憐人影寒雲怯鴈行帝城回首晚落日樹蒼蒼

獨立就宋冉琇韻

獨立關何事相將到士窮江山斜日裡花鳥醉筵中短

刺當何適長歌未遽終不堪蕭艾路遺恨楚江東

又

獨立增長歎年來儘固窮生涯齏甕內天道雨聲中悟

蟻名虛遂傷麟筆未終卻須裁白帽早晚客遼東

題湘江暮雨圖

客路方愁遠湘江況值秋濕雲迷箬笠寒雨潤衣篝牽

夢蘆花被懷歸竹葉舟一燈人靜後相對思悠悠

怡梅號卷

燕谷春方轉孤山雪正漫攀條襲香肩嚼蘂試微酸月

地冰魂怯霜天鐵影寒何人事清賞漏盡倚東闌

庚午歲臘底赴都途次有作

勞生歎微裘世路未云休湖海一燈夜關山獨鴈秋阻

軼花前曬秋燈樹裏明百年今有後孤負後孤篇盡時英

行餘暝色妨睡有鄉愁節物驚黃落何能久黑頭

閣空詩版苔堦曠酒樽玉簪何意出幽恨共誰言

僧德暹寄錫京師有懷西湖舊業進退韻

載鶴掠湖去鳧汀就野艫林煙餘晚翠梅月近黃昏竹

挾冊來千里逢人問九州江山謝鄉夢風雨託書樓野

寺鶯花晚荒城木葉秋酒邊長劒在應劃仲宣愁

乘月棹舟歷六橋拜和靖墓和孫太初

魚鳥忘情地山林寂寞中春風外湖棹秋月隔林鐘定

起茶煙碧書成柿葉紅素衣塵土路回首愧雲松

渚山園亭

種樹引清流吾生絕外求筆間供咄咄亭小擬休休風

雨難搖夢山林易感秋相看知我寡辛苦笑東疇

雲津書院

老屋寒流上相看事事清鳶魚觀道妙山水發書聲春

帙花前曬秋燈樹裏明百年今有後孤負後孤篇盡時英

秀野堂漫成

帶郭村逾近經江路轉深野田春有水花徑午生陰獨
榻支頤臥閒窗擁鼻吟俗氛憑遠隔門外竹成林

江上時正德丁卯予在謫

睡起不自適江村聊獨行夕陽僧寺迥淺水釣船橫野
意亭無主秋容鴈有聲斷雲千里暮回首故鄉情

題畫

小亭閒野景修竹老秋聲水碧鷗來下山幽鳥爲鳴撚
翁吟五字坐石話三生總是林泉趣終悤走利名

春日雨中和曹侍御紀山

稀雨何時歇公衙竟日休引觴祛滯鬱掃地坐淸幽箔
冷妨蠶事扉遲厭食謀無能療民瘼江海漫先憂

題畫

亂葉堆人徑寒流抱石灣鐘聲上方寺樹色四圍山雲
霧常時濕橋梁盡日閒舊遊還記否隱約畫中看

至蒙城次答王秉衡給事 王時亦
同是天涯客相逢勝得書小詩情契合杯酒悶消除花
片春庭寂茶煙午榻虛閉門祛俗事聊共賦閒居

題畫

亂葉山閒路寒潮激口舟嶺雲晴欲雨沙樹晚宜秋詩
酒成文會江山足勝遊卻慚身尚客歸路困壺頭

題陶主政畫

白髮倦人事靑山畢此生酒盆崖樹影茶鼎澗松聲野

意閒中得新詩石上成眼空塵翳盡雲外看鴻征

宿奉國山寺

一徑曲通幽滿地松陰秋夜榻兎暖足曉堂石點頭山
廚野水入竹屋茶煙浮聊借蒲團坐凡心得暫休

三潭印月

一碧光相合三潭瑩不流靜涵金鑑影寒映玉壺秋掬
水星河切橫槎爽氣浮玩珠龍正攫莫遣下漁鈎

雷峯夕照 進退韻

散策中峯路斜陽正晚晴湖陰少遊舫林徑有歸僧鳥
道孤煙沒鷗天片水明卻思幽處宿重進白雲層

竹林七賢圖

身跡逃天械衣冠放晉風名談竹林下世務酒盃中偃
臥松俱老幽尋艸自通尙悲薤理盡極目羨飛鴻

褚氏同歸 褚正郎考妣

章紱生前命丹鉛死後容九齡端作合雙劍永相從拜
慶龍門客歸眞馬鬣封榮哀知未極司馬正登庸

贈基僧天然 進退韻

法會雙經匣雲山一衲衣棲禪秋寺月對客夜扉基雪
竇水長在梵天雲暫飛憑君問淨社吾已諱攢眉

陪翠榕方令君拜織簾先生遺祠

原憲初非病黔婁不諱貧一盃秋菊水千載食薇人遺
礎蒼苔雨新祠碧草春幾多江左客荒塚沒麒麟

題二僊傳道圖

靈境盛仙草青山多白雲俗緣空擾擾大道固云云飛瀑松俱爽流鈴鶴共聞坐談渾未了人世又斜曛

武二尹送桃符東復

窮鬼送不去春風招未回雪痕埋徑草鳥跡印堦苔門景太涼甚桃符空壯哉無因知煖信起看過牆梅

和馮尹舟行抵長興之作

林靄歸鴉暝汀煙宿鷺明賈檣依渚密漁艇閣沙平風景悲秋賦江湖謫宦情卻嫌塵土路時喜作溪行

又

篷外茗川雨鐙前楚客心八重天隔遠三折病加侵漁

浦明宵火江鄉寂夜砧舟行占霽色殘霧尚餘陰

又

津亭將掩柵漁舍未扃扉別浦呼棲鴈平林匿落暉年光勞屈指世路愧忘機自笑傷弓翼沖霄擬一飛

謝公鄉檢錄罪人抵法書慰沈魂

沈冤人鬼泣約法古今知白日昭彰地皇天降鑒時申生方得請包老豈容私想得泉鄉客終懷結草期

茗溪曉發

津鼓風前振征徒戒啟行埭鷁初發唱湖水漸生明篷揭霜凝白川迴櫓作鳴一宮成底事行役了餘生

附排律

和假山韻

出煉根盤固當陽氣勢雄夜洲驚霹靂秋水失芙蓉埭叠勞心匠彌縫奪化工岳形規泰華障影界吳淞古合餘苔暈幽宜遍桂叢朶雲呈夏態連雨沐秋容拂翠蝸涎濕捫蒼鳥道通蜊窩盤一洞鴈翅列三峰異境風塵外仙源步屧中篠低時起碓簧小最藏蜂窗對眠宜北牆過隱稱東築櫻留鹿宿注瀑救魚喁石徑發鵞卵捺亭蓋馬驟摘花祛糞婢掃葉遣樵僮埽坑疑搥壁精英若產銅盡灰伴石室館客匪臨邛盆窟蛙欣沼槐窠蟻得宮啄青堪放鶴蟠黑可潛龍午愛蕉分綠冬看橘綴紅棘針鈎冶伴藥蔓護仙蹤設險難行馬憑高便送鴻

茗煙穿漠漠簷溜繞淙淙慨古南園廢傷心艮岳空曠懷成俯仰遺蹟謾橫縱湧地夸飛峽中天肖峙嵩始謀眞築舍積慮久勤墉地作清香館人方白石翁舉頭思采菊摩頂課栽松蒲澗教泉洗霜崖仗日烘矮梅兜醉帽密竹亂吟筠布置加誇富局關類守窮井深休下瞰斗絕動中忪涼貯巖阿月清通竅道風崦空惟設榻場寂不聞鐘爽氣侵朝笏嵐光落酒筩插霞晴藹藹浸水曉溶溶買豈千千頃歸容老石洪楚芳尋有蕙南植認無褰聳岫依林鵲孤椒出井桐挽登籐放索藉坐草鋪茸形勝分三面砧基占百弓捲簾眉讓遠人畫墨輪濃削壁刀加礪尖巒筆脫筒桃蹊迂更小檜嶺巨還壅跡

己廛霞痂羣甘鳥獸同許氛隨樹掛王鶯囑妻縫野性
辭拘檢閒情屏悒忡詩聯時自遣棊手日相從高雅追
弘景豪奢戒石崇園扉防俗轍擬倚一丸封

茶仙

野性耽茶事吟懷厭酒缸纖芽香碾雪活水淨分江兔
碗思吞七龍團自煮雙香雲翻蔚蔚夜溜響淙淙老骨
仙風透清宵睡思降鶴醒琴未闋松月在山窗

七言律詩

衞河夜泛和人韻

千里關河一短篷來迎春燕去秋鴻倣殘鄉夢身還北
推起船窗月在東桂子冷傳衣上露荻花清裊鬢邊風
扣舷今夕知何夕一笑分明在水宮

送人之南雍卒業

笑指青山倒玉壺夕陽催客上征途江湖別意雙詩卷
京國歸裝一書圖海北定看鵬奮早天南遙望鴈飛孤
鄉心回首成愁絕晚樹蒼涼鳥亂呼

都人綴紅蠟成折枝梅或爲予致一枝愛而有
作

染玉調酥點俏枝醉顏頻頰鬪丰姿香浮金翦春先透
水滿銅瓶月未知換骨有丹瞞造化寫生無筆費詩詞
夜屏不減天然格爲報東風且勿疑

謫後寄鄉中諸舊

口毫無補費餐錢慚愧清朝侍從班仗馬分須鳴北闕
雞肋功名懶過求釀酒倍栽坡下秫藏書新蓋竹間樓
苦瓜何敢貶東山春風盃酒甕容後夜雨溪堂夢寐開
千里故人知健否暮天落日見鴻還

至廬陽馬上口占

雪晴定有梅花興明月南山好夜遊霍山一名南岳山潘隱居近之

桃林春牧圖

太平有象垂農桑睠此桃林牧放場金絡不教羈野性
馬足凌兢石路斜酒旗青處有人家旅途未了叢陰夢

山水小景

望中煙樹幾樓臺一片青山夕照開野渡有舟招過客
候亭無主傍秋槐十年人向天涯老千里書隨鴈翅回
撫景不堪身世異臨風長笛送餘哀

奉寄潘園山得致仕閑山於正德初以言路廢
更化後再起

秋鶴春猿意味投青山歸辦小菟裘雀羅門巷宜高臥
雞肋功名懶過求釀酒倍栽坡下秫藏書新蓋竹閒樓
雪晴定有梅花興明月南山好夜遊霍山一名南岳山潘隱居近之

桃林春牧圖

太平有象垂農桑睠此桃林牧放場金絡不教羈野性
馬足凌兢石路斜酒旗青處有人家旅途未了叢陰夢

縞衣寧復畫龍章短簑飯後纔初月橫笛歸時正夕陽
一歲閒忙較相半東風春草又芳塘

子陵

世閒萬事一羊裘曲直無心任釣鈎天地已歸今日漢
江山猶占向時秋乍煩帝腹紓雙足終仗絲綸繫九州
展卷不禁歸興發碧竿煙雨夢滄洲

許由

此生黃屋亦何心老向山林歲月深鼠飲正消泉一掬
巖棲應笑業千金已嫌空谷生天籟尚被秋風聒世音
瓢棄蒼流重相笑百年誰會伯牙琴

浮碧亭 在莒城南峴山之崖爲郡縣諸公行樂處

水玉 二二

蒼茫千頃碧瀾湖誰著山楹面海圖淨卻唾珠龍窟近
冷涵秋影鴈飛孤一琴閒對成都鶴雙舄時來葉縣鳧
樽酒倏空詩未就黑雲催雨晝模糊

又

蛟涎魚淚濕青紅百尺簷陰覆水宮曉汲影寒茶鼎月
醉濡光動墨池虹山川半落冰壺裏風景都歸玉塵中
乞我釣簑時獨往石邊閒坐一絲風

又

落霞飛鶩水雲寬平挹湖光十二闌清比露盤承沆瀣
靜宜冰簟展琅玕晚蟾漁浦涼如洗秋淚珠宮濕未乾
長嘯一聲波浪涌蒼漚千點去鳧寒

題扇

洞庭秋老水無波繫岸扁舟木葉多紙上功名輪范蠡
世閒成敗付蕭何轉空海月陪詩夢度水溪雲貼釣簑
一笑不關流俗事爲君洗盞聽吳歌

題畫

一笑浮名且罷休世情消得釣魚鈎狂奴辭漢非無謂
司諫還山也自由風雨不驚遊子夢江山都屬笛聲秋
從今淨洗紅塵足茅屋三間老白頭

又和趙松雪韻

宿酒醒來江上秋青山消盡古今愁簑衣不厭水雲氣
茶竈卻宜風雨舟千古何人共舒嘯百年回首獨登樓

水五 四

寒聲怪得清雙耳門外長灘曉夜流

輓越江岑蘭谷

東風吹斷紫蘭春香谷空遺步履塵
酒壺難訪謝公墩月將顏色臨書屋潮送哀聲近墓門
千壘越山雲在眼一詩南去爲招魂

三潭夜月 以下仙潭六詠

老蛟全懶弄狂波向晚平潭月色和
水光相盪鏡新磨客船有笛吹楊柳漁浦無鐙落鴈鵝
卻信仙人過舊隱氷絲彈處夜涼多

九井寒泉

蘚痕交砌土花凝海底靈泉各竅生釀酒煮茶功卻異

分江照月派同清炊煙出戶催朝汲韝韔鳴秋雜市聲
醉後不禁詩吻渴一瓢爭顧齒牙驚

南寺曉鐘

髻杉癭栢共陰森飛鏖懸鐘古殿深聲散碧空霜下降
杵敲寒影月西沈憑誰警悟先成佛老我凝聾正摧衾
怪得暗塵遥攘攘故知催動利名心

西溪夕照

汀洲漠漠樹依依十里溪山正夕暉村碓尚占三舍遠
客帆遥帶半稜飛近灘漁戶將收綸隔水人家未掩扉
添得江鄉圖畫好滿羣鷺鴈傍船歸

渚山花霧

非煙非雨細濛鬆遠近峯巒一色中香徑曉迷蜂蝶路
小池春暗杜蘭叢輕綃障面桃還笑薄黛勻眉柳更工
不道東風吹易散兩竿紅日畫橋東

桃源春洞

桃花流水認仙蹤古洞雲深有路通歲月足知秦網後
山川依舊鳥聲中尋眞忽遇紅雲島避世堪稱白石翁
擬賞百壺來野飲日將沈醉領春風

書慈孝村潮音庵壁

斜日菱溪水半篙柳邊輕舸繫長條青林招隱兩閒屐
碧井分甘一瓦瓢歲月儘能容老病江山會不厭漁樵
孤雲野鶴無他適來向空山訪寂寥

渡自後溪步至聽雨堂用前潮音庵韻
水落寒溪不受篙夕陽煙柳半蕭條徑殘蒼蘚僧歸錫
池有清泉客試瓢蝸壁雨餘添古篆鶴林秋晚墮枯樵
灰心得悟安禪法時向松關伴寂寥

遊有竹亭

細草幽香顯屐痕東風邀客爲開門竹餘新笋供茶料
樹借繁陰蓋酒樽行處謾隨陶令柳坐閒爭占謝公墩
醉歸尚有溪頭月莫管斜陽迫暮村

甲子中秋臨晚至亭上會客復用前韻

落日牛羊下晚村田家鷺鴨鬧柴門會循眞率虛邀客
飲散高陽倒臥樽千里共君看月色十年勞我夢槐根

胡床少屈陪清坐尚有新詩共講論

滄洲圖 里人溪居號

隱約溪山遠近汀水天連處暮雲平鴈來沙上點秋色
鷺向蘆根立晚晴滄海夢回詩被冷江鄉月落釣船橫
灣頭蠏舍憑招我相約攜家過此生

又

浦樹汀蕪斷復連江村風景畫中看滄波渺渺暎溪屋
沙鳥飛飛近渡船十里水雲漁笛晚一竿煙雨釣磯寒
清宵更喜添清事夢繞蘆花月滿川

秋日書懷用胡衛文來韻

雨作秋陰慘淡愁小齋牢落閉詩囚滿堦木葉便於竈

一味菜根消得油豪氣獨推湖海臥西風誰在岳陽憂
廟堂定待封侯骨卻笑寒儒浪預籌

唁胡鬳文守制用前韻

驚猿哀鶴抱長愁天地高深一罪囚三載墨縗妨奪錦
五更點鬼定燒油槐花空促風前馬萱草方遺夢裏憂
且誦蓼莪天保句平生忠孝要深籌

和韻贈沈一松羽士

曉窗研露墨塗鴉玲就悔仙閣筆誇青鳥夜傳雲外信
碧桃春老洞中花劒鋒冷浸瑤壇月丹氣新成石室霞
歲月自勞人自逸長生寧復鬢毛華
金馬本來文學地伫教側耳聽鳴珂

蒼江友人中歲名未成因以自號

水五

汀雲淡淡水茫茫秋盡江南滯宋芳顧影未須嗟歲晚
倚雲聊且後春陽橫塘有月芳塵寂遠道無人落照長
御向東風問桃杏可能勻面待清霜

陪督學黃憲副造奉國山寺拜瞻東萊讀書堂

退而即事

籃輿兩兩度松風化國樓臺疊翠中山雨霽來溪碓急
野雲開後鶴巢空多年僧壁餘蝸篆終古書龕有蠹蟲
陽惟照野僧還傷心舊日巖棲處會見詩瓢掛壁間
芳饗尚聞明薦缺嶷香低首意何窮

太守劉丹崖禱弁山得雨郡彥有志喜之作踵

韻一首

弁山龍臥雲冥冥有客擁香來乞靈玉盆倒水走急雨
鬼斧勞松飛怒霆雙鳥忽然天際白數峯依舊晚來青
登攜有酒暢民業何處乾坤非我亭

水五

卽席一律送太守劉伯儒之任湖廣憲副

愛山臺下一盃酒酒盡不堪生別愁靈雨住施焦土澤
法星移照外臺秋五更畫角催仙旆六月南風送去舟
後夜相思竟何處會教明月到西州

送掌教蘇肖泉陞任南都武學

十年曾伐月中柯三級其如退浪何伏驥未忘瓊苑路
老龍仍借洋池波師門桃李春陰盛武帳風雲壯氣多
金馬本來文學地伫教側耳聽鳴珂

和練川池閣新成面東

鄉書催上九重天暫向僧家借榻眠燭爇夜窗紅影溜
茗浮春浪碧花圖長廊落葉無人掃明月孤松有鶴旋
自笑俗根除不得幾宵塵夢故依然

調岳王廟 趙松雪韻以下遊杭雜詠

已自中原苦覬離倉黃南渡更阽危杜郵甘使嘗秦餌
趙璧誰當竪漢旗養卒不歸讐且置長城自壞敵難支
空餘宰樹風聲急相挾胥湖日夜悲

悼文丞相 丞相勤王嘗頓師西湖之上曩舉兵
館燕譚先生之幾然任作詞用配武穆既而未暇未故云云

紫蓋黃旗運已終三閭四廣路還窮扶天漫協宮中夢
欲盡一瓢還縮日老年全怕齒牙驚

冷泉亭有作

一泓常溢四時清三蘗從知冷得名澗底有天秋作影
石邊流月夜無聲山僧潔器供朝汲遊客分甘解宿酲
荒塚石麟秋草沒夕陽無數牧兒還

呼猿洞

青霞成片雲成堆仙關玉鎖何年開巖前桂子落如雨
澗底泉聲殷若雷月明早向鷲峯照暝色恰從天竺回
三聲誰墮峽中淚清夜孤猿空自哀

弔聚景園在清波門上下宋御園也今回祠古墳

御苑曾聞近御溝會芳亭殿備宸遊暖風柳浪啼鶯早
媚景花天幸蝶稠世改徧人營作國日斜遊客避歲舟
憑誰盡掘汪芒骨一洗湖山穢汚羞

水樂洞紀遊

石透雲空水發聲噯噯咽咽更冷冷意非鍾子誰能解
耳在巢由想厭聽風外有時傳水調月中無處訪湘靈

養樂園弔古 賈似道別墅中有初陽臺春雨觀

知音六鶴須拈手誰叔山間審樂亭

煙霞塢鄰水樂湖

青鞋得得扣煙霞草樹叢邊石徑斜碧澗作鄰供水樂
白雲當洞護松花山空常有狙窺樣僧出從教鹿看家
幽興忽終林影晚南屏鐘起見歸鴉

九里松

蔽日參天十萬松兩山南北路西東髯龍臥地秋峯月
笙鶴鳴皐夜壑風游客愛隨青蓋影仙人多住翠微宮
湖山十里非無景商略清陰欠百弓

孤山四賢堂

一杯薦菊汲秋澗千載招仙陳楚詞賞月吟風地先約

山雲澗水句曾遺梅邊初月水仍淺晴後西湖雨更奇
卻笑當年眞寡識凝塵空廟水仙祠

放鶴亭懷古

放鶴亭前一望時天寒不見鶴來歸山人引杖雪穿屐
童子開籠雲繞衣蕙帳夜空驚別怨海天秋淨想高飛
當時華表常留語不道年來信竟稀

登鎭海樓 和孫太初

高樓百尺鎭南垠落日孤帆見海津山繞鳳形懷晩宋
穴探雲氣記先秦塵埃正有西風扇身世那無漉酒巾
今古不關湖上事年年花柳自成春

尋三茅觀 觀近鳳山門

蜂迴路轉覺琳宮窈徑無人有鹿逢隱約湖山風景福
參差臺殿樹陰重三峯涼月歸遼鶴一洞寒雲臥蟄龍
多少渡江南北客早行常聽出煙鐘

和遊紫陽庵

路轉三茅別是峯紫霞遙映海霞紅庭松待鶴前山月
崖樹含秋古殿風仙向野亭彰羽化有丁仙蛻骨在亭中鬼於陰
洞劈鴻濛掛冠甚有棲眞興爭信神山在世中

大佛頭 秦時始皇纜船石

海上何年失巨鰲化成梵相倚崖高法門露頂皈依衆
大地藏身宴坐牢滿月十千輸眼界晩山一髮見眉毫
從知著糞煩溯沈不換秦時守纜勞

青衣泉 卽葬侃胄閼古泉也在重陽庵內今湮

往事淒涼不可論重陽庵是宋豪門泉湮閼古堂安在
級斷桃坡石尙存蒼鼠避人從瓦竄烏龍防客傍堦蹲
青衣仙跡無因見古洞莓苔手自捫

上巳日諸君子雨中遊勝果寺遂登月巖時以不預和答前韻

煙迷春樹霧迷空依約湖山一望同故國鶯花恆雨裏
上方臺殿濕雲中停盃難問陰巖月修禊空懷曲水風
想見聯鑣嫌坐懶衝泥吾正憚乘驄

又

勝槩關心俗慮空陰晴剛變覽觀同地當怪石長松處

春在濃煙淡霧中叠嶂映來天竺兩怒潮驅到海門風
何時霽月償佳會扶醉巖前上玉驄

中秋偕客西湖翫月有作

早熟菱荷已半收湖光開展月光浮水風吹面不知醉
山翠濕衣珠覺秋驚鵠可堪如逐客跳魚時見入虛舟
夜闌更整蒼龍珮直欲淩風海外遊

歸舊業偶書

馬首黃塵記宦遊素衣緇盡始回頭溪山有舊不妨睡
風月多情自進樓名位在人眞畫餅乾坤分我共虛舟
詩腸何遽難成飽消得山林一味秋

滄洲歸老

抖擻京塵及布裘西風歸事五湖遊滄波白鳥萬江雨
野水閒雲一釣舟自計早衰尋潁尾可能垂老困壺頭
濟川浪許平生業回首斜陽野渡秋

東溪

滄洲別墅蘆花夢併作東溪一片秋孤鴈掠汀山月吐
斷虹垂影水雲收晚歸漁艇衝斜日西望雲山對遠眸
倚杖有時來看水卻將閒適羨沙鷗

答龍西溪大僉用來韻

世事流年兩逝波青山歸計有松蘿忘怡閒曠嶺雲白
夢落蒼寒江雨多敗甑已能忘反顧缺壺時復佐悲歌
相思不遠青若水他日扁舟鶴共過

又

楓落吳江水不波西風林屋戒搴蘿青氈一榻世情冷
黃葉滿庭秋意多老去醉鄉堪坐嘯向來春夢付行歌
論文尚阻溪山會大半浮生惜浪過

春草

綠意全回綠意勻芳原補徧舊時痕一千里路秦川晚
三十六陂江上春細雨有情添碧色落花無語共黃昏
何緣不棄閭門巷煩得東風是故人

寓山寺以有所候至三日

路轉峰迴僕馬疲古杉陰下宿招提茶煙一縷有僧榻
村舍幾家無曉鶏秋晚黃蘆喧夜雀天寒紅葉滿山谿
蕭然便作山林夢連夕雲巖伴鶴棲

壽人八十膺冠帶之寵二月十六日誕辰也

淺黃楊柳未藏鴉春雨江南釀杏花人喜蔗鄉榮白髮
酒和花月照烏紗神山歲滿仙桃熟瀛海書來鶴算加
已約年年開笑口東風憑作壽圖誇

思炎卷里南陳氏以六月生母歿之後追念劬勞請予賦此

薰風吹不到慈幃避日萱花正欲眉扇枕漫思江夏孝
弄璋方詠慶筵詩劬勞信有三年愛長養仍當六月期
一寸酸腸終古熱淚流長在汗流時

東山居和孫太初

我生鹿豕甘同羣齋鐘粥魚朝復曛春泥兩屐踢松子

布被一床攤野雲壁閒酒甕謝惡客竹下籐冠磨此君
修琴歸晚暝入戶抖擻兩肩成市氛

過野寺有作和孫太初

古杉敗壁前朝寺短策偶來娛晚晴雲峰如我意思淡
秋氣著人毛骨清空梁僅可辨歲月斷碣已看幾氏名
莞然一笑踢歸影小犬吠人蘿月明

林閒偕野叟

綠野青林少是非矮童瘦鶴慣追隨平生能着幾兩屐
長日惟消一局棋世故不堪頭易禿宦途無奈力先疲
縱談何敢關時事只與田閒較歲時

花徑

柳絲拴縛百花棚綠密紅稠太有情錦嶂乍聯春氣暖
肉屏斜合夜香凝賺來蜂蝶無從出攔住風光不放行
閒得芳條縈綠鬢補裯時見曉妝臨釵橫

無題用劉欽謨韻

錦瑟年華玉樹風鳳臺閒苑禁城東三秋紈扇歸陳篋
半額蛾眉進後宮出塞手痕空怨綠渡江桃葉竟飄紅
春來謝遣行雲夢慚愧楊花繞帳中

又

香羅曾記染啼痕愁絕關山萬疊雲玉枕夜寒敧永漏
錦機春晚住迴文花生寶蠟私占喜麝冷雕盤不耐薰
莫過天津橋下路杜鵑哀怨不堪聞

題春浦卷

殘痕青處春回浦夏幄濃時綠蓋洲百歲光陰消話柄
一軒風月費茶甌睡魔忽落海門曙詩思欲生江上秋
客退不知時早晚滿羣鷺鴨下平疇

題扇

疏林黃葉動秋風隔水蒼山夕照中沙鶴不歸江磧冷
客基初散野亭空乾坤高帽須吾輩風月吟情付乃公
剩載綸竿龍闕鴨海雲招手太湖東

倪元鎮畫 殘雲林

寶香銷歇野航沈淚與灘聲咽夜深春圃獨存蛙在沼
晚雲空候鶴歸林依僧止有隨緣飯行樂都無買笑金
千古御憐遺墨在澹煙寒樹意蕭森

愚隱軒

閑人休用笑愚公皓首江園道未窮舉世有人投陷穽
我生多幸外樊籠朝三可道羣狙智格五都來腐鼠雄
一笑不知門徑事白雲長在萬山中

秋江晚釣

七澤三湘一釣絲夕陽明處見茅茨鷺依淺水秋堪畫
人在滄江晚更宜黃葉隔林長有雨青山覿面可無詩
扁舟剛避人間險慚愧風波十二時

送人知六安州

蹋槐曾作少年遊高度青冥一鶚秋匣劒久韜衝斗夜

郡符新下夢刀州雨前口茗春陽早笏外南山爽氣浮
相送一言煩記取大廷方簡富民侯

菊圃

手理西園十畝荒幽花栽遍淺深黃山城帶暝三秋雨
澤國凝寒几日霜地有金錢風景富潭餘野水壽源長
持螯把酒閒人事回向陶公一艇香

吳二尹西湖圖 吳蜀人

水天花影暗龐鑆重湖曲路通三百寺藏春樹綠
雨高峰對夕陽紅香車多過催花雨畫舫徐撐落絮風
總道宦途容易隔爲君圖本向川中

四皓圖

秦家日月漢山河首相看老薛蘿瑤艸自成方外藥
紫芝會入洞中歌弋人昔謂冥鴻遠棊局今看著數多
獨怪輿紅污兩足可能末路尚婆娑

過揚州

紅樓十里控簾鉤應數淮南第一州觀有瓊花招過客
岸多隋柳礙行舟畫橋夜月吹簫管繡陌春風賣酒籌
游興卻闌行色早短帆衝曙下邗溝

平湖秋月

斷虹收盡湖中雨孤鶩衝開水面霞晚翠秋容澹相向
水光月色正交加已無蓮舫鳴歸槳尚有漁人理釣車
最好夜深清景合一灘寒影浸蘆花

夜坐

紅燭清酣照畫屏捲簾秋氣入軒楹雲閒微月養時晦
露下小蟲司夜更清景良夜香陪我坐響傳長笛是誰橫
悲棲無限西風意屈指流年夢暗驚文山詞一幾燕香清景

秋懷

破屋西風冷做袍坐將日子付詩瓢忍貧學得后山面
習懶做成彭澤腰雨後青山情不厭秋來黃菊興偏饒
棲遲大類揚雄跡獨笑無才著解嘲

秋夜

碧梧涼氣沁窗紗清滴銀床有露華雲母小山屏影薄
珊瑚新月帳鉤斜衣籌夜料添沈水硯几秋香貯桂花

又

門掩月明金鎖靜禁人魂夢到天涯
眞珠隨手上簾鉤鴈字書空月滿樓香篆暗消銀燭夜
扇羅新別畫屏秋紫臺環珮風前振碧井梧桐露下愁
清思遍人眠未得商聲更動樹西頭

中秋後三日與客夜坐

碧簷瑤簪懶髻鬆坐深低月上梧桐界空匹練秋河白
照室雙蓮夜燭紅虛幌桂花香縹緲小樓簫鐸韻丁東
宵分尚有閒生活相對談詩興未終

閒中遣興

一春飽食穩看花眞賴溪山遣歲華竹裏構亭留客路

柳陰撑舫犯鷗沙夕陽半嶺吟笻晚林樹重陰坐席斜
獨被亂蛙嘆道懶五更頻聒報人衙

北京寫懷

東風三月柳花飛爲客燕山未放歸池館有蛙驚夢短
海天無鴈得書稀坐看紫陌鶯花老臥想青山犢笋肥
身世已拘時事改向來猿鶴竟相違

漁隱卷

半世功名一野航水雲回首是吾鄉青山自覺面顏好
白鳥不知人世忙已辦持竿坐煙雨更看橫笛弄滄浪
餘生不作雲臺夢剛笑磻溪有釣璜

謝後涉園自遣

短鞭會記走京華回首雲林歲月賒北闕尚懷鳴仗馬
東風又落笑人花向來夢境迷蕉鹿病後疑心釋酒蛇
藉手一盃聊自給韭畦蔬徑擷芳芽

齋居遣懷

孤齋風雨砌愁城日遣青蛉葛酒兵吟苦只教詩骨瘦
懶便都覺宦情輕庭堦夜露梨花月簾幙春閒燕子聲
芳緒不成時節晚醉嘗騰裏過清明

春日病中漫成

綠意紅情上蝶叢芳原近在畫橋東春醒連囷杏花雨
午夢杳隨柳絮風門外有情來舊燕湘中無信斷歸鴻
青春行樂他人事藥裏薰爐自病中

壽人母三月四日

纔領風煙禊水濱又偕花月慶生辰星躔婺女祥光現
日捧黃雲泰運新瓊樹有輝粧閣曉綵衣翻影舞臺春
飛瓊更奏雲璈曲憑仗西池送酒頻

西曹休日飲貴侯第夜久止宿一首

錦堂屏障映烏紗發碗春雲疊進茶坐聽古琴嗟別鶴
醉濡狂墨笑塗鴉寶香薰被仙都夢銀蠟窺人午夜花
睡覺忽驚鐘漏曉起聯朝馬赴東華

溪山文會圖

高人已別溪山去猿鶴栖栖怨失羣春水放舟孤問字
夜窗明燭罷論文新詩有料堆黃葉古屋無人鎖白雲
只任貴游來往數歌呼終日醉紅裙

閒居漫興

焚香卻掃下簾鉤盡日清閑若退休有竹百竿醫去俗
得梧一葉報來秋書門正可方廷尉東帶無煩見督郵
趁此好窮天下理未甘虛浪醉鄉遊

守宮詩 戲效湯東谷

心事誰敎鳥絳紗輒香易解跡難遮無端尤物能輸血
不管青娥欲破瓜紅豆嫵人春在肘丹砂凝腕玉生瑕
芳年竟阻鴛鴦會腸斷銀鎚午夜花

又

已恨重鑰閣洞房悶人更守禁人方裏來猩血點情事

點作臙脂記閨粧春逕故難瞞阿監貞心留取待君王

相看休比霜紅葉拈起傳情越斷腸

題丽花小像

松下山門白晝長此中渾與世相忘白雲夜冷龍藏鉢

黃葉秋深鹿繞床泡電已空三世業頭顱相近百年霜

須知灌頂餘甘露慙愧南閻沃沸湯

讀崖山誌有感用前人悼陸丞相韻

海門一字釘樓船失計無如此見偏一旅盡亡興夏眾

六更終訖過唐年去邠已恨無奔地出趙從知有定天

千古慈元幽憤在午潮聲咽廟門前

崖山大忠祠用陳白沙韻

陣勢故難當北馬香煙徒遣逐南風滄溟不盡填波恨

赤手空圖救日功天使未回成一統人將血食報三公

追思更益淒涼事骨塔會聞鎮廢宮元混一後有神降

從知有數清明節後開花米田天下亂如麻直待龍蛇

繼馬依舊中華福地古月一庫還家當初指望龔生渥

死在西江月下坡元氏納后世約配于龔吉氏此句蓋

含順帝非龔氏所出之意蓋時謂順帝爲趙徹也又順

帝殂于應昌氏之村與取木于彼寺之殿梁其上隱隱

有西江月一詞郎前闋也亦異甚哉米田句蓋不滿于

天俾存乎人之意九九爲陽九清明乃百六中國當此

際乃厄會也必主亂離

漫成

頭童齒豁七旬餘辛苦揚雄尚著書門外設羅常有雀

手中彈鋏竟無魚布衾麤辦撐秋夜塵甑還愁偪午廚

黃葉一庭雲一榻山堂風景類僧居

自遣

天賦閒情可柰何雪霜況未上頭顱煙雲下筆詩千首

花鳥當春酒百壺已愛身心同詵馬不將辰昏吻賦靈烏

懸車幸了黃塵債春夢無煩繞路途

自笑

學道無成每自慚區區七尺但長髯大篇何敢言文字

細務還教涉米鹽障眼苦無仙鶴草禦寒誰有火龍襜

平生習病頁堪笑傲骨橫腰不受砭

偶成

兀兀顛顛任醉醒倦將雙眼看人情黃金似水東西去

白髮和愁日夜生短褐僅堪供歲晚東風全未放春晴

世途回首還堪笑四十年前只暗行

僧人致政歸

神武門前早掛冠歸來松菊何依然謝公自有登山屐

季子寧無負郭田午枕熟口三鳥夢釣舟輕泛五湖煙

華亭唳鶴東門犬大不如公識見先

悲秋

搖落山川知晚秋日蒼雲澹遞生愁長河斷梗漂何所

斜月清砧搗未休久客正悲王粲賦倣裴剛厭子長遊

西風三意催時節不道浮生易白頭

煙雲漠漠雨昏昏一片瀟湘古意存望遠不逢人返棹

懷歸惟見鳥投村逢春居士無生意向夜孀妃有淚痕
老我歸田卻相喜擬須深處寄柴門 韓有木居士詩

友竹卷 進退韻

餘子紛紛何足數此君落落獨堪親相期歲晚立冰雪
不獨春深長子孫仙籍已煩清俗耳碧雲還藉隔紅塵
清風日日攤書臥怪得先生懶出門

與錢學士遊西湖一首

積雨初收露兩峰水光山色瀉長空畫船載酒來天上
青鳥銜花入鏡中檀板歌聲無越女翰林詩句有唐風
勸君莫惜淋漓醉明日啼鶯怨落紅

志潮

水五

戰爭蠻觸竟何爲不值煙波一釣絲淺水月寒常有夢
冷江楓落最宜詩數莖華髮黃塵淨千古高情白鳥知
向夜醉餘風水靜自將秋意笛中吹

滕王閣

青紅高閣枕江湄閣外江流碧玉圍半夜客帆眞羽翰
一時賓履盡珠璣鷹邊南浦迷秋色簾隙西山送落暉
鳴玉忽收時事改月明惟有釣船歸

岳陽樓

鏡中一點看君山木落天高水正寒明月吟飛誰復見
西風憂樂世誠難客邊歲月孤舟晚鳥外汀洲夕照殘
孟酒未闌人未散喚誰橫笛倚闌干

黃鶴樓

白雲黃鶴兩何之千古江樓只舊時微雨送涼歸玉笛
晚蟬催日下牙旗胡床且盡樽前興鸚鵡休誇席上題
歸騎忽迷心目亂清蘋汀樹正參差

八月八日奉壽臨泉殿下先期有五鶴飛繞之祥

鷹邊景物中秋近海上雲霞五鶴旋人倚瓊樓望明月
酒和玉屑瀉華筵繽紛桂子天輸粟爛熳祥光地有仙
叙佩鏘鳴賓客散笛聲催曉洞中天

巡行和壁間韻

澄清未了晚登車晉國山河夕照餘霜後正燒青塚草
抹炊煙野外居

途路十年私養鍼白雲回首舊茅廬

春浦志隱

夜涼春月珠生浦秋晚寒蘆雪覆汀負郭小塘眠犢地
面溪斜搆浴鷗亭木奴千樹辦租絹烏鬼一羣陪釣舲
門外夕陽多少事先生醉眼未曾醒

和尚平麓暑雨晴後漫賦

蟲引青絲拂樹長蟬尋空垤上堦忙雨軒燕子烏衣潤
風檻芭蕉綠扇涼飯後簟紋攤水浪靜中騷句味蘭芳
清詩瀉我冰壺露正遇文園渴肺腸

再用韻寫懷

短世都來一夢長占人閑處看人忙案無公事且偷睡

窗有南風肯借涼百計正堪雙白鬢一年能遇幾紅芳
當知肉食難稗補好乞山林舊菟腸

有感

紫陌看花獨後時夕陽疲馬意遲遲阮公身世經旬酒
杜老窮愁滿肚詩梧影夜寒空署月桂花秋老故山枝
江湖路梗風塵闊何處還堪展釣絲

又

薄宦勞生十二時稍知求道已嗟遲客應風雨常妨酒
公案光陰幾到詩春夢正迷芳艸渡閒愁多聚落花枝
頻年擺脫還虛誤慚愧胸中掛寸絲

書屏間言懷

障裏江南夢裏山七年身世簿書閒鷓鴣夜足寒枝月
苜蓿秋空老驥關長有窮愁妨樂事久無稗補愧朝班
摩挲尚有床頭劍一醉聊開壯士顏

蟠桃

海山春色點丹砂歲滿三千樹有花赭袖漫思留異種
錦綳曾屢到仙家香凝金掌三秋露味美瓊筵五色瓜
倘我一盃同不老百年雙臉暈朝霞

乙亥中秋與客夜坐用韻

露井涼生丙夜秋寒砧清斷練初收一年好月依期滿
千里明河拂樹流仙珮有聲諧藥杵唾花成點沁茶甌
乘鸞甚起翩然興誰在瑤京十二樓

汪京兆山居三首

仁峯精名養拍讀書之所

眠雲臥霧屋三間老慣山林夢亦安巖桂有陰秋墨冷
候蟲無語夜鐙闌瀑飛蒼壁琴床潤蠹入青編字跡殘
卻向朝來撐兩頰獨留山色靜中看

聽玉臺北園有竹百竿即其林隙地砌石臺一泓德風聽竹故名

枕流雙耳未全聾飽聽瑤臺戛竹風簫管忽傳雲影外
珮環疑在月明中春蠶葉底聲難並夜雨篷閒夢暫同
坐有簟輿眠有簟天將清事付山翁

蓬窗北瞰溪流南面石塘規篾蓬之制故名以竹劈節覆之

小窗規制類方舟覆蓋還看效竹樓雲氣最宜書榻曉
雨聲常作釣蓬秋詩連矮壁妨題鳳闌傍清溪便狎鷗
更著蘆花橫淺水西風卻好夢滄洲

贈胡夢石用胡棠文韻

謀生豈問四立壁處世眞成七不堪青天月色酒在手
野水菊花秋滿潭看山樓上簾常起夢蝶庵中睡獨酣
眼望碧雲拈鐵笛欲騎黃鶴當桃驂

白竹墨菊

歸來三徑傍林泉野竹脩脩菊數叢仙子玉簫攢鳳羽
騷人秋墨注鵝翎最宜皓魄陪清夜未害緇塵染落英
百歲相看秋更好晚香高節渚山亭

蒼龍溪新宮圖

花木參差日晷閒碧堦蒼蘚覺清寒水喧晝枕來堂下
松作秋陰墮硯閒風雨不關仙世界笑談皆著晉衣冠
何年更屈芙蓉主海上清風降珮環

寄潘園山

短刺長鞭久倦游爲君猶作故吾羞鐙花細雨淮南夢
木葉西風洛下秋語盡世情惟自語養成窮骨更何求
新來湖海交游少見說元龍懶下樓

贈南山庵道者 用座客韻

滿樓山色一閒人盡日清香悟道眞獨枕夢醒常近午
小庭花落不知春生涯已辦儲餅栗世事從教有劫塵
擬借一杯陪此老便同商嶺避咸秦

嚴解元遊吳中

天涯同路歎浮沈夜雨新豐冷客衾千里每勞遊子夢
百金難轉故人心月明夜舫聞長笛楓老秋城感暮砧
立馬一盃情有限停雲無語伴長吟

送弟霽回

黃葉蕭蕭擁客程驛塵飛襯馬蹄輕鶺鴒千里暮雲斷
鴻鴈一天秋月明春草有詩還入夢夜床聽雨定關情
東歸便欲尋漁釣問訊嚴灘艤碧潯

客懷

東塗西抹十年前老大蛾眉敢鬬妍青史功名付春夢
碧山情思坐啼鵑隨行自笑歸來鶴訪舊眞同興盡船
容易銷魂門外雨客衣還是暮寒天

又

嶺表仙城海上山東風吹綠到人間管生楊外午陰合
謝客屐前芳艸閒隱几最宜秋爽入樵蘇常對夕陽還

湖海經年歎轉蓬壯懷銷盡酒盃空楊花客路江雲外
燕子春寒旅舍中世事未明蕉下鹿交游易散雪天鴻
重來杜牧餘雙鬢慚愧茶煙榻畔風

和芍藥二首

暖日斜烘錦障移似貪濃睡獨開遲牡丹亭小春長滿
孔雀欄高影半欹情逐絲雲空有恨淚含紅雨更多姿
須知絕色還雙美作配花王也自奇

又

□影扶春日共移怕開愁謝意遲遲玉人睡起紅綃□
金屋粧成綠鬢欹謝蝶又迷歌酒地姚花全畏□妒
獨憐歲作羣芳殿合向東風歎數奇

贈嶺南劉舉人之春闈用李二守韻

眼空湖海氣橫秋匹馬西風指帝州三島醉鄉遊閬苑
五更詩夢掛羅浮可無雲雨翻龍窟須有聲華出鳳樓
猶記酒酣誇得意春風十里上簾鉤

秋夜有懷

□氣侵人冷畫屏瀟瀟庭竹動秋聲兩年故舊曠盃□
千里美人河月明病起自知腰帶緩悲來誰擊唾壺鳴
坐深忽感年時事烏鵲南枝思暗驚

午睡起渴成

睡思曾騰正要茶盡簾人靜報蜂衙石榴放出兩三□
海燕飛穿四五家門外雀羅占世態夢中蟻穴賺□華

謝家春峝閒人事付與新詩得自誇

送鍾秀才歸越寓朱字作

□□江湖世味空已將歸夢寄詩篷一千里路嶺雲外
三百六灘江雨中築館幾時延郭隗徙官中歲笑揚雄
何當一舸尋狂客共看東湖菡萏紅東湖鄧鑑湖也

遊山寺

四麓修竹滃青蒼不著紅塵到上方得暇偶來參玉版
對談因與借禪床迷途頗覺功名誤浮世空驚日月忙
輸與此閒心易了閒中經卷靜中香

丁卯中秋與李二守對坐

玉宇澄秋一鑑明九天風露發晶英使君北海樽常滿
老子南樓興倍清千里相看驚聚散百年難保是陰晴
更闌笑撚桓伊笛相對胡床睡未成

秋眺

木落淮南九月秋鴈行斜去渡衡州兩竿紅日山楓下
一髮青山海外浮暝色客投無主寺笛聲人倚最高樓
西風滿眼滄波意欲問漁人借釣鈎

贈崑山子無上人

野鶴閒雲自在飛世間何處有危機風生湖海新談麈
塵避雲山老衲衣秋榻暫依臨水寺春盤還憶故山薇
因君記得楓橋路夜半鐘聲出翠微

送阮上人歸甘露寺

布鞋錫杖走天涯是處青山卽當家雲裏五臺賡佛國
日邊雙闕到京華西來戒臘庭前樹南去歸裝海上槎
塵債已償淸業在滿江秋水浣袈裟

求田不成東呂子克厚一笑

老去心情只自憐總將生計付蕭然千金莫售屠龍技
三頃空謀養鶴田月夜水寒魚卻餌雪天興盡客迴船
長鏡依舊尋黃獨慚愧空山度歲年

終慕卷

百年先德壯門楣回首音容繫夢思宿草故深三尺土
悲風恆動五更枝所嗟逝水無迴日剛信羹墻有見時
歲歲芳原寒食節一盃澆向九泉知

施侍御哀怙卷

少無瞻怙壯何依寂寞寒塘聲掩扉夜月不歸華表鶴
春風空長首陽薇墨痕慘淡餘哀淚縱橫有故衣
寸草正芳萱何茂燭君努力報春暉

春陰

冷煙疏雨濕池臺漠漠頑雲撥未開不柰曉寒花退縮
似疑昏晚燕歸來夜香庭院無新月秋景園林有落梅
總是黎花渾得意朝朝宴連日夢相陪

壽詩 倫以以壽

九苞文采故超凡名在襄陽傳記閒日捧黃人天運泰
杖攜綠玉地仙閒瑤池啟會欣桃熟蓬島傳書見鶴還

綵袖舞餘歌鳳德酒中花影耀紅顏

五頭瑞蓮陳司訓官舍偶產時謂是歲邑士發解之兆

錦雲窩裏種芙蓉解使雙葉怨恨空涇綦午交雙隗頸
洛妃新御五花宮源通丹桂平分月香逐青芹別是風
爲瑞恰看臨泮水會須標作狀元紅

贈章廷直進退韻

翩翩靈鷲羽毛奇洒洒淸談玉雪霏願愷筆頭無俗畫
杜陵驢背有新詩碧雲作合當春暮今雨臨門值燕歸
聊藉東風一盃酒西湖還訂後游期

踵答章廷直

少年作賦慕場雄晚歲風花一笑中谷口謾傳名譽好
世閒未見是非公千金買駿羞駑儈十樣呈眉賞畫工
舉似青山渾厭薄住君癡坐聽松風

送人之京闈應試

馬頭風雪撲行囊三十功名道路長白雪才高堪獻賦
黃金臺好未思鄉嶺雲欲作夢千里海月空驚天一方
春酒醉餘雙耳熱轟雷伫聽到林塘

春日雨中書懷

淹句風雨未開晴曉鏡看餘慨歎生白首故交今有幾
青山生計竟何成依棲梁燕愁無訴狠藉黎雲恨不平
庭草漸深春又晚一番岑寂過淸明

題畫

蕭蕭落木楚江秋江上西風襲布裘白雁不來空北望
碧川如赴竟東流百年身世雙蓬鬢千古功名一釣舟
卻顧夕陽懷遠道暮山依約斷雲愁

竹窗 吳人號

蒼靄碧陰層復層旋從雲竇啟山楹相看一榻斷塵氣
時聽四簷來雨聲手製簿冠存古意日將詩卷了餘生
客來自着清風引莫訝先生不出迎

芝谷 隱者號

南山北山雲氣多短衣露脛行且歌九莖自信勝薇蕨
四老見招同薛蘿丁丁伐木碧松塢呦呦鳴鹿青草坡
百年正爾夕陰促柰此清泉白石何

水五

題六安八景

龍潭秋月

舟次楊村去京師百里

斜日丹楓住客舟雁行南去正書秋岸頭沽酒雜浮畢
蓬底拋書尚夢周夜案有油驚點鬼曉窗開鏡訝兜鍪
帝城百里揚州路太息何人跨鶴游

和游雁蕩

夕翠朝嵐擁不開海濱剛見小蓬萊疏松澗古幽泉咽
明月峰高旅雁來雨意獨迷羅漢峽晴光遙映越王臺
年來湖海艱行腳慚愧登高作賦才

留別諸京貴 和張宗憲揮使張棄文就武

黃金何處覓高臺彼帽西風滿面埃山下楚人空有淚
獨無白芷一唱新歌水宮露冷披袍錦洛浦塵輕想襪羅
沈醉載歸湖上晚一眉新月漾修蛾

西湖賞蓮

浮萍開處港清波翠蓋紅粧擁簇多已約畫船攜美酒
館中翹士正多材十年未長青萍價百念先成畫燭灰

道觀晨鐘

虛皇朝罷漏初殘百八疏鐘破曉寒響逐宿雲穿石屋
清和幾月在瑤壇驚心客館催行急腸斷春園遣夢難
獨有道人醒悟久慈波情水坐來乾

春日與李三守遊北郭至溪岸坐飲

柳絲搖搜弄東風人倚桃花鬬面紅韶景易消千日酒
濤聲誰撼萬株松登臨有眼超塵外身世無憑落夢中
莫怪使君胸次闊固應北海較豪雄

九日與客坐雨中命觴感潘邠老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因賦一首末句以遷謫也故云崎南云

酒盃難得渾無事風雨何妨暫有時吹帽淋衣原不惡倒冠落珮更何辭碧油爲我充新隊黃蕊於人實故知從此山城添故事不應偏後嶠南詩

壺天圖

乾坤未必人間大日月惟應世外長伎倆正堪齊夢鹿路歧多半蹈亡羊已看桃核遺方朔會有壺天寄長房歸去亦知仙界近碧山松竹正清涼

題霍山八景（八景曰龍湫虎崖天池風洞凌霄樹碧桃花試心石牀元臺詩總括云用嚴解元韻）

挽介石王二尹（王舊巫子邑既而謝事歸其在邑適予最厚故詩及孺子事）

十年春夢轉頭空三徑秋光著意濃下榻舊曾延孺子上樓常擬拜元龍閒門忽謝先生柳孤塚新移處士松老淚滿眶無處滴蒼山落日暮雲重

龍隱靈湫歲幾何虎邊崖石不堪磨天池有水清心目風洞無人許嘯歌老樹挾霜凌漢外小桃得意笑山阿石槃未用將心試及第行看細馬馱

題太和縣察院中和巡按諸公韻

口辦綸竿坐海濱宦途驅轂曉轔轔戴酣白蟻風日夢
唱徹黃雞老逼人南國蓴鱸秋後少東風桃李夜來新
憑君莫訝張羅冷自要閒居養病身

又

落日哀猿楚澤濱柴車村路響轔轔半篙綠水初停棹
一片青帘正喚人風雨客愁春後積江山詩句醉中新
小庵睡足眞成識雲夢南遊寄後身平生睡足處雲夢澤南州蘇子美詩
申境界今安陸是也而子今謫六安且舊嘗有睡足庵圖印又字畫頗類故或者謂予爲其後身云

至蒙城題莊子詩和李御史壁閒韻

生前雙蝶夢南華身後遺經詫百家短世浮休過風雨
深山雄怪見龍蛇付之鳶蟻吾何有觀到濠魚樂未涯

遺跡莫尋秋草合荒郊惟有路橫斜

由宿州至靈壁循汴堤而行晚宿道傍古寺

車塵馬足汴堤長夕影昏鐘客意忙小犬音聲松下暝
落花門徑晚來涼三生精魄迷前世四大形骸寄上方
祛掃俗緣觀衆妙一龕燈火夜初央

七夕

人間天上屆秋期梧雨新涼一葉知銀漢有橋橫鵲尾
金鍼無巧遞蛛絲生謀敢歎中年拙流俗眞成百世疑
好事總輸兒女輩列筵張燭夜深時

寄六安東莊練揮使程已致仕年邁而尚
納待者故戲之云

一詩問訊東莊老春水門前幾尺深暮境風煙饒黑髮
向時松竹盡蒼陰舍西村畝催農事池面遊魚慣樂音
猶有夜堂高興在醉偎燕玉醞瑤簪舊

謫後出都至韶河留別一二知已

幾年譬筆侍鑾坡補袞無成笑拙何雲暗蹇垣初失馬
草深門巷近張羅籬中已歛秋風扇海外行逢春夢婆
明日孤山催遠發一樓南去泝星河

登霍岳頂用嚴詩元韻

謝卻西風白扇塵萬山秋氣挹清新石泉細響聊充樂
霜樹純紅足當春雲沒孤鴻勞望眼天留殘照待遊人
醉中忽起幽棲興何處蒐裘好卜鄰

曹瞞看人字碑

忠孝古來無二道總因扶世立民彝可憐墓上征西碣
不似江邊孝女碑父子並浮眞異事君臣易置欲何爲
月光一似奸心黑不許羞顏見好辭

州人馬致遠藏一卷乃宋徽廟與金締盟約共
滅遼付與降人趙良嗣求滅歲幣御札感而有
作

樓船海上使初回牌謂燕雲唾手恢皮幣儘教投北去
鼓鼙不絕向南來一時國論忘唇齒千古宮城變劫灰
展卷忽看遺墨在風煙寒慘助餘哀

美人攜琴圖

綠窗寂寞鎖嬋娟抱得瑤琴不忍彈庭下雙鸞如昨日

曲中別鶴又經年成都酒甕香傳市溢浦琵琶月滿船
妙處可聽君莫誤古音今是十三絃

九日李二宁以糕來且以詩誇示用韻走答

詩筆當壇敢下糕霜天有手慣持螯解圍謝媼休驚客
破敵周郎未懼曹揮掃百篇看我捷搜採萬象笑君饕
酬來不管乾坤大直欲螻蛉看二豪

李京兆和所作中秋詩調未成詩以自嘲因和答之

銀燭光中擊鉢催仗誰喚得謫仙來庾樓此夜空談麈
金谷當年滿罰盃飯顆山前朝杜甫斷腸句裏困方回
騷壇風月先生事無賴閒愁且放開

怡靜

生平清僻厭喧囂住近溪山遠市朝紅日透窗春夢醒
白灰發火夜寒銷松閒有地容拖杖樹杪無風觸掛瓢
心境自安塵跡斷莫教猿鶴引漁樵

遊江心寺

十日都來九日勞偶因山水赴佳招空堂龍出雲衣濕
孤嶼潮來地軸搖江月最宜丹闕鏡海霞還象赤城標
新詩乘醉書塵壁付與山僧慰寂寥

賀丞膺獎

撫字催科兩擅能秋場公賦蔵常登名高薦剡優爲吏
座有官箴敢負丞首蓿未應淹老驥風雲終見奮南鵬

相獻便作湖山醉憑仗公厨酒似澠

送嚴推官之漳州任

南望閩山憶舊遊都門分手倍離愁十年意氣看長劍
千里風塵上敝裘馬首亂山官樹晚波心落日瘴江秋
訟平定有吟詩暇還許新篇寄雁不

又

宦途世味久諳嘗又作南行出帝鄉三尺斗文歸劍匣
百篇風月聚詩囊馬衝曉色連山霧雁帶秋威滿路霜
向夜天心孤月皎瘴痕開處認汀漳

送褚鳳臺還遷地曹

汀洲落日思依依別酒相看淚欲揮雲海忽驚萍跡散
天津又促使槎歸尚書再賜星階履侍史仍薰畫省衣
老我卻須揩兩眼九霄雲翮看高飛

又

長身曾見峙秋臺文采翩翩邁眾材白傅未悲溢浦謫
賈生今向漢廷回兩年薄宦青衫敝萬里長風畫鷁開
不道清霄雲色淨有人凝立望中台

送府公某得旨解職

宦囊不辦買山錢春水空回載鶴船翻手有雲遮白日
出門一笑看青天官箴未必忘三字公論何消待百年
去矣種瓜何不可東陵還有故侯田

題兩浙清風卷 送大延王對川還朝

繡裳玉節照華原獨鶴橫秋健羽翰道路盡瞻桓典馬
班行多憚惠文冠紫青彼者星爲珮烏府先生鐵作肝
歸去清風攜兩袖阜囊吹上五雲端

壽東樓主人李侍御父正月元夕

淑景晴春柳上回雪痕消到北枝梅樓臺燈火烘元夕
嶺海風煙入壽盃洞府僊人明月笛天涯客子縱雲臺
縣圖故有無因得扣長生信極目弧南有鶴來

又壽李母夫人

舞砌花臺步障聯午風清晏獸鑪煙麻姑行酒麒麟脯
秦女吹簫珮玎璫筵袍錦未歸瓊苑客釵金爭擁桂宮僊
相看鳳闕來鴛誥記取高堂具慶年

送陶大尹匯溪之官秋臺

三年宦況清如水百里仁風藹似春無柰荻花秋送客

不妨檣燕曉留人江亭未盡驪歌闋驛路先開馬足塵
此後相思隔南北楚天遙望雁書頻

題畫

春山寂慮亂雲蒸龍氣微噴濕氣生碧澗有聲聞伐木
綠陰隨處護啼鶯人逢道友中年侶樂在瑤琴太古情
芒久卻思歸路晚夕陽回望樹西明

送陳教授遷官秋臺

紅旗畫鼓簇沙堤語燕飛花管別離三載共推時雨化
九遷初到白雲司高談後夜懷師席餘潤他年長桂枝
欲繫仙舟竟扉酒不堪殘柳欠長絲

送鄧學諭之任縣尹

淡紅濃紫淺深黃同在東籬各自芳一種秋風分五色
百年佳節又重陽夕英舊飽沈湘客潭水今傳益壽方

溪風獵獵動寥旗蒼莽雲山欲暮時萍水忽驚千里別
酒盃空負十年期青氈舊仰居師席墨綬新看襲漢儀
去矣贈行無別語古來循吏有餘師

姑蘇晚眺

蒲帆一飽卷吳淞晚向蘇門泊去篷霜樹兩堤江水碧
風簾十里市樓紅雲廊響屧無遺跡夜壑騰金有閟宮
極目川原秋色淡悲笳驚起暮天鴻

沈日休居士壽席致語

太平人物古衣冠洛社高風信許攀壺隱久超塵市外
地行今在列仙閒鼎中丹氣神方秘海上桃花洞府閒
醉倚東風開笑口兩巵春酒照童顏

琴軒

石鼎焚香夜二更小軒清事素琴橫溪山月古梅花老
天地雲閒柳絮輕澗水忽澆箏笛耳僊風時落珮環聲
知音會有窗前鶴爲展瑤徽一再行

秋意

庭梧木落氣蕭森又見西風送暮砧分手竟辭秋後扇
同床思擁夜來衾雁投南國經行遠月近中秋作意深
病起視屏書句滿可堪光景費搜吟

己亥秋望後李尹招遊元峰卽席有作

十二僊臺倚上清夕陽延客透山明石泉醉漱齒驚冷
松吹坐當衣覺輕佳句偶從山水得好懷都向酒盃傾
相看蹋月尋歸徑一路涼秋絡緯鳴

送沈君紹宗赴天全幕府

十年螢雪謝書幃萬里風塵事馬蹄
蜀川春樹聽鶯啼清時幕府稀文檄勝槩邊關壯誰輩
卻對雪山迎爽氣朝來暝目塞門西

贈萬安寺僧成清

利門名路兩無關心在煙雲水石間秋塔夕陽林影轉
夜堂明月磬聲閒窗前呪食看禽下石上翻經待鶴還
安得便超塵網外一藜相與看青山

送人閩中縣丞 進退韻

江亭南望滄雲峰落日離筵酒易終梯月久期登桂闕

分驄纔喜佐花封劍津水落灘聲小鐔嶺峰高霧氣空
此去哦松應得句大篇無惜寄春容

徵教堂爲褚正郎賦

芝蘭玉樹砌前階又見濠川聚德星燕寢有香凝坐席
內簾無語透廳屏絲綸頒寵龍縣壁詩禮傳芳鯉過庭
總道高基隆鉅搆鳳臺今喜近青冥

鐙夕前一日與客登保叔塔眺望晴湖晚愁孤

山小酌

梵塔亭亭揷半空登臨時喜客相同山南山北春雲際
湖水湖煙夕照中遲鶴漫邀亭外月觀梅還怯水邊風
歸鞭三市穿鐙火遮莫遊人遠避驄

李明府爲修兒輩書舍柬謝

秋霖正得補天手夜燭無煩鑿壁翁滿屋何嘗來落月
重茆今不怕高風處堂燕雀身何穩安分鷦鷯計未窮
十載書生困環堵不才何幸賴帡幪

秋懷

鷄肋功名也自羞五更殘睡好回頭山中白酒今年熟
籬下黃花昨夜秋賈傅未堪傷鵬鳥魯公直欲問蒐裘
西風不管天涯事只與清砧送暮愁

舟中夢登第

三十年來蹋市塵槐黃堪喜復堪嗔庭中車馬慚稽古
天上神仙讓故人誰遣叢陰藏大幻固知蟻穴未全眞

覺來畫鼓催舟發殘月寒潮送去津

謫所答李明府勉留韻

清時慚賀諫官名犬馬爭無戀主情補袞才猷嗟已拙
乞骸心事向誰明風花過眼眞虛夢歲月侵人已半生
歸去亦知林下樂古松蒼石對棊枰

贈一素居士

麁縕大布喜纏身麥飯葱湯敢饋賓一素足昭天下儉
萬金寧濟世間貧已看習氣同儒者若住深山卽道人
卻笑肉屏和錦幛業風吹作路歧塵

石屏

天丁鑿玉礨瑰瓏九叠三山出意中雲母乍開秋影薄

水晶低映夜堂空一清雅對鑪煙碧太侈翻嫌錦障紅

誰在仙臺橫枕睡片霞移得禦山風

驛中遇雪

土墻茅屋噪昏鴉到驛分明是到家四壁有聲風撼樹
一庭無跡雪飛花客因衣薄頻催火吏爲樽空只煮茶
睡覺紙窗鐙影滅倚牀閑聽蟹行沙

壽友人中秋後也

銀漢風清蓐氣收弧星入夜照南州天於順境加全福
月到涼宵有別秋玉屑搗霜丹藥就金莖分露桂香浮
停觴借問南飛鶴漲海今添第幾籌

寄靖守湯鶴峰

湘山九點望中疑杳杳滄波阻會期短刺未投鴻去後
新篇剛寄燕來時風生誕馬行春早漏下鈴齋退食遲
老我莫驅千里駕伫雲無語費遐思

卽事

一樹櫻桃鳥啄殘麥秋天氣尙輕寒蠶登曲簿桑初盡
燕補新巢土未乾病裡古方閒自檢鏡中華髮老羞看
今朝不共劉郎醉辜負東家苧蘂開

報恩樓 取報國思親之意爲褚鳳臺賦

鴛堦鱗瓦碧參差百尺觚稜出翠微拱北獨看紅日近
嚬前時憶白雲飛江湖地遠憂雙闕欄檻春融惜寸暉
卻笑荆州登賦客只將懷土付歌欷

峨嵋四老詩爲少眉譚愈憲作

有親偕老已多年何況高堂四壽全黃石白猿雙大隱
西池南岳兩蕊仙龍光照室封章煥獸錦當堦舞袖翩
指點安期來獻棗海天一鶴駕長煙

紅梅

春情寄向歲寒枝不道東風解出奇仙府九霞明帳幄
漢宮雙額賦膽脂西湖別有桃源路東閣幾成杏苑詩
風味色香俱上品化工安得謂無私

又

月地雲堦遇絳仙曉鐘聲斷護霜天江妃被酒粧全改
謝女施朱態更妍晚翠尚須松竹鬧春紅不放杏桃先
墨梅爲王生玫題

晚粧誰在影娥池狼藉龍煤不自嫌白練偶濡游戲筆
緇衣端稱好賢詩印他水月神還在暗盡江雲路莫知
卻笑東風輸眼力粉紅惟賞透牆枝

金竹

高節亭亭耀日光麗江分種到瀟湘將軍畫筆梢全重
鄙塢春風笋倍長影落城南秋瑣碎聲諧簷玉夜丁當
憑誰製作江陵管獨架金樓第一牀

杏花

小紅橋下靠牆枝標格如梅也自奇春意足傳雙蛺蝶

東風更逞援花手腸斷清香欲破禪

墨梅爲王生玫題

晚粧誰在影娥池狼藉龍煤不自嫌白練偶濡游戲筆
緇衣端稱好賢詩印他水月神還在暗盡江雲路莫知
卻笑東風輸眼力粉紅惟賞透牆枝

金竹

高節亭亭耀日光麗江分種到瀟湘將軍畫筆梢全重
鄙塢春風笋倍長影落城南秋瑣碎聲諧簷玉夜丁當
憑誰製作江陵管獨架金樓第一牀

杏花

小紅橋下靠牆枝標格如梅也自奇春意足傳雙蛺蝶
晚風惆妬瘦臙脂香羅浥淚同聽雨碎錦圍春別有詩
腸斷江南斜日路采芳誰復寄吾私

宿雲居山房 和施璇川

世路忘來世慮微青山獨喜未相違客登禪榻賓絲在
院廢木蘭人跡稀習嬾正堪摩詰病知幾剛道季鷹歸
佛鐙照影山房寂捫蝨無嫌解敝衣

送江大尹膺欽取排律

如雲如霧紫霓旌指引雙鳧上帝京楊柳綠搖官道淨
芙蓉紅映祕圖澄夢回霖雨三台近奏罷薰風六氣平
牧政少年頻兩試宦城驅轍邁孤征文章輝世黃金耀
氣宇凌秋白玉橫邦禁講明兼讀律廟謨參與解談兵
滿路榮光歌不盡野翁重贈繡衣行

遊霍山頂命坐客出上下韻走筆一首

仲淹入閣疏時事貢誼登朝說聖明壯志澄清觀攬轡
不堪經濟卜待衡依依景運從龍起靄靄朝輝待鳳鳴
滿路榮光歌不盡野翁重贈繡衣行

遊霍山頂命坐客出上下韻走筆一首

馬首年來未便東南山佳處若將終醉揮布袖招黃鶴
閒抱瑤琴倚碧松凡鳥未教書石屋籃輿且自造山翁
眼中湖海推豪氣賦裏雄雌誰大手風荒殿有基存廟祀
古臺無路問登封草茅零落誰堪其柱香火依微略可宗
落日漸看西北去遊人猶自往來逢賞心且罄樽前酒
蓋世誰論紙上功萬事轉頭雲漠漠百年過眼隙匆匆
故山中歲驚藏壑往事千年記指峰詩酒謾教□潦倒

煙雲還幸託忻緣逃名入社眞堪樂林洞無煩俗客通

可菊總老號

老年全異世相違覓得寒香種湯籬秋飲不須人勸酒

夕餐如與客談詩消磨九日非無景傲睨清霜頼有枝

會向龍山修故事帽簷斜插任風吹

贈號一峯僧

石邊踪跡樹邊身相對孤峯自主賓巖瀑不教羣壑占

澗松惟共野猿親片雲出後秋無伴雙鶴歸時夜有隣

擬向洞關分半席披圖須問華山人

漁舟

破浪衝風雪滿顱浮家一葉過年年安閒日月紅塵外

疏散心情白鳥邊養鴨能言聊戲客得魚沽酒不論錢

清平官府催科少日晏滄江且醉眠

雪中漫成用東坡韻

玉環無復辨慈鴉粉黛從教沒使車光映八窗欺月色

片裁六出闕梅花忍寒東郭先生履乘興山陰處士家

庭竹不禁堆積重凍梢摧折亂交叉

五言絕句

雨竹

客路蒼梧晚歸航楚水春鷓鴣啼不歇江雨正愁人

晴竹

粉墨離離影茶煙淡淡叢庭空人不見獨鶴受涼風

風竹

秋聲憂鳴球午影搖翠葆石床無人卧蒼苔藉君掃

鶴膝竹

山居午榻靜茶煙出清樾老鶴人竹去長脛亂蒼節

白竹二首

開門三尺雪老竹凜清高凍合玉龍骨光生白鳳毛

又

僊人白玉簫靜夜吹涼月遺向洞天久春深發枝葉

竹下

爽氣逼蒼雲清風度流水蕭蕭非俗聲兩耳不用洗

刻潛臺竹

山寺寂無人茶烟繞僧榻客來若問訊長松我同隱

春景

江水渺渺去春燕何時來美人不能見隔岸桃花開

漁父扇

酒盃海月空詩枕江聲曉華髮掠西風煙波送人老

金石平生操風霜太古心山川搖落晚獨節表青林

贈人

詩酒逢人狎江湖載鶴遊蒼梧春望晚石竹淚痕流

看雲卷

雨雲墮急忙晴雲事閒退日日坐看雲青山覘人意

前山漾　和馮南淮

鴈過印秋字波平展晨鏡征棹任奔忙眠鷗自怡靜

道場山

迴谿紅葉漫危磴蒼苔滑山僧不出庵歸雲伴宵榻

峴山牧笛

看天卧牛背橫笛過雲林商畧村童樂分明莊叟心

菱湖漁艇

蓑笠畫中景江山笛裏秋生涯憑舉網適意任垂鈎

書畫船扇面　此詩子守制時作既後謫倅六安乃知眞詩讖也

江湖足清事書畫聚一舟掀蓬坐風雨管領淮南秋

題扇贈劉秀才

江月向船明江風襲衣冷芙蓉下秋露人在清虛境

題扇

山月生夜涼松露下秋滴幽人有清事絃琴坐蒼石

漁父扇

酒盃海月空詩枕江聲曉華髮掠西風煙波送人老

倭扇面
風聲南粵長雲氣東溟遠落日海門秋孤帆小於點
春晚
池上來新月庭前有落花小簾藏宿燕淡柳帶栖鴉
夏日園亭
庭竹篩新翠池蓮竝晚紅小魚驚扇影人語畫橋東
夏日渚山堂
涼堂下湘箔濃睡呼不起門外秋意成梧桐滴疎雨
題秋景
茅屋滄洲上叢蘆淺水邊夕陽人語亂知有夜行船
秋夜

人靜孤鴻歇桐疎缺月明露珠零短髮鐘鼓記長更
題冬景
香靄煙橫棹清寒雪壓蓬江天眞有意着我畫圖中
冬
寒雪堆三尺江梅綻一枝小園門未啟擁被正哦詩
題畫手持雙鯉魚目送千里鴈
遠意寄千里相思馮尺素江南落木秋悵悵碧雲暮
題畫二首
幽亭野渡秋遠樹漁村曉萬里弄煙波滄江數峰小
又
屐齒印苔痕衣裾染嵐翠幽人住何許茅茨白雲處
赤壁圖
洞簫咽涼露山月泊低樹扁舟醉夢閒孤鶴橫江去
枯木寒鴉畫
青山無古今老樹閱人世歸鴉暮數點寒林便秋意
畫
樹底敞基亭雲邊卓僧寺蒼苔無歲年芒鞋日來去
又
瘦蹇踏層氷破帽撐嚴雪溪橋晚色至歸路梅花月
書山家壁
竹篩朝收葉銅瓶夜煮茶山家有清供霜月印梅花
又

湖海經年別江山信意遊夜來歸計決秋氣到征裘
題梅花梳盒
畫角寒城晚粧奩古殿春捲簾通素面玉雪倍精神
寒江玩月
朗月印千江千江同一月若作如是觀萬性盡虛澈
拾得翻經
我聞維摩詰默想不作偈回向貝葉書已落第二義
麵院荷風
湖水微微動荷風細細吹錦雲週十里不覺畫船移
種柏
鋤雲種松柏堅我歲寒意紛紛衆花草且合讓餘地

偶來

偶來石上坐青苔上松根海月悟圓朗山雲習吐吞

和黃仲實遊慈相山寺謁東萊讀書堂

羣峰抱幽窒松吹灑清夏山閒朝雨歇流泉漫清舍

又

空山倡猿鶴終古遠是非風簷展書讀林月來清輝

半月泉二首

石窟泉半泓石壁蘚成字山僧汲蒼月對客論茶事

靈源啟心印一鑑攝萬有天光玩徘徊蒼石踞來久

七言絕句

白頭烏

老去身心不自由滿腔柳恨與花愁春風一種閒禽鳥
合爲多情白盡頭

又

過眼年光水共流花時剛憶少年遊須知一種春風恨
傳到山禽也白頭

蜻蜓蛺蝶

閒花野草年年發蛺蝶蜻蜓日日忙畢竟春光誰管得

繡簾斜日過西廊

題慈烏

金井空寒月一枝風琊不定夢驚疑夜深無限南飛意
正是幽人未卧時

螳螂

捕罷寒蟬掉臂行萱花籬落露珠凝機心正得幽人笑
誰遣焦桐有殺聲

秋塘鶴鴿

兩兩啁啾急難多晚風吹冷白蘋波叢蘆深處休菱唱
待聽淮南栗布歌

畫眉鳥

曉鏡纖毫懶自持翠痕消減怨芳時多情却有花間鳥
時爲東風巧畫眉

雙鷹

卑栖鷃雀逢三尺安分鵷鵷月一枝壯志已銷慵搏擊
秋風拭眼看人爲

啄木鳥

幽人晝卧不知起剝啄是誰來扣門獨見葉閒飛野鳥
綠槐無數暗山村

蘭

汀蘋岸芷江湘路想得靈均正獨醒乞與春風開九畹
小窗啜茗著騷經

牡丹

紫絲十里春風暖黑牡千頭醉客豪富貴易消春易老
主張國色賴纖毫

黃紫菊俗名紫袍金帶

十年金紫誇春夢九日樽罍嗅落英病客不驚詩思惱
滿天風雨暗山城

紅菊

九華仙子黃裳古試改嫣紅也自奇畢竟風霜高性在
不教春蝶到秋籬

菊花扇

野菊叢叢曉露浮小園芳意古蒐裘西風萬點金錢散

乞與人間富貴秋

過牆梅

水月精神玉雪姿貞心全在未開時出牆誤拂行人首
被作春風外路枝

萱草俗名鹿蔥花

木藥紅黃進內家沉香亭宇鬪繁華東風野鹿芳香盡
千古遺姿發夏花

芙蓉

錦城千本照江紅折取芳心露一叢莫笑清霜秋太冷
未甘陪面向春風

紅梅

香腮暑暑點丹砂便覺風情自一家從此孤山迷醉眼
不知是杏是桃花

又

第一枝頭第一花天教寒雪變晴霞東風照暎春冰綠
乞與青皇點歲華

白梅

鶴跡沿堦夜雪殘起循花影玉龍寒霜禽栖定僧鐘歇
月在東樓第二欄

墨梅

照影元從洗硯池素肌應怯洛塵緇溪橋月黑黃昏夜
別有東風意外枝

菜

藜藿年來慣我腸齒根嚼處響宮商直敎粱肉都迴避
日午山厨炒味香

蘇李泣別

山頭兵盡無心死海上年深有路歸心事不同同有淚
可憐都濕漢時衣

書贈王節判王涇州司馬

青衫華髮暎江皐投老官銜是馬曹醉倒偶然忘世事
滿淮風雨浪痕高

昭君怨

出塞風塵萬里行仰看飛鴈向南征玉關自喜無消警

不道琵琶泣月明

又

琵琶猶撥漢宮詞萬里氊胡死不辭却信主恩仍舊薄
不敎麟閣畫蛾眉

太行分秀爲張太守題

星軺遠見長安日絕頂有星軺驛鳥道回瞻狄相雲解使西林
分旺脉終成秀色蓋橫汾

漳水合流

西林急注連宵雨漳水平添拍岸波却遣星槎乘遠浪
使君從此上天河

佛頂摩雲

半山樛木蒼龍老拂地長煙白鳥低不道境連千嶂迥
要看人與五雲齊

駕坡鋪翠

空山入夜閒笙鶴絕壑多年卧墊龍欲訪□人不知處
亂雲冥霧翠重重

藥王勝會

花村榆社喧簫鼓桂殿松堂熏瓣香見說仙桃蝸世疾
故應神力駕農皇

樂女仙飛

銀潢不隔乘槎路仙島還通泛海津裊裊天風吹珮起
九霄無跡去無因

題畫秋景

崖樹經秋葉半黃瘦笻扶客過重崗白雲不礙山間路
隨意尋詩到夕陽

題畫

樹底重茅被翠蘿啟窗遙見客來過經旬不出衡門去
林外秋風落葉多

題畫

多少薰風入舜絃

羹頡侯

樑釜聲中客告辭可憐邱嫂蔑恩私不如西楚眞同氣
尙乞盃羹戰鬪時

題畫凡三首

石壓危橋樹蔽亭水聲瀧瀧亂松聲有來皆是山中客
不用閒雲管送迎

九月江南木正凋西風吹冷木綿袍一詩坐對青山好
不覺殘陽下樹梢

紅樹青山日向晡小舟一葉閣叢蘆人家更在洲南住
剩與秋江點畫圖

題畫湘桃鳴鴿

露潤桃花曉日遲寒皋竝立趁朝曦東風吹綻還吹落
似抱春愁不忍飛

秋江晚釣

萬木蕭條秋氣高澄江何處汎輕舠道人不是思鱸者
獨把長竿釣巨鰲

秋詞二首

刺桐月上晚涼多秋入屏山冷簟波殘夢覺來雲髻散
珊瑚枕上墜銀鵝

隔牆忽地起笙歌吹入珠簾韵調和秋色一天諸院寂
不知何處月明多

長門怨

紗窗春倦困騰騰挨到黃昏恨轉生滿地梨花明月裏
九宮處處鎖門聲

木棉花

游蜂狂蝶且休忙花本無心學艷粧曉露滿筐貧女摘
禦寒聊作嫁衣裳

春

護寒簾幙未曾開手理梅粧倚鏡臺小院不知春早晚
杏花零落燕歸來

初夏閨意

古槐夾道綠陰濃窗揭蟬紗透午風閒得日長無一事
玉堦自理鳳仙叢

墨菊

秋色新移到石庭曉應風露正相凌落英飡透詩脾潤
流出胸中墨數升

葡萄

黃金索斷走驪龍影落溪藤奪化工吐出明珠三百顆
一窗秋色墨痕濃

葡萄架

火日行空草樹黃幾思赤脚弄滄浪石家錦幛誰能辦
且蔭葡萄一架涼

題障扇 贈東瓶老隱

素手纖纖紫玉圓碧巾一幅水晶寒繡簾明月留歌舞
障得清音繞畫欄

無題二首

香銷銀鴨尚餘熏暝入紗窗日漸昏同首月明金鎖上
一庭芳草閉重門

銅壺催箭漏聲稀銀漢西流月影低別院笙歌傳遞早
夢回鴛枕誤聞雞

嚴子陵

物色徵書下釣磯交情如此昔應稀後來却背糟糠義
又是先生早見機

貴妃琵琶師 妃善琵琶所御乃紫檀香背有金鏤紅紋處成雙鳳宮中戚里嬪主皆拜爲琵琶師

龍樓清夜障金鷄紅手琵琶醉裏詞月色過牆花影密
壽王潛聽獨多時

沈烈女

荆釵尚未講齊眉蘆港誰知伏禍機千古磨笄山下血
鮮鮮猶染葬時衣

邵節婦

過船肯學琵琶婦舉箸誰甘狗彘腥便作扼吭英烈死
男兒還合愧儀刑

洪烈女

本因多露畏晨行覓得仙潭欲避兵却向波心葬魚腹

思量贏得水潭清

野夫

青山矗矗當座隅猿鳥巢邊小結廬秋深門徑少人跡
柿葉殷紅堪學書

題僧壁竹

松窗青斷煮茶煙一卷楞嚴閱未殘庭下莫教風竹亂
山僧剛懶報平安

書寺壁

一印清香一鼎茶坐看東日又西斜楞嚴不展心常定
四十頭陀晚出家

偶成

春睡起來春事晚夕陽芳草漸鳴蛙瘦藤閒策東風路
時見棠梨落數花

雨中

九十日春恆雨中小園門閉鳥呼風蒼苔獨慰閒人意
沿上紋堦件落紅

又

九十日春桶過晴不聞鵲喜熟鳩聲庭花落盡柳煙重
坐見滿池春水生

書寺壁

走聽流泉坐看雲寬袍方扇副綸巾青山若要知名氏
不是仙人卽道人

花鳥

長到芳時易作愁日高濃睡懶回頭東風花鳥無情物
消受春光得自由

題畫

柳下孤舟怡受呼江南游客倦長途春風綠遍湘潭草
是處空山聞鷓鴣

書道士姜守榮扇面

前度劉郎鬢已疎看花無分到玄都黃冠何日東歸去
一舸秋風老鑑湖

睡漁圖

九月蘆花雪滿灘月光山色共蒼寒西風一夜滄洲夢
忘却船頭起釣竿

有感

綠綠春風草滿汀亂山斜日鷓鴣聲相思不見湘中鴈
腸斷春江煙靄生

倦繡圖

一雙燕子重門翠三月楊花斗帳紅春思困人渾欲睡
玉闌干外倚東風

夏日西樓

紅藕花開水氣香晚雲飛雨過池塘不知楊柳風多少
只覺西樓滿屋涼

新秋

芒一衣涼怯扇羅收旋理濃薰備夜籌點滴井桐枝上兩
替人一夕做成秋

乞筆

晴窗墨陣走玄雲驅掃家雞入雅羣乞我健錐三四簡
助他樵悴舊將軍

石田畫

濕氣蒸雲曉未乾空山一雨洗蘢涎幽人雙耳貪清響
慚愧春雷百道泉

夏

等是閑人懶治生飯餘來此對棊枰青山欲遣嫉長日
交付松聲與水聲

秋

隔水崗原野樹紅閒從晚翠數秋峰白雲相約山閒宿
容易幽尋到暝鐘

冬

歲晏江雲凍欲垂溪山雪夜愈清奇月寒不見山陰棹
簷外梅花却欠詩

柳浪聞鶯

岸綠山紅映酒船舞衫歌扇落花天春風欲勸游人醉
更送鶯聲到水邊

又

紫蝶黃蜂日日忙嬌鶯殊亦惜風光一聲啼破重湖綠
三十六陂春草長

和方大尹溪行即事

溪水浴浴漾綠苔柳汀鋪絮雪成堆春風畫錦經行處
一路薔薇照水開

又

四顧川原綠意新秧針出水雨初勻緑旌自爲溪風颿
却怪沙鷗遠避人

又

三兩浮家古柳邊日高尚有醉漁眠提壺勸飲非無謂
官府新來減稅錢

又

麥隴桑阡跡屢經村行纔徧又溪行南風慰藉憂勤意
吹送繅車隔水聲

晚泊

蘆瑟黃蘆夜有霜月寒江水雨茫茫夢同何處吹漁笛
共明灘聲一夜長

題畫

偃蹇蒼松障午陰綠苔聊復藉爲茵莫教到此談塵俗
隔岸青山冷笑人

又

睡起心情偶自閒兩枚詩展叩柴關小亭卧倚菱溪石
飽看淮南雨後山

楊妃菊

一抹臙脂點醉容沉香亭宇又西風花鈿誰遣遺蒼石
化作秋英取意紅

閒中偶書三首 時寓京師

杏花春雨憶江南布被寒多擁暮酣想得歸途天氣暖
水邊羅扇試輕衫

又

窗戶重重掩薄紗舊巢燕子落誰家東風欺得無人在
故着春寒勒杏花

題畫

石檻芭蕉綠漸肥茶煙漠漠透松枝長空白日無多子
西風無夢到滄洲

釣竿已了浮生事詩話仍延澤國秋却笑黃塵裁帽底
春暗蒼梧一片雲

題畫

野竹斑斑泪淚痕九疑無處吊湘君相思愁老雙飛翼
獨教林下聽秋聲

湘竹雙相思鳥

響疑落葉窗初靜掃退寒雲日正晴天亦知人間兩耳
東風吹雨着湘君

風竹

石痕慘淡千年淚野色冥迷一片雲古廟空山人不見
夢回巖月墮蓬間

又

數莖華髮對青山拍枕煙波一棹閒酒醒江風來扇底
兩竿斜日牛羊外一笛西風草樹邊却信太平村社富
滿羣鵝鴨散平田

蓮塢歸樵

煙雲擔重妨輕步空翠秋深濕短衣人坐茅簷候歸影
山莊煙火正依微

新塘釣月

月鉤印水驚魚目藕蒂牽絲若鷺翎衣冷欲成滄海夢

孤舟橫泊蓼花汀

姜陵書舍

滿庭碧草搖書帶堆案青編走蠹魚絃誦已成君子室
荔蘿還似野人居

絲窗晴氛

氤氳併與雲俱出飄蕩還當日正晴十里青松人不見
只聞流水度灘聲

花 沈石田畫

行盡青松不見人小亭空對謝公墩夕陽橋下春泥滑
只與山開顯屐痕

夏

永日雲林獨往回履痕曾不污蒼苔青山勿用相疑忌
不是閒人那得來

秋

隔水亂山秋頁宜坐深渾不記來時白雲黃葉他無事
日與閒人了一詩

冬

山庵人家盡閉門鳥迷林樾客迷津長竿不避蒙頭雪
故是江湖好事人

春 單題

籠中鸚鵡貪春睡架上茶蘼怯曉寒天氣半晴風力軟
柳絲一把卧闌干

風簾密影芭蕉綠水檻幽香茴荅紅夢裏江南多少路
爐煙縈繞畫屏風

秋

銀床索索翻梧葉寶枕粉粉墮桂花千里懷人作長夢
夜寒飛不到天涯

冬

小庭一樹玉梅花雪裡傳春到我家夜半鶴醒琴調響
溪山清冷月痕斜

春眠

布衾寂寂擁春眠薰徹香篝夜灶殘宿酒醒來門外曉
一簾風雨杏花寒

夏日雜興

小小池亭面面風煩蒸不到樹陰中浮萍着雨都開散
放出荷花自在紅

又

廣廈高屋午風清一灶爐煙裊畫屏小枕正斟門有客
隔簷鸚鵡喚人醒

又

清曉尋幽到水涯柳風招我立鷗沙夜來一雨添新漲
石底溪流出棟花

又

信手拋書意甚慵竹床設近素屏風黃簾綠幕無蠅到
卧看榴花雨後紅

又

池館幽窗俯碧虛水涵清氣潤圖書微風爲約浮萍住
容我凭闌看戲魚

夏日燕居

默坐澄心覺得涼水盆蒲石玩青蒼軟屏爲拉閒人伴
不放爐煙出畫堂

午睡

壺冰清澈畫堂虛日影消磨几上書富貴百年成一笑
大槐宮裡駕高車

又

池上輕雷驟雨晴卷荷風觸露珠傾晚涼浴起披襟坐
待得樓頭淡月生

春 鍾欽禮山水畫

食壘酒罇隨意挈獨尋芳草度前岡緣搓線柳風能轉
紅落仙桃水亦香

夏

屋後濤聲瀑布寒清颸時復到松閒酒盃未至如泥醉
撑眼還能仰看山

秋

山水窟中浮一舟酒盆詩卷在中流松閒亭子最宜客

相對黃雲野寺秋

冬

古木空崖雪乍晴酸風滿馬作山行不如乘此尋梅去
十里清香月正明

兼瓢圖

徙倚蒼崖紫翠重老樗無力聒秋風棄瓢千古眞多事
何似相忘一笑中

三言

題四景

春城外桃柳花雙燕子歸誰家
芭蕉檻午睡涼日影上閒人床
蘆荻風釣船漾明月在秋江上
風雪緊聽背寒歸戶卧師袁安

四言

題畫

白雲遠近青山古今澗流青碧松落秋陰石缸倚杖茅

屋鳴琴歲華向晚聊慰幽尋

題沈石田秋崖圖

千崖作秋上有飛瀑白雲在嶺黃葉彌谷川光忽開沃
野當目十里之外返照茆屋歲云暮矣人返初服澹其
忘歸有飽杞菊

六言

題畫

路崎嶇而莫適屋窈窕以無關問流水兮何急對白雲
兮心閒

花港觀漁

晴沚錦鱗衝絮煖風赤鯉吹溫倚檻方看魚樂隔花又
見漁舟

蝴蝶

莊子榻前午夢滕王筆底春風何處春光最好賣花聲
在橋東

江鄉小景

芳草渡頭齊綠夕陽山外微紅誰在江南春晚相思不
見歸鴻

漁舟觀書

綠樹青山霽後綸竿釣餌收餘午醉醒來無事水風涼
處觀書

春

柳下閒人管渡江南倦客懷歸斜日杏花亂謝輕風燕
子交飛

夏

白鳥林煙淡靜黃鸝隴樹清圓日午陰生短榻春深水
滿平田

秋

詩夢半蓬涼月江聲一枕新秋身世總歸幻境乾坤不
碍虛舟

又

鷗邊短帆暮浦鳥外遙山夕暉黃葉一林歸思江東又
搗秋衣

冬

雪月清奇未了溪山應接無窮清興總教自得故人何用相逢

三五七言

七夕

風細細月斜斜三星輝寶炬五彩動雲車盈盈秋水經年渡脉脉柔情兩地嗟

中秋

雲烟烟桂團團乾坤無點翳風露不勝寒鳳笙吹醒瑤臺夢人在清虛碧落閒

重九

山氣爽夕寒加瓦盆便白酒野意足黃花世間邊幅知何用笑倚西風醉帽斜

冬至

梅有信雪催詩玉葭灰正動宮線日初遲未論剥復人閒事且慶團圞掌上巵

九言

春

江南春信先到寒梅花道旁村舍中有賣酒家解衣就楊且覓一覺宿醉回夢轉殘月窺窗紗

夏

柳花糝糝飛泊橫塘東研綾扇舉稀葛來輕風午閒一

山谷晦菴皆有十二辰詩戲效一首

太倉官鼠飽空腹敗壁蝸牛戰蠻觸窗間談易虎皮尊架上策勳兎毫禿春厨午饌了籯龍臨池草聖秋蛇雄壯懷已遂駟馬願素節正慕羔羊風紛紛沐猴假冠蓋蹔處鷄羣未爲害東門黃犬多禍機好學商丑牧猪竇

□箴諫 長吉體

金蟆吐月射碧練榆清涼秋曉星亂綠雲堆枕畫蛾損十指龍煤漬紅粉水心層浪吹作風皺裙摺摺石榴紅仙乎去來袖雙舉一片湘雲墮瑤水

秋夜曲

紫鸞露下啼涼月梗斷銀瓶水花結沈雲瀉空秋覺冷

玉杵凄凄抱霜影銅盤香蠟雙泪光被池疊疊紫鴛鴦
楚峰作屏翠裊裊十二巫山帳前繞巫雲散去湘雲曉

集古 山居

山靜似太古竹暗不通日閒來石山眠一鳩鳴午寂

無題 集李商隱晏叔原沈雲卿李材
李遠晏同叔朱希眞向伯恭

來是空言去絶踪樓頭殘夢五更鐘雲閒鶴信三山遠
天上銀河一水通碧落有情空悵望峽雲無跡任西東
少年易感傷春恨愁對寒燈數點紅

又 馮延巳錢起辛稼軒陳后山
胡宿宋徽宗傅與礪朱叔賢

夢見雖多相見稀楚鄉雲雨盡堪疑一春魚鴈無消息
千里關山費夢思已託焦桐傳密意却教鸚鵡念新詩

香巾未解來時解悒悒柔情不自持

玳柄素扇

海宮一夜瑁玳折龍女織綃指流血水仙挈取竇瑤闕
重籥嫦娥半輪月首山銅神達關節鈴束之間着機括
鸞翎鶴翅展飄雪坐召仙風入雙腋青宵夜氣沁泳穴
編玉無聲羽車歇牙梳挨枕寶磬脫夢覺風檐月痕缺

虎畫

目光如電鬚若錐眈眈踞坐凜作威磨牙彌爪將奚爲
取次噉食狐與狸綠林夜客擾犬鷄偶然相値非所期
莽間血肉靡孑遺天固假手儕羣黎坐令山谷無驚虞
蔡蘿不採茅不蹊謂予曰猛誰則知譬則武將雄邊陲

三人傳市已可疑翼而以逞亦足危政苛而甚甚則斯
乃損汝德非汝宜松林月黑獵騎歸草頭暗動鵂鶹啼
一聲猛嘯驚前驅陰寒滿壑風颼颼

鳳臺篇 補雅府號補
乃鳳陽人

危乎高哉鳳臺去地幾百仞兮吾見其突兀而沖天上
有挂猱墜石之懸崖兮下有濺珠噴沫百道之飛泉鳥
道莫度兮青巒九點渺空翠語笑人與雲霞連風雷發
從地底兮大氣磅礴孰知極但見龍岡鸞阜遠近起伏
而綿聯荆山西來赴其會是爲臺之右脉兮襟帶長淮
千里環清漣臺之仙兮錦綺裘掀髯吐氣兮炯炯雙星
眸瑯玕呈袖兮帝閽曉干將出匣兮紫氣抉透豐城幽

一塵江海我何屈矮屋之下還伸頭年來志魄益高壯
還視鳳臺之高高兮方期挾後身之謫僊吸采石之斗
酒仍賦長江大海而東流鳳兮恆相從臺也難淹留太
平有道兮主聖而臣碩隆然盛治侔西周朝陽載昇岡
梧孔稠鳳兮有音叶韶濩卷阿聯什諧歌謳是將追夔
后于虞廷兮乃身羽儀而聲鳴球歸來鳳臺上俯視一
世眞蠛蠓羽衣舞徹紫雲逈玉笛吹斷兮黃鶴飛下城
南樓左揖匡廬峰右踏鸚鵡洲鳳兮鳳兮相追遊一鳴

水南集卷八

歌行

二仙傳道圖

明德清陳　霆聲伯著

名山靈境多仙草藥斧花籃挈輕小坐談夕日契參同交養元神驗梨棗青山不覺紅塵擾紅顏不信青春老市中懸壺偶然出洞裏圖基未曾了未曾了世幾何吟飛雙鶴渺無迹空山落葉秋風多

麥舟

吳江岸上麥正秋吳江橋下停行舟故人三喪尚淺垢容顏慘淡懷窮愁舟中百斛我所收挈贈未論瓊與玖枕簟有此冰雪鄉碧卣盛醴盆湧漿夏果新脆旗芽香與徂徠知

竹溪六逸圖

清溪洞流深且長老竹蔽日森而蒼人閒炎氣如鑊湯渭川原是封侯姿千花萬蘤奚足數惟有丹心勁節可

淡月香浮絳紗簇壽陽睡起春未消珊瑚薄膩胭脂嬌背立東風悄無語環珮微動聲飄搖妻涼莫聽桓伊笛愁入瀟湘重相憶九疑鳳去幾何年淚灑琅玕血猶濕元獻西岡萬樹春蜀州一笑欲銷魂篔簹誰寫東牆句疑是羅浮夢裏人蔣家三徑今何處留取龍孫未飛去隔窗煙霧掃不開鱗甲紛紛落紅雨孤山標格天下奇渭川原是封侯姿千花萬蘤奚足數惟有丹心勁節可與徂徠知

竹溪六逸圖

清溪洞流深且長老竹蔽日森而蒼人閒炎氣如鑊湯枕簟有此冰雪鄉碧卣盛醴盆湧漿夏果新脆旗芽香

笑談從事筆墨場琴阮在御書盈箱一人袒裼居中央烏紗半幅瑤簪光一人挾册窺虞唐思窮萬象搜毫芒整襟一人貌若莊塵頭洒洒霏雪霜坦懷一人手舉觴目送孤鳥雲中翔一人扶頰推敲忙一人旁睨首獨昂山林可樂世可忘脫遺勢利辭軒裳翰林風神疇比方皎如明月來空堂孔君入海觀扶桑東隃煙霧迷蒼茫座間韓裴陶與張各秉冲素能文章鴻冥千載不可望豈知展卷來吾傍吁嗟魏季崇老莊戎濤籍秀伶咸康竹林糟蘗慚流芳詎若茲會超尋常蹇予何幸歸林塘手開篁徑營梧崗平生冰炭不入腸俯眎一世眞粗糠輒締無汗石屋涼頴兎掃盡毫端霜解衣偃卧斑竹床

怪石山人厭塵俗居傍梅花間修竹空堂影沁碧雲寒

四窗飛溜聲琅琅

百鳥朝王圖

陽烏騰翅扶桑東炎輪湧出如血紅乾坤上下普一照
萬國俱在文明中高崗灝露滴成水翠光洗淨梧桐子
九苞靈鷟何處來五色鮮明炫金紫紛紛百鳥意盡降
異哉羽族知朝王氣機感召類相聚各効音弄成文章
畫眉蚤赴鴛鴦會鸜鵒能言鴝鵒慧黃鸝却美練鵲閑
白鷺還嫌鵝睡山鷁照水錦紋裛竟日無魚憐翠鳥
螳螂在念黃雀貪花柳鬬情白頭老竊脂抄燕競相逐
幽野無如白鵬獨喧啾翕雜水陸旁只有鴉鳶向林宿
春朝小雨融芳泥緗桃溼透紅臙脂分明一片錦色界

太平瑞物時來儀君家有鳳方雛小丹穴生成羽毛好
他年霄漢領鵷鷺未詫孤騫壓凡鳥

雪梅圖

幽人歲晚卧空谷布衾紙帳吟魂清床頭茶鼎工作祟
夜半忽作蒼蠅聲開門堆下三尺雪誰掃氷壑鋪瑤瓊
牆東老樹凍欲死頭角半露槎牙形孤山山下老逋覘
分與水月同平生何人移翩嚴冷地橫披重壓得我驚
遂巡皓鶴立不動辛苦翠羽噤不鳴風梳雨沐更何忍
參橫月落無緣覺憶昔西湖着詩屐暗香十里前來迎
先生洗眼認寒夢但有玉點侵雙睛踈踈密密巧妝綴
那得爲生羽毛好生來嚼字不療飢采薇長向西山西
隱隱約約難分明歸來呼酒敵寒氣欲寫詩句竟未成

憂道從來鄙謀食持家尚有筆似椽醉裏書空對晴碧

異獸障 張揮使家作

曾聞西旅來神獒又聞角端能人啅杜頭金鎖是何獸毛衣獰惡風飄搔將軍拓矢夸猿臂胡馬埋藏虎深避陰山有石誰不知沒羽銷金偶兒戲歸來天馬汗血紅邊陲不動腥膻風龍韜豹暑壓蛇豕亦如此物居山中太平有象兵戈廢赤鳳蒼麟迭稱瑞已聞西域請都護又報龍川伏秦尉收藏猛類不復驅寶縧繫頸纓珠垂夜寒仰首看山月小吼時復驚狐狸

題畫障

松頂瀉風竽瑟聲石澗溜泉蒼玉鳴不知何處有此境

遣我心地居然清平生雅有東山志正壑時時經夢寐五更塵土上朝衣回首雲林渺空翠草堂三間青嶂隈尋詩兩屐荒煙堆寄聲問訊讀書處惟有老鶴行蒼苔畫圖對我應招隱却怪白雲棲不穩散襟晞髮坐者誰背地無言似相哂老年終欲營菟裘歸我杖屨林泉游殘書留取倚風讀破琴還合蓁囊修塗雅賦墨潑詩句坐借青山醒殘醉十年夢斷古槐根別有仙源外天地

蘆鴈行

銀塘八月秋雲冷一片澄光瀉天影枯蒲敗柳工作愁相約斜陽牀煙景鶺鴒老去不復悲棹歌響處蓮舟歸露荷冷落弭青蓋萬點清怨飄紅衣澎波盪石西風急

茫茫天道知有無療飢豈必商巖徒坐令麟鳳不世見三秀空附青山圖年來子姓庭皆秀古錦斑斕繞春晝瑞芝不老鱒不空更揷山花上翁壽

畫梅行

三年不作西湖遊夜景一段梅花愁橋邊詩屐阻東郭蓬底鶴夢閒浮江山城見梅驚且喜逋老風神壓凡卉暗香爲返水月魂萬點冰葩照清泚村籬斜月無吠狵時有翠羽飛來雙酒消風冷不成夢戍樓長笛傳新腔宮簾樺燭開粧匣一片瓊英額前落東風吹散外舍寒裁得春旛滿城郭書生擁鼻哦梅詩湯瓶助作秋蟲悲坐看香影落屏障卧想曳杖孤山時窗明瓦漏聞飄屑

古漆琴一張凍將折玉龍骨顫皓鶴醒童子開門滿堦雪

御溝行 都門餞別

御溝水含風細鱗起流膩漲香十里中有恩波浩無涯

淺春風送別溝上橋曉日杲杲波搖搖行人就木照衣袂駐馬河邊攀柳條柳花日暮飛如雪溝水春深綠如潑花沾離袖怨飄墮水出宮墻定嗚咽東流日夜無迴期年光暗老人不知不如柳花飛舞落城裏明年依舊河邊枝君不見濤江東望連滄渤仙泓遙遙與溝接靈槎付予期漫遊八月涼風浪花白

畫山水歌

遠山蒼芒疑有無近山重疊張畫圖山腰雲氣截欲斷

曉色映帶林煙孤須臾紅日曈曈出一道霞光逆天赤煙消雲斂林影開但見青松露珠滴松頭老鸛憂憂鳴松下華屋開雙扃幽人睡起未梳洗碧窗研露披殘經山空谷暗聲籟寂坐聽飛泉響蒼壁奔流赴壑成鉅磧上有方橋渡行客木欄石岸橋之東粉牆桃柳羅青紅深深院落隔人語黃鸝上樹呼春風門前有客來何早白馬金鞍踏芳草野夫迎候禮節疏橫撚枯藜躡芒屩山中習靜日月長琴罇與客時徜徉雨餘觀鷺下白水青山綠樹開道境朱子喻道詩意霽月光風鼓庭草培心功力君勿辭潤身效驗行自知清和着面德之發豐厚在背飯後牽犢犁青岡開門坐閱行人過去馬來牛逐塵霧誰道生平雙腳跟不識長安九門路君不見淮西山水天下奇水南居士來尋詩每乘欵段代雙足更借手版

支雙頤迂踈不了公家事退食潛來竹深處焚香滌茗聊自哦深下門關謝賓吏五更且免馳東華黃紬被裏常放衙夢中猿鶴記舊隱覺來身世驚長沙還君此畫休歎息一口天涯混南北醉眼元龍百尺樓卧對江南數峰雪

石泉茅屋歌 沈人趙尙書故隱

九衢黃霧撲馬鞍五更待漏朝靴寒口口金口萬人看等是春夢迷邯鄲宴堂退食口口老乞青山上應許石泉一竇試春茗茅屋三間障秋雨水聲濺濺六月涼亦有蘿月穿山房生憎戶祝擾畏暴自喜門徑符柴桑功名同首事豈易剛道神仙在人世公行已久我晚歸

布襪青鞋獨來去

培心軒歌

丹田之上靈臺內有物方方曰心地乾坤生意藉爲主天地精靈此維最小盈一掬大須彌斂藏充拓能神奇自從堯舜到周孔往往培此爲根基陰私在內作茅塞利害於人植荊棘理荒要使坦道通去蠹先須靖蠹賊宋人揠苗良足哂牛山有斧不可持孟軻寡欲乃要訣顏氏復禮眞吾師源頭活水潤枯槁穀種陽春發生好青山綠樹開道境朱子喻道詩意霽月光風鼓庭草培心功力君勿辭潤身效驗行自知清和着面德之發豐厚在背非人爲吁嗟小夫錯用計天理削來無長處肺肝病痛

渾不知却仰君軒誦雙字

題朱大黍應周南崗菴用遂翁韻

東南半壁有此山懸崖千仞不可攀清香流泉發瑤草疑有靈府非人間蟠空拗曲作虛洞明月來賓白雲送山陽草木四時暖地底風雷五更動山人舊在山中住天花長日作雨墜松濤六月驚人寒鶯山殿閣峩峩聳晴翠蒼松老檜三千株一山龍鱗出雲氣猿鶴頻年守門戶朝陽催入浴鳳池白雲元是紅雲路誰其手植當金元閱人歷世五百年山川毓秀會有待一言上徹聖心悟四海浸淫化甘露致君有說非渺茫西林今屬瀛洲仙瀛仙早爲鶴書起挾策明廷獻天子當時右省上星辰今日西吳作霖雨猿休驚鶴住怨薜蘿且護衡門鍵清時未許袖雙手勝境空煩繫初念乾坤整頓良不難紫樞黃閣看登遷直須措辦太平後海舟却望東山旋君不聞神仙自昔在平地熟了黃粱別無事歸來山水仍有緣曳杖西林白雲處

再世昇平豈常遇君不見白雲一榻碧梧秋仍是山人舊巢處

西林勝境歌 太守張公舊隱山有鳳凰鸞阜霍岳仍互之勝

天風吹客登恒峯掀髯一笑長天空山靈知我有豪興示我千朵青芙蓉回頭恰與岫雲觸空翠濕衣渾似沐天公容我縱大觀特瀉銀河洗雙目太行峻絶不可躋羣峰遠接南來支龍翔虎躍迄不斷蔚然聚作西林奇更覺風煙入談柄平生兩眼事大觀蒐羅萬象加窮研一山凝然直暘谷勢比高梧鳳凰宿朝陽炫采上扶桑九州等是一撮土下視四海銀河連回思未盡涵區義倒影天池似飛浴一山青削雲與齊天丁特遣支乾維萬里淵淵聚心地神明之舍大道源止水靈臺無乃是乘鸞不復覓簫史空聞月下笙簫歸南瞻一山古名霍酒酣爲作涵區篇墨花滿紙飛雲煙興來絶叫拍闌檻衙斗排霄抵衡嶽阿思漢帝錯遠巡空向滿峰拜山腳水禽衝起當窗前

天鷄唱罷東方曉林影開張放棲鳥須臾海日射松扉
瘴霧消來恰如掃翠光似水凝不流前山正矗湘屏秋
煙雲吞吐幾能久海風吹作空青浮長鯨噴到匡門雨
幽人習懶郤巾幘晨起疎櫺對遙碧坐閒濃潤集琴床
遶仗眉峰夜來洗起看旦境濛修螺較勝斜陽眩晴紫
不道荷衣被沾濕年來兩脚黃埃地清夢常關翠微處
叅軍手版未得抽却背西風相嵐氣

號棲清調

故人來自苕溪東拄杖綠玉冠芙蓉自言棲止最清處
情如野鶴巢雲松九衢車馬漲黃霧退食尋常日西暮

開圖陡覺心目醒指點林霏認歸路解衣謝客登竹床
夢中鳴櫓遊滄浪貪綠水石轉村溆步屧忽到棲清堂
屋前老竹暗天日屋後飛泉落蒼壁綠堆桐子放鶴坡
口撲蘆花釣魚石茶煙一縷古檻間夕寒紅葉漫江山
溪光靜處木禽下巖影倒後晴雲還雙裾坐染莓苔色
空翠霏微向人滴石床淨掃棊局閒身在壺天九華窟

櫪駒齕草韁鞚聲似驚風渨翻幃屏起來勝景悵然失
手版依舊塵中形故人絶高致丷壑當知在胸次
不然占據世外清造化何能不深忌歸閒亦欲清境邊
石田茆屋終餘年青鞋不拒遝來路子固道者子其仙

號九山歌

一山赴水若渴驥前據洪崖後無地一山浮湖類巨鰲
煙雲出沒隨秋濤東南一山擁蒼翠艮上還看一山對
一山界在河湖閒渡河南去口一山兩山迤邐江之浒
小樣龍鳳學掀舞湖西一山當案青漏閒朝暮瞻雲屏
山人住在九山內手斸黃精度飢歲頻年學道不出門
九仞爲山善稽類夜深燈火聞咿唔山鬼暗笑窺簷蘿
棲棲猿鶴愁冷吟林皐落葉秋風多若耶溪上雲門寺
布襪青鞋任來去他年曳杖訪山人記取青山白雲處

憶昔隨行已卯秋暗把明珠投道側我公從傍試拾將
拂拭須臾借顏色美莊不爲陸家私刑賞終歸歐子德
噫吁嘻古來豪傑多數奇琬琰塵埃可勝惜願公早會
開唐虞力舒我輩橫天翼

送秀才

蕙花江上山含碧蕙花江頭浪催白畫船麗皷雜歌聲
送此悠悠遠行客遠客風流西蜀雄嚴君吟對藍田松
君從鄉山歌陟岵邮來館舍娛春風秘圖玲瓏水圍石
靈清空清山礙碧誰教桃桂報明秋罷酒蒼茫卽分席
鵝鴻灘下泊吟航□□□□□□鴻鴈聲南迎去櫂
會須及早分天香竝轡長安看春色□□□□□□

我詞未竟君欲行解纜回頭月東出

奉李二守用東坡遊孤山韵

三山閩兩浙湖神交夙夢曾記無相看有酒便成醉豈必折簡煩招呼通家契誼歡僮孥霜天菊月時相娛當筵醉帽笑敬側擅場舞袖誇迂紆官閒齋舍類僧廬茶煙繞榻鶴夢孤宦情付與老境蕉病姿分作先秋蒲談空說有驚齋夫坐揮塵終申晤城南衙雨幾回曉與君合入龍眠圖年來庾裏寧復餘君詩餅餌富口蓬何時南歸酌老逋月香水影句同摹

寄題休寧縣秋水園亭歌

風流秋水亭中客走馬長安踏坊陌五更有夢不得閒還到江南返江北江南手闢數畝園水邊篁竹淳三間綠雲窗几蔽清晝篆煙一縷浮屏山得閒堂外羅花草面翠闌前落鷗鳥小堤柳容飛絮多古洞苔深落紅少吁嗟世事不可常似聞幽絕成荒涼池魚何用待失火野鹿亦復充湯羊甘棠遺愛慚無德山水有靈當護惜作詩寄語庸何傷一笑東風漾晴碧

明妃曲

黃雲萬里沙場暮回望邊關暗塵霧漢音絕少胡語多此是死生離別路死生離別難顧家含情寫怨悉琵琶十年學就未出戶豈知馬上成咨嗟氊裘暗笑花枝泣悲喜不同空脉脉不及西施入館娃羅襪香移屧廊跡顧影忽自語身後累亦輕古來絕色解傾國蒙面曾污朝歌兵戎王夜擁氊城宴從此天山罷飛箭但教精壯萬骨全何惜飄零一身賤丹青貌妾貌那復知妾心惟餘孤塚代汗簡春風草色青于今

枳軒

一軒深落蒼雲層問君何者爲軒名君言四外盡栽枳以療世人因稱有如林井在當世配以杏橘延芳聲吾軒聊爾措床簟此枳亦藉和參苓渾淪誰敢擬元氣服餌豈便能長生奈何推譽太高美亦有詆薄中難平或言內蘊太極心或言外破邕州城或言鸞鳳豈棲迹或言水土能變形紛紛正欲富詩料落落未可名眞情

含鹽時或亂青欖噴霧那許伴黃橙霜前雨後勤收摘雲奩露筥時携擎人生百病有生死藥裏一味能重輕中黃藉此得温健百爾那惡烏能憑譬如大陣禦外侮坐收偉績須奇兵幽人製劑不出戶小窗刀杵相雜鳴扶衰久欲扣岐扁卻老妄意希眇彭作詩一笑問吾枳但有鷄犬雲閒鷹

放歌二篇書于太原官舍

紺髮三十丈睎向朝霞中天公嗔我太狂躁一斥置我兜羅峰白眼仰看人浩氣走赤虹寄聲向東海洒掃龍王宮我欲放酒船鐵笛橫長風珊瑚備下二千尺蛟綃速卷三百筒醉酣我欲試如意汗珠拭拂流酥紅聲華

北斗南名籍金門東一朝身世比仗馬終古禍福由尸
蟲看他蠅蚋逐驥尾耐他鶉雀棲蒿蓬五行交錯有定
數四時代謝推成功君看處士酒漉頭上葛豈換司徒
臭博腰閒銅世間汚濁細故耳含飲正欲胸腹洪閒來
一事無夢覺諸緣空眼前有酒且須飲回看世態一笑
直與浮雲同

野鶴志萬里昂然鷄羣中南游廬岳揖五老大醉趯倒
香爐峰是時喉吻乾飲澗加長虹手持青瑣玕三昨明
光宮天門端肅踞九虎步履叱落隨罡風歸來咤謫仙
驚世餘詩筒劍光上射斗牛紫文錦挽出天機紅越鳥
志在南馬首屢欲東枇糠滿世笑同首慚媿腐草明飛

蟲何人憐我成拙鳩何人嘆我類轉蓬南柯羣集未成
戰收斂墜翼爭餘功請君袖手且讓延廣劍古來鑄鼎
未要軒轅銅出門試作長袖舞歸鳥落日青天洪掉頭
煙霧深指眼風花空大鵬南去九萬里飄飄意氣超脫
象外直與蒙莊同

寫懷二首 亦用前東坡孤山韻

氣九秋暈五湖天公生我有意無世間人事苦修飾夜
窗有客來相呼淒其四壁愁妻孥書空弄筆元非娛終
南捷徑彼自爾坦途安步從迂紆南山尚有先人廬茆
茨剝落秋風孤終須歸去事高遯陂塘釣石依菰蒲首
陽終古廉頑夫紫芝自昔供朝晡二蟲已墮江上笑二

病且瘦三尺長脛凍幾折綠衣忽遣口夢通採芳醉卧
海仙宮裙腰點綴鴒罌空但口鬢影搔霜風挽春誰有
囘天力陽復從知六口極水邊野步迹斜影額上宮粧
浣眞色老根裂石石有皴伐柯未畏西河人本來面目
無一塵顧肯墮落桃蹊春鐘鳴漏下冰輪湧露洗橫口
走虛汞翠禽怯冷毛衣攪竹葉淬娑娑覺翻動口梧線折
不可彈簪抽碧玉卸鐵冠愛他清淡口他寒歲晚法眼
頻相看良工畫意不畫色淺抹濃塗覺超特氷魂會返
三生石古鐵敲詩唾壺側憑仗東風露消息

君不見處士西湖踏香雪千尺冰崖驚斗絕口橋橫跨
石路分屐齒硜硜醉中折幽鄉煖氣口與通春意初囘

六六宮冰霜夙掃天地空首口紅紫千東風橫枝倒幹
勁有力造化胚胎豈口極清高與世異標體古淡於君
見顏色花光口筆不可皴月池借影模幽人緇衣久厭
京洛塵馬首忽遇江南春湯瓶沸水如潮湧道人眞口
流青汞玉樓凍合麤裘攙坐看紙帳香浮動口深呵指
將花彈矮虬攙落古簪冠有心傲世口怕寒請君雪後
時來看無鹽不愧深墨色風格如君儘奇特醉眠自據
醒酒石不記何人伺口側月落山空聞鼻息

君不見高士閉門三日雪林屋炊煙曉來絕口仙忽破
紙衾夢窻外鏗然老梅折何人爲把門戶通早春來自
青華宮天寒日暮巖谷空花信慰我初番風鶴邊拄杖

無氣力清境撩詩興何極蒼龍蛻壑瘦形影綠鳳窺叢
艷毛色老皮迸裂類斧皴平生要是鐵石人乾坤淨洗
無纖塵一白壓倒千林春冰澌流地山泉湧魚鱗滿澗
漂香汞剝幹過牆昂若攫素手攀條月痕動銀燈照壁
燼不彈對花獨坐仍衣冠夜深人地俱清寒千載只作
孤山看花工獨畀太古色百卉前頭總橫特顛崖下瞰
某盤石醉藉芳香茗爐側誰記蒼生望蘇息

友人募義成居行

君不見玉川尙有屋數間日高丈五猶鼾眠有時醉倒
桃李前編裙練帨扶羣仙又不見萬松嶺上一間屋老
僧常與雲共宿有時雲去作行雨衲被攤床餘半幅柰
望塵共羨班生仙

送霍山黃司訓任滿之京 黃於李同寅爲鄉
輩暇日李飲予於寒

翠軒酒酣乞詩贈別且
話韻廚速就走筆一首

平生行止休問天順風且放南船先文章自惜醜月露
紙筆今喜揮雲煙功名分落鐘鼎後聲譽還出盧王前
世閒敝帚笑禿陋宮中廣額誇新鮮有如黃子八閩彥
搜探百氏窮幽玄冲霄有翼起九萬失手一落坑深淵
鄉評物議每歎息彼蒼付與胡不然九年化育已雨沛
終古節操期冰堅茲行會見動朝闕陳說禮樂饒三千
江楓暮雨作離別使我戀注心旌懸年來不揣惜人物
一笑正像耘人田先生遺澤固有在門牆桃李羅春妍
亦知身境事俱了痛飲只合呼鯨川官船去去宦況好
望塵共羨班生仙

我嵋四老歌 寫壽諫憲作

我眉四老頭帶黑總是我眉鍾盛脉我眉撐住西南天
四點金光炯周伯化爲太白稱壽星下與海寓開昇平
南山穹窿貌長在東海澄帖波不驚四朝全盛眼親覩
過箭光陰任飛度堦前橋梓峙來古鏡裏丹鉛照如故
綵雲扶護簫幙重廣筵習習飄香風舞場展影柳袍綠
慶觴照眼花枝紅大兒上祝千萬壽盡此團圞一盃酒
諸孫拜起聯奉觥醉倒花前亦何有里門觀者如堵墻
雙龍啣詔來金方冠裳煜煜耀蕪境珠綃爛爛明蘭房
我生已越古稀歲少見人生如許事酒酣落筆塡壽詞
老眼雙揩作端字君不見老大村青城奧五十年齡只

稱少又不見岷江水灑須堆千年撒髮曾不稀壽山福
海孰云遠分明只在渝川西呼嗟乎我眉山山水窟山
巔草木盛春色自從三蘇奪造化至今月掩我眉夕長
公久厭世千古仰遺蹟天生少眉公異世見標格少眉
之眉馬氏白攬轡澄清健風力功名會與我眉高進向
明堂充柱石

張子興畫竹和子興韻子興號平洲

平洲贈客無可以清興時憑管城子眼前兎鬚妙眞訣
顛倒縱橫不踰矩虛心已見起寶地勁節還看出柔指
顛毛爽颯半風雪墨汁淋漓萬歷雨高堂喚醒京洛夢
萬里湘江一張紙舜妃啼處行萇到清境何緣忽移此
平洲平洲我所慕便欲往致都史米醉酣酌
着我方床翠寒裏

徐主政大章椿壽歌卷大章越人

銀濤浴日滄海東鰲山擁出蓬萊宮仙人手携綠玉杖
笑指壽域紅雲中琪花瑤草紛成列千歲蟠桃大於鉢
香風不斷花霧濛覓出人間二三月長生有籍仙曇開
青鳥夜集海鶴還金丹九轉地騰寶玉女一笑天開顏
東山先生老眉髮歲晚看山健行腳座間歌舞盡日歡
月下罇罍一時謝胸懷磊落百不嬰時有詩句和其聲
居鄉無競古陳寔積善有子今徐卿姓名藹藹夙通帝
花院依稀列名位帝令久視天地間坐閱桑田滿千歲

郎星夜動使節揮白雲未榜心先飛會稽畫錦照人眼
四山草木生光輝高堂廣模羣仙醉玉樹亭亭表人瑞
詔黃入戶龍墨新手挽雙龍落人世先生福祉未有涯
我生氣誼求通家他年海上扣服餌會見巨棗如瑤瓜

白羊蔡山人七秩歌蔡主政乾之父湖湘人

春暉堂上長生酒二月東風盛花柳湘中老人兩頰丹
笑倚仙桃慶開口紫泥鸞誥來九天鵷恩昭揭雙龍懸
烏紗一幅照湘水地行人道壺中仙橫霄有子近天日
忽望白雲歸思急袖將補袞五色紋製作斑衣繞雙膝
朝來赤壁聞笛聲風吹南鶴雲冥冥瀛洲昨夜報消息
海山福算齊千齡方瞳如漆洞南紀九點蒼巒紫煙起

他年更看道氣騰一劍飛凌洞庭水

漁隱老人六秩歌

青山綠水花溪東誰其隱者溪上翁翁言生長太平世
婚嫁了却身還牖腳跟謝絕縣前地海月江風却相契
酒空瓦缶更沽歌舟閣寒灘正鼾睡灣頭蝸舍小於斗
六尺絲竿長在手有時水面逐腥風斜日鳴榔共溪友
年來光景踰六秩兩鬢絲絲盡成白渾家兒女進壽盃
醉眼時時看山色養生有道外禍機青天不遠已獨知
古來修短皆由命牽犬唳鶴元人爲請君罷說皺眉事
少喜風花老知忌水雲今是白雲鄉且閱滄桑到千歲
君不見武陵源與塵寰隔流水桃花幾今昔前身曾是

問津人會見招延作仙伯

壽朱大行之母時十一月也

馬頭十丈京洛塵惜哉職事羈縛人江南風物記不眞
白雲夢想勞心神詔黃堆墨濕且新星車遠使湖湘濱
松江秋興牽鱸蓴歸裝暫慰慈顏親高堂花月值誕辰
玳簪雜遝來佳賓銅虬灶香開口噴舞鞋軟襯氍毹茵
甕人絡繹送入珍麻姑擘脯烹麒麟盪船醉玉東西陳
碧桃破雪天回春錦袍有子陋買臣笑酬王母瑤池津
九峰對峙何嶙峋海波倒卷濤山銀壽山福海祝彼旻
鶴書爲我來千巡

靜庵孔先生挽歌

寒雲漲空日色薄千里書來哭聲作霜風一夜摧老樁
鶴帳猿庭總蕭索平生兩屐不到頭身前身後俱休休
梅花已謝素琴手月明空到藏書樓天涯游子盈襟血
忽見萊衣納塵篋音容一逝不可返只有中宵夢相接
佳城鬱鬱望孔林水聲東去悲人心龍光他日賁松梓
會看高冊銘碑陰人生百歲須有子千古衣冠幾曾死
君不見墓門寒食集兒孫滿道梨花護春雨

吳約齋挽歌

長江東馳白日暮水國僧鐘忽傳訃哭聲夜激鐵甕雲
旐影秋翻鶴林露壯游曾曳王門裾老懶却笑愚公愚
江山千古足登覽花鳥百歲期歡娛孰知老色不可退

奄忽日光雙落地空山有子慨風木遠道無人奠鷄絮
匆匆萬事付結裹秋草城邊一坏土海門月落人不醒
兩岸青山自今古

雙輓引韓通政考妣

夜天昏昏漲雲霧蕭索悲風撼窓戶中庭有椿已抱愁
況復萱花萎朝露高天厚地何所容祿養莫獲伸情衷
啞啞反哺愧烏鳥血痕灑向枯枝紅雙龍誥勅生前寵
萬里銘旌身後塚生存零落竟莫知木落高原水泉湧
墓廬歸卧青山隈白楊風起鳴聲哀杜鵑有淚哭寒食
野田斜日棠梨開

懷松

大松當軒矯且直聳壑撐空幾千尺小松偃蹇十尺强
四時翠蓋停山房松間一人事高格醉琚平泉醒酒石
耳邊笙鶴作清聽手撫龍鱗遣長日佳城一閉近十秋
生前華屋今荒丘蒼髯寧復拂杜杖金粉空自沾衣篋
寒濤夜半欲翻屋之子哀惊感風木起看明月掛虬梢
尚想眠琴對懸瀑小軒有榜書懷松九泉無路追音容
遙知孤枕五更夢廻繞萬壑千巖中青山鬱鬱白雲曉
我欲沿松拾瑤草憑君揮手戒嬰童愛惜蒼陰且休掃

慕椿

酉風號號徹長夜百尺靈椿忽殂謝寒燈土枕逾十年
秋雨時從寸腸下芳華於世能幾何轉頭老色來相磨

九天雨露甫看近百旬霜雪何其多枯枝灑遍啼烏血
天地無恩春意絕傷心只有北堂萱長向蕪庭守孤月
闕山南望淚盈袖三十功名豈人後里門有帖報泥金
泉壤無光燭衣繡哀哀情事翻作喜國典推恩到生死
墓門行見刻碑章一道龍光照松梓

褚氏同歸挽歌爲褚鳳臺推府作

燕山百尺靈椿老謝砌光風馥萱草樓臺十二附帝鄉
長日紅雲護瓊島高堂廣幙啟壽筵東風花柳羅芳妍
仙郎出手奪宮錦製成綵服春翩翩雙龍遠自九天至
七品星階躋郎位已看綬墨副烏紗更喜冠珠照霞帔
淺瓢誰顧涸轍口濃樂未亞觀棠時蛟龍有影卒難避
清時行樂未有涯忽驚秋慘凌春華霜風次第入庭戶

又罟空口將安施君不見禹門千尺鼓桃浪點額未歎
風雷遲又不見釣臺一片俯清影直鈎但欲心口怡世
閒進止各有識嗟此堪喜尤堪嗤校人口莫眩機巧洋
洋圉圉還從伊

詞

摸魚兒　悼鸚鵡

向東風紅銷翠萎傷心成甚情緒護寒簾幕終何用花病早知來處春也姤全不管畫堂冷靜人難度高飛有路仙夢去多時玉繩金柵空鎖綺窗霧　鴛鴦會惆悵佳期又誤琵琶有語誰悟香殘紅稻珊瑚顆愁與淚珠同墮還寄意永別他隴山千古青青樹梨花院宇重想念新詩日高惟有鶯燕自來去

水調歌頭　己卯初度

著書鴟冠子倚杖鹿門翁十年正堪一笑夢覺大槐宮早是年開五秩便待人生百歲雙臉再難紅試問輸銅臭何似作詩窮　道根深俗緣淺世情空仙山久扃花院名位夙相通安事舞衫歌扇自喜薰爐茗碗況味野僧同天獨與爲壽秋滿菊花叢

念奴嬌　墨菜蓉

孤芳無主被西風送與一天愁色顧影含羞還有恨日暮誰人相識　筆怎生描得嬋白如許夢紅自倚眞意誰能識影娥池古晚妝猶膩香墨　惆悵別浦芳洲水雲靜處珮冷菱歌寂幽夢偶隨歸燕化往苒烏衣消息濁世堪驚緇塵易染清淚空狼籍江南望斷一痕月照涼夕

滿江紅以下四首皆致仕和涇居仁

蕭散東歸天應賜茗溪一曲江村上春風酒旆夕陽漁屋放浪水雲明月地醉歸船重成頹玉更看他曉鏡照菱荷雙鬢綠　秋聲早窗前竹秋香晚籬邊菊把浮雲勘破世間榮辱獨擁黃紬無別夢日高春睡方纔足起來時誰伴立芳洲沙鷗熟

摸魚兒　和晁無咎

遍江南綠茗芳草春光又回南浦溪堂夜月無人共時有釣船移聚風靜處眼送他一灣碧玉從東注村歌帶舞任白眼看天玉山倒地鷗鳥自來去　青鞋底且向山林穩步風花勘破虛誤桔槔智巧終何用抱甕不妨農圃還試覷滿江湖風塵須洞今如許身心自語歸得便須歸杜鵑聲裡斜日漸陵暮

沁園春　和辛稼軒

一事無成百念甚營營蹤跡去來算山陽笛裡十年風雨邯鄲道上千里塵埃貴賤同亡古今流水試問榮華安在哉秋江上但月生月落潮上潮回　天教老向茅齋把風月胸襟對客開更綠陰書舫醉殘坡柳暗香詩展尋遍逋梅高竹秋聲長松午影留箇山崗次第栽閑中看這歸休也好何用徘徊

滿庭芳　和蘇東坡

戰蟻柯邊鬬鵝坊口看來一片虛忙漢何仁義楚豈盡

剛強剛道倜然成敗被人笑持論疏狂君應看眾人拍手鮑老獨當場　分明都是戲儘教塗抹我又何妨便將何變得鶴短鳧長攙唇鎗舌劍是非口一任蘇張歸途好風光滿馬春草雨餘芳

蝶戀花　題覺海寺壁

一線功名辜鼻住百歲閒身賣向匆忙處暮鼓晨鐘終寫又起空教老盡閒浮世　又是碧山無絕意白羽青鞋容我來還去坐個蒲團拋箇偈世緣都付鈎鈎睡

漁家傲　志漁卷

七尺頭軀多少事浮生沒個閒田地借得桐江絲一縷憑君計要將白日竿頭繫　一笑水雲忘世味五湖是

我安身處夢在滄洲家在水醒還醉任他海月空來去

清平樂　書聽雨堂壁

清時有味不涉塵中事狂舞酣歌高枕睡更問神仙何處　從來春夢無多世途何苦奔波皺着雙眉則甚放教一笑如何

滿庭芳　陶潛撫孤松圖

短杖東皐濁醪西舍吾生樂在田園良苗秀雨生意蕭疎晴川長日柴扃不掩濃陰散挪外榆前山林好意行無阻琴在也無絃　爲生消幾許區區五斗未當三餐算折腰非易解印非難落落長松共晚塵埃事有夢誰關無心處閒雲自出孤鳥自飛還

踏莎行　踏雪尋梅

密雪和雲層冰匝地關山歲晏無來使早芳知有野橋春吟鞭料理西湖事　破帽多年微袍無絮酸風故故欺噓背溪山十里正清寒梅花却在清寒處

酹江月　送人之南雍

都門曉靄做渭城朝雨贈人行色長劍橫秋天地小匹馬臨風跑立布袖天香錦囊詩句壯觀京華客江南去去月明應望江北　天意未賺英雄試教回首青史看陳迹燈火橋門三載事晨鏡尚誇頭黑鵬鶚秋霄魚龍春浪氣滿風雲臆住君一醉碧山正未西日

薄晚煙林收紫翠澄江皓月秋無際六尺釣竿隨手製絲綸細流光動處魚龍避　試問雲臺成甚事直鈎自適閒中趣夜靜水寒慵久坐空歸去西風夢到蘆花被

風流子　送人歸吳中

天涯孤客夢西風晚吹入搗衣秋念故國情多書成纖錦敝袍塵滿賦就登樓寸心急曉向雲北下夜逐水東流寒鴈數聲與烟千里短鞭去馬長笛歸舟　都門樽酒後相思渺雲樹兩處悠悠爲遣中宵明月隨到南州向溪亭蒼靄寄聲脩竹野塘春煖致意沙鷗備我一蓑煙雨老景滄洲

水調歌頭　庚辰初度

紫髯世外客玄玛地行仙歸來麻頭屢改鬢影只青年
那有貴官氣象不脫書生風味坐榻冷無氈要識心中
事白眼看青天　算人生名易遂節難全紛紛金紫一
生歌舞在華筵留取胸中正氣俯仰人間今古雷電隱
晴川一笑又初度聊爾當詩篇

蝶戀花　同前

客子光陰詩卷裡過了燒燈又報花朝至回首小樓聽
雨處杏花春意知誰主　牢落征途行未已簇簇長亭
官柳搖旌旆旆孤悶夜來添不寐短篷江上風和雨

水調歌頭　許敬中使交南

銀河動清曙玉宇湛高寒手招黃鵠曉騎風露下雲端

借我金門仙客去作三清使者星珮落人寰笑指炎荒
路一髮認青山　覲宮袍風采異日華鮮珠霏玉灑布
宣德意笑談閒獨倚橫空一劍俯仰乾坤萬里東望海
波閒白雉看重譯聲教訖夷蠻

齊天樂　至六安寫懷

秋風千里騎黃鵠翩然白雲南去芳草閒情漲波醉眼
一枕蒼寒留住清時有味儘棋局坐忘茶甌相對百首
新詩江山風月助奇思　功名自來浪許道炊煙未散
叢陰無處磨蟻嫌貪竿魚許冷一笑晚山橫翠閒門靜
閉任蝴蝶上堦雀羅張昶夢落朝班日高慵未起

蝶戀花　春歸

池上落花紅作陣池外濃陰總道垂楊悶春意自憐芳
意盡風風雨雨歸期近　淚眼惜春還可恨來不多時
去又無問信芳草征衫何處認楊花只亂人方寸

水調歌頭　梅竹芝草圖壽人正月十五日誕辰

金芝騰地寶瑤草動春芳中庭乍消殘雪和氣轉東皇
花市收燈未久柳陌踏青將屆樂歲好風光指點泰途
近身在詎須忙　儒家氣方家業道家裝膝前綵衣圍
繞袍錦畫輝煌坐我蒼筠萬畝壽我紅梅百本饒足了
千觴一笑領黃鶴問首望仙鄉

長相思　秋懷時寓都下

風色愁雲色愁做造閶山鴈字秋寒衣今到不　望京
樓望鄉樓一點相思兩點眸吳峯天盡頭

踏莎行　葵花

濃綠池塘薰風時節石榴過了薔薇歇黃簾照蜀錦葵
春紅情綠意猶三月　草木孤貞太陽嚴烈丹心傾寫
渾如血卻慚飛絮逐東風一生惟作漫天雪

清平樂　風雨歸莊圖

石田茅屋老去安耕讀門外春風芳草綠容我倒騎黃
犢　前村風雨催歸垂楊吹斷柔絲兩手按翻蓑笠一
身抖亂蓑衣

風流子　謁告歸題衙中

野渡少人來斜陽裏問着濟川材儘滿目雲山伴人坐

嘯一川風月留客追陪還看取宦情容易淡詩句浩難
裁紅樹酣秋絲蓑霽晚洞庭霜冷笠澤雲開　徘徊空
自信怕煙波未許鴟鷺私猜回首日邊京闕清夢相催
笑此生眞負羊裘高潔幾時得洗馬首塵埃唯是初心
一點飛想歸哉

滿江紅　書京口驛樓中時爲候舟不至故也

官柳參差春城迴驛樓高出閑干外遙山數點斷雲千
尺斜日半江鳴去櫓落梅滿地悲長笛念有誰撫景獨
傷神天涯客　江南使無消息桃葉渡迷踪渺孤舟
何處水雲遙隔鴈後坐看行計晚花前不柰離愁積問
幾時天意借周郎東風力

齊天樂　駐節寧親卷

東風江上梅花路仙舟載將春去使節龍函宮袍獸錦
光滿晴川行處飄飄意氣儘騎鶴雲端泛槎星次一點
稽山蒼寒落枕海門曙　九重馳來香幣報皇華事竣
白雲情繫喜集萊衣慶鍾壽笋花月樓臺十二夕陽正
未看雨露芳容椿萱交翠醉眼蓬萊海波清見底

西江月　白扇

袖裡琅玕十二葉頭風月三千素娥宮闕正高寒我欲
乘鸞遊覽　談柄未輸玉麈醉筵初破氷盤晚涼揮酒
水亭閒人在瑤池閬苑

念奴嬌　赤壁圖用東坡韻

三分鼎峙算江東雖小儘多人物一片江山千古恨崩
浪怒衝高壁湖海孤臣經年放廢破帽撐風雪浪遊懷
古問君誰是豪傑　駕此一葉扁舟舉盃屬客清興蹲
前發凌波涉滄茫三萬頃洗蕩凡塵消滅夜靜江空洞簫
清澗露氣侵華髮仰天一笑醉中臥對明月

蓮褪紅衣　蒲稗老西風吹冷汀洲翠羅簇護錦雲稠借
來三月景點破一江秋　鷗鳥不歸沙嘴靜孤芳自覺
含羞柔枝裊裊影悠悠浪中蓮唱杳煙外夕陽愁

魚遊春水　用宋人韵簡後寓客邸書懷

春寒重門裏試借珠簾遮燕壘管絃巷陌記得去年羅

綺芳草閒愁月一痕游絲斷夢雲千縷身世無憑年華
似水　九疊屏山悶倚一夜東風謝桃李日高猶苦春
醒未忺梳洗別離情緒傷啼鴂相思尺素煩雙鯉長亭
十里客心千里

水調歌頭　丁卯中秋醉後大書

綺芳草閒愁月一痕游絲斷夢雲千縷身世無憑年華
乾坤容我醉風月放人閒倚天長嘯斗閒紫氣劍光寒
誰管功名兩字自要煙波萬頃去把釣魚竿回首塵埃
事一笑請君看　十年前鑽薹簡戴儒冠致君事業平
生撫掌道非難爲問羊裘高興比似鑾坡簪筆終古笑
尊前誰酹酒澆磊塊

念奴嬌　贈天樂送何太守考績還任

梅花吹老城頭角銀河漸看清曙仙掌雲開宮壺露耿
月轉西樓十二都門曉騎指煙霧蒼茫長亭宮樹袖有
天香春風馬首散和氣　九重璽書褒美道周家南伯
漢朝循吏零雨自東棠陰向午夢返湖山佳處巖廊虛
竚報竹馬謳權徵車垂至回首東華沙堤新築起

清平樂　春寒

芳辰能幾一半歸風雨冷落鞦韆深院宇雙燕飛來愁
語　畫堂人靜簾閒寶爐放近屏山憔悴不成情思杏
花連日春寒

水調歌頭　送包錄事歸省

江山憶故國煙月阻同遊西風搔首夕陽歸鳥望鄉樓
十載紅塵春夢千里白雲情思身世浪悠悠歸路辨行
色雁字海天秋　碧澗堂山色近水光浮畫船載酒花
時福壽滿金甌醉擁笙歌十二光映壽星兩點袍帶總
風流從此茗南景應作畫圖收

蹈莎行　晚景

流水孤村西風古道槎牙老木昏鴉噪夕陽倒影射踈
林一時惟點秋容老　樹暝寒煙天低衰草登樓望極
雙眉小欲將歸信問行人青山盡處行人少

燭影搖紅　賀大司馬許老先生華誕

雲臥東山口裨膺牘知多少江湖心迹廟堂憂雙鬢西
風早霖雨神功未了慰蒼生謝安江表金湯萬里紅熄
猥烟綠旄塞草　嵩嶽鍾靈三朝重望推元老鼎中龍
虎鍊容顏松下龜蛇小蘭玉庭堦春好儘宮袍膝前圍
繞一卮壽酒數點榴花畫堂清曉

蝶戀花　潞河萬安寺

流水橋邊楊柳樹淺綠輕黃掩映清涼寺一片春光藏
不住杏花殘月梨花雨　客子閒愁推未去兩展芳泥
來覓題詩處槐火石泉茶有味夢中記得三生語

酹江月　月川

長川夜冷瑩琉璃千頃平鋪寒碧誰放清輝收密霧點
人一輪蟾魄歸盡漁舟響殘菱唱露氣零秋白更無風
浪水天相映一色　驚見墮璧遺珠交光上下清處無

人識喚起馮夷裁匹練摹取廣寒眞蹟便欲披襟馭風
乘氣醉訪騎鯨客一聲長嘯水宮驚動龍蟄

臨江仙　柳詞用宋許伯陽體

不見漢家營內柳絲絲輕拂旌旄將軍以逸待人勞馬
騰士飽枝上掛弓刀　鐘鼓令嚴良夜靜梢頭明月初
高翠華臨幸事都銷先春芽縷尚想赭黃袍

其二

不見西湖堤畔柳弄晴十里依依暖風搓動絲煙絲似
同蘇小雙舞翩腰肢　憶昔六橋經鳳輦擬爲春暗龍
池畫船維處恣遊嬉斜陽煙靄誰管斷腸時

其三

不見吳王宮外柳濃陰低映鷗沙屧廊春響笑仙娃東風眠起臺榭總芳華　一夜長堤馳越騎柔條無力攔遮荒城留與後人嗟尚餘故態煙外舞蛟斜

其四

不見章臺街上柳織勻初畫雙眉輕盈婀娜惹遊絲少年走馬花酒戀芳菲　千里心期歸較晚長條不似前時東風似與解相思多情時遣飛絮點春衣

其五

不見太師橋下柳綠陰搖蕩睢鶯朱門甲第管絃聲沙堤十里香絮滾春晴　驚起胡塵青眼眯秋風禾黍神京嬌枝嫩葉嘆飄零夜深荒址時見度流螢

酹江月　中秋上劉太守

南樓今夜恍人間天上不知何夕魚浪織雲都捲盡萬里明河一色仙桂扶疏羽衣涼冷人在清虛窟嫦娥過我飛輪碾破秋碧　太守東閣初開風流樽俎催召西清客未要銅盤燒絳炬自有清輝飛入潦倒詩狂婆娑酒態醉舞嫌天窄塵心洗淨玉壺報道敬側

漁家傲　兩牧子騎牛晚渡

沙上行行人漸少一聲斷角譙門杳煙霭微茫籠樹杪斜陽倒亂鴉數點青山小　人正饑來牛正飽驅鞭懶顧平原草兩兩絕流歸去好寒塘悄西風吹雪蘆花老

水調歌頭　口秋

仙風清玉佩香霧結雲鬟紫臺招手醉騎白鳳上高寒會記五雲深處縹緲瓊樓十二寶界晃三千回首人間夢一落忽經年　羽衣輕胡牀冷洞簫閒肺肝氷雪孤光一點最相便可是嫦娥有意付與嬋娟千里今夜儘人看起舞答清輿歌罷唾壺殘

踏莎行　九鶯圖

秋逼銀塘涼生玉井蓮衣破裂西風猛白蘋深處晚歸來汀洲一片山陰景　幾點雲輕數聲煙暝聯拳啄碎澄波影夢魂清斷夜三更一江明月蘆花冷

燭影搖紅　中秋後三日與李京兆夜飲投壺醉後有作

脩竹閒庭鏗金鐵秋聲滿是誰閒氣校輸贏花影頻

頻轉常記雅歌催版想軍中裘輕帶緩江湖今喜飛燕名聲插花盃盞　身世飄零天涯歲月驚秋晚百金交誼古難尋共看松筠暖可是穿楊技短早樽前心寒手軟珊瑚擊碎感慨悲歌夜蟲悽惋

酹江月　桂巖

素空霽雨碧芙蓉千仞蒼巖高出涼浴山河風露下冷浸一枝秋碧芳影婆娑天香縹緲散滿詩書室有人吟諷恍然身世清特　聞道絕頂凌霄梢雲有路相近蟾蜍窟玉宇瓊樓盈尺五寒氣逼人毛骨金粟侵衣檀欒蓄酒引上登仙展嫦娥微笑手中擲下三色

水龍吟　梨花和周美成韻

醉顏消盡東風一枝迥出紛華地暖香吹雪淡粧欺粉
羣芳羞避靜院無人閒庭轉午重門深閉倚闌干無語
玉容寂寞爲滴盡傷春淚　愁到黃昏時候漏聲沉隔
牆歌吹疎簾淡月雛懷喚醒夢魂驚起細雨廉纖輕雲
低娜不禁春意算東皇獨付清標正好與梅花比

念奴嬌　雪

封姨忍冷把彤雲剪碎滿空拋撇萬點青山頭忽老人
跡鳥飛俱絕歌館迷紅粧樓失翠四顧成銀闕晚來江
上漁蓑歸帶香屑　對此應慕山陰扁舟興盡空載黃
昏月歸到溪堂門未掩別有一般清潔雪印梅花梅橫
月影三白交相合紙窗光映夜明不怕燈滅

念奴嬌　三忠廟祀漢諸葛宋岳武穆文文山

乾坤易老嘆風塵飄蕩河山分裂名分綱常都掃地會
有何人提挈身翊飛龍氣吞胡馬赤手扶天閎精忠照
耀一時名並日月　須信天理人心自來不泯千載思
遺烈廟貌燕山崇祀典華表三忠新揭西北中原東南
王氣回首驚風雪傷心行路不堪日暮時節

水龍吟　七夕和施西亭

水花亭館初涼月痕照在葡桃架星期此夕針奩未敢
蛛絲先掛虹斷東樓雨收北渚露盤清瀉望湘簾起處
果筵初設兒女輩花相亞　縹緲行雲低度耿河津仙
輧飛駕鵲繅傳喜鼓還催織欲留無暇又是匆匆離腸

人遠

瑞鶴仙　壽詞

芳塵纖雨過正紫陌春光二分纔破綃桃夜口吐障東
風臺榭錦雲如堵庭幃煖和喜清鏡口年初度捲珠簾
笑語生春絳蠟玉花雙股　口賀畫屏影裏寶篆香中
神仙無數履侵烏口口衣舞縷衣歌藹高堂喜氣祥煙
線繞人在蓬萊洞府願年年酒滴花前醉顏如故

蘇武慢　悟俗用漢郡庵韵

世事如棋人情似紙弄巧幾多成拙青春易過白髮無
情轉眼光陰消歇樂在其中心遊物外此理幾人明徹
蕩虛空無去無來惟有清風明月　誰似我劍走青蛇

髮衝烏帽長嘯一聲天裂腦生八翼足跨三天歷遍廣寒宮闕衣剪雲霞珮懸星斗容我玉清朝謁挾飛仙下視塵寰紅日片時殘雪

沁園春 章子仁頻遠遊誕辰乃秋初也續又促遊嶺表故兼致如此

兩鬢星霜兩腳風塵老矣吾生記燕山曉別雪中驅馬秦淮夜泊月下聞箏獨鴈辭秋孤燈聽雨身在江湖輕利名從今算又十年心事屈指堪驚　天開五十昌齡人道是南方一壽星向虹橋影下應期鳥鵲氷絲彈處訪舊湘靈稅地栽花解貂當酒此去情懷向可能明年也盼口花消息嶺表歸程

臨江仙 扇面

粧點吳鄉秋意老夕陽紅樹離亭晚江潮退水痕平兩行征鴈相約下寒汀　釣餌絲綸收拾了蘆花深處舟橫西風吹面酒微醒起來船尾坐看遠山青

蝶戀花 夏日遣興

畫字閒閒簾着地亂匝桐陰人在清幽處煙裊畫屏沉纔細綠窗一枕芭蕉雨　殘睡覺來無意緒雨後斜陽照在庭前樹裕罷晚涼掀短袂清香滿院荷風起

沁園春 秋坡

買斷青山占住白雲豈不佳哉儘夜枕商聲蒼筠繞夢晚庭詩景紅葉成堆老鶴松陰流泉磵道付與閒藤日往來行吟處見石田齊熟籬菊新開　有時落日林隈

聽牛背西風一笛回更露洗疎桐烏啼金井月寒老桂人在琴臺芋栗供貧茱萸備釀生計年來手自栽清幽甚笑落花流水春漏天台

酹江月 日休取山谷四仙名意

容身何處有青山借我一丘一壑穩坐籃輿橫曳杖十里西湖行樂春筍齋廚午茶盃蓋世味從他薄大都幾辰安閒便是丹藥　隨分吟倚西風醉眠蒼石心與浮雲約回首紅塵名利事勘破蠅頭蝸角萬卷藏書百竿栽竹有子承當着乾坤老矣一聲聊寄華髮

天仙子 秋景畫

江上青山山下路茅屋人家臨水住雨餘一片夕陽明樹底寒流橋欲墮行人千里未能歸落吳江秋正暮

點絳唇 漁舟吹笛

碧水澄秋絲綸捲盡斜陽影小舟維定蓼岸西風冷　橫管孤吹有調無人聽長江靜眠鷗驚醒衝入蒼煙暝

酹江月 梅月畫

月香水影記西湖曾踏六橋殘雪回首江山今在否詩被夢驚秋鐵鶴老蒼苔屐閒青嶂僧寺茶煙歇花相笑十年何事輕別　誰道逋老風流丹青有手千里神相合月又朦朧花又瘦還是黃昏愁絕小殿粧奩寒城

畫角催老花時節天涯搔首霜風吹斷華髮

前腔 賀玉田李先生

乾坤擾擾算人間換了幾番華髮一夜雪痕埋短屐不見玉田行樂鶴夢難醒梅魂未返詩景誰商略溪山無主西風千古寒索　南望十里龜山牛眠有塚草樹迷狐貉一滴重泉知道否有酒無人同釂今古斜陽往來樵牧枯木寒鴉落臨風懷感登高時望城郭

蝶戀花 謫所偶成

春燕秋鴻驚節序曉鏡朱顏容易成憔悴花落花開人世事閒愁一點無安處　飽後高眠醒後醉眠醉工夫正合閒中味一笑不知南北異小屏疊疊吳山翠

蝶戀花 用宋秦淮海韻言懷

鐘鼓樓頭昏又曉馳隙流光易向忙中了消得多情天藏機地問頭相顧各驚飛畫闌欹簟欹香紅墜　白鳥正多人正少身世江湖亦老鏡中雙鬢成秋草　夢裏邯鄲道望斷平蕪江樹杳歸心一點孤帆小教踏壞蒼苔

行香子 書泗洲南山石壁

雨雨風風花事退芳草愁痕綠遍長亭外辛苦杜鵑流血淚碧山春盡行人去　城上樓高休遍倚煙柳斜陽總是傷心處一點柔情風裏絮遙遙去度長江水

蝶戀花 謫所春暮偶書

流水落花春不管世路悠悠回首天涯晚悵望江南人又遠斷魂零落屏山掩　愁懶漸添歡笑減病酒經旬腰帶新移眼燕子日長春夢短東風門外楊花轉

酹江月 和宋人劉改之韻

區區世道算紅塵何似水雲寬處雲夢澤南攤睡簟會是舊遊之路城老芙蓉臺空簫管下界多風雨羣仙相笑問人何事勞苦　自要天柱峯頭仙人洞口著口臨長句寶帶萬釘成甚用到了終歸黃土饞下黃花山中白酒秋意須人主愁心無奈江南有夢歸去

踏莎行 細桃鴝鵒

旭日亭臺煖風園藁雙雙飛上綃桃樹可人鸜鵒隔重簾春聲故遣驚春睡　金彈偷拈雕籠牢閉花間別有藏機地回頭相顧各驚飛畫闌欹簟欹香紅墜

清平樂 贈瑞巖觀解道士

尋眞何處來到桃源地滿路松花金粉墜時有白雲來去　洞門小扇初開一雙玄鶴迎來請去先生雙展莫教踏壞蒼苔

行香子 書泗洲南山石壁

野景晴川白鳥蒼灣向滄浪一沈塵顏水拖衣帶山結螺鬟聽步虛聲鐘梵韻翠微閒　市樓一片客帆千幅問何人到老心閒秘書謝事司諫歸山見夕陽中雲卷盡烏飛還　泗洲南山卽坡老與泗守舊遊處有行香子詠於石崇家間磨去已已歲以公事至泗公取得遊追感舊事爲和此山有瑞巖觀龜山寺

摸魚兒 春寒

悄無人杏花院宇終朝冷清清地春陰只在重簾外春意不知何處門也閉早不省峭寒陣陣從何至翠幃怕啟鸚鵡嘵無聲香篝宿火知是甚天氣　風頭轉窗外紙鳶飛墜厮家節候難據天公作意妨遊事羅綺未教輕試問議擬枉教他垂楊惱亂絲千縷無情燕子失了探芳期風風雨雨天也會憔悴

畫堂春　春院晚景

新晴庭院晚香遲柳梢先有鴉棲東風特地報花期吹進簾幃　芳信未來燕子春寒猶泊羅衣落梅砌上月痕移人立多時

錦堂春　杏花

風色晚來庭院雨聲曉上簾櫳無言有恨何人會斜倚粉墻東　仙苑盛誇年少孤村遜指春紅京華舊夢江南路回首夕陽中

西江月　紅梅

春色十分相似清香一種元高剩枝參出杏花梢攔住風光多少　仙骨已經丹換氷魂仍用□□九霞觴底醉春宵回首月斜天曉

滿江紅　春陰

□□東君將如許韶光藏疊無聊處宴雲酸霧□□凄切刺繡窗紗終日暝搖春花影經旬滅□□風剪剪作洗況在雨聲中　會心誰有夢□□詩境移進簾櫳算春寒侵驄禍　雙門外重簾隙□□雨朦朦月帳芳辰變斂苦秋時節水氣暗□楊柳線林煙冷裏丁香結算栖栖梁燕獨愁□□誰說

滿庭芳　折桂枝

□□流輝露盤承爽霽天涼氣初浮一枝橫碧□□亞瓊樓可是嫦娥過我天香好濃染衣籌□□下流霞共吸金粟滿氷甌　分明天上種□□應避梅粉還羞記少年得意仙府曾游回□小山招隱攀援處歲月空留還相慰瑤瓶淨水□近素屏秋

驀山溪　竹隱

□山繞屋流瀑沿堦砌中有百竿雲掩衡茅四圍交翠清風滿徑掃退馬蹄塵呼茗碗撥薰爐□壺觴醉

浮生最擾認取閒田地風月不□□更涼雲逼人清思籬冠落後支枕聽秋聲□□悄洞簫沉夢在蒼寒處

漁家傲　飛鳴宿食鴈圖

□□秋雲雙綴度江天叫雨空濛暮夢落寒蘆□□寤回頭願稻粱差認年時路　霜信卻傳□□誤淚彈箏柱紅氷墮整斷湘雲山更阻愁□□歸期長是燈期過

滿庭芳　蒲谿號

□□分奇湘雲剪潤小庭巧貯玲瓏瑤盆淨水□□曉青葱生意盛沿蒼蘚清寒地隔遠紛紅□□烟翠光淨洗況在雨聲中　會心誰有夢□□詩境移進簾櫳算幽蘭香芷氣味相同九節□誇仙杖靈苗散綠玉茸茸

清閒好爐烟一炷口近素屏風

賀新郎 張大尹考績

口口催行色見沙邊紅旗旋捲青山瀨夕一舸口口辭
書水載取月明陪客千里夢早趨京國枳棘本非鸞鳳
地算此行少展鵬鵬翮仙棹穩口口急六五雲縹緲飛
雙烏望金門彤光向曉口口達尺動業不須重覽鏡太
史備書嘉績還口口絲綸褒錫爲報茅簷休口煖計東
風難駐行春跡占後祿自今日

喜遷鶯 送侯倅羅太儀丞

采菱風起正一葉并桐乍驚秋雨馬首紅旗鷗邊畫舫
光滿白蘋洲渚點點道旁涕淚戀戀餞前笑語傷離處
春風裏紫塞防秋彤廷立仗馬政會看興舉漢遺屬車
陪從周有命書付委從今後勳階臺閣服章金紫

木蘭花慢 賀鄭大尹膺奬

奈陽春有腳湖山無主 堪喜三千路身上紅雲雙珮
算江南樂地山城好稱鳴絃正桑徑雉馴花村犬臥麥
隴牛眠天公更憐儌儉遣我侯早晚散炊煙瓜棗頓還
圃俗鷄豚屢慶豐年 璽書曾記漢旌賢藩省代天言
道三異化行七絲政好六事功全摩挲舊時皃烏看相
將飛上五雲端河內空煩借寇道旁行詠登仙

記紅芳退後蘭堦下綠抽簪漸葉展鸞翎花含鳳嘴影
新綠汀洲芳杜啃渺渺春波斜日江南岸去歲送春微
有歎今年春去渾腸斷 蜂蝶無聊鶯也倦冷落西園
飛蓋朝來散落盡庭花人不見垂楊空鎖深深院

前腔 思萱卷

三十年前眞是誤駒隙匆匆塵土長安路贏得閒身忙
裏過青山白水空煙霧 夢覺郴鄖炊甑墮釣月樵雲
生計從天付話到忘言成默坐夕陰一片溪山暮

齊天樂 送劉太守入覲

水風吹透菱灘綠南湖贈人涼意仙舫登龍靈槎泛斗
千里明河秋露飄飄行旆瞻紫蓋神光終都佳氣手捧
琅函嵩呼人在五雲際 湖山暫教無主報亭空浮碧
峰孤環翠（都南有浮碧亭圖中假山有環翠峰）后土風雷帝青日月元氣
一時交會明廷眷注久五袴聞謠兩歧書瑞蘧井彤墀
天顏應笑喜

賀新郎 送陳學諭之袁州教任

行色秋風裏望遙空寒雲一帶鴈行南去短短煙條溪
上柳欲挽仙舟無計又總道夕陽難駐歌到陽關聲漸

咽斷秋光滴作青衿淚離有頃會無據　九年芳潤滋
芹水種門牆雨場桃李十圍丹桂鳴世卻須移木鐸吾
道又看西矣誰便說青霄垂翅金馬他年期待詔計文
園未滅凌雲氣重把酒爲伸意

玉蝴蝶　秋懷時在口口

寥落天涯情景碧雲合處連日秋陰人影西風樓空鴈
字沉沉晚樓臺一聲長笛靜院宇幾處疎砧遣寒侵客
塵破帽如夢孤衾　沉吟青銅看罷年華荏苒世路侵
尋寶劍埋光錦囊三尺少知音青衫濕別愁不斷黃花
老歸思難禁黯登臨碧山遠水一片傷心

齊天樂　壽人口口口

東風吹醒南湖綠臘痕放教春早沁雪梅心破煙柳眼
渺拂舊寒多少燒燈未了報庭院新晴樓臺清曉銀燭
光中繡簾開處簇煙裏　畫堂移入蓬島擁羣仙鳥履
雲韶縹緲南極壽星西池王母一對後天不老膝前圍
繞有袍錦書輝墨香秋飽醉倚蟠桃洞天春正好

滿庭芳

雲冷雙頭香零九蓋青春過了難追凄涼故苑紅影日
空移誰信芳魂解返嬌羞態依約前時驚心處物華如
在世事等閒非　思量還可恨年年三月風雨殘枝謾
金瓶鬪品錦障供詩早是偷春有手留情地蜂蝶安知
相看好芳容並美造化果吾私

滿江紅　題太原官舍壁

歸去來兮青山好欲歸便得人世事風前燈焰夢中槐
國驛馬出門塵土路舫齋聽雨江湖客把十年忙冗換
清閒嗟何益　太行嶺孤雲沒江南夢重山隔有何人
五湖煙棹洞庭霜笛寶劍醉看豪氣在銀屏晚怯秋風
入向中宵無意更聞鷄空咿嚘

前腔

歸去來兮令懷歸意幾人知得尋思起前年江海去年京
國奔走隙駒春夢路飄零海燕秋風客念家山松竹久
荒蕪疎三益　風流散音塵沒身世在江山隔遣何人
杏花影裏月明吹笛紅雨等閒花事盡青銅容易霜華

入被鴈聲報到塞門秋聽嘹嚦

齊天樂　壽呂太守正月二十四日也

湖山千里棠陰路春光又回官柳花市歡聲茅簷煖氣
民俗正歌安阜收燈未久轉萬點紅毬化成南斗瑞暎
階符壽星現在五雲首　涵藏盛推山藪儘肉羹翻污
車裀唾嘔霖雨功深星辰地近槐棘竝登三九金章到
手對萬本梅花百壺春酒醉倚東風年年開笑口

滿庭芳　五頭瑞蓮陳司訓官舍所產謂是歲邑士發解之兆

香擁紅雲影搖青蓋水宮競鬪明艷天然異種誰數並
頭芳月地恍疑人影湘妃醉春散香囊還相亂三三兩
兩交頸紫鴛鴦　薰風何處起最宜吟賞春草池塘更

閒情濶雅官舍清涼折桂預期仙步斜陽裏相視槐黃
行看好舟中邂逅文馬上綵衣郎

訝江月 捉描菴潘先生

一菴藏拙向乾坤借得數莖華髮夜半游仙孤枕夢飛
入玉清雙闕山色冥迷水聲嗚咽老鶴愁寒骨梅花如
舊玉簪無奈銷折 遙想竹下吟箋山陰清晝冷淡蘭
亭墨十里屐痕吹未散芳草叢邊雙迹華表秋荒劉舟
夜冷空有當時月巖花急雨春山飛遍榆莢

木蘭花慢 雙轆

算多愁和天也慘雙股淚蓆閒流記花月樓臺扇橫鸞
影杖擁鳩頭西風妬他春好併霜威作踐一場秋翠滅

芙蓉夜被塵生古禍冬裘 青山今古事悠悠雙塚向
人愁有守宿寒鴉招魂芳草代哭鳴蜩椿萱世難全壽
嘆人生到此意俱休付與夕陽收管一盃時奠松楸

酹江月 題天籟老人像 天籟金末詞人

滑稽玩世知胸藏多少春花秋月天籟有詞人有像還
是遺山風骨松下巢由竹閒逸少氣韻眞高潔坐談撫
掌溪山等是詩訣 見說多景樓前鳳凰臺上醉帽風
吹裂千古英豪消歇盡江水至今悲咽九死投荒三年
坐困一樣成愁絕寄聲知否酒盃當酹松雪

水調歌 題扇

功名大槐夢身世釣魚舟歸來雪川茗水聊當五湖遊
誰計一絲高潔自喜半生清曠瓦枕對眠鷗回首雲臺
事一笑正堪休 桃花岸蘋花渚荻花洲蓑衣任君高
掛安用搭羊裘拍面溪風山雨滿棹江雲海月濁酒注
磁甌醉後不知處江上數峯秋

摸魚兒 春遊

喜朝來柳煙花雨尋春問人何處香車寶馬傾城出坐
擁南州歌吹春好未但只見暖雲芳草飄香氣鷗邊浦
溆兩兩畫船橫一篙深碧撐向水雲醉 浮生事勘破
蝸牛戰蟻百年希遇良會五侯七貴貂蟬美難免鬢絲
憔悴休辭去最好是柳條綰鐙風牽袂酒闌衆起歸路
月明中嚴城鐘鼓花影滿街碎

清平樂 春日偶書

傷春無緒連日瞢騰醉門外落花紅滿地愁到杜鵑啼
處 小窗酣碗香茶日高懶趁朝衙說與簾前雙燕莫
教放進楊花

前腔 燕

綠窗驚睡說盡天涯事簾外春寒禁不住爭得重門深
閉 雨昏芳草池塘度花穿柳心忙困倚不知情倦東
風夢斷昭陽

巫山一片雲 飛鳴宿食鴈

落日邊聲急寒雲客路愁西風吹度岳陽樓木葉正辭
秋 陣亂驚漁火聲寒墮船舟月明投足荻花洲聊緩

滿庭芳 春草

山外斜陽客邊細雨天涯一望關情故人何處春草又還生長記當時南浦同攜手叫淚雙零音塵斷江淹已老身世總堪驚　東風眞薄倖移將新綠暗滿歸程莽燒痕斷處一片愁城煙靄秦川故道牛羊外多少長亭孤村晚杜鵑聲急馬上酒微醒

酹江月 題陳都憲希冉雙玉合藏卷 希冉會稽人厥先祖客死北方僑葬粟縣後希冉登朝乞假訪求以歸合葬祖母鄒夫人渥洳之兆

白楊風雨算天涯過了幾番寒食誰信客牀胡蝶夢竟做游魂羈魄杜宇難歸薤歌誰舉雲渺稽山窟攢封無主

主土花凝滿蒼碧　早是天道非虧仁人有後蘭玉孫枝出袍笏不施鼎石拜來訪蒼梧荊棘劍合龍津鶴歸華表重瘞蘭亭墨空山皎月物華光射雙璧

滿庭芳 蘭

窈谷陰崖香雲煖雨芳菲初着幽叢翛然世外此意幾人同回望三湘何許靈均去佩冷江空無人問斷魂千里相逐落梅風　平生良自愛孤標高韻寂寞山中算知心獨許三尺焦桐腸斷王孫未返年時草又覩殘紅

春愁滿汀蘋岸芷落日楚江東

前腔 春草兼草蟲畫

濃綠和煙淺青滋雨春回芳草池塘繡簾未捲紅影罩

蝶戀花

一寸柔腸千里思倦倚屏山夢到天涯去簾外日高花影砌鶯聲歇在垂楊裏　半褪香雲驚枕墜起看雕梁燕子歸來未行過秋千雙眼淚亂紅委地春無主

詞

憶章臺 感舊 明德清陳 霆聲伯著

連環手分違久離恨濃如酒畫閣十二鎖朱樓凭高不見章臺柳 從歸後知安否錦字何曾有春雲閣雨稍陽臺不堪夢裏空回首

蝶戀花 舟中客懷

春草綠波南浦路畫舸亭亭載取離愁去無限江山牽別思短帆夕照孤篷雨 羅帕新詞封遠淚欲寄江南未遇梅花使賴有夢魂知此意飛歸夜夜三更裏

嘉業堂校刊

蝶戀花 春閨

門掩東風楊柳院淺綠窗紗深映宮粧面隱約吳峯屏裏見夢魂夫繞江南遠 梁上飛來雙海燕萬語千言惹起情無限點點落紅心事亂捲簾無語傷春晚

滿江紅 鎮江驛中

樓上春寒倚危欄杏花消瘦重門外簷鈴四響落梅風驟茶夢破殘銀燭獨影旅魂消盡銅壺漏早紗窗虛處月痕斜三更後 眠未穩吟難就紅爐冷青綾被想雕房曲檻少年時候錦瑟坐調絃索手羅衣醉擁薰香袖到如今惟只是相思瘦如舊

瑞龍吟 春宵 和宋周美成韻

天涯路多少障夢雲山礙眸煙樹藻蕪綠暗春江斷腸流水雙魚何處 悄凝佇曾記年時巷陌繡簾朱戶稱時整整新粧嫣妍花貌清泠鶯語 縹緲鳳簫吹斷絲雲千里夜深院落惟有明月窺窗照人如故紅萎小叠謾寫相思句 無因見風前月底盈盈仙步春與啼鵑去夕陽照出傷離緒絲柳愁千縷芳思亂縈紛落紅如雨晚風無主一庭飛絮

浣溪紗 春睡

草綠閒堦日自移畫梁泥冷燕歸遲懨懨春困解羅衣 枕面正隨蝴蝶化柳陰誰遣杜鵑啼起來花影到簾幃

沁園春 冷山外號

江壑閒情松菊舊游未許相關笑尋梅蠟屐雲埋一兩藏書茅屋苔老三間 薰帳夜空碧峯朝暝爭奈愁他鶴與猿無人管有洞門寂寂流水潺潺 嗚騶催赴朝班儘京國緇塵上鬢髮任碎葉驚風一番秋早落花滿地幾度春闌蟻穴無憑山靈有待回首林間倦羽還君知否算神仙總在未老身閒

清平樂 遊用宋王介甫韻

香車隘住笑揭紅簾語淺蹴芳塵羅襪污堤上未乾花雨 畫船載得琵琶醉中情思無涯不管湖煙渺水東風取意飛花

薄命女 長信秋詞

更漏咽嚴禁沉沉金鎖合別殿笙歌歇　薰餘繡被香燼睡覺銀屏涼怯翠輦不來蓮炬滅月到梧桐缺

菩薩蠻 閨情

一簾幽夢隨飛絮庭前數點梨花雨推枕又斜陽博山餘篆香　紅霞凝困臉鸞匣菱花掩芳草近黃昏無言深閉門

蘇幕遮 風情

玉驄驕金勒富策柳題花醉向章臺卧寶枕鴛屏留客住燕子歸時簾捲青樓暮

翠湘風 夏夜

何首成虛誤魚鴈又將芳信阻惆悵深情夢斷年時路

輕雷送雨過池塘煩蒸頓解柳外水亭涼手弄氷綃新浴起半墮釵鳳風裏芰荷香滿凭欄十里湖光　流蘇垂下絳廚張水晶枕底紋簟展清湘攜手月中人似玉

懶上牙牀起向閒堦佇立紫薇影轉迴廊

眼兒媚 暮春

點點飛花付東流新綠染芳洲數聲杜宇一簾風絮春去難留　垂楊故作傷離態風裏舞輕柔年華負也夢迷湘水恨鎖秦樓

薄倖 春怨

海棠零亂點蒼苔錦繡鋪遍破曉夢子規啼血蝴蝶一

牀驚散恨小樓昨夜東風無情捲入閒庭院便柳絮縈空梨花翻雪斷送春光一半　自到得清明後羅袖上淚痕不斷傷心向流水遡紅迎綠往來覓取相思片擬今回見嘆青鸞無準依然誤卻桃花面畫長簾捲羞覩歸來雙燕

畫堂春 秋眺

烟凝寒碧楚山秋夕陽斂盡山頭長江無語向東流目斷歸舟　紅葉題殘舊恨翠眉蹙破新愁月明鴈字影井梧翻葉響秋聲玉堦風露凄清陰蟲無數草閣鳴泣

盡殘更紅淚暗流寶蟾碧峰冷浸銀屏夢回簾外月

又 秋夜

華明無限傷情

應天長 晚眺

樓臺落日漸古樹昏煙亂鴉飛集渡口歸帆勢與寒潮齊急雲山窈眼力曠千里楚天凝碧相上下孤鶩落霞點成秋色　俯仰咸今昔嗟舊日繁華而今蕭瑟剩水殘山惟有夢魂相憶飛鴻無信息知誰念沈腰消瘠鬧情處風裏何人一聲長笛

菩薩蠻 冬景

彤雲黯淡氷花撒凍梅枝上纏寒雀簾幙密遮風銅爐獸炭紅　淺斟延小唱醉倒銷金帳煮雪理茶甌清香

滿碗浮

鷓鴣天 感春

九十春光逐逝流煙花零落冷如秋雲鬟寶月殘歌扇
塵絡紋窗暗酒樓　蝴蝶懶杜鵑愁天涯新綠滿汀洲
惱人怕見楊花面又被紛紛亂撲頭

行香子 梅未着花

標格天然占斷風煙想南枝猶怯餘寒苞未點疎影
依前稱月明時霜冷夜雪晴天　西湖展冷東垣賦老
問春心何苦擔延一枝得暖隨分清妍任玉堂中茅屋
下野橋邊

醉花陰 梅花風謝

玉堂不閉東風驟一夜瓊枝瘦香雪亂侵衣夢醒江樓
羌笛誰家奏　仙姿自別羅浮後消損應非舊莫去倚
闌干冷月清霜正是愁時候

滿庭芳 春宵會飲

錦障芙蓉繡簾翡翠畫堂圍護春風寶釵金釧高會盡
仙容況遇良辰美景香羅解樂事無窮歌謳處春紅照
眼人在萬花中　堪嗟塵世客天涯飛絮海角飄蓬又
何須計較得喪窮通俯仰今來古往尋思起春夢一場
空爭如且開懷暢飲沉醉倚芳叢

摸魚兒 春恨

竟因循清明過了依然春恨如舊落花狼藉重門閉長
伏誰塞卻春歸路長使花前醉臉新

浪淘沙　牧子臥牛背晚歸

牛背穩於舟身外無憂醉來一枕夢巢由驚起不知何處笛斜日林邱　古樹晚鴉投暝入西樓寒烟暮靄織成秋歸路一鞭衰草色野水橋頭

蝶戀花　招友

堤柳青絲搓欲就初試羅衣簾幕寒仍透紫陌塵香車馬驟太平簫鼓村村有　店舍無烟寒食候小院閒庭門掩梨花晝來日陰晴渾未究及時且罄花前酒

臨江仙　秋江歸鷹圖

菰米炊香鱸入饌吳淞景屬三秋長江潮上水雲浮好風如箭天際送歸舟　回首功名成一夢歸來松菊應

羞何人相候坐沙頭平林暝處鴉啼

滿庭芳　寫懷

羅帕分香玉釵留股東風羞記初盟殘楊剩柳休問轉春鶯虛向蒲關駐馬淹誤了雲路鵬程傷心處枕寒衾冷香夢杳難成　章臺人遠尋春計晚露蕊凋零謾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好事從來易阻御溝裏紅葉難憑空惆悵夜深人靜辜負月華明

燭影搖紅　斑竹簾

巧碧玲瓏絨痕着處湘筠軟多情應苦禁楊花春淚斑斑滿不道妨他梁燕護東風曉粧庭院嬌柔睡起鬢影參差眼花撩亂　盡永無人玉徽輕運龜紋捲斷腸心事上懸旌新月銀鈎淺多少幽期難便俏眉峯有誰能見一絲篆縷數疊花陰畫堂深遠

隨風散亂幾番欲下還起　瀟水舊時行處遍長條雪花如級紅芳竟老綠陰成疊寸心愁碎曉雨初晴半歸泥土半隨流水捲珠簾盡日留春不住灑東風淚

鷓鴣天　會飲有贈

潋灩流霞珮璁鍾酡顏微映燭花紅兩行飛鴈瑤箏月十里芳香錦障風　情有限思何窮天涯離別苦忽忽夢魂不怕鴛鴦妬潛作行雲到月中

滿江紅　夜雨

夜永香殘踈簷外瀟瀟寒雨正衣篝微潤羅衾無侶燈焰昏沉孤館內梨花寂寞重門裏被斜風吹折一天秋敲窗紙　聲點滴銅壺水絲散亂垂楊繅儘教眠無麻

屏山遍倚旅況暗驚南浦別故人謾想西窗語況計程芳草暗天涯春歸矣

洞仙歌 莊子觀泉

飛流直下瀉長空如練濺沫寒崖玉珠亂轉山腰萬點蒼雪侵林林影外一帶白虹初斷 道人踈懶久散髮披襟石磴苔茵坐來慣適意總忘言斜日雙瞳寒光耀目花生眩待橫空一劍上青冥看飛渡銀河靈源清淺

風入松 秋怨

寶釵半脫鬢雲鬆瘦影怯西風屏山似近陽臺路片時裏幽夢相通眉黛顰殘宮綠淚痕溫透香紅 小窗錦字背人封密意寄重重歸期未準驚秋老黃花淡離恨

偏濃日暮斷雲鴻鴈夜寒踈雨梧桐

又 情人怨

玉京會記擅風流絲竹按梁州秋波嬌滴春山淡金蓮小肢體輕柔粧就烏雲滿鏡舞餘紅錦纏頭 繁華一去竟難留門巷不堪秋雕鞍遊冶歸何處相思夢空繞秦樓腸斷塞鴻北去傷心江水東流

蘇武慢 下第時作以下共四首俱用庵字韻

竿裊長虹鈎彎新月幾向禹門垂釣掣碎鰲頭踏翻桃浪壯志已乖年少龍虎飛騰風雷際運夢想玉堂書詔挺烏紗豪氣填胸長劍欲摩天表 回首處數畝蒼煙半窗紅日依舊野花啼鳥登山臨水弄月吟風舒嘯響

驚雲杪雪案經書螢窗燈火歷覽古今俱了看明年雷動皇都馳馬杏園春曉

又 天台

澗水流瓢桃花夾岸路入神仙寶宇芍藥比容芙蓉如面縹緲霞綃雲縷障風嫋嫋隔水盈盈蘭麝欲薰芳語俏多情天遣相逢總是飛瓊儔侶 方信有物外乾坤壺中日月身在蓬萊洞府百鳥啼春紫簫吹月留我花閒居住業火未消塵緣相誤一別頓成今古待重來煙水茫茫惆悵亂紅如雨

又 秋懷

手捲珠簾眼窮雲樹樓外遠山凝碧籬菊黃時水楓丹

後人在天南北一日三秋寸心千里難借凌空雙鳥背斜陽流水寒鴉往事黯然今昔 當此際羅帶分香紅綃封淚夢繞玉窗瑤室離恨悠悠愁懷耿耿有拍鬟雲液鴈足難憑馬蹄無準誰與遠傳消息對西風愁損菱花潘鬢嗟非前日

漁家傲 漁舟

雨笠烟蓑披蓋慣暮歸曉出時相伴村酒醉來無客喚舟不纜任風吹着蘆花岸 春水鱖魚長尺半秋風菰米渾家飯爲問雲臺興甚漢閒中看海雲江月無邊畔

風入松 旅遊圖

青山斷送古今愁落日下林丘西風古道無人影行裏

薄塵滿征裘暝色鴻投何處笛聲人在高樓　長送世事兩悠悠羈客倦遊遊秋容詩意知何在寒鴉外流水橋頭憑仗丹青會寫爲予添箇離憂

蝶戀花春意

借問春光今幾許楊柳梢頭一線輕黃縷殘月薄紗人乍起胭脂冷淡梅粧洗　試綰香雲寒墜指不道東風作惡還如此粧罷開簾呼盥水籠中鸚鵡傳言語

蝶戀花秋

明月滿樓霜滿瓦雲冷鴛衾裏夢裏聞簷馬千里征衣誰寄也相思滿紙從頭寫　門外平蕪迷曠野落日青山幾兒南歸者一一賓鴻飛上下春山兩點和愁口

清平樂夏

餘花落盡蜂蝶還成陣綠滿汀洲芳杜嫩乳鴨一雙嬌困　葛衣縷縷風微白團扇上新詞欲試碧筒煮酒琵琶催換春兒

一翦梅扇梅

斜綃香雲倚鏡臺春已輸梅人欲嫉梅護寒簾幙手初開翠羽飛來白雪飄來　冷月寒雲到玉堦畫角聲哀玉笛腔哀春腸笑語遍城隈傳道陽羣喜是郎羣

中秋月和人韻

碧海澄秋遙空霽雨姮娥起駕飛輪素光萬頃瀲氣滿乾坤坐久踈星漸失枯枝冷驚鵲南村閒堦下桂眠秋影影送君騎鶴上揚州

花十里錦雲糊看取春風得意漸人揚州佳境纖手上簾鈎總是書生事羣首十年秋

滿庭芳書賞花卷

燕子簾幃秋千院宇被花賣到春光小屏銀燭入夜照紅芳可是東君有意繁華地賃與詩狂三盃後晚香初罷簷雨正淋浪　浮生能幾許坐閒屈指三十風霜嘆彩雲易散春夢虛忙惟有詩情酒興箇中事猶惱愁腸花應恨滿眶春淚搵透紫香囊

水調歌頭送褚正郎還朝

青山薦行色碧浪湧蘋洲紅旗棹影送君騎鶴上揚州相餞一盃清水比似一輪明月三載照高秋回首棠陰

路父老淚雙流　黯苔痕雨中
看無計挽仙舟一道星河屆斗萬里長風破浪身抵鳳
池頭從此鸞臺峻鵷鷺阻同遊

清平樂　春朝

厭厭夜雨小院重門閉無奈春寒推不去向曉尚侵羅
被　起來點檢韶華東風幸未梨花獨惜臙脂委地閒
庭落遍山茶

酹江月　癸未春二月中旬之末雪盈數寸

春雲靉靆被東風剪散瓊碎瑤玦玉女羣游飛素蓋光
動青皇宮闕寒食梨花清明柳絮飄向中和節杏樓人
醉氷容相映紅頰　還想西子湖邊踏青埋路冷透羅
鞋結誰在畫船閒弄水好似剡溪舟楫蝶粉都迷鶯黃
難至燕子慳無說晴光何在夜庭誤認花月

賀新郎　端午

梅子成金彈正池塘廉纖雨歇海榴紅綻節序催人又
重午綵索新纏雙腕更艾虎朱符粧遍謾對蒲蔣開角
黍奈沉湘舊事經傷感須一醉強驅遣　清江競渡人
爭看繞沙堤荷香荏苒再南薰微扇兩兩龍舟鬬相向奪
罷錦標方散又早被西山催晚十里平波人去後但一
鈎新月蛾眉淺歸棹急浪花亂

風入松　江樓秋眺

水雲微淡浸江樓山勢湧滄洲黃花欲綻丹楓老吳霜
冷鴈叫清秋雲外離情耿耿天涯歸信悠悠　亂鴉投
樹夕陽收江水向東流登樓望斷平蕪影凭闌久多少
閒愁風裏一聲漁笛浪中數點行舟

燭影搖紅　送章子仁歸吳中

澤國秋霜鴈行南去瀟湘晚西風歸興動江湖一尺鱸
魚短好是別懷難遣濺斜陽青衫淚點坐間無奈錦瑟
哀絃玉壺深盞　三徑無成天涯身世嗟蓬轉新聲聊
遣唱陽關紅燭搖金剪還有登高望眼渺平蕪山遙水
遠一聲長笛數點歸鴉倚樓心懶

浣溪沙　初夏

新筍成竿粉節光落花紅潤燕泥香水亭簾幕小池塘
蘋約翠痕棲影出柳搏清蔭簟紋涼拋書一枕夢能
長

水調歌頭　送黃司訓之京

斷雲催落日寒鴈訴西風一樽別酒青山去意晚來濃
人道九年教化好似一天時雨未論桔槔功芹水香名
在傳誦滿兒童　乘圖書裝琴劍買孤篷今宵明月相
看千里與君同休管青氈舊物須有鐵冠新命霜氣凜
秋空醉筆點行色江樹向人紅

臨江仙　漁舟

瓦枕半敲詩夢醒起來人靜江空蓑蘆蕭瑟戰金風釣
舟不繫吹落碧灘中　坐穩總忘身外事蒼山獨對疎

愽夜深清露滴芙蓉滿鑪涼月人在水晶宮

千秋歲 夏日池亭

柳陰亭館影落池塘淺清晝永琴書懶絳蠟炎氣少碧簟波紋展人困也北窗一夢邯鄲遠　推枕西林晚浴起冰綃軟新月上珠簾捲霜紈搖素手雪藕調氷碗歌韵響畫船歸處荷香滿

酹江月 宣德初沈人有趙參政者宦屢瀕省乃攜壺荷錨算青山是處可埋骨天地大都成逆旅黃土何分南北遼鶴秋沉蜀鵑春斷同首淮山隔紫薇何在月明空伴詩魄　見說狐兎叢邊樹存吳劍匣保蘭松徹圖介子所善者乞賦之其子孫繪為

亭墨麥飯不辭千里遠來濶他鄉寒食十里湖煙雨峯殘照記取丹青筆不禁清淚空巖春雨時滴

漁家傲 江村漁樂圖

萬里清江春水碧楊花亂點撩行客日午釣篷驚雪白無人拭酒醒瓦枕雙敧側　一笑浮名眞外物五湖誰論雲寬窄香餌綸竿都棄擲盤雙膝江山晚翠喻長笛

西江月 夏日西堂

紈扇欲拋還舉水沉將盡重添南薰微透水晶簾紋浪影亂眞珠拂地無人捲　疑是嫦娥遺實串偷掛西窗月下分明見濃酒未教醒夜半醉鄉不換涼州遠

如夢令 夏日

池上繁陰深蓋高柳古槐交碍晚雨過西樓洗出月華如待涼快涼快直面芰荷風灑

畫角斷譙樓珠斗橫仙閣梢梢無煙午夜長茗碗分香雪　漏結翠壺冰被展青綾鐵畢竟教人懶去眠立盡梅花月

木蘭花慢 賓舟

把江湖清興都分付與烏犍向芳草陂塘駕風移霧捉泛平川肩頭吟篷書幔引疎狂放浪野雲前古道撐低落照寒林載出長煙　西湖畫舫剗溪船爭似此安然看月上桃林歌聲欸乃角枻鞭舷醉來滄洲入夢枕蓑衣背上且高眠一任松濤捲地不妨麥浪翻天

燭影搖紅 壽沈母八十八月望後也

滿百光陰瓊樓再賞銀蟾皎皎悅辰剛遇閏中秋天意分明巧桂子香風未了併祥煙一時清曉星輝南極桃熟西池綺筵開早　人月雙圓月娥素貌年年好西風鴈外鶴南飛瀛海雲霞繞報道金蓮屢到擁飛瓊醉酣蓬島萊衣對舞秦管聲吹洞天未曉

蝶戀花 葡萄

涼入秋風驚枕簟一架藤蘿攪碎閒庭院虬尾絲絲簾影亂眞珠拂地無人捲　疑是嫦娥遺實串偷掛西窗月下分明見濃酒未教醒夜半醉鄉不換涼州遠

池上繁陰深蓋高柳古槐交碍晚雨過西樓洗出月華相待涼快涼快直面芰荷風灑

賣花時節正輕風園榭弄晴池館緒語匆匆言不盡穿得翠迷紅亂華屋門高主人恩重舊壘還堪戀昭陽何處望中清夢初斷　長是淚灑東風天涯無主誰與尋方便冷落孤身飄瀚海倦翼不堪頻展絳縷年深雲軒事渺老去知人厭多情簾影日高爲我偷捲

蘭陵王　荷花

野塘碧雲錦天機乍織垂楊外紅日半酣翠蓋亭亭擁傾國晚來溪雨息亂瀉明珠蒼璧風簾捲畫閣盡開一味清香送涼入　攜鷁近花側問嬌艷何如六郎顏色芳洲別浦羞孤特正一鈎新月畫船十里浣紗人去歌

韵寂望中水雲隔　回首又秋逼漸香老紅衣飛趁潮汐寒煙敗葦添愁戚似相對共嘆離懷無極殘陽影裏有宿鷺黏凝立

念奴嬌 和宋人中秋月韵

冰輪碾上望山河影裏佳枝橫綠零露侵人秋氣重漸覺玉樓生粟萬里無雲碧天如水冷浸黃金屋水晶高捲簟波微映湘竹　須信此景無多樽前拚醉注流霞如濕我愛清光光照我洗蕩塵埃千斛良夜何加酒酣興起豪氣凌雲鵠浩歌催版唾壺擊碎圖玉

淡天垂幕見銀盤轉處餘煙收緣百尺飛樓閒倚久仙桂時飄香粟皓鶴無聲金梧有影寒氣生華屋好風細細遞來何處絲竹　看取千里嬋娟銀屏交映光射廬峯瀑今夜嫦娥應過我捲起眞珠千斛長劍橫空翩然飛逕底用乘鸞鶴滿身清露鳳笙吹破攢玉

玉樓春　客儀

斜陽莽草迷歸路撚指光陰愁裏過梨花曉夢五更寒杜宇春心三月暮　天涯望望嗟離阻那更碧山無盡數深情只好附雙魚腸斷春潮渺江渡

酹江月　夜雪

冰花夜糝悄氣侵窗紙寒燈明滅平地瓊瑤鋪欲遍做我庭前明月柳絮榮春梨雲攪夢淺淺無休歇酸風助陣繞簷吹響枯葉　堪笑錦帳羊羔粗豪風味全與文人別細碾鳳團銙淨片一洗詩脾清澈紙帳梅慳地爐火近未放衾如鐵閉門高臥任他天地凝合

風入松　海天一覽

乾坤空斷海天秋遠水際天浮望中一髮青山小雲濤湧萬里歸舟明月雙鳧渺渺西風雨鬢颼颼　布袍長劍走神州三醉岳陽樓水晶宮裏騎鯨去星河動仙泛迴流鐵笛叫開閶闔珮環飛下瀛洲

賀新郎　賀得子

天亦從人意遣黃熊幾宵飛兆夢中新記隔帳笙鏞帝未了英物不消多試更頭玉磽磽奇異經月異香吹不散氣充閭鬱鬱葱葱地須信道十分喜　掌珠一顆綫

周歲滿華堂賓朋驚看食牛豪氣兩鬢莫憂秋漸早萬
事於人足矣便整備傳家之計爲報鳳池煩接引看飛
沖五色丹山羽眞箇是應時器

長相思 風雨歸漁圖

飄雨花躍浪花渺渺春江收釣車東風蓑笠斜 繫蘆
芽返蒲芽一葉輕舟寄淺沙穿魚向酒家

蝶戀花 春暮有作

燕子歸遲春去早送盡東風可惜楊花老人道春來情
緒好爭知春去添愁惱 花節鶯期都過了梅子初肥
卻是櫻桃小一片綠陰樓外繞關山在望征人杳

踏莎行 菊花便面

水十下 十九

細雨山城西風酒旆深秋景物皆詩句天留老眼看黃
花一年一度重陽醉 曉攬憐香夕餐甘味食貧誰更
憂生計試觀富貴滿庭秋金錢委地無人費

齊天樂 劉太守之任湖廣憲副

棠陰幾徧行春路馬蹄又辭芳草歐錦生輝鐵冠增重
好是舊來儀表朱旛謝了報蠖屈非宜鶯遷更好別意
依依樽前一點峴山小 傷心綠波向曉念芳洲無主
白蘋空老借寇雖憑依劉無據淚眼共看晴昊岸花飛
繞送千里雲帆長風嫋嫋後夜荆臺清霜秋氣早

浣溪紗 春日郊行

花氣薰人似酒濃野橋東畔草茸茸睡餘無事踏芳叢
弱柳撚成長短綠小桃添注淺深紅最多情思是東
風

水調歌頭 壽人六秩中秋後三日也

人間望明月天上啟瓊樓嫦娥勸人壽鮮未把玉盤收
誰謂三光有缺剛道百年難老靈藥許君偷笑引仙莖
露玉屑灑氷甌 美茗南猿鶴地鷺鷗洲閒情一片秋
水物外有丹邱早是仙臺注籍更報鶴書加算綠髮烟
雙眸起舞閱銅狄撫掌桂花秋

卜算子 冬晚山莊

水十下 二十

熟水沸銅瓶向晚書幃靜不見高人領鶴來寂寞空梅
影 雙屐出柴荆立待昏鴉定折得寒香獨自歸門掩

青山冷 臨江仙

落盡櫻桃春事減小園蜂蝶依依子規啼罷月沉西曲
屏向曉殘燭淚空垂 樓外綠蕪千里道長亭過騎頻
嘶一春無信慰相思重門寂寞風雨過花時

木蘭花慢 題雙鳳呈祥卷賀馮太守得子

喜仙山誕菓百年事未爲遲正華館春融紅裁錦褓翠
揭犀幃天公要成雙美五年閒兩送玉麟兒表表食牛
豪氣亭亭玉樹風姿 丹山長養羽毛奇梧竹豈終棲
看鳴盛朝陽覽輝阿閣浴采天池聲名直追追三鳳笑
山落後月中枝爲報青霄鴻鷺九成佇讓來儀

蝶戀花 瑭竹

春雨冥迷雲委地節節珠玕滴滴英皇淚人倚孤舟愁不寐鷓鴣啼破湘江翠　千里蒼梧開曉霽碧水悠悠悠不盡臨江意月在粉牆搖鳳尾紫臺璚佩知何處

長相思 竹

金鐵鳴玉雪鳴簷外秋高風日清蒼陰落枕屏　湘山橫湘水平兩岸暝煙孤棹停簫聲吹月明

酹江月 吳二尹西湖圖 凡十景

紅塵道路笑西湖雖好未曾相識匹馬經行天借便一散松廳羈跡解帽簪花檣壺貰酒相約尋芳客滿篙春水畫船溫破晴碧　好是山色空濛水光瀲灩花柳酣

起更落網驚腥鳴榔畏響潭有老蛟睡　紅塵路比與煙波名利尋思總是難事華亭唳鶴東門大何似得魚情味君試覷繞平湖水雲十里皆生計紅鱗買醉世事不相關柳陰裁枕湖上晚峯翠

小重山 柳浪聞鶯

一抹晴煙淡又濃曙鴉飛散盡樹頭紅林鶯催請曉匆匆啼聲好喚動少年叢　紈扇落花風蘇堤三月景水溶溶清音度水間歌鐘尋不見春在綠楊中

西江月 麴院荷風

獵獵青蒲弄水陰陰綠樹生涼南薰吹到藕花莊柳下正多遊舫　驟雨打穿翠蓋浮萍放出紅粧畫閣十二

憑湖光時有暗香來往

卜算子 酬橋梅雪

淺水野橋西飢鳥依林樾不見逋翁蹋屐過僧舍茶煙歇　鶴跡繞寒汀梅影敧殘雪卻被漁舟占盡清晚釣湖心月

長相思 兩峯插雲

南高峯北高峯南北峯高插太空春雲起夜龍　煙濛濛雨濛濛三月湖南春樹濃樓臺煙雨中

菩薩蠻 三潭印月

採菱歌斷遙天晚碧湖無浪漪風軟一月漾三輪秋光被水分　勝遊超秉燭畫舸潭心宿月恰近雙舷夢魂

中夜寒

巫山一段雲 夏日竹堂

午簟湘陰展晴窗翠葆橫睡餘呼水理茶甌詩境太清生　古鼎銷香縷疎簾隔履聲虛簷留客對棊枰時聽子丁丁

燭影搖紅 送二守之昆陵

春霧空濛東風千里湖山曉紅旗畫鼓簇花堤供帳城南早請看樽前父老向棠陰淚流多少仙舟難挽湖水寄脩梁塵滿借問楊花是何處有華屋朱門堪薦枕緣岸曉迷紅樓暮暝瀟湘雲暗　遙念天涯冷落瑣窗無伴軟語苦匆匆夢驚清午一枕江南思遠恨別雲軒相恩終縷知惹幾多恩怨望棲香路杳斷腸無余落花春晚

清平樂 牧馬圖

千金駿骨伏下思奇特露鬣風鬃勞畫筆一顧還傾冀北 少年馳步長安騎斜柳外花邊今日沙場閒放夕陽秋草連天

行香子 水芙蓉

露後霜前綠密紅嫣淺深開取意爭妍含嬌似語顧影還憐點蘂花秋蘋花景菊花天 錦城事去海山夢斷向西風有恨誰傳芳洲就暝蓮唱回船但渚煙生江月上水雲連

鷓鴣天 素扇

一束清水入手温華山飛落曉臺雲金星散盡難成點

柳絮承來不見痕 鬢影亂汗珠勻清風扣動羽車輪游仙睡熟無人喚壓損羊家白練裙

長相思 閨情

苔滿庭草滿庭雨打梨花戶半扃相思魂夢驚 計歸程望歸程綠遍汀洲杜若生天涯杜宇聲

燭影搖紅 賀馮南淮

蘭玉庭堦秋風吹綠宜男草高堂拂曉繡簾開慶事爭知多少雲外飛來青鳥報西池瑤仙降早金爐噴篆寶蠟騰輝祥煙縹緲 醉倚蟠桃洞天春色人難老屏間笑語簇釵金膝下宮袍繞更道鶯遷近了看還朝風光又好版輿先路寶馬鳴珂帝城春曉

序

贈張尹膺奭序

明德清陳　霆聲伯著

嘉靖丙戌中丞公以重臣撫視于湖省風辨賢辜刺如法已乃下教曰聞之政典有才不奮謂曰情見賢弗彰謂曰蔽維蔽與惰雖堯舜在御提耳詔面且不可爲治矧予代天子行郡國將以勵官方課吏績而激揚不先賢否淆亂其何以復于宸辰湖屬城七長吏之材且賢有若某邑張令維最其命所司往爲禮俾終勸焉八月之吉侯晨起盛服卽設廳受事僚贊在前牢醴登列廣

筵聿張匏皷諧奏丞簿而下胥舉酒屬侯拜且言曰嗚呼休哉斯舉榮矣然匪侯則榮維邑人之休繼自今有終罔怠維御事之惠是承用以爲茲邑賀繼而大夫士致頌父老歸德侯爲之連醻歡聲悅容傾動堂序於是相率謂某曰盍有述乎某惟中司之察廉與宰政之獲上二者既均得矣予何言雖然有進於是者不敢不終告也夫太上立德次立功立功亞矣而成之以勸斯中人之事而非所以語夫上哲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侯以白士取巍科今茲用世方將揚休振華尚友千古與夫龍蘧諸賢後先同德然則固天下之傑而區區百里之功效謂必俟于勤而後興其於待侯也不淺甚哉用是而論有功而勸者臺府之職無所爲而立德者豪傑之事審爾則今日之鐘鼓玉帛以侈一邑之觀而爲羣有司之歆豔者在侯直一莞然也已矣侯作而曰某不敏敢不承誨以無忘夙夜乃相與獻酬畢歡而罷某退而詮次其語以諗諸在會俟頌侯子他日云尒

送李宗道分教宜興序

表天下風俗繫人材陶天下人材繫教化植天下教化繫師儒周衰養士之法廢而學校不講士生無所於業去而習爲縱橫詭變之術以鼓動諸侯當是時天下瓜裂爭趨於戰鬬之場功利之區而先王仁義道德之風頹敗塗地秦承戰國之後燔書戮儒令天下以法律爲

學其徒所談所職悉殘忍刻薄之事相帥成風傳染成習舅姑父子之間諄諄語德色固當然者漢興除挾書禁置博士官孝惠文景漸養休息士當熙洽之餘皆忠厚興於禮讓而致治之美長者恥言人過是故黎民醇厚興於禮讓而致治之美與成康等東都橫經論道太學所養恒數千人子時士爭濯磨直道清議夾持上下故雖桓靈之際君臣逆順名分截然奸雄雖染指鼎味然卒以沮死由是觀之風俗之美惡人材之正邪教化之隆替三者謂不相繫可乎然予聞之教化之行自師儒始傳曰師道立而善人多夫謂師道立者固以其仔肩綱常爲足成士類而倡世教也用是言之教化人材風俗其責與任師儒之官

實係焉不亦難且重歟予友李君始以諸生貢南宮暨
卒業胄監拾材選部皆僊然首列士大夫固決其遠到
而君以母老乞祿養得分教常之宜興宜佳山水饒
魚穀君奉母以居宜無不適然者而予私獨不滿若謂
位不稱才用特愧明時而傷知已雖然風俗重事也人
材教化急務也武城雖小獨無禮樂之責乎君尙黽勉
乎是他時安定之門才賢者輩出當有明揚之者先收
先生作梁棟予不佞得與諸鄉人誦之君郡之武康人
舊有聲場屋或報策名者屢矣已而竟不第

渚山堂詩話序

詩有序古也三百篇意深遠矣非序無以發其隱後世

沿此有詩話之作凡以探作者之意而示說詩者以辭
則其始猶夫序也漢魏以降詩變于古至其道人情喻
物理卽事以興而引類以賦其背于古者無幾也自夫
江左之學興於是排比對偶拘忌聲病創立體製詩至
于是蓋多術矣夫詩以道性情也降而變變而至于多
術則後世之詩欲無說得乎嗚呼此詩話之所爲繁于
序也是道也商句法摛語病泳風旨掄詞料糾謬誤示
宗向必熟詩法而後可言必具史筆而後全美非是殆
妄矣或曰詩言志古豈有法也自詩話作而學士大夫
不易出語閭巷田野小夫女婦之詞不敢登什然則今
之詩其遠乎性情而不三百篇若者斯實病之也安用

是則應曰詩話以衛詩也夫人情易流詞易靡廢棄禮
法而放乎邪淫詩能導之故詩話之作用以範人性情
而止乎禮義譬之用藥然詩則方也話則佐使之道斟
酌增損之宜也故非處方則難乎藥之良非究詩話則
難乎詩之善由是言之謂詩話病詩者非誣則愚也或
者默而退乃筆之卷端用告夫學詩者

仙潭誌序

州邑之誌古列國之史也秦滅六國郡縣天下周官外
史之制蕩廢而漢以來金匱石室之書惟王室有焉次
而僭國僞朝雖或有作大槩以爲偏方亂國之書後世
徒取參考而已不盡憑也古者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

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九邱
亡而後輿地有圖職貢有籍人物有表與夫山海水道
之有經風土歲時之有記斯各具邱之一而外史之遺
意今誌之大凡也仙潭舊無誌子幼也喜從鄉先夫大
老訪求其故而覽觀其迹時所指似者曰某某坊某某
第某山某游某邱某藏某也名宦某也全節某寓某某
產某小子識之又曰市名新本陸市更徙也其曰仙潭
謂昔爲仙人游泳也小子識之既壯而仕仕而歸則昔
爲見聞恆了然心目之閒而前所從受之人則物故殆
盡矣懼夫老而遺忘後將罔傳也爰輯而爲之誌歲丙
子八月書成客或笑曰是庸詎知不爲覆瓿者哉夫仙

潭郡邑之鄉鄙也今吳興郡有誌餘不則有誌借其可書二編者何遽遺而棄置弗登則無取者也子顧呶呶焉又筆之而成書誣且贅矣予不能答則披卷謂所誌者曰爾非湮鬱於數百年而揚露於今茲者乎爾非郡乘所略邑策所不暇者乎爾姑謂宜傳曷默而不言爾誠無言世其奚謂然則又自笑曰夫辯者不信自信者不言爾其舍泠煖於自知者哉世有我同者知於覆瓿免矣乃序而刻之

有竹亭會集詩序

予家之後有溪溪之上有村壬申歲謝歸飽食無事輒命鈞具刺小舟溪中捨舟登陸則步從村徑扣竹扉息

林樹與野老爭席或戴月而返明年夏得地于村家之西南隅俯清流側行逕嘉木蔭合土臺豐起其隙脩筠若椽者左右森立乃據形勝作小亭其上亭成而水石林野之趣不招自集若天特設以娛予者因誦坡老無竹俗人之句命曰有竹遇風日清美則載觴豆至其處戒童子速客客至據胡牀縱談大嚮酒行罔算醉後得句輒解冠取簪畫之竹上每竟一篇羣起讀之或嗟賞嘲嘲氣酣耳熱郎朗吟高和擊竹而為之節曾不知七賢六逸之口口當何如也於是翕然相謂曰樂哉遊乎客請月脩兩會會必以所作刻之竹存故事焉予曰可捉筆為序且立約以告預會者

綠鄉筆林序

屏退林下即舍後創一圃首松關次篁徑岡者以梅坡者以梧柳芳而蹊槐古而塢入門則叢木蔽翳蒼翠濃鬱露光煙潤若膏沐然客啞然曰曩在山陰行千巖萬壑中空翠滴人令衣袂皆染今此景殆具體惜平壤耳然可名綠鄉因即屏之楣榜焉鄉之中疊石曰渚山搆隊曰萬雨軒軒左右皆竹為口口口口第一中設木榻二棐几一旁無長物惟置書庋積緗素數千卷每旦興輒竟即埽地焚香據榻默坐外喧既絕履跡不至則開卷接古人語竟日不得休遇有會於心駭乎目備該乎物情而資補乎治道或折衷羣言或獨出己見或事迹之凡以備遺忘資談柄而已而錯雜無序則以隨日而筆隨筆而得初不計也客或為予誇緣鄉之佳漫應曰是更有佳者或請所在則示以冊曰在筆林斯是矣客讀而歎曰廣哉言乎斯鄧林之聚材矣乎於是筆林聞遠近昔右軍有云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酸鹹嗜好不啻是過抑予謝門徑久矣將繼成筆林吾終老焉

西吳徵德序

陳侯治歸安之三年迨書考矣早作而晏罷旰食而夜思三月甲子侯以勞告病痟而七日弗汗謂且死矣其

邑士之需選與游庠者走相告曰嘻夫子殆矣是孰誨我其父老與百役之在官者聚相謂曰嘻令君殆矣是孰長我其孤老無告待哺于官者號于衢曰嘻吾父母殆矣是孰衣食我於是相與奔走羣祀乞侯之生而邑士又詢而達諸幽侯時眩亂莫知也浹旬侯塽然寤若有起之者無幾體以平復出視事如故大夫士並持觴核侯侯有問柳生如松輩出其禱詞之草以示客霆諗于眾曰美哉意之盛乎是足以觀德矣是儀禮之所有而周公之所已行也昔者子產聽鄭而鄭之士聚詘于校甚者有孰殺之語夫子產賢大夫也庠校公論所在也鄭之士詆子產於欲殺而湖之士乞侯於更生世謂

古今人相遠以今觀之侯之感動夫人人者視子產輟賢矣今夫立下風而侯顏色道盛德而延美譽凡事官長者率然至其滿而遷或黜而去則向背頓殊而甚則毀譽交反若是則昔之勤勤者詬且僞也翟公有言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夫死生之變較之遷黜則大矣叛而去之於庸情固宜今夫人者乃叫號走禱若臣子之急於君親而至誠相宣神聽是覩此其爲情視夫倏變於遷黜之頃者其賢不肖何如耶士則賢矣而非侯之素則不能有所感然則侯之賢將不於是而益可信耶霆不佞輒先舉俾首之爲侯壽文文則以慶夫邑政之有終與湖俗之向厚也於是柳生輩以其

詞籍之冊請大夫士聲之詩而請于爲之序又合而標其首曰西吳徵德

龜溪送別圖序

昔張乖崖帥蜀幕僚有老而廢事者張恚曰胡不去明日以詩告行張喜其句謂其詩人也遽慰留之古今談者美乖崖之盛度而歎幕僚之勇退予謂張則賢矣幕僚者薄宦味於秋光侈歸興於山色蓋有激而云非眞知退之高者也全椒張君主予德清簿既踰考矣剌史方表上其治績君一不願慨然白當道求去君之佐邑敏而勤理而能和其民視古老而廢事者則賢其去也上麾所拂內無所不足視古激而求去者則賢世謂今

人不逮古予卽張君而觀知斯語之誣且卑矣老子曰知足不辱夫知足亦難矣自昔端委廟堂出入將相者可歷歷數然而夷考其後則去之善者指殆不可多屈甚者死下獄投遠方籍名丹書後先踵及使其守老氏之戒固將先事而脫屣宰有是歟而君也官不過簿領秩不踰九品方當轉遷之期而一旦謝去斯老氏所謂常足者非歟君行有日予適臥病山間不及列餞者後然聞之行李方戒邑之大夫士以暨耆老輩更次奉祖征航宿溪滸至徙期乃得發夫古之循良者之去所部也吏民往往挽轅而悲當轍而臥于時史官書之傳而後世好事者復繪之爲圖今舟與轅等也餞而不得行

視夫挽臥者豈異也世之良史當繼跡有書而苟欲傳
繪事則斯圖其大凡矣君歸耕釣之暇幅巾藜杖往來
于琊邪幽谷之間聆松風弄流泉援琴寫意必將縱酔
翁之吟以脩環涂之故事而全椒之山則君故隱也聞
其中多有道之士他日邂逅復有束薪而養石者爲我
寄聲曰空山落葉孰其慰風雨之夕乎水南山人候子
於渚蓬久矣庶幾能來吾且釀以待

贈玉厓陸先生榮膺恩禮序

天下之正氣伸于抑天下之公論定于久包胥氏有言
人衆勝天天定亦克勝人嘗觀諸秦漢而下賈生之見
遷九齡之遭逐海南之行新州之竄其始爲之者人也

迨夫天日回照則褒忠錄賢慰生酹死而前日之所謂
正氣者固然于天地間如臺桂益辛而金石益貞如風
霆愈形而河岳愈亘如日星之終皎而冰雪之終潔於
是乎國是定朝議復鄉評物論同然而一詞嗚呼是孰
使之然哉其所以開導挽回之者天也當正德元二之
間逆豎擅朝太阿倒置飛廉惡來之徒導引左右玉之
不改者鮮焉無幾其在朝著則元老逐大臣貶庶官囚
戮京輔戰汗奔趨無恥者當晝而乞哀天下之所謂正
邪是非湮淪且極然而正氣在臺諫故屢挫屢諍必至
於盡逐而後已時則玉厓陸先生以名御史挺身其間
先生嘗連疏累牘侃侃烈烈動輒數千言大槩以攻君

重矣非良有司無以宣恩數之崇非先生無以益仕籍
之勸養口教行二美具全嗚呼休哉予起而屬言曰嘻
休矣愚聞之觀政在朝觀治在野朝多逐臣君子謂國
家之屯野無遺賢然後治具張而化理臻夫使先生可
少則異時叫閽批逆胡獨氣口乎口臺之羣使朝家官
不失賢則冠冕珮玉固宜朝金闕暮彤闥胡爲乎隴耕
溪飲于夫城之南與川之濱然則今日之休槩諸國美
猶若有可口者矣先生莞然曰姑置是乃相與飲酒

萱節圖序

予歸田既七年客有自歙來者介予門下士以萱節圖
丐序止而閱之則程生發以壽其外母氏姚者也生之

言曰姚爲臨溪吳處士尙清之配處士早世于時姚尙
少艾子女在襁褓辛勤厲守迨今四十年舁者歸冠者
室外亡者恤內殤者葬而□□□□□其志以壽歿姚
今且七秩矣歲首十日□□□□□□之□而孫支盈前勞
館侯託鄉之人舉姚事者咸嘖嘖曰渠伊享有暮境天
固有知哉若是亦足壽也已矣予聞而躍然以起曰有
是哉曩予以諫官謫令休陽休陽子之桐鄉也其山川
迴而風氣固巖谷之民冠裳語動儉朴寔質予愛其有
古風焉間嘗舍郊而問俗其父老杖而進者時時能稱
說詩書以古誼導官長然且睠麗巔皓若所謂南陽靑
城之民葢壽者幾八九既又訪貞烈揚女範知其女婦

娟靜脩好大率絕漢廣之遊而謹行露之冒葢幽處者
多節貞節者彌壽豈其風氣里俗夙相愔盛以是固然
而非其異者耶抑休之南曰葵源實紫陽夫子闕里也
固其道德餘潤有以養夫外內者身心是足以迪恆性
而保天和耶然則他壤固莫之儷矣今夫萱一微植也
樹之堂北示毋道焉毋道姚既無愧也雖然體萱以蹈
德德以宅貞抱貞以完節節以彰壽則夫侑觴以圖表
圖以萱斯亦有謂哉予去休陽久失不能舉揚於曩昔
覽圖有靦生歸持一杯壽之爲我寄聲曰明天于方以
化理率海內斯圖將有徵哉觀風者早晚至矣

瑞鶴延祥圖序

泥水不我污煙火不我涉吾豈非仙哉北野子今年植
知命吾持是鶴侑其慶觴其必當于心悅乎目賢于西
池之桃神仙之鹿矣先生謂何如先生曰可哉雖然於
北野未盡也鶴之爲鳴始聞于野洎其積養則聲聞于
天北野子方將登仕籍鳴于時鳴于朝繼則徹聞于天
壤斯其能事也安事於神仙鸞鳳之說哉吾謂北野子
且將出膺世用繼則挂冠冕招松喬偃仰林壑百年壽
考于斯時洞天注籙爲地仙爲天人鶴則越海傳籌南
蜚諸曲于是乎稱觴引物慶厥長生則北野子固驂鳳
駕鶴者矣於今日何如怡梅子曰唯唯

贈一素呂君暨配徐孺人偕壽序

古今之致壽厥道維二本之者德資之者養匪而德則永年曷訢匪而養則大貴之生曷滋夫是而求壽孝致厥亦難矣箕疇五福首秩曰壽然繼之以富又繼之以好德閟宮之頌曰俾爾壽而臧又曰俾爾壽而富厥固德矣富則有生之資也德以事訢富以備養由是言之壽之克致有外於箕疇之義與詩人之旨者歟猗歟天鑒而錫遐人順而樂生德養並致伉儷偕老若一棄呂君之所值亶其罕矣君故唐栖鉅族其先君尚本翁擁負重貲擬於猗頓至君益善藏厚殖光掩前業孝友謹愿有稱于時且復朴而去華操而弗弛信順而不逾和惰而靡鑿厥配徐孺人蠶慈清淑相成於內今年君壽

六秩有三孺人之齡遜其一乃季秋十三日際君弧旦而冬孟九日值徐之帨辰翩其吉昌後先以序荊藩侍醫李君輩往爲之壽從予徵侑觴之辭予嘗聞壽于夫子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樂仁者壽仁智德也樂山樂水德之發而養之餘也由是而樂焉靜焉壽可知矣唐栖去錢塘不五舍君里宅所在其前則江源之流滙碧于門其南則平皐諸峰送青于牖固山水之窟也君與厥配居常攬風景挹游物舉觴之次風日和美仰而見山喜不騫之呈兆俯而臨流嘉無竭之可樂賓歡孔洽鼗鼓諧奏不有召和而敬豫者哉今夫造化無全功生人靡全福皐橋齊眉德並稱矣而傭春則苦貧鹿門躬耕養祖給矣而力作則戾和園池卒歲壽信高矣而無後則傷獨古今之遺憾寧復少也今君掩昔人之缺而享其全舉五福之蕃而有其四加之三子克賢偉爲國器他日顯揚之餘德以年劭養以祿侈鄉邦膳老夫則蜡賓朝家錫恩棗則命婦童奚則鸞鶴髮聯映于一堂而徽聲懿範並馳乎四遠顧豈非獨全于天表瑞于世者哉予歸老滋久犬馬之齒辱居君先維德與養則暌乎其後引辭祝君良用自沮維古之有道者恆留有餘之福俾還造物君毋宜遽然其以分畀焉可也

送肖泉蘇先生之任南都武學序

國家治邁三古京師郡縣養士以學文闈武場比士以

制於是乎科登龍襄伍出頗牧鳴呼盛矣然兩京自國學外厥有勳戚之胄宿衞之子弟皆身膺貴爵而行當顯任使其缺師則智謀難保其夙具膏粱未免於成習一旦當事任值變故有不憤事者鮮矣在昔周公作立政不忘虎賁之恤宣王導諸侯必擇於國子之孝以今準古武學之設緣此道也然則其師席之雄使選非其人可輕授歟肖泉蘇先生始以鄉薦上春官既而再屈則勉就教事其在吾邑尚志節循古雅端慎以率僚諄切以迪士勞謙以接鄉大夫歲丙午期再北上竟以格沮今年夏擢長南都武學教行李屆途其同寅葛君某率庠之生徒奉祖于龜溪之上葛君私于眾曰嘻吾莫

之免矣維先生樂易忠敬恆不靳詢我用克有省庶幾寡過今其舍旃去矣瞽矇莫扶吾曷其有瞭請生曰然既又嗟曰嘗聞之經師易逢人師罕即今失我人師後則罔繼是豈唯爲長者戚將吾弟子舉解而言曰嗚呼美哉先生升至導賓者請入水南子弟子舉解而言曰嗚呼美哉先生升矣茲行官階抵國博門牆擬胄監士服而受經者無論橫玉之貴屬韜而從王者有時在釋菜之列北面吾師弟子吾職其體貌則尊不寧是也介胄之士入禮門而鞠躬剛勇之質聞鐘鼓而融化獻馘以奏愷貫革以程射武備聿脩文事類飭其地置非散今夫君子之仕也責不必諉功不必近誠使總司禁旅者於吾取材宿衛

王宮者恃吾有造繼是而往有如齊侯預顧命之策方召擴壯猷之略考論所自以訓武之得師也然則玉帳之作材疑無減於大學之造士彼以擾題用世之功專歸安定斯亦偏矣先收先生作梁棟孰非茲行之早晚之事歟先生于是大噱醻觴弗辭有間葛君命侑者升歌九罭之什先生曰斯東人之留周公者也吾敢當辱雖然意勤矣敢不拜賜維時炅景戒候津鼓催發水南于度不可信宿則援筆作序姑相其以下原闕

若齋鄭太守華誕祝序

太守若齋鄭公治湖之明年爲嘉靖戊申乃仲冬十日辛巳値公弧旦是日也鈴閣聿開雲幄載張慶觴來陳

貺

夫君子之交際相尙以道相援以禮是故上有鹿鳴之
禮下則有天保之祝上有謙恭下士之美下則有門牆
桃李之誼誠積而動物感而應然則公之所以逮下郝
尹之所以歸德要皆出乎衷之慇非徒飾情借譽而已也
詩曰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公則允協矣又曰視民不恌
君子是則是傚尹亦觀法焉嗚呼休茲是可詔有官君
子也已郡僚諸公作而謂曰先生之言則然遂錄而上
之用列之星圖之右

都門送別圖序

凡物在天下珍寶采繪有悅於耳目而無取於心懷之
廣飮博詼弄有豁於心懷而無取於耳目之益全是二
者其惟遠遊乎夫人里居而家食陂浸駭爲江河嶠嶂
目同嵩華州郡藩府拱若朝廷彼其見聞不出醢坎之
外是於爲耳目者監矣心懷奚廣焉自夫慷慨出門足
跡萬里五方俗習備諳其詳夫然後聞見日廣而胸懷
之開灑落充廓若所謂吞雲夢者反於吾身猶二人然
由今言之謂非遠遊之助不可也夫天下大勢山水之
勝誇東南地勢之雄稱西北吾嘗渡江淮涉呂梁道兗
魯目之所接南北之要衝中原之至險關里之文化有
以愜意外之觀與平生之想而京師者天下根本也形
勢之尊宮闕之麗百官之富儀衛之盛下之閭閻之繁
庶貨賄之充物風物之華美誠有如昔人兩都之賦所

明德清陳　霆聲伯著

記

歸安沈氏重脩眞武祠記

眞武北方七宿也今江淮以南多祀之蓋火旺南離而江南物衆地蒸其於燎原尤易然者眞武主乎陰位乎坎以其壬癸之潤而制乎丙丁之熾蓋有厭禳之道焉或曰北宮黑帝其精玄武是謂天之冢宰以平理天下而覆載萬物則夫幹天地酌元氣眞武蓋任之其功用匪直坎離相制云者然則吾謂其有神耶固不得而知也謂其無神耶吾見其披髮按劒龜蛇結糾旗戟錯森

而廟貌所在瞻者懾禱者應鄉之水火寇賊疫癘必陰衛焉其祠而事之類非無謂也歸安邑南鄉曰蜀梅元末有日者指地之巽隅謂三老沈氏富曰茲地爲勢盤縮而橋名問梅者繞其脇於形爲龜蛇斯眞武靈宅也沈於是募財糾工建祠其地且約鄉人歲時奉香火既久而廢至其曾玄有諱榮者始循故事而崇祀如昔方欲葺祠之頹會物故弗果乃正德己巳秋其子希仁過祠下顧瞻良久慨然曰祠建於吾始祖傳祀吾父今傾若是懼無以安神之靈且吾幸拓先業而茲則父祖之遺鄉父老之願工不可後也於是斥私帑集匠氏充拓厥基以明年某甲子訖事榜額有門樓神有堂中軒

以便齋集而後寢因以館子弟之誦習者左右以廡外丙以垣維松若梓樹殖端好凡地以步計者六百四十七屋以間計者二十匠石以庸計者總一千七百已復新像設割膏腴之入爲主祠計於是昔焉風雨剝落之區化而爲香火靈勝之境矣有疑之者曰眞武虛星也祭典則六宗之列非有人之形與涉世之迹也而像於龜蛇之上既又屋而祀之禮歟子曰禮也北方之宿昏中於秋其像散髮握劒蓋寓夫肅殺之誼而龜蛇糾結喻陽物也天一生水水陰也而陽一生之故龜蛇糾結喻夫水火相濟而陰陽翕和也語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夫禱必以祀祀必于像像必于廟凡以萃精誠致昭格非

苟然者夫禮以義起而主於敬若是者君子不廢也沈之子氏能紹續先志推廣禋祀之誠以昭率乎人而祈庇乎鄉之氓斯今世所難而可少訾乎哉人嚴神之享禮也率祖之行仁也輸已之積義也禮以飭身仁以裕後義以先俗善不可勝用矣既以諭諸人因書以爲記

梅石軒記

水南先生謝歸洋溪之上闢園搆軒曰宴息其閒性嗜石巖藪之所呈賓客之所遺遠則靈璧之異近則太湖之秀引族連類日積於林□□如也他卉無所愛水石之旁樹梅近百本每當花時角巾鹿裘與客坐石上雪月既霽觴詠斯發酒益深吟益苦鳴聲淒淒若蚯蚓然

客有未測者一日謂曰物理之反覆我知之矣夫陰極而陽靜極而動臭腐化而神奇槁瘁轉而發榮今先生退處梅石之間吾意夫二物之往來于心而未能去也將老其幹保其實和商盤之羹以調天下之口乎將挹其芳香以自託於林藪之間乎將磨礱砥礪出而柱明堂扼中流乎將自埋於莽蒼之野以諉諸無用而全其天乎先生笑而不答援琴而歌曰我所思兮思古人騖獨鶴兮橫孤雲山之滃兮水之濱羌可遇兮不可親水月交兮寫我眞坐昏黃兮冥入神歲將晚兮霜雪殷弄芳條兮聊及辰又歌曰伊太古兮黝且蒼面林莽兮臥道傍直加大兮頑復方踞夜虎兮蹲朝羊醒吾酒兮困

可床入吾鎑兮飢足糧補穹旻兮匪所望宅下土兮壽無疆歌竟顧童子進茗理爐薰起調玄鶴舞客去若不聞也有閒園人進曰東隣之藾有梅十數株梅之下有石可踞主君適歌若爲彼設也嘻渠亦忝竊矣先生莞然曰有是哉始吾謂獨行窮儔孤唱而人莫聞夫庸詎知出乎心有同乎人口吾居不越乎吾所思且吾聞之德必有隣果若而言彼其同德者歟吾孤且癖未暇與俗情接雖然吾軒之闢以爲觀物地也彼其可通吾梅石爲不孤矣因記以俟

永思亭記

正德甲戌秋歙有寇警時則塹山刊木民靡寧居明年

方隅悉平郡以無事休陽程氏憲始以其餘暇治別業於橫塢因山之勝相地土之宜斷蒼而田瀦碧而池濶者以砥麓者以圃家有老人年越耆矣時奉以游息焉又八年作亭於其道周落成之日領客坐亭上環數里之外煙雲吐奇林野輸翠川澄谷幽魚鳥泳飛憲四顧而喜已復愀然曰吁哉嗟夫敦使予適而感樂而悲者非斯亭矣乎若曰稼吾先人昔所觀也魚吾先人釣泳也圃其手藝濶其履涉也夫自始卜迨今雨露凡幾濡霜露凡幾降先人之墓木且拱矣而其遺跡則固宛然在也吾安得而弗思因以永思名亭就子請記子告之曰思亭之昶則右矣凡思之道后山之言故在也請無

瀆子雖然登亭而遐想即景物而慨然興懷則四時朝暮觸類而發者當衆矣是安有弗思者乎抳朝烟則思省攬夕霏則思定春芳而暄夏蔭而清則溫凊不忘風木鳴號雲霾悽舒則養不逮歡不終者是悲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將有動天地通鬼神者矣今夫因親以廣愛孝也感物而興思順也思之類在亭所以觸而思者在子之心乎殁則在程之子孫子孫之賢不肖莫知也然使之因亭以寓目觸目以有思則庶乎繼承有道而水源木本之愛不敢替矣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斯亭之作將不有係哉休陽予舊所牧而憲則知所用情者故樂書其亭然匪直爲程氏地將歙之有親者告也

祠位學宮之東堂而爲楹者三亭而爲榮者一左右周垣限以重扃秩而俎豆其間者四人曰宋知縣事畢公輝伯舉鄧公根監石門酒稅黃公幹皇明知縣事畢公輝四君子之政曰興教以淑士捍患以衛民折強而敦化而黃公又以其浣庫之小必行吾道傳之大信哉其宦之能名也方祠之建也知縣洪君異實首其議未幾以事其在茲邑斥俸餘以濬璧池覩廊直以瞻士類皆前風憲召典史李君滋署邑事乃任成之以是年四月始事踰月而落成列享奠次皆稟督學憲副劉公之命而政未暇者也在法得附書

詢學官狀於是展拜祠下喟然嘆曰茲詎非古之考德觀政者哉夫天下之善一也吾乃今知人心之公而名教之凜其賢者不可忌而廢也其不肖者不可愛而廁也然則懷甄拔轂之異果非民之自爲者哉乃屬蔣君輩來請記嗟乎名宦非古也昔三代而上士脩于家施于政其體用本末一致也其治公也猶之治私也其煦而視吾子也即其惻而視民者也故孝友達之政而仕優益之學當是時未有率意以從政鄉宦而取名者也自周道衰重以秦漢之陋以迄于今士無所養頹挾其私是故刻薄苟且縱弛遷避之政後先師襲而求所謂興致行道折強扞患之吏

始不多見矣夫惟其不多也故傳之曰循良志之曰宦績外此曰美任曰巧宦雖其侈然自喜而士風之壞國脈之病民命之疹世得而辠之然則名宦之目末世之幸也斯不亦重歟此岸之士來游來歌以其得之今者計爲他日之施而邑之長人者亦歲時拜瞻獲取其緒餘以自補則斯祠之建樹風聲而揭芳軌寧獨非后之君子地哉蓋君之用意遠矣君宦歷薦久所至知尚文政未暇者也在法得附書

溪山一覽閣記

夫天下之適於觀者莫若山水然時槎而峰埋盆而池

其事至細也昌黎老泉乃留神其間甚則形之篇詠又況有大且勝者累石而號岳鑿池而名海三江五湖洞穴深杳目之者不自知爲人力所就而甚則有會心不在遠之賞又況其大且勝有出于天然者蒼然而山四周汪然而溪東注憑高而眺俯檻而視環數十里之內烟雲吐吞水月搖暎魚鳥之泳飛草樹之連絡赭者欝者激者瀉者嵁而居者墟而市者棧筏而渡者樵歌牧唱之更互者風帆漁艇之往來者舉不外吾目睫之下而四時朝暮光景變化姿態橫出其會心也遠其於觀覽也一舉兩盡斯詎非天下之至適者乎始吾宦游新安竊嘉其山水之勝蓋嘗縱浪于洞溪九渡以及黃峯

雲巖之間誦歐陽彬青山綠水之句而求李謫仙之遺
跡束桴利涉乘月而扣宣平之故里曰復有花飄曲杖
醉吟而獨歸者乎既去逾十年休陽程君廷興謁予里
第間道其溪山一覽之閣曰黟之水經邑而東其注曰
率溪率之東滙而爲淵曰黃石潭潭之東方錫兩峯積
翠環聳予家潭之上並流以築臺據臺以搆閣而溪山
登臨之美予閣可盡客有詠水光山色聯者曰是風景
窟宅也請得有記予因俯而默存恍焉而若臨曰美哉
閣乎閣以溪山而得名溪山以閣而獻形斯其經營結

搆之妙有不會山水之觀者乎抑予有大觀于此予將
馭風駕氣周游乎四溟五岳之表歷覽上下究觀萬化
之源以盡夫一世之變廷興能從我乎若是則君之閣
期按轡而過矣

雨花禪宿新成道庵記

昔者維摩示疾而天女下問誌公演乘而龍神聚聽已
而病者非病法也無法徒一空而已方是時人天交忻
寶葩紛墜於是法海有散花之會金陵揭雨花之臺蓋
表勝於八方顯祥於一室大抵窮之則空歸之仍色非
空也是故有生必有寓非色也是故無象則無物嘻知
此道者可以語內乘之妙祛外膠之累者矣嘗觀於世
之人役役埃壤富而侈大則重堂奧寢窮而欲守則環
堵一丘彼其區區之見曾不出甕天鵬溟之外安與論

萬法之廣毫毛之微者哉今夫花非緣室而雨也室非
寓花而設也蓋非室則不足以表象非花則無以示法
有知是理其稔於禪悅成於道果者矣曇師寄錫於覺
海今幾七十年居常坐臥一寮足不踰閫道林以其淨
業之修幾有誌公之行緣其名曇遂字以雨花因之以
著其庵顙然其內蘊既充眞氣加盛常時靜室不足以
融暢其法體乃歲之丁未勉刱一樓上安諸天下置橫
榻每旦焚修竟則據榻調息慮卻諸有定入三昧里俗
有造者卽之莫瞻扣之弗聞於戲斯其維摩之室寶公
之臺也已客有登其樓者語之安子文靖曰吾聞墨者
以儉爲道以卑約自靖今茲遂閣崇搆顧以富有自適

雖聳瞻啟視翛然悖於蜩廬斗室之誼且墨者流視幻身
若風燈行腳類鴻雪斯樓之設吾謂有道者弗然也安
子以告之師師曰嘻異哉是固非吾法也而亦未嘗悖
吾法也吾法無有無無無大無細是故斂之入芥子四
大莫施放之則須彌八方靡限吾登吾樓也倚檻而眺
則山色爲清淨身注耳而聽則松響爲廣長舌下而默
坐則玄蟻可聞局而長虛則白牛靡出一床攤雲則無
思而無爲八窗藏氣則不聞而不睹然則無窘乎小亦
無害乎大吾法如是君無庸再參矣龍江先生聞而拊
掌曰嘻陋哉客之有談妙哉曇之有答乃今知池蓮靚
矣終於不染蒼蔔香矣詘於不侵謂曇可以世俗例耶

要之八萬四千偈非斯樓莫宣百千萬億身必木天可貯不然則拘於芥子之說偏且固矣師莞然曰公知言哉

慕筠記

程君廷鑾作菊軒之明年即其餘地週植以竹而卓亭其間用爲延茗之所間嘗問名于坐客客請命慕筠何如蓋君之父筠軒道人之逝也君哀毀逾度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暨今歲月荐遷而追思罔替每行止竹間輒泫然淚下君于謂君此念庶幾于終身而慕者其名亭則宜君就予茗水之上請詔其所謂者傳曰舜其大孝也歟五十而慕夫慕緣於情情感乎物物之係思者古

則然矣瞻盤盂則慕成湯省凡席則慕文武然則筠之植前厥考之當目也是安有弗慕者乎由今而覩烟梢入雲則往節之高可師蒼陰搏空則餘蔭之廣可休外靜而卻塵中空而流液則操已之操虛懷之誠可怙仰而瞻徒然乎前俯而思坐忘乎翠微則子之慕也其羹墻之見梧楸之存者矣雖然理欲殊途賢不肖異趍是故慕筠一也向使延秋攬翠溯清曠之遊載匏製管耽眠犢外坐而看雲走而聽泉遇酒輒引滿歌呼竟日稍希眇之音榻清風觴涼月墮醽醁酣之習如是則爲子之慕者吾懼也已今夫緣親而存筠也觸筠而感者于也在物終盡在人易遷則子之畢情于筠與志存乎親與否皆不可得而知也吾爲子記之今而後子其感物

樂野記

人情之寂適者莫逾于樂樂而取諸野則在物者廉而在我者可常然非有得於中未見其情之能適也古之君子采薪履霜而行歌不已彼其內養者深外累者寡是故境雖匪順樂不改焉向如中無所得而惟外之慕吾之心目之間恆見其所不足容色之戚戚蓋終日矣雖自詭曰樂人將信歟吾黨有陳汝容湖海人也喜恢諧任曠逸居然多有晉士風平居遇事或甚不可人意

亦怡然處之未嘗作皺眉態間謂予曰莊列之書雖多寓言然所謂一月之間閉口而笑者不過四五則信然矣人生行樂耳此身居世眞蜉蝣夢幻安用過憂作無益事耶吾儕小人有田一坵有桑數百株池而魚鳧棡而鷄豚畦而蔬茹吾躬佃而力蓄養生之物可足也布褐而草屨奉身之具易辦也肆志草野之間而屏迹功利之途三商而息高舂而起興發則欣然獨往釣鷗邊眠犢外坐而看雲走而聽泉遇酒輒引滿歌呼竟日稍厭則起去卒不可强若是者人固莫予禁造物者亦不我憎也南面王樂豈我過哉吾取號樂野君謂何如予曰子知安耕桑外功利則幾於養深而累寡矣抑專已

者危違俗者取憎子之樂亦偕于衆否乎曰未也然則保終有難矣居吾語子易曰同人于野夫野非利區也而亦人之同明處世之當通物也故同人則豫者衆于野則樂者廣夫然後在物者平在魏而靡爭於是處而鄉出而江湖可信足而無虞矣不然者蹶機陷穽多伏于自專之地是將憂患之不免尚望于樂哉君幡然省曰傳有之獨樂不若與人夫子之云用斯意矣某已敢忘誨言乃請識于座右

新建縣織簾書院記

織簾書院在羌山之陽初南齊沈先生麟士聚徒授經四方來學者恆數十百人先生於世無所取受鬻簾自給而已口誦手織夜旦不輟迨年且八十猶手抄故所毀亡書至二三千卷既其歿也門人尸而祝之稱曰織簾先生蓋表其高節清行思以激天下之貪夫鄙人若昔聞伯夷之風者云爾嘉靖二年方侯日乾來爲德清考德問故拜先生遺祠于榛棘中顧見棟傾墁頹鳥鼠之跡交案乃愀然興嗟已而眺觀于元峰則長溪前縈屋殿後聳羣巒疊巘環列于煙雲杳靄之間侯喜見顏色顧僚佐曰是可以宅先生矣四年秋書院告成作先生之主而奠焉謂霆宜有記傳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嗟乎先生往矣然而書院之有作其典刑固在也百世而下凡曰輿仰止尚友之心者能無聳瞻于是歎嘗試登山而眺白雲在巖明月來皓意先生尚高臥其中思起而從之遊則既不可得矣溪山之間松濤有聲猿鶴酬和耳目所接固其流風遺韻也乃援楚騷賦招隱一章先生有知庶其來妥其辭曰

若有人兮雲林高風激兮靈襟世誠溷兮孰諧表獨立兮秋岑空九州兮眺遠眇齊煙兮九點斷芝田兮足糧何百歲兮修短紫荷裳兮秋匀青蘿屋兮夏寒君可樂兮山間乘白麏兮從玄虎朝東崦兮夕西塢還夜誦兮蟲勞苦劑澄泉兮在莽采秋英兮盈掬儻歲時兮奉薦慨千古兮還躅

德清縣新市鎮創建三賢祠記

嘉靖丙午十月維吉新市鎮作三賢祠成三賢者爲顯謨閣學士謚文節劉公光祖右丞相兼樞密使謚清獻游公似左丞相兼樞密使履齋吳公潛三賢有位于宋而聲光流閩則易世未泯謹按文節爲慶元名臣其位禁從乞留晦庵之在講筵乞禁道學之被議議趙汝愚稱其激烈類蘇子瞻懇惻似范祖禹非虛語也清獻爲倡祐賢相其輔君也規以親儒從諫之語勉之敷畏檢身之學厥孫提刑汶乃心亡宋布袍有遺民之書入元避總管之命此其祖孫同德者也履齋家世寧國迨生長是鄉薦登龍首既其柄國止徙都以安人心逐奸黨以杜國賊至遭貶瀕歿勤天驗于風雷委順形之詩頌

是其行己合天而達生知命者矣凡厥數公寓則里賢
論維鄉秀而吾里謂東家之正祉祭罔秩禮典之缺不
其甚歟初章邱謝公九儀來爲邑得三賢之詳于邑乘
遂請之當道俾祠以祀閱月公就徵太臺嗣緣以報去
之十年公來司臬詢知尚缺如也則檄馮尹煥趣成之
取材于里祠之遥籌費于官地之贖擇基選勝建之清
獻山池之上堂廡門垣胥公指畫大規甫就而公以入
賀如京餘工載惰明年僉憲渝川譚公榮持節行縣謂
茲義舉罔終曷勸矧文節清獻允吾蜀賢尊鄉協義吾
敦不勉乃斥贖鍰檄縣終事於是像設有嚴甍堊如法
煥其丹碧規制備矣既畢考鑿以嘗啟議當識之石傳

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三賢胥能用人之國而扼於貶
放沮於退遁晦於代謝終其身抱具以藏賫志以歿於
是北方之覩者類有國無人焉之誚江淮之滸戎馬屢
飲荏苒之餘天水終竭君子觀三賢之牾世則宋事可
知矣今去宋餘三百年三賢者以其夙昔名德揭享昭
灾高風襲人生氣稟若而吾人拜瞻之頃慨然動中蓋
俾頑廉懦立要之砥撑人國扶翊世教均人思慮然則
失之於宋可得之於今害憲司之用意遠矣是役也祇命
率作爲者民某等而某尤用勤事以克竣口口之辭
駿與發科者等士逢其會不甚慶歟德清自洪武迄嘉
靖應貢者無慮百人謝侯九儀治邑之明年既取科第
之士刻其名于石矣乃復蒐貢士之名氏俾對刻焉蓋
分作合沚澄澄兮介左松有羽兮沚有鱗總魚鳥兮來
相親木之沃葉兮失秋野芳發兮長春重堂兮聯廡靈
棲其中兮霞裾楚楚回風颯兮薄帷雲祈祈兮在戶前
峯列兮平皐攬黃鶴兮手招御清氣兮往來羌一笑兮
偕飛仙而遊遨燎都梁兮雕盤飯牢登兮畫俎歲將事
兮罔懈挹高風兮千古

德清縣賓貢題名記

古昔取士之途一而今也維二成周之世鄉大夫選士
於司徒用升之太學論之司馬既乃詔于王而官之當
是時立政用人罔匪常德此制既廢於是乎孝廉立科
中正定品門閥敍秩至隋唐而後定以科舉則變古甚

矣然古今太學之制雖時有輕重而訖無廢棄豈非以
先王所建周公之所講畫爲當準據也歟宋之舍法雖
未揚于古然時譽歸重士發身其間往往登槐廳立言
路嗚呼其意之崇尚亦足稱矣國初革胡元之陋文教
一新時科目雖設而貢典維重至於察官邪奉使命恆
以太學生參之文運日昌科目益盛於是貢人之法漸
替瞠乎後哉視厥先下矣今上思振頹廢制當論歲必
擢穎拔尤十取其一自是橋門卒業者咸飭經葆行駸
駸與發科者等士逢其會不甚慶歟德清自洪武迄嘉
靖應貢者無慮百人謝侯九儀治邑之明年既取科第
之士刻其名于石矣乃復蒐貢士之名氏俾對刻焉蓋

崇古道則遵成周遵成周則獎造士嘻其用意遠矣傳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名之弗延行則曷考何蕃于唐陳東于宋太學士也耿焉其名昭在史冊易世更代發身賢科者則衆矣然景前跡武卒莫敢望焉用是言之士之有稱獨科名乎哉抑聞之物無重輕應材則良士無品差適用者賢有豪傑者作階梯品格莫可拘矣我邑士尚慨然于斯諸貢列正德前者多循年資于嘉靖辛卯者例用遴選其別之左方者時應募格

德清縣重脩儒學明倫堂記

天地有大道曰洪範禹得之而天人泄箕于演之而理數備然要其功化則彝倫攸敘而已皇極者範之樞要倫之準則也皇極建則九疇乂五常秩於是乎天者恆地者平民協厥居世底大猷天下無遺化矣若昔商周嬉美千古用此道也三代而下此道微矣孟夔乞而父子以薄驂乘偪而君臣以嫌閨門慚德則夫婦乖金匱渝盟則兄弟削狂奴藉口則朋友終貳蓋上無皇極之君下悖歸極之化然則其治不三代無怪也嘻其甚者元氏入中國舉帝王禮樂之區而用之以夷狄之道方是時天常淪溺宇宙冥晦彝倫之云莫喻何說天厭夷德俾我聖祖逐而去之定都之歲因而首建太學歲時謁先師畢卽御講堂延儒訪道爰錫堂額曰彝倫千後學制既成頒式鄣縣凡曰講堂例以明倫定額於以昭

焉作愾凡皆忠孝之訓而修道之事化源教本於是乎在然則侯之有作視古敬教勸學者抗矣升是堂也上焉而知所教下焉而知所學庶幾乎彰宣人文以弼成我聖天子建皇極敘彝倫者哉是役也丞簿鄭君守仁羅君忠雷君鎧以暨吳史璋咸樂觀厥成蓋嘗預事者系之以詩

有巍斯堂厥維化基有青其衿游歌于斯堂既閎人材亦閱世孔壁其頹梁木斯墜乃移鐘簴乃遷圖書乃暨飲射寓之齋廡歸藏靈光一木支扶朋徒怠散絃誦幾廢允顯馮侯來握左符顧瞻嗟咨謂前則那今我不力後廢滋甚嗟茲土木我曷敢斬奕奕新堂傅之崇軒高

明有臨清深而安師還其尊士循厥常我升我集鼓鐘其鏜曾是矇迷豈不見道大明中揭薄海有照穹然蒼珉既伐既治有考厥成視此刻詞

德清縣知縣事少谿謝侯去思碑

嘉靖乙未九月維朔皇帝以耳目缺官詔舉堪職御史者於是少谿謝侯就徵維時吾民留而挽轅祖而扼旌惜分而嗟失怙而泣去之七年聲蹟漸遠則聚謀所以系思者水南陳霆論于衆曰人有言惠深則懷美彰則傳是故峴首之刻望者揮涕寒山片石頌者一口失今弗圖後則奚及咸踊躍以起曰然遂謬珉鐫辭用揭遺愛維侯髫髦發穎洞徹義奧遂典並詣百氏旁獵遂以

英紗領賢書奉大對雋茲三百翹然倍楚長身玉停朗音鏘宣有識異瞻決維偉器然而天稟易良氣性恬習渾其中涵圭角靡露首試古雄莫逞善劃部使者以堪劇薦移吾德清歲行再週風動閭境遵制明法吏人修飾亶其作式罔愆于度物產遂成頹陋完葺持體則直以大綜務則密以細建設民利敦崇士教邇遐畢孚咸用底績貴賤等別男女體順昭格內外靡不靖一而且勵孤竹之操堅柳下之介刈葵戒侵懸劒杜謁屈私趍公伐梗殖柔希仁乎岐周敵惠乎牟密親賢寶智比直屏佞獄無吁冤野無額叩六鄉按堵里征弗繁四人鄙工民業罔失於是太和內蒸祥薰外溢蜚聲載賢登績

邑之慈相寺有泉曰半月予一日偶偕學博蘇君小飲泉上日既夕餅且罄矣予起而促旋君顧予泉照影徘徊不能去已則慨曰嗟夫孰使予觸而感悠然而馳想者非茲泉也乎予曰何謂也君爲予言始家食時嘗諷習于山墅或夕既倦覆書就枕夢一杖者挾二子而來向予通曰吾蘇氏父子也爲若所自出小子識之頃之引去其少子手一冊舉侶予曰以是付汝予悟爲老蘇

所授俯躬受之既寤則鶉屋然矣旦起閱郡乘乃知坡公還自海外嘗羈遲于毘陵將買田于陽羨未果而卒今其見夢若此豈□蘇者其精爽故在或亦神遊吾土將警發于小子之氏蘇者耶予因以肖泉自署志厥兆希所侶也予謂君曰若亦知夫夢之說乎自周官六夢之職廢儒生術家莫通其說左氏所載君子或以爲誣今君之夢非有所自而忽得于惝恍曖昧之餘咄咄異常理不可詰然聞之仲尼思兼周公志行其道故其衰繻之象恆接諸寢寐之間蓋先以啟開通應乎感事固如此君今著籍之江陰常之屬邑也君爲常人世爲蘇姓安知坡公之支胄不有於當日徙寓于斯土者耶誠

如是則氣脉類通志向相感君之夢蘇亦孔之夢周也要之不足怪矣抑君以夢而求肖于老泉老泉於文章固三蘇之雄也究厥□用則氣節當推長公相業宜師頴濱君不二公是希而願老泉是屬吾知其意矣今夫醴泉自源嘉樹資本是故緣父子之誼則發祥有先遡深委之淑則濟美有自故老泉之肖則長而坡少而頴濱相沿一脉宜無弗侶者矣君以中年□□論然能奮跡名場銳意甲科率是志也占知器成非晚踐中歟外會與二公者異世而協庶幾克紹斯維夙昔兆夢之徵也亦君肖泉之本意也某不佞庸記以需

東庄老隱記

予至六之明年方春出遊望東郭外華屋一區左右園池鷄犬互答而篁松當門鶴鹿馴柴殆古魏仲先之居然者停策而問之是庶幾有隱君子者乎或者進曰斯揮使程公方器之東庄也程早階右職歲年向晚則命其子萬里君嗣事於是去城卜築將終老焉此庄之所由成也予聞而嘆息久之嗚呼天下之平極矣淮西古戰壤異時赭衣之客嘯聚山谷甚者假名號以驚擾州邑于斯時雖文臣儒吏且將捍備之不暇欲優游此庄以自稱於隱逸而與樵漁者往來是胡可得邪今海宇靖一寇屏而銷民安而嬉雖使介胄之士無所用其干城之力而掛冠謝事與古功成身退者相照應茲詎非

太平之盛邪晤其人未得歸而坐寐有竹亭上夢一老者詣予請曰子何日過予東庄予將爲子煮明月之團鼓松風之音調玄鶴爲之舞而起弄流泠于崖之陰斯亦放乎世外者也子將何如予曰嘻斯而東庄之所適也雖然而尙未知予之適爲足駕而東庄之上者也今州郡無事矣放臣者時適于野作爲詩歌意景胥會已復陶然而醉頹然而睡曾不知得喪果爲何物東庄固予委順之境無假我期矣老者啞然笑既寤則戶外剝啄有聲啟關視之裒冠者數人進而揖曰走輩與程公辱相稔公稱東庄老隱久矣維先生証成之予曰嘻異哉始吾得之遊也而感之夢今吾得之夢也而見之事

是庸詎知若之所請不爲東庄之夢予者耶是庸詎知
予之得於游者不爲若輩之所設耶抑予固期於東庄
矣予將與若人者謝俗紛外世機游神於無何而養恬
于希夷東庄予之東庄也姑待予且復夢矣於是衆相
顧囅然再揖而退乃作記俾往揭之壁

呂氏奉先祠堂記

古者奉先皆有廟自天子至於官師雖禮制隆殺各有
等而孝心通徹則無間天子自太祖外列昭穆者各三
諸侯自太祖外預宗親者維四大夫而下雖四親並食
然廟制益殺堂室類難異矣庶人無廟寓祭于寢寢則
堂事也至其神主之藏當有祏室之建沿廟之意而權

事之宜則祠堂之立在時王制禮宜其無斬也矣嗟乎
三代以降宗廟違禮左昭右穆之列同堂異室之制惟
天子諸侯得而講也公卿而餘未聞立廟者唐宋雖有
家廟之賜然僅用之于勳戚之臣大概臣非勳庸則家
罕廟祏計其奉先薦嚴直一祠堂而已然則斯之建立
也上該公卿下逮士庶不亦其當先歟奉先祠堂爲呂
君一素所建方其存也特以爲昭薦厥考尙本翁之地
堂凡三楹夾之二室兩廡以翼重關以閎中堂奉安主
龕夾室貯藏宗器廡以備附享門以限居室內甃廣墀
外繚周垣基凡百弓而贏踰百金此其大較也嘉靖癸
卯一素捐館二子坤需畢塋而祔既以奠其主於尙本
之次矣乃造水南子而告之曰維吾小子系自尙本尙
本其上厥有大宗焉蓋自吾曾考松庵歿尙本與其兄
弟析徙而西營辛勤殖家厥有成績至吾一素父子協
作遂以鉅碩稱于鄉考論功德尙本則起家之祖一素
其亢宗者也今吾奠其主於右之二室以天之靈自吾
而後子孫其續則四親以次而備右之二室定爲不祧
雖士庶無不遷之制而魯經有追遠之文緣義以起禮
因情以廣孝亦議禮者所許也先生謂何如予曰可哉
斯先王報本之意也蓋物成自天人本乎祖故尊祖則
遡源也長報功則發祥也大斯祠之建設爲教有在矣
以崇先則仁以昭祀則禮以詔世則誼仁以展親禮以

明制誼以表俗親展而篤制明而則俗表而厚三者得
而廣愛不刑至德不章未之有也抑君固篤于本源之
義矣予獨怪夫今之富貴者崇第宅廣臺榭儻爲便安
厚自奉養至其奉先之所則隘然一室俎豆莫展登降
無地甚則止架庋閣又甚則粗設牌位歲祀時享身或
不親夫於其祖且不能記烏知所謂祠祠且莫之建烏
知所謂不遷若是者較厥所存視呂君何如也嗚呼是
足爲世慨矣坤需皆太學生是祠蓋相一素而有作今
茲履節蓄器君子觀其敦本之孝而足徵其他日資父
之忠云

菊軒記

地之奇陽有九華山人者其先世與靖節陶徵士托交最稔靖節謦世九華之族無所依聞黃山多有道之士能服食不死乃自竄于歙幾其所以內養者數傳至九華徙寓黃石潭之上里士號隱山者休之逸人也自言受姓于南陽之老人得飲潭水法用能輕身延年容色不衰間嘗進九華勤以黃中通理之術隱山甚喜竊懼相得之晚爰開軒館軒之前有徑通秦大夫伍氏之居隱山常厨大夫與九華游處歲行值季秋九日九華去之東籬矯立霜露中與隱山事采芳供夕飡顏色若更相得者大夫過而嘲之曰而露且揚耶而黃爾裳而秉爾芳而將正色以先人傲時而履霜耶九華笑不荅頃之麴生者至隱山命治具洗觴偕四人飲于軒酒行既極九華至洽辭竟起逸去大夫索諸籬落間得之出而譁曰異哉九華之善幻也覩其顏霜斃其鮮襮其衣露葉其裳固天下之幻物也今而後吾懼其或去矣九華勃然曰我誠幻尙元吉爾貞信固多忒爾脆而梁危人之堂爾黝而煤涅人之衣吾固虞子之不善幻也而我羞也我則何有隱山莫適偏主屬麴生兩浮之於是引滿不辭一笑散去君子謂大夫之謔九華於酬復之頃其失也謔非大夫罔莫肯口也九華信傲物哉然徵九華則夫崴晚之操視羣草木等矣九華姓鞠氏其鼻祖爲農皇之佐以服餌法自効子孫世濟焉隱山爲程君

大化自是六陽復而品類敷吾乃遊心泰始恍然透悟畫前之易而見夫天地之心若是則梅之心與已通矣須臾主人者出延客饋茗既罷客各道前語主人不能別他日以告水南先生先生曰嘻夫太上摘玄其次探賾其次鉤深又其次猶能闡幽顯微而梁危人之堂爾黝而煤涅人之衣吾固虞子之不善幻也而我羞也我則何有隱山莫適偏主屬麴生兩浮之於是引滿不辭一笑散去君子謂大夫之謔九華於酬復之頃其失也謔非大夫罔莫肯口也九華信傲物哉然徵九華則夫崴晚之操視羣草木等矣九華姓鞠氏其鼻祖爲農皇之佐以服餌法自効子孫世濟焉隱山爲程君

容有羣造於梅邊者其一客言曰關河凍合茨宇塞向吾嘗着屐出門尋籬落於水涯採園林於雪後時則繁花盛開芳條拂人於是呼酒獨酌而偃臥梅下曾不知昔人羅浮之遇之爲幻也吾於梅眞有合哉次客曰疇昔之夕寺鐘旣沉村庖絕聲時見溪山內外淺水夜明耿月斜照吾曳杖領鶴往來于月香水影之閒誦逋老西湖之句而身挹其妙方是時梅在吾神交中與今所覩者有間矣三客曰山川戒晚吾宴坐于讀易齋感太衆芳殂謝而生意中絕已而視簷外寒梅一花挽旋

翠羽鳴而東方動矣主人某姓某字尋常嗜梅以爲怡其素者莫梅若也因以自署云

東江圖記

東海之士相聚而劇談其一曰海有潮固也厥理則未明嘗聞鮚之穴海者徑凡三千里其出入也以時出也水溢而潮生入也水翕而潮落嘻其異哉次客曰嘻誕哉異乎吾所聞夫天行至健而日附于天天左旋入海日往隨之於是日激水而潮生已而月升天則潮大是潮者隨日而應月者也三客曰不然吾聞地之外皆水水之外天以大氣東之氣有四游而時乎升降降而地墜水則湧而爲潮升而地舉水則翕而爲汐然坎爲水

府而水坎之氣也氣機之翕張肇于北盛于東而極于南故潮之長落亦隨之然則海之有潮其諸天地之有氣機也矣二子知終說之勝靦然慶談因各散去頃之有釣鰲丈人者扶策而來時午潮方上丈人登山而觀見凡浦漵洲瀆盈溢充漲蓋浸也天日之沃而鳴也地軸之撼載瞻東江則海門峽束洪濤奔湧銀山雪練徑以數千丈者飛搏而來轟然而雷霆鳴掀然而黑風怒躍然而海水立長鯨巨魚出沒于洶湧噴礴之中而風帆浪檝傾欹於杳渺洪溟之外見者目駭當者心悸嗚呼信夫天下之偉雄者矣丈人畢觀而還詫所未見王君巨川因出示東江之圖君名潮東江其別號也丈人

書以歸之

賦

清癡生賦

明德清陳　霆聲伯著

有號稱公子挾琴一張挈酒一壺囊書于穐橐藥于爐周游乎冀方歷覽乎帝都東觀扶桑南吊蒼梧孤蓬三湘扁舟五湖倦而息駕就廛西吳氏甥不聞清癡見呼水南先生造而訊曰公子何意而稱清癡哉將人地之清而賦性則癡耶將心目之憒而履行特奇耶將滑稽以玩世佯狂以避俗所性狂風月之癖而所躭脫世塵之濁耶言未卒公子囅然曰先生既知我矣請無終瀆

先生拊掌曰公子何自而知清癡哉若予則眞癡而清者也當夫强仕未登腰骨先倦棄朝衣若屣脫慕松風而首掉視夫護官階過頭目吾寧不取世人之竊笑息交絕游補不治生翦梅枝而砌鵲巢拆藥欄而治鹿棚坎堦儲泉潤苔之青穴墻導筍侯竹之成籠蟀蟋兮窒洞簫之七竅蓄蝌蚪兮展硯池之一泓聚蛙于井作鼓而不易若夫聽江雨兮專買舟而夜泊看山雲兮屢戴吹而侑席加猴以服號供奉而參客青秧任旱澆花是飭飭滯穗未穫掃葉是急濡髭髮以草書索袍笏而拜石積雪透趾而行歌不已飛瀑灌頂而狂吟未息冬夕淪茗掃雪廢井秋宵橫經去燈囊螢顆倒所爲反人常行人謂我何我則弗膺若此者有癡之清無癡之名賢公子之高標討不如斯數者之稱情也公子曰先生止矣僕請粗述予嘗追子長探禹跡雨□□風帽側絕緩而笑□涓于之風韻弄世掌股襲東方之體格長風于里洞庭秋泛蓋嘗欲鑄君山之鉄笛而冶純陽之長劒顧一錯而莫得徒爐火之縻炭反而順流廬山在眸揖五老于雲中招匡仙而共遊乘醉酣而趨香爐曾不思靴尖之力柔水天廣漠采石帆落靚涼月之近人唾雙手而下摸詆謫仙之無能夫安詎知飢蛟之拏攫凡茲三者意所自嬉同遊之徒見謂曰癡羙少年之狂態詎清癡而若斯今茲馬越北風鳥依南枝耳目乍廢精魂□迷獨習氣之未忘每任性而不疑借宅栽花□地蒔□

□□而廣□□襪材養鶴而重貨□□□

共嘲不爲達人之所賢於是相與樂飲達旦劇談迨夕
澆渴喉而繼之瓶醋救焦吻而沃夫墨汁天眞自任邊
幅不飾冥心于凝用養清德

南岡賦 閩人朱大參鳴陽字應
周號南岡舊嘗司諫事

輟武夷之仙棹駕三山之黃鵠凌八州而遐舉眇齊煙
而下矚倒景激背掣電轉目先生止矣氣馬停躅有崇
其岡伊山之陽蜿然而龍蛟蟠焉而龜鼈昂其高則
蒼崖俯空積翠千疊仰攀無前下瞰有懾煙雲出乎爲
下而飛鳥可以手接其厚則混淪無窮磅礴四通體連
大荒氣含鴻濛川原繚其坡陁而風雷隱其地中其向
也面離而成位麗正而宣物午晷端影昏午指極朱鳥

翼其在前而增氷直其有北爾乃攝而登援而上憊而
憩樂而望見夫聯山絡峯上則砥平水泉迥佳榛棘絕
萌虎豹兮退聽虺虵兮遁形乃有青青層層挺挺亭亭
陰則蔽頃幹則入冥合抱兮成材千章兮難名超嶧陽
而追卷阿於是岡也詩所謂梧桐之生時則林霏乍開
瀼露仍滴散晴川之霞采絢升中之紅日有翩其鳳文
羽五色雝雝和鳴翩翩來集皐鶴沮而縮吭神鵲望而
欲翼於是駭而顧喟而嘆曰偉茲靈方乎嘗聞之靈于
地傑于人是庶幾有當者乎須臾有出談于林構之下
者曰斯吾夫子之南岡也始也安石未起白雲其鄉斯
瑪若惕誠如是固將妙乎天德之全而優入乎聖賢之
域矣乃今知事功特其餘事名位等爲長物又暇語夫
則眠雲之莊今也李氏既出遺書在床斯則藏書之房

山林道者之號以自附于煙霞泉石之癖者耶於是談者罔斁駕言返駈諸峯入雲川則東逝瞻南岡而不見迫千崖之秋氣

遊碧巖賦 有序

庚辰臘月九日癸巳太守劉公松石期其郡僚與鄉之大夫爲碧巖之遊甲午夜漏未盡太守偕龍西溪劉南坦暨某先發繼而包松峯走舸來會玉厓陸君以事稍後已復集焉採奇攬勝遊以騁懷西溪記其詳諸作鳴其盛矣僕不佞輒拾衆所棄遺韻爲短賦以獻雖爲聲不倫譬則蜩鳴竅中要之一氣感發不能已已其辭曰

粵汪芒氏之故封伊三吳之名區蒼山聳弁而嵯峨碧

水介茗而榮紆萃鷗鳧以爲國繞蓮蒲而增姝物遂而豐民飽而娛緊太守之美政納壤土於膏腴玄枵涖冬嘉平導吉萬寶告成三農報隙占陽氣之微動欣土牛之將出鈴齋閴以無事地主賢而有客紛馳緘以相速儼飛蓋而來集乃若西溪釣古南坦耕道松峯酒落玉厓孤峭迫太守之光霽懸氷壺而朗照松石實其寤寐溪山侍其坐嘯既四美之適并亦二難之咸造偕夙賞於心諾揖高風於目眺爾乃屬篙師戒饔人集前溪之管籟滌北海之罍樽球雞方號城烏未落綵纜促解畫鷁斯發首白蘋之洲渚轉碧瀾之溯潔津棨伐而林木振棹歌激而水波躍瞻東方之黯淡漸曙色之依約已

可濈睇太湖於有北湧洪濤於古今點鍠盤之青螺渺洞庭之遥岑攬橘香以遐舉招風煙而長吟吞雲夢於八九有以廓主人之胸襟已乃設俎列豆促坐更席較壺奕之勝敗準盃罰之洪窄口勝會之不常念流景之可惜幽賞稍愜清歡未終桑阡向晚淵陽戒春雖回途之慮脩尚餘興之欲窮沿茂林經長松涉崎嶇穿蒙蘢飛仙控乎白鶴洞天扣乎黃龍劃岩峯以危棟嵌谿砌而玲瓏覓坡仙之舊題吊山谷之遺踪蒼溜黯而滴衣白蝠老而翻空顧諸公應接之不暇諒畫史盤礴而莫工嗟乎瑯琊山水之亭赤壁風月之舟慨九日之驅馳偶一日之優游矧閭閻之衆樂紓江湖之先憂不然將

戴星披月之不遑亦安克引壺挾客而出遊吾乃知今日之獲遭誠藉乎吏事之素優存故事之口并契高情於前脩時則暝色促返輿夫載忙認參旗於沓霄踏蘿月之蒼黃水雲開而旋龍兼葭拂而有霜出清酒以重溫炳華炬之繼張主賓胥洽形骸兩忘操觚染翰競賦所長俱口然而有得歌行春之卒章歌曰

大鈞轉候條風先兮沃土于里民阜安兮太守脩會徵羣賢兮川容麓光照華軒兮長波無聲瀉樓船兮簫鼓競奏行春旋兮星河影沉清夜闌兮洗盞更酌終賓歡兮登高能賦珠貝傳兮草榮木輝旌茲山兮

東畬賦 吳啟陽治田於溪北歲恆有秋予嘉其勤生殖本固加號東畬爲之購圖重之

東畬子買田于洋溪之陽秀野之北既三歲而成腴恆十千而有穫鷄豚一坵羊牛散陌飽以卒歲曠以娛日乃過水南先生而告之曰吾無慕于時而惟耕稼之是安莫適于用而止鋤耙之是躬掉頭乎夢蟻之區縮首乎鹿門之山方吾治吾之田也手之胝足之胼躬之靡遑意之特專曠灌則頻澇薅獨先蓋罔顧西日之啣谷而東月之在天及夫吾畬之實也萬寶告成三農慶隙黃雲連頃下仰一色鷄豚而肥雀喜而集絕連村之簫皷邀社公而饗飲斯子頻歲所有事而在吾生也亦足以夸乎意得乃若輟耕隴上箕踞木陰或倦而欹或喜

松雲樓賦

松雲樓休陽司馬氏所搆也樓五楹左右溪山映帶林樾然定方而象于松雲特親某氏下世既有年厥子某卓有成立慨夫基搆之匪易而懼塗墜者之不力也乃從士大夫求一言水南先生曩牧是邑桐鄉之愛不能忘情于舊也爲援筆賦其事而終之以規其詞曰

夫何山川之險塞兮扼桐江之上游會滓淙之奔湊兮
口百灘而下流川迴溪止发登崖以眺兮畧青山之四
週忽坰原之壙夷兮儼墅鄉之樂亚煙雲藹其連綿兮
草樹蓊乎縐繆曰讓氏之有宅兮裔遙遙乎之有伯休
昭子姓以聚族兮亶衣冠之好修庸考中心定宅兮聳
百尺而作樓爾其方山後踞錫峰左跨懸溜飛前涛池
映下層簷翼乎仰接峭梘煥其高架危梯切漢飛甍碍
星綺窗洞開紋檻四平擬卻月之營觀軼鴛霄之有亭
蒼松四圍晴雲互合非煙不散瀛氣斯徹當夫曙扉互
開曉閣半啟氤氳透幃晃漾撓挪几蓋若朝之人參而候
山人之起及夫夕陽下山暝色赴谷栖簷咸片泊楹可

觸蓋若夕來館而伴山人之宿其春也郁郁芬芬騶焉
其溫逐香風以入簷和金粉而撲人其夏也蒼陰斯集
午盞斯植摶涼思于闌角卻暑氣于林隙秋則朝爽共
凝夕翠交亂其浮類水其抹如練樵尋境而忽迷鶴有
聲而不見冬則川麓蕭條青蔣靡凋糢向晚杳冥終
朝釀一雪之清奇暎物外之仙巢樓中主人湖海意氣
選勝卜暇滌觴治具命客旅登下榻竝睡醉而就偃化
城寐間起而憑高仙山目前于是喜而謂客曰樂哉吾
先人之遺是樓伊松雲之怡我顏也客曰子亦知夫松
雲之取譬者乎猗厥先之啟搆覬後賢之思義苟前志
之弗違曷成業之有替夫松勁植也取其任廣厦之屹

重慶四壽賦

重慶四壽以壽少眉譚先生之大父若父暨
其重閩之並慶者也先生以弱冠登第甫壯
即持憲于浙顧瞻白雲時得安輿斯天倫之
至樂寰宇之罕事士夫頌言咏語積滿篇

軸先生以語水南子爲作短賦俾侑壽觴
丹霞子飛想于三神役情于九鍊歷覽上下周遊汪漫
滄海一葦蒼梧一劾夕弭節兮崦嵫朝晞髮兮日觀意
行無前氣馬罔倦乃洄沿乎濯錦之江憩息乎青城之
山訪老人之墟扣丈人之壇睇雲木之如薺駭聖燈之
耀丹於是周旋四顧絕焉曰留曰茲境之炳靈抗羽人
之丹亚倘至人之邂逅愜吾生之好脩頃之有太素丈
人者逍遙乎磐石之阿偃松之麓渥丹其頰縷霞其服
素領雪委方瞳星煜芒圯橋之雲履按靈洞之金籙丹
霞子正襟斂容鞠躬踽步揖而啟曰吾聞大道無隱玄
闕不閟故腔啁授九還之訣南岳示參同之秘備之我

既後天而不老淑之人亦閱世而久視丈人神耀得道
鍊精爲氣轉旋三光騰踔九地伊片言之指迷請掃除
而供事丈人曰嘻子來前吾語汝夫蠶棻槿者難與謀
乎朝暮逐蜉蝣者烏知窮究夫生死是故風燈之籠者遲
於盡積雪之蝶者易爲水固年齡之有數亦攝養之得
理吾黨二翁洞究斯旨金沙啟鑰松軒襲軌謁橋梓之
聯望均帝齡之錫與金母承德月娥齊體重慶協乎郡
姓四壽備乎遐祉始也有聲于庠校今也馳譽乎州里
子誠慕希夷而學道固宜恭喬松而求侶也丈人遂口
丹霞子駕蒼虬驂飛鸞御長風拂祥煙停馭乎浩城息
肩乎渝川厥有異境絕維仙源其山則青神分派蛾眉

衍脈峭拔上撐懸墜下屹嵐含霏吐景欹瀑直映雪嶺
之千疊障金方之二壁川原於是乎迴抱風氣于焉而
藏密其川則岷江西來平羌合馳其洄文章其澄玻瓈
銅鑼轉峽銅梁界渠肆游龍之迅奔條巴蚺之委蛇慶
源衍而靡窮流潤浩而無涯其木則寶桂交秀文梓挺
立松奇五鬣椿老八百瓊枝粲粲琪樹歷歷咸春榮而
夏敷萃溟然之眞域甘液潤而下降瑞羽樂而栖息卉
則紅梔變種蟠桃作花莊節兆官階之祥美金綻頃刻
之葩草則菖陽九節靈芝三秀金光騰大地之寶古藤
益耆年之壽緊山川之信美更生植之異常儼西極之
化國羌陸海之樂鄉須臾二翁者出被服若仙狀貌維

古氣充神完髮勁齒固肅客成禮起止有度坐客以鹿
皮之溫純飲客以雀舌之香露至言未宣妙意若悟丹
霞子再拜問道促席進步爰首肯而目傳蓋斥夫口訣
而心驚是日也弧南當極婺星殷祥雲屏聿開綺筵適
張瀛海益籌西池獻觴嘉翁姬之聯席美子婦之聚堂
孫枝盈前蘭玉萃芳宮袍錦炫藍幰墨香奉獻維渥拜
起有光其上則紫誥煌煌雙龍交捧天顏在咫瞻者目
竦其下則雜戲前陳雲韶緩聲飛瓊弄璈子晉叶笙乃
有安期方朔之徒麻姑蘭香之輩薦桃送棗擘脯治饋
發縝紛而來止預昌辰之嘉會丈人遂挹漿于瓢歌而
送曰雲液兮仙瓢醉松間兮酣酣寄花院兮神山渺弱

流兮洪濤視大羅兮氣騰覺青天兮非遙振霞裾兮高
舉風泠泠兮雲飄飄歌竟罷會丈人不謝而出丹霞子
復前申致曰維茲寵嘉夙生罕值既聞妙要仍侍腆席
豈凡子之多幸將眞顏之喜客今而後知地仙有階長
生有籍苟陰德之非我歎斯五福之難我釋此丈人所
以見推而羣仙用是來集也於是揖而辭璞而退時則
江山作靄千峯斂翠返照東透獨鶴西逝矚丈人而無
跡惟閑雲之來去

行狀　墓表

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中隱吳公行狀

明德清陳　霆聲伯著

公爲江西按察僉事吳君從岷之父予於僉事君同邑
舊公蓋父黨而僉事君初與予共庠肄學既又並官京
師用特相好凡公碩德偉行得之親覿與所談及者惟
予爲詳僉事君以今年二月遷江西予方侈其得以晝
錦歸壽鳴呼孰謂訃音遽及而典刑不復存矣感今追
昔庸爲之狀其世系行實以告諸秉筆者而俟采擇焉
公諱美字日休世居德清之慈孝里先世譜亡傳次莫

考高祖諱君祥曾祖諱君閏俱俊偉振拔樹有基業祖
諱孟甫以齒德受冠服爲鄉飲賓考諱傑敦本先義嘗
捐貲助邊授承事郎妣方氏賢克內助以正統乙丑四
月十六日生公少而穎異孝友恭愿出於天性考特鍾
愛之嘗撫其頂曰吾宗子若此吾門其昌大乎吾復何
憂六歲俾游鄉校習章句十三補邑庠弟子員遣就師
學不再歲盡窺底奧操觚作文議論涌出十六有司給
廩餼自後數舉鄉薦既弗爲所知則退而加勵期大所
發已乃膺歲論上春官廷試卷在第二卒業太學拜司
禮部務勤敏滿慎於宗伯多所贊襄成化末得謁告歸
未幾厥考逝哀毀踰度配俞氏同里諱寧之女實左右

乏于俞夫人之右公豐頤秀昌脩髯朗音性曠達而神閒雅不治細碎飲酒多而不亂平居論古今成敗人物賢否確有定見與人交傾盡底裏間有善樂于奬道或行違于理輒面加詰斥雖貴重不少忌每篝燈觀書夜分不倦自奉未嘗重裘兼味至薦先燕賓務極豐腆嫺里故舊緩急必赴時賑其匱無德色下逮廝養工技恩禮罔缺人有犯務以柔勝俾悔謝乃已考性嚴家罕可意者先事揣度必得其懽心晚年厭棄俗務惟蓄泉石樹花竹時與客徜徉山水間酒掃一室列法帖名畫焚香鼓琴翛然世外意象所會發爲詩文整潔可誦書法亦遒勁人多愛之蓋其可書者如此子又論之士有一

節一行在君子所不廢而況公子能裕家官能裨國居鄉可以範俗貽謀足以詔後乃若進退死生之際亦大矣而勇退不疑顧命不亂其德性學力有足過人者庶幾古所謂賢傑非歟子不敏輒序述爲狀有大人君子哀而賜之銘是不獨爲幽泉之光將使孝子仁人庶幾無所遺憾而因以顯親揚名昭示無極爲教莫大焉用是敢請

靜庵處士孔公墓誌銘

嘉靖甲申秋八月二十日壬子靜庵先生以疾卒其子同知君方守官于湖訃聞袒括爲位以哭明日戒行李南奔湖之人聞君當解去相與嗟息有泣下者憫死者中二人歸取貨寶幾其來贖及期弗至賊怒欲行刃則

又紿曰彼必敏而未及謂宜更遣促之勢當速來賊以爲然而不知墮其計也久而繼遣二人者復不至賊悟其紿已怒不可回刃將及則慨然請曰始誤君計者某也幸獨殺某餘二人願無預賊見其辭色不撓異而舍之旦置諸島上竟附漁舟以歸遠近驚嘆以爲非其義氣動賊則萬萬無全理初同知君倅杭先生來視成焉至則君以督餉北上父子睽越太守劉公溫言慰之輒謝曰所貴乎爲人臣者分宜勤勞國家某子所躬王事也公所恤者吾私也某誠愚且老不敢辱命僚友傳誦胥謂非此父故當無復此子同知君清介自守官舍蕭然居常寄聲曰勵若志堅若操謹毋以吾老妄有異念

浦租宿儲一切停減湍得以其優恤之餘從容謀卜終以周旋罔敢失墜既今階五品遡源推錫謂封典行且及而夜臺則永隔矣距生正統某甲子得年七十有八初配溫氏繼官氏又溫氏子男三長庭訓卽同知君發身賢科所至有惠及民次庭諭庭詔俱邑庠弟子員女四適廖萬嵩賴矩臨濟時吳宗器孫男一曰立先生操履甚端識趣融卓晚年于既貴歲時足跡不一及公府諸墓石死者有知計其慰藉於地下必矣嗚呼余尙忍溷歿戒庭諭輩必以家禮治後事飯僧供佛父子間至相爲誨是能守孔氏家法者嗚呼其可銘也已矣同知君終告曰將謀兆于永定之新隴期以某年月日掩壙請歸與銘俱爲之銘曰

孔氏之宗伊魯之東偕宋而南三衢紹封由衢而閩靡庵有聞懿其可書第管則銀教也成子祿也違己天者靡常孰究斯理永定有山宰樹薺蒼我銘其幽於維玦光

霜厓胡公暨二配邱氏倪氏合塋銘

霜厓公既歿之十二年其子湍始克謀兆于先壟之左歲辛巳十月七日將與其仲瀾扶櫬就窆既又徙先母邱氏之藏并舉其繼倪氏之柩往同穴焉禮也湍向予泣曰嗚呼先子以正德庚午正月十日棄諸孤時則湍甫受室官司檄長萬石賦舊沒新升徵輸奔走窮日力靡給以是情事久未伸湍則罪人矣今天子新嗣厥服

祖而上值元季兵燹譜逸莫考祖愷號耕隱妣錢氏耕隱之先世居歸安之栢林里永樂初耕隱以其成業讓諸女弟挈孥而西即句城之東宅焉生聚教蓄業以大起是稱西胡氏傳子璿號懷德居士是爲公考妣沈氏懷德當永樂末值王師北征乃輸貲助兵食授官七品中歲沈卒懷德竟乏嗣閒同邑徐氏有好女於相法宜子遂爲禮納焉是生公甫婚而懷德卒公遂以耶年應門戶母徐督以操切砥勵出頭角於宗衆中時謂懷德有肖子公外總征賦內勤幹止苦心瘁志踰四十年居常不事表襮服食簡素同於儒者言笑動止類有常則與人交不蓄底裏盃酒交歡情氣款洽飲至多不少亂每旦夙興僮僕上下聞其聲咳靡不奔走將役無敢偷肆者鄉隣有鬬訟須取乎焉初懷德以慷慨仗義迨其末年貲力少屈至公益克大開拓園田屋廬僮妾器使種種倍越人以善守克創並稱之嗚呼長而有逝歿而可稱公之死無歉矣邱氏爲同邑綱之女淑慎勤恪夙嚴矩範比歸公相導內外不遺餘力事姑徐以孝稱每公有賓客茗饌食饌不戒而具至於高下儉豐悉中品節治內嚴而整婢子臧獲少犯必飭下至米鹽醯醬果茹菜縷之類分畫措治悉有常法一時鉅室稱內助者必首推焉弘治壬子八月十八日以疾卒繼配倪氏世居德清之仙潭里祖名振者嘗知趙城縣氏以宦族女

閑習禮節女紅內德並稱于時邱既卒公以中饋乏主詢求名德於是來歸迨入門操持絲晝婉美於邱而克家裕業所以相成之力邱有好女於相法宜一日病卒公距生景泰癸酉七月八日得年五十有八邱氏距生正統戊辰九月二十二日得年四十有四倪氏距生天順庚辰十月六日得年五十有八邱所出子即淵女適庠生孫君萃湍子一曰應禎淵女一曰淑秀是爲公孫枝之並茁

考銘曰

梓也克拄夫廣厦之渠渠翟也足觀夫女德之有儀外內夾持有聽門楣維水則瀦維木則培公也遠厥貽配也相厥施維古有言藝深穫肥曷不視公後福鼎滋東城之原有蔭有濡欝欝佳哉公行歸乎終古其安思

月坡胡處士墓誌銘

雪之南埭溪有月坡處士其爲人爽愷倜儻卓有丈夫志然爲性恬抑與人交罔蓄底裏推分保諾恆若弗及既其蓋棺遠近興悼嗟乎月坡死矣然業則有衍名則弗之滅視不死等也月坡姓胡氏諱桂芳字汝榮月坡其別號曾祖世英配凌氏祖浩配沈氏考璋號栖松配徐氏栖松晚年病瘋伏簀幾十載月坡走遠方尋醫恆中夜炷香籲天求代服喪致瘠杖然後起四女弟遺適奮貲之贈人幾千金其孝友之懿稱于宗黨縣司推長

萬石征輸獨任靡援鄉鄙正德間履災里賦多負則發
廩代輸既民告飢仍以景邑長之勸賑之粟米幾踰千斛
其槩度之雄重于有司居家則嚴義方飭內範睦親展
族赴其緩急至於鄉鄰爭鬩爲之輸平姻交慶吊靡問
禮節其行義之周孚于外內早克操殖拓大基業園田
邸舍舟車器使種種倍昔每鳴鼓召飯趨而啜者殆踰
千指其搆置之鉅聞于遐近鳴呼月坡生世五十有一
年計其惠迪厚栽有越常輩古所謂孝弟力田之科莫
有當乎否歟君子宜不得靳詞矣元配費氏繼施潘沈
氏子男四本元本亨本利本貞女六孫男女共五月坡
以成化丁未生嘉靖丁酉疾卒卒之六年本元料理塋

事卜以十二月丁酉奉窆于鶴鳴山之原從栢松之次
初月坡與予內弟湍游從因之識予至是瀕發引本元
詣予再拜曰塋有誌古也不腆不敢有請雖然先人嘗
爲公接引矣幸終惠之乃爲之銘銘曰

孰生兮弗全孰死兮弗安孰爲之前兮弗傳孰後之嗣
兮弗延已焉哉吁嗟乎鵬止之年有崗兮盤盤有川兮
源源有佳維氣兮欝然有玄之區兮廓焉已焉哉吁嗟
乎鶴鳴之山

周母吳氏從塋墓誌銘

嗚呼是維石門之陽周母吳氏歸藏之室吳爲桐鄉隱
君竹泉翁之仲女例授楚藩典膳諱渤之元配金溪尹

早暮恆欣欣焉生平喜施予恤姻收族贍里貧隣繕津

梁靡斬奩資食塗隸恆散私粟計其義槩一時稱大丈夫者或愧疾亟屬臨纊則呼吾輩囑曰吾行年八十加四所欠惟一死今而後若兄弟其努力前邁仕者馳親修者顯名吾卽死瞑矣又戒家人曰維錢氏爲若主自出吾死若輩奉錢當如奉我言詎奄然逝嗚呼終天有訣逮下有嚢永惟恩言劇甚痛悼所後男吾霆霄二人霆娶沈氏霄娶姚氏孫男五汝龍汝元汝凱汝亮汝光龍元霄國子生餘俱業經待補爲庠士孫女四曾孫男一科凡皆銜斯所衔往嘗逮事者卜以是月二十日甲申從窆于先君之封左以執事之徽惠其以龍光泉壤死且不朽嗟乎古稱女德不外見然彤管著芳由漢逮

今匪一而足況若周母刑儀中表而逮禮側貳自其異也吾頻歲多病湯藥必手供憂勞靡遑至廢膏沐爾弟甫及髫卽遣就外傅羞脯書籍靡煩於子爾二女抱者追宣往慈由衷合一外見能遏歟在昔鷄鳴之治繼執箕箒手臼飭而業振而宗勉之必慰我地下是又門內小星之惠下妾以今槩古義兼之矣是宜有銘銘曰

曷開淑源桐川有泉曷徵誨言金玦克官其生也全其死也天石塘盤盤玉谿淵淵左川右原沙懷水旋玄區靖完珠藏璧聯鳴呼邃渠樸之千兮保伊珉之鐫兮

蔡婦沈氏墓誌銘

有具冠裳率總角童子使向予再拜起而敘曰不肖蔡氏子懋祥也家君幸獲私子執事疇昔之夕謂不肖曰而母早世將以是歲之吉卜祔子先祖姑維是墓銘未具願吾湖以文字鳴者莫若水南氏屬子疾不可往今汝從父興膳君能導汝必丐之銘庶而母有聞于後旦其行哉用是不肖敢有請已復泣然曰家君臨遣爲不肖言而母生世二十有九年汝今幸能省吾畧語汝爾母遇家祭滌除炙奠必嚴必躬居常戒諸女婦曰物之豐不如意之精矧祭之視宴較特重哉是其奉先之能孝敬也爾大父執法臺棘既復奉使出僉輒十數年在遠爾母奉姑氏早夕罔缺溫言愉色務安其懷家人自仕返必訊曰官中比何如大人安否何如眠食何如對曰安則退而慰喜衣屨之屬緘奉必勤是其事生之能孝也吾頻歲多病湯藥必手供憂勞靡遑至廢膏沐爾弟幼纔學語恆口授以孝經內則須其習乃已憶當臨纊執若輩手曰飭而業振而宗勉之必慰我地下是又其內道之脩母教之素也嗚呼不肖初罔知非今有言則終憒矣典膳君拱而佐曰是則然且曰敝族在德清頗稱衔蕃每歲時伸內謁則女使交出其受遣于懋祥之母者率不敢漫浪以嬉懋祥之父肄成均凡百外內一稟其母氏僮僕上下出入街陌無敢挾勢以縱有或然其長老輒相恐曰或主母有聞若將柰何於是吾族胥嘆其御家之嚴緝也今則鮮繼矣懋祥收涕而語曰是亦然昔者蓋聞之古女德不外見然彤管迄今彤管

著芳匪一而足豈不以宗黨共賢誦言足徵況如蔡婦
刑儀中閨而貽範支族自其中表而餘悼賢譽德不啻
出其口其外見能過哉於戲其可銘也已矣乃受狀按
而誌曰蔡婦沈氏爲蘭溪處士廷英公之女貴州僉憲
信之公之子婦上舍德宗君之配懋祥懋成二子之母
以成化丁未某月某日生正德戊寅某月某日以疾卒
葬以卒之六年嘉靖癸未某月某日系之銘曰
孰使渠慧而賢孰使渠促而靡廷芳蘭善凋晃曜窘圓
美瑜罕堅夫物則然嗚呼吾柰何乎天

帳文

張西林太守榮奠帳文

伏以口君五馬風行千里之春苕霅兩川光映一輪之月緊繭絲之減賦盛襦袴之作歌方郡菁需口計之書忽臺府來旌賢之典充庭有慶撫景口嘉恭惟某官學海游鯤道山儀鳳石渠天祿窺中秘萬卷之書粉署氷銜職肴府九伐之法口清時之偉器副中朝之盛名儀範式金聲比玉文明內蘊烟星宿之羅胷華潤外宣肆珠琲之隨唾綈淮陽之臥治屈秋浦於外麾歲以再

週政維無倦語明察則籠燭加照天之號喻光霽則壺氷擅瑩玉之稱不茹不吐而物得其平有始有卒而事循其序俗登丕變民用大和屹王室之外墉嫓周家之南伯茲則賢聲遐播臺檄下臨寵光代天子之璽書縉禮啟宴堂之盛集嘉辰休務韶景及時化國之日舒以長治世之音安以樂鼓琴鼓瑟醉翁在山水之間一詠一觴賓主信東南之美芷陳輿頌庸助賓歡

邑侯某榮奠帳文

伏以陽春布澤藹田里之歌有年秋月揚輝綌溪山之無私照方璽絲之成績緊粟米之就征歲口佐百萬之輸國計仗九年之積孚乎上者君孰與不足見其禮者

之慍載聆合樂庸款傳觴

賀令尹膺奠帳詞

伏以燒痕青處溪山散有腳之春梅子黃時郊野足隨車之雨方頌聲之有作早口典之特加慶事匪常輿情載慰恭惟某官志口爾鴞豪並元龍操觚擅倒陳之才揮麈驚懸河之論雲梯月級桂宮攀仙客之標墨綬銅章花縣借大賢之路不疾不徐事常立辦一張一弛而化以默行明所燭則靡惑於粟鷄仁所覃則旁及於桑雉循行無倦撫字殫勞操刀以割而美錦具完游刃有餘而全牛快解誠清時之偉器當劇郡之上游臥治再蒞慎終惟始俎豆以詔禮有中都文獻之風德義以先

人堙兩漢循良之績茲者計書登最憲府察廉美哉臺檄之臨睠此禮筵之設使君清如水一盃獻父老之誠歡聲動如雷九奏暢賓朋之樂式宣致語庸相清觴

賀治農孔二尹考績帳文 其官壽州人

伏以秋風熟瓜棗邑維豳俗之同零雨卽桑田官自農師之古廣四郊之作乂美百穀之用成効職維良署考應上茲惟某官産英淮右繼美邵南弓旌應公府之招被服事儒生之習蕭何主會計升斗祿謀以聽親鄧氏塚功曹三尺法用以律已處囊共羨於脫穎蒞官首佐乎鳴琴身與道時乎屈伸位視令相爲頡頏屬堦上烏跡有時哦庭下之松田塍經馬蹄長日馴桑間之雉身

勤撫字力殫勞瘁炊煙起買犢之村陂水復濯龍之浸聿成嘉績茂著賢聲茲者薦剡方仍考期再值結駟指朝天之路挾書作報政之行鼓足神京親見長安之日懸心魏闕想聞清禁之鐘戴星陳六載之勤就日開九重之照會見審官之注最載占位事之簡能黃紙進銜銀章繫組治中別駕儘驥足之展途湘水長沙空燕語之留客勉停征旆畧聽驪歌

羅二守之任常州帳文 羅謫倅吾郡職治水踰也故代其序 安劉尹其鄉人且同年致多舉蜀事

伏以澤國江山暫借無私之月郡城鎖鑰難留有腳之春風生驟馬之途花滿遷鶯之岸有光簪紱增喜車徒

恭惟某官秀拔岷峨譽佳鸂鶒詞源三峽水沛乎其東腹笥五車書充然有得臚唱邁瓊林之選曹分占粉署之榮清華共慕乎衡冰貴重久欽乎和璧氣吞餘子幾乎碎首于玉堦名動一時遑尨窴身于海島春樹暮上林之隔秋蓬甘卑鷇之棲臥治兩暮小試千里循行無倦送茗溪而入太湖游息有時對西山而捲暮雨棠陰敷而訟庭息競炊煙舉而茅屋免飢解盤錯則斤刃不如務惠施則霖雨是作茲者明廷擢最當宁眷勞麗統位治中少展伏車之足冀遂治渤海會資副駕之賢飛花當曉發之期語燕空留行之計念某下風久立明教素承共飲玻瓈江氣脈非遠同遊金明苑事契不無誦別意一盃此日歌浥塵之雨長風萬里他年瞻上斗之槎少佇前旌試聆終閟

太守劉公入賀登極帳文 辛巳初秋

江雲渭樹之詩劇春草綠波之慨嗚驟戒道清酒在壺伏以六龍捧日山河新大照之輝五馬嘶風海岳廣人朝之路伊昔大禹會計萬方來玉帛於塗山載觀宣王中興諸侯鳴劍佩於周室況江湖每深于戀闕在江漢莫急乎朝宗舉頭望紅日之臨因風馳玉珂之想光生祖道喜溢征幨恭惟某官三楚翹材九清仙侍霜飛白簡舊推鵬鶚之橫秋風動轡輪久報豺狼之歛跡擯斥九死而聲高乎鐵漢弛張百度而學造乎通儒商曰臻

夏日瑚價重清時之器前有召後有杜跡輝循吏之編
退公對獨鶴之梳翎行春慰孤亭之浮碧三年補外一
飯在君拊循殫渤海之勞臥治安淮陽之陋茲者望雲
魏闕首踵華封之祝堯視夫奉表江東誠小太眞之戴
晉靈槎泛滄海之遥鴻毛遇順風之便睠仙舟之臨發
慨逸駕之莫攀首先奉贊曾何嘆從事之獨賢咫尺瞻
天會看決聖主於一見乃斟別竿趣進離歌

陳掌教之袁州任帳文

伏以捧檄西江正誦袁州之學記橫經南郡適移蘇湖
之教條士類有欣儒林增重已茲惟新擢某官明珠孕
海健翮鶱霄文苑讓搖毫夙兆生花之夢桂宮夸運斧
浪之期少駐雙旌試聆三疊

劉太守任湖廣憲副帳文 爲歸安縣作

伏以晝寢凝香南國動羔羊之咏夜城安堵西吳有襦
袴之歌方湖山新五馬之儀忽風雲快一鶚之薦攬轡
登途而澄清在想埋輪當道而風裁素持會稽謝畫錦
之榮魏闕臨秋臺之肅光生祖席風動前旌恭惟某官
夏子游之芳躅大匠運誨人之巧洪鐘則應物之聲兩
秉文衡姜生有破荒之喜再偕歲計劉蕡無下第之慚
時雨濡而衆材畢成春風洒而四座胥悅謂絃誦聞於
一城未占其廣必教化達之千里乃稱其才天書下咫
尺之堂祖帳動驪駒之詠揚舲楚水共傷南浦之緣波
考鐘泮宮會應蘋鄉之更鼓乃歌短闋載侑離觴

侯太僕之任帳文 侯倅吳興職水利

伏以三千騄駬谷量北野之羣十二天閑雲擁東封之
仗乃蒐良牧俾遂蕃司恭惟某官鵬奮滇池桂攀仙嶠
文采照白璧偉哉清廟之瑚聲價重南金允矣希世之
寶偕麟符而佐治借驥足以展才雨洒隨車風生別乘
行春陪五馬甘棠散愛日之陰省耕循四郊茅屋啟炊
煙之曉畎滄距川而行其所無事三江入海而屢登乎
有年瓜期報嘉績之成楓陛薦賢聲之著有來宸眷超
列朝行茲者祖席載途鳴騶戒道班生入爲大理興比
登仙何武去而見思勢難借寇徒重望塵之嘆共欣破

賢稗道州撫字之勞副全楚觀察之任會見紀綱之獨
振載瞻臺省之繼登美哉屬邑之光允矣治朝之助飛
鴻遵渚公行決信宿之期清酒在壺出餞魏斯須之敬
用宣輿誦少繫民思

歸安張尹述職帳文 張蜀人

伏以幽詩咏瓜棗厚哉百里之效風漢史傳循良允矣
三年之成績緊七絲之終奏倏雙舄之戒途因風而馳
想玉珂照壁而思見夜蝎江湖頓遠京闕是儀茲惟某
官倒帙詞源灌錦文思危科高掇早夸月桂之入懷大
器晚成終喜雲章之在肘閱歲年而廟柏共老期駟馬
而橋柱素題野亭立雪淵淵文學之傳霈水行春章章

政事之美鼓刀運斤而全牛不足解推食吐哺而小鮮
誠善烹陽魚每匿影于濠梁人虎亦歛迹于廛市犬彘
臥月喜夜境之靖安鴻毛遇風仰賢臣之遭際茲者鳴
玉動入朝之步升車領報政之書望長安之匪遐頭近
九霄之紅日瞻堯都而至止身依五色之慶雲戴星錄
吏治之勤湛露沐恩覃之溥會有薦章之入眷言寵命
之加墨綬免紆鐵冠是襲行行且止伫看道路之避花
驄去去見思空煩兒童之迎竹馬用宣輿頌式相行觴

祝霍尹箕南斗香文 爲鄉老作

屬治某人等伏念猥以衰途恭逢明府仁敷百里風動
一方凡在撫摩實深感戀敢援尹吉甫之作頌謹踵朱

仙鎮之頂香獻于堵摽達之穹昊少伸遐祝用著輿情
右伏以中孚及豚魚應小民雖愚而實神至治極而
馨香聞神明在幽而可感是故忠孝之至每簡天而祝
香若夫愛戴之誠必就雲而瞻斗使德風盛加于庶草
之上豈民情獨忘于一飯之餘要之彼感而此必有通
未有上仁而下不好義治狀緣情而近實心聲由外以
發中在昔無前於今爲烈已恭惟某官鈞玄冊府揚采
詞林躡天根而登雲路之梯探月窟而拔瑤宮之桂風
雷鼓浪驚禹門之化龍藍幞遊街稱揚州之跨鶴名香
御墨身列濂仙式金羨聲價之高比玉夸丰姿之瑩乃
歌探花之馬來陪栖棘之鸞屈之外庸成我大器利刃

一入手快解崇朝之十牛鸞鳥不可羣竦立高秋之一
鶚未數吳隱之之飲水尚嫌楊伯起之卻金氷壺清而
明月相輝鐵肝古而梅花同操析微辨著游梁溪讓斤
兩之稱錘察冤燭幽包龍圖輸照天之蠟燭推仁心則
護桑間之雉杜私饋則懸廡下之魚出入戴星將迎吐
哺豈直盡當官之三事抑惟安在野之四人臥犬生聾
耕牛息喘餘粱棲鼠曾孫樂乎有年野薤成絲卒歲喜
于多稔凡茲美績實抗賢聲某等草野細民桑榆朽質
幸託蚌濛之蔭苟延犬馬之齡伏枕而門無夜客之驚
曳杖而野有倖民之樂捫心揣分非雨露何以有生宣
化承流在燕雀均蒙大造衰年多幸大德難名末愁九

遠而奪寇恂敢向暮年而頌子產日月難繪畫請于鄉
之大夫金石會表揚俟我後之君子今則爇香于斗獻
頌于廷添荀爐昭薦之芬張班史循良之本伏願多男
多壽更登一品之崇階三沐三薰永保百年之貞吉敬
陳華祝未罄愚衷兼上風謠冀聞天閽謠曰德清水德
清山德清山水來清官清一似溪水漣民業如山固
且安官清何以證不揀劉寵錢民安何以知不訟普明
田吏竟不敢欺民自以不冤法有三尺公心無半點偏
一年明月當空懸四民開眼見青天前有陶後有謝昔
無匹今則聯我有鄉大夫文筆大如椽願借修史手爲
作祝香篇斗香騰空一道煙乘風飄入御爐邊天子詔

元宰璽書速徵賢烏臺青瑣相接連簪筆持斧從超遷
我民亟治道來歲送登仙區區祝香未足言穹碑還立
縣門前

祭司寇潘公文

嗚呼公之始終大節誦之者天下之君子而傳之者後
世之史官蓋其立朝也無藉乎人而其在野也獨全乎
天昔在先皇寤寐英賢人才薦慶麻之盛而治效軼漢
唐之前公於是時振衣彈冠茝蘭紉靈脩之佩而鴟鴞
嗟尙儀範之畧傳方其瀕沒也憫一女二男之無倚而
今茲改卜也喜有孫有甥之滿前獨其貞愼之操儉勤
之德孝慈之行精敏之識夫既不可復得矣而竈問老
婦舍下厮養則猶感誦其惠而追思其賢惜也百年苦
樂睹婦德之無愧而五十不假嗟天數之過慳念昔屬
纊之後屬滿負劒之間一時從俗遽循火葬之文而非
時飯僧乃惑其茶毘之言此誠人子之至痛蓋至于今
肝裂而泚漣縈我顯考謀厝新阡南山之石既鋤北邙

而不死者故存亦笑用夫兒女子涕淚之濶汍

代內弟滿改葬母氏祭告文

嗚呼吾母氏之奄棄也于茲蓋三十餘年渺音容之永
睽尙儀範之畧傳方其瀕沒也憫一女二男之無倚而
今茲改卜也喜有孫有甥之滿前獨其貞愼之操儉勤
之德孝慈之行精敏之識夫既不可復得矣而竈問老
婦舍下厮養則猶感誦其惠而追思其賢惜也百年苦
樂睹婦德之無愧而五十不假嗟天數之過慳念昔屬
纊之後屬滿負劒之間一時從俗遽循火葬之文而非
時飯僧乃惑其茶毘之言此誠人子之至痛蓋至于今
肝裂而泚漣縈我顯考謀厝新阡南山之石既鋤北邙

之士就攢慨北塚之獨藏傷氣脉之不連夫穀則同室有生者孰不知樂而死不同穴識禮者殊不諳然湍嘗廣詢而用艮又嘗秉龜而告虔神聽不違人謀協僉顧獨有可疑者謂夫羹墻了然雖生氣之猶儼而墓木拱矣恐死灰之不燃猶幸夫遺骼之尚存亦庶乎憑藉之一端乃營燥崗乃具敓棺詎曰慕鑄金於范蠡勉旃效刻木於丁蘭招屈原之魂于湘皐聚昭靈之髮于水邊窖灰哀夫陳陳腹笥啟夫便便蓋精華所萃則吳僧藏魯望之詩而悲痛所寄則衞臣納懿公之肝衣衾既成塋壙亦完美風水之孔佳卽吉辰而告遷輔我霜厓乃考號豐碑並懸全夫婦之始終亦元繼之品聯如是則死

者之體復合而生者之心少安若夫勞於早歲而不克享晚節之逸生無戾德而不能保身後之全有子祖成人而不得受其婦菽水之奉有女爲命婦而不得覩其婿爲方岳之官此誠命數之所遭而豈直物情之可憐然命之不齊則天也雖天亦不自知其生覆之偏已矣聖善夫何憾焉

祭閔夫人文

碧茗泠泠蒼弁英英山川秀鍾惟夫人有生夫人之族門高江左喬木是瞻三槐其祖亦既有歸克相厥夫澗蘋羞饋窗燈伴儒夫君伊誰柱國師保禹謨著龜畢命元老總戎執法暨掌邦刑四十餘年實相于行如彼陰

贊跋箴疏

明德清陳　霆聲伯著

東圃馬翁像讚

襄父身世商顏氣貌爲生事漢陰之甕有時荷丈人之蓧蓀兩世經太平四朝見全盛允協康節之句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閱幾得香山之道饜於是粥於是家常視法高春起三商息起居得妥蓋嘗莣田間之行樂則徐行而腹鼓而其視世間之祿豢每亟謝而頭掉嗣續其承康寧是蹈行年九十載啟期無事乎帶索一榻五十年管寧安意於坐嘯咦四大假合緊爾得眞五色彰施

見我欲笑此豈非望其眉宇則紫芝可識而點其阿堵者有可得而知矣曰文墨中人山林之姿

里僧雨花眞讚

海月法相松風梵音閒雲野鶴久歇行腳清池白石常照禪心瀉山三十年看盡老牯恆河億萬沙淘見精金此可證淨業之脩而足爲大衆所欽若其贈人以了元之衲締社以齊已之吟邀淵明而沽遠公之酒延昌黎而弄潁師之琴此又欲脫夫釋子之餒氣而自附于達人之曠襟水中蓮花夙根不染林中蒼蔔他香不侵咦斯老也人仰其傳曹溪嗣派之衣予謂其示苦海定南之鍼者非耶

陶莊贊陶莊水南父也

古老氣貌當代衣巾縮首避名勢白眼看世人或拄杖一枚行於陶莊之野或釣竿六尺坐於仙潭之濱家無儋石而清吟響鐘球日高丈五而鼾睡驚比隣人見外之乖厓而莫識中所存者皆陽春人謂性之偏執而不知意所任者皆天眞蓋其所有者康樂登山之屐雪堂酬月之罇玄晏之書就編雷氏之琴斷紋噫茲其所以遂世間之清樂而稱吳下之逸民者歟

自贊水南小像

字不如文文不如詩至於酒然詩不如詞語資性則可上而可下論人品則不高而不卑外若矜飾中則坦夷雖善無足稱而惡亦不爲夫其名茲七尺而畢吾一生者有可得而知矣曰文墨中人山林之姿

潘母王夫人贊

謂非孟也而教子不墜乎先謂非陶也而宴賓克盡其罹伊宗黨之是儀藹閨門之稱賢其敬夫子也今之孟光其奉姑嫜也女之閔騫誠于我而無間于人豐于德而獨嗇于年芳華殂謝霜露寔繁萎芙蓉之抱香而謝萱草於春顏已矣已矣水流花謝音容盡空有生綃落世間

靜逸小像贊

晴雲其舒秋水其澈野鶴獨抗風蟬自潔緊天游之泰

寂孰塵耿之紛沓青山屋上時散策以自遣方塘吾前每顧影而中悅與物寡競於世鮮合濁酒則葛巾日濡放歌則唾壺恆缺噫斯人也寫之以詩稱水邊閒人之句入之於圖儼竹林七賢之列也歟

宋徽宗賜趙良嗣御札跋

宣和泛海與金人盟期共師滅遼事成以子女玉帛歸金主地歸宋雖蔡攸主是役而倡其謀者則遼降人馬植也植後受賜姓易名良嗣奉使女眞本怯懦無策凡金人需求一切聽順徽廟此札當是時發也金人既不肯歸燕地則以銀絹代輸賦由是起其無厭之心而宋之國勢日弱國用日耗矣陵夷而至靖康胡馬南牧

青衣之辱爲千載痛恨是一札雖小而關係實大焉嗚呼以盟金之使盟遼以輸金歲幣之半賙百年兄弟之急唇齒相倚併力捍禦則金人未必得志於遼而中原之宋亦豈遽有南渡之厄也俯首嘆息尋繹遺迹令人起宗周禾黍之感悠悠蒼天彼何人哉

跋聖賢遺像後

此宣聖平居私燕與夫二三子者盤旋杏壇離立左右從容以言志委蛇而行樂者耶抑其登東山泳川上觀物玩道以見夫天地之妙化育之盛之時耶觀其冠履珮玉拱而若接而諸弟子繼武前者進趨後者招告又豈聘侯國見邦君道德光輝于斯交際者耶從者十賢

鈕得之夢石平生好古家所藏多法書名畫而此卷特其寶襲非遇莊入端客則不一出示焉視其嗜好可以知其人矣

恕箴

維人有生身外無道終身可行如心乃要凡曰如心由我而推在已不欲於人勿施維古有言恕已則昏自治而恕奚聖賢可臻維師有訓恕以及物待人匪恕詎君子厚德近民和易主家癡聾家邦罔怨伊恕之功達道不遠取譬能近大學絜矩出我方寸方寸之恕充廣無量一言蔽之曰求仁之方

右恕乃推已及人之義所謂如心者如已之心而推

之人也世之君子往往認爲容物之意其弊至使人偷惰苟容而不能自力於善是不惟不足以成物且以致損焉故古人恕己之言朱子深辨其失蓋慮其流弊至此也貳守方君闢齋以居先以忍贊揭於座右而求其匹予謂惟恕則於治已當官二者均益然曰爲贊以發其義則不免涉於揚美而砭治之功必而能散安可見義而不爲念吾倣鎭昔號僻都今稱名箴後可乃爲裒古人成說以歸之方自治嚴而待物公庶幾知所謂恕者因論如右

覺海寺脩葺橋殿募疏

伏以一佛出世洛中壯白馬之規十月成梁吳下誇垂虹之製顧茲荒刹夙號名山三門啟而四衆有歸重殿

聳而十方共仰加以石梁利愛河之濟永除葦航度苦海之艱暈金碧而有輝通車輿而無阻今則雨凌風震沙塌土崩成毀雖物理之自然撐支柰人力之難協是致法門空蕩行腳憂疑四金剛會損不壞之身木觀音難任橫渡之責事載仙浪仙抵宿月下之門不待敲張淳詩

果騎驢雲遊之步亦須窄覩此顚危之勢甚慚整頓之才是用尺疏手持衆緣遍募貧道寸絲不掛善念空長高門一力主張大事可就金錢米麥請隨意而樂施銖兩半升縱緩書而不厭勝緣既集景福亦歸達官則永現宰官身長者則不脫壽者相閩眷受月光佛之貌富人獲多寶佛之稱凡在募中舉蒙法庇

新市鎭募脩街道疏

伏以十字街頭春雪遍馬足循街長安市上酒家眠新豐成市若欲東郭生安曳履之步要須東海神効驅石之功倘閱歲與頻年任拖泥而帶水必使索塗瞽者不免叫街之聲縱雖開路長神亦窘指迷之力所仗積財而能散安可見義而不爲念吾倣鎭昔號僻都今稱名襄陽無三里之城七里之郭頗抵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夜月管絃春風羅綺巷陌多而羊可亾五月糴穀二月賣絲商賈集而蟻斯聚柰何兩天成淖難寄蘇州之繡鞋施者豈生德色

憑欄者寒無動情居有積倉行有裹糧施者豈生德色爲此示道人持雙空手願求大長者發片善心若金錢隨喜而施管磚石應手而至挾開偪仄成我康莊自西而東自南而北恢乎其啟周行徹尾徹頭徹底徹面坦然其成官道陳圖南遊市免致墜驢張京兆醉歸不妨走馬歸市者無阻擇里者樂居故疏

書簡

答鄭大尹書

臥病在簀忽辱使者及門拜啟佳緘借美之詞繙然盈紙過期之意藹然可掬兼之有愧詒蛩遽來穠潤捐心撫己難於拜嘉然數十里來覘則不敢孤也乃受以爲湯藥之資交以道接以禮敢誦此上謝也僕本不才今屏居山野分爲陳人朽物固當無復與世事然所以勤勤懇懇必欲進鄙言於左右者非陽爲納忠而陰欲結好以他有所覬也蓋執事以故人見遇義當以故人報之且以執事位望未崇今茲績成駸駸超代之期矣苟以閒隙小故乖違物情將恐鬼怪輩或窺于外或議于後或誘于公或毒于私則寸雲之玷白璧之瑕亦君子必生讒間必起若然則前時之好適足以基後日之怨全德之累也古之聖賢道德全矣然猶曰檢身若不及聞善言則拜告以過則喜何者彼誠不欲使天下之善不在於己也而古之君子與人交者亦曰愛人以德贈人以言何者彼誠不欲使天下之不善或在於所厚善者也況乎一邑之政自朝至夕其凡有百安能一一中於理事事麗於法當此詠求之時而守此近民之職雖使卓魯復臨亦安保無可疵者哉凡今之爲上者喜於父母之誼此令之職所以爲難而有道君子例不敢以易視也傳曰困窮拂鬱以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又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某受貶時遇事有不可意處即以此數言往來于心久之則泰然清涼躁心頓釋然後知醫心之藥莫良于此執事亦嘗服此劑否乎且夫學校者表裏也其用心頗僻者固可惡然既謝罪則宜待之如初縱或未能亦宜貌不失和春秋則付之皮裏可也而形之公牘達之衆聽毋乃太暴露矣乎彼一微官所損幾何而使人處心積慮日夜懷隙于我蜂蠆有毒彼縱無力搖惑則易矣況其同官有素無忤者而一概處之則怒疑於遷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吾願賢者以此置襟度也他如素所往來者既與之日事盃酒而款狎於前矣乃一旦以細故而疎絕吾恐嫌疑必生讒間必起若然則前時之好適足以基後日之怨非物理之當然者也古之君子其善於自處者造見有時而善於接物者亦款宴有節是以迹若簡野而禮終不衰味若淡水而情則愈長今乃一月之間不下十餘覿夫然則周旋迎送未免覺其煩而交懽笑謔豈能免於玩玩則嫚辭出嫚辭出則怒氣加怒氣加則讐隙生讐隙生則利害起求欲善後不可得矣此謂彼己皆失其迹待之如常而不傷於和使我無失禮於人而人無

加詞於我則得之矣此外如用人用刑則垂成之餘人宜愼使知禁之後刑宜減施至於賦斂之際適輕爲宜士子之類加厚爲上用此數者而人心不歸德聞不揚功業不暢則罪某之妄言可也雖然凡某所談其及於利害者於事未必遽然其及於規勸者於效謂必可致徒以瓊瑤既投而木瓜莫具則藉以爲報執事不以爲忤而以爲可聽則一覽付火他時或有賜札則附報一言某當繼盡愚臆不然則安吾常守吾默引蟠于一丌足矣烏用出其鳴聲以呼嚱於君侯之堂下也哉不罪不罪

答人論詩

復汪仁峯京兆

某啟相別踰六年才譚過深屏伏田野雖相去不千里而音聞罕及每一懷企輒用耿耿清時無能惟歛迹藏

示論諸篇不可謂非佳作但碎金零錦不免有破綻之嫌短奏之迹更在融會以成章條以達辭去小巧而務渾雄化牽強而爲自然剔杜撰而本出處所貴詞理俱備而華寔相副優而游之使自得之則造作者之域不難矣假山儘富但援引鋪張亦有漫不相涉處若然則痛痒不切非山曲蟻封因難見巧之謂不如約就簡切可也浮碧可矣然月華夜色日影晴虹雨色露華竹影冷光松影草色晴光等樣一首之中或致層出謂宜少避或點化不覺乃妙東雲則倣廬山高所借面目音節未近長短句音韻欠協餘作容復小疵凡此皆盡美而未善者以足下之詩先自錦囊體入是故一聯一句時

首引荀歲月其無意於世決矣平時所厚善例不敢通問私喜人我兩忘無所介懷而君子乃不我遐棄清貺嘉味下陳林屋長篇短什光映棐几重之以借美之詞家常之懷感今念昔之意蓋諒其中不移於人知其素不奪於斯世之好惡允矣其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寔無似顧何以當此退歸以來三徑相成山崖水濱聊足自適舊學旋溫理然早衰多病坐是不免於荒落耳膝下五男子長次者已就家塾小者雖日索黎栗亦頗慰人意其他耕事付奴蠶事付婢區區頹然終日若坐忘者來者能道也恐欲詳更及之耳旬日前獲二手教乃壬申歲所附者不知何至今始及中間云云二卷已收惟別

卷未得不審今亦得之否蓋別卷有瑞芝一長篇乃踵西岩之韻憶在京時附計吏孫姓者爲如今竟失當候報下改錄請教也諸題當奉命拈作但遲來以求田問舍意緒荒忽雖欲勉效顰慮不滿一笑耳自走宦途竟與西湖疎濶年來每欲一遊輒爲他阻如閩杖履臨寓即欲乘輿一詣故人而諸凫賞不知尙可及否也使者促返先此奉復繼當尋便脩敬仰惟高照天氣寒煖未定旅次早晚幸善衛不宣

上潘司寇

某頓首啟夙德重望朝野傾注久矣天未悔悟使林莽埋明堂之柱而水雲閒濟川之舟此邦家之不幸於執

事何加損也後生末學曩走宦海既無贈對之便而歸田以來又事無貲緣每以不獲登龍爲歉然與海內之士道古今而論人才則盛德固常仰誦之矣天作之合之亦甚可畏也執事試觀今日之人心較之前時不亦稍相遠矣乎告訐嘗興議訕四起雖未敢顯焉指斥而頑子猥東床之選公卿之女疑不以適凡子而執事高懷特出流俗之外雖降而自卑俯以徇人然崇卑不齊波流蔓及有自來矣然則願可以不思挽回之哉方今齒德莫倫在某則所處非其地其爲愧感何可言喻也羣小喁沓所不忍聆也私以一謁門墻或者羣猜興而交謗集是以旬日以來音迹疎削雖知燕居寥寂然不能一詣以慰早晚高懷幸鑒此當不疑其自同於世態之涼煖也蠶事方動古杭之遊目今未果當須後期馳報信筆喋喋蓋忠告之誼以爲忠以爲詐以爲喜以爲忤惟執事加亮也雖然以亡臣而謀存儥將而談勇則

氣未定惟早晚加攝用膺台祉不宣

與鄭大尹

某啟使者來詢知上下悅和公私寧謐甚慰甚慰寧耐旬月當抵亭衙矣當官處事正焦勞憂思之日非如山林無用者可以忘機而放懷也故暴怒則自害忙急則多錯忤物則怨興失援則勢孤信意而行則事多可悔盡法而處則民無措足信不孚於人則下不免於狐疑事苟乖於理則上不免於譴怒故曰三思而行又曰慮善以動又曰知微知彰又曰忍事敵災星又曰急行無好步又曰吃得三斗醋可作宰相又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又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凡此皆今日

亦可笑矣不罪不罪

復胡衞文訪求實錄事蹟

某啟比辱不鄙誤有所訪作史之法例須蓋棺事定而百年論公者乃始登載非此則更有待也不肖既非其人而所幸徹軀方爾安健然則平居雖有瑣屑其何足云曩歲待罪言路奏章則頗屢上矣既於來例參錯則不敢僭具也文辭則求之拙作中如崇德縣名宦記一篇似有關係但事于彼縣於本邑無預耳其他詩歌如墨布袍等作已嘗載之仙潭誌中此雖不爲空言所惜咏嘆者非近時人物則亦於武宗實錄無謂也思惟先朝以黨錮廢朝士蓋嘗勅諭天下亦如汴宋黨籍之謂

在籍者皆一時名碩而不肖姓名則謬列六科之首然事關天下而命由中出吾意抽石室之書者或已檢出則賤名固忝厠于汗青矣雖足下勤勤於廢退之人思欲推而納諸忠賢之域然以愚度之此亦恐不須贅上也又嘗詳覽來例吾邑可以應詔者大抵鮮少今其纂述遇不相可者不若直闕之以示謹嚴不敢苟且之意若俯徇物情泛濫收拾將恐爲具眼者所鄙而重得罪於史筆也如何如何率爾喋喋然亦過矣伏希不罪

謝歐陽正郎分廩

某啟曩歲忝寅恭之末範德飽誨受益良多暨歸故山追想舊遊如隔夢寐而執事以當亡之眷出秉化筆明恤之餘眷轉潯陽而以沛東海蓋陰功之及人多矣高門之慶當不讓於古人也冠蓋在近屬有喪疾不克迎謁然此心時飛揚於旌旆之前計高情照之久矣廩粟此古者國君養賢之禮乃辱分以食山林無用之軀古所謂戀戀故人之情得無是耶敬感敬領川途阻越莫克走謝小東坐上或不免傲睨之責然賢者固求之聲貌之外也

復潘秀夫 與論撰其先 司寇行實

某啟人來辱書中問開請引謝皆踰常禮不敢當不敢當進使者而問安否伏審春暉之庭蘭玉無恙預有慰焉而莫可言喻也先司寇平生歷履畧見於所示其表恆辭細善恐非所以昭建明也總督之寄秋臺之任在本朝皆重要之地而籌邊之畧明刑之績漫無可紀意其當時設施詳識必嘗見之敷奏與載之文告今不得一二豈嘗效古人削藁之誼故不傳耶抑有之而未暇備也按國朝之典二品以上贈及三代今止具禰位自上則不聞若然何以著恩造之曠蕩祖德之深遠耶不請祭葬不求贈謚在古有之大爲卓識然示簡安素者先德之光昭功考德者後人之孝且尊公晚年不可謂不屈矣雖公論有在然欲詔今而信後非語言文字則

無可考也草木同腐在夫人則可而謂夙嘗任國之寄
預國之政者而可爾耶治命雖甚善其自處可矣若夫
孝子慈孫門生故吏則宜別有處私諡家乘古人不廢
樹碑以訓來者在禮制得也孫枝滿前苟欲創立三折
肱耳恃愛且辱姻末故敢盡其愚惟高明裁度也謝歸
之後至于謫籍則似欲諱者雖然此非所以處先公於
古之人也古之大臣以身任天下之安危而利害好醜
一不介懷故雖擯斥九死苟非其有以取之也則天下
後世之公論固亦伸而吊之若唐宋以來之諸公遭讒
被議以至於遷貶安置者是也至今青史耿耿而不磨由
是言之亦何所愧怍而欲事諱乎且疆場之事古所謂

閫外之任也先皇帝付大臣以閫外而今也撓之則罪
非在公也當夫逆瑾用事貶辱大臣竄逐言官雖以區
區之不才亦在黨錮之列而況於尊公守正不阿特立
無援者乎瑾之末年實欲舉大事忌大臣故老之爲民
望也故如劉洛陽謝木齋劉東山許靈寶諸公皆羅織
於既退而甚則欲事誅籍之酷天下後世苟有信史知
必不沒其實而今也顧欲諱尊公之被禍然則先君子
將不可與前數公爲伍乎斯亦過矣又況岑猺之亂激
於朝議之撓尊公所處也然則尊公籌計之行窾實係
南方之安危斯不可謂細故也而浮畧不詳使夫秉筆
者奚所據耶謂宜於此等處當詳載始末而婉其文法

使咎不在我而曲有所歸庶幾乎無遺憾矣又嘗聞之
尊公與東山返自河西時有權貴者以事涖陝東山枉
數百里見之緣是以其力復官致仕尊公獨飄然徑歸
眞若脫屣者此等舉措可謂壁立萬仞雖東山負重名
猶將愧之今顧沒之而不欲著不亦可惜矣乎凡所見
畧如此至於可否則宜更與有識者商榷俟得成言乃
敢屬筆也使者促返晚食後於燈下作書殊甚草草惟
賢者能亮之恕之

謝縣尹分惠虎肉

某啟山君爲暴久矣使君既下車而不能引子他波其
自罹罪罟夫復何辭執事既席其皮而使闔境人士分

食其肉其惡惡一念通于返邇矣此害旣祛豈惟山林
之下岩栖澗飲如不肖者得以高枕將使百里鷄犬自
是而寧晏也雖然推類而殄其餘吾知鄉之人虎懼矣
會當與採蘩釆者歌之言謝不盡

謝陳大尹惠薪炭

某啟風雪閉門忽承薪炭之惠闃然寒谷煖意陡回信
陽春之腳能遠到也人回附此引謝然兼煖天下知尊
度中自是充擴矣當與此邦寒士共誦盛德也不宣

與同年梁太守

某啟不見君子已六閱寒暑矣分符典郡固賢者得時
行志之秋而違限涧水不獲一瞻光範然仁聲嘉譽得

於口碑者屢屢矣行將入踐臺省豈江海能久淹也天氣清和遠惟燕履多福蓬萊之頂非玉皇誥吏不能居登覽四顧必多佳什賓佐倡酬不愧於元白之在昔矣某不才先退株守林莽蓋野人之常而去歲家君棄背靳然在喪莫能爲況此何足爲通顯者道恐欲聞漫及之耳茲館賓林某歸應秋試輒敢奉問林生老於場屋仰希陶鑄以執事蒐羅之公亦何必懷遺珠之慮也哉第老嫗之態不能不眷眷耳一笑贍對無地伏惟高照不宣

與李副郎元任

某啟日者上詣挹和光而領高論蓋溫然冬日之醉人

而泠乎如松風之瀉耳心爽意愜孰此爲快既又奉閱條教乃見撙剔弊源昭恤民隱而推行之仁運移之妙亦行乎其間此豈尋常淺劣者所敢望哉信知長才卓識設施自別而裕民足國果足以副當宁之憂區區林谷之下頌言咏語未足當其什一也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而私請者咨至誠慮以一人之私而沮廢執事者之公是以褒裳削跡不別而行雖進退缺禮然鄙懷所存何得無謫切語也佳什遠及三復之餘興寄高遠非譾淺可及第昔人聞擊筑而技痒酸鹹之好正墮此癖以是不揣和上然不口一襄然也梅暑方鬱未間惟爲道加攝不具

謝喻敷憲分廉

某頓首啟昨始識韓郎承訪戴君子與人多厚大率如此然而開擴之懷溫遜之容磊落之談固已得之於向者一見之餘則今茲下及信其爲加禮幽仄之念也顧不肖非其人誠愧當此頑軀無用退伏山谷乃辱以朝家養賢之具分佐饘粥意昔者晏子當國而待之舉炊者七十家事固如是耶感德感德敝邑弛墮久矣雖閭謝之人不宜多預第主者初蒞凡百或未克並舉程督之下能少借乎若然則千里霜威又吾邑百里之春意也豈勝至願道遠莫克走謝臨書歉然幸惟台亮千萬

謝縣尹雩後頒胙

某啟龍見而雩執事方勤于祈穀而使退嬾者坐享神惠此於物理豈當然也今而後知年穀必豐百里之內鶩豚充羨凡曰歸老而力衰者固可以食肉矣然則今茲大嚮宰不快然耶敬謝來貺

又

某啟臥病廢禮不能預邀豆之事而坐享神貺山川其謂我何然執事既受釐矣今茲推錫庶民而加惠于不肖是百里之福君侯實造之其致神聽之和平固也林間睡起如聞前旌將降敬當奉迓會須面謝不既

又兼致他意

某頓首野人踪跡其可疑於簡傲者屢矣蓋前此以年德在末竇飲之位避而不承今此以衣冠久掛牽牲之

事退而不預此雖林野之常然卽衆以觀則亦甚可訝也何意高懷不罪致膰加問不一而足豈非賢者以禮處人故濶畧常度俾夫山林長往者得自附于招之不來之例耶此意甚古非前政所得班也小柬布忱言謝不盡幸在高察高察

謝方尹惠炭燭

某拜啟空山歲晏風雪戒暝烏金絳蠟偕華命而至使夫暖氣頓回而餘輝旁及夜窗聚誦則蒙正免撥灰之嘆而孫康無映雪之窘是執事一惠而均及於兒輩也何厚侶之雖然古人念百姓之多寒冀逃屋之徧照顧推而盡其餘則兼煖旁燭固自有道矣行又當爲一邑

水南集跋

水南集十七卷明陳霆撰其仕履已詳兩山墨談不贅
述霆博洽著聞留心風教所作詩文蔡序言其采體悉
具且又根極道腴發揮理窟優游清深温和簡勁固爲
定論不刊矣　提要云是集所載諸詩意境頗爲蕭灑
而才氣坌涌信筆而成故往往不暇檢點古文大致朴
直而少波瀾頓挫之勝惟詩餘一體較工其豪邁激越
有蘇辛遺範末附詩話二卷中間論詞一條謂明代騷
人多不務此間有知者十之一二其自負亦不淺是於
詩古文不免有貶辭而詞則甚稱之又若顯有優劣者
今觀集中自贊云字不如文文不如詩至於洒然詩不
如詞得失寸心霆嘗自道之矣惟　提要有末附詩話
語其著錄則作十九卷蓋當時所見者合之詩話二卷
遂爲十九卷本今此本無詩話尚非全璧他日當搜訪
彙刻之以並傳於世云歲在屠維協洽閼中元節吳興
劉承幹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４０
作者＝
页数＝７９４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